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四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宋

韓魏公集二十卷(一)(卷八至

二十)

宋 韓琦撰 正誼 一

楊龜山集六卷

宋 楊時撰 正誼 四三

尹和靖集一卷

宋 尹焞撰 正誼 七五

李忠愍公集一卷

宋 李若水撰 畿輔 八五

張橫渠集十二卷

宋 張載撰 正誼 九〇

朱子文集十八卷

宋 朱熹撰 正誼 一三七

張南軒先生文集七卷

宋 張栻撰 正誼 三〇八

羅豫章集十卷

宋 羅從彥撰 正誼 三四七

呂東萊文集二十卷附提要

宋 呂祖謙撰 金華 三八〇

龍川文集三十卷附附錄、辨

宋 陳亮撰 金華 五〇四

譌考異二卷

眞西山集八卷附提要、補正

宋 眞德秀撰 正誼 六二五

魯齋集十卷附附錄、補遺

宋 王柏撰 金華 六六八

謝疊山集二卷

宋 謝枋得撰 正誼 七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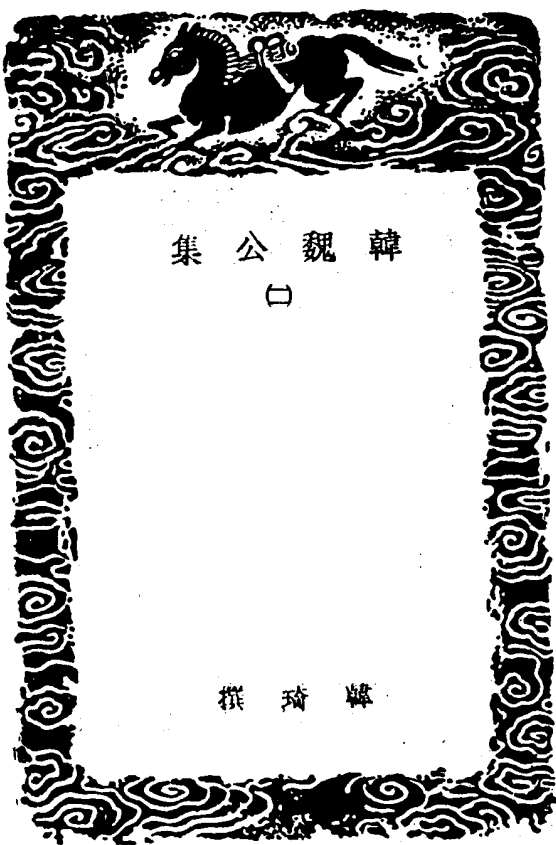
獻醜集一卷

宋 許棐撰 百川 七三三

所南文集一卷附附錄

宋 鄭思肖撰 知不足 七三六





韓魏公集卷之八

書啓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某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爲疑及閱尹氏姪子辨列則嘗某之疑者於是釋然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其善某位公前書道師魯將亡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爲文字垂於不朽師魯舉手叩頭曰蓋矣某復何言某又嘗接師魯言以爲天下相知之深者無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撰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及不獨感於今世且感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盡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盡所蘊藏非其罪而死又爲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與於地下矣嘗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爲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況無假於掩而反誣之乎夫生則與友以實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爲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感使師魯不與於地下爲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漕必已離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遂以行狀附還使詳尹姪之說悉刊其說然後以

韓魏公集 卷八

一一九

韓魏公集

口

撰 琦 韓

韓魏公集 卷八

一一〇

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於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

獻所業上兩府啓

右某啓某聞竊微帶於千金誠幸自見薦朽株於萬乘允賴先容其有選儲微材崎嶇末宦久滯澗於窮路思振拔於滄塗而欲妄藉蕪編輕塵塵蓋希阿陳之成飾俟獎勛以增榮雷門街布鼓之音固非並力溝木享機樞之用或預楡材恭惟某官名擅八區體兼四業含辰象之秀德作社稷之元龜仁表五色之雲鬱爲天瑞夏禹九州之鼎洞察神靈登壇望以熙朝鼓懿文而緯俗以遠慮深籌宜圖美以清徽雅準鎮時風秦階之平六符陰陽克順洪鈞之陶萬類動植無私而自寅亮聖明度恭機密運尊主庇民之策推懷仁輔義之誠魏相持衡海內歸於禮讓李膺當位天下宗其楷模容容致隆巖巖載協用能三精昭泰百度熙康贊瑤極以增輝韓琦樞而自正凡居銜造執不傾順如某者質異湘琳器同屈鳳有斷斷守善之謂無超超拔俗之名腹背之毛豈飛翔之足用圍牢之物雖視息以何爲矧惟越在穉年奄丁先朝闕漸詩庭之訓居羅罍室之貧徒以篤志緇圖游精翰墨念家世衣冠之後慕門藩筆紙之勤然而穉墮易迷滯隅多失見射而戰在考實以終疲畫虎不成幾失其而增累欲徇及親之祿彌專賤璧之心幸以國家勅物著明車書混一與禮學而陶遠疏軒冕以崇賢舉宗周論士之科獻能式敘啓炎漢得人之路畧行耕稼溢充秀於神機獲程文於禁坐誤中乙觀之選叨塵甲等之榮匠局參司侯封贊部曾微運最之效偶道尸官之尤方代戊瓜候悲風樹暨奄終於喪紀復再齒於仕途所宜匿景下流牽絲外屏樂沐中和之職度修愛利之經伏遇某官揮沐光宗施仁虛襟好善沛商霖而作潤照鄧律以爲喧某是敢勉贊斐狂直干鈞重請蒼馬勃庶采綴之未遺豈肯鼠肝亦生成而盡在僥借柳雲之思實逾龍絨之慶內接憎差徒深悚汗

謝直集賢院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麟殿飛絳驥玷登瀛之列覽雍縷組猥參鳴玉之行荷慈渥之至優按屏驅而罔措龍靈攸暨榮悴交深竊以壁府二星燦天章而盡在義圖八象示帝籍之有開考選冢之相沿憲豐現而迭紹聲明浸盛朝物增輝所以周法命官志四方於外史漢庭典祕講六藝於名儒伯陽推轂室之賢子雲富天祿之業追開元之精歷啓麗正以崇英用能演暢鴻猷詳延碩彥奮三長之懿譽釋四部之羣疑矧屬歲煥丁辰照清蘭化修應古念舊之則備紀言書事之官委附益輪洞分於寶璣懷鉛抱管遊集於珍案加祿履之載豐峻員程而式敘諒匪才謨博瞻器識淵宏茂學際於天人精忠絢乎道德叔駿之居祕省自成十典之文仲恩之在宣明克定五家之說則曷以探奇禹穴簞直殿處騰飛翰墨之林按武鴻鸞之黨荷從虛授實澆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頑有素招叔夜而疏之累負延之隆薄之讓徒以緘泥水家綿糊糊業相繼待貴安於清芬東髮從師常希於善教第學學治姑務元宗偶圖聖之疑圖肇臨軒而策秀四門齊肅幽隨必數數路得人庶良並進幸升名於貢廩獲較於宸庭

韓魏公集 卷八

一二二

會徵拔蕪之工。誤中決科之選。樂士敢先於陳始。飛聲辱在於盧前。匠監為僚。封侯贊部。自首公而賦政。常獨疲以收懷。千室鳴絃。豈布中和之頌。一官為集。坐墮連作之勤。當奉訂以言旋。途遭變而去職。負米百里。何追願復之恩。泣血三年。絕念寵榮之事。見彈盡傷於鐵騎。窮詩道廢於藜藿。圭甯易遷。衣冠倏變。暨入趨於法座。獲再齒於官曹。誠欲晦迹下流。宜勞外役。決水冀蘇於涸。酬隱情。慮請於寒蟬。是用妄輯。蕪編。輕塵乙覽。迷明。藉於宰府。諸給札於尚方。玉署沈嚴。龍臺遠密。奉調題而思。馳。賜假景以魂。賦乞一聯。豈恒凌雲之氣。詩成三刻。難借。鑲月之才。矧是蒙委。復肩郡。倘。青鏡萬選。互振於英辭。碩鼠五能。空呈於短技。在道妍之無取。誠報能之是宜。豈其神造曲成。文衡協玉。謂。鉛刀。利。參亦。董之。精。瓦。衍。揚。晉。或。繼。黃。鐘。之。韻。故。得。容。臺。命。秩。冊。府。登。榮。司。苑。野。之。盛。儀。玩。金。騰。之。秘。牘。雖。文。史。足。用。愜。無。曼。倩。之。能。而。英。俊。並。游。竊。效。枚。生。之。樂。被。旌。收。之。不。次。知。題。拂。之。有。因。此。蓋。伏。遇。某。官。粉。澤。帝。謀。瓊。苑。容。律。掃。五。潢。之。靈。湖。加。一。字。之。殊。褒。鐵。羽。將。沈。函。假。鸞。霄。之。翼。寒。菴。未。變。潛。回。鳳。律。之。春。是。使。幽。蹤。叨。塵。庶。仕。敢。不。編。摩。勵。志。忠。藎。存。誠。循。考。父。之。益。恭。究。黃。香。之。未。見。獻。奇。文。於。東。觀。力。暮。前。修。抽。靈。匱。於。祕。宮。更。精。博。習。上。答。高。柔。之。惠。次。酬。樊。拔。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同前

右某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充職者。絕野參司。書山蓬迹。荷寵靈之不次。積憂懼以無從。竊以天祿崇英。啓漢家之全盛。淵淵命俊。贊唐室之重熙。必資開敏之才。用闡洪範之化。苟容虛授。實洩清塗。如某者。嘉善無稱。冥頑有素。幸對休明之世。猥處高妙之科。丞監以為僚。佐藩條而莅政。方膺茂代。遽執親喪。廟尺景之易馳。念素冠之倏變。暨詣陛見。再齒官曹。安陳奏御之籍。願賜程書之覽。蘭臺給札。玉署擢毫。慙慙。敏以非工。諒榮頤而何取。豈謂文衡辨等。禁坐宜慈。驟進秩於容臺。俾紉書於祕殿。內循忝冒。抑自品題。此蓋伏遇某官。轉律回春。星漢瀟瀟。曲借齒牙之論。潛加絛冕之褒。是使屏蹤。亦叨殊命。敢不靡勸。勵志忠藎。存誠。上酬天覆之仁。次答已知之惠。

謝知制誥啓

某啓。伏奉制命。特授前件職者。諫議陳事。將墮厥官。詞掖升榮。遽冒其寵。恩出非望。懼無所從。竊以朝家之光。典誥為重。出令不復。而猶汗。當謹其初。受命明之。而如緝。貫通乎體。向匪代推。傑筆名發。珍華省樹。不言。謹而無漏。吏書將廣。敏且有餘。則何以徧潤。清切之司。演裁深厚之訓。申嚴百揆。鼓舞萬方。在選之艱。非才孰稱。如某者。人評素下。門緒本孤。早承先模。得肄素業。章句所守。大道弗明。篆刻之為。壯夫攸恥。幸屬嚴鑒。啓且。舞翟石文。與上計以借來。預中樞之親策。優歷辭等。出倅羣條。瓜戍及期。方諧受代。執人懷痛。茲用去官。遽於終喪。勉而還職。獲踐圖書之祕府。旋嬰管庫之允曹。越去儒英之躋。甘從俗吏之役。內史之治。式於庶邦。司會之聯。均乎兼用。繼彼使煩之任。皆無舉最之稱。犬子倦游。徒傷四壁。仲容思出。欣假一麾。輒抗章而自陳。頓為郡而獲請。上方垂意治本。樂聞善規。肅狂必容。獨許盡探。爾充諫署之缺。專責官箴之勤。荷知特殊。惟死圖報。不虞塵上之過。節竭愛君之心。勉宜之疏。少文汲黯之言。甚慙於其

任直。謂傾恐者之志。惡彼用方。或陷囚人之目。條驗。深閱。無補。朝。愆。縱寬田舍之誅。宜取士師之黜。豈謂聖宸採善。賢實推公。擢躋西省之居。重汗高門之地。內循叨竊。抑有寅緣。此蓋伏遇某官。左右昌朝。翼宜至化。協助菁莪之育。迨資美質之。和陶治所宜。不私於器輪轅之道。各盡其材。是使孤生。亦塵清賢。謹當。飭躬無怠。節節自修。祇循四禁之文。繩究三盤之範。精述作之旨。雖難與於古。伴。謹。操。履。之。常。誓。不。牽。於。時。變。蠶。頭。食。浮。之。膏。仰。酬。鑄。造。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復官啓

右某啓。伏蒙聖恩。特授前件官者。以罪徙邊。本惟勸後。推恩復秩。是亦責功。寵。錄。所。涯。感。繼。以。泣。伏。念。某。學。惟。滯。固。性。實。樸。忠。偶。竊。榮。科。遂。處。應。任。有。愛。國。奉。公。之。志。無。干。時。求。進。之。心。誤。被。聖。知。涖。磨。器。使。而。白。氏。光。背。惠。帥。府。擇。人。不。闕。下。材。擢。贊。西。略。習。組。豆。之。事。焉。可。語。兵。服。夙。夜。之。勞。豈。忘。思。職。寸。勤。未。立。大。咎。已。彰。當。隴。坻。之。撫。師。會。因。渠。之。入。寇。亟。呼。諸。將。躬。諭。密。謀。但。雙。歸。塗。勿。迎。銳。氣。何。偏。裨。之。說。審。非。節。度。之。所。從。一。至。敗。亡。上。挫。威。武。世。情。樂。禍。讒。譎。互。與。天。量。包。荒。含。容。至。廣。薄。示。貶。官。之。典。尚。叨。補。郡。之。行。惟。秦。之。雄。為。塞。甚。重。難。俗。易。變。編。氓。久。疲。衆。務。必。親。庶。將。補。過。羣。言。未。明。孰。敢。求。伸。豈。謂。當。辰。於。愚。出。輪。頻。命。特。中。昭。洗。俾。復。舊。聯。退。量。忝。冒。之。由。誠。出。庇。存。之。賜。此。蓋。伏。遇。某。官。翼。藩。帝。室。左。右。皇。猷。惇。善。我。樂。育。之。仁。惜。蠶。木。先。容。之。惠。是。令。棄。物。獲。漸。顯。階。謹。當。策。厲。薪。材。激。揚。壯。節。臨。作。無。免。有。死。而。不。回。隱。情。以。虞。固。圍。而。加。謹。一。成。拙。效。少。答。至。公。

謝觀察使啓

右某伏奉制命。授前件官者。責之扞蔽。思正寵名。委以察廉。遠辭近職。恩。盛。所。被。感。愧。兼。懷。伏。念。某。出。於。單。門。素。無。他。技。偶。應。科。選。遂。竊。榮。階。不。能。從。儒。英。之。游。自。求。安。逸。而。乃。親。俗。吏。之。事。力。奮。慙。勤。誤。膺。聖。知。繼。被。煩。使。惟。許。國。之。願。效。實。當。守。之。可。知。而。自。光。醜。肆。狂。天。兵。議。伐。首。參。經。畫。備。歷。險。艱。暨。降。守。於。塞。垣。意。籌。宜。於。志。力。寸。功。未。立。寵。數。洊。加。驟。分。連。帥。之。權。彌。登。戎。行。之。觀。雖。衆。人。之。論。謂。匪。美。遊。在。拙。者。之。賊。獨。無。過。望。蓋。以。冠。纓。未。珍。兵。調。方。與。宵。旰。貽。憂。廟。堂。精。慮。使。白。衣。而。奮。命。尚。所。甘。心。矧。清。詔。以。宣。風。靈。忘。樂。職。內。惟。忝。冒。全。出。獎。延。此。蓋。伏。遇。某。官。助。樂。育。之。仁。奉。仰。成。之。治。文。武。協。弛。張。之。道。邊。鄙。有。左。右。之。臣。是。使。屏。庸。采。叨。甄。獎。敢。不。講。求。多。算。審。定。全。謀。勵。雜。虎。之。雄。師。逐。蚊。蚋。之。凶。黨。夙。夜。以。報。幾。錄。於。微。勞。衡。竊。惟。公。幸。還。於。舊。物。惟。堅。介。節。上。答。宗。工。

上大名知府王龍圖啓

右某伏念。鄉者獲預府僚。備觀神政。次公精力。在隱密之必行。廣漢推誠。縱。假。仆。而。何。避。願。鳳。之。能。甚。短。慶。雲。之。覆。彌。光。屬。茲。全。魏。之。封。式。重。北。門。之。寄。聿。求。威。望。實。賴。稜。嶷。暨。增。秩。以。云。征。因。戀。軒。之。罔。及。會。補。計。庭。之。缺。方。迷。吏。凡。之。繁。奏。記。銘。疏。視。顏。滋。厚。近。者。敢。謂。弗。遺。允。述。特。陞。鈞。衡。而。移。向。此。原。躬。之。位。謏。言。載。美。更。臨。魯。袋。之。榮。玩。誦。以。還。銘。藏。志。永。仰。計。奉。細。書。而。流。愛。獨。衆。埃。以。留。人。慎。夏。有。方。御。和。臻。粹。恭。惟。某。官。忠。清。誠。操。明。哲。保。躬。早。逢。吉。於。享。期。薦。騰。於。顯。著。才。猷。益。勗。簡。注。致。隆。而。自。尹。正。王。畿。依。張。

治其姦訛自息不煩鉤距之能... 精調疑難

代張若谷密學謝啓

右某啓伏奉制命... 謹觀天人之妙識... 謹觀國彥之行... 謹觀聖人之遺教...

代司封兄上昭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遺備微才... 龍隸周鼎... 轉居坐困... 疏馳奏記... 賦陰谷重回... 居承天象... 之品成膺... 滯滯窮路...

代崔勉寺丞謝轉官啓

右某伏蒙聖慈... 以國家詔符... 修奇謀精究... 虛授宜恤... 承就冕學...

者之效... 思契矩... 制詞

邊鎮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制

限二百字

門下朕奉承先猷... 義無渝... 象極宜兼... 斷持勇節... 擇制圖之行... 信均獎必... 代天理物... 於戲將相...

中書舍人除御史丞制

限一百五十字

敕南臺風憲... 倉實宜之... 當居官可... 書且觀才... 存告獄事... 於爾官務...

誠勵風俗浮薄詔

限二百字

夫革文變薄... 有黎獻... 本體元... 然而人性... 而不言官... 多方各宜... 職位本觀...

王堯臣除翰林學士制

王堯臣字子厚，京兆人。少與堯臣同里，故其於堯臣，雖以名臣掌之，而其任未著。唐以文治，始盛禁林之選。我朝因循建職，恩禮差峻，須才而召，儲者榮之，以爾其官。王堯臣，神履夷懷，清猷敏行，言必可復，而有端士之目。助率由禮，而有古人之風。擢者旌其藝文，升冠多士，更集郡條之最。久陪詞館之游，使以煩而益精，語其進則無競，而自述其材，擅典命書，敷余制以甚明。稽作者而奚愧，覆刑罰則輕重皆當。提京局則綱領畢修，於歲勞，休厥朝論，宜蘇西省之祕，進預北門之直。爾其蹈賢哲之範，思職業之舉，出令之始，務切於事機，備對之閒，勿忘於毗正。毋以文翰專為汝能，往服茂恩，以永來譽。

郭稹除刑部員外郎制

郭稹字中，中受憲曹，掌天下刑獄，分置郎屬，詳決衆務。今雖外領他局，然職望尤峻，非奏課之美者，未嘗輕授。以爾操尚中立，實性外和，早富藝文，實冠鄉選。逮優中辭等，隨牒更仕，奉己以廉著。居官以幹，開治成均之業，而善誘後來。謹隨正之書，而多得前誤。出貳郡條之寄，入參邦計之煩。風力愈修，盤錯盡解。適稽官符，當質成進，陪司寇之職，尙贊理財之任。祇若余命，懋哉爾勳。

王克基除東上閣門使制

王克基字伯玉，其屬今二閣置使，通領密贊之職。若功次為久，則序而升之。以爾某官王克基，性順而和，行廉而固。早繇勳戚之績，遂服軒墀之列。凡任於事，率能其稱。暨銓武材，益集官最，錄其勳，優以褒遷。宜升左閣之崇，更示橫班之寵。勉修而效，以對朕思。

龍昌期等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龍昌期等，夫舉高節，顯儒行，使聞者知善必期報，驕然有嚮道之心。國之良教也。以爾等學以為己，名不求達，或治業有本，而盡經府之奧，或誨人甚廣，而為州塾所稱。白首無違，環堵自樂。爾使紹之去後，述鄉譽以來聞。宜俾遠俗之風，備繼上庠之籍。服余甄命，以克其終。

夏隨除觀察使制

夏隨字君天下者，以幅員之廣，慮耳目之所未究也。故分道遣使，舉吏之臧否，候民之病利而達於上。有唐廉察之選，蓋其任也。今職廢為官，名品逾重，非簡時，實舊勞。則固或命焉。以爾其官夏隨，器懷沈敏，行實端方。早圖世勳，階籍崇列。朕肇開儲邸，擇相資儀。逮於纂承，亟用甄推。而能勳勳自護，謙畏不矜。精力一心，局事毋曠。掌武選則銓藻有統，統邊戍則綏御得宜。開以親嫌，歸奉朝講。方試才而思用，爰先賞以勸功。俾正觀風之名，往莅作藩之寄。噫，術寵則其悔必速，修政則厥庸乃豐。善宜教條，用服予訓。

李端愿除西上閣門使制

李端愿字仲約，業履清高，襲世資而動守禮法。居戚苑而行同寒素，勤辦乃事。孝聞於家，會以歲勞。宜有恩進，爰崇宮闈之秩。兼厚沁園之觀，訓緝兵圍。仍茲舊職，爾其以己能思效，以忠調自修。則百辟四方，知朕不私於賞也。

吳有鄰除都員外郎制

吳有鄰字公，國家推公以取舉吏，責實而張課法。惟後勳已效，則前過可忘。以爾早擢儒科，久參朝序。遼陽郎省，出領郡符。自抵憲條，得原慶典，降居筭權之任。用推杖拭之恩，省躬甚明。祇局無懈，念歲勞之克著。稽賞格以當進，升司僕之曹。且示懲官之訓，體予甄錄，吏務檢修。

王果除諸司使制

王果字經，藝之長，升於仕版，以法令之允。真彼朝綏，方任幹明之才。式推奇正之學，遂移閭籍。更服禁聯，俾司邊壘之雄。善撫兵屯之肅，載稽勞績，優進龍階。宜欽增秩之恩，勉著安民之效。

江中立除秘書丞制

江中立字中，國家用人之法，必稽吏考之善否，而升黜之。苟最有可稱，則賞亦宜信。以爾業文中第，衆勳位官。越參史觀之職，遠賦縣同之政。周歲閭，當較治能。即遷本丞，實冀通序。宜思格謹，以副寵甄。

高繼隆除諸司使制

高繼隆字早，服禁聯，勤修吏最。薦委典戎之任，備觀經武之能。西垂制術，鈐策為重。宜正使名之授，往提師律之嚴。勉效爾為，勿孤余獎。

穆思齊除大理寺丞制

穆思齊字曉，城旦之書，而升仕階。宰縣同之政，而集官最。薦章交上，參應恩格。廷尉之屬，丞選其清。用時爾勞，其報余賞。

陳道古除大理寺丞制

陳道古字早，修門法，來服仕階。備丞率於鄉聯，幹財煩於京務。職勞甚著，課格當遷。理官司平，選屬為謹。往度恩賞，勳紹世風。

李迪會祖在欽贈太師制

李迪會祖，郊廟之祀，答神靈之休。美真敢專，以明尊上之義。孝而能愛，蓋達奉先之誠。因是廣恩，庶能知教。矧惟丞弼之舊，方均左右之勞。用舉徽章，責於曾世。具官李迪，會祖贈太師。在欽，沖懷弗說，濟德甚高。天爵之修，遂忘於君。仕家善之積，爰啓於孫。謀是生忠，質之臣。薦正鈞衡之位，攝辭台路。往殿國藩，宜乎藻號之文。特施寵觀之澤，維師命秩，飾讓推榮。英魄想存，尙克故荷。

之報上安可無述。臣等所以合中外之志，叩關屢請，請上不稱，以形容於萬一，而陛下特易之謙，執道之契，德實二儀而不自滿，功借八世而無所矜，沖然弗居，可詔不下，自是與情慙悒，更相貴誦，以謂容聖之烈，赫赫如此，而不能發揚而增大之，是不若飛走知本之著也。今三朝之吉，萬玉來會，重譯有貢，八音在廷，臣等幸於此時，冀畢前懇，封奏五上，莫匪傾竭，陛下猶敦諭數四，不得已而命之，夫道濟羣生而不自利，體乾也，躬享大命而若固有之，膺歷也，化成天下而輝光日新，文也，守在四夷而兵革不試，武也，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也，親蠶而萬國以歡，孝也，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伏惟陛下無前之蹟，本忘其名，徇衆之欲，勉而是承，斯亦踵祖宗之舊，而慰乎夷夏之情，惟持其盈，以守其成，壽考萬年，以享其榮，臣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祭文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神，粵自涼秋以來，嘉澍未洽，惟宸衷之在念，願禱事以為虞式，是靈祠莫茲神壇，奉吉錫而致茲，冀聰直以垂休，而神上符宵叶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驅蠻族於大山，曾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賀，祠官宿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瘼，兆豐年而為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發中，俾涓辰而報祝，用陳馨薦，祗答蕃蕙，諒精意之攸款，固嘉應之斯在，尙鑒。

揚州祭聖母祠祈雨文

維慶歷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聖母之靈，某聞之於詩曰：早既太甚，靡神不宗，則知古人閔雨之際，不愛牲幣，凡神能福於民，而為民之所奉者，皆得索而祭焉。今歲夏季以來，境內不雨，穡人狼顧，以田為憂，長民者亦嘗設壇禱龍，款祠求神，齋恪之誠，不為不至，近方靈應有答，而民望未厭，是用陳茲薄薦，乞靈於神，神其體斯民所奉之心，示神能福之之意，廣敷陰施，惠此一方，使時澤沛然，年穀大獲，則民知神德，不謂無靈，尙鑒。

諸廟祭文

維慶歷六年歲次丙戌，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某神，古有八蜡之祭，以祀四方，若其方年不順成，則蜡祭不通，豈特使民謹於用財，抑亦明神不啻受其報也。今歲境內大旱，民心顛顛，有望於神，而禾田卒不救，守臣不敢循為蜡之義，而廢神之祀，是用舉舊典，申薄薦，神其故此獨潔，無使來歲復失民望，而重為媿尙鑒。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六月壬戌朔，十四日乙亥，具官某，謹遣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事游開，以清酌之奠，致昭告於北嶽安天元帝，惟神享有常秩，視帝而祀，故距河而北，凡民有水旱疫癘之災，則歸心於神，謂神主於我，必轉災而福之，某幸為州於廟祠之下，每且開口，則思有以濟於民，報於君，以不媿於神。

韓魏公集卷之九

冊文

英宗皇帝尊號冊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一日庚戌，攝太尉具官韓某，與內外文武百僚，諸軍將校，蕃衛牧伯，郡縣長吏，藩夷酋長，緇黃耆艾等，再拜稽首上言。臣等聞天道育萬物而不責其報，然飛走之微，必時而有薦者，以知其本也。君德被萬寓而不有其名，然臣辟之衆，必崇而有黷者，以獻其誠也。故報雖不責薦，而知其本者，天必享名，雖不有黷，而獻其誠者，君不違，是以上下之情通，而古今不能以易也。恭惟皇帝陛下，自然之性，得堯之仁，不聞而式，紹文之聖，總百行而無不備，探六藝而無不達，粵在京邸，德充而晦，令聞莫遏，四海繫心。譬夫大明將升，光氣前發，萬口瞻望，不可稍戢，及乎膺受聖託，纂隆皇緒，信默二祀，動謹先法，奉養長樂，孝惟克諧，內殿宮闈，而細大必修，外正紀綱，而頌隨皆舉，攬威柄以歸己，幹神化而獨運，下暨錄寡，悉安其生，至於昆蛟，莫不被澤，其九族之睦也，俾先乎知道，其百揆之敘也，本精乎任人，若夫延見邇臣，咨訪不倦，有虞之好問也，抑損浮費，用度日約，大禹之克儉也，緝熙光明，而德行以顯，周成之保邦也，綜名實而賞罰必信，漢宣之圖治也，并會衆美，嗣興太平，故自舟車所通，日月所照，皆奉順聲教，無敢弗虔，固足以恢四聖之闕休，極百王之盛節者矣。適者維維吉士，始見清廟，祭而受福，慶將逮下，

雖然不敢獨私一郡而邀神之福。竊惟國家視天下。以河朔為根本。去歲雨水為大。民大半以餓死。天子宵旰。食而恤之。賴蠶事既登。麥秋有成。捐瘠之民。雖有生意。而涉夏不雨。旱氣日甚。民心嗷嗷。以而告虔於神。神其振旅威靈。指阿雷電。沛乎嘉澤。潤我民時。使兩河開普洽西成之望。則神上以寬九重之焦勞。下以副萬民之歸嚮。蠶蠶廟食。與昊天齊其稱謂。宜哉。尚鑒。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三月戊子朔。五日壬辰。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天之為道也。惟民善惡而禍福之。然推其仁於福。則所任者多。於禍則有所不忍焉。神之為靈也。能謹其所以禍福而協天之仁者也。比歲以來。河朔之民。罹大饑饉。幸而全者無幾。某為治祠下。行一葦矣。夙夜祗懼。不敢慢其政。以干神禍。每春夏之交。水旱萌沴。種人駭憂。必請教於神。而神應之。夫豈守臣一冥禱而能感於神哉。誠蚩蚩之民。無大罪惡。天與神哀其窮。不忍終其禍而致然也。今歲方春。而羣陰用事。風。甚昏。陽氣迫而未宜。雨意兆而復收。農力於田。惟歲是虞。豈天與神仁於任福。而不忍禍之之。意邪。神其驅叱。厲妖。奮示威德。沛然施澤。俾遂有年。則民知。休。孰不思報。尚鑒。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大河之北。比歲不登。神知之矣。今又入冬以來。雪不時降。果數之然耶。則否泰宜有以相返。政之致耶。則蠶蚩之民。何罪。此人之所以疑天與神不預人事者。正謂是也。惟神作鎮於北。助天成化。宜發天之德。示神之明。早霽時澤。慰民望而銷沴。以釋人之所疑。誠大惠也。不然。北道之民。全其生者無幾矣。天晝夜而不息。胡為哉。神之祀。孰供乎。尚鑒。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冬候將終。時雪不降。重困之民。比屋愁歎。守臣。無罪。輒遣屬吏走祠下。合衆心之所憂。上訴於神。神憫然憐之。翼日降雪。闕境之內。無不充洽。愁歎之民。以拊以舞。夫神之化冥冥然。民固有疑之者。及其應之昭也。則靡然歸之無疑矣。況猶影響之速乎。宜其望而祀。廟而食。有國尊奉。與天無窮。謹擇良日。具牲醴以修報。惟神始憐之。終成之。尚鑒。

北嶽祈雨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三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覽載籍。見堯湯水旱之事。而說者多歸之天數。以為崇禋之禮。蓋有國家者。徇民志而安下情。其實不可求也。乃有一守令自暴。一御史決獄。而能上動天意。應時注雨。則於二者之說。不能無惑焉。今則判然無惑矣。某自承詔來定。會河朔歲災。比年雨不時降。為民之守。察民之窮。而無所訴也。則必走倂屬乞靈於嶽祠之。

下。或三日至五日。神應響答。甘澤大洽。故北道歉。而定獨小康。神貺多矣。今歲自正月。至三月。不雨。民復震駭。賴蠶事無告。獨神之有以訴也。於是載加精禱。幸紆民患。既而蠶容聚。連日晝陰。至七日。出電始發。一雨告足。則知至誠者必能感神。而神必能為民之福也。又何惑焉。謹擇日具宰酒。以為報。惟神陰佑。終賜有年。尚鑒。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某聞四方之民。水旱豐稔。皆繫守政之善否。某常信是說。至定而後知。不獨繫於政。乃有嶽鎮之神。陰主一方。能驅斥災沴。而降民之福。某非才。守定行五歲矣。政之不善。宜有以動天變。而及斯民。何乃北道比歲大災。而定獨小康。得非守政雖不善。而神能祐民。而福之乎。昭昭矣。今歲農時大穰。比戶嬉樂。而時雪過期。未有嘉應。此守臣所以思政而自懼。神所以愛民而施福之時也。神其宣揚威靈。振激和氣。使盈尺之瑞。早慰民望。則民心歸嚮。不在他祠。尚鑒。

北嶽祈雪文

維皇祐三年歲次辛卯。十二月戊寅朔。二十六日癸卯。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祭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時雪稍愆。未充歲望。咎政之失。惟民是虞。亟禱於神。尚期密祐。果靈響答。若響應聲。雖農畝尚冀膏澤。而民心大已開釋。謹遵大理寺丞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夏倚。躬致非薄。以修報禮。惟神念此一方。素垂護。更施惠澤。以永神休。尚鑒。

北嶽祈雪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於北嶽安天元聖帝。近以入冬以來。時雪未洽。桑遺椽。屬乞靈於神。亦既驗。尚稽報。豈守臣愛民之心。未至。而事神之意。弗虔乎。夙夜究思。罔克自處。今請通判軍州事關某。躬致前懇。於祠下。惟神察誠之。慰慰民之望。早垂嘉應。以兆豐年。尚鑒。

太原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閏七月戊辰朔。某日。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之奠。致禱於某神。某聞天道之主。於仁。不則人何以保其生。神之道亦主於仁。不則人何以通其誠。嗚呼。天與神之道。皆主於仁。矣。何一方霜旱之後。既俾其田大茂。垂及有年。而反枯槁之。登。使民終日哀祈。呼。一施其仁。寂然莫應。邪。某治井始數月。雖然為政一日。不合於民。宜為天氣之病。願民是何罪哉。是用齋戒。省。將民意。以有告於神。惟神助天化育。功在祀典。哀民之誠。迫切如是。願驅風雲。霽然下雨。掃滌腐氣。銷弭。則千里之內。神一施其仁。而瘁死之苗。起為豐。香。嗟之。轉為歡。民歸神之心。如何哉。尚鑒。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祭於某神。近以秋稼甫成。旱暵。農吏民駭。惟神是歸。守臣齋誠。禱於祠下。朝奠未縮。霖澍已洽。靈應之速。實猶影響。合境之內。鼓舞歡。

呼。知神之仁。益用欽向。謹擇良日。具蠶薦以修報禮。惟神其祐。茲土功德至大。亦既拯民之將殞。則當俾歲之大獲。守臣何答。惟是忠信尙鑒。

蒙山祈雪文

維皇祐五年歲次癸巳。十二月丙申朔。二十一日丙辰。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昭告於蒙山之神。某聞前代良守長。以其部早暵之爲沴也。必求境內有聞之神所禱之。而與神約。過期不雨。則舉祠燔之。雨則資之。某謂不然。今環晉之境。數千里之廣。歲將窮而未等守臣同民之憂。徧禱羣祠。逾月弗應。開蒙山晉望也。古有祠。俯瞰靈淵。自唐以來。崇奉祈報。民實蒙福。今墮圯垂盡。而故址歸然。夫祠雖不存。山川之神。豈嘗亡邪。謹遣某官即壤祠。具有酒以告。夫將已意。以達於神。神祠之壞而必完之。皆守臣之職也。答之與否。不敢慢神而廢職。然神能奮起潛德。亟霑惠澤。以警一方久不信之民。則宜遠邇歸嚮。易意爲非。神之威尊。與山嶽並。不然而且懼祠雖完而復廢也。神聽之乎。尙鑒。

諸廟祈雨文

維皇祐六年歲次甲午。正月丙寅朔。二十七日壬辰。具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奠。有禱於某神。去歲歷秋冬。連雨不降。細民駭嗟。以田爲憂者。實半天下。天子惕然引咎。齋戒祈禱。無所不至。而卒未大應。今復時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雖星分所次。流災有常。而天子慈仁愛民。夙夜焦勞。守土之臣。皆奉命修職。不敢有苛刻之政。上病天氣。天恩極肆。其酷冥然而不顧哉。天道高遠。區區草芥之誠。固不足以達。賴吾境有靈德之神。開發天意。轉禍爲福。甘澤以沃枯槁。並和氣而驅滿妖。使農及耕。民安里閭。上紓天子吁食之慮。下俾守土之臣。省過勤政。自新不怠。則天施未暢。繫神而啓迪之。宜民不怨天而信於神。神之功茂矣。尙鑒。

祭龍圖尹公師魯文

維慶歷七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龍圖舍人尹君師魯之靈。嗚呼師魯。惟公之生。天與英奇。如鑑之明。無隱不覩。如材之美。無用不宜。仁義之勇。過於虎龍。疑味之決。審乎著龜。首倡古文。三代是追。學者翁從。聖道乃夷。名重天下。無人不知。知之深者。非余而誰。伊昔夏人。據於西垂。余忝兵任。君實同之。周旋塞上。余往君隨。晝夜盡。忍睡忍飢。星霜矢石。勞苦艱難。凡四五年。心體形羸。退而視君。志不少衰。上嘉君勤。進消君師。懷敏之後。破壤瘡痍。君能盡力。補綴持。曰兵曰民。以治以綏。如得父母。衆心熙熙。保邊務實。取於妄爲。不合小人。乃啓禍基。易慶晉淵。奔命何疲。輸忠抗論。伺者乘危。君前在。屬防秋時。以公麻。貸其偏裨。俾償宿負。免干典。以取其棒。送官勿虧。且責效命。投死無疑。職此抵罪。罪斥流離。衆謂之冤。君曰如始。自隨徙。均帝方念茲。奈何窮山。感疾無醫。君決不起。指鄧而馳。范公大賢。來託孤道。謂無但化。言色怡怡。忽幣衣冠。置膝。憑几而逝。衆皆歎悲。范公之書。其說如斯。嗚呼哀哉。彼蒼冥冥。莫可究推。賢者胡惡。動與屯奇。不肖胡佑。坐來福祿。以道而屯。死爲人思。以幸而福。生爲人嘆。在君所得。何必期頤。嗚呼哀哉。余之與君。義雖別執。情則俱篤。葬不執紼。奠不捧卮。使我大恨。

痛切肝脾。徒憑薄祭。一寫哀辭。琴不鼓矣。嗚呼子期。尙鑒。

祭文正范公文

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資政范公之靈。嗚呼哀哉。上天生公。固爲吾宋。以尊舜佐吾君。今既忘身而忠國。以成康期吾俗。今又竭思而仁衆。升贊樞宰。孰云不用。殿撫藩服。孰云不重。何太平之策。嚙而不得。施兮。委經綸於一。此一入所。嗟而天下之所深痛。豈止乎平生之交。得計晉而長。嗚呼哀哉。僕始立朝。接公尙疏。道同氣合。千里相符。忝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存窮。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仗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曠僕。十。未。敢擬齊驅。人胡不辨。遂連公呼。自顧無有。愧常汗珠。繫公是託。終履夷途。拔光來附。一節同趨。與公并命。參翊萬樞。凡有大事。爲國遠圖。爭而後已。歎言如初。指之爲黨。果如是乎。道卒與於時。辰。謂公迂而僕愚。相緣補外。請毀。崎嶇。感公之知。謂死不渝。嗚呼哀哉。定之去青。不遐驛置。自公之東。信問時至。愛顧益深。交朋莫二。蠅頭細書。以時爲寄。珠貝。氣嚴法備。自云。以將厚意。謂公康寧。日保純粹。忽以疾聞。求醫往視。眾然遣使。候公鑿。會公得。肩輿赴治。尙煩公答。親筆數字。意公少痊。竊以爲慰。方具香藥。詣公所。得元規報。云公永逝。讀之駭然。手足俱廢。氣填滿膈。食不知味。惟公事君之大端。固始終而一致。有生即有死。今雖聖智其安。避所借者。國家待賢而後又。天胡不仁。而不慙。嗚呼哀哉。公之所存。履躓蹈高。高文奇謀。大忠偉節。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於古人。後可師於來哲。固有良史直書。海內公說。互億萬載。不可磨滅。此爲天而爲壽。信識者之能別。豈於一奠之閒。可盡公之德烈。惟是冥然而思。默然而悲。此生未列。曾無已時。公乎。知乎不知。

祭僕射王公伯庸文

維嘉祐元年歲次丙申。九月己巳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僕射王公之靈。嗚呼。僕與公交。世孰爲匹。在天聖中。考士之實。上初臨軒。親按程律。公當其選。天下第一。僕叨次公。若甲之乙。爲合之易。公純我質。愛則昆弟。同則膠漆。從官西東。雖遠猶密。及佐大計。局相并鄰。議必聯席。食常對齒。出入省戶。輝光指紳。公踐掖垣。文追古。夫何郟材。復序後陳。更直書命。參明帝。公入禁林。朝稱得人。僕草公制。榮無倫。夏人。援邊。沮我威。武僕承人。乏。奮命。西。久之。未效。命公來。撫公之所。臨。如。而。雨。繁公之略。遂振王怒。僕時帥。公。爾。語。獨有二天。公惠之。著。鼎事之。寧。僕。忝。稱。公。爲。大。農。屈。事。泉。布。進居公前。愧日無措。僕斥於外。公方處中。排攘。陰。存。大功。僕走。二。身。嘗。俯。衝。一。紀。之。閒。莫。觀。晉。容。天。與其。幸。還。九。重。付。以。舊。物。本。兵。之。崇。公。殉。宰。政。望。尊。德。隆。而。不。大。拜。反。及。患。庸。僕。實。無。堪。權。顯。厥。位。圖。講。大。河。賴。公。以。濟。其。道。之。同。言。無。少。異。白。髮。相。親。在。古。無。二。公。歷。二。府。積。憂。成。瘁。始。疾。之。微。在。告。而。治。日。須。公。出。以。奉。醇。粹。如。何。淡。句。遽。然。永。逝。嗚呼。嗚呼。哀哉。公之德業。海內。皆。傳。清。芬。雅。範。則。流。爲。世。法。忠。謀。大。節。則。詳。於。史。編。浩。乎。若。江。漢。之。紀。地。燦。然。如。日。月。之。麗。天。此。特。彼。生。平。之。好。故。聚。其。槩。而。不。言。惟。將。哀。誠。一。奠。几。筵。公。固。知。我。終。身。俯。然。尙。鑒。

祭正獻杜公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二月丁未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司徒侍中杜公之靈嗚呼自公勇退於今十年天下日思公至賢故每聞公之病也猶惜己之病今聞公之亡也則相與歎而歎曰元老之喪天下將安所法焉況辱公之知世無比旋願百殞以贖公而莫得今其哀深痛切非文字之可傳然而因奠寫誠烏可無說含悲失次舉公大節在祥符初文則公傑巍取甲科美譽四徹自時為吏天性精勤驅煩利溥明敏無倫不施鞭扑吏畏如神凡守郡邑政皆曰循凡主財利法皆近仁中司執憲紀律審紳曰雍曰并乃國方面命公鎮臨天子安燕上曰公勞來尹繼句設下兩清樞廷是踐公既大任為國圖寧力進忠良正人寔征時光之振與狄連衡公謀廟堂二垂疑兵僥倖路塞斜封不行有職顧然坐觀太平諛邪猖獗卒壞於成作相百日彼徒益肆公於竟公道愈明公則告老上尤其誠旋營厥居處於宋京噫公之貴不與衆類不買田宅不蓄聲妓蔬食菜羹繡袍布被奉已惟約周人則義人難其常公行獨易至清之名今昔無二噫公之退與衆復異其博不親林泉不嗜枕藉百家沈酣六藝詩筆日新放懷怡志書法日工或草或隸優游自娛以卒吾歲嗚呼哀哉公官一品位誠不卑公壽八十年非不著在公享之良厚何人心之甚悲蓋以公遺事而來精明不疑憂國之慮過於有政稱善之勤同乎已為向使朝廷重惜公去復公丞疑以十餘歲之康寧翼億萬世之不基則治胡為而不唐虞公胡為而不臯噫來顧之終良不繫公而繫時徒惹使人將公一危公乎公乎已而已而尚要

祭狄相文

維嘉祐二年歲次丁酉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相狄公之靈惟靈忠孝沈厚出於天資威名方略發於塞外入登樞府蓋旌勳勞出殿輔藩聊遂假息何五福所鍾而不與其壽一人所悼者未盡其才某向處邊陲公實裨佐自開傾夷日極哀懷茲承已擇良辰權厝淨宇敢憑薄酌少致哀誠魂兮有知諒垂敬監尚鑒

祭蔡陶先生文

維嘉祐三年歲次戊戌十月戊戌朔十日丁未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魯陽先生黃君之靈先生以學自富以道自貴身居草萊名滿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而不窮邪不然何屯梗沮屈之如是乎某忝大任竊重祿不能極力推挽使先生之學之道少伸於時而身為不窮反吞嗟疑天不自引咎誠罪人也今先生之子能奉遺書謹遺法介然以不墮先業為意謹襄南歸得舟東下因致薄酌一奠哀愧之誠先生宜來歆是精潔尚鑒

祭范寬之刑部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五月丁未朔十五日辛酉具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范郎刑部之靈君之於余兄之子婿而余姪女不幸早世親知之深義無少替垂三十年意愛交至吾提國憲向領

全吳察廉之失履經救復久去官攻者終經降清得守遂觀深魚中外交章辨君非辜亦復甚遲君胡遽烈嗚呼哀哉君始得疾殆於桑月度不能起尙記疏拙請兄援毫寓書以快惟草二名親筆余別余一閱之夙夜悲咽其開一畢余竊為疑云分毫恩未嘗及之余之知君惟道是期所謂恩者有公有私私則結好死焉莫移公政市寵非余之為嗚呼哀哉君之平生志氣豪邁臨終之言何近狹隘得非有激其意安在俾余恤孤余安敢忘千里致哀惟憑薄酌英特之魂宜乎不昧尚鑒

祭文潞公太夫人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二月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門人陳諤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魯國太夫人之靈惟盛早孀君子克謹婦道閨內之訓莫匪忠孝有子逢辰相吾大君廣公盛德世無與倫勤哉奉親絜我賢相晨夕甘得訓養養享封大國輪覆負軒康寧壽考五福之全相君承顏以懼以喜請治於洛歸來鄉里慰我高堂鼓鑪笙簧大期之及怡然而亡琦於相君義則兄弟何以致哀是惟薄祭尚鑒

祭崔良孺殿丞文

維治平元年歲次甲辰九月癸亥朔二日甲子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殿丞崔君十哥之靈惟君之稟天與和粹大韶之發應者忘味大圭之全璧爾君瑞君父正臣始終道義君兄節士瓊特其志君之漸靡固無不備惟文之高乃不中第惟才之敏見於為吏其勢奔騰譬若良驥千里之遙且暮可至奈何半塗遽爾顛顛惟余之室君則其弟余契之篤實均同氣君如京師必館而憩然相接惟恐分袂今夏之首君來審官待次得告再歸闕田初聞小疾勿藥嘗痊遂不裁問日期忽旋使忽至止君兄惠戕具述君病且憂繼綿余驚呼嗚呼嗚呼哀哉君之德美於於來傳復被餘慶宜煥而延何未強仕倏茲溘然命也孰訴嗚呼哀哉君之德美於於來傳復被餘慶徒憑薄酌致此拳拳哀誠千百未能一宣君其知乎故余意焉尚鑒

祭資政吳長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十月庚子朔某日具官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大資政吳公侍郎之靈惟公之生得道之粹惟公之出為世之瑞粲在妙齡已彰奇器六經深醇諸子同異下逮百家史氏所志經公一覽則能誦記學優而仕進道益勤遂膺詔舉大名是振仁廟知公擢公諫臣發激忠義漸摩聖神致我后德大猷日新領清東南使頌以試劇部一清何止經計更殿鉅藩所至稱治風績蔚然實冠循吏西掖代言北門典制號令文章一時溫麗翼冀京邑則於四方帝曰時尹惟公是當大蒙兼并過於選擬公暴其罪投之遠荒奸盜四走壞其糞囊高視前輩為宋趙張上曰公賢贊我幾命協心憂國大本以定俄執親喪毀幾滅性茹蔬泣血卒厥而病服除還位頭參大政真儒秉鈞內外交慶任直為輔忠身匪艱辨白君道呵排大奸蕞賈白日名高太山退處於外孤風孰舉公往治青余處雍部遐輝惠音道其雅素且口吾疾庸醫所誤今雖調適未甚如故余病亦久勉而作書馳走一介候公起居回得公答慰我勤渠親翰桑榆筆精有餘余喜料公其珍必除命世之佐百靈所扶嗚呼哀哉君來未旬余徒鄉郡復促召

車因令人親道開公心慮推震天乎人乎杳默矣訊善人云亡乃邦之寶公如可願余義當何雖百其
須夫亦何吝嗚呼哀哉歷代已往如公幾人萬世在後公名永存孰執孰天此安足論惟是餘慶宜昌子
孫何以致呵莫公一樽公來敬乎公靈者魂嗚呼哀哉尙鑒

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
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憤然不少屈於世途遂樂窮處惟卮杯而放
歌晚而絕穀寒暄家事欲融怡於太和澹然如此而天猶不祐今亦奔隨於逝波余方罷西帥返故郡借
號塗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也嗚呼先生其知余
之悲乎奈何奈何尙鑒

祭崔公彌比部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某月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崔君比部九哥之靈余初及冠
作塔君門時時妙年德性已尊不事雕琢歸乎質樸博覽經史富於藝文恥在蔭籍思同後輩射策不偶
遂道世紛西竺大法南京祕源勇建莊老虛無之旨沈酣貫穿洞其本根顧視軒冕淡如浮雲勉而爲吏
非志所存竊以庇族仁風是教開常謂我情均弟昆酒會歡密詩豪放奔時雖道奧開雙破昏益我多矣
如猶附燕余視君爲期諸古人如何奄忽遽罹大屯善良至此天也事論泣馳使指奠酌一樽君乎來歎
惟靈者魂尙鑒

祭致政學士趙君子淵文

維熙寧四年歲次辛亥八月癸丑朔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張世昌以清酌庶羞之奠致
祭於故致政學士趙君子淵之靈嗚呼僕與君交心照莫二論契之深同門之塔在明道初禁林並試聯
陟道山日親高誼直則同舍分則同氣譬若驥驥方駕平地欲騰千里自當齊至如何遲速半途而異君
知命者未始較計嗟君之才奮不夫施歷歲藩府所在循吏晚求西臺亟謝君事惟洛之都有完者第方
期優游遂我高志不虞安休乃失頤衛使人遠來論我疾勢駭而馳醫往道勤意醫幾及門而君已逝嗚
呼哀哉年踰七十壽足爲貴諸子官達皆昌而熾進揚令名退絕纖累君之始終可謂無愧而余悲者蓋
切親懿聲顏永絕輪臺徒秘秘不親執奠不躬致臨風長號涕泗交墜惟憑一介具此薄祭冥冥有知爲
我來暫尙鑒

祭少師歐陽公永叔文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李珪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少師永叔
之靈惟公之生粹稟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享歷事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及老深衷
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神當昇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遽爾摧傾此冥冥莫得致詰而天下
爲之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退之倬瞻閔肆曠無擬倫述公始繼自唐之良文弱無氣

降及五代愈極頹敝惟公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公雖云亡其傳益貴譬如天衡森布列緯
海內瞻仰日高而熾公之諫諍務傾大忠在慶歷初職司帝聽頗有必犯闕無不縫正路斯剛好萌輒攻
氣勁忘行孤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至公孰好孰惡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降人畏清議知時不容
各顧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所至懷惠皆尹京邑沛有餘地
早踐西掖晚當內制凡厥代官典謨之懿凡厥出令風雷其勢三代炳焉公辭無愧樞機猷爲台衡弼武
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安神人皆慰不校謗言懇求去位
公之進退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類身雖公輔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祈益堅
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殊趨向何異暨悉索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
襟懷坦易事貴窮理言無飾僞或不知公因罹謫忌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遺事心慕神馳
徒憑翰墨莫堪委儀公嘗顧我惠以新詩雖亟酬答奈苦衰疲欲復爲問動已臨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
哀誠孰訴肝膽幾墮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不知從公焉用生爲退修薄薦奠公一卮魂兮有靈其來監茲
尙鑒

韓魏公集卷之十

家傳

公諱琦字稚圭安陽人韓氏之先出自晉卿獻子之後以國爲氏子孫散居諸郡在昌黎者最爲著姓公
即昌黎之裔也其後徙居於深州之博野遠祖肅爲沂州司戶參軍生沛爲登州錄事參軍沛生全隱居
於博野全生三子曰又實曰文操曰存又實生定辭昌辭文操生隱辭隱辭生正辭又實仕唐僖
宗爲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以唐光啓二年終鎮府立善坊之私第以龍紀元
年葬博野縣蓋吾鄉之北平原子昌辭爲鼓城縣令以天復二年三月終於真定以天復三年七月葬蓋
吾以晉天福二年附夫人張氏改葬趙州贊皇縣之北馬村是爲高祖昌辭生一子諱珍珍廣晉府永濟
縣令參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齊國公夫人史氏追封齊國太夫人始葬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則公曾
祖也珍生公之皇祖諱構仕本朝爲太子中允知康州終於治所參贈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夫人李氏
深入國之女晉相樞之猶子追封魏國太夫人皇考諱國華諫議大夫知泉州召還道病卒於建陽縣國
史有傳慶歷五年葬安陽縣新安村尹洙師魯誌於墓丞相富弼爲神道碑所載事業甚詳夫人羅氏諱
議大夫延吉之女鄭王紹威之孫追封魏國太夫人所生母胡氏獨士人覺之女追封魏國太夫人公以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歲七月二日辰時生於泉州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凝

言不好辨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以二十歲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先是赴省進士元絳有叔同侍試於都下因疾委頓久而復蘇其貫中書至一官府殿閣甚嚴密中有一堂隨侍中堂俯窺堂中則列人之姓名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琦字皆黃金外以青紗覆之此事甚播於當時然公猶未第但閉門爲學未嘗妄與人交人亦莫知公爲誰何及省闈出始見公姓名衆人驚相謂曰非元氏所夢者乎公既亞膺首知者與之歎後卒踐此位乃推考本朝以來爲真侍中者至公始四人而已授將作監丞通判瀋州侍奉國之官雖年秦國亡哀毀過禮服除明道元年冬遷太子中允又改太常丞直集賢院二年六月監左藏庫時高科已入文館者指日可至貴顯公監臨物務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祿中書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如舊制以杜姦僞詔從之復有監押內臣一員天下綱運至必俟監押始得受納內臣者往往數日不至實皆暴露腐麻遠方銜校苦於積留公乃奏罷去內臣災傷州郡所輸之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劄公請蠲之景祐元年九月徙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陳圖等七縣月遣人一詣禁地巡捉飛放民頗爲擾公奏曰陛下敗游之事廢之已久蒐捕之地共之斯衆豈容吏未革侵牟願申嚴禁止之三月循例下府配買馬食草六百萬公奏諸縣蓋有災傷者豈可禁令認數爲奏得蠲減九縣二百餘萬凡刑名輕重不當疑慮未明者皆辨析條奏府事雖日紛冗省覽亦不減裂無巨細必詰正而後已時文牘得公書者郡吏必喜相謂曰過韓家關矣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文武官在京丁憂至服闋月俸給見錢六分在外遺棄至者止得四分公謂均是服除朝見豈嘗有內外之別請爲一等至今以爲法三年秋以族貧求外補得知舒州將行除右司諫供職詔公與丁度皆偃高若訥同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等所造鍾律公論曰樂書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成於物則雖殺噍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者其旨斯在孟子之對齊宣王亦有今樂猶古樂之說言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魏元成對以樂在人和不由音調此皆聖賢述樂之大方也臣竊考前志參驗今古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逸瓊之園方分保信之用長委質之典據皆所無聞伏自葛祖造邦二宗接統稱禮具舉無事咸備通用王朴之樂悉無更易以至黎庶又安兵革銷戢天下無事垂八十年爲樂之用非不和也頃因燕肅獻規安加磨鑿會李照赴闕謂非克諧陛下發天縱之能而日於之聽精加練數許之改作逮於成功即薦郊廟暫逸瓊繼至盛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又因徑未合保信續上新法亦乃長廣乖古竊以祖宗舊樂選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若又將易制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日所急以佑隆業國家方夏寧一朝廷晏濟西北二陲久弛邊備寇敵之性豈能常保弱則卑順強則驕逆濫盟背約何代

而無必思密備不虞未可全推大信此陛下之與左右弼臣胥所慮宜先及之般茲求樂之誠移訪安邊之誠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臣欲乞詔下攸司盡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鐃權量存而未行再命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然後施用候一二年閒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逸愛保信三法別詔稽古近臣取其中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今之定奪權且停罷詔從之明年上將行南郊之禮公又奏曰臣先嘗將歷代典志文字及用漢魏分寸較量得王朴舊樂於太祖廟符令而視以司天監景表尺減定與漢唐尺度差近胡瑗阮逸鄧保信并李照等鐘律俱不合古途其開奏再奉聖旨令將漢魏分寸及景表尺別造律管參校臣與丁度等各陳述不曉音律乞再訪知樂者俾合詳定後蒙罷罷其時臣曾將景祐廣樂記看詳備見實紀李照不依古法出意製造律度之事今來南郊在近陛下躬行大禮不可以李照所造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臣竊聞和峴減定王朴舊樂鐘磬等見今並存欲乞下太常寺將來郊禮復用舊樂所貴國容成備神聰惟和詔下兩制詳定皆以謂當如公請遂聲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禱謝公既上疏極論爲無益繼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及分道中使詣名山福地祈禱公奏前世祈禱之法必徹樂誠修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或宮中有宴飲之事亦望稍加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於庭豈僧道凡庸之人繼日參月喧雜於上非所謂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昔唐高宗立皇太子將會命婦於宣政殿博士袁利諫曰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地望請命婦會於別殿自可備極恩私帝納之即令移於麟德殿臣亦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內侍省都知以下非時違轉公奏曰近陸親宅告成自提舉臣僚而下有詔增秩用勸勞者入內侍省都知張永和實總其事故有違領圍練之命迷夫同列旋以推恩當時公言其謂非當蓋以其一官之效而衆人蒙賞故也或以爲省局之內官次相妨因而較避未甚爲害臣是以不敢遽有論列今聞前省都知以降又復優加使額臣竊觀衆論益以懷疑誠以沮勸之方爵賞爲大若匪因其官簿曷以年勞則必顯著功籍特中寵拜或不中是皆涉無名故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閭及惡德惟其賢昔衛人賈于奚以邑辭請繁纓以朝而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自古慎賞如此願亟行追寢以勸天下時中外臣僚多干求內降撥政公奏曰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於宸衷只自莊嚴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爲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遺壞綱紀爲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惟此久敝未除願降詔諭戒飭及出于請者姓名付有司治之又聞文臣中近有進狀乞充三司副使及武臣內亦甚有進狀乞加遙郡或橫行使額之人緣此任使並是國家要近之職必須積合公議選於聖衷固非臣僚自可陳乞此後輒上章安求選任者乞重查於法上皆降詔禁止仍令御史臺糾劾之民間復作銷金服極其盛至於臣僚戚里之家服之以入宮掖了無避懼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雖貴近之

家。犯者無令入內。付外勸勸。朝廷乃下詔申諭。未幾開封府有犯銷金者。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判院議正。徒三年。公曰。大中祥符八年。赦犯銷金者。斬。今偶有改獲。正宜行法以警衆。豈可憐意定刑。壞先朝之法。啓者僧之漸。請復用祥符舊敕。詔御史臺刑部與審判院大理寺詳定。以聞。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余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呂夷甫。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闡任也。章已十上不報。公乃拜疏曰。臣伏聞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則猶咨於岳。選於衆。不敢以獨覽自決於上。必僉而舉之。始正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於朝。未有衆以爲非才。上獨爲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而衆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衆上封奏。指言陛下差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幸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除任性。褻侮禮廟堂之上。不聞長才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資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權親從。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有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優遇之禮。既已備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其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況程琳。任三司使。日會定奪。監左藏庫。與守則。雖界滿出利。而帳歷。歷由不能依限結絕。尙猶不應酬獎。條保明之官。已重實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爲欺罔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免。乞爲羣牧判官。以降成命。卻令男終不以資敘。回視述古。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於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不上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不上之聽矣。則必愈任威福。公然爲不善。更無畏忌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侍。兼領常局事。尙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爲人所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況仍歲以來。災異間作。衆星流隕。隕次不順。河東地震。屢覆至多。雖歷代所書。證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多無積雪。春首。盜賊。聚燠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陛下。引咎。數詔。詢求。讜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救天下。偏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爲過不在己。泰然自處。於榮變。稷禹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煩前詔於天下。而能立其限。則皆仰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成弛慢之風。必恐外寇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資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爲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恐共墮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譏之。又況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其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柄臣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爲在位。舉一思開發。容明以濟亨運。非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訛。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下其是非。如以爲臣

言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爲輔弼等前件行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殊猥貶竄之罪。臣無所逃。遇陛下勤政答天。中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幸甚幸甚。上乃能幸。臣王隨判河陽。陳堯佐判鄭州。參知政事韓億。本官歸班。石中立爲資政殿學士。成州防禦使楊景宗。莊憲皇后之弟。入臨皇儀殿。而被酒喧嘩。公劾奏曰。景宗起於寒賸。本無動輒。特緣戚里。遂貴貴賤。肆情犯法。所在奏論。矜貸實多。蒙無改。今於宮掖之間。猶無畏忌。使之郡州之內。孰敢侵陵。請下有司。明按其罪。上以太后故。不欲重貶。出爲兗州兵馬總管。都官員外郎魏莊。自陝西備市糴糶。草違既得。對乃面求。爲省府官。公言。莊人品猥下。因王隨援引。得知赤縣。而三司希旨。舉薦。俾往陝西。辭之日。已賜三品服。今敢復有干瀆。請劾正厥罪。乃降莊通判揚州。公以自變茶法以來。歲罄京師銀絹。配撥江北居民。而內盧府庫。外因商旅。請選官參定酌中之法。乃命公與御史中丞張觀。侍御程戡。同三司使。副別議其法。四年秋。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磨錄二司。開封國子監考試。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磨錄司。以示至公。從之。寶元元年八月。假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充北朝正旦國信使。以知環州高繼嵩副之。公言。繼嵩知環州。因軍人得遺箭。繫以匿名文字。言繼嵩將叛。繼嵩心不自安。遂乞還朝。乃差充國信副使。臣察其事之僞者有二。辨其惑者有一。繼嵩久在西邊。頗以勇敢聞。或爲西賊所惡。設反開而去之。不然。則取下嚴而爲成卒。巧計以中之。此其僞可察二也。且繼嵩背義投誠。元吳忠於朝廷。則當密奏其事。何必以遺箭達其叛狀乎。此又其惑可辨一也。臣愚以謂宜急遣繼嵩還邊。其元告匿名文字。亦請論罪。如律外。以杜黠賊行間之謀。內以破隨兵詭中之計。次堅繼嵩用命之心。使邊郡聞之。孰不畏朝廷之明。而厲忠義之懷乎。遂詔繼嵩復還環州。以闔門通事舍人王從益代之。公以京城內通郊禮數日。盜賊公行。擊殺之下。古有禁禁之法。請南郊前一月。降敕開封府。約束強盜。及持杖竊盜罪至徒。并折傷人。以上如犯在赦後。無得以赦原。其竊盜賊重者。亦奏聽裁。從之。三年五月。侍御史王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鉅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備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自可裁度。上聞。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不肖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與僉以勤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侍省等。施行。公言。解鹽禁權地。分凡二十一處。而利害不同。請命近臣。以新舊二法。取其利長者。議爲經久之制。詔翰林學士宋庠。知制誥王堯臣。同三司講議。七月。授起居舍人。知諫院。王沂公。曾重當。時。慎許可。公爲司諫。時沂公尙未能相。見公論事。謂曰。每見章疏甚好。只宜如此。向來高若訥輩。惟擇利苟安。至如希文。亦多好多名。於國事何益。公以是益知自信。公以所存諫。欲敏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案。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

至誠將之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綱紀。辨忠良。權權伴。時人所不敢言者。必味死論列。上覽而可其奏者。十八九月。以本官知制誥。知審刑院。賜三品服。先是盜殺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貨。或欲滅其口。非有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詔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是月。以益利路大德。為益州安撫使。公至則。獨減稅賦。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兵。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撤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賑食。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糧錢十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時。皇子初降。天下進金帛。為慶。列郡。聞風。修貢甚急。公言。勞擾疲民。詔悉免之。益州。歲織錦綺五十餘萬。蜀州。皆染紅紫。數萬。織所費甚厚。而皆出於民。公請。權以半為額。諸州。設市。買院。收市上供物。多不以直。公請。停止之。遂。貪殘不職。吏。罷。允。役。七。百。六。十。人。為。鑪。粥。活。饑。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康。定。元。年。春。西。邊。方。用。兵。上。念。禁。兵。久。戍。因。請。遣。使。安。撫。陝。西。遂。命。公。為。陝。西。安。撫。使。東。門。關。上。門。關。上。使。符。惟。忠。副。之。上。謂。公。曰。異。類。猖。獗。官。兵。久。不。習。戰。而。數。出。無。功。今。因。小。警。將。以。開。後。福。也。公。勇。於。自。效。七。日。受。命。十。二。日。上。道。既。至。則。列。郡。城。池。皆。頹。廢。無。守。禦。器。乃。期。以。月。日。責。之。修。濬。又。以。河。北。樓。櫓。為。法。烽。燧。素。不。設。但。走。人。以。候。敵。公。悉。度。遠。近。以。置。之。方。兵。與。審。於。財。用。公。謂。陝。西。產。鐵。甚。廣。請。鑄。錢。兼。用。為。便。延。安。賊。雖。引。去。向。關。兵。圍。塞。門。安。遠。寨。將。吏。畏。避。莫。敢。出。援。知。延。州。振。武。軍。節。度。使。范。雍。已。有。責。命。除。秦。州。防。禦。使。環。慶。路。總。管。趙。振。為。代。人。情。憂。駭。環。訴。於。公。願。無。兼。差。公。奏。曰。雍。二。府。舊。臣。黃。蓋。瘁。邊。事。而。郡。人。德。之。願。留。以。安。衆。心。振。勇。使。備。總。管。可。矣。若。以。雍。節。制。無。狀。勢。當。必。易。則。願。起。越。州。范。仲。淹。委。之。方。陞。下。焦。勞。之。際。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初。總。管。劉。平。來。援。延。州。遇。賊。戰。內。臣。黃。德。和。率。衆。先。遁。兵。陷。平。被。執。德。和。乃。逐。平。降。賊。朝。廷。遂。緝。守。妻。子。遣。御。史。文。彥。博。具。獄。於。河。中。府。乃。命。公。案。實。仍。報。彥。博。公。曰。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就。擒。猶。望。賊。不。已。忠。勇。無。愧。於。古。人。今。以。誣。言。所。惑。惻。忠。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由。是。始。得。推。恩。又。條。死。事。之。臣。皆。被。贖。贖。慶。州。駐。泊。神。衛。軍。隨。平。戰。沒。者。纔。十。之。一。二。本。軍。都。指。揮。使。與。衆。皆。道。歸。分。屯。邠。寧。係。近。上。禁。軍。不。能。力。戰。以。至。陷。覆。主。將。若。朝。廷。一。切。不。問。則。無。以。勵。衆。請。罷。歸。令。樞。密。院。處。分。從。之。詔。京。東。京。西。南。陝。西。路。括。市。戰。馬。公。以。陝。西。科。糧。類。仍。民。已。不。勝。困。苦。請。擬。一。路。以。安。衆。心。從。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公。擴。募。仍。促。本。路。如。紹。興。者。又。以。增。數。為。請。公。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募。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益。民。情。謂。既。為。強。壯。且。募。剿。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號。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以。下。主。戶。內。選。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役。立。階。級。分。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令。既。行。人。心。帖。然。得。數。萬。一。十。萬。人。邊。聲。甚。壯。將。佐。儲。怯。者。悉。使。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士。忠。義。憤。激。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於。僻。左。實。禍。靡。之。何。得。自。效。非。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從。遷。任。公。偏。徇。邊。寇。見。利。害。甚。詳。乃。上。疏。曰。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寧。陝。右。驚。駭。陛下。不。以。臣。非。才。俾。用。安。集。臣。受。命。引。道。徑。趨。西。陲。查。則。奔。走。長。途。夜。則

評遺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安帖。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雖有一二。思欲歸觀之日。而陳旋展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數奏。臣竊以吳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戍兒。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勦成校計。與賊運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擒矣。偏裨之勇。驚者如郭道。萬俟卨。孟方。張異者。又為之俘。擒矣。潘羅熟戶。李士彬。采。一作。本。知。順。李。思。忠。之。族。亦。為。之。降。且。擄。矣。成。卒。陷。殺。者。蓋。不。啻。萬。人。諸。路。開。風。揚。然。喪。氣。彼。賊。氣。焰。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為。代。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輩。之。驕。悍。敢。關。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鄭。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止。二。四。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守。誨。應。卒。繕。營。甚。未。固。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為。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交。替。便。有。物。力。營。營。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鄭。州。但。恐。即。日。備。禦。未。能。固。守。鄭。州。既。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況。鄭。延。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路。道。山。川。險。易。盡。會。涉。歷。而。復。咫尺。事。夏。便。於。巢。穴。臣。竊。慮。出。其。不。意。再。來。奔。突。故。禦。捍。之。備。宜。以。鄭。延。為。先。鄭。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犯。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周。劉。與。知。州。慶。州。久。關。都。署。高。繼。隆。張。崇。俊。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秋。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德。敏。副。之。若。取。其。謀。智。則。懷。敏。非。夏。秋。之。比。若。藉。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鄭。延。涇。原。本。設。經。略。使。二。員。分。護。諸。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秋。權。而。求。免。豈。能。成。功。惟。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鄭。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兩。王。克。基。未。嘗。出。離。京。關。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遽。以。變。謀。及。廣。置。軍。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就。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為。熟。戶。防。家。於。國家。實。有。何。益。至。今。孤。軍。單。旅。蓄。聚。資。糧。犬。羊。乘。來。舉。以。遺。寇。所在。將。帥。例。復。失。和。妒。能。害。功。動。致。矛。盾。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為。朝。廷。憂。之。策。遂。處。主。兵。臣。僚。多。為。不。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竊。料。劇。賊。果。復。傾。巢。落。併。伎。一。路。彼。我。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邪。筮。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泣。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算。早。圖。平。殄。以。安。生。靈。蓋。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鄭。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鄭。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就。充。本。路。幹。轄。於。鄭。州。駐。泊。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州。都。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鄭。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秋。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都。署。令。秦。州。曹。瑋。兼。管。涇。原。路。兵。馬。公。事。准。備。分。驛。奏。風。開。兵。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

秦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相斷自朝廷專委經略部署司須得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
 漢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士三十人以為斥候並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
 檢等關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郡署鈐轄別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
 昭兩王克基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杖失人甚多亦乞
 速降指揮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杖悉短所見願委財擇之上皆施行
 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一

家傳

五月以忠武軍節度使夏竦為陝西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開府於永興軍命公為樞密直學士范
 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並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幹都總管司公事公陳用兵練卒之策曰沿邊總管鈐
 轄下指揮使臣甚衆每御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服將之威惠以
 是數致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總管司擇所
 試中人鄭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練軍隊分逐州禁軍各令主之以士卒所習
 精盡禦敵勝負重行賞罰如此則兵之勇怯者得以悉語又有賞罰驅之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
 兵專為己衛也自古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兵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積習緣
 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親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
 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分路於屯駐駐泊併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銅刀鎗槊
 鐵鞭鐵棍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光指揮以五百為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曉捷之上鄭延路環慶涇原秦
 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土兵一指揮屯駐泊兵士一指揮鄭延路屯延州鄜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
 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已上請受者即以爲節級若後來關人即選試殿

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士兵止選於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泊兵
 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校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絹十匹無
 馬者并馬給之詔從之八月上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入內都知王守忠齎手詔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
 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既還九月十四日賊寇鎮戎軍本路都監劉繼宗等戰
 敗於三川寨官軍陷沒者五千餘人公奏曰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屯瓦亭寨率援兵至師子堡賊圍之
 數重珪諭軍中曰此死地也不可用命乃揮鐵鞭進關賊衆披靡珪中三矢而還番賊軍大掠三日
 知涇州鈐轄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賊乃退三班借職郭倫固守定州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使散
 直王遇弓箭手都虞侯劉用以事急出降遂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然繼宗來權本軍方一日而李緯
 等未曾經歷行陣倉卒出戰而士卒畏怯遂至退衄使賊寇恣行殺掠而歸其劉繼宗李緯王秉望特免
 推鞠不以敗兵馬多少計罪但量其情之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以資後效王珪以孤軍千餘當
 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被重創次日向求益兵出戰人皆服其勇節雖所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欲望貨
 其敗軍之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為報從之王珪仍賜黃金名馬上聞繼宗之敗又降手詔曰晁宗慤等
 回省所奏遣差使臣教閱諸軍武藝召募士兵候稍成次第審度山川伺察虛實計討賊境庶無虛發及
 專務持重保邊待其作過即覓便出奇痛行掩殺并欲直取和市等場務事今來朝廷相度若只務守禦
 則不惟虛延歲月兼又耗費供億至如近日賊軍深入延州保安軍界圍殺金明寨并燒蕩熟戶族帳輸
 折兵馬陷殺使臣狡寇一作安然往來略無畏懼即又未見持重保邊待其作過覓出奇痛行掩殺之
 效若言殺有二州人戶不多徒有城學卻欲先取和市後橋等場務錢帛則去年曾打後橋亦無所得如
 此則守禦未驗攻討未期終用何術息此勞弊卿等既膺重任休戚所同當須體認朝廷宿兵日久防慮
 非一速盡經畫早謀平定仍具進兵時月密切奏聞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難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
 算於朝廷乃畫攻守二策公與經略判官尹洙馳至關下奏之惟上所擇上乃聽用攻策十二月遷禮部
 郎中入謝曰臣以邊防大議不俟召而至關乃僥倖進秩何以逃清議力辭不拜詔鄭延路涇原兩路取正
 月上旬同進兵入討既而范仲淹乞存鄭延一路招納未行討伐而又沮議者不一事遂未決公奏曰余
 准詔問促令進兵及令分析向去有何方略授與諸路即委不誤事遂與夏竦參定攻守二策臣探知冬
 月吳賊未能舉動之際兼程赴關求對進呈乞賜裁擇尋下兩地大臣商議只取攻策施行臣屢曾面奏
 茲事體大繫於安危若陛下決知可行兩地大臣主議不疑或能集事今臣方歸本司而橫議日騰朝聽
 已感攻討之說比比割下且朝廷舉大事主大謀自當堅如金石無有更易時降詔旨激勵將士沮軍事
 者約古行法今乃深疑重慮必謂無成況鄭延路范仲淹意在招納更不出兵雖具奏聞乞依元策假若
 朝廷強之使進終是本非己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今已二月將半漸有異氣必難進兵臣此來奉行成
 算非是年壯氣銳慮不及遠幸而求勝以誤國家誠以吳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
 女舉族而行陝西四路之兵雖不為少即緣屯列城寨勢分力弱故賊始犯延安生擒二將屠掠無數者

蓋劉平、石元孫、聚一路之兵拒之，緣及九千而已。去歲秋末，復有鎮戎之敗，劉繼宗等分兵禦捍，不滿萬人，比援兵之至，則賊已捷歸，是則彼勢常專，我力常散，今中外不究此失，遂乃恃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不敢與敵中夏之弱，自古未有，又未聞臣倣倣執守，以為必勝之術者，臣恐春失數寨，秋陷數堡，邊障日蹙，士氣日喪，賊志乘此，則有吞陝右之心，加以與師以來，科斂萬計，民已大困，配率不止，去年秋稔，尚窘急如此，忽有水旱，其何以堪？臣近過鄜乾涇涇等州，所至人戶，經臣有狀稱爲不任科率，乞行減放，內潘原縣郭下絲相行人十餘家，每家配借錢七十貫文，哀訴求免，國用削弱，以至於此，緣轉運司計無所出，臣是以不敢邀愛民之譽，直行放免，恐相矛盾，上煩朝廷，臣恐一二年間，經費益蹙，人情大騷，師老思歸，及期無代，每慮至此，臣難盡言，望陛下省募言之難，一爲大事之當慎，知其異議，已沮師期，且令諸路置辦軍須，訓整兵馬，俟及初秋，若范仲淹招懷未見其效，則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必須討擊，即乞斷在不疑，即日降旨，則庶事已辦，便可進兵，朝廷終難之，初攻討之議未決，朝命未下，因命環慶總管任福至涇原，經制邊事，賊復遣人叩延州請和，公曰：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耳，不然，懈我邊防，又將謀入寇，乃戒諸路益嚴備，不可弛，公乃行遊趨涇原，諜者報元昊閱兵，公度賊必寇山外，即徑趨鎮戎，戎軍召諸將會議，坐間，報賊入界，公乃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擊賊，以涇原路兵馬都監內殿崇班閆門祇候桑維翰爲先鋒，涇原路兵馬鈐轄崇儀使忠州刺史朱觀繼之，涇原路都監禮賓副使武英又次之，涇州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參軍事將作監丞耿傳，皆從，公面授福等方略，仍指圖示之，令并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糧草足供，如未可與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公亦至城外重戒之，既行，又自爲散糧，福等當持重，勿貪利，爲賊誘也，福自新壕外引經騎數千趨懷遠城，捧龍川過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司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瀾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乘馬羊，乘駝伴北，桑維翰引騎趨之，福亦踵其後，薄暮，福率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龍峯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賊得逸去，諜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既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至龍峯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圖，因前接戰，桑維翰犯其鋒，福陣未成，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兵馬上山，欲據勝地，而伏兵自山背合擊而下，士卒墮崖，輒相壓者衆，桑維翰劉肅皆戰死，賊分兵數千，斷官兵之後，福矢盡，賊簡挺身決鬪，槍中喉而絕，既而賊并兵攻朱觀武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而涇州駐泊都監趙鼎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步軍從東先潰，衆遂大奔，武英趙鼎王珪耿傳等皆戰沒，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朱觀以兵千餘保民坑，四圍縱射，會暮，賊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福敗死不相聞也，方元昊傾國入寇，分兵爲四流，會於好水川，其一流乃福所遇也，賊不意廷鎮戎之軍，奔所聚之地，福亦不知賊兵數流，素有期會之所，故乘急迫逐，陷賊之大陣，當是時，賊兵雖勝，殺傷亦相當，故即時拔寨出境外，居民保聚得以安全者，亦諸將死戰之力也，公乃上章

待罪曰：臣嘗所領將士以禦賊，獨居孤壁之中，日俟勝捷，而福等不依臣指縱，邀其歸路，以致收亡，上挫國威，願正顯戮，御前以劄子付公曰：卿調勦邊師，皆合事機，但諸將偶失持重，輕敵寡謀，然其盡節死戰，足謂忠勇，亦卿獎勵所至，勉更悉心極慮，以圖來效，倚任之切，臨深不忘，諫官孫洵輩乞置公大罪，後夏竦得公所爲，徹於福衣帶間之上，會朝廷遣翰林學士王堯臣陝西安撫，時范公以擅答元昊書，亦降知耀州，堯臣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邊陲，一作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遠節度，以致敗，不可深責主帥，朝廷知罪在裨將，猶以言者止降一官，二年四月，遂授右司諫，以職知秦州，九月，復舊官，起居舍人，公上疏曰：臣三數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赴陝西，縱論年歲，兩遭窮蹙，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勸將卒，申明賞罰，以盡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陛下委用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倘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於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開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壁，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與次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略司專差龍峯城監押馬爲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說路爲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種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惟無所居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擄，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熟戶，數踰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爲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閒，邊民苦其磨掠，盡徙內地，諸族熟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壁，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西賊既知無後患，則乘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曰民爲邦本，不可重困，沿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斂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朧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爲豐境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愛國，豈忍隱而不言，今朝廷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涇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鄜慶涇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豫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擊之，又於西賊未是聚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堡拓地，廣招強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熟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敢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邊路帥臣，使行開規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那兵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削，平定有期，賊勢永逸之長算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練

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士兵既壯。則沿邊拱禦龍衛。武神騎及神衛龍騎等軍。應係親軍。漸可代選。以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固。則內外安矣。公又以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公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速其利害。以聞。公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錄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募面以名正軍。年紀既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舊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隨時禦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吳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起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疏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正。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是以秦陳揀刺士兵。自有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是與民不殊。請以秦隴州鳳翔府弓手。點以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陝西弓手。揀充保捷指揮。仍給招軍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公前奏。令如公請例物不給。公曰。揀刺士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無敢為朝廷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幸已衆情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又以臣一言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禦寇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後轉運司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前此朝旨。募人為強壯。公恐民情驚擾。請止以招弓手為名。人心遂安。得數甚廣。雖為一時之便。然弓手終非正兵之比。難資征戰。及刺為軍。所利至大。公以秦州東西草市。居民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絕塞之地。豈不防虞。因請築外城。凡一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而至正月。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劉渙乞於古渭州起立文法。修營城池。收買質帳。若成此事。則洮河一帶蕃部。可以照管。朝廷下此議於公。公奏曰。秦之寧遠寨。西至古渭州八十餘里。其間皆熟戶住坐。今於百里之外。建一孤堡。未見其利。洮河一帶生戶。從來部族。星散各立。頭項。依附險要。不相服從。不能為邊鄙之患。今招撫近邊蕃部。費用已廣。其遠地生光。悠久所費。豈易文哉。詔於永寧寨。以官舍五十間。給哨斷雜。收貯財物。公曰。使外人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鳴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致於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絕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葺常關。防覺察之。公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舍貯財。必常留人主守。豈能旦夕防察。使朝廷舉動皆知。況契丹元昊。亦未嘗沿邊給屋。昨楊勳等至龜茲一行。皆鑰之於節。我使至。鳴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官舍勿給。為便。從之。公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其左右斫膝。腰躬。腦躬。一綽。箭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嘗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弩。不能射中。則與空手無異。嘗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步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斗以上。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斗以上。五中為第二。九斗以上。三中為第三。弩。三石五斗以上。八中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為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

射鹿子。或箭。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為及等。馬上鐵鞭。兩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為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為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為第二。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為第三。馬上盤。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為第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二。恩。澤。次。之。入第三。材。錄。用。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三。並。槍。簡。及。等。與。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行。之。慶。曆。元。年。十。月。朝。廷。於。四。路。置。帥。王。沿。涇。原。路。范。仲。淹。環。慶。路。龐。勳。鄜。延。路。進。公。禮。部。郎。中。仍。舊。職。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駐。泊。馬。步。軍。都。管。經。略。安。撫。沿。邊。招。討。等。使。管。幹。本。路。糧。草。兼。本。路。營。口。使。又。以。殿。前。都。虞。候。廣。德。軍。節。度。觀。察。軍。使。李。昭。亮。為。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公。言。昭。亮。本。貴。家。子。生。平。未。識。行。陣。今。備。邊。方。急。豈。宜。居。是。任。詔。徙。昭。亮。永。興。軍。總。管。公。以。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歿。其。所。從。之。兵。衆。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他。日。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存。亡。為。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以。必。行。請。諸。路。總。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八。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帥。陷。沒。者。並。斬。從。之。吐。蕃。族。帳。四。路。惟。秦。號。最。盛。雖。藉。以。為。籬。障。然。久。授。姑。息。無。畏。服。心。沿。邊。熟。戶。多。為。吳。賊。脅。從。公。既。加。恩。撫。有。違。叛。者。必。舉。兵。討。除。之。隴。波。等。族。管。鈔。邊。已。出。師。焚。蕩。未。入。漢。謝。罪。又。遣。使。詰。問。皆。納。子。為。質。而。去。公。以。恩。威。既。行。乃。遣。通。判。尹。洙。詣。諸。族。召。酋。首。戒。諭。曰。爾。族。可。出。人。馬。若。干。我。聞。視。而。籍。之。緩。急。禦。賊。當。發。符。召。爾。等。宜。駐。營。於。野。以。聽。命。一。人。不。至。納。羊。為。罰。羊。不。至。是。慢。令。也。率。師。誅。窮。之。獲。賊。首。者。進。官。增。俸。為。賞。得。蕃。兵。一。萬。三。百。餘。人。環。慶。路。總。管。司。奏。得。勝。後。陣。亡。軍。員。與。退。敗。沒。陣。者。恩。澤。一。揆。以。此。未。便。乞。將。得。勝。陣。亡。軍。員。子。孫。一。依。賞。格。酬。獎。其。退。敗。陣。亡。者。止。推。恩。子。孫。一。人。詔。令。逐。路。總。管。司。依。所。奏。公。奏。曰。將。卒。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為。國。喪。身。臣。子。之。忠。無。大。於。此。既。已。歿。於。王。事。豈。以。勝。負。為。言。國。家。惟。追。崇。虛。名。存。錄。孤。子。所。以。誘。勸。來。者。使。之。效。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歎。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勵。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須。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范。仲。淹。奏。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永。洛。城。亦。為。之。阻。合。策。應。軍。馬。由。儀。隴。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兵。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之。路。其。利。甚。大。詔。公。同。諸。路。經。略。司。詳。度。以。聞。公。奏。曰。永。洛。城。通。秦。渭。道。路。穿。葦。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功。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不。能。斷。西。賊。入。秦。之。路。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功。尚。有。衝。要。城。寨。當。修。補。者。甚。多。未。敢。再。勞。人。力。今。恐。未。能。與。永。洛。之。役。詔。公。更。不。興。修。

韓魏公集卷之十二 家傳

二月四日，四路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范仲淹等三帥皆力辭不拜，公獨不辭。上表謝曰：「議者惜臣在授，謂匪美邊，臣但以處不避汗，事上之節，進而就職，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既而仲淹等尚未受命，公奏曰：「臣始者上體朝意，即時拜命，稱謝將佐等，謂臣別無鄙外，亦甚慰悅。俄聞仲淹王沿、龐籍、皆桑表，避免恐朝廷以臣授職，難於措置，即乞并臣所授能之，兼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為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方俟命未報，今准詔旨，令臣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臣本以嫌疑略布誠懇，豈敢較品秩高下，況朝廷自有定著，不可以恩私亂也。詔為見充經略安撫使立位繫銜，依前項指揮，寧遠永寧二寨，控扼賊路，人戶繁富，城隍如垣，命部將率禁卒增築之。閏九月，西賊寇鎮戎軍，公即遣部將紀質率兵數千赴援，遇賊於瓦亭寨，擊之，聞涇原將葛懷敏戰沒於定川寨，又遣總管許懷德將軍十二營駐鳳翔府，以策應。懷敏既敗，賊抵涇州涇原路，移文諸州使備賊長驅入關，公曰：「賊雖至涇州，當是抄劫游兵，乃慮論屬部，無令驚擾。果如公言，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范仲淹亦進官，制略曰：「援護邊防，安輯關輔，皆著勳效，簡在朕心，公辭曰：「得還舊職，固為榮幸，比賊犯鄰道，將卒潰亡，謹督遺萬兵為援，實無毫髮之助。」

韓魏公集 卷十二

一七九

不當違官，以速公議。詔報曰：「邊任方重，朝命已行，宜速感受，不須堅辭。更思禦捍之計，上以涇原之敗，王沿已貶降，乃御前出劄子付公曰：「陝西沿邊，自分委四路以來，頗聞訓練士卒，修營城堡，光醜論年不來犯塞，朝廷本謂寇兵備來，必能固守封陞，挫彼兇熾，不期涇原路將帥無謀，輕出關戰，既誤國計，慮啓戎心，今雖已除文彥博代王沿，狄青填萬懷敏關，亡失使臣軍馬器械，並已那移補填，仍於永興軍別置都總管司，一如四路屯聚兵馬，精加訓練，准備分壁應援，及鎮守關輔，兼開涇州鎮戎軍一帶，昨經虜掠，道路方通，或賊馬向去復來，如何控扼，縱使涇原支梧得定，豈不防別路作過，西鄙之患，平定未期，卿等早副朝命，久處邊任，雖裕疹寇之效，備存許國之誠，必有深謀破其姦計，候劄子到日，審細從長，經度捍禦之策，具陳利害，令梁堅、張庚、廣來赴關，公上章歷陳王師不和之因，又畫禦賊之策，大略曰：「前嘗上淺攻之策，是時民力未甚疲耗，北寇未有開隙，以中國之氣吞之，其勢宜稍衰，今民力已困，北寇觀釁而動，是攻討之策，當置之而不言，今若召勇猛，將五七人，使募敢死軍民一二萬，屯於一路，俟賊入寇，合本路兵馬出擊，若犯他路，使持盧因楫直抵興州，覆其巢穴，縱未得志，他時深入，豈不顧慮。此計如得用之，或有奇功，朝廷方以公言為當，而元昊請和矣。十一月，公與范仲淹同充陝西四路沿邊都總管，經略招討安撫等使，並駐於涇州。公奏曰：「西賊僧叛之初，朝廷委夏竦、范雍、以經畫之任，竦居永興，專制涇原秦鳳路，雍居延州，專制鄜延環慶路，朝廷尋以永興去邊地遠，乃移竦於涇州，暨賊犯延安，范雍被責，即以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復居永興軍，差臣與范仲淹佐之。仲淹繼乞知延州，臣則常在涇原，蓋以耳目所接，易於裁制。時夏竦在永興，但閱簿書，行文移而已。去年內，臣與范仲淹俱有罪累朝廷，又差陳執中同陝西都部署，兼知永興軍，未幾移夏竦於鄜州，陳執中於涇州，朝廷終以事不專一，遂分四路，臣與王沿、范仲淹、龐籍各當一道，庶務必親，調兵屯選將佐，堡寨之守，禦山川之險，耳目所經，巨細得以周悉，以一年之後，與上下之情，方已通達，自古久於其任，則政舉，況臨軍易帥，兵家大忌，今專總四路，則緣塞千里之外，不可遙度，若朝廷以涇原屢經寇掠，欲臣等兼四路之職，使於移那他路軍馬，則環慶秦鳳兩路強敵，一久已窺伺，兵數難可自支，郵延復地，遠不能為援，他日欲併力涇原，逐路以失備，為計豈肯一聽命，臣端坐涇原，惟翻符牒，復類前日，仍兩都總管同在一州，亦非軍中之制，願止令臣等各依舊職，兼管涇原兵馬足矣。公奏未見聽，前後所條利害甚悉，上以御前劄子報公曰：「省所陳未便事，今備錄范仲淹元聖事，理令卿知委，如願有妨礙，須至移改，即別具利害奏聞。緣朝廷已有成命，可只依前降指彈，速赴涇州，公謝曰：「仲淹乞為涇原總管，知涇州兼秦鳳如舊，仲淹兼涇原經略，亦領環慶如故，乃與臣前奏無異，今詔旨趨行，更不敢以利害辭，候巡邊還，即之任矣。先是公以賊數誘脅西路生熟戶，欲親出按邊，因以撫諭將行，徒兼四路，乃曰：「不可失信諸蕃，乃巡邊畢，至涇州，公在秦招徠諸羌馬，優估以市之，又遣使誘諭，斷難進馬入漢，厚償厥直，校往歲之入，幾增數倍，又以籠竿城，城六盤山下，居山外四寨之首，宜建軍屯兵，以扼賊入寇之路，詔為德順軍，未幾，西界道賀從勉納款，公因與范公同言，今元昊將納和來，人已稱六宅使，伊州刺史，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不改舊號之

韓魏公集 卷十二

一八一

請則不可許。卑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不可防者。臣等親朝廷信實必期，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已得便宜，又備漸去，新將漸升，前弊稍除，將實實效，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守，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虞。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俟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於一二年間，調兵三四萬，使驍令齊一，陣伍精熟，又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險阻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而厚其官賞，各令安居，籍為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不為朝去，奔還之計，元吳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吳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援弱，且近於我，自來內附，因選會家以鎮之，足以斷元吳之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為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僚，不得輒言邊事，以沮水圖。我太祖太宗統關四海，精萬世之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以爲晚耶？契丹開國家深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等所以言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臣等蓋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廩使，三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於矢石之間，蓋見西人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原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體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籌芻蕘，少期補助，望於納和觀侮之間，慎其處置，爲盟朝長久之慮。時公與范公在兵閒，宜勞已久，名重一時，上欲用爲輔弼，遣內侍李允亨諭曰：日近差遣兩地臣僚未差，除開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先諭卿知，仍密舉可代卿邊任者，以聞。公以元吳雖約和，而誠偽未可知，願盡死塞下，不敢舉官。明年四月，與范公同召爲樞密副使，公自請擇邊，至五表，詔諭以已差鄭徽爲代，命不可回。公既至鄭州，又不致赴關復辭，上遣中使趨入對，既就職，公上疏曰：臣聞漢文帝義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儉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賢誼上書言事，向以爲可備矣。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寇，禍讐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盡陳其大概，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吳，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其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遠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帛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吳父祖以來，蓄養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吳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借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遼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吳乘機盜邊，官軍屢誅，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

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吳罷兵，則不能使元吳舉兵乎？況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敵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休養元吳，且以金帛啖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遊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盟其誓約，然後驅強悍大率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吳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西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潼關以待之，卻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賊乘由德博度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卻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於此。冀陛下下一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賊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之，朝廷若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臣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例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繼午即出，欲稍爾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廷，此時以專邊論。三曰：撥材實。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優選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桑日，不能得謂宜徵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寇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奢之至，雖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與登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邑，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庶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慎入官之格，然數事之舉，諸必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賊豈足爲國家之患哉？上嘉納之，公又與范公同對於崇政殿，上觀敵四策，曰：昨元吳叛命，王師數出不利，而北人舉數十萬衆，謂元吳是舅甥之邦，中國不當稱兵，國家以生民之故，稍增金帛，以續盟好之事。今元吳雖求通順，後如物力稍寬，則又有長驅深入，并吞關輔之心，何以知之？昨定川之戰，彼作偽詔，誘脅邊人，次定關中，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漠，必以劉元海符堅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吳，使其仗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可如其意，乃知非獨元吳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謀也。朝廷若從其和，則北寇要功，下視中國，若拒絕之，則元吳今秋必復大舉，北人誘亦遣使間所以拒絕元吳之故，或使稱兵塞外，張勢脅我國家，必於陝西選將調兵，移於河北，未戰而西陲已虛，元吳乘虛而來，必得志於關輔，此

二賊結亂之勢何以禦之。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為大患。然則為今之謀者。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知我。輕負盟約。我則乘彼之驕。可因可擊。未必能為中國之患。試畫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賊蓄禍。積有歲年。元昊外倚西賊。屢乘戰勝。而乃輒求通順。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然猶干請多端。姦謀未測。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如唐高祖太宗之雄略。猶屈於突厥。嘗始畢之卒。為之舉哀廢朝。道百僚詣館。吊其來使。其屈禮之甚也。又太宗馳六騎於渭上。見頡利與語。復親與之盟。既退。左右勸擊之。太宗謂我擊彼敗。懼而修德。後患必深。乃周旋俯就。使之驕怠。一旦遣李靖擒之。威振四極。此盛主之謀也。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降禮停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肯盟。我則撫納無倦。彼將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和策之得也。其二曰。元昊未叛命時。誠受朝廷恩賜甚厚。向或時擾邊境。今桑次大舉。曾無沮敗。乃遽請和。實蓄陰計。非屈伏之志也。今若以權宜許之。更當嚴作守備。然陝西減兵。則守備不足。不減則物力已困。臣等以謂沿邊城寨。須日加繕葺。使寇敵之心。無所窺伺。又久守之計。則莫如蓄土兵。蓋其素諳山川。而多習戰鬪之力。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當更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若有近裏土兵。願改隸邊寨者。即遷其家而團集之。況慶州昨將大順城。欲置振武保捷兩指揮。乃於永興華州耀州土兵中。召願守寨者。而應募甚衆。何則。關內諸州土兵。多在邊上。或代歸。而數月之閒。復出遠戍。豈但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征夫不保其家。贅婦頗多犯法。人情久則怨起。如得并遷其家於沿邊住營。更免出軍。父母妻子樂其羣。欲長驅而來。我則使將出奇。以逼其後。欲保師以歸。我則使諸城並力。以乘其弊。彼將進而無利。退而有禍。三兩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元昊巢穴。實在河外。河外之兵。儒而罕戰。惟橫山一帶。蕃部東至麟府。西至原渭。二千餘里。人馬精勁。慣熟習戰鬪之事。與漢界相符。每大舉入寇。必為前鋒。故西戎以山界蕃部為強。兵漢家以山界熟戶及弓箭手為善戰。以此觀之。各以邊人為強。所以秦漢驅逐西戎。必先得山界之地。彼既遠遁。然後以河為限。不能深入。僅元昊歸款。則請假和策。以撫之。用守策以待之。或順而翻變。則有可攻之策。竊計陝西四路之兵。幾三十萬。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戰兵。大率不過二萬餘人。坐食糗糧。不敢輕動。蓋不知賊人果犯何路。其備常如寇至。彼則不然。種落散居。衣食自給。忽爾點集。併攻一路。故賊人之衆。動號十餘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乘其不敵。遂及於敗。且彼為客。當勞而反逸。我為主。當逸而反勞。我若復用此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等請於延慶環慶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萬。騎兵三千。以為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觀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降者納質厚賞。各令安土。拒者併兵急擊。必破其族。假若延一軍先出。賊必大舉來應。我則退守邊寨。或據險要。勿與之戰。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勢將潰歸。則我復出環慶之軍。彼必再點兵而來。即又有涇原之師。乘間而入。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我則兵勢自振。如有綏二州金湯。白豹折葦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遠。求援不及。又我以堅城據之。以精兵臨之。彼既樂其土。復逼以威。必須歸附。以圖自安。三二年閒。山界可以盡取。

此春秋時與用三師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之勢。可謂斷其右臂矣。矧漢唐之術。曷今日之生事。此攻策之得也。是日公與范公指陳於上前。數劾乃罷。元昊既遣賀從勉至。具牒稱天授禮法。延祚元年。及云本國大王。為已據本國。號無上尊。表體式。今有函書內男。郭泥定國。兀卒。符。上父南朝皇帝。其兀卒如古單于。可汗之類。南朝使至本國。坐著宰相之上。見兀卒時。兀卒離坐。問聖體萬福。願與南朝百年為父子。蒙契丹遣人到本國。言南朝。今梁道官知契丹與彼是親。請論令並通和。故遣從勉等來。從勉至都亭驛。承受使臣。取來書至二府。乃諭以文字名體未正。又名一字犯聖祖諱。不敢進。稱男雖恭順。然亦無不稱臣之理。乃遣邵良佐同往議之。後又遣人至。亦未從朝廷約束。時二府以宿兵已久。姑欲從之。公執為不可。乘未應。屢合對於上前。宰相晏殊曰。秦議已同。惟韓琦為不然。仁宗顧公。公歷陳其未便。上曰。更且議之。公至政事堂。持議益堅。晏殊至變色而起。公乃退而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朝廷曾遣意北敵。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道曰。陳夏董之事。已差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詳。彭武軍節度使王惟吉。蕭詔諭元昊令息兵。況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王。仍許自置官屬。至元昊亦容觀。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坐於矮殿。今南朝事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何必往問契丹。昨吳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為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議和。北朝亦差耶律詳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勉等持書而來。盟是吳賊因北寇遠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號。即與北寇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疑。若朝廷且務休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為名。再置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為國主。略增良佐所許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蕭詔而回。恐賊未副所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與兵。北人亦謂阻其來意。緣此生事。此二患也。若再遣人蕭詔。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己功。遣使來賀。或過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勢不得已。則莫若體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吳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口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朝廷遂遣大理寺丞張子與往與之議。子與回。元昊雖復欲稱臣。然歲乞質。背盟及增歲給之數。公又言子與嘗論西界令盡還前所侵延州地。終未聽從。此於朝廷所繫者大。且柁柁塞門。安遠黑水等寨。自為賊所破。直至延州。更無障蔽。其承平長寧南安等寨。亦當時倉卒棄之。今若遂不修復。則斥堠至迫。而邊民不敢耕殖。豈得為延州之利乎。又聞賊更欲每年入中書。雖十萬斛。今只以解鹽半價約之。已及二十餘萬貫。并所許歲幣。僅四十餘萬。此乃與北敵之數相當。議者又欲許其入中書。卻復所侵邊地。臣竊思之。亦恐未為全計也。緣青鹽只於保安軍入中。必難盡易。當須官自置。置別州。且疲弊之後。可復與此勢役乎。自來沿邊熟戶。與西界蕃部交通為常。大率以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殊少。邊臣多務寬其禁。以圖安輯。惟漢戶犯者。坐配隸之刑。曾無虛日。今若許入中書。其計官本已重。更須增價出賣。則恐沿邊蕃漢。盡食西界所販青鹽。無由禁止。解鹽之利。日漸侵削。而陝西財

用不得不屈矣。是使西賊蓄銳俟時，禍變不測，其勢必然。今急欲議和者，但見目前苟且之利，而不顧貽患於國家，欲乞朝廷熟慮。今來所許歲幣已厚，須是盡還延州地方與約，和其欲入中書鹽，決不可許。若西賊緣此未肯納款，即乞盡議修復侵廢城寨，為一路經久保守之計。其後夏州又遣張延壽等來，使人凡五至闕下，元昊卒稱臣，進納納樁樁刀，南安承平四寨，朝廷止增歲幣，不許通商，鹽封冊為夏國主云。公以西夏講和之初，邊防當有處置，乃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書此之時，若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於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桑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與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遺二十萬之厚賂，非為得計邪。且契丹勢素強，而夏人尙敢與之抗衡，若使其歲享金帛及和市的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必有窺圖闢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遣往討伐，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其心必固不樂。近聞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惟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或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盟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財遺絹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五萬，使二寇日以富強，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賸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寇。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強，意欲平吞夏國，倉卒興師，反成敗，強悍之性，切於復讐，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寇敵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變之時也。若能內輯紀綱，外練將卒，休息民力，蓄斂財用，以坐待二賊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彝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鄭延環處涇原秦鳳四路，雖能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四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屯近裏州軍。其鄭延路徙屯河中府，環處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轄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四路所抽糧土兵，請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鄭賞給之後，官制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官撫，則又有軍開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收官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閩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捉，若防竊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宜毅兵欲乞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額，後有關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費財用，陝西河東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臣，分往揀選，所貴完食可調，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韓魏公集卷之十三

家傳

八月，以公為陝西宣撫使，知制誥。田況副之。初，西夏方議講和，公以為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互往陝西，既命范公陝西宣撫，俾未行而移文治事。范公又奏河東亦當為備，仁宗謂任中師，當知并州，今可往。亦如范公未須行，公言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遙領宣撫之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為邊患。嘗述道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不煩遺宿衛大臣。上於是罷中師行，以公代范公往陝西。范公宣撫河東，未行而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非益兵不可。公曰：若爾則某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以道公語會杜祁公，富公皆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為忤也。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貌三、黨君子、范三、李鐵槍者，為之渠率，衆稍相合。涉京西界，劫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卒叛五百餘人，員僚部與為之長，至商於灤口，衆已千餘人。與永興東路都巡檢使上官琪遇，琪與戰，失利。琪之餘軍以失主將，悉潰散於藍田界上。藏匿山谷，開邵興又距商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監重役配兵約二千人。皆鄭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澄兵邪，衆作過人配隸籍中。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會公入關，尋遣屬官薛向來傳往商於料簡鑄監役兵，其術係

沿邊禁軍即令節度元配州軍仍隸籍籍邊岳鄂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城猛龍騎壯勇關類與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侍禁黃琮范遠賈宜撫司陪致上官琪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楹謝靈行張信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迫逐急竄入興洋界又遣秦州將官李方邀殺之張海等相繼殲滅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安堵矣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軍物價翔貴饑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又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時止蒲華同三州救濟過二百五十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七人他州人數稱是時民力久困公乃獨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難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為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激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固有為亂者公使還復陳涇州置四路招討司非便詔罷之復逐路經略安撫使公以陝西解鹽自秦法以來議者多以為不便惟太常博士范祥所論最精密公請令祥與三司講經久之利朝廷遂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同祥至陝西相度利害周詢還且言祥法可行三司亦請如祥議轉運司言恐失范宗傑前法所得之課公言宗傑前法官自需而吏苦登載之役於邊備無補祥之新法使商旅入籍於沿邊而得鹽沿邊芻糧以見發而糴不勞民而其利溥願必行之時議者雖未一而其後卒用祥法又薦國子監直講石介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介官實之文館復請改京官從之初上既用公與富公范公在二府銳意天下事責成大臣出手詔曰此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中外人望不次拔擢今韓琦暫在陝西仲淹弼宜與幸臣章得象有當世急務可悉陳之公得是詔益勇於報効時朝廷自西鄙用兵二府多合班奏事公抗言辨論未嘗顧避事雖屬中書有不當者亦對上指陳以實同列多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豈進奏院蘇舜欽因本院奏神樂欲預會者皆當世間人舜欽宰相杜衍之婿御史以故極論之事下開封府治上夜遣宦官散捕同飲者送獄翌日公對曰夜來聞遣內臣遠京師捕官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陛下自即位未嘗為此等事今日何至如此上悔見於色在朝姦邪者既欲因奏事傾正人宰相章得象安殊不可否參知政事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輩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責王益柔作歌罪當誅益柔范公所薦試館職也中書方進東此事公徐進曰益柔狂語何足深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方用兵大事固不少不聞略有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亦其意可見也上意釋然富弼河北宣撫還至都門除知鄆州公上疏曰臣伏觀前月二十九日杜衍范仲淹富弼並罷政事出補外任臣竊謂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此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護朝廷因而命之固有名矣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位卑與精神高識之士必有為陛下下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非得惜身畏禍人之常情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儉安固辭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傾大兵壓境致設書於朝廷倉卒之間命弼使敵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排屈強敵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

辭避弗受遂抑令赴上則不願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去年秋北寇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設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開郡外人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病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義之士指弼為誅執肯為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竊見近日李因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關管幹本司公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總管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關奏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秉忠義感此恩遇惟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議論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是朝廷以小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志若無事則棄於開郡有事則資令捍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一寤於聖聽者蓋以臣下期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署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敢辨得罪之臣自取禍患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蒙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不報公前在秦州嘗言與永洛城不便會公歸朝宣徽使鄭戩為四路招討使主隸邊寨主劉滬議奏於朝遣劉官著作佐郎董士廉同往城之公宜撫還奏曰今朝廷未能討伐元昊則為守禦之計修築城寨遇賊至清野以待之當不戰而自困矣臣自涇原路相視城寨須當營營然鎮戎軍及山外弓箭手去年差役修城已有勞苦之嘆若今春止令增築所居城寨必自無辭如聞更修生戶獻永洛城頗為未便蓋永洛城通秦州道路自涇原路新修章川堡至秦州林檎寨百八十里皆生戶住坐止於其中通一徑須築二大寨及十小堡方可互為之援其土功自以百萬計仍須採山木以修敵棚戰樓廡舍軍營及防城器用雖即營就又須正兵三四千人更歲積糧草始能屯守之其費若此止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兵兼去儀州黃石河路才較兩驛劉滬昨已降永洛城一帶生戶近李中和又屈伏隴城川蕃部各補職名為熟戶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諸小蕃族豈敢要阻是則雖無永洛之援官軍亦可往來且近邊城堡切於保聚人民向力有未及何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乎請就差劉滬李中和為涇原秦鳳路巡檢令每月互領兵於永洛隴城川習熟所通之道以備緩急策應仍下陝西四路總管司涇原路經略司且併力修葺遠處未了堡寨其永洛城候向去別奏總旨詔從之既而罷劉滬四路招討使改知永興軍俄乃坐前帥移文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與作不已知渭州尹洙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總管狄青於是親至德順軍攝二人者械送於獄洙力救於朝謂洙等沮滬等功又乞令不豫商量朝廷遣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利害公曰今欲專罪洙青而置滬等不問恐害邊計若以嫌自避而不言致朝廷賞罰有失是不忠不義等實違節制何可無罪列十事以辨析周詢還主議議遂徒知慶州而城永洛滬但降官士廉贖金而已士廉詣闕訟其事是時公與范公富公杜公欲盡革天下弊事而小人權倖皆不便諸公既相從皆罷去公亦自謂述不安矣因自請補外五

年三月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轉給事中州自僞命楊行密以軍儲乏於民常稅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載稅籍公謂聖朝不當有無名之斂請為獨之公在陝西屢陳天下盜藪倉不便至此始有詔罷之已輸之粟令悉歸官廩公謂非當日建倉之意於民失信請盡發以賑貧乏七年五月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中不獲者皆抵罪盜未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十一月貝州妖賊王則據城反河北用兵十二月除公知真定府貝州平鎮之士卒死敗國者賻贖於家涅孤兒使繼衣履有功得補將校者數百人已降宜補置在逐指揮河北安撫使賈昌朝因二處小有語言乃請已授宜軍員一齊更易已得旨施行公言今兵驕易搖當鎮靜以彈壓苟動有疑畏則上下不事矣列校就職已安不可紛然遷徙願如舊以安衆心從之北塞谷口有連虜界者山林舊禁採伐後於秦南三十里悉禁之民不為便公聽樵採如故八年四月河北置四路安撫使除公定州路安撫使都總管知定州前此守臣皆武臣安於無事循尚姑息兵頗驕縱公至則修明軍政剷除宿弊士卒犯令情涉暴橫者立斬以徇連營傷息皆就律有詔士兵關都頭以上皆自京差補公謂士卒習藝有階級進退之望一旦窒其路於軍制未安力請得如舊法近制諸軍在緣邊而亡命者徒家屬於內地蓋防入於化外公曰一身犯法未必皆逃賊中使父母妻子流離千里之外轉死道路有足矜者妾得不徒考李衛公道法為方圓說三陣以教兵於是軍聲震河朔裨將如狄青輩熟開教戒後亦為名將先時契丹入漢界為寇輒輒捕則以引惹得罪故劫掠居民不已而官司莫敢禁止公先以帥徽移賊中使約束部下尚不聽乃飭邊吏以時掩殺之朝廷亦聽公如此自是虜寇莫敢犯塞會大水歲饑公夙夜竭力以修荒政廣儲菽粟設區處以待流徙之民遠近歸之如市又募其壯者使治城隍至春復給路糧遺歸舊業全活者不可勝數優詔褒獎略曰都轉運司吳鼎臣等奏去年河北艱食人戶流亡卿多方變畫全活人命及五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救朕甚嘉之河北安撫司戒邊城禁民毋得市米出門過四斗者坐之公曰諸門豈能以升斗較之哉況兩熟戶亦吾民何可不恤也命勿禁時宦官楊懷敏管轄河北屯田塘泊奏禁定州西北山林不得樵採既而督州縣自賂河北以此巡邏日益嚴犯者輒置於法邊人或徙居他處公奏曰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敵人入寇之路是時并以近裏淺山耕熟之地墾行禁止致邊民遽然失業今新炭翔貴翻令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道官行視可禁之處去賊境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今所禁者任採伐之先是公在真定已開北塞山林至是又除此禁民得地六百餘里民心莫不悅而便之唐縣四山口舊以下戶二百人主巡守公悉遣禁卒代之得歸農業皇祐元年七月上思念執政舊臣諭政府令推恩於是十餘人並進官公與富公方領安撫之任同除資政殿大學士二年明堂成授禮部侍郎三年八月除觀文殿學士再任河北自慶歷八年沿邊始廢見錢入中而以茶鹽香藥見錢作四稅近冀州郡即依慶歷二年敕作三稅由是便羅州軍積滯文鈔至多商賈不行又為富室賤價收蓄轉取厚利以至穀價增貴米斗七百甚者千錢公以軍儲漸窮言四稅三稅之法不便前後章十上至是始有詔

河北沿邊入中糧草復行見錢之法衆議皆以為便公在定久民德公深數州之民詣闕登聞鼓乞立公生祠時雖不許迨公薨定州號為公廟後又有詔載於祀典五年拜武康軍節度使河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并州入境罷前帥所與不急之役官官廖浩然為走馬承受誣奏前帥李昭亮因移成德軍公奏曰臣至此察訪浩然所言多誣因近差侍禁濶同承受浩然忌其廉潔無名奏納朝廷亦移請他路今浩然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按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爾臣將行法矣仁宗俾代歸救本省鞭之契丹侵我天池公使裨將蘇安靜諭之曰爾嘗求我修池神之廟得爾國移文今固在曷見侵也虜不服安靜以移文示之乃服而去又侵我聖佛谷朝廷與之既以黃蒐山麓為界乃侵不已公又使安靜與之為約揭石誓地而限之後虜人潰竄滙吳溝來首黃蒐山之界已守約不敢渝此後南北界頗各謹封略以公文授館伴使張昇昇以生事不敢受往白政府時公為樞密使論昇曰賊辭服矣宜速受之異日要切之據也太宗朝潘美為帥時賊未講和頻出寇鈔並邊之民甚苦之美乃悉令內徙空此田以為禁地歐陽修嘗奏乞耕之朝廷就委宣撫使范公相視時明鑄為并帥沮止之公曰此皆我原田民居舊迹猶存今虜日加侵苟失不耕是將遺虜也乃以代州寧化軍如岢嵐軍例去北界十里為禁地自餘地就委鈐轄蘇安靜寶舜卿與兩州通判召募強壯之民刺為弓箭手給田令住坐防邊得戶四千墾田九千六百頃三司歲取河東木植數萬上供巖谷深險趨河遠民力艱苦既行河路迂曲涉一二歲始至京主吏往往破家產又府州沙谷保德軍大堡火山軍雄軍嵐州合河等津轉運司規微利諸津皆置渡斂錢往來者甚艱阻困於剝削深為沿邊之患公奏悉罷之麟州僻在河外番漢雜處得以捍邊可省東兵遠戍祖宗以來撫御異於他州以狄性嗜酒故官無權制自慶歷後西賊犯邊人戶彫殘謀利之臣不識馭邊體乃與酒禁失人心公請除之詔既從又以府州相望咫尺人情事體皆同亦當弛禁未報至公在中書因給草赦書亦罷之公以天下里正衙前為弊已久因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日甚至有婦女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以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國朝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中差役之事號為脂膏遂令役滿更人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令佐親閱簿籍里正止令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付催稅已句集上州主管綱運又每鄉被差疏密與物力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死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之意乎請自今能差里正衙前止差鄉戶衙前令轉運司將逃州軍見句到里正衙前人數立為定額令本縣令佐將五等簿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如更差人亦做此若甲縣戶少而役蕃即權許於乙縣戶多而役稀處差簿實未盡實而願決戶者亦聽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二年一替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轉運司相度利害而皆請如公所議遂詔罷天下里正衙前先是公為樞密副使言并益州素號大府昔朝廷資其叛命遂降州名今四海一家皆被聲教獨此二郡尚以惡逆貶之土人常以為恥宜因赦恩俾復舊號不報至此上奉太宗御容安於并之統平殿公因又言太宗皇帝以劉繼元請

命後時，毀太原衛城，徙其民於唐明。因降州為軍事，於今州不書，門無樓，不立戟。至此幾八十年。當時助紂之民，論沒殆盡。後之子孫，奉賦役，沐聖化，與四方同。今儀衛入境，士民歡呼。願因此時與除降貶之迹，以慰衆心。章既上，翰林學士胡宿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遂關伯於商丘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寶沈於臺，胎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議遂格。後公為相，卒因拾享赦恩，復二州為太原成德府焉。帥府歲遣將統內郡兵戍河外，謂之防狄。公曰：羌人服命久矣，平時徒耗邊廩，寇來當豫知，能不遣。又請三路兵，每遇春秋大閱，武藝絕倫者，與免軍中諸役，將寬有闕先補之。從之。大通監西治歲鍊青鐵十餘萬，所用礦炭錢糧，自劉繼元於交城縣直取於民，所積鐵已數百萬，可支百年支用。公請權停與扇五七年，詔從之。河東俗雜羌，蘇死者燔而後葬，貧者寄骨佛祠中，歲久盈積，不可勝數。公下令開諭，自今毋得燔為買田近郊，立表四隅為圍，刻石著令，使民得葬於園中。自是風俗遂變。公屬疾，奏乞太醫齊士明，而翰林醫官院言士明嘗診御脈不可遣。上曰：韓琦吾重臣也，立命內侍寶昭齊，挾士明來視之。公因以疾乞上施節，守使郡，命以節度使知相州。并人環擁號泣者萬計，晝日不得出郭門。至有毀橋斷路，隨數驛然後還者。相州利城軍，歲治四十年，前鐵礦與發，山林在近，易得礦炭。差衙前二人歲納課鐵一十五萬觔，自後採伐，山林漸遠，所費浸大，輸納不前。後雖增衙前六人，亦敗家業者相繼。本州遂於六縣中白差上等，人戶三十家充軍戶，更不與扇。止令歲納課鐵，民甚為苦。公奏停之，又論河北諸州，當權鹽之初，以官鹽散坊郭主客戶，令納見錢，及鹽法通行，其鹽錢遂為半額而不除。主戶則尚能隨屋稅納官，客戶則逃移莫知其處，但名掛簿書而已。遂差坊正五七人，直令認納，謂之客戶。乾食鹽錢，人皆陪錢百餘貫，斂之無名，良可矜憫。請應河北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蠲除之，詔從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四

家傳

至和三年七月，疾既愈，召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將上道。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溪洞蠻彭仕義納厥子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子投辰州告父之惡。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又遣寶舜卿等經制之。自此已數歲矣。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卻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仕義貢奉如舊，卻令送還二子。公聞之竊哂，彥博正色曰：且聽彥博處置，何笑耶。公曰：此事未安。二子既還，則為魚肉矣。他日朝廷何以來遠人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無事。公以樞密院圖籍紛亂無紀次，不可考究，乃奏曰：歷古以來，治天下者莫不以圖書為急。蓋萬世之根本，後世之模法，不可失也。恭惟我宋受命幾百年矣，凡機密圖書，盡在密院，而散逸蠹朽，多所不全。至於近歲，文書欲求證用，已不可得。臣比到院，因北虜爭軍化軍地土，令檢北界朔州牒事化軍，稱天池廟係屬南朝，當日元牒，余月檢之不獲。及因西人理會麟州疆界，亦尋慶歷中臣在院日，與西人商議納款始末，文案亦已不全。以此知機要文字，從來散失甚多。請差官於諸房討尋編錄。一本進內，一本留樞密院，以備經久之用。於是自建隆以來，以歲月先後事類相從而纂集之，得祖宗御筆所成，則悉上之。總千餘帙，後至中書亦行之。又言內外文武官俸人添支，并將

校請受雖有品式而每遇遷徙須由有司檢勘中覆至有待報歲時不下者請命近臣就三司編定為祿令又以所給牌券皆未有定例或多或少不同乃會舉名數而審次之為牌令頒天下三司吏自此不得復弄文移為稽留昧賂自絕又奏曰嘗覽前代見兩漢之世其於察獄孤獨老眊篤癯之民每詔郡國則必哀憐慘惻聞有粟帛之賜故大漢之德感人之深不獨當時之人思愛不已至於後世亦嗟歎而稱美之陛下紹祖宗積余之業至仁至慈視天下之民猶父母保赤子惟恐其有傷也豈愧於二漢哉但賑恤之事該者有所未至耳請能鑿諸路戶絕田寡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乃詔天下置廣惠倉仍俾諸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其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五千石二萬戶三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罷之熙寧中天下方散青苗錢河北提舉官王廣廉乞併廣惠入常平以廣青苗之本此倉遂廢公又言朝廷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節鎮及益并慶渭四州歲賜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之又以天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後至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十餘條前後多抵牾請命刪定為嘉祐編敕追公為相又專總領後屢修編敕而議者以嘉祐為詳平又請稍出內帑錢糴粟數百萬實邊備遣官汰三路病弱不堪出戰馬廢在京估馬司歸羣牧司以絕勞馬艱阻之弊豐州古九原也與麟府鼎足向為羌人所破公建議郝王陵民郭萬修復之嘉祐三年六月文潞公罷相富鄭公遷昭文館大學士拜公次相制曰亮成天工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尤寄於賢才矧久服於機廷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階之象用膺次相之文既考師言復消刑日式揚孚號告庶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行工部尚書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戶食實封一千四百戶韓琦志度純深才致高妙行足厚於風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於大略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穢俗浸漫勁兵宿野始仗指縱之略適升革命之司功濟西師得關中之感悅策置樞府底河外之附輸開從書殿之華就謂師于之拜持中山之師節臨大函之盛秋寂無邊虞深得戎重召言還國中命登樞總是煩機乃茲舊物謀而鮮過慮不及私備范獻為發宣忠力文武參試固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在至公之允若是用參之龜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更拓土田之賦於戲寅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石無心以平而為體裝箭有道以虛而為宗勉思此言同底於治可特授依前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諸房吏推意所去取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去冗謬者為綱目類次之每用例皆不可隱非所載者吏亦不得用自是諸吏不能擅高下崇文院白本書歲久多益又散失不全乃於館閣自擇備臣三員充編校官據崇文總目收聚遺逸刊訛謬而補寫之又以黃紙為別本以絕盜竊命姚闢蘇洵編纂禮書成百卷號曰太常因革禮選官分詣諸路寬恤民力均定田稅天下河漢事併三司置案主之因大河堤決公謂非專置城守無以責任乃修舊制置都水監能武吏為提點刑獄川廣福建等凡十一路增置轉運判官一員給草前進擬敕條目極多東澤及其廣及官教畢成稱前後赦恩未

審如此命諸路數遣舉行尤異者續食詣京師館於太學試舍入院差次授官進士高第三人常循列不次進用欲使增責任以養人才緩進之以觀自效自第一人而下入仕之恩率差降焉推擇柴氏一人令歲時親奉周室祀事封崇議公給田一頃凡祭享所須悉從官給以法堯舜國賓春秋三統之義又以示存亡繼絕以廣繼嗣之福也自唐建中始有茶禁近歲為患尤甚官受濫惡而民間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無有虛日於是降詔盡弛此禁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除去天下莫不稱頌諸州牧馬草地馬少而開田多往往為民浸耕遺職方員外郎高訪詣河北標定除置牧放外餘田聽下戶請佃乃得贖田三千二百五十餘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餘石絹萬三千二百餘匹草十六萬一千餘束又秦州永寧寨元鈔市券馬之處後修古渭寨絕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此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蕩然流入賊中實耗國用乃復置場於永寧而罷古渭城買馬委薛向領陝西監牧專以馬政責之公在定武日見塘水之弊屢陳於朝終為屯田司所沮不得行至此乃奏曰朝廷與北虜通好已來屯田一司專以內臣參領邊陲無事唯務增展塘泊以為勞績每歲入奏得轉遷相繼者務廣於前與作不已至堰斷滹沱沙塘等九河下源不令入海盡灌邊吳界又堰徐河以灌保州西沈苑泊水每歲夏秋雨之際塘水漲溢浸壞邊民廬產不可勝計使生者無田可歸死者無地可葬皆謂朝廷殊不顧藉怨入骨髓又順安軍界有十洪橋牙家港兩處是從來出洩塘水入北界三臺小李村之處近年復以硬堰閉塞惟務塘泊渺瀰卻令北界人戶皆免水患措置顛倒無甚於此兼保州是官祖皇帝鄉里彼處有官祖皇帝先遺墳塋及民間所謂天子巷者為塘水滲浸每驟雨暴漲之際此兩處人皆行船網魚而權屯田司事勢無敢言者臣先嘗道知保州趙滋相視頗知其利害願更遣臺省官往彼同議其經久之計詔遣三司鹽鐵判官楊佐管幹屯田司張茂則與趙滋同擊畫以聞佐等乃言保州界徐河見於河身內築隄截斷水勢灌注沈苑泊每至夏秋水汎漲滄浸民田及逐年衝注破沙隄口子一槩湧法人戶田苗不少今欲於截河隄修作石水限通流夏秋漲水入舊河流行兼約雨得居常泊水詔從之六年八月富弼遣母喪力辭起復進公上宰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益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曷副其瞻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七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韓琦有質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氣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質稟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監視史筆詳修梵文陪致戶封增行真賦於戲授受之際茲謂不虛贊諸濟川汝惟舟楫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其欽哉祇率朕命可特授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詳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以祖宗之初本支未廣今諸邸蕃衍前世未有此比而但處之諸宅略無措置甚非永遠之法當參酌唐制補外官屢請下有司以議典禮事未及行而值昭陵變故治平中邵必蔡杭復以為言中書已具換官格日擬進而英宗不豫後神宗熙寧初卒行之立考校監司殿最之法令考課

院爲上中下三等上之諸路守令有清白不撓而實惠及民者委安撫司保薦於朝俾令再任刑法寺天下歲上獄淹繫者多命月其所斷以聞詳議詳斷官仍委審刑院大理寺輪擧之既已督責天下吏職固固亦無滯留又欲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福初嘗於京門外四福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傷傷乃舉舊制行之七年十二月仁宗召從臣於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燕華玉殿酒行上宜論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因召公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又出禁中名花以金盤貯香藥令持以歸故公和御製詩曰流霞仙飲罷又賜一杯醉後數日仁宗上仙公定大策人皆以謂前日酌公如意有所屬也故公爲仁宗哀册文有云因驚此會之非常似與羣臣之鼓訣也初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共以爲憂公始召爲樞密使因上章乞內中建書院擇宗室賢才者升於內學願聽斷之暇時賜臨幸以觀其器識時欲先以此請或動上心及爲首相申謝日即具手疏曰竊見近歲以來內外忠孝之臣皆以陛下臨御四海三十餘年而皇嗣未育天下無所係心不避重誅繼有論奏乞於宗室中擇幼而可教者權以爲嗣陛下慈仁恭儉冠絕古今天監至明非晚必生聖子以爲廟社無疆之慶至時宗室中權爲嗣者優加職秩使之退就宮邸誠善議也臣愚竊怪陛下何疑而不行之然茲事至大當獨斷於聖心雖至親至近之人不可得預議如陛下素有所屬已得其人則望宣示中書樞密院使奉而行之以慰中外之意若謂賢愚難審選擇當謹則臣乞於內中建書院取宗室中幼而謹厚勤於爲學者升於內學陛下每於聽斷之暇或休暇之日親幸學舍觀其道業進退應對短長不年歲聞陛下必盡知其賢否然後聖意取其可屬者權而命之則無不當矣臣竊陛下非次拔擢使待罪宰相思有以上報而事無重於此者故昧死盡言惟聖度寬納則天下幸甚自此陳請不一未蒙開納一日因論此事帝笑云後宮方有姪者且更待之後誕育皆皇女又以前奏爲言前後凡十餘請終未有開可之語或怒形於色或悽悽不樂中外臣僚漸多以此爲言然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公意欲盡諫官進言爲助知司馬光在并州嘗上疏乞立皇嗣乃命光知諫院光就職果面陳立嗣事後光語人曰韓公差光與御史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一日洙召光於佛寺中屏人語曰近大享明堂韓丞相相繼太尉洙監祭公謂洙曰聞公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言立嗣事何不乞以章疏送中書幸達此意行戶利害非所以相煩也光得此意遂再上章他日光至中書與納上殿劄子視之乃乞早建皇嗣章也公喜曰藉此可復伸前說矣明日因進呈光疏力請之公又自懷孔光傳於上前開陳漢成帝立定陶王事曰漢成帝在位二十五年無子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子成帝中材主猶能爲之陛下之聖何難於此又曰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帝始感悟乃曰宗室中誰可公曰臣等與宗室素不相接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昔嘗有宗室二人從於宮中小者俊大者純而不慧因道英宗伯名公即贊曰既屬任以此不慧者固不足論仁宗曰如此則惟宗實可公曰陛下既已知之則定矣時六年十月也諸公議事當有漸明日再啓且除判宗正寺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起復爲泰州防禦使上喜曰甚好命既下英宗力辭時內則宮人宦官之不悅外則大臣小臣之橫議帝意不得不感公

每進呈英宗辭免章奏察見仁宗顏色不樂不知身之所容也時已及半歲英宗又繳還所授敕告仁宗曰他既如此不如且放下休公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彼能退避如此乃是有識慮也若陛下更賜以手詔今來出自聖意彼必不敢不當命公草手札以進其手札曰朕親書劄子賜汝爲昨來差遣出自朕意令汝授告敕豈得更有辭遂今再差人去傳宣便須受告敕將謝表與去人附奏候痊安入謝七年八月英宗尙復辭上曰奈何公曰若名分正則自辭不得帝釋然曰如此則更休作別名目便立爲皇嗣與就明堂前了書中書遂乞宜諭樞密院及樞密使張昇至乃驚而厲聲曰此事體大切須子細官家莫錯帝笑曰事已定矣公乞親書手札付外施行仁宗頷之是日中使降手札翌日二府同進呈幕次中歐公曰皇嗣莫大分明不若只爲皇子公以爲然二府既同奉旨立皇子於是再拜而退遂召學士王珪面諭帝意及示手札令草詔頒天下珪不敢草乃退而乞對面稟是時若爲珪語所惑大事變矣仁宗宣諭出自朕意詔書遂下英宗既立爲皇子尙堅臥懇辭仁宗以問公公曰今既爲陛下子矣願以家人禮待之若遣宮人慰諭更令本宮族屬教勸入內彼必不敢違命帝皆如請於是令判大宗正從古防禦使宗諤親諭朝廷立嗣之意又俾潤王位大將軍以上皆從英宗肩輿入內入對於清居殿時皇子雖立尙有竊諛之臣言未嘗立皇子者故英宗即位之初光獻因諷問不喜一日謂輔臣曰當初既立他爲皇子卻甚有臣僚章疏言不當建立近宮中亦有文字恐他見後心裏不好昨因齋七並與焚於殿鐘矣公贊曰如此甚好然英宗猶以疑爲疑故君謨不安而請去也英宗爲子方十月而仁宗上仙四月一日壬申天祺節假是夜五鼓公以簡約二府夜來上疾發早同入問聖體至漏舍出內降文字三紙示諸公云一更三點開喉睡聲呼醫急診脈下藥未幾再進藥猶未醒及約艾二百壯醫云脈絕未復泊門開同樞密院詣內東閣候問至祔事東閣簾下皇后詣公夜來一更三點皇帝有事軍國事委相公裁處遂哭公奏且止哭請遣中使扶侍皇子候到請樞前即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宣學士王珪至草遺詔須臾皇子到傳道旨訖簾下及內外並慟哭取御衣衣之皇子懇辭迫於公等請即位於東偏羣臣草賀日午召百官既集公宣遺制時內外肅然已午開市肆猶未有知者加公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平章事進封衛國公制曰王者紹景炎之序履皇極之符永惟置器之艱固在佐王之略瞻夫上天宰翼我先朝適及委裘之辰肆於奉璋之始定策宗社貫心神明速躬不務之咨敢後元勳之獎首敷邦煥誕告朝倫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儀國公食邑八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戶韓琦器博而適時道闕而濟物粟星辰之精粹會日月之休明歷宣外勞更倚二柄蹈夷險之一節寄安危之大機仰文考之知賢絕時魁而登用惟召公之託嘗聞顧命之言維漢相之謀終應大橫之兆蓋懷先見者識之遠決至慮者才之英天扶不拔之神贊非常之輔是用進文昌之卿序正黃閣之台符降以封爵之文益以戶田之數以蕃爾胤以懋爾庸於戲天視靡私苟有邦之畏民心易戴一歸厥后之仁念先猷之不敢康願成業之不可待益茂烈永佐昌昌可特授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

史、兼譯經潤文使、進封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英宗即位之數日、方掛服於福事東廂、時百官在庭、公爲攝太尉、范鎮內翰、攝太常卿、各具袞服、立階前、俟時行禮、忽聞殿內連聲大呼、待殺我、左右莫不駭栗、公乃投杖於地、揭簾而入、直趨至前曰、誰激惱官家、且入內中服藥、遂擁帝以授宮人、內侍扶帝而歸、出則語景仁曰、此事惟內翰見、謹勿漏言、俄令百官拜慰而退、外廷無一人知者、歐陽修退謂所親曰、始見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也、英宗既感疾、倦於進藥、雖親近勸之莫聽、公常親執丹劑、上必爲飲之、一日議當進一醉劑、此藥蓋世所傳用辰砂乳香酸棗仁酒服者是也、服之當熱寢一晝夜、藥劑多而難飲、公親執藥杯以進、帝飲幾盡而卻之、淋漓公衣、太后亟出御服、令公易之、公辭而出、英宗既驟自外來、又即被疾、久不預事、禁中人情多傾附慈壽宮、讒言開熾、兩宮遂成隙矣、光獻雖下、屢有不平之語、公即深以危言感動、臣等只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是有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之縮頸、既出、吳奎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如此不得、公奉使昭陵、一日太后以語會公亮、公亮但云乞候韓琦來、公在陵下、忽中使至、持英宗手寫歌辭數紙、太后令相公觀此、然語言無序、皆病中所書也、公即焚之、謂使者曰、豈不知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之人、言語失節、何可怪也、後簾下忽聞漢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語既塞、公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曾聞耳、他日復言、昨夕一夢甚異、見這孩兒卻在慶寧宮坐、大哥乘龍上天去、大哥謂神宗也、公即曰、卻在慶寧、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亦好夢、公又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生、乃天安排此兒、婦以遺太后、不易際會、如此豈不愛惜、光獻既愛英宗病久、公因曰、大大王長立且與照管、亦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尙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英宗遇禍、瑞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事者、雖大臣亦心感其說、獨公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婦婦作主之語、仍敕中使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進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然既非天賜之親、願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開逐、開幸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極密對語、亦如前、富公退而謂公曰、適聞得陛下所說否、琦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後不敢令富公預聞、其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樞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太后聽政、止在內東門小殿中、後屢語輔臣而怒曰、此中是何坐處、公曰、今日之事、難比明肅當時、以仁宗年小、自有典故、今皇帝已是長君、止因服藥、暫煩太后聽政、事當日召富、明言權同處分、既言權則安樂便當、如故也、后聞此、益不悅、公既察英宗已安、遂請出幸寺觀禱雨、英宗曰、當與太后議之、及至簾前、后曰、恐未勝其出、公曰、適帝意似可出矣、后曰、人主出豈不要儀衛、今方居喪、素仗皆未具、更且候之、公曰、此小

事、朝廷頗旨可辨、後數日、素仗備、英宗遂幸寺觀、上既出、又已日視朝、蓋諫官繼有章疏、乞早還政、后責輔臣曰、且欲與照、何須使臺諫苦煎迫也、公曰、自來執政、豈敢與言事官相通、況此事何必假他人言、但恐衆議如此、后邑不樂、泣而語曰、今日放下、更豈見服道邪、公曰、雖不預政、要尊崇太后、如天亦不爲難、太后曰、且以仁宗爲念、公察其意、回即贊之曰、當國家變虞之際、聽決政事、及帝躬康復、便能復辟、太后能自閱書史、試觀歷古以來、豈有如今日之美、后曰、自家豈敢比古之賢人、止數日、遂降手詔、罷聽政、後中書進呈太后儀範、稱聖旨、出入如明肅故事、有所取索、使臣錄聖旨付所司、英宗動色曰、相公苦崇母后、豈是好事、公曰、始不以此、豈肯放下、所放下者、大此何足惜、治平元年二月、提舉修仁宗皇帝實錄、英宗既聽斷、閏五月、推恩輔臣、以酬保護之勞、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其、有功而賞者、當國之所先、況予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推忠協謀、同德守政、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九千七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韓琦、天資敦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於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晚出、復推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成就、乃能勵一德以無懈、庶工之允修、速茲平康、實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啓多封、益陪真賦、於戲、書載伊尹、動格於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愧焉、可特授行尙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公懇辭凡七上章、不得請乃已

韓魏公集卷之十五

家傳

三年五月、以樞密使富弼在告久、差兼樞密院公事、上謂公曰、事有方今所宜行者、可密上之、公請面試諸班直武藝書札優者、與官禮部貢舉、以三年爲制、復置武舉一科、武臣刺史以上、十年不遷、而三更鎮者、許遷、諸軍營宇頽弊者、專委官實之、如此之類、十餘事、因曰、獨斷之初、願出聖諭、以順人心、英宗悉如公言、旨多自中出、聞者莫不悅服、上又以未能徧知、羣臣能否、公乃籍內外從官、幕開監司之名、各品題其才業之實、任用之宜、以進、京師老疾孤窮者、雖有東西福田院、給錢米者、才二十四人、乃即寶勝寶壽禪寺、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蓋屋五十間、所養各以三百人、爲額、給錢米有差、月命開封府官巡視之、公以英宗康復、躬親聽斷、朝廷無事、余上章乞罷相位、上賜手詔曰、卿有大德於朕、有大功於時、一旦無名謝事而去、豈不駭天下之耳目、而重朕之過乎、其輔朕使無恙先帝之命、則卿之終忠也、英宗面諭公曰、今尙在諫、聞當去之時、邪、明年仁廟終祚、公力請去、英宗固益堅、是年當郊、上意未欲躬行、謂公曰、初服滿恐未當出、公曰、大禮不可曠、兼陛下即位、未付郊見天地、力請行之、十一月、充南郊大禮使、禮成、恩封魏國公、又懇求去位、不許、辭兼樞密院、從之初、英宗皇帝既即位、厚大慶於天下、羣臣並進爵秩、恩澤偏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附惟漢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爲不可、與諸王一例、乃

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俟服除。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兩制。維學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漢安懿王宜如本朝封贈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爲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策命。而制册有式。制則當曰某親某官。追封某國王。册則曰皇帝若曰齊爾某親某官。今册命爾爲某官某王。而漢王於上。父也。未審制册稱爲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令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儀禮喪服記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又據開元開寶禮。皆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斬不杖期。爲其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漢前代以諸侯入繼大統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爲法。惟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父爲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於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嘗議稱皇考。中書其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廢。後數日。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冊中已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冊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中書以謂前世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能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於是置而不問。臺官輩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與他人作寄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故所言惟務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爲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歐陽修爲首議之人。以恣醜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所議。意已有不平者。及臺憲有言。遂爲然相爲表裏。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爲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爲姦邪。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行之。以息羣議。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乞依此降詔。云漢安王。適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爲國。即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於如此而已。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兩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意。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開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內侍高居簡。就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書。云。漢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漢王宜稱皇王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皇后。二事上亦不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後施行。亦不云。請太后降手書。此數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議。是日公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鼎。與歐陽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因。請就致齋。處召公同取旨。少頃。公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公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公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皇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卻以臣等前日所進詔草。以爲爲國。以圖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成於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詔曰。朕而奉皇太后慈旨。爲漢安懿王典禮。久未施行。已降手書。付中書。漢安懿王。漢國太夫人王氏。漢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令朕稱親。仍尊漢安懿王爲漢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

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爲爲國。增置吏卒守衛。即國爲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后諡益誠。即賜允從。宜令中書門下。依此施行。時議論紛然。臺諫官皆已罷去。上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觸於朝堂。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漢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曰。親證曰。悼。朕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遊慧訓。而不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蓋不得兼奉其私親。故但即國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漢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與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帝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銜感衆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豈明微。冊中之奏。於中書。錄傳。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禪既畢。然後請求典禮。朕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攬權以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尙慮楮紳之閒。士民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宣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牘朝堂。及進奏院。編牒告示。庶知朕意。二詔皆公所自草也。桂州陸誨奏。交州欲取溫同等地。上因問交趾。於何年割據。輔臣對曰。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正明中。土蒙曲承美。專有此地。公曰。向以黎趙叛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効順。山路險僻。雖尋得其地。恐不能守。公上陝西點刺民兵之議曰。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贖至薄。所以維制萬萬。而威服四陸。又非近世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棟放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集義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而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時議者謂西人方納款。動衆無名。頗難其事。明年。西夏點兵於界上。涇原等諸路。皆調兵爲備。公曰。此得機會矣。復上前議。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公曰。若以機事難失。諸州皆可乘時點刺。上曰。不若即了之。乃命朝臣三人。詣陝西。除商虢二州不刺。餘皆籍之爲義勇。得一十四萬人。諫官司馬光極陳不可。二府以光疏進。上問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曰。如此。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三司官歲以資糧。而任不久。相習以資糧。假借爲說。而不修職事。乃擇尤緊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自通判資序。理任至提點。刑獄。始許出外。夏賊寇慶州之大順城。西邊甚警。公奏曰。慶歷中。仁宗皇帝召臣與范仲淹對延和殿。諭以西鄙未寧。令臣等同上策畫。乃退。而上禦敵之策有四。既上此策。而元昊納和。不克施用。今諫非狂。固非元昊之匹。敢備輕動。勢將濫盟。願付臣當日之議。俾二府議成。成。付以五路之帥。小尤不足勝也。乃命翰林學士。馮京。安撫陝西。而使與遂路諸方。公又奏曰。臣向收得本朝何亮

劉平議西事二策。亮言。武不可棄。乘則西人必吞諸羌。為後大患。當時不能用。而今悉驗焉。平之所陳。雖與臣近。錄慶歷中。同仲淹所上之策。稍有不同。然大槩以得西人山界地。土部族為甚。利頗付京。持往參議。上可之。賊既寇大順。上對二府問如何處置。公曰。當勸住。賊降。詔詰問。以全國體。編密使文彦博等皆曰。不可。如此則邊事大起矣。至引贊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寇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乃一狂童。豈可比吳吳也。詰之必服。上乃從公議。道何次公持詔以往。奏事退。二府諸人以所論不用。行相竊語。諺傳曰。他言料敵。且看他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屬英宗已臥病。二府因入間起居。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謂諒祚上表謝罪也。後英宗上賓。神宗即位。公乃親率夏國詔曰。昨以夏國。年以來。數與兵甲。使犯疆。垂。驚擾人民。誘迫熟戶。去秋乃復直叩大順。圍迫城寨。焚燒村落。抗敵官軍。邊奏屢聞。人情共憤。羣臣皆謂夏國已違誓詔。請行拒絕。先皇帝務存含恕。且詰端由。庶觀逆順之情。以決衆多之論。逮比運章之稟命。已悲仙馭之上。資朕。壽梅云。初包荒在念。仰循先志。俯諒乃誠。既自省於前。寧復願堅於永好。苟奏封所。彼忠信無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安民保福。不亦休哉。初英宗臥疾。久一日。公間起居。退。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奈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為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凡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上疾漸革。二府問疾。公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發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公請上親筆指揮。上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公曰。大王乃穎王也。頌聖躬更親書之。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穎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宜學士降麻。上領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宜學士依御降制。是晚鎖院時。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賓東宮。官處於是。國本定矣。初英宗既許建儲。處分畢。情色悽慘。歔歔涕下。文潞公退而語曰。相公適見上面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奈何。治平四年正月。英宗昇遐。公以願命請神宗。神宗曰。未予小子。何以當之。因避數四。而後出。充英宗山陵使。是月。并守司空。兼侍中。制曰。若古后王之與。承序宗祫之重。永言配命。無競維人。在商則陟。履致格天之功。在周則召。畢奏綴衣之訓。著於謠誥。茲謂王勳。劔在。躬躬。瑞册。方繫。賴於。丞弼。以圖。濟於。艱難。首舉元功。猷告庭。策。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韓琦。欽。奉。仁。聖。克。享。天心。范。翔。先。皇。靈。承。帝。事。實。道。揚。於。未。測。遂。光。輔。於。沖。人。扶。維。神。器。之。安。保。佐。邦。基。之。固。百。工。粟。式。四。國。具。瞻。帝。省。其。衷。子。嘉。乃。德。登。上。公。而。論。道。兼。常。伯。以。時。府。政。符。戶。封。崇。進。功。號。是。為。九。命。之。禮。用。助。三。光。之。明。於。戲。朕。荷。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周。咨。元。宰。其。即。康。功。俾。庶。績。之。緝。熙。致。大。懌。之。平。格。庶。幾。鑾。御。永。荷。休。成。可。特。授。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魏。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功。臣。散。官。勳。如。故。公。辭。曰。昨日進擬之閒。已甘面奏。歐陽修以降。並避一秩。若宜召學士草制。乞如此例。禮典或過。必須煩瀆聖聽。今

乃以司空侍中二官。併以授臣。緣此極高之品。自本朝以來。罕曾兼拜。不同中書門下侍郎。可以并除。臣既與選。臣推恩。特殊。則是行賞不一。況陛下聽斷之始。當以至公示於天下。獨私首宰。則必喧沸公議。而損辱新政。愚臣之罪。固不容諱。早來又已面剖肺腑。皆非矯妄。其所降恩命。臣不敢並乞。追疑。欲望天聰。垂察。許於二官之內。止受一重。兼前來甚有貼麻。改換體例。手詔云。省所上劄子。陳避司空兼侍中。皆國公事。其悉。先帝不以朕菲薄。使主宗廟。而卿承順命。定大册。諸臣未有以先之也。方朕推恩天下。而於一二股肱之臣。蓋亦考尋故事。而甄序之。卿乃過陳。懼。至於再三。夫輔立兩朝。而功不獲報。豈朕所以賢。錄德之意哉。且稽祥符之制。則選官恐未為過。比乾興之除。則兼職猶不加厚。何疑而固辭。今朕初臨大政。而將使命。反如汗。丞相豈不為朝廷惜哉。所辭宜不允。仍令貼麻。依舊封魏國公。上又賜手札云。佐命元老。兩朝顧託。於此而不能發。大其功。優以典禮。謂天下何公。乃拜命。一日中書進呈。能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語及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上曰。是時不易處。當日如何。公對曰。是時人情誠變。然內則惟於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陛下自觀察使。除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敘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之。他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漢王者。如何。公曰。不可。且先帝遵守典禮。不敢僭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中丞王陶。公待之素厚。自小官擢至侍從。陶自以東宮之舊。當兩踐二府。既而除為中丞。不如所望。忿怨形於言。未幾。遂彈宰相。不押常朝。班。公與次相曾公亮。奏陳曰。自來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及商議急。速公事。循例不起。押班。歲月已久。非始自臣等。遂上章待罪。降手詔不允。陶理不勝。遂肆誣証。上乃除樞密直學士。萃牧使。絳。內批指揮。王陶與司馬光對換過著。時二相待罪未出。參知政事吳奎。上章力辨。言王陶天資險薄。造言翻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臣早來與趙鼎。陳。欲王陶補外。且令思。陛下重難其事。令除舊職。及差遣。臣等不能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翰林學士。乃是因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棄棄。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以廢格制。詔居家待罪。又上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琦。延。為御史。即攻韓。韓。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是時先帝服藥。固未知王陶之才。堪任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是其心見利忘義。惟摺摺是為。略無羞惡。深擊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元。嘗聞德。替以為。翻復。今居諫長。為陶。端迫。使。疑。誤。陛下。亦當顧。黜。既而公又上章。乞能。遂黜陶。知陳州。上賜公手札。慰諭云。卿接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開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為。誣。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聽。益。感。天下之。已處分。王陶。以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方。卿其勿以為。嫌。回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深。悉。今。遣。張。茂。則。齋。朕。手。札。賜。卿。便。可。朝。參。徐。意。候。對。來。面。諭。公。乃。入。謝。復。位。陶。既。黜。邵。元。猶。欲。據。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聞此。始。悔。懼。自。悔。時。元。知。開。封。府。忠。彥。為。府。官。屬。元。為。忠。彥。道。上。語。如。此。意。以。蓋

己之失也。九月，英宗山陵復土公還至靈縣，即上章乞罷相。神宗謂處無得受公章奏，公入對，面陳不已。時公意已決去，自此不復入中書視事。一日，上又召公視事，公亦力請如前，遂出四方一二十大夫勸退之書以進。上奏曰：自有唐至於五代，首相之為山陵使者，事已求罷，例皆得請。昨仁宗皇帝昭陵復土，而先帝尚進藥劑，其時臣上體國家，不敢援此故事，遽然引去。今先帝已安陵城，神廟禮成，乃陛下發明新政，以恢太祖光烈之時，固當升進賢傑，共熙聖治。而臣二府一紀，祿位益極，自近朝以來，凡任首相，未有如臣歲月之久者。妨賢之甚，夙夕不能自安。此臣當去之一也。中書事無不備，文字繁委，而臣故疾嬰纏，日難牽強。此臣當去之二也。幸敢不舉，諫議日與事業不著於時，聞望益衰於前。此臣當去之三也。前世為山陵使者，事訖而罷，載籍具存。今臣兩為山陵使者，若恬然不能避位，則是為輔臣而不知典故，何以勝天下之責。此臣當去之四也。臣願中外公議，且謂臣何。上察公意確度不可留，遣內侍賜公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勳力，光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比較有司不通章奏，而卿數因入對，懇求罷免，復以賓友之言，實書見進，圖解機劇，朕中夕思念，足以見卿至誠，豈不使卿少就安逸，以永康寧哉。今許卿暫歸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果能如言，朕即有命，可密奏來，手示更不多及。公奏謝曰：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上卒虛此位。降制曰：朕光宅萬邦，幸新駿命，正權綱之遠，御謹名器之大。眷余宗臣，特崇異數，以表勳勳之重。用昭報禮之隆。爰授兩院提舉贊，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亮節佐理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七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韓琦宜昭賢業，照亮天工，光朝三朝，咸有一德。君周五則之用，體備四時之和。社稷是經，文武維志。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薦上奏封，懇辭政柄，願倚毗之厚，詔諭數煩，而精懇之堅，辭職難奪。是用進司五教，增峻三階。且疏茅土之崇，仍遠應符之便。當盛反而均逸，望故里以榮歸。大義甚明，休靈殊渥。於戲，臣行其志，茲為自得之全。若篤於恩，深情老成之去，無安帥節之樂，猶待袞衣之返。乃情本朝，不遐謂矣。可特授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判相州軍州事。同華牧兼管內勸農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宗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敕官勳封如故。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是日，早上趨召公對於便殿。上諭曰：侍中須要去。今日已有恩命矣。上遂泣下。公亦感感垂涕，欲謝而退。又詔賜第一區於京師，擇忠為祕閣校理，仍授二子官。初除公鎮安武勝兩軍節度使，公以兩鎮之命，本朝以來，未嘗有此除授。力辭不敢當。上面諭之曰：朕再三思之，禮數大段殊異。侍中必不肯當。惟此兩鎮，可稍示殊禮。朕稱量得甚得中也。切不須辭。英宗神宗皆以官呼公。後神宗對忠彥，每語及公，亦止稱先侍中。上又以手詔賜公曰：兩鎮節度未嘗除，非有所愛也。誠有侍之也。今卿歷相三朝，功烈休顯，抗言引去，朕歉然有不足於心。推求恩禮，惟恐遇卿之薄也。尚何辭哉。公又奏：祖宗舊制，惟宗室近屬，方有茲拜。臣若踰越常制，不自度而處之，則是開邇臣希望爵祿之源。自臣而始，幸奈上制改淮南節度使，元豐間文潞公加兩鎮，以公嘗辭不拜，訖不敢當。公又以

文館清職。祖宗以來，必給札試，試合格而後除。今忠彥不致濫當此任，詔學士院召試。既入等，乃受時歐陽修先罷政知密州。馳書賀公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請讓自止。過周公遠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人。王安石為知制誥，知江寧府，亦親作賀賀公曰：伏審辭龍上宰，榮歸故鄉。兼兩鎮之節，施備三公之典冊，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嘉之榮。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侍中受天開氣，為世元龜，誠節表於少時，德業冠於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樞，毀譽幾至於萬端，險夷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為國之安危。粵執洪樞，遂躋元輔，以人材未用為大恥。以國本不建為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卒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諱以讓神退，託內揆百官之衆，親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致理而未嘗遭變。載在舊史，號為元功。曾未若備運廟堂，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救事四方。輻輳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盛。至若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乎時，以彼相方，又為特善。此書盛傳於世，公未行。曾神諤擅領兵入西界，取綏州，納降人，蒐名山數族，朝廷以為憂。公以辭免，思數久之，至此方入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洲城神諤已領夏國投來蕃部，及本城尉戶，直入西界夏州以來，其帥臣陸說、薛向，並不預知公退而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置本末。昨日倉卒應對，固不詳悉。蓋不審投來蕃部，得其壯兵幾人。神諤所領尉戶，又復若干，而不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帛糧草隨行。即神諤到西界內，作何施設，且橫山一帶蕃部，自延州東路青洲城，至西路保平軍及環慶原州一帶，蘇互數百里，其間甚有大族會家，未必皆欲背諱而投我。今神諤乃一城寨小臣，不容朝廷逐路帥臣通謀，協心營致，俟其橫山衆族，皆有順漢之心，然更須逐路兵將夫力，錢帛糧草版築之具，百事畢備。尅日齊發，方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邊弓箭手蕃部等殺食，既已不收，蕎麥又為早霜所害，比戶正此疲困，諤乃引數族投來入戶，深入西界，欲成大事。朝廷若不深謀遠慮，欲因其狂易邀功，擅與不受節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殍之人，奈何朝廷元不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准備，及開展與修城寨，控扼要害，扞衛投漢蕃族次第。又郵延環慶秦鳳三路帥臣，皆是權官，轉運使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勢撥圍中，愈萬生靈，以至天下受弊。只就神諤小子一時狂易之失，兼諫詐既開，彼邊蕃族叛已，大怒邊臣招納，以為曲在朝廷，復乘我素無預備，必大集平夏諸兵收討。更於我之諸路，更互衝突，則是西邊用兵，戰禦未有已時。臣大為朝廷憂之，兼蒙陛下諭臣，候到相州三兩月間，就移水與，臣當國家急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朝廷必以邊事責臣，緣有上件關隘，利害甚多。若只以空身而往，安能少濟國家。欲望陛下與兩府大臣，熟圖勝策，及廣出錢帛兵力，以濟之，免成國家大患，不可收拾。

韓魏公集卷之十六

家傳

十一月改差公判永興軍兼陝府西路經略安撫使。上以手札付公曰。今封蔡挺李肅之。奏去。可見即今彼中處置事宜次第。卿若行裝已辦。或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爲此際最要經畫。公奏曰。薛向始議欲招誘橫山一帶蕃族。今種誘已據。據橫州。啓此豈端朝廷急道向。至則主誘謀遂。徵諸路舉兵。牽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舉無名之兵。反殺戮橫山老幼。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州兵直趨興靈。即是諸路帥臣。肆意妄作。自秦誓約。取怨寇敵。以開禍亂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翌日公辭。二府方奏事未決。會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能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貶黜。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公未辭之前。先請對曰。比蒙陛下。奈次宣諭。以延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拒違聖意。然再思之。昨王陶斥臣強臣跋扈。又謂六卿分督三家。弱魯之事。人臣豈可當此。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願無他。慮復有效。陶語以相傾者。臣誅族奚憚。恐於國事有害。願更熟慮。未行聞尚。可改議。上曰。侍中猶未知

朕豈有是理邪。公既辭。上命二府官就公第賜筵。屢遣使持酒器勸酌。公入境。徵諸路。非主帥命舉兵者。軍法從事。先是諸將得鄜路帥臣或監司移文。即領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自此各知紀律。公至。則詔旨屢趣乘綏州。遷降人於內地。時會西賊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數人殺之。公曰。今賊既若此。綏州未可棄。命薛向賈遠再議之。皆謂令折繼世。統降人共保綏。爲便樞密院。又降旨曰。賊自來有邊上。庸淺使臣及關中輕躁士人。扶挾種薛之謀。謂因此可遂。前非。況朝廷豈與螻蟻計較尺寸之地。已令廢棄綏州。不計楊定之事。先後速。如前詔施行。公奏曰。西賊誘害朝廷。沿邊知軍巡檢。朝廷不接詔。其登登極與。正使人亦更不來過界。則是不復顧藉和好。朝廷因而止住。歲賜。令邊上常用兵之計。既兩相隔絕。即彼此各擇利而求。勝朝廷。今已納其降人。鬼名山以下。及諸首領幾萬人。令在折繼世下禦敵。西賊若盡擄在近。羣城寨居止。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未必肯與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住坐慮人情不安。別生他變。況見有已。暨就綏州城池。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土。若令降人。鬼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在綏州川內相近居處。各人知其生業。以久可自存活。自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遂指揮即不得更般糧草。赴綏州。亦不得雨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要久遠。費國家錢帛糧草。爭此無用之地。蓋欲以空城付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防。曠日持久。自當疲弊。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作過。及令諸路更作困撓之策。則冀其早來請命。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是先形自弱之勢也。且兵主於勢。自結隊以來。西人屢入屢敗。其所獲首級不少。我之兵勢方振。而避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毒慢不已。向去雖欲屈就。必益驕蹇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揮。許以綏州城與鬼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厚撫繼世。鬼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是以寇敵而攻寇敵。於國用別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傷所損。固亦不勝其計矣。臣謂薛向賈遠等輩。到上件事理。委是於國家。即今邊計爲便。可以施行。非是聽用輕躁庸近邀功生事之人。沒妄之說。以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受馮德誠。乘傳以聞。願早賜可。會夏國主諒祚死。乞遣使告哀。公又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置數月。以觀敵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爲議論之端。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寨門舊寨。或予之拒求降人之請。是時取捨皆在朝廷。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恥於中變。協謀決議。廢棄。督促如初。公亦條陳不已。上乃遣入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公存廢利害。公奏曰。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恐。然臣始欲辭綏州。令繼世與降人同處者。蓋以西人與朝廷隔絕之後。欲降乘有地可居。而因以抗賊。既西人來告諒祚之哀。則邊事又有變易。朝廷下次必須許令復好。故乞爾此綏州。只備數月之糧。差人防守。貴於商議。時易爲束縛。存得朝廷久遠事勢。今若朝廷以臣前議爲是。即乞賈郭遠依此照行。如不繫議和利害。亦乞直行與棄。詔始如公議。不棄。初又乞遣使詣關。告諒祚之哀。公又奏曰。西夏自誘害楊定以來。與朝廷相絕。今遣使來告。即見其國內饑饉。乘此危迫。故急來赴訴。此時若不直以彼國前後違犯詔罰之事。先行詰責。及令縛送害定等人。李崇貴白供奉等。歸朝廷行遣。以雪數家之冤。以正國體。俟其一順服。然後開納。苟便如元昊

身死之初，亟行小童命之禮，且要無事，即恐一失機會，轉難控制，公又以夏國當此變亂之際，可以開示大信，招納橫山一帶部族，乃為大字牘於諸路，使散入賊中，詔問公乘此機會，有可行事宜，密以聞，公奏曰：若告哀人過界，沈沈不來，求議許臣於諸路擇要處與建城，使彼處必速就議，先是涇原路鎮戎軍新寨裏有地六千餘頃，可招弓箭手三四千人，蔡挺皆乞於此城內修築，變會為寨，公至此便宜撤挺聚兵城之，城成後，賜名為熙寧寨，公又遣尉官李立之馳奏曰：秦鳳路沿邊，奈為西人侵掠，西番熟戶，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遠已築治平寨，川二寨，包入熟戶疆土不少，若更修築寨城一兩處，則西與古渭寨相接，方成外禦之勢，樞密院難曰：軍寨城是秦州熟戶地，將來與置一兩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患，況西番熟戶，本要為漢藩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自守，須藉漢兵，備有賊至，則漢兵當鋒，熟戶受底，漢有餘力為之，則可，但慮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亦有奏請，以此未付施行，更切子細相度，以聞，公復奏曰：竊觀漢世，固制匈奴，思其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光，今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之地，自昔取一時之議，廢棄靈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忌憚，得以吞噓西番，以至甘涼瓜肅諸郡，皆為賊有，勢既大，至寶元初，始敢僭號以背朝廷，是時賊方與諸路邊兵相攻戰，故秦渭一帶西番，未暇窺奪，臣慶歷初，曾知秦州，今二十六年矣，是時永寧安遠之北，綿亘二百里之外，皆是西番熟戶，其間有不授補職名目，官中亦不向點彼族兵馬者，則謂之生戶，並與熟戶交居，共為藩籬，故秦州最號藩籬之壯，訖元昊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歷通好，後來西人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間西番最為繁盛，又為我之降人獻說，以謂西界諸郡當費廣，有所出，可以先取西番，然後以兵扼要害，則西川諸郡，亦皆得之，遂一向攻秦渭諸番，大半為其所屬，浸淫直逼秦州西路城寨，北慶歷中，藩籬大段薄弱，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保秦軍，於其中修葺行衙，聞甚宏壯，偽驛馬花麻總領之，只去古渭寨一百二十里，即近蔡挺與白知軍者公文往來之處，去漢界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又秦州上丁族賭藥，質其父斷歸心，及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曉斷囉之孫，曉斷之子也，其木征賭藥，更與自來秦州多點集不起，廣有力益青塘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界所建西市城甚近，陰與及人通款，若漸次盡為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孤危，秦州西路城寨，日為賊逼，則其黨覆一帶至回紇以來，般般盡為阻隔，秦州勢馬，自亦稀絕，可謂秦寨之深患也，與臣二十六七年前在秦州時，邊事變易，全然不同，臣不再忝西師，亦不能知此子細，所以久在西垂，諳知邊事者，皆謂城寨少得前世所謂斷臂之策，兼自來秦州延環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家計，則可以相為表裏，號為藩籬之固，不然則諸族老小，散居山谷田野，開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官軍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藩籬也，臣復見涇原路原州，有明朱滅城唐奴三族，廣有人力，以居處特險，從來點集不起，屢殺官軍，出入西界買賣，都無忌礙，慶歷中，每西人入寇，則前為鄉鄰，同為抄劫，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寨，二寨，佛空平耳宋城二寨，其明來等三族，於是

不敢作過，聽從點集，始為離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寨者，非好生事也，蓋欲因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開，乘此機會，可以城之，既城此則經久，有臣前所陳之利，忽而不為，則他日有臣前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不繫於臣，在朝廷之深算也，若謂其修城之後，又有積兵聚糧之費，力未能給，臣以為不然，蓋築寨既成，則秦州三陽伏光永寧來遠等寨，亦在近裏，可以均與抽減，逐寨之兵，往往彼屯泊，更有積置酒稅，場課利相兼充贖，復開築寨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置弓箭手七八百人，就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知矣，臣今遣鄭延環慶涇原路沿邊城寨對西界小紙圖子，結連在後，陛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非妄言也，欲望陛下更與二府大臣裁酌可否，詔從之，公又委秦鳳帥馬仲甫與置噴珠堡甘谷通渭熱羊等城寨，訖役，敵人不敢近寨，勸誘古渭一帶蕃部，獻地八千餘頃，招置弓箭手，於是離落壯固，邊聲振矣，西夏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闕請命，朝廷遣韓縝同公局官劉航至延安，與西人辭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後西人果議願納綏州，塞門亦乞如舊，朝廷遂許之，熙寧元年七月，公以凡處置多為執政阻難，不得如志，又邊事向寧，乃以疾求罷，因奏曰：陛辭之日，親奉德音，候西事稍寧，即令臣知相州，願全舊恩，使均勞佚，章六七上不許，乃召忠彥上殿，令馳驛往彼慰諭，及詢訪邊事，忠彥回，又附表懇訴之，乃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公時冒大暑，至都，上見公形顏羸瘵，驚歎久之，乃曰：不知侍中實付不安，始疑託以為辭，自此須且速就安養，公退而喜曰：相州始可必矣，陛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公因條陳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又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二人，凡所以裨聖德者甚多，上曰：侍中，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公至相州數月，上遣御藥院內侍劉有方齎手詔曰：地震河朔，涉秋冬未止，川防浩決，里民流離，朕甚惕然，朕嘗慮上宰之位，矜卿之遠，雖歲月一易，猶恐未欲輕去鄉里，且大名為天下喉襟之地，相去只數舍，開人情未為不樂也，將欲除卿河北四路安撫使，故馳一介之使，以諭朕意，苟勉而祇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公奏曰：君之使臣，當即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為諭，此乃陛下仁，卿老臣，過示優禮，然臣方得守鄉郡，陛辭之日，陛下於臣狀貌，知其未安，許臣亟赴本任，今到任未及百日，恐未能輒營煩重，況當此大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拯救，凡有措置，須假應副，若復如陝西一皆沮而不行，必上誤聖寄，二月，復降手詔曰：李燁舉賢救賜卿，宜即祇受，公再辭不許，遂之任，公以河朔沿邊，次邊及近裏以來，州軍鄉村人戶，自去年秋冬以來，將帶老小，車乘衣裝，餽物過黃河南去，稱昨經災傷，往唐郡許汝間，請買田土居住，至今未絕，自來朝廷命州縣存卹賑濟，兼去年夏秋殘存稅賦租課，並已倚開，及住催貨糧，不口夫役，又見時艱，常平倉斛斗，支俵麥錢，非不周至，況上件人戶，各有行裝次第，且非寒餓不能自存之人，時聞聽信奸人扇搖，輕去父母墳墓，與鄉里骨肉離散，近奉朝旨，賑濟許從便宜，乃分遣官於諸橋渡，曉諭計口給券，令還鄉里，至則又以糧貨之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者，皆先令還地，寬以歲月，歸厥直，朝廷以大名府路壯元額一萬三千一百餘人，今管五千七百餘人，令具不補，因依以聞，公奏曰：河北壯壯，自慶歷

二年棟刺義勇之時。下等短弱之人。並退充剩員。強壯於帳內。別項積管。至今近三十年。州縣以退下人數。更不差填。今一路久罹災困。非是添補強壯之時。願能取索。以安衆心。從之。保州自嘉祐以來。議欲修展圍城。至是劉几復乞展築。朝廷終以張皇引惹難之。公奏曰。保州聞欲展城。軍民莫不欣喜。況雄州高陽關皆修展。不聞引惹。既非粉飾。於敵皆無嫌。願頭城之從之。

韓魏公集卷之十七

家傳

熙寧三年。公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曰。前年以河朔新經大災。異民罹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柔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躡其歲。賴聖德所感。去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庸歸復。疲瘵一蘇。震壞城壘。悉已繕固。至於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皆得良帥。北虜晏然無事。若尚冒此職。實爲冗長。乞只充大名府安撫使。奏從之。上問河北事。詔問公曰。自北道休。假兵革。垂七十載。而人情恬於安佚。武備弛於因循。養兵雖多而未練。畜馬雖衆而未精。繕修城壘而未盡。堅固簡閱器械而未盡。犀利加以隄防。決壞溝洫。漚廢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桑年。軍儲匱於列郡。在興廢而補弊。務經遠而適時。至於軍政之弛。張將吏之能否。出入之險。勇守禦之利害。皆可密爲條畫以聞。公奏曰。此見陛下臨御以來。憂邊求治。日謹一日。居安慮危。思患預防之深意也。天下幸甚。然臣竊謂國家自景德歲與敵人講和。邊鄙無事。而於禦備之計。未嘗不以河朔爲急。至於守臣將吏。亦皆盡一時之選。其在任者。推以練士卒。利器械。修城壘。治樓櫓。爲職業。往往曲生新意。自街能績。以求勝取名者多矣。積此六十餘年。治身之功。可謂堅固犀利。數倍景德之前矣。去年秋。偶以地震水災。頽圮處多。賴朝廷究心。隨已復故。惟是朔州信安軍數處。以工料稍大。經冬息役。今則兵力已集。土場盡出。不三數月。亦見成就。臣竊謂平時守備與用

兵禦賊。急緩之勢。固有不同。蓋平時守備。則當爲之有漸。使不勞而易集。況兵法曰。百樓不攻。今河朔諸城待敵之具。何止百樓。而朝旨令十分營外。更以三分木植爲之準備。是過計也。且賊至城下。則城內公私所有一木一石。皆可爲城守之用。較之三分之備。不亦多乎。夫以平時守備。而爲用兵禦賊之計。臣恐財用先屈。而民力不勝其弊矣。臣願朝廷加意選擇一路守臣將官。若寔得其人。則不在日加約束。月降號令。自然備豫之事宜。以修舉也。詔旨謂畜馬雖衆而未精者。臣觀近年朝廷講求馬政。最爲首務。河南河北。分置牧使。以總治牧事。又有幹當公事官三數員。更出巡視。編降新制。條目甚多。臣願朝廷實以歲年。則可見其效。詔旨謂隄防決壞溝洫漚廢者。自去秋黃河決溢。思深等州。悉被水患。朝廷棄遣近臣與都水監官員。經度已於二股河進約分減大河之勢。西治生隄。以防漫溢。臣亦嘗以衆議未一。輒有論列。已蒙朝廷遣司馬光等集議條奏。事已施行。若得向去大河水勢均調。於今冬來春。自可再圖其便。詔旨謂賦斂不節。徭役無時。民力困於桑年。軍儲匱於列郡。此見陛下於及一道生靈。推此重困。思欲慰安撫養。俾盡適再生之路。甚大幸也。臣竊見本路今夏蠶麥盡登。流庸漸復。此乃上天垂鑒。陛下下民憂民之心。乘此之時。臣固願陛下深思邦本之重。責臣與諸路守帥。專務寬卹。凡守禦之事。悉令漸爲之備。無得煩勞。使其瘡痍日安。生業加厚。縱遇邊垂有警。不得已而取之。則民力可勝。而樂輸於公上矣。矧敵人大勢少衰。固惜盟好。制勝之道。亦當先料敵情。不可與自紛更。翻令敵所窺測。至若軍政之弛。張則朝廷方下教閱新法。諸路皆謹於奉行。將吏之能否。則臣當加體訪。苟有不職。即當具述狀以聞。不敢懈也。出入之險。則河朔地皆平坦。別無障塞。雖有滹泊之沮。而盛冬冰合。或可平度。又定保州廣信安肅軍等處。皆旁接西山。川口平闊。是從來北寇大兵出入之地。不可遮限。當用兵之際。或先據險要。或設奇邀擊。此皆繁臨時將略。不可豫言。守禦之利害。則臣前論頗詳。不敢煩述。雖然。臣仰膺聖諭。丁寧如此。謹當力疾自勉。夙夜究訪。管穴或有所得。容臣繼以條上。不敢遽然塞命。妄進謬言。以誤陛下。倘任詢采之意。無任兢惶待罪之至。是秋方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羣議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減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糶。仍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豫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困食。蓋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二路之有無。資發賤。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爲民。而公家無以利其人。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續準救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使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送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豫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願領者。十戶爲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賸。即亦許準上法支。俟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如納時斛斗價。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

日以前支債。又準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牒。支債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結成一保。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第五等并客戶。每戶不得過一貫五百文。第四等每戶不得過三百文。第三等每戶不得過六貫文。第二等每戶不得過十貫文。第一等每戶不得過十五貫文。如所支錢外。更有賸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度支物力。於今來所定錢數外。更添數支給。若更有賸錢。如坊郭人戶。實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仍五家以上結成一保。依鄉村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所直價錢之半。其逐縣不得避免。逐時出納。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仰逐縣官吏用心曉告。人戶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文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官往彼曉諭。人戶如卻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如事理稍重。必具事由申奏。應夏秋收成。合納所請過價錢斛斗。如物價稍貴。願納見錢者。當議於市價上減撲錢數。仍比附元請價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過錢一貫文。如送納見錢。即不得過一貫三百文。臣竊以國之煩擾。令立法制。必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伏詳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謂合先王散惠與利。抑民聚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買伯。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許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值之半。鄉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敕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力人充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也。復峻責逐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措拾。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人戶。見官中散錢。雖不願請。然本戶及秋各有稅賦。又有豫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添納此一重出利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上戶。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願請者支債。則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通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如人戶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債。而官本因而覆有失陷也。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兼去歲河朔熟常平倉所糶白米。每斗不過七十五文。至八十五文者。自前年分少有似此價賤之時。若乘時收買。過去價貴出糶。不惟合於古制。而無失陷之弊。兼民質被惠。亦足收其羨。今諸倉方有糶入。而提舉司亟合往止。蓋蓋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而途收為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事體。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管放青苗錢官有所待。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關。遇自冬涉春。兩管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又豈陝西權宜之

比也。兼元敕明言。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今此三路自觀新制州縣方變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偏差提舉官員。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然使。伏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勤勞。勵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卹。而未嘗過撻者。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臣職當安撫。日聞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使捷利權。不可經久。尚肯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執敢言者。臣若願避形迹。從而默然。大懼有慢陛下委寄之託。欲望聖慈。於臣恐直。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以安衆心。天下幸甚。時有教諸軍五服內親卑幼充節級人員。若被轉人保會長。即轉移於一般軍分。公以諸軍多是弟姪子孫。以父兄尊屬。在軍途願投本營同活。或無子孫者。即召本營人為舍婿。冀一身有託。更有堂從疎屬。有服外親充軍後。有卑幼補為人員。若一旦盡改配別指揮。恐軍中人情未允。只大名一府禁軍合移者。已五十餘人。在京與諸路恐移避者。人數不少。請轄下有尊長惟副指揮以上。被轉人與轉移。其餘只移別都。詔從之。至今行之為法。

韓魏公集卷之十八

家傳

八月。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復疏難頒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債。有傷國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言。臣被顧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然。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之官。只委逐路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他也。今準都進奏院牒。御製制置司。以臣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申救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曉諭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惟舉其大槩。用偏僻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辯列。欲望聖慈。特許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甘從寬宥。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一臣前奏以元降敕。請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

賈百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請官錢者，依青苗例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值之半，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井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得一貫，令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收抑兼井濟困乏之意絕相遠矣，今制置條例司疏駁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收絕相遠矣，失信於百姓，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民息，有至二十，而曰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預借青苗，債銀但約熟時中物價，若熟時物價，即計量減市價納錢，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東州縣，若情願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抵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此蓋為量減時價指擬，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為侵刻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惟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云不過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抵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補，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近降指擬，又令諸路預借債銀，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者，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售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盡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債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盡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賂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賂賈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買貨，唐賈公彥疏云，賂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貨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為之息，鄭衆釋云，貨者，謂從官借本買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為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廬之田，而貸萬泉者，則其出息五百，臣謂周禮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請從官貸錢，若受園廬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其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其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其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存貸十千，半年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向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貸在市，不啻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實錢取息之利，事以誣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歲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解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惟所賦多少，假令萬泉歲歲萬泉，僅一千，願五本萬錢，歲終願得

萬錢，只令納一千，若所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錢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遺，上稟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辯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則又隨畝更有農具，牛皮錢錢，錢錢之類，凡十餘名，件件之雜錢，每遇夏秋起納，官中更將紬絹，解斗低估價例，令民將此雜錢折納，又每歲將官鹽散與入戶，謂之鹽鹽，令民折納絹帛，更有預買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外加斂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大息而慟哭也，又制置司所云，提舉官約東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為量減時價指擬，未有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例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卻致虧損百姓，若物價抵平，即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最為不耐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雜蓋恐積滯損壞，今歲諸路雨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難兌換，則占壓本錢，下次卻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提舉官本無令人戶送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只令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難麥納錢，豈不殃害百姓，惟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言者以謂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來兼井之家，今乃立定實百許之貨，借即非抵兼井之意，又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即上等入戶，必不願請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賂，又河北提舉官乃峻州縣，如人不願請領，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人戶，卻情願請領，即當別作行遣，若選官曉諭，苟免拮拾，豈無貨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乏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井之家，今貸貧民有餘，則以俵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收抑兼井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為闕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準提舉官公文不許支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遠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依散，其有上三等戶情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勒，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束官吏，如無人情願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是闕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風令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其為朝廷委任，若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欲欲壞取新法，由術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其事狀聞奏，豈可以官吏違法之故，遂欲廢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井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不是兼井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乏，卻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廷專以取利為意，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今兼井之家，例開質庫，置課場，若恐取民信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井，然自前世以來，恐其太近，其削

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關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惟納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戶必不肯請領。須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惟以散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推。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辨察。一制置司云。官者以謂躬行節儉。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四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徭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自京畿。防溝漚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綿地數百里。棄爲汗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饑。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餓殍。未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強借錢物。百姓與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即位。詔書丁寧。以務農理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變爲在此也。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此而已。固非使之股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與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舉常平倉官。不是與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與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與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戶。動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處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東西路土曠人稀。水鄉之俗。蠶足生計。今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尤爲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國家幅員至廣。一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免。然朝廷未嘗不假貸糧種。蓋救荒之政。以濟卹之。故得饑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祖宗以來。可謂仁政充洽矣。而未嘗曾就等第人戶。處強借錢物。惟是英宗皇帝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開有三兩路州軍。曾於坊郭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即時登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惟知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謗之甚。誠可駭也。惟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官者以謂坊郭人戶。既青苗不可貸借。本司今按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若使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藏。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恩也。周禮設貸民之法。即無都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逐處多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關子。令收執赴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糶。糶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勝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甚濟饑乏。即未見曾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糶。常平倉斛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賸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名。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惟陛下深詳其妄。一臣近準真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準

河北都運常平廣惠倉司。牒真定府。準制置條例。司劄子。據河北都轉運常平廣惠倉司狀。準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絹二十萬匹。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出賣。必是破貨不了。欲將絹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次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召人戶情願。依青苗見錢法請領。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願。即依所申施行。如坊郭人戶情願請領者。亦聽常平司差帖。嚴待康承丙稱。自京般來絹二十萬匹。惟有真定府未曾差人赴恩州請般。帖康承丙疾速往真定府。管下縣分。遍行催促。火急和雇。口乘赴恩州請般。趁時支俵。勘會真定府於恩州支下絹三萬匹。雖未般到。緣係準備充秋料青苗價錢。即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使臣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擾擾。臣本司請照會者。臣遂備錄開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使事理。早賜施行。卻準中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弼等乞差充差使。幹當兼乘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令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開奏。劄與臣知者。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元以來。限半年納錢。尙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家財。方能賠納。送納了當者。今常平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俵。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惟是應命。苟免譴咎。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聖旨。方敢施行。未嘗直使處分。惟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擬能。時王安石聞公有言。已引疾在告。惟恐知政事。趙抃等對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呂公著爲御史中丞。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黜之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嘗聽納。自古執政與藩臣若生開隙。至有舉竹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矣。公著遂舉誣大臣欲舉竹陽之甲。能知蔡州。諷官孫覺聞之。曰。此言韓琦奏之。今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詞。明坐所因公益。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乃止。

韓魏公集卷之十九

家傳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況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宣典策，敷告縉綬，具官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擇大明於天衢，肆朕撥圖厥初，謀落變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昭公槐，奄莅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郊圻之維，勿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璽，就更西雍之施，而主北門之鑰，載收安賦，并贊幹封，於戲，漢齊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身，維適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充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大名府兼北京留守，畿內河堤勸農使，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兼大名府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臣散官勳如故，公力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章七上不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辦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直門司表暨，斷賜臣手詔，以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邊端，妄來辦理，比較官

吏，同加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威懷忠義，歷相三朝，雖爾身在在外，乃心固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殘骸，保此日暮，不意陛下以北虜生事，深思豫防，記及孤愚，曲有防遠，敢不勉竭良幾，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強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有牧極肆，因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虜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開虜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廟，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疊端，故屢遣橫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寇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屬董種，董種，即契丹塔也，既恐關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然與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歷歷慢書所謂，册立隄防，鄰塞要略，無以異矣，然此豈足特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圍保甲一道，紛然義勇，奮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虜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襄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淘濬，斬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計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處衣甲器械，棄次差官檢視，排壕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册部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册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視，謀者易窺，且虜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惟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備上兵，車馬糧糶，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虜素爲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優遜，以探偵朝廷，況代北與魏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慮虜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論，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虜途，持此以爲己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算，然臣聞言未及而面謂之，言及而面謂之，臣昔嘗言，散青苗錢，不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其開有未協人情者，皆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度，率多因循苟簡，非

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強之術。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權笮四彝。盡復唐之故。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徵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爲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法。自上等以下。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贖錢。以備他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苗錢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連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者以得利爲功。錐刀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閒。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賦。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彝。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爲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桑蕪蕪傷。民力大乏。沿邊次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驍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壁之下。糧道不給。虜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朱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之敗也。臣恐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端。欲墮祖宗桑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幣中有羨財。俟虜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等祖宗桑朝之憤。陛下功德赫赫。如日照耀無窮矣。如其不解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足以自守。虜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可前料。即未知何時復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畝糶盡入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閉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人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虜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品。歸守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言。非誠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桑朝眷遇之恩。猶說愚聾。一悟聖

心。爲宗社之盛。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奏上章乞致仕。章每月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日。有大星隕於其室。側。享年六十八。計至京。上驚悼其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奉安。凡典禮悉令按舊。故事施行。贈尚書令。告策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既推定策之功。先帝建儲。復預受遺之託。汜蘇輔翼。以底不平。澤被生民。勳在社稷。嚮以懸辭重任。出撫近藩。屢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薨亡。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春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祿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誠。樸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爲。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猷實紀於三朝。編懷弼亮之勳。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結。碑序功臣於大蒸。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答元勳。可配享英宗皇帝廟庭。主者施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爲與令。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鑲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柩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關。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入內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爲幽室。所費皆給於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爲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向主。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敕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義五卷。諫垣存案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閣之殆。獨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於家。有司考行。應變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諱曰忠獻。昭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皆蚤亡。先太師相節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瑒。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瑛。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漸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收恤諸孤。皆同己子。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

但時呼為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為人敬服如此器重閣博小大無所不容自在館閣及登侍從即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宰宰相器度邪公和顏謝之及公為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歷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敦重如勃後為宰相歐陽永叔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堂乃公為鄉郡時所建也慶歷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為三人者排逐指為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雖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問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頤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頤於省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固多亦未嘗自濕上前之語聞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時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面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能去蘇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參政趙鼎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一嘗援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或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歷中孫沔為御史以西事誣公甚力後公為宰相沔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河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沔退而喪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絳昔為陝西裨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韓與賊戰而兵敗密詔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韓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後韓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欷歔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既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為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誠與不誠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嚮瞻瞻慕至夷敵尤畏服公名凡奉使契丹者府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諱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於下曰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案忠彥奉使至韓前館伴楊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面召韓使南朝議韓侍中者數人問之少卿親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韓王密圖之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於上前弊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辯論未嘗以私相符同退而皆不失職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為韓范或韓富希文皆道杜祁公昔曰天下始終不變者惟韓范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嗚人之急惟恐不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

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閭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兒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勇族交傷之子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澹簡至於圖畫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家藏圖書萬餘卷未嘗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逾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為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養城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牒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遭並遷復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於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於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敏曰濠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棉曰制曰格曾孫曰胄曰頌曰頤曰廣曰顯曰宏曰頤曰全曰安曰寶曰胄曰膺曰顏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城一堵多墜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窟穴於墻下乃伺窟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臥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詔誅爾當往證之既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既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遺神仙也侍立碧瑯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敘嘗蒙薦舉今入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譜示之謂曰龜非與人同被害汝城之汝城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曰其人釋爾吾何收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途窮事既傳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為真人事否曰未之聞也上具道所以咨嗟久之孫固時為知樞密院退而謂所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為豈不為真入乎元豐中忠彥以墳墓久闕照管乞弟釋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任子孫一人隨本資任或親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慰也

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於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為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社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沆，無不往者，公於其間獨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李既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誣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嘗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其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然自失，退而歎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為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為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又時為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辯，上迫於正論，遂盡罷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適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罷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敵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議論，輒閉目數數，殊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忤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仙，仁宗欲以楊太妃為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奈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即曰：唯唯。陛下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先是宮中以劉為公，呂公固多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公不悅，王隨、而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開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已勒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忠正人，然亦未嘗敢全疏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間，始某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適曰：某長某三十歲，尚有誤邪，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杜不滿意，出為泰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

別錄

公曰：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為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著意於此，勿以為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處人，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為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怪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公曰：知其為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感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則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讓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己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為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人與答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為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

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遺之，同列多勸公，且謂以為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元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適憐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適非也，於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敬，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虜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嘗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惟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論其下者曰：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撻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關者論之曰：訴事者既矣，逼曉之令飯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覆覆之，抑首與語，稍稍潛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彼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諫，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耶，願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惟狄梁公有生祠，公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尙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而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然矣，公懷檄不下，芳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某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有自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民，其弊迥爾，後世既收拾強而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罷相時，黃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時長文獨曰：心虛性很，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臧削，非復故時，歲更嘗因從公出遊，問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則目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月，上遣近璫齎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接行，經界甚明，朕亦回教盟好，固欲優容，廣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來，重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適心問不在王室，國有大政，

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塗開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由，適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保甲，曰：修城壁，曰：辦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陛下若聽之仁，舜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沒不敢以直言聞於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凡三千餘言，公自手寫，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以待以常禮，使之久留，不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莫自難安矣，見上請作韓某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北矣，公起堂於北第池上，以飲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公賦二詩，其一：幸章云：寬蒙百指，非吾事，只學醜酣石上眠，自是疑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遣使特爲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士大夫俱動德之難名也，皆歎曰：天何不爾，歐公爲魏公作誌文而後死也。

遺事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思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有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宗，乞降勝旨，割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割張昇，一作太尉見之，懼深，非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繁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一作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一作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眠，朝議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公曰：相公自若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抵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能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既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觀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能即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皆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請，謂若復

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適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祈雨。兩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遣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如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裝。慈壽母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勸以禍。僅能復辟。彼道太山之重。陛下適惜一雞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曰。何曾太山。遂決。即建慶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因入加儀衛。焉。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為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言無節。慈壽既云未定。虛。未定。人語。何足怪。他日復遣使見。慈壽。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亮果不敢言。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為子。其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聽。後。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傳。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實。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家。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衣。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進。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召。既。而。召。見。公。是。時。已。知。不。可。為。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願。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偏。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愛。親。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為。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圖。讓。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幸。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輔。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既。不。知。所。處。公。獨。投。杖。哭。襄。簾。入。見。上。過。疾。作。非。有。他。變。宮。人。暨。後。遞。去。不。敢。前。公。迺。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會。公。已。下。皆。汗。淚。背。以。事。出。不。意。也。仁。宗。初。姿。短。急。召。上。未。至。仁。宗。復。手。動。會。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酒。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為。迺。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補。綴。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寢。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櫻。公。哭。之。曰。何。事。不。可。為。今。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為。婦。婦。作。主。之。語。仍。救。中。貴。侯。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一。文。字。須。進。皇。朝。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圍。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開。違。開。幸。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權。人。莫。能。窺。其。迹。仁。廟。覽。獨。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發。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詢。公。

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常易之。若遂葬。期。修。所。費。此。資。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半。為。之。歎。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誠。且。及。遠。既。到。皇。堂。棟。適。不。損。照。事。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圍。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曰。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幸。相。器。太。宗。真。宗。皆。鑒。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於。石。公。圍。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沈。念。謂。其。詩。有。衝。霄。為。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遠。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覽。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沈。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遠。琦。亦。以。郭。遠。羸。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而。之。廝。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顯。等。嘗。近。下。安。妥。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沂。公。謂。幸。相。當。顯。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幸。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厥。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鸚。鵡。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操。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閒。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馴。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閒。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駭。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中。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下。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蓋。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中。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帝。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若。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雅。非。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雅。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

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繼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字為非。其一太祖時。嘗感宮禁。賂朝晏。華臣有言。太祖溫濟。何贊方酣。刺殺之。公曰。此不可為萬世法。已瀾之。適惡其瀾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不實。或涉藩。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海。趙瞻。首漢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親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蘇入細。通經給事。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作久。早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感滿三農望。卻效神功。寂寞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益深。墮虎陷。老枝繁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册。上有金書字。悉上筆。餘三册。公卿多題於後。劉到北門。宜公出畫册。謂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惟通真而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瘴。瘦病中。題。上使。劉。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體。公。題。始。論。一。有。問。許。升。材。品。於。公。者。公。曰。體。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大。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問。師。叔。平。日。公。曰。今。日。適。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皆。欺。以。為。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其。智。智。中。不。帶。黑。白。在。北。門。時。一。屬。官。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為。不。敦。篤。大。中。其。弊。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和。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不。肯。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為。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為。難。計。日。計。月。為。之。者。甚。多。矣。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蓬。莠。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割。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知。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副。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投。法。別。公。請。官。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為。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副。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副。宗。曰。不。得。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琬。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暮。府。有。閣。門。下。有。以。環。為。首。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論。年。雖。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顯。持。兩。端。公。因。昔。開。之。比。來。尋。開。斥。逐。紛紛。吾。現。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論。人。如。此。公。首。伏。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

疏。許。時。優。人。以。儲。為。戲。易。勃。然。謂。擊。卒。敢。如。此。搦。臂。武。襄。不。絕。口。至。柳。檉。組。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遣。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為。布。衣。父。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乘。我。寨。非。謂。將。罪。且。欲。戮。其。為。首。一。人。師。中。父。在。貨。中。方。請。於。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兵。為。兵。往。應。賊。太。捷。乞。斬。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怒。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撥。為。兩。制。師。中。方。愧。且。深。謝。之。公。兄。為。泰。律。孫。元。規。為。司。理。皆。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途。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譴。即。復。自。此。元。規。懼。公。書。問。途。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琦。嘗。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事。公。乘。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為。慶。帥。元。規。過。關。迺。泣。見。公。曰。河。真。小。人。公。知。河。西。不。知。相。公。公。與。樓。放。有。舊。數。到。大。名。干。公。公。待。之。厚。或。以。撤。為。人。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己。之。誤。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為。是。若。莫。事。皆。許。觸。非。而。卻。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開。新。執。政。用。一。人。款。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皆。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通。冬。至。祠。家。廟。列。百。盞。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怒。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悔。復。為。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公。言。富。公。為。鄆。帥。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富。某。位。當。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賚。賚。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嘗。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嘗。求。其。處。之。理。知。其。為。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鳥。用。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路。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讓。路。公。者。路。公。曰。彦。博。豈。可。以。卑。韓。公。韓。公。位。別。尊。博。則。有。些。蟲。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路。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歎。曰。衆。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同。在。兩。府。歐。性。素。褻。韓。公。則。齷。齷。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俾。車。出。按。屬。縣。其。女。與。貧。子。戲。驕。私。通。俾。妻。親。送。至。府。庭。公。適。為。之。宰。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用。產。多。為。鄰。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蒼。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使。我。且。從。伊。子。細。思。豈。末。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石。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聖。者。

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盍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釋刀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盧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應行道。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願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各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面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充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閒。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與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除。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愈晉終闕。又非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矣。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狀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莫於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爲。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追神考卽位。踰年。總攬權綱。其大有爲之志。固已可見。抗章奏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乘賊。猶分重寄。至於典鑰北門。雖曰內陞禮遇。外鎮邊陲。然時移事變。授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政。必有非所願爲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閒。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嫌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符。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歎也哉。昔東坡歐陽文忠公嘗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方尙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與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也。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原序



集山龜楊

撰時楊

道南一脈。真派相承。連今六百餘載矣。莫爲之前。孰啓其後。而理學人文之盛。綿衍不窮。閩人士其可忘。所自乎龜山楊先生游程氏之門。當時一堂講習者。若游若呂。若謝。皆同門友。拔出儕輩。而明道夫子。獨於龜山之。行也。曰。途之曰。吾道南矣。則是開閩學之淵源。接引來者。實自龜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券也。夫當先生時。士子獵取科第。幾數十年。一登進士。率皆奔走仕籍。即求其矯然自好。謹難進之節者。已鮮。其儕安能虛己從人。成名既六載。猶執弟子禮。以至於強仕之年。且立雪師前。好學勿倦。如先生者。宜乎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傳而朱紫陽。他若蔡氏西山九峯。黃氏勉齋。陳氏北溪輩。相繼而興。海濱稱鄒魯焉。雖然。此非獨閩人士之幸也。自先生官蕭山。道日盛。學日彰。時從游千餘人。講論不輟。四方之士。踵至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無源於閩哉。向使濂洛而後。不有龜山。則豫章延平。烏在爲見知之。學禹俾河南周程之學。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歟。顧嘗謂道之傳也。難。而道之行也。亦難。先生弱冠登第。年七十。猶自縣令權教授事。越明年。乃得召入秘省。陳時政得失。未幾。侍經筵。爲祭酒。復以攻擊奸人。力排邪說。不見容於朝。以去。夫區區一秩。碌碌州縣。始將老矣。而譽滿大廷。雖及兩載。究未有以盡其用。道之難行。蓋如此。抑又聞之。遇有汗塵。道無顯晦。先生行年八十有三。始進以迄退處。憂勤惕厲。歷始終如一日。若夫啓佑後人。鼓一時。雙賸用綿河洛之緒。於不墜。道之所以傳。固即

龜山集 原序

一

道之所以行也。噫。五星聚奎。應運而出。開中州道脈於前。長星垂象。應期以生。登八閩道統於後。豈非天設。讀是集可以知先生矣。

咸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龜山集 原序

二

余不肖。叨仕延郡。於今上甲午中秋前數日。緣將樂邑令呂君取入科場。奉憲檄暫攝其政。獲謁龜山先生祠。得遇賢裔諱令聞。暨諸道契。一一接晤焉。繼惠先生文集屬余序。余不禁爽然自失曰。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將以序先生之道德耶。先生道德自卓千古。將以序先生之事功與學業耶。先生事功學業。自在天壤。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亦就夫先生之卓千古。天壤者。強而復贊之可乎。因思六籍後。儒者著書垂遠。固在揆道。彰彰學。揭日月而行之。爲世範。士翼。非第繙整。輒爾也。故文一而已矣。有學十一時之文。有聖賢垂世之文。夫一時之文。學欲其博。詞欲其工。格欲其古。或感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雖其間有至有不至。則言成一家。亦足快炙一時。若乃垂世之文。則有異。言不本於聖賢者。不以著說事。不原於忠孝者。不以教人。崇正黜浮。羽翼經書。繼往聖。開來學。其道脈薪傳。歷千百禩而益光也。此其人自鄒魯以還。不可數見。惟龜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氣質純粹。得於天性者深。本於地靈者復厚。生而穎異。長而神明。理固然也。方其矢志聖修。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北學於中國。載道而南。上接洙泗之傳。下衍濂洛之脈。一時被其澤。百代宗其業。猶歎休哉。人稱程氏之肖子。予謂聖門之功臣。盛德大功。誠莫與京矣。斯豈一時文士流。學成其學。詞成其詞。格成其格。自爲一家言者。所得而襲取之哉。雖然。吾猶有志焉。俾讀斯集也。法以誠正節概。以宣朝。自爲社稷倚賴之重。法其慈和誠求以親民。自爲民人依

龜山集 原序

一

寄之陳。抑能法其毅然自命。專心致志。尊師樂道。以曠學。自造明心見性。聖統淵源之極。況閱為天下才
藪。續之厚者。流自遠。蓋源玉華。又極天地孕毓之奇。繼先生而起者。自必有人。吾固為賢裔。勉諸。猶共為
縉士。勉諸。時順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尼山後學孔興訓謹識。

維後學王孫蕃謹

王序

自唐歐陽詹以詩文為七閩倡。閩之人士。聯翩而起。霞蔚雲蒸。猗其盛矣。迺聖賢之奧。性命之總。則若有
待焉。有宋名儒輩出。幾以百數。鼓吹正學。羽翼聖經。上傳洙泗。下接濂洛。海濱之士。稱鄭魯焉。然破荒開
闢。實自龜山先生始。先生。閩產也。北學於中國。程氏之門。皆西北之士。得先生也。晚。西北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道脈南來。宗師百代。先生之功。卓乎偉矣。歷世以降。末學多歧。家立門徒。人竊阜比。豪傑之士。於
是駭之。然儒有真派。學有嫡傳。施靈孟冠。未可襲而取也。先生天資純粹。襟度曠夷。海闊天空。浩然無際。
而道必求諸師。行必求諸禮。立朝則以社稷為重。為政則以親民為先。當其安於州縣。不求聞達。力學不
懈。守正不阿。及稍進用。則首排和議。專黜安石。至若撤燕兵。振威盟。一統帥。龍奄寺。爭三鎮。問肅王。卓然
正氣。炳人耳目。又先生之舉也。實蘇元長。而攻擊其奸。不遺餘力。其造養之深。學問之純。出處之正。經濟
之大。此豈世儒所得而襲歟。世之浮慕者。竊之。形求者。疑之。且謂儒術之末效。彼靖康之病也。始如臥者
望之。稔然黃。其色若死青之茲。雖公乘淳于奈之何哉。先生之後。聖學大明。砥海宿海。實維伊祖。原乎巨
星垂象。義熙先兆。應期五百。名賢篤生。豈偶然哉。道再四傳。楊羅李朱。一脈相禪。此猶儒者之大宗也。千
寓延日久。四先生皆延產也。居其地而披其遺風。佩其文而想見其為人。也有日矣。且見曹一仲。屢叨錄
西儲。與先生裔孫。令聞。暨諸文學。稱道製焉。兵燹之後。文集殘闕。聞生重付。梨。余故忘陋。序之如此。方

楊龜山先生集目錄

- 卷之一 宋史本傳
- 奏狀
- 表
- 經筵講義
- 卷之二 語錄
- 卷之三 書
- 卷之四 啓
- 記
- 序

卷之五

題跋

雜著

卷之六

哀辭

祭文

狀述

誌銘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一

宋史本傳

受業諸子全校

楊時字中立，濟寧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為崖異奇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登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赴。往師程顥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顯卒時，設位哭之，寢門以訃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顥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顥偶暇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顥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復辯論，卒開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歷知濶陽、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薦除荆州教授，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尊信之，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年，蔡京因傳國華薦，召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為秘書郎，詔旨敦迫，既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成湯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其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極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固根本，冀邊民為弓弩手，以救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區浸，以為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又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

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發動觀聽，漢之汲黯，其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蓋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重，非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并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制勝，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亦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勸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衄，況諸路烏合之眾哉，至如董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聞防城，仍用閣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鎮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入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聞挾蕭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為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為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其後遂有應奉花石之事，又堯舜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危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為異說，以啓人主侈心，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執弊弊然以愛為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慶元祐黨籍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鄭浩，皆得次第奉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獵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召為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并植物王之兵及寬假言者，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諡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為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闕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顥，最知名。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祇受，已送秘書省納。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為職宜得剛明之才以充其選願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勤德之後爵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儼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十五月初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自開廢之中真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筵兼權祭酒願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輕學術謬悠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寬宥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十四日

右臣課蒙陛下擢實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選願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眩兩脛癱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昏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十六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自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嚙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十四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痠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俸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十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

官致仕求去而獲選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聖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十六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惓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容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為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持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十八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容恩誤被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者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遠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執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為樂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擢使臣匪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瀆之誅無以自道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容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徵開直學士其一十七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徵開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懷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散特蒙容恩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昇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陛下追還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十七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徵開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躡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容旨追還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十六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徵開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惓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尚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祖宗以來未曾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案典憲伏望陛下特降容旨追還成命以實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書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遽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聖恩賜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從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憑候指揮

辭免召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書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遽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聖恩賜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從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憑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在。某昨蒙聖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主上即位。復蒙容旨召赴行在。某為舊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州。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辭免工勝侍郎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部幸願之至。

乞宮祠其一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真武卿之列。願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三月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真武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耗昏。兩脛痠痺。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辭免兼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自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耗。手足痠痺。又甚於前日。豈敢冒貪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六月

右臣伏蒙陛下。擢真武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生。

其五十五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容恩。擢侍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衰殘。荷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非

願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旁招人言。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痠弱。長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乘。仰祿為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容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建炎二年

右臣昨蒙誤恩。擢致武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聞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陛下。容慈矜憫。愈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願臣何人有此。遭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俸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恭然衰瘁。力不能自效。疚心視顏。無所容措。伏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雖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短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東脩之餼。悉以市書。捐救而歸。自睡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謝除通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通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薦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為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為祿。學不知方。自憐揆策。以亡羊奚殊。博覽幾和。畫地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聖之誤。知擢真武卿。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願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其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不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思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思無其位。況值維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實在七人之列。是為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瞻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願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遺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軼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輪。敢不勉勵。前

臣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驗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庸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揄選，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辨弱，履屨如遺，頭目眩昏，朱成碧，日憶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展謁個誠，未回天聽，此五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瓦甓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竊於伏櫪，而敵惟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宰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備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不適用，學惟泥古，久安樸野，已難強於筋骸，晚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揚己而取名，願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雖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職，暨句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於循牆，猶忝榮於持憲，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與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能而中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類，薦膺香泐，臣謹當承大賜，飲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允者，繪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蓋，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老無能為，浸墮職業，老不知止，有視而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特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清，愚衷已竭，天聽未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而并容，駘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妄，亦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藉兢兢，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範，寵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過多艱之際，滯竊不虞之舉，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憶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命奇窮，已絕榮望，眷恩俯逮，奚殊問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茲妄庸，亦與揄選，涓流何有，無裨溘勃之深，老馬已疲，終冀敵惟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繪言下逮，朽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襲，滯廟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用，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實經帷，歷侍三聖，願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強，籌慮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服，束以精繆，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茲致殘疾，亦未捐棄，敢不益登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職，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編窮，性委凡陋，盛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薦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帷，擢置七人之列，復玷武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糜廩廩，浸以年齡，晚容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茂律姑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愈晉下逮，退伏田廬之陋，猶兼延閣之清名，願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轉，俯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不宰，凡厥羸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駭乘之已疲，亦獲敵惟而不棄，雖謳吟教澤，阻陪默舞於庭，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作

陳銘鳴鑿，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賦，允懷舜德之敷。中謝。恭維皇上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祥在庭，共乘星而環極，修禮文之廣被，表聖日之光華，願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副驚覽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擬廷講義

尚書

吉人為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雖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為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畏夜饋，為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於古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老節

聖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沈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固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聖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為明，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和，上下相比為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闔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明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為之子。其聰明足以教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天矣。天所以祐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勳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數虐於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善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于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說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為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慎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慎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為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孔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礙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遠是違矣。故不為也。夫敏事則有功。慎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為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為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非欲飲。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為心者。蓋如此。後之為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不思人之不已知章

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肯混。混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為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

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為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繫。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賂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蔽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語錄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 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密犧所畫八卦耳。常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繁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入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為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視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妻饜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古之學者。以聖人為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為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為可至。則必以為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為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為準。舜路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憫恤。

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衰僻之氣。不設於身。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已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真情。豈欲相棄其惡哉。行其真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醢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廉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亦爲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贖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反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少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爲是。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事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穆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札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此則其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繁馬千驪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當。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驕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思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婦之道。以爲兄弟盡兄弟之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韓信用兵。生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卽其隊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尙未知。此與棘門灞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騙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推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矣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惻、則人自感、曰、至誠惻惻、則人自感、然今之將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物、物應於彼、迷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陸宣公當接續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身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議論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反、至有圖王而實竊、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為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為二、心迹既判、而為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八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親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荆公在上前爭論、或為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為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賤、不受賤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為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頌其賄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概與之也、故假此為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頌、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為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為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益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為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頌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常平法、州縣寺倉、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為潤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倉飲食之、欲入之人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官所為、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為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費、公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殿之費、

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子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為之以進、庶幾官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皆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老即傳矣、蓋已老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微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為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為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而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官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綫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變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稽途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途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勸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為不得已之計、或為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榮榮達、此何義哉、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為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慰他中書舍人為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為之、其義處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救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為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變不完、政事何變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為君子、曰、以此自為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址。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為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山所見之熱與不熱。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亦不妄取。

世之舉鬼神。所以陷於淫詭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為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專親之遺哉。秦少游以章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廟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修靡。未聞其毀。乃取章元成毀廟之說而行之。此元帝疑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於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漢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尚不欲毀耶。以夢寐而復。既未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如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范濟美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池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京師所聞。丙戌四月。閏。論語音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昔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道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因言人君論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卻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違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寤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午搖撼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固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皆見百姓不悅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子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亦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及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目。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因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求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水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水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說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諷神宗處。若下註脚。儘做得諷諷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諷諷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曰。不是。文正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諷諷宗廟。諷朝政者。自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

真欲人之諷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為後王法。今其所言。諷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諷諷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諷諷。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為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民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為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雖實名之。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諷諷亦欲求人諷諷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為諷諷。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

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諷諷。不惟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為之時。人固已心誠而誠服之矣。使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謂常關志寧云。至道難維。惟謙謙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性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刑公法。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每民二千緡人。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投充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為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忿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路。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為經營。豈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迫。幸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為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為程頤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為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為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為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為檢察。而其弊減矣。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何如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亦烏凡。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褻自任。恐聖人不然。仲素問橫渠。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為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汩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議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為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獨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即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所為。須是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文章。作忠信。恩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為開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士。貴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髮鬚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小居則曰吾當為古人之所為。繼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

志於忠信慤慤不為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如此。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資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按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亦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象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制。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填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即時賜蔣山僧寺為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為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尚慮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諛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於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為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於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慮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真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櫃。其語有比上德為桀紂者。比奏御。真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審曰。小人怨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真宗時。監司有以淺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淺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即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為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道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

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為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為天。又言為金。為主。以至為駁馬。良馬。為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為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其類。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為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為某物。於身於物。則為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發。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為常有疑焉。故問。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為如今不用著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做。必有道理。二南為王道之基本。只為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何。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然而必行之。其誠不疑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問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其間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為此論。至今人以為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為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為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為優劣。以進士為勝。以資蔭為歎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為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滂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礙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為讀書而加獎勵。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為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廢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

賜之符命。至其宜為博士。乃復以為無出身誓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為善。

朝廷作事。若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為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衛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果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歸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楊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智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開已丑四月白京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非本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人聖之偽。真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礙關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為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偽為也。

學者若不以為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堯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資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之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為諸葛者乎。然則居賦畝之中。而以天下為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真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為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

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為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偽。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股棧之語。此豈可信。竟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為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為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見明道先生

某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約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智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嗚呼。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陪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概以聖人之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誠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歎。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遺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因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感。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遠有凶變如此。因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遑譎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清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奮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理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默也。惟亮之。

其三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始不止此也。官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寄程二十三其一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頰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遠。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土類凋落。友朋絕少。案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寔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頰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游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准良會。惟希力學慎愛。

其二

爲別餘兩年。窮居窮處。安否之間。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尙遠高論。冀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爲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某諸况如昨。無足念者。未聞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欲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沈下僚。不調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蟬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醜。象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吾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挽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慙慙慙。

與鄧堯叟

遞中伏辱賜教。并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色。以昏聩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真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督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匍匐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營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城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豚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曰。則曰。胡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譏議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辨。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為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閉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為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讖諛。竊謂於國華。亦為同道。故妄肆狂言。洎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即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為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即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補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者。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為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為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即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為字說。此為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為佛寺。其徒有為僧者。則作詩以獎。就其志。若有美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馱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為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為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釋老。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都。望其郭。郭城社。而未嘗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之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轍。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為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轍者也。尊佛老為聖人。是皆吳為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若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為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某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護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為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翁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為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論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感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姪。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為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惟順昌獨富。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

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為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為。孰謂人而為之乎。某此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聞為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批吾額。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於左右者。故輒及之。莅事間。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禱。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曠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當懼自畫。為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其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且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為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對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早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為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恐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為前輩。每辱辱過。進之為執友之游。願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為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懦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強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慰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為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曾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入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開惟力學慎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諳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為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開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設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開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動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翁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尚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椿其一名彥仲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察。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論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險。短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能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澆濁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為世累。編緝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滯礙。從游之徒。又無從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真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待朋友之愛。不置可否。妄以書勉公為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竅。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為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為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漆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僧可為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不能。不強其力之所不能。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為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鬻間之為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為安乎。前此詔為祿仕者。殆為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善矣。苟能任其力之所不能。而不失義理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為貧。古人有之。爾今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為貧而仕。古人無有。則子亦未敢閉命也。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宵竊念聖人沒。遠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勝勢利。鮮克為己者。幸習數人稍知自立。不役

志於俗尚。齊驅並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為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為之歎息也。且佛之為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若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與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盡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然亦不為異端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為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為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為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為佛之徒者。將以為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為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微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為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為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為可畏者。此不肯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為不足聽也。子之為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幸甚。

謝程潛文

某。閩鄙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真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烏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踴躍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道。探曠。故不敢輒恃。昔日春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澆高明。豈虞過聽。遂示教諭。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衝。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為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投羅擿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為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尉之吏。負負卓瑗異之才。抱其器欲買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迷無先為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之。非執事敦大策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思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盡。然嘗側聞梓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為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為士大夫譏。評訕笑。用覆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

至於章句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身。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惶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合一編。冒獻。玷洩清視。不勝惶懼。懷之至。

答李抗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寒絮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出一語。與時相聞。大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僥倖之。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雖不事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賤之徒也。舜賤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為舜者。亦力於為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孳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為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為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傳者。其序不可誣也。若酒壚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為之。則或侮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酒壚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為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為道。後傳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觀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賤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為賤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為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為舜之徒也。必矣。所不問其已具。李君審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正仲字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為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靡靡。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循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飡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

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汗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搥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衛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圖天下之諸侯。彼為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乘國鈞。衡為一代宗臣者。猶且因拘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擢。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輻。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乘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德前軌。皆道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想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循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為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道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熙。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為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為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為明。真欲為功。其極也。慘戮少恩。主上即位。盡獨前弊。而書之慘戮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為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慷慨。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為世變所移。是真常德君子也。非夫趨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聞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節按臨。某也實為部吏。幸得握衣。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疏迷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慕慕之意。以為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廟於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為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為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貴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顯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味。不敢輕為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幸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聞民吏肅清。不敢為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為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切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為後日論教之資也。

代入上江令

士以贊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為道。其次為禮。其下為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為仁。此為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為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為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為名也。為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嘗儲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某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於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馳迹之間。得聞警效之音。昨而益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蒞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為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於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勸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慙慙慙。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倦倦。乃爾得無過愛者。安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與游定夫其一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鵝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為便耳。太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意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欲羨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只少慰鄙心。著毒千萬珍衛。

其二

某窮居習閒久矣。乍爾莅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默。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實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強聒為恥也。敝鄉二編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三

易傳後序。顯道為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荷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敏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秘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論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為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則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四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為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眾。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有失真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為訪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為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審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譎佞欺負之徒。投閒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為上為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為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為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厭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昏聩。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警乃幸也。

答陳堯中其一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觀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艮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為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律書。世傳稍寬闊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孚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華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渾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為冬至。噬嗑為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義。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為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為二說。皆深所未論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二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論。三復來說。益用慨傷。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翻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為乎。苟在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為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敢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廢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為善。務欲揚揚。何以有此。將使情和之士。不終為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說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隨紙愧汗。言不能究。

答胡康侯其一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歸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諱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諱，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葬之時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齊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棄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二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解義辨已成書，俟脫窠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與，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

其三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冊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為賊棄毀，僅存一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除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冊，尤荷爾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為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能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始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四

便中辱賜教，伏審遐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適園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鄉，度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惱惱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諭湖州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園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塞楮可盡，餘塞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傳宗，嘉言懿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遠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獎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盛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

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呂居仁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皆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答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欽，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穿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穿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穿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審其知之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穿，則人孰爲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難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爲志強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穴併集，區區非塞楮可盡。

與許少尹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驗。隴寇糾纏，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願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致輒至公卿之門，雖台席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於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恐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傷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未由一造台屏，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竊食何路進身欲為轍餅之呼逆知無濟忍效治金之圖自取不祥故雖幸餘光之可依莫敢飾辭而
上致豈圖異寵遠及非材此蓋伏遇某官廣大度以寬容推至仁而博施智雖別物能不病人未嘗片善
之或遺致此甚感而不棄受恩有地圖報無階敢不允蹈聖言雅不忘於舊學益勤職守庶無負於己知

謝楚大夫

右某啓伏蒙知府大人先生保舉某堪充職官任使者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處
責之難逃豈意薦論之偶及被恩優渥撫己既慙竊聞以身徇道者君子之格言事君以忠者人臣之明
義懷瑾瑜欲有待也雖鼓刀自瀕猶不為辱尊德樂義欲有求也雖忘勢自竭乃其當然永惟上下之
相資莫知貴賤之有間世道淪喪風欲浸墮居下者以難仕為迂諫在上者以旁招為未事公論一廢私
謁肆行待價而沽顧連城而莫售無因而至雖照乘而難前苟非先容孰匪棄物如某者賦材疏拙稟性
頑愚徒聞師友之緒言妄窺聖賢之遺學豈頭風目之賤何意求官牛溲馬渤之汗事堪待用已絕凌霄
之望方圖電祭之安欲為轍餅之呼逆知無濟忍效治金之圖自取不祥豈謂未遑卒庸之愴遽玷齒牙
之論終懷直道竊希東國之臣已附青雲不作西陵之餓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以教育英
材為樂而務在愛容以推毅士類為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甄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無忘
舊學益勵前脩驚乘何能幸書聯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馬通直

顯奉繪言榮升朝籍恭惟某官懿文外炳碩德中純芝草之靈人皆知其美瑞珪璋之質初無事於先容
未遑卒庸之愴遽辱臧題之及褒榮過分悚愧無涯

賀林舍人

光膺竊綽出繼侯藩伏惟某官學際天人識洞今古擢辭禁掖追三代之純深懷故鄉發一時之榮觀
值此艱難之際正須經濟之材延閣清賢事復漂縷於外寄寵章顯服佇瞻鳴玉以西歸用寬北顧之憂
共濟中興之業親仁有素猷德未期

代人謝呂潛

竊食聖時空坐靡於饋廉謀功歲杪甘莫效於涓埃側身方俟廢歸絕意敢希論薦龍榮非分喜愧來并
竊念某誠味趨時仕惟為緣遇事直而動多召怨操行彌篤而人猶見疑仰首一鳴三盡黔之技窮
年無補終為智叟之非永惟玉堂之無疵或恐丹青之能絕每私循省徒積憂虞豈圖君子之并容輒取
衆人之共棄此查伏遇某官至公處已內恕及人羣言並聽而罔惑於讒邪小善必錄而不遺於疏遠致
茲庸庸亦與甄收敢不勉蹈前脩益堅素守鵬鷲何慕深林不過於一枝焉馬雖疲十駕何期於千里庶
從驅策以報私恩

代人謝解

卜筮前陳願何求於燕石秦醫並畜俄有取於藉菴省分知榮瘁躬增愧竊以難進者君子之義易失者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四

啓

謝太守

仕祿養親素非求進分曹莅職自愧無堪方處譴責之難逃豈意褒稱之偶及寵榮過分循省若驚竊以
郡縣王室之屏藩而守令士民之師帥尊卑雖異任責則同一非其人兼受其弊顧茲百里之重寄實惟
萬室之具瞻軍國調度之須所取非一兵民什一之會其職匪輕嚴之以法則衆離而不親撫之以寬則
事弛而不集苟非豈弟之君子曷底困窮之小民古謂其難今尤慎擇矧夫極治之盛際固多間出之英
材刀發新礪莫匪庖丁之手人胥易使率皆言偃之風宜得異能稱此公舉如某者將駟下乘枵襟散材
自惟御轡之難驅敢希匠石之或顧徒守過庭之訓恥為趨世之謀一瓢屢空方慕顏淵之好學三釜而
樂又懷竹子之及親雖未信辭仕固賢者之宜而公養為貧亦聖人不免獨從科舉踈玷搢紳庶乎餽履
之徵足為晨夕之奉伶仃一病流落八年氣形並衰神志俱耗身同野鹿甘自屏於樵漁衣若懸鶩復何
意於軒冕方將投蛙足於缺甃寄鱗巢乎一枝俯仰終身優游卒歲徜徉塵垢之外游泳詩書之淵與世
相忘脫桁楊之接摺放形自適近魚鳥之沈浮奈何糟糠無以畜妻孥甘旨不足事父母年登病之冬暖
壁寒在人情難以恬安於人子尤當憐憫遂參選調補吏掾曹來游會府之英躋輒去衡門之陋處惟思

聖人之時，環轍載費，將有行也。雖急仕猶不以爲汗，操築鼓刀，將有待也。雖自瀾或不以爲辱，永惟出處之大致，固宜義命之兩全。貴乎中行，孰可已甚。況值離明之兩作，仍丁泰吉之大來，設科目以振拔滯淹，舉經行以網羅遺逸，朝以進賢爲急務，士知不穀爲可羞，故稍光跡，遂者乘巖穴之居，而懷瑾握瑜者有廊廟之志，願茲千載之興運，是爲希世之罕逢。凡有見聞，孰不奮勵，如某者學惟爲己，才不逮人，徒襲父兄之餘風，不墜箕裘之素業，非驅夷路，自慙駘駘之難前，篤信所行，終類魯公，而見笑一編鄉黨。旋黜春闈，分甘自屏於樵漁，意復何所於軒冕，再攘之臂，忘搏虎之可虞，屢北之兵，徒聞風而猶騖，孰謂已歸之氣，俄伸久屈之中，退省厥由，所來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公處己，內恕及人，以教育英才爲樂，而務在兼容，以推淑士類爲任，而常思博取，致茲庸妄，亦與孰收，敢不勉自激昂，仰懷知遇，益勤素學，愈礪前鋒，冀乘何能，幸啓駉於驥尾，天池可到，終有待於鵬風，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記

求仁齋記

元祐戊辰秋七月，予自京師，友人黃君過予，問勞苦之暇，因謂予曰：吾於縣北墟之隅，西山之麓，得廢址焉。菴草盤石，開地爲齋，舍有講誦之堂，燕休寢息之廡，賓客之位，無一不完。將聚族親子弟教之，雖鄉人願至者，不拒也。子盍爲我名之，盡其義以告。居數日，予相與一臨之，其地高明亢爽，下臨康莊之衝，負城西南諸峯，首尾盤踞，聯互十餘里，皆隱然得之几席之上，而俯仰之際，如在深山大澤丘荒之間。埃壘之表，此真學者之所居也。予徘徊久之，乃昌言誦之曰：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摺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絕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論，不聞窺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異則相訾，至性義論，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備，釣聲利而已。一日街衢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剝削，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庸夫販父積百貨坐市廛，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於隨，剛不愆於怨者，相進於道，庶幾少微類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真有志者哉！然予嘗謂古之學者，求仁而已矣。傳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夫街衢而不售，轉而易業者，皆放於利而怨者也。吾願以求仁名子之齋，庶乎求之必得而無怨也。雖然，古之人所以求仁者，不亦難乎？夫孔子之徒，問仁者多矣，而孔子所以告之者，豈一二言歟？然而猶曰：罕言，豈不以仁之道至矣，而言之不能盡歟？故凡孔子之所言者，皆求仁之方也。若夫仁則蓋未之嘗言，是故其徒如由賜者，雖曰升堂之士，至於仁則終身莫之許也。然則所謂求之難，不其然歟？學者試以吾言思之，以究觀古之人所以求之之方，將必有得矣。

沙縣陳諫議祠室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登中，論蔡氏弟兄，皆宜竄嶺表，公之南遷，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潛竊隱匿，未形於事。

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爲善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爲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爲太遠，欲獻可姑緩之，未幾多疑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爲先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於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大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卽縣庠爲祠，常以奉公祀，堂成，樹余爲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垂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立懦夫之志，蓋天下士，非一鄉可得而懷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播斥，其施不廣，而邑之士大夫，誦其言，遵其道，仗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爲多矣。古者有功於人，則祀之，則公之祠，當載之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爲之書。

記劍州陳諫議祠室記

延平舊有學，負城之隅，抗西山之巔，士之肄業於其中者，無虛室。建炎四年，爲賊所焚，知州事劉侯子翼，視舊址險而隘，故遷之城南，就夷曠也。方經始未及成，而去，今太守周侯館之來也，庀材鳩工，以終其事。教授石君公微實董其役，二人相與協力成之，又卽其西偏，立諫議陳公室之中，歲時從祀焉。堂成，屬予爲記。余謂周侯之政，知所先務矣。謹庠序之教，追祀前哲，以矜式士類，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無以及此也。世之爲吏者，舉以治文，書理民訟爲急，而不知使無訟者有在於是也，可無述乎？乃究其本而爲之言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六經微言，晦蝕於異論，宋興，黜顏夷亮，發息百有餘年，名儒繼出，至嘉祐治平間，文物之盛，未有前比也。熙寧更新法度，以經術造士，世儒妄以私智之鑿，分文析字，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假六藝之文，以濟其申商之術，一有戾已，則流放竄殛之刑，隨其後，雖世臣元老，概以四凶之罪目之。天下靡然無敢忤其意者，故佞諛成風，而正論熄矣。士氣不振，積至於崇宣，述其事而流毒滋甚焉。當是時，橫流稽天，而堯中以身扞之，幾滅頂而不悔，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先知之明，爲時善龜，非命世之才，而能自拔於流俗者，未之有也。置之學校，使後生晚進，目睹其遺像，宜有嚮風而興起者，異時羽儀天朝，使姦諛屏息，將必有人矣。至是邦人思詠周侯之遺德，無窮已也。

浦城縣重建文宣王殿記

周道衰陵夷，至於戰國，于戈日尋，帝王之迹熄，而典章文物，淪喪無遺矣。孔子於是時窮爲旅人，無所用於世，退而刪詩書，定禮樂，而先王所以爲治之道，煥然著在方冊，使後世有考焉。論其功，謂賢於堯舜，豈虛語哉？故廟食百世，雖天子之尊，北面而奉之，爲道之存，非以是爲榮觀也。國家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立學，是時陳公先生，以經術德義，爲一時儒宗，適主縣簿，孜孜以教育人才爲務，乃與其令謀卽縣之東。

兩隔築宮於其上以延後學邑人徐翹登殿於其中不侈不陋故三舍行堂靡一新而殿得以獨存至建炎初為賊火所焚春秋無以奉祀事紹興三年冬縣令吳侯來視事之始歷告諸神祠獨吾聖師無瞻依所嗚然曰今老佛之徒猶知嚴事其師而吾徒獨不知之耶於是慨然有建立之意不數月召邑之諸生劉壽吳元賓吳慶全等相與畫其事經始於四年中夏落成於秋七月良材堅壁皆於前用人之力與夫製繪之工其費無慮百餘萬人樂輸之不為厲既而邑之士蕭願以吳侯之書走吏詣予求文以為記予為之言曰學之廢久矣誠淫邪遁之辭盈天下士溺於所習冥行而已予嘗考之周官司徒以知仁聖義忠和六德教萬民夫仁與聖孔子不敢居而先王以是教萬民者蓋天地萬物一性耳無聖賢知惡之異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亦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故學者必以聖人為師猶之射者棲鵠於侯以為的惟巧力具然後能中巧而不至至而不中蓋有之矣然不為之的則莫知為中否也司徒以仁聖教民蓋亦棲鵠之義與之為的耳然仁之為仁聖之為聖必有在矣學者未知仁聖之所以為仁聖雖有學猶虛器也世之論者以謂仁者愛而已矣蓋未嘗究觀孔子之言耳知孔子之言仁則聖亦從而可知矣夫浦城之為邑蓋東南賢士大夫之材藪英材異稟出而擢高科登歷仕進乘鈞軸者世有人焉吳侯用心於此非徒飾其祠以誇耀之也蓋欲邑之士肄業於其中者就其文而其實心毋而身行之以趨聖賢之域然後為學之成也故并以告之

樂全亭記

君子以德為與以忠信為觀軌以志為御以古聖賢為前驅以同方合志者為駘乘乃相與馳騁乎仁義之途翺翔乎詩書之府涉獵乎百家之園囿而後稅駕乎至道之墟而止焉此天下之至樂而衆人不與也乘飛輪之車御遺風之驪鄭女曼姬扶輿挾鞶發軔乎康衢柅輪於椒丘銜觴列鼎絲管間作凡可以悅耳目而娛心意者無不具焉此衆人之至樂而君子不為也是二樂也不相為謀各適其適焉而醉醺異味矣余嘗讀退之巧者傳見其所稱竊謂盛衰伏之理宜若是比壯官學游四方窺觀近世公侯戚里割脂田沐邑為陂池臺榭佳花異卉奇禽馴獸充物其中盡環偉絕特之觀與廢相尋不一二世卒如巧者所稱可勝計耶於是乃知夫爾樂富貴之佚欲而不知君子之樂者其忠必至此也古之人以燕安為悅而謂臺池鳥獸惟賢者然後能樂豈虛語哉里人余君作亭於其屋之東偏種花植竹以資歲時燕游之好又闢其後為堂聚先世所藏之書以遺其子孫使其登是堂也擷六藝之英布道德之實知慕夫君子之樂而出游是亭也能不為玩物喪志則內外之樂全矣故以樂全名其亭於戲勉之哉是將長有此樂也余君子之妻黨也屢踵吾門求文以為記予嘉其志知不獨驚乎衆人之樂也於是乎書

孝思堂記

紹聖元年龍圖謝公以疾薨於位越明年其子以楮歸葬於建安又明年襄事乃作孝思之堂屬予為記予為之言曰孝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雖小夫賤隸義董收屢下逮窮髮荒誕無知之民皆知其為美稱也一被之以不孝之名則心踴躍而顏忸怩若夫夷考其賢則學士大夫誦六藝之文講先生仁義之說

有病其難者然則孝之德其可謂至德矣乎古之仁人孝子豈他求哉亦不過乎物而已所謂物者凡受於吾親者是也故身者親之枝親者身之本其體一也流弊濫溢之首奇邪慢戲之物日發於耳目而視聽言動一失其則焉皆過乎物也過乎物是不敬其身也不敬其身是不敬其親也可不慎歟故君子居處必莊事君必忠莅官必敬朋友必信戰陣必勇而後足以成親之名反是皆忘親者也又惡得為孝乎惟公以布衣起闕閭數千里之外隱然為世名臣其殊功異德足以勵世範俗銘鼎彝而錫金石為邦家之光況其所以訓迪子孫者哉今其子乃不忘乎孝思是能承公之訓將有志乎古之所謂孝也吾是以知謝氏之後能隆其先烈又光大之其有日矣故余承命不辭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救弊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紀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庸庸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說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繁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吳吳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闕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子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予之畏友也博聞強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別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輒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離章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忠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思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

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豈有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其猶不能盡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窺其門牆。足未踰閭。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鬪靡而已。是為用學為戲。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言為然耶。其未以為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遺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轡者無遺矣。余以是得為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也。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庶幾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容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迂闊而不足用也。故輒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其勢然矣。雖齊晉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辯息。而盡言誠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舍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蓋聖學之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沒。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貢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則其去本寔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洛陽。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卻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奧。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牆。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在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釋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誤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卿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粹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為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勵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孽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行。姦諛之徒。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罪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諆。不實之語。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辯明者。公既沒。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敘。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茶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絕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遠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

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者。寬裕溫柔者。仁之質也。齊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強剛毅者。仁之用也。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予願以仲遠配子之名。蓋將與子於遠也。夫任重而不知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有。然古之爲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毀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爲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求免於今人。則宜勉之無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聞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爲倒士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士。使子之困窮也。始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武易之。吾子姑爲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術之義也。子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爲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業。誠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己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爲說以紀其事云。

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皋陶之爲臣。相與都兪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遁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讀吾門。以其所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淵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戶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五

題跋

歐司馬溫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聞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二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爲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爲榮。而以爲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闈。而海內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於後。其爲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於後。

跋橫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橫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齊。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藁。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類。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攜卷。蓋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爲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橫渠先生字子厚。橫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跋鄧道卿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慎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婉...

題了翁書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泯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謂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調傳藏於家...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予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諱前言往行...

題李丞相送幾更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也...

跋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橫渠先生既沒其門人欲證為明誠中子以證諸賢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溫公參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與與而引據精密...

附司馬溫公與明道先生帖

某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諡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

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在七夫寶藏之以為珍玩...

跋溫公與劉侍郎帖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登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冤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於廷諍之...

雜著

書銘

舍其英，如其質，精於思，貫於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其不祥。某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某之已而謂子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不祥奈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某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默戒。

勸學

志學之上，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苟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賢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慤不妄與人交，晨與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開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愉愉，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優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能甚。倂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指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標度夷曠，不可汗挽，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尺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錠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嬰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此多公，故并述之，附於其末。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六

哀辭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沒，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橫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雜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懲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庶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域，行蒼崖之巖，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內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說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先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半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沒，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

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
 備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余悲古人之不見。逢世德之險微。折
 道真之純美。今肆切。全體而分到。駕異端而並逐。駢支殺乎多歧。互干歲其泯泯。去聖遠而卓彼
 先覺。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萬世之師。勸棗棘之荒穢。分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獨兮。背世
 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覩。馳衝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懸於天兮。匪子敢
 知。希渴澗而載華岳兮。曾有處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柄柄。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
 通關闕於一息兮。尸者其誰。任天樞而自爾兮。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大理之常
 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遊兮。形魂感
 嗚呼。已矣。分斯亦難忘。

哀鄭堯叟

宋有君子。姓鄭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比壯游四方。始從中山劉公
 為學。鶴齋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遷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
 遂以名稱於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位官雖充職必盡其力。凡決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
 勝其煩。先生處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
 藉甚。益敬慕之。尚恨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
 不子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
 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其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顛沛。忍不一引手
 提掖之。卒以窮死。嗚呼。命矣。余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物。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
 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乘之郭郭兮。邦國之禎。應時須兮。純明篤實。允式兮。胸中之藏。羅瓊琬兮。位
 卑德尊。慘莫兮。汗血龍駒。繁芳嶺兮。雲帆蔽天。騰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鐘兮。錫物範形。曾莫圖兮。自
 爾遭之。未所如今。既實爾德。執云覆兮。胡嵩爾壽。忽聞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
 恨於懷。曷由除兮。

祭文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恨百年之水。欲猶想見
 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宛然孤立。而誰憐。嗚呼。先生微
 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計已及門。嗚呼。悲夫。宜
 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歎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物。
 徒隔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

狀述

先君狀述
 先君諱某。南劍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而胸中
 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
 始勵其子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屏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
 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
 年十月戊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月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
 某月某日葬於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為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
 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某。幼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名於有道君
 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鄧。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史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
 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曾氏。巫生阜。阜生哲。哲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
 孔門高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
 宗為名臣。於時薦登。騰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州黃巖縣主簿。邵安簡公開其賢
 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踏門授經。無虛席。是時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
 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所欲聞者。聞久之。始
 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刪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太常禮院。權判太
 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宗英宗兩朝
 正史。適以公為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眾人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
 各以臆說。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析。
 詞旨精懇。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偏及五帝。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
 殿引議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修兩朝實錄。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
 特命進公。其奉酒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哀毀瘠甚。年未四十。鬢髮盡變。服除。入為
 戶部郎中。復遷吏部。遷右司郎中。章恩賜緋衣銀魚。曾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溫公。呂中。公
 為宰相。士多傳時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
 公充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兼樞密中書舍人。數月。召試。即真。遷實錄修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
 會除康直。直龍圖閣。知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陝西。隨軍。失亡為多。先帝
 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諂事李憲。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更加獎擢。執政
 訝不先白。言者承望協力攻之。范公純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可見。則純仁豈不可居此矣。諸公知公
 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祿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

餘件屢中怒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虛設。謂之鄂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別。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願所言當與不常。行之人心服與不服。今陛下責維。臣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亦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意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趨之。諫官王觀言執政。作旨落職。知鄂州。公封還詞頭。言觀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觀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悟。加觀直龍圖閣。三省議吏科舉。公獨建議。以謂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內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磨錄。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羞。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別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別立一科。稍做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磨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冊。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應禮視事。受冊。人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殿外。蓋外朝天子之正宇。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冊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后受冊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此蓋入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年兩制之義。受冊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百官拜表。壯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降朝旨。不全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謂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今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仰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就改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章城縣民侯傳者。負官錢。內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啓倖門。又言。近日頗有求內降。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內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縣。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調遣。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默為自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適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速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

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當盡人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監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其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召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遽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脩。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衙門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從景先陝西路。公方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弊。卒如公言。秦王後止。魏公。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承。禮也。況承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年春。早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汝礪上疏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車長轡。變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和氣。翼日有旨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與二公合。異意者。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權安州詩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訪諷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得。同時能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以賈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穎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以通東南物貨。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穎人素以為患。公拒其議。使者語誅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守常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轡而至。平時莫勞無虛日。公曰。飾廚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幣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州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寧之法。數稱公議。禮自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查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宮之中。親近狎狎之徒。其損益相去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置。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調前史官范祖禹等。以言錄諫。諫為罪。初。寶文閣中書舍人。納所運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觀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妻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祿。滿。除知秦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欲聖太后攝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龐中宣論曰。先帝在宮中。嘗稱件某可用。得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也。召還除中書舍人。即日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祖宗以來。數百官

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熙寧之初。以興起事功為後世法。願陛下述神考之故事。循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抵牾者。一切置之。不以為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自日蝕四月朔。故事常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其善。所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故上得盡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以濟之。公錄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著明。聖恩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之。如不可用。則臣為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充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懋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救甄。或復舊職。與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惟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冠蓋。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嘗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與領使流竄發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薄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言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唐成康。史官撰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細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座右。則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萬一。又言伏祝詔書。知州軍。詳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能而不見。恐稱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位。方當勵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避有此變。史。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與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門下所以駁正中書。送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墮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誦。公適館伴。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瓊昨日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瓊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瓊以疏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撥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瓊以愛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舍給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冊。為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德盛稱。美至今。公所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瓊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瓊舊職。其犯顏擊鉢。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周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細

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堯妻堯女。為堯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翁公稱上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取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拔材良。敦獎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覆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遜親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召用卿。豈可遽求出也。除溫國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賢觀公事。修撰哲宗實錄。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益確上封還。乞外。奏。適出。稱謝。然猶由前請。上固強之。故退而奏詔。朝廷更茶法。內侍閹守勳主之。公謂與民爭利。不可為。是時守勳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勳弗渝。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亦氣互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說。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兄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礙。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還愛未遠。是行。辭。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歡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監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等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適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南宮。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臥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左遷。官例許內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衛。徙舒。會於途中。未及徙所。又例遷。得秩授公散與魯公。還居潤州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敬慕。歲餘。二公同時發疾。公遽命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沒。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辰。享年六十一。累勳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粹然見於顏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溫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疏戚之間。不為虛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其華。離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蘊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己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圮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略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警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外園山川。道里遠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遠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胸山還朝。某官某送伴。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某

斯廣平郡太守皆改贈太碩人公幼孤鞠於外家成童猶未知書而預情絕人別氏大資政黃公振第歸一見器之使賦詩有驚人語因授以書凡其藩目染過即成誦至日數千言自是於六經諸子百氏之書下至毛鄭箋傳暮年之間無所不窺學日進文日益有名從黃公游者咸推先焉是時朝廷方以經術造士公聲聞籍甚所至學者景從巖壑重趺越百舍而至者常相逼也建居上庫所交皆一時知名士初補監生泊選內舍皆第一與公原得其文讀之歎曰此必山林幽棲窮學之士所為今之學者莫能為也其後預天府薦及武南省皆第二途中元豐三年進士第稱獨秀州華亭尉邑令所為多不法公每規正之部使者欲有所按治聲言行邑公遂之境上則以溫言慰之且詢令所為公力庇之不以言部使者不悅正色復詢之丞簿丞簿與令素不協則互訐所短而令初不知公庇之也亦言公嘗以私故不過聽於是部使者以公為長者已而考殿之三人者皆以罪去而公獨無累人以是知公之器度為未易量也丁繼母饒氏太碩人憂服除調建州松溪縣尉兼主簿秩滿移池州軍事推官太守羅公彥輔性強復行事或失中公必面折之初雖不悅而後卒相知也民有乙與甲爭塘水而毆甲至死者獄具刑官欲置之極典公當書斷建議以為事有所因法不至死爭之得減等公猶不已太守怒甚至以語詆公公不為屈爭之愈力於是命他官書斷其後大理詳讞以甲准盜論乙乃止當杖刑書斷官以失入抵罪乘始愧服然公猶坐書簿及用薦者改官降次等授宜義鄉人多勸公直其事公卒不自明也差知無為軍應江縣改福州懷安縣未赴從故龍圖閣直學士陳公軒詳知杭州錢塘縣事有兄弟爭財而訟者累政不能決公至取案牘焚之諭以同氣至情財不足言兄弟感泣拜於庭而去異日公復過錢塘二人猶求見公以謝故觀文殿大學士呂公惠卿帥鄆延辟充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初公之財於松溪呂公誦居建州得公之文奇之一見如故以是首辟公置幕下至延安未逾月適夏人傾國入寇號百萬人心危懼公徐為呂公陳方略一路賴以完及米脂之役工未畢謀言賊兵十餘萬且至諸將棄城而遁公曰彼乘我奔去將安之是速死爾不若按兵勿動城雖未完以我為有備必不敢進兵法所以使敵人疑者正謂此也諸將然之卒如所料凡築堙光感光等十餘城未嘗不在其間其後奉進築圖至關下因上五議欲使諸路乘虛互出以伐其併兵之謀進取橫山斷其右臂參用漢唐實邊轉輸之術申命州郡廣招置之法為足食足兵之計懲二寇輔車相依之勢以備不虞識者以為切中邊事之要賢贊轉奉議郎除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發運司句當公事未赴改授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嘗攝郡事適常累政因循之後獄繁甚衆公命數吏分條其所犯不日皆決遣之遂以無事今上即位恩厚轉承議郎勳武騎尉賜五品服以太學博士召道除太常博士轉奉朝郎大中正事因職事奏疏上四事大略以謂總麻親宜有蔭孫之法非相免以下小宗有未食祿者宜廣流澤特官之宗室雖得以科舉進尚宜許之入學以養成其材且罷刺史以上公使以恤非祖免無官之孤皆當時所宜行者有旨送講議司除屯田員外郎以論鄆延進築功特遷兩官轉朝請郎勳武騎尉久之遷禮部員外郎天子視學公以為盛德事獻祝學頌有旨第其文高等遷朝奉大夫勳武騎尉時朝廷議禮考文禮官視他部為重非通知今古之

學不足以當其任公傳經稽史無間事兩以考課被賞改司封員外郎長貳相與舉雨之復還禮部轉朝散大夫勳武騎尉然公雅意欲就閒曠力請外補除知蘇州朝廷惜其去而為宗正少卿訓辭有曰非清德老備員任茲選士論榮之轉朝請大夫天子受八寶璽恩特遷左朝議大夫兼學制局參詳官移太常少卿時故相劉公正夫在政府劉公大資政黃公增也以公聯姻勉為請避嫌上曰此真太常也因此其奏曰公議所在何嫌之有公遂就職官制行換中奉大夫未幾復慨然語所親曰吾平生為禮部方布衣時已預備衣冠制度今備位卿寺得司天子禮文於吾足矣士當知止豈可冒進不已遂堅求退或者勉公曰奉常清切於禁從纔一開查少爾乎公笑謝之朝廷度其不可復挽則除公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兼西南路安撫使陸辭天子勞問優渥公建言先帝常命官修中書備對錄以知官吏流品戶口錢穀之數以知禮法文為軍兵名額之數以知刑罰教有工事夫役之數蓋體周官歲終受會之意而所以周知天下之務也方今內外事物之要盈虛繁簡之實欲有所稽考查命左右司略做前制為一書上之以資觀覽天子深然之有旨如公所請公之意蓋非苟然而已也兩陽大藩為帥者多務大體不親事吏得舞文為意公下車盡革前弊綱紀大整與部使者議事有所不合公獨請於朝事卒見聽當路滋不悅公弗顧也然自是若有不釋然者遂以疾請宮祠朝廷意公憚安撫一路之勞除知穎州章再上祈懇愈力除提舉杭州洞霄宮勳武騎尉賜爵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東歸居於梁溪錫山之傍日以文字為娛澹如也子剛為鎮江教官就養子舍與賓客過從盡登臨之適優游自得不復以世事介意嘗有貴公素知公者被召與公相過於途詢以所欲公從容謂少陵江漢乘綸之句以答之貴公咨美還稱於諸公間以為不可及也及綱為尚書郎句迎養京師除公提舉禮泉轉中大夫改右文殿修撰頃之以足疾不任朝請復調帶凡為宮祠者逾十年綱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諱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老為念也父子之懿聞者仰之及歸公喜見顏問曰汝罪大滿輕爾未久而歸上恩厚矣何以論報時公方避寇海陵盛夏遽促歸既還以微疾上章告老命未及下而公疾已革願諸子曰汝等皆在吾左右吾何憂因不復語怡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公天資純孝繼母饒氏性嚴肅公事之盡子道得其歡心於兄弟朋友愛尤篤既除饒氏喪盡以資產推與之獨與季弟昱出居制右廩入之餘一以付之置不問其後禮祀許及葬親即以與其子緯其教子以孝弟忠信為本聞人一善於父子兄弟間譽之不吝口退而未嘗不以訓諸子也自為小官喜周人之急祿雖微不為有無計親族之貧不能家者均養之妹姪甥女無資以遣者必擇配歸之故鄉里語風義以為稱首其交朋友盡信義與人接泐然無城府尤喜提獎後進孜孜不倦門人之躋膺仕者相望也其在朝廷每有貢舉公未嘗不為考官其所取多一時名士人服其鑒裁平生惟嗜書無他好幼學苦無書既仕節衣貶食而積書之富至與巨室名家埒初黃公以名儒有重望自熙寧以來累踐大官被遇泰陵進位承轄士之出其門者衆矣公為兒童時親舅自為知己而退然官州縣垂二十年逮今上纂極黃公已均逸於外乃始以學官召擢蓋黃公所以期公者遠而公亦安於義命不汲汲於進也晚位通顯而恬於進取又率常數考一遷至一日有歸意則

慨然決去不可留。其難進勇退如此。公貌怡而氣和。襟順而中勁。少有大志。而深自滌。不以所長自見。至其譽然持議。無所回隱。不為世變所移。則有人所不能者。建中靖國初。丞相范忠宣公薨。太常議行易名。公為博士。定其議曰。公任臺諫。當朝廷清明。民物阜安之時。而公正色立朝。力陳安危治亂之幾。至於法度之廢興。典章之施設。大臣之去留。人材之用舍。一有不當。其則抗章論劾。無所顧避。至有不得其言而去。其列侍從。居有密位。台輔。益行所知。從容進見。有實難之恭。朝廷有大利害。與同列辨論。上前各以理勝。如能大河東注之議。寢鬼章款塞之質。下寬大之詔。以安羣心。釋朋黨之疑。以全善類。皆自公發之。然公處心積慮。務在體國。持論平允。不以好憎易情。不以同異介意。惟其是之從也。故鄧綰移揚。公置館前日論己之誠。而言今日指摘館事之非。元祐紛更。公置熙寧論議不同之念。而言今日法度虛變之失。非公誠心慷慨。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孰能然哉。若夫救蔡維新州之貶。而高為厚祿之為。可懷論。大防等宜從寬宥之說。而不知疏遠嫌疑之為可避。此人之所尤難。而公為之蓋公以謂大臣之於國。有股肱心膂之托。而適心王室。曾無內外之間。安往而不任其責耶。是時范公名在罪籍。雖門生故吏。往往諱言之。而公之議挺挺不撓如此。嗚呼。斯可以觀公之心矣。故余備載其辭。以是銘之。庶其流風。猶足以立懦激薄云。公妻吳氏。奉議郎桓之女。初封仁和縣君。先公二十一年卒。累贈濮陽郡君。改贈令人。子男四人。曰。綱。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官。以。論。事。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得。旨。復。本。等。差。道。曰。維。承。事。郎。前。監。在。京。謂。司。糧。料。院。曰。經。通。仕。郎。試。補。太。學。上。舍。生。未。赴。殿。試。曰。輪。通。仕。郎。女。三。人。長。孟。卒。次。適。奉。請。郎。杭州司儀曹事張端禮。次適通功郎衢州司工曹事周琳。孫男六人。儀。之。宗。之。集。之。琳。之。文。之。麟。之。女。三人。有文集二十卷。禮記義十卷。藏於家。銘曰。目無全牛。養刀善然。不達其族。孰知其難。亡故履更。鮮不辟。援乘義弗論。其節乃見。公於建中。士方紛如。不倚不流。介然中居。哲人之姿。議論波濤。天。變。義。直。辭。如。防。在。川。羣言不卒。成底於罪。皇明燭幽。公獨無悔。易名之美。自公發之。世濟之榮。公與有之。我作銘詩。以示萬世。庶其流風。聞者興起。

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公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室之銘。無辭以刻。恐遂湮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知先公之名。德。陵。如。星。日。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予而已。追念平生。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奚之。公諱醇。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序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清河。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氣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太學錄。改宣德郎。除

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南府清河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穎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秉國政。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應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泉州簽書判官。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召為監察御史。勸磨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南乞再任。以八寶恩轉朝散郎。勸磨轉朝請郎。知漢陽軍。勸磨轉朝奉大夫。以親老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諫守衛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公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縣昇城鄉車轅嶺之原。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偽。交朋友有信。莅官遇僚吏。有意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多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與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概。肆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續。若其學道。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其惜之。非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妻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姊。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六人。為。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卒。於。官。擬。揀。督。蓋。世。指。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兵。曹。事。授。將。仕。郎。拂。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通。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銘曰。嗚呼。天乎。故不慙道。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尹和靖集

尹焯撰

原序

二程多躬行實踐之弟子，尹肅公在伊川先生門，尤為領袖。朱子謂其十分純，惟持一敬字工夫，終底於成。信哉，述其始也。以主敬為學，迨其後，議隘曰：肅則敬之名實，不昭然於天下後世哉。易曰：敬以直內，夫子曰：修己以敬，而示顏淵以克復之目，惟視聽言動之四勿，聖賢以敬為心法，必履薄臨深，兢兢無間，乃可以遇人欲而存天理，彼夫忘則肆，肆則昧，昧然而大遠於君子矣。故處焉而倫紀之多乖，出焉而民社之遺害，甚矣。敬與不敬，人道得失之所由分也。公年十八，伊川先生授大學西銘，又令看敬字，其明年，不對誅元祐黨籍之策，歸而告於師，白於母，迄以善養承母歡，以學易體師訓，求在內而不求諸外，越三十餘年，而有靖康大臣之薦，公詣闕力辭，詔賜和靖處士還山，又數載而廷臣交章，召以崇政說書，強起趨朝，每赴講，先夕沐浴更衣，陳所講之書於案上，朝服再拜，齋於燕室，謂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敬。進所解論語，又上疏切諫和議，忤秦檜，雖朝廷眷遇彌優，海內奉常少宗伯侍講，而公乘難進易退之節，終始辭榮，予告而卒，嗚呼，公真不負所學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公生平可謂兼之至矣。今讀其年譜，誦其奏對，非純於主敬者而能如是乎？予服膺公之一於主敬也，為校訂原集而重醵之，庶幾學者有入德之津梁，從伊川而溯洙泗，藉以自勉其純質，而厚望於士林之共勉云爾。

尹和靖集 原序

宋史本傳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光，世為洛人，曾祖仲宜，七子，而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師魯，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焯，少師事程頤，皆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焯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釋同，時釋以高識，焯以篤行，頤既沒，焯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神師道若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邵溥，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宣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繕藏圖書，不為時用，宋嗣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撤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積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願讓易地也，關二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仲舉給五百金為行資，遣酒臣奉詔至涪，觀道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實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舉俱在講席，焯力既

尹和靖集 本傳

召正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感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備書寫。使焯濼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問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上書言。欲使學者。歸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熹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焯。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趙鼎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於式。班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熹疾亟。焯自代。輔臣入奏。上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熹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上指奏橫曰。熹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賤。恐教兒費力。爾除大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焯上疏曰。臣伏見本朝有遼金之禍。互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猜亂。昨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遠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下且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業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今陛下信讎敵之誑。詐而觀其肯和。以紓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況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和。臣竊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曩已故為甘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弱。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自是未聞金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人。痛恨切骨。金人虎狼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將以此望於相公。說有以革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焯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臣職在勸講。既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禱厚祿。無補聖聽。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當去一也。臣起自草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權利苟得之人。此當去者二也。比嘗不量分寸。言及國事。誠見迂陋。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奉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授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會藥疏。放歸田里。疏上。以焯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仕。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

以請留之。淺曲既去。秦檜當國。見焯議和疏。及與檜語。已不樂。至是得求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暫體力行者。焯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於世。

目錄

- 奏劄
- 辭免除徽猷閣待制第三劄
- 遺表
- 雜文
- 進論語狀
- 論語解序
- 題論語解後
- 書易傳後序
- 師說序
- 跋西銘
- 告伊川先生祠文
- 遺書

答王信伯

答祁居之

答謝用休

登帖

聖學二十一則

附錄

師說

告詞

銘記

尹和靖先生集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諸子同校

奏劄

辭免除微徵閣待制第三劄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義。適君臣之大倫，報施之道也。臣獲侍燕閒，一歲之久，五遷名秩，率皆清華。則陛下所以使臣可謂盡禮矣。臣敢不盡事君之義，圖報陛下乎。臣自辭免禮部侍郎恩命，章疏十上，條例懇請，懼煩彈劾，未奉俞允。臣草芥微賤，固無足道，而朝廷名器之重，豈宜輕以假人。深慮辭之不至，誠之未格，不避再三之瀆，重陳當去之義。仰干天聽，惟陛下赦其愚，使舉其說，以全事君之義，不勝幸甚。臣自造闕廷，職在勸諍，而本無學術，豈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叨厚禮，無補聖聰。先聖有言：陳力就列，不諫者止。此臣義當去者一也。臣起自草萊，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於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非特上累聖知，將復貽辱師友。此臣義當去者二也。臣每念誤受寵知，莫聞補報，比符不遠分守，輒及國事，誠見迂愚，已驗於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此臣義當去者三也。臣昨拜命奉常，曾未逾月，方移病告，遽擢奉官，臥疾至今，未嘗供職，以病句去，更獲超遷，有何功賞，得以祇受。此臣義當去者四也。臣聞國朝典故，授之禮經，年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之衰病，伏枕

余月皆難支持，血氣既衰，所戒在得。先聖遺訓，其理甚微。此臣義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莫奪之志。今臣有五可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仰惟陛下眷知之深，洞照情實，曲推上聖之仁，俯成匹夫之志，特賜檢會奏，放歸田畝，伏候敕旨。

遺表上表為永

臣焯言焯聞有生必死，乃事理之固然。事理作 原始要終，亦臣心所深論。獨有終身之恨，曾微報國。一 作之功，將死有陳，其言或善。臣焯申謝，伏念臣幼則孤蓬，長而賤貧，道不合時，志惟師古，幸有淵源之自，竊窺聖哲之心，願得志之莫期。則終身而獨善，絕清時結綬之志，有後進舞雩之游，不意垂老之年，乃遇中興之主，仲靖康招聘之意，易和靖安退之名，起從道微緝旅之中，真之勸講侍從之列，來崎嶇者萬里，奉清燕者餘年，咸得時之若斯，實有幡然之志。復事君之已晚，莫勝奮爾之軀。終臥病而乞歸，尋引年而告老，始終被遇，自謂莫倫。死生之閒，夫復何憾。伏望皇帝陛下，益隆聖學，廣被名賢，惟祖宗為陛下之規，惟方策為陛下之鑑。洪惟我宋，度越前朝，惟子惟孫，有典有則。而況天方悔禍，民獲小康，益勤宵旰之憂，必復國家之始，永辭聖世，莫罄忠衷。臣無任瞻天仰聖，結戀於邑之至。謹奉遺表，以聞。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言。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日，奉議郎充微徵閣待制致仕臣尹焯。

雜文

遺論語狀

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益馳。是以先聖遺教，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隨。況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有甚焉。脫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說，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悟為無取。施之於己，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奧妙，發明指歸，強顏為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論語解序

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講，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適集記孔子嘉言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賢而遠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夫子之道。施之於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宣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據所聞，以稱明詔。臣謹上。

論語解後

焯紹興七年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衛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說書為職，不敢以困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焯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稱命之久，遂勉強為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至，而學者祁寬呂務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

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閒職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丘寺之西庵寬從余居上方暇日見此帖云當時潛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豈不知此一時應詔而成昔前人成說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今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焯於諸公亦然何用此為寬復請藏之因識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書焯傳後序

焯至閩中求易傳得十卦於呂稽中實余門生也後至武信塔刑純多方求獲全本以所收紙借筆吏成其書為生日之禮殆與世俗相祝者異矣敬而受之乃言曰誓畢此生當竭吾才不負吾夫子傳道之意壬子七月二十五日門人尹焯書

師說序

焯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垂二十年昔得朱公棧所編雜說呈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經兵火來蜀中得數本竊觀之其開或詳或略因所問而答之蓋學者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不敢改易焯雖未盡識其意以所見無疑者輒成此書日為師說電者各自得焉不能詳告也紹興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門人尹焯記

跋西銘

橫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實書以問伊川先生答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讀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非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敵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遂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告伊川先生祠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焯諱伊川先生侍講祠而告曰焯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遺書

右焯啓其生也榮辱在大夫之後得正而弊庶乎君子之歸敢陳將死之言以告終天之別伏念焯雖由羈旅經涉亂離竊希先哲之風不改陋巷之樂晚而有過遂陪侍養之聯病不能朝遂遂賜骸之請念始終進退之禮聚生成塊北之恩無復更生遂為永訣伏望平章僕射相公佐佑王室康濟斯民力扶上聖

之君亟致中興之業瞻依曷既涕泗無從謹悉遺書布敘伏惟鑒察不宣

答王信伯

焯再啓自至會稽以退閒不修講人事不遇使人故久不得上問必能深察向承教論語二事今已改正或更有未安處有的便無惜礙論朋友切磨之道磨而不講正類吾信伯也萬萬留念願望願望貴眷各叶吉慶時暑以保愛為祝小姪堪已受恩今年三月得岳祠亦薄有祿慶僥倖僥倖亦恐知之焯再拜

答邵居之

焯前年冬末相別兩見改歲其老日甚幸未昏憤亦不敢虛度時日十二月末到會稽初至稍困人事今即遂安居經夏別無所苦不煩遠念半月前有人傳言在餘杭幹事方怪咫尺無一字見及忽收專問獲開動靜欣慰可知示諭附來書未嘗得一何也今後非的便不可附書彼此無益故此中未嘗附書者蓋以此也川中諸公未嘗通問馮貫道四月間專遣人至猶題黔州通判御位向在桐廬見除梁山軍未嘗來行朝傳之者安也伯世何故尚留枝江缺在何時仲志在廬山有所授未其賢來別其兄德元往來過此相聚甚款不講人事終日相從德元在四明時通書教習相見此亦有一二學者相見不保其往恐知之李習之復性書三篇舊亦管讀偶記韓退之與孟簡書云籍澁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習之亦韓門生也卻晚從釋氏無足怪者古人尚如此況今日時去時來果求何事果見何理而望終始不移大難大難居仁時得暫見勉借此道然老拙之職似當然其如力薄何此道如青天白日誰不見之味香泪以利欲一出一入望知其至多見其無益也吾子勉旃相會未期暑氣尚炎萬萬倍加保重令弟必且左右不敢致問兼筆揮汗信筆作此言無次敘一讀焚之可也六月二十五日焯書啓上

答謝用休書

焯頓首拜啓向在行朝遠辱惠問尋亦拜答以致謝懇示審得遠聽覽否忽忽三年不獲嗣音想無他而然也季夏極暑伏惟燕居多暇尊候萬福焯已未仲春得請宮祠來居姑蘇虎丘山寺人事廢絕雖欲上狀無從可致未知高明能亮否老年老多病去歲乞致仕蒙恩允許今春初隨增氏那純來寓會稽偶虞教授仲琳時見過志學之士也赴仙鄉新任遂專附手啓上問伏幸照察不周焯頓首再拜用休先賢友兄閣下六月二十

焯再拜啓焯處此之樂否虞皆悉之不果獲陳向侍講退閒甚欲得謀居仙鄉以力薄不能遂適去年夏偶增氏除中差遣去彼不遠仍是一路此心終欲一到左右又未知何如人事未易前期也向同來洛中諸兄誰且安處鄉里者後來俊秀繼此學者為誰因有的便切望示諭在洛中時曾有收得先生文字或當時答學者之問者否老兄不憚煩為寄及幸甚幸甚貴聚萬福令嗣幾人相別久矣南北遠遠皆不知聞並乞批諭專託虞公尋訪高隱未得詳悉併冀照亮

焯再拜啓得虞教授知吾友作學錄甚懇鄙懷今虞君作教官吾友為錄使鄉校知此道者衆何難之不不易也虞君鄉論甚美於此道信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但恨未能盡所欲言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

氣味未可據道在吾友尤宜勉不妄不倅再拜上。

壁帖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倅謹書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欲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論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為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

孔子生知非假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先生接物辨而不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惡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開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頗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觀此甚有省處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意未萌於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皆有得息有養靜有存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為者敗之不如自然溫公無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病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或問一日靜坐見萬事平等無礙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是靜中之功蓋心虛氣平而然須於應事時常有此氣象方好

古人避地隱居須慎其所處不為人知姓名乃善處者也余向未能絕交息游是為深病年將七十學不日進道不加修碌碌隨眾實為人世閒一箇物耳昔此以自訟九月初七日謹書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姓變舜病諸是知人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是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分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不謂命

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為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壽之長也茂叔窗前草不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予言蔽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何句而求之誦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尹和靖集

九

尹和靖集

10

困辱非愛取困辱為愛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視聽言動行住坐臥謹之慎之日求寡過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人於其中要誠得真與妄耳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由孟子則可以觀易

耳不安聽目無安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安聖賢之具余何人哉敢不希慕季春初九日倅謹書

和靖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指示治氣養心之要結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精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真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竊惟念前賢進修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敬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真於窗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釋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功至而淡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以得師矣淳熙丙申三月壬戌廣漢張栻謹書

師說

時敏他日問進德之序先生曰進德須忠信忠不欺信不詐不詐不欺故可入德昔夫子蓋皆以主忠信告子張矣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

先生曰君子之為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汎問而遠思豈有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補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肯自為說讓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為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為學矣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君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連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親切切想是朋友

先生曰孔孟門弟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髮學稼樊遲幸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仲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于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卻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瞻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

先生曰德壽間某紉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某曰此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武王尊師之辭也

尹和靖集

11

獨夫糾洪惟作威上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某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上曰誰言曰此三代之民言也撫馭則后虐我則讎上大聖他日謂趙丞相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為君便是獨夫若尹某可謂明矣若九成殊不曉他意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既而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時敏請論語先生曰須莊敬見得如弟子之問孔子之答又見得弟子之言與孔子之言亦自有輕重因曰昔某在伊川席下一日問某曰賢者論語如何某曰看論語句句是實伊川曰善自涵養

先生曰某一日侍坐於伊川請曰某看會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意賢者到此緊要處

時敏侍坐有蚋蚋出於籬下先生指之曰天地之間無物不養此雖細微在所不棄因曰某往年在伊川席下張思叔亦在某間先生人不可以無一箇量先生曰賢要量如何大某曰須是如江河大先生曰聖人之量有甚窮盡某曰先生何以見其無窮盡先生曰於孔子見之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若他人須著一箇小人字賢且看聖人之量如何大

時敏問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何故不對莫是子路謂葉公有許大夫子而不知故不對歟曰非也亦夫子難於形容賢且看夫子自道不過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而已發憤忘食知之事也樂以忘憂仁之事也仁且智夫子聖矣乎若常人不過誇大而巳

先生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唯其喻之是以好之

先生既進語解一日德壽忽謂趙丞相曰朕看尹某日開所行全是一部論語趙曰陛下可謂知人矣德壽問先生卿如何獲得如此釋厚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上笑之汪聖錫亦嘗舉此

先生爲時敏說中庸至居下位不悅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至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拱手曰孟子所得於會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今孟子全取此一段載於其書但改誠之者一字爲思誠而已其本在於會子之三省與夫一唯而已可謂學問源流遠有端緒不失其正也如此先生嘗寫橫渠數語於壁曰益

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誠易益長裕而不盈誠信夫銘諸牖以自訟年月日某謹書

顧時敏曰橫渠之學可謂勤矣其心不閑

時敏欲請伊川成編之語先生曰某無之今日所與賢說底話皆平日先生所以教某者公但記取若要

看雜說不知看易傳易傳先生之成書雜說他人之所記因出一紙云某登先生之門後五年見劉唐詢

出示朱公孫所編文字雜說欣然受之以呈先生曰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他日復請曰所留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看此書若不得其心只是記得他意豈不有差某後更不敢復讀兵火之餘偶至蜀中見人人成編蓋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細觀之則失其意者不暇一言也某侍坐先生誨之曰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死而大義乖信然今日道學絕講親炙者無幾則迷妄失真固亦多矣可不哀

尹和增集

說如世傳史評之類寓九江夏君廷列惠然見過語及此道輒書以證之紹興七年四月二十八日門人河南尹梓書十二年五月五日重書以遺于時敏秀才其本今留汪荷待家

時敏問伊川何不解繫辭先生曰洛人亦問及此伊川曰繫辭所以明易古謂之大傳若又解之是屋下架屋某今但於易傳中一引證庶亦盡一隅之舉

呂紫微嘗問伊川退朝納其告教曰臣本布衣誤蒙聖恩置之講列無補於世今既歸田里亦願只乞布衣爲榮今先生亦合乞布衣而歸受四品服致仕與伊川異何也先生謂時敏曰居仁貴則是何某荷

聖恩四章不允復賜象簡筆墨茶各一百端硯金絲匣金鼎研酒各一令講孟子以進書成日賜四品之服當隨此上納會稽有學者欲將伊川語編成門類請先生訂正先生曰某學術淺陋豈能訂正先生之言兼是他人所記某若說是人便信之豈不相誤不如只據見定識者自知其非兼分成門類卻是舉

儒可及故讀詩不先之大序猶人室不由戶也讀易不終之繫辭猶飲食不知其味也時敏問大序孔子作小序則誰爲之先生曰伊川云國史爲之既探此詩必知其人必知其所所以刺美之義也今首句是矣

下則解師所增如蕩言天下蕩蕩言予酌言酌先祖之道與首句全不干事與詩亦不倫故知解師所增無疑

時敏問先生伊川五經皆有解乎先生曰只有易傳他經則分與門人理會俟他時卻欲作一處看不期諸君手足時卻有中庸解取出燒了曰易傳足矣何以多爲先生又曰得他留此詩在也好燒了可惜春秋分與劉質夫詩書不知分與誰詩序二篇則先生自爲之不可不知先生曰某向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云閣中諸公欲節禮記出看伊川曰聖人語言與漢儒甚不同更幾時某當爲之惜乎伊川不及

如言而死矣

先生到國門有詩二首一云爲儒也道得成名可憐白髮垂前志懶著青衫逐後生一云少蒙師教

指迷津老讀經味入神無限青山隨意好強來騎馬踏紅塵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務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資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

先生讀論語到柴也愚參也魯又手而起曰某平生亦得一箇魯力

先生曰某向在虎丘一日閒行思量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兩句大有所得時敏問何所得曰

言之易行之難今人要學聖賢遮莫說不得隨行一寸也進不成步皆是不怍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明則物莫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

先生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先生愛潔淨地有汗穢必去之嘗說

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敏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

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綬道服至被亦潔淨言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先生曰學者須是

尹和增集

勇則必有所為。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憂之如何，為無勇也。易之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不是大壯之人，其果能哉。

先生病革見時敏問曰：近君甚苦，答以先生病，每日只與德元同候安否，亦無暇看書。先生曰：不可，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疑處更與德元商量，德元相隨亦久，想不至錯。又曰：人心須常有所事，孟子曰：必有事焉是矣。孔子曰：七十而從心，便繼以所欲不踰矩，無下一句，不難於放心。歎曰：德元讀先生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便是遺表。德元請先生孟子，先生曰：孟子也未成全書，尚存第三篇，乃第十四篇某章，未備公等將去修之時，敏與德元皆泣。德元曰：稽中等恐爾輩敢修先生書，朝廷幸來取，當以奏進耳。先生首肯之。

先生曰：乾坤成列，而易位乎其中矣。聖人便是易。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為，吾當為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詠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為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格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註書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言。公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竊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公與張釋同時師事伊川，張釋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伊川問公與釋尋常見處有同否，有差否，自覺如何。為我言之。公曰：某不迷思，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向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遺妙，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則則某未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是每同請益，退伊川必謂諸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待，尹秀才肯待所記。

徐度語及蘇氏使民戰栗義，問曰：如何。先生絕然曰：訓經而欲新奇，無所不至矣。

和靖言：經雖以簡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隨。此言深有味也。先生曰：學者須是誠，須是敬，敬則誠矣。故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若色厲內存，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類也。與。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先生曰：孟子之書，讀來誠去，不覺快活。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公且看關一也。古為關以禦暴，今為關以為暴。為暴大段不干事。

先生曰：孟子浩然之氣，若非公孫丑之間，終不發出來。丑可謂有功矣。

時敏問許大伊尹，孟子只着一箇任字與之，恐不足以盡伊尹。先生曰：不然。孟子說話，字字要停停，實實他在默敵時，只知以堯舜之道自任，及幡然而起，則以天下自任。故曰：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非任而何。

先生曰：孟子說話，字字停停，不肯安與。如曰：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喜與拜固自不同。況能舍己從人，其氣象又大矣。非孟子誰識之。

先生曰：孟子大段好文字。時敏請益，先生曰：孟子只要說箇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直自離其之明說來，三代以後那有這文字。

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使自與孟子不同。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子未免言焉。孟子便曰：吾之不過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正與公伯寮觀子路意同。

時敏問子在川上一段，先儒有以死生為言者，其說如何。先生曰：不如此。某嘗以此問伊川，伊川曰：此蓋形容道之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可窺而易見者莫如川。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某亦引解在第九篇。

先生謂時敏曰：實在此。飲食恐蠱穢，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蠱穢，先生笑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為小人。因目其左右云：有新第人來見先生，先生為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緣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

長成或因日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橫中立，皆因及第後來隨伊川。時敏歸語呂文，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慙。

先生嘗寫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兩句帖之坐隅，願謂時敏曰：某寫此兩句也。有來道好者，從不敢上。做來做去，做到無擇地位，自然滿天下而無過。時敏再請益曰：前有非先王之法服，至說言行則不肯服及終則又曰三者備矣。豈言行無盡服，則不可加益與。曰：不然。天子以德言，諸侯以位言，卿大夫以服言，士以行言，庶人則以言。此其大略。服至於卿大夫，則有降而無益。益則是王，故只說言行。他日又再拜其後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可不慎乎。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於斯。月日某謹書。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黨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卻不說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呂紫微嘗問釋氏生死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論之。引湖以喻輪迴，賢

先生曰：某舊在洛赴試，試官出中於事君論。某謂朋黨若出一箇終於立身最難做。時敏問如何。先生曰：孔子卻不說終於事君，而曰終於立身。蓋立身最難。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故曰終於立身。

呂紫微嘗問釋氏生死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於生死輪迴，某已作書論之。引湖以喻輪迴，賢

他日見某作某拜意問渠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世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為善而不為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爾為惡作賤他來得太虛遠之太虛我在何處

那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常用紅鞋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為卓帶不足又要紅鞋紅鞋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一而已移來移去至於熱中則無不為矣

公言某與思叔既相友善伊川歸自涪思叔始見頗悟適通伊川亦便喜之自此同游處伊川以族女妻之甚相敬待和靖嘗因侍坐粟伊川曰張某每聞先生語言下解悟某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先生以為然思叔長於為文又善辦事先生沒未幾思叔亦沒和靖被召曰思叔若在到今自當召用必能有為於世伊川嘗言晚得二士名某字某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為人也立門人問曰某有意於學而未知所以為問先生曰此語自好若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見道

告詞

賜和靖處士告詞 敕西京布衣尹焞歷歷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國史高其節操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類俗爾其以行義教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靖康元年九月中書舍人劉珪行

除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和靖處士尹焞先王之道其存方策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敷釋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聞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繁以好爵列之經緯勉從弓招副朕處行可特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紹興五年十一月初八日中書舍人朱熹行

除秘書省秘書郎告詞 敕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尹焞孔子之道軀死不得傳學者不求於心而尊記問之師去古滋遠其誰使正之爾學有師承本於自得篤信力行下不惑於百世日者安車何止三反朕恨見之晚而高臥益堅是用促侍金華仍冀養才之地非特樂聞朝夕之益亦使後學知所模範焉可特授依前官除秘書省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紹興七年閏十月八日

除秘書少監依舊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伊洛之閒有君子焉明千載不傳之學祛諸儒久蔽之感孟氏以來一人而已而爾親從之游得其奧旨俯身慎行垂三十年浮海里閩曉為朕起已試之效綽焉可觀爾書之府豪俊所聚俾爾往為之長以稱吾尊德樂道之意爾其為吾推明所學盡見所蘊使後進之士咸有所矜式焉則朕之得人亦見不愧

尹和靖集

於古矣爾尙勉之可特授依前官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紹興八年三月三日

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儀衛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左宣教郎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賜錫魚袋尹焞王人求多聞莫若古訓君子懿文德無如尙賢朕網羅巖穴之位置朝廷之上學為王者事其來久矣自得師者王執政廢之爾行中規矩言為準的奮身丘壑通籍金門在漢唐時有樊英李渤之故事及祖宗世有常秩程頤之遺風勸講金華優游册府為天下之清選實儒生之至榮而乃力抗忱辭祈歸賦畝爾之自謀可謂至矣朕之進德當何如哉就祿真祠升華延閣不廢講讀俾遠燕安惟寵數之使蕃使指紳之矜式當體至意無有遐心可特授依前官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儀衛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除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告詞 敕左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儀衛崇政殿說書尹焞朕守至正之論定中興之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而爾經術行義入輔臺德凡所稱述悉由師說充養之大本之聖門奉常禮樂之司儒者之任以是命爾為四方法使知吾好惡所在而得有所矜式焉衆志既定國勢自安爾之責也可不勉哉可特授依前官試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賜如故

諭肅公告詞 敕中書門下省尙書省送吏部狀准禮部送承送浙西提舉司和靖書院山長劉承等申侍郎和靖先生尹公體復送考功覆論到實係侍講侍制侍郎尹先生生前讀書之地端平年間提舉曹秘丞趙堂養士先生少游程門能受師說晚侍經筵啓沃良多已蒙朝廷下之太常議定設議以其主敬證之曰肅近蒙禮部吳侍郎檢索初證一宗連送吏部考功契勘復證仰見崇重先儒主盟道學之盛心先生則孔門之會子也公初見程子令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公即心領神會因讀易至敬以直內問程子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賸當更無計較程子曰然且謂不易見得如此自是涵養極精熟其後答或人之問曰收斂身心便是主一試進士策問證誅元祐黨人不復就舉抗疏排和議而不顧當路之權臣公淳茂之賢篤實之行常以保守自許程子亦獨以不失其正許之要其所終真知力行一無愧怍河南之門有光焉稱公者神師道則曰學務師古行足勵俗胡安國則曰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范冲則曰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助合規矩而文公朱子推獎尤的曰尹和靖在程門只就一敬字上做工夫終做得成謹按證法因嚴敬曰肅肅敬也涵養之到操存之熟自謂心廣體胖只有自樂則公之所謂敬始於主一而終於純一始於持之固而終於居之安非躬履而身踐之難以口耳形容也凡其一動靜語默一出處遺遺一背向趨舍莫非從敬中來善乎黃公幹記公之祠有曰歷險難之極而不變處貴顯之驟而不動抱仁履義終其身而不悔非盛德能若是乎又曰埋義充於中則禍福成敗榮辱得喪皆轉萬變忽陳乎前而此心自若至以程門顏氏日之進侍講則前期齋沐其敬於事君之際高宗謂尹焞學問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領袖足以見朝廷氣象伊洛之一脈幾絕復賴奉常以肅易名用合證法因嚴敬

尹和靖集

敬之儀仍應奉本家照會景定元年三月三十日

呂德元撰誌銘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丁酉和靖先生歿於紹興以其族孫鎮為孫先生後丙午葬先生於會稽縣五雲鄉石帆里其子婿那純謂門人呂稽中曰惟是喪葬嗣裔之事屬之我文善論說傳於後世屬之子尚行先生之志乎稽中曰然吾方銘先生墓吾聞之先生矣昔者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歿聖人之道不傳從千餘載之後得不傳之學者伊川程夫子也先生曰吾晚得伊川之道四方師事之如伊川而稽中

川也俟釋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退曰聖君也遂就職又除秘書郎先生年六十七矣八年三月除秘書少監月餘以病求去不許四月賜緋衣銀魚袋象笏與御前珍玩之物先生益甚且病益求去改除直徽猷閣主簿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九月除大常少卿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侍講進官左通直郎而先生病日作不能朝告病甚於朝廷十二月除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曰病不能朝矣而留職日至雖主上賢我大臣安我若何功德以當之上章十餘不能已朝廷哀其病且老九年二月使以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去先生去之平江虎丘見門弟子曰噫吾老矣再應聘而得君舉朝之士皆我與謂可以有為矣而吾衰病也不可以筋力朝傷哉事君之晚十年正月先生年七十曰吾無功而為從臣吾去而不能復辭以期月而老矣七十而老尚矣遂致仕進官左奉議郎而從其請十二月先生如紹興其子婿那純為浙東安撫司准備差遣侍先生以居蓋居紹興二年而歿年七十有二矣上命越制以贈之贈官四等先生娶張氏追封合人生五男三女坤城城增皆早喪均仕為將仕郎妻趙氏洛陽之陷與張令人皆死長女適進士伊川程諤次適進士新安羅授次適那純者也初先生老無子其弟獨死於武功有孤曰壘及長先生以郊恩仕之矣其從弟烈在長水山中生子曰繼可今九年而長水陷不能以家故立孫鎮為子服三年之喪稽中聞之先生之學聖人者也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而不可以為也既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有敍於是乎下學上達窮理盡性而無餘外者事之正也故先生莊正仁實不過於心不欺於室自誠而明以之開物成務推而放諸四海而準孟氏而後莫如此學者矣故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己見於容貌聲音之間望之儼如也即之則溫言則厲天下知遺者必宗之不知者慕之小人見之必革而後有聖人不見先生之道矣然而先生進不得施之天下退未嘗筆之於書與華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字弟子各記所聞見云獨嘗奉詔撰論語解今行於世先生每病同門之士昔者記伊川之言出他意誤失本指今傳於世者益多謬在蜀中時取諸家所記考證去取為師說一編矣復不傳諸外曰伊川之成言易傳而已矣讀易傳足以知伊川之學故無書今弟子記先生之言亦各因其所得所知必稽中與二三子參撰整而行之以見先生之學於後世其銘曰道之不明學失其傳或得其一莫見其全駭外恨道高滯卑莫身其本莫質其流為怪誕變為異端滑稽支離莫即其安惟吾先生得傳之正既誠而明窮理至命上達無餘下有根本貫之則一推之則準惟性之復畢顯於善粹然其和亦見於而不戕聖學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窮觀其蘊遂俟其施如何吳天不相於時時音方強如彼否窮老而遇主乃病乃終不憊不貳則罪後覺我二三子敢墜所學學之不墜惟不憊貳百世之紹萬世之則惟值萬世道不有定我作銘詩以俟後聖

呂知存祭和靖先生文

嗚呼公之先世名聞釋樓兩河之間稱二先生公實似之克振家聲儒者之盛實惟兩程發揚古學聖道益明公早從之得於誠明名利之塗棄人所爭公獨去之竹無各情惟家法之是守惟師言之是行故時雖遇而位未稱德祿雖厚而家無餘贏年雖高而異鄉之是寓德雖厚而繼世之莫永何天界之者固與

乘異而公享之者迄無一成。蓋所不足者。特當時之厄。而不可掩者。乃後世之名。顧斯理之昭昭。亦何憾乎。冥冥我昔幼年。檢開德馨。晚歲之卒。公室屢登。聞其諱。如醉而醒。孰謂以病途不復。與俯仰今昔。涕泗交橫。有若在此。有若在。公乎不昧。俯察微情。尚望。

晦庵跋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

河南尹君來自臨川。出示其大父和靖先生遺像及手書。歐陽文忠公所作三誌。仰瞻不勝敬歎。既撫其像。以藏於家。尹君又俾記於誌文之後。蓋惟尹氏世德之盛。既得歐陽公之文。以發揮之。而和靖手書。惟謹。是亦足以傳世矣。孤愚晚學。何敢僭易。輒贊一詞。願其精不已。乃別書幅紙。以附卷尾。云。淳熙壬子十月二十九日新安朱熹。

古小學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有司。梁為末務。率曠而弗舉。開學焉。句讀為業。則亦猶夫故耳。屬者。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養之教。繼有詔。凡浮屠之居。有說而淫者。悉毀之。歸於官。惟。有司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得廢寺於城南。因欲即其地。以改建社學。謀於。武守孔君。廷訓。通守洪君。皆推李君。遂議以克合。乃上白於大巡。端君。廷教。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後為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為廊。房各數十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為堂。扁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經始於往年十一月。落成於是年之四月。會。尹王君。文儒。山陰。丞。應君。佐。既皆協力於下。以訖此役。復徵言為記。予。惟。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用力之地。譬之道路。然引之而南。則越。引之而北。則燕。易曰。蒙以養正。聖人功也。示人以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猶有待於三遷之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制大備。遂有序。黨有。序。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習焉。教之。洒掃應對進退。以嚴其節。教之。禮樂。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上之義。亦必時舉。而反覆告誥之。以沃其義理之良心。其亦。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馴習之。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焉。少稱有造。長曰。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亦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履天下之任者。皆。大聖大賢。為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其事業。亦皆。光明俊偉。可以揭宇宙而照映方來。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身之素。少而狂悖。長方自恃。長或。未。後。老。始。自。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惡。者。亦。或。樹。立。在。天。下。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黨。之。閒。則。尚。多。貶。讓。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可。謂。顯。實。以。行。義。則。未。能。無。歎。焉。者。亦。何。以。收。圭。璋。之。譽。哉。此。君子。養。素。之。為。貴。而。小學之教。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為古會稽郡。以文獻甲東南。登高科稱賢宰輔者。相望於今昔。近日童卯之俊。動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司。漠不之省也。洪君。甫。下車。即。已。留。意。於。此。慮。其。澳。無。統。紀。也。擇。人。以。補。之。慮。其。羣。為。游。狎。也。取。古。小。學。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伍。於。淺。陋。也。朔。望。則。會。講。

五禮。以登環堵之觀。時復。臨。蒞。而。誘。獎。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風。溫。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是。復。建。此。學。以。為。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郡。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閒。雖。然。蒙。養。固。不。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怪。此。歐。陽。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向。慎。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昔。予。督。學。南。閩。時。得。其。文。復。察。其。人。甚。器。之。未。幾。果。舉。進。士。歷。郎。署。為。今。官。其。為。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最。列。郡。是。役。也。舉。官。為。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即。此。他。可。類。推。矣。乃。為。記。之。嘉。靖。九。年。歲。次。庚。寅。冬。十。月。上。澣。之。吉。賜。進。士。出。身。賢。善。大。夫。率。教。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前。兵。部。右。侍。郎。賜。開。官。東。泉。子。姚。傑。撰。



李忠愍公集目錄

- 使還上殿劄子三道
- 駁不當爲高俅舉掛劄子
- 再論高俅劄子
- 通江陵制帥李尙書啓
- 謝高少卿啓
- 謝吏部尙書舉自代啓
- 謝鄂觀文學狀啓
- 代人謝李憲舉狀啓
- 上何右丞書
- 上孫尹書
- 上吳少宰書
- 上李樞密書
- 送開邱時舉序

李忠愍公集 目錄

集公愍忠李

撰水若李

李忠愍公集 目錄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宮，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審曲面勢，以盡意設卦，以繫情，僞繫辭，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欽硯銘

李忠愍公集

宋 曲周李若水撰

使還上殿劄子三道

臣等被命奉使山西，先至皇子軍前，館伴首詰三鎮及所欠金銀，歸朝官，歲幣四事，及見皇子，不言歲幣，但言先將歸朝官所欠金銀來至頭段事，尙待尋思，頭段事大事也，意謂三鎮及見國相，專議三鎮，無一言及歲幣，歸朝官至於金銀，不惟不言，且深以爲諱，或言或不言，或同或異，要之大槩不過此四者，臣等熟計之，如歸朝官徒費祿廩，終不爲用，玩而留之，惟以速禍，前既下詔遣還，不當復吝，況金人堅索此輩，不若與之，以中其情，臣等復恐將來別生事端，已先說所以損傷之因，彼既信而不疑矣，故云據見在臣等教來，臣等論歸朝官者如此，歲幣春既不與，秋亦復然，朝廷必謂既已用兵，幣何可得，然用兵之說，歸朝官將帥持禮議和，遣使不絕，初未嘗明與之，豈有不與之理，臣等恐朝廷惜今歲之幣，但語之以講和之後，必不虧少，彼亦不深校，臣等論歲幣者如此，城下所許金銀，臣等初不知其確數，既見館伴，乃知如此之多，遂言當初使人不景朝廷有無信口允諾，今庫藏已竭，更無可措，彼亦知其無有，故云若果是無時，以它物準折，臣等論金銀者如此，三鎮祖宗之地，且陵寢在其中，所係甚大，臣等固已恭依聖訓，曲致租賦之說，彼云既割三鎮，則租賦自屬大金，如何更將來折臣等復以息生靈，繼盟好，永遠無窮之

李忠愍公集

利勳之而其意確然終未諾契仍云已令王炳將意旨去也不復如皇子向有尋思之語去就決擇惟在宸斷區區所見尙恐未盡更望陛下參酌王雲劉岑所說以揆王炳之情令侍從官以上聚議早爲之圖無使長驅深入以成不支之勢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臣等竊見朝廷自來遣使未嘗不以皇子爲重國相爲輕凡百禮數亦如之臣等到彼兩處備見情狀殆與傳聞之辭有不必盡同者但以皇子族屬最近故特重之然昨至城下暴聲遠聞於其功有跋扈之勢國相爲堂叔又爲左副元帥位在上論其功亦相等而皇子極輕驕頗有易與之迹國相嚴整每多固拒之詞故皇子要歸朝官而國相不及皇子欲尋思三鎮而國相確然不許皇子索金銀甚切而國相反以爲諂嘗以此異同質之於館伴則怫然曰此事一般莫自貴朝看則否其微意似憾待之有差也又密問其給使在真定寨中者曰此事只由皇子在太原寨中者曰皇子嘗來此間取粟雖云各盡其所事已見有相札之家前此嘗聞皇子忌國相下太原而功出已上故有欲和之意今則國相所陷城邑增多而其規模之大事體之重則又過之伏望陛下屈己爲民度時權勢均其所以待遇之禮庶使交孚不害和議大計取進止

臣等自深州入金人亂兵中轉側千餘里回至南關凡歷府者二歷縣者七歷鎮寨者四並無本朝人馬但見金人列營數十官舍民廬悉皆焚燬餅餌屠戶之類無一全者惟井陘百井壽陽榆次徐溝太谷等處僅有民存然已蕪蕪難處祇應公阜皆曰力不能支令拜降男女老幼殘廢日甚殘弱若狀若幽陰聞人每見臣等知來議和口雖不言意實赴愬往往以手加額呼嗟哽塞至於流涕又於山上見逃避之人連隊不絕聞各收集散亡士卒立寨欄以自衛持弓刀以捍敵金人屢遣人多方招誘必被勦殺可見仗節死義力拒敵兵真有戀君懷土之意竊惟河北河東兩路涵浸祖宗德澤垂二百年昨因蔡京用事新政流毒民不聊生繼而童貫開邊燕雲首禍搜民膏血以事虛空丁壯疲於調發產業蕩於誅求道路號呼血訴無所塗炭枝梧誰其拯之陛下嗣位之初力行仁政獨此兩路邊事不已未沐醇醲之澤今戎馬騶陵攻陷城邑百姓何知勢必脅從而在邑之民無遑巡觀望之意處山之衆有激培死難之心可謂不負朝廷矣臣等哀斯民之無主服斯民之有義憤起願面痛在肺肝以陛下憂民之深愛民之切而主議用事之前後誤國之此地可爲流涕可爲痛哭言而及此實觸忌諱然臣等區區忠孝之心口擊其事不忍不以上聞伏望陛下深軫聖衷薄采愚說下哀痛之詔慰民於既往思勇決之計拯民於將來庶幾上答天心下厭元元之望取進止

取不當爲高球舉掛劄子

臣承本寺告報開府儀同三司簡國公侯依卒皇帝合掛服舉哀輪當某筵導某謹按依以符偕之才事上皇於藩邸靈輿遺過超羈期位巧佞實恩乾無補報屬者金人渝盟逼使近境所以不即奏功正坐軍政刑敵士不買勇仗久握兵柄實與資分內外之寄厥罪惟均貫已遠竄天下稱快而依未就典刑遂以計開會論當追復官秩示不終赦而有司守常乃復以稱禮之甚非所宜也夫聖人之制禮本以

飾情今依之死中外交賀人君以天下之情爲情其不感然決矣無此情徒爲此儀非聖人制禮本意也若謂官職隆重法應如此自當貶削以爲褻諷之戒若謂操縱上皇有勞則蔡攸等與依一體何獨擄法於依況蔡攸典非大功德不稱而忍以依稱驛哉臣備員太常實當議禮之職竊有管見不敢不言

再論高球劄子

臣嘗其劄子論列高球不當屈萬乘之尊行舉掛之禮雖未盡施行然稍緩擇日之期豈恐者一得偶契朝廷之意見在擬議間邪雖然臣區區所言不爲舉掛設實欲大正典刑盡誠官符永爲老猾巨惡之戒蓋不誠官符則舉掛之禮不當削不削舉掛之禮則贈官之典議禮之法恤亡之賻送葬之儀皆當謹行之某既言其端勢有不可不盡言者謹按依以市井之流冒充胥吏之役論其人則甚賤也恃恩矜暴數被杖笞考其素則甚兇也事上皇三十年朝夕左右略無裨益其事上則阿佞也席寵榮峻躋顯官子孫弟姪或慶政府或玷從班兒童被朱紫腰帶享封號膳奴殿卒名雜仕流其恩則僥冒也竊持兵柄歲月滋久撫恤無恩訓練無法占役上軍修築第宅或借權貴以縮私歡軍政不飭若類垣然金人所以畏服郊甸者蓋度吾無以待之雖三尺之童皆知童貫高球驍軍政之過也實已宜矣而依可赦乎按情定罪當示鞭尸之辱而反加之茂渥大嘖輿論或者謂依將兵南邁擁護上皇有勞此固依之巧黠曲爲補過之計然上皇巡幸實依等致之罪擬邱山功微受豈豈足相償傳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此而赦之恐不足以懲誤國之姦也某竊怪朱勳孟昌齡父子昆弟皆已斥逐而依之全家叨寵寵赫不在朱孟下豈豈諫偶未及之邪抑有力者爲之地邪中外洶洶莫知其故臣適因贊導之職妄伸彈駁之詞尙慮前日所陳簡略未盡不足以回朝廷之聽遂疏本末而備論之伏望博采師言申明邦憲追奪品秩聊警已沈之魄如此則不惟擬舉掛之禮而贈官之典議禮之法恤亡之賻送葬之儀皆可待而罷矣臣以職事所牽輒忘固陋不識樵芻末議可補廟堂之萬一乎

通江陵制帥李尚書啓

上卿作牧威震十運下里承流任叨半刺願碌碌貧驅而至此有依恢宏覆以臨之已遂合符敢忘奏記恭惟某官注耀崑崙之瑞階珠和璧之珍出有其時生之有地光足以連五星而合日月志在乎馳千里而絕寰宇端卿得之羽儀朝廷贊皇惟此經綸天下蓋三絕之兼有何一第之足云克對前芳信非凡種在荷蒙論思之已久宜藻旒香注之彌深入則離喉舌之司出則壯股肱之郡命令乎行鈇鉞之下顏色助於旗幟之間西濟興學士之名上不輕予南平都制置之號昔所未聞念邊圉騷擾之餘倚元戎鎮撫之重肆異數式慈遠圖惠愛流於江湖聲名播揚於邊裔凡從容制勝皆詩書禮樂之功使端委成實社稷宗廟之福某海規無取學製奚城驅牛上太行愁絕欲危之步騎驅到京邑難追英俊之游與其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之多憂孰若遜畔而耕遜路而行之爲勝勉持弱植來佐雄藩亦欲俾庶民相安田里之間豈特與太守平分風月而已所幸託二天之廣或容效一日之長以時聞大府之起居禮其敢感每歲考諸州之能否恩則有餘

謝高少卿啓

落州縣而紆黃綬，甚灰進取之心。披塵泥而視青雲，驟沐薦揚之力。願登私於同氣，殆欲振乎頹風。故敏所遺，非敢爲謝。竊以浮雲富貴，乘睡功名。雖有道者可輕，亦涉世之不免。有無多寡，自歸造物之權。子奮升沈，每假公之手。斯風未泯，則奪取溫造而朝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舍皇甫而遠求居易。念人才之得失，係國體之盛衰。本朝所以廣收攬之方，大臣所以慎審察之舉。必觀其人之有用，庶委以事而不墮。況填英設之虛，宜擢士林之秀。如某者才雖微而志廣，識雖陋而學勤。分不逮於古人，說少追乎前輩。名教之中有樂地，非苟知之。州縣之職徒勞人，聊復爾耳。頃去南昌之任，遂成西笑之行。非無炙手可熱之門庭，恥作搖尾乞憐之瑣碎。丹心自許，白眼誰投。看杜鏡以雖頻，處毛維而未脫。須借齒牙餘論，以爲根柢。先容，獲見諸公。猥收一介。況京師諸夏之本，游宦所榮。而太學賢士之關，選才尤慎。濫及不腆，敢謂無因。此蓋伏遇某官秀氣橫霄，英標冠世。讀書不再，已俯拾於寶科。游刃有餘，復屈留於卿位。胸中雲夢，皮裏陽秋。以誠否人物爲心，以推挽賢能爲職。如恐等輩，亦置門闥。意欲同升，情幾自代。敢不韋弦其戒，冰蘗其操。上不負於清時，下不孤於素學。爲知己而死，敢持向背之心。有悼史以傳，誓立軒昂之節。

謝吏部尚書舉自代啓

知音有素，復被於薦揚。代斯何堪，徒增於愧傷。竊以道義凋喪，賢愚混并。自銜自相，忌相札。近舍皇甫，提蓋生於玩習之情。親見揚子雲，豈復有推褒之意。自非其肯白眼，擅月且評以臧否人物爲心，以推挽賢能爲職。則何以風同升之義，全類舉之能。如某者，襲河山朴野之風，嗣父兄勤苦之業。氣節折摧而莫振，詞學淺陋而弗工。祇緣場屋之文，猥與門閥之容。故乃錄其姓名，借以齒牙。傳六闕於鴻鳩，欲賣九衢之舉。寬十駕於駑馬，許陪千里之行。仰屬意之甚勤，願匪才其曷稱。雖例循故事，以爲進用之階。而公及塞蹤，實忝特達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冰壺照物，玉尺持躬。以靜退蒙君相之知，以謙損獲士民之譽。名光萬國，靡遺寸墨之長。職雖羣才，泛取一毫之善。其如不腆，乃辱相推。敢不效力步趨，益韜器業。不以今世而背古人之道，不以晚生而忘前輩之風。此志甚迂，難爲俗人言也。惟恩至大，當以國士報之。

謝鄂觀文學狀啓

錄錄之才無取，方懼譴阿。汪汪之置有容，遠蒙收採。同僚展慶，舉族銜恩。竊以游宦者君子行道之方，萬賢者大臣報國之職。率於勢利，則請託之風熾。人才所以或遺，銳於進取，則廉恥之節衰。風俗由之而敝，自媒自衒，甚哉妾婦之低顏。相忌相傾，鄙矣市廛之瑣態。賢不肯混然久矣，士大夫奚所望焉。會逢有道之辰，竊致得人之盛。據要津者既勤於推轂，沈下僚者乃企於登門。上下惟道義之求，賢能爭功名之赴。如某者未有奇節，亡以遠人。雖微卓學之才，漫養剛方之氣。文章小技，徒費精神。塵土微官，空糜歲月。撫鍾琴而浩歎，看杜鏡以增悲。此生無補於清時，至死有慚於造化。念孤寒之無地，雖搖尾而誰憐。恐富貴之逼人，每推膺以自許。予之不遇，天也。道之將行，命與殆。非枉己以求，偶亦因人而獲進。此蓋伏遇某官熙豐舊德，社稷元勳。推古人明俊之心，膺天子大僚之命。不以道義自高，而兼收於片善。不以勳業自

大而俯取於微勞，遠俾庸流，亦明清舉。敢不惟勤，惟職。克慎持躬，庶因華袞之襲。少留青雲之路。不期人謝，惟張安民之公心。無負已知，亦越石父之鄙意。

代人謝李憲舉狀啓

讀書無效，晚沐君恩。游宦何堪，復叨公舉。自知其愧，人指爲榮。竊以道義，君子之本心。功名，大夫之餘事。求有道而得有命，用則行而舍則藏。此士大夫立己之方，亦明天子育才之意。苟惟山仰富貴，芥視廉隅。但知搖尾以乞憐，不顧轉喉而觸諱。雖兒童其必笑，會市井之弗如。上負朝廷，下辜民庶。何以裨禮讓之化，何以致職業之修。如某者，潦倒儒生，風塵俗吏。遊詞場者二十載，屢玷能書。登仕路者三四年，每虞官謗。簿書堆積，獄訟紛繁。惟恤爲心，擬副成湯之網。持平有法，敢私于氏之門。不獲三釜，以及親。尚賴一經而教子，星星白髮，強陪新進之遊。冉冉紅塵，時引故山之夢。豈期賢者不廢朽人，輒令樽散之餘。亦被褒獎之賜。此蓋伏遇某官家傳相業，天賦英才。富貴功名，蚤遇風雲之會。文章翰墨，久騰珠玉之光。爰自擬轡以來，每以搜才爲念。雖如某者，亦真門闥，敢不克慎。猥爲祗承教約，少借桑榆之景。益堅冰蘗之誠。願父子之庸才，並蒙收錄。仰邱山之重德，當誓糜捐。

上何右丞書

某嘗謂紀綱之壞，政教之敝，風俗之衰，號令賞罰之不信，人才之卑弱，皆上之人舉措設施，徒采虛名，不究實效。學士大夫，企繼官爵，不能諫止，乃復阿擁而從之。日馳月益，浸以至此。幸而早悟，尚可復救。不爾，有不可勝言者。前日之勢是也，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成烈，殺於書，詠於詩，復見於傳記。雖豐隆炳耀，若日星然。至今光芒不替，而其事甚簡易。近人情，切物理。天下可以共行，萬世可以常守。初無高誕荒遠，不可企望之迹。周衰，私智橫議者出，此道墮地。漢興，力扶而興之。漢末復墮，歷魏歷晉歷陳歷隋，莫能舉。至唐，力扶而舉之。唐末接乎五代，則亡矣。不特墮地而已也。天厭喪亂，眷命有德。藝祖以勇智之資，不世出之才。法法迷撥，撥亂繫皇綱於既紛。綰道統於已絕，其創法立制，不以某事堯舜三代常爲之，而必行其事。晉宋齊梁皆爲之，而必去。務合人心，趨於至治。述仁宗之續承，持以勤儉鎮以清靜，撫以忠厚仁愛。百官守職，四民安業。戎馬無犯邊之警，日月風雨無薄蝕變怪之象。邱嶽川瀆，昆蟲草木，無頹凋天死之禍。黃童白叟，涵泳太平，超超乎周成，康漢文，景唐太宗之時矣。得如曹參者守之，而治術有衰替邪。熙豐間，王安石以辯詐之才，播神考之聽。假先王之遺道，行商榷之術，乃取祖宗良法美意，變弄求新。廟堂紛爭，道路竊議。骨鯁大臣如文彥博、韓琦、司馬光之徒，亦莫能回其說。於是銓新進小生數十輩之附己者，行新法於天下。又出己意作三經新義字說，以困天下英豪之氣。自崇甯初，蔡京用事，嚴議而確守之。其有言新法不便者，目爲姦黨。有外新義字說之學者，目爲邪說。小則削職貶秩，大則走嶺嶺，銅海島。一時若舊習與之爭者，零落既盡。而後生自兒時誦習王氏之文，以浸以濟。莫有悟其非者。及入仕，則以波瀾已熟之學，行久安不復疑之法。雖間有挺然特立之士，欲破拘梏之議，少出自得之見，而朋儕已笑嫉之。況呵禁在前，復有甚可畏者邪。嗚呼痛哉！新法行而天下之衿血盡矣。新義字說行而天下之心術壞矣。夫人君

之所以治天下，以有民所以共治，以有士，今也權厭困折之如此，紀綱安得而不壞，政教安得而不敝，風俗安得而不衰，號令賞罰安得而信，人才安得而不卑，頑強者金人，濫盟直抵闕下，廟堂之上，錯愕相顧，鬪將疲兵，強驍北，不得已遣使議和，索甲與乙，曾不假借，金帛賈玩，公私為之兩貧，又割三鎮以壓其，請整軍而還，所過劫掠，一不敢與之校，國勢利殘，皇威不揚，社稷幾危，觀所由來，王安石誠其根，蔡京窮其葉，新法之便，不測到此不可，上皇比下詔曰：精神實能，陷於黨籍，政事與廢，拘於紀年，追惟已愆悔之何及，終云並依祖宗之法，蓋悔行新法之過也，主上即位，體上皇之詔，念覆車之戒，招徠俊傑，列置左右，蓋欲一新宇宙，再造太平，如徐太宰，以人言用，吳少宰，李樞密，以冊立之功用，取門下，以舊人用，閣下與唐中書，許樞密，以三鎮不當割，力言當用兵，都俞廟堂，極一時之選，天下企然，望除數十年之宿弊，復祖宗之法，有日矣，而宿弊未盡除，祖宗之法未盡復，不能無疑，某竊謂外人疏淺，不審朝廷之意，妄為此云云也，然世之病者，方病時往往追恨向之嗜欲之過，飲食寒燠之不節，幸而少瘳，則傲然忘之者多矣，其於數公無一日之雅，獨閣下任執法，日常瞻履鳥之光，頃又奮進拜於門下，輒復袖書上謁，願聞宿弊未盡除，祖宗之法未盡復之說，豈或事方急，未暇於此耶，抑因時制宜，有不必盡除盡復者邪，茲事甚大，國家之休戚是係，而某輒慮焉，誠為過矣，雖然，古人有權夫賦王道，賦畝不忘君之論，此亦士大夫之職也，閣下毋以為僭，試與之語，恐有取萬一焉。

上新尹書

某竊謂教化不綱，士氣凋缺，至此極矣，蓋自崇觀以來，士大夫習尚王安石拘忌軟熟之學，目濡耳染，日故月化，浸久浸陋，莫有悟其非者，故一切務為躁競而廉潔者寡，務為阿佞而堅正者寡，務為苛刻而仁厚者寡，務為城默而慷慨論事者寡，間有英特秀邁之士，挾負天稟，高自標擢，不牽於楚咻，不畏於蜀吠，而欲追附古人前輩之列，又不過盜蘇子瞻、黃魯直等一時游戲之語，稍加翦飾，為文采耳，搖尾清談，無裨世務，其有動職事者，笑為俗吏，論兵刑者，指為不祥，及朝廷利害，則掩耳流汗，必以為狂為癡，上下相親，遠近一軌，晉之虛曠，唐之浮夸，兼而有之，人才荒落，風俗頹靡，如人之表肥而不知其中無足恃也，使之遇大難，當大任，決大策，建大勳，或有濟矣，故屬者金人，濫盟直抵闕下，廟堂無良謀，疆場無善戰，生靈屠戮，枕藉千里，金帛賈玉，鐵峙川流，婦人女子，泣泣北邁，又增歲賜割三鎮，以填窟壑之欲，而索未已也，國有人焉，其至是乎，雖然，當諸國分裂時，而齊猶有管仲，燕猶有樂毅，趙猶有廉頗、李牧，以干強敵，以扶弱主，而謂今日全無人哉，是必或伏於山林，或屈於州縣，或廢於罪謫，或見忌於朝廷，顧簡拔之何如耳，恭惟閣下以典瞻之文，識英雄之貌，以強敵之才，建功名之位，嚴職事於相，而某落人也，竊聞珍奇之譽，比到郡下，歲未及閏，而閣下已參從列矣，旋尹京兆，以忤權貴被斥，識者高之，今茲復來，人爭先視，屬太學生陳東，以伏闕負勝甚危，而閣下力救之，夫一太學生至微也，而言路之通塞是係，君子小人之勝負是係，宗廟社稷之安危是係，故人喜陳東之政言，重閣下之肯助也，頃嘗傳閣下有不次之除，或者笑曰：此公才譽太盛，人必忌之，既而止，返務物雖彈壓之任，協神明之斷，天子委屬，勿以資屈為嫌，而外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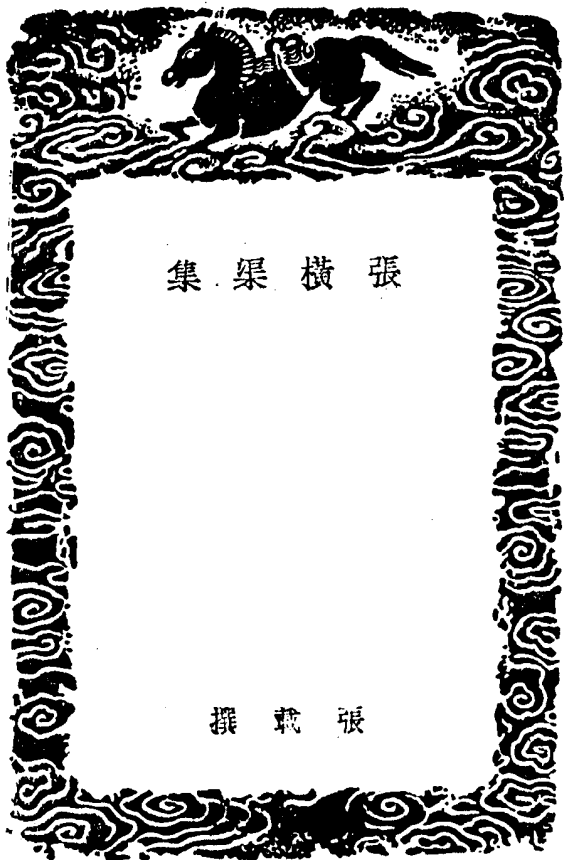
云云，猶謂忌者為之也，前所謂伏於山林，屈於州縣，廢於罪謫者，不可概舉，而見忌於朝廷，閣下之謂也，今國勢不競，正人才是急，某輩竊賤賤助，既不得聘矣，如閣下者，又復如此，將何說乎，儻以其言有情，試召而與之語，恐有取萬一焉。

上吳少宰書

某竊謂公道不行久矣，賢俊老於孤寒，得祿私於權貴，雍容軒陸者，顧乳臭之未除，歸翔蓬館者，付丁字之不識，假苞苴以為進用之階，佞官寺而無廉恥之節，如此之輩，穢我周行，凡有識知，莫不嗟恨，間有剛方純懿，端亮依達，英特之士，才堪世用，德符人望，勢冷援薄，影沈聲匿，或廢於林泉，或落於州縣，或陷於黨與，或註於典刑，或委於空閑，充散無用之地，翦剔松筠，珍尚蒿棘，吁可歎哉，比者金人入境，中外騷然，國勢利敝，皇威不揚，上皇憂之，日召廷臣，咨求至計，往往杜口結舌，流汗相顧，惟閣下首決大策，撥立聖明，離位中天，萬物咸覩，固足以慰生靈之望，挫敵人之氣，傳國家億萬世無疆之休矣，天子慨然，登閣下於揆路，蓋欲整頓朝綱，收還威柄，疏煩擾之令，捐苛刻之政，斟酌祖宗休德，以惠元元，則夫近參獻納，遠扞邊陲，或觀風於一路，或專對於四方，以至臺省寺監之司，郡縣之職，尚多曠乏，豈不以人才為急，某河朔之鄙，咀嚼經史，組織文章，積有日矣，牽絲之始，作尉北門，抗塵走俗，殆非夙志，側聞皇家廣張科目，鈞致英途，耘舊業，復試有司，持衡者過，謂某文無近時斐蹈，葑茶之氣，擢真選首，即蒙朝廷以儒館處之，未幾，以道經窺闕，其初得之不以勢，不以財，不以親戚，故舊其罷之也，又不以罪，待命半年，未蒙收錄，雙親垂白，二兄三弟，既有婦又有子矣，血屬二百指，朝夕嗷嗷，曾不得一飽，雖非前所謂松筠之比者，其術業智慮，豈全落乘人之後，伏遇妖氛可厭，朝路光明，公道復行，人才輩出，而貪庸險佞者，沮汰不暇，素負卓犖之行，忠鯁之稱者，雖困頓埃塵，謫伏煙瘴，汲取消用，靡聞虛日，此某所以撫膺自許，不卜而前也，惟說閣下博采輿論，俯照羈蹤，無使一夫有失所之嗟，四海有不滿之望，實寒士之幸。

上李樞密書

某嘗謂君子小人之質，如南北之方，如水火之性，如中國四裔之風俗，非教化所能遷，爵賞刑罰所能革，故前智而後愚，初賢而後糲，古人弗信也，舜之時，有八元八凱，又有四凶，特其善者十六，惡者四耳，夫舜之教化，亦明矣，爵賞刑威亦密矣，終不能使四凶與元凱並，而流放竄殛隨之，甚哉，小人不可以為君子也，君子深因醇醴，端雅精緻，小人於謀險賊，傲倭狂逆，君子以社稷蒼生為計，小人惟一身之是謀，君子以防微杜漸為圖，小人惟苟安之是溺，君子以天下後世為心，小人惟目前之是務，君子一措慮，一發言，惟恐不令人心，不當事理，持節義以號說，守聲名之皎皎，而小人一切不顧也，故用君子，天下日入於治，用小人，則墮壞缺落，卒至於不可復救，君子小人之不同也如此，而自古人君，孰不欲與治而除亂，崇君子而黜小人，然積斥誅夷，每及於君子，而竊位濫祿，每加於小人，考之信史，十傳而九，豈君子剛方為難用，而小人柔佞為易入也耶，閣下負逸羣之才，薄世祿之胤，雍容學校，每居俊造之先，其拾高第，履華筵，固所合得也，宜和初，水厄京城，不知所自，上天譴告，有識與嘆，幸執畏縮而不敢言，某誠誠默而不敢論。



張橫渠集

張載撰

原序

道以居正為大學以盡心為要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然不極於知性知天則心無由盡正大之情無從可見而道於是乎晦矣溯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為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濶洛關諸君子又起而修明之今其書俱在可考而知也橫渠張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為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其學當時盛傳於關中雖自成一家之言然與二程兄弟首推氣質之說以明性善之本然而漢唐以下諸儒紛議之惑氓焉其有功性教夫豈淺小哉開竅竊謂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體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以為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以為常而動靜虛實之機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為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亦不懈大中至正之道畢具乎此而巨細精微亦莫不貫其正且大為何如哉夫道亦吾心所自有何待他求但不能窮理好學則無以知夫吾性之所固有而自盡其心或格於見聞之狹或驚為高遠之論其於道也何有矣竊懼焉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焉雖然其未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者也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灌於胸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

張橫渠集 原序

一

宋史本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余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猶如也舉進士為郾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愛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皆喪非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廢放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張橫渠集 本傳

一

河漢其言而遂巡退卻也且無張子畫為肯得息養存功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而能反覆研究庶幾有得也唯學者於此不一盡其心而徒汲汲於華靡之詞以博世資吾知其渺乎小矣是何足以語道也哉余固非知道者也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略附管見於正蒙餘俟同志君子其為討論焉錄錄而較之寸寸而度之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而已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孟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張橫渠集 原序

二

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詢。乃詔知大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且而卒，貧無以斂，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卹職半，贈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坤父母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癯癯縶，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覺，純乎孝者也。遠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謹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合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順理，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道祐元年封廓伯，從祀孔子廟庭。

張橫渠先生全集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卷之三

正蒙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張橫渠集 目錄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卷之四

正蒙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五

經學理窟

周禮

詩書

宗法

卷之六

經學理窟

禮樂

氣質

卷之七

經學理窟

義理

學大原上

卷之八

經學理窟

學大原下

自道

張橫渠集 目錄

卷之九

經學理窟

祭禮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十

語錄鈔

卷之十一

文集鈔

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二程書拾遺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一

西銘注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

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

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

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

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

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

張橫渠集 卷之一

一

張橫渠集 卷之一

三

宋張載撰

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

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

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

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

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

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遺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癯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

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

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

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

下之疲癯殘疾。憊癯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賢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遠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

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

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遠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

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

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頑。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順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

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皆毀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

張橫渠集 卷之一

一

張橫渠集 卷之一

三

逃而待烹其甚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南西北，惟命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靡，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事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閒，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二

正蒙一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說也，無大可過，無細可遺，聖人復起，無以間乎斯言矣。

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有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花葉爾。

程子曰：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朱子曰：正蒙精深難窺，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切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得矣。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

按此段是論陰陽五行之理... 陰陽五行之理，陰陽者，天地之氣也。五行者，木火土金水也。此五者，皆陰陽所化而生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段論天地之化，由無到有，由氣而為道，由道而為性，由性而為心。...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象皆神化之精粕爾。此段論鬼神之神，謂神者天之靈，太虛之神，應物而化，故曰神。...

天道不窮，寒暑已矣，動不窮，屈伸已矣，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此段論天道之神，謂天道之神，不窮於動靜，不窮於屈伸，其理一也。...

感而後有，通而不窮，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此段論易之理，謂易之理，感而後有，通而不窮，故聖人以剛柔立本。...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歲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此段論晝夜之道，謂日月相推，生寒暑相推，歲神易無方，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對焉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絪縕，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本無形也。此段論晝夜之理，謂對焉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絪縕，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本無形也。...

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天下之理，得也。此段論天地之理，謂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天下之理，得也。...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此段論天地之性，謂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故化，行也。此天之所以參也。此段論一物兩體之理，謂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不測。兩故化，行也。此天之所以參也。...

高靈從曰：此皆日月得天而能久顯者。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息。故能從曰：此皆日月得天而能久顯者。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息。

閱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陰，陰之德主於陽。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則相持為雨而降。陰散之陽必聚之，其勢均，聚陰為陽，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陰為風，風散而聚者，陰散而陽聚者，陰散而陽聚者，陰散而陽聚者。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則相持為雨而降。陰散之陽必聚之，其勢均，聚陰為陽，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陰為風，風散而聚者，陰散而陽聚者，陰散而陽聚者。

天象者，日月星之陰，風雷者，陰中之陽。陰陽交感，形氣相濟，日月星辰，水火土金，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雷聲威動，速然其所由來，亦漸漸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其所從來，亦漸漸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外光也。能直而施，金水內光，內光也。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各得其用也。施者所應無窮。

神與形，天地之道歟。而受隨材各得，是日神之用，而施者所應無窮。而受隨材各得，是日神之用，而施者所應無窮。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木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金水以氣為主，故其性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

動而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以上合論五行，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擊於土之燥，故金之為物，得水之精，金生於土之濕，故水與火相持而不相害，燦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質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土而反乎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而無也。水火之所以升降，水火之所升降，水火之所升降。

所升下土，則不離而制。然物體而不遺者，也。萬物皆以土為體。所升下土，則不離而制。然物體而不遺者，也。萬物皆以土為體。

四象者，土居中央，為數五。天一，生水。地二，生木。天三，生火。地四，生金。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二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形氣相濟，日月星辰，水火土金，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陰陽交感，形氣相濟，日月星辰，水火土金，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日月星辰，水火土金，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水火土金，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五行之理，皆由此而生。

上天之載，載事有成必通。即時行物，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感而興起，極是神道設教，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靈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上天字以形言，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發，天道也。聖不可知也，不可知而無心之妙，非有心所能及也。天道無心而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發，天道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物不貳也。或所以爲成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故歸重在誠明上。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按此復引易以明之，見至誠。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理，存四時之變，則周流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道，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流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明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此詩本爲文王而作，而此則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乎其人，則知物性之神。

聖人有成無怨，正猶天道之神。聖人成而無怨，正猶天道之神。聖人成而無怨，正猶天道之神。

道至於不能象，則名亡矣。道至於不能象，則名亡矣。道至於不能象，則名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誠自然之爲體爾。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誠自然之爲體爾。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辭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辭辭不足以盡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化者，陰陽相推，氣合一不測爲神，神即所以化也。

事備矣，則化而爲物。化而爲物，則化而爲物。化而爲物，則化而爲物。

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中而化之。

其蒸鬱疑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蒸鬱疑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蒸鬱疑聚，接於目而後知之。

學之會，惡惡善以爲化。化者，惡惡善以爲化。化者，惡惡善以爲化。

朱子曰：神化二字，神字得亦不虛。分明惟是極顯極顯出來。問象若非氣，何爲象。時若非象，何爲時。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道氣，何以能成。道氣與象無離。明明以別，其爲象無時，若非象，則何爲象。時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道氣，何以能成。道氣與象無離。明明以別，其爲象無時，若非象，則何爲象。時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道氣，何以能成。道氣與象無離。明明以別，其爲象無時，若非象，則何爲象。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捨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閒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變則化由蟲入精也化者變之成故化而裁之謂之禮以著顯微也禮者化之漸故谷神不死此道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所謂一理源然而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也然而然於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誠未由也已是也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按曰天地無心而成化雖一物之微莫不有序有秩如於此便可見得天理有自然之節文焉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之體而化矣。即物體而

按物能相感者如磁石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自也。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也。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按物之有同異。屈伸相感之有鬼神也。即中庸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按此即所謂有無相感之一證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按此即所謂有無相感之一證也。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

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嘗謂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其屈伸相感之理如此。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筆畫之類。是皆物成之良能。人嘗習之而不察者爾。

按此亦有無相感之明驗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高雲從曰。形則有青紅白黑黃也。聲則有宮商角徵羽也。臭則有檀臭香腥臭也。味則有鹹苦酸辛甘也。氣則有溫涼寒燥濕也。莫不有五行之分別。兩異之變化皆造化自然之妙。所謂帝則而學者

當致察也。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勸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方有此理。則有終有始。誠無是物。則有始無終。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誠無是物。則有始無終。

按曰天命之謂性。性則有終有始。誠則有始無終。誠則有終有始。誠則有始無終。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人非所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自然之道也。

按在明誠分上窮理盡性不窮也。須有分別。上止是性無不與而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三

正蒙二

動物篇第五 此論論人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如春夏發榮。秋物之初生。氣已

至而滋息。是謂物生。既登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列子有云。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

無知。然物之有形者。久亦朽壞。無不散也。但有形者。久亦朽壞。無不散也。但有形者。久亦朽壞。無不散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瀉。然冰之才。溫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按此以海喻理。水喻氣。冰瀉存亡喻氣之有死生。有聚散。不可言理。非存亡。所以論以是知死

有息者。根於天。如動物之類。有息者。根於地。如植物之類。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故成健之道。根於地者。滯

於方。故止而不瀉。此動植之分也。有陰陽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若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之未竟執持於形迹之間故曰成心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也此意字亦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獨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開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不知天由來也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

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以中正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其體聖

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

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成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

蓋顏子之歎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

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按人不知學則非汎汎理欲五者雖欲存誠致力行皆屬淺近之辭惟必先知大中為極然後能擇善執中

按人不知學則非汎汎理欲五者雖欲存誠致力行皆屬淺近之辭惟必先知大中為極然後能擇善執中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難者消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消非聖人之消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謂上下精粗本末

不得已而後為為所當至於不得為而止止所當斯智矣夫見理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執中我也私己也用精微精微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繫天流行而無所礙之謂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成而起妄也不由性中出耳感而通誠也自真理中出計度而知昏也不明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求樂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本也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然後可以有為為強禮然後可與立立不惑然後可與權權然後可與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按四者學之分說未盡也

知以力行此五者勇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此說此文也天下一人謂難得也惟貴己一身當然爾望之人人而已謂難得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其悅之不循理者其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善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知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若人至節故可使不待教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釋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實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此語也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厭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離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誠誠能徒義則德自通燒能通其變則則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傳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解解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舉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入即原本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謂未聞而有聲之理自存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開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當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減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連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己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故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猶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平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節第九此語百天理必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人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離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疏達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然。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離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連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備於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憐於天下。

高麗張子曰：禮通也。禮記曰：禮，天之德也。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濟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按此理本大同無待強求，必物之同是無待私意而自與矣。何以得天下之同，而有不求，不合爲必物之是，是則無待見而與非矣。何以得至當之是，而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禮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成害。

按立人之道曰：仁義禮智。仁之德也，本於是而善於物者一有歸。義則道於此而反，備乎彼也。其所養乎中正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按立不易方，義也。然非安於仁者不能得。其於仁體而義用也，是從根本上討出。安所遇而致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陽者有潤。至仁無怨，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君子於仁，聖爲不厭，海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此節論禮器之用，言禮器之藏諸身，用無不利。疏達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然。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離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連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備於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憐於天下。

高麗張子曰：禮通也。禮記曰：禮，天之德也。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歟。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濟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按此理本大同無待強求，必物之同是無待私意而自與矣。何以得天下之同，而有不求，不合爲必物之是，是則無待見而與非矣。何以得至當之是，而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歸。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禮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成害。

按立人之道曰：仁義禮智。仁之德也，本於是而善於物者一有歸。義則道於此而反，備乎彼也。其所養乎中正也。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按立不易方，義也。然非安於仁者不能得。其於仁體而義用也，是從根本上討出。安所遇而致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陽者有潤。至仁無怨，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君子於仁，聖爲不厭，海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向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遠乎是哉。開然修於隱也，然著於外也。

作者爲第十人，此篇論也。作者七人，伏義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按：程子曰：此言才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致其不善之心。此君德所以因其才而用之也。又曰：堯舜舜於匹夫之中，而所以位四人，必有怨憤不平之心，而遂顯其德，故舜得以因其才而用之也。

精舍己已，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諫亦入，文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按：補註別生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象憂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按：高麗曰：所過者化，謂事過不復也。所覺者先，謂不遠也。

好問，好察，通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讓怒也，不宿怨也。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按：周公有此意，故曰：立賢無方也。如是，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遠天縱，故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撓，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處尚質，厥成，誠誠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廣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慎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維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猶其也。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取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山濼蕪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僞之病與。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顯與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在邦城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專論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其也久矣。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論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威遠，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學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已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則得食，不以事畢，雖有粟，苦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繁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而己也。此可見魯字在魯人身上本無，論大節，所說皆見不及此。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惜人以乘，暫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擊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益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誠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途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何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如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揖翼不順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賓不順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投，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於兩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己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柄柄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乎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萌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遷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成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故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棄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交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擊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徑徑，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順，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專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官，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擊之他皆做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有為為得，息有養，時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微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

節辭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節辭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節辭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言形則下如，以是知微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慮，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歸罪為尤，罪已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那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惡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逃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樂驕樂則伏欲，樂宴樂則不能徒義。不僧不賊，其不伐不取之謂乎。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濟人者濟之，侮人者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克己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重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隘。拿疏離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弓調而後求勁，馮服而後求良，士必怒而後智能著，不怒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納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呂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思為政難，患民難諭。

有司籍第十三 此篇論為政之道。有司籍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子之不欲，雖貨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貨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探微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按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探微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按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探微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按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探微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為政必身履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政刑，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然，不若小而察。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四

正蒙三

大易第十四 此篇論說。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按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按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按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按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言不聞道，雖高極幽，難免怪妄，故知德者厭之。言何足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按易為人下，不自明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之或爲五相考實而後定其所從何實有偏福一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按一物而兩體止是太極體陰陽太極理也理不可見必因陰陽而得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易止道陰陽不待言太極而無往非太極也然陰陽是統名以三才分之則在天曰陰陽在地曰柔剛在人曰仁義又合而言之曰莫不有乾坤之道乾坤者又易之統名其實一物而已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按天道之發育萬物止是以陰陽作材料及今千變萬化無窮窮盡不以此剛柔爲改備人道之云爲萬事正是以仁義作本領時會遷移互古及今千變萬化無窮窮盡不以此剛柔爲改備人道之云爲萬事此則實非易而天下之理得苟非此則實非易而天下之理得苟非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按易三百八十四卦每卦每爻皆具有陰陽剛柔仁義之道以待人盡利而動無陰陽則不成天

陽偏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虛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高麗書曰易曰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此易之四象也然天地之間虛不足而曰悔自凶而趨吉由不足而生吉自吉而向凶由有餘而生凶亦此

會辭則言無所苟尙變則動必精義尙象則法必致用尙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象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劉近山曰天下至精者謂易乃聖人窮理盡性極精之者惟精故足以待天下之間曰深者謂易於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該也惟深故可以開通人之志通變者據三揲兩手之策極數者究七八九六之數文足以成物道成陰陽老少之畫而足以開通象者以制器定卦及已成之象而足以制器定卦也深者謂易也通變極數也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權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祈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幾有道德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異其迹知是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高麗書曰曰道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也果迹者深心於象數知是者不驚意於高遠如是則不賊矣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勳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顏子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視亢龍以位貴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而有大之極不爲其大人望之所謂絕處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遠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高麗書曰曰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體之常也雖庸言庸行之道亦未爲遠極之聖人安知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此顏子所以乾乾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高麗書曰曰謂聖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乘六龍以行天道而後乾道條理即六位時成之謂也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者順理而動自強不息即時乘六龍以御天之謂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當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至於求善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陸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善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發諸容載遂乎說調勝乎健不墜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穿髮廣頰蹠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兌為附洗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柔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萐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違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侯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水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安則物亦不安故曰物與無妄

張橫渠集 卷之四

徐樞夫曰物亦不妄謂物之四生皆得其正其性命無有虛偽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質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憫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心惻豈謂賢者不遇而天下不蒙其福也然而幸不見其王之難遇如此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泰三極之道也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者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陽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遠及其命亂也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陽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遠及其命亂也

之正使不陷於凶悔而已所謂變動以利言也

不可得而相得則聖人之情也

不常其吉者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則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陽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遠及其命亂也

可謂之命也

以義處之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盡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變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和周召之治與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諫之巧也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以奏之。成王武王之舞歌，以奏之。

不能無太簡之說。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材武者，與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為有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段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成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曲屈，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誅，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滅者與。

飲彼晨風，鸞彼北林，晨風雖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象白駒，涉涉波矣，象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乘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費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風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庶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勤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為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尊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親賢為尊，尊之道，然則親之以悖彼九族，庶明勸教，為道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華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食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消神也。

漢書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漢書卷之四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高麗曰：天子以賜姓，但可也。
 高麗曰：天子以賜姓，但可也。

玉齋疑天子聽朝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刺之處，告祖而行。
高麗曰：天子聽朝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刺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宮次序之宜。
高麗曰：受命祖廟作龜，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
高麗曰：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

小事則專，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關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
高麗曰：小事則專，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關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高麗曰：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祖廟未設，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高麗曰：祖廟未設，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雉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高麗曰：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雉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皇極經世 卷之四

博依，崇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高麗曰：博依，崇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高麗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故能成象，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高麗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故能成象，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爲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其理乎。
高麗曰：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爲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其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成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森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哉然起見，則幾矣。
高麗曰：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成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森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哉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成者，虛也，成即合也，成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成，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成，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高麗曰：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成者，虛也，成即合也，成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成，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成，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高麗曰：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形之下，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耳，性者，善而已，已百人十己千，然有
高麗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形之下，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耳，性者，善而已，已百人十己千，然有

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竊聞。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為。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世死。亦為事不得。

一市一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買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管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士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士。蓋其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為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填蓬。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為方十里者。百十里為成。成出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為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為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開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廬而不征。應者。猶今之地。其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讓。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廬與不廬。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廬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廬也。

既使為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買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買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買亦有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樂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為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蓋布而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而分種。如租稅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識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舉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為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方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智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

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皆如何為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止使守令終身。亦不可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前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覽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斂。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為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過其時。無所告。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弱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廩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廩。二十五家為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開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園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閒。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植草木也。地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十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賈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賈田。賈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為區。賈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廩。餘夫亦如之。廬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耕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閒。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種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閒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買、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閒粟、野之田者未有受、而閒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勸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閒粟貸之、得其與積、則平頌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勸粟、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徒居之粟。

閒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閒、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廬里與園廬之別、廬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廬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閒、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閒之田也。作詩者、以園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郊園廬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桑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種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故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何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

看方可、故談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使易看、止一驗也。

守就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就廟、亦疑之於始祖之廟。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園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歸妹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止隨義理如此而言。李嗣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其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止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止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聞、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汗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止是正心思得靈寶、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卻是義理。總之則卻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慮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何處如此之大、止欲解義、則無難也。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止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積衆舍己、已變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諫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欲明文思、堯德也。淳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以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

蕭恭懿宜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時也以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

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非取文王是也止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

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故子不奉天厥罪惟

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止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蓋豈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善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美里歸與太公行陰德

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為文王因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

韓退之亦能論聖人作美里操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

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辯也如言不肯飲食教戒之止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後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又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止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

小人便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

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

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

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

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驕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的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棄子分裂

未幾游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嗣則謂之繼

嗣之宗繼嗣則謂之繼嗣之宗會高亦然

官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性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豈可夫婦與服故宗子雖母在

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東酌饌象西酌鬯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妻而死則難立後為其無

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妻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妻而死有妻之子則自是妻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

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枝昌大

則須是卻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止為武王之靈顯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留立武王

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禱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閒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

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

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己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

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為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

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立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

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奉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

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會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齊有是人然宗法不

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

人死遂卻絕嗣不若各就墳家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閒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為天下忠義之勸

亦是為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閒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閒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

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為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

祖

宗子既廟其祖廟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廟明其宗也

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會祖之廟為大夫立不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

亦立於宗子之家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嘯殺，太下則入於嘯殺。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雖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止是徵，平或避諱為徵，其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極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選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為定也。此尺止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秤二米相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歷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蓋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絃，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卻金氣不衰，便是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如為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為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開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若不費耕樹，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弛慢頹廢，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止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定下腔子，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日日為，但不知耳。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成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原不曾識磨礪。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六

經學理窟二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音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

入門而縣，與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奉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止此處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蓋於是，詩止是言志，歌止是永其言而已，止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卻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其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可不變者。如天鼓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能答曾子之問。能教諸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迷。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倚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倚卓。至有坐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於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豈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豈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愛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嘗。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誠。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簋食。一豆羹。易表而出。止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為貴。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

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為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為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為之。則亦無猶識鹿也。學者之說。得便為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止則知便為了。學者深宜以此為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己。已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平固操。則存舍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成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己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制器。不如問工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己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揉撻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止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意隨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止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學處也。無則止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閒。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是以長小人之氣。君子非敬日強。始則須學。學服膺。出於率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謙。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其實。而又轉之以文。則矜。矜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

新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求養之道。心止求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視一物又敲點著此心。隨一事又記念著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譬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止為待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感心之要。止是欲平曠。然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止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遠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動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勸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無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止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為實。轉誠轉信。故止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辭好問。好察。通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為人君。猶起於側微。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止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止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止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聖博學素備。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七

經學理窟三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與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礙耳。甚西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疑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當在其前。已得為之。則能使入。

凡事蔽蓋不見底。止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止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者。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儘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止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止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欲其事。欲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飲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常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擲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止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止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荷揚皆不能知。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止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所知。言已。皆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己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其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今須自作。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

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止是心虛。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虛。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是為無天德。今擧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能亂吾所守。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止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道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終已不出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學。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趨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衰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日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日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礙。

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止泥文而不求大

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止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則一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察。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瞽盲之指。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書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為心。但止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義。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者。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為為人。對人私有所不知。意止在相勝。豈非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若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惟是有義理也。故惟六經。則須著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嘗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稱。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即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禮。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禮。易春秋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為難。若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卻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大學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盡在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登浩然之氣。須

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善多聞而好忘者。止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止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誠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登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止。生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剋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為學須是。要道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鄭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忠。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聖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則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止一也。道初亦須。一意。虛參較。比益。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古者惟國家。則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因。止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半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止。是以常意有迷處。便為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為聞也。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卻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止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為能變化。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兼義所生者。兼義猶言積善也。兼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嘗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中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根也。微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勵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止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卻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止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兩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止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而事之。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八

經學理窟四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說耳。

慈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逆。邇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啻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襄弘。鄭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

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心且事守之。其發明卻是未事。止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止以多思爲害。今日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事無事也。止要行其所無事。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禱求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止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所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止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足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閒。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閒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止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己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止是靜。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精思深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照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照止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蓋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止爲有身。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懣懣好樂。亦止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誠害而不顧。止是兩公平。不私於己。無適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時。使之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適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洶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著心處如何。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愧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心。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割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學者止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獲。雖在澆隘。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道理須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挂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止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弊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卻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設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利用即身安。到身安處。卻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瀾埒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止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瀾。婦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止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止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蘊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益。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門。便謂我好勝於人。止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馬但通得處。則到。止恐深厚。人所不能見處。以似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神義處。

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神義處。

止有責已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世儒之學。正惟濫增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止是微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朋友之論。如開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竊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知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性。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屬。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說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為學。閉書未用。閱開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感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此其驗也。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面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算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教日之弓。教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教。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嘗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葬堯舜者。不必葬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宜。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宜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盛。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為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為事。不奈何。須著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開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一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家人禮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為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為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布。通緇。寬袖。須是教不可使用。

某既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業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繁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與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得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止尚開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過乎。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熱已亦熱之。天下事大患止是畏人非笑。不從車馬。食蔬衣器。居行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龔。猶總。蓋同龔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增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為之。世學混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以版。如朔望薦新。止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版正世與配位。宜有堂。

日無事。夜未深便疑。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速。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法。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忌日變服。為會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會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服。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服。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九

經學理窟五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止於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楹中。至祭時則取而給之。其位則自如。尊卑止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給祭。皆人情所不安。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十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給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視疏故今設附位。雖以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附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視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為之。

張橫渠集 卷之九

一三七

張橫渠集 卷之九

一三八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為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蓋無他物。則雖盡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為孟月之祭。又為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為薦。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或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給之說。仲特則祭。一給則備祭。如春祭享祖。夏給羣廟。秋祭會。冬又給。來春祭祖。夏又給。秋祭廟。冬又給。

鋪筵設同几。止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也。若言奠擊。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脾胃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吳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庭為之。則男子薦之。又如蓬豆之類。本婦人所為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為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醢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醢非也。蓋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醢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耐時也。至於吉祭。則惟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耐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

郊祀有亦不嘗。後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遠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資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為尸。不可祭能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

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與不放。胡考之休。吳教猶言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論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常有祿者。且祿者當易。故盡用出之。因而祿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藏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當存也。然則當其給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思須當及也。然其給也。止可謂之合食。給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着男從東方。女從西方。

張橫渠集 卷之九

一三九

而太祖居南而男附其祖。婦附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祭正廟。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為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為壇。去壇曰鬼。從廟數以至壇。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止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止是懷精神也。鬼者。止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其壇。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為尚也。孝經言。為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止以人死為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為政必去之。

八蜡先齊。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耨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此豈終大報也。龍見而嘗。當以孟夏為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忠若此。不可坐視。聖人並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已之禍久矣。

月令統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遺。不能為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秦社王為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為秦社。王自立為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止見一社。

章疏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於於莽。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屏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

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禴然後禘。因其給。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餼。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耐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耐也。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非而猶哭也。古人於忌日。不為庶奠之禮。特致哀示絕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發慢也。故不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槨。設之於位。亦為發慢。故始無設。為重。所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草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槨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禘言井。井。以大本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體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耐非耐祭。極至理而論。止合耐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止合一妻。婦止是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非其耐。雖為同穴同筵。然嘗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耐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正叔筭為非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警。不致耕稼所及。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面。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蠶。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非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下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所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資。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若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娶。是已自冠娶也。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彼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齊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母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為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端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止為學者而言。是以訂頑天地更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實疑非循辭之比也。道辭者無情。止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止在外面走。元不會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循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止為知包著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闊豁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止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止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止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著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濼去舊見。以來新意。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來。一作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真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止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曰。日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憤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晝至夜。為三節。積業工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為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物。亦有陰陽左右。皆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首美。輕重不同。近思作。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會貫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吾。吾證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願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實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

駁程邪遁之辭。古語執近。駁辭苟難。近於並辨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陰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陷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地之氣。亦可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生成覆轉。天之道也。亦可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遠天貧賤。人之理也。亦可天授於人。則為命。命性人受於天。則為性。性亦可形得之。偏。然氣得之偏。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礙礙也。

大半玩心未盡。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求太深。恐自致愈遠。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心不。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見可知矣。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誠則質也。太虛者。天之質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質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如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如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虛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即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之心不能虛者有物極礙命

雖有時而廣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輿如毛毛猶有倫卜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

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坤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如婦見金木

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

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

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

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娶之賢亦不知

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遊

亨之理以九二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止看蒙者時

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

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孟子言水之有

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

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爲

漢儒集 卷之十

一五二

漢儒集 卷之十

一五三

漢儒集 卷之十

一五四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閉止得幾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

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向其辭辭不

容易止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健

度屢中可用既是健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思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

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實美但向學

差緩惜乎求思也編求思難是編然編不害於明編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

也。大凡寬編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

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閒性猶有

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編昏明名不得

是性莫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編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

正當其如此其一則漸寬容苟志於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編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

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

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稱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

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慕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

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

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止是長

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止習有善惡作一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止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

一副習習熟纏繞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副習習便

自然脫灑也又學理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

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

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止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

待歲月至始得。

馮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

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

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新知言故言使不動

從心莫知少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諱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

漢儒集 卷之十

一五五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漢儒集 卷之十

此則儘遠大所處則實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警意便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談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止好仁則忽小者止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遠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開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誠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人心無心因物為心若止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卻心今益天地之閒者皆物也如止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使謂推類以窮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扶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齟齬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曰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樂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婦初六風乘乎牆闚家方賊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踰牆得伸則伸矣如李得裕處置圍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違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諭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脈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持蠶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

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文集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竒此非難說願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識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退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棧智為物昏交來無聞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開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是曰天明也夫是謂之命也夫命女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汝其克施克勤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齒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遠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雖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

問智愚之識。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情則有性。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背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誠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己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處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則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順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聞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近思錄拾遺

張橫渠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審福。殊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蠡之嘗言神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象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想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惡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況揚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通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止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解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發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以論。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皆知。若劫之不測。則遠窮矣。以論。子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豈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荷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腑。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劄艾其弊。默養吾誠。願所患日夕不足。而未果他為也。

博學於文者。止要得習放心亭。蓋人經歷險阻。難然後其心亭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為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不復求。以子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整。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以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以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聞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以子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奮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以論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以

斯干詩。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報。故思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以下同。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以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久。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以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情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盛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以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遂。一生如此。以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觀秦中氣隘。邊事所困。桑蔬不稔。昨來饑饉。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為足狀。關中者。則途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始能生。人至如關。里有許多氣。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止介父一箇氣。隨大小。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止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謂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勤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為然。

橫渠為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以論。夫祭。同牢而祭也。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梯而行。此事難行。既言越梯。則見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止消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特於祭。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

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攝恭而安。五十年

伯瀆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止是一物。伯瀆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止是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止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窪處，不皆止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閒，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徵言徵取之微，則無義是透微之微透微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實分之，以真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為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應而為氓，亦幸也。伯瀆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寡，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卻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為言，止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強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齊不聲。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為私說何也。子厚言止為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止是做一喜好之事為之，不知止是合做。伯瀆言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皆觀堯夫詩意，縱做得誠道理，卻於術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蠅蝻合水，隨雨旋起。子厚言未必然，蠅蝻有大者，豈僅蠅蝻所致也。今以蠅蝻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皆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止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

事向奴，止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雙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有人言郭璞以鳩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違新貴時，乘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然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墾，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止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伯瀆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閒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止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未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使謂之至也。

正叔謂俗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上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子厚謂昔嘗謂伯瀆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誠知之為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問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開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蘇頌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煙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蠅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竹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卻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豈燒碗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閉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以上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為異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以上外書。



朱子文集

朱熹撰

原序

自鄒魯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為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已成物為有據。成已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為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第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而一一發明。一一折衷之。夫豈易言哉。謹按文公與教自闔。值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學者家。絃戶誦為日新。盛德為富有大業。功烈其在天壤。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以為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既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闔閩。去先賢之世。若此其未遠。近先賢之居。若此其甚。其道風流澤。自不可泯。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所為承流宣化。何敢或後。而況暨黜訓行。服習有素。因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奏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為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矣。於以仰答聖天子。誠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自非然者。好奇尚異。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

朱子文集 原序

本傳

朱熹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司勳吏部郎。秦檜議和。松極論其不可。貶外。熹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於尤溪。河舍。少受業於父友劉子羽。子壘兄弟。年十八。貢於鄉。中進士第。主同安簿。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明年召對。除武學博士。以和議不合歸。陳俊卿。胡銓。薦之。屢召不起。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五年。除知南康軍。修白鹿洞書院。立學規。六年夏。大早上疏言。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陛下所與親察謀議者。不過二三近習之臣。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陛下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不過齟齬自守。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稍畏公論者。不過論其徒黨。終不敢排其根株。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陛下獨未之知耳。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君也。陳俊卿以舊相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益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丞相王淮。除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入對言。近習之勢日重。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其力於重。以為竊位向寵之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竊發。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皆得滿其所欲。陛下獨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熹賑濟有方。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除知台州。舊守唐仲友。與王淮

朱子文集 本傳

朱子文集 原序

其內汲汲焉。徒以文章為事。習無用之空言。吾見其感之甚也。已。謹讀。觀深者於源。善學者志大。有志之士。果於此而有得焉。則粹然一澤於道德仁義。庶乎不失為聖人之徒矣。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仲秋月。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為卿家選江西提刑未行。熹至台。得其奸贖事。勸之。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不得已。仲友新命以授。熹以是為蹊田而奪之牛。固辭。乞祠。主管台州崇道觀。自是學者尊信熹。淮既怨熹。於是史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而對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謹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災考其所為。則又大不不然。不難於假其名以濟其偽。邪准為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為道學之禁。十五年。熹入見。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臣反覆思之。毋乃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是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致其決。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不使其少有差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言。為上所厭聞者。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上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消要時。會觀已遂。王卦亦遂。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荐。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疾辭。本部侍郎林栗勸之。上以栗言過當。黜栗知泉州。授熹江西提刑。未幾。月再召熹。熹具封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乘獨轎。明日除崇政殿說書。光宗即位。除江東轉運副使。改知漳州。熹嘗患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臺右以為不便。沮之。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漳州經界。竟報罷。除知漳州黃裳。為嘉王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直講彭龜年。亦言之。大臣宰相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事宗在晉邸。聞熹名。每恨不得為講官。及即位。除煥章閣待講。熹入對。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宜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未嘗有求位之心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罪之誠。極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熹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開懷容納。熹奏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熹奏禮經勸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豈皇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聞者。太上偶遠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繼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焉。皇之法。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萬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不可再失。孝宗初崩。議送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請併祔。宜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貽祭正東向之位。而遷毀祖於夾室。熹以為藏之夾室。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室。神宗復本位。祖以為始。祖得禮之正。合於人心。所謂有舉之莫敢廢之。乃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執政不以聞。韓侂胄自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數以為言。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議使客。熹疏論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者艾恐難

立講。已除卿官。觀丞相趙汝愚。勸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乞留。熹不報。除提舉南京鴻慶宮。初。汝愚為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屢為上言。又以書上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熹去。汝愚亦以諫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慶元元年。侂胄誣熹不軌。謫永州。熹自念身雖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隱。草書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將上之。諸生更諫。熹以筆決之。遇遜之同人。熹默然。乃取諫稿焚之。自號遜翁。二年。監察御史沈繼祖劾熹。詔落職。門人蔡元定。遂道州編管。四年。乞致仕。依所請。六年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午刻暴下。不能與。甲子移寢中堂。而逝。年七十一。葬大林谷。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九考。立朝僅四十年。家故貧。少依子羽。寓居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屢空。安如也。諸生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何遜為中司。阿附侂胄。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拭所禮。及為諫官。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獨為不軌。望實論大臣。權住進擬。前御史劉三傑論朱熹。趙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為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命草詔論天下。選人余嘉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籍田令陳景思。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嫌。連劾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熹既沒。將非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非會。聚之閒。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總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侂胄死。贈熹賈諫閣直學士。諡曰文理宗立。贈太師。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熹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詔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說立於學宮。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張二程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朱子文集目錄

卷之一.....

- 答劉子澄
- 答劉子澄
- 答陸子美
- 答陸子美
- 答陸子美
- 與陳同甫
- 與陳同甫
- 與陳同甫
- 與陳同甫
- 與陳丞相

朱子文集 目錄

一

- 與劉其父
- 答孫敬甫
- 答孫敬甫
- 答輩仲至
-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 答潘恭叔
- 答潘恭叔
- 答潘恭叔
- 答呂子約
- 答呂子約
- 答呂子約
- 答余占之
- 答王子合
- 答王子合
- 答汪聖可
- 答柯國材
- 答孫季和
- 答項平父
- 答陳抑之
- 答應仁仲
- 答應仁仲
- 答應仁仲
- 答周叔謹
- 答王季和
- 答傅子淵
- 答陳正己
- 答路德章
- 答路德章
- 答路德章
- 答萬正淳

朱子文集 目錄

二

- 答劉季章
- 答吳斗南
- 答輔漢卿
- 答輔漢卿
- 答陳才卿
- 答趙恭父
- 答顏子壽
- 答李伯諫
- 答梁文叔

卷之二

- 答連嵩卿
- 答程允夫
- 答石子重
- 答李伯諫
- 答李伯諫
- 答蔡季通
- 答江德功
- 答游誠之
- 答歐陽慶似
- 答嚴居厚
- 答丘子野
- 答李深卿
- 答胡寬夫
- 答陽子直
- 答廖子晦
- 答廖子晦
- 答廖子晦
- 答廖子晦
- 答廖子晦
- 朱子文集 目錄

四三

- 答滕德粹
- 答滕德粹
- 答滕德粹
- 答滕德粹
- 答周舜弼
- 答周舜弼
- 答周舜弼
- 答周舜弼
- 答程正思
- 答程正思
- 答程正思
- 答程正思
- 答汪子文
- 答程允夫
- 答程允夫
- 答程允夫
- 答程允夫
- 答黃子厚
- 答董叔重
- 答董叔重
- 答董叔重
- 答董叔重
- 答黃子耕
- 答黃子耕
- 答黃子耕
- 答曹立之
- 答范伯崇
- 答何叔京
- 答趙詠道
- 答朱朋孫
- 答周南仲

答折子明
答度周卿
答張元德
答張元德
答王晉輔
答池從周
答李晦叔

卷之三.....八九

答汪太初
答潘叔昌
答黃直卿
答黃直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伯和
答胡廣仲
與吳晦叔
與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吳晦叔
答石子重
朱子文集 目錄

答趙提舉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答詹體仁
答林正夫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答范伯崇
答陳君舉
答潘文叔
答潘端叔
答潘端叔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滕德粹
答王子合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陳器之
答葉味道
答葉味道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朱子文集 目錄

答吳伯豐	5
答吳伯豐	
答吳伯豐	
答白鹿長貳	
答劉公度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劉季章	
答胡李隨	
答胡李隨	
答沈叔晦	
答龔伯著	
答竇文卿	
答竇文卿	
答徐斯遠	
答包定之	
答徐居厚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鄭子上	
答宋深之	
答宋深之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陳才卿	
答章仲至	
答章仲至	
答卓周佐	

答謝與權	14
答陳頤剛	
答甘道士	
卷之四.....	137
答何叔京	
答吳德夫	
答方耕道	
答呂道一	
答詹元善	
答胡伯逢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陳庸仲	
答周舜弼	
答項平父	
答趙然道	
答陳才卿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余正叔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答袁機仲	
與魏應仲	
與王龜齡	

- 答呂伯恭
- 答汪尚書書
- 與龍參政書
- 答韓尙書書
- 答潘謙之
- 答符舜功
- 答林正卿
- 答林正卿
- 答李元翰
- 答曹元可
- 答龔惟微
- 答方履之
- 答方若水
- 答方子實
- 答程成甫
- 答章季思
- 答余方叔
- 答輔漢卿
- 答余正叔
- 答應仁仲
- 答應仁仲
- 答傅子淵
- 答傅子淵
- 答郭希呂
- 答郭希呂
- 答吳宜之
- 答吳宜之
- 答吳宜之
- 答吳宜之
- 答江夢良

- 與方伯談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張元德
- 答甘吉甫
- 答甘吉甫
- 答林退思
- 答王竹輔
- 答高國樞
- 答吳尉
- 答吳尉
- 答任行甫

卷之五.....一八五

答黃子耕
 答許景陽
 答胡季隨
 答孫季和
 答諸葛誠之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項平父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郭希呂
 答時子雲
 答王伯禮
 答趙幾道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李守約
 答業正則
 答方寶王
 答方寶王
 答方寶王
 答李源老
 與汪伯虞
 答方耕道
 答曾致虛
 答黃商伯
 答應元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朱子文集 目錄

朱子文集 目錄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潘叔昌
 答王子充
 答黃仁卿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呂子約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王子合
 答林叔和
 答陳腐仲
 答陳腐仲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程正思
 答黃直卿
 答潘端叔
 答呂道一
 答戴邁
 答林岳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王近思
 朱子文集 目錄

- 答范伯崇
- 答范伯崇
- 答范伯崇
- 答范伯崇
- 答劉公度
- 答方賓王
- 答方賓王
- 答方賓王
- 答朱飛卿
- 答朱飛卿
- 答朱飛卿
- 答周叔謹
- 答周叔謹
- 答周叔謹
- 答毛舜卿
- 答路德章
- 答陳超宗
- 答曾泰之
- 答吳茂實
- 答陳明仲
- 答孫敬甫
- 答孫敬甫
- 答周深父
- 答胡文叔

卷之七.....二八一

- 答呂伯恭
- 答陳安卿
- 答陳康夫
- 答徐子融
- 答陳器之
- 朱子文集 目錄

- 答林正卿
- 答汪叔耕
- 答汪叔耕
- 答楊子順
- 答吳生
- 答陳衝道
- 答陳衝道
- 答周南仲
- 答許生
- 答曾無疑
- 答林叔恭
- 答胡季隨
- 答劉子澄
- 與汪尚書書
- 答薛十龍
- 答劉季章
- 答滕德章
- 答滕德章
- 答滕德章
- 答滕德章
- 答滕德章
- 答鄭仲禮
- 答程正思
- 答周舜炳
- 答周舜炳
- 答周舜炳
- 答林叔和
- 答詹元善
- 答朱魯叔
- 答詹兼善

- 答呂士瞻
- 答方耕道
- 答呂子約
- 答呂子約
- 答潘文叔
- 答滕德粹
- 答黃直卿
- 答劉平甫
- 答劉平甫
- 答劉平甫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何叔京
- 答王近思
- 答王近思
- 答王近思
- 答王近思
- 答王近思
- 答王近思
- 答王近思
- 答馮作肅
- 答馮作肅
- 答董叔重
- 答傅誠子

- 卷之八.....三二七
- 與留相公書
- 與留相公書
- 答汪尚書書
- 答汪尚書書
- 與陳丞相書
- 與趙尚書書
- 與黃仁卿書
- 答陳同父書
- 答陳同父書
- 答呂伯恭別紙
- 答呂伯恭書
- 與曹叔叔書
- 賀陳丞相書
- 與益端書
- 答路德章
- 答康炳道
- 答陳師德
- 答鄭子上
- 答杜叔高
- 答胡季隨
- 答沈叔晦
- 答汪子卿
- 答孫敬甫
- 答葉仁父
- 與晏亞夫
- 與晏亞夫
- 與晏亞夫
- 答余國秀
- 答余國秀

答趙幾道	四六
答何叔京	
答張敬夫	
答張欽夫	
答張欽夫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論仁說	
又	
與江東張憲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回謝解元啓	
與長子受之	
答鄭子上	
答賈文卿	
答楊子順	
答李巽卿	
答黃令裕	
答程次卿	
答楊宋卿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答許順之	
朱子文集 目錄	三七

答許順之	三八
答李敬子	
答李敬子	
答李繼善	
答陳道士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李好古	
答李好古	
答吳伯起	
答呂紹先	
答江端伯	
卷之九.....三七三	
記	
高士軒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通鑑室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復齋記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臥龍庵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鄂州社稷壇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卷之十.....三九三	
朱子文集 目錄	三九

信州鉛山縣學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雲谷記

靜江府學記

瓊州學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建軍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卷之十一……………四二三

序

送李伯諫序

詩集傳序

劉錫珣字序

謝暨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楚辭集註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張南軒文集序

論語纂訓序

楚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澄黃子衡序

家禮序

論孟集義序

雜著

論諸生

論諸職事

補試勝論

讀書之要

論語課會說

滄州精舍論學者

又論學者

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讀唐志

記論性答稿後

白鹿書堂策問

記解經

伊川先生年譜

卷之十三……………四六一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勸靜說

舜典象刑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觀心說

學校貢舉私議

趙塔親迎禮大略

涪州精舍釋菜儀

讀兩陳諫議遺墨

卷之十四……………四八七

六先生畫像贊

滌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畫畫像自贊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又四齋銘

崇德

廣業

居仁

山義

學古齋銘

朱子文集 目錄

書字銘

寫照銘

箴

敬齋箴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古今家祭禮

書伊川先生易傳版本後

書近思錄後

題小學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劉雅端率職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向伯元遺戒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十七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書偽詔後

跋會義父贈屈待舉詩

跋會仲恭文

跋鄭宜撫帖

跋三家禮範

書程子禘說後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會南豐帖

跋彭監丞集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題李太白詩

朱子文集 目錄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胡五峯詩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劉元城言行錄

周子通書後記

跋胡濬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李壽翁遺墨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卷之十五……………五二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汪尚書文

祭劉其父樞密文

又祭劉其父樞密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鄭自明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何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又祭黃尚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劉氏妹文

朱子文集 目錄

祭陳休齋文

祭許願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率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黃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顯文

卷之十六……………五三九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卷之十七……………五五九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誌銘

副錄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誌銘

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朝請大夫李公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篤行趙君遠墓誌銘

何叔京墓誌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誌銘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宜教郎方君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宜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朱子文集 目錄

朱子文集 目錄
程君公才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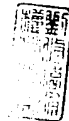
朱子文集卷之一

書

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愛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兼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為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憤懣。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爾。庶比來濫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功。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益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懈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亦

朱子文集 卷一



不敢不盡忠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為戒，而不可以為法也。今世學者，語高則論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卻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說肆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而論，徒增耿耿。

答劉子澄

反復書辭，具悉近況。但學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違背往昔，念不忘，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理義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中理，則反為不誠，而正慮此耳。升高自下，涉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主矣。如何如何，張呂時得書有所講論，然亦頗有未定者。未欲報去也。大抵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

天運不息，品物流行，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焉。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諱，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又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簪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之遺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頗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詣各異。故明道實為條例司官，不以為後，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踐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贖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其言，皆不可也。

答陸子美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致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卻元來未到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

只今便在目前，而互古互今，攔撲不破，只恐自家見得，未甘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此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為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悟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語子細商榷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此間近日絕難得江西便草草布此，卻託子靜轉致，但以來書半年方達，推之未知何時可到耳。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也。

答陸子美

前書示論太極西銘之說，反復詳盡，然此恐未必生於氣質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盡彼之情，而欲避中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且如太極之說，說謂周先生之意，恐學者錯認太極極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此是推原前賢立言之本意，所以不厭重復，蓋有深指，而來論便謂以太極下一物，是則非惟不盡周先生之妙旨，而於茲之淺陋妄說，亦未察其情矣。又謂著無極字，便有虛無好高之弊，則未知尊兄所謂太極是有形器之物耶，無形器之物耶。若果無形，而但有理，則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明矣。又安得為虛無而好高乎。蓋所謂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故竊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茲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論，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一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不而辨也。茲之愚陋，竊願尊兄，更於二家之言，少賜反復，寬心游意，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為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為辨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若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此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為紛紛，而難欲不差，不可得矣。然只此急迫，即是來論所謂氣質之弊，蓋所論之差處，雖不在此，然其所以差者，則原於此而不可諱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子靜歸來，必朝夕得款聚，前書所謂異論，卒不能合者，當已有定說矣。恨不得親聽其旁，時效管窺，以求切磋之意也。延平新本，龜山別錄，漫內一通，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其意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十一月八日。蒸頓首再拜。上啓子靜。崇道監丞老兄。今又在玉山。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多故。又苦無便。不能即報。然懷德義。與夫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弟。姪。容集。以次康寧。來學之士。亦覺佳勝。蒸兩年。穴撥無補。公私。窮深愧歎。不謂今者。又蒙收召。願前所被。已極叨。不敢冒進。以速龍斷之譴。已遣人中堂懇免矣。萬一未遂。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溫。隨學。足了此生。所恨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論之。悉不敢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蒸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執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何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蒸觀之。伏義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蒸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將將來。到此徹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其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行。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化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願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道理合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有得。彼方見得此老。真得于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

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混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蒸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無極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釋。而難曉也。請以蒸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兄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答陸子靜

來書云。浙間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沈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真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卻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卻先不好了。況其言之。雖準。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疏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疏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

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燕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得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幸察。

與陳同甫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况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啻至今日。通順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辯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乘尤而信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吞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緝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植根本。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悚仄悚仄。

答陳同甫

又中朱同人歸。辱書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歎。詩亦嘗別附閱。不謂尚未達也。茲承不遠千里。專人枉書。尤荷厚意。且書還舍以來。尊候萬福。是以為慰。而細詢來使。又詳歸路戒心之山。重增歎駭也。事遠日忘。計今處之帖然矣。茲茲病杜門。忽此生朝。孤露之餘。方深嗟憤。乃蒙不忘。遠寄新詞。副以香果佳品。至於叢材。又出機杼。此意何可忘也。但兩詞家宕清婉。各極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題耳。示論縷縷。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因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而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欲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貴育英能。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惜。是以假善於此。而得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審

其說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閒。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索補。過了時日。其閒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閒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亙古亙今。常在而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終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閒。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為子路。為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誠武仲。下莊子。冉求。中閒。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蓋何以下規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來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老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掛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統。即更脫灑落耳。李孔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為同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為寺觀寫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來紙卻為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於積累。誦養。碎面。益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游山。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開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年來窳東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可往來。每以為念耳。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奇偉。神怪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羸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閒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概。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世。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恣之恣。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閒。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經。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法。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以異者。亦未嘗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法。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法。即是時而派矣。謂之無常法。即是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特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特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閒。二者並

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無時而低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而夫豈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為利。爭欲慕而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閒。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舜禹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順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堯。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閒。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閒。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混。而未免有時之或混。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堯惟王。蓋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難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難極其盛。而人亦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二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欲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忤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常坐說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

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官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違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適用。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非乘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惟壞卻金銀。而銅鐵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苟卿固譏游夏之賤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說古注得之。若管仲為常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箇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麤厲而鄙也。其他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卻恐更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卻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所謂憤者。乃流徇而非真。憤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驢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譏。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黨之所深憂。而吾儒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為譏議。無益於道。且使下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論。縷縷悉雅意。然區區鄙意。常竊以為互古互今。只是一體。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賢。所能獨然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線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蓋子。皆棄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

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星。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為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繼而不為。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不足據。以為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此礙矣。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故乃以為色難邊物。而不知省其為喚與作。亦已甚矣。來論又謂。凡所以為此論者。正欲發儲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者。自然若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熒。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其氣乎。茲前月初。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完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艱。草草布此。語言盡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文嘉文。筆勢奇逸。三復歎息。不能已。掩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之求。多所辭卻。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額犯重。破卻見行比例矣。且乞獨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如何。

與陳丞相一本作與實之

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嚮慕趨附。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諱與不諱。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溢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避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明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以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無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事有長短而去耳。而况乎所謂對偶。僻僻。便佞。無質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聞者竊聽於下風。似則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必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強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醇厚。謙遜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長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庶所不及言者。

必有輕千里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共文

熹前幅所冀。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實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且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擊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雖言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惑。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算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遠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操券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論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醜陋之聲。青顏色待之矣。至於躡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發深。然求已所未知之實。而用之不棄。雖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排大善。不以乘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孫敬甫

熹衰病。年例春夏須一發。今年發遲者。此衰年老態。欲死之漸。亦不足怪也。祠官雖幸得請。然時論洶洶。未有專息之期。雖述重未可保。然姑使無愧於心。則可已。他非智慮所能遷就也。所論因何。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致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所論至善之意。甚善。其終烈文一章。尤有力。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備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聞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鬼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遠處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爲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辯。以起其紛。繫不

運之端。而反爲下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某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其大端如此。今不盡此其語。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遺藏不密。紫漏處甚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爲術益精。爲說益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爾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但某老之書。近見藏中印本。卻無此語。疑是其徒已知此。而陰削去之。然人家必有舊本可考。倘未暇尋訪也。近得江西一後生書。有兩語云。願目扼腕而指本心。容辭切齒而談端緒。此亦甚中其鄉學之病。然亦已戒之。姑務自明。毋輕議彼矣。信筆不覺。細讀勿輕以示人。又如馬伏波之譏杜季良也。所論太極之說。亦爲得之。然此意直是要得日用之閒。厚自完養。方有實受用處。不然。則只是空言。而反爲彼瞋目切齒者所笑矣。切宜深戒。不可忽也。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暇錄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并新刻中庸一本。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楷卷。適足無餘。詩及中庸。乃只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聞翻閱也。

答孫敬甫

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簡題。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考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像。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處。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如來論作新民一條。亦頗覺有傷巧處。恐作傳者。初無此意。大抵此傳。皆是信手拈來。自然貫穿。親切諦當。無許多安排也。所擬格物一條。亦似傷冗。頃時蓋嘗欲效此體。以補其闕。而不能就。故只自意爲之。蓋無騙市人以戰之才。只得用超人。

答葉仲至

病中兩辱惠書。并有詩筒之況。荷意勤矣。又知小姪劉親。皆以垂念之故。得以竊食。益深感愧。信後清和。恭惟幕府有相。起處佳。福所需。語尤荷不鄙。此於吾人豈有所愛。但近年此等一切廢置。向已許爲放翁作老學齋銘。後亦不復敢著語。高明應已默解。不待縷縷自辨數也。抑又聞之。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而凡其見之。言論措之事業者。莫不由是以出。初非此外別有歧路。可施功力。以致文字之華靡。非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修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虛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歎歎。則恐其於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歸

意於此。深有所不能無疑者。今雖不敢承命以爲記。然念此事。於人所關不細。有不可以不之講者。故敢私以爲詩。幸試思之。而返以一言判其是非焉。至於佳篇之取。則意益厚矣。願惟頓拙。於此豈敢有所與。三復以返。但知贊歎而已。然因此偶記。頃年學道。未能專一之時。亦嘗開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開顏謝以後。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鈔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篇。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篇。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樂府紀行。遺興出塞。道開石壕。夏日夏夜。贈贊律。則如王維韋應物。雖亦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早充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何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然願爲學之務。有急於此者。亦復自知材力短弱。決不能追古人而與之並。遂悉棄去。不能復爲。況今老病百念休歇。寧尙復語此乎。然感左右見顧之重。若以爲可語此者。故聊復言之。恐慮可以少助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勢也。來論所云。微六藝之芳。以求真諦。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開風。生輩血脈。齊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礙礙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概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修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記文甚健。說盡事理。但恐亦當更考。曾遺法。料簡刑。使其清明。峻潔之中。自有雍容俯仰之態。則其傳當愈遠。而使人愈無遺憾矣。僭易併及。愧悚之深。不審明者於意云何。亦幸有以反覆之也。長深王君之詩。竟如何。此有一黃子厚者。其詩自楚漢諸作中來。絕不類世人語。人亦少能知之。近以社倉出內。譏察不謹。狼狽變。以至於死。甚可傷也。故翁詩書錄寄。幸甚。此亦得其近書。筆力愈精健。頃嘗疑其迹太近。能太高。或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此晚節。計今決可免矣。此亦非細事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自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閒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其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而無人

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則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功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關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酒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潘恭叔

示論為學之意甚善。然不須如此計較。但持守省察。不令閒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讀詩之說甚善。頃見祁居之論語。說此一段亦好。大概如來論之云也。其他各據偏見。便為成說。殊不能有所發明。此固無足怪者。而伯恭集解首章便引謝氏之說。已落一邊。至桑中篇後。為說甚長。回護費力。尤不能使人無說。不審亦背教思否。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為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業重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遂則精力已衰。決不敢自下功夫矣。恭叔暇日能為成之。亦一段有益事。但地遠不得相聚評訂為恨。如欲為之。可見報當寫樣子去也。今有篇目先錄去。此又是一例。與德章者不同也。綱目亦若無心力了得。蓋心目俱昏。不耐勞苦。且更看幾時如何。如可勉強或當以漸成之耳。

答潘恭叔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詩說已注其下。亦未知是否。更告詳之。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范公立子之說。誠有未盡。然太王之明。太伯之讓。王季之友。皆有非唐高祖父子所及者。蓋此意思。不是一朝一夕。捏合得成。故范公守經據正。而不敢據以用權達節論之也。儀禮已附高要范令去。不知今已到否。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為。不可使勝卻涵養省察之實也。

答潘恭叔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益加功。以愷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留來人累日。欲逐一奉答。所疑以客完不暇。昨夕方了得一篇。今別錄去。册子必有別

本可看。卻且留此。俟畢附的便去也。儀禮附記。似合只依德章本子。蓋免得拆碎記文。本籍如要逐段參照。即於章末結云。右第幾章。儀禮即云。記某篇第幾章。當附此。不必載其全文。只如此亦自便於檢閱。禮記即云。當附儀禮某篇第幾章。又如此。大戴禮亦合收入。可附儀禮者附之。不可者分入五類。如管子弟子職篇。亦合附入曲禮類。其他經傳類書。說禮文者。並合編集。別為一書。周禮即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別為一書。自為一書。如此即禮書大備。但功力不少。須得數人分手。乃可成耳。所論讀通鑑正史。曲折甚善。學不可不博。正須如此。然亦須量力。恐大拽出精神。向外減卻內省功夫耳。

答呂子約

所論日用功夫甚善。然必謂博學詳說。非初學事。則大不然。古人之學。固以致知格物為先。然其始也。必養之於小學。則亦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習而已。是皆酬酢謙讓之事也。豈以此而害夫持養之功哉。必曰有害。則是判然以動靜為兩物。而居敬窮理無相發之功矣。大抵聖賢開示後學。進學門庭。先後次序。極為明備。今皆舍之。而自立一說。以為至當。殊非淺陋之所聞也。

答呂子約

所示數條。不暇悉辨。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舉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則有議其失者。則勃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扔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呂子約

向示心說。初看頗合節意。細觀乃復有疑。亦嘗竊與朋友論之。而未及奉報。今得所論。益知向所疑者之不謬也。蓋操舍存亡。雖是人心之危。然只操之而存。則道心之微。便不外此。今必謂此四句。非論人心。乃是直指動靜無端。無方無體之妙。則失之矣。又謂荒忽流轉。不知所止。雖非本心。而可見心體之無滯。此亦非也。若心體本來只合如此。則又何惡其不知所止。而必曰。主敬以止之。歟。近與一朋友論此。錄以奉呈。幸試思之。復以見告。昨日得欽夫書。亦論此。於鄙意亦尚有未盡者。異時相見面論之。筆札不能既其曲折也。

答余占之

直卿已歸在此。今年往來。亦有一二十人。相過講習。其間豈無晚會得意思者。然未見大段。斷然可負荷此事者。甚可慮也。

答王子合

所問禮文曲折。此在經訓甚明。但今世人情。有不能行者。且依溫公書儀之說。亦不為無據也。見成服及辨。然今日月已久。計已如此行之矣。家祭一節。蒸項居喪不食。但至時節。略具飯食。置於入廟。酌酒酌拜而已。然亦卒哭後方如此。前此無衣服可入廟也。今服其喪。未葬亦不敢行祭。非略之。乃謹之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王子合

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閒。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伯恭奉祠已久。亦每談志行之美也。所論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惟學為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昨。是非之閒。恐其勢而無補也。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汪聖可

示論讀書勵行之意。甚善甚善。然更願反躬務實。以充其言。使無浮行之愧。則區區之深望也。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為。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為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為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思在不明此理。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為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故常因書錄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為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初意立說之閒。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為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初意立說為高哉。今吾輩以此地位甚遠。大概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玩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註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違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駭駭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自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凡此皆石丈書中。未及盡布者。或因講論之次。閑為及之。幸甚幸甚。并以呈齊仲順之。不知如此卑說。還可高意否。二公更不及別書也。徐丈惠書云。有疑難數版。卻未見之。豈封書時遺之耶。偶數時村中之紙。亦不別拜狀。只煩為致此意。幸甚。順之書中。似以橫渠平易其心之說為不然。談何容易。更且思之為佳。蓋所謂平易者。非苟簡輕易之謂也。羣居終日。別作何工夫。使中千萬示及一二。苟有未安。不憚獻所疑。以求益也。

答孫季和

縣事想自有倫理。學校固不免為舉子文。然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或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怪俱出。不知亦頗覺其弊否。

答項平父

官期滿滿。當復西歸。自此益相遠。令人作惡也。照坐之說。何乃至是。吾人為學。別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己。為要耳。天民聞又頌。鄉邑賑貸之役。不以世俗好惡。少改其度。深可敬服。朋友論議不同。不能下氣。虛心以求。實是此深可愛。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蹤迹令人太息。

然世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己者。以俟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也。

答陳抑之

熹從士友閒。得足下之名。而願交焉。為日久矣。熹病屏伏。無從際會。每以為恨。而聽於往來之言。亦知足下之不鄙我。而將有以辱況之也。年歲以來。私家多故。不獲以聲問。先自通於隸人。茲承枉書。感愧亡量。願陳萬遠。雖古之賢人君子。懼不足以堪足下之意。而熹之愚。何敢當之。以自取戾耶。然熹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閒。通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渺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雖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安。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為。僅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三復來書。果若有意於此。幸甚幸甚。竊伏窮山。未知見日。繼此書疏之往來。猶足以見區區也。餘惟熹器勉學。慰此遐想。

答應仁仲

熹衰病之餘。災患復不可堪。趙氏聘幣。無置之之所。故道歸之。今既不受。未有以處。欲如來論。納之於城。則今已非。且此閒之葬例。薄。然亦時有意外之患。欲置少田。以給墓戶。則亦不必如此之多。欲以施諸鄉人之為橋道者。則似於義亦無所當。反復思之。惟有別以它女。再結姻好之為善。而家閒諸女及孫。雖多而年歲無相當者。其最長者。才十有二耳。似此再三。籌度。皆未有計。不知賢者何以教之。使於義稍安而無所疑也。聞幾道太夫人。至為憂慙。熹此意尤不敢忘耳。熹出處之計。未知所定。亦復類此。浙中士友。亦頗有知其曲折者。要是杜門藏拙。為上計耳。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小兒歸彼告。乃知向來體中。皆不佳。證亦不輕。又喜只今。已漸平復。竊計比日起居。益快健。氣體愈清實也。但累年命短之約。未知能復踐言否。熹亦益疑。精神筋力。皆已非復昔時。勢亦不能遠適。何由一承晤語。以遂心期。念之令人悵悵。不可為懷也。禮書方了。得聘禮。已前已送。致道。令與四明一二朋友。鈔節疏義。附入。計必轉呈。有未安者。幸早見教。尚及改也。親禮以後。黃增攜去。廬陵。與江右一二朋友。成之。尚未送來。計亦就草稿矣。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遊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易本義。不謂遠達。凡下。舊讀此書。每於先儒之說。有所不快。因以妄意管窺。一二。亦不自意。推尋至此。尚恨古書。放失。閒見單淺。今又疑情。不能卒業。不知明者。何以教之。更望詳賜。論。毋使有待於後世之子雲也。正遠切祈。以道自重。益綏壽祉。千萬至望。

答應仁仲

熹勸講亡狀。竟煩能斥。杜門念。舉此餘生。為幸甚矣。比來疑悒。愈覺支離。加以耳重目昏。殊費醫治。良以為煥然亦老態之常。不足怪也。因便草草。向見朋友。編錄。亦欲如此。正如來論所云也。熹目不能親書。所論編禮。如此固佳。然卻太移動本文。恐亦未便耳。老病益侵。而友朋相望。皆在千

百里外恐此自不能成爲終身之恨矣。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罷。天於此學如此其厄之何邪。可歎可歎。

答周叔謹

叔謹想且留彼。應之相聚。所講何事。文字且虛心平看。自有意味。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亂義理之正脈。中庸謹思之戒。蓋爲此也。子約書來。說得大段支離。要是義理太多。信口信筆。縱橫去得。說得轉關。病痛轉深也。如所論功體二端。未嘗之類。亦是此樣。所云須如顏子。方無一毫之非禮。此說卻是。但未知其意向在甚處。若云。人須以顏子自期。不可使謂已。至則可若謂顏子方能至此。常人不可學他。即大不可。想渠必不至此。誤。但亦只是。每事須著一句纏繞。令不直截耳。公謹來書。依舊說得太多。更宜省約爲佳也。祝汀州已成見次。不知赴官能入山否。朝廷方遣使命。行經界。議鹽法。此亦振民革弊之秋。但恐不免少勞心力耳。查章書來。云欲見訪。卻不見到。不知何故。所論二人外內之偏信。然此等處只是容易窄狹。自主張太早了。便生出無限病痛耳。彼既相信不及。勢亦無如之何。莫若且就己分上著力之爲急也。

答王季和

來示備悉。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閒。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之盡。以相授納。而願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其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閒。苟悅其高而忽於近。至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跋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可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自是。而往。俛焉孳孳。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諸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聊誦所聞。以答下問之意。至於庵記大字之需。則非學之急。亦老嫗之所不暇也。舒大夫向嘗相見於會稽。所論未合。今想其學益有成矣。聞其政亦甚佳。有本者固如是也。不及爲言。因見幸略道意。

答傅子淵

荆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計。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想平生師資之義。尤不能爲懷也。所示江陵問答。讀之敬夫之聲容。恍若相接。悲憤之餘。警策多矣。但其閒尙有鄙意。所未安者。更容熟復。續奉報歸納也。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豐取決於竹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闊忽。殊無寬平正大沈澁禮郁之意。荆州所謂有粘連豈拂意。

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略。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德起得資友益。書來甚激昂。已報之云。更須講學封殖。不可專恃此矣。

答陳正己

往歲得呂東萊書。盛稱賢者之爲人。以爲十數年來。朋友中未始有也。以此心願一見。而無從得。中間聞欲來訪。甚以爲喜。不久乃聞遭遺閔凶。深爲傷悼。願以未嘗通問。不欲遽修慰禮。今者辱書。荷意良厚。且蕃秋辰。殘暑。孝履支福。又以爲慰。示諭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皆有厭平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閒。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竊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謬。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奮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出來者。真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嘗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塗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遂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注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許渤爲人。不可知其詳。語錄中又有一處。說其人疑起問人。寒燠加減。衣服加減。一定終日不易。即是天資篤厚之人。容有不聞隔窗事者。非必有寄寂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之下。一本注云。曷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但歎美其純德。與世閒一種便佞皎厲之人。氣象懸隔。亦可尙耳。此等皆未可輕易立說。誦薄前賢也。注疏之學。卻不須如此主張。蘇子由議論自是一偏之說。亦何足爲準的也哉。董仲舒所立甚高。恐未易以世儒誕之。今日病痛。正爲不曾透得道義功利一重關耳。近來浙中怪論。蓋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答路德章

所與子約書甚善。但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護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當過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你證未解。聊復云云耳。儀禮編已收。此閒朋友。未有能辨此者。春秋想亦不較用。此文字未爲切已。然亦可惜中廢。但稍減課程。今日力有餘。不至忙迫。即玩索涵養之功。不至欠闕矣。

答路德章

示論縷備悉，然其大概皆自恕之詞。以此存心，亦無感乎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也。吾人為貧，只有祿仕一途，可以苟活，無害於義，彼中距離安不遠，豈不能一為參選計，而長此編旅乎。此則未論義理，而以利害計之，亦未得為是也。大抵是日前為學，只是讀史傳，說世變，其治經亦不過是記誦編節，向外意多，而未嘗反躬內省，以究義理之歸，故其身心放縱，念慮靡淺，於自己分上，無毫髮得力處。此亦從前師友，與有責焉，而自家受病，比之他人，尤更重害。此又委棄不美，而無以洗滌變化之罪也。今日正當痛自循省，向裏消磨，庶幾晚節救得一半，而一向如此苟簡自恕，若不怨天，即是尤人，殊非平日所望於德章者也。來論每謂惡有相乘之意，此亦尤人之論。區區所以苦口相告，正為不忍相棄耳。若已相棄，便可相忘於江湖，何至此切切但愈增賢者忿懣不平之氣耶。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閒說話，多方學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道，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維，雖已曉得文義，亦須逐字付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許多忿懣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為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熾，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答路德章

闕期不遠，便可得祿，襄陽古郡，多前賢遺迹，官游得此，亦正自不惡也。示論為學功夫，果充此言，何患不進。但讀書亦須隨章逐句，子細研窮，方見意味。若只用腦心，但求快意，恐終無以滋蕩塵埃，剷除鱗甲也。直卿在此間，以來書所云，渠殊不省，然聞過則喜，吾人正當勉力，不須更懷不平之意，必求伸己而屈人也。踏雪之游，果能踐約幸甚。

答萬正淳

所論大概只是如此，但日用閒，須有個欄柵，方有執捉，不至走失。若只如此空蕩蕩地，恐無撈摸也。中只是應事接物，無過不及，中間恰好處，閑理之精，涵養之久，則自然見得矣。

答劉季章

賢者比來為學如何，雖未相見，然覺得多是不曾寬著心，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為切已，所以心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蘇桂林之行，辭免未報，未知竟如何。此間有數士友，講學方就緒，從官未必有益，若得免行，成就得一二學者，非小事也。

答吳斗南人

竊伏山閒，久聞德義，且知著述甚富，每以未得亟見其人，而盡讀其書為恨。茲辱惠問，并寄古易刊誤，書所以見屬之意甚勤，且厚，非淺陋之所能堪也。比日春和，敬惟撫字有相，符履萬福。二書三復，不能去手，可謂極精博矣。鄙意尚有欲奉叩者，追此治行之完，未能盡布，別紙略見一二，幸復有以告之。他書承許盡以見寄，何幸如之。但洪範詩樂二論，尤欲早得之，或其餘未能悉辨，且先得此，幸甚幸甚。來書又

謂方思所以收其放心，而忠於未有以自入，此見高明之志，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不但為言語誦說之計而已。區區不敏，尤所敬歎，蓋竊嘗謂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因為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能而不能者，矧以執事之明，而加意焉，則其見聞之博，參考之詳，亦何適而非窮理之地哉。如其不然，則是直為玩物喪志而已。固知賢者不屑為此，然竊之思，不得不為執事者慮之也。成見與之勤，不敢隱其固陋，伏惟察焉。且夕南去，相望益遠，惟幾以時自愛，亟膺召用，時時書來，慰此窮寂，千萬之望。

答輔漢卿

示論所疑，足見探討不倦之意。前時所報，實有錯誤，已令直卿子細報去矣。茲向於中庸章句中，嘗著其說，今并錄去，可見前說之誤也。漢卿身在郡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而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難勉力，卒究大業。

答輔漢卿

知從居寬曠，不廢讀書，足以為慰。此間年來應接差簡，然苦多病，不能用力文字閒，又無朋友共講，閒有一二則其鈍者，既難深泊，敏者又不耐煩，有話無分付處，甚思賢者相聚之樂也。諸書無人整頓鈔鈔，然改處亦不多，但所錄語，盡有商量，恐非面不能盡耳。風力稍勁，而此一等人，多是立腳不住，千萬更加勉力，以副所期，徐說自愛而已。柴中行間報濟司考校之語，其詞甚壯，亦聞之否。

答陳才卿

精舍朋友往來不常，早晚頗有講問之樂，但病軀應接，比之目前，頗費力耳。禮書得直卿劉用之，在此漸可整頓，然亦多費功夫，甚恨相去之遠，不得賢者之助也。所示儀禮所疑，此等處難卒說，但看時隨手割記，向後因讀他處，邂逅或有發明，自不費力，今徒守此一處，反成攔閣，虛度光陰，不濟事也。其他更讀何書，子融相聚，有何講論，因筆及之，所願聞也。

答趙恭父

所示諸說，備見用意之精，然看得皆過高，不平穩。若一向如此說，即非，惟令人解經不得，雖聖賢亦無開口處。凡有言語，皆為剩物矣。又說日用閒似見光景，不覺喜悅，此亦非好消息，且宜就平實明白處，看道理是非，久之自然開明安穩，無凝滯也。儀禮文字，卻好致道一篇，已入注疏，他時諸篇皆當放此，或所附之文有難曉者，亦當附以注疏也。致道告歸，甚令人作惡，此間事業能言之，更不縷縷，莫認得門路，卻不錯，但恐未有勤懇積累工夫，凡百更相勉勉為佳耳。

答顏子壽

昨辱枉顧，并示長書，甚悉雅意，但君子行身，自有法義，固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至於行道濟時，用

會行藏。又有非人力所能必致者。聖賢之教。歷歷可考。如賢者之所論。是乃謀利計功之意。非茲之所敢聞也。大率近世此說甚熾。人心不正。而習俗不美。正坐此耳。願更思之。毋為卒陷溺也。

答李伯謙

來書所謂發明兩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卻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卻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答梁文叔

昨日有人問看史之法。茲告以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想見傳聞。又說不教人看史矣。

朱子文集卷之一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閒。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說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深深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卻以見諭。

答程允夫

來書寄示前書。所論皆未中理。不得不相曉。來書謂蘇氏之言。乃論蘇氏之蠱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蘇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誦則表裏皆誦。豈可以析精蠱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

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瑕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按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靜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滑。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開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際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方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文於坐。以勸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蘇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無禮學。如大慈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旬旬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瘳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迹。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為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閒。反覆辟按。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鼓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辨。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其積日久之。自然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難於其閒。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說。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人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此蘇之所不得不為吾弟極言。而忘其僭越之罪也。程氏書布在天下。所至有之。此閒所不過是耳。說寄大全集一本。龜山語錄一本。去。大全中有他人之文。目錄中已超出矣。恐已自有之。如未有。且留看。夏中寄來未晚也。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之於此足矣。不必傍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蓋一部易。其作傳只是因而為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難薰猶冰炭於一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汗。蓋亦難矣。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於豪語。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燕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皆同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訖而去之也。使其道果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戾邪。文仲為蘇所嫉。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何可考也。吾弟末之

見耳。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

答石子重密

竊謂人之所以為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為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向何學之為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盡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循先儒之說也。

答李伯謙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舍，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亦來書中之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誣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竊謂聖人之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為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如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饑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錢糶，此游學院講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竊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通達，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己乃是存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惑愚蒙。故達磨亦排斥之。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謗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說，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惑愚蒙，而聖人之

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衝突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竊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何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義，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眾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怨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卻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池，卻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稱神之根株，則生稱神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矣。參尤以根株而愈疾，鈎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竊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何耶。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說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竊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著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性。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竊謂此正疑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竊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舜禹禹，幾人做得文武周公，須有徹底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竊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皆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

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講說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竊前言已奉答矣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高。後來卻能如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子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了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僎至中書。僎乃恐懼至於便溺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事見蘇黃門集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皆未得為知道。然儘非參之倫也。予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說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答李伯謙

承論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閒。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閒。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論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蔡季通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善。皆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閒。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閒。而自然無不善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後。方可論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尤執厥中。則無過不及。而

自得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不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雖言夜氣。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義之心。非直以此夜氣為主也。雖言養氣。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義。非直就此氣中。擇其無過不及者。而養之也。來論主張氣字太過。故於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別中氣過不及處。亦覺有差。但既無與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忤於物而身安耳。未遑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蓋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閒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游誠之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一句。說得存心之體用。始終真安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答歐陽慶似光祖

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敢私布之。不諱明者謂之然否。

答嚴居厚士敦

示論進學加功處甚善。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所以如此。然又別無他法。不可欲速。但當存此心。勿令閒斷。講明義理。以栽培之。則久當純熟明快矣。科舉之習。前輩所不免。但循理

安命。不迫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怖迫之累。昨見所論三子具體而微。似未免太拘時好。然務為奇險。反使詞義俱不通暢。久欲奉告而未及也。因此布陳。俾易悟見。

別紙論及養氣之說。足見講學不倦之意。但此章文義。正自難明。且當虛心平氣。反復誦讀。久當有味。今以迫切之心求之。正猶治絲而琴之。雖欲強為之說。終非吾心所安。穿鑿支離。愈叛於道矣。今且據來論而略言之。宿字訓直。禮書如此。處多先儒之言。似不可易。豈字非訓一。便只是一字。乃專一之意耳。記得程先生有說。志專在淫僻。豈不動氣。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試以是思之。知言則知義理之所在。無毫釐之差。故日用之間。有以集義而生浩然之氣。較淫邪通四字。有次序而無彼此之分。如楊墨釋老之言。無不具此四者。然今亦未易遽論也。請且如前說。反復玩味。要之以久。自當釋然有解悟處。不必廣求。徒勞日力。只二先生有說處。鈔出同看可也。

答丘子野

示論觀玩之別。想已有成說。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敢布左右。蓋易有象八卦。六爻。然後有辭。卦爻之辭。筮有變老。則老陰。然後有占。變爻之辭。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茲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謙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開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皆獻之欲立。雖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難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一而遂欲即此以較。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答李深卿

昨釋之持示別紙。教告甚悉。時亦不暇奉報。然因其行。皆口附區區。不知高明以為然否。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俱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而功而於彼。彼說實者。力研竟。是以於彼說日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辨。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採。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作。是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肯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離變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

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所論不當啓後學。輕視前輩之弊。此則至論。敢不承教。然觀聖賢議論。雖未嘗不推尊前輩。而其是非非之際。亦未嘗有毫髮假借之私。若孟子之論伊尹。夷惠。抑揚其辭。不一而足。亦可見矣。若呂氏之學。在近世則亦近正矣。然觀正獻對神祖空寂之間。則以堯舜所知所急為兩塗。觀原明述正獻學佛之事。則見正獻所學所言為二致。諸若此類。不可殫舉。蓋猶未免於習俗之蔽也。以前輩之故。一例推尊。禁不得復議其失。是孔子不當論賊文仲之不仁。不智。且當直許子文。文子。以仁。然後為可也。擇之講論。精密。務求至當。似未為過。但其開卻實不免有輕視前輩之心。此則不可。去年因書蓋背箴之。正如老兄之意。但不敢謂緣此。不得別白是非也。凡此二條。皆近世學者深鋼之弊。是以因來論之。及而極論之。願試以愚言思之一。事正則其餘皆正矣。蓋理無二致。非如老兄所論中庸首章三句。別為兩事。與呂氏所知所急所學所言。有彼此之殊也。鄙見如此。或有未當。因來望見教。勿憚反復。不有益於彼。則必有益於此矣。千萬至懇至懇。

答胡寬夫

示論疑義數條。足見別後進學之篤。甚慰甚慰。大概如此。看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淡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更勿與人辨論。釋氏長短。自家未有所見。判斷他不得。況復卻自家合做底。緊切工夫。卻與人爭一場開口舌。有損無益。尤當深戒也。主一之功。學者用力切要處。承於此留意甚善。但其他推說。似太汗漫多病。痛以烹觀之。似不必如此。只就如今做書會處理會。便見漸次。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着。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閒。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試更思之。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與子思所謂施諸己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言且只各就本句中。體味踐履。久之。純熟。自見淺深。今亦不須強分別也。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好談高妙。而己脚根卻不點地。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大學解想亦看未週。四哥又自有日課。不欲妨他。教人須當存此心。郭子和中庸。頃曾見之。切不可看。若著轉迷。因也。其他所欲文字。合用者。前已附去。其他非所急者。更不上內。想自曉此意。千萬思卻此心。且就日課中。逐些理會。懲實踐履。方有意味。千萬千萬後生輩。誦書亦如吾人講學。只是量力。不要貪多。仍須反覆熟讀。時時溫習。是要法耳。

答陽子直方

承論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欽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李通言之。蓋天地之閒。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

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極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具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論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蓋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論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蒸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具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李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擾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動容整肅。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象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太抵身心內外。初無閒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振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善之失。是則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并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裁。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論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閒之實。故爲此說。并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并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答廖子晦

德明奮發極力專究。於日用事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難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專究。忽然有成。如來論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若者被根拔本。顛倒錯認。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滋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

學豈可同年而語哉。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有不存。然欲到得此工夫。須如釋氏。概心坐禪始得。德明又慮至此。成正與助長。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愆愆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託之論。德明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託。於斯二者。孰從孰遠。雖然。是固操存舍亡之意。而孔氏教人。求仁爲先。竊謂仁人心也。克己之私。而循天之理。則本心之仁得矣。夫復何事。嘗試求之。覺得難甚。先難後獲。寧不信然。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其動靜。看方得。夫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儆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禮方是守成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卻須放教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明道先生云。鸞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同。德明竊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中之影。仰天而見。鸞飛。俯淵而見。魚躍。上下之見。而非道體之所在也。方其有事而勿正之時。必有參乎其前。而不可致詰者。鸞飛魚躍。皆其分內耳。活潑潑地。智者當自知之。

鸞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正如是爾。若謂萬物在吾性分中。如鑑之影。則性是一物。物是一物。以此照彼。以彼入此也。橫渠先生所謂。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者。正談此爾。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忘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首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敬其獨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雖然。而常存。不爲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回之說。安足以語此。

蓋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識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言。失其本意。遠矣。

德明伏讀先生太極圖解義第二章。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德明謂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息。而萬物繼。

此以出與因此而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意必謂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元不相離如此則非得於言表者不能喻此也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皆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親見此意

答廖子晦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遺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湓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湓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湓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與物之性所未登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祭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祭與不祭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卻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靈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以此誠感彼以類應若謂靈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大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賢以為公其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情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論知生事人之間已發其端而近答高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誠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論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諱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俱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瀆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備蕭蕡醴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淺淺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

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盤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大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安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皆亦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答廖子晦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不專為莊敬持養此心既存設也蓋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必言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誠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即此而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於此亦可見矣故近日之弊無不流於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

答廖子晦

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為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所示疑義甚善但一二處小未圓備別紙具去職事之餘更能玩意於此固佳然觀書亦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決治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功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忌嫌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開別且是只此心意便不定疊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裏不相干突兀聾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答廖子晦

顏子鑽仰聖高恍惚前後喟然發歎既知道體之無窮又無所用其力將欲罷之而此理已躍如於中不容已者而夫子循循善誘復示以用力之方博之以文約之以禮顏子窮格克復既竭吾才日新不息於是賢見此理卓然若有所立昭昭而不可欺且又非力行之所能至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如顏子者可謂真知者哉夫博文約禮先王所以講習體驗之功也所立卓爾亦豈離降衷之性固有之彝哉而顏氏之真知如彼後人之不能及又如此進寸退尺每誦師言惕然慙懼敢推廣先生之說復以求教詳賜開曉幸甚

所謂顏子之歎大概得之然亦覺有太煩雜處約而言之則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用力之方也欲能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若不如是致使思索勞苦說得相似亦恐隨手消散不為吾有況欲望其融會貫通而與己為一耶舊見李先生常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功養成廢墮然顏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只在心目間未曾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近時朋友漫說為學然讀書尚不能記得本文講說尚不能通得訓詁因循苟且一暴十寒日往月來漸次老大則遂漠然忘之更無頭緒可以接續至有不獲講學之利而徒取廢弛之禍者甚可歎也來論蓋已得此大意然持之以久全在日用功夫勿令間斷久當自有其實見處也

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竊謂居上以寬為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是蒙交所謂以往者也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抑又聞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故元為善之長仁包義禮智三者先之以仁裁之以義三代得天下以仁莫不有憐恤之愛忠利之教所以不免於刑者亦好仁惡不仁耳今之為州縣者不念民生之艱刑罰失平征取無藝箠楚流血苟以逃上官之責而過於寬者又一切廢弛不立所在有之此固不足道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詳詳伏乞賜諒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嚴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類繁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質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緩急可否是兩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己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己今見爭訟人到官當苦不得呈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可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難矣又如縣道送兩稅薄上州府審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當押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運者守件漫不加省如此之類不可勝數以此為寬不知孔子意蓋道如何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猶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就有大於此者乎

答陸子晦

前此屢辱賚書有所講論每竊怪其語之不倫而未深曉其故只據一時鄙見所未安處草率奉答往來只是說得皮膚不能切中其病所以賢者亦未深悉而猶有今日之論也此雖微陋疏率之罪然因此卻得左右明辨力叩敷述詳明然後乃能識得前後所說之本意而區區愚見亦因得以自勵非小補也

蓋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會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思想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處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仰高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握要常在目前以為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難以子思周子喫緊為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謂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為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子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為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洋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為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為功凡此似亦只是病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論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為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為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會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微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困來論之詳終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子細尋繹更推其類蓋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人自拘繫也夫大頭問答初疑只是其徒偽作後細思之想亦有些弊病計其為人山野質樸雖不會說而於修行地位做得功夫著實故其言語有力感動得人又是韓公所未嘗聞而亦切中其病故公既聞其語而不覺遂悅之也然亦只此便見得韓公本體功夫有欠闕處如其不然豈其自無主宰只被朝廷一貶異教一言而使如此失其常度哉此等處極不可草草看過更宜深體之也其餘已具見於考異外集卷中者今不復論然若不得此碑亦無由見得許多曲折也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晚年所作小詞有新思難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二詩亦未甚曉不敢又便率然奉答然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積只就

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拽如捕風捉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滕德粹

僕與足下雖幸獲同土壤而自先世已去鄉井中開才得一歸墟丘墓省族姻今又二十餘年以故於鄉里後來之秀少所接識計其不相存錄亦已久矣而昆仲乃獨惠然枉書道說過盛非所敢當然所論為學之意則正區區所望於鄉人者甚幸甚幸夫學者思不知其所歸趣與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致徘徊歧路而不能得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弊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爾復何疑而千里以問於僕之不能耶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既未能脫然於胸中所欲就者又難然並進而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難知其然而未免於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而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者如是終篇而後更受業焉則漸涵之久心定理明而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課程氏之所以教尤以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因風寓謝他未暇及昆仲書無異指故不復別致幸察

答滕德粹

所問齋祠之惑此蓋揭理未明之故又為憂慮所迫故立不定今雖未能盡明但且謹守自家規矩一面講學窮理遇聖賢有說此事處便更著力加意理會積累功夫漸漬日久一旦忽然有開明處使自然不為所惑矣今未能然且當謹守聖賢訓戒以為根脚如程子所謂不敢自信而信其師者始有寄身之地不然則飄搖沒溺終不能有以自立矣

答滕德粹

知官閒頗得讀書不知做得何功夫歲月如流易得空過彼中朋友書來多稱德粹之賢然鄙意所望者則不止此願更勉力益加探討之功勿令異時相見無疑可問乃所望耳齋室雜文久欲為作序但以當時收拾得太少詩篇四六之外雜文僅有兩篇想亦未是當時著力處未有意思可以發明又不成只欲一篇通用不若超底文字以故遲遲至今欲留此人等候草成附去又此數日正為諸處人督迫文字困憊殊甚不免且小須也釋氏之說易以惑人誠如來論然如所謂若有所惑則已是中其毒矣恐須於吾學有進步處庶幾可解不然雖欲如聲聲美色以遠之恐已無及於事而毒之淫淫健健日以益深也

答滕德粹

示論讀非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為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承有意

此來不如乘閒早決此計流光易失衰老尤不可恃果欲究竟此事似不宜太因循也

答周舜炳

臨行所說務實一事途中曾致思否觀之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痛病全在此處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效驗也仁字想別後所見尤親切或有議論因來不妨見寄

答周舜炳

非事不易便了辦喪禮盡誠不徇流俗此尤所難更宜深念閣下二子除喪而見之意以終禮制區區之望也

答周舜炳

彼中朋友用功為學次第如何使中論及向時每說持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答周舜炳

示論為學之意大概不過如此更在日用之間實用其力念念相續勿令間斷

答周舜炳

來論所云皆學者不能無疑之處然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鄉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愛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耶

答程正思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疏處辨論功夫勝卻玩索意思故氣象閒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為未滿人意耳

答程正思

論語舊管窺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亦甚欲相與商訂耳

答程正思

恐忽被改除之命來自當往奏事倘得遂瞻玉陛不敢愛身以為朋友羞但恐疏拙不能有以感動上意耳致知力行論其先後固當以知為先然論其輕重則當以力行為重昨告擇之正為徒能知之言之而不能行者設耳於理固無大害也

答汪子文

似聞比來急於進取遂為神怪所惑殊駭聞聽於此等處把捉不定則所講關於簡冊者將以何用耶自切切須安常守正以為進學之地不宜復徇前失以陷於邪妄之域也

答程允夫

所示詩文筆力甚快書中所云則未敢聞命別紙條折以往試熟看數過當自見得大抵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為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誠所趨不過如此如欲為文章之士而已則以吾弟之才少加勉

勵自應不在人後。但不當妄談義理。徒取諸於識者。若果有意於古人之學。則如所示。皆未得其門而入者。要須把作一件大事。深思力究。厚養力行。然後可議耳。但恐浮點之詞。染習已深。未能勇決。棄彼而取此。則非僕之所敢知也。

答程允夫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幸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不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必必山之無輪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私謂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皆出於私意之鑿。其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程允夫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捨蘇張之緒。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概舉。但其辨足以及文。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處始覺其謬。

答程允夫

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爾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錄。且令寫此一節去。此尤勝他文也。密院闕期尚遠。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常有得耳。丁寧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榷處。一一來論及。龜山易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蕤數段。不甚完備。繫繫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誤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厭充足。潘子淳。頃亦見之。蓋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觀。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時於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冰消瓦解。無立脚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刊行程氏遺書。乃二先生語錄。此開所錄。且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此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良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卻望示諭。秋試得失。當已決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程允夫

昨來疑義久不奉報。然後來長進。又見得前說之是非也。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少卻玩味踐履功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卻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卻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草此為報。不能多及。除惟力學自愛。

答黃子厚

知讀精義有得。尤以為喜。大指固不出二先生之說。然並觀博考。見其淺深疏密於毫釐之間。尤能發人意思。使人益信二先生之說。不可易也。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先生所以有盡己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鄙意如此。試思之。然否。卻見論登山之與。前日失之於跬步之間。今復冒暑而往。則有所不能矣。或恐欲尋舊約。即請見過。卻議行計也。伯恭甚愛上嵐山水。前日經行。適值風雨。尤快心目也。

答董叔重

示論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就是天理。就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為佳。讀書亦是如此。先是看大指。卻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易字之說。前累奉報。鄙意但不欲學者。切切於此不急之外務耳。必欲與名相稱。則以叔重易之。蓋取通書其重無加焉耳之義。如何如何。

答董叔重

所論心之存亡得之。前日得正思書。說得終未明了。適答之云。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不知渠看得復如何也。但來論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功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思不至聖賢之域矣。

答董叔重

微子篇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一段。殊於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當留當去當死之切當不可易處。皆讀微子書。見其所以深愛宗國之將亡。至於成疾為狂。曠野無所。身其心切矣。然終不言於紂。以庶幾萬一感悟。而遽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東坡則曰。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書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俱去。然微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實於先王。微子去之。以紂先王之國。箕子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而林少穎亦從其說。以為二人處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強諫。徒死又無益。故微子雖欲謀

於箕子以救紂之願。然箕子以謂我與受其敗。雖曰我起而謀則受其禍。不可以復謀。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禍。而箕子隱晦以自存。惟比干不處嫌疑。故強諫而死。三人所處之勢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達於先王而已。審如是說。則微子箕子皆未嘗諫。無乃屑然。避嫌疑禍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與受其敗者。我適起而受其禍。不可逃免。然殷滅之後。我不事異姓。不能與人為臣。僕示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適值紂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獨箕子答者。比干與箕子意同。經省文也。竊謂孔氏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據。蓋嘗因是妄謂。微子以宗國將亡。不辭其憂。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為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為存亡。故雖前祀或至論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無一言者。孔氏所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其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心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洫。而為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作狂。而為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爾。使紂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則皆然矣。至於箕子為微子之計。則其意豈不以謂吾二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事體一同。皆當與社稷俱為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誓所云者。足以害於子。若起諫。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併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不疑。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遁逃而出。乃合於道。又況我與比干。既留諫以事紂。則存亡未可知。萬一不死。罔為人臣。僕此心已堅定。則亦不可使成湯以來。願不血食。況汝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為而為之。故孔子並稱三仁。或以此欺。妄意如此。乞賜諄切垂誨。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被囚也。

答黃子耕

伏枕月餘。已分必死。自入夏以來。卻稍輕減。但今餘證往來。頗亦廢事。明年便當七十。據禮而論。亦合衰。無足深歎也。但此道衰微。方賴朋友相慰。固守以庶幾於久遠。年來僅得伯聖。最為可望。乃復廢年奄至。天大開之。傷痛不能為懷。非獨以平日往來游好之情而已。聞其親年高。遣此何以堪。江西朋友書來。卻皆言其子時事。此則猶為不幸之幸。欲遣一人持書致奠。拜其家。而力不能辦。今有書信。不免奉煩。為尋的使附往。若相去不遠。更得專人取其回書。以來。尤所望也。所識職事。縷縷備悉。既是出來仕宦。此等自不能免。耗金文字。以目昏未能盡讀。然其大概已可見矣。改秩後。授一湖北淮南僻縣。優哉悠哉。

聊以卒歲。此乃今日最上策也。

答黃子耕

兩辱手示。得詳近況。良以為慰。竟從銓部。調遠邑而歸。既無冒進之嫌。又絕矯亢之累。所處甚精。吾黨足以增氣矣。甚幸甚。賀聞湖北深僻。民少事稀。無迎送督促之煩。以優游讀書。此今日仕宦之最佳處。想歲下了。卻令兄位下一二事。使可行矣。自分事取道。應亦不遠。但恨相望益遠。最晚沈痾。無復相見之期。此為恨耳。伯聖子弟如何。自其云亡。念之不能已。蓋朋友中敏悟未有其比。意其它日。可以任傳付之責者。非獨為游好之私情也。

答黃子耕

知赴官有期。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為失計也。來論更欲於經史中。求簡易用功處。此亦別無他巧。只是且將所已學者。反復玩味。不厭重復。久之。當覺意味愈深。遠理致愈明白耳。此外昔所未學。亦有切於修己治人之實者。更以暇時量力探討。使其表裏精蘊。通貫貫洽。則於本原之地。亦將打成一片。無處不得力矣。有如衰朽百病交攻。常時氣滿心腹。今日乍寒。痛甚。不能起。觀此氣象。餘日幾何。然每開卷。及與朋友講論。未嘗不覺其有起予之益。況如賢者春秋尚富。精力尚強。其可不自勉乎。安仁經界文字。其畫一中。所言戶部行者。即是李仲水所行。其日本縣指數者。即是嘗來邑中。惟廣其說。屢未及一一細觀。然亦可以見其不苟之意。鄭在臨漳。訪聞打量算法。得書數種。比此加詳。然鄉民卒卒不能通曉。反成費力。後得一法。只在田段中間先取正方步數。卻計其外尖斜屈曲處。約湊成方。卻自省事。恨為私意浮議所搖。不得盡力其間。以見均田平賦之效。今讀所示。尤使人愜然也。

答曹立之

所錄示二書甚善。但所謂不可以一說片言。立定門戶。則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眾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為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已分修習。隨已見親書。學者只得如此。其不至不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為雖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奇特工夫也。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此。而未可得。向許此來。今賤迹既不定。想其聞此早曠。又未必成來。深以為恨也。程丈諸說。亦有鄙意所未安者。以未參識。不欲劇論。但未知立之。見得有詳未發等語。如何。若已無疑。即不須論矣。立之所疑太極之說。甚當。此恐未易以口舌爭也。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為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尚淺。故其為蔽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歌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密己。而有以聞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為計邪。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因為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置耳。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逐逐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然此

恐亦姑論其理之當然。若其自爲之。則必有甚於元祐諸公之所爲。而陷於范滂、陽球之禍必矣。氣質一定。不能自易。奈何奈何。近得程丈文字論及黍尺制度。此中無人。及文字可討論。尙未及報。但告羅進賢。甚蒙其留意。亦以此取怒於府帥。使人不自安也。立之所與。趙子直論事甚佳。如其自度。必不能濟當世之務。然渠輩作此議論見識。亦適可保身。不犯世患耳。其不能濟世。恐亦無以異也。

答范伯崇

伯崇近日何以用功。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須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取下。尤不可不留意也。

答何叔京

上蔡語錄。上卷數段極親切。暇日試誦誦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洒耳。

答趙詠道

竊求道不力。衰晚無聞。辱問之勤。不知所以爲報。然少嘗聞之。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察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緩緩殊殊。自以爲足。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惟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胡子曰。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此天下之至言也。願明者以是思之。若曰。佛老之說。衆人亦知其非。豈以彼之明智。而肯取以爲用。此殆殊備觀優之論。今固未論。有見於吾道者之如何。俱讀近歲所謂佛者之言。則知其源委之所在矣。此事可笑。非面見極談。不能盡其底裏。然爲學之初。便欲窮其說之是非。而去取之。則又恐緣衣黃裏之轉。而爲裳也。如涉大水。涉無津涯。要當常以聖賢之言爲標準。則不至於陷矣。令弟致道。在此相聚數月。雖未能悉力銳進。亦似頗識爲學之門戶。經山。必能其道。此間曲折。凡此所未及言者。可問而知。不暇盡布也。

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難。飽淺略。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厭。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冊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答周仲甫

往歲湖寺雖得獲一面。而病冗不能款扣餘論。後乃得見廷對之文。切中時病。深以歎服。益恨相去之遠。不得會聚以講所聞也。茲辱惠書。又見李通。其道遊從切磋之益。深以爲慰。比日雪寒。德履佳。願嶽嶺。願晚方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爲主。

而又軀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其舊而新是謀哉。來論許以所疑下詢。幸甚。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其句內無一字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容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皋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言語之外也。方賓王每書來。說得道理儘有歸著。知與游從。可謂得友。恐今已歸嘉禾也。周叔謹行。草草附此。不能竟所言。政遠切祈珍重。

答析子明

伏蒙鶴論先正墓文。使人三返。而動懸益至。竊難至思。心非木石。豈不惻然有動於中。亦何忍爲此牢辭。固拒以逆盛意。實以衰悴。心目俱疲。不堪思慮檢閱。而兩年以來。名在罪籍。每讀邸報。觀其怒目切齒之態。未知將以此身。終作如何處置。然後快於其心。未嘗不惕然汗出。浹背沾衣也。是以年來絕不敢爲人作一字。近所祈懇。百拜而辭者。已數家矣。若以尊論之嚴。避弛此禁。則四面之責。紛然而至。從之則召禍。不從則取怨。反復思之。未見其可。兼餘年無幾。疾病侵凌。神思昏然。豈有精力可以給此。切告於亮。貸此殘生。不勝千萬哀懇之至。

答度周卿正

比來爲況如何。讀書探道。亦頗有新功否耶。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幾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合是無有別用力處矣。因書信筆。不覺纏綿。切勿爲外人道也。

答張元德

衡陽之計。想已開之。深足傷歎。然當路攻擊。意殊未已。今雖如此。亦恐更有追削禁錮之類。而一時善類。次第皆不可保。吾輩閣中講學。固爲美事。然亦恐有不可測者。此方深以爲懼。而賢者乃勸彭丈何也。竊幸已得祠。差可自安。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毀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所說易傳。極有難記常處。蓋經之文意。本自寬平。今傳卻太詳密。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掣不起。實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爲一書。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疏毋密。始有餘地也。昨故碎碎。故故。歐歐。歐歐。近來看得又如何。更望以此相勉。但於所讀之書。經文注腳。記得首尾。通貫決洽。方有可玩。如其不然。泛泛觀難論。徒費日月。決無所益也。所論新法。大概亦是如此。然介甫所謂勝流俗者。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若得明道先生。與一時諸賢。向源頭與之商量。令其句中。見得義理分明。許多人欲客氣。自無處著。亦不忠其不改矣。若使以不可與有爲待之。而不察其所欲勝之流俗。亦真有未盡善處。則亦非所以爲天下之公。而自陷於一偏之說矣。頃見趙丞相所編諸公奏議。論新法者。自有數卷。其言雖不

為不多。然其能識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無惑乎彼之以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至如疏廟一事。當時發言盈庭。多者累數千言。而無一字可以與介父爭是非者。但今人只見介父所言。便以為非。排介父者。便以為是。所以徒為說辨。而不能使天下之論卒定於一也。此說甚長。非面論而未易究。

答張元德

配義與道之說。殊不可曉。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尋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背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為浮說。說得即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故程先生有說書非古意。轉使人薄漢儒。下帷講誦。未必是說書。又說作論語解。已是賺了。又以毛公說詩。為有儒者氣象。觀此等處。其意蓋可見。今說配義與道。卻不就孟子上理會。如何是義。如何是道。如何是氣。如何地配。使一鄉掉開了。只單說箇道字。已是無捉摸處。又將道字訓作行字。尤無交涉。說得愈多。去理愈遠矣。今合且先理會。如何是義。卻就義字上推。如何是道。道之與義。同異如何。又要氣來配他。配字又是何意。通檢集註。說得儘分明了。不知曾子細看否。只此數字分明。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見。而程子所謂沖漠氣象。亦在其中。初非有二說也。子約所說。亦未免向別處去。如此支離。轉無交涉。卻恐不免真為擊空豎拂者所笑矣。其他所論時習率性。處魚等說。今皆未暇論。論得亦未有益。且理會此配義與道。令分明。便中查覆及也。

答王晉輔

薦承委諭。極荷不鄙。實以多病畏事。不敢作文字。以故前此不敢開命。今不獲已。輒以數字附於行狀之末。少見鄙意。然已覺太露筋骨。切告勿以示人。恐彼此不穩便。非獨罪戾之蹤。為有害也。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惡意。竊恐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為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孰緩孰急。以為先後。姑厚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語。若中庸若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己。則自將無羸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為矣。若但以名位之為尊。言語之為麗。聞譽之為誇。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為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所論鄙文。何乃為此曲折。已託劉季章言之。此豈止載禍相餉而已耶。

答池從周

前此每書未報。今又承其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見嗜學之意。俱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如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使虛其難。但此二書。亦須反復熟讀。著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所問論語首章。但將所學。反復思。常切進行。便是時習習之。自有說處。此只是為學實事。別無深遠旨趣也。況愛雖非初學之切務。然既與物接。若都忽然與之相忘。亦非義理。自是須泛愛也。觀賢者之意。似只欲以兀然自守為是。故所論每每如此。頗少依傍。之不然。只終不免於昏陋。而無所發明也。

答李晦叔

理固如此。然須實用其力。不可只做好語說過。又常有以培養之。然後積漸純熟。向上有進步處。

朱子文集卷之三

答汪太初

四月八日。同郡朱熹。願首。復書汪君太初。茂材足下。熹於足下。雖得幸同土壤。而自先世流落閩中。以故少得從故里之賢人君子游。願其心未嘗一日而忘父母之邦也。屬隨官牒來官廩阜。同郡諸生。聞有肯相過者。而足下乃以手書先之。三復論語。喜幸無窮。又承示以文編。益欲德學之盛。而恨其未得少奉從容也。然聞管輅病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第。而溺於老佛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玄妙。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微幸於一見此物。以為極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以為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熹之病此久矣。而未知所以反之。蓋昔深為康胡二君言之。而復敢以為左右之獻。不識高明以為然否。抑嘗聞之。學之難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故中庸明善居誠身之前。而大學誠意在格物之後。此聖賢之言。可考者然也。足下其試思之。未即會晤。惟進學自愛。為禱。恩惠不宣。熹再拜。

答潘叔昌

細讀來論。足見爲己之力。但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思慮隱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免者而克之。則亦代爲代張。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躬所未遠。姑誦所聞。已深愧視。惟明者有以裁之。

答黃直卿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謙深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面言之。

答黃直卿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斯言。不可開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邪。通書中所開誠無爲者。太極也。復者。陰陽也。復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雖先樂後淡。且和與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靜動之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盡得。皆不俱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遂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闊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遂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邪。

答呂子約

示論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論。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足。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舉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答呂子約

示論縷縷。備見篤學力行之意。然未免較計務獲之病。著此意思。橫在方寸間。日夕紛擾。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所讀書亦太多。如人大病在牀。而乘醫雜進。百藥交下。決無見效之理。不若盡力一書。令其反復通透。而復易一書之爲愈。蓋不惟專力易見功夫。且是心定不難於涵養之功。亦有功也。又謂不欲俱爲聞見之知。此固當然。聞見之知。要得正當。亦非易事。誠未可輕厭而避等也。

答呂子約

示論日用功夫。有未到處。此見省身克己用力之深。不勝欽仰。然前後已屢奉聞。不必如此計較迫切。但措其心於中和平正之地。而深以義理灌溉培養之。自然日有進益。如其不然。則存養講習之功。未及一二。而疑悔勞殆之病。已奪其千百矣。試更思之。至如讀書。且立下一箇簡易可常底程課。日依此積累工夫。不要就生疑慮。既要如此。又要如彼。枉費思慮。言語下稍無到頭處。昔人所謂多岐亡羊者。不可不戒也。

答呂子約

自頃承書。有專介存問之約。日望其至。忽得郭希呂書。聞皆感疾不輕。甚以爲慮。而無從附問。但切懸情。前日使至。忽領手書。未及發視。亟問來人。知已無他。憂疑頓釋。既而細讀。乃審向來疾證。誠亦可畏。今幸平復。而又自能過意。調攝尤副所望。比日竊惟體候。益佳健矣。但來書以爲勞耗心力所致。而諸朋友書。亦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決不應反至生病。恐又只是太史公作樂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壯實。豈可直以耽書之故。遂忘饑渴寒暑。使外邪客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疾。孝子守身之意哉。今既能以前事爲戒。凡百應酬。計亦例如節節。然區區之意。於此猶不能忘言。更祝深以門戶道學之傳。爲念。幸甚。幸甚。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也。但見頃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擾。不問恩智。人人皆有趨時狗勢。馳騁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蓋非獨爲子約惜。實爲伯恭惜。又重爲正獻。榮陽諸公惜也。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講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陳正己書來。說得更。是怕人。今錄所答。渠書去。幸一觀。此尤可爲歎息也。仁字之說。論之愈詳。愈覺迷昧。然竊恐所謂。祇就發用之端而言。則無由見仁之本體。只此一句。便是病根也。蓋孟子論仁。雖有惻隱人心之殊。程子於此。亦有偏言專言之別。然若實於惻隱之偏言處。誠得此人心。專言者。其全體便可見。今只爲於此認得不真。故不能以識其全體。乃欲廣大其言。以想象而包籠之。不知言愈廣大。而愈愈不親切也。程子之言。惟

較種一條最為親切而非以公便為仁者亦甚縝密今乃反皆不認而必以易傳偏勞贊歎之言為直解字義則不惟不識仁亦錯看了易傳矣克己復禮前說已得之卻是看得不仔細誤答了今承再論愈詳密無疑矣浩然之氣一章恐須先且虛心熟讀孟子本文未可遽離他說話看孟子本意分明卻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為盡善若合下便雜語說說看則下梢亦只得周旋人情不處理會道理矣近日經說多有此弊蓋已足看得本指不曾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盼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縱有偏重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又非義襲而取之句內亦未見外面尊義理之意請更詳之橫渠先生言觀書有疑當且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法最妙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著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曾子告孟敬子三句不說今日用功之法乃言平日用功之效如此看得文義方通來論糾紛殊不可曉也不知其仁之說恐未安且未論義理只看文勢已自不通若更以義理推之尤見乖戾矣蓋知自是知仁自是仁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使就身上著實踐履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如子路諸人正為未到此地故夫子不以許之非但欲其知之而已也若謂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則諸人者又恐未能所為皆是固未暇責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閒不可頃刻閒斷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致流入世俗功利權謀去矣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為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開終說不盡臨風歎息而已

答呂子約

示論授學之意甚善但更須小作課程責其精熟乃為有益若只似日前大食長歎貪多務速即不濟事耳酒掃應對乃小子之學今既失之於前矣然既壯長而專使用力於此則恐亦無味而難入須要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佳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蕪衍太多此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離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

答呂子約

示論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閒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說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握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答呂子約

所示日用功夫大慰所望蓋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閒怪其觀釋散漫不切皆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皆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矣所謂必有事焉為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為人之意轉切故其語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且虛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學衆理益自培殖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子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讓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若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又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且如向來主張史記時變之學以近日都人觀美出涕沱若之章觀之亦可見其流弊之所極矣此乃前人有醇德而無虛心之弊反為所誘以墮一偏之見今日子弟欲發其所長而復其所短正在專於自己分上公聽并觀打破前來窠臼乃可以發明前入本來心事之正而使學者戒其所偏此在子約比之他人又有此擔負尤不可以不勉也

答王子合

昨承問及復卦之說如所論固善然亦有說蓋陰陽生殺固無閒斷而亦不容并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便謂其閒天理元不閒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閒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惡則有其妄之分人當克復以復此然後可耳至所謂可識心體者則終覺有病蓋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如何為是如何為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為窮理也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勉勵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邪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如何如何

答王子合

陰陽之氣相勝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并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為不善而善心未嘗不開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易不曰君子日為善而惡心亦未嘗不開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皆善也周子所謂則善則惡亦知之者是也象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

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窮理之學。誠不可以頓進。然必窮之以漸。俟其積累之多。而廓然貫通。乃為識大體耳。今以窮理之學。不可頓進。而欲先識夫大體。則未知所謂大體者。果何物耶。

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貫無二物也。今日子貢曾點。知道矣。而窮理未盡。則未知所謂道者。又何物耶。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前日窠臼也。程者後書已改。識字為知字。又云。心體之知。亦似已覺前弊。但未脫然耳。

答林伯和

示論。前此蓋皆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閒。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為先。新民為後。近世語道者。務為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冥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虛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賢可以為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功。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達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懼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長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怠愆。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豫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為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無由面論。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答胡廣仲

熹本論向來為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學。厚厚惠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也。蓋乘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為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圖之美。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為據。而曲為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為陰靜。第二圈為陽動。則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極。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論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卻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日以情為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為己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開於浮屠常總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為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既曰無不善。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為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為對也。今必謂別有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說誠有未當然。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之功。而來論以為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為分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它骨子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為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為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使以中和為體用。則是猶使以方圓為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論所疑。卻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中。此亦恐說未發之中。

不著。此其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欲夫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卻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論。大概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卻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知之也。上蔡之言知覺。謂識痛癢。能酬酢者。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二者亦不同矣。然其大體皆智之事也。今以言仁。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慎騷險薄。豈敢輒指上蔡而言。但謂學者不識仁之名義。又不知所以存養。而張眉舒眼說知說覺者。必至此耳。如上蔡詞氣之開亦微。覺少些小溫粹。恐亦未必不坐此也。夫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須知仁義禮智四字。一般皆性之德。乃天然本有之理。無所爲而然者。但仁乃愛之理。生之道。故即此而可以包夫四者。所以爲學之要耳。細觀來論。似皆未察乎此。此其所疑者七也。晦叔書中論此大略與吾丈意同。更不及別寄只乞轉以此段學之大抵。理會仁字。須并義禮智三字。通看方見界分。分明血脈。通貫近世學者。實說仁字。而略略三者。所以無所據依。卒非與仁字而不識也。夫來教之爲此數說者。皆超然異於簡冊見聞之舊。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爲精矣。然以慈之所疑考之。則恐求精之過。而反失之於鑿也。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常均平。無無對者。惟道爲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則亦未嘗不有對也。蓋所謂對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後或以多寡。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反復推之。天地之間。真無一物。兀然無對而孤立者。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不覺手舞而足蹈也。究觀來教。條目固多。而其意常主於別有一物之無對。故凡以左右而對者。則扶起其一邊。以前後而對者。則截去其一段。既強加其所主者。以無對之貴名。而於其所處。而列於有對者。又不免別立一位以配之。於是左右偏枯。首尾斷絕。位置重疊。條理交併。凡天下之理。勢一切略。皆廢。側傾尖斜。更無齊整平正之處。凡此所論。陰陽動靜。善惡仁義等說。皆此一槓中脫出也。常安排此箇意思。規模橫在胸中。竊恐終不能到得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底地位。此其所以有所知不精。善於涵養之說也。若必欲守此。而但少加涵養之功。別爲一事。以輔之於外。以是爲足。以合內外之道。則非慈之所敢知矣。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也。仰特知照。不鄙其愚。引與商論。以求至當之歸。敢不將竭所懷。以求博約。蓋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倘不有益於執事之高。明。則必有警乎慈之淺陋矣。

與吳晦叔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向。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向。蓋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隨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南下。即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與元禮。皆謂廟於堂上。四壁下設先聖東向之位。故三獻宜皆南向。而古制今神位南向。而獻官偏西向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禘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廟之主。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禘祭時言。

也。非禘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向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而家廟當在正北。若又東向。則正背卻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向。則廟當南向。而列主如禘祭之位。唐禮閣新編。羣廟設位。皆在四壁下。東向。而北壁下。南向。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伊川作主。皆陰曆。而此云。則牌。子疑亦當時草擬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禘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羣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恐意以爲殆不若不行之爲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贅頌。只此兩節。似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答吳晦叔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而引夏今日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說。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王之正。其此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闕略耳。注家謂十月乃後人追改。當更考之。恐意如此。未知是否。

答吳晦叔

前書所論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穫。此即只是今時之秋。蓋非西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限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限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更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何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詩中月數。又似不若改如四月。維夏六月。祖星之類。故亦向者疑其並行也。

答吳晦叔

点伏承示及。先知後行之說。反復詳明。引據精密。發多矣。所未能無疑者。方欲求教。又得南軒寄來書稿。讀之。則凡慈之所欲言者。蓋皆已先得之矣。特其曲折之閒。小有未備。請得而細論之。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誠而充之。程子所謂譬如

行路須得光顯及易文官所謂知至之知格致之類是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則未有致知而在敬者及易文官所謂知至知格致皆在忠信信辭之後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禮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學知之淺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涵養踐履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之進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實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誣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按五章作復賢記有立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謂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格之則有所未安耳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麤自無二致非如來教及前後所論觀過知仁者乃於方寸之間設為機械欲因觀彼而反識乎此也侯子所謂老而識之是識其虛之實正是說破此意如前所論知虛事者恐亦未免此病也又來論所謂端謹以致知所謂克己私集乘理者又似有以行為先之意而所謂在乎兼進者又若致知力行初無先後之分也凡此皆鄙意所深疑而南軒之論所未備者故敢復以求教幸深察而詳論之

答吳晦叔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為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此外而言則必欲於虛淪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

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慈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論

答石子重

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為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為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非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全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之失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因風卻望示教

答趙提舉

遺釋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言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同之中蓋亦不無賓主親疏遠近之差焉如卦之所以八者以奇偶之三加而成也而爻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偶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廉節之說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得主則客之親疏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充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過而遽指其偏以為當戒意者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隘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於川九川六乃為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

子之云者，非聖人擬意立說，而強為之也。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精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為如何。亦亦草率其說，今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盡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見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隨風引領，馳想增劇。

答林謙之光

熹愚不肖，時自量甚薄，所願不過力田養親，以求寡過而已。所謂趨赴事功，自當世賢人君子事，豈熹所敢議哉。過蒙諄諄荷愛之深，書尾丁寧，尤為切至。熹久欲有請於門下，而未敢以進。今輒因執事之問，而一言之。蓋熹聞之，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兼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為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為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眾。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為荒幻險薄之實。仁義充塞，皆可懼也。熹綿力薄材，學無所至，徒抱憂歎，末如之何。竊獨以為非如執事之賢，素為後學所親仰者，不能有以正而教之。故敢以為請。執事誠有意焉，則熹雖不敏，且將勉策駑駘，以佐下風之萬一，不識執事亦許之否乎。謹此布聞，因謝先辱。餘惟為道自重，以慰後學之望。上狀不宣。

答江元通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閒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空虛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不可，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質，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今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為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不可，為空言，不充實用，而有若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為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強名，則義之為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為義，是以既失其名，因味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說。此正告子籛外之蔽也。一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

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說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為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為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為簡易。反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握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為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為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與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低語尚多，然其大概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誨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答詹體仁

竊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然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二，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欲大往時，蓋謂教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將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為學是分內事，緣見高自標致，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的。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誥訓說為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為要，除卻許多懸空閒說，庶幾平穩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林止夫

慕仰高風，固非一日。中間雖幸，奈緣再見，然若恩惠，不得款奉。語至今，以為恨也。歸來抱病，人事盡廢，無絲毫記，以候起居。每深馳跋，今茲楊通老來，忽奉手誨之辱，假借期許，既非愚昧之所敢當，而執禮過恭，尤使人恐懼跟踏，而無所避也。雖然，高明之所以見屬之意，豈若世之指天誓日，而相要於聲利之場者哉。況在今日而言之，尤足以見誠之至，而好之篤，是以不敢隱其固陋，而願自附於下風焉。蓋嘗聞之先生君子，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蓋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而歸之為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其為我，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奉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為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竊視其貌，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為真有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塗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竊計高明所學之深，所守之正，其所蘊蓄，蓋已施之朝廷，而見於議論之實。於此宜不待於愚言矣。然既蒙下問，不可以虛辱，而熹之所有，不過如此。若不以告於門下，以聽執事之

宋擇則又有非區區之所敢安者。是以敢悉布之。可否之決。更俟來教。茲所虛行而仰承也。

答何叔京

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其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其兄乃於覺而操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開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論勞費筋力者。亦所未驗。義理未明。正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為是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竊謂高明之病。或恐正在於此。試反求之。當自見矣。

答何叔京

示論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元無開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開隔。而此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易若動靜語。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備。無一息之不存。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擺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卻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融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答范伯崇

衛公待子而為教。

蕪管周先生暨腹殺人。事先生曰。謝贖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入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蓋皆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說見師訓。文定說見其二年。竊謂謝贖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謝贖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閒。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閒耳。來論以謂謝贖之來。話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謝贖逃之。則不既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奉天子之與己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只在只是免得自家親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會。

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雖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己不與。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論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為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但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著伯崇以為如何。

答陳君舉

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諸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說於詞也。若輩之愚。自信已為向來之辯。雖至於遺議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悞。鄉風引領。不勝馳情。

答潘文叔

所論為學利病。至纖至悉。既知如此。便當實下功夫。就其所是。去其所非。久之。自然有得力處。正不必如此。此論量計較。卻成空言。無益己事也。況其所說。一前一卻。糾紛纏繞。終日勞攘。更不會得下功夫。只如此。疑惑攪鬧。過卻日時。深為可惜。向見子約書來。多是如此。嘗痛言之。近日方覺。撒手向前。行得數步。雖未必盡是。且免如此。遲疑惶惑。首鼠兩端也。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隨閒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為天命全體也。斯輪相馬之說。亦是此病。紙尾所謂。堪證者。似已有之。切宜便就。下一切掃去。而於日用之間。稍立程課。著實下功夫。不要如此。胡思亂量。過卻日子也。

答潘端叔

示論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平常意思。密加懲實。久遠功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閒。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其於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準擬度量之意。已詳然於其外矣。是以內實不足。而游聲四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己。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勝言者。惟明者。思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潘端叔

示論子約曲折。甚當。東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途。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

地位也。承爵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只得只集注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閒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只可用舊本看。有不穩處。子細論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如何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差漏也。

答滕德粹

到官既久。民情利病。必已周知。更宜每事加意。使隨事有以及人。則亦可以充其職業。而無愧於廩食矣。親炙諸賢。想亦有益。日用之間。常更加持守講習之功。以求其遠者大者。則區區之所願也。

答滕德粹

所示語說一條甚善。但程先生說。自不可廢。今作實事推說太廣。卻恐又有礙也。兼看文字。且虛心體認。實用工夫。而就己分用力。方有實效。若一向只如此立說。卻不濟事也。大抵學問以變化氣質為功。不知向年遲緩悠悠意思。頗能有所改革否。若猶未也。更須痛自鞭策。乃副所望耳。

答滕德粹

兼昨者再辭恩命。復叨祠祿。幸且杜門。無足言者。前書所論。深悉學道愛人之志。然退藏之計已決。不獲奉以周旋。

鄭州網稅。近遂有蠲減之命。亦足為慶也。

答滕德粹

示論總總備悉。但若果能真使私情不勝正理。便是確然可據之地。不必舍此而他求也。顧恐或未能耳。記序之作。或不免俯徇俗情。誠如來論。然其間亦不敢甚遠其實。異時善讀者。當自得之也。衰病日侵。求去未獲。便民之事。所不敢忘。然其可否。亦何可必。少須旬月。復申前請耳。淳熙國正。想時相見。有何講論。方丈計亦時會見也。因便附此草草。惟千萬以時進學自重。

答滕德粹

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他事難預論。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眾所識者。楊敬仲。何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正。吳和叔。實到彼皆可從游也。

答滕德粹

知教授里門。來學者衆。甚善甚善。大抵今日後生輩。以科舉為急。不暇聽人說好話。此是大病。須先與說破此病。令其安心俟命。然後可教。告以收拾身心。討論義理。次第常有進耳。序文甚佳。文字只此。遂意而已。正不必過為華靡精巧也。

答王子合

所論思慮不一。句次凝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歸於此者不。

解而自釋矣。

答程正思

疾病倦。不敢極力觀書。閒中玩養。頗覺初有進處。恨相去遠。不得朝夕款聚。亦幸有一二朋友在此。不廢講論。因事提撥。不為無助。不知正思能一來否。沙隨程丈。聞亦欲入闕。不知何時定成行也。聞其制度之學甚精。亦見其一二文字。恨未得面叩之耳。清卿省處。恐諒不得。不知他日來如何做工夫。離羣索居。易得鈍滯了人。甚可懼也。

答程正思

遷葬重事。似不宜容易舉動。凡百更切審細為佳。若得已。不如且已也。異論紛紜。不必深辨。且於自家存養講學處。朝夕點檢。是切身之急務。朋友相信得及者。密加評訂。自不可廢。切不可於稠人廣坐。論說是非。著書立言。肆意排擊。徒為競辨之端。無益於事。向來蓋嘗如此。今乃悔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耳。

答程正思

向見印行干謝論。大意甚善。但論此兩人實事太草草。恐是看得史書未熟。亦不可不留意。今日正要見得此兩人。功少罪多處。方見儒者大學功用之實耳。所論心說。亦恐未精。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耳。

答黃直卿

子春問時相過甚善。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陳器之

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為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滯塞。則水自通流。然使謂無滯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

答葉味道

省聞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耳。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謁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耳。

答葉味道

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作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當只循舊禮。長闕而已。

答丁賓臣

十二月十一日，燕叩首上啓。丁君元老友，頃幸接承，便辱垂問，雖喜用意之高遠，然竊觀容止之閒，未甚和粹，意其未似聖門學者氣象，而所問又太多而不切，有不容以一詞相反復者，用是默然不知所對，及承訪逮至於再三，而不免少露鄙懷，則足下已絕然於色，而不欲聞矣，自是以來，彼此之懷，終不相悉，而今者承書，遂有督過之意，三復以返，愧怍亡已，夫道在生人日用之間，而著於聖賢方冊之內，固非先知先覺者所獨得，而後來者無所與也，又非先知先覺者所能專，而使後來者不得聞也，患在學者不能虛心循序，反復沈潛，而妄意識等，自謂有見，講論之條，則又不過欲人之知己，而不求其益，欲人之同己，而不求其正，一有不合，則遂發憤肆罵，而無所不至，此所以求之愈迫，而愈不近也，足下誠以是而深思之，則濼之前日所以告足下者，已悉矣，足下之學，其是非得失，亦明矣，如以為然，繼此見聞，敢不敬對，如曰不然，則高明之蘊，必有非愚昧所及者，幸寬其容，而姑自信其說焉可也，愚賦江蟹，感領至意，江茶五瓶，少見微意，布則例不敢受，前日柯國材之子來饋，亦已卻之，非獨於左右為然也。

答丁賓臣

來論富貴利達，莫非天命，軒冕儘來，似未可必，足見信道之篤，然反復其言，乃於得失之閒，未免有尤人之意，似又全未得力，何耶，末由面叩，臨風馳想，切冀以時自愛，益遜志於義理之學，是所願望。

答吳伯豐

讀書甚善，所論亦有條理，但不必如此先立凡例，但熟讀平看，從容諷誦，積久當自見得好處也，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無有它書相似，遂字逐句，一一推窮，遂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今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則可到中庸矣，況所比較，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閒立議論，得語言轉多，卻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知，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知止有定之說，似亦未然，更以章句或問求之，為佳，知至意誠之說，則大概得之矣，盤銘是注疏說，可自檢看當時以下文多已說，故不曾標其名氏耳，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吳伯豐

示及諸說，亦未暇細觀，但覺子融之說，全無倫理，而諸友反為其所牽，亦復擾亂，又不且整理其大病根，原而計較，奇細，展轉向枝葉上辨論，所以言雖多而道理轉不分明，今只令且放下許多閒爭說，而自家理會，誠之一字，是甚道理，看得精切分明後，卻合衆說而判判之，當自見得，不如此費分疏也，正淳書煩

為附使，渠看文字，卻儘子細，所寄中庸說多得之，恐欲見發之，卻封寄之不坊也，涉隨八論及史評，有印本，望寄及，此不須辨後人自有眼目，不至如此晦盲也，到此只修得大學，稍勝舊本，他書皆未暇整頓，今又遭此禍患，恐不能久於世，以此益思，更略下少功夫，庶不誤後人枉費心力也。

答吳伯豐

歸來半年，卜葬尚未定，築室亦不能得了，湖南之命，出於意外，初但以私故懸解，然恐或不得請，即求便郡，職拙近聞，臨漳縣界，報能此是廟堂，全不相信，政使在官，亦當自勸求退，其義豈容復出，已託人以此告之，計其聞此，亦難以相強矣，閒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落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狼，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閒矣，小差處不難見，但欲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切也。

答吳伯豐

熹避經年，今乃得請，私義少安，皆朋友之助也，但目愈昏，不復可觀書為換耳，中閒報去數條，看得如何，此閒亦有十數朋友，往來講學，前此多是看得文字不子細，往往都不曾入心記得，所以不見曲折，意味久之，遂至一時忘却，今不免且令熟看，若到一一記得牢固，分明則反覆誦數之閒，已盡得其意味矣，更能就此玩釋，不置，不思不精熟也，入城會見呂子約，程允夫，許劉諸人，否有所講論，否比廬陵劉丞去，必便有的使回來，幸附數字，詳及近況，與為學次第，講論異同，想此馳想也。

答吳伯豐

熹老大亡狀，自致人言，為朋友之羞，尚賴寬恩，得安田里，然閒議者經營未已，未知終安所稅駕也，示及疑義，未及奉報，但念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願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

答白鹿長貳

書院經雨，不能無損，想已加葺治矣，閒又得宣城書籍，及建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為久遠故事矣，三大本就草上寫成，既摹印試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印就本，修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要用處也，諸生今幾人，想時討論益有緒，山中閒曠，正學者讀書進德之地，若領與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於何中，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壞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答劉公度

示論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覆，究竟至於持守，卻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閒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稍弄得無收效，只成得杜撰捏合而

已至於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魯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如何。

答劉季章

曾再到晉輔處否。後生知所趨向。亦不易得。且勉與成就之。令蘇某著實做工夫。為佳。季章近讀何書。作何事業。功夫意思。比舊如何。無疑亦久不得信。不知後來於鄙說能信得及否。近來福州得黃直卿南康得李敬子。說誘得後生。多有知趣鄉者。雖未見得久遠如何。然使覺得此箇氣脈。未至斷絕。將來萬一有可望者。卻是近上一種。老成朋友。若得回頭。便可倚賴。乃復安於舊習。不肯放下。深可歎惜耳。益公聞甚。康健終日。應接不倦。深為可喜。然則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為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莫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劉季章

辱書知所苦向安。已可行坐。深以為慰。比來想強健勝前矣。然計亦不能無廢書冊之功。但舊居謹疾。當亦自有用心處也。蘇某朽杜門。無足言者。但精神昏憊。益甚於前。雖不敢廢書。然度不復能有長進矣。外事絕不敢挂口。但見朋友當此風頭。多是立腳不住。況欲望其負荷此道。傳之方來。應是難準擬也。可慮可慮。

答劉季章

昨已具前幅。而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會無疑事。即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即彼。非此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腹。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即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即在我亦無為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為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它。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如何。

答胡季隨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款。不知其說如何。大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胡季隨

庶幾思從。來日無幾。思與海內知交。痛相切磋。以求理義全體之至極。垂之來世。以繼聖賢傳付之望。

而離羣索居。無由會合。如季隨者。尤所期重。而相去甚遠。再見恐不可期。此可為深歎恨也。先訓之嚴。後人自不當做議論於其間。但性之有無善惡。則當舍此而別論之。乃無隱避之嫌。而得盡其是非之實耳。善惡二字。便是天理人欲之實體。今謂性非人欲可矣。由是而併謂性非天理可乎。必曰。極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又易若直謂之善。而可名之。為甚易而實是也。比來得書。似覺賢者於此。未有實地之可據。日月易得。深可憂懼。幸加精進之力。入細著實。子細推研。庶幾有以自信。益光前烈。千萬至望。

答沈叔晦

帥幕非所以處賢者。然自我言之。亦何適而不可安耶。前日務為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磨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為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為不枉用功力耳。鄙見如此。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賡伯著

示論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益益。惟道義在我。人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賡文卿

示論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為己者為師。而深以今人之為人者為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答賡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心身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枉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徐斯遠

昌父志操文詞。皆非流輩所及。至此適值悲境。未能罄竭所懷。然大概亦已言之。不過欲其刊落支葉。就日用間。深察義理之本然。庶幾有所據依。以造實地。不但為益人墨客而已。今渠所志雖不止此。然猶覺有偏重之意。切已處。卻全未有所安也。斯遠亦不可不知此意。故此具報。幸有以交相警切為佳耳。查章議論。雖有偏滯不通之病。然其意思。終是誠實近實。有受用處也。

答包定之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至。甚恐否。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慈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誦冰。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誦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傑。徐太丞。諸公。曾相見否。亦頗得同志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徐居厚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欲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眼自有意味。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思慮不暇。今亦不特為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卻不知得他合下。是甚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為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鄭子上

此卻有數士友相聚。然極難得。可共學者。浙人為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又可懼也。

答鄭子上

所示論語數條。備見別來玩索功夫。偶以病中意思昏惰。未暇細觀。不敢草草奉報。此間亦有朋友數人。往來講學。但久病倦甚。無力應酬。無以副其遠來之意。新舊諸書。尚有合整頓處。頭緒不一。亦以病倦。不復能如舊日。獲得課程。未知何時復得會面。所欲言者無窮。臨書徒悵然也。

答鄭子上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答宋深之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在中庸之前。然向在浙東刻本。見為一編。恐勾倉尙在彼。可就求之。此三者。見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見仲篇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歧。不勝悵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為究竟也。二序待次略為呈白。恐有指摘處。使中幸論及也。

答宋深之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日用間如此作工夫。久之。意思自別。見得世間一切利欲好樂。皆不足以動心。便是小小見效處也。苟揚言性得失。忘記前語。首尾云何。然此等處。若於自己分上。見得分明。則亦不待人言。自然見得矣。但恐讀書之時。無為己之意。只欲以資口耳。作文字。即意思浮淺。看他義理。不出也。

答陳才卿

正叔遠來於此。令人痛傷。人生虛浮。朝不保夕。深可懼。實當勇猛精進。庶幾不虛作一世人也。

答陳才卿

彼中相聚子弟幾人。有可告語者否。此亦時有朋友往來。但難得身心純一。功夫不閒斷者耳。

答陳才卿

傳簿赴部。何時可歸。待次之閒。且勉其讀書為學。亦非細事也。歲今年足疾為害。甚於常年。氣全滿。凡不得。緣此禮書不得整頓。且看向後病勢又如何。若有可奉煩者。即奉寄也。禮學是一大事。不可不講。然亦須看得義理分明。有餘力時及之。乃佳。不然徒費精神。無補於學問之實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換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元無兩樣工夫也。

答陳才卿

方叔子融。曾相見否。方叔看得道理。儘自穩實。卻是子融去歲在此講論。多不合處。中間蓋嘗苦口言之。後來一向不得。不知能相信否。似渠堅苦力量。朋友間豈易得。覺微有向外欲速意思。便做出許多病痛。學者於此。豈可不痛加省察。或因通書。幸為致意。

答章仲至

世中奉告。欣審比日秋清。尊履佳福。兩詩三記。併領嘉惠。尤增慰憐。但鄭君之為人。不復記憶。有如來示。誠不易得也。宗司刻石。簡嚴得體。書亦清婉可愛。安濟則似太詳。雖云合有許多說話。然亦當有所取舍。觀前輩所作。可見也。率易及此。如何如何。帥官稱。蓋欲以見廟堂之舊。然不知於古。亦有初否。似不若只書職名之為正也。昌父得書。欲來相訪。而病復大作。但能口占一紙。及寄未病時手寫詩一編。清苦寒瘦。如其為人。其間亦有斯遠。仲止數詩。皆有思致。足以慰離索。但未知訊後病已差未耳。直卿久不得書。聞有從家之與。此固所欲。但於渠渠徒之計。則恐失之。便無以為生。亦須細商量耳。論作官則誠不若聚徒之為安也。偶與應辰過門。云欲請見。亟附此紙。不能究懷抱。衰病中閒管小愈。今復大作。拘繫痞滿。有甚於前矣。

答章仲至

稍不閒。積有馳情。比日冬溫。恐惟幕府多暇。勤履有休。卷集郎娘。一一佳麗。燕老病衰。朽有加無。醫之不足道也。但書課未畢。而不能俯躬伏几。以究其業。此為恨耳。適聞帥司行下。發諸學子倉租米。變糶買銀。赴可送納。不省何謂。前政幸勤規畫。為此活人之計。其心甚仁。其惠甚遠。何忍一旦遽破壞之耶。今之從政者。固不可以此望之。特賢者適從事於其間。則似不宜有此耳。不審文書所下。亦嘗關由參署。而後行。抑吏輩徑下之。而初不以自也。州縣得之。直便行下。無復商量。所幸今非趨驟之時。且得宿留。故為奉扣。幸更審之。若無急切之用。不知可且與行下。仍舊收支否。況此一縣。所有不多。不過八百餘斛。糶之得千緡耳。帥司不待此而後富。而徒使自是以往。生子之家。失救接之助。且將復起。故時糶粟之風。則作備之過。將於誰責。而可耶。設若必有急切。須至移用。則向時後山千緡之米。似卻可以抽回。蓋彼處

已有社倉市戶村民一例請貸初無開隔不必為此偏惠以厚游手而又初無收貯之地又無專掌之人以今夏私鞭之事驗之亦可見其無用而有害矣若不收回將來不過又只如此或更別生大害負累後人不若及今行下令其收拾搭管俟來春以後得償之時登報解赴使司之為便也兼此事今年行得非常乖緩追呼驚擾數月不定及至胥吏乞覓飽足之後有罪者不坐而無辜者枉費從旁觀之令人扼腕但以求未決之時嫌於請願不欲言之今事已過乃敢說耳若欲收回便可行下徑自指定專委一二人為首及早收拾姦姦者極富且畏事似可託也即鄉時去相見名六端者之族衰退之人不當與此若非幕府有吾人在則亦不復能啓口矣然其可否當自以盛意財之勿使外間人知拙者嘗有言以重其咎也亟作此託任慰附便或發遞以行恩惠不暇他及直聊一書幸指揮送達向見說冬閒欲謁告暫歸浙中計必取道於此儘得左顧庶幾少款

答卓周佐

示諭已悉鄙意嘗謂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嚮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劾應酬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閑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惟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此事首末衆所共知向者亦屢嘗奉告矣今乃復見論如此何貪躁不思之甚耶前日已稟尊丈教子如此似非所謂義方若若在官有人合薦者見其如此亦不復薦之矣況使作書婉轉求薦耶試思此言反已為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思於不達今不須如此汲汲反取人鄙薄也

答謝與權

伏蒙致政知縣學士寵賜手書諭以先契伏讀悲感不可具言且審即日春和燕居清暇壽體康寧又竊忻慈照學晚無似徒以少日習聞父兄師友之訓稍知用力於句讀文義之間區區自守欲寡其過而未敢固不敢坐談元奧蓋世駭俗以負所聞也老丈過聽以為可教辱先以書語以淵源所自來者願烹何人可以與此屬此陰伏未有趨侍之期引領向風但切傾仰程書固不能無誤亦恨未得面承質其是非姑因便風寓此致謝伏惟以時節宜益綏壽祉是所深望

答陳頤剛

竊竊杜門罕接人事未嘗得見顏色而足下不鄙以書先之長履短幅為禮已厚而先集高文并以見取則此意又益勤矣然區區頑鈍自少為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為先人羞辱而已有如是下志尚之高規模之廣則非平生夢寐之所敢及也無以為報愧恨亡已先公竹中之奇懷有生靈適有遠役未及細觀然竊窺一二亦足以見蓋濫之不凡矣序引見屬豈所敢當况又不暇固當蒙見察也豈製兩編言多適用不為苟作三復歎仰所論治郡條目尤切事情當學得此不必以更為師矣

答甘道士

所云築室藏書此亦恐枉費心力不如且學靜坐閒讀舊書滌去世俗塵垢之心始為真有所歸宿耳

朱子文集卷之四

答何叔京

心說已論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換而常存耳衆人則換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換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卻以見教

答吳德夫

承論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竊意不欲如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功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間無齒決之議也如何如何易之為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間一動一靜相為

始終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神。正謂此也。此體在人，則心是已。其理則所謂性，其用則所謂情。其動靜則所謂未發已發之時也。此其為天人之分。雖然，然靜而此理已具，動而此用實行，則其為易一也。若其所具之理，所行之用，合而言之，則是易之有太極者。昨來兩軒皆謂：太極所以明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論以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方耕道

示問詳復，其審比日進學不倦之志，甚善甚善。願淺陋何足以及此。然荷意之厚，不敢虛也。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聲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有自然之則。若不如此，一一理會，常切操持，則雖理窮玄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弘毅之云，雖聖賢所示之要，然恐其間更須細密，方有實用功處。不然，則所謂只作一場話說，務高而已者，不可以不戒也。若必謂有所見，然後有所主，則程子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是為敬有待於見乎。見有待於敬乎。果以徒然之敬，為不足事，而必待其自然乎。長沙有二先生文集，朋友間亦必有道書本子，暇日更求此二書，反復熟讀，不計近功，則智益常明，而有以審乎此矣。前書所謂捨顯過，憂小失，正謂放飯洗盥，而問無齒決之類，舍此憂彼，則為失其序耳。若日用工夫，果能謹之於微，不使至於形顯，則善何以加，但恐言太高而難踐，則非所謂切問而近思耳。

答呂道一

三復來示，詞義通暢，為之爽然。但其所論有於鄙意未安者。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為可用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於聖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為其終有異於物而動，故亦不為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為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為其無名而沮也。不為其有利而為，故亦不為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惓惓一無有所為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若夫萬物散為太虛之說，則雖若有以小異於輪回之陋，然於天地之化育，蓋未得為深知之者也。此未易言，且當熟讀聖賢之書，而以漸求之耳。

答詹元善

昨致書後，宋臣見過，能道比來賢者所誦書，若將應科目之為者，已竊疑之。又於元履處，見所著書及孟子說，然後慨然歎，不意賢者用心之差，乃至於此。使欲致其相曉，而久不值，使以至於今。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懷也。夫義利之閒，所差毫末，而辨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為學也，莊敬誦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愧而不取，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今左右乃方鼓水經而治詞業，是何外慕之重，而自待之輕邪。竊謂此心不除，決無入道之理。至於談經之際，則又專以人欲之私，妄意聖賢，其言險隘乖戾，不近人理，則之

使人耳聾心悖，不謂斯言，一旦而出於賢者之口也。養氣之說，雖不至是，然撥捨老莊荒誕之餘，以求入乎聖賢敬義之實，亦非絲之所致聞也。前書所謂儒名而釋學，語強，特其小小者耳。蘇氏兄弟，乃以儀秦老佛，合為一人，其為學者心術之禍，最為酷烈，而世莫之知也。前書微發其端，蓋預髮左右之將陷焉，而不知其深入之久，已如此矣。感下問之勤，不忍隱默，不識能聽之否。

答胡伯達

知言之書，用意深遠，析理精微，豈末學所敢輕議。向輒疑之，自知已犯不韙之罪矣。茲承誨諭，尤切愧悚。但鄙意終有未釋然者。知行先後，已具所答晦叔書中，其說詳矣。乞試取觀，可見得失也。至於性無善惡之說，則前後論辨，不為不詳。近又有一書，與廣仲文論，此尤詳於前。因龜山中府前章而發，及引易傳大有卦及遺書第二十二卷者，此外蓋已無復可言者矣。然既蒙垂論，反復思之，似亦尚有一說。今請言之。蓋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程子曰：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理之精微，無可得而名，始以至善目之是也。又曰：人之生也，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所謂可以為善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程子曰：繼之者善，此言善者，得繼但謂繼斯道者，其非善也，不可謂善是也。蓋性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脈貫通，初未嘗有不同也。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是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知言固非以性為不善者，竊原其意，蓋欲極其高遠，以言性而不知名言之，反陷性於搖蕩恣肆離離不純之地也。所謂極其高遠，以言性者，以性為未發，以為善已發，而推知夫已發者之流，夫未發者，也。所謂名言之失者，不察乎至善之本然，而極其善而已發也。所謂反陷性於搖蕩恣肆離離不純之地者，既於未發之前，除卻善字，即此性字，便無善實道理，只成一箇虛虛物，隨善隨惡，無所不為，所以有發而中節，然後為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惡之說。又有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己之說，是皆公都子所問，皆子所買，而孟子所闢者，已非所以言性矣。又其甚者，至謂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則是謂本性之中，已有此人欲也。尤為善理，不可不察。竊意此等偶出於前輩一時之言，非其終身所守不可易之定論。今既未敢遽改，則與其爭之，而愈失聖賢之意，遠義理之實，似不若存而不論之為愈也。知仁之說，亦已累辨之矣。大抵如尊兄之說，則所以知之者甚難，而未必是，而又以知仁為仁，為兩事也。所謂親過知仁，因過而觀，因觀而知，然後即夫知者而謂之仁，其求之也，崎嶇切促，不勝其勞，而其所謂仁者，乃智之端也，非仁之體也。且雖如此，而亦難於求，未有可行之實，又須別求為仁之本，然後可以守之。此所謂知之甚難，而未必是，又以知與為為兩事者也。如蒸之言，則所以知之者，雖淺而便可行，而又以知仁為仁，為一事也。以名義言之，仁特愛之未發者而已。程子所謂仁性也，愛情也。又謂仁性半用也，此可見矣。其所謂豈可專以愛為仁者，特謂不可指情為性，非謂仁之與愛，了無交涉，如天地冠履之不相近也。而或者因之求之大過，便作無限玄妙奇特商量，此所以求之愈工，而失之愈速，知以愛言仁，是以知之端義之用，而指以為仁之體，則執若以愛言仁，豈不失為甚矣之

稍須而可類求也。故故雖謂欲求仁者先當大德且此名德氣象之功與與其為之方。始此其
實下功專固行知以隨其真則所知愈深而所存愈熟矣。此所謂知之甚清則能行又以知與為一
事者也不知今將從其難而二者乎。將從其易而一者乎。以此言之則兩家之得失。可一言而決矣。來教
又謂方論知仁不當兼及不仁。夫觀人之過。而知其愛與厚者之不失為仁。則知彼忍而薄者之決不仁。
如明暗黑白之相形。一舉目而兩得之矣。今乃以為節外生枝。則夫告往來舉一反三。聞一知十者。皆
適所以重得罪於聖人矣。竊謂此章只合依程子尹氏之說。不須別求玄妙反失本指也。直發胸臆。不覺
言之太繁。伏惟高明財擇其中幸甚幸甚。

答呂子約

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
然。蓋操之而存。則只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
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如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
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夫子所論。幾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
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亦豈以此一物。操彼一
物。如圖者之相掉。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
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呂子約

前書所論。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會做得工夫。今若不補填。終成欠闕。卻
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能平。恐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
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
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疑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
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
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來書本語。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
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
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贊於堯
舜。而遂廢。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前書所示中庸詩經。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
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遷固何邪。此則
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禮樂之云。前此只恐未必史遷有此意耳。正使有之。乃是狹
隘樂動化之權。以為智力把持之用。學者所以謹於毫釐之差。而懼其有千里之繆者。正為此耳。今不之
察。而遂指人欲為理。吾恐其不止於議論之小失。而且為心術之大害也。阡陌二字。豈前說亦未是。當如
風俗通後說。乃為得之。蓋阡陌之為言千也。陌之為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於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

從。即所謂南北之阡陌。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即所謂東西之阡陌。蓋二字名義。本以夫
畝之數得之。決是井田舊制所本有。若曰。秦始為之。則決裂二字。牽強說合。費氣力而無文理。且井田既
有徑畝之制。而秦人去之。則又何必更取東西南北之正。以為阡陌。然後可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哉。
此細事不足辨。或恐有助於古今事變之學耳。徵錄新書。近方看得數卷。大抵是用長編添修。然亦有不
盡處。長編亦據曾布。蔡絛為多。此二書雖無狀。然亦見其不可掩者。禍敗之聲。豈偶然哉。誠之令人憤鬱。
殊損道心也。同父事解後。得書亦甚。慨前此蓋已作書慰勞之。勸其因此一洗舊轍。飲就繩墨。若能相
信。失馬卻未必不為福耳。此事向來朋友長其辯博。不究其是非。而信其說。遂無一言。及於徹戒切。繼
之意。所以使渠至此。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子約既敬之。於此恐不可不盡情也。叔晦必且家居待除象
先皇身之說。恐是且欲揚此虛聲。以避守高之嫌。然亦不必如此也。季和問亦不為久計。相見勸其早歸。
亦是一事。與御書歸心。悉兄教誨。與他人不同也。誠之恐難說。蓋本是氣質有病。又被杜撰打勞作。讓
了。論其好處。卻自可惜也。悉兄文字。狀子已投之當路。如醉如夢。面前事向不能管得。何可望以此等。但
近日百怪競出。不可禁遏。又甚於前此。既無可奈何。但當修其本以勝之。早為收拾平生文字。訓說之略
成書。而可傳者。著為篇目。而公傳道之。則彼託真售偽者。將不然而自息矣。若但築堤壅水。決無可救之
理也。

答呂子約

聞後來有來依講席者。學之功。交相助。政自不惡。但所論經指。頗覺支蔓。如云維清一篇。又周禮之
所寓。此等議論。又支蔓之尤甚者。只似時文。如此。即我將亦周禮之所寓矣。太皞皋陶之祀。一旦廢絕。固
足以見世衰道喪之徵。然其未泯。則於世道。卻未嘗大有所扶助。如胡致堂兄弟。極論關雎。專美后妃之
不妒忌。而以獨孤亡隋為證。熹嘗論之。以為妒忌之禍。固足以破家滅國。而不妒忌之美。未足以建極興
邦也。此等處。恐皆是道理太多。隨語生解。要須濳除。令胸次虛明直截。然後真箇道理。方始流行。不至似
此支蔓勞攘。徒為心害。有損無益也。詩說鄙意。雖未必是。然看子約議論如此。自是無緣得契合。更請打
併了此一落案。後看。卻須有會心處也。

答呂子約

代語之論。甚善。安為此語。今已是十餘年。每以告人。無領略者。今乃得子約書。知其為切要之語。始有分
付處也。但前日張富歸所書。所論或問中語。卻似未安。請且自反於心。分別未發已發界分。令分明。卻
將册子上所說。來看。還是如此否。自心下看得未明。便將眾說回互。恐轉生迷惑。斷置不下也。且如子
約平生。還曾其耳無聞。目無見。時節否。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即其升降。與皆不能知其時節之
所宜。雖其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矣。故前旋鞋續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
意。非謂奉祀時。都無聞見也。所謂王乃在中。尤無交際。讀在是。如此支蔓。况又平居無事之時乎。故
程子云。若無事時。耳須聞。目須見。既云耳須聞。目須見。則與前項所答已不同矣。又安得曲為之說。而強

使爲一義乎。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爲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僅一點偏主強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答呂子約

所示四條。其前二義。雖有小差。然猶不至難辨。各已略報去矣。至於未發浩氣二義。則皆雜亂膠糝。不可爬梳。恐非一朝之辨所能決。本欲置而不論。以俟賢者之自悟。又恐安於舊說。未肯致疑。不免略啓其端。千萬虛心垂聽。不可一向支蔓固執。只要彌縫前人闕悞。不知卻礙自家端的見處也。蓋今所論雖累數百言之多。然於中庸但欲守程門闢者之說。謂未發時耳無聞目無見而已。於浩氣之說。但欲謂此氣元無配合道義而成。無道義則氣爲之假而已。其他援引之失。皆緣此文以生異義。自爲繁冗。若一一究析。往復不已。則其說愈繁。其義愈出。而未必有益。故今奉勸。不若只取子思孟子之言。虛心平看。且勿遽增他說。只以訓詁字義。隨句略解。然後反求諸心。以驗其本體之實爲如何。則其是非可以立判。若更疑著。則請復詳論之。夫未發已發子思之言。已自明白。程子數條。引寂然感通者。皆與子思本指符合。更相發明。但答呂與叔之間。偶有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一言之失。而隨即自謂未嘗亦無可疑。至遺書中。纔思即是已發一句。則又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爲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復可以有加矣。問者不能言下領略。切已思惟。只管要說向前去。遂有無聞無見之間。據此所問之不切。與程子平日接人之嚴。當時正合不答。不知何故。卻引惹他。致他如此紀錄。前後差舛。都無理會。後來讀者。若未敢便以爲非。且合存而不論。今卻據守其說。字字推詳。以爲定論。不信程子手書。此固未嘗之言。而事信他人所記。自相矛盾之說。強以已發之名。侵過未發之實。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其謬誤。又不難曉。故或問中。纔發其端。今既不信。而復有此紛紛之論。則請更以心思耳聞目見三事較之。以見其地位時節之不同。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爲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心之有思。乃與耳之有聽。目之有視。爲一等時節。一有此則不得爲未發。故程子以有思爲已發。則可。而記者以無見無聞爲未發。則不可。若苦未信。則請更以程子之言證之。如稱許渤持敬。而注其下云。易嘗有如此聖人。又每力詆坐禪入定之非。此言皆何謂邪。若必以未發之時。無所見聞。則又安可譏許渤而非入定哉。此未發已發之辨也。若氣配道義。則孟子之意。不過曰。此氣能配道義。若無此氣。則其體有不充而然耳。此其氣主向背。條理分合。略無可疑。但纔通文理之人。無先入偏滯之說。以亂其胸次。則虛心平氣而讀之。無不曉會。若反諸身而驗之。則氣主乎身者也。道義主乎心者也。氣形而下者也。道義形而上者也。雖其分之不同。然非謂氣在身中。而道義在皮外也。又何嫌於此配彼。而爲崎嶇語曲。以爲之說曰。道義本存乎血氣。但無道義。則此氣便假而止。爲血氣之私。故必配義與道。然後能浩然無假乎。語勢不順。語字太多。不知有何憑據。見得如此。若果如此。則孟子於此。當別有穩字。以盡此意之曲折。不當下一配字。

以離二者合一之本形。而又以氣爲主。以倒二者賓客之常勢也。且其上既言其爲氣也。以發語。而其下復言無是假也。以承之。則所謂是者。固指此氣而言。若無此氣。則體有不充而然矣。若如來論。以是爲指道義而言。若無此道義。即氣爲之假。則孟子於此。亦當別下數語。以盡此意之曲折。又不當如此倒其文而反其義。以疑後之讀者。如今之云也。且若如此。則其上本末。須說以直養而無害。其下亦不須更說。是集義所生矣。今乃連排三句。只是一意。都無向背彼此之勢。則已甚重複而太繁冗矣。而其中間一句。又如此其暗昧而不分明。如此其散緩而無筋骨。依以誦說。使人迷悶。如口含膠漆。不可吞吐。竊意孟子胸中明快洒落。其發於言語者。必不至於如此之猥褻而紕繆也。又況來論。已指無是而假者。爲浩氣於前矣。其後又謂無道義則氣爲之假。而但爲血氣之私。不亦自相矛盾之甚邪。若程子之言。則如以金爲器。積土爲山之喻。皆有所不能使人無疑者。來論雖亦不敢據以爲說。然其所慮恐爲二物者。亦程子之常言。今又不察其施安之所當。而冒取以置於此也。其他分別血氣浩氣小體大體。皆非孟子正意。而妄爲離合。卻自置於二物之嫌。原其所以。只因配義與道一句。不肯依文解義。著實平說。故須從頭便作如此手勢翻弄。乃可以逶遲遷就。委曲附會。而求其通耳。孟子言無善其氣而釋之曰。氣體之充。又言其爲氣也。而指之曰。無是假也。是數語者。首尾相應。表裏相貫。所指者正一物耳。今必以無善者爲血氣。而其爲氣者爲指無。而又恐見二物之說。故又爲之說曰。浩氣不離乎血氣。始爲指道義。而指道義者。皆非孟子之本意也。今亦不暇悉數。以陷於來論之覆轍。然只如此說。已覺不勝其冗矣。幸深思之。且以自己分上。明理致知爲急。不須汲汲以救護前輩爲事。蓋其言之得失。白黑判然。已不可揜。救之無及。又况自家身心義理。不曾分明。正如方在水中。未能自拔。又何暇救他人之溺乎。但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爲太極。此卻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本叩。若以未發爲太極。則已發爲無極邪。若謂純坤不得爲未發。則宜以何卦爲未發邪。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胸虛明淨潔。卻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放。令有去著。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爲然。則恐不免爲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爲愈。不能如此紛繁強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答呂子約

張元德訓道爲行。固爲疏闊。子約非之是也。然其所說行字。亦不爲全無來歷。今不就此與之剖析。而別引程子沖漠氣象者。以告之。故覺得有墮於窳冥恍惚之病。程子所說乃因對義而言。故自有時著而不爲所而所以破其說者。又似彼東我西。不相領略。此乃吾之所見。自未透徹。未免慮度籠罩。而強言之。所以支離浮汎。而不能有所發明也。若如鄙意。則道之得名。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元德直以訓行。則固不可常時若但以當行之路答之。則因彼之說。發吾之意。而沖漠之云。亦自通貫矣。今且以來示所引一陰一陽。君臣父子。形而上下。沖漠氣象等說。合而析之。則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雜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即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沖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

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概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天下達道五而道之用也元德所云道不能以自行以下自無病而答語卻說開了其說自是好語但答他不著而今更爲下一語云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且試屏去他說而只以此二句推之若果見得分明則其他說亦自通貫而無所遺也

答王子合

示喻曲折具隱所謂但區區之意初見彼開風俗鄙陋汗濁上不知有禮法下不知有條禁其細民無知猶或可憐而號爲士子者恃強挾詐靡所不爲其可疾爲尤甚故於此輩苟得其情則必痛治之蓋惟恐其不嚴而無以警動於愚俗至於廉退好修之士柔良饒寡之民則未嘗以此加之也細民藉藉不知此意妄生恐懼而彼爲士者亦何遽至畏縮而不敢來相見乎若果有之即是其見識不高趨向凡下無以異於愚民爲政者亦安能每人而悅之哉至如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蓋驅田里之民使之隨官荷春持插揭竿引繩以奔走於山林田畝之間豈若其杜門安坐飽食而嬉之爲逸哉但以爲若不爲此則貧民受害無有已時故忍而爲之庶其一勞而永逸耳若一恤此必待其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而可行矣且如此間紹興年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之中是時固目見之亦以爲非所當行但訖事之後田稅均齊里閭安靖公私皆享其利遂無一人以爲非者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但惜乎此事未及下手而上下共以私意爲之使人預憂其擾而不見其利此則非寡之罪而當世自有任其責者尙何言哉然當時若更施行則其擾不但土封而已不知嗚呼又復如何也若使指土封爲擾而謂經界之不善則如子合者亦未究此利害也桂林之行亦引此自列然後得免後世常有知此心者耳新學既成氣象開豁但願自今以往游其間者亦各放開心胸莫作舊時卑汗暗昧見識乃爲佳耳

答陳庸仲

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見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剷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誠背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少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答周舜弼

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單進強敵只得盡力奮死向前而已尙何間哉

答項平父

所論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忘平日所論卻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連蓋不肯放下而終自學雖於義理上不致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趙然道

足下求官得官今所從官又去親庭不遠足以往來奉養君親之義爲不薄矣今乃無故幡然自謂棄一官如棄涕唾何始慮之不審而乃爲此傲脫之詞耶此鄙拙之所未論也荆門之計聞之慘怛故芻蕘落自爲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論又謂恨不及見其與憲辨論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瞞其僞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弊帚者哉又况賢者之獨理似未甚精其立身似未甚定竊意且當虛心擇善求至當之歸以自善其身自此之外蓋不惟有所不暇而亦非所當預也向有安仁與生書來狂僭無禮嘗以數字答之今覆錄去試一觀之或不爲無補也所論寫孟子字多不暇三大字適完亦未及作然此亦何能有助於學而徒使老者勞於揮染邪

答陳才卿

前書所論方叔所說不同者只是以知覺爲性此是大病後段所謂本然之性一而已矣者亦只是認著此物而言耳本領既差自是不能得合今亦不能枉費言語但要學者見得性與知覺字義不同則於孟子許多說性善處方無窒礙而告子生之謂性所以爲非者乃可見耳才卿所論中庸戒懼謹獨二事甚善但首章之說性或通人物或專以人而言此亦當隨語意看不當如此滯泥也蓋天命之性雖人物所同然聖賢之言本以修爲爲主故且得言人而修爲之功在我爲切故又有以吾爲言者如言上帝降衷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不可謂物不與有孟子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不可謂他人無此浩然之氣也又謂微細之物亦皆有性不可以仁義禮智而言微物之性固無以見其爲仁義禮智然亦何緣見得不是仁義禮智此類亦是察之未精當更思之又謂所謂率性只就人物當體而言卻欲刪去而言之三字此亦誤矣道只是性之流行分別處非是以人率性而爲此道也謝氏天地不怨之論所說亦未嘗凡此之類有本不須致疑者但且虛心反復當自見得不必如此橫生辯難枉費詞說也

答余正叔

示諭已悉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眩難提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眩難提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其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舊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

此剖折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讓。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爲助。正如程子所謂敬讓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兩處。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前日三詩。首篇計功。程字是大病根。而其中亦未見得實用功得力之處。後二篇亦未見踐言之效。只成虛說。尤犯聖門大禁。大概皆是平日對塔說相輪。慣了意思。致得如此。須是勇猛決烈。實下工夫。力救此病。不可似前泛泛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余正叔

示論日用工夫。甚副所望。然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一向專謀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是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發覺。久遠須得力。隔千萬且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說爾。

答袁機仲

竊數日病中。方得細釋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願命繁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戰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其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繁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山。初無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閒。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繁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論又謂。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謂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爲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必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之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奇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而後。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神神矣。爲一節。是論大衍之說。自天一至地十。卻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爲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開闕。差錯不相連接。外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蓋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之不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反復來論。於茲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說。至生第三五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爲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偶。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

來論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爲二奇二偶。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爲八畫。此亦是於熒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偶。緣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是以分而爲四。而初畫之一奇一偶。亦隨之而分爲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髓。全在此處。不敢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論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爲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掛扚四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爲後世之臆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爲兩儀。而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爲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有指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蓋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袁機仲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貫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一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象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此。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二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下十六卦。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右上下十六卦。第二爻。少陽太陽。其分做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而三之半。則生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下十六卦。第三爻。少陽太陽。其分做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奇一偶。而爲長爲坤。太陽之上。交於太陽。爲下。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兌。少陽之上。交於少陰之下。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離。震。少陰之下。交於少陽之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坎。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坤一偶。今分爲八卦。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坤生於二。大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三。故爲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同。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

六爻而下五爻亦分爲六十四爻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極分亦爲六十四矣其數雖遠不約而會如符節不遠而實正是易之妙處此來數所引邵氏先生說也今子細辨析奉皇幸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遠可輕議也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疑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見得聖人作易根原直截分明卻不如且看卷首橫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疑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揆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作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蓋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卻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爲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未有畫時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論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卽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爲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畫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又旋割學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邪來論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洩高明伏幸財察

答袁機仲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

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僞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臆斷之者也竊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說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爲僞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經證驗之非也而直欲以臆度臆斷之此豈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往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爲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議於門不味其腹而較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僞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置此而於茲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固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歡喜處而圖之真僞將不辨而自明矣

來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其焉文王之易卽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川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

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爲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

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爲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別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大小分之者專於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劫過擇之數以合焉非是原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論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說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邪出於後世邪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爲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竊之想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續也來論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不可曉然想不深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備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

重卦之由不俱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惟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遂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畫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畫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畫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五條節意頗復除蘊矣。然此非惡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時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經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開者初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得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更顯高明。毋以為惡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也。玩之久熟。渙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中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普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答袁機仲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熹固已深曉。不待諄諄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紛。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後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後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遠總知。良遠總知。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閱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納整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與魏應仲元原字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看史數版。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論議精密。與論數過。為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幽莽。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冊子。逐日鈔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誦知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暗晦。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意。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輕。以害德行。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每句休日。將一句內。許溫習數遍。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肯似。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以為安風俗所

以既濟。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壞。而不可於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開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慕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貶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愛世之志。然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反輕。如孟子之所說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友者。夙夜講明。勤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為。切切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為館閣時。上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論諫事讀之。已而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國公之誄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失。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失數公者。自慙。是以一啜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撫州。撫臨近甸。而裏之里。閑交游。適有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靈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微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侏。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以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視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冀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而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而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而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所守。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其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哉之。往者明公在。慶成都在。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比來時通問否。此公函。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足

以自道。昨皆一至湖。出資交游。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收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學。之誠。伏惟照察。

答呂伯恭

示論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願其開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豈雖甚。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放廢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說。經聖聖。肆為異說。而不苦以爲非。則如蒸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爲極言。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者。蒸亦何苦而讓讓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以空寂矣。蒸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詔武異處。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修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以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論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在丈亦有此說。蒸竊以爲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蒸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閒。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荷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漸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尙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策議。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論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遠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爲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可得所。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徒然橫卻箇所以然者在胸中。其實卻無端的工作工夫處。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汪尚書

蒸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憲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旨。豈微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蒸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蒸雖至愚。荷明公於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蒸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蒸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蒸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體。語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放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蒸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熱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願使之遠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諱。而直譴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蒸亦何待而敢來哉。蓋蒸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蒸謝陳公。蒸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朝之罪。而隨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蒸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變言事之不效。往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尙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蒸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且夕即上告歸之請。蒸竊感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層層往來之說也。恩意卻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蒸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雖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宜。

與魏參政書

蒸竊隨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命。音。祗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蒸之幸也。抑又有以聞於下執事者。蒸自幼愚昧。本無官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無所措。加以憂患。志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摺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遂隊而趨耶。則盛明之且。多士盈庭。所少者非蒸等輩也。使之強顏荷祿。以肥妻子耶。則蒸於饑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蒸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山後之說。則權倖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頓首。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開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以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竊道不知所為然竊
 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
 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竊謂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同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
 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讀誦道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
 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聞懇辭召
 命反誤寵擢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
 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辭雖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
 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逼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變
 不然者竊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竊之狷介迂疏不能俯仰世俗固已開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
 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
 買受則竊主之閒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竊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讀之矣又況今
 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
 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敵縱輿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竊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
 所改之官而有所授竊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避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
 靡士大夫倚託欺誣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洗耳而竊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竊
 雖不肯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竊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
 言懇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為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遠素心
 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竊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
 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竊前日所報大參
 書恩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明公也必若成命已
 行不欲追疑則願因其請免復界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為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棄之
 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逼切首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於察

答潘謙之

所謂心性分別不知後來見得如何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
 也以智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知是非而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為是非者心
 也此處分別只在毫釐之間精以察之乃可見耳愛恭宜別喜怒哀樂皆情也以前說推之可以三隅反

答符舜功

嘗謂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已知者非敬無以守若曰先知大體而後敬以守
 之則夫不敬之人其心顛倒擾亂之不暇亦將何以察夫大體而知之耶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病處蓋不先其在己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
 不甚得力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概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他人亦多馳騁於外吾人當識其好
 處而略其所偏也聞渠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
 及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
 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所論易大槪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
 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
 之占耳若使著箇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庶人坐在裏面便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
 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卻不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曰公會看盤棋課否易之
 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耶此錯認了話頭也試思之

答林正卿

季通云亡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過遠遠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卻甚了了區處付屬皆
 有條理亦聞進學不倦之意甚幸甚幸但春秋之說向日亦嘗有意而病於經文之太略諸說之太煩且
 其前後低語非一是以不敢妄為必通之計而始少緩之然今老矣竟亦未敢再讀也來論以為他處皆
 可執其一說以為據獨即位之說為難通恐恐其所執之說未必聖人之真意而非獨即位之說為無據
 也若只欲為場屋計則始取其近似而不害理者用之若欲真實為學則不若即他書之易知者而求之
 庶明白而不差也

答李元翰

元翰前日說得極近似今看所示又說開了蓋前日所說尤非實見故把握不定又會走作爾如前日云
 存得此心即使便是仁此句甚好但下面說合於心者行之不合於心者勿為又說從義上去了不干仁事
 矣今所寫來者乃先存得此心一句便只說合於心者行之云云卻是全說不符也今且只以孟子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兩句看來便見仁義之別蓋仁是此心之德義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禮亦只是
 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爾未說到行處也縱說合於心者云云則便從過義人路底界分矣然義之所
 以能行卻得仁之用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無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
 能審足強人意也所示中庸疑義略此條析本報大率朋友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
 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脈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

定。蓋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為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答曹元可

示論為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為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為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歸來只有數本。皆為知識持去。不得納呈。然彼開相去不遠。自可致之。不難也。讀之有得。復以見教千萬之望。

答龔惟微

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事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爾其他所論未穩者多。但先看此一節。久之自見得也。

答方履之

杜門讀書。謝去場屋。自計已決。夫復何言。遂聞高風。第劇歎尚。但所謂難者。過之不復致疑。此則汎汎悠悠。恐不得力。目前雖似無事。向後無歸宿處。茫然如未始學者。則恐不免卻有多事之累也。平生見朋輩。閒好資質。而似此者多矣。私心嘗竊深歎惜之。故不願賢者之為之也。因使寓書。并此奉晚。幸試思之。以為如何也。

答方若水

龍巖之行。若問得實。使無罪者不以冤死。而有罪者無所逃刑。此非細事也。靜退之說亦甚善。但今亦未是教人求退。只是要得依本分。謙卑不敢自矜。以求進耳。然亦須是讀書窮理。使方寸之間。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心。不惟不得說著求字。亦不可說著不求字。方是真能自守不求人知也。

答方子實

昨者經由幸獲一見。別又數月。豈勝馳情。令叔來。承書獲審。比日秋冷。德履佳勝。為慰。蘇比幸。雖道無足言。長泰令兄幸得同事。相去不遠。亦時相見也。跋語殊犯不韙。更勤刻畫。為愧。深耳。示論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無適之適。訓之訓。往而讀如字。論語無適之適。訓專訓主。而說如的。其言義皆不同。不當以此而明彼。細考之。可見程子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驚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驚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程成甫

熹服膺二先生之教。有年矣。雖幸得誦其詩。讀其書。然猶以未得識其子孫為恨。茲適辱書。欣感無量。日承敘述。世次行治之詳。使得聞之。又歎大賢之後。中間留落不偶。至於如此。甚者。遂至淪陷。隔絕而無聞。獨幸賢者於此。乃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問學之傳。猶足以自慰也。今郡博士。又能屈致以為學校之重。其所以望於賢者。豈不欲其服先生之服。誦先生之言。行先生之行。以警勸其學者。而勉勵之哉。荷意之勤。敢申其說。以致區區之意。惟左右者念之。

答章季思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泐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閒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所論別紙奉報。幸更思之。有所未安。復以見告。講論不厭精審。方見義理之真。然亦須是虛心平氣。方能精審。若以一時蠱淺之見。使自主張。即無由有進處也。

答輔漢卿

近況如何。既失楊館之期。後來別有相聚處否。讀書既有味。想見自住不得。近看舊作諸書。其間有說未透處。見此略加刊削。深覺義理之無窮也。

答余正叔

燕一出無補。幸已還家。又幸奉祠。遂請。且得杜門休息。閒讀舊書。雖憂養之心。不敢萌忘。然疏遠之分。亦不敢不安。何也。別後讀書觀理。復增勝否。燕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之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需舉力鑽研。死而後已耳。

答應仁仲

大學中庸。歷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幾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答應仁仲

久不聞問。辱書為慰。信後清和。恐惟求志從容。尊履多福。如聞亦苦目疾。莫不至甚妨事否。燕則左目全盲。右亦漸不見物矣。來日幾何。學不加益。而罪戾日開。未知明者何以警策之也。惠許來訪。固所幸願。願見慰之意。有所不敢承耳。何時披晤。以此區區。更祈珍衛。副此真禱。

答傅子淵

示論所以取舍於前日之論者。甚悉。率爾之言。固不能保其無病。然道體規模。功夫節目。只是一理。是則俱是。非則俱非。不容作兩種商量。去彼取此也。暇日平心定氣。試一思之。或有以變化氣質。而救一偏之

弊。則於成已成物之際。未必無小補耳。

答傅子淵

示論所得日益高妙。非復愚昧所能窺測。但願更於小心密察處。稍加留意焉。則所謂主敬窮理者。殆亦緝
照光明之所不可已者。而初亦不在渙然心論者之外也。包黃諸君。各精進損去舊習甚善。但恐似此一
向掠虛。則又是改換名目也。超宗遠來。殊未有以副其意者。卻似於已分著實處。未知用力。又與諸兄
大相反也。已論其就彼商址。雖稍過於簡約。亦無害耳。

答郭希呂

知誠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博觀而審取之。凡一
言一句。有益於己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徑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葛錦之類。更著宋字亦佳。伯謨
亦已報去矣。大抵石長即以十字為兩行。石短則以九字為三行。隨事之宜可也。

示論

示論縷縷備悉。然所謂收心正心。不是要得漠然無思念。只是要得常自覺。思所當思。而不悖於義理
耳。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功。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
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即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為
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答吳宜之

所論為學之功。若如所言。則是大段勇猛精進。非復昔人矣。愛前後屢聞此言。而及至相見。則性情態度
宛然只是舊人。元未有毫髮改變。則今日之云。鄙意固有所未敢信也。且不惟所說之病。不會去。而省已
處。發言輕易之病。又更增長。以此為學。所謂卻行而求前也。

答吳宜之

觀來書所論他人長短得失。無不精當。但平日所見。所以讀書為學之意。處已接物之方。則甚有不相似
者。豈其務外者多。而反身或闕耶。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願宜之常思此句。念念向裏
就切己處做工夫。他人之長短得失。非吾之所當知也。陳公之賢。固樂聞之。然公私多事。何能及此。新詩
固有佳句。然亦非事之急。況欲投獻求知於人。此蓋外之尤者。不可以不戒。史論正亦未須遽作。且務窮
經觀理。深自涵養。了取自家分上事為佳。

答吳宜之

承書知己為入都計。今想已到矣。但緣身在閑遠。豈能為人婉轉求館求試。若能如此。則親戚聞。如黃直
卿輩。當先為圖得矣。兼平生為學。只學固窮守道一事。朋友所以遠來相問。亦正為此。今若曲徇宜之之
意。相為經營。則是生師之閒。去仁義而懷利以相接矣。豈相尋問學之本意耶。

答吳宜之

所說易說誠是太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撥說過。多著言語。便說殺了。先儒注解。非是
不好。只為皆皆毛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庶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
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

答江夢良

示論學校曲折。甚悉雅志。今時教官。能留意如此者。誠不易得。然更在勉其學業。雖未能深解義理。且得
多讀經史。博通古今。亦是一事。不可只念時文。為目前苟簡之計也。

與方伯謨

昨承枉顧。別避累月。馳向深矣。比日春晚。伏惟侍學增勝。所與處者。為誰。見作何等工夫。有可以見告者。
便中之為幸。最近管一至雲谷。留十餘日。朋友來集。隨分有少講論。大率追正舊說之太高者為多也。
克明德柄。皆未及書。煩為致意。直翁開問否。欲作書亦未暇。俟後便也。濟之有少文字。欲至彼粥之。有可
為鄉導處。幸略為致力。幸甚。長沙人歸未耶。

答張元德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感。讀書切忌貪多。惟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為不熟。
不如種稗。非虛語也。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蚤也。
此閒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
鄙說一字不可易處。政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答張元德

示論欲求未能之意。此固無可如何。但日月侵尋。縱不得親師友。亦須自作工程。潛思默究。令胸中明徹。
見得道理都無疑礙。方是於踐履功夫。有進步處。若只如此悠悠閒過了。誠可惜耳。

答張元德

示論為學之意。似覺未甚果決。專一更宜勉力。科場不遠。想不免分了功夫。然此等得失。真實有命。若信
未及。放不下。亦須且將此字。頓在面前。政使未全得力。亦可減得些小分數。不為無助。夫子所謂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正謂此也。

答張元德

習靜坐以立其本。而於思慮應事。專一以致其用。以此為主一之法如何。
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將地
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閒。自無閒斷處。不須如
此分別也。

答張元德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功夫修得或問故不肯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有思案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答張元德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元不肯著心記當袖釋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歐歐二君後來會相見否此中甚難得人深可憂懼也所望以永斯文之傳者如二三君蓋無幾人也

答甘吉甫

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咏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為人偏氣為物為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卻是推說然意亦通也

答甘吉甫

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樂此以終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矣注中若無此句即此一轉語全無收拾答他聖人問頭不著只如禪家擊拳豎拂之意矣

答林退思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備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為真讀書耳

答王晉輔

為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為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高國權

所論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但讀書亦有次第且取其切於身心者讀之若經理世務商略古今竊恐今日力且未易盡及且少緩之亦未為失也

答吳尉

岳翁書曲折前書已報矣只此便是學問底道理平日所與講論者不過此耳幸思之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官期不遠不審何日定行到官凡百以廉勤愛民為心乃佳

答吳尉

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執事勤謹避夜孜孜如臨淵谷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便使人怠惰放

經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也

答任行市

塵中汨沒墮了人須是忙裏蚤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為庶幾爾潘書亦非所急不知林本意如何當時是韓范二公所編須稍詳備有條理若有筆吏鈔取一本亦佳也

朱子文集卷之五

與留丞相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瀆鈞聽熹衰病餘生不堪從宦茲蒙誤恩守阻勉爾來意謂若幸無他疾痛可以日味歲月然於職事亦不敢不盡其愚前此依準通融減指揮乞免上供罷科茶錢及減無額經總制錢之類以至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意盡言不敢少有顧望前制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指畫蓋已什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誑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依倚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擧畫取其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買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竊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隱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中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版曹亦無異論亦蒙丞相賜書諭意謂必可行茲區區自喜竊謂漳民自此可脫塗炭之苦而慈區區強顏扶病亦不虛為此來矣不幸心勞事拙賦政不平前九月中州境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連及右臂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滿散錫宴之日皆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今雖少能自力扶曳出廳執批批判而病中服藥多是疏利發散之劑精

神氣血衰弱殆盡無復筋力可以支吾。又况所謂能科茶錢無額經總之屬皆久不發開允。經界開亦有
 賜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即是新春。設使便發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至
 於按劾弛慢不度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或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能者。如此使察事復更有顏面。可臨
 吏民。鄙性狎急。不能俯仰。前日所以杜門空山。甘忍窮餓。而不敢有意於仕宦。正以此耳。今年六十有一。
 衰病侵陵。行將就木。乃欲變心從俗。以爲僥倖俸錢祿米之計。不可不羞之甚乎。憤懣無聊。不能自抑。已
 具奏。願干犯天威。乞從罷黜。而并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某官。少賜矜憐。曲加陶鑄。或使復得奉
 祠歸死。則又千萬之幸。而非某之所敢望也。抵冒崇嚴。俯伏俟命。某不任恐懼震栗之至。

與留丞相書

某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某遠守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
 威嚴。已深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爲。某去歲
 之病。乃是宿疾發動。原非染瘴。不知趙帥何故乃爾。具稟致煩軫念。況此邦事簡俗淳。今歲以來。吏民亦
 處相安。又經界已得指揮。若非家有私故。則某非惟義不當去。亦不願舍此僻遠之安。而就繁會之危也。
 幸今已開奉祠之請。既有成命。此蓋丞相察其哀懇。而陶鑄及此。千萬幸甚。雖論調華實。所不當得。然亦
 且得去此。只俟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計差去人。不三數日。會當至此。但今郡中卻有
 二事。不免具狀申奏。其一爲昨來所乞餉免。某稟某已。已覆行下漕司相度。今計郡中自可稽辦。只乞降
 旨約束官吏。不得沿此爲名。似前科擾。不敢更煩。獨免應。而所乞除減無額一項。五千緡者。即乞特詔
 有司。便與施行。庶爲一郡久遠之利。其一爲漳浦高知縣登。忠言直節。不幸既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與
 錄其家。二事皆乞丞相留意開陳。得從所請。千萬幸甚。雖當去此。而惟君相所以道之。此來之意。似非偶
 然。欲圖以報萬分者。是以於此有所不能忘懷。其他預細。亦有合因革者。然其事在州郡。而不在于朝廷。又
 不敢以煩鈞聽也。其他至如經界一事。若非丞相力賜主張。則浮議動搖。其能久矣。茲者又蒙垂諭。諄悉
 尤切。感歎。此事貧民所欲。而富者不願。理勢甚明。似不難曉。而某言督勸。略查萬端。則不惟愚者惑之。而
 賢且智者。亦或不免。此可怪也。然此邦之人。富者尙少。其力能阻礙。而得圖說於前者。亦不甚多。某之所
 憂。獨恐溫陵富室既多。其開豈無出入門牆之下。承賄賂之恩者。必將巧爲詞說。乘間伺隙。以濟其私。竊
 願高明審加察焉。使此邦之積不敗於將成。則泉汀以次。悉蒙其利。而三州之境。窮苦無告之民。無不咸
 戴生死骨肉之恩矣。昨來陳憲委官來此。商度因令行視田野。汀之行賈。聞之驚喜。相率拜其車下。問此
 法何時可及吾州。此可以見夫人之真情矣。而必爲說以敗之。而圖自利。其亦不仁也哉。往時有閩門舍
 人林宗臣者。亦丞相之邑子。嘗因奏對。論及此事。其言憤激痛切。蓋有所指。今泉之貧民。處士。人人能誦
 道之。公議良心。不可泯沒。彼沮之者。說不出此。子孫決不乞食。獨何必過爲之慮。而蒙此詭語於其身耶。是
 可欺已。惟丞相懷念有以反之。此又自爲門下之計。而非獨爲三州貧民計也。竊又蒙垂諭。諄以士大夫
 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某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精神。而古之惡朋黨。而欲

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
 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某竊
 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愛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
 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某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
 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于者。未能有以服天下
 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詭賊。常若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
 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放爲迷亂昏錯之態。以圖柔之。反使之氣益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
 輕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
 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
 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虛。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某不勝
 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實且忠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其
 國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
 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
 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某雖荷知獎。而未遂增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勸。似不爲無可取者。是
 以輒空胸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宥。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
 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某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會世俗之所尙。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
 非而命耳提之所及也。某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
 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
 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躁等。好
 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
 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
 在多石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緣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酒
 禮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候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與留丞相書

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某昨者人還。伏奉省劄。諭以聖恩。懷借。不許終辭之旨。又
 蒙鈞慈。加賜手教。所以開曉尤極懇至。伏讀再三。仰體吾君吾相委曲。容憐之意。如此其厚。謹已齋戒。祇
 拜告命。奉表稱謝矣。竊未嘗有一日掃蕩之勢於門下。而丞相以知獎優異。不在衆人之後。願今精神耗

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為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莫不享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莫見不平蕩蕩之風則我病之軀老死丘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丞相雖欲率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竊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瞻望門牆無由伏謁伏乞以時為國千萬自重竊至懇至禱死罪死罪

與留丞相書

竊區區賤態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惟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威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復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隙已足為患況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猶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一般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為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開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為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為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為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為慮而輕為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釣敵之常勢言之耳況今親疏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逆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據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要衝凡一舉一擧皆足以為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為之挾持簡牘通內外以助其勢而吾乃兀然孤居孑然特立絕無蟻蟻蟻子之援可與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消言路其可望以為公道之助者不能留之踵步之閒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為主而我方為客彼方為刀而我方為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為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徧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以能害己則便一睨目而擊吹四起使來者咸未及門至者咸未及席而已猖獗倉皇奔逃四出矣向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為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豈聞便無異論乎胡不親於鄭尚書王著作孫司業之遂去而不留袁溫州之已除而中疑此皆誰實為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換心益危慮患益深而為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人先射馬擒賊當擒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劭端初除抗論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竊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除求學士大夫之有誠慮氣節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留於其間然後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為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竊竊危之而未敢以為喜也矧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其明察之抑天下之事固多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為甚危然乘隙疾攻正在此時投機之會聞不容息惟丞相深計而圖之則不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竊死罪死罪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翰尚留上體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竊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竊欺不為不盡而未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樹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為易而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為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為如何數日道閒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與趙尚書書

竊以仲春之月氣候暄和伏惟茂對明恩神人協相台候起居萬福茲者竊聞榮被追詔入長天官夫以尚書望實之隆宜在廟堂參斷國論之日久矣去歲入朝登用在即而抗論極言不以利害之私少有回屈士論益以歸重而深恨其不少留也乃今幸甚天啓聖心召還故官是蓋將授以政無可疑者有議傳聞交相慶賀蓋不獨為門下之私喜也然今日之事蓋有甚難於為力者不審相公何以處之竊計雅懷於其大者素有定論不待愚者之言矣惟其小者之一二區區鄙懷竊有所疑於平日輒忘僭易而一言之惟高明之垂聽焉蓋天下之事決非一人之聰明才力所能獨運是以古之君子雖其德業智謀足以有為而未嘗不博求人才以自裨益方其未用而收買門牆勸獎成就已不勝其衆是以至於常用之日推挽成就布之列位而無事之不就也今日明公之立朝不為不久而未聞天下有卓然可用之才出於門牆之下自頃出臨藩服而始得觀於進退官屬之際則見明公之所與者率多碌碌凡庸唯時伺伺以希寸進之流未有以職修事舉為衆所稱以為當舉而得之者也而況於其舉行禮器真有大過於人者乎今者進位以輔相之列則所資於天下之才者益衆而所進退於天下之才者益重若但以前日進退官屬之尺度取之則竊恐天下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有未厭也時事如此之難明公之任如此之重而所以求助者如此之狹竊雖至愚猶竊為明公慮之而矧知有素不敢不及此而一言也伏惟寬宏恕其狂易試加察焉末山趨拜履馬伏乞以時為國自重

答汪尚書

竊茲者某日侍行得以親炙竊惟道純備固非淺陋所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

感焉。蓋推是心以往，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閣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拳拳。每以儒釋邪正之辨，說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輕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開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自為一事，不盡精探其理之所自來，卻謂別有向上一著。與此兩不相關。此非和境，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者，實則此患亡矣。之既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久，各有淺深，非有頓悟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則紙錄其後，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惛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不可謂之悟，然其亦必不詳者矣。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散，虛度歲月，而復俟耳。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事煩毋略，事下毋高，事淺毋深，事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遇然超絕不可及者，而難微之閒，毫釐畢察。醜醉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雖言至此，亦可謂繼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為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理幽深，道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誠淫邪道，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謹將復思而請益焉。

答汪尚書

竊不揆愚鄙，妄陳鄙見，伏冀高明垂賜，賜答。反復玩味，欽佩無忘。然有所疑，敢不自疏。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論，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為如此，而不免於論背者。何哉。以彼之為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為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繁，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微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滋竊恨其未暇也。若易必以可憫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閒，相去遠矣。如鳥啄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而未有謂不可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又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竊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司馬

歐陽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曾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非惡其如此，特如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感樂。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誹詆。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如易說性命陰陽者，人心道心，古史之中一性善老子之道器中和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蘇氏此等議論，不可不察。且據論語則東坡之論見歸實子由之論，皆以利害言之也。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概，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歎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諸說，多出私意。雜佛老而言之。性命之說尤可笑。蓋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梗概矣。論事實則尚權謀，如借貸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衍浮華，忘本質，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若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想然而無言也。山與中韓說，數段為蘇氏發也。當時固已慮此矣。蘇氏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山所論免黨時，乃其所以為說耳。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說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紛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閒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狂妄僭率，極言至此，恐閣下未以為然。胡不取蔡前所陳者，數書之說而觀之也。以閣下之明，秉天理以格人，欲據正道以黜異端，彼亦將何所遁其情哉。竊之愚昧，豈不知其力之不足，所以慨然發憤而不能已。亦決於此而已矣。天下豈有二道哉。受學之語，見於呂與叔所記。二先生語中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故據以為說。從游蓋所尊敬，而不為師弟子之辭。故范內翰之於二先生，胡文定之於三君子，皆皆用此字。但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然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莊於溫公，橫渠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讓名教而不首者，又有間矣。因論康節及此，并以求教。

答汪尚書

別紙詳論良荷不鄙。自頃致書之後。方竊悚懼。以俟詔詞。豈意高明不以爲罪。而虛受之。此真竊所敬服。歎慕而不能已者。幸甚幸甚。然所謂一字之失者。推其所自來。究其所終極。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更望少留意焉。則竊之願也。謙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敢不承命而改焉。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周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鄒子。其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蘇前日所陳。乃論其學。不至而流於僻淫邪通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開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蘊。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李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誦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子以邪攻邪。是東瀛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竊竊聞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初亦豈無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者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豈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或。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惜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闕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利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故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衛。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僻起。辨論不從。非敢自謂工詞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與汪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

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僻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觀之。愚見如此。竊竊告。終不能移也。又竊論及二程之於謙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謙溪不可證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雖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證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謙溪甚淺。如呂氏輩。雖謂記其管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爲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近林黃中自九江寄其所撰祠堂記文。極論謙字邊旁。以爲害道。尤可駭歎。而通書之後。次序不倫。載蒲宗孟銘銘全文。爲害又甚。以書曉之。度未易入。見謀於此。別爲敘次。而刊之。恐卻不難辨也。春陵記文。亦不可解。此道之衰。未有甚於今日。奈何奈何。

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開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敬幸。第願淺陋。不足以當旉掖之勤。茲爲愧懼耳。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做。遂非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做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則近管思之。前此看得大段。固若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口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畫而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榷。嘗竊私記其說。見此鈔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糊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別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安論平易。踏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惶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竊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蘊蓄心。優柔歷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態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遺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實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非言語態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為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如乃先自察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偶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彼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得者，適足為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案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辨釋氏，以為必關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考其言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啻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

蒙示及答胡彪二書，呂氏中庸辨，發明親切，警悟多矣。然有未論，敢條其所以而請於左右。答廣仲書，切中學者之病，然愚意竊謂此病，正坐平時獨理未明，涵養未熟，以故事物之來，無以應之。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似更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為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者，皆謂此也。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為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且如釋氏擊拳豎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為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為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又謂心無時不虛，豈以為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得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既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耳，似不為識此心發也。若能常操而存，即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今也必曰：動處求之，則是有意求免乎靜之一偏，而不知其反倚乎動之一偏也。然能常操而存者，亦是顏子地位以上人，方可言此。今又曰：識得使能守得，則侯亦恐其言之易也。明道先生曰：既能體之而樂，則亦不思不能守，須如此而言，方是操不徹，絕無漏無病敗耳。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為運用處求之，正釋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實之不深，而發之太濤，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為不欲其如此耳。愚慮及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

蕭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愁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閒，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閒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竊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竊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常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靜涵，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發，竊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謝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助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違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意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竊向來，雖有是語，今者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後，則亦未得為靜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

不離而後為無濬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事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存意以為如何。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自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訓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蕪所欲整理文字。頭緒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有遠役。念未始一日去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言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紹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所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悞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加刑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筮則吉田獲三龜。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等子天子。只是卜朝則吉。則吉則禮。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侯。運國只是卜運國則吉。利用侯。只是卜侯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成就也。不審存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其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變矣。詳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即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

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閒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豈卻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卻性字矣。記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靜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指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遐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論。信後暑雨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茲親旁。竊遺未有寸言者。伏蒙教論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然。請舉其詞。以求正於左右。茲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為有二。則慈之言。亦非謂忠恕為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為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為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為不一也。蓋曾子專為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子思專為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為二。然核其所以為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茲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茲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為蟲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閒。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蟲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程二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願慈之思。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倘覺毋疑。為望時序。向熱。伏乞為道保重。以須還召。區區不勝大願。不備。

答呂伯恭

自頃謀歸。即無暇。春間而辱書至三四。感慰不可言。茲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弊。學業荒廢。既往之悔。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遂有江西之命。又侯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思。又苦人事紛冗。老幼病患。未能有好況。然大概已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中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略加修訂。稍覺勝前。計他書亦須如此。義理無窮。知

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尚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蓋因與此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欲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蓋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竟窮也。來論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曾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論陳正已，亦其所阿以為溺於禪者。渠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從捉摸。從上聖賢，無此樣做。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倘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未即承教，引領馳情，切冀厚自重，以幸斯人。

答趙尚書

四月二十六日，烹叩首再拜。上覆吏部尚書台座。烹久病不得拜書，第切馳仰。即日淫雨寒涼，伏惟論思多暇，神人交相，台候起居萬福。竊聞清議已御外朝，尚書首率廷訪，忠言至論，發動上心，有議傳聞，無不感歎。但以嗜書所管商較者，似已太勤切矣。豈忠肝義膽，得全於天，有不可得而抑者，抑以議論不濟，事功難必，而故出此，以趨勇退之塗耶。以出處語默之常理言之，二者誠皆有當。然非海內深思遠識之士，所以望於明公者也。願今指趨已開，標的已建，而未見幡然聽納之效，不審高明，又當何以繼此。恐更宜廣詢博訪，以善其後。未可以便謂無策而付之不可如何也。朝士下僚中，恐不能無可咨訪者。願自今以來，稍加延納，虛心降意，採其所長，庶乎其有補耳。東府復留，勞豈能久。意其亦必自知如此。而姑為儉安引日之計，以矧羣小，冀無後災。此其為害，又有不可勝言者。尚書與之情義不薄，曷若勸之，乘此必不能久之勢，力言於上，極陳安危治亂之機，大明忠邪枉直之辨，以為國家久遠之計。其濟則宗社之靈，生民之幸，不濟則與其抑首下心，前追後畏，以保此須臾之光景，纖芥之榮祿，而不能自拔於小人之羣，以誤國家，以此易彼，豈不浩然而無愧悔於心哉。但其人自無遠識，親狎庸佞，全身保妻子之慮深，而憂國愛民之念淺，恐未必能聽此大度之言耳。但尚書既與之厚，而不乘此機，發此策，則於吾之心，有不盡者。嘗試一言之，政使未必能用，亦未至於有害。又與建白於朝，事體不同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劉德修忽自蜀中寄一書來，慷慨振厲，略不少衰。真奇士也。觀其書意，似亦甚悔。前日欠人商量失卻事機，此其可太息爾。然事變無窮，又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人之視己，不猶己之視人耶。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為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卻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也。烹一春病脚，至今未能出入，醫藥難進，灸灼滿身，殊未見效。只今兩脛

細軟，飲食減少，自度非能久於世者。所幸小屋路就，旦夕可以定居，便與世相忘矣。向來小報，幸是稟傳，不然又費分疏，愈增罪累耳。閩中自得林辛，一路已甚幸。若象先來，更應為上四州整頓得財賦，派流，即更為久遠之惠。但恐其意，只如所謂，去泰甚者，則又失望耳。近日此等議論，真全輕保位之良藥，而病國殄民之烏隊也。無由瞻瞻，寫此肝鬱，切冀深為人望，千萬自重不宜。

與留丞相書

昨日伏蒙丞相少保國公降屈威重，先辱手書，雖以奏記略陳謝悃，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竊意相公必將怒而絕之，則茲因得以伸匹夫之志，而相公方且坦懷虛受，不以為忤，加賜真筆，眷益益勤，此已出於望外矣。至於所乞寢能，則又未蒙贊可，願以元日奉觴，盛禮之次，開陳管遺，且因書指，論以宜行。竊誠狹中，不足以窺大人之度，然私心猶竊不能無所疑者，則以為此雖足以見相公含垢納污之量，屈已下士之誠，而未知相公之心，以蘇前日之事，今日之言，果何如也。烹今承命再三，固已不敢必於退避，但恐衰年精力，不足以勝一道之責，欲曰相公都俞之際，委曲一言，換一小壘，若帥幕謀曹之屬，庶幾可以扶曳衰殘，仰承恩指，然其所以事相公者，則不敢少有毫髮，異於前日之心也。亦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非獨如烹等輩，終身服役，而不敢有議於萬分矣。如其不然，則殆不若及其去就之未定，而遂其本志之為愈也。干冒謬竭，恐懼殊深，進之退之，惟相公之命。

與留丞相書

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久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繼以善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閩里後生，有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若以是心至，烹不得拒也。不謂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誣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謫偽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羅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願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茲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之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論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倖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與楊子直書

蘇一病沈綿，遂不能起。今遣人去，致仕文字，不知尚及拜受否也。世間論於義者，則為君子，喻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老兄念之。

答湯德遠

示論為學之意極為高遠。非愚慮所及。然未知所論。於聖賢之言。以何為據。其用力次第果如何。此必有親切懇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為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非眾之所敢知也。

答趙子欽

眾數年來有更大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思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盡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己意強其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為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諱明者以為如何。

答郭希呂

示論銘銘。此非有所愛。但老病心力衰耗。不能盡給四方之求。不得不不自為性命計耳。鄙性拙直。向使可為。即已為之。何至今日更煩再論。然後作耶。況今又經一番悲惱。尤覺昏憒。決不能辦此。且銘重於銘。既已作銘。若有餘力。何惜於銘。而費許多詞說分疏耶。誠之若是。合下不肯承當。即不應為希呂移書。以其所不欲者施於人。若以其重而不敢為。則眾已任其重者矣。眾在今日。必不容復有詞也。恐此未必誠之意。只是希呂不相亮。必欲眾自為之。而故為此說耳。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千萬深察乎此。首憐其衰老。勿破已成之例。以速其就於死地。幸甚幸甚。

答楊簡卿

久不聞問。辱書審開。新正以來。待奉吉慶為慰。又知已遂書考。又得史君薦剡。尤以為喜。但所論趙帥書。在吾友妙年。何遠汲汲如此。向使前舉未登科。不成如今亦要舉狀。關陸也。平生不敢為此。故亦不欲以此施之於人。不喜人婉轉為人求知。故亦不欲作此等書。反復思之。無以應命。但有一言為贈。冀賢者抗志高明。有以自拔於流俗。乃所望耳。并伯雖實相愛。然似未知所以相愛也。

答吳宜之

他說紛紜。皆是不肯安於義命之意。以宜之才氣。若稍加靜重。潛心向學。何所不至。今乃一味浮躁。自立一種苟簡。自認議論。誠之令人腹煩。如謂世人習俗。薄惡難卒。與語而欲委曲開導之。竊詳此意。恐自未免於薄惡而難與語也。今日決意登舟。無可言者。但願更思此言。痛自收斂。猶可救得一半。若只如前日意思。他時之困。當有甚於今日者。雖欲悔之。不能及也。所謂學者。舍科舉文字。未有可從事者。不知此語何為。而發若如鄙意。則科舉文字之外。學者儘有合用力處。此賢者所當深念也。

答方賓王

閒中想不廢玩索。因書時有以見警。幸甚幸甚。此亦有一二學者。然極難得。穎悟之質。又肯耐煩用力者。不絕如髮。甚可慮也。年來目盲愈甚。它病亦多。殊恨無好況。思復見賢者。深講所聞。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比雖已拜祠官之命。然辭職未報。尚此憂懼。此一未遂。更須力隨耳。浙中開頗有船粟可濟民食。不知比來氣象復如何。外廷諸人。不易扶持。得且如此。如鄭禮之輩。尚可望也。向上一節。則遠方不得而聞矣。

閒退之人。雖不敢復發口。然耿耿之憂。不能忘也。

答黃道夫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謂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有餘年之閒。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索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答王欽之

承論編次程書。義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論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汎觀物理。正如游騎無所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知之未深。或行之不力。或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為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因下問之及。輒效其愚。未知中否。有未當者。卻望垂諭。

答王欽之

所須問目。竊謂不必如此。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業功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決洽之功。非區區所以望於尊兄者。故不敢承命。說開。但願願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而未曉。則說。反復玩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舊。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況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辨如此長遠功夫耶。

答王欽之

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凌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汎汎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

殊而便便然奔走於途其不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

答宋深之

燕往者入城幸一再見雖人事慮未得款語然已足以自慰矣別後不得率爾積有雅情茲辱惠書獲聞比日待奉佳慶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為後生讀書之法屬以病目方讀得一二篇其詞意深博而義理通暢甚可喜也異時益求勝己之友相與講明古人為己之學而力行之則其所進當不止於此者矣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為執中則其為我不敢為揚朱之深愛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于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能以有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卻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至於孔孟言性之異則其說又長未易以片言質然略而論之則夫子雖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難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其所習之遠耳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併此理在人而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潔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諸儒其說甚詳其在方冊者今倉司所印遺書即程氏說而張氏之書則獨中自有版本不知亦嘗考之否蓋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今往一通了翁實沈墨刻亦可見前輩師友源流併以奉寄幸細讀之有疑復見告也令弟叔季詩島之說亦甚詳明區區所望蓋不殊前之云也

答宋深之

示論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退而力制之也格物功夫前書已再錄去然亦未盡且夕當再寫一本去也前本千萬且勿示人看有疑處乃有進處耳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然後及彼也戴監廟久聞其名購學從容必有至論季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因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

答宋深之

示論大學所疑已悉格物無傳為有闕文章句已詳言之卒章是推治國之道以平天下文章甚明亦已詳說不知何故尚以為疑豈讀之未熟耶更宜玩味不厭煩復則自分明矣格物致知是大學第一義修己治人之道無不從此而出終身要得受用豈是細事來論乃欲不勞而俟其自格一何言之易耶近世

學者氣輕質薄不耐持久每以欲速之心懷倣倣等之望又有科舉世俗之學以奪其志所以常若有所驅脅迫逐而不暇從容以及乎有成也

答宋深之

所論大學以格物為先此得之矣但以致知為致其所以格物而謂格物為及人及物之事則似於文義殊未詳也向來寫去大學說其間固未盡善近已復多改更然其所載程先生說此二處文理極分明又并功夫節次一時俱盡不知何故看如此草率竊意此病從平日科舉之學壞了心術致得如此適答子容書已極言之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程先生曰為己者欲得之於己也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又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答宋深之

示論為學之意益以精專而兄弟相勉見於詩什深慰老懷又知更有蘇范諸賢相與切磋尤以為喜所問持養觀書之說前此講之已詳約而言之持養之方不過敬之一字而讀書則世間無一事是不合知者但要循序量力而進耳五峯之書知言為精然其間亦不能無小小可議處其他往往又不能及故向來敬夫不欲甚廣其傳今想廣仲之意恐亦有所難言者非新惜也南軒文此間雖版有兩本其一為序者差不能黃州亦有官本篇秩尤多然多是少作可恨也此間本無見存者不及寄去後得之當別附便耳然讀書要須辨得精粗得失乃於己有益若但汎然看過即枉費功力矣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履歷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淺深也近似之說固應辨析以曉未悟然須自見得已分上道理極分明然後可以任此言如其未然而欲以口舌校勝負恐徒起紛競之端而卒無益於道術之明暗也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況異端邪說日增月益其出無窮近年尤甚蓋有不可勝排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深之容之不及別狀意不殊前相望數千里會見無期惟千萬力學自愛

答宋容之

所論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為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得暇子細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緊要中說道處數章及項溪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百語今當深以此事為戒洗滌淨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決洽於中論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為本此使是不子細且請考試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為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

不害於正之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說。敬必以誠為先之說。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願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割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說後。便見論為佳。就此反復。殊勝汎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說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答宋深之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閒。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讀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密。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歷嘗相為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為工夫。聲名利祿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聽。則願且以定省應接之餘。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學者。勿令洶湧鼓發狂鬧。卻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今之學。義利之閒。粒剖絲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胸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聖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義。此志先定。然後修己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修持耳。人還無以為意。臨漳所刻諸書十餘種。讀見遠懷。書後各有題跋。見所為刻之意。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棧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繆。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為空言。而輕讀之也。

答林德久

自盲益甚。他疾亦浸劇。辭免未執。且爾杜門。無足言也。新齋已略就。而學子至者終少。難得頓悟可告語。篤信肯用力之人。兀坐殊憤憤耳。賢者數學之功。當日有緒。見讀何書。有可商量者。便中示及一二為幸。

答林德久

示論進學之意。甚善甚善。從事於此。自當有味。但畏閒斷不接續爾。然續與不續。其機亦在我而不在人也。

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善。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閒。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況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懇懇。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答楊深文

示論自思柔懦不立。而欲務於寬大含容。此正以水濟水之謂也。前此所以奉告。但欲賢者日用之閒。不昧此心。更於應接事物處。各求其理之所在。則喜怒哀樂。自無偏倚。而皆中節矣。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答趙昌甫

新遠殊可念。吾人當此境界。只有固窮兩字。是著力處。如其不然。即墮坑落壑。無有是處矣。尤是文士巧

於言語。為人所說。易入邪徑。如近世陳無己之不見章州。呂居仁之不答梁師成。蓋絕無而僅有之為可貴也。

答魏元履

比來觀何書。大抵人常有以自樂。則用行舍藏之閒。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舜則行。如濼則休。此言有味也。三哥失解。能自遣否。後生所慮學不足。身不立。爾得失區區。何足深介意也。

答劉君房元城之孫

先正忠定公。有德有言。沒而不朽。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慕之。外舅。聘士劉公。嘗得親見而師承之。少時猶及竊聞其餘論。以忠定公之言行志節詳矣。是以雖不得及其門。而想望其聲容。猶若相接。不止於今世紙上所傳而已也。今辱惠書。乃知其後人。所以繼業承家之意如此。而所以見願者又甚厚。非淺陋之所敢承也。但來論頗以未有世其祿者為疑。此則賢者慮之過矣。先德遺風。其在方冊。有能誦其言。行其行。不替其志節。則所以世其家者。孰大於是。彼區區之外物。何足道哉。又承類次遺文。已就篇帙。見使為之序引。以傳來世。此則又豈晚生妄意。所敢幾及。但願亟遂。餽木傳之其人。使茲與有聞於大體之純全。則為幸甚矣。

答呂悅

惠書甚慰。所守審如是。足下之所存。誠遠且大。非茲所能及也。願不能不以貧自累。而求有以得於人。則足下之忍其大。而不忍其細。又非茲之所能知也。抑茲之官於此。祿不足以仁其家。而無以副足下之意。敢以所聞為謝。冀足下之堅其守也。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

與黃子耕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惟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支子之祭。先儒雖有是言。然竟未安。向見范丈兄弟。所定支子當祭。旋設紙榜於位。祭訖而焚之。不得已此或可采用。然禮文物物。亦須少損於長子。或但一獻無視亦可也。

答黃子耕

竊數年來。疾病日侵。患難交至。氣血凋瘵。大非往時之比。來日無幾。甚思與四方士友。并力切磋。以求無負師傳之託。而不可得。每一念之。徒增永歎而已。子耕近日所用工處。頗得力否。向時說得致知兩字。亦頗散漫。望更思之。復以見論也。

答黃子耕

新除甚佳。爾亦不遠否。但聲利海中。爾人可畏耳。前書所謂格物主敬者。甚善。但主敬方是小學存養之事。未可便謂為行。須修身齊家以下。乃可謂之篤行耳。日用之閒。且更力加持守。而體察事理。勿使虛度光陰。乃是為學表裏之實。近至浙中。見學者工夫。議論多瑣一邊。殊可慮耳。

答黃子耕

朱子文集 卷五

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性為務。但加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
緩。即漸見功效矣。

答黃子耕

兩書皆領所云云。何不安之甚。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
閒。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到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燥耶。所聞
豈有是事。政使有便遭貶責。亦是臣子之常分。但恨力不及耳。

答黃嵩老

大抵人情苦於猶豫。多致因循。一向懶廢。今但心所欲為。向前便做。不要遲疑等待。即只此目下頃刻之
閒。亦須漸見功效矣。年運易往。時不待人。況中歲以後。尤宜汲汲也。

答黃令裕

示論道之大本。未有真見之期。此只是急迫之病。道之大本。豈別是一物。但日用中隨事觀省。久當自見。
然亦須是虛心游意。積其功力。庶幾有得。若一向如此急迫。則方寸之閒。躁擾不寧。終無可得之期矣。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所論日用工夫甚親切。但更就此勉力為佳。然書策亦不可廢。若一向如此。又恐偏枯別生病也。左氏之
說。未暇及此。若論當讀之書。何止左氏。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答孟良夫

示論為學之意甚善。但伊洛垂訓。以持敬為先。此要切之語。若不於此處立得根本。即讀書應事。思惟計
度。徒成紛擾。卒無歸宿之地。若能於此用力。則動靜之閒。無適而不為學矣。有書數冊。託茂實。送學中。與
諸生共之。能往一觀。當有益也。閒當路有奉薦者。足見公論之不泯。甚慰。然更深其本。以須時用。乃所望
耳。

答趙恭父

惠書得聞為學之志。固已幸甚。又觀所論條目甚詳。皆學者通思。願非親會用力。不能知其大抵。只是主
敬功夫。不至致得閒斷。但日用閒常自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答王季和

別幅之論。具悉至意。皆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鑿。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
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
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久決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答趙民表

古人之學。以致知為先。而致知之方。在乎格物。所謂格物者。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尚論
古人。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格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立矣。

然欲從事於此。要須屏遠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庶乎其進之易耳。

答呂紹先

示論所以持守門戶。不妄取子之意。甚慰所望。更冀勉旃。以承先訓。地遠無以致區區。此意不敢不盡也。

答陳蕃

辱書甚厚。但所謂先知先覺。則今世自有慨然任其責者。而豈非其人也。所謂為學之意。亦甚善。顧此乃
終身事業。非可索於咄嗟指顧之間者。但當循序講明。著實持守。不令日用之閒。少有閒斷。如是久久。當
自得之。不當較計功程。如世之出舉餞商子本者之營營也。

答姚揆 一云答盧祥中

承問及為學之意。足見志尚之遠。甚慰甚慰。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
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至精。循循有序。
而日有可見之功矣。幸試思而勉之。幸甚幸甚。

答孫吉甫

德粹之來。遠辱惠書。雖未識面。然足以知賢者之志矣。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求其所以轉移變
化之道。夫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閒。屏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
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閒哉。然此亦或有說焉。不明於理。而徒欲救其偏。亦恐矯枉之過。而反失乎中也。
故古人之學。雖不急於自修。而讀書講學之功。有所不廢。蓋不如是。無以見夫道體之全。而審其是非邪
正之端也。末由相見。幸且勉力。

答汪會之

所寄大學。愧煩刊刻。跋語。尤見留意。千聖相傳門戶。路徑不過如此。前世儒者。未嘗熟讀而深求其意。故
所以為學者。不知出此。而墮於記誦文詞之末。其好高者。又轉而入於老子釋氏之門。此道之所以不明
不行。而人才少風俗衰也。但今雖幸略覩大旨。然循其事而實用力焉。亦恨未能到得古人地位。所以每
欲推之以語同志。而求其輔仁之助。於今乃得吾會之於中表。則豈不幸甚。更願益深考之。而實從事焉。
使其次第功程。日有可見之驗。則其進步自不能已矣。

答或人一云與金正甫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
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
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
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
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者。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得。縱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
卻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閒。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

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劉公度

來書深以不得卒業於湖湘為恨。此見志道之篤。然往者以衡鑿之嫌。而後於諸益。亦太不勇矣。彼自干名。我自講學。彼亦安能挽我耶。三千之徒。豈皆確然為道而來。若以自附為嫌。則顏曾之流。亦且不附於孔氏之門矣。豈不誤哉。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曾逐句逐字。子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齊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勾當甚事耶。所論濂溪見處。亦恐未然。濂溪所見。正為與異端不同。故立言垂教。句句著實如此。若如此論。即是所見一般。但此公而彼私。此大而彼小耳。且既有公私大小之不同。則其所同者。又何事耶。凡此皆恐未易遽論。要當降心遜志。且就讀書講學上。子細用功久之。自有見處也。義理細密。直是使盡心看不得。乍看實似繁碎。久之純熟貫通。則綱舉目張。有自然省力處。向見論事文字。綱領不甚分明。今乃知其病之在此也。僧易及之千萬照亮。

答咸人

示論為學次第。甚堪所望。果能充此。聖賢門戶。真可窺而進矣。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朱子文集卷之六

答林德久

所論日用功夫。甚堪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閒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泆。治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後書所疑。不知後來看得曉然未耶。蓋管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個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若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使省力耳。

答劉朝弼

承示以文編成相與之意甚厚。讀之三日。未得所以然。故敢布之左右。蘇開之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來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來至於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模造詣之所能就。必有以度越世俗庸常之見。而直以士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夫古人之學何為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道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管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殫思。惟懼夫蓄藏之不足。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為。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為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心存得失。非樂學與。故足下之患。患知之不明。志之不果。道之未至乎剛大而已。蓄藏之不足。備說之不足。則君子不患矣。僕之所聞如此。故於足下之文。詞義之閒。不知所以裁。惟足下有以亮之。

答常鄉卿

聞學中諸事漸有條理。尤以為善。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須多得好朋友。在其間表率勸導。使之有鄉羣之意。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有益。今得擇之復來。則可因之以招致其餘矣。鄙意又恐更須招致得。依本分。識道理。能作果業者。三數輩。參錯其閒。使之誘進。此一等後生。亦是一事。但此須緩緩子細圖之。恐其閒有趨向不同。反能為害。則不濟事也。頃年又見黃叔張在此作教官時。教小學生誦書。旬日一試。如答墨義。然立定分數。考察去留。似亦有益。

答成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為簡潔。然細觀之。豈得卻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閒。雖率而礙理處。卻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難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閒。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陶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卻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託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孫仁甫

奉告反復其詞。又知賢者英邁之氣。有以過人。而虛其不屑於下學。且將無以為入德之階也。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為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教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閒。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偏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為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為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閒。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竿工夫。庶幾心意漸漸。根本處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終恐徒為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成就。

答黃子耕

時事傳聞不一。然亦未知是否。疾病閒散。既無所效其區區。亦不敢深問也。示論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當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得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閒。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閒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慮涉獵。所以凡事草率。處本欲多知多能。下稍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是何補於事。但人不自己功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勉而不能盡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答許景陽

一別十載。彼此皆非復往時矣。近見槐陰問答。覺得所論皆太寬緩。此非言語之病。乃是用功處不緊切耳。來書所論未發之中。恐不如此。似看得太過了。只是此理。對惡而言。則謂之善。對濁而言。則謂之清。對四旁而言。則謂之中。初非有二物。但惟聖人。為能全之。以致其用。眾人則雖有而不能自知。是以汨於物欲而亂之耳。曾子之說。似亦未必然。嘗謂夫子此機。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壑。故當時曾子一聞。便透更無疑滯。若如所論。則夫子是教他。曾子漸次消磨。曾子元未及下功夫。如何便應得箇唯字也。此等處。且宜盡心玩味。不可輕易立說也。

答胡季隨

所示諸說。似於中庸本文。不曾虛心反覆詳玩。章句之所絕。文義之所指。尚多未了。而便欲任意立說。展轉相高。故其說支蔓纏繞。了無歸宿。莫若且就本文細看。覺得章斷句絕。文理分明。即聖人指意所在。與今日用力之方。不待如此紛紛辨說。而思已過半矣。恭叔所論。似是見茲舊說。而有此疑。疑得大概有理。但曲折處。有未盡耳。當時舊說。誠為有病。後來多已改定矣。大抵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乃是言其戒懼之至。無遺不熱。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於無要緊處。於無形非謂所有聞見處。即可聞略。而特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欲其自隱而見。自微而顯。皆無人欲之私也。觀爾其字。即見此處。是全虛欲明。而天理人欲之幾。最是緊切。尤不可不下工夫。故於全體工夫之中。就此更加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閒斷。即此處略加提撕。便自無透漏也。此是兩節文義不同。詳略亦異。前段中間。若著是故字。後段中間。又著故字。各接上文。以起下意。前段即卒章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後段即卒章所謂。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文義條理。大小甚明。從來說者。多是不察。將此兩段。只作一段相纏說了。便以戒慎恐懼。不睹不聞。為謹獨。所以雜亂重復。更說不行。前後只是纏繞過了。子細理會。便分疏不下也。又季隨云。純然未易

書也。此語恐有病。蓋季隨意開。常說工夫極至之地。窮高極遠。決然是不可到。如中間說。讀書須是精熟。季隨便云。須如文定之於春秋。方是純熟。今豈易及。亦是此意。夫謂工夫極至之地。如此之高。如此之妙。則是於己之獨能如此。而以他人為不知也。以為人不可到。則是己亦甘自處於不能也。如此。則此語論皆是且做好話說過。其與自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雖若有開。然其實亦無以大相遠矣。不除此病。竊恐百事放倒。都不到頭。非是小失。幸深省而痛矯之也。又云。方其未至純熟。天理何嘗不可見乎。此又不看本文本意。而逞快圖高。隨語生說之過。夫中庸本意。欲人戒謹恐懼。以存天理之實而已。非是教人揣摩氣象。以求見此理之影也。伯恭下一見字。已是有病。季隨又更節上生枝。更不復以純熟自期。只是就此未純熟處。便見天理。不知見得要作何用。為說至此。去本日遠。以言乎經。則非聖賢之本意。以言乎學。則無可用之實功。如此講論。恐徒紛擾。無所補於開道入德之效也。其他小節。各具於所示本條之下。幸更與諸君評之也。

答孫季和題時

所論平生大病。最在輕弱。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得如此。便合痛下功夫。勇猛舍棄。不要思前算後。庶幾矯革。所謂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者也。明善誠身。正當表裏相助。不可彼此相推。若行之不力。而歸咎於知之不明。知之不明。而歸咎於行之不力。即因循擔閣。無有進步之期矣。他論數條。亦所當講。別紙奉報。幸并詳之。騷括程書。豈所敢當。當時諸先達。蓋有欲為之而未果者。然自今觀之。卻似未為不幸。況後學淺陋。又安敢議此乎。子約漢唐之論。在選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著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無人處。私語密傳。以為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

答諸葛誠之

示論說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寬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論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閒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閒。果何處也。子約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難於其閒。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實。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讎。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為正使其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論。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

答項平父安世

示論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方。

周獨詳密。不第一邊。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誠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擾。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話上著到。則不成次第。

答項平父

鐵寄啓書。尤以愧荷。稱許之過。皆不敢當。但覺難用兩字著題耳。至論為學次第。則更儘有商量。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為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為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為此說者。其言詳動作略。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論。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卻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如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為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悞恨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為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詭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為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據己見為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為所迷惑。而不能自安也。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似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大學章句一本說。往其言雖淺。然路脈不差。節序明審。便可行用。幸試詳之。

答項平父

所論義理。猶未離乎舊見。大抵既為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賢之書。須看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為學功夫。固非可以懸空自撰而得之也。如孟子答公孫丑問。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

於內也。其曰非義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猶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慎於心則候矣。言心有不慎。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襲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問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與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來論敬義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學之本。而窮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兩截看也。洪範皇極一章。乃九疇之本。不知曾子細看否。先儒訓皇極為大中。近聞又有說保極為存心者。其說如何。幸推詳之。復以見告。逐句詳說。如注疏然。方見所論之得失。大抵為學。但能於此等節目處。看得十數條通透。即見讀書凡例。而聖賢傳付不言之妙。皆可以漸得之。言語之中矣。

答郭希呂

示論所以居家事長之意。甚善甚善。此事他人無致力處。正惟自勉而已。但謂學問大端。不敢踴等言之。則即意有所未曉者。夫學問豈以他求。不過欲明此理而力行之耳。但其功夫所施有序。而莫不以愛親敬長為先。非謂學問自是一事。可以真之度外。而始從事於孝友之實也。故慈顧顯昆仲。相與深察此意。而講於所謂學問之大端者。以求孝弟之實。則問門之內。倫理益正。恩義益篤。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若以學問為一大事。不可躐及。而汲汲然徒弊精神於科舉文字之閒。乃欲別求一術。以為家庭雍睦悠久之計。竊恐天理不明。人欲橫生。其末流之弊。將有不可勝慮。不可勝防者。不審賢者以為何如。

答郭希呂

來論縷縷。似未悉前後鄙意者。蓋人心有全體運用。故學問有全體工夫。所謂孝弟。乃全體中之一事。但比他事為至大。而最急耳。固不可謂學止此一事便了。而其餘事。可一切棄與不問也。故聖賢教人。必以窮理為先。而力以行以終之。蓋有以明乎此心之全體。則孝弟固在其中。而他事不在其外。孝弟固不容於不勉。而他事之緩急。本末亦莫不有自然之序。苟不明此。則為孝弟者。未免出於有意。且又未必能盡其理。而為眾事之本根也。今以六經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諸書考之。可見矣。希呂自謂多病。故不能精思博學。而始用力於其所及。則固已為自棄。而猶可諉曰。近本若遂以為孝弟之外。更無學問。則其見甚矣。且誠多病而不能精思博學矣。則又為為而苦心竭力。以從事於科舉之文耶。此之不為。而彼之久為。雖曰不厚於利。而薄於義。吾不信也。希呂其更思之。書院規模。且隨事隨力為之。卻就事實上考察整理。方見次第。不須如此預先安排記文扁榜。尤是外事。但此等意思。即見浮淺外馳之驗。若於學問全體上。切已處。用工夫。即氣象自當深厚宏闊矣。太極西銘通貫各註一本。試熟讀而思之。亦求理之一端。

也。大抵學者不可有放過底事。久之不已。雖無緊要功夫。亦有得力處也。

答時子雲

來論滿紙深所未諭。必是當時於此。見得太重。所以如此執著。放捨不下。今想未能遽然割棄。但請逐日那三五分功夫。將古今聖賢之言。剖析義利處。反復熟讀。時時思省。義理何自而來。利欲何從而。二者於人孰親孰疏。孰輕孰重。必不得已。孰取孰舍。孰緩孰急。初看時似無滋味。久之。須自見得合判判處。則自然放得下矣。捨此不務。紛紛多言。思前算後。展轉纏綿。一生出不得。未論小得失。政使一旦便登高科。躋顯官。又須別有思量。畢竟終不暇向此途矣。試思之如何。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彼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

答王伯禮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古注說費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費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且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家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家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答趙幾道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還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中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為矛盾。亦厭紛紛說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付略見天理。傍人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說淫邪通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墜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劉仲則

示論學問之道。不專在書冊。而在持身接物之閒。理固如此。然便全舍去書冊。不復以講學問辨為事。則恐所以持身接物之際。未必皆能識其本原。而中於機會。此子路人民社稷。何必讀書之論。所以見惑於聖人也。試以治民事事之餘力。益取聖賢之言。而讀之。而思之。當自覺有進步處。然後知此言之不安也。大學章句一通。設奉教思之地。大抵讀書惟虛心專意。循次漸進。為可得之。如百半九鼎。非可以一吸而盡其味也。

答黃冕仲

所論為學功夫甚善。但若是見得日用周旋無非至善。則亦不必大段着力把捉。卻恐迫切而反失之。但且悠悠隨其所向。便是持守久之。純熟自見次第矣。讀書且就分明處看。隨涵泳。不必過為考究。久之淡洽自然通達也。向說小善不足為重。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答沙縣宋宰南

陸伏山開聽於道。與凡士友之言。其知政教之美。竊謂今之為吏者。揀過目前。不得一意於撫摩之政。久矣。乃知執事者出乎其間。民不告勞。而官無廢事。是可尚已。如聞當路頗已相知。更願益修其在。我者其實既大。則其聲愈聞。將不可揜。故不必有意於其聞也。

答李守約

讀書之法無他。惟是篤志虛心。反復詳玩。為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為穿鑿。便為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說。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說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致妄動。凡所營為。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靜坐。然後為持敬哉。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豈道微以學為諱。上下相拘。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後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擄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書。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矜。強作撐拄。且要如此鶴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環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每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闊。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誠破破邪。邪通。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窟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答方賓王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未免分毫。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

答方賓王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概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步處耳。

答方賓王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閉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於是。擊旁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閉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為其學者。於其功夫到處。亦或有小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肆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答李頌老

熹愚陋無聞於世。足下不鄙。辱賜以書。甚盛禮也。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既而得從何兄叔京游。乃知足下蓋得其家傳者。是時家居。西距高隱不能甚遠。而以事牽。不得一往。質其所疑。徒日往來於心。不忘也。不謂此來。各去其家數百里之外。乃承惠音。許以臨辱。奉讀驚喜不可言。既又聞以微疾東轍。為之慨然累日也。示論向來為學之意。有以知家庭授受之要。感歎無已。蓋竊嘗病今世學者。幸得諸老先生。為之先倡。指示要途。以趨聖賢之域。而不能自淺及深。自近及遠。循序以進。或乃探幽微。馳於言意之表。以是徒為談說之資。而卒無所得於造理行事之實。其幸不至於中道而廢者。則必流於老佛之歸而不悟。今足下之學之傳。遠有端緒。其必有以異於此者。願恨未得面叩其詳耳。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闡括。別為一書。而未及就。衰耗浸劇。草葉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為終身之恨。今聞足下亦嘗有所論著。又恨其未得就正。以資博約之誨也。庶幾因為東南雄麗奇特之觀。而又有陶靖節祖孫。劉西洲父子之遺風。讓溪暮年。嘗守其地。而西山舅氏。陳忠肅公。亦嘗講居焉。今

老儒生猶有及見之者。然前此未嘗有留意者。區區此來。適會學官楊君。訪得西洲遺象。與元祐李公擇
尙書並祠於學。因與復議。并取附節。忠肅及西河之子。秘丞公。合而祠之。更立濂溪之祠於其右。配以程
氏二夫子焉。陶公有辭石。在郡西北數十里。所謂栗里者也。劉公之墓。在西門外荒草中。幾無復知其處
者。今皆作亭以表之。以來教之語及之。知足下之有意乎此也。故并以告。想聞之亦爲一太息也。叔京進
德未已。遂爲古人。每一念之。潸然出涕。往時見其遺藁。有與足下往來詩句。編計傷情之懷。不誠於此。不
獨爲姻戚之好也。端明黃公。盛德高年。中閒一病。亦甚可駭。今聞其已能步履。豈弟君子。神明所扶。固當
如此。抑亦見其平日持養之功矣。凡此皆因來教之及。所欲爲足下言者。蓋不止此也。來使還自九江。檢
定修復草草幸察不宣。

與汪伯處

正月十一日。同郡朱慈頓首復書。伯處茂才。鄉丈執事。燕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
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開講開講。差以自慰。茲承不鄙。遠致長書。禮意既隆。而所以稱
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慈不敢當也。示論尙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詞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
慈頃歲嘗獲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見其衣冠。而聞其聲教者。甚矣金公之厚
於執事。而所以相告者之切而當也。邇州使君。往見張荆州。呂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
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餘也。願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況如慈之淺陋。其又將何以辱禮命之勳哉。加以拙疏。作親吏事。公私侵蝕。日不暇給。尤覺荒
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敬謝先辱。且夕儘得脫此編。歸臥田間。呻吟之暇。乃嘗有報執事耳。惠
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則石刻。各往一通。幸祝。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慈此願言不宣。

答方耕道來

開論詳悉。足見進學不倦之意。以左右明敏強毅之資。厲志於此。何患於不得。然以愚見論之。詞氣之間。
似猶未免迫急之人。於所謂平心和氣。寬以居之者。恐未有得力處也。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立規
程深務涵養。毋急近效。要以氣質變化爲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虛不
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功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不必懸加揣料。著語形容。亦不可近捨。雖然。惟尤預憂微
細差忒也。其他尙多有可論處。來書偶留墳廬。不能盡記。曲折然其大概亦具此矣。大抵學問之道。不敢
自是。虛以受人。乃能有益。若一有所聞。便著言語。拚挂過去。則終無得矣。

答曾致遠

所論誠敬之說甚善。但欽夫之意。亦非直謂學者可以不誠。蓋以爲既曰持敬。便合實有持敬之心。不容
更有不誠之敬。必待別著誠字。然後爲誠也。大抵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
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誠。則日用工夫。自然有總會處。而道體之中。名實異同。先後本末。皆
不相礙。若不以敬爲事。而徒曰誠。則所謂誠者。不知其將何所錯。且五常五行。無非可願。雖然。心目之間。

又將何所擇而可乎。鄙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願於日用間一驗其實。四風語其可否。

答黃商伯

熹自少日。幸蒙師友之訓。得親聖學門戶。退與朋友講之。聞而信者尚多。然能終始用力。而不爲中道之
廢者甚少。況年大官。遂則其忽焉忘之者。益以速矣。區區以此。每深憂之。恐先師傳付之旨。至此而遂絕
之。今得來問。每以此事爲念。而其論說亦多與鄙意合。乃知此道猶有望也。幸甚幸甚。如前時所論仁義
禮智之說。此是去年信州發來書。今者所論誠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概悠悠之論。且年
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尙已。更望勉旃。有以卒
前所望。則又大幸之甚也。熹百拜。

答唐元善

雅聞左右才雋行剛。好學不倦。私竊歎慕。以爲天之賦子如是。其不苟然矣。獨恨未獲從容。未知所學者
果何學耳。世衰道遠。俗學多歧。天理不明。人心頗僻。未有甚於此時者。慈竊不自知其淺陋。方以其所聞
於師友者。夙夜勉焉。而志力不強。未有攸濟。是以樂聞賢者之風。而有望於切磨之助。伏惟益厲初心。求
知所至。而用力焉。有以慰此懷也。僭易皇恐。皇恐。承論請祠之意。深所未曉。然元履已歸。不知曾爲辨此
事否。若慈之意。則以爲政煩民困。正有官君子。盡心竭力之時。若人人內顧其私。各爲自逸之計。則分
廢矣。至於盜賊公行。善良叢害。財捕之職也。何不忍之有。若以爲實有可哀於者。則常明言於上。而求所
以振業之。使不至於爲盜。雖以獲戾所不辭也。又何避此而求去之亟乎。若夫祠官無事之祿。本非義理
所安。前輩蓋非辭尊辭富。則莫之肯爲。慈之不肖。固不足言。然居此官最久。前後三請。亦皆有故。非以辭
難就。而爲之也。故區區之意。願左右少俟。終更而後求之。未去之前。盡心所職。思其職於分義之所當
爲。而無敢有厭敷之心焉。則庶乎其可以自安矣。意用之深。不覺顯顯。伏惟有以亮之。元履一出。未能有
爲。然士大夫始復知天下之有正論。廉貪激懦。所助多矣。慈官期已及。坐此未敢遽出。然亦不敢有忘當
世之意。賢者當有以識此心耳。末由面論。臨風耿耿。

答潘叔昌

濂講聞譽。爲日蓋久。每恨未及際晤。以慰所懷。茲承不鄙。遠貽誨帖。傾倒甚至。自顧涼薄。何以堪之。
復再三。有愧而已。即日冬寒。伏惟進德日新。尊履多福。慈早獲執侍先生君子之側。雖知以問學爲事。而
躬行不力。老大無聞。願省平生。第有愧恨。左右才高。誠明。所以自期。蓋已不淺。乃不知其如此。而辱垂問
焉。則已誤矣。况所謂日用之間。不放不亂者。又慈之所以早夜竭力。而未能勞瘁者。其何以有助於高明
之萬一乎。然先其所難。而不計其獲。聖賢所以示人爲仁之方也。慈雖不敏。願與賢者共勉焉。因風修報。
未究所懷。繼此有可以開導者。願日聞之。幸甚幸甚。

答潘叔昌

昨聞叔茂兄。頗爲佛學。因獻所疑。大蒙釀卻。愧悚深矣。今不敢復言。而其未已之意。不免因于約達之。恐

其過江未返，頗為略道鄙意。大抵近世儒者，於聖賢之言，未嘗深求其義理之極致，而惟以多求制讀為功，故往往遂以吾學為容易之空言，而求所以進實功，除實病者，皆必求之於彼，殊不知將適千里，而迷於所向，吾恐其進步之日遠，而稅剋之日除也。今若未能決意自拔，且姑實其說，而專意於吾學，捐去雜博，專讀一書，虛心游意，以求夫義理之所在，如此三年不得，而後改圖，則友朋之心，無所復恨，而於其所以進功除病之實，亦未為晚也。如何如何。

答潘叔昌

承讀李陸孫氏之書，慨然有感。此見進學不倦之意，然熹意學者，當且就聖門文字中，研究得箇入頭處，卻看此等，其合者固所不遺，而其不合者，亦易看破，自然不費功力也。嘗竊私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為何如。沈叔晦章疏，出於何人，大抵世俗近年一種議論，愈見卑狹，令人擡頭不起，轉身不得，看此頭勢，只有山林是安樂處，別無可商量也。

答潘叔昌

示論：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個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會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卻學學上大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以昏昏不敢著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閒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對學之弊，誠如所論，唐論卻未暇細看也。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聖賢，何為欲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紳者，嘗言秦始皇實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為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也。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若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管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亦已立，未必以為然耳。滋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異論叢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為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答潘叔昌

示論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君子房、孔明之所勉，亦正是與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而監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若必以為然，即程正叔寧可終身只作國子祭酒，卻讓陳正己作宰相也。可怪可怪。

答潘叔昌

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意，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

禍，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論，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王子充

老兄深靜篤實，天資甚美，平時於輩流中，心所敬仰，願恨相從日淺，未得深叩所存，以自警策。今讀來教，乃有惴惴自安之語何邪。大抵今日之弊，務講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口耳之閒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不然，所存雖正，所發雖審，竊恐終未免於私意之累，徒為拘滯，而卒無所發明也。愚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黃仁卿

所示春秋大旨甚善，此經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反復涵泳，令胸次開闊，義理貫通，方有意味。若使一向如此排定說教，正使在彼分上，斷得十分的當，卻於自己分上，都不見得箇從容活潑受用，則亦何益於事邪。大抵不論看書與日用功夫，皆要放開心胸，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合下便立己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隘，無處著功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仁卿分上變化氣質底道理也。然看春秋外，更讀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答呂子約

所示內外兩進之意甚善，此是自古聖賢及近世諸老先生相傳進步直訣，但當篤信而力行之，不可又為他說所搖，復為省事欲速之計也。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說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叩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揆舍存亡之說，諸人皆謂人心私欲之為，乃舍之而亡，所致，卻不知所謂存者，亦操此而已矣。子約又謂存亡出入，皆神明不測之妙，而於其間區別真妄，又不分明，兩者蓋皆失之，要之存亡出入，固皆神明不測之所為，而其真妄邪正，始終動靜，又不可不辨耳。

答呂子約

叔度忽為佛學私竊愛之，前嘗因書叩之，今此書來，不答所問，但云實病難除，實功難進，不敢容易言之而已。如此則是以為求進實功，除實病必求之釋氏，然後可，而吾輩賢立言垂訓，與吾輩平日講學存養，皆容易之空言也。叔度所見不應如此，蓋不欲人之議己，而設此以峻卻之耳。區區雖欲再進其說，而已覺難於發口，然鄙意猶有未能已者。願子約從容自以己意言之，勸其且讀論語，看諸先生說，而深思之，以求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即是天地之心，思而得之，則實理可見，而實病可除，實功可進，初不待求之釋氏之言矣。且求之釋氏，卻是適越北轅，卻行求進，此區區所以深惜叔度平日之用心，而不欲其陷於此

也。頃在靜安。見其議論之閒。每不欲人攻釋氏之非。私心固已疑之。今果如此。蓋本其平日用功。只以博學力行爲事。而未嘗虛心平氣。熟玩聖賢之言。以求至理之所在。故其弊至於如此。恐伯恭亦不得不任其責。不知其聞此消息。以爲如何。然誠之思。猶有疑於伯恭。詞氣之閒。恐其未免有陰主釋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放之於口耳。此非小病。吾輩於此。若猶或有纖芥之疑。遠須極力講究。以去其非。而審其是。不可含糊隱忍。存而不決。以貽他日走作之患也。大抵彼中朋友。立說過高。立心太迫。不肯相聚討論。只欲閉門劇說。以必其自得。故人自爲學。而或不免蔽於一己之私見。此亦殊非小病耳。

答呂子約

兩書所論。備見日來進學新功。甚堪罕落。兩卷悉已條對納呈。幸更詳之也。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論語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蘊。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榷。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只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話說也。今詳來論。於當博處。既不能虛心觀理。以求實是。如論易時處是也。於當約處。乃以引證推說之多。反致分擾。如論求其放心而後引證數十百言。不能得了。只此便是。故其心而不加求矣。凡此之類。皆於鄙意深所未安。竊謂真若於此兩塗。各致其極。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自己之放心。讀書則虛心玩理。以求聖賢之本意。不須如此周旋勞擾。枉費心力。損氣生病。而實無益於得也。

答王子合

前書所論實地功夫甚善。但常存此意。時復提撕。勿令墜。乃佳。今時學者。未論外誘多。只是因循怠惰。自放倒耳。真不可以不戒。至於出門有礙之說。則似未必然。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容固必。但看得破。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今書所論中庸大旨。蓋多得之。但言其上。下察也。其若指道體而言。察者昭著之義。言道體之流行。發見昭著如此也。謝楊之意。似皆以爲觀察之察。若如其言。則此其字。應是指人而言。不知此時豈有人之可指。而亦豈上下文之意耶。呂氏以夫婦所知所能爲。聖人所不知不能爲。此爲用橫渠說。而異乎伊川者。然伊川亦不說著費隱二字。如何分。豈但想其意不如此耳。天地閉爲不怨一語。雖有病。然大意取象是如此。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爲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答王子合

別紙所論甚悉。但如此講論。愈覺支離。勢須異時面見。口講指畫。乃可究見底蘊。今且當就理。逐分明處。理會。令徑路滑熟。庶於上達處。有可漸進之階耳。祭禮廟室面上。證據甚多。但通典注中。有夫人之主處。

右之說。而賈頊祭儀。又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左。韓魏公祭圖。亦以妣位居者之東。詳此。廟室既以西爲上。則不應考東而妣西。恐通典或字誤耳。此書雖件。亦不多。考子之稱。據禮亦有如此通稱者。如云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之類。但今當各以其屬書之。似爲穩當耳。

答王子合

所論祠祀。前日之書。似已奉報。不知後來頗見邸報否。語默隱顯。自有時節。前日府仲亦以修學來求記。謹不敢作矣。今只有解釋經義。與時事無大相關。且流俗所不觀。故猶不免偷閒整頓。然亦懷不教自保。況敢作文。說道理。大書深刻。與人進屋。使見其姓名。指瑕求釐。以重世俗之憎病乎。李伯諫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脚不住。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更無語可說也。大學解義平穩。但諸生聽者。須時時抽摘問難。審其聽後。果能反復尋繹與否。近覺講學之功。不在向前。只在退後。若非退後。不能知新。蓋非惟不能知新。且并故者。亦不記得。日用之間。便成相忘。雖欲不放其良心。不可得矣。此事切宜自警。并以提撕學者爲佳。如其不然。則呂藍田所謂。無可講者。真不虛矣。若得他就此得些滋味。趨向立得一箇基址。即向後自住不得。若都茫然無本。可據。徒然費人詞說。久遠成得甚事。切望於此留意。不須鶴碑立名。只爲一時觀美。無益於人。避道或能生事也。

答王子合

所論士封事。當時卻無人來論說。亦無人子細說及。蓋又時即去郡。故其事不及。而失於究治耳。但如來論所云。所費不多。不能與之訟於官府。則其爲害。應亦不至太甚。但今已不行。無可得說。便且借此爲話端。而與諸議耳。若果盡行。則滋自料。雖使更用嚴刑峻法。此等小擾。亦恐終不能免。其請必有大於此者。而如子合者。亦將有番悔青苗之議矣。此可付一笑也。少時見所在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願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如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必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亦曾看漢高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其敬說。徒齊楚大姓數十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費幾箇士封底功夫。而不聞天下之不安。其於今日事勢何如也。子餘留此。久遭濕病。不得朝夕相聚。又見渠長上。不欲痛下針。後來自覺如此含糊。恐誤朋友。方著力催催功夫。則渠已有行日矣。其有尙宿留者。用新法課程。近日卻頗長進。信乎小仁者大仁之賊。而無面目者。乃長久人情也。

答林叔和

示論爲學本末。足見雅志。嘗觀當世儒先。論學初非甚異。止緣自視太過。必謂他人所論。一無可取。遂致各立門庭。互相非毀。使學者觀聽惶惑。不知所從。竊意莫若平視彼此。公認並觀。取衆長以爲己。善擇其切於己者。先次用力。而於其所未及者。姑置而兩存之。俟所用力。果有一入頭處。然後以次推究。纔悉詳盡。不使成有一事之遺。然後可謂善學。不可遽是此而非彼。入主而出奴也。

答陳腐仲

來書云今日反復讀書以修身至涵養工夫日有所養未見其效此又殊不可曉夫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說此率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聞有用度不足之憂何故如此豈非意氣太盛日用閒盡言節計量之事而又多徇人情應酬求假不免有虛內事外之弊耶此雖與客寄鄙細者相去懸隔然其爲失中則均恐亦當自省而改之也

答陳腐仲

來書論及教導曲折甚善比傳悉便來雖不得書傳亦具言近况知人情頗相信足以爲喜但更須自家勉力使義理精通踐履牢實足以應學者之求而服其心則成己成物兩無虧欠如其不然只靠些規矩賞罰以束縛之則亦難足以齊其外而已究竟亦何益乎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是永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之所在顧反扶摘一字一句以爲瑕疵使人嗤笑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淳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大學說得如何近得王子合書彼亦說此寄得講義來頗詳悉恨未見腐仲所講有便幸錄來也紫矩文義更宜反復上下留意未可容易立說若如所論則老老與孝等句與紫矩之道有何交涉耶紫矩兩年擢擢今幸端定辭職未允已再請矣此非欲爲高自是義無可受之說不得不力辭世俗不解人意尤悶人也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設往四明頗通問否竹見其讀西銘說否全然不識文理便敢妄議前輩令人不不然亦甚可笑也向來辨論理非不直所自愧者初無慙惻之意而以戲侮之心出之所以召怨而起鬧也

答程正思

承諭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之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功夫次第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皆致知之由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靜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答程正思

所示禮文考訂詳悉上達禮意下通時宜甚善甚善其間小未備處已概補之矣幸詳擇而勉行之使州里之間有所觀法非細事也

答程正思

示諭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藉窮理功夫令胸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誠禮之暇宜取論語逐章細看每日不過兩三段先令盡通諸說異同然後深求聖言本意則久久自常見效矣

答程正思

葬地之訟想已得直凡百更宜審處與其得直於有司不若兩平於鄉曲之爲愈也觀書以己體驗固爲親切然亦須循觀乘理而合其歸趣乃佳若只據己見卻恐於事理有所不周欲徑急而反疏緩也

答黃直卿

別紙之論如此處心甚善然亦似有先立標準之病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非獨建立事功爲然也如此則知處不期寬而自寬行處不期遠而自遠矣試更思之

答潘端叔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禮記須與儀禮相參通修作一書方可觀中間伯恭令門人爲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然渠輩又苦盡力於此反身都無自得處亦覺枉費工夫爾

答呂道一

示諭已悉但爲學之功且要行其所知行之既久覺有窒礙方好商量今未嘗舉足而坐談遠想非惟無益竊恐徒長浮薄之氣非所以變化舊習而趨於誠實也

答戴適

竊來此得足下於衆人之中望其容色接其議論而知足下之所在若有所蓄積而未得其所所以發之者心獨期足下可共進於此道及以論語之說授諸生諸生方愕眙不知所向而足下獨以爲可信也手鈔口誦而心維之蓋謂足下將得其所所以發之者矣甚慰所望今斥書及以所鈔四大編示之而責其淺陋之辭託名經端則非滋之任而足下之過也夫執經南面而以其說與門人弟子相授受此其非滋之任明矣蓋無所復道獨敢竊議足下之所以過頗寬其僭易而幸聽之夫學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無所與於我也今足下自謂其已自得之耶則宜無汲汲於此而滋之言亦何爲足下重不然雖滋妄言之於足下何有足下之爲甚過足下勉自求之期有以自得之而後已滋雖荒落矣尙能與足下上下其說而講評之四編且以歸書室而其所以然者報足下幸察

答林楷

所示書及所爲文三篇若以是質於滋者滋少不喜辭長復懶廢已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不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詞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撰先儒數家之

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業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苦。示論推所聞以講學。固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因知則所以自強矣。蓋所望於足下者在此。足下勉旃。

答許順之

蓋說老幸向安然氣體虛弱。非復昔時。心力亦未復。卻不敢思慮。舊業荒廢。無所發明。反而求之。似於存養用力處。未有地位。甚以自懼耳。如吾友於此。卻已有餘。第未能達於詞命之間。恐其間亦有未徹底處。卻宜於事物名數上。著少工夫。蓋既無精蘊。本末之異。即此亦不可忽也。喪禮留意甚佳。但其度數亦不易曉。若哀敬之實。則吾友素知之矣。當益有餘味也。近得橫渠語錄。有云。曲禮乃天地五藏。魂魄心府。寓於其事。試思此語。亦足以發耳。記文如所改甚善。但所辨說未能盡曉。意欲云。心之為體亦微矣。彼不知用力於此者。固徇於物欲而不自知。餘即如來示。蓋不能用其力之語。亦似有病了。真如乘盲模象。違者見之。可付一笑。

答許順之

承在縣庠為諸生講說。甚善甚善。但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駭駭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為害亦不細。蓋以千里。况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三復來示。為之慨然。已極用愚見。附注於下。然其曲折。非筆端可盡。恐當且以二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慈賢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俯開。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亦自有此病。所以漸漸成此習慣。今日乃成相親。惟以自得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妙。病病愈深。此可以為戒。而不可學也。何由而面。究此精微。臨風感結。無有窮已。國材。元聘。為況如何。昨寄得疑難來。又是一般說話。大抵齊仲順之失之太幽深。而三公失之太執著。執著者有時而通。通者無而不反矣。中間一條平坦官路。卻沒人行著。只管上山下水。是甚意思。因書可錄此意。及二序送之。為致不及書之意。范伯崇學大進。劉德明者。亦稍識理趣。皆可喜耳。伯崇雜說一紙。附去。可見其持守不差。見理漸明之大概矣。然其說有少未盡。更求之。卻以見論。伯崇去年春間。得書問論語數段。其說甚高妙。因以呈李先生。李先生以為不然。令其懸賞。做工夫。後來便別。此亦是一格也。然其當時高妙之說。亦只是依諸先生說。而推言之。過當處耳。非如順之所示。硬將文義拗橫說。卻也切宜。速改。至祝至祝。大抵文義先備。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透。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卻與流俗說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覆玩味。久之。自明。且是胸中開泰。無許多勞擾。此一亦已快活了。試依此加功如何。

答許順之

山間有一二學者相從。但其間絕難得好資質者。近得一人。似可喜。亦甚醇厚。將來亦可望也。齋舍迫狹。已遷在圭甫屋後。佛頂庵中。相聚矣。向聞與齊仲在淨隱。不知得多少時。看何文字。如何作工夫。今歲復相聚否。所有發明條示。數端得反復焉。亦勝空書往來耳。所示孟子說。偏見用意之精。然愚意竊謂如此。

反似求索太過。援引太雜。使聖賢立言之本意。汨沒不明。已逐段妄以己意。略論其一二梗概矣。可以類推。其餘不能一一備論也。語錄中有一節正論此。今亦錄去。可詳味之。便見病痛處。亦非小疾。不可執者。以為無傷而不之改也。齊仲。元聘。書中各有辨論。大抵亦止是理會近時學者過高之失。可并取觀也。

答許順之

一出幾年。學問思辨之益。發為多。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其言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誇釋氏之語。殊使人驚歎。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為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可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謂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真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事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是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為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蘊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真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為資吾神養吾真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約然在此。若看不破。便直喚作誇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開擴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第一不得喚作塵事。留心也。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真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為資神養真。胡茶自己之說而已也。又承見警。此則吾荷相愛之深。然儒者之學。於此亦只是順理而已。當顯則顯。當默則默。若涵養深潛。則發必中節。更無差互。既未到此地位。自是隨其氣習。所發不同。然若一向矯枉過直。則柔弱者必致狂。剛強者必為退縮。都不見天理之當然。惟聖門之學。以求仁格物為先。所以發處。自然見得是非。不可不。不差毫髮。其工夫到與不到。卻在人。今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挫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底死人。亦只是計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求仁格物。順理涵養氣象。大段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便是纏以千里處。卻望吾友更深思之。仍將此書。備呈諸同志。相與反復商榷。不可又似向來說先覺之議。更不與徐柯。二丈見也。朋友商論。正要得失分明。彼此有益。何必於此揜覆。只此是私意根株。若不拔去。使之廓然大公。何緣見得義理真實處耶。所論好善優於天下。只是一箇公字。此等處。何不公之甚也。

答許順之

尤深。書來議論極佳。不知平日講論。於此等處。有異同否。若無異同。則亦可疑耳。探之所見日精。工夫日密。甚覺可畏。如欲輩。今只是見得一大綱如此。不至墮落邪魔外道耳。若子細工夫。則豈敢望渠也。徐柯。二丈。及汝器。近思諸友。相聚說何等話。向者程舶來。求語錄。本子去刊。因周令送下。邑中委諸公分校。近得信。卻不送往。只令葉學古。就城中獨校。如此成何文字。已再作書答之。再送下。校。千萬與二丈。二友。子細校過。但說釋氏處。不可上下其手。此是四海九州。千年萬歲文字。非一己之私也。近聞趙州洪道。欲

刊張子韶經解爲之憂歎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二先生集一部納去可與二丈及林王陳諸友同看已有一本并通書送縣學通書偶盡且寄此去亦適值只有此一本不能備寄耳聞已與向在善惟此類而無死則與此不能必矣

答王近思

前此欲銘先夫人之墓以未嘗習爲之無以應命亦自念君子之事親以誠正不在此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祭文尤所未解凡喪父在父爲主今自主之一失也古者將葬祖奠道奠祝以事告而無文辭二失也古人居喪則言不文蓋哀感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於之此三失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吾友其未之思歟大抵吾友誠懇之心似有未至而華藻之飾常過其哀故所爲文亦皆辭勝理文勝質有輕揚詭異之態而無沈潛溫厚之風不可不深自警省納言敏行以改故習之謬也

答范伯崇

在喪廢祭古禮可考者如此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髮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卽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卽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過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前亦廢祭也但卒哭之期既非立主三虞之後下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通公高氏二說此節文甚詳可以熟考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思見如此不知伯崇以爲如何然主奉喪祭乃令兄職此事非伯崇所得專但以此儀從容咨講更與知禮者詳之庶其聽則可矣萬一有所不合則烹聞之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夫子亦言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嘗解此義以爲其文備禮而非致整焉之爲也今人多此病試思之此則伯崇所當勉也更思之

答范伯崇

須送行語哀苦中不復能爲文然觀伯崇之言已是樂石但更須求所以立其本耳日用之間以莊敬爲主凡事自立章程輒約近裏勿令心志流漫其剛大之本乎由此益加窮理之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當官庶幾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薄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暇日勿廢溫醇少飲酒擇交游子澄相去不遠直諫多聞之益果能受其質致而不憚改焉則彼亦將不憚啓告之類矣區區所以相告者不過如此恐臨別思慮不能盡舉豫以拜聞惟所材擇

答范伯崇

此以謂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更有一二朋友來相聚初不廢講讀但昏惰不敏自救不給何能有所以及人而學者氣衰強弱不齊各有病痛未見卓然可恃者此亦殊可懼也知老兄官守不苟又得賢守相聽從得以少伸己志深副所望向來猶恐應變之才有所不周今乃如此信乎氣質之用小道學之方大而程子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非虛語也凡百勉旃以大遠業之基增吾黨之氣幸甚但久留郡中於簿領之責竊恐嘶馳亦似非使受納既畢所謂他事若他人所可辦者即不若且歸邑中之爲愈也如何或未能歸凡百亦須戒懼遠避嫌疑無爲恩怨之所乃佳

答范伯崇

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補於本原工夫終是覺得應事慮恐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伯恭講讀甚好但每事要獨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做藏持發頭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辯之不知竟以爲如何也子澄通書否渠向疑處當時答得卻有病近看此書病尤多文公云好解經而不喜讀書大抵皆是捉住一箇道理便橫說豎說都不會涵泳文理極有說不行處如程子文字往往尤看不熟也因作子澄書爲致意

答劉公度

建昌七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悞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曹中所論衡州數句爲己之意雖切然恐未免有迫切之病也

答方賓王

聞中頗得講學之友否比來道術分裂人自爲師真胡公所講人人各說一般見解誰嚇衆生者勢方橫流力不能遏可歎

答方賓王

病軀雖幸小康然亦未能輕健老境益侵而德學不進朋友間亦未見卓然可望以爲永久之託者甚可懼也

答方賓王

懇辭遂請深荷上恩第孤迹殊未可保且得私義少安俯仰無愧他則不暇計爾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亦有一二朋友漸知路徑閒中少足自慰也但時論咄咄逼人一身利害不足言政恐坑焚之禍遂及吾黨耳

答朱飛卿

某承先生誨以持敬某自求病痛是氣衰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窮理不知其當然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質微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得而無害於敬否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答朱飛卿

某比欲窮理，而事物紛紜，未能有灑落處。近惟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耳。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為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

答朱飛卿

詩且逐篇旋讀，方能旋通訓詁。豈有不讀而自能通訓詁之理乎。讀之多，玩之久，方能漸有發覺。豈有讀一二遍，而便有感發之理乎。古之學詩者，固有待於聲音之助，然今已亡之，無可奈何，只得熟讀而從容諷詠之耳。若疑鄭衛不可為法，即且令學者不必深究，而於正當說道理處，子細消詳，反復玩味，應不枉費工夫也。

答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有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結果如何。因語叩之，因書編及為幸也。最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胸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概觀誦，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答周叔謹

示諭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且暮，而多為說以害之也。論語別本未竹改定，俟便寄去。然且專意就日用處，做涵養省察工夫，未必不勝讀書也。

答周叔謹

所示仁說，差勝在時，但所引說，亦有悞字處。又恐錯認了，更略契勘為佳。然書中所說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今但專一於此下功，不須思前算後，計較得失。講學亦且看直截明白處，不要支蔓來書，所謂雖若小異，然亦不甚相遠者。全是子約舊時句法也。

答毛舜卿

示諭功夫次第，似覺頭緒太多。今且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閒，只得著力分別，不當難以難辨為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亦不須別妄想向上一路也。

答路德章

所論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曲曲準備了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孟子程子所以為有功於天理，有力於聖門，有德於後學者，正在此處。不知何故，前日直如此看倒了。今日雖

欲回頭而向為舊習所牽，不得自由也。

答陳超宗

示諭，自覺已與舊時迥別，但未免間有小失。果能至此，甚慰所望。但向來商量，及得近書所論，似於著實下功處，猶未親切。不知如何便得到此，恐可且更向裏用心，將此等向外放點安排底心，一切掃去。久久或有長進耳。若如此說，今日用工，明日見效，則其不會下功，斷可知矣。

答曾泰之

所論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關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為己功夫，不可以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燕語集注，未嘗曾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沉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與吳茂質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功夫，全少點檢。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備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滔者，來相見，氣象皆健好。卻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功，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覺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

答陳明仲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更入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因破買家計，狠狠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入丁，推割產稅而已。此可知知為政之本者，願高明志之，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中，所論政事，絀指無事亦宜熟看。殊開發人意思也。所詢裏禮，別紙具稟，願亦考未精，又適此數時，擾擾不及致思，恐未必是，更可轉詢知禮之士，庶不悞耳。

答孫敬甫

孫歸來處，道但今夏一病，狼狽殊甚。辭職請老，皆未得如所欲，加以官廢不可觀書，頗以為撻耳。示諭為學之意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使有所據依，以為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今說註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天台朋友有趨師鄉主簿者，尤佳。宜城亦有可與共學者否耶。

答孫仁甫

未見顏色，辱書甚溫，豈以賢兒昔有講論之舊，而有取於其言耶。甚媿且感，不勝言也。所論今世講學之

士愈衆而聖人之道愈隘。此切至之論也。然又有謂不必王道之行。而天下之治。可立而待者。則恐賢者所講之學。非聖人之學。亦無怪其講者愈衆。而道愈隘也。大抵天之生物。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己。而後及於物耳。故聖人已遠。而萬世之下。祖述其言。能出於此者。乃爲得其正統。其過之者。則爲墮於老佛之空虛。其不及乎此者。則爲管晏爲申商。又其每下者。則不自知其淪於盜賊之行。而猶欲自託於講學。其亦誤矣。道之隘也。不亦宜乎。賢兒近書所論。似有端緒。想暇日相與評之。固宜漸有定論。毋爲久此悞悞也。便還病倦。草草。

答周深父

所示疑義已悉。第一條語意尤駁難。未易遽言。第二說克己字。頃嘗見人說此。略似來論。而更精密。初看似好。然細考本文。恐不若只作勝己之私之安穩也。第三條孟子說得自詳。悉正切。中今日向外走作之病。且只平看。自有發人處。意味深長。似此推說。卻覺支蔓不親切也。大抵人要讀書。須是先收拾身心。令稍安靜。然後開卷方有所益。若只如此馳騫紛擾。則方寸之間。自與道理全不相近。如何看得文字。今亦不必多言。但且閉門端坐。半月十日。卻來觀齊。自當信此言之不妄也。

答胡文叔

承書論及先世交游之好。不勝感憤。三復書詞。乃知有志傳家之學。又以爲想。今世徇俗。爲人之學。固不足道。其稍知用心於內者。往往又以翫於高遠而失之。是可歎也。來論之云。似已察於此者。但常專心致志。思踐行有疑。則與同志講而明之。則庶乎其有得矣。

朱子文集卷之七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蓋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險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爲異端荒虛浮誕之說所惑。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論所疑。爲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其病在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蘊本末。實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審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以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恰。突真是誤人自誤。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學。則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所以深憂永歎。不覺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卻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爲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奮厲蓋彼之惑。

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力，其論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向微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卻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相混合水，便只若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卻多藏得病病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於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則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論，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枉尋直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一以循其迹，然郡學以私試分數較計，尤為狠厲，亦亦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陳安卿

心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覺，常昭昭而不昧，生生而不可已，是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則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體雖具於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體，則實與天地同其大，萬理蓋無所不備，而無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雖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實與天地相流通，萬事蓋無所不貫，而無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實動靜一顯微，表裏終始無間者也。人惟拘於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為之累，於是此心始格於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無以主於心矣。人之所以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欲知之力到，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整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徧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成也，則此心盎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理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成也，則所當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理固周流該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適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淪，純是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向之所以全得於天者，在我真有以復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略也。王夫子云云，看得儘有功，但所謂心之體，與天地同大，而用與天地流通，必有微驗處，更幸見教淳復有後篇，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以理言之，其蓋通天地間惟一自然之理而已，為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但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總會於吾心，即所謂性，雖會在吾之心，為我之性，而與天固未嘗間，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

所謂禮，即天之享，此心之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其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心，那箇不是心，那箇道理不具於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但以理言，則為天地公共，不見其切於己，謂之吾心之體，則即理之在我，有統於主宰，而其端可尋也。此心所以至靈至妙，凡理之所至，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古，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者，以是理之流行言之耳，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凡萬物萬事，小大精麤，無一非天流行，吾心全得是理，而是理之在吾心，亦本無一息之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淨情遠，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發於親親之間，親之所以當親，是天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虧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觀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之際，如老者之所以當安，少者之所以當懷，人非者之所以當懼，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懼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之際，如方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天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夭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皆然，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後天則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注，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想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通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通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王丞相批此篇後，稍近又曰：天命性心，雖不可謂異物，然各有界分，不可誣也。今且當論心體，便一向與性與天，森同說去，何往而不可。若見得脫灑，一言半句，亦自可見，更宜涵養體察，淳再思之，體與天地同大，用與天地流通，自源頭處論，竊恐亦是如此。然一向如此，則又涉於過高，而有不切身之弊，不若且就此身日用見定，言渾然在中者為體，而應者為用，為切實也。又覺聖賢說話，如平常，然此二篇辭意，皆過當併舉正之。

答陳旌夫

此說甚善，更寬著意思，涵養則愈見精密，然又不可一向如此，向無形影處，追尋更宜於日用事物，經書指意，更得得上做工夫，即精義表裏，融貫貫通，而無一理之不盡矣。

示論縷縷，足認雅意，但為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

其長道遠遠不可其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踐過卻合做虛親切功。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淵藉之資，可受錘鍊，未必能真有益也。

答徐子融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隨等揀難底問，若照管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且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次篤做功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為失言，卻不合隨其所問率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氣之弊也，馴不及舌，雖悔莫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肯不結末，今試更為諸君言之。若猶未以為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賦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蔽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氣形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暗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卻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墜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況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即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即如來論木燒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即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種怪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辨，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即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馳騁空言，無益於己，而徒取易言之罪也。如不謂然，則請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庶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自己分上，見成易曉底物，尚且理會不得，何暇及此。嘗後異日心虛氣平，萬理融徹，看得世間文字言語，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爾所疑而徐思之，不當便如此咆哮無禮也。

答陳器之問玉山講義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

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遽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個個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緣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遇兩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中間衆理，渾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以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察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察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體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林正卿

所示易疑，恐規模未是。蓋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不上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通透了，又卻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庶幾心與理會，自然渾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脈不差，且是自己分上，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恩恩檢閱一過，便可隨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且如看此幅紙許，都不行頭直下看至行尾，便只作旁行橫讀，將去成何文理，可試以此思之，其得失亦不難見也。

答汪叔耕

十月二十三日。燕叩首。啓叔耕茂材鄉友。辱書并示詩文論說甚富。三復不置。足以見鄉道之勤。術道之切。而所以用力於詞章者。又若是其博而篤也。顧惟衰晚。於道既無所聞。不足以堪見子之意。而少日。親筆研終不能窺作者藩籬。且自覺其初無補於身世。遂用絕意棄去。不為今數十年矣。又無以知所論之中失。而上下其說也。然私竊計之。鄉道之勤。術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修之於己之為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為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至於文章一小伎耳。以言乎道。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及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後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足下志尚高遠。才氣明決。過人遠甚。而所以學者。未足以副其天資之美。竊惜之。又念其所以見子之厚。而不忍忘也。不敢不盡其愚。足下試一思之。果能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其操存探討之方。固自有次第矣。請繼今以言。人還姑此為報。向寒。千萬以時為親自愛。不宜。茲再拜。

答汪叔耕

來書所論。向來為學次第。足以見立志之高矣。然難然進之。而不由其序。譬如以枵然之腹。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美大載。餽餽飽。雖然於前。遂欲左擊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吞之。豈不撐腸拄腹。而果然一飽哉。然未嘗一知其味。則不知向之所食者。果何物也。今承來論。將欲損其逐末玩華之習。而加反本務實之功。則善矣。然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為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人沈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肯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思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見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難。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而反自謂將從主靜持敬。應事接物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能達者。是豈應事接物。主靜持敬之罪哉。如此不已。不惟求之不得而已。恐其必將有狂易喪心之患。竊為吾子憂之。不敢不以告也。幸且置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久。則性自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心目之間矣。其他所論。亦儘有合商量處。未暇悉陳。然根本若正。則此等枝葉。亦不待辨而明矣。史論卻勝他。雖然始少後之。而先其本。則其所至。又當不止此也。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力次第。盡在此矣。幸試詳之。勿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答楊子順履正

示論具悉。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為利祿所決。潰於其前。而文詞相麗之習。見聞振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為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為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為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兩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承許枉臨。尚須面論。勸勸一本作紛紛。

答吳生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無間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質厚。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論。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敏退篤實之意。是固未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至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若蒸之思。無以及此。然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而又不致擴一辭之未達。一義之未安。以洩高明之聽也。區區拙直。言不能文。恕其僭率。千萬之幸。

答陳術道

疏示所見。此固足以自樂。賢於世之沈迷冒沒之流遠矣。但猶有許多節次。脈絡何耶。然以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洒。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忽間。不容略有差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問。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何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為性。而不生不滅也。蓋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先生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而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此話甚長。非幅紙可盡。然其梗概於此可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因風示及。有所未

契向容反復也。

答陳衛道

示論謹悉。但今欲為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且括向一邊，久遠到得其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擾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碎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那家見處，只在個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若磨鏡垢盡，則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卻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議，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倒耳。只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卻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當時間，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必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卻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個底影象，來此罩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盡窮，說不能盡。今左右既在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說欲卻歸此邊來，終是脫離未得。崑山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概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模樣，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這邊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着力排擠，自然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箇個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也。卻見如此，幸試思之，還說得病痛著否。因來卻見論也。中庸欲修改未得功夫，然看文字，亦不可如此。一觀念過，便只領略得個影象，不見裏面間架詳密，毫髮不可差處，須是且看一書，一日只看一兩段，俟其通透浹洽，然後可漸次而進也。必竟之為，恐作事。

答周南仲

承論教學相長之意，尤前所望。但為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其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時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前面，又卻低倒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為自欺自誑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許生中

去歲辭象先過此，極道左右賢德令聞之美，甚恨陰伏無緣相見。今者乃承惠書一通，反復讀之，益見所以求道鄉學之意，深以為幸。至於稱引前輩，比擬非倫，則有所不敢當也。左右以應舉覺官，美名好事之學，為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絕於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虛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

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養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誠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論乃謂讀書遠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為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端蠱惑，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之察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事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論，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為好高欲速之尤者也。至如孟子所謂非義襲而取之，文義本自分明，而今學者未嘗細考，但據口耳相承，以至施安失所者，蓋十人而二五也。既動下聞，不敢不盡其愚，然亦未暇詳究其曲折，幸深察之，當否俟報也。

答曾無疑

所論為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幾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舉，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為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遠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於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為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竊以為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枉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旨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

答林叔恭

為學只要致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

答胡季隨

滋杜門其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力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為克己求仁之功。亦必有得力處。易傳且熟讀。宋論前聖作易本指。且看得程先生意思。亦大有益。不必更難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且看程傳。道理卻不錯也。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為學者讀書。不必做頭做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做頭做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少日已嘗反覆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泛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做頭做尾。有得力處。方始泛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卻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前書論更望熟究。其說雖陋。然卻是三四十。身所親歷。今日處於文義。不至大段差錯之效。恐非一旦卒然立論所可破也。若如來論。不能俟其做頭做尾。乃是欲速好徑之尤。此不可不深省而痛革之也。然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雖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兩軒文集。方編得略就。便可刊行。最好是奏議文字。及往還書中論時事處。確實痛切。今卻未敢編入。異時當以奏議自作一書。而附論事書尺於其後。勿令廣傳。或世俗好惡稍衰。乃可出之耳。

答劉子澄

燕至愚極陋。自幼事事不能及人。願乃不自度量。妄竊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雖講之有年矣。而未始有聞也。徒以從事之久。足迹相接於先生長者之門。反復論辨。不絕於一二友朋之口。是以人或以務學之名歸之。而世之不識其面目。不接其言議者。遂相與疑之。以為是果何如人也。誠使一日見其面目。聽其辭氣。而徐察其所為。則充然一庸人耳。其不睡之而去者。幾希。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塗。既有聞於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者。而然邪。誠如是。則所以取友而輔仁者。擇之亦宜審矣。乃道聽於人。枉道垂顧。以禮於名為務學。而未始有聞之庸人。界之手書。辭高而禮下。意誠不佞。不識執事於夫人之言。何所取信。而遽為謙屈。以至於此也。既又留連竟日。告語不備。雖蔬食菜羹。相與共之。略無厭意之色。則又疑執事。其若有取於燕者。願僕陋荒淺。殆不能有以裨補一二為歟。幸意妄言。亦自知其可笑也。然則執事果何所取於斯哉。恐懼增劇。因風陳布。莫究所懷。

與汪尚書書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燕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閣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狃於偷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茲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進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其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燥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

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正如此。至其誣東州二先生。為矯誣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閣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肯擢而置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為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明公未為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為真足尚。而敢肆誣欺於昔之躬行君子者。不為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張綱之說。深誣王氏之失。識者趨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無為網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燕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遲為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為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虛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燕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遂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幸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濶墻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燕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肯勉之哉。

答薛士龍筆

燕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願以憂思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擇之之來。乃知深膺眷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舉處休治。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賂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燕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燕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雖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因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絲絲。分寸躋攀。以幸其幾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尚疑遲如許矣。懷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燕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願以才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本。猶不敢自強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寡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綰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燕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僂未。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

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源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爾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故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歷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史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鄙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

答劉季章

滋再啓，滋病愈甚，遇寒尤劇。如今日則全然轉動不得，藥餌雖不敢廢，然未必能取效。姑復任之，無計可爲也。所論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卻不然者，只此分疏，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語，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疏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幾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大學定本，修換未畢，俟得之即寄去。王哲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理會自家道理分明，是爲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有毫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開管，亦只是見理不透，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願更察此，有以深矯揉之，乃爲佳耳。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滕德章

到官既久，聞學政甚修，想見橫經之暇，亦自不妨進修之益也。滋衰病益深，無足言者。鄉在彼刊得四經四子，當時校勘，自謂甚子細，今觀其間，乃猶有誤字，如書萬貫，厥貫羽毛之羽，誤作萬字，時下武三后在天之三，誤作王字，今不能盡記。或因過目，遇有此類，幸令匠人隨手改正也。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小，及行字疏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爲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爲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僞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答滕德章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欺，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爲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效。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滋病餘衰耗，不敢看文字，恐勞心發病耳。後生精緻，且當勉學，未可以此爲例也。

答滕德章

滋衰病益侵，無足言者。南軒之文，近方爲編得一本，爲尙有不收盡載者。東萊文字，須其弟編定乃可行。然近日書坊，皆已安有流傳，不可得而禁也。示諭深室序跋，此固所不忘，但年來病思昏憤，作文甚艱，又欠人債負頗多，須少暇乃可爲耳。聞德粹以新侯之來，頗不安迹，仕宦遭此，是亦命，但當以道自守，不可輕爲之屈也。

答滕德章

德粹之來，幸此款曲，所恨賢者在遠，未遂合併之願耳。廷對甚佳，三復增歎。然今既得脫去場屋，足以專意爲己之學，更望勉力，以慰平日期望之意。此間曲折，德粹歸，想能言之，不復縷縷也。

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繁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然學問別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以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溫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答鄭仲禮

示諭爲學之意甚善，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覺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出於此，不可不深戒也。季隨季忱，爲學如何，近來有何講論，因書幸致此意。

答程正思

且歸侍勞日，與諸弟誦講學甚善，所謂聖賢大旨，斷然無疑。久知賢者有此意思，但覺有枯燥生硬氣象，恐卻有合疑處，不知致疑耳。所示孟子數條，大概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卻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世學不明，異端遽起，大半皆便於私意人欲之質，而可以不失道義間學之名，以故學者翕然趨之，然諺有之，是真難誠，是假易除，但當力行苦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如見鬼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答周舜卿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乃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嗾忽前後之類觀之，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疑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注失於太簡，令人人生疑，今已

削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并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也。

答周舜卿

所謂仁字。殊未親切。而語意叢雜。尤覺有病。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殺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所謂仁是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耳。只以此意推之。更不須外邊添入道理。反混雜得無分曉。若如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而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爲仁。卻轉見無交涉矣。仁義禮智。便是性之大目。皆是形而上者。不可分爲兩事。顏子之勇。只以曾子所稱數事。體之於身。非大勇者。其孰能之。克己之說。未爲不是。但如此言語上。理會恐無益耳。其他數條。似皆未切。大抵前後見舜卿講論。多是不切已。而止於文字上。捏合。所以無意味。不得力。須更就此轉轉。方有實地功夫也。

答周舜卿

示及疑問。且當如此涵泳甚善。致知工夫。亦只是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敬子遠來不易。其志甚勇。而工夫未密。更宜相與切磋。更令精細平穩。乃佳耳。觀其病痛。與長歸頗相似。所以做處一般。不知吾人所學。且要切身。正不以此等爲高也。若親養未便。亦須委曲商量。不須如此躁迫也。伊川告詞如此。是亦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衷一疋之雜也。

答林叔和

裏事既在秋冬。日下想亦少寬。雖或紛冗。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答詹元善

大抵近年風俗浮淺。士大夫之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富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之者。下至王介甫做處。亦模稜不著。

答朱魯叔

劉守醇祠宋報。計須且留。知早晚得親炙。又與程弟講學。甚善甚善。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有所不足言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己。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汎濫涉獵也。

答詹兼善

示論儒釋之分。益見潛心之力。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別。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別。只此覺處。便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彼天秋。天命天討。正在是耳。所論孟子善善其大概。不外此矣。更於其間子細研窮。見得曲折處。方有意味。願益勉旃。以愷所望。

答呂士瞻

道一遠來。甚想孤陋。天資明敏。極不易得。到此數日。適值小冗。撥置與語。令人不倦。觀其意趣。事事通曉。但於爲己一著。未有肯心。此區區所深惜。故其告歸。再三留之。今日乃言有信得及處。此事體大。日月長遠。政使實得。亦須接續工夫。常不間斷。方可保任。況一時意思。未知果如何。須更於過庭之際。入大鑑鏡。與之鍛鍊。始可放行耳。

答方道耕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凌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探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己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爲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愛慕之深。不覺縷縷。幸恕僭易也。

答呂子約

示論縷縷具悉。但泛說尙多。皆委曲相合。恐更當放下。且玩索所讀書。依本分持養爲佳耳。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

答呂子約

論及日來進學之功。尤慰孤陋。且深有助於警省。爲惠厚矣。氣質未化。偏重難反。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吝剋責。如此太深。卻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新之益也。

答潘文叔

所論讀書求道。深思力行之意。深慰所望。然殊未見常日端的用功。及逐時漸入進步之處。而但說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恐又只成悠悠度日。永不到真實地頭也。承許官滿見訪。會面非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既以自歎。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爲憂也。

答滕德粹

添冬來卻幸稍健。正思叔重來。得數日之款。亦足少慰離索。但念吾友昆仲。不知近日功夫如何。切宜痛加矯厲。專一切功。庶幾不至悠悠虛度時日也。

答黃直卿

示論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有進才。豈如此狹隘拘迫。卻恐不能得展拓也。子細已別錄去。可更詳之。

答劉平甫

新年人事幾日而定。定後進業恐不可廢。昨日歲前有欲奉問者。以無閒處不暇。及亦嘗令四弟相告。付及之否。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難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恐意講學幹盤之外。挽弓鳴琴。鈔書羅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

身計果就親且急哉。又比來游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過之以禮。彼將自疏。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衡門之下。有難賢乎。禮來者禮接之。亦皆有留連酒炙。把臂並游。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以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若徒暴露於外。而無見聽之實。但使衆惡見歸。為僕作禍耳。千萬幸察。妻丈正歲出山來。幸為道區區。此公勸直。凡所告戒。千萬信受。不可如聽燕言之悠悠。恐不能堪耳。

答劉平甫

前日奉聞。可且自觀書。恐衆說紛紜。未能自決。即且理舊書如何。二南說未編次。可及今為之。他日相聚。裁定也。論語向者看四篇。似未決然。可兼新舊看為佳。去歲所治大抵未熟者。今悉溫尋之為善。向數奉語。可錄出所作工夫次第。作一紙。時復省察。了與未了分數。此最善。可使為之。蓋難相聚一年。所進業殊少。所常為而未為者殊多。今又疾病如此。羸頓勢未能出。與兄相聚。相聚亦思索講究。未得恐負太碩人。與共甫兄相實望之意。特復奉白。幸惟思之。無事勿出入。蓋共甫兄不在宅中。別無子弟。戶門深闔。事有不可勝慮者。不惟惰游廢業為不可。賓客至者。談說戲笑。度無益於身。家事者。少酬酢之。則彼自不來矣。切視且溫習勿廢。使有常業。而此心不放。則異日復相聚。亦易收拾。試思自去冬以來。已過之日多少。其間用心處。放蕩幾何。存在幾何。則亦足以自警矣。

答劉平甫

尊幾聞向安殊可喜。點視游樂之暇。可以理舊學矣。日月易過。毋因循失之。乃所深望。前以戲謔奉規。能留意否。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向曾講此至熟。日用之間。只此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千萬千萬。以同召者。例有任滿指擢。不免援例陳請。范丈亦以為兄至此。渠完甚不得款語。然卻儘有合處。不至如早賦之矛盾也。歸日當面言之。惟益力進所學。力行所知。元履向至。泰舉兄於諸人間。不容口無便為過情之問。則甚善。

答何叔京

昨承不鄙。惠然枉顧。得以奉教累日。啓發蒙陋。為幸多矣。杜門奉親。碌碌仍昔。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開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愆愆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定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過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孟子集解。當悉已過。日有差。經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憤。幸甚幸甚。伯崇云。論語要義。武陽學中。已寫本。次第下手刊板矣。若成此書。甚便學者觀覽。然向上儘索眼力。若在本領處。久不透徹。則雖至言妙論。日陳於前。只是閒言語也。廣

文更欲刊通書。此亦甚善。今人知趣向如此者。亦自少得。往往伯崇游談之功為多也。孟子看畢。先送伯崇。近成都寄得橫渠書數種。來其間多可附入者。欲及注補也。淵源錄亦欲早得邵氏。且留不妨也。本欲專人致書。以謝臨辱。又苦農收乏人。只附此於伯崇處。未知達在何時。臨書悵悵不自勝。

答何叔京

專人賜教。所以誨誘假借之者甚厚。悉非所敢當。然而此意不可忘也。謹當奉以周旋。益思其所未明。益勉其所未至。庶幾或能副期待之意耳。杜門奉親。幸甚。幾遺日。無足言者。前此失於會計。妄意增葺。殿廡以奉賓祭。工役一興。財力俱耗。又勢不容中止。數日。衰定方劇。幾無食息之暇也。來春又當東走政和。展幕南下。尤川省親。此行所過留滯。非兩三月不足往返。比獲寧居。當復首夏矣。光陰幾何。而靡散於事役塗路之間。動涉時序。雖隨事應物。不敢弛其警省之功。然客氣盛而天理微。才涉紛擾。即應接之間。尤多舛逆。如來教。一言未終。已覺其有過言。一事未終。已覺其有過行。在高明未必然。而然實當之矣。以此常恐因循汨沒。辜負平生師友之教。尚賴尊兄未即遐棄。猶時有以振德之也。前此所論。未能保其不無批。緣乃殊不蒙指告。來論動勤。若真以其言為不妄者。何哉。豈其以是進之。欲其肆志極言。而無毫髮之隱。因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不然。則庸妄所聞。必有偶合高明之見者矣。欣幸欣幸。中庸集說。如戒歸納。慈意竊謂。更當精擇。未易一概去取。蓋先賢所擇一章之中。文句意義。自有得失精蘊。須一一究之。令各有下落。方懼人。意然又有大者。昔聞之師。以為當於未發已發之難。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為切要至當之說。而竟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博易陳開。不諱尊意以為如何。孟子集解。重蒙顯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完機。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樂。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為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向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穴中。慨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道遠。所查思。張思叔。為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錄。近亦修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錄見二錄。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其間有合諸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高文委示。尤荷意愛之厚。大抵必根於義理。而詞氣高妙。又足以發夫中之所欲言者。非近世空言無用之文也。易說序文。敬拜大賜。三復研味。想見前賢造詣之深。踐履之熟。故詞無枝葉。而藹然有篤厚慈誠之氣。他時若得盡見遺編。何幸如之。遺錄行狀。并且歸內。改定後。更望別示一本。幸幸。孔明傳。近為元履借去。示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歸於首事者。填塞矣。故乘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謀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

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豈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來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明者之論也。妄論如此，如有未當，因便以見教幸甚。難學辨出於妄作，乃蒙品題過當，深懼上累知言之明，伏讀恐悚，不自勝宗禮處亦未有便，因書當如所戒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歡，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大抵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惟恐難隨日甚，豈有分寸之進，世間無有不進而不退者，然則其御行也必矣。自此子書，當痛加鞭策，庶乎不為小人之歸，舍是而唯唯焉，殆非所望於直諒多聞之友也。

答何叔京

竊竊碌碌，講學觀旁，思索不敢廢，但所見終未明了。動靜語默之間，疵吝山積，思見君子，圖所以洒濯之者，而未可得。今年卻得一林同人，在此名用中，字博之，相與討論，其人操履甚謹，思索愈精，大有所益，不但勝已而已。欽夫亦時時得書，多所警發，所論日精，語向以所遺說數段寄之，得報如此，始亦疑其大過，及細思之，一一皆然，有智無智，豈止校三十里也。今錄去上呈，其他答問反復，及他記序等文，尚多，以伯修行速，不能鈔為恨。茲前此書中所請教者，於尊意云何，竊意其說不過如此，但持之不力，恐言語間不容無病，深望指謫，得以自警而改之幸也。向曾上稟，送夫到日，借數人來，為相聚數日之計，今恐已難出入，又意此人已到，不能久留，而尊兄已就道久矣，或已到官，亦未可知。三四舍之遠，阻隔不相聞，如此可為深恨也。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簡疑數條，例小差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為然，但竊欲傳末略載諸葛瞻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卻不以為然，以為瞻任兼將相，而不能盡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老兄以為如何，但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蓋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又老兄云，人皆有是善根，故好是德，欽夫說見別紙，蓋則竊以為老兄此言未失，但不知好者為可欲，而以德為可欲，此為失耳。蓋好者善根之發也，德者，衆善之名也，善根無對之善也，衆善者，有對之善也，無對者以心言，有對者以事言，夫可欲之善，乃善之端，而以事言之，其失遠矣。此兩條更望思之，卻以見教，幸甚。西山集讀之，疑信相半，姑留此以俟的便。

答何叔京

示論溫習之益，體驗之功，有以見用力之深，無少逸豫，歎服之餘，悚厲多矣。錄寄數條，無非精微廣大之致，願鄙陋何足知之，然貪於求教，輒復以管見取正於左右，卻望指謫見告，幸甚。竊近來尤覺昏惰，無進步處，蓋緣日前論語荷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無進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強，不知終能有所濟否。今年有古田林君擇之者，在此相與講學，大有所益。區區稍知復加激厲，此公之力為多也。道說向來草草具舉，其間極有淺陋疏脫處，都不蒙一精擊何耶。前日伯修書，有欽夫所論數條甚精，試一思之，當有發耳。大率吾曹之病，皆在淺急，於道理上，縱有一說，似打得過，便草草打過，以故為說不難，而道理日淺。今方欲痛自懲革，然思慮昏空已甚，不知能復

有所進否。左提右挈之所助，深不能無望於尊兄也。所論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權權將相，而不能極謙以去黃皓，謙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詞，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恐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為如何。所借書悉如所戒，但易傳無人鈔得，只納印本去，此有別本，遂留几間可也。知言所傳已借出，卻借得一本在此看，本欲轉以上內，然所借書已多，一目之力，何能遽及無，乃有妨精思坐進之功耶。蓋蓋宿有此病者，今未能除，然已覺知是病矣。西山集前便恐有浮沈，不敢附今付來人，其間大有可疑處，未暇論也。

答何叔京

奉親遺日如昔，但學不加進，鄙吝日滋，思見君子，以求切確之益，而不可得，日以慣慣，未知所濟也。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耶。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然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易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得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諸葛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春秋喪死節，然亦有不書者甚多，取舍之間，必有意意思之未精，考之未備，不敢輕為之說，請俟他日也。惟微者心也，復者所以傳是心也，若滔滔汨汨，與物競馳而不反，亦何自見此而施精一之功乎。有對無對之說，誠未盡善，然當時正緣好是德，德而立文耳。如昔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惡遂分，則此善也，不得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凡此數端，據愚見直書，遠求質正，又疑孟之說，尚有未盡之意，輒因來教，引而伸之，別紙具呈，更有二段，擇之前日，為說甚精，偶其還家，未得寫內，且夕附便致之也。今此所論，且望不吝痛加反復，幸甚。近日狐鼠雖去，主人未知室其穴，繼來者數倍於前已去者，未必不容其復來，但獨斷之權，執之益固，中書行文書，避重就輕，其責愈重，其責愈重，觀望迎合，至謂天下不患無財，皆欣然納之，此則可愛之大者，其他未易以言既也。北虜責降甚急，子之則失信生亂，不子又慮生變，未嘗有以應之，然廟堂之議，斷然不予，但上近者損八十萬緡，樂揚州之城，華臣之諫不聽，其附會贊成者，遂得美遷，觀此邊事，亦不能久寧矣。根本如此，何以待之，可慮可慮。

答何叔京

一出五旬而後反，歸來隨分擾擾，未得開卷，歲月逝矣。天理未明，物欲方熾，每得朋友論辯之書，為之宛汗不能已。未知終何以自脫於小人之歸也。幸聞里鄰，老幼平道，雖貧悴日甚，且復推遷，官期亦未及區區，甚懼此行欲俟暫到，復為請祠計，若不獲命，始當奉來教以周旋，敬夫相為謀，亦如此也。竊水深以

去觀爲念。又歎從仕之害其所學。浩然有歸與之志。此固吾人之所同。然仕州縣者。遷就於法令之中。猶或以行所志之一二。仕於朝者。又不復有此。但知其不可而冒進自處。便不是了。更無可說。此所以徘徊之久。而重於一行也。承論濫厲之說。不記當時如何及之。若直以厲爲主。誠可謂一偏之論矣。或恐以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是者。亦不爲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極。隨其所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不然正恐如扶醉人也。來教所謂聖人所以處中。似非本旨。更告詳之。伯崇近得書。講學不輟。似亦稍進。但爲偷兒入室。夜盡爲之一空。亦非貧者所宜道也。寄示答問六條。得以見邇來用功處。然鄙意多所未安。輒敢條析。以求訂正。亦未敢自以爲是也。

答何叔京

後書所論持守之說。有所未論。所較難不多。然此乃實下功夫田地。不容少有差互。嘗與季通論之。季通以爲尊兄天資粹美。自無分擾之患。故不察夫用力之難。而言之易如此。此語甚當。然竊竊觀尊兄平日之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麤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詳釋。自常見之。

答王近思

向來雖幸一見。然忽忽於今。已二十餘年矣。時於朋友間得窺佳句。足以見所存之一二。顧未得會面爲歡耳。今承惠問。荷意良勤。區區每思世衰道微。士不知學。其溺於卑陋者。固無足言。其有志於高遠者。又或僥於虛名。而不求古人爲己之實。是以所求於人者甚重。而所以自任者甚輕。每念聖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意其必有非苟然者。恨不得與賢者共詳之也。李隨明敏。朋友中少見其比。自惟衰墮。豈足以副其遠來之意。然亦不敢虛也。歸日常相與講之。有所未安。卻望見告。得以反復爲幸。昆仲家學。門庭非他人比。而區區所望。又特在於其實。而不在于名。願有以深察此意也。

答汪長儒

示論功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卻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退捨。見得顏子以能聞於不能。以多聞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王近思

向所寄論筆勢甚可觀。但少主宰。若眼目多被題目轉卻。已是大病。又多用莊子語。虛浮無骨。試取孟軻。子班。馬。書。大議論處。熟讀之。及後世歐。竹。老。蘇。文字。亦當細考。乃見爲文用力處。今人多見出莊子題。

目。使用莊子語。殊不知正是千人一律文章。若出莊子題目。自家卻從別處做將來。方是出衆文字也。老鈍久不爲文。如此主張。未知是否。更思之。更思之。抑人之爲學。亦不專爲科舉而已。不審吾友比來於爲己之學。亦嘗致意否。汝器諸友相聚。日所講者何事。因來更詳及此爲佳。

答王近思

窮思且爾。憂苦之餘。無復仕進意。杜門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累書所問。緣多出入。無人收拾。往往散落。以此不及奉報。然其大略。只是要做文字。應科舉。誇世俗而已。年來懶廢於此。尤悉棄置。不能有所可否於其間也。

答王近思

示論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率然奉答。竊恐祇爲口耳之資。而無益學問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論。計其間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所云或者競生新意。不知此是何人。并幸論及。

答王近思

別紙所示。適此冗冗。不及細觀。大抵似有要說。高妙作文章之意。此近世學者之大患也。但日用之間。以敬爲主。而於古昔聖賢。及近世二先生之言。逐一反復。子細玩味。勿遽立說以求近功。則久之當有貫通處。而胸次了然無疑矣。

答王近思

所論纒纒已悉。大抵吾友明勉有餘。而少持重。稍晦氣象。此是大病。今秋若與諸遠。能迂道一見過。幸幸所懷當面布之。乃可盡耳。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萊。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誤人。甚不便。可爲焚之。

答王近思

到此患思三月。政不得施。教不得行。日有愧怍而已。所論已悉。洪範說未暇細看。此間相去不遠。不知能略見訪。相聚數日。否此事須款曲講論。方見意味。非文字言語可寄也。人還草草。餘俟面道。

答王近思

平時無事。是非之辯。似不能惑。事至而應。則陷於非者。十七八。雖隨即追悔。後來之失。又只如故。今欲臨事時。所謂可喜。可畏。可沮者。不能移其平時之心。其道何由。此是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之病。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安且固矣。

答馮作楫

所論懲創後生。妄作之弊。甚善。然亦不可以此而緩於窮理。但勿好異求新。非人是己。則知識益明。而無

穿穴之害矣。若因陋習，不為勇決之計，又非所以矯氣質之偏，而進乎日新也。

答馮作甫

示論頗為他慮所牽，不得一意講習，只得且將明白義理，澆灌涵養，令此義理之心常勝，便是緊切工夫，久之須得力也。

答董叔重

所論教說甚善，更宜加意涵養，於日用動靜之間為佳，不然徒為空言，無益而有害也。

答傅誠子

茲承惠書，足見好學之篤，已足為慰矣。比想冬溫所履佳勝，所示疑問，皆有急迫之意，此最為學之害，須且放下，只平平地讀書，玩味其意，理會未得處，且記著，時時拈起看，恐久之須有得力處，若只如此，枉費心力，不濟事也。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何難剖析之，有第二條，亦不須得如此理會，且討論書讀，卻許多勞擾，久之須放得下，第三條，既知得大有妨害，便增除了，何問之有，如此紛紜，自作纏繞，無了期也。

答余國秀來

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細顯隱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今看此冊，大抵不曾著實持守，而遽責純熟之功，不曾循序講究，而務極精微之蘊，正使說得相似，只與做舉業一般，於己分上全無干涉，此正不貼裏之病也。以下數段，皆是此病，不能一一論辨也。

答余國秀

窮須是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韓退之盛山詩序，說玩而忘之，以文辭也。云云，文辭淺事，苟能玩而樂之，尚可以忘仕進之窮通。況吾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

與晏亞夫

奉別逾年，思念不置，然一向不聞問，不知何時到家，州舉得失復如何也。比日冬寒，為況想佳，門中尊幼，一一佳適，去歲到闕，不及五旬，而能能前一日，送范文叔於北關，歸家未久，已聞劉德修亦能歸矣。游判院相見不及款，而別近亦聞其補外，不知今在何許，信蜀士之多奇也。亞夫別後進學如何，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入頭處也。因鑿州江教授使人附此，託趙守轉致，地遠不能多說，惟千萬進德自愛而已。

與晏亞夫

長沙之別，忽忽累年，都不聞動靜，深以為念。度周卿來，略知還家已久，不審比日為況定何如。德門尊少

計各平安，家居為學，所進復如何也。茲連年疾病，今歲差勝，然氣體日衰，自是無復強健之理，所幸初心不敢安廢，亦時有朋友往來講習，僞學汗染，今人恐懼，然不得辭也。周卿相見，必能道此間事，與所商榷之曲折，因其歸，謹附此紙，和望之遠，會面無期，惟以慨歎耳。

與晏亞夫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況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游以弊歲月也。茲衰朽疾病，更無無疾疴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為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蔡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不知亞夫比來所進如何。今因赴昌包君粥書之行，附此奉問，別後為學功第，所得所疑，可因其還，一一報及，渠說欲求其醫書，必能自言曲折，幸略為訪問也。去年度周卿曾託致意，不知曾相見否。劉范李游諸賢，計各安健，前此使中，亦時得通聲問也。無由會面，千萬進學自愛，以慰千里相望之懷，目昏燈下草草。

答葉仁父

他論已悉，但平生所聞，人有此身，使有所為，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為也。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平生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惟其一二，或以貧尤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論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說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實者常默曉也。而今所論，雖若小異於口，以終未悉鄙意，故不得已而索言之。幸試思之中，夜以與，痛自省察，或能豁然一躍，盡脫從前三四十年見聞染習之陋，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答孫敬甫

便中再辱手示，欣審比日侍履佳處，所論為學本末甚詳，乃悉前書所謂世道衰微，異言蠱出，其甚乖刺者，固已陷人於犯刑受辱之地，其近似而小差者，亦足使人支離纏繞，而不得以聖賢為歸。歧多路惑，甚可懼也。願且虛心徐觀古訓，句解章析，使節節通透，段段爛熟，自然見得為學次第，不須別立門庭，固守死法也。來人云往昭武，不復依報章，今過此便，途中草草奉報，未能究所欲言，正遠惟以時自愛。

朱子文集卷之八

與留相公書

燕竊以孟秋猶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竊區區賤迹，自四月二十六日，解能郡事，越三日遂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因遂寄寓，以畢喪葬，但悲愴之餘，無復生意，仰賴巨庇，偶未即死耳。七月四日，始被省劄，并領手教之賜，仰荷鈞慈垂念之厚，但所請上還進職恩命，未奉俞允，上恩隆重，威令已行，知友皆謂不當復有干冒，而反覆以思，竟未得其所以可受之說，不免復從建寧借人持狀申省，愚慮懼歎，竭亡餘，不敢重瀆，崇聽得賜省覽，詳悉開陳，上護聖朝予養之公，下全匹夫辭受之義，則庶不勝千萬幸甚。又蒙垂諭，經界利病，乃是溫陵士夫，猶有公論，始者但見漳人有仕於朝者，奔走權門，肆其沮而妄疑之耳。數日前，陳憲按部經由，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途之請，始必為此，然周漕始至，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從陳憲之請，即欲略知曲折，未知後來既開浮議紛紜之後，又復如何，非聞人所敢干預，第因下論之及，敢布所聞耳。無額錢事，曲蒙垂念，尤深感戴，版曹今當已有定論，但恐出內之各有司常，須仰廟堂力賜主張，始可不乖所望也。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況如丞相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為之中雪，固不得謬言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酒，不唯直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亦不為無所助矣。如開比

日朝士，有以不願為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若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為與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察知願，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勳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君思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為君者，自不為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為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為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究者，致煩鶴論，至於勤懈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於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竊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備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果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絕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稅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加之之意也。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為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退而消也，五龍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贏家隨隨之孚，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為主而方長乎，孰為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為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少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為異日之患乎。竊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惟赦其狂妄，而取其忠，千萬幸甚。嘗著目昏，作字不謹，并句原恕，自餘惟冀上體兩宮之眷，俯慰四方之望，加感重肉列鼎之衛，以究久大之業，千萬幸甚。

與留相公書

竊輒有愚悃，仰塵鈞聽，孤賤鄙儒，迂闊有素，中間諸公不知其不肖，往往誤有收捨使令之意，而愚方拙不能奉承，是以多致齟齬，而不能無遺恨於其後。爰自戊申之夏，狼狽出關，杜門空山，蓋已無復當世之念矣。不意相公曾未識其面目，乃於秉鈞之初，首加拔用，竊以衰頹不堪，劇部為辭，又蒙改命，更界郡符，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疑贈津浦高公，誠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所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愚知之不為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為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屢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

許之。則又多為疑貳之言。以來議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罷之。則蓋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之。不如其於預撰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固已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蠲伸己志。亦庶幾陰以解謝臨潭千里狼狽失業之民。而於相公則不敢以為恨也。今者相公郊居歲月。一旦來歸。未遑他事。而復首以不肖之姓名。冒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聖主以相公之言為重。即使出命。而相公又申以手札之賜。慰諭勸勉。禮意勤渥。有加於前。君相之恩。隆厚若此。政使賤軀。不堪上道。神識昏昧。不任治劇。亦當屈體勉命。走伏官次。以稱所蒙。而蓋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又竊惟念相公自居大位。悉引海內知名之士。無一不聚於朝。今茲之事。雖相公出舍於郊。不得親回天意。而諸賢在列。各據忠愫。並進苦言。不遺餘力。是乃無異出於相公之口。相公於此得士之多。致君之效。其亦可以無愧古人矣。然則若蓋之愚。姑亦勿問。而置之度外。似亦未足以虧盛德之萬分。而況啓擬之恩。謙尊之美。相公又已行之乎。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為盛美。若又難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謂入有其寶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汗行。而為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而恐不但如前日之易平也。願相公深以前事為戒。公其心。遠其慮。毋使天下之士。賢於蓋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素今日之言。猶未為無以報德也。區區此意。但欲相公知之。所有省狀公劄。則不敢吐所懷矣。僅冀將上。早賜施行。勿使至於再瀆。則蓋千萬幸甚。

答汪尙書書

國史待讀內翰尙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輪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微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為。蓋學不加進。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遠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猶復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蓋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願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之否。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公所必欲其來。何謂也。以為欲行其道。則蓋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善德。嚮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孽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為欲榮其身。則使蓋出而仕。舍虛名而觀實際。隨行逐隊。則有持絲之議。叩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下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券年諸事。又且如此。則蓋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若適於義而已。蓋學蒙教。嘗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謫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

蓋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蓋則何敢謂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許言。明公不以爲謬。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誤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矣。若蓋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議論。殊乖僻。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遺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尙書書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滂。台候起居萬福。感德之深。伏冀勤行。尤荷眷念。竊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蓋孤賤庸庸。學不加進。而慙慙口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素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憲區區平昔之望。則蓋也。尙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勸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蓋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頗踴躍然。冒利祿而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蓋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蓋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則則明公愛蓋之深。而所以爲蓋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難乎其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尙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景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蓋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蓋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許許。因爲大幸。若其不遂。則蓋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取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此。就職。則便被拘繫。不就。則重遣指日。就職之後。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然。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蓋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育。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聞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庶幾。取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修業。爲主眷人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與陳丞相書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侯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慰問。因以愚慮上煩。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慈。遠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教。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悖。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願以近制不應辭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養。則又以待次尙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竊歎。以至於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愛。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遂蒙許則。熹請得復。俟其說盡。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閱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憚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爲不厚。豈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而直遂遐逝。以求守此東南之陬乎。此其中必有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寞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悖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薰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命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誠就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賢器。然處歐歌而樂舞。猶將爲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雜鼎食。以極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趙尙書書

竊向託廷老面。一二事。不審台意如何。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惟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採正。若其他間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如學校之政是也。此等事。欲大更張。非惟任事者未必肯行。亦恐主議之人。未必究知先王學校教育之本意。良法政使行之。未能有益。而反有害。若欲因議而發。且如來教所謂。就見行法中。略與修整。則前書紙尾四五條者。最爲穩當。不驚動人耳目。而可以坐消奔馳。僞言請勵之弊。然其行與不行。亦非安危存亡之所繫。議而不行。正亦不必固詰也。今所規畫。皆是糊立條貫。多所更革。安得謂之。就見行法中。修整乎。又況教言未必得人。將來姦弊百出。既已慮之。而未如所以爲計。又何必抗言極論。以爭此嘗試疏闊之策。而使勞觀者。重有紛更不靜之譏乎。前日山間拜書。不能盡此曲折。深有遺恨。蓋策之未善。猶未足言。所深慮者。尙書人望之重。本所舉者。當爲何事。而今乃切切於此不急之務。以取嫌忌。嘲笑於流俗。知時識勢者。固如是乎。然欲爲前所謂。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實於我。使我

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猶何默歟。俟其開際。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尙書天資高明。而於當世之務。講之熟矣。至於前世名臣議奏。又嘗博觀而精擇之。以爲一書。宜其投機合勢。慮無遺策。而今者之議。以大言之。則不時以小言之。則不巧。不惟熹之至愚。以爲未安。而天下有識。亦無不竊怪。其不當出於明者之口也。抑其言又有大於此者。蓋又皆以爲尙書。頗以簡貴自高。憚於降屈。而無好士受言之美。也不誠尙書。何以得此於楚。梁之間哉。其必有以取之矣。願反諸身而熟察之。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雖敵己以下。猶然而況於南轅萬乘之主乎。尙書誠以天下之事。爲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蓋非獨熹之所望於下執事者如此。計善類之所望。莫不然也。久欲言之。而不得暇。今日偶病。怯風。不敢出戶。因得極陳其愚。伏惟恕其狂率。幸甚。幸甚。他所欲言。無大此者。請俟後便不宣。

與黃仁卿書

熹行義不修。無以取信交游。遂使中傷之禍。上及先賢。若非神聖鑒知。則其流害。將不止於不肖而已。負此悚惕。無以自容。熹竟不免臨潭之行。示諭積弊。此固當然。其橫斂擾民。爲害有大於此者。到官之後。須次第討論更革之。今未敢洩此意。若過劍。得左右在彼。而爲幸。或出沙縣。亦當先附報奉約。一相會也。於州縣事體。本自生疏。又多時不出。意思疏懶。既承當了擔子。便又苟簡不得。甚欲子細商量也。請祠事亦似不必如此。隨分仕官。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政不須如此。若論爲學。則在官何嘗不可爲學。直思自愛。日用功耳。買田舉子之說。甚善。此間周居晦。劉晦伯。皆有此議。但愚意以爲如此。則只做得一事。不如散散。既可舉子。兼可救荒。又將來田租。亦爲貧民坐欠。催督費力。此建陽已見之弊。須更子細商量。大抵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但算其多者爲之耳。只恐一日。無美。卻思此米無計處也。

答陳同父書

竊所道人。度月半前後到郡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開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腳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攪。留此閒淡。在山裏喫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纏綿給事。不得做。只恁壓死了。底何恨。願此腐儒。又何足爲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論恐爲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尙未聞報。可

跟蹤不自勝。來書聲誨，殊荷愛念。然使意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大事。況只此伴，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至誠。孟子豈不是鐵拳大脚。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句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為盡謙廉恥。而及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懼慚慚，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強備億以千鈞之重，而不覺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妙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撻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所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間，預得袖釋，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思說話不盡，只成閒追逐也。

答呂伯恭別紙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論，教當獨以警告。常所與往來者，使自省察耳。卻是老成政為，志行可保之人，往往又卻遲鈍，看道理不透，求其有精神而醇者，真難得耳。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週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感之至。但所被恩命，以茲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郎副本錄呈。彼說雖詳，然似無過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卻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恣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強之，大是遠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惟在山林，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川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卻心性，雖欲勉強，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病。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解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共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正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為煩也。按路未敢作書，頗為深遠此意。只俟此事定盤，再得官觀如舊，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衙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如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諷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迹，使不至疏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與曹督叔書

案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歎服。蘇龐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雅實者。只是未知何方，往往躬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日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其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勸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無不容納。然所愛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行如何耳。

賀陳丞相書

恭聞制書延拜，進乘國鈞。凡在胸臆，就欣欣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懷懷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為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幸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為上言之。為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蓋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然受知之深，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敘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立乎其位。有所變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為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於此之不足，以知之乎。願而圖之，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為今日之憾然也。抑又有所謂焉。蓋蘇龐學，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帶為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履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強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為也。蘇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

因倥傯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異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與蓋端書

察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疏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行之甚盛甚盛願深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願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真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證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參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醫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爲術以去之是以疑疑不知所定尙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之心然窺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流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諒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誠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越怒決裂之勢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聞者諸臣乃復挾撻帶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惟其日侍燕閒逢迎縱輿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進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於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萬歲庶幾不武尙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蓋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矣願就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候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疏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答路德章

奉一日告獲聞安勝爲憾但聞忍窮益堅未有卒歲之計則未能不相爲動心也然詳來論似所以處者亦未有盡善蓋若謂差於出入則不應去冬未覺而今夏方覺謂賤請託則此等以義裁之一切不與人自不能相干謂所入不足自資則又將去此而有求其得失既未可期而豐約亦未可料此恐皆非所以決爲去就之賢或者但以平日意氣不能俯仰而忽然有所激觸遂憤然爲此而不暇顧計耳大抵德章平日爲學於文字議論上用功多於性情義理上用功少所以常有憤鬱不平之意見於詞氣容貌之間

而所向者無非崎嶇偏人不可容身之地此在世俗苟且流徇之中觀之固亦足爲高然在吾輩學問義理上看則豈非膏肓深痼之疾而不可以不早治者耶即今且置此勿論而以所論讀論孟者言之則所謂不愛把來作口頭說話故不敢作問而隨於寡陋者豈亦不爲憤鬱不平之氣所發耶夫學者讀書有疑而不能自決故不得已而不能不問今人無疑而佈問以資談聽者固不足道然遂懲此而不問則未知其果已洞然而無疑耶抑有疑而恥自同於佈問遂欲默以自慰將未至乎有疑而不能問遂發其憤悶肆其忌克而託於不問以自欺也若已洞然而無疑則善矣然非上智之資不能及若不幸而彷彿於後兩者之所謂則吾恐其深有害於進學而大有害於養心也昨見編集春秋蓋嘗奉勸此等得暇爲之不可以此而妨吾涵養之務正爲此爾但當時又見所編功緒已成精密可愛他人決做不得遂亦心利其成不欲一向說殺以令觀之則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無大於此乃始惕然自悔自咎蓋不獨爲賢者惜之也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惟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德章氣節儼然非流輩所可及私心常所愛敬而區區之懷猶有未得盡者每竊以爲愧且恨也因風布問輒盡言之想所樂聞不至以爲罪也

答康炳道

所論學者之失由其但以致知爲事遂至陷溺此於今日之弊誠若近之然恐所謂致知者正是要就事物上見得本來道理即與今日討論制度較計權術者意思功夫迥然不同若致得吾心本然之知豈復有所陷溺耶正坐論事而不求理遂至生此病痛耳蓋於此非敢有所與奪但見邪說橫流恐爲吾道之害故不得不極言之信之與否則在乎人焉若既排闥之又假借之則恐其弊將有至於養虎而遺患者矣然區區於此亦固未嘗有所絕於人而不與其進也彼若幡然覺悟去邪歸正又豈茲之所能拒哉東萊文字須子細整頓成編乃可商量但此事亦不宜甚緩蓋人生不堅固若過卻眼前諸人即此事無分付處矣

答陳師德

竊思不肖早嘗涉學歲月逝矣老大無聞靜循初心每自愧歎過承下問其何以稱厚意之辱然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者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誕近人情之說也左右玩意之久於此蓋必已深有得矣更願勉旃而無或怠焉則亦何事於他求哉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解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惟困於遠求而無得者知之亦願左右者之識之也

答鄭子上可學

前此所惠書歸來乃得之。所論詳悉。此間朋友難得如此會思者。今書所說易中庸亦甚子細。今并符去。具在別紙。更熟玩之。自見曲折也。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難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亦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不知識義或春煖。能一來否。此間難得人講論。每深懷想耳。

答杜叔高

示論克己之說。甚想所望。道理分明。本如大路。聖賢又如此指示提撕。不為不切。今人都不理會。卻別去千生萬受。杜撰百般。胡說亂道。於自己分上。了無分毫利益。只可誑嚇他人。然亦只誑嚇得不識底人。若被識道理人。旁邊冷看。成甚模樣。此區區所以於前日面論之際。不能不笑於賢者之言也。今承來論。乃知後來思之。有得力處。此又見賢者資質。本自過人。但從前本欲誑人。卻反為人所誑。今日一聞逆耳。便能發悟於心。不易得也。然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處立定腳根。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不但輕躁二字也。幸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向使早向裏來。有用心處。則其事業後偉光明。豈但如今所就而已。耶。彼中見聞。豈不有少未安者。想亦具以告之。退既不以老拙之言為嫌。亦必不以賢者之言為忤也。

答胡季隨

所論兩條。前書奉報。已極詳悉。若能平心定氣。熟復再三。必自曉然。今乃復有來書之論。其言欲以洒落為始學之事。而可以力致。皆不過如前書之說。至引延平先生之言。則又析為兩段。而謂前段可以著力。令其如此。則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所謂反覆推究。待其融釋者。待字之意。是如何。而自以己意橫為之說也。大半講論文字。須且屏去私心。然後可以詳考文義。以求其理之所在。若不如是。而只欲以言語取勝。則雖索千萬言。終身說辨。亦無由有歸著矣。是乃徒為多事。而重得罪於聖人。何名為講學哉。故蒸不敢復為論說。以增前言之贅。但願且取前書。子細反復其間。所云才有令之心。即便終身不能得洒落者。此尤切至之論。蓋幾有此意。便不自然。其自謂洒落者。乃是疏略放肆之異名耳。此兩三重病痛。如何能到真洒落地位耶。古語云。反者道之動。謙者德之柄。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願察此語。不要思想。準擬。融釋洒落。功效判著。且看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洒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誠個深道。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的淺深。不謂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願以上。無此等語。子思孟子以下。乃頗有之。亦有所不得已也。樂記知言之辨。前書亦已盡之。細看來書。似已無可得說。但未肯放下此一團私意耳。如此則更說甚講學。不如同流合汙。著衣喫飯。無所用心之省事也。其餘諸說。未暇悉報。願且放此兩段。反復自見。得從前錯處。然後徐而議之。則彼亦無難語者。幸早報及也。

答沈叔師

示論兩塗之疑。足見身求善。不自滿足之意。警發多矣。自論論情。何以及此。況又未得而承事理之問。亦有難險度者。何敢容易下語。願以不鄙見辱之厚。竊以所論思之。恐所謂問道讀書者。皆救病之良藥也。但未知其所謂道者何道。所謂書者何書。而所以聞之讀之。又如何用其力。兩區區更願審其人。以究其說。而決其是非。非政使其說未必盡是。而因此講求。同異之間。使自可以見其是之所在。向後所力。則以前日躬行之實充之。且不患其不勇也。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此。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不識明者以為如何。子約為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所欲言者。甚眾甚眾。

答汪子卿

一別幾年。疾病多故。不獲以時致問訊。第積馳仰。正思之。來辱手書兩通。意厚禮勤。有非區區淺陋所敢當者。然足以見好學之篤。雖老而不忘也。信後冬深。寒燠不常。不審尊候何如。伏惟起處。萬福。羔犬馬之齒。雖在賢者之後。然今亦是老境。平生為學。非不究心。然未有大得力處。三復來書。皆其力之所未能及者。而何足以少助於高明。但荷意之勤。亦不敢隱其固陋耳。竊味來書所引論語數條。言仁甚悉。而所論反覆。亦不為不詳。獨於仁之一字。義理意味。與其所用力之方。皆未之及。豈其於此。固有以默契而忘言也。耶。不然。則仁之所以為仁者。初未嘗曉然有見於心。而的然有得於己。吾恐所謂不達不害者之茫。然如捕風繫影之無所措。而所以處夫窮通得喪之際者。或未能泰然無所動於其中也。長者之明。雖不至此。然以所謂變通之術者觀之。則有以見其未免於彼之重。而此之輕也。昔子貢無詬無驕之問。蓋自以為至。而夫子以為未若樂與好禮何哉。無詬無驕。則尚局於貧富之中。樂且好禮。則已超然乎貧富之外也。然其所以至此。則必皆有所用其力矣。非規規於兩者之間。有所校計抑過。而求出於此也。又況於自料其必有所不安。而預為變通之計。則恐其所立。又將出於無詬無驕之下也。無疑矣。區區鄙意。竊願長者於此。始無恤其他。而深探聖賢之言。以求仁之所以為仁者。反諸身而實用其力焉。則於所以不達不害者。皆如有物之可指。而窮通得失之變。脫然其無與於我矣。不識高明以為如何。若有未安。幸復見教也。

答趙幾道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實事。據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態淺淺。於義理之精。

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窮賤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惜其從初為學工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語當只其質實。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著力。卻便墮落。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修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終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會有人。能為拈出此箇話頭。以建立宗旨者。亦可恨也。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肯綮。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為略分解否耳。今日已作書。偶思得此語。聊復奉告。不審以為如何也。

答何叔京

五月十八日新安朱熹。謹再拜。復於知丞學士執事。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為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盡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為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崩地陷之歎。恨恨然如瞽之無目。撞垣索途。終日而莫知所適。以是竊有意於朋友之助。願以鄙樸窮陋。不獲交天下之英俊。以資其所長。而天下之士。其聰明博達。足以自立者。又往往流於詞章記誦之習。少復留意於此。所以趨赴於世求輔仁之益。所得不過一二人而已。聞者竊開執事家學淵源之正。而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深造默識。固有超然非謠說見聞之所及也。而其口講心誦。躬行力踐。已非一日之積。是以嘗欲一見執事。而有偶焉。聽於下風。又聞執事。蓋嘗過聽游談之誤。憐其願學之久。而未始有聞。且將引而實之。交游之末。使得薰沐道誼之餘。以自警飭。以此尤欲及時早遂。此願而貧病之故。不能贏糧數舍。求就正之益。以慰夙心。而承厚意。自惟薄陋。聲迹本疏。又不敢率然舉咫尺之書。以煩隸人。而為異日承教之漸。惟是瞻仰不能一日而忘。而且愧且恨。亦未嘗不一日往來於心也。不謂執事不鄙其愚。一日惠然辱賜以書。意者高明抱道獨立。亦病夫世之末學外。不可告語。於是取乎熹之鈍愚。靜以爲臭味之或同。而不盡責其餘耳。至於詞旨與博。反復通貫。三復悚然。有以仰見所存之妙。竊不自勝。其振厲勸導。以為雖未獲瞻望於前。而亦無以異於親承指誨也。惟其稱道太過。竊望太深。乃竊所欲請於左右者。而意緩不敏。反為執事所先。此則不能不以為愧然道之在天下。天地古今而已矣。其是非可否之不齊。決於公而已矣。然則熹之所望於執事者。又豈有彼此先後之間哉。繼自今以往。執事有以見教。而熹有以求教。願悉屏去形迹之私。商訂辨析。務以求合乎至當之歸。庶幾有以致廣大盡精微。而不滯於一偏之見。則熹之幸也。執事之賜也。其他未暇一二。姑先以此為謝。復願伯崇轉致。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甚兩頌頌。伏惟承顏。敬候神相。萬福。熹杜門奉親。日益孤陋。向風引領。不任馳情。承許秋涼見過。何幸如之。而非所敢望也。未開更冀。以時為道。千萬自愛。進為時用。以張斯文。想山野之望幸甚。

答張敬夫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專一如此用功。卻恐不免長欲速好徑之心。溢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厭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而且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描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卻之為愈也。竊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操地冥行之患。故其蔽也。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處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如惻隱之類。殊不類近世學者。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今此錄所以釋論語之言。而首章曰仁。其可知。次章曰仁之義可得而求。其後又多所以明仁之義云者。愚竊恐其非聖賢發言之本意也。又如首章雖列二先生之說。而所解實用上蔡之意。正伊川說中。問者所謂由孝弟可以至仁。而先生非之者。恐當更詳究之也。

答張欽夫

所示彪丈書。論天命未契處。想尊兄已詳語之。然彪丈之意。似欲更令下語。雖自度無出尊兄之意外也。然不敢不自竭以求教也。蓋昨聞彪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此則熹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無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乎。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物實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識。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知言首章。即是說彼此事。其後提撥仁字。最為緊切。正恐學者。作二本三本看了。但其間亦有急於曉人。而割析太過。略於下學。而推說太高者。此所以或啓今日之弊。序文之作。推明本意。以教末流。可謂有功於此書。而為幸於學者矣。尚何疑之有哉。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

立天下之大本而內外之道不備。然為其說者猶知左右迷離。曲為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若聖門所謂心。則天序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則天人性命。豈有二理哉。而今之為此道者。反謂此心之外。別有大本。為仁之外。別有至善。至命之方。竊恐非惟孤負聖賢立言垂後之意。平生承師問道之心。竊恐此說流行。反為異學所攻。重為吾道之累。故因來示。得效其愚。幸為審其是否。而復以求教於彪丈。幸甚幸甚。

答張欽夫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竊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發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四端矣。蓋仁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會分得體用。若謂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為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

竊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其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卻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謂以愛名仁者

竊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竊謂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

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名仁。乃是其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竊謂此語。恐有大有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家文言釋之。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急親賢之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竊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無所不愛四字。今亦改矣。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論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竊所論也。請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智亦性之德也。義禮智之本。雖通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能義。因性有禮。故情能禮。因性有智。故情能智。亦若此。則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前書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決之。如兼之說。則性發為情。情根於性。未有無性之情。無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二說得失。此亦可見。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竊觀來論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實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為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泛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有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自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為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者此語。卻是入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極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味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采察。

又論仁說

竊再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約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成德。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可知。

爲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云。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發緩飽饑之類爾。推而至於酬酢俯仰。亦只是此知覺。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差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達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證成其說。則非發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達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名義。又不論其實用功處。而欲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爲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爾。實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又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理。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然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豈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尙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爲不如克齊之云是也。然於此。卻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作一字。看得分明。然後卻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爲親切也。若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謂以公便爲仁之失。此蓋竊聞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體用一源。內外一致。爲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差。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爲然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與江東張憲啓

頃奉親恩。特令試郡。屢陳危懼。未許投閒。權留命以干誅。已敢反而就道。伏念蘇非適用。才不逮人。學自壯年。遭罹災患。暨茲晚景。益就衰頹。逆將屏迹於荒寒。敢復萌心於仕進。屬九重之過聽。取一士之遐遺。曲賜收載。加前祿。遂從祠節。昇以郡章。島依林久。絕高飛之意。潛魚在沼。但知深入之安。而況思既厚。則其責爲甚深。力不能則難勞。而無補。遂竊所於能免。卒無幸於矜從。與病以來。彌顏特甚。近瞻斧。補益愧冠紳。恭惟德厚。望隆。材宏用博。適布宜於使指。已明讓於邦刑。激濁揚清。更成思於稱職。持平履。正人自以爲不寬。矧是衰遲。獲依庇。皆幸際光儀。做板趨庭。茲不特少伸下吏之敬。奉命承教。殆有以深慰積年之思。令向深。嘉生感遠。冀茂經於福履。以前對於龍光。頗願惟深。敢宣莫貶。

與正言啓

懇辭使節。故擇地以求安。中界郡符。忽自天而疏寵。懷難回於上命。敢莫遂於初心。以數年衰朽之餘。任千里撫摩之寄。雖加強勉。尤切浚兢。伏念蘇非整閣。雖布草故習。少而慕古。師出處於前。修介不通。今恥浮沈於流俗。疑荷聖神之容。度加選用之榮。當官而行。蓋圖報上。知難則止。匪欲爲高。既疾疢之交。攻且形神之俱耗。久使田廬之假伏。詎堪原隰之驅馳。辭尊居卑。豈爲貧而猶仕。投閒置散。或揣分之誠。宜敢期宸渥之過優。復使侯藩之假守。意昔時之游宦。固常習熟於鄰封。謂晚歲之衰殘。尙可從容於道院。然比年之非舊。由積弊之相仍。財賦既促。而費用浸浮。田產不均。而姦欺滋出。要必更張。而乃善。恐非臥治之能勝。深虞五技之窮。仰負九重之託。伏惟正言。大明國論。力振朝綱。心正意誠。蓋得本原之學。諫行言聽。訖臻舊澤之流。每於獻納之雍容。尤務推揚於疏遠。肆如枯朽。誤玷承宣。二千石之第。循良已預。慚於共理。八十日而賦歸。去初何俟於終。更惴惴之私。刻磨罔既。

謝政府啓

追憂思以求開。方陳危懇。即便安而誤寵。并沐殊私。弗遂懇辭。迄成忝冒。伏念蘇學惟信。己材不逮。人生際休明。豈自甘於淪棄。病侵遲暮。久莫奉於馳驅。比叨民社之臨。猶冀桑榆之效。屬私門之變。致公務之弛。臨僞旬時。已積前書之畏。願瞻曩昔。未忘香火之修。仰洪造之不遠。服明恩而已厚。敢意便蕃之錫。更陸論議之華。願壽皇特達之深。知昔幸容其遜避。而聖上丁寧之申命。今復軫於眷懷。惟拜賜之無名。履歷章而自列。重煩睿旨。借借龍光。仰戴皇慈。欲終辭而不放。自憐末路。知仰報之難圖。祇命以還。措躬無所。蓋蓋伏遇丞相國公。妙照天輝。獨運化鈞。惟使相公。方扶皇極。獨運化鈞。參政同知。相公風推。衆久贊化。鈞欲儲材於巧。鍾之餘。適垂意於事功之外。遂令衰晚。有此叨踰。豈敢不思稱榮名。勉終素業。考諸前聖。倘不讓於正傳。覺後後知。或少禱於大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答辛幼安啓

光奉宸綸。起持憲節。昔愚民犯法。既申震讐之威。今聖上選賢。更作全安之計。先聲攸贊。慶譽交興。伏惟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游戲文章。亦膺炙十林之口。輅車每出。必著能名。制國一臨。便收顯績。茲久真庭之逸。爰深正字之思。當季康患盜之時。豈敢啟處閒之日。果致吞滬。特界重權。歌聖華之詩。既諭示君臣之好。稱直指之使。想滄海國之益。第恐賜環。不容煖席。蘇苟安祠。獲託部封。屬聞斧鑿之來。皆致鼎湖之間。尙煩緝禮。過委駢緘。雖雙兩金。恐未酬於鄭重。況一本。難亦奚助於高明。但晤對之有期。爲感欣而無已。

回謝解元啓

待開澤宮。登名天府。方幸寬宜於明詔。敢期誤枉於華旄。披味以還。咸感難諭。解元先輩。學高序序。行著州閭。時且評已。推高於前列。厥今歲舉。反見屈於後來。願與議之弗平。宜壯圖之未快。然察四端之固有。第開辭遜之心。旋觀三楫之彌文。蓋敦廉退之節。矧是專經之舊。豈忘立教之端。諒考聖言。益恢賢業。揀汰酒醜。隨之弊。尙及此時。致唐虞濟濟之和。更期異日。

與長子受之

早晚受業諸益。隨衆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册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語。歸安下處。思省切要之言。逐日割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錄取歸來。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莫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情慢。言語。須要謙當。不得戲笑諠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己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間以善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再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是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道汝者。恐汝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相責。及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勇爲。力改故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答鄭子上

道心之說。甚善。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即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間斷。即人欲便行矣。通書等。何故不曾寄去。今往一本。所擬附錄數條。亦略要見脈絡相連處耳。不足深致疑於其間也。但第三十六章注中。二字當作一字。西鈔卒章兩句。所釋頗未安。試更思之。如何。向來諸書。近來整頓愈精密矣。只是近處難得學者肯用心耳。此道之傳。不絕如縷。甚可愛。歎。惟冀益加勉厲。以副所望。

答黃文卿

辟齊知進學不倦之意。甚善。甚善。但自以不能致疑。便謂賢於辨論。而不能行者。似有臨深爲高。不求進益之病。亦未免爲自畫也。彼以空言生辯。我以實見致疑。自不相妨。固不當以似彼爲嫌。而倦於探討。亦

不當一概視彼皆爲空言。而逆料其全無實見也。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易言致己。非人而自安於不進之地。哉。程先生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長進。此不可不深念也。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也。公謹未及附書。相見煩致意。渠從呂東萊讀左傳。宜其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今乃如此不解事。何耶。德章似亦不安其官。頗有責上責下。而中自恕之意。皆是學問不用力處。吾輩觀此。真當痛自警省。實下工夫也。

答楊子順

所論數條。皆善。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效。若只如此做閒話說過。則不濟事矣。天下歸仁。亦是略以其效言之。非是便能使天下皆知吾之仁也。但言若能如此。則雖天下之大。亦無異詞耳。人稱不稱。固非己之所急。但其效自必至此。如食而飽。飲而醉。亦固然之理也。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即是太作意。說得張皇了。仁義禮智。是性之四德。四端乃其發處。乃所謂情也。孟子論性。而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正指其發處。以明其本體之有是耳。非直指四端爲性也。鐘磬有特懸者。有扁懸者。其特懸者。器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音。皆爲所掩。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舉曲之時。擊其本律之懸。以爲作止之節。其扁懸者。則擊器皆小。故可以雜奏八音之間。而不相掩也。不知今世所謂大樂者。其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古者當如此耳。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爲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魂耳。正名一義。乃可與權者之事。今以常情論之。決不能合。不若且置勿論。而於君臣父子大倫之正深致察。然則亦不待他求。而其輕重取舍之間。當自知所處矣。此亦食肉之馬。所不須深論也。至於書中所說。則猶忿之外。加以猜防。意思殊覺鄙陋。此是氣質本不高明寬廣。又爲學日淺。未有得力處。所以不免如此。今且未論其他。只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管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至之。雖疏不如子順細密。然此等處。卻似打得過。正好相切磋也。儀禮此間所編。已略定。便速未暇詳報。亦恨賢者未能勇於自拔。不能一來共加刊訂耳。

答李巽卿

所論進學處事之意。省察警懼。固當如此。然頭緒太多。卻成紛擾。但將聖賢之書。小立程課。熟讀深思。反復玩味。以此栽培澆灌。自有長進處。不必如此開計度也。

答黃令裕 一作黃敬之

收書雖見鄉道之切。然更宜寬以居之。使其優柔漸漬。有以自得。乃爲有益。正不在如此迫切也。大學文義通貫。所不難見。須更反復。要見下手用力處。而從事焉。乃爲有諸己耳。若只如此安排布置。口說得行。未至。未嘗得功夫也。

答程次卿

示論存心之說此固為學之本然來論又有所謂有是事必有是理者不知又何從而察之耶若如所謂當應事然後思是事之理當接物然後思是物之理則恐思之不豫而無所及若豫講則又陷於所謂出位而思念慮紛擾之病竊意用力之久必有說以處此矣幸明告我得以反復之

答楊宋卿

前辱東手啓一通及所為詩一編吟讀案日不忍去手足下之賜甚厚衷事思報謝不時足下勿過然開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蘊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蘇不能詩而聞其說如此無以報足下意姑道一二盛編再拜封納并以為謝

答許順之

示論記中語病的當改云知用其力而不知所以用力之方則未有不反為之累如何大抵見道未明揣摩求合自然有漏綻處得公如此琢磨為益大矣後便見報幸甚兩書皆有來意甚慰所望當在何時耶近讀何書工夫次第如何崧論語說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時有之但終未見道體親切如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類皆未有實見處反思茫然為將奈何濼比因堂劉促行再入文字乞候終秩萬一諸公不欲如此得一教官之屬南去即相見之期近矣但分別之事豈可預料耶山間無他事歲豐米賤農家極費力然細民飽食遂無他志亦一幸也

答許順之

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自其去此間幾絕講矣幸秋來老人孳健心閒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兼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更不縷縷試取觀之為何如卻一語也更有一絕句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湖南之行勸止者多然其說不一獨吾友之言為當然亦有未盡處後來劉帥道到入時已熟遂擬行要之亦是不索性也

答許順之

今歲卻得擇之在此大有所益始知前此多是悠悠度日自茲策勵不敢不虔但道力衰薄未知能終不退轉否耳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簡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為可懼耳向所論敬字不活者如何近日又見此字緊切處從前亦只是且如此說擇之必相報矣

答許順之

承上已日書知到城中校書曲折甚慰甚慰但且據舊本為定若顯然謬誤尚量改正不妨其有關誤

可疑無可依據者寧且存之以俟後學切不可私意驟有更改蓋前賢指意深遠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誤後來其罪將有所歸不可容易千萬千萬舊來亦好妄意有所增損近來或得別本證之或自思索看破極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當當時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塗改耳亦皆為人校書誤以意改一兩處追之不及至今以為恨也

答許順之

文字鑿版有次第否無異論否徐柯二丈通問否學之不講似是而非之論肆行而莫之禁所欲言者非書可既

答許順之

石兄書來云順之且夕到彼深欲去相聚以此間事緒牽繫動不得屈指月日直到來年春夏間始得少閒耳幼兒未有讀書處甚以為挽地遠不能遣去尤深甚可恨也經閣所要二書倘未有本俟有寄去

答許順之

閣中安好想亦能甘淡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齊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豈因循苟且今將老矣而進修之功略不加進於此每有愧焉相見似無可說別後又覺得有無限說話商量以此臨風每深懷想耳

答許順之

尤川學政甚勤一方風極可喜擇之書來云古田幸聞之亦欲效顰果爾則石宰之化不止行於尤川矣天下事無不可為但在人自強如何耳觀此可見也順之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書中所說不知當如何措畫此固不得不爾也雖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想順之於此必有處決不至如此也

答許順之

所示數條鄙意有未安者已具紙尾大抵舊來多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弊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邵耐持己愛人如此甚不易得但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己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答許順之

潮州有一許敬之者聞嘗相過甚好不知謝簿識之否煩為問云今在何處因書報及陳君詩亦佳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為佳耳

答李敬子

痛謂後世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使用明道資與之詩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舉校者皆由科舉而出亦豈能遽變而至道哉

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始以爲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爲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疑矣。

答李敬子

熾嘗謂欲君德之美，當重保傅之選，欲士風之美，當正教取之法，欲吏道之良，當久其任，欲民俗厚，當興禮樂，欲強甲兵，當徵寓兵之意，欲足財用，當急農桑之務。大概是如此，然須更讀書窮理，博觀古今聖賢所處之方，始有實用，不爲空言也。

答李繼善

中間恭慘，諷不易堪，所示條目已悉奉報矣。幸更參考之。敬子每稱賢者志業之美，甚恨無由相見。然天所賦子不外此心，而聖賢遺訓，其在方策，苟能勵志而悉力以從事焉，亦不異乎合堂同席而居矣。千萬勉旃。

答陳道士

示及諸賢題詠之富，得以厭觀，欣幸多矣。又聞更欲結茅山巔，巖棲谷飲，以求至約之地，此意尤不可及。但若如此，則詩篇法錄，聲名利養，一切外置，盡當屏去，乃爲有下手處。又不知真能辦此否耳。

答任行甫

承有來期，尤以爲喜。但不知新官到後，便得脫否。所謂不敢不自警者，更宜深念。居今之世，惟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教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以爲不足，妄有說說，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千萬深思，餘俟面見，乃可決爾。

答許進之

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前書所論孟子，偶以病中不暇細看，今尋不見，讀書且熟讀細看，自當漸見意味，不可支離穿鑿，以求見解也。

答李好古

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爲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者。東閣西聽，以致惶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而無益於學問之實，不願賢者爲之，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

答李近古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備觀諸先生之書，故按其要切者，使有人道之漸。若已看得泱泱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何暇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小緩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輕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答吳伯起

且審開善感發，判然義利之間，其儲之餘，警省多矣。然一時意氣，易得消歇，正要朝夕講求義理，以培植

之不可專恃此便爲究竟也。

答呂紹先

承諭亦苦貧，此吾輩之常，惟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爲佳耳。

答江端伯

示論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惟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別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朱子文集卷之九

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麻，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獨西北隅一軒，爲亢爽可喜，意前人爲之，以待夫治簿書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居之之意。予以爲君子常無入而不自得，名此非是。因更以爲高士軒，而客或難予曰：漢世高士不爲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屬，典制度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不卑矣。彼猶以爲晚已而不願焉，故足以爲高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筆塗，以主簿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予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其不遭則可無不爲己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不遭，可無不爲。若古之乘川委吏，抱關擊柝者，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彼者乃以未睹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知此則知主簿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願子不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退，因書之，以爲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為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七。屢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聞學。蹈繩墨。出入不悖所聞。然後為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誦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體至重。下至金穀出內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任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收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者。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為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為之。而孰知所以充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為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子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子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三。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為記。且以厲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二者。而能有為於世者也。然其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詐。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登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自其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闊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材。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按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撮拾華靡。以為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茫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讀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閒。安危治亂之機。情偽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俯視巖山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月星雨露。風煙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為宜。於是直以通鑑勝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即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日見耳聞。無非至理。而況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為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訓所發者。是亦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途。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為侯誦之。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本末。因附以所聞如此。乾道三年秋七月。新安朱熹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朱子文集 卷九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以行之。固未有他食安坐。無所獻為。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為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為功。而不及乎躬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弊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皆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婺源學官講堂之上。有重屋焉。榜曰藏書。而未有以藏。莆田侯林侯。知縣事。始出其所寶大帝神筆石經若干卷。以填之。而又益廣市書。凡千四百餘卷。列庑其上。俾肄業者。得以講教而誦習焉。焜故邑人也。而客於閩。茲以事歸。而拜於其學。則林侯已去。而仕於朝矣。學者猶指其書以相語。感歎久之。一旦遂相率而踵門。請焜盡記其事。且曰。比年以來。鄉人子弟。願學者衆。而病未知所以學也。子誠未忘先人之國。獨不能因是而一言以曉之。焜竊起對曰。必欲記賢大夫之績。以昭後學。垂方來。則有邑之先生君子在。焜無所辱命。願父兄弟之言。又焜之所不忍違者。其敢不敬而諾諸。於是竊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願學者。使知讀書求道之不可已。而盡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及於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為記云。淳熙三年丙申夏六月甲戌朔旦。邑人朱熹記。

復齋記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惟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歸之也。亦曰。不肆焉以聘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而善。自有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吾友黃君仲本。以復名齋。而論於予。曰。願得君子之言。以書於壁。庶乎其有以自之。而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名之意。仲本則語予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於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其存之也。未始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難乎事物之閒。以求之。或反求於外。而亦眩於內。今也。既補一室於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於復學。庶乎其積力久。而於動靜語默之閒。有以貫乎一。而不為內外之分焉。然猶懼其意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君子之相之也。子惟仲本所以名齋之意。蓋與予之所聞者合。然其守之固而行之力。則吾焜之士。皆有愧焉。則起謝。

曰。僕之言未有以進於吾子。而子之賜於僕。則已厚矣。且將銘諸心。移諸同志。以贊夫空言外徇之弊。而豐敦有所愛於子之求哉。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泰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願以此言以記於壁。且將因其過庭之際。而就正焉。予亦庶乎其又有以自新也。酒熙丙申冬十月戊寅新安朱熹記。

袁州學三先生祠記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難於老子釋氏之言。而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公先生。循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略聞之者。亦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切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在於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拔之爲太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議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魯者。略如拔之之言。然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亦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祠。遍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焉。以俟。酒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記。

臨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臨興府學教授南康黃君。既立濂溪先生之祠於其學。而許來語熹曰。先生之學。自程氏得其傳。以行於世。至於今。而學者益尊信之。以故自其鄉國。及其平生游宦之所。歷皆有祠於學。以致其瞻仰之意。若此。邦者。蓋亦先生之仕國也。而視於其學。獨未有所祠奉。濂溪也。既言於府。而敬立之。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又將竊取其書。日與學者誦習之。而思未知其所以說也。君子蓋嘗爲是。以幸教吾邦之人。是始有以誠其意者。願得一言以記其事。庶乎其有以發也。熹謝不敏。而黃君要之不容。熹惟先生之學之奧。固非末學所敢知。抑不敢謂無其志者。矧黃君之請之勤。若亦安得而不爲之乎。言。蓋嘗竊謂先生之言。

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隨。而其質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質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造化之隨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今黃君既立其祠。以及於程氏。而又欲推其說。以傳學者。是必有以默契於心。而亡疑矣。而猶若有待乎熹之言者。豈將以是輔其說。而久其傳耶。既不得辭。乃敘其事。而并書是語。以復焉。黃君幸以爲不悖於先生之言。則願刻之石。曆之祠門。以告來者。庶幾其或小補云爾。酒熙六年冬十月辛亥。新安朱熹記。

臥龍庵記

臥龍庵在廬山之闕。五乳峯下。予自少讀廬山先生楊公詩。見其記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庵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庵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湧。大壑淵深。慷慨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舞。故名臥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乃如此。則以行田始得至焉。則庵既無有。而劉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壯偉奇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辨者。余既惜其出於荒煙廢壤之餘。而又幸其深阻負絕。非車馬迹之所能到。儘可得而遊而有也。時已上章乞解郡。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推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焉。既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爲賦詩以紀其事。然庵距潭猶數百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東崖。鑿石爲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出澗中。仰巒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後爲谷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既以爲吏民嬉遊之地。而凡來游者。亦得以彷彿徒倚。而縱心快目焉。於是歲適大穰。因勝之日。起亭。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已屢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敘其作與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尙有以識予之意也。酒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酒縣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整州來訪余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歎之政嗚然歎曰此周官委積之法
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登取之有可而諸公之賢不易遺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
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備倉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
而卒遂不果爲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整則整之人狼狽轉死者已
籍籍矣予因竊歎以爲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向書予所委社倉事於諸道某民
有欲爲者聽之民益多茲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爲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
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遂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
慨然自其大人出家毀伍百斛者爲之於金華縣整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散散以時規畫詳備一
郡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
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爲疑也予其可不爲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
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所得爲者
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
爲此特因其積廩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皆有天
子之命於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
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論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
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散而疾之意而不以慘怛
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
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整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
叔度所爲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乎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
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願首受業無難色師歿守其說不懈益
度於書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饋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爲舉
舉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庚戌朔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福寧之境其險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良莠不盡去小過
饋餉輒復相挺起肆氣率不數歲一發雖時即滅無唯類然庶民良族其刻之聞已不勝其驚擾矣
紹興某年歲值大穡奸民處處舉聚飲博嗚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
常平使者袁侯侯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袁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倉倉長灘廠
置之勞以便輸者且爲後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
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災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陸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爲布衣
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其其患難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更之職其事者

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而上下請賑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
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頗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稅賦居半而償以精察計其候伺亡失諸
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懷恨於凶歲猶前日也酒縣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其事且
知邑人宜教即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
從事蓋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無恙時什二
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其棟宇又將稍振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
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與元履蓋同師門游好甚篤既追感其陳迹
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爲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
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
累久儲速慮既既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警而訖不能以相訓聽者從旁抵掌觀
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
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諒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子一時苟以
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歎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資者則猶以不忘
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公今日之法有以守而
不壞矣元履名揆之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
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爲愀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祿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顯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清江劉
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逼迫窪下燎塵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擾之
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
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
垣作治未半而顯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蓋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雨師甯師
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壇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
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後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開
丈五尺後三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開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倍其
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開北二丈有奇爲齋廡五間棟以重瓦蓋以墜壁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
練時日屬祭更修視號以告於神而安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
俾後人之勿墮也茲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
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惟社稷
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境其性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惟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幣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郡之制。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願今之為史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閒。否則燭豆舞象。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概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振。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願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書。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為書之。使以刺於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勸農。甚力。劉君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江山縣學。故有三賢堂。以祀正介先生周君頤。贈宣教郎徐君按。逸平先生徐君存。而今知縣事金華邵侯浩。又益以故諫議大夫毛公注。贈朝請郎毛公果。且更其扁曰景行之堂。而狀其事。且為書來告曰。願有記也。熹考其狀。既知五君子之學行。氣節。真足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讀其書。又歎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也。蓋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發善貶惡。又曾足以為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為一鄉之善士而已也。諫議遭時。遇主。奮不顧身。排擊巨奸。奪其政柄。當是時。天下庶幾望至治焉。不幸不究其用。而廢絕以死。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不特為公恨也。至於叔綽。罵賊不屈。以明官守之義。宅卿相。舉廢。以紓君父之急。其事尤難。其節尤偉。而逸平受業程氏之門。人得諸心。成諸行。又能推其說以教人。權利音旨之傳。於今尤未遠也。夫以區區百里之間。而其先賢之學行。氣節。可以風厲當世。而興起後來者。如此。可謂盛矣。昔人之祠之也。其意豈不美哉。然得其二。而遺其三。又限其目。而不使後人復有勉慕企及之思也。是則識者猶或病之。邵侯於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且易其名。以致其德焉。華華之意。而微其限。以視若有待於來者。是不亦教其人之備。而待其人者之遠乎。嗚呼。是亦可書也已。抑熹又嘗竊有說焉。蓋士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有行有言。而後其節義有可貴。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然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顯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此論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而欲擇其所從者。又不免有多歧之感也。然則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又不可不知其所務之先後。而循序以求之哉。邵侯讀大學之書。而有感於致知之一言。其平居論天下事。而有所不平。未嘗不慨然發憤。而抵掌太息也。然則其於五君子者。固已非苟知之。而亦庶幾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其為此舉。夫豈偶然而已哉。因為之識其本末。而并記此意。以視其學者云。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新安朱熹記。

徽州休寧縣新道院記

休寧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書來曰。休寧之為邑。雖有難治之名。而吾之為之已再歲矣。始也不能不以人言為慮。中乃意其不然。而今則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蓋其封域實鄆山之左麓。而浙江出焉。山峭厲而水清激。故其氣食其土。以有生者。其性情習尚。不能不過剛而喜鬪。然則君子則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而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苟吾之所為者。出於公論之所是。則雖或拂於其私。而卒不敢以為非也。以是吾之始至。蓋不能無不悅者。而今則雖無與為異。吾嘗因於事之不勝其繁。而今則廓然無事之可為也。吾將更葺廟事之東。參探寶佐。屬詠之什。而勝之。以新安道院。子能為我記之。則後之君子。益知所以為治。而無吾始者之慮矣。予惟汝玉之為此。可以見其政之成。民之服。而官曹之無事矣。然道之德名。正以人所共由之路。而非無事之謂也。夫以汝玉之始至。坐於堂皇之上。則左簿書。右法律。日夜苦心勞力。而不得休。其或少暇。則又不免衝寒風。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凡所以勸民之善。而懲其惡。與民之利。而除其害者。非有道以行之。則何以致今日之無事哉。願其名此。乃若專取乎今日之無事。而反序前日之虛事。為非道其無乃出於老子浮屠之謂。而汝玉未之思耶。抑嘗計之。天下之事。雖有動靜勞逸之殊。而所謂道者。則無彼此精麤之閒。汝玉之學。固有以知此矣。彼其所以喜於政成之無事。而不避異學之淫名。豈非朝夕之閒。猶欲從容於此。以深思前日之已行。而益求其所未至。而卒以究夫無彼此精麤之閒者。而大發於功名事業之閒乎。予故邦人。且汝玉予舊也。樂其意。為書本末。以示來者。使於此邦之俗。賢宰之志。尚有考云。淳熙戊申八月甲申。朱熹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雜。升降往來。於其閒。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界。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僣而強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賢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界。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春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

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室。其處揭以哲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庶幾記之。庶幾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其關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為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則庶幾乎兩侯之志也。云爾。四年丁酉春二月丙子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室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開絃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廡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圃所以為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域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歷。曰暨歷。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歎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輩十餘人。相與走子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於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履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開。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粟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難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況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隳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願乃肆然。發衍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莫之或察。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蕪無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為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於薄書之外。而無僭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十一年正月庚戌。具位朱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既諸生以夫子不兩面。於禮為不稱。乃徙真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偏狹。不備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絃誦經禮。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而舍菜焉。門觀顯嚴。宮廡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掃除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召墾田。立儲舍。日給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願歎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發之也。予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卹。其禮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萃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丕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宮。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

讀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既設態雖。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真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平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恃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游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澹澹不窮。蓋嘗有意管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

牧齋記

余爲是齋而居之三年矣。饑寒危迫之慮。未嘗一日弛於其心。非有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則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以誦之於茲也。以其志之篤。事之勤如此。宜其智益加明。業益加進。而不知智益昏。而業益墮也。以是自咎。故嘗聞而思之。夫挾其饑寒危迫之慮。以從事於聖人之門。而又雜之以道路行李之勞。疾病之憂。有事物之累。無優游之樂。其於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其非古之成敗與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況古人之學。所以漸涵而持養之者。固未嘗得施諸其心。而措諸其躬也。如此。則凡所爲。早夜孜孜。以冀事業之成。而蹈道德之進者。亦可謂矣。然古之君子。一簞食。一瓢飲。而處之泰然。未嘗有戚戚乎其心。而汲汲乎其言者。彼其窮於當世。有甚於余矣。而有以自得於己者。如此。必其所以用心者。或異於予矣。孔子曰。貧而樂。又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然也。豈以饑寒者勸其志。豈以挾策讀書者。而謂之學哉。予方務此。以自達於聖人也。因述其所以。而書其辭於壁。以爲記。

歸樂室記

予嘗爲吏於泉之同安。而與僊游朱侯。晝實同寮相好也。其後予罷歸。且五六年。病臥田間。杖與當世不相聞知。獨朱侯時時書來。訪問繆緒。道語舊故。如平生。一日書抵予曰。吾方築室先廬之側。命之曰歸樂之室。蓋四方之志。惟矣。將託於是。而自休焉。予爲我記之。予惟幼而學強。而仕老而歸。歸而樂。此常物之大情。而士君子之所同也。而或者怵迫勢利。唯唯軒冕印。而老而不能歸。或歸矣。而齋祭之餘。賦苦淡泊。顧慕時昔。不能忘情。方且咨嗟戚戚。自以爲不得其所。而豈知歸之爲樂哉。或知之矣。而顧其前日從官之所爲。有不能無愧悔於心者。則於其所樂。雖欲暫而安之。其心固不能也。然則仕而能歸。歸而能樂。斯亦豈不難哉。朱侯名卿。子少有美材。學問慷慨。入官三十年。以強直自遂。獨行所志。不爲勢屈。以故浮湛遠。行年五十。乃登王官。然予視其簿書期會之餘。日蓋無一日不命賓友。從子姪。登山臨水。絃歌賦詩。放浪於塵埃之外。而無微留。不偶之意。見於言面。則其於勢利如何哉。其仕而能歸。歸而能樂。不待斯室之作。而可信無疑矣。願予未幾。一登斯室。而覽其勝概。然其林壑之美。泉石之饒。足以供徒倚。節字之遠。啓處之適。足以寧休。圖史之富。足以娛心目。而幽人逸士。往來於東軒北牖者。足以析名

理而商古今。又不待接於耳目。而知侯之樂。有任乎是也。是以承命不辭。而記其意如此。如天之福。異時獲從游於堂上。尙能爲侯賦之。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乙卯。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廬山之巔。處地最高。而華峯上蟠。中阜下。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常晴晝。白雲盈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庵。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茂樹交陰。洞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振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洞。以識游者之所始。循洞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洞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洞。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瀉瀉。可觀。行里餘。倦入。蓄。百餘步。巨石臨水。可鼓而息。洞西危石。側立。蘇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僂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洞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壑沸涌。西抵橫石如。如。乃與而長。演進徐去。欲爲小亭。障之。取陸士衡招隱詩。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洞。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洞中諸懸水爲最長。徑當其委。既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豹子巖者。捷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爲。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窗。可坐。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之。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植藥圃。井泉。東窺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庵也。山樓前直兩峯。峭壁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其脊可耕者數十畝。窺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爲小山。植以梅桂蘭蕙。情。南峯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爲擬。其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隨風雨也。堂後結草爲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峯。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質。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即以前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西。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峯西垂相。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手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洞。東窺北。有桃。竹。塢。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峯之顛。而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皆。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不自自然。俯而四。而各數百里。連峯有無。遠近。合。彩。雲。皆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曾見也。予嘗名湖西巖。巖之頂。曰赫。巖。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別以修其巖。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

成坎大如括腕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為北湖有巨石二對立湖旁嶠嶺崢嶸古木彌覆藤草叢結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嶺峯下石崖墜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澆灌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嶺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壘成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櫻桃橫出是為中溪別徑入村落中路及始入南湖西崖小瀑之流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狹柴不耕皆以質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道學鍊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器器用衣巾皆溼如沐非志完神王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綠崖壁援藤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不憚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稼穡亦當盡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願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極所面雙峯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久而不歸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庵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酒價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妻妾子從之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目色滿溺而不厭者則既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酒照乙未秋七月既望晦翁書

靜江府學記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後所以教之之具則皆明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實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難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撈獲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願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貴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鑾路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勸之以為君子之儒而無羣乎人爵者德意既盛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試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於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願非其人欲謝不敢而

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陳西李侯昌曠始立於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於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卑墮墮為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於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為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其地而部使者有感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稍闢復易權祀至於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實其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邃堂序廣深生師之舍環列廊外既既翼翼不修不陋於其為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其宜宜稱於禮而起而歎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修前人之功侯之為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於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道意而欲使其學者皆知所以不羣人爵為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為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出者為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於孔孟治己教人一以居敬為主明理為先皆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既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於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一月己未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瓊州學記

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口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久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而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博至於無遠之不變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深所以為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酒照元年瓊管帥守長樂韓侯既新其州之學而使以圖來請記曰吾州在中國西南萬里炎天漲海之外其民之能為士者既少幸而有之其記誦文詞之習又不能有以先於北方之學者故其功名事業遂無以自白於當世僕竊悲之今其公堂序室則既修矣然尚懼其未能知所興起也是以願有誦焉吾子其有以振德之志竊惟國家聖學之意不為不廣斯人變化之日不為不深然猶有如侯之所慮者豈前日之所以教者未嘗導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而徒強之以其外是以若彼其難興因為之書其所聞於古者以告之使瓊之士知夫所以為學者不外於身心之所固有而用其一日之力焉則其德成行修而無所疑於天下之理將無難者而凡所謂功名事業云者其本已在是矣若彼記誦文詞之末則本非吾事之所急而又何足為重輕乎嗚呼瓊士勉旃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豈有古今之間遠近之殊哉侯於是邦政多可紀已其刻於池壁之石因不復書而是役之而執功程又非侯所以屬筆之意也亦略不論著云是年歲在玄默攝提格冬十月庚申宜教即直祕閣朱熹記

韶州州學漢溪先生祠記

寒漢以來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為學言天者道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器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空虛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騖於一世者不至於老死則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熾蓋有以闡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治者知誠心端身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承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異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勝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論其與復開創汴壖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生熙寧中嘗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韶洗冤澤物其兆足以行矣而以病去乾道庚寅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遺烈慨然永懷始作祠堂於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後十有三年教授廖君德明至視故祠頗已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怡弗供乃謀增廣而作新之明年即其故處為屋三楹像設儼然列坐有月且望率諸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猶以為未也則又日取三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七十多風慙少浮華可與進於善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然前賢既逝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啓迪於其後雖有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聞有能振衣請業而得其學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惓惓焉者而德明所以奉承於後而不敢怠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矣夫子幸而與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是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慶君嘗以其學講於京者因不獲辭而輒為論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示諸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記其作與本末如此使來者有考焉酒熙十年癸卯歲五月丁卯新安朱熹記

建昌之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第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磨石刻之實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郡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願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剴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為勝於人君子成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頰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子三復其書而為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識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詳取之審反復激

決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二君子蓋皆有所受學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蓋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意雖或不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乎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則又何足道哉願予不不足以當其副筆之意姑記是說以復於二君子幸與父兄子弟評之以為如何也慶元元年秋八月丙寅新安朱熹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建昌之為郡據江西一道東南上游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氣剛而材武其士多以經術論議文章致大名如直講李公中書翰林曾公兄弟尤所謂傑然者也其他能以詞藝致身取高第而登顯仕者亦不絕於當世前此乃未有以著其名氏而傳於後世者比年以來鄉之先達始病其闕乃率其徒考自國初以至今日得若干人且將磨石刻之實諸郡學講堂之上以俟來者之嗣書焉而利君元吉郡君約禮以書來曰今日教人取士之法誠有異於古者然其所以取之之意則亦固有在也願士之由此而幸得之者乃或不能剴磨奮勵以自見於斯世則亦不必論其教法之是非而吾之所以負其見取之意者已不勝言矣故今吾徒相率為此非敢以為為勝於人君子成願得子之一言冠其頰以發之庶乎嗣而書者相與讀之而知所警也子三復其書而為之喟然曰二君子之言誠美矣然不論夫教法之是非則無以識其取士之本意不反身以求而得其有貴於己者則又未足以識其教法之是非也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詳取之審反復激

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數百人比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漠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能有以救也紹熙四年今教授臨印常君潛孫始至既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為之飭厨饌膏膏膏以事其居然後謹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間訓誘不倦於是學者競勸始知常君之為吾師而常君之視諸生亦閱閱焉惟恐其不能自勉以進於學也故嘗慮其無書可讀而業將病於不廣則又為之益置書史合若為若干卷度故御書閣之後更為重屋以藏之而以書來請記其事且致其諸生之意曰願有以教之也子惟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於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於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於平治天下之道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教下而至於食貨之源流兵利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者若非考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然自聖學不傳世之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則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祿利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為之地也今觀常君之為教既開之以古人教學之意而後為之儲書以博其問辨之趣建閣以致其奉守之嚴則亦庶乎本末之有序矣子雖有言又何以加於此哉然無已而有一焉則又曰姑使三子者知夫為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以為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開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因序其事而并書以遺之三子其勉之哉凡閣之役始於慶元初元五月辛丑而成於七月之戊戌材槩備食之費為錢四百萬有奇則常君既率其屬輸入以首事而帥守詹侯體仁使者趙侯俸之許侯知新咸有以資之至於旁郡之守趙侯伯璜十二邑之長陳君狂等亦以其力來助而董其役者學之選士楊誠中張安仁蕭孔昭也是歲九月丁亥朝奉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新安朱熹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思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爲便，而官府母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而官府母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情不恭，不能奉承以布於下，是以至今幾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盡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尙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銀四千解者，以應詔旨，而大爲屋以儲之，莅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廡，外爲重門以嚴出內，其爲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年散，散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爲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查亦相與言之，有可精正其弊，庶其備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兼息其賢，以爲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嘉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爲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量爲而不肯爲者，有所羞愧，勉焉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救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教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酒熙十二年，都使者東陽潘侯時德，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舉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種，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遺修士，以充入之。蓋述帥林侯榮，請使者蘇侯，管侯，管侯，守薛侯，伯宜，管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雖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白，願記其實，以昭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易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襲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虛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奇古圖舊之賢，孰能進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實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義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遺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懼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

朱子文集 卷十 記

四〇七

爲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爲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者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歸其言，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爲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十四年丁未歲夏四月朔，新安朱熹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越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舉開實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願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余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前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極屬爭先，視貸籍無命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散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嘗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案牘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守而師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成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

朱子文集 卷十 記

四〇九

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非，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入，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而學於縣之學者，乃以無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購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儒所謂科舉之業者，一無得與於其間。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與講於侯之意，而知所興起也。來謁于文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願有告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無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無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於是敬讀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謙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謙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吳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都使者薦以為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江州南昌縣事，發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獻公薦，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幾而病，亦曾水留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後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開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密，務盡道理，管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即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買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遠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汗善政為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更不敢決。荷下之民，不肯從，獨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說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揮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絕島人迹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為己任。施設措實，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誰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糞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適過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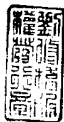
寒，下合於澁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謙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涵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偏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斯之學，吾知其所以為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為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為憂，而辱顧於子以爲問，惟子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蘊，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駭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開靜一之中，是則難展言之，而豈患乎其演說，或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歟。因敘前說，而并書之，願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斬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謙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音聲。詠歌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感感之之。雖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則與賦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邠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因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攽遺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為己。非求人之知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為玉。而又街之也。劉氏甥。自其先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予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謹也。勉旃。毋以石為玉。而又街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謝君。韓中者。建之政和人也。慕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誦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舉名。韓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其重。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為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為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二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為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間又多舛謬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既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戚。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為人言。欲就山閒。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為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為有補於先生之學。願其所自學者。不得不然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盡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而師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流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以感世誦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淪。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滋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願其為書。猶願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章句序

中庸篇蓋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難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緘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然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濬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為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為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趨。節概之高。一時之聞。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懋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尚書翁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為子則孝。為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佛士。所為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諷諭。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而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歎。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然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特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然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句公誠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則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為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為刺史二千石。入居邸者。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劍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其說哉徐君嘗為儒則皆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棄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激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絕望惻惻而不能自己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淚泣臨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閒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末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壽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遂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益加醞結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惜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溫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溫氏之為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愁怨慕淒涼之意乃為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概惟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為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子者誠能使人朝夕誦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其而著心者豈但廣反細辨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為容吞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為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愛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為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胡柳宗元之不棄則羅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衰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誦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顧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羅氏以為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為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餘徵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復作為此書孟子之徒質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節然既難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誠情以復性者又難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海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熈之友會稽石君翥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熈序之熈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熈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閒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熈誠不敏私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跋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閒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厭其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

宋撥無道，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體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家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賡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稱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兩儀之爲深，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諛諛，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虺，瑣細如蟻，如鬼蜮狐鼠，如盜賊詛祝，因倏狡狴，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也。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道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待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策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士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每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敷郡，布上恩，恤民隱，晝夜孜孜，如餓渴嗜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閨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敬，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肅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願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節開張，出入變化，倏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傲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敬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取巧爲諛，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以毫髮動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篇，守番及魏，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地，皆嘗新其詞，字以放歌，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好公知頗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愷愷，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聖錫，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慷慨，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體格，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與興，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達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詳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官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賅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箱，始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咸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蓋若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趨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歿，其弟定叟，莫其故稿，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慨然開卷，頃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而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遂取觀之，蓋多處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富，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願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難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管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稿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蓋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難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然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安樂無事，而不為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尉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為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賢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歷歎，於是天下之士，砥承德意，始復相

與剽摩淳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待從之英，下至章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強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固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強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願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為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闒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閉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尚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歎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為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強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為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而其傳流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稍為此篇，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舊藏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接拾於殘編簡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為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送黃子衡序

嘉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游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子生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游日以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為東西鄰，弦誦說

之聲相聞。其間闕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繁繁。而不得肆爾。其隙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皆其隙也。子衡若以余為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為一日之別。未嘗不動。動則相標。以別為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為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雖余與子衡游。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思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為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為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為士者哉。願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啖糜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於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習之素。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雖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廡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淨之。敦本質。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教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案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與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開曾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而抑。皆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願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論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為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言。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為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為。而彼之為。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閒。僕心愧焉。今既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為君子耶。則誰

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論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想法制之立。而思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瀉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鑿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法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為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與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間。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為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既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勝論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問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自知。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如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祇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然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深之。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擬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淡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紛。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為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立學校以學。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自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為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其有不合。茲請得為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為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為不足。豈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論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為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子謂老蘇。但為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為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翱。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會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其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為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又論學者

書不記。然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話。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功。夫進退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時。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反之為天極。背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時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致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難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時。所以難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親戚而化焉。則是又德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格于極。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齔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善。使盡其行。而助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弗用。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

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主。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實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敏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述其本心。亦曰。始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估舉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乘。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忠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考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或有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互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割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固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質以勞海光舉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易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誼董仲舒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巖巖其書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之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廢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溯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管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實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遂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苟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於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齊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記論性答蔡後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蔡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實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為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真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真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矣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賅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嘗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賅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真靜之說以真為本體靜為末感此亦是也然嘗云下文所謂未發即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即真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長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變一作思慮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為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嘗云以中對正則正為本以仁配義則義為質乃無病爾此蓋中間亦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壬辰仲秋日書

白鹿書室策問

孔子歿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為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為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子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未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不想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為得其正耶三子其詳言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為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理義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為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

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其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其宗嚴宗實，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念，黜世俗之論，則非常之功，且乞召對。而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嘗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其宗嚴宗實，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嘗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其宗嚴宗實，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教請爲大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難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秦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大學，諸生願得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教請，卒不能屈。臣常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數十人，以父喪弟喪，豐弟頤爲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其宗嚴宗實，集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百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羣代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以不次足，以特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有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助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誠虛明嚴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拂，仁義在躬而不吝，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先王之遺，遠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舉學教，足以丕丕斯文。又祖述時起，陳博神放，高風亮節，聞於天下，撥頤之賢，擢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擢放所不及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鍾天降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聞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其位三才而無一毫之爲，以言乎德則非包采美而無一善之成，道以言乎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曉，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其錄，先生再辭，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黼免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卓異其見，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得節閣下，四方俊異，以頤首鄉薦，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譴貶則陛下此舉，聖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力，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一人而已。四海清光，隱德之士皆將相相而爲朝，廷用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黼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

之誠，尚有以爲陛下當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頃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聞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願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之而不悔授受之，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當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符備重道之心，實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文按劉志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學居學，未敢命而先論事，非是實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強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其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諫，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其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符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鶴解頤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躬行檢以厚風教，及徵待賓吏師，齊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實錄云：程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以學教人，以經三會科，雖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先生所不宜使在朝，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日間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且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追陪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豫，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檢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於上達，所繫尤大。又講學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揚時曰：在道與與仕不同，常若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秩，令無數局，如鼓院院之數，而用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當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非便事，且乞時召講官至殿前，開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閣，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雖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請遂矣。然祖宗以來，雖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月言者論其本因茲黨論薦得官。雖得明正罪詞。而敘復過優。已道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傳察。語錄云。范致遠。曾程某。以邪說惑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栻。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遂逐學徒。復錄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觀有少進耳。其後髮疾。始以授尹焞。張栻。尹焞曰。先生雖廢。其著作只是因循。寫成熱氣。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謹焉。見語錄。侯仲夏曰。朱光庭見明道於汝州。臨別而語。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集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暇。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栻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狃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節節。以事。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贈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其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靈通變不足。子之昔者。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饋。備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歸。子不歸。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者。私歸者衆。費多利少。豈歸者息。民不敢盜。歸則備師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人人得食。無侵而不售者。處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可謂溫公既相。與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富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必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華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德。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貫。精蘊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為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地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性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如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固不容忽。慮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化而人化也。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幸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焉。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數矣。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豈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

而不致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處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皆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欲說欲說，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於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深淺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空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使淫鄰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妻妾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及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贖，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程王，五刑皆贖，為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程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罰羞之役，兵食不繼，建為入獄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當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為是為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為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程王之事，以子料之，始必由其巡遊無度，財賦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特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遠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皆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囚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為輕刑之贖，殊不知其罪則惡，其功則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

雖有負犯不為畔臣。則姑寬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為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子貢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有況言之。是必必舜。魯僖。情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遂釋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備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善於生。惡善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易言判然離絕。而不相管。若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向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蹙。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助二者。蓋皆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向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作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也。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識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竊竊之。其不惟精微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竊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披其窺視想像之弊。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躡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寶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稷。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蓋未有以相若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懷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禍邪。禍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雖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天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讓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秀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且盡之所為，得以格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夫，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處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訖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學校實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與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濫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為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工不為患，而倡為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遺士於太學，其說雖若實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日暮鐘餘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昔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未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能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選賢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選濫之恩，以策利誘之途，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逐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為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藝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拯其弊，而不以均解額為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遂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解試亦令分運諸州，運為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為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為額，更詳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舉人數，數極詳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其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教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難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遂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為德行科之額，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舉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八人，自依舊法，明立所舉德行之日，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入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能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為是者，非能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中、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鋹為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為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能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為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較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詩書爲一科而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古試爲界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韓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擬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周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各歷地理爲一科通鑑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數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泉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輒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捏掇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輕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李宜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兼取劉敞王安石楊時禮記則兼取二戴禮記則兼取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兼取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敞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於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議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率己意而必有據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其當斷而反逆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

於省試上天之載無弊無臭後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剝經文巧爲領創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收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剝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謬誤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彼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證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選之愚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綱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瑗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寧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得得售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聞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善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濫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思其紛究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

嚴爲之類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酒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入充而資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射鼠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詭譎誇大之詞而說於駢偶刻離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認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能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關矣草茅之虛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趙塔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及期具饌設倚卓置於室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桌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婿盛服主人備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離子之禮出迎婿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自降階立西向婿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其妻去主人不答拜婿率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婿揖之至婦前舉簾以俟婿率婦登車下簾婿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婿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婿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婿者導婿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婿從者布席於闔內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婿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婿拜婿答拜婿爲婦舉頭訖揖婦坐婿東婦西從者斟酒婿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殺婿揖婦同祭殺食畢又再舉飲饌不祭三爵亦如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深衣裳裳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室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盞今用漆盤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芻菜設饌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五簋代加勺簋設燭四於室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面洗在東階洗在西面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階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日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堂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

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脫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舉爵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樽之間俛伏與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與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祝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論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蓋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洩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揮灑煒燿譎詭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下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慧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舉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難以元祐乘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據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譎詭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兩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奏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贊發其機語見贊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即與少卿後改名淵者也

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典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過禍之本，則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開樂度之近似耳。願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於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復復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開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既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製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歲獨運於元豐，開樂所謂屏棄金匱，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開樂亦未之言也。若開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開樂此論，若有所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莫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復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開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怪，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

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積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開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愷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周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以關於審量，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誣，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微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蠱惑，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議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蠱惑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觀衣，如鏡景謀之所效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於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謬，顯然而述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知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疏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婦媼，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鶴鴒公事，按開條法，亦皆經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開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放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審，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聘私意，飾姦言，以爲遠衆自用，刻民與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惟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開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乘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者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

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願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往往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據其體內外，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擊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常師，其意不啻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罪道彌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律議，然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願乃屑屑焉，偏指免贖一義，以爲資者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歌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執謙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烈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桌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庸居。

陳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荆州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佐佐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歸，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曾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聞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向少，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開喜令，遷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逐，及遠，人多過潁求免。實曰：我不就，衆無所恃，乃請因焉。過，故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潁，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實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實居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無怨者。黨禁解，黨不絕，年八十四卒。諡曰文範。先生又曰：有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膺嘗師宗之，舉賢其方正，對策陳刺，實條策，其出，補朗陵侯相。在事明理，稱爲神君。某官而歸，開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實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實高名並著。而弟臨字季方，又配之，每舉府辟，召，應，歷成軍世號三君。百城皆圖，建編子，其文爲魏司空。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實，編，濟，法，爽，顯，居四家。里縣令，死，臨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著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瑞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華至孝，拜郎中，封策陳，實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黨，臨道十餘年，虛卓用事，拜陳司空，爽以卓忍，慈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九乃竟，冰卓，編子，編字文若，少時，父以長編爲舉。

官者庸術女後從曾孫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後將受九錫而止之蓋爲所害誠亦作銘於時太史奏其人東行... 氏故有離樹名以聚星... 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窮歎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範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賢全邦... 今刺前開象巖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實孝獨樂余哀百爾窺臨竟考毋忘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執履而持曰饒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問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達之安得而達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符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脫汗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泰廟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差惡爾汝勉擴充兮遊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國恭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輝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願懷金煌煌燦燦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渺昧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闕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匪匪匪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是學

提管潘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子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口口元爲子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保無窮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擬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南以北常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日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敎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歸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

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類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教，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二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資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致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難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在，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資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以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資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願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強而附於四者之閒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蓋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為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遺秦滅學，禮最先壞。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節作，隨時討論，以為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綴次合為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後無雜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氏、孟氏、周氏、孟氏、徐氏、孫氏、周氏等，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並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其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願不美哉。

書伊川先生易傳本末後

易之為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履義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

贊，則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皆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願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庶不致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撮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盡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說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歷歷，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誦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異，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願蒐輯以為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閒。於是知公之所以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梁字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常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為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為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為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為喜，而輕去之也。今觀劉雜端劉公之奏，識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

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病之。以茲而虛。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懇。亦不以是為嫌也。又況忠實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愛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為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為累。而故為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蘇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敎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效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貽久遠。開以視。蘇蘇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實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洛書矣。聞阜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嘗大啓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事錄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質。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其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具氏萬君之行事。能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偽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仰者。極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假亂。此本馬莊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慶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

記。倘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疑。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兩遊之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傳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蘇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此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捷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蘇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偽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為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為守將。一日聞有敕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釋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偽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說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偽敕。而陰取政府所藏。登極赦書。與中。迎登護門。讀而張之。即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賞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蘇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為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發偽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復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曾委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為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為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鮑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子。因為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為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宜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勢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為工。無復丈夫之氣。讀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宜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

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為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乘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不能為私情邪念之所回，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臨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為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為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宜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為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通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為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為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嘉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肯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禮說後

王者稱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稱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稱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後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稷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獨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意，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後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舜舜以養男也。禮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糝藉，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

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億，順，宜，宜，先嘗以億禘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禘以下，祫可也。何者？本朝推億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曰：億祖無功，業亦當祫，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乎？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億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億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為戲說，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際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文獻語，竊有感焉。謹識於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鈞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則實亦先生所作。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似林間關，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鬚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林。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屬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為之摩挲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為予道之。俾書之，則此子未久而還，則亦為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僕醉筆鈞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為書此。慶元己未八月，雲谷老人云。

跋曾南軒帖

鈞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察復搨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為得體，而雖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為高雅。今歷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為此發一大笑云。

跋彭監丞集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其以才方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前嚴辭重，蓋亦如其為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余頃使湖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賦理使貧里得免煩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訕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欺役年歲倍半之望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啻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莫不及試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時書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尙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神祇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覷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聲塵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聞先生喜甚頷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誨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刻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時有小九清香數點隨別備知了了萬緣離之句子或器其語之不詳者先生笑曰此何足道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然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聞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歎乃共發其先所藏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庶事逼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方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跋藝而又視熹之惰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二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琴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琴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琴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韻乘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宜餘哀一彈飛霜容再撫流光頰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語盛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語志異勞事殊情相觸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閒詠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

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派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常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裂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樞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與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令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版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懸質管舖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覽聞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贈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歲晚無消息重歎質管壁上詩晦翁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肯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雲香閣時猶深先生除正字赴節供職聞老新峨角冠劉共父自秘書丞除職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尊聽隔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淨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屬青二尊或傳以語胡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歸其目也因後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其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開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述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因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咸散出於數百年之閒。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都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閒。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願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茲始得而讀之。為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隱庵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是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婉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然之外。則劉君少嘗見公。雖陽開。為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歎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顯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編。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故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龜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閒。則有以質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願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粗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不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質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為論語說序。故託三夜。如奉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無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伯奕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不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閒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君之謂與。然不及從公游。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遂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安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嗚呼敬夫。邈乘子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子開。各莫子割。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祭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橘州。今十五年。公試幾輔。公翊禁省。公牧於南。我遜巖嶺。顯赫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獄。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聖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吐欷歔。時友曾子。質同我愛。揮涕請行。誰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乘子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誠詞寄哀。不遑他語。願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弊者。又溷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願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昭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並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維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執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開。以就其書。是亦任左版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有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辭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誰為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義為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

朱子文集卷之十五

祭文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於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猶歎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為。默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資於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於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閭閻省曹。侃侃禁闈。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極轉。未返北征。引經抗疏。能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借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獻歎。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驅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守震悼。嗚呼哀哉。燕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蹊。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強。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詳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繁。寫哀陳辭。讀誦走酌。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願惟輪棺。不克其躬。永言時昔。以此負公。

祭張敬夫殿撰文

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字寬洪，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流，豈澆清而澆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冥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稿，則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真，施何遺時之不遂，遯紫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閒道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遷，寬卒撫其素，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那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兒辱與游，講摩深切，情義網緦，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騰而有約，益今命駕以來游，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載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開，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鑒。

祭羅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於家，行著於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輩，我精我精，或漁於溪，或圃於岡，水鯉解頰，藥類豐長，以是爲養，胡考華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於荒華髮，班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棄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暨騰靈寤，乃命典教於梓，於桑，學徒幸幸，僦立成行，譬效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於今歷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善且誠，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澤，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數，豈面而朋，所趨同轍，曠息之言，屬以孤公，亦見其不鄙，其愚，卜兆使藏，下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備，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待公言，遯問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道使使樂，公猶見之，謂我常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祖跣而入，哭於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存，孺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祉，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尙鑒。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筆一瓢，凜然高風，獨歎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靈之變，日月之光，爰覽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樓折芭蕉，其分則殊，體用混，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淨雲太宰，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樂望丘林，世莫我知，優游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振衣，發其肯綮，侯伯聞風，擁經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議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質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興化爲徒，古今一息，爲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絙，先生得之，既厚以至，進未幾旋，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茲也小生，卯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傲狂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滄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室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謂彌切，塞步方休，鞭繩已墜，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爰於此時，適有命召，聞所宜言，反覆教誥，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殿，計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縣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率奠以贊，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荷賦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超邁，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考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陋，若已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適其歸，歸來考槃，於澗於陸，博懷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偈，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愛，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願託警勵，琅璫其音，詞佛誣巫，考禮正俗，奉承廉他，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就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奇，行高文卓，祇以爲累，日月有時，濱臨東駕，長慟寢門，愧恨如何，恭惟神靈，尙記時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奠壘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尙鑒。

祭汪奇言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道，故鄉，學士尙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末，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觀乎其若嵩岱之雄，峙乎其若滄海之涵，淨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乘於諸侯，質天脫其羈，帶道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德，吾及，竹墨突之未，點復善行之汲，汲汨東崗，而西蜀，互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神聖之訪，求既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臯，獻謂朝夕之時，咨即進陪於廟，謀何價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茲而聖，絕事乃讓，而不然，吾何爲乎，茲列舉隱屏而就，開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閒，館遂適，及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容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歎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愛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懸，忽堂室而逝去，與珍瘞之悲，詩茲也，孤生叨庶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昔昔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遂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水號。

巾素車以即路。越閭嶺之崇高。行踴躍而涼涼。執有如予心之鬱陶。踴陳詞而俯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劉其父權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宜教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致。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瑛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耆期老之壽。胡位公之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昇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澌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擅觀科。退而自保。弗就弗諱。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蒙綸綍。獻納綱維。許讓密勿。忤權燭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祇。受賦於南。勦頑踏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悃。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都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兼時。咨以大政。公荷其庸。帝虛以聽。張傑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貽。出臨南鎮。威燁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棘其膽。公臥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觀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繼。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既張。惠術四施。竹是流李。化為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俯叱方深。遂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能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委愛篤。我性靈庸。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為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憂德撫孤。古昔所難。并以護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隨闕干。遺生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為國死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乘成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蓋庶工。登賢屏彛。復城樓我。內繼祖考。舉其餘忠。天胡難讓。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醉公堂兮。私情公義。兩但傷兮。神靈不昧。尙克鑒予之衷。賜兮。嗚呼哀哉。尙鑒。

又祭劉其父權密文

年月日其位未茲。謹遣男楚門人林元中。略具酒餼之奠。敬奉茲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章藁。告於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為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謹恥未嘗。家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遐陬。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編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願闕。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誠。心符貫微。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既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閱閱。紀德銘功。益付時哲。公命不亂。易取凡劣。竊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繫斯碣。方將涉筆。敘次鋪列。屆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倖詞拙。遠瀛海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摧胸。願念滯留。塵土纏綿。莫相副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啜。頃為迎師。寄此筆否。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尙其不厭。習久而悅。並培並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德。藉提舉卒大公開。綴此爰微。山孤往酌。野莽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尙鑒。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游。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糾經。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議面之初。兄命駕以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願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於胸次。卒紛綴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異。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遂巡而旋返。恨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遽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綮。或慰滿乎予衷。劇者乃聞。兄病在牀。函書而問訊。并裝藥而遣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限涕。沾子袂以淋漓。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惺惺。孰泄予衷。一備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噴噴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鶴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愛天下之心。其揖讓入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曉曉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讓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指之鄭陳之間。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體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歎。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計來。噉然號其焉及。哦疹瘁之悲詩。益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賜陳情於一醉。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尙鑒。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拔從。遠羅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請操筭篋。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遺難而發。身沒言存。孰亂其烈。侃侃辰州。受業於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弗施。退講於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深粹。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結不駁。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於湘土。茲適間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既歸而病。函以書來。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但於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懇。兄子謂子。盡諸諸曲。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以。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莫此空尊。長號大慟。兄臥不聞。嗚呼痛哉。祭劉參議文

祭劉參議文

班衣內既備於榮養。朱福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遠適而素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遂。遽百年之難料。惟輜車之既覆。俟丹旌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不齋而涕泣。嗚呼哀哉。公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繼紛而近後。探囊搜秘。或舉權以爭先。以至發願勸公。樂倉移粟。既同發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飽。聊永訣乎終天。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某。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書不觀。游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為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於祿。弗媚於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關焉。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即之可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仰。哀哉。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尚鑒。

祭姚式文

嗚呼。竊纒之繚然。惟子之樂然。聲利之澹然。惟子之澹然。貌若癯兮病已纏。不復與兮歸其全。我之來兮。聞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今此筵。

祭吳晦叔文

惟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憇之義。處兄弟竭怡怡之歡。脫履勢榮。玩心道要。方引新而未已。遽用逝而不留。遂久辱游從。多蒙規益。嗟離雖久。書疏弗來。忽聞不淑之音。實限無從之涕。屬詞菲薄。遠寓奠廟。莫獲長言。以詠酒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又祭黃尚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牀下。嘗辱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水歸。官守拘索。莫遑弔哭。寓歸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強顏勉為。敘次卑鄙。進趨既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瞻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解。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事復可見。殫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棲養。卒無以稱。公虛不味。尚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蘇來會公。非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為駭愕。良不自勝。悲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資敬齊莊。化彼閨門。怡愉肅穆。胡不肩荷。以永德馨。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誠垂歎。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其位。以酒饗於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靡郡城。病弗及療。歛弗克隨。歸來攜棺。一

備永訣。今茲苞苴。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其位朱某。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休齋先生沖佑參議陳公之靈。嘉少日游宦。獲從公游於泉潭之間。蒙公愛子。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為我置酒。談經論義。符什開作。壘壘不休。相與追游。連華九日。涼峯風雲。盞之開畫。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飲食。叫呼談笑。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我洛陽。則慘秋分。遽然出。而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逢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鑒。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宜教郎直徽猷閣。主簿華州雲臺觀朱某。謹以香茶及贖幣一匹。奠於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子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為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間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慮慮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一奠。君其有靈。尚克察此。尚鑒。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壯。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驚駭。謂即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幕府。再直省員。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於願。疏泉成沼。種樹著行。節宇連延。洞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為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枵腹夏飽。懸兒瓜。校考書勞。覺懶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靈。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灑涕。矧我於君。情實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陞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婚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游。避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踈跚。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慙單儻薄。惟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履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日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鑒名之至。亦非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以多為富。公無不現。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為精。公無不備。非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忠。和不至流。廉不至削。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貌。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為直。大姦既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媿不作。問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既修。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拔按移龍。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

遺紳安車駟馬歸臥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日尊舉行兼融尙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嗣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出入三紀晚途開關遂託知己千里計至一編焉誠想公如在灑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唐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經略閣學侍郎唐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嘗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諷而亟還之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鉤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諒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臨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誠詞寓哀尙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途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向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於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尙鑒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口月口朔二十六日口具位朱熹謹致祭於亡友子澄劉兄哀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閑則其講道著書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衆人之所不爲至於收恤宗族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遙志以沒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子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深然而解袂江磁忽焉十載屢下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尙幸楊兄昔

同游好屬其一醉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尙能有以知子之悲也耶尙鑒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吳文潛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與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特重所以惠柔良而勸暴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臥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謗慝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即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況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間道勸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洟心折願以衰病復寤王程速此臨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忘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於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游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強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闊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道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烈登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灌鄉數年之閒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聞戚疏肥馬輕裘視猶唾唾遂散其積積然南歸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游從之盛則途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質之且神宇泰然偏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骨體支離未能亟往棺棺大慟以帶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使誠詞遠寄一醉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尙鑒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於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游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閒謂子肯來相與卒歲予以懷土願謝不能其後聞公開擊亭沼帶經倚杖日游其閒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森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憶舊游願步瀟瀟未奠宿草始卽道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自有道丘乃寄茲土葦風深宗墓亦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閑達之資。開道最蚤。發揮事業。達於家邦。中歲閑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闕。亦云戾止。更互切磋。華髮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勞瘁。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衆允未孚。惟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竊昭告於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濟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朔庭。白首來歸。無所汗涇。而崑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遺議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歲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贊然。亦著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敢此誠意。尚鑒。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於晉之川。粵既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於帝之鄉。告遠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家蕤然。微弟之賢。孰獲此事。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尚與後人。無意嗣慶。一觴所酌。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敢此誠意。尚鑒。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愛國。懇懇不忘。進乘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授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因煩言。適此退閑。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於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髮黃童。與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尚識茲意。嗚呼哀哉。尚鑒。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於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為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子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既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聞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為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遂。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至此。誠詞往酌。悲不能文。行其有知。尚識此意。嗚呼哀哉。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於亡友。城隍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六。俊風同聲。朝嬉競逐。群各壯長。居又下鄰。講藝論文。笑語日

親兄才甚高。俯視一世。願獨謂余。許以並轡。追其中間。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髮鬢蒼。我行既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華吹。念昔兄言。凡茲並游。惟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世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願影孑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與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願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感什。惟其清苦。絕去瑣輩。誰其知之。後世子靈。我論有疑。亦嘆兄決。今則已矣。夫琴破絃絕。嗚呼哀哉。尚鑒。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駘旅之概。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於柩前。嗚呼哀哉。尚鑒。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月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輜車祖載。將就窆窆。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某。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下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臥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為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英靈雖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於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為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為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倣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開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為之，則多疑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適承之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昇軍中，孟全活幾百人。已而旬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取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開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傳君至，吾始知為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備或不繼，軍變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為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卒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傳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遺其愛妾，挾重貨來奉公，公亦竟不愛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為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為援，公笑曰：『是必非貨，特為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為和請公弗從，竟捕置於法，而後以昇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厄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罪，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為笑而飲之。臨漳公幣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貧者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權郡酒醋，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於使者，事竟疑有賈胡，建屏樓於郡岸之前，士子以為病言之郡，賈貨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於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為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為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為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為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為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婦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延無滯訟。發姦捕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為樂，而郡以大治。初泰丞相楨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為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銜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開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承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籍得為郎，況公之文，今從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願公太剛耳。』查亦思少自貶乎。公默諭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尚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使郡歸養，泰丞相以

朱子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諡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開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備備，一舉動惟恐失其意，遺亂離轉側，兵聞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文名天下，因自誦其時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願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興州而僅得甯陽軍世以歸然公亦既朝辭而行有日矣會州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幹詳請且有及丞相語蓋謀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幹在泉時納賄賂公以管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下一竹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慮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財然其計既上其事又爲賄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幹已坐讞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沐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沐被逐仲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功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部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遊滬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痛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愛痛自咎責聞命即卻酒肉屏廢御輿一浮園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毫軒冕意特一念親聞在遠不獲日夕左右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書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湖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中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上自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尚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薦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陸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泉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即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與以來閩郡之民垂髮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逃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以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顯長者之風金或懷持又愧同舍之賅聞者感歎服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汗吾親骨節受而父老奔走闕下以公治狀白於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於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髮形於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於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曾復來集矣比公去適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

稟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子素銳劇繁侍右尤甚更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即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藉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更懼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於朝願竭外官上喜其意險直祗開福建路轉運副使陸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放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太甚閩中去朝廷遠更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都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窘甚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屢屢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爲官不蠲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願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獨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子漕計亦遂絕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英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俸之和糧而禁其科擾泉民成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能輒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更亦不敢犯也建寧關守公以郡屬易將營屋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於上乞還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寧常孔道都使者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登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尚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聞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哺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殺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卒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恃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鹽官贖辜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鼻將論決祖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箠者難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閩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於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而去此一畫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於朝獨租十餘萬解去累年後守備閩公幣之籍見某年齊閩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莅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關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

遇於客次，觀其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部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郡，閉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返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使室，則親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厄，辭頗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親色，觀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公命竟不肯行，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閉上章自開，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疆，多有力者，都使者例不案事，公入堂受辭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為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蓋無留事。至於判別遠，繩治姦墨，咸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為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奉禮而馳書求援，其人即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遂事父老，捧養以迎者。來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為世俗所容，乃復求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秩滿復除知事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為舉，則又以沖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率親外無他為，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語，每留語，說道而已。至是居間，益無事，惟讀書不輟，客至薦酒論文，道說古今，倡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流落不偶，發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甚，然猶日讀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調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臥內與談，既而劇談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恭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隸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誠，次適進士李中，之繼室，與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育良，尚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尚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中年讀詩，至賀慈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開為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械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游，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講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釋久之，紙為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皆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能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竹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鄭瑄等叛，曾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能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能為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舍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手曰：公為不亡矣。金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金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人完顏亮果為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

也。曾觀自福州召返，公上書丞相陳福公，為言親入必留，必為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肯聽。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為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游，又日求其所未至，剝磨澆澆，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嚴嚴，波瀾浩深，而語意精切，有非常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尚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嶼，尚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在味於體製，獨吾子為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既入等，而黜於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恭、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恭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為三十有二卷，藏於家。今伯恭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累嘗以先人之哲，辱公知願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固永久，蒸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為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早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得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謫言於朝，自公無舉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世其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某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祖昭朝，贈右文殿修撰，妣宜人陳氏。父查溫，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羅氏世為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為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登，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關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降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為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為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河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為嶺徼，以西一郡，曾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為常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裁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精意質，係踵而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謁廩本，則謂衣以濟其乏，用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為備，多所儲積，及歲發廩賑，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為憚，其至誠惻怛，雖主於惠愛，無所計惜，而措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諡恭簡公行狀

置繼若辨察精明人亦不能以欺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檢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實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為幹辦公事，用上副位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繼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敏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奉許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為多也。嘗命漢中勞撫將士，宜撫使以禮致遺，為餼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督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鑄版，用之，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為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游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恨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日，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囊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歎，以為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於沙縣嚴地祖塋之傍。公樂陳氏，子齊先生之兄孫，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開，孫男八人，女七人，曾幼，公賢莫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己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見其喜愠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因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即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悔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善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概，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為好之，而不知公之所至，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聞行己之大方，張公為手書所為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閒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為，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為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茂，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為疑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為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蓋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為滋道公之為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闔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未幾，公及先生沒，乃獲從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為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其間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與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滋道公之不幸，不及大為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既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願所敘官閣梗概一通授焉，使狀之，將以請銘於作者，茲敢不獲辭，既越以就事矣，惟

是從游之晚於公之治行，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故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為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裁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為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隴冠游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為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為吾事也。先生既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游，既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為宗也。其為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葉公賢君為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為修士，鄉黨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人周式為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為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瑛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為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先師之所不得為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強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澗求清之語，勝之曰澄澗，日與賓客從容其閒，講道讀書，閒出詩篇，以詠歌其所志，蓋愴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妻葉氏，生一男曰傅，纔六歲，一女亦尚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海橋之原，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焘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喪，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於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焘與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末者如此，以備採擇，然敬夫致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游久於焘，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淳熙年月日，朱熹謹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發，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得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役，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可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游，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質、范公沖、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祖，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祖為遣

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為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
 人為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
 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為未足也。郡人程公元。以馴行稱。讓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
 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
 居累年。開嘗一為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驚。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為陳法義。請寬之。
 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
 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為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
 起。而先生一辭即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歎無一言人益。以為怪會。次當奏事殿中。
 而病不能朝。即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議。皆謂敵
 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為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
 者雖或頗以為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即求去。諸公留之不得。
 上亦感其言。以為左宜教。即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
 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
 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次女。又娶嚴氏。子男一人。適進士詹炳。孫
 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樸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精木之枝。而即之溫
 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為訓說。獨嘗論語說數十家。復
 鈔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沖先
 生。而與之游。更相切磋。以就其學。而燕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燕於三君
 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為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尚幼。不克銘。乃今屬燕使狀其行。將以
 請於當世之君子。燕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淳熙五年七月。門人宜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
 焘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原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
 朱氏。祖諱謙。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成事郡太君朱氏。父諱漢。朝奉郎。贈右朝議大
 夫。妣太恭人陳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篤慕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
 既冠。遊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
 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
 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雖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
 餘四十年。草屨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於
 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部。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為一行。自建安如劍山。訪外家兄弟於甯武。迨

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舊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
 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所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汪公為遣
 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做。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
 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
 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如
 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
 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
 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
 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
 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閩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
 恩意為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為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為鄉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
 為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
 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盡。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
 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澹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
 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
 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大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
 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
 者。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皆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
 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
 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為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
 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
 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
 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怡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
 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
 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為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皆語問者曰。
 講學切在深潛涵養。然後氣味深長。踐履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
 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開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怡愉。於事若無甚可否。

及其酬酢事變，斯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即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爰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為先。本末備具，可舉而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駁淫邪通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簡牘沙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然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開學，與先生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陸語及先生、鄧日、鳳中如冰、孟秋月、登徵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為知言，亟稱道之。其後藻從先生游，每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禮。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賦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謂於程夫子，而授之繼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室家之事，謂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遺，使其事以助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恐不肯蒙被教育，不為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為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遺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收，致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朱子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蓋為德與著姓。世有登儲科者，君之曾大父口、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慶，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為個儷，可事不肖，踐繩約縉雲君愛其過，名之曰執業，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為爾草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深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為說大義，藉以禮法開之。君自是益若有省，痛自剋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導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界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偕，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潔潔潔，隨起如法，比老不倦，既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即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率鳩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餘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

七十有六，蓋君為人精悍，論議決不為模稜含糊，有所喜怒，若如物不下，必吐吐過，已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為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嗜嗜猶兩人也。娶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人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顧頌一世，可抗敵，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錦、錫、錕、女三人，嫁余祥、程敏、王中、皆周也。而錦、錕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錕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附，且屬新吉州。錕事參軍程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于不及，錕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即其子也。錕又來學，故開君之行事為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錕皆舉進士，錕尤好學自立，庶幾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即自刻意為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節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古，往往行，胸以以致遠之業，嘗語人曰，吾聞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之，策租如故事，太守怒，徵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符其口乎，太守怒未已，遺幕府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獨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讓君，君既行視歸，即揭榜論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扉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調，與其當輸之數，既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故宜教，即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為高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其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為天子牧民，豈為若人治第者耶，且後吾民之滯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顧，求罷，歸，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道，道，訴，至有視其擔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兩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賄請借民租，君不容，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贖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為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闕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為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游見聞，不知所以為學，君至，即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吏，宿賓客往臨之，因為陳說聖賢教，凡以為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則者皆動心焉，自是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且外諸生數十，咸異

邦之人皆要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為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膏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既成，為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善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為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險隘自募，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鄰為警敵者，君為榜以諭之，即斂手聽命。輸賦解警，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服，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多治藥劑，分道醫者，散之村落，自為詩以勸之。類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遷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鼓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請告歸省，時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遣內親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尚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為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閒，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為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歲暮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蘇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為迂回避就之計。其為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辭遠不憚，其與子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間，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子善，除以為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疴學子為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刻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即慨然以為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徽，繼倫，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尚幼。君為文明白徑切，似其為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徽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傳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酬也，時若可咳，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司農寺丞翁君墓誌銘

紹興中，宰相秦仲，專柄用事，諸有故器及不附己者，皆譴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庶，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惡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楮旨，賜以海意，徹常山尉翁君慶之，謀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而捕真之法，而陰使人諭

意，使並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楮取美官，翁君不可，則昭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僕意壯，不但己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為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僕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質，質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譴翁君，君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為尚書郎，具以其事白楮，楮亦悟為僕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徒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僕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直，蓋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為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為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查深，宣和中為秘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授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查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常山移葬之。爾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理宜文字，嘗遘疫，君以檄案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生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賊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節，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貨勞辱不憚也。歷陽張善，蓋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竹相柏意，連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為藥，雖疫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謂其兄，醫家實得白金百兩，道之，會棺死，事乃解。後履氏父子俱官，遂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難者，若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妻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子，柯年為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仲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即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附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剛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查誠，諸君且刻其墓上。子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負育其儲，偉哉若人，躬此遠德，儼哉終身，雖有回遘，無曰斯丘，四尺之器，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拱之，則字子質。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自出遷徙之所，則故侍郎胡公質，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備從鄉之儒先長者游，問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

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衛守章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道公又希
 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劫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曉讓檜長揖徑歸檜亦不能害
 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闕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符召
 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輝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為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
 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發士氣為恢復之本上英歎開納勞
 間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月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
 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毀者或幾歷焉則
 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
 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為大請言於上廢安
 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尤當使之通
 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蓋
 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
 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能為台州州學教授元
 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開獨喟然歎曰上恩深
 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間方將條理舊
 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游之士稍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
 縷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母以僧巫俗禮洩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慈至則盡以終事為寄而
 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微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
 男二人李伯國學進士孝朋尚幼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
 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
 重禮法恤窮恤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饋為粥以食餽者而
 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子期貧子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為文
 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
 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為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
 者耶至或營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為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
 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為何如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
 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下孝伯泣拜奉嚴君子教之狀以銘文為請予惟元履垂絕
 之言若有及此者願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詳因摺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
 謂天爵之則昂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
 其隊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為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
 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為能焉俗弊風說迭相令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為之無所於
 迫而徒取術謁之羞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
 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為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
 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
 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孫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則已
 知古人為己之學而不屑為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
 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
 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披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
 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
 以不及相見為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墓予不忍辭
 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
 顏色於兄弟尤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
 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
 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
 學味利辱身得已而不可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顯樹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
 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差忽之差有隳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者之以峻其奔
 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瀨於耐於宅就全其歸視此幽刻

邵武縣丞謝君墓誌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深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整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
 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
 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妻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
 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恩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
 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聞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資禮之再
 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為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為
 亦不憚改革也嘗嗣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李高為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
 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願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闕

隆興府南縣丞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搜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為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處之。嘗行邑事。歲餘。聞帥守以聚斂為急。諸邑奉承惟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追貧民以奉上。吾弗忍為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册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集。資深妻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樞。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除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游武夷山水。開得予所結廬。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願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為之銘銘曰。

從學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學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於家。子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為請。予初嘗受學於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游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強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願與平甫游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珩。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疊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閒。國史有傳。生子三。長曰實。文開。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為清陽郡丞。秩滿。即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以平甫少傅公幼子為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避世不遺。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即為南嶽祠官。嘗謂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能。最後從兄忠顯公。強使出為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復從吏役矣。亦會忠顯公。從平甫途。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為祠官。超然自放。以及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即自知其不偶。而先慮屏山之下。前帶潭溪。俯守溪深。竹樹蒙密。願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種木蔬菓。上下澗谷。莫不賦。自以為隱居於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間。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即豫下。藏其旁。因山田。開臺館。以達於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閒。

絃琴屬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汲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其謙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為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其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較其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為州縣董社倉。散放。為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鈎校簿籍。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為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妻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為諸兒後。其次女亦嫁而天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二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於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侯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與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設見其子甚幼。榮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僕賈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交諱琦。左宣教師。永州州學教授。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妻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為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服魏公。即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既冠。益從諸長老游。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自輕。為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為崖岸。所絕之行。其接物。蕭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為虛。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即布衣蔬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痼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既沒。葬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為之糾合親故。遠其喪而送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修身進德。益學學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為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從亂人耳。卒時年六

十有二歲無完衣以飲。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間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曾不大顯。至若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為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於地。於是人莫不以為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為君惜之。予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為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朝請大夫李公墓誌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績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鄆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璠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那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昭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賦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為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閒。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為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異。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為詞章。其言與雅觀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句宗官。舊疾及為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相嘗圖。猜暴。巨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究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酒。息絕交游。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其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儼然其閒。自號萬如居士。而為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話。不能治。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選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塞不遂。視一時儔輩。官尊祿厚。而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選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塞不遂。視一時儔輩。官尊祿厚。而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嘉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對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閒。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為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已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繼繼有條。理閒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顯而數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蓋於是退而每為朋友道之。以為前輩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質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視浮薄。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使為之書。以表於墓道。然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為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諱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為志。其慕者也。府君於兄弟。為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日益。府君經營織績。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及於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為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

朱子文集 卷十七 墓誌銘

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忘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朱子文集 卷十七 墓誌銘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諱承務郎。爽。諱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為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培右通直郎。徐。文林郎。劉。進士。周庭賢。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歸焉。又集公所為文十卷。每百詠一編。藏於家。諱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游。而辱知焉。及諱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於下。退輒詣公。公必為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害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惻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閒。諱以是知公非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有為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為之流涕。蓋不惟荒烟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諱不得辭。乃為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洸為忠勳。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既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浩其永歸。閱此幽宮。萬如之篇。公質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嘉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對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閒。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既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為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已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繼繼有條。理閒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顯而數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蓋於是退而每為朋友道之。以為前輩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質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視浮薄。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使為之書。以表於墓道。然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為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即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諱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為志。其慕者也。府君於兄弟。為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日益。府君經營織績。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及於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為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

朱子文集 卷十七 墓誌銘

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忘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前所稱論者。實相發明。謹後而并書之。且為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信。既以信。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寫行趙君查墓誌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於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國陳公。乃大書其闕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荆州牧張侯斌。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宋公曰。請得銘而刻於下方。蓋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為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淺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為於家。而聞於邦。卓然為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為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為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為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興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為。此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贈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慈恩賤。又所不當得為。既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金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供奉官士憲。供奉生成忠。即不求。成忠娶濟陽吳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院。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始更贈為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既殯居廬。既葬乃食。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皆以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公止之曰。無恐。吾母為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親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榮養。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喪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背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泣。血。毀瘠。柴立。終身俯首。樞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管陵尤哀。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父以肺疾。終身不忍以諸肺為。母生歲直卯。謂免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之為。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沒沒然。惟以愛人及物為事。故人許其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即聘以為次子。婦嘗與台人將。者同。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負不克葬。而子亦謀食於外。即往哭之。還其子。子貨使葬。他若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為藥。比瘵。或解衣

遺之。歲。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失其所也。為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愛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成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為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慨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而躬行之實。所漸。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澹掃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為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德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為人大略如此。願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為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酒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動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妻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既嫁。事姑如母。嘗割股以愈其疾。公能崇德歸時。晁夫人尚無恙。饒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數者。公既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為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離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既為時名卿。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惟石。次適將仕郎。希。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崇憲。崇憲之名。蓋久而不及。居常以為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贊諫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既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郎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士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界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泉。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何叔京墓誌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錦。字叔京。予獲從之游。相好也。今年冬。過子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既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為深念。而於當世之虛。亦存不忘也。時子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既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子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語。辭。辭。辭。亦其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為。請。子。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其。訂。君。事。皆。曰。君。家。墓。溪。且。數。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事。為。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妻。陳。氏。劉。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既。出。就。傳。養。歸。則。不。復。去。親。側。誦。讀。日。數。千。言。為。文。敏。而。有。思。趣。尚。高。遠。識。者。奇。之。辰。州。督。授。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仲。服。行。不。息。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梓。梓。下。吏。置。

南方危死不恨，開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撰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卸孤，與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悔。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勇旆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自罷稅外，無名之賦，民便安之。都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爲不理，因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其得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即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業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郊，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孫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瑛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既書其墓，納棺中，然聞嘗竊自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宜德澤而惠綵，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基，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議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陸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徵爲事。往來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僚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率洵土，取粟餉以益餉，用數登萬勛，輒書券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能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振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名名勝，爭迎致館，且遣子弟從之。游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密藏出納，悉以委之。復監泉州郡使司，公知前積蠹弊，歎曰：題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蒙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

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案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潘氏，某官中之什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廣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承議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朝郎，而善任蓋卒。女七人，亦天其二。其五人，則從政郎鄭祖攸，迪功郎楊理，李綱，黃造，司馬達，其婿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於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蓋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開，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惻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顯用蒸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閩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案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官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尙可日從容於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既而遭大中公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與食俱，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勞貫史氏。下至於茲，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焉。至他書史考訂，莫不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去手。爲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適程，人無間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簡然。其枯槁澹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尚之，而君自視儼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既而學於呂氏，晚再得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往而游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散之，自葉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既無當世之顧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尚書元吉，張左司斌，竹卿，逢郊，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取有推挽意。獨竹卿，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咸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叩之，乃

獨明然以竹鄭兩卿為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即自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間為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即自覺其次自歸女三人長適朱登次適蘇露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開學開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開今為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欲襟襟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屬子銘子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隔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子今日之行名為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能歸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書以是愧其為人乃為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為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卻掃耽書躬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於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矣誠

贛州趙使君墓誌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君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兩樵風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已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既雖幸有沅州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為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荆州游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子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職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為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子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婦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既一二罷行之矣願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為佐卿喜又為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為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強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服號老稚相扶攜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像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為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口子也曾祖仲口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魯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哀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為士大夫所稱公天資幽爽好學游序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為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秦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為贛州贛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為那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予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為動也在贛遇早鰥嗣賑貸必盡其力節游宴罷土木勸民蠶麥儲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使之常時州郡別以

使臣穿牙兵公能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峻權貴賄賂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蓋公聞亟諭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早至此父老不以為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為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母苦父老為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游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道經開居案年尋釋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間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被尚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開公數與巨濟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子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論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子於此不獨為公恨之又為贛人恨也為書其事使以刻於其墓且為之銘銘曰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為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其學不過為利祿有不足為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更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其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子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費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公執議愈堅龔侯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眾既而勞邑官多以救饑受賞或諭君盡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毋乳之也敢幸賞乎詔觸民田半租君曰郡使者程公大昌曰當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幸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廢置時民力饑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為率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索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為甚亟君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為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為乎

且馬之息耗。在獨赫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救民。修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情不供。而畏罪以希貨。至有未嘗一施。而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諭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弊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惺惺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奮爲郡。豫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緝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權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數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中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自太守和市予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營文字。總領主帥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既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積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呂。普。廣。安。數郡之民。爭輸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君十餘年不得釋。君一旦自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守李公。繼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領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鈴。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即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襦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贍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卻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致政焉。以愛民爲事。與利除害。如己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與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論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虛餘。他日道出其境。民老稚相攜持。羅拜道周。有屑拂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婦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婿舒。張。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退省其私。嗚呼。尚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限於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疑疾於邵武。故縣之私第。蒸往問其起居。講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焜。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言。曰。中也先考妣之歲。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焜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焜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焜既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部武縣人。曾祖辰。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質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尚書右丞。業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丞。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謂是且大其門矣。既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既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驢心。鄰家有李永者。尙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貨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衝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游以瘦死。人無敢往視之。公獨毅然行。千里還。視其墓。得餘貨。尙百餘萬。悉奉以歸其親。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取。子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概。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迨鄭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煖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一。其年十月。葬於九墩。先塋之次。妻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孀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李季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即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刑。都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尚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讓。龍圖閣學士。退老於家。天子又乞言焉。即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累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培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開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即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賊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焜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同徒之德。決於州郡。矧其孫。竹。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德。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尙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速。其。考。廟。結。業。垂。黃。天子有詔。匪傳之貴。惟德之襲。保而弗墜。有積彌高。

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豈來葉。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為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間以論斥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李曰處士。隱居不仕。而其非也。右文殿修撰李公。諱質。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開闢。趨尚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為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游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彙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園。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於烏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子。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為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子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子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為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為居間。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君不幸。死。則為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里人有以惡辭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輒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為。力難未及。亦勉為之。若必有餘而後為。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滯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見。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為。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為。府君為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開冀為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查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詠書史。適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子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為長。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曼。從政郎何錦。保議郎上官貴。其培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為之銘。使刺幸上。以頌其詞曰。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子始仕為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既去。聲聞往來。無虛月。開以其詩。道子語。亦清麗。與博。非常人所及也。子後數以微書往來。謂中君必為子。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子以病不能事。本利里中。而君來為。建獄。援。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惟又二十年。而子復以事至。則

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為子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子固悲君之不出。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閒。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願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讀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皆官。顯。遂為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口。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專為舉子業。以授室宗。郎。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嘗受貨。棄不顧。遂為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為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其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官意矣。乾道六年閏四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鑣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卒。女四人。其培。林。瓊。林。叔子。鄭。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既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為之銘曰。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瑋。判官趙不惡。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務。勳。分。有。司。之。為。政。發。廢。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於。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舉。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借。而。已。老。從。官。廉。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故。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既。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賜。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為。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背。致。君。行。述。一通。於。子。請。以。是。銘。君。之。墓。子。故。未。得。交。君。父。子。閒。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獨。獨。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善。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成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那。縣。縣。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儉。樸。不。羣。讀書。有大志。傲。脫。畹。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應。補。內。舍。久。之。未。第。官。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懷。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於。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讓。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義。買。書。開。館。迎。俗。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為。兒。輩。子。孫。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懼。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庭。棗。側。再。臨。窆。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葬。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不。為。屈。更。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

餘誠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於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矧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於疏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債。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為鄉人致。為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為食以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為振。勸募而君為歸者。其乘又倍於前。蓋君之為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解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之。既起拜命。因摘詔語。勝其所居。為義樂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獎勵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俄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既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操自守。凡有所為。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惟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歷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徒。表君不為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為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中。也。故從之游者。莫不愛敬而嚴。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貴。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瞭然。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為陳。量力虛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為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宜立。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常再被寵。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竊以素。得官著作。陸朝籍。案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黃仲為長。次黃仲。次康。早世。次憲。仲。黃仲賢而有文辭。今為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在子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為可信。又讀義樂諸詩。而全對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係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履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於以往錫。既寵於堂。又責於幽。惟是開孫。益瀉厥休。我銘其德。千古不泐。義樂之名。永世無斂。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祖。父。皆不仕。世為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於家。而與鄉人處。則飲。退樂易。惟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遺詐取直。無愠。責。述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適閩門以教子為事。奉養。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請學。至

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莅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為邵武。幸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於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歎。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遣戒。悉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開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案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於閩清縣賢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格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侯。不敢復近。筆視為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敘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其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國。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以適其丘。吾淺之為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誌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君。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茔之右。既卒。哭。其子安。某。哀。經。走。謂子於赴安。深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歸。而銘之。今重不。本。面。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為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卒。視。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野。十。舍。險。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章。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為。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繼。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繼。生。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妻。程。氏。生。四。男。子。曰。資。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貨。為。市。書。史。聘。師。儒。日。饜。養。為。其。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彈。貨。計。力。不。計。既。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遺。子。弟。從。之。游。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幸。觴。得。宮。勞。賜。者。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恬。澹。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為。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買。憎。不。自。悔。更。為。竊。歎。如。已。愛。其。嫁。妾。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許。之。程。氏。之。盛。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子。雖。不。及。識。王。君。然。既。嘉。其。子。之。能。修。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

龍始終勤劇以觀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述君教子子能賢千里句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祭其先

六〇二

朱子文集卷之十八

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珩涕泣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球辭以覺於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惟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昔學於先人盡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竊竊伏原念所以得游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也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子而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郵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程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願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窮劣老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時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拜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辭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

六〇三

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以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璣而彥沖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慕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故聞詔還任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旬閉居主營武夷山神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閒盡棄人閒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閒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珩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游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義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月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即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獨以書告族素所與往來者召珩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道人人為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既已則曰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前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墮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尚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為文集二十卷妻陸氏封孀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珩為後今為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為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珩則與有責焉熹讀之懼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執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立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碑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子璣伯恭至信之鵜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璣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聞獨為子道餘于曹立之之為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為書其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子守南康立之果來自其親耳其言知其皆從事於為己之學而信于子璣昆弟之不子歎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子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子之倦倦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就可為師者子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其書禮授使者走餘于立之之門以時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莫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

六〇五

弔，其道立之將死，其言爛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夭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壽與子之相弔也，豈徒以游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為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為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閒，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堅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幸其志，然所以自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雖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諱其面者，日用閒，自省小有過差，即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為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既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真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妻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為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子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城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

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并興，疑食不真，然後始嘗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游，後舉遺逸，召對宰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簿，撰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諱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贈諱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開異聞，公名使遠，以對，召對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未久，以髮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閒，家益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選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為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斬公為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教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遺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志，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開，開，女適某人，開於是以迪功郎為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誠，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東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徵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倘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其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即休官，退處以大老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剛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為文肆筆

而成。滂淵閔閔，凌厲頓挫，儼輩少能及之。黻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
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防伊洛程氏
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解，解下，惟然猶鈔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皆從
程夫子游，筆遂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即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未末，既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旦棄錄牘，掛
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昆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
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
久而若有得焉，則時嘗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
劉公彥冲、南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劘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區，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虛荒，乃即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室，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
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
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楛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藉廉俊傑，與圖事
功，呂公乃與同列，會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
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狹，率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
先生者，蓋如此。既至，會秦丞相檄已，願圖枋，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履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
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願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俸，上其對
先生知道不易行，即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
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敬重，然其去未幾，即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
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
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尙和悅，色笑可親，
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歸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贖產歸女氏，既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昇
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
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其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師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先生之先君子
蚤與先生游和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其往學焉，及喪，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如
子姪，既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編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
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妻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
其長歸於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澄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
堂，涉溪西北七里，所葬玉鄉二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述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
少，竊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貝門
人朝奉大夫致仕朱慈述。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章齊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曰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
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長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
親修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
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就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
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
杯酒間，酒酣，誦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竚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如有節制，至於
放臣孤子，怨夫孽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涕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傲
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
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於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黟、陽、信、安、諸縣，皆
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其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
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
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願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
以成吾志矣。既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慈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
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蒸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
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衰衰不能自休，既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駭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
歌歡呼談，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率君學徒李君紳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願二
父於今皆不可見，而茲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深懼無以
副君時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其位朱慈述。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於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體，葬
於臨江軍清江縣忠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其姪來見子盧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
澄之狀，泣而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游，而孟容願得學問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
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子於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
好，學問有方，因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願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聞之，皆誠公者，皆如
狀言，不諱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既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
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開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敬，以文學致
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
祖考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遺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
事判官，改宣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
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都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齊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惟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嘗曰：公之能于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即舍去，居常時亦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室，必書嚴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履不暫釋，居間亦必雞鳴而起，處閤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亦盡誠懇，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發塘今為赤縣，公為主簿時，奉檄方用事，鄉黨姻戚，或以文字見知，登門仕者，謂公曰：查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汗，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既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除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候，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知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更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誣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擬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於朝，有言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尚書，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率獠大勳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山下有勝心，以禦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頗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始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差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焉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既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生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頷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概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蓋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妻呂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葵，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亦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開德蚤修，長途方聘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千秋，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實新喻，自袁州新渝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董君景房墓表

鄱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濟，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更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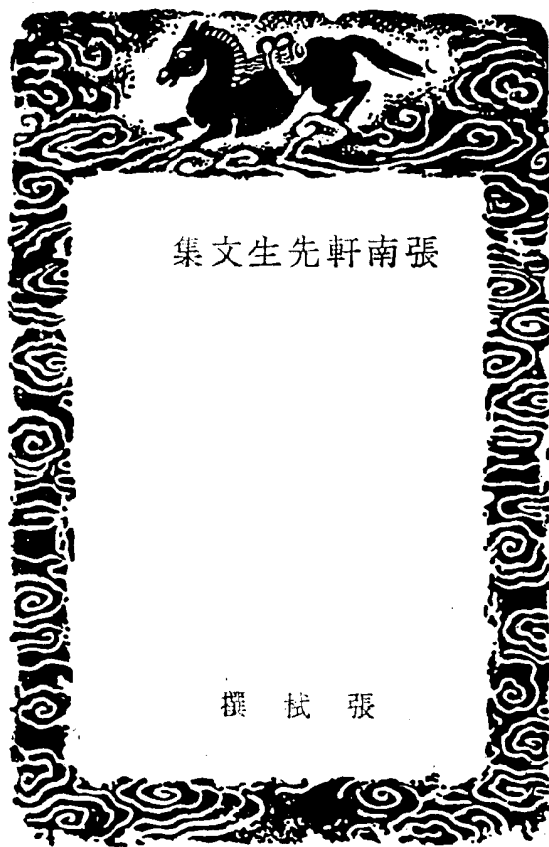
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樞薄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既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寡，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闕憾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盡策，以便宜發賑振貸，而密以兵掩其裏，帥質於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懇詳盡，不爲華靡，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趨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妻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婿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墓，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于故家君旁，願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自世之下，於此尚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新安朱藻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鄱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諱其墓，予既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他人，是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他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游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間，細縫甚，卒以無聞言，親沒，折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不怒而人故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傷或欲沒入其貨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孫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他行之謬，猶有不及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鄱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府君符開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賊，不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妻齊氏，生府君，府君妻□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即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與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俟，墓在□□鄉□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即端蒙也，子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藻述。

程君正思墓表

士思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徯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都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其書既乃見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旨。退即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驍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博覽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曾大臣有樂家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開。蓋將以其向習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翠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遠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迹。謹好如常日。又知其聞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濟。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諱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謹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背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張南軒先生文集

張栻撰

原序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開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白鄒魯既遠。聖學不明。異端熾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尚頓悟。多入於禪。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聲名取爵祿。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為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又況貴胄公子。口厭膏粱。心厭勞利。欲其親師取友。日磨厲於道德之林。而卓然不為流俗所惑。誠知其難也。獨張南軒先生。為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家傳。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著希顏錄。表明己志。其平日之講究心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上接鄒魯之統。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晰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曾次洒然。光明坦易。純乎天理。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之學。純臣之風焉。且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莫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夫子嘗稱之。以為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入意表。此亦可以見先生之不可及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其作為文章。播諸事業者。夫誰可量。而享壽不永。弗獲竟作聖之功。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為校選。以付叢書。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瞭然於義利之介。不可不明。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然後知行

張南軒先生文集 原序

一

朱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道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益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精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遂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嗚呼。開卷讀之。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入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舊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遂取觀之。蓋多如所講焉而未

張南軒先生文集 朱序

一

張南軒先生文集 原序

交。敬義夾持。實求其所為心性者。而且親師取友。相與輔成德器。亦如先生之以聖賢自期焉。斯道之傳。學之彰。實嘉賴之。不佞將拭目以俟。
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季秋。儀封後學張伯行通於榕城之正誼堂。

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開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乘於後者。猶得以難乎篇帙之閒。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感。是則予之罪也。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棄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閒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月二月辛酉新安朱熹序。

本傳

張栻。字敬夫。浚之子也。從胡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閒。嘗入奏軍事。孝宗異之。浚卒。湯思退主和議。金人乘閒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幸執敵諸將。毋得輒進兵。栻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異時朝廷雖皆與編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重為羣邪所誤。以燈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宜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卻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亦何功之不濟哉。不報。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除吏部侍郎。時謂金衰弱可圖。議遣使往請陵寢故地。有以無備召兵為言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栻曰。不知也。上曰。金人僞僱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覽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護。不足倚賴。正使彼質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出所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之。而議者猶以為憂。則其卑陋畏怯。固已甚矣。然臣竊揆之。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平居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上改容聽。栻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政立德。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戰守。為一事。

張南軒先生文集 本傳

治其質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卑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陵寢故地。不難歸也。上歎息。以為前者未聞此論也。嘗謂上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極言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相虞允文曰。臣官執政。自京師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復言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均二柄。而所用乃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乃寢。出知袁州。家居桑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廣南西路。所部十五州。荒殘多盜。栻簡閩州兵。汰冗補闕。籍州縣卒。伉健者以為用。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栻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斬之。有胡奴在其中。命縛以歸之。北人歎服。卒年四十八。

張南軒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 寄周子允尚書
- 寄周子允尚書
- 寄周子允尚書
- 寄湖守薛士龍寺正
- 答潘端叔書
- 答潘叔度書
- 與顏主簿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答朱元晦秘書
- 寄呂伯恭書
- 寄呂伯恭書
- 寄呂伯恭書
- 寄彭德美書
- 答呂子約書
- 答呂子約書
- 答呂子約書
- 答胡伯逢書
- 答胡季立書
- 答胡季履書
- 答胡季履書
- 答胡季隨書
- 答胡季隨書
- 答胡季隨書
- 答胡季隨書
- 答胡季隨書
-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三

二

卷之二

書

-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 答胡季隨書
- 答陳擇之書
- 答謝夢得書
- 答劉炳先昆仲書
- 答喻郎中書
- 答李祕監書
- 答施新州少路
- 答周允升書
- 答周允升書
- 答陳平甫書
- 答曾致虛書
- 答項秀才書
- 答羅孟弼書
- 答蕭仲秉書
- 答蕭仲秉書
- 答戚如玉書
- 答江文叔書
- 答劉宰書
- 答游誠之書
- 答游誠之書
- 答彭子壽書
- 答陸子壽書
- 答魏元履書
- 答李賢良仲書
- 答李季修書
- 答李季修書
- 答胡廣仲書
- 答胡廣仲書
-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五

四

- 答胡廣仲書
- 答直夫書
- 答舒秀才 周臣
- 答宋教授書
- 答俞秀才書
- 答喬德瞻書
- 答喬德瞻書
- 答喬德瞻書
- 答潘叔昌書
- 答潘叔昌書
- 答潘叔昌書
- 答潘叔度書
- 答潘叔度書
- 答潘文叔書
- 答潘端叔書
- 答周穎叔書
- 答周穎叔書
- 答成德銳書
- 答成德銳書
- 答鄭仲禮書
- 答鄭仲禮書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竹節夫撫幹
- 與吳晦叔書

六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與吳晦叔書
- 卷之三
- 序
- 關範序
- 論語說序
- 洙泗言仁序
- 孟子講義序
- 孟子說序
- 胡子知言序
- 五峯集序
- 趙氏行實序
- 送張荆州序
- 送張荆州序
- 送竹溪父序
- 送方耕道序
- 送劉圭父序
- 送嚴主簿序
- 送鍾尉序
- 送猶子煥炳序
- 卷之四
- 記
- 靜江府學記
- 袁州學記
- 鄧州復舊學記
- 郴州學記
- 桂陽軍學記

八

七

九

欽州學記

雷州學記

雷州學記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宜州學記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詔州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三先生祠記

瀏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存齋記

弗措齋記

擴齋記

敬齋記

拙齋記

隱齋記

困齋記

敬簡堂記

仰止堂記

卷之五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賈董奏篇其間議論孰得孰失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光武崇隱逸

黨綱諸賢得失如何

溫嶠得失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說

勿齋說

答問

答朱元晦

答朱元晦

答朱元晦

答胡季隨

卷之六

題跋

題李光論馮游劄子

通書後跋

跋遺書

跋西銘

跋三家昏喪祭禮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跋希顏錄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西漢蒙求跋

跋溫公黼座銘彙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題文正公條書沿邊弓箭手彙後

跋濂溪先生帖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誌銘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跋字文中允傳

跋陳分寧傳

跋鄭咸慙事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帖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跋王介甫帖

跋王介甫帖

跋王介甫帖

跋東坡帖

跋東坡帖

跋蔡端明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張侍郎帖

跋陳了翁帖

跋了翁黃沈

跋李秦發帖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書相公親翰

跋尙憲帖

跋孫忠愍帖

跋尹和靖遺墨

書贈吳教授

題長沙開福寺

卷之七

銘

困乎齋銘

艮齋銘

敬齋銘

敦復齋銘

恕齋銘

蒙齋銘

虛舟齋銘

主一齋銘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顯齋銘

讀書樓銘

蔡軒石銘

筆囊銘

周夷佩瑛銘

篇

主一篇

四益箴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書像贊

濂溪先生贊

明道先生贊

伊川先生贊

于湖書像贊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觀虎丘劍池有言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教授魏元履墓表

附錄

像贊

祭文

祭文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張南軒先生文集 目錄

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晚輩假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變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憚疑虛鳴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曾見之否。

寄周子充尙書

重論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俱因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大似因噎廢食耳。後世盜儒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欲深救茲弊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要須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序行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為自棄。倘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而盡。

寄周子充尙書

垂諭。子澄所疑。且云。禪初不知其得失。不欲隨衆誣之。伊川未窺其闕奧。不敢以言語稱道。足見君子所存之忠信也。第以某愚見。所謂不知其得失者。要當窮究其得失果何如。未窺其闕奧者。當窮究其闕奧果何如。講論問辨。深思熟慮。必使其是非淺深了然於胸次。此乃致知之要。入德之方。豈可含糊閃避而已也。每竊歎歎下風。故所懷亦不復敢隱。有以見教。是所望也。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

論及學校之事。此為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刺口誦。用為進取之資。轉趨於薄。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答潘端叔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失。卻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參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更須深體而用力焉。

答潘叔度

所論讀書。平易則簡略放過。稍思。則似做時文。固當如此省察。但所貴於平易者。謂平心易氣。優游玩味。其旨。正非簡略放過也。若夫家庭間事。於己見有阻礙。其間曲折萬端。乃是進德深切處。大要返求吾身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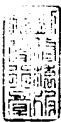
與顏主簿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為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老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橫流。蓋壞士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書

寄周子充尙書

垂諭。或謂人愚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蘊。行有淺深。然知當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蘊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慈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既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能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像態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日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問及此間相從者。某邇來退縮。豈敢受徒。但有舊日寸字數。

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焉。

答朱元晦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說。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說亦頗得之。然其開似未子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爲喻。又以夜氣爲說。而引孔子之言爲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及其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則在外。蓋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聖言人之心是也。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一爲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爲成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別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發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答朱元晦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關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閒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烏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常深體也。所寄諸說。亦略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便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閒相識。卻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此事者。極難得耳。

答朱元晦

日自省中歸。即閉閣溫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絕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爲學者私勝之流。味失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龜山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葉亦非助蘇氏。但習焉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斷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爲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如此。方爲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語到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奈何奈何。

答朱元晦

所請竟出。頗似解性極有可憂。某月初即去。蓋會處在近。不忍見大使之至也。自惟誠意不充。無以感動。且當歸去。勉求其在己者。今日大患。是不悅儒學。爭地乎功利之末。而以先王嚴恭寅畏事天保民之心。爲迂闊誕鈍之說。向來對時亦嘗論及。此上聰明所恨無人朝夕講道至理。以開廣聖心。此實今日興衰之本也。吾輩拙見。誠不過此。來書以爲未有孟子手段。且循此途。輒爲少悔吝是也。但孟子亦何嘗

外此意。特其發用變化別耳。知言自去年來。看多有所疑。來示亦多所同者。而其開益。鄙見處甚多。亦有來示未及者。見一一寫。俟後便方得上呈。更煩一往復。庶幾盡定。甚恨當時刊得太早耳。

答朱元晦

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內懼。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蓋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高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答朱元晦

某龜勉所職。無補是懼。目前幸歲餘。盜息。人情相安。但環視一路。可爲寒心者多。亦切考究。以其大者控陳矣。伯恭相聚計講論。彼此之益甚多。恨不得從容於中也。寄示學者講論一紙。所論萬物皆備一段。意亦近裏。大抵不能反身。則自不與已相干。他人飽食。何與已事。反身而至於誠。則樂莫大矣。誠則實能有之也。

答朱元晦

商量處程先生之說。雖少。然總領略其矣。本路新清。君儀之體仁。豈弟愛民。凡事可以商量。又趨向正。孜孜以講學爲事。時過細論殊。慰孤寂。

答朱元晦

語說薦荷指論。極爲開警。近又刪改一過。續寫去求救。私心甚欲一相會。若得至長沙。當有可議耳。伯恭既已轉對。恐當爲去就計。近見臺臣論程學云云。如伯恭在彼。尤不應想然也。石子重向來聞在三衢。辭召命甚善。今聞已到闕。未知所言何如耳。其他大抵非遠。皆可達也。學舍已成。方敢請諸邑有行義士人。入其中爲表率。嶺外風俗尤弊。雖未易遽正。然不敢不開端示漸。如喪祭婚嫁。亦頗有肯革者。理義存乎人心。但患啓迪蓋陶之未至耳。

答朱元晦

論語章句。精確簡嚴。足以昭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辯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當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薄耳。

答朱元晦

共父一病。遂至薨逝。聞間慟哭。傷痛奈何。積望至此。亦殊未易。時多艱虞。喪此柱石。深爲天下痛惜之。不但朋友相與之私情。想同此心也。奈何奈何。其家事。今如何。嗣子頗能立否。凡事相悉。倚賴賢者。當亦不情力也。葬事在幾時。有定期否。耶。某義當往哭。適此拘繫。今且專价去。俟到武昌。更再道往。臨書涕零。不勝情也。

答朱元晦

某自附陳明仲書後一向之便嗣音惟是懷仰未嘗忘也秋涼行大江所至游歷山川復多滯滯今方欲次鄂酒更數日可解舟舟中無事卻頗得讀論語易傳遺書極覺向來偏處取所解孟子觀之段段不可意義之難精正當深培其本耳修改得氣說數段舊說略無存者得所寄助長之論甚合鄙意俟到長沙錄去求教竹子之說伊川法則之語深有悟於此看道字極分明也知言疑義開發尤多亦有數處當更往復及後來旋看者併俟後便此論誠不可示他人然吾曹得此反復尋究甚有益不是指摘前輩也上蔡語解偏處甚多大有害事處益知求道之難也

答朱元晦

幸安職守今年雨暘以時可望一稔盜賊頗戢刑罰亦省獨兵戈開弊病非一撥其尤者列聞他處也兄近來為況何如教令既字當益無事且須為少留否相從今後有何人須得暇議論某此間但有長沙梁仁伯秀才在此資質亦頗淳篤近有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其人亦剛介有立但所談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曾磨切之否亦殊可惜

答朱元晦

梁仁伯主簿借來者日夕得暇即講論近頗長進偶以其祖母病復歸殊覺落莫子澄有新功否甚恨未識之伯甚開復喪偶多難如此可念可念有澧州教授傅夢泉者資稟剛介亦殊有志但久從陸子靜守其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也

答朱元晦

少懸比對郡學開一城門正直江湖備有門口恩波在近處久遷今移於此緣荷學出門即牆而今焉開關氣象甚佳因為樓於上登覽遂為一郡之冠以曲江樓名之蓋張曲江來為長史時有登江陵郡城南樓詩故用其名欲求尊兄為記幸不惜落筆以為此邦形勢之重樓之下即是白水河河之外即大湖藥藥之外即荆江如高沙湖之類皆在指顧以至峽州諸山亦隱隱見於雲水之外也

答朱元晦

伯恭近遣人送藥與之未回渠愛整精神於閒文字中徒自損何益如編文海何補於治道何補於後學徒使精力困於翻閱亦可憐耳承當編此文字亦非所以承君德今病既退當專意存養此非特是養病之方也

寄呂伯恭

某讀伯先處處安長夕願存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存養是本覺向來工夫不進蓋為存養處不深厚存養少也故方於閒暇不敢不勉但良朋在遠每誦一日不可無候無可之言未嘗不引領東望也所示讀泮次第皆著實落德喪志之分誠不可不察易傳所謂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此語極緊要近來讀諸先生說話惟覺二程先生完全精神愈不愈無窮不可不詳味也來教有云平時徒待資質工夫悠悠殊不精切此可見體察之功某每思尊兄於尋常人病痛往往皆無之此在資質固為美然在學問

不可不防有病他人所有病痛卻不干學問事若只坐在此上卻恐頗少精神惟析夫義理之微而致察於物情之細每存正大之體尤防已意之偏好學上一等才過猶是及意如與致正此人必不肯以告之擴而充之則幸甚幸甚相從諸人多長進者否有皆來者各隨其說以鄙見答之矣薛士龍及陸徐薛叔似諸君比恨未及識士龍正欲詳聞其為人但所舉兩說甚偏恐如此執事功固有所當若曰善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元晦數通書講論比舊尤好語孟精義有益學者序引中所疑會與商確否但仁義中正之論終執舊說濂溪自得處渾全誠為二先生發源所自然元晦持其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解故未免反流於牽強而非濂溪本意也觀二先生遺書中與學者講論多矣若西銘則再四言之至太極圖則未嘗拈出此意恐更常研究也此間士子資質好有意於學者亦四五人每教以著實於主一上進步耳晦叔已兩來相見非久欲遷城居嶽下相識如胡廣仲伯達亦留意但向來多是想像懸度殊少工夫故病痛多不精進亦數有書往來也孟子解推已寫出其間毛病改綴不停正如春草旋割旋有且欲自家體當遵取傳諸人見錄一本他時欲奉寄求益也仁說所題數段極有開鑿別紙奉報并後來改正處亦錄去祭儀向來元晦寄本頗詳亦有幾事擬後再改來往往已正今錄去但慕祭一段鄙意終不安尋常到山間只是頓顛哭酒壚而已時祭只用二分二至有此不同耳家開方謀建家廟異時廟成定祭禮庶幾正當伯恭所考因來卻幸見寄也他懷非遠書所可盡有便不惜寄音

寄呂伯恭

自歸抵此亦既半歲省過矯偏但覺平日以為細故蠱惑者乃是深失銷磨雖幾兢兢焉惟恐乘閒之竊發耳深味論語一書聖人所以教人與學者所常用力者蓋可以見著實務本乃為至要才不帖帖地便使有外之心也來書所自察向來之病其間有云以私為公以情為性者可見察之之精更宜深勉於篤敬之功也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閒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為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為小病耳語學者躓等之病鄙懷近來正謂如此故不深思而謹之也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為多此間有背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汎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得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卻可與講習也其言也切之說誠然彼中諸人如何今次寄來問目卻覺於約會思益雖是汎然且須令思量要須從此過耳此亦是自已見得會如此也元晦仁說後來看得渠說愛之理之意卻好繼而再得渠書只括此三字卻有精神但前來所寄言語開終多病渠某看得某意思亦老草後所答今錄呈但渠議論商確間終是有意思過處早晚亦欲更力言之

寄呂伯恭

某前月半閒積寒成疾勢極危諸事亦已處置順聽之耳一夕氣復諸證盡退蓋服熱劑灼艾之力今幸已復常病中念平日頗恃差壯嗜欲少故飲食起居多不戒生冷不避風寒此亦是自輕觀鄉黨中聖人衛生之嚴豈是自私蓋理合如是耳尋常忽略亦是氣氣中病痛也每得來書未嘗無所開解所謂成儀

辭氣開。豈特兄所常勉。某日從事於此。而每恐其不逮也。曾子所以告孟敬子者。最為親切。每覺上蔡所解。語雖中。猶似未精。此要須自家子細下工夫耳。某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氣質居處之說。甚善。深察之。不敢虛來意。此則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但看長遠如何。文字小。小開解。誠不濟事。著實肯做工夫者。乃有可取耳。去年問從學者甚衆。某殊謂未必然。若是為舉業而來。先懷利心。豈有就利上誘得就義之理。今已謝遣甚幸。但舊已嘗謝道。後來何為復集。今次須是執得定。斷得分明。不然。猶有絲毫冰滯。恐復因循於他日也。亦非特此事。大抵覺得老兄平日似於果斷有所未足。時有牽滯。流於姑息之弊。雖是過於厚。傷於慈。為君子之過。然在他人視我。則觀過可以知仁。在我自檢點。則終是偏處。仁義之道。常相須要之義不足。則所謂仁者。亦失其正矣。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似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安坐於家而坐享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為合義。但當時說一二不同志者。使之宛轉求遂己之請。卻似不消得如此添加耳。更幸思之。某舊在臨安。已覺兄之病有此。今復因此二事詳及。推此可以槩見也。如何如何。

寄呂伯恭

來書所謂辭氣務令平和。然實處不可回互。此語盡之矣。頃見相識間。有好不事謹審細之論。退而察之。其實長性。名曰憂國。恐只是為身耳。故臨利害則氣憤志喪。而榮於權利則不已焉。知人之難。恐不可以不察也。蓋直前妄發。固為不是。然於所當然而不然。又別為之說。恐終不免為姦而已矣。此論不須為他人說。思慮所及。因來論有發於中。故及之耳。

答彭德美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政所敬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天命。固為己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生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為己私橫截斷。庶乎其有取也。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此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他說話。固無非性命之與。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為夫子之言。無非天命之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幸詳觀。卻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隨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汎濫。大抵是舍實理而忽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城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為在形器之表。此病恐不細。正某所謂雖謂釋氏。而不知正墮在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反復思之。不可不為盡言。惟天資惡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訟之曰。吾所得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於前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為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答呂子約

來書猶未免欲速迫迫之病。任重道遠。要須弘毅為先。循循有常。勿起求獲之意。乃佳。理蓋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處自然有力也。勉之勉之。平時病痛。所貴求以銷磨。揉之。卻不可徒自悔恨於胸中。反添一病。遺書中所謂罪己責躬。不可無。卻不可留在胸中為悔是也。希顏錄舊來所編。不甚精切。顏子氣象。但當玩味於論語中。及考究二程先生所論。則庶幾得所循求矣。

答呂子約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急因循。則非游泳之趣。若曰覺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厲。使疑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近功也。別紙亦各答去。區區固未必能深益高明。加以所懷非書可究。惟幸深思。有以見復。

答呂子約

所謂近日之病。卻不在急迫。而權失於因循。此亦可見省察之功。然此亦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矣。以至於閤門之閒。不過於嚴毅。則過於和易。交游之際。厚者不失於玩。則失於過。紛紛擾擾。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游上用工夫。其道固莫如敬。若如敬字有進步。則弊當漸可滅矣。楊龜山所學。當公崇深之說。固為有益於學者。然特拈出此二字。卻似未穩。更幸思之。侍旁雜務。於職所當任。豈容少有厭煩。忽細之意。惟主敬以立本。而事事必察焉。學之要也。

答胡伯達

中庸解錄未畢。今先寫三段去。大綱規摹如此也。未知如何。垂諭性善之說。詳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但請詳味此語。意自可見。大抵性固難言。而性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底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名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而遂不可說。卻恐渺茫而無所止也。知言之說。究極精微。固是要發明向上事。第恐未免有弊。不若程子之言。為完全的確也。某所恨在先生門闈之日甚少。茲焉不得以所疑從容質叩於前。追復何極。然吾曹往還論辯。不為苟同。向先生平日之志。誠熱甚。近郊已復覺早彼中何如。更幾以遠業自重。

答胡季立

垂諭足見講學之勤。至所願幸。某恐惟不敢不深潛其思。時有所見。亦未必是也。惟願與朋友共論焉。夫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乘人自味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即俱立。遂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為大。而命之理。所以為微也。若釋氏之見。則以為萬法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味太極本然之全體。而返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誠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為己私。蓋謂是也。若何所斷句。則不成文義。失先生意矣。更幸思之。卻以見教。

答胡季履

承諭觀史工夫。要當考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未矣。此則士子輩觀通鑑。皆令先將逐代大節目會聚始末而觀之。頗有意味。如高祖入關。滅項誅功臣之類。皆作一門。備其源流。此亦編得有次第。方欲取前輩議論之精者。入於其間也。

答胡季隨

所論讀書。欲自博而趨約。此固前人規摹其序固當爾。但旁觀博取之時。須常存趨約之意。庶不至溺心。又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有所發明。毋惜示教。

答胡季隨

辱惠書。審閱侍奉平達武林。履候勝福。極以為慰。論及日讀二程先生遺書。甚善。要當平心易氣。優游涵泳。所讀其閒談性命處。讀之愈動。探義愈晦。無怪其然。若只據官路上求解。則未是。須玩味其旨。於吾動靜之中體之。久久自別也。歸來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篋錄去。所製詩亦寫在別紙。彼中過從謂誰。歲月易邁。人心易危。華盛之地。誓志者多。惟敬自勉。以承先世之業。更祝厚愛。所見所疑。使中不惜頻示。遠賴常在何時耶。

答胡季隨

錄示序文。三復足見所志。雖然。升高自下。涉遐自邇。善學者志必在乎眾人。而行無忽於卑近。不為驚怪。恍惚之見。而不合乎深潛積密之功。伊洛先學。謂覺聖人。當以顏子為準的。誠明調也。德門令賞。惟益勉之。

答胡季隨

元晦所編遺意。只是真聚。遂家所編全入之。都無所刪也。其閒傳錄失指者。固有之。正要學者玩味耳。若便刪去。卻殊無意味也。得此等文字。且當服膺沈澁其閒。未宜以己意直斷輕議也。

答胡季隨

所論二先生遺書。其閒固有傳寫失真者。向來龜山欲刪正。而迄未下筆。要須究極精微。無所憾者。乃可任此。未容輕議也。今元晦所集皆存元本。在學者亦好玩味其閒。真偽在我。玩味之久。自識別之耳。所謂未容輕議者。非是為尊讓前輩。蓋理未易明。不應乘快。便據目前斷殺。須是潛心。若果下工夫。方覺其未易也。只據前人所辨。亦須自家胸中。自見得精神。乃可。不然。亦只是隨人後贊歎而已。某頃年編希顏錄。如莊子等語。皆所載。顏子事多削去。先生以書抵某云。其他諸說。亦須玩味。於未精當中求精當。不可便容易指以為非而削之也。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今十有二年矣。愈覺斯言之有味。願吾友深體之。他希篤沈潛之功。以輕易為戒。勉。茂遠厚自愛。

答胡季隨

論及日閱致堂史論甚善。秦漢以來。學道不明。士之見於事業者。固多可憾。然其閒豈無嘉言善行。與一

事之得者乎。要當以致遠自期。而於人則一善之不廢。是乃擴弘恕之方。而為聚德之要也。正惟勉之。名臣言行錄。未有別本可寄得之。即附往。但此書編得未精。元晦正欲更改定耳。

答胡季隨

季隨邇來下工如何。閒時往見晦叔。甚有講論否。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要須深惟向綱之義。鞭撻儘覺有味也。

答胡季隨

邇來玩釋想自不廢。有可見告者否。若入浙。因一見伯恭甚善。近來士子肯向學者。亦時有之。但實作工夫。耐久者極難得也。且是要鞭撻向裏。如此下工。方自覺病痛多耳。

答胡季隨

乖論浩然之氣工夫。正在集義。當於慷慨處驗之。集義以敬為主。孟子此一段。雖不說著敬字。勿忘勿助。長是乃敬之道也。

張雨軒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答陳擇之

伏蒙賜書。陳義繁然。重惟茲世講學之緒。不絕如帶。有如高致。感歎何勝。而某竟疏不足以辱來問。姑以其所從事焉者。試共論之。左右謂異端之惑人。未必非賢士大夫。信哉斯言也。然而今日異端之害。烈於中韓。蓋其說有若高且美。故明敏之士。樂從之。惟其近似而非。遂影而迷。真。愚。而舍實。拔本按根。自謂直指人心。而初未嘗識心也。使其果識是心。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是乃人道之經。而本心之所存也。其忍斷棄之乎。嗟乎。天下之禍。莫大於似是而非。似是而非。蓋霄壤之隔也。學者有志於學。必也於此。一毫勿屑。而後可得其門而入也。然而欲游聖門。以何為先。其惟求仁乎。仁者聖學之樞。而人之所以為道也。有見於言意之表。而後知吾儒真實妙義。配天無疆。非異端空言比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又曰。求則得之。左右試取魯論所載。精思而深求焉。某也不敏。尚庶幾切磋之益。

答謝夢得

凡人之病。必有受病之處。雖風雨寒燥淫之不同。而氣行無間。斷不在焉。惟其日引月長。浸而不已。故良醫之治病。必先察其顏色。切其脈理。而究其肺臟之變。以會其微而投之砭劑。如鄙人之運斤。甘錘飛

衛之射發無不如意。不幸而秦風和緩之不通而至於病矣。則將何救。嗟乎。病之在身。猶將不遠秦楚之...

答劉炳先昆仲

某求去未得。尚爾龜勉。春來城南花柳。每見夢寐中也。聞昆仲相處益雍怡。諸郎亦皆孝謹。知公家門戶...

答喻郎中

長者謂事最忌激觸。然所謂激觸者。要當平心易氣。審處其理。期於中節而已。若欲遷就回互於所當然...

答李祕監

竊聞除書。復長道山。固為吾道慶。然而進退去就之義。高明所素講。今日必有以處之。而亦士類之所屬...

答施新州

久聞新春文物彬彬。有前輩遺澤。漸濡未泯也。計士人中器質多美者。鑽錢事如何計。循其理而為之。不...

答周允升

所論約之說。前書正欲左右從約束。約中下工夫。所謂曾子之約。其始亦須由是以進焉。來書謂約束...

一起徑詣之說。又由真。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不可不察也。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

答周允升

所論尚多駁雜。如云知無後先。此乃是釋氏之意。甚有病。知有淺深。致知在格物。格字煞有工夫。又云。儘...

答陳平甫

某自幼侍親來南。周旋三十餘年。間又且伏守墳墓於衡山之下。是以雖為蜀人。而不獲與蜀之士處。以...

折精微。惟能用者常漸知之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務本循序而進。久自有所至。不可先起求成之心。起求成之心。則有害於天理。孔子之所謂獲。孟子之所謂正者。政此病也。區區論其所聞。言不盡意。惟願足下毋忽於卑近。以卒至於遠大。則幸甚幸甚。別紙所論亦各以鄙意批呈。未知然否。自爾既定交於萬里之外。則不惜時惠音。有疑。一詳及。勿為無益之書所願望也。

答曾致禮

承聞待勞無事不廢講論。以致虛實之美。而有志斯道。其何可量。其幸甚仰。惟是某不敏。何足以辱下問之意。來教所及。悚然何勝。雖然。於左右不敢隱其愚也。所謂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怡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言。審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語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不識以為如何。某去歲作主一箴。謹納呈。有以往復開益。所願望也。

答項秀才

承來金華。從容師友閒。當有進益。為學之方。循循有序。要須著實。趨約自卑。近始度正字亦必常及此。在勉之而已。

答羅孟弼

數日欲答前書。檢未得。但記其閒所引濂溪無欲則靜。虛動直之語。念不可不報。所謂無欲者。無私欲也。無私欲則可欲之善著。故靜則虛。動則直。虛則天理之所存。直則其發見也。若異端之說。無欲則無私欲。此根拔本。妄舉。論實理於虛空之地。此何趨霄壤之異哉。不可不察也。

答蕭仲乘

聞喪事。謹朝夕之奠。不用異教。甚善。此乃為以禮事其親。若心知其非。而徇於流俗之議。則為欺偽。不敬莫大焉。惟致哀禮。小心畏忌以守之。鄉曲之論。久當自字勉為在我者可也。

答蕭仲乘

生死鬼神之說。須是胸中見得洒落。世閒所說。不得放過。有無是非。一一教分明方得。若有絲毫疑未斷。將來被一兩件礙著。未必不被異端搖動。引去。覺得諸友多於此處疑著。正好玩味橫渠之說。昨見文集有數處極精切。蓋橫渠皆是身經歷做工夫。剖決至到。故於學者疑滯處。尤為有力耳。工夫須去本源上。下沈潛培植之功。不然。區區文義之閒。一知半解。歲月只恁地空過也。

答戚如玉

垂論忿怒之病。氣習偏私處。正當深致其力。損卦德忿窒欲。窒之為言。須思其所以然而懲艾之。先覺謂惟思為能窒欲。某謂忿亦然。若為正當發時。最好看吾本心。此卻有病。本心須是平日涵泳。庶幾私意漸可消磨。若常其發時。如明道先生所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可。若直待此事。看吾本心。則天理

人欲不相恐。恐無力也。更幸思之。

答江文叔

垂論大學格物之說。顧某淺陋。何足以發高明之思。抑嘗聞之。格至也。格物者。至極其理也。此正學者下工夫處。呂舍人之說雖美。乃是物格知至以後事。學者未應躐等及此也。雖然。格物有道。其惟敬乎。是以古人之教。有小學。有大學。自洒掃應對而上。使之循循而進。而所謂格物致知者。可以由是而施焉。故格物者。乃大學之始也。因下問及之。併幸詳焉。有以見教。

答劉宰

垂論誠大本除物欲之說。蓋義理精微處。毫釐易差。故以呂與叔游。伊川橫渠之門。所得非不深。而至論中處。終未契先生之意。知未易至也。今學者未循其序。遽欲識大本。則是先起求獲之心。只是想像模量。終非其實。要須居敬窮理工夫。日積月累。則意味自覺無窮於大本。常漸整然。大抵聖人教人。具有先後。始終學者。存任重遠之思。切戒欲速也。物欲之方。先覺所謹。蓋人心甚危。氣質難化。誠當兢兢乎此。然隨起隨滅。將滅於東而生於西。紛擾之不一。惟端本澄源。養之有素。則可以致消弭之力。荷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得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謂之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名利者。是亦未免被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然類如此。要用乃知之耳。

答游誠之

出入二字。更須仔細理會。程子曰。心本無出入。以操舍而言。又曰。心則有出入矣。逐物是欲。蓋操之便在此。舍之則不見。因操舍故有出入之云耳。若論人之逐物。蓋因其舍亡。故誘於物而欲隨之。欲雖萌於心。然其逐物而出。則是欲耳。不可謂心也。至於心之存。物來順應。理在於此。又豈得謂之出乎。幸深思之。

答游誠之

大抵學者貴近思。若汎濫則有病。近字極有味。宜深體之。未發已發。體用自殊。不可沒泮無別。要須精析。體用分明。方見貫通一源處。有生之後。豈無未發之時。正要深體之。若謂有生之後。皆是已發。是昧夫性之所存也。伊川先生語錄所論。幸精思之。

答彭子壽

別紙示以所疑。深想孤寂。輒據所見奉呈。正望往復之益。第詳觀所論。不喜分析窮理。不應如此。理有會。有通會而為一。通則有萬。益分縷析。各有攸當。而後所謂一貫者。非溟溟臆度矣。此學所以貫乎窮理。而吾儒所以殊夫異端也。更幸深思焉。

答陸子壽

某聞昆弟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為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成於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虛來。講學不可以不精也。益益之差。則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攷索，則有遺本溯心之患。而於高遠，則有躡等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閒，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行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存心，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閒，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閒，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躡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世出，其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得意之，辱欣幸至於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別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蘊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審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答魏元履

頃寄一書，度到時，從者已南轅，不知獲微否。便中領隨行教字極荷。秋氣淺清，伏惟歸侍雍容，尊履萬福。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遣使直士引去，使人重憂歎耳。聞大學多士有欲開何蕃之意，亦可見人心所同也。然兄今日喪手卻思，當益知天理之難明，人心之難定，而講學之不可一日忘也。則君子之所進，其有極乎。元晦必已相見，請外想遂矣。共父近得旨行邊，今在襄陽也。某幸蠶安日夕，不敢自怠棄。但良朋在遠，每懷離索之懼，安得諱而少沃此懷也。適有端使，略此問訊，更幾勉茂德業，厚自愛重。

答李賢良仲信

比承奉對天陸，正學以言，歸拜親庭，榮則多矣。竊在游從，深用愍歎。未及其間，來教先貽，佩賦至意。即此春晚，伏惟侍旁從容，德履勝裕。國家稽古建科，得人為盛。中雖廢於邪臣，卒莫掩於公議。逮茲舉首，乃得昌言，將必有開風而起者。幸甚幸甚。雖然，盛名之下，難居。而問學之風，無窮。責人者易為言，而克己者難。其功任重道遠，惟益勉之。以副斷望。某歸來舊廬，已三月，無事可以讀書，玩味存察，不敢惰弛。惟孤陋少友，是懼。每馳情於公家父子兄弟閒也。因來向警告之，西沂未有日否。隨紙更切，依然重幾，良食自厚。

答李季修

某別來無日不念。最近問為愍，垂示浩氣，集傳足見留意。亦一再觀矣。大抵論學之難，如此等要切處，須涵泳體認，持之以久，方能通達。若只以己意驟斷，則失之遠矣。如蘇與秦之說，辨則辨矣，然只是以聰明揣量，非講學之道也。且是未識心之所以為心，既未識心，則所謂浩然之氣者，安所本哉。本源既差，則其立言何適而非病。縱使時有一二語，摸度近是，亦非是也。後生願受當識前輩，然講學不可不精於決擇。雖毫髮亦不容放過。況本源初未是者哉。今當本孟子之意，而參以程子之說，孟子以集義為本，程子以

居敬為先，皆其深證自得者然也。學者於是二者，朝夕勉焉，循循不已，則所謂浩然之氣者，淺深當自知之。若不如此下工，遽欲想象，強氣體使之充，正是助長之甚者。其為害反大矣。以直養之說，要將直來養氣，便是私意。有害於養。故孟子只說養而無害，不是將一物養一物也。與涵養以敬，自大不同。敬便是養也。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與直字義異，須細味之。

答李季修

兩兄既皆歸子職，良庶孟子論事親為仁之實。蓋人心之至親至切，孰尚乎此。此實問學之根柢也。所論敬之說，謂用力誠不可怠惰，而向晦冥息，亦須隨時。某以為向晦入燕息乃敬也。知向晦燕息之為非怠惰，乃可論敬之理矣。

答胡廣仲

向來臨行時，所示講論一紙，連日尋未獲。然其略亦頗記得矣。大抵某之鄙意，以為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性也。而陷溺之，陷溺之則不能存之。惟君子能存其良心，故天性昭明，未發之中，卓然著見。涵養乎此，則工夫日益深厚。所謂存心養性之妙，然而其見也是心體流行上發見矣。不是有時而心，有時而性也。此精微處，須究極之，只為世間人思慮紛擾百出，故無未發之時。自信不及此話，須要收放心為先。此意非言語可盡。遠書姑道萬一試更與伯達德美共思，不可以舊所安為至，更不研窮也。某所見亦豈敢自以為是，亦幸往復焉。

答胡廣仲

龜山所得，誠甚弘裕。但宣和一出，在某之陰，終未能無少疑。如劉元城，然以聖門論之，恐自處太高，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在聖人乃可言。自餘高弟如閔子騫，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世俗利心觀龜山者，則不知龜山者，何足辨哉。前輩未容輕看，然吾人講學，則不可一毫有隱爾。

答胡廣仲

來書所謂性善之說，於鄙意殊未安。夫善惡相對之辭，專善則無惡也。猶是非相對之辭，曰是則無非矣。性善云者，言性純是善。此善字乃有所指。若如彼善於此之善，則為無所指而體不明矣。而云如彼善於此之善，非止於至善之善，不亦異乎。且至善之外，更有何善。而云恐人將理低看了。故特地提省人，使見至善之淵源，無乃頂上安頓，使人想象描貌而愈迷其真乎。切幸更精思之也。主一箴之論甚荷。但某之意，正思近來學者多只是想象，不肯著意下工。伊洛老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於操舍之閒，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體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為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為實，得則為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揆妙，元只在膠膠擾擾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乎箴之作，亦以自警云爾。更幸察焉。卻有以見教是望。正作此書，聞又領家便，所待帖尤愆。所論大學知止知至之說，大略是如此。蓋知止是知其止處，而後能得。是得其止。未至於得，未可謂知至也。然易所謂知至而日，至之此知至字，卻須輕看。而至之者，

乃大學知至者也。如何尺紙無由盡意。加以私家有少修造未能詳察。

答直夫

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學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欲乎。而莫非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所謂善者。未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為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折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乍見而怵惕惻隱。此蓋天理之所存。若內交若譽。若惡其聲。一萌乎其間。是乃人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耳。由是而體認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內交要譽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耳日用之間。精察不合。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越而所從事者在是。願高明細釋而反復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紙悚戰。

答舒秀才

別紙之論。備見至意。某向者受五峯先生之教。決於心腑。佩之終身。而先生所造精微。立言深切。亦豈能盡窺其藩。向者元晦有所講論其間。亦有與鄙見合者。因而反復講論。以體當在己者耳。因吾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如晦叔廣仲伯達。皆同志者。故以示晦叔。而晦叔復以示二公。庶幾往返之有益耳。蓋皆丁事不可示之非其人。其間所論有前後之不同者。蓋旋據窺測所到而言。何敢執一而不惟其是之從也。若世俗之人。以私意淺量觀者。亦無如之何。但此議論。只當同志者共細釋所疑。不當遽汎示以啓見聞者輕妄心也。若左右謂以為成書而傳之。則大誤矣。

答宋教授

講明令譽。為有日矣。茲辱過訪。開懋可知。且蒙委賜盛文。退而三復。非惟辭氣暢裕。使人歎愛。而有以窺所志之遠大。欣幸曷勝。第某不足以當之也。自惟不敏。雖有志於古道。而晨夕自省。矯偏揀過。不暇其何能有益於人。邇來愈覺論學之難。蓋升高自卑。涉遠自邇。學者多忽遺乎所謂卑與邇者。而涉於虛度。夫所謂高與遠者。是以本根不立。而卒無所進。彼蓋未知聖賢本末精粗。非二致。而學之有始有卒也。左右謂二程先生之說。天下知誦之。而不知習察之功。謂之不傳可也。斯言是也。以左右之高明。而欲從事乎此。其何可量。願因下問。細釋其端。惟不以為卑與邇而忽焉。則幸甚幸甚。

答俞秀才

乘論。足見細釋不暇。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皆須與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

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為認揚眉瞬目。連水般柴為妙。義而不分。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自餘並見別紙。幸詳之。有以往復。甚幸。

答喬德瞻

觀來書。有以見玩釋不廢。甚幸。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卑。涉遠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體察。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注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來論謂傷雖知有主一無適之言。至臨時又難下手。夫主一無適。正為平日涵養。遇事接物。方不走作。非可臨時下手也。論及陸薛徐三君。恨未之識。敬亭記潘叔昌寄來方見之。敬則實。實則虛之意。遺書中已有。但虛則無事矣。亦疑傷快了。蓋無事字。殺此段意思。不。如明道云。兩忘。則澹然無事矣。無事則靜。靜則明。便完全近看。惟二先生說話。完全精粹。比他先生不干事。其次則尹。又其次則楊。方到謝上蔡。後生何足以窺前輩。但講論間。又不可含糊耳。其大意固好。小疑立有別也。

答喬德瞻

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立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願與同志者共之耳。

答喬德瞻

來論克己之偏之難。常用大壯之力。誠然也。然而力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曾。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沈潛積習之功。為如何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工夫篤至。久且熟者。其能若是乎。別紙一答。去有以復之。是望。

答潘叔昌

來書所謂思慮時檢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而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比作主一。為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

答潘叔昌

所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常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象。何由意味深長乎。言不逮意。更幸思之。

答潘叔昌

來論於主一用工。此正所望。若實下手。乃知其間艱難曲折甚多。要須耐苦辛。長遠而勿舍焉。則淺有味。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勉之勉之如某孤陋正有厚望於諸友講益也

答潘叔度

來書得以窺近日所存幸甚但以鄙見尙恐未免於迫切之病如云以是心事視則爲孝以是心從凡則爲佛視聽言動無非是心推之無所不用其極之類辭氣皆傷太迫切要當於勿忘勿助長中優游涵泳之乃無窮耳孝弟爲仁之本遺書中有一段說非是謂由孝悌可以至仁乃是爲仁自孝悌始此意試玩味之

答潘叔度

垂論呂蘇所苦思慮紛擾之想大是難事可見近思之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持守誠莫要乎此要

答潘文叔

所論雖開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遇事接物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只是血氣時暫休息耳且既曰覺無所把摸烏得爲安靜乎敬則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思豈容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

答潘端叔

細觀書辭有務實近本意味良愜所望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近來士子亦往往有喜聞正學者但多徇名遺實反覺害事間有肯作工夫者又或不奈苦辛長遠若非走作即成間斷亦何益也吾友勉之論語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傳亦宜細讀某近年來讀此二書益覺有深味耳

答周穎叔

垂論學者苟有一毫黨外之心其工夫未得爲真實是也但才不近裏便是黨外分毫之閒爲難察正當用力不可易言也又謂今且據而前識得一字使勉行一字非敢求近功亦是也但未知今所識者何字而所行者何味也他時有便不惜詳示庶可往復益耳

答周穎叔

來論學貴力行本無許多事何言之易也學固是貴力行然所謂力行者煞有事聖門教人循循有序始終條理一毫老草不得工夫蓋無窮也計必當從正字講論惟深思而勉之

答戚德鏡

垂論心量褊狹是已太重之病伯恭和勉看西銘善矣第某尋常切謂西銘須是全篇渾然體認涵泳之所謂理一而分殊者句句皆是也人只被去繫綴上起意思故有許多病痛須是體認公共底道理此所

貴日用閒做工夫卻不可想象臆度也

答戚德鏡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意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厲以進主一之功則幸甚

答鄭仲禮

許時過從別來懷想自到郡竭日夕之力不敢不勉策但恐終無補斯民耳連日沛澤早晚稍濟濟國願年豐此第一義也仲禮與伯善想不廢講論湘中諸友樂聞者固多真肯下工夫者爲誰使人疑之友宜力勉也

答鄭仲禮

承書審閱還自甯中起居一向清勝爲慰某於此歲半矣日夜勉勵將勤補拙未知還能及民萬分一否示及所請深喜相與不廢想共伯善常細繹要須栽培深厚日用閒絲髮勿放過不可只作說話也仍互相點檢爲佳耳新刊兩書寄去中庸之說宜玩味諸友有可以見示者皆不惜殫寄

與曾節夫撫幹

某二十四日到郡適當紀綱解弛之餘未免一弊頓今條目謹定當以身先之財計空虛亦頗得端倪數月之後民力可寬邊防尤所寒心方別爲規模以壯中樞之勢約束邊郡務先自治以服遠人盜賊紛然初無官格亦已明立示信當有功效力者自味爽到日夕未嘗少暇雖差覺倦然不敢不勉有舊名綴帶日所燕處惡其名弛惰易曰無倦子孫之語今早方到英英堂已略行鈐蓋沙汰矣其他事未暇一報去但自諸司而下不免愛之以德不敢以姑息正恐其開須有嗜意者然亦無如之何

與曾節夫撫幹

茶賊在禾山二十日諸軍環視曾不得一正賊今日兵將誠足用耶今聞復出禾山深慮其越逸彼中有聞時幸示報王橋港及而繆愆貶未足以塞責又不知汪汝嘉能辦乃事否頃見此人生得有福命亦好恐爲福將也壽翁攝帥一路之幸且勸令持重凡百號令審詳明信乃佳蓋彼中失信於人久矣此賊其初失於不招於五月間今既殘害許多將與兵卻不可招若合大軍五千而不能擒此則亦無以爲國矣所論岳祠及與王樞劄子皆好有以見吾友守義不苟也壽翁雖不易肯略言但恐言之不入亦不濟事耳此開土剛而農格自前月二十八九有雨至今近旬已嘗所求舊例祈禱無義理盡削之只到社壇風雷雨師壇及於湖南樓望拜堯山灑江道官寮奉祀版廩山開及投江中今日五更登湖南樓雷電倏興下樓雨已下須臾大集滂沛過午方止庭下水深數尺四郊盡備也今雨未一稔可幸幸事庶幾使此邦之人益信士偶之非所常事而山川是爲神靈也因畫漫及不必語他人急發越至壽翁欲其排日發探報來更幸贊之

與曾節夫撫幹

某昨方奉書。遽中辱示。忽聞有罷命。深所歎息。彼蓋欲借左右以自解免。尚何恤乎公議。想目前得失。不以置胸中。某亦不復道相勸解之辭。吾嘗惟有益勉其在者耳。但今之達官。鮮能受盡言。向來所以奉書。亦有不可與言之戒。詳其當時差出。便非好意。正欲尋事相中耳。他日必有能與君辯之者。但辯與不辯。亦不足問。歸家閉戶勉學。此有餘地也。

與曾節夫撫幹

左右天資之美。開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為簡忽。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頗有觀焉。某日接事物。恐懼之不暇。甚思城南從容之味也。

與曾節夫撫幹

某到官已半月。覺人情頗相安。綱紀亦漸定。日開事隨手即道。並不付吏輩。頗似省靜。但如學校軍政財計。色色廢壞。未免一一料理。要為著實可繼者耳。諸司向來相與。不以誠而以術。府中遇諸縣亦然。今先務立信上下。似亦頗相應也。邊蠻有互相讎殺者。其令遂州。以國家好生大德。諭之。俾無以小忿自戕。生靈忠信可行。盤桓拙者所守。惟此而已。惟是凡事不敢不奉法度。上下曠弛。陵夷之久。未免少覺拘束。久亦當安習也。

與曾節夫撫幹

前日春祭。親往舜廟。廟負奇峯。唐人磨崖在石壁中。氣象甚古。行禮既終。環視堂廡。則有庫之神在焉。固已甚懼。而唐武后亦勸入廡下。幡帳甚盛。又僧伽一部。亦在焉。不免即日晝投昇廟前江中。庶幾一廟之內。四門穆穆耳。此事獨可為李善翁言之。

與曾節夫撫幹

得暇想不廢玩釋鬼神之說。橫渠正蒙中宜深味之。此直須使胸中了了無疑。不然。他時恐或為異說搖動也。

與曾節夫撫幹

某承乏亦且一載矣。佩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喜之言。匪勉之不暇。所幸去歲一稔。嶺民謂數年所無。而積年狡盜悉就擒。人情頗安。惟是區區不敢苟目前。為之久遠之慮。日夜在懷。保伍法先於靜江。境內極得其效。非惟引盜。亦且息訟。因漸欲以相親睦扶持之意。繼復推之一路。有數州者。能料理有方。今又得朝廷酌降下。尤幸事也。靜江財賦。適承空乏之餘。初交割時。府中借經司漕司。共幾四五十萬。經司亦坐是費力一年之閒。痛節浮冗。謹密滲漏。今幸支吾。兼支還兩司。錢十餘萬緡。去冬米賤。亦頗收糴。備錢二萬緡。惟招軍治甲。不敢惜費。所收拾強壯刺將兵効用者。已近五百輩。部勒教閱。合推鋒及効用。并帳前親兵千二百餘人。頗成軍伍。蓋此路控扼非一。此為急務也。今郡事極簡。日閒多得暇。但環視一路。思慮不能暫釋耳。會議財賦事。朝廷雖已行下。而其議之人。與人異見。商量未成。比不免以所

見定論再列於朝矣。諸州須得此事定。然後有濟也。諸邊悉幸無他。向來鹽州李史所忌憚之人。今甚結然。然編廢之地。與夫蠻獠之鄉。種類實繁。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豈容少忽。而邊備未實。每為髮耳。士人中亦漸有知向方者。每呼其秀者。與之講論。端倪一二。更看久之。如何。環城勝處。誠多。但絕類出。公務之餘。焚香默坐。閉關讀書。為況如此。耳。曾節夫欲詳知。不覺纏綿。建安公。隸荒之政。聞江東之人。極賴之。常通問否。此以僻遠。難於相聞也。節夫閒中。想進修不懈。察偏矯習。當有新功。中庸謹獨。大學誠意。乃是下工夫。要切處。不可悠悠放過也。彼中去崇安不遠。閒欲以暇時。一往元晦處。甚善甚善。示及山園圖。反復不厭。便若身履其間。今再賦五章奉寄。雖然。園亦既廣矣。美矣。若求增不已。卻恐亦為玩物瀆志。不可不察也。

與吳晦叔

元晦書來云。近看大學中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辟字。皆當讀做僻字。反復細看。誠如其說。蓋非惟文義上下相接。兼此篇中其餘辟字。皆當讀作僻。不離此字。獨異。又其理於修身齊家。極為緊切。乃易傳中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之意也。幸更詳之。

與吳晦叔

擇之後。來頗肯放下舊說。第於鬼神生死之故。終是疑惑。書來卻云。姑欲且置此疑。專一持敬。某謂此疑方深。動輒有疑。雖欲持敬。豈不開斷分裂乎。窮理持敬工夫。蓋互相資耳。

與吳晦叔

某已下書。欲遣人間。忽得舍弟信。報廣仲下世。傷歎淚落。不能以已。不謂盛年一疾。遽至於此。又念其有志古道。朋游中所難得。平時相與講論。意望遠大。一朝有古今之隔。使人重痛惜之。不獨為胡氏歎息也。晦叔交義篤至。尤當為之動懷。此病只緣湘陰醫者下甘。遂擲了根本。豈有廣仲之弱。反謂醫氣有益。又從而瀉之耶。如此庸醫。公然妄投劑理。常痛懲之如何。專遣人去。慮慮僅能作此。他皆未暇及也。

與吳晦叔

某比復奏請邊州久遠之弊。似開朝廷已議施行。若得此事濟。則庶幾有可繼之迹。非直一時計耳。新漕凡事。卻似肯商量。不敢不推誠。更看如何。李伯諫為異說所惑。遂下喬木而入幽谷。兼其說亦甚淺陋。不知伯諫何為便為所動。要是天資空濶。元晦當時期待之太過耳。

與吳晦叔

元晦謂略於省察。向來某與渠書。亦嘗論此矣。後便錄呈。如三省四勿。皆持養省察之功。兼焉。大要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之功者也。

與吳晦叔

兩日行善化寧鄉道中。境界可畏。使人不忍開眼。大抵十室五六空矣。其見存者。無入色。有位者。終未肯沛然拯濟。坐視天民之擠壓。為之奈何。前在城中。不勝饒舌。昨復移書力說。且封民所食草。根去。未知敢

動否。

與吳晦叔

歎傷衡山猶爲庶幾者。晦叔猶未見善化寧鄉界中耳。不可言。不可言。某向在城中。亦無緣知得子綱。賑民之事。蓋有二端。賑濟也。賑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賑糶即用上戶所認可也。今官中吝米不肯捐。專仰上戶之糶可乎。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農民乏食者。或借與亦可。卻一而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齒已生活矣。況未必獲罪耶。未知渠能辦否耳。若待常平司全永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如何如何。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序

圖範序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之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不爲聖愚而損益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雖然。亦豈不可及哉。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舜之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云者。漸濡涵養之。使其所素者自發也。而答繇亦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勅云者。所以正其綱。而惇云者。所以厚其性也。降及三代。序序之教。尤詳。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云者。講明之。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則人之所以爲聖賢。與夫聖賢之教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爲嚴陵教官。與其友取易春秋詩禮傳魯論孟子聖賢所以發明人倫之道。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悉筆之於編。又汎攷子史諸書。上下二千餘載。開。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故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他爲之未善。有不暇問也。聞日。據所編以示某。而講訂焉。未幾而成。名以圖範。某謂此書行於世。家當藏之。而人當學之也。家。庭。閭。閻。之。內。鄉。里。族。黨。之。間。隨。其。見。之。深。淺。味。之。長。短。爲。敬。力。行。皆。足。以。有。補。然。在。學。者。則。當。由。是。

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者。誠知是書所載。莫非吾分內事。而古之君子。皆非有所爲而爲之。則其精微親切。必有隱然自得於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矣。書所登載。未盡伯恭向繼編云。

論語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常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溫增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隨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隨地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溫增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願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徐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

涑言仁序

昔者夫子講道涑涑。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閒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旨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開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哀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於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涑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仁。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難而後其獲。所以爲仁。而難矣。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辨。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能躬行實踐之務。而恃斯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言語求解。則失其傳爲愈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講義序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義。利。之。

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避聖賢之門。趨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涉茫度。皆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為善。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約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而不暇。由是而不舍。則則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亦為人。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與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無忽深恩焉。

孟子說序

歲在戊子。試與二三學者。講論於長沙之象塾。輒不自揆。綴所見為孟子說。明年冬。會於嚴陵之命。未及終篇。幸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遠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力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強大威力為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間。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存也。使後之人知夫入皆可以為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遁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書。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方。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爾。雖然。予之於此。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乾道九年十月二十日。廣漢張栻序。

胡子知言序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啻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疑疾。不克造朝。而卒。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逮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嘗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指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

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感。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說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誠心見性。其說謬張。雖極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墮弛。毫釐之差。霄壤之懸。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先生知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夙知。輒序遺書。始於同志不趨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五峯集序

五峯胡先生遺書。有知言一篇。某既序而傳之同志矣。近歲先生季子大時。復哀輯先生所為詩文之屬。凡五卷。以示某某。反復而讀之。惟先生非有意於為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舒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答問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為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又惟先生自早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於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辭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如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淳熙三年元日序。

趙氏行實序

戊戌之夏。吾友趙子直以書抵予。甚哀。且曰。先君子不幸而沒。惟其隱德實行。世之人鮮克知之。不肖孤大懼失墮。皇皇然莫集。僅成編。願得文冠其首。以信於來者。予拜受其書。伏自念頃歲侍先忠獻於餘干。始識子直之尊父。見毅而氣平。心固知其好義樂善君子也。已而子直以嘉言報上第。官中朝。有直聲出而臨民。豈弟之實。見於行事。持使者節。風績隱然。於是人始攷其源流所自。而益知其父之賢。今又得是編而讀之。慨然如見其人焉。子觀其書。凡一言之細。莫不備紀。至於其心志之所存。亦皆推極而究。見。若子直可謂盡心於其親者矣。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若子直於其親。其觀之也。亦詳且密哉。予嘗攷於禮矣。禮有銘銘者。自名也。孝子孝孫。所以稱揚其先之美。而著之後世者也。蓋其中心汲汲然。惟恐夫美之不克章。此衛孔悝之鼎銘所以作也。今子直之為。其心豈不本於是哉。然而以人之子孫。而稱揚其先。其能以取信於人者。豈以其實而非誣故歟。夫有善而弗知。知而弗傳。與夫傳之而誣。君子皆以為恥。子觀子直之於其親。致其知也深。欲其傳也切。而其言則實而不浮也。其信於後。夫果何疑也哉。抑予又聞之。人之欲揚其先之美。未若行其身無負之為先也。以子直之賢。進德不忘。異時推是心以終報吾君。而發於事業。國人將稱頌曰。幸哉。有子如此。則其為顯揚也。又孰加邪。又豈有不信之患也耶。若

予者。求所以無墮乎先訓。而無忘乎先志。懷懷焉每懼莫之任也。觀子直之爲。則亦有感於中焉。於是書於其編之首。子直名汝愚。

送張荆州序

客問於某曰。張荆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某應之曰。吾將告之以講學。客笑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荆州早歲發策大廷。天子親擢爲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茲往牧。所以寄任之意甚重。而天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章。任重而望隆。吾子願以講學告之。不亦迂乎。某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蓋天下之思。莫大於自足。自足則衰矣。信如子言。荆州若挾是數者以居。則僕向何道。惟荆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息慕向。而講學之說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乘矣。紛淪輻輳。日更於前。可喜可怒。可慕可愕。所以盪耳目而動心志者。何可以數計。而吾以藐然之身當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遷於物。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其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一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霄壤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則味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蹙。一事之墮。萬事之所由墮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不固。而應天下之變不靡。吾於天下之物無所惡。而物無以累我。嘗爲吾役者也。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汨我。皆吾心之妙用也。豈不有餘裕乎。又豈有窮極乎。然所謂講學者。舉他求哉。致其知而已。知者吾所固有也。本之六經以發其蘊。汎觀千載以極其變。即事即物。身親格之。超然會夫大宗。則德進業廣。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澤民。真古所謂大臣者矣。然則學其可忽乎。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某既以此告客。於荆州之別也。遂書以爲獻。

送曾養父序

予聞南豐曾養父之名。舊矣。所謂直諒多聞。古之益友歟。今年秋。始見之於長沙。則非特如前聞。抑有過焉。蓋將潛心夫大學之源。其所立未易度量也。予念世衰。共學者鮮。天資秀美之士。往往爲他歧所陷。溺而不反。及見吾養父立志之遠且大也。願交之心。豈不懋哉。然會而未久而養父歸。於予心。拳拳有不能已者。雖欲無言。得乎。嗟乎。道之傳也久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一息之或間。無一氣之或停。太和保合。品彙流形。則道豈有隱而不可傳者乎。其不傳也。人自隔之耳。人奈何而隔之。物欲誘引。偏倚滯吝。何於形器而不能通也。將以極夫上達之事。豈可不深惟之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謂性。精微深奧。非言所可窮極。而妙其蘊者。心也。仁者。心之所爲妙也。仁之至。至親切而親切。不足以形之。仁之體至廣大。而廣大不足以名之。然求之方。夫豈遠乎。即吾視聽言動之著。不可掩也。有能於此。遂其端而會其源。超然得之於形器之表。則洋洋上下。體物不遺。入仁而道不窮矣。極其致。則天也。由孟子以來。蓋千有七百年。餘。湖南程子。實聞而知之。某也。學於程子之門者也。豈能盡窺宮牆之美哉。以其所知而

言之。未知合與否也。憂患不文。獨以致朋友切磋之義。而因以求益云。異時重逢。相與察日新之得。則斯言亦或有取焉爾。

送方耕道序

莆陽方耕道爲尉善化。予聞之熟矣。天資耿介。臨事不苟。問於其所部。則翕然稱其清。未嘗擾民也。聞從予講論。辨於其秩滿而歸。既惜與之別。且將有望焉。則從而告之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故傳稱矯矯云者。揉而正之也。願耕道無恃夫天資之美。必深察其所偏。致知力行。勉自矯焉。異時相見。常觀氣質變化之淺深。而知學力之進否也。耕道勉之哉。耕道起而請曰。某亦頗知病之所在矣。其將何以藥之乎。予又告之曰。語所謂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而其道乃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已。要須從事於此。乃知聖人之言。真爲要切也。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涵泳察久而勿舍。則氣之暴者可得而平。量之隘者可得而擴。思其近於薄者。將日趨於忠厚。思其失於易者。將積而爲敦篤。是則強矯之功也。氣質益化。則天理浸存。辟面盎背。端有不可掩者。學其有窮極哉。如某者。方朝夕自矯其偏之不足。異時亦望吾子有考焉。遂書爲贈行之序。

送劉圭父序

武夷劉圭父道長沙。省其兄。予獲識之。於其行也。微贈言之。義至於再三。願子者方自藥其病之不服。而何足以問所宜。嗟乎。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一私運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遠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歎。血氣之動於欲也。動於聲色。動於貨財。以至於僻蔽之可惡。則進以求遠。知名之可利。則銳於求名。不察惟是。凡一日夕之間。起居飲食。遇事接物。苟私己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入道。或幾乎息矣。其習次營營。豈得須臾寧處於斯世。亦僥倖以苟免耳。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也。豈不可惜乎。雖然。義內也。本其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反而求之。夫豈遠哉。以圭父之才。又盛年。其仕於時也。人固曰宜。而以親疾之故。求祠官。方將杜門專意。惟所以承顏節適者。是念是圖。而弗暇他顧也。則圭父之心。豈與世之長於利者比乎。願圭父以是爲觀之。念慮之起。必察其爲義乎。爲利乎。詭遇獲禽。雖若丘陵。吾弗屑也。則所謂良心之不可以自己者。將日引月長。既久且熟。幾微毫髮。然坐判於何中。私運永絕。正遠大通。馳驅駕安車。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夫孰禦焉。如僕不敏。當策蹇以相與彷彿也。

送嚴主簿序

吾友陳擇之。爲子言其鄉人章君。嘗謁端明汪公。請所以教。汪公告以當以正大爲本。章君他日以語呂伯恭。伯恭謂當守斯言。某以爲斯言信矣。然道之浩浩。要有下手處。在學者於正大若何而存之。蓋試思夫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抑擇爲之說曰。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偏吝。則不大矣。是二者皆私也。縱之則。則正大之體亡矣。是當涵泳乎義理之中。敬恭乎動靜之際。察夫偏黨偏吝。而克去之。則

所謂正大者。蓋可存其體而得其用矣。不然。則於此雖欲美想像之不暇。終亦莫由進也。會吾友嚴慶曾當赴官清湘。於其行也。書以爲贈。言。清熙二年至前十日。

送鍾尉序

善化尉鄒鍾誥。官滿告歸。求予言。予頃爲彥昭賦淇澳之首章。請更推其義。昔者涖澗之上。蓋嘗譽是詩矣。子貢問貨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夫子以爲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子貢則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對。而夫子以爲可與言詩。嗟乎。子貢誠深於詩者也。然氣質雖美而有有限天理至微而難明。伊欲化其有限而著夫難明。其惟學而已矣。學也者。所以成身也。無以成其身。則拘於氣質而不能以自通。雖曰有是善。而其不善者固多矣。抑其所謂善者。亦未免日淪於私意而不自知也。就其中雖開有所稟特異於衆者。其事業終有盡量爲可惜。何者。天理不明。本不立故耳。嗟乎。恃美質而不惟進學之務。是亦自棄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質美者可能。至於貧而樂富而好禮。非有見乎天理者不能然也。蓋所謂樂者。果何樂也耶。而非好禮。何以謂之禮也。以樂與好禮。無諂無驕。其氣象不翅美玉之於賦賦也。夫子開之以大道。而進之以天理。賜所以自省者深矣。故引切磋琢磨以對。賜知夫樂與好禮。非學則不能也。若賜亦可謂達也已矣。故大學傳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大學之云道學。猶言致知也。而云自修。則力行也。致知力行。互相發也。蓋致知以達其行。而力行以精其知。工深力久。天理可得而明。氣質可得而化也。彥昭怒而靜質。可謂美矣。然其謂無以美質爲可恃。誦歌淇澳之詩。而玩味子貢之所聞。而力進乎大學之道。一朝喟然而歎曰。淵哉天理乎。大哉學乎。聖人不吾欺也。則其趣將無窮而不可以已矣。某之不敏。相而善政有望焉。

送猶子煥炳序

姪子煥炳。扶持母喪西還。求予言。以自警。煥炳之祖四十一伯父。雍公第三子也。先公嘗言伯父天資俊邁。勤特十三四。操筆爲文章。卽有聲。入上庠。諸老生爭見之。識度不凡。方先公兒時。每期以公輔。且始之時。有曰文武兼資真丈夫。又曰許身莫讓。與契其意。蓋可見也。見京師繁盛。竊有翁仲銅駝之歎。指當時貴人京輔。謂朋友曰。此輩行亂天下矣。所志甚遠。不幸才疏。三十奉廷對。未及唱第而沒。先公撫子兄仲隨如子。仲隨亦僅及中歲。饒氏守節。復不登壽。予兄弟雖不敢忘先志。愛存給育。惟力是盡。在此行也。然亦豈無望於二姪哉。予家起寒素。豫公雍公以儒學顯。至於我魏公。逢時之難。身任天下之重。德業光顯。予兄弟。然惟懼完墜不克承。仰望於我宗。其勉勵以初以翼。以無替我家二百年之軌範。上焉親師求仁。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居則講業傳道。出則繼我魏公之業。次焉尤當服孝弟忠信之訓。傷身謹行。無爲門戶。吾姓之歸於鄉也。治喪事。奉祭饗。事長撫幼。子將有親焉。念祖先積業之艱勤。而朝夕悚惕。毋放於逸。毋狃於逸。毋交非朋。毋從事於奢靡。則予有望。予又將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則復有進焉。嗚呼。尚深念哉。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靜江府學記

國朝學校。偏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巽。經始於郊。而熙寧中。徙於郡城東南。開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墮。更相夷。得浮屠廢宮。實故始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頗有以告於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華

粟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恩。則必悚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違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候盛意。勉為之書。

袁州學記

清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舊規。首開講肆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若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與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同。有以率夫與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圖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致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約。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郴州復舊學記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郴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為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嶽右庑。庫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牧。隨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棟然。乃度高明之地。遊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子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其存可攷也。惟侯倡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願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開與壞之不一。甚至於向時常利便之說。徒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道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涪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肆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叢飛相望。下至庑庖。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為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皆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學。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為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

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義禮智之蘊。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為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為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盡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為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為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為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之文。蓋為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為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清熙元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讓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為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學。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與行人。才兼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為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為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為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為士者。果為何事也。哉。郴故有學。迫於城隅。湫隘不治。知州事薛彥博。通判州事盧邁。教授吳鑑。始議遷改。因得浮屠屠廢宮。江山在前。高明爽坦。迥徙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而論時而造為。來屬某。願有紀。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為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賦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性也。後天之學。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聞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過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為憂。而為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為人倫之至耳。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向友。講論問辨。而於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

踐之行與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而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疇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桂學之成。某嘗為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某。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其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為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為先。不為異端。不為文采眩。不為利祿汨。而後庶幾可以言讀聖賢之書。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備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為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仁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為偽。為端。不勝其過失者。格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為之者。知軍事趙公。公。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為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庫。廢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俾來禹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為邦。僻在海隅。地近蠻而俗尚利。達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為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天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風。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曷其通之。為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有所成發乎。有所成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為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於學。以俟。淳熙四年甲午。

雷州學記

廬陵戴君為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為州。窮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為寡。而其風俗氣質。亦有未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伯然在椽。中用不敢違。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居。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齋齋廡。輪

奕奕。凡所以為學宮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千萬。既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庶者。願不鄙為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弟為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與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有源水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蓋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凊。皆定長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為弟。行著實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華可也。然則戴君之所以教者。宜莫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頹壞。今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為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題壁題名。其存故李侯。援以為請。然某幸得備帥事於此。所當以風教為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雖之分。善與利之閒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途。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願舍其正而由非。以自陷於崎嶇荆棘之閒。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為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閒。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性情。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為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閒。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直。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為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已。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開視其所為。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由。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為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為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為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頗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為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亦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為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以來。其鄉

應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為患。滄墊遼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為尤甚。春秋本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嚴廟。備其彝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產廣實來。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腐之。吟誦之聲。滿如也。今年秋。復命雙工結密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黜堂之飾。於其棟宇。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為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為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閒。而後訖事。頗不鄙為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興焉。某念今之為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督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來其說以作與其人才。願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為之說曰。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為教。而明倫以孝弟為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為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溫夏凜。皆定晨省以為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為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開於其閒。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諒於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和與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為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於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清熙元年正月。

宜州學記

清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暨聞於朝。曰。璧清介登第。願假守符。俾收遠民。詔為宜州。便道之官。宜為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為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廢。所以修復之。蓋積薪而後成。廟宮既廢。講肄有室。生師有舍。門廡應需。悉具。合城人士。歎息誦詠。俾來請記。方韓侯之為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為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焉。某獨以為不然。蓋組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廟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為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皆勸於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天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成動。有以伏其心志。乘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於來歸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開遠邇。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其於學之成樂為書之。

潭州重修龍書院記

潭州龍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為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祿。書於

是書院之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玘安撫河南。既劇。嘉夷。民俗安靖。則書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慨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適屬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大成。抵悉還。范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堂事之嚴。徘徊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之為是舉也。豈將使子羣居族語。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為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啓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緣。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斃。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為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閒。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憫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而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僻處。如何得待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既屬某為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祕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名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除。漢世儒者。號為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閒。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完。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顯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為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為。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費。若無所與於詩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閒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閒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為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濁。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

致五在此而不在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較淫邪通之說。皆無以自慊。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頗不大大哉。存陵之學。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志所建。至於今。清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即議更度之。為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存陵。特在存陵尤所當先者。趙侯益舉。知急務矣。故為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嘗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適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諸多士。他日借通判州事。讀上付公迪詣郡學。願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重鉅公名德。往往居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鄧侍郎公。皆既建祠於學宮矣。惟澹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為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廟。關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略。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於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宰廬陽高。董其事而成之。怡像儼然。欄楯周密。既成。屬某為記。某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舂陵人。歷官凡六。遂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至力行其志。晚以病。旬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澹溪。故世稱澹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中作南安先生為獄。按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伊川年十二。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盛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意以此示人。亦可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儼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真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澹溪周先生祠堂記詔州

清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致故籍。熊中。澹溪先生。實皆為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且念宜有像設。以昭後世。庶幾來者。咸勸焉。適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為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時以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某讀其書。明然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為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為之。書。按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日。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論半載耳。故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滯物。為己任。未及盡其所為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澹溪詞。亦稱先生為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為不寬。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某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

主靜之為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為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開然而日章。雖未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即其所符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之容。而效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為益固不可勝言者矣。抑嘗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偽微隱。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為詳刑者設也。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為御史。蓋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澹溪祠記

清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為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為務。乃立澹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書其友人張某曰。澹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為我記其意。某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為至靈。而性之為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夫矣哉。春秋率嘗。備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為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為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浸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其若是者。適為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消為懲。惻之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為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清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即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澹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論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為士者。固以孔孟為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俛俛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

與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意者蓋鮮。聞有號為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為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為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為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繹釋，心存而身履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濠江為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濠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劉陽歸鴻開山楊謙謙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質稱佛老之似。濟非缺之術，舉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說一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惡相乘，卒兆奇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能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於今，學者知刑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草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劉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年，建安章才邵來為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嘗公舊所謂飛鴻開山，繪像於其上。以是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書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為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羣用之萬一云爾。

建寧府學游湖二公祠堂記

學者博觀載籍，尚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為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閒，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為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於學宮，其所開示學者，尚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發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芮侯輝，又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為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某為記。某生晚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唱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昨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為成

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為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策勳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為其鄉之先生哉。今始以其模範典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即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悚然於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泝其師友之淵源，即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聖賢之門牆，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為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固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為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為人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道，易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其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於上下，而不可掩，功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子為之記。若子者，蓋矧矧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齊曰弗措，以為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子為記。其請庶甚，子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道，其曰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開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為己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益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其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書，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轡，而欲乘雲駕風以遂

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流弊
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晉至味。吾子
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闔二氣。樞紐發動。惟物由
乎其開而莫之知。惟人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為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己也。
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備者也。而人始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
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功亦無自而施。故
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憫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
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
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胸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
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
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
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之端。以致其擴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
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
人欲之為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辨。

敬齋記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載。開學士大夫。馳騁四出。以求道。泥傳註。講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
說。終莫知其所以。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
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為大學始終
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者。易焉。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
紜靡轉。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為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
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為
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
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皆為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
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以萬而冬寒也。就使之乎。知心之外
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鳥可已也。怠則放矣。放則死矣。是
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回於庶物也。仁壽。子嘉以敬名齋。而請于記之。子嘉其志之美
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傑傑出。而吾子嘉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其講之。子嘉夫同志之鮮也。
乃今得吾子嘉。而子嘉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為之書。

拙齋記

肝江竹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于為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術。而聲名之求。知術
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學乎容止
退然。若不安。適乎言辭。訥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拙。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為。則處己也。介而
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以子之記為。雖然。子之求於予
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仰以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為子言之也。子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
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為進學之方。
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
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窮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態度而整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
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
子之家。子與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
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為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為知免。一贊之未正。
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
於不拙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
之家子與為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為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
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杓。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宜上之澤於斯民。乃關便齋於廳事之旁。日
與同僚講民之疾苦。和與究復之。於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敢請名。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
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閒。
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結而無窮。新而有常。
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
充之。勿使有害於己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嗟乎。為政者。苟惟不知是
心之存。則本既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惻惻然。惟
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其於其始也。惻惻然。惟
而偏於弊之聞。而於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者。將汨於因循。而息於姑息。政之所廢。嗟乎。可不
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為隱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於壁。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容陵。其友盧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書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
以處困之道矣。耕道於是勝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更其居間而讀易。則謂之困交。耕道可謂能其所

一曰矣。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此困之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矣。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內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感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強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則思失。居則思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休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事則他。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則。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斯而後。庶幾為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性權臣。既而以非罪獲吏議。方且責己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衛以危言切論。一貶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邪。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嗟。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衛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文見。屬賦雖晚。生念不為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廣漢張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職時。獄市清淨。庭無囹圄。以其閒暇。闢室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嘗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成也。子其為我數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獲命。因誦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為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為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由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舉其綱而徒隨之務。將見失生於所息。而思起於所忽。乃所以為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折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顏色辭氣之閒。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係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羣。固已為當世之望。誠能以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為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于瀟水之上。兩既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者。子飛為某曰。某家有小堂。而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頗為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儼觀乎哉。而某之為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章云耳。嗚呼。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為道。論其極致。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途。輪語一。皆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閒。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為。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感。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為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感歎。故學英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密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日游其閒。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成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過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懷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因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益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不過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郵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郵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彼然如白日。轟然如雷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

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為能哉。使人臣常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殉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謂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為言。等拳然日以復履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受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賈董奏篇其開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虐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就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斬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斬乎殉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自負。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估量詭譎為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為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為事。至於公孫承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皆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符璽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斑斑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特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為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光武崇隱逸

光武密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得祿而驕。在下者慕得祿而求。故上日以充。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道。則是不敢以得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返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自有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

之俗。則其為益固豈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道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就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為治之總要乎。然賢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故子陵之言。論風行。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嗚呼。吹生自為。趨榜圭角。眩眩味夫。處困之道。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擗強敵。以為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為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閒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為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溫太真得失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異其心。聽天命而行情。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為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為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若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

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微勸進。微俸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衷。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事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皆親賊性命。皆可以屏為此三綱之所由。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動烈如此。浮譽之過太真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心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理之理也。苟非天理。即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為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蘊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答問

答朱元晦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非默思道。夢帝贊于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高宗於甘盤之所得也。故若堯舜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傳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履履之。此為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為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智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常空。腳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付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諸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諸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與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真知耳。使其真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答朱元晦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蘇。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皆變其說矣。旋即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

之政故也。
答朱元晦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為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為外。既不知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為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答胡季隨
所謂義理與客氣。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題跋

題李光論馮淵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為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淵。解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為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誣鄭浩。以為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會有滄郡棄地之謀。為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為顛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大有為之日。親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遭英開進讀。至道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化。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帝守道。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己能。排卻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海。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休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下。合為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

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繫之說。靖未習之蔽。躬履素樸。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稅創之地。百姓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忽聞之乎。漸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聖輿。反以安石為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焚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譴惡。特賜容斷。能解陳賊斥使居外。僚臣所論未合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為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弼子。

通評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視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為。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關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刊於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本為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為本。及是書之出。實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以繫於後人之意。為適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為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三家書與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皆喪祭禮。合為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倫倫。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為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酒醴效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而目疏。甚至於難以異端之說。滄海漸滅。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

振。職是故。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即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能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即是書。探攷而深思。力行。宗族相親。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酒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先生一語。隨即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為遠方學者模楷。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常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已卯之歲。嘗真集顏子言行。為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為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付于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為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者。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為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為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是錄之所為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處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祭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為神。魄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李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

德行詩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性靈。慎於恐畏。皆憤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製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容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為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開所謂因其說而為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成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衆說所惑。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空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悅於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湘鄉周亮。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為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於後。

西漢家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序其首。有曰搜討殘裂。播揚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也。固足以傳遠。抑有類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子。求為之序。子謂侯君為是書。亦勳矣。子烏能發之。君家君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子。尚將以求益也。試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查進於斯。而以餘事論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於後。

歐溫公歸廬銘

嗚呼。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樂蔽於內。任賢則樂蔽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與也。先正溫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稿。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蓋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建議也。某來宜春。公之玄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惻篤發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彙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東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龐穎公時所具奏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為國御邊之良法矣。

歐濂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過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致韓先生舊跋。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實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自序。韓公。任賀州桂嶺縣令。參酌謀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彌。其子仲章。即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蓋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書而藏之。慕仰痛沐。不勝拳拳。敢致書於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徒義之勇。任道之勤。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某仁。以此刻相示。蓋湖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質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幸而其與州特使者節。所至懇懇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謔語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前。露漉。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爾跡斯官。尚可想味公平生也。

歐字文中允傳

故山水令字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為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校陵寢實錄時。得為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常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遂請章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化。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為縣令。以字民為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為告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人臣之事。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憤憤然以欲貴求富為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勸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於後。求其為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為僣也。

歐陳分事傳

為吏者受天子之士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翰翰薄。節義相廢。於是而有能持立其間不為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某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為國家之先務。

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躪及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事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酒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於左。

跋鄭威感事

鄭威感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胷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陳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劄。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忱得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范文正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汝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即摹本置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范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覆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及其諸子之喪。皆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壇。朱氏以公廩爲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停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舉。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教也。誠盛德哉。酒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歎之不足也。

跋范文正公帖

右文正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於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閒。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聞是帖。喟然而歎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型。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故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絨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遺刻之石。始遵在荊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爲從臣力主。

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惡甚。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考康寧。子孫傳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惡爲陰德。誠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爲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閒。乃有晉宋閒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慮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雷川。有持此帖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願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錢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嘗以前例爲戒。請斯言。慷慨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號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深澗。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閒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可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仗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管上公節惠。應證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淅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於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閒。與成正買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爲急。一時觀望。盡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蓋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酒熙乙未歲。

未盡三日，賀州別似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遺稿

賈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為歎。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賈沈。龜山楊先生嘗為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徒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為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真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其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難於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球，潛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誌。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隨西公書

丞相隨西公宜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為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至前輩蓋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敘狂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啻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歎。恨生晚不及親見公，竹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己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常爾邪？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盜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真，其說流道，藉壞士心，波瀾風靡，中開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教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為貴，以涉虛為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置於窗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釋，遐想其成發之趣，深存體之正，而澆洽之味，為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也。敬者，人事之本也。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泯之，紛擾莫尤，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

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做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適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閣，若故為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中，時得博覽，皆為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於榛莽，臥於泥池者，尚多有之。當時不知蔽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蓋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寢，兄弟相讎，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淫祠，江中有習洲，及其交兵詭誓之所，小冢白為燈燭，祇足以發千載之一嘆。寺之西，祇禪亭下，臨湖光，舉目平遠，自為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為浮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銘

困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於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為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間，地偏而幽，子將以是為困乎。東老蚤從名士游，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為困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能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為困乎也已。

良齋銘

良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良為止，止其所也。予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為始，得其所止為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為之銘。

物之成人，其端無窮。人為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始滅天理，聖昭厥獻，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同存，曷自遠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思慮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鍊，如春發生，知其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

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良止之妙。於斯為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緊我小子。懼弗克立。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於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為之銘。以廣公意。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學為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類其綱。洪焉絲棼。自昔先民。循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味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逸。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功。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怒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遠於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已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敬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為重。於畫為陽。於義為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為休復。四應於初。故為獨復。而三之類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困。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為重矣。然則五之教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為教篤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為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教復。讀壬辰。與予相遇於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敬復之意也。為之銘曰。

恕齋銘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教復是明。其效如何。篤志尤難。順係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雖存。空虛之閒。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誠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澤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為之詞曰。

蒙齋銘

番禺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他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

蒙齋銘

乾坤既畫。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遠。雖則未遠。而理孰遠。君子體之。於以果行。勉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泉曷已。

蒙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頤。且為之銘。

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飾。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周。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感之。

盧舟齋銘

詹體仁。開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盧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道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盧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為之銘。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暨。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買書五十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濠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置於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為之名曰傳心之閣。而暨又以書諸銘於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符孔孟而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話訓文義之閒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考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舉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視。嗚呼盛矣。某感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章。命名之說。洗心拜手。敬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節節云。逸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昭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為。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頤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字文。紹節之齋曰頤。且為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忘。伊昔君子。事思其謹。嚴其備。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頤厥為。空虛之浮。則為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頤厥言。須臾弗踐。則為己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權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儲儲。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符樓銘

陸陸丁昂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為羣從講習之所。敬求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為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思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味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于千載。嗟我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為。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爾維歌。維爾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枯。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於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輝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於為。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執于過。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庶幾。

蔡軒石銘

張子銘蔡軒之石。於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稍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勸。毋望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爾。攸係於中。中之克爾。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敬爾備。

筆簪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清熙六年敬銘。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發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箴。惟德其物。

周與似瑛銘

塵飾於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於以蓄德。殆其光芒。惟貞靡忒。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變乎求仁之方。執要乎此。因為箴書於座右。且以誌同志。人冀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易為其敬。妙在主一。易為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頃。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為。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於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室。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座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本甘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隱是之聞。則為無益。語言濁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靡斯不惑。朝夕之閒。何莫非事。所當事。是為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為。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易論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遵。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欲論俚辭。常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欺。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合。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棟。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濼溪先生贊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贊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律爾立德。循循有歸。

老圃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盡然。如箭破的。談笑輪墨。如風無迹。惟其胸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積遠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禮也。今方福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己丑夏廣漢張某書於湖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事物是實。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厥緒該通。曷其係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立義集。是為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劍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曾居里中。文定公宦游荆楚。歲久。泉考宜義公。涖沒葬於荆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實從。仲曰安止。仕為朝奉郎。生子實字廣仲。是為君。君雖生晚。不

及親受文定之教。而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見。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待之所以為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固竊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多疾。而矻矻自不肯怠。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蕪。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逮。講辨反覆。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為含糊模稜。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或誼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之。吾一以公心。惻但居其間。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沒時。幼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勇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惡。堅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思末俗統系淆亂。每舉古人誠節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厚。為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念仕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墜在腰股間。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留廬。以十月庚辰沒於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妻黃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沒。士之識君者。莫不為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之不蕃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為事。則予之情。君又覺常情可比哉。嗟夫。學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聞君熟矣。蓋務實趨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修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於衡山縣雲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為之。酒醢改元九月戊申述。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嘉既為之志。以內諸陸。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於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沒。若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棧。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為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顯。故禮部侍郎胡公寅。背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羣。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備從諸長者游。聞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為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講究。為文章。長於議論。善談說。聽者無不稱。其居家。孝友。怡愉。謹喪祭。重禮法。於親黨。如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為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為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為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類以掩

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為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為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為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兩稱而力推之。位尊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真。大抵其為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湖間。過衢。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雖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護傑。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為義。類如此。元履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暉。辰知建州。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為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歲。詔舉遺逸。轉運判官芮公暉。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嘗當國也。元履辭既不獲。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修德為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為言。以謂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為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其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官多資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屬有弊。輒弗支者。兩請於朝而奪之。其春釋奠於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啻祠。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為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為尤。它日又以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尚經術。其次猶常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為台州學教授。五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嘗務其書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閒。細繹舊學。講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付巫俗禮。我招其友朱君嘉至。則盡以終事為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於正寢。年五十八。妻劉氏。同郡徵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幼。所為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於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無他有不遑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火為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譽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息與息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酒醢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附錄

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講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侂侂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倘有以卜其伊呂而失唐曹也耶。

祭文

宋朱熹

嗚呼敬夫。遊棄于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割。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雲南山。解袂歸州。今十五年。予試幾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適徽。顯爾殊。心莫與同。書破懸。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驛騎相望。香閣愈敷。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我觀於時。神理或悟。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歎。時友會子。實同我愛。揮涕請行。道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計果至。強侯適來。相向反快。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為軍民之所屬望。內為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干弋之弗反。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骨。誠詞寄哀。不遺他語。願聞公之臨疾。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懷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為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為寄。意懇懇而無餘。願何德以堪之。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為報。尚精爽其靈。嗚呼哀哉。

又

維清維七。年歲庚子。六月癸未。六日丁亥。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真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趨。而終悟其偏。亦有並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有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秘。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蘅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稍狹而迂滯。故我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宜以是而傳之。來育蓋雖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執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遠其心。予亦見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開。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辭也。惟兄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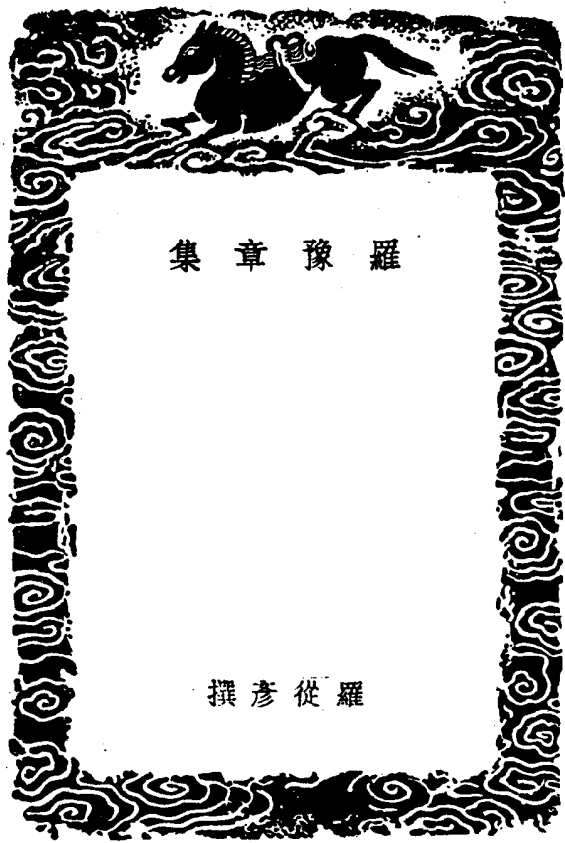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什賢而賤。不肯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嬖君子。趨惡而遠善。此習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行於里閭。蓋有盜賊。斂于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以奉之者。是執使之。天實為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迄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滅。人心日晦。由帝而下。上下之閒。莫有任此責者。至於我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創平。蓋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蘗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秘。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

與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行道。開明人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紹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漢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為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百世之閒。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金陵天橋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夕思維。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尊君教時之策。朋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闢百聖而不遠。通萬世以無疆。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圮。甚而春時為游宴之所。果昨費江。淮。蘇。猶扇閉空。闕。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闢事。欲因循而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內外。齊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尙想道誼。人亡道在。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已者。嗚呼。間有常式者。莫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尙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旋。學焉而。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太和陶薰。篤生。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中。興。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奚。未。百。年。棟。宇。摧。傾。今。我。來。斯。載。瞻。載。嘯。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維。肖。奠。安。妥。神。遂。使。先。師。不。寤。寒。宰。禮。時。薦。膾。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礪。石。琢。詞。以。告。後。人。清。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景。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伊。傅。周。召。聞。諸。堯。舜。而。以。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教。衰。士。有。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侯。之。相。適。無。知。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士。大。夫。墓。焉。其。世。愈。下。其。名。愈。聞。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蠶。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閒。以。淑。其。身。以。教。諸。人。而。論。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後。也。遂。以。是。學。為。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稱。則。又。豈。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業。即。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無。乃。惑。歟。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言。之。若。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書。堯。舜。孔。子。所。以。曠。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氏。之。表。章。而。公。則。首。舉。以。告。橫。渠。張。子。至。其。體。諸。身。者。言。必。本。於。仁。義。志。每。存。乎。先。憂。凡。有。所。為。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不。敢。必。非。有。見。於。精。一。之。旨。能。之。乎。然。則。公。相。業。之。隆。本。於。學。者。也。非。諸。人。所。能。望。也。願。在。作。宋。史。者。既。不。知。推。本。公。之。學。而。世。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及。其。徒。若。南。軒。張。宜。公。東。萊。呂。成。公。稱。之。曰。理。學。則。相。與。信。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學。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諫。貶。知。嚴。州。後。乾。道。初。宜。公。以。直。秘。閣。起。知。嚴。州。事。而。時。成。公。實。為。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有。祠。未。有。合。宜。公。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公。開。孫。學。憲。君。行。部。主。嚴。有。事。祠。下。既。屬。韓。守。叔。陽。登。除。其。頹。漏。明。然。曰。我。文。正。公。非。徒。以。相。業。稱。者。也。遂。奉。公。主。居。中。左。宜。右。成。略。其。位。而。題。之。曰。三。先。生。祠。來。請。予。記。予。幼。有。志。於。學。竊。嘗。討論。而。識。其。大。端。

因爲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成公宣公，而得並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學者焉。學
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知制誥，華亭徐階配。



羅豫章集

羅從彥撰

原序

由孔孟而下，斯道之傳，開於周子，盛於二程，而大會於朱子。朱子繼周程之統者也。顧其淵源一脈，實自龜山而豫章，而延平的，然相承。如河源之發於崑崙，由積石，歷龍門而東注以放於海也。斯道之傳，蓋匪偶然。中間若無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豫章先生者，又安足以肩承先啓後之任乎？先生為人嚴毅清苦，年四十一歲始受學於龜山之門，計其時亦已晚矣。夫學者惟無志於學，則已有志於學，雖其前之溺於流俗，誤於歧趨者，一旦親承大儒之訓，豁然勃然，即可以得乎吾性之所固有，而聖賢之道，求諸日用而無乎不在。獨未有篤志求道如先生者耳。當時龜山弟子千餘人，何人不告以伊洛所傳之學，乃一聞至論，遂驚汗浹背，自悔虛過一生。非先生之篤志，其孰能超然自拔如是。且既從龜山授業，又襄糶走洛而見伊川，既得伊川指示，又歸而卒業於龜山，抑何求道之勇也。迨後盡得龜山不傳之秘，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危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蓋其造道成德，有非世人之所及知者矣。先生之學，傳之者李延平也，常教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蓋以寂然不動之中，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由是而出，故必操存涵養，以爲應事接物之本。此龜山心法，深得伊洛之傳者也。延平答朱子問學，必舉羅先生緒言相諄勉，其隨師傳以成後學如是。至朱子擴而充之，致廣大，盡精微，使孔孟周程之旨，融會歸一，如萬派之朝宗於大海，而先生居三傳之中，一脈淵源，的然有自，亦如河之由積石，歷龍門以

羅豫章先生文集 原序

羅豫章先生文集 原序

東注也。其承先啓後之功，豈不偉哉。先生少著述，惟選堯錄、二程語錄，及雜著議論要語，學者合而觀之，可以知先生之學，即可以知周程朱子相承之學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鐵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羅先生文集重刊序

君子之學，務以講明道理，精思力行爲事，而文章詩賦，蓋非所先者。然或因事感物，而有所著述，發於心而不能自己者，要皆不外乎道理之正，於已無累於人有規，則君子亦所不廢也。若夫娛戲風月，摹寫溪山，足以游心而逸志者，奚可尚哉。羅豫章先生，師事龜山楊文靖公，二十餘年，盡得不傳之秘，居鄉授徒，循道爲實，晚始得官，爲博羅主簿，弗究厥施而歿。所幸者，有同郡李公愿中傳其學，斯文賴以不墜，再傳而得朱文公，其道遂大明於世。蓋先生清介絕俗，其學以誠篤不欺爲主，故傳於後，久而彌光。其生平所著詩文，又合乎道理之正，百世之下，讀之者，可知其爲人，然則先生之所著述，世不可無。如選堯錄、議論要語，蓋其經濟之志之所寓，尤後人所當講誦而服膺者。惜經元季兵革散亂之餘，聞有存者，亦惟東之高開而已。騷人墨客，競以娛戲摹寫爲事，豈復知道理之言爲可貴哉。邵武大守南克馮侯考，前在延平時，慕先生之爲人，接訪遺文，得之民間，蓋元進士曹道振所編次者。首年譜，次詩文，次附錄，次外傳，凡十八卷，重加考訂，刻版以廣其傳。及來茲郡，又載以隨，惟恐或失之。誠以道理之言，有補於世者，所當貴也。貴道理之言，則其爲政從可知矣。潛亦竊慕先生者，既喜斯集之傳，俾後生晚學，得以因之考見其道，有所感焉而興，又欲後之詞政於此者，知侯能以振文右道爲心，而弗替也。故僭序之，時成化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中順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經筵官，同修國史，莆田柯潛序。

羅豫章先生文集 羅先生文集重刊序

重刊羅先生文集序

天下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者歸諸聖。造道者歸諸賢。夫聖不可尙已。聖而下者。能幾何哉。是故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言之技也。勦取影響。撥拾緒餘。言之陋也。叛道背經。立門築室。言之蓋也。飾章繪句。踵謬承誤。言之雜也。有識君子。皆陋之。即使或災於木。曰文矣。文矣。其何以信今而傳後耶。惟有精思力踐。超穎妙悟。遠承師傳。深契道體。微之而順情理。顯之足以經世宰物。近之而章程一代。遠之則足以垂憲百世。小之而化家範。大之則足以擴天地。橫四海。夫若是者。言之善歟。文之精歟。惟宋諸先生。自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兄弟。鳴於西北。開俾聖學大明。如日星麗天。江海行地。固爲世道慶。自龜山。戴道而歸也。程師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或繼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揚其波耶。幸有象章羅先生。受業龜山之門。獨得不傳之祕。故自有先生之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晦庵。由是海濱都魯。於斯盛哉。乃今讀豫章之集。進堯有要語。雜著有題詠。晦子姪有書文。夫皆起自身心。出於至誠。以爲心則善身。以化民則善俗。以達天下則善治。其有功於世教。豈小補云。余來重延郡庠。景慕先哲。披閱往訓。每以舊集年久漫漶。爲惜。庠生文明。爲先生遺裔。乃取舊集新之。索余言以序。余嘉其能不墮祖德也。而紀諸首。時隆慶五年春三月初十日。延平府儒學教授。分宜歐陽佑序。

宋史本傳

羅從彥字仲素。劍浦羅源人。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從彥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嚴毅清苦。篤志求道。徒步往從楊時受業。見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嘗講易至乾九四爻。告以巽開伊川說甚善。從彥卽裹糧走洛。見而問之。頤反覆以告。亦不外是。乃歸卒業。蓋得不傳之祕。時嘗語以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須是著力來。實見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古通今。爲文章。作忠信。慇懃。不爲非義之事。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且如東漢處士。名節有聞者多。責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相似。以彼於道。初未有聞故也。方今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繼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又嘗教學者。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蓋其所得者如此。時之壻沙縣陳淵。嘗謂之。必竟日乃返。語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其與學清節。真南州冠冕。旣而築室羅浮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以體驗天地萬物之理。閒講時將樂溪上吟詠而歸。充然自得。著遺堯錄。述祖宗以來。宏規懿範。及名臣碩輔。論建謨畫。下至元豐功利之人。紛更憲度。貽患國家。撮要提綱。無非理亂安危之大。其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苟爲可恃。必傳其子文武成康。法度至明。向使子孫世守其遺緒。雖至今存可也。

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常有亂世之責。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惟效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忘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傷元氣。則寒暑易侵。木傷蠹蝕。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盧杞之奸。則外必有祿山朱泚之亂。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上世人才。惟能如是。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常。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董仲舒公孫弘。倡言經術。唐韓愈柳宗元。誇尚古文。二旨漸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其議論醇正類此。晚始就特科。授博羅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世稱羅漢章先生。潛祐開。諡文質。一子敬欽。

七年丁酉。先生四十六歲。見楊先生於毘陵。重和元年戊戌。先生四十七歲。自京師歸鄉。宣和元年己亥。先生四十八歲。六年甲辰。先生五十三歲。作章齋記。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先生五十五歲。遵堯錄成。高宗建炎元年丁未。先生五十六歲。紹興元年辛亥。先生六十歲。二年壬子。先生六十一歲。以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八月上丁。以郡守周綰之命。率諸生行釋菜禮。五年乙卯。先生六十四歲歿。

按先生行實及沙陽志。皆云卒於官。子敬欽早歿。喪不得歸。數年。族人羅友。為惠州判官。遣人護歸。至汀州。遇草寇竊發。遂寄葦於郡之開元寺。又數年。門人李鳳中。始為歸葬於本郡羅源黃濟坑之原。然先生族弟革。題先生集二程語孟解後云。享年六十有四。自廣回。卒於汀州武平縣。龜山先生答胡康侯書。亦云。仲素死於道途。又與前說不同。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乞賜諡。又得先生墓於荆榛之中。為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給官田。以其租半給守墳。半供祀事。每歲寒食。命教授率諸生致祭。理宗淳祐六年丙午。福建提刑楊棟請諡。

年譜

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先生生於劍浦之羅源鄉。

按先生行實及羅革題語孟解後。皆云先生享年六十四。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劉允濟。繳進遵堯錄。狀云。七十九年。孤憤之氣。鬱鬱未伸。咸淳六年庚午。偶夢得題先生文集云。余後七十年而生。又云。自生髮未燥。已知敬慕。今六十五年矣。以是知先生生於壬子。歿於乙卯。蓋六十四歲也。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先生一十五歲。

紹聖元年甲戌。先生二十一歲。

元符元年戊寅。先生二十七歲。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先生三十歲。

崇寧元年壬午。先生三十一歲。

大觀元年丁亥。先生三十六歲。

政和元年辛卯。先生四十歲。

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始受學於楊龜山先生之門。

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五歲。李延平先生來受學於門。



羅豫章先生文集目錄

- 卷之一
- 進堯錄一序
- 卷之二
- 進堯錄二
- 卷之三
- 進堯錄三
- 卷之四
- 進堯錄四
- 卷之五
- 進堯錄五
- 卷之六
- 進堯錄六
- 卷之七

羅豫章先生文集

目錄

羅豫章先生文集 目錄

- 進堯錄七
- 卷之八
- 進堯錄別錄
- 卷之九
- 陳論要語
- 卷之十
- 雜著四道
- 詩二十七首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一

進堯錄序

宋 羅從彥撰

堯舜三代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訖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道。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難以伯道而已。有宋龍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勳，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故其規模亦無所愧焉。在太平興國初，太宗嘗謂宰相曰：朕嗣守基業，邊防事大萬幾至，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仁廟見東封西祀及修玉清宮過侈，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若二聖者，其知所以紹述者耶？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終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寧元豐中，不然，管心執法，甲乙和功，利之說，離然並陳，宜和之末，遂召金人犯關之變。蓋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受禪，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也，發德音，下明詔，悉刻熙豐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為言。四方企踵，以頌太平矣。曠者猶謂金陵之燭，勢未熄燼，天下皆其徒，是抱薪而救火者也。臣懼其然也。竊語諸心，曰：昔唐吳兢作貞觀政要錄，本朝石介亦有聖政錄，豈苟然哉？因采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稽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歷三年而書成，名曰聖宋進堯錄。其開事之至當，而理之可久者，則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準古，有少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

羅豫章先生文集

卷之一

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頤共十人擇其言行之可考者附於其後若乃剏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聞則於其君見之變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盡公忠則於其臣見之爰及熙豐之弊卒歸於道分七卷添別錄一卷合四萬餘言欲進之輔座力未暇及而秋毫之間已爽忽矣然事固有始際而終合失之於前而得之於後者古人有之若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是也不久朝廷清明敵人竄伏且當有以來天下之言輒紀歲月以俟采擇靖康丙午十月日延平臣羅從彥序

遊堯錄一

太祖

國初劍南交廣各僭大號荆湖江表止通貢奉西域北方皆未賓服太祖垂意諸將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稱守瀘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維篤鎮棧州以拒北寇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弋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敵其家屬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管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周回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招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許便宜行事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以遺之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開議洞知邊境情狀每寇至必豫為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命將出師弔民伐罪平西蜀復湖湘下嶺表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蓋世良由得猛士以守邊推赤心以御下之所致也

太祖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敵與兵二千而已然以齊州賦數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貨民錢多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帝召百姓入見便殿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日無也帝曰往時敵兵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財婦女乎漢超所取孰與北敵之多又問訟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帝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之富貴也於是百姓咸悅而去帝使人語漢超曰汝須要錢何不問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太祖以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帝大怒以其誣告忠臣命練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繼元一城一寨不止免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進其事送之於朝請賞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才可賞死爾實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於是賞以一官

太祖以賀惟忠知易州及捍邊有功遷正使開寶二年又加本州刺史兼易定祁等州都巡檢使惟忠在易州十餘年繕治亭障撫士卒得其死力每乘塞用兵所向必克威名震於北方太祖以李謙溥為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

溥為晉陽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北敵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遣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與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外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北人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方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建隆元年太祖遣戶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餘萬斛可發以貸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若歲涸饑無所收取執任其咎帝以問倫倫曰國家以廉粟濟民自合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此當決於宸衷帝即命發廩貸民

臣從彥釋曰人君之所以有天下者以其民也民之所恃以為養者以有食也所恃以為安者以有兵也書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昔孟軻氏以民為貴貴邦本也故有民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自子貢問政孔子所答觀之則先後重輕可知矣太祖建隆初揚泗饑民多死者沈倫請發軍儲以貸之此最知本者也況軍儲又出於民乎夫以廉粟賑民固有召和氣致豐稔之道然水旱無常萬

一歲涸饑無所收取倫之言未為不信也嗚呼太祖可謂善聽言者也

太祖嘗擇官使江南頗難其人一日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善者詞學之外他無所預多遜曰穆履行端直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而有勇者也帝曰若如爾言使江南無以易穆者遂遣之

太祖命諸將西征以地圖授王全斌等謂之曰西川可取否全斌曰臣仗天威遵廟筭旬日可定龍捷都校史延德奏曰西川除在天上即不能得若舟車足迹可至以今之兵力到即平爾帝壯其言謂全斌曰汝等果敢如此朕復何憂卿發計日望捷書也所破郡縣止籍其器甲芻糧當為朕傾帑賞戰工耳故西師所向人皆效命勳有功若席卷之易

王全斌收蜀沈倫以給事中為隨軍水陸轉運使王全斌等入成都爭取玉帛子女倫獨廉潔無欲偽蜀羣臣有以珍異奇巧之物為獻者皆拒之東歸篋中所有才圖書數卷而已帝悉知之遂貶全斌等以倫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

開寶九年召隨州留後王全斌授寧武軍節度使初全斌以伐蜀私取財物賂秩至是帝謂之曰朕以金陵未下常慮平吳諸將恣行貪暴抑卿數年為朕立法江南既平還卿旄鉞又別出器幣錢貨數萬賜

之

趙普乘政時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普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避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寶白金

太祖以李謙溥為隰州刺史在州十年并人不敢犯其境開寶三年移齊州團練使後邊將失律復以謙

溥為晉陽沿邊巡檢邊民喜之

太祖登寶位日有司捕得北敵二人帝曰汝等皆何人耶曰契丹遣來探事耳帝曰汝探國事不過甲兵糧草百官數目而已若朕腹中事汝可探乎特赦而遣之二人叩頭感泣而去

太祖建隆初遣郡民有出塞外盜馬至者官給其直帝曰安邊示信其若此耶與命止之還所盜馬自是外人畏服不敢犯塞

開寶八年三月北人遣使克妙骨謹思奉書來聘對崇德殿其從者十二人皆賜冠帶器幣太祖曰晉漢以來北方強盛蓋由中朝無主晉帝蒙塵否運已極今慕化而來亦由時運非涼德所致也召見講武殿觀武士習射又燕長春殿

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大震駭。服帝偉度。

太祖將征江南。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以名臣自負。其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及其將見也。大臣亦先入請言。鉉博學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帝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明日鉉朝。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無對而退。

太祖征江南時。錢徽遣幕僚黃夷備入貢。召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甲兵。江南偏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也。及江南平。又召兩浙使謂曰。假克昆陵。有大功。今當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賞之意。即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珪幣。以見上帝。豈食言者乎。

嶺南劉鋹。性純巧。嘗自結真珠。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鑒於奇妙。帝厚賜之。謂左右曰。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初在國中。多置飲以毒。臣下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遠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帝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酒自飲。別酌以賜鋹。鋹慚謝。

左飛德使李承進。嘗事後唐莊宗。太祖召承進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而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將士驕縱。惟務姑息。每乘輿出次近郊。禁兵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援莊宗即如所欲給之。若是者非一。因而召亂。蓋威令不行。而賞賚無節。所致。帝撫髯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以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性。以茲陷。誠為兒戲。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太祖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屢賜優給。與御龍直等。開寶四年。祀南郊。禮畢。行賞。帝以御龍直屬從郊祀。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殿直不得如例。乃擊登聞鼓。院上訴。陳乞。帝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焉有例。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

太祖初定天下。補五代之失。日不暇給。然猶命汪徽定宗廟。置儀禮。嘉崇義正禮器。和峴修雅樂。覽訪儒術。時咨治道。建隆元年。太祖幸國子監。因詔修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帝親撰文。宣王。克國公。二贊。二年。以右議大夫。崔頊判監事。始聚生徒講學。遣中使以酒果賜之。謂侍臣曰。今之武臣。欲盡令讀書。貴知為治之道。

國初取士。宗伯之司。曠而未設。但擇名臣。有開望於掖臺者。權典之。太祖嘗謂近臣曰。聞及第舉人。呼有司為恩門。自稱門生。見知舉官。輒拜之。此甚薄俗。非推公取士之道。又摺紳開。多以所知進士。致書主司。謂之公薦。朕慮誤取虛譽。當悉禁之。翰林承旨陶穀。以子郟及第。詣開門謝。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安有登進士第者。命命書覆試。自今舉人。有父兄食祿者。奏名之時。別拆之。乾德元年。詔復置制舉三科。其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其二曰。經學優深。可為師法。其三曰。詳覈吏理。達於教化。并許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若二千字已上。取文理優長者。登焉。

建隆四年。將行南郊之禮。太祖謂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不絕。如綫。今天下無事。時和年豐。務在報神。資乎備禮。卿等宜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

開寶九年。太祖幸西京。有事南郊。先時霖雨。彌旬不止。至是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垂白之民。相謂曰。我輩少屬離亂。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至相對感泣。駕還。御五鳳樓。大赦。有司請正一統。太平之號。帝曰。今河東未平。幽薊未復。而以一統為號。無乃不可乎。雖僭位。漸已克定。若云太平。朕所慚也。國初天下。貢賦盡入寶藏庫。乾德中所積充羨。太祖顧左右曰。軍興饑饉。須豫為之備。若臨事厚斂。非長計也。當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

開寶二年。秋。有司言。太倉貯糜。止於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仍率民船。以資江淮糧運。太祖大怒。切責計司曰。國無九年儲。曰不足。汝不素為計度。而使倉儲垂盡。乃使分屯兵船。括率民船。以餽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等何用。苟有所闕。必爾乎取之。三司使楚昭輔。皇懼計不知所出。乃詣晉邸見太宗。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盡力營辦。帝許之。

太祖在周朝。知李昉名。及即位。任以為相。因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者也。王著罷職。翰林太祖謂宰相曰。學士深殿之地。當選謹重之士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先朝。由翰林學士。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論以朕意。勉赴所職。儀於是再入翰林。

錢昱自白州刺史。求文資。得秘書監。連典數郡。無治聲。太祖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改鄂州團練使。大理評事陳舜封。因奏事語頗捷。給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承業。為教坊都知。帝曰。此雜類。安得任清望官。蓋執政不為國家區別流品。所致。改授殿直。教坊使有術得仁者。以老求外任。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太祖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也。豈可效之耶。中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州之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止可於樂部轉遷耳。乃授太樂書令。

太宗在晉邸時。嘗以錢五百千。遺中丞劉溫叟。溫叟不敢辭。貯於別室。明年重午。又以角黍遺之。使人至見前所送錢。局腐如故。還白其事。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溫叟真廉士也哉。命命筆。密白於太祖。太祖曰。執廉節。頗澆風。溫叟有之。

太祖聰明英睿。善知人。下位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自聖知。不次拔擢。嘗以中牟縣令李鶴。為國子監丞。延州錄事參軍段從革。為贊善大夫。定州錄事參軍郭思齊。為太子中允。河南節度判官石雄。為補闕。萊蕪縣令劉琪。為拾遺。安丘縣尉張遷。為將作監丞。鄭州防禦判官李搏。為監察御史。當時州縣無滯才。朝廷稱得人焉。

太祖初有天下。欲知外事。用隰州刺史史珪。察訪。珪招權通奸。欲有所欺。德州刺史郭貴。部下為奸。通判

大理評事梁夢昇陰持之。以是事多違戾。貴無如之何。與珪素善。因以其事告珪。珪乃記其事於尺牘。欲伺便言之。一日帝忽言。今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乃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乃探懷中尺牘。奏之。曰。祇如德州通判梁夢昇。欺蔑刺史。幾至於死。帝曰。非刺史有奸賊乎。夢昇真清強吏也。因以尺牘授左右曰。持此付中書。以夢昇為贊善大夫。尋出珪於外。

乾德中。金部郎中段思恭。通判眉州。會大兵之後。亡命結集。羣盜竄起。逼州城。刺史趙延進。懼賊之衆。力不能禁。將以麾下奔嘉州。思恭止之。因率屯兵。與賊戰彭山。軍士觀望無志。思恭募先登者。旌以厚賞。於是諸軍鼓勇力戰。羣賊敗走。思恭矯詔。以上供饑帛給之。後度支以擅用官錢。請繫獄治罪。帝嘉其果幹。勿劾。令知州事。

太祖以右贊善大夫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曰。瀘州最近蠻獠。猶宜綏撫。聞知州葛思齊。兵馬監押郭重。等。皆放於民。頗為不法。特其地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乾德四年。太祖宴宰相樞密使。開封尹。兩制等。於紫雲樓。下論及民間事。謂趙普曰。下民之愚。雖不分菽麥。如落侯不為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堯舜之用心也。臣等不勝大幸。開寶初。宴藩臣於內苑。酒酣。太祖曰。卿等國家舊臣。能悉心藩鎮。以惠民為意乎。獨王彥超進曰。臣素無一功。能出於遭遇。臣年已衰朽。願歸丘園。臣之志也。臣聞一本武行德。向拱郭義。袁彥等。爭論曠昔功勳。帝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也。曩日皆罷。鎮授以環衛。

太祖修大內既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者。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耳。

臣從彥釋曰。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則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太祖於寢殿中。令洞開諸門。使皆端直開豁。無有壅蔽。以見本心。可謂知君道矣。夫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堯舜之道也。若太祖可謂近之者也。

太祖嘗盛暑中露臥。抵夜。左右請避之曰。星月之下。不可露臥也。帝曰。常人之情。觀星月爛然。則生悚畏。至於闔室得欺之乎。

太祖一日朝罷。御便殿坐。俛首不言者久之。內侍王繼恩進曰。陛下退朝。略無笑語。與常日不同。臣不知其故也。帝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且來前殿。我乘快指揮一事。偶有誤失。史必書之。我所以不樂也。

太祖初好弋獵。常狩於近郊。逐走兔。馬蹶而墜。以所佩刀刺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而輕事田獵。非馬之罪也。自此遂不復獵。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錦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咸里。相視亦競為之。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主慚謝。後因侍坐。與孝章皇后閒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妝府。乘以

出入。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黃金飾之。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古語云。只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太祖嘗言天命所屬。王者不死。周世宗每見將帥。容貌魁壯。為士心所附者。率多疑忌。見人之形氣磊落者。多因事誅之。而朕日侍其側。都不為慮。凡帝王固當推心待下。豈可以慮度而濫刑誅。若夫命數之所鍾。亦非人謀之能屏。故開寶之前。惟殿前都虞候張瓊。以忤旨即伏法外。未嘗輒誅大臣。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坐。穀至望見上。前而復卻者數四。左右推賞甚急。終彷徨不進。帝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帝已束帶。穀輒趨進。

臣從彥辨微曰。學士職親地禁。非謹重之士。有器識文章者。不可居其任。陶穀不知為何人。其在翰林也。太祖御便殿坐。召之前。卻不進。卒使天子致禮於詞學之臣。東帶以見之。此其廉恥有足稱者。非特穀也。古者君臣之間。禮義廉恥而已矣。上知有禮而不敢慢其臣。而下知廉恥以事其君。上下交修。則天下不足為也。

太祖朝。臣僚有功當進官。帝不喜其人。欲勿進。趙普力請之。帝怒。固不與轉官。普爭之曰。賞者聖人所以勸善。罰者聖人所以懲惡。夫爵賞刑罰。乃天下之符賞刑罰也。非陛下之符賞刑罰也。陛下豈得自尊之耶。帝不能容。乃拂衣起。普亦隨之。帝入宮門。普立於宮門不進。帝乃悟。卒可其奏。

臣從彥辨微曰。賞罰者。人主之大柄也。賞所以勸功。罰所以懲罪。天下共之。太祖時。臣僚之有功當進官。此天下之大公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進。此蔽於私者也。普力請之。至犯帝怒。普之言賞罰。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貶者。然古之善諫者。不從優游不迫。因其所明而道之。則其聽之也易。反掌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普者。不遇剛明之君。能勿觸鱗乎。嗚呼。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廢其光明也。

太祖一日後苑挾弓彈雀。臣僚中有一人稱有急事請見。帝亟出見之。及覽奏。乃常事耳。帝怒曰。此何為急事。其人曰。亦急於彈雀。帝以斧鉞柄撞其口。兩齒墜焉。其人徐跪地。取齒置於懷中。帝曰。汝持此齒。詎我耶。曰。臣不敢認陛下。自有史官書之。帝怒解。於是賜以金帛。慰勞而遣之。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忠臣之事君也。造次不忘納君於善。有勳桐之戲者。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者。則即時戒正。不敢嘿嘿也。太祖於後苑挾弓彈雀。當時臣僚中。有以急事請見者。豈近是耶。及犯帝怒。因以齒之墜也。而傲以史官使人君動作不敢非禮。莫大之益也。

太祖嘗患趙普專政。欲開其過。一日召翰林學士竇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舉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家。召其諸弟。張酒席語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謂珠岸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因攻普罷之。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齊勳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

臣從彥辨微曰。趙普才器過人。其謀斷足以立事成功。若其專政。則信必有之。以太祖之大度有容。

又曰人之行實不以位之高下。雖卑秩下位。不可謂無良士。然君子含章守道。難進易退。不求聞達。朕嘗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迭試可任。則能否洞分。帝曰。若善惡則不可得而知矣。曰。亦迭試可也。苟暫聞其善惡。有涉愛憎。恐誤任使。故須久而察之。則賞罰不濫矣。帝然之。

太平興國中。太宗謂宰相曰。邇來貢舉混雜。乃有道釋之流。還俗赴舉。此等不能備一其業。他日居官。必非廉士。進士須先通經術。遵周孔之教。亦有迭相做效。止習淺浮文章。殊非務本之道也。當下詔切責之。

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得陳堯叟等。並賜及第。仍作箴賜之。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三年親試。得孫何等。而戒之曰。汝等苦學登科。朕方以文治天下。王事之外。勵精文翰。無墜前功。命以儒行篇賜之。俾爲座右之戒。

太宗嘗謂近臣曰。朕雖寡薄。乘戰爭之後。孜孜求治。未嘗不欲加惠於民。若杜兼并。抑游惰。前世難行之道。朕當力行之。十數年開。家給人足。庶可致矣。政無巨細。欲速成者。必無其效。苟以道德化民成俗。未可以歲月冀也。

太宗嘗謂宰相曰。井田之制。實經國之要道。後世爲天下者。不爲井田。則貧富不均。王化何由而行。自秦滅廬井。置阡陌。經界廢而兼并作。漢魏以降。民受其弊久矣。朕臨大寶。軫念黎庶。雖井田之制。不可卒復。因時創法。漸均貧富。則朕別有規制。終當行之。以安四海。

州何昌齡均田疏。謂近臣曰。土著之民。若一一均平。運達物理之官。周知人閒利害者。精於制置。使稍近古。自然衣食豐足。盜賊自消。供賦可從而省也。彼管權之利。何所用哉。俟五七年開闢。力行之。此朕之志也。寇準曰。均田之法。隋文尙能興復。況聖代乎。

端拱中。太宗謂宰相曰。燕射之禮。廢之已久。朕欲恢復古道。當令有司講求儀法。俟弭兵。與卿等行之。至道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嘗求古之制度。思欲振復。而亡者十有七八。古者衣裳冠冕。皆有法象。所以檢束人之容貌。動遵典禮。漢魏以來。隨時所向。屢經變易。近代服飾。去古逾遠。舊制罕存。誠可惜也。寇準曰。古者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所以節人心而昭禮制也。若今所服之釋。乃趙武靈胡服。公私通用之。與古之履舄殊矣。

太宗初即位。謂宰相曰。朕守基業。邊防常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朝舊規。無得改易。太宗嘗謂近臣曰。朕生於亂世。南北紛爭。一本作大之日。已七八歲。當時道路泥濘。人民艱苦。謂更無好時。世孰謂今來萬事。盡理常自愧。惕近者。湯平寇孽。於朕何功。蓋上天開悟朕心。使之克勝。侍臣曰。古者天子有道。推德於天。今之聖諭。正合古道。

太宗嘗語近臣曰。國之上瑞。惟在豐年。頃者五穀屢登。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然而德化未孚。天貺若此。能無懼乎。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幸城南。因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其始莫不勤儉。終則忘其艱難。恣於逸樂。不恤士卒。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爲戒。

樂。不恤士卒。自生猜貳。覆亡之禍。皆自貽也。在人上者。豈得不以爲戒。淳化三年。祕書監李至。進新校舊書。太宗謂至曰。嗜好不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彥卿。兼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爲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以鷹犬爲獻。彥卿悅。可兩人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橫。擾故知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至拜舞稱賀。

臣從彥釋曰。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形見於外。則其遠道不遠也。於是時也。苟有泉變。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於忘言之地矣。至雖時之賢者。聞帝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之語。拜舞稱賀。謂爲將順可也。然於稷契稷之徒。則非其倫也。

太宗嘗語宰相曰。朕比觀書。見楚文王得茹黃之狗。苑路之燔。敗於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諫之。王引席伏地。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者。再。因趨出請死。王召而謝之。殺狗折燔。務治國事。并國三十九。朕未嘗不三復其言。深加歎賞。自非君臣道合。何以至此。若君忽而不信。雖有直臣。將焉用之。

臣從彥釋曰。保申之能。楚文王之能。其事見於劉向說苑。然文有小異。說苑言荆文王得如黃之狗。茹黃之燔。敗於雲夢。三月不返。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申爲保。今王得如黃之狗。茹黃之燔。敗於雲夢。三月不返。及得舟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曰。不殺免於權。稱此於諸侯。願變更無答。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臣寧得罪於王也。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箭五十。跪加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趨出欲自流。乃請罪。王曰。此不殺之過。保質何罪。於是殺狗折燔。逐舟之姬。務治平刑。兼國三十九。至漢興之初。蕭何。王陵。聞之曰。人君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王孝子忠臣。以爲法。保申之事。有之與無。臣不敢與知也。戰國之時。容或有之。亦必先王顧託之臣。與夫慈良之君。不忘先世艱難。克私從義者。乃可行矣。太宗提出言之。取其大意。非特施於一己與子孫也。且以示天下後世。使知人君納諫之美。有至於此也。

太宗嘗召御史中丞王化基。至便殿。侍坐甚久。屬盛暑。令指笏揮扇。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者根本未固耳。根本固則枝葉不足憂。今朝廷既治。則邊郡何患不安。

契丹部屬。有求內附者。太宗語侍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儻無內患。必有外憂。特邊事耳。皆可豫防。奸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須當謹此。

唐當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是時日奉內朝。常親臨。故凡事得以微辭諷諫。唐李權臣專政。阻絕諫官。不得侍從。太宗致求諫。渴聞忠言。因改拾遺補闕。爲正言司諫。使專掌奏議。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羣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

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詔從之。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古人有言

左司諫知制誥王禹偁。嘗上言。請羣官候見宰相。朝罷於政事堂。同時接見。其樞密使。候都堂請見。並不

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今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盡知中外事。若令都堂羣臣。請見者事。無解衣之暇。夫左右大臣。使非其人。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耶。今請不得本廳接見賓客。以防請託。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意。太宗覽奏嘉歎之。即追還前詔。令宰相樞密使。接見賓客如故。仍以泌所上書。送史館。

太宗嘗修正殿。頗施采繪。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丹堊。深加稱獎。賜金紫。拜左司諫。泌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唐末有孟昌胤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所在。詩人鄭谷。為詩以憫之。前代如此。安得不亂。帝為動容久之。

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凝滯。若稍間隔。豈能盡其道。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騰之謂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故凡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帝曰。自古帝王。未有不用賢良。致宗社延永。皆是自己昧於知人。不能分別善惡。為奸邪蔽惑。以致顛覆。琪曰。前古治亂。皆由帝王。若帝王聖明。臣下得以宣力。奸邪之輩。自然屏迹。

太宗嘗謂呂蒙正等曰。凡為君作一惡事。簡策所載。萬祀不滅。使後人觀之。以為鑒戒。故堯舜為善。而美歸之。桀紂為不善。而惡歸之。可不謹耶。大凡有國有家者。未有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蒙正曰。時有盛衰。苟邦國隆盛。則君子道長。及乎將衰。則小人在位。俟其為惡彰敗。則政亦有損。古人云。小人害正。信不虛語。賢人若遇暗主。晦迹丘園。畏小人之用事耳。有國有家者。尤在辨察。小人不可不早。帝深然之。

酒化四年。開封府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相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者。卿等願朕之視妻子。如脫履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漢門矣。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女。以充其中。為萬世譏議。卿固合知之。李昉曰。臣等家人。朔望朝禁中。備見宮闈簡儉之事。武程疏職。妄陳狂言。宜加黜削。以懲之。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加罪。

臣從彥辨微曰。太宗時。內庭給事。不過三百人。皆有所掌。不可去也。武程疏遠小臣。妄陳狂言。帝不罪之。以天下之忠言。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願朕之視妻子。如脫履耳。所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漢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漢門等語。超然有塵外意。恐後世好高者聞而說之。則其失必有自矣。非人倫之美也。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日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言。盡知其利病。然不可以口占。願條對許之。俾中使押送中書。限五日悉令條奏。及上。帝謂宰相曰。李溥等令陳所見。亦頗各有所長。朕嘗謂陳恕曰。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士人。至於錢穀利病。此輩自幼枕藉處其中。

必能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豈無資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諮問。宰相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

臣從彥辨微曰。君之所貴乎道者三。蓬豆之事。則有司存。太宗召李溥等。問以計司錢穀之務。使陳恕假之顏色。引令剖陳。恕等終不肯降意下問。未必非也。呂端以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言之。蓋失之矣。

太宗嘗曰。清淨致理。黃老之深旨也。汲黯臥理淮陽。宓子賤彈琴治單父。蓋得其旨者也。朕當力行之。呂端曰。行黃老之道。以致昇平。其效甚速。呂蒙正曰。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亂。比來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衆。願陛下行清淨之化。

臣從彥辨微曰。道術不明久矣。漢興有蓋公者。治黃老。曹參師之。其言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是也。然其相漢也。不過遵何之法。勿失而已矣。非聖人之誠也。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其感人也。不見聲色。而其應之也。捷於影響。此堯舜孔子之道也。宓子賤之為單父也。鳴琴不下堂。而單父大治。任人故也。端與蒙正。知有黃老。而不知有聖人。得之於彼。而失之於此。可勝惜哉。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古之聖人也。立言垂訓。朕所景慕。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知覆轡之德。含容光大。無情於仁愛。非責望於品類也。

臣從彥辨微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而世知之者鮮矣。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不亦簡乎。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此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以聖人之神化言之。則不見其誠。以萬物化生言之。則不見其感。世有為黃老之說者。豈其因循前人。偶未之思。故耳。夫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者。天之道也。聖人則未免有憂矣。若使百姓與萬物等。而一以芻狗視之。則亦何憂之有。故老氏之學。大者失之。則詆訾堯舜。不屑世務。其下流為申韓者。有之矣。此不可不辨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以智治國。固不可也。然緩急用之。無不克矣。又曰。五常之於人。惟智不可常用。若禦戎制勝。臨機應變。舉為權略可也。固非朝廷為理之道也。老氏之戒。正在於此。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夫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也。義用也。行而宜之之謂也。所謂智者。知此二者而已。及其行之也。若禹治水。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堯舜之治天下。不出乎此。自周道衰。洙泗之教未作。而世所謂智者。不然。機變之巧。雜然四出。故鳥亂於上。魚亂於下。人亂於中。此老氏之所以戒也。非公天下者之言也。

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也。夫治已治人，其究一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所謂中者，果何物也耶？故堯舜之世，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若趨普者，乃析而二之，蓋不知言者也。

太宗時有隱者陳搏，善修養，賜號希夷先生。帝頗與之聯和，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迹遁山野，無用於世，鍊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機，真有道之主，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上覽奏甚喜，未幾放還山。

臣從彥辨微曰：唐明皇時，有吳筠，頗似有道術者。帝嘗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非人主宜留意。其所開陳，皆名教世務。天子重之，搏對宋琪等語，該於治體，終不以其術市恩，以誤朝廷。其吳筠之徒歟！然聖人盡道，以其身所行，率天下，蓋欲天下皆至於聖人，佛仙之學，不然，是二之也。故君子不貴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三

進奏錄三

真宗

真宗咸平中，帝以邊兵未息，手札付宰相樞密，陳禦邊之計。李沆等或請以鎮定高陽三路之兵，會而爲一，以當衝要，或請三路各令防扞，或以鎮定兵，陳於定州之北，又移高陽兵於寧邊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發丁壯備城，彌縫其闕。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今賊勢未息，尤用防備。屯兵雖多，須擇精銳，先據要害以制之。凡鎮定高陽三路兵，並會定州，夾河爲大陣，量蕃遠近，出軍立柵，賊來堅守，勿追，以伺便宜。大陣則騎卒居中，步卒環之，短兵接戰，勿離隊伍。務在持重，然後分遣魏能、白守素、張銳、領騎六千，屯威敵軍，楊延昭、張延禧、李懷岳、領騎五千，屯保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騎五千，屯北平，塞以當賊鋒，始至勿與鬪，待其氣衰，據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南越保州，與大軍遇，則令威敵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皆受其敵，乘便掩殺。若不攻定州，縱賊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敵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袁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寇將通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又命石普、盧文壽、王守俊，領兵二萬，屯莫州，俟敵騎北去，則西趨順安，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

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自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鎮之。以張軍勢，朕雖經畫如此，以付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敵勢猖獗，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奉稟成算，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攘。今容略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捍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瀛洲，王師射殺賊將撻覽，王超大軍，將會於駕前，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握勦兵，扼其歸路，敵人勢屈，遂乞通和。

臣從彥釋曰：真宗咸平中，命宰相樞密，陳禦敵之計。帝總覽而裁定之。他日對便殿，內出陣圖，諭之曰：朕雖經畫如此，以付諸將，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同商議。沆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且敵勢猖獗，非陛下制勝於內，諸將奉稟成算，分禦邊要，實未易驅攘。今容略裁制，盡合機宜，固非臣等愚慮所及。明年北戎大寇邊，捍禦之兵，悉用此制，及駕幸瀛洲，王師射殺賊將撻覽，王超大軍，將會於駕前，楊延昭等諸將，又各握勦兵，扼其歸路，敵人勢屈，遂乞通和。

景德初，詔益楊延昭兵萬人，屯靜戎軍東，又令石普屯馬村西，以護屯田。扼黑盧口，萬年橋，敵騎奔衝之路。如北敵入寇，則會諸路兵，犄角追襲，仍令魏能、張凝、田敏，以奇兵牽制之。時王超爲都總管，詔聽楊延昭等，皆隸屬之，防遏北敵之勢，在此數處而已。

真宗自北道用兵，有邊奏至，凡軍旅之事，多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此皆欲卿等先知。中書總文武大政，樞密雖專軍機，然大事須本中書。頃來李沆，往往別具機宜上奏，卿等當詳閱之，但於討論者，悉言利害，勿以事干樞密而有隱也。

契丹請和，真宗以河北諸州，易置收守，召近臣對資政殿，御筆書李允則等十二人，示之曰：朕盼今庶官，能否以邊城遠近要害，分命治之。庶保寧靜，卿等當更詳議。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留付外施行從之。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移齊州，以西上關門使，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承矩以老病，求解還事，帝令自擇其代，表薦允則，遂命之。

真宗嘗謂馬知節曰：知卿久在邊防，卿言禦戎之術，何者爲善？知節曰：邊防之地，橫互雖長，據其要害，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過二百里，若列陣於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待其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彼將顛覆不暇，今之將帥，喜用騎兵，以多爲勝，臣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爲貴，但能設伏，觀寇敵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邀而擊之，衆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爲旋師之所，無不捷矣。真宗即位，首下詔，嘗求治，謂近臣曰：朕樂聞朝政闕失，以儆朕心，然臣寮章奏，多以增添事務，苛細爲利，亦有自陳勞績者，多是過行，以取幹辦，殊不知國家從簡易之理也。國家政事，自有大體，使其不嚴而理，不肅而成，豈可慘刻虐下，邀爲己功，使之臨民，徒傷和氣。

咸平元年正月，慧星出營室北，二月，帝謂宰相曰：朕即位以來，罔敢怠逸，庶陟治道，至於和平，今慧星出，甚異，其祥安在？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直一方耶？乃下詔，令有位極言無隱，自今避正殿，減常膳。

是年張齊賢李沆入相帝諭之曰忠孝之誠終始如一當同心協力以濟王事齊賢曰古者君臣一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豈有不同心德能濟國家政事者哉帝曰國家之事務在公共審議而後行之則無失矣況先帝所行之事各著規程但與卿等遵守而已

真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士大夫中或有名而無實者何言之相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聞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為臣之節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君子之所為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之非能致遠者也呂端之言其幾於道者歟

真宗謂宰相曰朕於庶官中求其才幹者尚多有之若以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行之門必有忠孝未有德不足而忠孝能全者也

真宗嘗謂宰相曰臣寮中有被謗言達朕聽者咨之於衆似得其實然為臣為子鮮有無過之人但能改過知非即為善也況朝廷不以一售廢人終身之用乎

真宗嘗閱兩省班簿謂王旦等曰近侍之列各有所長然求文武適用可委方面者亦鮮每念唐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且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然觀前古進賢樂善者甚重故人求備亦不以小疵累大德是以人得足用今立朝之士誰則無過陛下無不保庇然流言稍多終亦梗於任使鑒其愛憎惟託聖明則庶無棄人矣

景德元年內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付閣門召對崇政殿在外者乘傳代歸

真宗采於朝論皆以廉幹稱者及對或試其詞業或觀其言論多真於臺閣館殿遷秩任之

真宗擇官判大理寺謂宰相曰法官尤宜謹選若官不稱職或有冤濫水旱災沴自此而興因問幾品以上可當是任李沆曰執法之任不必限官高卑但有執守不回邪者可當此任帝然之

待制張知白求判國子監真宗顧謂王旦曰國岸無事知白豈倦於處劇耶且曰知白知書雖乏利刃而涉道近雅諳練民政未嘗以身謀形言似介而清者帝曰執憲之官久未得人知白守道若此可充是選乃命以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真宗嘗以楊徽之夏侯欽充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充翰林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設直廬於祕閣日給上食珍膳夜則迭宿宿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語訪或至中夜

景德元年邢州地震真宗問宰相知州為誰或以上官正對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諸王侍講孫奭言牧民之官不可用有勢援者帝曰朝廷用人惟問才與不才耳豈得限以世家如其

敗官自有常典雖勢援何害

帝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重地為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振撫一方威惠兼著帝深然之

真宗嘗語李至等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切要惟轉輸之任卿等可先擇人俾令舉之因言外郡長吏奏舉管內職官慮有受其請託者宜依條約又州縣闕員甚多當選有清望朝官各舉所知庶得良吏用親吾民

祥符二年帝謂近臣曰臣寮付外任有升殿者皆皆諭以所行之事期於振舉若不升殿者今當各以其事為誠勵詞摹印賜之仍御製七條以賜文臣一曰清心二曰奉公三曰修德四曰責實五曰明察六曰勤諭七曰革弊俾刻石圖壁奉以為法

咸平三年詔天下凡所解舉人不得獨考藝能先須察訪行實即許薦送

八年新及第進士授官入謝帝顧謂宰相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曰十得二三亦為多矣然遭逢盛時享此科級或才行兼備便為亨塗帝曰大都立身當官以持重為本戒於輕率也

帝性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吏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或取其文辭有理趣

終南山隱士種放居東明峯專以講習為業太宗時嘗一召之以母老不至咸平元年母卒貧不能葬帝賜錢帛等物令葬其母詔曰將使天下聞之知其厚逸民旌孝子相勸而歸於善也五年帝召放賜對便殿命坐與語久之喜謂宰相曰放召對與語不山野訪以民事則曰徐而化之問邊事久不對但言愛民而已夫賞一逸人可以勸天下之靜退者乃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命為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無使墮壞仍賜祭器經書金帛以遺之

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墓拜奠帝曰唐明皇喪先聖為王朕欲追諡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王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充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別異望封顏子充國公餘為郡公帝然之

臣從彥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忽者非以其為萬代之法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者智不及此乃請東揖以殺太重

歷朝循而不改逮及我宋章聖皇帝之幸曲阜也奮獨見之明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章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以帝號而襲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諱乃以周之陪臣為言豈知禮也哉

羅澤霖先生文集 卷之三

真宗初即位。詔內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咸否。民間利病。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苟言之弗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罪將誰執。

田錫好諫。真宗最重之。常謂李沆宰相。如此諫官。亦甚難得。朝政少有闕失。方在思慮。而錫疏已至矣。朕每覽其章奏。必特與語。獎激之。錫常慮奏疏不得達。朕令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

咸平六年。真宗詔田錫對便殿。錫曰。臣願陛下廣稽古之道。為治民之要。舊有御屏風。及御覽。但記了門事類。不若取四部中治亂興亡之事。可以銘於座右。為帝王鑒戒者。錄之以資聖覽。是以皇王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也。帝曰。善。卿可纂錄進來。俄命兼侍御史知雜事。宰相言錫性本清介。臨事不甚敏倍。帝曰。朕覽其章奏。有諫臣之風。當試用之。

真宗自即位。既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尹。審判院。及諸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御便殿視事。或閱軍事。講習武藝。多至巳午間。夜則召侍讀學士。諮訪政事。或至中夜還宮。

咸平六年。真宗幸金明池。語宰相曰。士民游樂熙熙。甚慰朕心。非承平豐年。何以致此。李沆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輒有科徭。官吏乘法。絕無煩擾。信太平之幸。帝曰。朕以天下之人。當務佚之。至於勞民與師。蓋不得已也。今西夏未下。尚煩捍禦。然歷觀載籍。自漢魏以至於唐。四海無事。固亦罕遇。無事之際。更宜詳思備豫。則無患矣。

景德四年。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無事。民人安居。曠土開墾。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輒經營。當擇守臣。不安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

祥符中。帝又謂宰相曰。朕自北鄙和好。邊陲無事。然居安慮危。未嘗敢自暇逸。每為文置諸左右。朝夕觀之。庶以自警也。

咸平四年。帝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上行事務。詣便殿取裁。況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縱其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寮。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在乎任臣。而臣在乎奉法。萬幾之煩。不可備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蓋在於此。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疑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至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言。陛下躬親庶政。十有五年。小大之事。一取宸斷。自今望陛下。除禮樂征伐大事之外。其餘細務。責成左右。或者曰。嗣宗不知朝廷事務。帝曰。此頗識大體。當降詔獎之。仍出勅諭。以示羣臣。宰相等請出示朝堂。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孔子稱舜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舜之所以無為者。以百揆得其人。九官任其職。故也。帝自咸平初。以至祥符。躬親庶政。十有五年。而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詣便殿取裁。事無大小。一決宸衷。故孫冕。王嗣宗等。得以言之。昔商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

自朝至於日中。不遑暇食。周公舉以戒成王。則昔之人。非不貴勤也。至周公作立政。則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立常事。又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所司之牧。夫曷嘗勞形弊智。於事之末流哉。唐杜黃裳對憲宗曰。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若乃翰書訟獄。百吏能。非人主所自任。故王者擇人而任之。責其成功。見功必賞。有罪必罰。誰敢不盡力。李唐君臣。不足道也。然黃裳之言。猶能及此。況典唐虞之治乎。帝既以冕奏。頗知大體。又降詔以獎諫。嗣宗。可謂能聽言矣。而宰相乃請以勸政。諭出示朝堂。孔子所謂將順者。豈其然耶。

咸平五年。將議親郊。鑾使王嗣宗奏言。郊祀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罷祀。典禮無據。真宗曰。不惟典禮無據。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寅恭事天之意也。因詔三司。非禮祀所須。並可減省。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歲一郊。牲用鬮。梁器用陶匏。無甚煩費。取其恭誠而已。今三歲一有事焉。已非古典。若賞賜士卒。乃太祖一時之命。後因以為例。議者猶欲不給新兵。以漸去之。而兩府以下。皆賜金帛。何也。王嗣宗知財用數目而已。固不足與議禮。蒙正名臣也。謂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災沴。今無故罷罷祀。典禮無據。且水旱無常。不幸有故。用前代故事可乎。善乎真宗之能守也。不計郊壇一日之費。事天之禮不可闕也。若士卒賞賜。可革革之。兩府以下。金帛可削削之一。主於恭誠。孰曰不可。神宗時。河北災傷。兩府以下。乞不賜金帛。而司馬光以為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王安石乃引常充辭。賜饌事以難之。非知言者也。

景德四年。內侍史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健為知縣。王固貪濁。真宗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獎。然其密侍宮禁。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伏。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臣從彥辨微曰。察州縣官吏善惡。自有常典。又時遣專使。辨其能否。罷黜苛刻。以聞。而褒黜之。足以為治矣。崇貴使嘉州。以其職分言之。通傳詔命而已。其還也。曰某人廉幹。某人貪濁。則非其分。非分而言。於理在所懲。不然勿問可也。用其言。而使轉運使審察之。是猶徇之也。古之人。拔本塞源。其智慮深矣。可不戒哉。可不念哉。

楊億在學士院。真宗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者久之。因出文彙數篋。以示億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由是伴狂。奔於陽翟。是時億文章擅天下。然性剛特而寡合。故惡之者。得以事譖之。帝性好文。初待億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臣從彥辨微曰。楊億文章擅天下。真宗使處翰林。則是億有文章。而帝有億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以億之才。其處翰林之日。非不久也。不能納其君以文章。融於性與天道。使開言得行。何所歸咎耶。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帝召羣臣對崇政殿西序。諭其事。王旦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

羅澤章先生文集 卷之三

以仁孝事祖宗，恭己愛人，夙夜求治，是以千戈偃戢，年穀屢豐，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授秘文，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然茲事簡冊所無，又未審所諭之事，啓封之際，當屏左右，不欲顯示於衆也。帝曰：天若謫示闕政，固與卿等祇畏改悔，若告誠朕躬，亦當克己自修，豈宜隱之使人不知乎？遂啓其書讀之。帝曰：朕德微薄，何乃天降明命，昭灼若此！且曰：昔龍圖授羲，龜書錫禹，非常之應，惟聖主得之。陛下應天立極，振古稱首，上帝所以申錫祕檢，示治國大中之道，此萬世一時也。改元大中祥符。

臣從彥辨微曰：昔堯舜重黎，絕地通天，罔有降格，恐人神雜揉故也。使天書之降，果真有之，蓋已非堯舜之治矣。以理考之，穹然默運於無形之中，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天之理也。天豈諱諱然，有物以命之乎？遠求前古，未之或聞。下驗庶民，無所取信，而王且乃以龍圖授羲，龜書錫禹比之，使帝之精誠，一寓於非所寓，可勝惜哉。

祥符元年四月，天書降禁中齋閣，造昭應宮。兗州父老，僧道呂良等，詣闕請封禪。帝命宣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有，難遂爾等所請。良等進曰：國家受命五十餘年，功成治定，已致太平，天降祥符，以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岳，以報天地。是時朝臣亦有請者，及知兗州邵暉，亦率官屬奉表請從之。

臣從彥辨微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善乎王通之言也。古者祭天有封禪者，有之矣，謂其理起於黃帝。曰：黃帝封泰山，禘梁父，則失之矣。以唐韓愈之賢，猶溺於習俗，又况其下者乎？本朝太平，與國中百官三請封泰山，而迫於供頓之不暇，祥符之初，兗州父老詣闕陳請，遂踵行之。此亦當時用事者之過也。夫堯舜三代之君，所以稱太平頌成功者，皆載在詩書，詩書所無有，則亦無所考證，故不以堯舜三代之君爲法者，皆妄作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四

遵堯錄四

仁宗

仁宗爲皇太子時，賓客李迪等，常侍燕東宮，見帝容止端莊，雖優戲在前，亦不甚顧。他日因奏事言之，真宗曰：平時居內中，亦未嘗妄言笑也。

帝既監國，大臣會議，必秉笏南面而立，聽其議論，謂輔臣曰：但盡公道則善矣。

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災，帝以守衛者不謹所致，詔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毀之。御史中丞王曉上疏曰：昔魯僖三宮災，孔子以爲僖等親盡當毀，漢遼東高廟災，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陵旁，故天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盡耗財用無紀，今天焚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願思有以上應天變，帝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仁宗嘗觀國史，見章聖東封西祀，及修玉清昭應，景靈土木之役，極天下之巧，過爲奢侈，謂輔臣曰：此雖爲太平盛事，然亦過度，當時執政大臣，及修造者，不得不任其責，宰相呂夷簡曰：府庫一空，至今不充實職，此之由，帝曰：如此之事，朕當戒之。

真宗時，撰皇上帝齋論，又撰良臣忠臣論等。仁宗嘗觀之，因謂大臣曰：凡爲臣當爲良臣忠臣，無爲奸臣。

權臣宰相等奏曰願陛下行皇王之道而不行霸道臣等待罪宰相敢不奉聖訓

臣從彥釋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善乎孟子之言昔孔子沒孟子繼之惟孟子為知霸王者也夫學至於顏孟則王道其幾之矣故知聖人之學者然後可與語王道不知聖人之學不可與語也

漢宣之言是也若唐貞觀中海外康寧帝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也蓋亦假之者也神宗時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為之說又況其下者乎然則霸王之道須要胸中灼然當時宰相未必能知也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忠僕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而然帝復曰朕於諸臣記其大不記其小皆近世之名臣也

慶歷三年宰相呂夷簡有疾帝憂之使內侍勞問不絕聞其未愈歎曰古人云襄可療疾信必有之因勸罷以賜夷簡曰以此為樂庶幾有瘳又使疏可以大用者數人久之猶不能朝許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杙子與以前夷簡不敢當帝命二府即其家議政事

至和中陳執中罷相而用文彥博富弼二人二人者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歐陽修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帝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修以朝士相賀為對帝喜曰古人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於是修作彥博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紀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摛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蓋述上語也

明道中宰相欲除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制臺諫官須自宸選今不可壞祖宗法度臺諫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等恐懼稱死罪流汗浹背再拜下陸

太子中合同正員王文度奉勅與宗御書賜紫服且求佩魚帝謂輔臣曰先帝嘗命伎術官毋得佩魚所以別士類也宜申明之其後文度又乞換正官出職帝曰伎術人若除正官則漸亂流品矣如舊制遷同正官而已

李俶為翰林學士其父若谷為樞密直學士俶請班父下帝曰父子同朝宜有以異之遂從其請孔延魯為右正言法當遷官願不遷而為其父尚書祠部郎中致仕勉求紫章服帝曰子為父請可從也特賜紫袍章服宰相等曰延魯所陳足以厚風俗陛下曲從其請實資孝治

仁宗嘗謂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於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曰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才又使邪正分則二帝三王不易此道也

仁宗嘗謂近臣曰人臣雖以才適於用要當以德行為本苟懷不正挾僞以自蔽用心雖巧而形迹益彰朕以此觀人洞見邪正宰相等對曰孔子第其門人而顏回以德行為首陛下所言知人之要蓋於此矣

羅漢章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三

仁宗嘗謂輔臣曰比來臣寮請對其欲進者多矣求退者少何也王曾曰士人貪廉弊時之用舍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帝然之

諫官韓絳嘗因對而言曰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問出審斷帝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心而行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知州通判民之表也今審官院一以名次用人可乎宰相王曾曰不次用人誠足以勸羣吏然須更為選任之法乃可遵行帝然之

仁宗嘗謂輔臣曰朕觀古者求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其業今求治之路非不廣也而吏多失職未稱所以為民之意豈今人才之少而世變之殊哉殆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與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稍假以歲月則其利民亦且熅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繇

今夫州縣特以為治者守令也察其能者使久於其官而褒賞以勸之今所謂先務者無以過此遂詔今後守令有清白不擾而政績殊異有惠於民者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司同置保舉再任中書別加察訪審如所舉即與推恩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於暹英閣賈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帝問其故昌朝以實對帝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世懲戒何必諱也

臣從彥釋曰愚聞之師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自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王不作而大道遂墜也故作此一書若語頗淵為邦之問是也此書乃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而後世之為春秋者特三傳耳彼昌朝略而不說者果經意耶抑左氏之僻耶

真宗嘗覽前代經史撫其可以為後世法者著正說五十篇帝於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及侍讀丁度等講春秋讀正說中篇帝謂曰春秋所述皆前世治亂敢不察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度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幸

帝每御經筵以象架皮書策外書以便侍臣講讀仁宗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開宴於瓊林苑道內侍賜以御詩又各人賜中庸書一軸自後遂以為常初帝將以中庸賜進士命輔臣錄本既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修身治人之道必命反復陳之帝傾聽終篇始罷

臣從彥釋曰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中者天下之大本庸者天下之定理故以名篇此聖學之淵源六經之奧旨也漢唐之間讀之者非無其人然而知其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其書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厥今遂有知之者昔者堯舜相授不越乎此而天下大治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啓悟天下後世故耶

皇佑中宗室叔韶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文中等賜進士及第遷右領軍衛將軍入謝命坐賜茶帝謂曰宗室好學無幾爾獨能以文章進士及第前此無有也朕欲使天下之人知宗室中亦有賢者爾勉之

羅漢章先生文集 卷之四 四五

無忘舊學

天聖初仁宗薦享其靈宮太廟及祀圓丘大禮使王曾言皇帝衰冕執圭酌獻廟則七室每室奏樂章圓

仁宗嘗謂輔臣曰今公卿之家專殖產業未聞有立廟者豈朝廷勸戒有所未至耶將風教陵遲訖不可

仁宗一夕既寢聞樂聲命嫔與坐使內侍審之曰琴樓百姓飲酒樂聲也帝欣然曰朕為天下父母得百

仁宗愛民植物出於聖性其於斷獄必求以生嘗謂輔臣曰朕未嘗冒人以死況敢濫刑罰乎

仁宗愛惜民力其於宮室池臺尤謹與作三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故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

景祐四年司天上言明年正旦日食此所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帝以問大臣參知

慶歷六年帝謂輔臣曰比臣僚有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天災亦當自修警況因謁見者乎夫天之譴告

壽州長史林獻可上書論國家休咎之事帝謂輔臣曰朝廷政事得失在於任人得賢則治否則亂若堯

哉孝標特放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天聖七年契丹大機流民過界河監司以聞帝謂輔臣曰彼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也蓋多方賑救之乃

慶歷中仁宗謂輔臣曰自元昊請和西兵解嚴然敵人之心不保其往深慮邊臣浸失為備可詔陝西河

天聖初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宋太宗與羣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

慶歷三年樞密副使富弼言臣歷觀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為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

稱之以德意存焉故也況德意既孚於民而紀綱又明則其遺後代宜如何耶此弼之所以奮然欲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嘗遣內侍往泰山茅仙禱祈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為宋第四帝耳內侍

臣從差辨微曰二氣五行交運雖剛柔雜揉善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氣之純粹而不偏者此

以至誠之君思得賢臣故夢賢良詞理亦有之此亦感通之理也今其言曰皇帝夢羽衣數百人從

仁宗初選郭氏爲皇后。其有姿色。然剛妒無子。又嘗與向美人爭殿。帝以爲不可母天下。廢爲庶人。右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諭后失。置之別館。擇嬪妃老。勸道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其屬伏閣論列。帝遣中人押送中書商量。宰相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委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孔道輔又極論其不可。明日留班。與宰相廷辨。是非。仲淹等得罪。后遂廢居瑤華宮。

臣從彥辨微曰。古者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終身不變者也。禮有七出。爲大夫以下者言之。天子無廢后之文。諸侯無廢夫人之事。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采擇之法。在審其初而已。所以防色慾。窒讒間。杜僭亂。治亂禍福之機。在於此矣。仁宗時。郭后以無子。願避后位。入道。理之所不可者也。故仲淹等爭之。至伏閣論列。當時執政之人。不知以堯舜待其君。乃引其君。使蹈漢唐弊法。可勝惜哉。郭后廢之明年。章獻明肅皇后服未除。而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范仲淹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宰相語韓琦曰。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向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止之。

臣從彥辨微曰。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禮天子諸侯不再娶。說者謂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入亡。可以攝治。故無再娶之禮。唐啖氏亦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行內事。無再娶之文。故春秋之法。仲子不得爲夫人。由是言之。則天子可知矣。明道中。郭后入道。宰相等勸帝復娶。曹后其累盛德。蓋不特章獻服未除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景祐中。太平日久。仕進之人。皆依託權要。以希進用。奔競成風。又喜官言事。瑣碎不根治體。多挾仇怨。以害良士。一日。帝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避於朝。士庶人相與避於道。下至漢文之時。恥言人過。今士人交誼。浸成黨與。乃下詔戒之。詔既下。邪柔者頗愧焉。

臣從彥辨微曰。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仁聲。有以異乎。曰。仁言爲政者道其所爲。仁聲民所稱道。此不可不知也。夫天子所爲。要須有以風動天下。如漢光武起循吏卓茂。而以太傅處之。魏以毛玠爲尙書。唐以楊綰爲宰相。是也。區區命令。非所以感人也。彼漢唐之君。何足道哉。然一時之間。所爲合理。尙足以感動。況以堯舜之道。革易天下者乎。慶歷三年。帝以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富弼副之。以至喜聞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因羣才以更改。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十未及一。而小人權幸者。皆不便。明年秋。會殊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臣從彥辨微曰。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久矣。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委殊爲相。羣賢在朝。天下拭目以望太平。而富范等各條具其事。以時所宜先者。方施行之。歐陽修又以天子更張政事。憂憫元元。

而勞心求治之意。載於制書。以觀調教在位者。可謂一時之良。而礙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以措其私。權幸不得以搖其成。若慶歷之專。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致治之難。古今之通患也。可勝咤哉。

臣從彥辨微曰。誕節。古無有也。自唐開元中。源乾曜等啓之耳。說者謂唐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以人生生日爲節。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明皇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致臣下以逸欲導之耳。乃立誕節。虛名宴樂。蓋欲誇示四海。非所以垂訓後世也。我朝太祖以下諸君。繼而行之。各立誕節之名。亦獨何哉。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五

遵堯錄五

李沆

太宗時以著作佐郎直史館。賜五品服。雍熙中。左拾遺王化基上書。大言自薦。帝謂宰相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可並試之。明日。並命爲右補闕。知制誥。沆位二人之次。特升於上。未幾召入翰林。充學士。賜金紫。弼遠獻可。多沃上心。天子知其才。乃有意於大用。道化二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帝乃循名責實。沆勵翼一心。將明庶政。名器有倫。人無僥倖。四年。以本官罷去。

真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以本官平章事。沆在中書。未嘗密進封章。帝詰其故。沆曰。臣備位宰相。公當公言之。苟背同列。密有啓奏。非議即佞。臣每嫉此。豈復自爲之耶。帝嗟賞之。將詔庶官。上封直言。有指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帝覽之不悅。謂沆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謹責以儆之。沆曰。朝廷比開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儻蒙見聽。乃是言事之臣。有補朝廷。帝曰。卿真長者耳。

臣從彥辨微曰。自古諫官論事。執政者多忌之。又惡聞過失。杜塞天下之口。惟唐之妻與李沆二人。不然。相之相憲宗也。諫官有論事者。必獎激之。使盡言。而章聖時。有指中書過失者。帝欲責之。沆曰。

朝廷比開言路。願言之管理與否耳。歸咎於己。而自謂非才。非忠於事君。以天下國家為一體者。其執能之。

咸平五年春。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煩盛。因命舉酒賜侍臣。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沈辭避至數四。詔不受。帝為之變色。翼日王旦謁之。遂巡語及力辭酒事。沈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為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三。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臣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為方士所惑。沈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景德初。北敵寇邊。沈當居守之任。坐鎮京國。令行禁止不戮一人。使天下無南顧之憂。同德一心。光輔大政。明年進門下侍郎。王旦前此已任參知政事。及是西北二方猶梗。羽書邊奏無虛日。每延英盡訪。王命急宜。或至盱眙不遑暇食。且謂沈曰。安得企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燕息矣。沈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燕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

臣從彥釋曰。常人之情。方當有警時。不能隨事應酬。或至失措。及太平多暇。則怠忘。而不知變生無形。沈以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晏安。未必無事。則其所見。過於常人遠矣。

沈內行修謹。識大體。外居大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其弟維善。因以語維。維乘閒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國大計。北有強敵。西有巨寇。日昨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措紳中若李宗潛。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發一言。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帝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可採。而與之接語耶。苟屈意與相親。則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沈常言居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此少足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議者謂此正唐人陸象先。庸人優之之論也。

臣從彥釋曰。李沆之言。以常人觀之。甚得太平宰相之體。必不至若張湯輩。取祖宗法度。紛紛更張。以擾天下之民。然太宗好論錢穀。呂端寇準等。不能言。而張觀能之。真宗崇信天書。王旦等不能言。而張奭能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豈可厚誣。以天下皆無人。竟曰稽於叢。舍己從人。又況其下者乎。此則沆之失也。

沆之相也。是時丁謂尚為兩制。寇準屢薦之。未及進。用準一日。言於沆曰。如丁謂之才。措紳無幾。相公不用何也。沆曰。丁已為兩禁。稍進則當國矣。若此人。果可使當國乎。準曰。然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沆曰。唯唯。行且用之。他日願勿悔也。及謂秉政。未幾而準有南遷之禍。

初沆當無事時。常與王旦說及方士之說。及西北二方有警。又曰。異日天下宴安。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其後北鄙和好。西人款附。不十年間。西祀東封。且講禮儀。治財賦。力不暇給。追憶其言。使人即其家。圖像拜之。服其先識。

寇準

太宗時。以通判鄆州召見。帝謂曰。卿有謀。試與朕決一事。令中外不驚擾。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云。某事。帝曰。東宮所為不法。他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則宮中已有兵甲。恐召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按其宮中。果有不法之器。俟遠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但一黃門力爾。帝以為然。東宮服事遂廢之。

太宗久不豫。時準在魏。召還問以後事。準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帝曰。以卿明智。不阿順。故以問卿。卿不應辭。準再拜請曰。臣觀諸皇子。誠無不令。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帝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躬行告廟。及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之。時李后在焉。聞百姓皆歌呼曰。吾帝之子。年少可愛。后不悅。歸以告帝。帝召準責曰。萬姓但有太子。而不知朕。卿悞朕也。準曰。太子萬世祀社稷之主。若傳之失人。誠為可憂。今天下歌其得賢。臣敢以為賀。帝始解。自是眷注益厚。累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真宗即位。併三司為一使。始命準為之。景德元年。同平章事。會契丹寇瀋。時大臣議宜戒嚴。京城益兵。圖西南之幸。準面折之曰。王欽若。江南人。故請陛下幸金陵。陳堯叟。蜀人。故請陛下幸成都。皆淺議耳。不足取也。今寇涉吾地。莫敢前卻。陛下若親征。賊當膽裂。惡在他圖。帝至瀋。賊猶未退。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若今登城。投賊必矣。帝從之。將吏播呼。萬弩齊發。射殺賊將王統軍者。軍聲大振。賊勢蹙。遂乞通和。帝以問準。準畫策進曰。如能用臣此策。可保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年後。恐賊心又生矣。帝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聽其和。蓋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北人得和。準在軍中。詔令有所不從。及事平。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豈得事成之速哉。帝笑而勞之曰。卿願為誰。初帝幸瀋。乘輿方渡河。北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詢詢。帝使人微視。準所為。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臣從彥釋曰。人才各有所用。自非大賢。不可責備。若準多私意強辨。誠可惡。至契丹寇瀋。折陳堯叟。王欽若。乖謬之謀。勸帝親征。赫然立大功於世。蓋非庸庸者所能及也。非才各有用。故耶。準好賢樂善。於知人尤明。事所推薦。若種放。孫何。丁謂等。皆出其門。嘗語其親厚者曰。丁生誠奇才。然不堪重任。其後自永興軍。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丁謂為佐。一日會食政事堂。羹汗準鬢。謂起與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親為官長拂鬢者乎。謂顧左右大愧。恨之。帝既倦政。而丁謂奸佞。迎合太后。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曰。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不誤。若丁謂負才而挾奸。曹利用恃權而使氣。皆不可以輔少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流涕。帝命中人扶起。慰謝之。明日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準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臣從彥釋曰。古之用人。以德器為先。才大而德不足。祇為累耳。準始薦丁謂於李沆。沆不可。準曰。若丁謂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乎。及謂當國。又不能容之。斥其挾奸。不可以輔少主。遂取南遷之禍。

準之南遷可也。然使謂無所忌憚，得結雷允恭以圖不軌，督準之由，後之為大臣者，貪人之才，而不究其德，可不戒哉。

初真宗問兩府曰：朕欲得一人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卿等擇之。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準曰：為何文字？曰：例簿也。準叱之曰：朝廷欲用一術官，尚須檢例，則安用我輩哉？夫壤國政，損王道，正由中書層層檢例耳。準在中書，凡有為多不用舊例，皆此類也。然三入相，而不能久於位者，或以此為累。帝方不豫，謂侍臣曰：能成吾子為帝而不朕慮者，惟冠羣李迪可矣。

王旦

真宗時，素為翰林學士，人謂有宰相器。嘗奏事下殿，帝目送之曰：與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景德二年，拜平章事。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二邊兵罷不用。帝遂欲以無事治天下，且以謂宋與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羣工百司，各得其職。

趙德明納誓約，願守河西，已而以民飢為言，求糧百萬斛。大臣皆言：德明新納誓而敢違，乞以詔書責之。帝以問旦，旦曰：不可。請降詔書諭之曰：爾土災饑，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邊塞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今救旨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可自遣衆飛輓，帝大喜。德明得詔，慚且拜曰：朝廷有人矣。遂止。時契丹征高麗，帝語旦曰：萬一高麗窮蹙，或歸於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盟好，高麗貢奉歲不至，帝曰：然可諭登州，如高麗使來乞師，即請棄年貢奉不入，不敢達於朝廷。如有歸款存撫之，亦不須以聞。

帝一日問宰相曰：方今四海無虞，而言事者謂和好之利，不若克定之功也。旦曰：祖宗平一區宇，每與功勳兼，皆非獲已。先帝時，頗已厭兵，今柔服異域，守在四裔，蓋帝王之盛德也。且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威既盛，即須姑息，往往不能自保功名，輕議兵戎，不可不察也。

臣從彥釋曰：師旅之興，必有謂也。在易師之六五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蓋謂外裔猾夏，寇賊奸宄，以害生民，不可懷來也。然後奉辭以討之，猶之禽獸在田，侵害苗稼，然後獵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不然，則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蓋明其罪而討之也。書有甘誓，誓詩有采芣采芣，亦以此也。後世失之，乃有和好克定之說。至漢武帝時，韓安國、王恢爭辨紛紛，不足尚。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是也。及其為中國患也，則亦驅之出境而已。詩曰：薄伐獯豸，至於太原是也。為害則獵而取之，不郵也。見之言是也。此聖人之格言，萬世不易之理也。王旦之對章聖皇帝也，善則善矣，然其理未明，其事無證，謂武夫悍卒，小有成功，過求爵賞，不能自保功名，是亦利之而已矣。豈知言哉。

祥符八年，帝謂旦等曰：人言中書罕言事，稀接賓客，政事亦多稽留。旦曰：中書當言者，惟進賢退不肖，四方邊事，郡縣水旱官吏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動輿進止，外人不知，是臣等無漏言也。稀接賓客，誠亦

有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切要藩郡知州，及非常委任者，臣等未嘗見其有攜牘至中書者。多是徵求恩渥，大約中書事簡，加以勳守程式，不敢隨意增損，循常細務，應報或有緩急，亦無踰日限。此外慮慮不至，事有未便，未免重煩聖斷耳。帝再三慰諭之。

旦嘗因便坐奏事，帝語及一省郎姓名，旦曰：斯人履行才幹，俱有可采。今方典郡，宜與甄擢。旦等皆素知其為人，因其稱薦之，自是屢加歎賞。令俟歸朝，擢以為轉運使，徐更別議陞陟。既而代還，會外計闕官，且即與同列擬定名氏，約以次日奏補。及晚，其人投刺來謁，且以方議委任，辭弗見。詰朝入對，具道本末，請授以轉運，帝默然不許。退而歎駭者久之。乃知昨暮造請，雖弗見，已為伺察者所糾矣。每戒同列以私謁之嫌，當須謹避，庶幾免於悔吝。

臣從彥釋曰：人主於宰相，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昔謝泌言之詳矣。旦以外計闕官，除一轉運使，且大臣所當共薦者，帝用伺察者之言，而不聽，非至誠委任大道也。夫君臣一體者也，為旦計者，苟情行不通，當力言之，以除壅蔽可也。奈何以私謁之嫌，欲自免於悔吝，天下之事，有大於一轉運使者多矣。每每如此，則其為悔吝，可勝言哉。此旦之失也。

初旦在中書，帝獨倚任，見有議事，帝必曰：曾與王旦議否？事無大小，非其言不決。自景德以來，襲一聖休德之後，謹守成憲，務在安靜，外無寇敵之患者十餘年，兵革不用，議者謂得太平宰相之體。且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事為樞密使當罷，使人求使相，旦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素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

且任事久，有於上前謗之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他人有過失，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庸知非天譴耶？由是坐者皆免。且常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詠，言者以為不可。帝以問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成規，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更矣。帝然之。言者亦服旦之能用人也。

王曾

真宗景德中，授著作佐郎，直史館。時朝廷與契丹修好，遣詔使以北朝稱之。曾抗疏論列，當稱契丹，不當稱北朝。帝尤加賞，朝論趨之。然使者已行，遂已。業遷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帝好神仙，築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為景靈宮使，不拜。曾旨罷政，出知南京。曾之罷也，日往候，太尉王旦，屬旦疾，因辭弗見。既而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勳業，德望甚大，願某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

昨以辭避景靈宮使。拂帝意。然進退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憾。某自循省。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稱。件即覺縮。不自容。以是知其器度矣。

天禧二年。召爲平章事。初。真宗不豫者久之。莊憲太后。方有臨朝之望。仁宗居儲邸。於資善堂決事。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會曾再貳鉤席。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幼。非中宮不可獨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以劉氏之姻。亟入白之。兩宮由是益親。遂無閉言。

臣從彥釋曰。周成王嗣位之初。攝政者周公而已。炎漢以來。乃有太后臨朝之事。而後世襲其例。遂以兩宮稱之。或曰。二聖皆非治世典禮也。天禧中物議籍籍。咸有所去就。蓋母后聽從小人之利。此安危禍福之機也。而世常蹈之。何耶。若曾之言。蓋亦救其末而已。

乾興二年。以章聖遺制。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未定。丁謂每欲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朝則皇帝坐前殿。朝羣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衆議以爲不可。上下隔絕。中外惴惴。曾時判禮儀院。乃采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坐。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議既定。人心乃安。

景祐元年。拜樞密使。遷右僕射。門下平章事。曾始參大政。屬太尉王旦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俸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協。曾嘗誌之。及執政之日。遵行其言。人皆心服。

臣從彥釋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於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悅於科舉。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王旦章聖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人。才某人。賢不驟進也。此真教弊之良圖也。曾之當國也。遵行其言。人皆心服。非已行之驗。故耶。

曾德器深厚。而寡言。嘗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莫不榮之。是時韓琦爲諫官。因納劄子。曾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希文亦未免近名。須要純意於國家事耳。後琦果爲名臣。

尹洙初入館編校。四年欲得一差遣。遂到中書。援錢延年例。曾徐曰。學士自行。何爲在錢延年等列耶。洙終身以爲愧。恨其畏之如此。

會當國時。門下未嘗顯拔一人者。范仲淹時爲司諫。乘閒風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少此耳。曾徐應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仲淹愕然自失。退而歎曰。真宰相也。

人知如是者。皆可懲。無非教也。夫以明揚士類。爲宰相之任。此諷言也。曾答之曰。恩若已出。怨使誰當。則是避嫌者也。避嫌非至公之道也。仲淹聞而歎之。蓋亦得之於初。而失之於末矣。

曾嘗語人曰。昔楊億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竊欽佩之。苟執之不濼。夷險可以一致。及當國。內外親戚。可任者。言之於上。否者。厚卹之以金帛。終不以名器私所親。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六

遵堯錄六

杜衍

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病。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業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校量物有無。賈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

慶歷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教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廳。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春一出於己。居月餘。聲動京師。衍掌銓之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質質。不敢到其門。是時。帝厭西兵之久而民弊甚。急用丞相富弼。樞密韓琦。及范仲淹。而三人者。乃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者。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

臣從彥釋曰昔唐明皇開元初盧懷慎與姚崇同秉政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但其位而已其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深取之曰賢知用事為同僚者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是誠罪人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中興之治故崇則有應變救時之稱懷慎有坐鎮雅俗之譽當時以為奇遇後世以為美談不亦可嘉也我朝慶曆時杜衍位登樞府職典鈐衡當韓琦富弼范仲淹三賢並用之日乃欲盡革弊政以修舉紀綱而權幸小人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略無爾我之嫌書曰同心同德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嗚呼若衍殆庶幾矣亦豈讓於姚崇與懷慎者哉

仁宗自慶曆中力止內降之弊時有權幸干之者曰朕與內降不難然宰相行公正介執必不出敕忽有不得已而降聖旨者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初帝嘗謂杜衍曰朕宮中被宦官女子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衍降拜賀曰陛下為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言天下幸甚臣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語使書之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釘上詔矣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輒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里居然聖眷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彥博曰朝廷者老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事黃者之意乃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衍以羸老不任就道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禮禮為恨帝復優勞之後王誥謂告歸南京人辭帝曰杜衍在彼卿為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既知其人無復有毫髮疑間者始某為樞密副使而杜公為太尉其輒論難一二事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則曰某長渠三十歲耳尚有誤耶久之既相亮即每事問曰諫議者來未但曾經諫議者便將來押字某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己為勝賢於人遠矣

臣從彥釋曰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向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以出乎衆為心則以其不大故也惟大為能包容善者其說之不善者其改之宜無彼己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禹乎此而已矣若衍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衍為人尤潔廉自勉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其已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為重其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為條目必使吏不得為姦而已及其施於民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愛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韓琦

仁宗景祐中權左司諫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和中書事多不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

害公琦連疏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帝迫於正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文退四執政朝議欲以知制誥龍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疑臣從彥釋曰凡為天下國家者安危治亂是非得失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總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則臺諫不可以無言臺諫或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至當而已矣仁宗景祐中中書事多不決而參政二人又以私害公琦為司諫連疏其失帝迫於正論遂罷執政者四人此其職也朝議欲以知制誥龍其盡言則非矣夫臺諫官正可以觀人其德量器識足以當大任者莫不皆見可則用之不可則去之奚屑屑然以知制誥龍之哉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琦之言則是也非有大器識者其孰能之

慶曆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敢舉吏百司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時范仲淹富弼與琦同在二府上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大臣願避長縮莫敢言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賢者而定之以為宗廟社稷之計乎不聽他日又進言之乃以英廟判宗正寺琦既得請許立嗣矣而宮人宦者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帝意復動臨朝默然不樂琦每伺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泊英廟謙避久之而帝意尤懈乃曰不如且放下琦遂從容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帝悟遂立為皇子

英廟既即位之數日初挂服於柩前哀未發而暴疾作連聲大呼其語言人所不可曉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因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位哭泣處之若無事時歐陽修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英宗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偽且遇內侍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匿者雖大臣亦恐顧未敢發口耳獨琦屹然不為衆說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會差了一語入宮門乃有許多錯耶自爾不敢妄有傳語者

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瘳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簾下曰臣等只在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當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出與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琦在嘉祐治平間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中書文字日益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

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為英廟山陵使即還引故事請罷遂以節鉞出訖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永興軍一鎮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論青苗其言切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

求去乃已之。

琦之爲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不知。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以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造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容。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歐陽修在政府時。有自陳其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琦爲相。從容論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皆至相。琦待其氣定。每爲平之。使歸於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

北都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甚壯。琦之來也。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以此詩進者。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論其意。及韓絳來。遂舉本進。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願上方銳意西事。老臣不當更道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術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某所備知。此人豈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憂見於色。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彥釋曰。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絕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熙寧初。富弼屢薦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舖座之前。惟事強辨。及其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輒爲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擊其耳目。流毒後世。嗚呼。異哉。所爲貴於鑑明者。爲其不可以形通也。所爲貴於衡平者。爲其不可以輕重欺也。觀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不知二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審。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擢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將帥百官爲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太妃代之。仲淹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時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下。爭不能得。貶知睦州。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而使地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益簡。乃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時宰相得君。權無與比。或以己意任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君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用賢傑。選擢近輔。顯出自聖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能盡記。卿可作一文書來。仲淹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貶貶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以朋黨出。於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淹之知開封也。嘗曰。侍臣當輔翼天子之政教。固宜朝夕論思。以圖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趙張輩功績。何足爲報。

臣從彥釋曰。帝王之興。尋常所謂才智。蓋能之士。足以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官百辟中。求其最者。若兼善澤民。以天下爲心。不忘王室者。何其艱哉。仲淹以侍臣命。知開封。謂趙張不足爲。惟以輔翼天子政教爲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仲淹有焉。

賈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道。授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將。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寇至。帝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可欺。歷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仲淹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仲淹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餘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嫉仲淹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左右。會契丹與元昊爭銀瑤族。於是麟府奏警。仲淹乃自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二寇聞之。皆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嘉開。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衆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之。仲淹撫股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彥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者遏。不使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然忠佞大分。善惡察。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倖者。將無所容。而交結黨援。何憚而不爲也。仁宗時。羣賢在朝。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失之於此。此仲淹等之所以見忌。而太平之功不成。抑有由矣。嗚呼。仲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壘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荒歸業者數萬戶。在慶州時。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威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方元昊窺邊。其主謀張元龍。聞朝廷命將。若韓琦等。但嘻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能宴徹樂。外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及北人行。帝以爲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彥釋曰。宰相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其人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請除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治亂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帝曰。軍國之事。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變。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歷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弼言。北人通好。議者使謂無事。邊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裔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改。因以詰納上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修。余靖。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祖稷自任。而帝獨責成。弼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使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道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病為本。殊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激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小人既怨。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說之者。帝雖不信。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宜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務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夫人憂。詔為罷。秦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仁宗熙寧中。召拜左僕射。平章事。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數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時方苦旱。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外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示外裔。乞並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弼始見帝問邊事。弼曰。陛下即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毫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雖請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鼎勸弼。以大臣格法。新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弼雖居家。然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蓋猶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

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援。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者。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為消長。雖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必天下無君子。惟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為宜其職。忠佞難處。小人在位。是為曠職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唐之亂也。以林甫。國忠。其亡也以繁。朴。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也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七

遺堯錄七

司馬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收吏。以光手囊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詢。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黜降。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即位。首擢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帝面諭之。仍遣內臣以告。強之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光繼之。言。帝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呂晦同論。祖宗之制。何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賄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

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詔事中正。而鄭延鈺韓吳舜臣。遠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勝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彥釋曰。唐制宦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源一起。末流不可復寒。自英廟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復落之。蔡京侍以爲奸。其權大盛。天下之士爭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爲腹心痼疾。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爲政。創立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二十年一變者。光以爲不然。且曰。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止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詎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答曰。是臣之罪也。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呂惠卿講畢。羣臣賜坐。戶外將出。命從於戶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詢詢何也。王珪曰。臣竊賤。在關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特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饒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乘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光趨出。帝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能。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詔諛指

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言事。至熙寧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書。泣下。欲默不忍。乃復諫六事。青苗等法。曰。此六者。尤病民。宜先罷之。又以書責宰相與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

神宗登遐。光赴闕。衛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光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光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罰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光知陳州。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解。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臣從彥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蠲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

臣從彥釋曰。光之相也。天子冲幼。太皇太后臨朝。天下之事。聽其所為。其所改法。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豐間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夫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為小人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為黨人。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然乎。故澆風一扇。名實大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買貨耳。可勝歎哉。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兩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頤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田稅不均。他邑尤甚。頤至為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為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頤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頤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只二日耳。尹怒。不從。頤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再拜移澤州晉城令。

頤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尤服其教。命於是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弱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為正句讀。不善者為易量之。俗始甚野。不知為學。頤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者服。蓋數百人矣。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頤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頤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為先。頤不飾辭。獨以至誠感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頤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為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三。

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頤每進見。必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而未嘗急功利。一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頤慨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澆行其說。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若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頤。二人雖道不同。而嘗謂頤忠信。頤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頤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為之愧屈。頤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而言路好大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為敵。

方衆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卜之。以決去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尚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阻之。謂始不堅定。則其後必不能行。故執之也。頤謂曰。管仲霸

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誠實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忤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頤。以江西路提刑。頤曰。使臣言是。頤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書。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衆請得罷。改選。會書錄事軍節度判官事。頤復求對。見帝。帝曰。有甚文字。頤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頤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羣臣改承議郎。頤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下與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頤特為時望所屬。召為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移。士大夫之議與不識者。莫不悲傷。為朝廷恨惜。

頤之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會書錄事軍節度判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為絕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為甚難。而頤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頤之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頤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為經畫溝澮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他日頤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澮。必數歲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為善。故吾於扶溝。與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為。徒責命之廢與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孟為己任。帝眷甚厚。一日對頤。因談安石之學。頤曰。安石之學。不。是帝愕然問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詩稱周公之德。云。公孫傾膚。赤鳥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治。何足以及此。

頤嘗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特之繞塔說相輪。非真有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是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其理一也。

頤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庶物。察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泰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翻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道之榛蕪。聖門之蔽。

塞關之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率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係教化之本原者。附之於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坦。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賊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至小康。其粗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同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學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競競。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尙闕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講。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雖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故招賢養才。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

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察。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書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器識能也。察之以業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八

連發錄別錄

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關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關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關之。異代同功。至今賴以爲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外裔之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粵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顛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揚。蕩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一變。使蔡氏附之。以濟其亂。則其爲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發天下之醜。贖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廓如。故臣別錄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糾察在京刑獄。會帝升遐。而安石亦丁憂。服滿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淡然。一無所嗜好。難以講學爲事。其朋游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即位。常一令赴闕。未幾擢翰林學士。遂大用之。安石既得君。且恃其才。棄衆任己。變更祖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爲意。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之臣。攻之者甚衆。

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之言尤為至切帝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反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司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為言其大略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言會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斷然不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為生民社稷之福乎臣竊觀陛下英察之性希世少倫即位以來勵精求治為繼體守文之常主撥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舉者超遷所設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為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侯之管仲獨先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為為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固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甚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有與之異者則擯辱隨之常人之情誰肯去禍而取禍棄榮而就辱由是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立得美官其忠直有守者皆橫斥廢棄或罹罪隨一身之無所容至於謀畫之官乃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使執政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少有違忤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貶之尤者然後使為之然則執政之征逐羣臣之奸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惠其意惡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保其筆端升沈由其口吻彼州縣之吏迎奉承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莫不以其所為為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為法之至善若謀食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為哉或者更增為條目務為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為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通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子遠汝躬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為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教直諫之士蔡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已獨不知此其所以為萬世戒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賊則衆謀不進事是而威之向御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諛已暗其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諂其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

禍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羣下同贊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鬱鬱結視屋漏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諫諍於上聞而阿諛蔽其私者也苟忠諫退伏阿諛滿朝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治嘉瑞之臻固亦難矣今朝廷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放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安與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細不足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為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望聖心附會執政以盜竊富貴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彼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為陛下言其詳矣此六者之中青苗為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開官吏不仁者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也臣在冗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為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遽先朝露有所不盡長抱恨於黃泉用是冒死為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

臣從彥釋曰異哉安石之為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義皇之上其學聖人必造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下視雄意及其立朝也登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堯舜為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嘗遇特厚遂大用之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一時之間可謂明良相際矣然其所存則自私自利論其所為則自揣必求其實效則捕風捉影之為原安石之心其初實以儒者為之而其效一不應其功烈曾不足以比管仲是何也曷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臣愚所敢知也惟與舍法以輕義易詞章訓釋三經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為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在於此鼓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也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餘澤滲入肌膚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謂其說於鄙人邑士之前不笑以為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者非朝夕也此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繇才辨過人初自江寧來天下傾想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內無人棄余任己執政未幾年御史中丞呂誨奏疏極誣其非然傷於太刻而不當於人心者今觀其衆所共知顯顯者數事著之於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天下後世有所考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奏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斂怨於君此衆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者也於事無所與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親之凡近臣之不附己者皆逐之使外補乃以為出自聖意矯誣不恭作威害政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輪座之前不考情實惟事誣辨比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誣譚介忠助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罔不

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賢者。有弟安國。人望未孚。仍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卷不優。而主試之人。遂罹中傷。及居政府。會不半年。竊弄威權。無所不至。自謂希進者。奔走其門。估勢招權。浸成黨與。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陸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天下。爲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惑聰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終結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誠恐陛下說其才辨。日久歲深。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羣陰迭進。小人衆多。則賢者必避。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若安石久居廟廊。必無安靜之理。其大略如此。已而果然。是以天下。早雖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顯然。必謂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與長文。與呂誨是已。而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遠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決不爲安石所爲。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祇以爲不祥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惟誨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謂不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瓊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感福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森德相濟。太上皇即位。擢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洶洶。右司諫陳瓊力言之。章十上其尤切至者曰。臣聞。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厚。其作威福。下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嘗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不疑。下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子。子厚之於伐。京爲有助。下之悖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下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奸黨。而孫嵩。董端。遂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遂哲宗。晚得鄭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而擢毀之。七年之閒。五害言者。擢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陸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損完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留一人。所未未識。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陸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蒙赦復京。常奏疏請誅。舉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勳。被命帶開封劄子。攜劍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陸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爲非也。在子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卞傾心降意。隨此二人。假繼述

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絕者。爲國事乎。爲家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陸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陸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陸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亦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能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出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無疑。公議亦未以爲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陸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陸下有留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欺毀先帝。與甫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實禍於子厚。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陸下果留之矣。今既可以復留。則後不可以不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陸下卽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陸下幡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籠絡萬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閒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爲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願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陸下。果於去京而巳。此亦巳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禍。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共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陸下若不蚤悔。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巳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者。使臣自愛其身。則陸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藥。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陸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卽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帝以權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爲軍。瓊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陸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榮驚自慰。無所畏懼。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陸下不以臣言爲信。不信其言。而輕於

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而以輕君罔上為能以植黨任數為術挾摠述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為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為軍政命臣不敢祇受迺遇乘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臣從彥釋曰揚子稱釋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著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瓚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為國之著龜者矣然京終大用鞠為禍福理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恨哉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九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食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以哀為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備蓋察常累明而備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備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備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備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入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能禁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則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而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為世戒

仁義禮智所以為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為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為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為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為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培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况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隨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奸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尚不能免况李林甫之徒哉為人臣者視此以為戒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向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奸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即言偽而辨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為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開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以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使宜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石守道采樵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魏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

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主人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氏惠妃蕭嵩楊思勳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

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遠滅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體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率絕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為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為戒援引古今至於千古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

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昔季氏伐顛與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子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武王以受罪浮於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秦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知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成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為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為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為善見其惡則習於為惡習於為善則舉世相率而為善而不知善之為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為惡則舉世相率而為惡而不知惡之為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才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論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情哉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十

雜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法耶。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姑從原本。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為百王之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一曠。一以其言徵之。殆若夢覺。曰。春秋之為春秋也。尚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宜王權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棗高蒸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為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履顛倒。外裔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肖而為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規於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非非。莫不獲其理。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真後世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則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追莊歷僖。楚人大為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據四裔。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不免為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符。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為。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為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辨於傳註也。猶鑿於塵。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觀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經年。盡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觀也。宣和之初。自登下趨。鄆門人尹焞。出以授子。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傳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瓊衡之察。時有所見。用是撮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而優而游之。使自求之。疑而飲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章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常治一室。聚羣書。冥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章齋。取古人佩章之義。汎觀古人。有以物為戒者。有以人為戒者。所謂佩章以物為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於途。未能遂志。因作航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柯氏歿。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人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其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苟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非。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

能則非朋友之義。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實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章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杆。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章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錄示章齋記。追往念。令人凄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胸膈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胸膈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奕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惡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家。問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調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籍。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詈非罵。但寫唐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做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做做寫於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於壁焉。

與陳默堂書

從查承諭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

從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漫錄其書。併從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閉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蟲會。奧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踐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間。此道悟來隨寓見。一毫物欲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遊月堂

矮作垣牆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也知鄙陋非吾事。且把行囊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詞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遊月臺詩云。何見先生出此語。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改云。也知鄙陋非吾事。且把行囊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送南劍王守歸二首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劍津。解組幡然賦歸去。攀轅無計可留倫。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潭溪水。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

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之。其意。然借題發揮於壁。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述佛學感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茲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克念作聖。佛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失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礙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慵。

自述

松菊相親真厭類。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真堪笑。賴有清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只消一作祇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三首

室富真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新生誇踴躍。舊德歎凋零。冷帶商巖月。光凌處士星。布衣難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顛倒一生潭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閒。心齋肯與塵汙染。陋巷寧容俗住還。堅守箴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墻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湖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櫓又黃。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陪蓬廬。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縈京洛塵。歸與那復廟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巖峩鳥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澤。衣冠寧羨屈
原新。欲廣孺子滄浪賦。會意須遺舍瑟人。

題靜亭

鼎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憑闌水擁壁
光浮。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詩篇與唱酬。

送延年行。延年字子也。不知何姓。以詩聲聞。先生用韻以贈其行。或曰。延年字重相也。疑即延年。兩字聲中也。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沐涵。恨念百家非己好。妄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
得三。此道悟來因自足。卻隨鷗鳥話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樂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
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遠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巖柱

巖樹芬芳擅異沈。枝枝若占那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潭潭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
清陰。我今不願歸宮折。待到歸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煙霞窟。月松風即我家。筱渡有情新活計。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雙手。卻播白茅占
一窠。會得烟銷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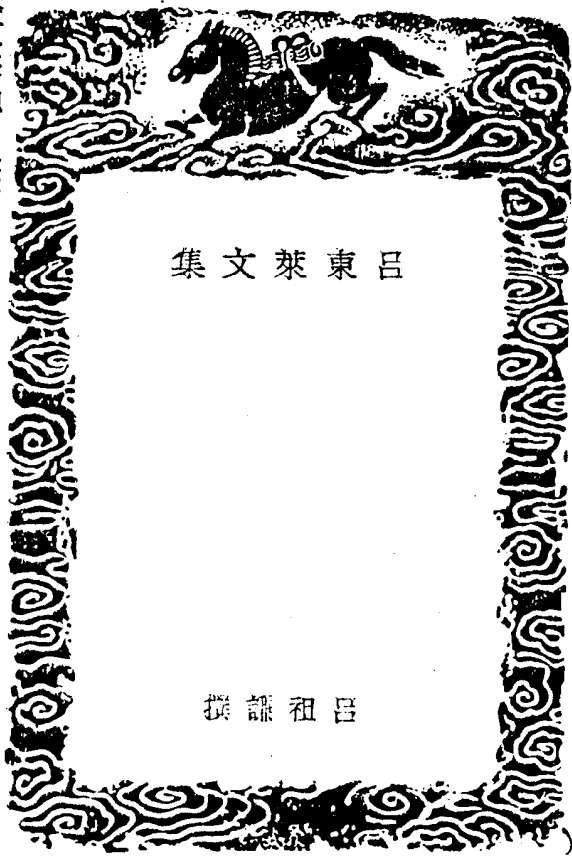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室。趨調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
安寧。願惟善頌非張老。祇買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敘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灑伴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興堵。蛟龍忽夜徙。空中震雷雨。親舊賀於門。主人迎孔戶。
連喚風兒來。窺書多幾部。為我張廣庭。酬賈酌以旅。人謂主公賢。敦樸巖峻字。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
欲圖久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闡門家。詩禮光族緒。居室云苟完。謙沖彌自處。玉石不分別。精雜禮為侶。
願子局促。鄉評少推許。嘗游莊嶽間。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幡然交鄰魯。早年飲大名。馳書聊以序。
比來接清風。談笑揮玉麈。見之名利盡。久待豈無補。素志以深酬。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為傾肺腑。
何嘗惠古風。錦繡施箋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河斧。

先生白雲亭。獨寐齋。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畫朽。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真本。當得其錄旨。嘉
定己卯中春。屏山羅棠君美敬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集文萊東呂

撰謙祖呂

東萊集四十卷。宋呂祖謙撰。祖謙有古周易已著錄。其生平詩文皆祖謙發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先後刊補遺。益爲文集十五卷。又以家範尺牘之類爲別集十六卷。程文之類爲外集五卷。年譜遺事則爲附錄三卷。又附錄拾遺一卷。卽今所傳之本也。祖謙雖與朱子爲友。而朱子嘗病其學太雜。其文詞闕肆。辨博凌厲。無前。朱子亦病其不能守約。又嘗謂伯恭是寬厚底人。不知如何做得文字。卻似輕儇底人。如省試義大段闢。館職策。亦說得漫不分曉。後面全無緊要。又謂伯恭。南軒文。都就小狹處說來。其文散見於黃魯。滕璘所記。後托克托修宋史。遂列祖謙於儒林傳中。微示分別。然朱子所云。特以防華蕩溺心之弊。持論不得不嚴耳。祖謙於詩書春秋皆多究古義。於十七史皆有詳節。故詞多根柢。不涉游談。所撰文章。關鍵於體格源流。具有心解。故諸體雖變。而發而不失作者典型。亦無語錄爲文之習。在南宋諸儒之中。可謂華佩質。又何必吹求過甚。轉爲空疎者所藉口哉。又按朱子語類。稱伯恭文集。中如答項平甫書。是傳夢泉子淵者。如罵曹立之書。是陸子靜者。其他僞作。想又多在云云。是祖儉等編集之時。失於別擇。未免收入。然無從辨別。今亦不得而刪汰之矣。

重刊呂東萊先生文集序

同治六年秋九月。鄂中設立崇文書局。余奉徵督校。與同校監利王子壽比部。朝夕過從。時余方搜求遺籍。擇其文之足以載道者。付諸手民。王君曰。求正學。刊遺書。而不首登鄉國之先賢。可乎。君蔡人。開蔡州理學者。呂東萊先生也。其文集猶有存耶。版無恙耶。余應之曰。是余所童而習之者。今府讀將二十年矣。惜其版已燬。家藏本亦屢因遷徙。散佚不全。兵燹以後。屢寓書肆。借以索之。而又不果得。聞君有是書善本。盍假觀之。王君諾。遂出以畀余。余大喜。如獲拱璧。重付梨梨。八閱月。歲事嗒乎。先生之文之傳於世者。博議一書。猶非其畢生致力者也。願以其文利舉業。世盛行之。今讀集中諸說。蓋深有會於夫人理學之原。家國脩齊之要。其有功於聖教。更非博議可比。而習舉業者。每以罕觀其書爲憾。工既竣。以原本還王君。用誌願末。弁之前首。願有志正學之士。熟讀是書。俾知關洛之傳之不絕於南渡者。先生實爲津梁焉。是爲序。同治戊辰春三月。郡後學胡丹鳳月樵甫謹識。

重刻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藝郡爲小鄒魯居此土者皆言理學之邦至問以理學之淵源則茫無以應即或能舉其師弟子承傳之詳至叩以諸儒深造自得之旨則猶之茫然也蓋文以載道豈非以文之不傳則其所以爲道者亦無從致乎藝州之學至何王金許而盛而東萊呂成公首濬其源蓋自其祖正獻公與涑水司馬公同朝往來於河南二程間最契樂陽公則受業二程之門至於南渡北方之學散而呂氏一家獨得中原文獻之傳其官檢討則識陸象山先生之文於南宮而資其切磋又時時與朱文公張宜公講貫不輟一時濂洛之學煥然昭著今漢陽張公以養纓名胃出守藝郡重創麗正書院有興起理學之意夫理學之衰衰於過分門戶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入門途徑不必盡同象山先生曾有言曰張敬夫似明道朱晦庵似伊川而朱文公則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做著實工夫者惟予與陸子靜二人予實敬其爲人未可輕議其互相推重如此世徒見其著論偶有不同遂各相詆甚至使理學之壇割爲鴻溝成公逆知後世流弊勢必至此欲使通兩家使歸於一最爲卓識且其學近裏切己貴涵養實踐不貴爭辨於洙泗爲近其爲人固廓乎粹志在經世而恥苟合其爲文波流雲湧珠輝玉潔爲一時著作之冠其釋經研理思思婉轉歸已拔義於訓詁之外讀其書可知也今考亭象山之書皆傳於世惟成公所著自博議外人皆罕視文統及五先生集則略而不備偶於蘭谿學博補先生處見其道集而脫簡不少思得重吹灰燼彙萃成集以嘉

呂東萊文集 原序

呂東萊文集 原序

惠後學而苦於無貨乃因及門陳允瑛謀貸於其季父陳君景若一言慨諾經今十載不得完本趨跼不舉今年蘭谿弟子思臣購於葉老人之子而得之葉老人者名自合予舊友也少時爲章無逸先生門人無逸先生身任藝州文獻凡遺書之垂滅而不盡者賴以存傳而老人所手抄書不下數千卷向嘗出示予不知其有呂成公集也今一旦得之十餘年宿願幸而得酬仍謀諸陳君慨然允諾猶初志也方予與陳君訂刻此書時其長子年可十三四眉目娟秀今已爲諸生次子才思傑出其館甥程君敬一舉廢子副榜一門斯文之盛斐然駭發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蓋自其表彰先賢之一念開之矣安知藝州之學不歸陳氏乎麗澤者成公講學地也鞠茂草而雜瓦礫不知幾何年矣今張公於其祠側捐俸重構廣袤精好比舊過之夫有其地而無其書其學不可興也有其書而無其讀書精思之人其學亦不可興也今當書院初成而其書復出此唱彼和不謀而合意有人焉出而講明呂氏之學者乎藝州方數百里山川之靈如故也居此土者豈無英俊宜必有卓然自立者起而共肩之以成賢太守興起道學之意庶不負小鄒魯之名乎其拭目俟之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右太史文集十五卷先君大府寺丞所次輯也喬年聞之先君曰太史之於文也有不得已而作故今所傳詩多挽章文多銘志餘皆因事涉筆未嘗有意於立言也是以平生之作率無文稿若其問學之致教人之方與其處己接物齊家事君之大略則既行乎宮庭關乎國論傳諸庠序不待文字之摹刻而可見矣而自太史公之沒不知何人刻所謂東萊先生集者其贗錯糅殆不可讀而又假託門人名氏以實其傳流布日廣疑信相半先君病之乃始與一二友收拾摭比將付之鐫木者以易得本之失會言事既不果就喬年追惟先緒之不可墜因遂刊補是正以定此本凡家範尺牘讀書記之類皆總之別集策問宏辭之類爲世所傳者皆總之外集年譜遺事與凡可參考者皆總之附錄大凡四十卷其他成書已傳草具之未定者皆不著著其自於附錄之末雖或年月之失次訪求之未備未可謂無遺恨至於絕後傳之經以終先君之志則不敢緩且不敢隱焉既以質諸先友因輒記於目錄之後太史諱祖謙字伯恭天下稱爲東萊先生云嘉泰四年秋從子喬年謹記

呂東萊文集 原序

呂東萊先生文集敘

自右丞公好問隨駕之武林。而知其道之南也。呂氏三朝宰輔。文獻名家。而三子朝請郎。彌中。復自武林遷蔡。再世而生先生。先生得理學正傳。心平氣和。一切殫近。要者己工夫。嘗曰。操存則血氣就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故其為文也。如匣劍帷燈。渾金璞玉。若時讀其遺編。恍見洙泗支流。而一種醇穆之致。使人彷彿興起。惜世遠年湮。殘缺不克。概見庚子夏。余膺簡命。出守是邦。每欲蒐羅。竟缺而不逮也。越明年。政平歲稔。百廢具舉。竊欲端風示之本。以為世道倡。因合麗澤。崇正。二書院而一之。以重新焉。致麗澤。實先生晚年講學會友之所。祠雖重新。而先生之遺編。仍未一二數數觀。又明年三月。院長王君虎文。以先生遺集一冊見貽。且索敘。余詰其所以。適聞邑唐生購於葉老人之子。而陳子允瓊謀於其季父陳子辰。若而付之剞劂者也。余受而讀之。欣然曰。物莫不聚於所好。其信然歟。且不寧惟是。先生之宏詞偉句。非第手澤之所存。實為心思之攸寄。夫亦安知殘編斷簡。非有盛爽為之呵護。而能留此耶。而余謂是集之出也。有三善焉。二陳與唐。其表彰之也。葉老人之子。其柱下之藏也。余守是郡。日望郡之遺編。雖先為理學之區。雖其他尚俟調劑而已。見先生之文。真然成集也。將不得為子厚之於柳昌黎之於湖也哉。爰即諾而為之敘。時雍正昭陽單閣之歲。宿月上浣。知蔡州事晴川後學張坦讓拜撰。

呂東萊文集 原序

呂東萊先生本傳

王崇炳撰

公諱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曾孫也。祖彌中。右朝請郎。父大器。右朝散郎。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中國公公著。自壽春徙開封。建炎南渡。右丞始居蔡州。公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少從林公之奇。汪公應辰。胡公憲。遊既又友朱晦庵。張南軒。講學益精。初以廕補官。未上。登孝宗隆興元年進士第。去其生紹興丁巳年二十七歲矣。又中博學鴻詞。調南外宗學教授。乾道二年。丙戌。丁母夫人曾氏。艱喪歸。蔡。廬於武義明招山墓側。四方之士爭趨之。乾道五年。己丑。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時南軒張公為守。云。六年。復召為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彙。集其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業可復。公在館職。而張公南軒亦自嚴陵召歸。為郎兼講官。與公同巷而居。七年。改左宣教郎。召試館職。八年。為省試考官。公平日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比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也。人服其精鑑。未畢試。仍丁父艱。歸。九年。諸生復集。劉子澄來。陸子壽來。淳熙元年甲午。公居明招山墓側。五月。如三衢。陸子靜自臨安來。是年服除。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乙未。公如武夷。訪朱元晦。留月餘。元晦送公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澄。及江浙諸友。皆曾留止旬日。而歸。鵝湖之會。公以未幾。試論

呂東萊文集 本傳

通侯及會公問陸子孫則後新工子孫通其所作詩曰後知愛其如古也相傳只此心大正有甚方
 樂室未聞無地忽成紫閣傳此詩者當精讀陸詩多處友朋勸其知此詩在陸子孫傳
 其四人千古不磨心誠也子孫早已上子孫也此詩也此詩也此詩也此詩也此詩也此詩也
 元時色及至如自下升高樓也元時色及至如自下升高樓也元時色及至如自下升高樓也
 與伯恭同遊數十子皆皆之也元時色及至如自下升高樓也元時色及至如自下升高樓也
 朱元晦於三衢是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禮部侍郎李燾處也四年重修徽宗實
 錄書成進秩面對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
 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悉為上所侵而令不能行於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
 忽省部掾尉凌長吏隨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
 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益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
 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膺肺絡少有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
 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盡敵外則懼為公議所嫉而益肆
 誣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謂明聽獨高而
 謂知足獨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大之計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
 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椒擗艱危之
 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職未振名勝相襲而幹略未
 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仲淹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
 矣臣願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選著作郎請告歸五
 年為殿試考官仍除著作佐郎兼史職其多得疾請祠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海書成採取精詳淵澤崇
 雅孝宗嘉其有益治道賜名皇朝文鑑命翰林學士周必大為之序賜銀絹三百疋兩除直祕閣主管理
 事府武夷山沖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國史院編修官不受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受乃歸
 葵酒照八年卒於家年四十五公三妻皆先卒一妻韓尚書元吉女繼室即元配韓氏妹繼娶芮氏故國
 子祭酒芮公孀女一子曰延年甫三歲官至侍丞一女曰華年歸於潘景良葬武義明招山祖塋之右公
 之學以關洛為宗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編急一日讀論語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文公嘗言學如伯恭方能變化氣質公常與文公論學曰學者須是
 專心致志絕利一原凝滯淨盡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又曰
 格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
 讀史然後能可大可久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文公常述其言以教學
 者其所講書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其所著讀詩記大事記
 皆未成考定古周易書說圖說官箴辨志錄皆行於世文公稱大事記則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審古今蓋
 未有此書其序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舉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異
 同之爭而其著作之體則雖融會貫通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

之所自及其所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遜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嗚呼如伯
 恭者其可謂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教公家居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東鄉人即而躬之仍則益
 曰成配食孔子廟其及門高弟則有喬行簡葛洪王介李誠之李大同喬夢符潘景憲潘時杜廣成
 如琬陳輔倪千里趙彥祖葉邦葉霖葉謹言夏明誠汪涪張坡石範時濤成如毛成如王時論時錡
 李厚之汪大度朱榮鄭宗強趙燁邵津徐臨康文虎陳孔碩黃人傑宗天則孟行古楊誠之孫應時及其
 弟祖儉祖泰哉萬字野歸林宗憲

朱文公曰伯恭有善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辭
 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蓋言以納忠而羞為
 訐乘義以仿躬而恥為介是則古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未有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弘識
 量闊廓既海納而淵澄豈澄清而濶濁剗滯滯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
 所以乘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而亦無求而不備

陸象山先生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異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儼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
 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平乘疵養粹

周參政子光曰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
 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儼

文公又云伯恭亦曾看佛書然甚深不見於語言文字間

又答劉子潛書云日前為學疑於反己追思百凡多可悔者所論著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
 茫然計非歲月工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修省二友云亡耳
 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儉安得不至於此以上纂宗傳廣錄

心不能越於其言言不能越於其心心與言均不能越於其所學即其言而其人之心可知其人之學
 亦可知然不能自見其心何能即所言以見古人之心學焉而不得其門軌又何能即古人之言與心
 而窺見其所學今先生之言具在知之者讀其書如面質於一堂不然則陳言已矣

蓋表啓狀非言學之文也而首列之何也曰仍舊貫也而未嘗不可以觀所學也草木有臭味神農嘗
 之即知其性情用之以已疾而生天下之人人之言亦各有氣質臭味因言以觀其氣質臭味而其人
 之學可知也即謂表啓狀皆言學之文可也

先生之學見於書牘然不但可以觀先生之學併可以觀所與交者之學觀書方而病者之輕重可知
 觀孔子發言而弟子之淺深可知觀孟子開口而時君之器局可知故觀先生諸書而朱文公之學可
 知張宜公之學可知陳龍川陳君舉諸公之學皆有可得而知者

先生之釋經非釋經也皆以其平日之所學而借經以發之也故往往附經以起意或雖經以廣義而
 不必附麗乎經故訓詁家多不采蓋單傳之書也

呂子約齋記云讀詩記三十卷。今此編原本所載甚少。此編蓋先生之姪喬年收拾於散失之餘而錄之者。然今世好古之士皆言讀詩記三十卷。則當世尙有其書也。易說廣記不言。而此編獨備。惟下經自兌卦以後皆缺。

先生大事記。閩溪先輩曾爲鏤板而工未竣。今在嘉興陳紫駁先生家。其古本予見之於蘭谿唐家。惜無人爲之刊布也。先生之學以涵養性情爲主。大概有志於程伯子之爲人。然明道本源了徹。精言粗語皆歸第一義。諸先生尙隔一間。惜乎無年。當以歲月豈不足以入室乎。

考亭之學。廣大金路高明。南軒精粹。先生欲到金路之高明。而求於考亭之廣大。而不決。欲到考亭之廣大。而限於年力。其於南軒。雖日切磋而未啓其鑰。南軒工夫妻約。先生詳密。考亭如百鍊精金光輝閃爍。先生則良玉溫潤而栗然。

讀先生文集一日十二時。有一刻不是學否。晝思夢想。有一念不是學否。出言吐氣。有一動不是學否。樂府附志。

呂東萊先生文集目錄

- 卷之一 表
- 卷之二 劄子
- 策問
- 啓
- 卷之三 書
- 卷之四 書
- 卷之五 書
- 卷之六

呂東萊文集 目錄

一

呂東萊文集 目錄

- 記
- 序
- 銘
- 贊
- 辭
- 題跋
- 卷之七 墓誌銘
- 卷之八 墓誌銘
- 墓誌銘
- 卷之九 家傳
- 家傳
- 祭文
- 卷之十 官箴
- 官箴
- 宗法條目
- 學規
- 卷之十一 詩
- 詩
- 卷之十二 易說
- 易說
- 卷之十三 易說
- 易說
- 卷之十四 易說
- 易說
- 卷之十五 詩說
- 詩說
- 卷之十六 禮記說
- 禮記說
- 周禮說

三

卷之十七

論語說

孟子說

卷之十八

孟子說

卷之十九

史說

卷之二十

雜說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一

表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提過符而乘障。愧非御侮之材。佩郡絀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撫躬踴躍。澁事凌兢。中謝竊以羣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邇之別。政有先後之差。緊收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庶乎康乂。嗟惟小輩。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考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術。肆求共理。必求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道族。冥心造化。已絕意於雲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說。遂誤昇於蕃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護之中。凡茲銅虎之頒。尤謹玉關之戍。何碌賤。亦預選輪。臣敢不宣布。詔條。輯寧閭里。聖訓守器。誓力保於封陲。毀瓦責壤。敢坐廢於虞祿。

代叔父知南安軍謝表

職方之籍。甫列附庸。公車之章。乃容專達。恩既均於錫土。誠復敢於額天。中謝惟領下之小邦。實江西之

呂東萊文集 卷一

窮處。既傳據南北之會。屬稍積前後之增。民力凋殘。無以追隨他郡。地望卑薄。不足搖動有司。既弗克勝。復難自慰。秩居人後。憂在衆先。如臣者。聲迹至微。技能甚短。折肱州縣。雖險阻之少。首簿書。如神明之已耗。晚推遷於官。誤界付於守符。若為捐糜以稱臨道。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敷施鴻化。不冒上仁。視邦選侯。方旁求於召杜。致國數寶。亦同問於郟。凡有職。知同歸。實轉。臣敢不布宜。詔命。遵奉教條。尺寸之屬。謹委何神。於大體。斗升之水。滴瀝終觀。於餘波。

代舅會史君知筠州謝表

九畿星拱。並受昭條。萬乘天臨。醫敷宸指。雖隨邦之代置。亦德意之親承。具以聖謨。告於裔土。中謝竊以舜門稷。稷瑞以朝諸侯。湯網恢。恢受球而緹下國。思泉盛且。率履復章。肆勳前席之咨。薄及左符之寄。腹心屏翰。指蒙英。凡膺賜於朱轡。咸觀光於丹旌。如臣者。至嚙而拙。甚愚而疎。弓箕久負於家。傳譽絀偶。逃於官。訪長江右。壤筠水附城。願竹使以承流。已過斗升之量。款扉宸而錫對。幸瞻咫尺之顏。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溶沓文明。剛健中正。天下上施。酌民瘼以廣求。小紀大綱。收主威而總攬。遠在河山之外。皆如康陸之前。臣敢不遵奉章程。慰安黎庶。俾行教化。漸消再筆之風。恪守郡封。少效報餅之智。

代舅會史君知廣德軍謝表

厲精之朝。嚴於置守。坦明之訓。飭以臨民。佩天語以在塗。參土風而問俗。中謝竊以大江之右。一障甚微。行闕之旁。九畿莫近。地輕而責重。賦寡而費多。指日待糧。皆尺籍伍符之舊。無時致餽。當大車駟馬之衝。紛罷遣之相仍。陳支持之不暇。誰與領此。厥惟難哉。如臣者。受性頑蒙。降材。購薄。東西隨。飽郵傳之風。且暮。老。簿書之歲。月。登期未。路。驟試小邦。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中正。輪運。集合。華夏。以來。王。綱。舉。網。疎。繼。方。維。而。受。職。矧。在。封。圻。之內。實。同。康。陸。之。前。臣。敢。不。遵。奉。詔。條。慰。安。閭。里。聖。訓。守。器。誓。力。保。於。封。陲。毀。瓦。責。壤。少。容。食。功。之。義。

代倉部知吉州謝表

嶽罪倉曹無裨邦計。分憂江國。尙玷藩條。丁寧隨遣之榮。愧傷拊摩之責。庀官甫始。拊已載兢。中謝維是。慮陵介於楚甸。土膏而人瘠。物夥而俗貧。萬室連憂。剽奪時鳴於桴鼓。千艘銜尾。轉輸日困於軸。匪時。通材。時荷隆委。如臣者。賦資調薄。涉世閱疎。兩郡民。超。莫。慰。安。之。效。二。年。省。掾。居。然。尸。素。之。懸。亟。求。撲。被。之。行。復。與。剖。符。之。寄。力。綿。織。耗。職。重。事。憂。惟。仰。特。於。乾。坤。或。俯。資。於。塵。俗。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配天。立極。繼聖。御。圖。恢。舉。閭。里。網。在。綱。而。不。紊。操。持。大。柄。臂。使。指。而。必。從。雖。遠。在。於。江。湖。猶。近。臨。於。軒。陛。臣。敢。不。布。宜。詔。命。遵。奉。教。條。寸。之。屬。謹。委。何。神。於。大。體。斗。升。之。水。滴。瀝。終。觀。於。餘。波。

為梁參政作辭冊寶轉官表二首

奏願升聞。屢干聰聽。詔兩寵答。尙闕俞音。曠忘難犯之威。收述修辭之義。中謝伏念。臣志雖許。材不逮。人高。位難居。久弗勝於指。願。厚恩。未報。姑少緩於乞。身。若。蘇。與。典。成。重。拜。明。輪。之。濕。既。羅。崇。秩。復。荒。大。邦。則。異。時。避。龍。之。言。皆。為。虛。語。平。日。惡。殺。之。戒。自。負。初。心。苟。必。強。之。受。而。納。之。貢。孰。若。聽。其。辭。而。全。其。守。

呂東萊文集 卷一

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懇款深體精誠察其累疏之陳非敢片辭之飾九關齊漢倘能告之莫通一何江湖將歸休之繼請

願昭昭融光於二典憲章懇款以九關不勝墜谷之憂嗣上循牆之請中謝伏念臣起絲疏賤濫與幾微肆惟職事於明禮並奏鴻名於懿極職是討論之重獨出鼎司深於繪畫之難英窮坤載敢圖詔綽既渺官聯歷考前聞遠無近比欲展終辭之微志敢循再瀆之常科崇聽益高奏封復卻雖隆威之難犯就拙守之獲伸伏望 皇帝陛下鑒厥忱誠體其控訴厲鈞諸之廉恥用振四維改慶賜於英材以全三樂曲收成命少程師言

為梁參政作辭郊恩表

天命匪懈載儲滋至之休地道無成彌懼大來之福政辭屢瀆尚冀終從中謝伏念臣久以瑣材辱於幸枋內積食浮之愧豈獨危身仰思覆餗之憂將難報國於昭明祀克相盛時願若顯承皆華工之祇肅穆然昭格本上聖之肯恭願懇老臣曾何報効乃闕渙汗之號乃增湯沐之封誠懼難殫會尚闕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拙守博採師言紆其負乘之愆裁此告廷之渥雖多邑不惜固仲尼愛繁縷之心然足欲故亡亦憂聖辭辭殿之義

為黃直講作慶王生皇孫錫名謝太上皇表

列第環宮方極奉承之樂周旋設衛載延似續之榮鳥奕觀瞻浚統佩戴中謝竊以東平諸子印猶限於能德得國五名類僅稱於同物時若草廬恩於襁褓矧惟錫美稱於冕旒此蓋伏遇 太上皇帝陛下高視程清游心昭曠瀟瀟萬共瞻太極之尊繼繼承承承為曾孫之慶願成於幼學用克對於鴻私

再為慶王謝太上皇后啟

溫清承顏慈極夙承於椒屋焜煌發命光風初轉於蘭芽吉語甫傳微躬載揚中謝竊以元氣兩儀之運資始資生天枝四葉之祥以嗣以紉慶流繁衍爵及攜持此蓋伏遇 太上皇后殿下德冠河洲化宇宮闈周邦竹蕙惠既篤於曾孫晉錫川蕃福本承於王母願益開於蒙昧庶仰答於坤元

為梁參政作乞解罷政事表二首以上並乾道六年七月

懇款屢聞危衷已竭瞻存雖澹守難移盡布精微仰祈原宥伏念臣起於草布職是機衡進則有未報之上恩豈容苟去退則有難酬之重責安敢自私自使其筋骸租可權策或以誠慮短淺而能尤悔或以舉指乖謬而干譴呵亦既冒居皆不敢惜今乃足疴重膺日昧茫洋蓋表著之所共瞻而冤旋之所親見如州縣官曹之未若簿書期會之間小有罷癘隨即伏斥而塊然衰疾據此崇嚴略貴而問罪置近而治遠恐凡被譴之士皆且指臣為辭雖欲示恩乃妨責實伏望 皇帝陛下曲留聽聽俯察忱誠念臣所陳者繫國體之重輕察臣所求者匪身謀之安佚特捐祠廩俾解政途則臣當更召精神祇向疴瘵已嘗異時之廢別不惜捐軀用明今日之遠邇本非避事

誠備升聞所期得請溫言賜卻未即報命進忘難犯之威仰頤益高之聽伏念臣氣質弱材薄慮疎聞

國論之幾微坐滿三載問政途之委寄何補一毫慙愧相乘疾疹交作恬然瞻視於文獻而已報備矣步趨雖會朝而猶懼涉冬浸劇與日俱增引大體而經遠猷索非所及效小勤而躬細務今又不能若復自安可謂無恥落歸誠而控懇說從欲而憫弊公其尸曠之誅豈容善罷私以奉承之舊尚許免歸誠迎之誠彈竭於此伏望 皇帝陛下至明燭隱大度包荒若愛其去而積其愆必難覆護惟遂其誠而解其責乃盡始終賦以真祠還之故里則臣憂危既釋衛養可專假其休惕之期少加矜劑付以煩勞之事故權馳驅

為韓尚書作知建寧府謝表

輔郡閭功方額大而滋懇潛藩非據乃易地以疏恩優假至深浚統曷已中謝伏念臣奮繇平進親受異知參言語侍從之流遭逢厚甚責獻納論思之効稱塞缺然假寵清廂分憂近甸拊摩無術幸及於食新全度有加訖蒙於念術惟建溪之作屏實代邸之啓封固此巧閑奢焉改界官游未遠馳驅尙記於壯時民力已殫凋瘵頓殊於前日姑勉圖於綜理恐終負於使令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明燭萬微惠綏羣獻本末輕重咸歸統御之中大小短長不出範圍之外願如衰鈍亦獲便安臣敢不上體曲成益思盡瘁土風里俗雖粗識其二三干澤國章易布宜於萬一

仁宗皇帝玉牒畢賀表以下並禧祐五年

天發慶源衍王支而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今日載綱上饒交舉中謝竊以建邦啓土肯本出於神明扶世尊民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運歷之靈長炎宋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於雲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並輯曠文譜增屬籍之華慶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大宗小宗之播申載宏綱示特書屢冊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崇成緣宜祖以來咸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鴻圖振振信厚之風歸歸太和之治銀潢混漾玉版闕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六經之籍展也同符懿鑠胤洪函生閭澤恭惟 皇帝陛下隆恩睦族峻惠紹基帝繫綿延監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灑恩規模短捷之選式是不蘇對於華且臣等參聯庭窠親視邦祺聖統事傳柳芳水泰之譜休聲遠播庶石介慶歷之詩

又代宰臣以下進前謂畢賀太上皇帝表

清都綽綽固高視於羣生寶系璿源寶仰資於太極告成典冊垂裕仍雲中謝竊以道尊生民游發皇宗之盛不天大律於昭帝繫之嚴即允熙朝肇開聖統德隆澤厚命既僕於萬年胃遠族蕃譜方登於六世成疎區別昭穆派分雖國論民言不至齟心服形之地然宗盟家政猶關安視瞻之時爰據日以龜從成望雲而靈杼欲騰慶慶慶集慶集惟 太上皇帝陛下淵靜化元希夷物始大綱授舜既鴻禧以無名九族睦本親親而有敘光宅穆清之選具膺蕃衍之祥臣等幸際休辰與觀盛事中興功業斯干冰輯於弟兄百世本枝陳錫水觀於孫子

代宰臣以下謝賜冬衣表

觀天四序。故一歲而成冬。務國九經。與華臣而同體。趨商商。下逮周行。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不冒莘工。誕敷洪施。當未明求衣之際。稟若有懷。願大塞繁。委之時。凄其將至。乃中舊典。以示深仁。臣等獲被君恩。慶捐邦賦。仰思報上。傾星辰拱北之心。俯念裕民。斥朽棟大東之詠。

進所編文海賜銀絹謝表

右臣今月四日。承中使李裕文宣諭。聖旨。以臣所編文海精當。賜銀絹三百疋。兩者。奏篇無取。錫命有加。既明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內府便蕃之錫。人微恩厚。感極涕零。茲茲伏遇。皇帝陛下。聖學高明。皇猷淵懿。毅然衆作。思探摭以無遺。森爾小臣。懼討論之不稱。已逃罪戾。仍被眷私。抱葉懷鉛。曷副右文之意。賜金增秩。徒敷稽古之榮。

代宰臣以下賀車駕幸祕書省表

東觀書林。久徠漢儀之觀。西崑策府。載瞻周啟之臨。嗣三紀以閱。軼百王之盛。節中。賀竊以斯文興替。與世升降。自我祖宗。嚴嚴載籍。萃藏之地。于時典冊。雖乘輿遊幸之書。從容篋誨之求。廣大峻良之聚。炎圖再造。華省一新。爰現御於右文。用仰繩於前武。重明善繼。太極丕承。乙夜續陳。念初載網羅之不易。斯朝班入。思中典儲養之有原。乃臨三館。絕彥之彊。乃展列聖圖書之典。帝暉下。關光榮。河溫洛之藏。天藻昭垂。跨過滌滌。之詠。滿露示醇醴之惠。承雲宣純繹之音。一日萬幾。曾騰齋居之暇。九流七略。獨清。之留蓋。以恢稽古尚德之風。夫豈為飾治樂成之舉。聲明布遠。慶澤汪洋。恭惟。皇帝陛下。秩敘邦經。裁成王度。多聞將求。建事。既惠顧於簡編。大亨所以發賢。復均頒於香。士心興起。雅道流行。臣等服在具僚。身逢昌會。第從臣之頌。敢揚厲於鴻休。近天子之光。請具宜於德意。

奏狀劄子

為張殿州乞免丁錢奏狀

右臣昨者。恭奉。聖旨。差權發遣殿州軍州事。內竊省循。以未信之學。遽當民社。深懼識賤力淺。疎闊外。謬仰負皇帝陛下。責成共理之意。敬陳惴惴。懇辭弗能。龜勉承。皇灼無地。爰自就道。備訪本州利病。往來者皆言。殿之為郡。地瘠人貧。丁鹽錢絹。額數繁重。民不聊生。此賦不除。永無息肩之日。臣瞻聖威。嚴顏色之始。冒昧控訴。天慈憫惻。許令到任。條具以聞。仰見陛下。至仁博施。勤恤民隱。雖古先聖王之用心。不。是過也。臣自到任。延問耆老。諮訊僚吏。參稽案籍。始知本州丁鹽錢絹。為民大害。向來所聞。百不一二。謹。條其本末。上干天聽。臣照對本州丁鹽錢絹之起。據父老稱。自承平時。每一丁。官支給鹽一。計五斤。每一斤。計錢三十一文二分。省共計錢一百五十六文。省卻納絹一丈二尺八寸。數內一半係本色。絹一半。係折納見錢。是時絹每一匹。直錢一貫文。省。每丁計納絹六尺四寸。計價錢一百六十文。省。又折絹見錢一百六十文。省。兩項通計三百二十文。省。將官中所給鹽斤價錢。百五十六文。省。比折外。每丁實陪納錢。百六十四文。省。所納不多。公私兩便。未見其害。後來蔡京改變鹽法。令大商人納買鈔。支給袋。貨賣。從此官司。更不支給。丁鹽錢。徒令納絹。給既停。絹復長。浸久增。日。今絹一匹。估計折納。七貫文。省。民力。

彈竭。賦此之山。臣請為陛下詳言之。兩浙東西路。共管十五州軍。戶口物力。無若本州之貧。丁鹽錢稅。亦無若本州之重。本州地形阻隘。絕少曠土。山居其八。田居其二。澗山嶺限。淺畦狹隴。苗稼疏薄。始如牛毛。細民崎嶇。力耕勞瘁。雖遇豐稔。猶不足食。惟恃商旅販斗斛為命。旬日不雨。溪流已涸。客船斷絕。米價騰涌。大小嗷嗷。使同凶年。每歲合六縣所納苗米。除折納糯米外。粳米止管八千七百五十一石。猶不及湖秀富民一戶所收之數。所有官兵米糧。逐年整州應付一萬五千石。補助支遣。尙闕一萬三千一十石。其為困乏。不言可見。重以坊郭鄉鄰。邊溪去處。每經巨浸。垣牆頽仆。廬舍傾摧。費用散失。半計蕭然。若遇寇盜。整縣未全。復遭漂蕩。民素窮乏。又加此厄。雖使止存兩稅。猶懼輸納不前。今乃經賦之外。每丁使之重納丁錢鹽絹一丈二尺八寸。其雙丁以上。折科每匹計錢七貫文。調泰之民。其何以堪。且以兩浙諸郡論之。平江府秀。蔡。等四州。自獨免丁錢。明州每丁止納錢六十文。足惟湖州丁鹽錢絹在兩浙最號為重。其烏程。歸安。長興。安吉。德清。五縣。三丁共納絹一匹。本州三丁共納絹三丈八尺四寸。比烏程等五縣。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一丁止少五寸三分三釐。相去不遠。其武康一縣。每四丁共納絹一匹。則反輕於本州。截長補短。本州丁鹽錢絹較之湖州。猶自頗重。至於他郡。重輕相絕。可以類推。本州民力。在兩浙十五軍州之下。而賦斂反在十五軍州之上。以至貧之民。納至重之賦。人情物理。恐不應爾。臣謹按本州丁籍通計六縣。第一等至第四等。戶止有一萬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產稅戶。共管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九丁。雖名為有產。大率所納不過尺寸。分釐。升。合。秒。勾。雖有若無。不能自給。其無產稅戶。共管四萬一百九十丁。並無寸土尺椽。飢寒轉徙。朝不謀夕。本州統管一十二萬二千三百九十三丁。而第五等有產稅戶。無產稅戶。共管一十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丁。是十分之中。九分以上。厓瘠困迫。無所從出。從前官吏明知其害。迫於上司督責之嚴。汗顏落筆。登額用刑。苦策難繁。殆無虛日。愁歎之聲。閭里相接。強悍者窮寒無聊。散為攘竊。四方遂指殿州為多盜之區。非廣俗獨鍾於此土。蓋丁錢偏重於他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臣體訪得深山窮谷。至有年三十餘。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親丁。民間既無避免之路。生子往往不舉。規脫丁口。一歲之間。嬰孺天闕。不知其幾。小民雖愚。豈無父子之愛。徒以死於重賦。忍滅天性。親相賊殺。傷動和氣。悖逆人理。莫斯為甚。臣聞之不覺涕下。竊自惟念本州實係光壽壽聖太上皇帝帝命之地。陪輔行都。最為密邇。皇帝陛下。方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豈容登發百里之間。斯民顛頓。愁悴。父子不能相保。意者未有以實上聞者。臣職在附摩。向復便文。自營不言。死有餘罪。用敢竭誠。悉意上徹。旌展臣罪。親親與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三省同奉聖旨。水道。郴州。桂陽。宜。及衡州。茶陵。縣。民戶於二稅之外。尚循馬氏舊法。添納丁身錢。絹。米。麥。流弊未除。朕甚憫之。可將遂州縣丁身錢。絹。米。麥。並與除放。臣竊惟水道。郴州。桂陽。宜。四郡一縣。遠在湖廣。太上皇帝明見萬里之外。不異遠方。捐賦千民。本州幸在關門之側。反不得如遠方。荒裔。清德澤。臣竊痛之。欲望聖慈。特降容旨。將殿州丁鹽錢。絹。依水道。郴州。桂陽。宜。及衡州。茶陵。縣。及秀州。平江府例。並行除放。使一方仰安。俯子。更不至門。復有生民之樂。不然。乞如明州例。每丁納錢六十文。足。又若以國用未裕。

則乞獨免一半粗寬民力亦為厚幸然終不若沛然並獨為涇漢無窮之澤也臣誠過慮恐議者或謂獨免嚴州恐諸郡援例申請必致有虧經費臣竊謂聖人之治俾萬邦惟正之供丁鹽錢相出於一切本非常賦陛下約已節用凡以為民與時蓄藏充溢獨免之令因將次第而舉今雖調度尚虛猶當先其尤急者用示省賦之漸以地則莫如本州之近以民則莫如本州之困以害則莫如本州之重先後之序宜自本州始况太上皇帝潛龍舊鎮亦非諸州遠致援例惟願答斷不疑俯賜開允俾一邦垂解倒垂之急臣言語短拙不能盡寫困迫之狀惟與合郡吏民深心激慮延頸跂足以俟鴻施之施冒犯天威臣無任戰慄悚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謹奏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聞自古惟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安之適聲色之娛瓊麗之玩敗游之佚實為治之大益其樂難捨其惡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厲大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下百無所嗜皇皇汲汲晝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為天下賀前古之君亦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為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異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繫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儒臣下誤信而輕用之實資治效於是曾蘇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竊為儒學賀夫不為俗學所汨者必能求實學不為腐儒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與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獨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遠妄意揣摩飾非備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羣衆不必誠信材能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羣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公卿結愕而顧私將士巡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其時恣回詆欺敗事阻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材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絳照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為也惟陛下裁擇其中取進止

臣仰惟陛下神武英容恢建大義將以明天經而脩人紀凡倫俯苟安沮計害成者皇明下燭舉無所逃在位在服將若順上所嚮各肩乃心以趨事赴功王業之隆可拱而待臣竊以謂沮計害成者陛下既已知所惡將順奉承者陛下亦當知所察恢復大事也規摹審定方略當審始終本末當具舉發急難易當豫謀古之君臣如何踐履蓋如高祖良平相與其圖大計反覆籌畫至于今可放曷嘗敢易為之哉今委

靡者既不足言將順奉承者多為贊美稱頌之詞既未嘗默疑復無所論難夫一郡一邑之事尚疑者半難者半參合審訂然後至於無悔况天下大計果無可疑而無可難耶臣所以願陛下深察之也大抵欲實任此事必不輕受此責蓋成敗利鈍其責將皆歸於一身故先盡其所疑極其所難再三商確胸中了然無憾然後敢以身任之雖死不悔彼隨聲響和無所疑難者豈所見真如是之同哉特欲論取一時之快以釣爵秩勢迫事急又為他說自解而去獨遺陛下以憂勞初非實有徇國捐軀之志也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政忠協心者之不多臣豈動陛下盡疑其迎合而輕棄之哉唯願陛下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以何事為先以何事為次意外之禍若之何而應未至之患若之何而防周密詳審一無所遺始加採用則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於前矣然後與一二大臣合羣策定成算次第行之無慮其素大義之不伸大業之未復臣弗信也唯陛下留神取進止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二首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惟紹復大業是志惟計安寓內是圖前代帝王聰明勤儉僅得陛下萬分之一者莫不隨世而就功業未有如陛下汲汲汲汲治十有六年而焦勞未解者也意者殆羣臣不足以佐下風歟陛下自履尊極政令屢有所更革人材屢有所易益矣方其未更也方其未易也羣臣有能先事建白以起發聖意者乎其所以啟未極而變患未甚而消者獨賴陛下生知天縱隨即覺悟而已故舉偏救弊維持至於今日者實由陛下聖明獨運而非羣臣之功也然志勳道遠遷延至於今日者亦由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也陛下初豈樂於獨勞哉良以羣臣不能仰助如前所陳加之總攬既久國事操策者多不如陛下之精審議法定令者多不如陛下之明習甚則私意小智又多不悉陛下之謙察陛下遂謂天下之事既知之矣天下之人既見之矣所以慨然益堅獨運萬機之意也夫獨運萬機之說其名甚美其實則不可不察焉臣請序而言之人主一心實治亂安危之所從出所患者繫於多欲則其心昏蔽而不能宰制萬事今陛下於聲色於游畋儼然無一毫之欲惟其有意於獨運萬機故瑣微繁細悉經省覽酬酢區畫日不暇給而天下大計或有所遺治效不進反與多欲者同豈不甚可惜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厥今寇敵陸梁而國勢未寧民力殫盡而邦本未寧法度具存而穿穴窟窿實百弊俱極之時官寺充滿而惰惰苟且無庶績成熙之效降附布於郡縣而未免於疑沮幣藏耗於軍屯而未免於怨嗟陛下欲寬宵旰之憂必得非常之材委屬之然非常之材類皆不肯捨規矩準繩而徇人惟忘勢盡說有資友之義推誠篤信有父子之親而後可致苟獨運萬機則非能受控御者鮮或在列上益務攬其權下益得逃其責陰謀拱視沉浮取容陛下宵旰之憂雖與國之乎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陵奪而後安向者大臣往往不稱倚任陛下不得已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郡縣怨省部據周陵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患猶未盡見也一旦有事誰與招麾而伸縮之耶由一命而上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人主然後尊重無以復加苟萬機獨運大臣而下皆為人所易則人主豈能獨尊哉如曰臣下

權任太隆。惟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糾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誠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辱至尊。以代其勞哉。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陛下至公無私。左右之臣。雖素號親密。至其過威斷力行。何嘗有所牽制。可謂自聖心。所謂左右之臣。不過供指頌。傳命令。何嘗假以事權。天下徒聞陛下獨運萬機。事出中。聽其聲。不察其實。妄意有勞者。或微有所預也。而其陪侍。孰工於揣摩。亦能時以一二事。取驗於外人。稍稱之。此在英主之世。本非大患。惟明揚賢。各還其職。公議而公行之。則人自無所疑。而為左右者。亦得全其恩。意保其寵。祿矣。猶介之士。忿激過當。至以漢唐權倖為比。誠非所擬。然人之關高。經結。少有弊。則生疾。陛下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讒。而益思避。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思抵排。及是時。忿激者之所發。將見之矣。此獨運萬機之說。不可不察也。臣願陛下虛心屈己。以來天下之善。居尊執要。以總萬事之成。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備察。勿詳於小而遺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遠。意為而遠。選各竭其忠。體統正而內外各得其職。則二帝三王之治。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臣愚竊不識大體。惟陛下裁取進止。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假擬觀之。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會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雖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辨。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就可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賢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賞。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辰指獻言者。多以小精緻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蹙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驚。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以爲陳腐。爲迂闊。範防既微。無復畏忌。何所不爲。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減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祖宗化成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廢削之乎。臣竊謂今日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燕。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則消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回回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進編次文海劄子

右某先於治熙四年十一月內。承尙書省劄子。勅旨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校正開雕聖宋文海。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委呂某專一精加校正。某竊見文海原係書坊一時刊行。名實高文大冊。尙多遺落。遂具劄子。乞一就增損。仍斷自中興以前銓次。庶幾可以行遠。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某等將秘書省集庫所藏本朝諸家文集。及於士大夫家宛轉假借。采傳記他書。雖不知名氏。而其文可錄者。

用文選古詩十九首例。並行編類。凡六十一門。爲百五十卷。目錄四卷。某竊伏自念。本朝文字之盛。兼作相與。誠宜采擷英華。仰副聖意。而某學問荒淺。知識卑陋。不足以知前輩作述之指。願勉承命。今已經年。簡牘浩繁。纂輯難。加以繕寫。偶嬰未疾。尙恐疎略。抵牾未敢遽以投進。今月二十四日。伏蒙輔臣具宣聖諭。緣某已除外任。俯詢所編次第。自惟稽緩。不勝愧懼。所有編次。到聖宋文海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冊。并臨安府原牒。到御前。降下聖宋文海舊本一部。計二十冊。並用黃羅夾。封作七。欲望特與敷奏。繳進。不勝惶懼。俟罪之至。

直秘閣辭免劄子

某先奉聖旨。編類文海。近因宜論繕寫投進。今月四日。承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呂某編類文海。探摭精詳。可與直秘閣。又蒙聖恩。賜銀絹三百疋兩。某竊自揆。度問學淺陋。知識卑凡。實不足以稱討論之選。願勉承命。冒昧奏篇。疎略舛差。無所逃罪。敢請上恩。隆厚。寵數過宜。晝夜以思。不遑事處。人心初不相遠。竊聞果有駁章。誠以編次此書。止是將前人文集。略從其類。徒淹歲月。何有勤勞。又况去取之間。豈能允當。方聖上責實之日。尤重職名。非有顯功。未嘗除授。兼某已拜金縢厚賜。至於寓直中秘。實爲太優。豈宜貪冒寵私。重煩公論。欲望朝廷矜憐。特與敷奏。將所除直秘閣恩命。速賜罷罷。于濟朝聽。某下情無任悚懼之至。

再除著作郎史官辭免劄子

恭准尙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呂某除秘書省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伏念某頃者備數著庭。以病自免。聖上錄其鉛槧之微勤。界之貼職。以寵其歸。綏獎覆護。愈無近比。臥家以來。未及兩載。公朝記識不替。除自己煩。既還舊職。復錄史觀。深惟厄殘。小臣至愚。極隨仍歲。所蒙被者。雖糜捐九死。無以仰酬。使筋骸僅可自比於人。所當奔走就列。勉思稱塞。實以右支風痺。久成廢疾。戴大恩而莫報。願薄命而自憐。冒昧控陳。誠非得已。伏望特賜敷奏。收還新命。依舊差注宮觀。庶當微祿。以養餘齒。候指揮。

除參議官辭免劄子

右某近以病控免恩命。十月二十九日。准勅。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仍益務。某竊自惟念。一介安庸。無所取似。疾病沉痾。已爲廢人。公朝記識不忘。始則欲加被飾。俾之屬於東觀圖書之間。終則憐其病貧。又復資於職。優厚之地。人微恩重。成極涕零。豈不欲與疾之官。以拜大賜。實以抱病之久。驅馳道路。力所不能。欲望特賜陶鑄。一宮觀差遣。候指揮。

答能辨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苟况、揚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實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是非，凡此數端，具以實言，實相講磨，以仰稱夫明天子教養之實德，乃若意向奇而不求其安，辯尚勝而不求其是，論尚新而不求其常，辭尚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館職策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救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為也。變世之士，喜功名之人，慷慨磨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淪，未逢其原，而倚辦於區區之力，固不可耶。漢至文帝，宇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脈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涕者二，長歎息者六，實誼之論，何其不與事體也。意者危言駭世，姑一快胸中之憤耶。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刺落向虛，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顧乃湛於卑陋，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君也，誠樂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援臂以仍之耶。文帝之齒長矣，閱天下之事，乘矣，四體伸縮，寧不自語，誼乃激其言，張且夕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獻告，自源祖流，甚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微以意完，召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為魯慮，亦緩頰與，而急庸聽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為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士築驚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匈奴，漢庭公卿，既細瑣而忘遠慮，誼之憂，豈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其碑，而係其類，則疎矣。天下之患，儲者常欲一切不為，銳者常欲一切亟為，甲兵朽，鈇鉞，銜靡，謹直，始取爵秩，各飽其欲，而日腹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既不可勝誅，號為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己，而輕發之，終無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其本，循其序，廢之於前而收之於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問知所倚，雖略行其策，迄不能並三五之隆也。誼而概嘗有聞，肯墮其說於一偏，而擊諸侯，匈奴，為發語之端哉。必將首明帝學，大定其本，而嗜卑憚高，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必將繼論儲貳，趨擇師傅，而刑名慘刻，術數臨制之習，不能入也。必將深絕私昵，防微杜漸，而近戚幸臣，干法擾朝之惡，不敢肆也。今觀其疏，或汎數而置四五之間，或遺落而無一言之及，誼尚得為知大原乎。大原既失，無感乎用力雖勞，言者急而聽者緩也。若夫姚崇在唐，堦之於誼，則非匹矣。自下求上，實誼之於文帝也，自上求下，元宗之於姚崇也，一則踏足而說其聽，一則虛心而喚其言，孰可同日而道哉。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崇之舊德，風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後於崇者何如也。崇苟學知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賈，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為呼何薄也。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君相畀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為固，則為治之大原已駭矣。雖力邀強制，僅致小康，時改意，必潰決而不可遏，紐解絲絀，不待觀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二

策問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上非特為飾治之具，下非借為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昔論立心不實，為學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圍則曰禮義廉恥，筆於書，發於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發於言而未嘗從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囑者，相掣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無疵。古之人，其為己不為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苟詞章博說，事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王道之當脩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為綱，何者為目，毋徒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勿徒曰清虛寂滅，盡的言其亂真者，時深時淺，申韓害正者，勿徒曰刑名術數，盡確論其害正者，時亡時存，辟嚚懲魯，人人異質，不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為學者之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

天寶之季，固已兆於開元之元也。傳說且傳，而暮輔相以匹夫而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其甚，而後有餘耶。始之日，後從諫則聖，蓋齊大原之舟楫也。中之日，惟厥牧，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日，念終始，典於學，蓋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符如祭祀，恭而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縱橫條陳而力遠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厚隨管，安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議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陞之方新，其是十條以堅其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矣。何暇恤其後哉。考之於史，元宗論其約，不待他日，方崇持國乘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曷為而按鍾紹京之獄，猶有待於崇之教也。問以法行自近之約，曷為而疑王仙童之勳，猶有待於崇之奏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曷為而許閻楚珪之官，猶有待於崇之卻也。此猶力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楊思勳名出宮，盛駭乎宦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樂崇崇，又增重其事權而道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為不然，已暗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待邊功之約，元宗視之亡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遠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終，次姚崇之本末，然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豈獨一李林甫之罪哉。誼之一書，肆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諱諱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憚，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容納為帝王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侈心邪念，固政舛令，出於我而恬不自覺者，夫豈一端，而亂萌禍機，羣情衆論，隱匿壅遏，而不得上聞者，亦何可勝數哉。待言者之傷正宜達，不啻疹之待砭，璧之待杖也。容養獎納，此自吾切身利害，其遜其悖，彼蓋言者事，吾何為預之哉。誼雖氣激辭憤，關於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做輔拂，不絕於朝。終置文帝於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驗，他未即見，惟於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遲就是君德未信於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是君德已信於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遲就，則切侵許，在言者之得失，則二。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於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為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為淳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解作此等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術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非甲根發，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窳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事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忘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長，若問巷僻，互和奪攘者，何其小也。苟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弔湘賦，而己哉。史稱姚崇、宋璟，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不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侯氣已蓋諸王，手鑄逆章，太平之難，肇風大位，僑逸英毅，若太阿出柙，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抑畏也。庶臣頌輔，政當厲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儲重道之質，左右規矩，納規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乘繩繩，略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歷差，而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諫，畏天之說，典訓訓誥，皆命之書，異籍而回指者也。崇矯誣上天，一旦破其肩，而艾夷之，使其君蕩然無所顧忌，馴致漁陽之變，撤其防而道

其侈者，實崇也。度崇始意，不過容悅迎逢耳，亦不自知其禍之至此。末流汎濫，雖崇尚存，亦非捧土所能塞矣。莫大於天，而猶不畏焉，於一崇乎何有。自有書契，嚴畏天之說，以相付者，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既業祗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之以適，莫備讓之私，則作於心，密於事，以於而家，而國矣。崇學不知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大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力諫，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於古訓，雜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儲重道之意，本不自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矜，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於己者，亦可以是以語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儲者蓋絀坐於朝，議於堂，扞於邊，皆使捷銳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觀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繫固滯，遂概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衆而上至寡也。奉天下之所樂，奉天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強狠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較於天，而儲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儲者舌敵唇腐，本為難計，而輕欲銷磨之乎。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羣策以圖大業，尙論前世，誼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隨其論，願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役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尤可稱者，財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王，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於一日，自古諫臣，懇切懇懇，千百疏而不能回者，從之於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以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尙未能半前代之效，豐駟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為漢唐憂者，亦十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尙有可思者耶。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而苛法復生，誅賞阿即墨之後，日而變伴復聽，則首尾衡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尙有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見去一小人，是一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醜之衆，博推遠叙，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偏字，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推蓋，訴保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懈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觀繼之，向若消固專一，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羣動而立不丕之基，享至宵旰十年，尙動順治之歡乎。此愚所以冒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儲儲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緒，其會則出治者，無一出一入之畧，而觀治者，亦無一畧一權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問燕咨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躡等而議。

號江淮之裏地黃堂勝概傳王杜之風流亦壁成聲想曹劉之雄烈會齊侯國之運皆當控扼之衝疏乎陣以制襟喉遠烽燧以明耳目耕事封部儲峙獨根樹而民氣蘇蘇嚴賞罰而士心奮有此數者當求通濟之才豈無他人獨預審宜之寄如某者稟資甚薄涉世多奇費日月於簿書容風霜於郵傳惟慮黃而立見自愧無聞金鎔冶而不祥益思難進崎嶇末路踴躍窮途肆法宮軫共理之良而從受舉實之昭遠慮論奏偶成誤墨之蠅濛被選檢豈稱乘轡之鹿叨逾若此報效闕然此蓋伏遇某官名世真儒際天與學冠歷華公之表典司大政之元遠至邇安問重輕之勢出長入治兼收鉅細之能凡俾付於萃條必參稽於輿論於何惟鈍亦我陶鑄某敢不力務中行勉求實効措諸事業願師三折肱之醫畏此而書莫伸九頓首之禮

又代謝從官啓

岸江之壤條教用希被邊之州憂虞實重曾是迂疎之質膺茲推擇之餘庀事有初撫躬無所竊以填拊凋殘之俗輯寧荒遠之區參稽前聞具載成績衛文大布馬遠至於三千羊祜輕裘田愛開於八百克綏疲瘵於幾富強闕然近世之亡稱難矣風流之將絕佳者拘小文而牽制誕者吸空縲以浮夸非邑蔚條版圖運蹙豈特威權之素奪正唯勞來之不前匪求循吏之能執還平世之術如某者乘心推魯降命奇窮才能不及於中庸名實未加於上下周羊問馬既乏於政聲學學學又類於世業幸運朝列誤玷薦書嚴虎落以并城任當禦侮佩魚符而臨衆責在長民合是兩端萃於一己凌兢拜命龜勉效官請言忝醫之由實出耕耨之庇恭惟某官留意人物盡忠國家樂拔茅連茹之多舉無遺善思采葑下體之略恕不求全凡宜化以承流必集長而去短故斯屏陋亦玷使令某敢不外飭節內齊封部形格勢禁庶成襟帶之勤仁漸義摩敢望矜鑑之詠

又代通張魏公啓

仰夫子之門墻夙有依歸之願瞻元戎之旌纛獲承節制之尊敢以丹誠寓之糊前恭惟某官佐王頊輔命世真儒先知覺後知傳斯文之正統小德役大德爲善類之宗盟扶日設於虞舜握斗橫於宥府入則贊一日萬機之務出則專五侯九伯之征震疊龍荒煥燁麟閣處消息盈虛之變適行藏進退之宜肆琴瑟之更張首弓車之聘召獻言申戒避龍就閑羽檄交馳舊疏果符於龜策報書仰至陪都載籍於麟符當虞舜之四巡延管文之三親連得坐勝聚精會神錫鉄以拊師總江淮而分隴落匪表之危膽沸鼎奔之歡謠游賊精明鼓角謹亮國家再造高鴻烈於汾陽天地重開翊丕圖於建武冠鈞衡於廊廟下晉澤於幅員若智若愚以禮以頌某荒蕪晚學陪證孤蹤每原念於衰宗常屢投於化治志勤事左心親地疎誤分邊壘之憂幸効輪門之役雖迹遙風鳥莫伸罄折之恭然氣激肺腑竊效鐘鳴之應

代倉部知池州謝宰啓

考謀邊城訖無善狀水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諫日以澹官敢寓書而微聽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爲心郡邑之間宜以穩定安集爲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龍勞瘁萬屯之聚載莖載柞

俯級千耦之耕承里閭親食之餘當師旅勞還之後欲昇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質固陋偶冀災表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孤壘屬邊書之馳驚紛輿事之釋懸顧當地勢之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而而去彼荷新澤以來斯爰考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繼從之偶同顧今昔風流之非匹退思僥倖之極盡出陶成之私恭惟某官經緯卓猷彌綸王度權衡有信播輕重而得宜坏治無心俾小大而爲用近東周行之意遠吾共理之良何此屏庸亦容忝冒某敢不闕除民瘼和輯帥屯歌小雅鴻雁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之傳益務慰安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

又代答教官啓

並玉關而出成已愧罔功頽銅虎以分符游膺因任方愧馳書之緩乃蒙鑿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六經學關百氏赫奕詞林之譽從容泮水之游自幸發蹤獲聯王事雖費日簿書之末無預師儒然道風俎豆之間莫資郡政風塵載厲燈火可親願益厚於節宜庶導迎於休寵

代倉部通吉州交代錢吏部啓

列戟相照夙託門闈之舊擁麾歸觀復承矩矱之新接武有期拊躬載并恭惟某官德隆民表誠貫邦儀隨陰陽消長之源極文武強張之用河山帶礪駢旆傳百世之盟蘇鼎蒸嘗膺膺聖五王之盛尙矣典刑之未替蔚然文獻之可觀早涉要津浸敷華問大邦維屏澤久決於侯藩太微積星望風高於邱位越從開燕申命拊循經律以參稽權恩威而並用魯公報政方當入輔之年楚尹告新其在合符之日某昔勳展對今幸規隨瞻遐矚以益高策羸擊而自愧受雄制浩繁之責竊有懼焉承漸摩綬綬之餘則知勉矣氣和青律日靖黃堂願憲謹於節宜用事承於卷倚

代倉部通吉州胡邦衛待郎啓

避蓋公之舍夙願趨承倚韓子之門尙虞塵斥敢陳尺牘恪布寸誠恭惟某官名冠倫魁學窮根柢貫大忠於日月際浩氣於堪輿早抗危言力扶正論帝臣蹇蹇豈容裴藿之干王道平平忍使荆榛之塞風波萬里金石一心速鼎豐之承堯首弓旌而聘說兀中流之砥柱坐閱頽波澗似曉之長庚獨高衆宿校爭輿論見東夷衷其期三接之餘嶺奉四鄰之拜某素心慕用茲幸瞻依秣馬舊車已避風於牆屏執筆操履先展敬於絨膝

謝單謙讓舉自代啟

伏惟照牒舉充自代者深嚴謙省未嘗一通竿牘之勤規燻奏函乃有再出門闈之幸游膺瞻獎采切兢慙竊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共不求而得者始號知己無實而當者亦爲欺人雅道涉險公論益尊材無定品以造請之疎數爲賢愚士失常心以薦揚之多寡爲輕重舉賢或蔽於私昵冒寵罕聞於自量有聞者英力回蔽賢圖爲良於公舉未得其真借光寵於塞蹤以明此意謂其適居邊遠之地偶無營繕之嫌表而出之庶有從者急於論俗困靡暇於詳求退以省躬亦不容於輕受既辱知於絕望之日輒告病於拜

恩之辰。如某者。質本願學而固滯。...

謝陳尚書舉自代啟

伏准照牒。舉充自代者。素入宸闈。...

答詹秀才啟

東書以出。將遂遠游。行卷所施。...

答侯秀才啟

頃樟故扉。已起意然之喜。發函開卷。...

中兩科謝主司啟

問津那魯。未知經術之源。...

之列。既為騰騰之階。日而須。若價所負。...

除太學博士謝陳丞相啟

里閉漣沉。久安分守。膠庠清遠。...

通柳嚴州啟

奉几杖於雙清。久託通家之舊。...

願某趨承惟週。圖擇情增。貢森禮於絳。願慚插詢。週餘光於榮。載彌切載。

通嚴州鄭教授啟

官牒推移。闕然觀德。郡摩誦說。幸矣親仁。敢憑竿牘之傳。先效門闈之敬。竊以管道同術之謂友。聯事合治之謂僚。惟此兩端。難乎共貫。尊禮誦說。每多離合之嗟。几案鞭笞。豈復漸靡之暇。至若有編簡討論之益。無簿書期會之煩。允謂難井。厥惟至願。恭惟某官。閔材英發。與學精微。心追游夏之淵源。筆挾卿雲之翰。詞林藝圃。擢百氏之菁華。雋軌英。冠諸儒之領袖。小淹泮水。行踐石渠。及召闈之未。願尚均齒之少。遂某甫茲。捧檄行即升階。渴聞教。之餘。濬去。坐。預。日接官。將巧補。息。之。

通張嚴州啟

伏審溫詔。起家仁聲先路。四封。不勝朝夕之思。一世。獨任春秋之責。敬陳。上。恭惟某官。傳世精忠。潛心正學。淵。向。期。素。定。於。胸。中。牧。豎。捐。摩。夫。亦。何。勞。於。掌。上。然。君。子。之。誠。本。無。息。而。儒。者。之。效。久。不。明。在。昔。諸。賢。固。嘗。有。志。或。遠。近。未。孚。而。奪。於。時。命。或。內。外。未。合。而。窒。於。物。情。讒。評。交。與。疑。信。相。半。思。少。伸。於。此。恨。願。將。付。於。何。人。歷。訪。精。神。咸。推。魏。國。既。行。而。復。尼。惟。衡。山。有。韞。而。莫。施。今。茲。一。來。任。是。二。資。實。賢。斯。文。之。興。廢。豈。徒。闈。境。之。成。休。必。將。尊。其。所。聞。而。後。發。臨。事。而。懼。佩。涑。泗。之。格。官。視。民。如。傷。奉。調。遣。之。道。調。使。羣。議。衰。髮。之。際。則。吾。道。增。丘。山。之。崇。某。久。矣。向。風。於。焉。效。勞。焉。拙。誠。於。簡。牘。敢。為。駢。備。之。虛。辭。委。隨。質。於。斧。斤。尚。願。琢。磨。之。厚。賜。

除館職謝政府啟

奏薄技於北門。所期報能。並英游於東觀。乃奉詔除。非據之慚。不勝是懼。竊惟。藝祖於寓縣。沉掃之始。大輯羣書。太宗於。臨。隆。等。候。之。時。肇。新。三。館。王。猷。未。竭。戎。務。方。興。屬。此。多。艱。驚。熊。罷。於。郊。野。曷。其。有。暇。儀。鴻。鶴。於。園。林。仰。窺。闕。模。厥。見。深。指。蓋。豐。功。茂。烈。非。不。足。以。昭。威。靈。碩。畫。老。謀。非。不。足。以。供。指。顧。至於崇。建。治。本。翼。扶。化。基。將。為。深。長。久。大。之。規。必。訪。希。闕。寂。寥。之。地。乃。藉。墳。籍。乃。資。峻。良。洗。光。濯。發。於。陳。腐。已。蠶。之餘。改。容。更。貌。於。習。俗。共。輕。之。後。若。徒。盛。觀。第。可。飾。於。太。平。必。有。沉。幾。乃。見。尊。於。英。主。其。用。則。晦。其。理。則。微。跳。豈。馳。驅。爭。効。於。可。知。之。際。實。誠。諷。詠。潛。扶。於。不。見。之。中。間。劇。兩。塗。弛。張。一。柄。於。今。之。制。此。意。尚。存。一。人。厲。精。綜。駁。於。朝。百。吏。竭。誠。趨。承。於。下。獨。茲。儒。館。特。異。常。俸。厚。廩。廣。居。終。日。不。離。於。筆。墨。雅。游。勝。踐。經。年。未。識。於。符。籙。匪。欲。養。高。而。忘。考。實。督。之。迫。者。課。每。易。寒。期。之。寬。者。責。反。難。酬。宜。得。軼。材。以。充。盛。選。如。某。者。質。則。甚。滯。學。而。弗。專。自。其。少。時。既。移。於。科。試。及。乎。壯。齒。又。溷。於。隱。憂。竟。失。全。功。徒。勞。初。志。誤。見。收。於。坏。治。辱。為。役。於。樞。門。謂。薄。內。漸。疏。愚。外。見。置。杯。易。酒。當。思。游。治。之。新。羅。塊。已。枯。盡。答。難。培。之。舊。植。然。自。信。傷。若。反。求。甫。及。終。更。力。新。歸。查。巧。餘。閒。於。定。省。得。舉。願。於。講。磨。詔。旨。甚。嚴。私。竊。莫。遂。思。枯。才。竭。不。能。舒。藻。而。為。國。華。識。匪。志。測。不。能。獻。箴。而。達。民。瘼。分。於。汰。斥。實。以。甄。升。階。是。正。之。初。筵。仍。編。摩。之。故。步。賜。則。厚。矣。懼。亦。甚。焉。百。年。儲。養。之。嚴。未。嘗。成。溢。一。夫。差。擇。之。誤。自。此。將。輟。雖。佩。鴻。知。恐。累。大。體。此。蓋。伏。遇。某。官。道。隆。

平施。義。篤。曲。成。巢。閣。覽。鳳。盡。出。網。羅。之。獲。參。天。杞。梓。悉。由。封。殖。之。勳。雖。如。冥。頑。亦。佩。光。景。某。敢。不。藏。修。暇。日。玩。釋。前。聞。名。聲。追。隨。庶。發。難。開。之。蔽。斷。編。展。對。少。債。未。足。之。心。

答特奏趙狀元啓

黃髮陳篇。已快先鳴之聽。青衫行卷。乃修後進之恭。其賜則隆。於禮為過。法有特奏。國之舊章。謂三歲科。選不足以盡天下之才。故九重咨詢。常欲多得老成之論。請言其始。豈專為恩。某人入紆。測謀。仰奉大對。述先儒之訓。故固後學之罕觀。陳前輩之典型。亦近年之未有。以是首選。可見上心。某有職。殿。虛。無。勞。衡。石。頃。在。父。兄。之。側。粗。聞。者。舊。之。餘。每。思。南。渡。以。前。恍。如。天。外。不。意。北。方。之。學。復。到。眼。邊。

為汪尚書作知平江謝宰執啓

獻。誦。論。思。每。竊。憂。於。累。國。蕃。官。屏。翰。輒。自。詭。於。臨。民。資。然。書。殿。之。華。增。此。轄。門。之。重。載。惟。光。寵。實。匪。故。常。伏。念。某。學。樸。材。疎。幽。衰。志。落。彙。召。從。於。蜀。道。頭。冠。肯。於。禁。途。顯。秩。華。資。兼。諸。儒。之。盛。選。帥。言。公。議。負。衆。正。之。深。期。名。實。未。孚。形。神。交。病。思。均。勞。於。外。服。庶。逃。責。於。餘。年。曾。謂。曲。成。竟。從。私。願。恭。惟。某。官。懋。隆。民。極。協。建。邦。經。愛。惜。人。材。傷。恐。加。於。毫。髮。扶。持。善。類。恩。不。啻。於。丘。山。有。如。衰。謝。之。踪。猶。在。保。全。之。數。凡。所。見。州。閭。之。纖。悉。當。盡。控。聞。及。未。歸。田。里。之。須。臾。用。為。報。塞。

代先君通曾氏定婚啟

蜀。豆。蓮。之。遊。非。俗。宗。事。之。嚴。躬。井。日。之。勞。尚。賴。素。風。之。衍。既。令。龜。而。協。吉。將。奠。雁。以。告。虔。敬。致。微。誠。願。聞。嘉。命。

容潘氏定婚啟

游。從。再。世。既。彼。此。之。具。知。講。肄。十。年。亦。往。來。之。無。間。追。聞。嘉。命。其。敢。固。辭。令。弟。茂。才。種。學。之。初。方。求。內。助。某。女。及。笄。之。始。未。習。婦。儀。志。尚。有。加。可。使。效。鍾。田。之。役。進。修。或。息。當。令。獻。斷。織。之。規。

通潘氏定婚啟

里。巷。東。西。久。矣。論。交。之。舊。官。曹。先。後。居。然。託。契。之。深。是。惟。二。姓。之。歡。非。由。一。日。之。雅。某。少。儀。未。習。追。此。冠。婚。伏。承。某。婦。禮。既。閱。稱。於。保。傅。奉。箕。帚。而。來。助。義。亦。篤。於。弟。兄。操。几。杖。而。從。游。學。將。求。於。伯。仲。

代右司叔父答李氏合定婚啟

百。年。門。戶。各。保。家。聲。二。姓。婚。姻。共。俾。先。賢。某。位。長。女。順。承。之。道。肄。習。未。闕。伏。承。某。英。妙。之。稱。發。聲。惟。既。奉。導。育。之。罔。敢。稽。報。聘。之。修。有。若。端。康。以。來。非。無。雅。素。其。自。來。公。以。下。莫。不。聞。嘉。

代汀州叔父答李氏定婚啟

北。望。中。原。慨。想。故。家。之。律。度。南。來。江。國。獲。依。名。勝。之。風。流。苟。可。合。二。姓。之。歡。何。必。有。一。日。之。雅。伏。承。某。文。章。論。固。已。不。凡。某。女。婉。婉。聽。從。粗。謹。所。職。有。來。玉。帛。之。禮。式。陳。棗。栗。之。儀。師。友。淵。源。之。功。知。所。自。矣。夫。婦。唱。隨。之。義。將。有。賴。焉。

通芮氏定婚啟

合父兄師友之契。時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緒論與聞。曾是漸摩之舊。伏承令姪女素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尚祈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二

書

與汪端明書

恭審出命中。崑升華次對。除書市下。公論僉諧。竊惟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選用常典。固未足為深賀也。邊遠未寧。入秋已十日。尚不聞大有設施。可為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以引見候告滿。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閣。既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為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遠遠講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因時賜書。由賜開論。幸甚。未七月。

某區區之跡。昨待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仲冬復過浙西。挈提幹家叔一房歸。今還舍餘六旬矣。待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特款下情。但深企仰。和議甫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獨遠在萬里外。有鄰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聖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為吾道賀。今茲滄海召命。聞既至都下。計已有除授矣。乙酉正月。

開府既久。庶事諒已就緒。吳侯人親。一面之憂。尤重。維御綏懷之略。填拊控制之宜。竊想成畫。固已素定。更祈深省遠思。博盡衆智。上寬西顧之慮。豈勝幸甚。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盛哉之下。得人必勝。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某餒飯舉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僱蒙付示。幸甚。乙酉四月。

恭聞入對。已次近境。樂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深恨。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冀函蒙包納。不見睦。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乘正之福也。丁亥九月十四日。

治學想已就緒。雲山勝槩。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置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為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致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發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為之整頓也。癸巳。

少夏新太平州司戶趙煥。舊與之從游。有志向學。且練達世故。於流輩中不易得。願一聽聲。儻有以語之。想必能佩服。入亦季路同年也。餘既於前書拜稟。更不重出。

奠居浸久。諸事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時。遇有訂正處。口授侍旁者抄出。似不為煩。而於後學甚有益。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考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寄語元晦。待報亦甚欲得討論也。癸巳。

少夏新臨江教授王遇。篤信嗜學。為人殊務質。願得親聲。敢望詳賜誨誘。幸甚。士風衰。真知尊敬前輩者蓋不多得。儻示端緒。庶幾其志益堅也。度其到向在。一兩月後。更不詳稟。

少夏近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為詳備。今即令輟工。專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伺候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儻籤秩叢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儻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為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為厚幸。願不敢請耳。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遺毒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動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遠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庶然遂無一事。卻得專意為學。遠去函丈之久。惟倦地。形於夢。

蘇免喪決當登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洛中文字。結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屢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為迎待。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若雪地近。亦當慮者。更觀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甲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動移。記瞻視不至妨。靜養。久自有趣。至於酬酢。願。遂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常揮節也。元晦祭儀。備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固欲省並。而之。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為我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問。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徑檢付來人。舍人丈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甲午

某哀傷之餘。形神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復恐其不察。以為有所遊求。尚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伊川言富靖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靜論春秋帖。舊御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甲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向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啟發。周浹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靜論語說。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極清高。丞取高侍郎所。蘇伊川語。備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卻可。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瀟灑動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為望。甲午六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警款。惟新。已復傾仰。閒居幸少。拘絆。年歲間。自可再叩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辭受。定。會於樓玉山中。也。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早付示。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考。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為斷也。甲午七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蓋因為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為疑。此誠過慮。告試為斟酌。倘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訪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衡。度。待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為慰。甲午

與曾大卿原伯
往見三八。舅亡。張子韶。得。致道湖上。循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為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茂父

某區區之跡。自推憂患。屏居五年。闔戶溫習。故書。粗似安適。去秋。偶復有册府之命。勉勉此來。供職小。論

半載。沈浮糶食。殊愧初心。誨警。竊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關。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拜起居。向。舉。敢。祈。厚。為。道。義。謹。重。

與張荆州敬夫

恭以某日。聞道達者。積有歲時。身歷世變。而獨負。虛。消息之幾。心玩至理。而處清曠幽閒之地。所著既厚。所養既深。海內之士。共。德。應。而。起。以。觀。儲。者。之。效。今。茲。旌。纛。之。來。萬。目。共。視。一。舉。一。措。蓋。將。占。吾。道。之。盛。衰。雖。小。國。寡。民。不。勞。餘。刃。然。儼。戒。祗。懼。固。自。昔。聖。賢。不。已。之。誠。也。

某質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顧蒙。部。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為。日。久。矣。乃。者。免。於。憂。患。適。有。教。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慶。禮。既。有。近。聞。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尚。容。俯。伏。坐。隅。側。聆。警。款。以。酬。夙。志。若。乃。道。諱。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平時徒待。資。工。夫。悠悠。殊。不。精。切。兩。年。承。教。可。謂。浹。洽。然。於。要。的。處。或。尚。非。領。略。於。疑。滯。處。或。遇。護。覆。藏。為。學。不。進。符。實。錄。此。

大槩以收。放。操。存。公。平。體。察。為。主。

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國。朝。典。故。亦。先。致。治。體。本。末。及。前。輩。出。處。大。致。於。大。書。之。所。謂。善。德。明。道。之。所。謂。喪。志。毫。釐。之。間。不。敢。不。致。察。也。但。恐。擇。善。未。精。非。特。自。誤。又。復。誤。人。

吾丈者。世道所繫。居之實難。請宜深。體。志。未。平。之。戒。朝夕。省。察。所。存。者。果。常。不。違。乎。所。成。者。果。皆。正。乎。日。用。飲。食。之。間。果。皆。不。離。節。乎。疎。密。生。熟。歷。歷。可。見。於。此。實。用。力。焉。工。夫。自。無。不。進。之。理。

我方。閒。居。既。非。其。同。寮。又。非。其。掾。屬。義。亦。有。所。止。矣。易。傳。隨。乎。於。嘉。義。恐。最。宜。精。玩。蓋。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賓。主。實。實。皆。明。快。則。欠。和。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

儉。德。所。難。所。謂。儉。德。蓋。凡。事。敏。藏。不。放。開。之。謂。士。大夫。私。意。克。治。不。盡。自。納。敗。關。令。在。旁。者。得。以。指。點。故。不。知。所。倚。耳。從。前。病。良。以。嗜。欲。粗。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太。遽。滿。溢。不。足。而。談。說。有。餘。

始。欲。和。合。彼。此。而。非。卒。以。不。明。始。欲。容。養。將。讓。而。其。害。反。致。滋。長。層。層。小。補。迄。無。大。益。所。謂。州。平。幼。宰。之。徒。初。豈。大。過。人。孔。明。惓。惓。之。意。乃。至。於。是。故。身。後。猶。留。數。番。人。材。社。稷。不。限。者。數。十。年。其。原。蓋。在。此。也。

與朱侍講元暉

某侍。旁。粗。道。但。獨。學。固。陋。念。欲。香。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論。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鈔。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為。善。云。爾。今

於實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卻得面納也。迫行凌遽。姑以幅紙問起居。它所以爲斯文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詢。雖於習察。猶不敢不勉。第實誠識昏。殊少

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遠。不得面

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傾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

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誨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

丈書中矣。尙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

非楊。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收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

無害。科舉枉轉直尺。誠如來論。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且夕便遞往金華。委譚以士人。蓋正

道。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謂得有誤處。告徑附五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奉印

數本拜納。次呂與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乘車始末。以治

行。徑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尤。若故

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即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

正皆主乎此，非謂中正仁義皆靜之用，而別有塊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知同稱，此所謂合之不離，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論，初非以為秘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等語，殊分粒剖，各有攸當，而未嘗有割裂恍惚之病。析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除陽仁義之說，鄙意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緝得求教也。中庸不可能，迨不遠人兩章，反覆思之，龜山之說，誠為奇險，非子思本指，向日不覺其非者，政緣為程文時，致觀新說，徐習時有在著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此當力掃除也。整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誤字皆已改，但卦畫粗細行數疎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益正耳。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多所寄本刊板，故其間一兩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為正。聞且夕亦畢工矣。二程先生集，款曲亦當令整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子所為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為先生之累，欲削去之，更望一報見所寄張丈所論時事，一一精當，不勝欽服。此間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往在嚴陵時，與張丈講論，亦嘗疏出可疑者數十條，今觀來示，其半亦相類，見與張丈參閱，經當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相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不借語言，痛加砭治，乃所願望。

某以六月八日離筵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蟄蟻，陽氣斷絕，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者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澗，尚滯滯，常聞今當已派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事，即還整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倘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僥倖，或收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為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乃附圖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滓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感見，正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議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為難，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論。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非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兼建正人以為補助，待上下字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驥欲更，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某丐祠兩請，而空帖屢下，屢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置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尚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嚮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為懼，第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派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子茂、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如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住時固得前輩警發，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掠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懾侮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辨，況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某勉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稠寡徒，為况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釋，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為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程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啟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涉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為如何，知言疑義，亦俟後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某官次情道，為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淵奧，世故蟄蟻，益知進步之難，倘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繫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止也，出也入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隨事作主張斷之，惟是遠自遠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此與張丈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欲商榷者，謹疏於後來論，以道生一為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為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論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盡，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論之解，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卻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逃釋氏之詞耳，非許釋氏為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歸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辨，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論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為學者固當並進，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涵養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也。若此類不可舉，知言本文卻似無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全，卻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遺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問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間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豈不復問，乃俟其發於他處而後從之語，卻是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不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

根非徒認此費用之一端而已。漢丈顧命章說得太重。恐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漫無守。有云。一何輕誕。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滿。蓋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強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恐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舍北宮黝。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實。然而孟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會。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政正。則判乎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聖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至意耳。

某官下粗。道第案。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沒。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更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向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凝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制圖義。太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為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并呈批教。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問。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既以己午間易質。暗痛冤毒。貫徹肺腑。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慮極安。宿齒飲食。皆勝往時。遠侍旁末。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廢。扶不舉。既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其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東。執氣。塞。不能多述。喪禮。向無。時。屢。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禮。記。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備。督。竟。不。及。及。定。喪。禮。亦。欲。稍。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早。付。下。或。有。暇。更。為。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盡。耳。豈。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送。遲。遲。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因心術虛始知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思慮粗。少。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未。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親。承。海。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本。行。非。如。時。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令。鈔。多。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所。為。斯。文。保。衛。

某罪過不死。復見改。號。推。意。無。復。生。意。為。學。固。不。敢。息。業。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精。明。新。鮮。時。節。皆。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滿。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坐。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行。趣。不。符。則。略。為。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喚。有。高。安。便。當。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卻。不。開。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論。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提。誨。今。專。遣。人。往。候。起。

居。凡。有。可。矜。飭。幸。無。細。大。疏。示。近。者。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開。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道。介。頗。費。力。故。也。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版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他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悲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過不死。奄奄練祭時序。流過追慕。殞。殊。無。生。意。也。示。論。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熱。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室。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愜。愜。遂。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誠。無。官。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為。一。行。以。致。吾。義。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別。紙。批。論。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變。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仁。說。克。齊。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省。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裏。十。日。禮。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為。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向。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趨。切。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開。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責。所。居。相。去。甚。近。往。來。為。便。而。其。家。自。有。餘。亦。非。勉。強。且。為。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資。善。追。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枋。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請。者。皆。俟。後。便。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鏤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整本例價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卻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為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為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恕。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為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當深玩也。

某待盡倚處。哀苦日劇。為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論議。屢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日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直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卻恐意思多歧。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罷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卻無病。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

某罪過不死。復見改。號。推。意。無。復。生。意。為。學。固。不。敢。息。業。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精。明。新。鮮。時。節。皆。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滿。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坐。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行。趣。不。符。則。略。為。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喚。有。高。安。便。當。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卻。不。開。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論。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提。誨。今。專。遣。人。往。候。起。

某罪過不死。復見改。號。推。意。無。復。生。意。為。學。固。不。敢。息。業。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精。明。新。鮮。時。節。皆。苦。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閒。雜。殊。以。自。懼。主。一。無。滿。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坐。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行。趣。不。符。則。略。為。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喚。有。高。安。便。當。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卻。不。開。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論。作。沈。潛。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提。誨。今。專。遣。人。往。候。起。

半月。甚款。混甚顯承教而無由也。今讀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迴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

須望念周教授。解看得平實。有工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

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有未告。批示當納上。垂傍榜帖。某園戶待盡。奄奄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收斂持養。雖未免

步及升其極。成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類。雖殊不。差也。浙東諸郡。秋早。歲事甚可慮。園中不知復何似。

有斷續。御無斷。斷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揣摩之失。儻蒙時賜教

此聞五夫。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家右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倉送郡之類。此於

督。俾得暫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若出調護。某有其子。故敢望附達。薛士龍歸

時位。頗似侵過。恐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樂。謂只做得此等事。此意可玩也。耳目所接。疾

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惟惟依向之意。

痛凍。憫然動心。蓋仁之端。至於時位。則有所止。乃仁之義也。莫若擇其可告語者。至誠勸率之。其不可

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皆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開寶。有所是正。

告語者。容養而使之自發。足矣。就上增添。便成。必自葉知根。所當加澄治之工也。

亦既。較。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勿。勿。附。此。起。居。他。所。厚。爲。斯。文。護。重。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論。懇。辭。曲。折。謹。即。作。韓。丈。書。縷。縷。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禍福正協周之則受之。義

獨改秩。有當商。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遂。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

則。名。愈。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若。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處。也。令。嗣。氣。質。甚。清。已。令。就。潘。叔。

度。舍。傍。書。室。寢。處。不。在。其。家。同。宿。者。乃。叔。度。之。弟。景。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意。務。實。相。處。當。有。

益。叔。昌。亦。自。工。於。程。試。足。可。商。量。五。六。年。前。嘗。爲。太。學。解。魁。近。三。兩。歲。來。卻。都。放。下。舉。業。專。意。爲。學。已。立。

定。課。程。令。嗣。當。自。寄。呈。唯。每。日。到。某。處。則。與。叔。度。兄。弟。借。來。不。許。過。它。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

市。間。不。得。不。如。此。過。防。又。衆。中。人。亦。多。端。恐。志。未。定。或。易。聽。耳。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茶毒，無復生意。數日前，遭受之及兩舍弟過墳，頃十數里，至小塚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縹緲也。自春初謝道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蠶質，但相遠未得實正，咨請為復耳，所慮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論，乃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則渠平生坐在記誦考究處，故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辨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據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為舉子輩謀計耳，如去冬再擇四十篇，正是見作舉業者，明白則少曲折，輕快則欠典重，故各舉其一，使之類為耳，亦別無深意。今思稽其所弊，誠為至論，此等文字，自是以往，決不復再拈出，非特謂其出而已也。禮運、誠是展轉附益之差，但胡氏以此為綱領，則可疑耳。學記中庸集解，及它石刻皆領學記所論甚正，但序述縣尹語言，微似過重，若深造自得等語，雖曰文字之常，然聞石子重乃篤志於學者，吾人分上所以相期，政官損飾就實耳，大抵論義理，談治道，關異端，則不當有一毫回避屈撓，至於說自己及著實朋友，只當一味敘縮，時義與工夫皆當然也。集解序引，指出高奇等弊，極有益，但李錫似不足言，則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某茶毒不死，遂經吉祭推傷之餘，形神可想，初擬少定丐祠，今猶復宿留也。雖生業甚渺，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大善耳。塊處為學，殊無進益，幸自自者，歷歷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卻不至疑沮，自此庶幾幾誨不為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尚資稟甚可，望政坐講，無以發之，用力於平易明白，而時警策之，古法政如此，講論之際，不敢不推此意也。外書源流錄，亦稍稍真，得數十條，但永嘉文字，殊未至，亦屢督之矣。弟子職、女戒、溫公居家儀，甚有補於世教，往在盛陵刊圖，亦是此意，但不若此書之徑直，所惠兩帙，皆弟子職，而女戒都未之領，不知亦有刪削否？如和叔妹章句語，蓋多有病也。

竊承滙簡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善類為國長慮者，蓋莫不憤然自失也。某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於真，所謂舍蘇合而取結蟻之轉者，但反覆思維，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供職，往者臨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躁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不直，大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忙腳亂，出位踰節，甚多，甚思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痼，猶十存四五，今復從事役，夙夜自懼，未知所措，素荷愛予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既往臨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疎闊，故不欲盡行，只今滙過叔度書院，不知令且歸侍旁，唯復向留聲一聽，裁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敢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報中見辭免文字，滿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其倦倦，且欲除職，御其諸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向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容此地位，正未易居，惟深深謝，所以進德修業，懋答上下之望，某且夕為之官計，度郊前可到，遂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送，他未暇及。

某到郡，已將兩旬，一番酬酢初定，但徵錄已遍進書，而其間當職頗多，自此即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繼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雜，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皆拜稟，不知且留叔度處，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進，有可發藥，望時賜示。

某供職亦既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他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屢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恭，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途諸公，無所親疏，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故合目前善類，寡若又揀選，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敢冒昧，乞厚為斯文護重。

歲時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屢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謔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益耳塞胸，忽聞至論，心自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開門舍人，亦輪對，所序在下，如此則須遲遲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遜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鄙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循徑，無向來崎嶇周旋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秦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虛淺薄，無以動聽，有可敬飾者，因便母情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屬之喪，亦費料理，而擯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若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賦要有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勿勿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遲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載，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抵個幽棄，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母情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屢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問向如蘇，此非非便，切須稍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慮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得處，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道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華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盡了為善，近事報中當行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

某到郡，已將兩旬，一番酬酢初定，但徵錄已遍進書，而其間當職頗多，自此即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繼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雜，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皆拜稟，不知且留叔度處，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進，有可發藥，望時賜示。

某供職亦既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他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屢屬疾，其行頗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恭，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證否，前此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途諸公，無所親疏，蓋鄙見偶與來教所慮，故合目前善類，寡若又揀選，恐益孤危耳，今因黃丞行，略此附拜起居，未敢冒昧，乞厚為斯文護重。

歲時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屢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謔字，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快，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益耳塞胸，忽聞至論，心自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開門舍人，亦輪對，所序在下，如此則須遲遲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遜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為忤，鄙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卻循徑，無向來崎嶇周旋氣象，甚可喜也。

某官次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沈秦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虛淺薄，無以動聽，有可敬飾者，因便母情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屬之喪，亦費料理，而擯人葬地，猶有所未定，今莫若就緒，否人事書問之類，亦莫有可簡省者，否精神氣力，賦要有有限，不可不厚為此道保惜也，勿勿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遲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某到官行且半載，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綴緝簡牘，外此無所關預，抵個幽棄，殊以自愧，對班猶在兩三月後，有可警誨者，母情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屢想已得地，不知安厝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密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問向如蘇，此非非便，切須稍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腳不牢者，往往波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某官次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間慮慮之所及者，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回互得處，徒為崎嶇，決無所益，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闕道處極多，但是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曹所論文格，竟為華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扞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葬地已有定卜，安厝莫須有期，莫若隨分盡了為善，近事報中當行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奔走，無少暇，略此

附承起居。它所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某冗食三館。比又冒著作之命。益重愧投。鉛槧事業。雖粗不煩。但此外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二還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質弱。終莫能有所軒輊。此豈國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殆力請去。遂得湖漕。途可出嶺。亦是一事。劉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通問否。聞清瀾度夏想為况甚。適但或者傳者。述探案過苦。要須放令開暇。從容為善。劉洵復從二陸。學今稱過鄉。專往求教。敢望不倦。誨誨。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久。見其有志而質美。士人中不易得也。近有宣諭。付史館。謹錄呈天語。真王者之言。但對揚殊欠語言耳。告不必廣示人。為幸。清見。到。遲速未可必。故不及詳布。它所厚為斯文護重。

某官次祖遺。邇來同舍例權。備占禮曹。雖目前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繫禮典。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揭息何地。密菴去山。大泥。嵐霧蒸溼。要非可久處之地。卻是寒泉平曠。於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開。移漕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箴戒傲厲之意。不勝感悚。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一一深中。齊官之疾。朝夕玩省。不敢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痛數年來。深知其微。繞袂細深。害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樸實為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採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非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雖羣索居。尤易得頹地。惟說繼此時。賜察治。不勝厚幸。石子重。哀憐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假。家假七月初。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即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霧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脈不斷耳。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較。但史程限過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早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緝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滔夫君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矣。目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不與。緯之虛。在事者。踪跡。素疎。既無絲與之深語。從班一二公。又復力不逮心。滿懷愾。無所舒寫。徒以職在鉛槧。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欲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兼知鄂漕之命。向云欲請。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案近吏。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菲。舉。體。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燕。居。必。甚。安。適。中。間。服。餅。小。誤。雖。知。旋。即。平。愈。調。護。莫。已。復。舊。否。石。子。重。比。方。謁。告。欲。還。天。台。而。有。奉。常。之。選。又。須。竣。一番。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某冗食冊府。已十閱月。空發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月下旬。雖慮慮所及。不敢留。但慮學識。味誠。淺。薄。不。能。有。損。益。耳。聞。竊。述。甚。勤。竊。謂。愛。傷。之。餘。且。須。休。養。舒。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進。道。言之。亦。須。平。衍。寬。暢。然後。尤。大。長。裨。也。靜。江。近。復。喪。偶。甚。可。念。請。祠。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某冗食館下。行已及期。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但目前可告語者。極渺。雖私懷。不卸緯之憂。無所展布。惟竊愧負耳。尚民。獨。期。在。歲。暮。長。年。甚。勉。勉。強。但。理。不。容。已。也。靜。江。時。得。書。喪。偶。後。頗。無。况。求。去。見。卻。妙。須。申。前。請。耳。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微。甚善。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繼積之久。小見諸行。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轄。下。胸。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惟。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致。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齟。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兩。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下。痛。惜。不。知。旅。宦。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即。之。官。矣。它。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祖。乃是見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舉相處。收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納。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道。也。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致。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隱。隱。蓋。軍。量。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惟。憐。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善。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其。微。元。氣。濟。海。稍。有。萌。動。政。當。扶。掖。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齟。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齟。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厭。薄。當。世。之。讓。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息。亦。可。惜。也。勿。勿。再。此。布。某。它。惟。厚。為。道。義。護。重。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慚。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尚。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已。甚。恐。須。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况。今。陳。相。為。帥。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齟。若。隨。分。可。少。蘇。疲。瘁。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卻。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紛。切。乞。深。入。思。慮。為。幸。近。潘。鑾。勸。南。康。簽。判。遷。延。不。發。逐。吏。并。乞。權。趣。赴。任。曾。得。指。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卻。是。熟。事。甚。易。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奏。之。禹。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為。鈔。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稟。它。所。為。斯。文。護。重。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微。甚善。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之望。然繼積之久。小見諸行。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不輕也。去就。想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常。事。而。軍。壘。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事。事。自。如。可。以。行。志。非。此。間。局。促。如。轄。下。胸。之。比。前。後。除。目。無。如。此。穩。貼。可。受。况。吾。丈。平。昔。惟。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致。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分。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遠。之地。亦。何。齟。齟。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視。至。秋。清。不。審。尊。體。起。居。何。似。兩。遣。書。未。暇。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下。痛。惜。不。知。旅。宦。已。至。里。中。否。張。欽。夫。亦。候。葬。其。子。即。之。官。矣。它。惟。厚。為。道。義。自。重。

南康見任人趙彥。逾已。赴召。張戒。仲復。祖。乃是見次諸公。所以斟酌。以小舉相處。收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納。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郡。之。時。至。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道。也。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作。書。致。勉。竊。謂。前。後。除。目。無。如。此。除。隱。隱。蓋。軍。量。地。望。不。高。無。辭。卑。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牽。制。之。患。吾。丈。平。昔。惟。憐。君。民。志。念。未。嘗。少。忘。幡。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善。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自。不。輕。也。善。類。其。微。元。氣。濟。海。稍。有。萌。動。政。當。扶。掖。導。養。雖。如。孔。孟。交。際。苟。善。未。有。不。應。之。者。若。到。官。後。或。有。齟。齟。則。卷。舒。固。在。我。也。目前。相。識。作。郡。粗。能。行。志。者。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積。上下。自。應。孚。信。亦。何。齟。齟。之。慮。耶。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平。穩。若。不。允。則。便。宜。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懇。辭。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不。來。見。處。甚。者。將。有。厭。薄。當。世。之。讓。使。上。之。人。貪。賢。樂。善。之。意。由。此。少。息。亦。可。惜。也。勿。勿。再。此。布。某。它。惟。厚。為。道。義。護。重。某。冗。食。館。下。秋。毫。無。補。日。惟。愧。慚。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尚。量。亦。得。曲。盡。揆。又。云。已。自。親。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為。已。甚。恐。須。勉。為。一。起。以。承。領。上。意。况。今。陳。相。為。帥。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王。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齟。若。隨。分。可。少。蘇。疲。瘁。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確。然。不。反。卻。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紛。切。乞。深。入。思。慮。為。幸。近。潘。鑾。勸。南。康。簽。判。遷。延。不。發。逐。吏。并。乞。權。趣。赴。任。曾。得。指。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雖。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為。則。引。疾。丐。祠。卻。是。熟。事。甚。易。為。力。若。或。再。辭。或。道。中。俟。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牢。攘。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奏。之。禹。貢。圖。如。欲。寫。當。一。面。為。鈔。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斷。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遞。中。略。此。拜。稟。它。所。為。斯。文。護。重。

近麻沙印一書四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精義相似或傳吾文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考訂商量處若信然則續次往來教或出於他人則難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辨也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為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彷彿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乎德行調諄之際頗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卻恐其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為緩但示之者當循循有序耳

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未明而異端則未必如向時之熾然也淵源錄事書茲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屢往督趣猶未送到且夕陳君舉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其間部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其出處不可早與其迷成而闕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備也汪丈說高抑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為宛轉假借者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而言之則毋借更搜訪為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遲後來如周伯忱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兩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收者本欲便刊以近得張文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遲之失也

某病體委痺雖無加損卻無他撓為况亦甚安適也張五十丈遂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飯驚愕氣通手足厥冷幾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一處爾祭文謹錄呈雖病中語言無次序然卻無一字疵點做造也巧祠復不允勢難再煎迫諸公又目前亦無太難辦可決去就莫若暫為小安計數郡事為善其詳口授舍弟拜稟乞乞厚為道義護重

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卻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聞或宜付宰執略召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聞按及新參皆常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為好名耳比得檢正舅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建白之意如舅氏之密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亦復及之則非密贊聰明居以俟命之意至於播揚招徠者尚所不論繼此望深以為戒也交印之後既不過三季若郡中別無大難辦不若安心為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家然後請祠最為穩當鄭景望自軍國歸過此渠亦是未滿前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法自可用也保嬰姦兒以擾善良固君子之所恥要當無念疾之意乃善詩云豈非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入境問俗使覺此氣象若霜雪勝雨澤則不可也陸子靜近日聞其稍回大抵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點檢空疏做不行處自應見得渠兄弟在今士子中不易得若整頓得周正非細事也受之所請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邊位置不當又去人太近不嚴肅應之東隅有隙地前月下手一間

兩廡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樽節耳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四

書

與朱侍講元暉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夕玩釋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看而難得本告論版書者令多發百餘本至此為佳序引中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卻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實在流輩中頗醇厚對策病前此固嘗面論之矣委曲之說誠切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无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當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緣此回互卻多暗味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十數語句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砭治乃幸

危險難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相近亦不可知恐聽傳或轉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危行言孫與夫孫以出之恐卻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若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為學其心甚虛而於門下向慕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往求益也長沙卻常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盡推祖業界之。後來君來兩位親然。卻無係屬處。今年商址兩位隨力多少。排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弟一人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次序。條目始可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亦亦減。同舍間及渠家上下皆稱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刊。向聞刊康節詩。因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卻不復編閱。如詩。方整頓到車攻。蓋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新簽聞是士龍宗族。往時卻不曾見士龍說及。不知其人如何。周子充入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時有微益。尋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俟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也。定更以喪事請祠。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啓告之。父兄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勸得些少。於渠門戶。非小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板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固見之矣。今復還去。

巧祠雖未備雅志。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荆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途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帥與小軍壘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乃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衝突。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疑而至於死。每滿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之。語為之。然至於南康地。既非要害。民又非浩穰。雖事之不如人意。處固多。然無且夕立至之憂。若且耐煩忍垢。稍摩疲民。苟稍成頭緒。子重繼之。必能遵守。使一方之民。小小休息。亦不為無補也。今去終更。幾半年餘。耳交印後。身便自由。惟吾志所欲。無不可者。或未終更。別有除改。半道引疾而歸。亦甚省力。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驕然以鵜湖所見為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近因荆州之赴。深思渠學識分曉。周正如此。而從游之士。往往不得力。記得往年相聚時。雖未能盡領解。渠說語。然覺得大段有益。不知其他從游者。何故乃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必如某之專愚。毋它。其教誨乃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夫無窮如此。此豈追往事。亦要高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莊。一本送示。欲掛壁間。觀省耳。親舊聞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減五六矣。如時文卻不曾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弟輩為之點檢也。

某病體夏中粗無他。雖深風遠痺。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殊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容受謚言。亦不以爲忤。但以鄙見言之。不若積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五十丈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領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然。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親任道之志。屹然益堅。幸甚。願言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學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王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來論所謂未得力。恐只是用力猶未至耳。自己工夫緊切。則遊從者。聽講觀儀。容所得亦莫不深實矣。不識高明以爲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紙增愧作。它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

弟拜稟。他所爲斯文。重稍不上記。政劇傾仰。伏辱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慙。早勢甚廣。不知封內近得雨否。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尋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爲民而風。至誠懇惻。無疑外人細商。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恐辭氣動厲。在事者便謂獨爲君子。愈扞格不可入耳。其他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爲厭。也。再祭張五十丈文。本以告逝者。復何所嫌。第不必示不知者。爾前書拜稟。蓋謂世衰道微。正欠人擔荷。此事幸而有之。唯願其進德修業。日新又新。使學者有所矜式而已。非於此有所疑也。示諭自反深切。益令人歎服。當仁不讓。檢身若不及。兩句。初不相妨。堅任道之志。而致細察之工。乃區區所望也。新參非無倦倦之意。但病在力不足。往年相聚論之熟矣。比因答書。亦嘗詳告之。政恐未必能有益也。受之日來。儘解事。唯是志向非它。人所與。每相見。亦未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求痊望愈之心。度歲月。卻不覺費力。省思慮之戒。敢不佩服。尤延之說。祭文極是。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應迫切耳。詩說。止爲諸弟輩看編得。調話甚詳。其它多以集傳爲據。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唯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未通也。其它受之當能道。已詳語之矣。餘乞爲道。致重。

某病體。稍不上狀。倦倦。第有傾向。攻心荒政。聞極勞瘁。然到得措畫不行。求收與獨而不獲。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遂請。而郡中漸可支柱。爲飢民少留。亦君子之志也。但報狀中。獨未見得請。何耶。某病體只如舊。但近常發痞。又加疲爾爾。昨日忽被堂帖。還故官。病廢如此。尙未能出門戶。况仕宦乎。但慮煩除書爲愧耳。聞臨安知舊。皆知其不能就。特獎欲以示善意。一兩日自刻乞依舊奉祠。計必見聽也。舊從學毛大方仲益。往視其弟。因欲請見此子和易。知自愛。卻可與語也。匆匆未能他及。向寒惟祈斯文。致重。

某稍不問問。政此傾向。受之來辱手教。且能道近况之詳。極以爲慰。荒政既相可。枝梧。又諸公略相應。副自無辭求去。只得爲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病疾方安。尋被除目。不免親作數字。懇政府。甚覺疲倦。所幸相說。既見聽矣。但傳聞猶有參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得又須費一番書札也。陸子壽不超。可痛。篤學力行。深知習習之非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關繫也。痛痛。張五十丈道文。告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示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鈔錄。今乃知其可貴重也。言之。弟下手倦不能多。向寒。唯爲道義自重。

某方作書。劉平父轉教。謹悉。尋常雖未嘗預此事。以吾丈之委屬。劉極之賢。敢不盡力。但目前未有其人。年歲間倘見有可者。當關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自是渠事。大槩只是當耳。渠今冬來春。爲五夫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枉與說話也。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請。自此遂可奠枕矣。解組不遠。至時。趨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爲上策。切不可須求祠。恐諸公意。不過別有除改。卻是自引惹也。

便中伏領數字。殊以慰慙。前日見邸報。江西之命。聞尙有兩缺。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懷也。某病體甚

第雖不可復料。然意緒日增。勝觀亦粗有味。荷來寬弛皆情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藥業。而疾病又細而留之。徒向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語。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說謊言也。陸子靜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就一節。目上受人疎磨。其益終不大矣。大抵子靜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只是工夫未到耳。在吾丈分上。卻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問取細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耳。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爲嫌否。定更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王大紀。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聖家。歸五夫。勿勿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側而已。它所厚爲道義甚重。

某比因南康人行拜狀。當既呈微。承聞有令妹之戚。手足之重。何以堪任。唯觀勉自開釋。至扣至扣。乍還田廬。釋簪領之勞。爲况必甚安。病廢無由陪侍。猶恃問疾之約。願以自寬耳。毛橡所附手教。已領此。即舊雖相從作舉業。不登門久矣。他祈爲斯文。甚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紙。皆收通鑑綱目。且錄兩漢以上送示。只要大字。注不須。字數亦不多也。某不聞動止。惓惓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達五夫。適此梅雨。跋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如箭。繁衣帶。入夏來。浸覺可牽強。衣服飲食。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閒無事。讀書亦粗有味。但塊然案居。無從質正。夢寐間疾之語。始以日爲歲耳。張五十五道文。想已錄錄。得付此介。甚幸。定更書。不知已附便否。勿勿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綱目。只欲傳大字。此便回。先錄戰國。西漢。寄示。字數亦不多也。

某病體度甚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仰人。其實仰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提。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比平人。不爲快便。蓋萎痺已成。沈痼非湯劑所能料理也。所幸閣中。沒有趣。俯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尙遠。未爲師友。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家姓名。縱有增補。亦堪堪。曉帝蒙耳。大事記。以不敢努力。索考。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整頓。若盡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旋錄。數段往來。求教也。鄭景望不起。亦可痛。善類凋落如此。奈何。爲體仁。近亦送妻。新論語。來。比。癸巳。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年論述。判定畢。并與原稿。送示。爲幸。受之。近日。習稍稍動。否。實。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無。山。陪。談。賞。然。年。來。屋。後。花。竹。成。陰。隨。分。可。自。娛。猶。觀。杖。履。一。隨。之。文。鑑。以。趣。辦。去。取。不。常。必。多。有。六。悖。理。處。因。筆。錄。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警。省。爾。勿。勿。拜。稟。他。祈。厚。爲。斯。文。崇。重。

與周丞相子充

某八月末。曾往行。稽。省。外。祖。母。留。二十。餘。日。乃。歸。初。欲。進。還。爲。天。台。雁。蕩。之。行。偶。得。朱。元。晦。書。欲。來。春。同。

游。須。少。俟。之。今。冬。遂。不。復。出。閉。門。卻。掃。乃。無。一。事。讀。書。亦。稍。有。趣。第。恨。相。望。遠。然。無。由。款。奉。燕。談。每。深。浩。歎。邇。來。日。用。踐。修。之。詳。與。夫。游。泳。筆。墨。因。風。示。以。一。二。沃。此。虛。渴。不。勝。系。望。子。中。兄。官。期。不。遠。否。何。次。望。致。敬。仰。之。意。劉。子。澄。時。通。問。否。近。偶。作。哭。芮。丈。十。絕。向。來。欲。出。數。語。中。間。疑。制。故。避。避。至今。詩。初。非。所。習。正。以。其。往。時。有。不。敢。作。詩。之。語。深。愧。此。意。聊。掛。延。陵。之。劍。耳。亦。禮。錄。呈。

比。聞。經。召。之。命。公。道。所。繫。實。在。此。行。雖。如。惜。退。之。人。與。世。久。不。相。關。約。不。能。不。爲。善。類。贊。也。深。誠。體。國。蓋。有。自。來。竊。想。徒。御。既。次。近。道。導。迎。善。氣。合。和。朝。廷。乃。乘。正。所以。獨。屬。於。門。下。者。默。觀。徧。察。累。年。於。此。計。必。有。以。處。此。矣。其。闔。門。久。益。有。味。但。索。居。難。得。朋。友。前。月。末。偶。陳。君。舉。來。和。渠。山。中。數。日。殊。不。落。莫。語。次。未。嘗。不。南。望。車。塵。慨。然。懷。想。也。薛。士。龍。之。子。比。則。某。誌。其。墓。欽。夫。已。欲。爲。書。丹。其。子。欲。求。碑。額。於。門。下。君。舉。與。其。子。且。夕。自。專。拜。書。矣。

靈。洞。雖。得。一。日。之。款。然。猶。恨。倥。偬。所。欲。言。者。不。能。展。盡。繼。聞。西。清。勸。講。之。命。雖。與。善。類。同。處。以。久。屏。居。不。作。都。下。親。故。書。無。山。賁。問。便。中。其。被。手。教。下。情。不。勝。佩。服。某。還。舍。已。兩。旬。休。憊。既。定。終。日。蕭。然。乃。無。一。事。但。學。殖。不。進。方。將。深。求。其。所。未。至。不。敢。安。於。恬。適。之。樂。也。舍。弟。累。獲。親。炙。不。勝。感。荷。渠。亦。能。具。道。海。論。之。詳。皆。已。敬。悉。試。渠。初。以。不。習。舉。業。甚。憚。此。行。今。亦。且。得。一。事。了。耳。眷。聚。莫。已。往。般。擊。否。爲。近。臣。體。國。之。義。所。宜。從。容。調。燠。神。益。元。氣。非。若。匹。士。以。潔。身。爲。諒。也。

垂。諭。節。客。可。相。伴。者。再。三。搜。索。面。前。相。識。偶。皆。不。在。臨。安。適。有。俞。汝。諧。者。往。參。太。學。在。持。志。齋。頗。謙。愿。尺。牘。常。行。者。略。指。授。度。亦。能。代。價。作。律。賦。稍。工。令。似。若。來。卻。可。與。之。商。量。雖。未。知。趣。向。不。足。以。陪。談。燕。至於。強。立。知。見。之。病。則。可。保。其。必。無。也。

某。一。秋。多。在。山。間。前。月。末。始。還。城。早。疑。晏。起。隨。意。繕。書。亦。粗。有。以。自。適。但。得。常。頑。健。如。此。僥。倖。已。多。它。非。所。及。也。邇。來。韻。數。頗。仍。高。懷。澹。然。亦。何。足。爲。損。益。第。治。表。既。見。欣。然。爲。善。類。喜。而。賦。親。責。重。又。恍。然。爲。門。下。虛。耳。推。殺。人。物。實。培。養。本。本。之。先。務。第。向。來。所。接。識。者。亦。既。在。鑒。裁。之。中。矣。憂。患。以。來。遠。跡。事。外。後。來。之。秀。皆。罔。聞。知。故。無。以。應。命。苟。益。充。是。心。咨。謀。不。倦。自。應。多。得。實。材。也。

某。退。藏。里。閭。嗒。然。無。復。餘。念。新。歲。來。方。欲。再。理。舊。書。爲。十。年。調。度。但。無。它。控。使。得。一。意。講。勝。志。願。已。畢。過。是。皆。非。所。及。也。前。此。開。端。尹。之。命。唯。備。情。不。與。世。故。亦。欣。然。喜。而。不。寐。本。根。之。地。竊。計。朝。夕。薰。陶。深。培。厚。養。爲。益。既。多。善。類。所。以。罕。罕。於。門。下。者。唯。此。一。事。自。餘。皆。未。足。言。也。正。道。不。絕。如。絳。唯。冀。思。傾。果。不。食。之。義。爲。斯。民。少。屈。憂。國。之。念。過。於。潔。身。則。非。所。願。耳。

旬。日。前。至。三。衢。哭。汪。丈。述。今。意。緒。悽。愴。典。刑。文。獻。盡。於。是。矣。某。屏。居。粗。道。不。足。履。於。念。示。諭。足。見。驚。懼。之。意。然。實。有。裨。補。則。不。必。隨。之。外。見。事。有。次第。則。不。必。入。之。遊。乎。情。國。既。深。自。信。必。篤。若。過。自。退。託。則。非。乘。正。所以。仰。持。於。門。下。之。意。也。子。上。兄。獨。游。天。台。雁。蕩。不。勝。健。羨。一。書。告。爲。通。星。欽。夫。報。章。併。拜。納。得。附。的。便。甚。幸。子。澄。待。命。公。車。甚。久。不。知。已。有。所。授。否。悻。悻。去。去。固。傷。事。體。若。滯。滯。淹。時。則。亦。當。推。愛。人。以。德。之。義。有。以。處。之。爲。善。

艾屏居粗適，一夏別無出入，閉門讀書，是以自娛。他無足云者。子澄還髮，甚為之駭痛，盛暑遠歸，不至成疾。若欲乞附盛陵，專使蓋裝，女絕難得便也。唐與正妻，亦方兩日，可傷。鄭景望之去，那人甚去思。然此公論正而氣和，還朝必有裨補，第未知處之何如耳。宋元晦久不出，勢難即起。若再三敦迫之，恐亦不得而辭也。魏元履值典，鄭鑑召試，皆所未聞。此數事駁駁，有陽復之漸，竊計編綴調護之功多矣。於此倍須愛養，正碎懼之時也。

某屏居粗適，日來讀書，視舊頗不虛。若得十數年休暇，無他病撓，於句讀訓詁間，或粗有毫分之益也。祠祿至十二月初，乃滿。元食官倉，甚覺不安。若自此復得一兩任，則南畝餘積，亦可供伏臘，便不須仰祿矣。情退之跡，不欲自通於諸公。若是時，吾丈猶在朝，為致一言，甚幸。今未須也。沈叔晦，諒確實，士人中極不易得。莫己有所授否？劉子澄絕不得書，念之每往來於心也。潘嚴州女子，適其弟在蔡，往還甚熟。為郡有愛民之意，甚知敬慕。所以欲達姓名之意，無它，恐州郡間時有合整頓利病，欲得咨稟耳。近縣教况，下情不勝銘佩。某病體，入冬來差覺勝前，但手足腰膝時有堅強處，故未自如耳。藥物日進三四服，未嘗廢矣。醫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則益燥，以此猶未決也。請外見，近臣與國同體，不得盡伸己志。君子在朝，要自有不知之潤也。欽夫既按吏未報，而復遣本州，俾安得不猜懼。其處事誠太疎，因書當規之。但施行既爾，遠方觀聽便輕，緩急必號令人不動，非獨渠私利害也。旬日前報狀中，見黃德潤初對文字，竊然真吉人之言，可為善類賀。今嗣聞已赴官侍旁，莫別有弟姪相伴否？勿勿拜稟，他新厚為斯文珍重。

見加恩諸制，愈出新略，無倦筆。所謂方叔克壯其猷者也。持此求退，不亦難乎。一笑。某積憂所鍾，新婦竟至夭折，悲悼殊不能為懷。病中復遭此感，極覺委頓。兩三日來，始似可撐拄。恐遠胎憂念，故力疾作此。拜稟，明堂後自列，甚善。遂遙許久，倦倦之義，固有所在。均其勞佚，茲其時也。子澄近亦得書論，深所降歎。采薪采非，無以下體。古人政如是耳。文潛不擇劇易，自其所長，但不知幕下有沈實持重，好謀而成之士，否元晦聞丐祠甚力，前此固嘗勉其耐煩，度終不能俯仰，久必多與物逆，不若聽其去，乃所以全之也。

某近領手帖，殊以慰懷。病體幸無他，靜養順聽，胸次甚泰然。今秋舍弟又得一子，遂了得立後。又幼弟奏補兩事，樂天詩云：我人間事，了人僥倖，殆類此語也。比見奏請依文字，鄙意恐不須上。前史乃美備宮之悲，非謂其餘臣下。在禮，君沐梁大夫沐，士沐梁地，遠者固無嫌也。秦漢以後，只患上太尊，下太卑。如地天泰，畫卦之意，恐亦合常及之也。不相樂者，無事猶欲造言，安知不有趙野君主天玉之嘲乎。自病廢來，邸報中事，豈復關心。天寒，作字費力，寫至此，已五六停筆。此意似可念也。劉純叟，時相見否？少年未語，歷與之言，宜斟酌，恐併累舉主耳。一笑。如徐子宜，雖劇談卻不妨也。令嗣小緩之官，甚善。他祈厚為善類護重。

某海辱教况，不勝感慰。春來氣候不齊，醫者深戒作勞，故久不拜狀。然倦倦尊仰，則未始忘也。其病軀委

痺雖無增損，然心閑事省，神思卻勝前冬。待坐時，但常保此，幸已多矣。欽夫之傳，極為之驚。第親親屬尾，乃二十七日，距二日已兩旬，不應江陵尚未申到。猶觀消息之不真也。元晦為人不耐，前此屢嘗驚切之候，有便當委山曉，但不若調護且令得祠，乃所以愛之也。

某病倦久不得拜狀，使中伏，辱手筆，下情不勝欣慰。自開公得政，雖為廟社生民，然天下之望，稍寒賢難，亦私為公愛之。復公異所謂，視成於履檢者，施於薄物細故，則可耳。至於消長安危所繫，則當念茲在茲，無所不致其力。雖大臣與國同體，起福無形，消禍未萌，不汲汲於自見，苟弗替此心，善觀國者，要自知之。若有所懷而不盡，力不足而遂止，則非明主獨察於衆，豈濛濛之中，遂授以政之意也。至於慮懷盡下，以公誠私，雖公之所素期，然歐陽公每以平心自許，漢議之成，蓋在治平之前，辭氣尚有餘怒。况諸公交疏之際乎。以此知臨事之難也。張荆州開已葬，亦嘗有數語哭之，原伯舅氏處有本，雖止敘交契，度唯公可見耳。宋元晦係具民事，而及於他，不為中節，獨賴仁人君子共保持之耳。繼此如復求祠，若遂其請，乃所以全護之也。君舉衡器能歸，可念，亦是太喜事，不老成之病，遺此未必不有益耳。

某沈痼難非藥石所能攻，然習實如自然，處之亦甚安適。但得廟堂之上，主張元氣，俾得與經筵廢疾者，俱安於蓬幕之下，志願畢矣。杜門絕不接外事，間有能誦新政之美者，意欣然欲聞之，及陳其目，乃不過計資格之毫釐，校案牘之差舛，雖未必得其真，然時難得而易失，唯冀專致力於大者遠者，以稱塞君民之望。李仲信、李修、相繼逝去，乃翁其何以堪。不知曾得近問否。甚念之也。鄭自明奇禍如許，可駭可痛，渠平行雖欠疎，然習俗方患軟熟，此士豈易得耶。客或道王謙仲奏對，差強人意，采薪采非，無以下體，如房杜之持衆美，真大臣事也。舅氏將漕江東，於奉親良便。韓丈時通問，為况甚安。宋元晦境內大款，聞告乏於朝，或未有以周之，姑聽其去。若何。近歲書生，例多疎脫，所繫亦自不輕，非公其孰念之。

某杜門待盡，忽被除書，朝廷記憶收拾之意，則厚矣。病廢如許，寧有能拜命理。此公之所深悉，唯望力賜調護。早如所請，復界祠祿，不勝幸甚。勸導調護，忍恥以濟國事，雖前輩何以加此。但近世職無大小，多以趨過目前為俗，眇然為國家深計長慮，善類不敢望之它人也。宋元晦近日曾求祠否。向時得退書云：民間事尚可料理，最是軍糧無指擬，日夕寒心，甚為渠憂之。不知今如何。劉子澄經年不聞，同嘲嘲，乃天資未重之病，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某祠祿雖滿，在來春既經除官，舊任已罷，若從所乞，率祠自可別給，除任。庶幾自此兩年，免得以斗升之累，瀆廟堂耳。

某按辭曲，蒙賜可，又且憫其貧病，處以帥幕，朝廷之恩，可謂厚矣。願自今氣體，實不塘涉道路，謁官長已上祠請。唯公力為調護，使盡得之，甚幸。方款歲，亦粗有利害也。尋常見所在謀議官，或老或病，為妻孥驅迫而出，龍鍾踴躍，為衆所指，笑每傷之。今某既無妻妾，舍弟又能安恬淡，足可閉門養病也。貧居荒年，雖費力，然所須至不多。公若為舍弟致一信，廟則兄弟所得，月為米六斛，粥飯不曾沛然矣。此特並緣廟堂記憐之厚意，聊試及之，非敢必也。丞相書中不敢及者，以某方求祠，嫌於併干兩事耳。

某奉祠得請，遂可安居。一意養疾，坏治之賜厚矣。近書新術，誰沛真源，便如在眼中。若十年不死，嵩之崇

福、免之太極、華之雲、皆可臥遊也。此雖戲語，使四方無虞，錄寡廢疾者，得自佚於衡茅之下，其必有所自矣。示諭再三，固所深悉。政地有人，消弭鎮定者，夫豈一端，但天下所期於公甚重，固不可汲汲自見，亦不可留時廢日而虛其望也。韓、范所遇者，平世故猶可持循，使所處者，如諸葛武侯，危急存亡之秋，亦豈待歐、蔡煎炒乎。此自公忠誠素所蓄積，亦不待於鄙言也。舍弟晉祠，既荷垂念，若早得之，於歎歲殊有勛。今以劉子拜納，江西道院記，愜當無可議，發明元祐之政，尤善。公方居黃門之地，豈徒言之而已哉。

某近者，使中伏辱教賜，下情不勝懣懣。春事方興，恭惟鈞候，動止萬福。某萎痺無進，然掩屏靜處，殊覺安適也。舍弟乞岳祠，初恐款款難度，今米價不增，亦租可隨分枝柱。渠雖書癡，近卻肯管家務，不以倉庾氏為憚矣。來論方議省閔官，不欲括出，甚善。甚善。歷觀建隆迄今二百餘年，在政地者多，雖德業材略，參差不齊，至於功名不終，皆由私其親舊，此段雖公天性之所安，但恐居衆求輻輳之地，會不免有屈意。人處爾，如舍弟介僻，薄於聲利，初展絨，猶憮然悔有求之非，曉譬之乃解。況他人乎。想見朝服煎炒，咎責怨謗之聲，滿耳塞胸，願公堅守初志，學上聽，服下情，消華陰，回元氣，只繫此耳。德輅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此所以愧愧不能已也。若如蒲參，除一朱元晦節，謂之用名士，與一仲觀爭行馬，謂之押近習，不惟非善類，所祈於門下，亦豈公之所存哉。力疾作此，屬徐子宜早達，他祈為天下壽重。

近事小節目之間，殊有慰人意處。如宰執推李仁甫修史之功，孜孜料理荒政，南康一郡，獨放殆盡，調護必有所自，願益志其大者，其精力久，安知無陽復泰亨之理乎。元晦終更在即，不必強牽挽之，只須與在外一等，待闕差遣為愜。若志猶未能已，稍升等足矣。不惟遂其雅志，又免得渠懇辭紛紛耳。若異時公之志得伸，又別論也。子直庶幾善道，而於事物似未盡諸悉，如陸務觀，諱放封豕豨，豈為過當。方人材難得之時，其詞翰備發，多識曲故，又趣向實不害正，推棄瑕使過之，義關略亦何妨。公與子直厚如此，胡不素語之乎。其他非病廢者所當言，聊舉此一端耳。

與眾太監采者

某屏居久，不貢寒溫之間，第有傾向，側聞出守吳興，雖於雅志甚愜，然善類所期，政宜從容論思之地，以紆賁繆。此殆未足以久淹遐颺也。某屏處衡門，隨分頑健，終日蕭然，無它事，得以一意緝閱，但無由時扣海益，嚮風每切，依某少稟，同年歸安承張體仁志士也，被擢中失怙，祖母鞠育之，以至成立，到官未幾，聞計奔歸，自陳欲解官，而郡以法令御之，後來復乞尋醫，而前政亦未之許。某竊謂此事以逆觀之，誠似未得中行，以實論之，則其鞠育恩義，異於他人，哀惻發中，欲自伸其情，非出於矯飾。蓋仁人君子之所哀也。竊惟布政之初，方將恢崇風教，若許其從欲，以效薄俗，其益大矣。張承恐其情不能自達，力以見屬，某十年來作親故書，未嘗掛口及時事，茲以其意懇惻，且求退異於進，故為破戒一言之。

與劉衡州子道

某屏處如昨，諸况舍弟輩請見，當自能言之，更不重出。渠欲相屬，請先生同過南安相聚，切告便為斟酌。

嚴重能教道，有益子弟者，語之，庶其不荒廢也。吾兄從容侍旁，想漸養履，日益有味，近日思得吾儕所不見，要須力去此病，乃可相去之遠。何由會語，以究此懷。

某侍旁相如近日，士子相過，聚學者近三百人，時文十日一作，使之不廢而已。其間有志趣者，亦間有之。城中相識，如新富塗潘教授景憲，金華彭主簿仲剛，皆向學甚銳，朝夕過從，頗以有益。獨恨吾兄在遠，未嘗不悵然奉懷也。前月已令人往部中，投在外指射文字，及託舅氏侯有可，隨分占一處也。齊中諸公赴廷試者，獨葉茂承在五甲，付嘉量，陳一之，輩卻皆在前甲，集注能，當歸齋中，洪求仲往赴太學，補試未回，皆恐欲知子充兄弟，計常相過，不知諸公如何作工夫，望一報會次，亦告各道，惟資之當得書，甚安，欲一訪之，亦以倅他未暇，須俟秋涼耳。元晦近日亦得書，欲同作編史工夫，比亦寄條例去也。

某到官三月矣，雖於職業不敢不勉，但學力淺薄，有愧處甚多，然行有不得者，當反求諸己，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反觀內省，皆是進步處，初不敢為時異事殊之說，以自恕也。大人已得交割後書，當初本擬尊兄在郡，可以日夕啓扣，今乃大失所歸，然壤地相接，凡有所聞，千萬毋惜忠告也。蓋當官下情最難通，又寮屬間可以展盡心腹者，政未易得耳。竊素易治，丞廳必甚優游，既存此心，隨大隨小，民受其賜，不知彼間士人，亦有可共講學者否。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吾儕所當兢兢者，此間幸張丈鄰將，得以講磨此公學問，端的親切，而中無私主進退不已，甚恨吾兄未得親近之也。子充無三日不往來，善類方孤，得其復留於正道極有助，但忌之者亦多，殊畏畏耳。

與潘侍郎叔珍

垂諭確實詳悉，殊非泛然之論，足見進德之功，不勝降歎。大抵培養孝友，根基深厚，愛既篤則虛自周，幾微萌芽，一自見，懇惻勸導，蓋有不能已者。仲尼所謂忠焉能勿諄乎是也。若視之漠然不相干，或遲疑畏縮而不發，皆是於忠愛上少欠耳。既發於忠愛，則語言藹然慈祥，自無責善傷恩之病。斟酌彌縫，亦自然深淺得所。若至傷筋犯骨，只是本原未深厚，故易得齒齟漏耳。

叔度見過出示先丈誨墨，且言將為雙林之遊，計首忽來，變出意外，驚駭悽愴，涕泗交集，然考考廉寧，集五福之全，固可無憾矣。尊兄至性純孝，創鉅痛深，曷以勝任。昔人有言，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昆仲講學有素，必將大復古制，以革俗習之陋。某妄意討論，朝夕朝服，奠禮納呈，恐或可資採用耳。與叔志昆仲某官次粗道，但無補毫髮，徒自愧耳。莫居既久，想漸成趣，解組之由，既無愧怍，身安心安，尊幼和輯，世間之福，詎有過於此者。何必外求也。李季翁被召，想娶女甚惜之，然來此殊有補，第恐其倦於應酬，憚於人鄰耳。孺子不知已成行否，或猶未行，告為督趣，就道幸甚。此間甚開眼，殊有工夫，和伴讀書也。

安居想漸成趣，前日紛紛似不必猶置胸次，回首既無甚愧怍，隨時恬養足矣。至於明辯枉直，此乃在位者之責，或遲或速，順聽之可也。

某病廢如此，遽叨恩命，委俸無由拜受，已上章力辭，散告朝路，問力為道沈痼，決不能出之狀，庶幾有助。

耳人情法意經旨本是一理豈有人情法意皆安反不合經旨者耶在勉之而已

比辱教况病倦久不得治報坐深系仰易地委寄雖不輕然於此盡心焉

與魏寺丞

某一病垂死兩年來稍稍調理飲食起居皆不須人雖右支萎弱既不仕官閉門養疾袖手緩步初不知疾之在亡也

謝陳丞相

恭惟某官以盛德偉望儀刑廟堂以閔略遠猷開濟寰宇精忠上達

與虞丞相

恭惟某官以兩朝元老四海重望獨運大鈞身任天下之重主上之所注意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錫鍾之賜其間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錫鍾之賜其間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

與梁參政

恭以某官正大之學忠嘉之謀政路歷年彌縫輔贊固上格君心而下

與趙丞相

比控悃俯仰涸化鈞退惟借濟方俯伏以俟詞譴丞相始則記識不忘

與王樞使

某衰病沉痾分甘棄捐極使瞻顧不忘俾之復振朝列而筋力已愈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錫鍾之賜其間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

與虞丞相

某近者敬裁尺書以拜錫鍾之賜其間既登几格茲焉肅奉堂帖

某查數十年所未見而某之受知亦僅千百人所未遇者也。此知此感夫豈筆舌所能述哉。某官之於某可謂真知而非苟知則某之於某官惟當出情語而不當為虛語。政使所守者未必中節。所陳者未必合宜。苟不一披露以聽擇則非以拙誠事大君子之道也。某親年沒高。冒暑遠歸。所當調度經理者百未有緒。晨夕膝下未可為離鄉者。屢書面懇而前書亦既開其端矣。重以所學未成。動皆迂滯。經年序疎。野率略。可答可悔處甚多。若非某官覆護全度之。其抵歸阿已不還。退自循省。惟當歸就開曠。一意為學。淬厲矯揉。益求其所未至。苟昧於自量。輒復輕出。居非據。曠敗可期。容轉扶持。恐徒費陶成之力耳。雖朝廷正大之體。用捨雖殊。柄出於上。非為下者所敢自擇。而學者委質之義。東西南北亦常惟命之承。格以公義。誠不當犯分以干司憲。今茲猶敢自言者。竊惟念父兄之於子弟。封植栽培。弱者必委之使至於強。虛者必資之使至於實。愛情長育。未嘗肯輕伐於拱把。而無益於用。此某所以竊體是心。歸誠門下。求須臾之閒。庶或可備他日之須也。倘蒙矜憐。賦以祠祿。以使其私。委以餘閒。從事於講習。異時乘聽稍孚。而俾預周行。自揣稍進。而願沾化治。固將有日。此乃真情實語。而非有一毫之飾。又况學省之召。試思典超。離輩流所罕。而無厭薄不屑之嫌。某之受知。肝高洞然。內外所悉。而無傾情不盡之畏。用敢傾竭底蘊。以聽甄錄。上瀆威嚴。某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答潘叔昌

所論上蔡之語。已悉。大抵為學工夫。涵泳漸漬。玩養之久。釋然心解。平帖的確。乃為有得。天高地厚。齋飛魚躍之語。恐發得太早也。德說篤學如此。甚慰所望。有疑母惜當批。來叔原想不廢講習。每見朋友問負。美寡過。可進此學者亦非不多。往往志氣安。日復一日。其終異於常人者。無幾。蓋皆三致於斯。昔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逸情。佛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矣。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也。

答蕭與言

茲承遠訪。備見志尚之雅。旬日雖得款語。猶以匆匆為恨。前此論及博議。并與論中鄙文。此皆少年場屋所作。往往淺狹偏暗。皆不中理。若或習誦。甚誤學者。凡朋友問者。幸備語之。所當朝夕從事者。程氏易傳。范氏唐鑑。與夫謝氏論語。胡氏春秋之類。則隨其觀者。分益淺深。要皆與有益而無他弊也。他惟力學自愛。

與喬德瞻

近益知為學工夫無窮。而向來日月虛度。為可惜耳。切要工夫。莫如就實。深體力行。乃知此兩字。甚難而有味也。某受告後。即以書往求。此段去就。本不待決。蓋非疑似可論者也。月初初入城。比得張丈書云。有曲折託吾友面達。欲早知耳。處鄉間親戚。更須細點檢。此最親切工夫也。王子正自湖州來。秋涼乃歸。欲因整頓國朝治體。吾友數日間便撥置為此。乃佳。蓋目下書院士人多

歸。欲及此暇時講究。若至秋深人多。卻難得工夫也。某官次粗安。學校間事。亦稍稍安堵。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不敢仰答也。

家幹如是。不得不為者。自當安心入細。謹確料理。不必有避就。羈絆之撓。此卻是不止其所。如是。日生常事。非斷然撥置。亦卒無了期。兩端蓋在自斟酌耳。

近來相聚諸人。比前卻漸著實。吾友有暇。早來為善。閱中日月。亦易失也。德修時復往還否。天資美甚。更彼此實相琢磨。為善。補試得失。本自相對。想必有以處此。兩日來。獨甚念錢幾叔。憂其必鬱鬱致疾耳。中秋後。天氣涼。可以出入。是時東書見過。為望。

與邢邦用

某自春來。為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卻無出入。可閉戶讀書也。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常為子靜詳言之。講習通釋。乃百代為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嗜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尊兄試深思之。以為何如。

比來為學。想益有條理。別紙備悉。大抵論致知。則見不可偏。論力行。則進當有序。並味此兩言。則無籠統零碎之病矣。君舉之歸。同名下。雖居。然亦有自愛太過之病也。

某自五月間。亡婦之喪。冒暑治喪。悲憤疲瘁。無聊耐。耐非甫畢。而聞張丈之出。又聞劉丈之訃。出處死生。固亦常理。然消長之勢。如此。可懼可愕。以是尤覺意緒忽忽。寢食殊少味也。

某自明招入城。復至衡。察兩境。逐大人之歸。馳辯方半月。侍傍閉戶讀書。漸覺成趣。向時過從士子。往來者。不過時有三數輩耳。累求祠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中前請。倘得如意。得得一意休。倘為學。僥倖多矣。

某屏居粗遣。但憂患相仍。意緒悽愴。殊不能堪耳。邦傑已逐。事深為之痛惻。志操如此。不謂其夭折也。拊育孤幼。其何以為。然似開懷。亦常失調。謹切告寬。抑自愛。春暖能乘興。見過否。與朋友講論。固可解憂。而去家稍遠。凡百清簡。亦深有助於攝養也。汪丈棄世。殄瘁之悲。善類所同。數日間。即走三衢哭之。次第元夕後。乃能還舍。他祈以時為遠。業自愛。

與內弟竹德寬

小三、六、五、七、四弟得書。欣開侍履。勝常。前此各有官所。今皆會聚膝下。此樂無涯。讀書必漸見次第。某今年讀書。方似漸見端倪。方欲再將五經諸史。以次再討論一番。况如吾弟妙年無事。尤不宜虛度歲月也。小三弟欲習宏詞。此亦無害。今去試。尚遠。且讀。漢、韓、柳、歐、曾文字。四、六、且看歐、王、東坡、三集。以資本根。口總類。蓋口時文。近試半年。旋看可也。向所送筆。甚可使然。口菜。拙於作字。佳者改無用。若賤而易得者。後便口口十管。來為佳。它惟以時自愛。某啓。

小三弟、七、四弟並收書。欣。侍奉多勝。

還膝下當甚可樂。免於事役。而就閒暇。讀書亦當有味也。每思往年相聚時。為學既自未有工夫。而世事多未諳歷。所講論者。多未當理。五六年來。方自漸知踐徑。念欲復款曲商榷。而不可得。徒慨然也。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風味。所向者正。凡強學前賢。其間操履法不須如此。而此則所趨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已親戚朋友。固不敢不用情。而信其所當信。而所以世務初且便私。數或為不可信。其所當信。如人服師。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恥。持身謙遜。而不放。虛驕。遇事省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小三弟所說讀書件數太多。今當只存一經一史為常課。而以詩文之類為餘課。乃是耳相見之日尚遠。故縷縷以代而書。他惟力學自愛。

與戴在伯

某到官垂兩月矣。其初殊有齟齬處。近日稍稍安堵。大抵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工夫無窮。當益思所未至也。吾友初官。又非此比。切須柔巽和裕。而不失正。乃善。尊長所命。非甚善。義皆當曲。從然先須委曲。幾諫。必不得已。然後辭。曲從也。如某家之。上官招飯。則不可拘拘假要之。但守非句假不作會。則與世俗稍通也。某所居乃在舊王承宣園。今號。政與張文寓舍相望。於講論甚便。行期果已定。日否。他惟力學自愛。

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五

書

答方教授

伏蒙誨教。以窮理盡性之說。蓋非末學所敢擬議。然既荷開論反覆之勸。闕然不報。益重疎怠之罪。謹因來教。而細繹之。所謂理無窮。然有本有倫。有倫有要者。既得窮理之大旨矣。竊意尊典庸禮。秩然不可廢者。此其倫。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致知格物。瞭然而不可揜者。此其要。而能造其本原者也。本原既造。故小可舉大。而宏闊勝大之言。不能誘也。近可即遠。而荒忽茫昧之說。不能惑也。一可知萬。而二本兼愛之學。不能入也。執事之所論者。倘可以觀之乎。未能識心。豈能存心。所以誨警者。誠為切至。然所謂人心本虛且明。與性不殊。則猶未能達。蓋既曰與性不殊。是心與性有殊也。幸望指教。列聖所謂八荒之外。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有來于我者。又有知之者。似判然二物也。來教又謂。非所當愛。愧非所當惡。我非所當厚。物非所當薄。某竊謂愛惡厚薄。發之不中其節。施之不以其序。固人欲之私矣。若曰無愛無惡。無厚無薄。則非所論也。夫子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似非不顯以同眾也。至誠如神。見乎善。動乎四體。則似非假善。施以自晦也。荆公之許。蓋未之學。伊川論語。頗効參請。則亦未之聞也。一固萬也。不待一鹿萬境。而後知其一而萬也。萬固一也。不待萬境一鹿。而後知其萬而一也。千載一

念一念千載。竊意乾之書。俱不免近於辭費也。不生而現生。不滅而現滅。不生之生。不滅之滅。果固然之理。那何為而復加現之一辭也。執事信之篤守之堅。豈口舌所能移。獨以屢沐誨。不盡白其愚。則無以拜盛意之辱。尚望原恕。

與內兄曾提刑

臨安之別。已復踰月。下情日深。企仰。科場得失。猶探籌耳。彼此俱不足言。示諭葉舜臣姻事。舜臣舊同舍。與之極熟。其修學。作文。種種。加入數等。資性和易。而臨事有守。往年初登科。朱丞相欲議親。堅拒不可。其有特操如此。此某之所見者也。若南北之異俗。家貧之貧富。姑舅之寬嚴。此某之所不見者也。舜臣書。納去。更告參。詢問。若果無疑。則附書去可也。至於查具之豐約。舜臣豈論查具者哉。聞浙西之行。近在旦夕。向寒。道塗間。不無勞動。景昭。可喜。因見為道千萬意。

某官次粗。疎野有素。在酬酢。應接之地。殊非所宜。耳尊兄從容侍旁。講學當有新功。但切。務。須。要。益。友。不知。過。從。中。亦。不。乏。人。否。秀。州。奉。板。輿。逼。歲。西。渡。且。宿。留。禹。跡。俟。暄。和。乃。之。水。嘉。荒。甚。極。費。料。理。猶。賴。朝。廷。燭。知。本。末。卻。肯。應。副。恐。可。下。手。也。數。日。來。無。新。報。都。漕。既。罷。民。力。當。小。寬。但。浙。西。江。東。賦。處。極。多。殊。可。慮。也。提。舉。位。子。弟。能。自。立。否。如。可。告。語。切。力。勉。之。為。學。扶。樹。門。閥。此。最。急。務。即。今。三。衢。諸。位。上。承。下。接。左。摩。右。拊。其。責。唯。在。尊。兄。一。人。而。已。此。愧。愧。不。能。無。望。也。學。中。得。茂。丈。留。為。祭。酒。士。子。之。中。近。日。亦。頗。有。嚮。學者。矣。

某到官累月。碌碌無補。祇益自愧。日來如鄭自明除官。祝汝昭。復之類。皆似有陽生之漸。但意思易得。斷續耳。三節。在昔因議論之地。但近歲沿襲。始如宮觀。折廟。破例。輕發。徒成強聒。殆有容。又負初心。殊未知所處也。區區所懷。要非面見。莫能展布。

便中伏領手誨。具審視事之初。諸况安穩。不勝欣慰。大府當不乏游從。幕中雖時有合斟酌之處。要是清簡。非州縣比也。陳伯任。平實可親。向來君舉在福唐。極有意接納。聞陳伯任往還。卻疎。使君舉坐間。皆此客。流言何自而起哉。初哥字序。以病中未欲勞心。它時粗有情緒。當下筆也。然學者以務實躬行為本。語言枝葉。政自不急耳。

與王待講

郡政恢舉。想粹有餘裕。前此弊齊。非用嚴固無以濟。今威令既行。網紀既立。則慈祥樂易之意。教化漸摩之本。宜次第出之。使封內誦吾之本心。此高明所自了。蒙下問之及。不敢不竭其愚耳。自開入。現。有。日。深。深。遠。之。恨。早。本。訪。別。既。不。果。迎。而。慶。居。閩。門。又。不。克。追。路。語。雖。愧。此。心。積。莫。展。鋒。車。之。行。治。表。繁。焉。淳。蓄。之。厚。絲。練。之。精。培。元。氣。而。扶。正。論。必。將。本。末。具。舉。願。益。勉。之。以。答。善。頌。之。望。天。向。寒。陟。降。降。降。收。以。慈。護。為。請。

與張運使

余解元見過。出示手教。懇藉優渥。祇前再三。以愧以感。下車許時。條教既字。當漸不費區處。在我者。既無

遺政使或有未退聽者蓋亦有公論唯觀毋廢初心使斯民益被實惠是所願望飾從入郡當在何時傾耳車音以日為歲

請遠五閱月而咫尺之書不到窺室坐懶故爾奉告共審即日暮雨溽蒸鳴弦靜治台候神相萬福某道行百冗紛然應接不暇它無足言者政聲謐然好境惠乎甚休其休素特眷愛區區竊有欲布陳者輒其別紙雖愚味豈足贊取亦姑盡其拙誠而已它唯若時珍護前拜召節

大猷既擒威信自此行於一邑凡事必易然要當遇事平心無先懷抑強扶弱之意唯視理之所在而已雖常政擊縣道者苟其事理直卻須右助之則人服我之公

財賦當催者恐當加意督趣令整辦尋當士大夫或誤認弛縱為恤民殊不知不及時拘催使民間拖欠積壓其時忽遇苛刻之吏一併趨辦則民受大害矣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辨最為急務自昔所見少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近思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未待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路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衆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隙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淡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為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傲然暴白從容調娛迨用有濟前輩非無此襟懷然此段實難必須沉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要當其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議當細觀深考卻得一語教年來甚苦其為此學者寥寥居處蒙日以自懼今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彼此皆已事不敢為兩上語也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疎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但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即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愈允則可一意為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驅馳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願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要當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乃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沉接之久政當深局固陋乃可耳人回略此附聞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登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併留面剖也它唯為遠業厚自愛

膠擾亦少暇日耳初意開歲便可會衆今乃知尚在中春治學少暇願命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君舉相聚數日近方還永嘉也孟子說復歸文府其間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間士子相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摹開廣踴躍尊篤者殊不多見耳元甚略此治報它唯厚為遠業加重

前日人還匆匆作答殊不究盡泮泮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某倚處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為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兩非無疑也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亦不為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實也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也見令人校對來論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要須深體之非止為一書說也歐文建本所刊明用原弊兵儲塞垣本論下本論止有兩篇前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說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藉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知潘察其非真退之於鍾山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驚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

天下不復道矣神宗蓋益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謂深悲而履歎也又科舉之文猶有宜政之道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未返慶歷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止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此語頗似有病刪此數句文章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事到得結局其弊不可勝言

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也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語然吾曹講論政當剷除根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為高論也所以縷縷者非為此說蓋為有意斯世者多於此處蹉跎往往失脚耳此段話更有非書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戶少得平實之論更喚面講乃盡雖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酬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下筆多憤耳

前日因回便上狀計已呈徹海辱教現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某哀苦如昨比遣人弔士龍昨日方回其子又臥病孱弱未能支持葬地若舉諸公方料理尚未得入手可念可念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措辭埃服除不死當為之本擬來疏雷川蒲田各致幾字今遂

并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痛。易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讎。續送去改正。正源錄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黜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尚合商量。論事錄。此意思甚好。但似欲汲汲。未甚宏裕。皆謂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至末後那和叔一段。方始縷縷說湯事。法向上諸公會。無一辭及之。恐亦有說。高明為如何。來人案書甚急。不暇詳悉。且夕別傳。使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約矣。他惟以時自愛。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擲數錢。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為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風翔時。風氣駸駸。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聲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溶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編史及春秋論。俟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得面論。荷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半月。徐居厚來。此留十日。皆極款。士龍歷此一番。履險知難。與向時不同。途中曾相見否。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也。長沙張丈。比累得書。平實有味。款款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家氣。殊覺銷落。朱元晦以召。益益峻。秋涼欲上道。且云。至衡。少留引疾。俟命。皆欲欲知。易傳再刊。甚有益於學者。講下二子史評。皆俊秀可喜。甚欲一見也。

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穩。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略入城見之。尋即還山。他無可言者。令叔祖。某舉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揚不足勝。又云。孔孟之尊。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揚雖未盡知。統記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尊。皇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追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絕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論次筆削。遂定為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遲緩之。為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惟當常面。亦欲細觀類次之意。它乞以時自重。

伏辱字。其審秋清。尊候萬福。某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八家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遽奪之。此痛不特為門戶惜也。涕泗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訐。海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欣相與。肆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遠至此也。比專遣人弔之。尚未回。其子雖孱弱。然志操卻可保。逝者已矣。講貫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當共勉。前月末。略到山間。為家叔料理葬事。以完其故。不奉報。向來與觀近製。如鄒仲華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為辭藻之工。其它亦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然登高自下。發足政在下學。處作往落。落之十。以為錘鑿細碎。而不精察耳。朱元晦近道其子來。此語頗知其啓處之。

詳。日用間地。亦自寬展。前此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備。然城中亦有人得本。甚便道路間。但某意謂前列語錄。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者。試更思之。他新厚為遠業自愛。日者。襄奉遠動。想冀重以妙語。資飾泉壤。此意厚矣。竟頓迷錯。悼心失圖。匆匆不得款語。迄今款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某負士家。次日與死鄰。追念去歲今日。方迎見親。與衡蔡之間。未及一年。目前竟果如此。憂極成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修溫清。事引衣。願見盈。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往一觸欲絕也。哀苦之餘。原省己事。大抵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濯其心。深求其所未至。但所欠者。朋友切磨之助耳。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否後生可畏。就中收拾得一二。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俾厚篤實。而後辨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卻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為十日款。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唱。但哀苦中。不暇語。君舉亦有乘輿命。忽之約。但遲遲未可前期也。偶有便介。略此敘謝。窮山中。旋假紙墨。殊不知禮。想辱情。因哀不祥。不敢致致。尊公問。它惟厚為遠業自重。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元甚。未暇深考。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非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則其初亦不必與之也。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是不以法紀。更望詳見。論魏蜀。確有志。不知其體製如何。蜀條章。不為書。詔疏。不為志。未成其為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為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其積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續得商推。昨日亦到那齋。來論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略此布聞。它新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款款。

近游領手。海。展玩再三。閱之。懷為之少釋。初聞為參學。計今乃知以參學。行。語語之期。尚遠。殊恨然耳。即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道。但碌碌中。略無補報。每自愧。恐雖索居。殊不見有進益。獨周洪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尚未來。天民。相見亦疎也。示諭銘誌。淺薄本不足以發揚潛德。然游處之久。其何敢辭。俟天民。送到行狀。即當下手。齋銘亦當併納。次。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俟見。即道盛意也。里居游從者。為誰。亦時有論著。否。他新厚為遠業崇議。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工夫。可敬也。近因永嘉邑中人。回。附問。已。到。几。格。尊。介。又。辱。手。海。字。梨。之。况。初。多。霜。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官。次。粗。道。但。以。獨。處。益。復。鮮。况。適。當。天。民。君。舉。相。繼。引。去。之。後。又。不。欲。成。章。隊。只。得。凝。坐。靜。待。而已。天。民。君。舉。於。私。計。極。便。但。恐。天。民。規。摹。散。漫。未。必。能。為。求。問。舍。計。其。三。啓。一。誌。展。玩。款。賞。不。已。然。唯。論。斷。絕。之。久。

領解者必少也。知安居定志。日就平實。此政權所系望者。甚休甚休。居厚一病。聞甚殆。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一段。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髮未艾也。正則髮居。曾得消息否。偶今日料理過局文字。而來介家書甚急。草草作此。他惟為遠業珍齋。

長樂勿勿去。追今懷仰辱手示。知且夕入城。晤見甚近。欣慰不勝言。即日秋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屏居粗安。長樂與鄭丈夜話頗詳。亦恨所懷未能十分展盡。耳所論隨高低說話之病。自省亦誠有之。蓋尋常與朋友講論。每欲俟其意到乃發。故多有將護之病。自此當力除之。但習慣已久。亦時不自覺耳。五銘奇甚。林公材者。尤妙。所謂令人欲焚筆硯也。但胡氏志序。其失意於始。自責之辭太重。更令小輕為佳。天民數日前。自作一啟。亦可用。今吾兄前所送來者。首尾已善。今次所送者。尙未見之。但中間頓德處。恐人以為輕。御參用天民自作者。乃穩耳。他悉俟面布。

前月小舍弟不幸。特辱慈暱。不勝悲感。繼又辱教字。以方在明招營葬。故皆不得拜答。必蒙恕悉。便介又傾辭字。從審晴寒。尊候萬福。前月相別後一日。小舍弟疾勢頓變。遂以不救。此弟生而病疾。先人尤憐念之。今竟不能全。追痛摧傷。生意殆盡。近方還舍。接獲約未定也。敢欲一得晤語。以釋鬱陶。承許見過。幸甚。所欲言者。悉俟面道。胡仲通鑑論。先附一册去。所謂多其父兄遺論。蓋誠如此。然其間亦自有佳處。至於卓然自見於諸儒之表。則非命世之材。莫之能固。不可以此例之也。天民五日離此。徑往新昌會葬。買田之約。後來語意。又似轉移。再三與之言。方始論定。又不知他時果堅確否。某元始一再相見。亦以在郡齋。不欲頻出也。

三先生論事錄。禮書補遺。及本政書。續刊已了者。入城幸各攜一帙來。蓋朱元晦累書欲得之也。伊川簡。叔昌猶尋未見也。

專人至。辱手字。及溫柑海物之况。審閱行李。至自永嘉。雖未即晤語。然伸紙疾讀。馳系之心。亦以少解。即日陰晴不常。伏惟尊候萬福。某近以家孀之罪。前月未方還城中。而且夕韓丈。經從又須略出遊之。過是又欲稍休。倘永嘉之行。勢須及秋也。諸公相聚。彼此想互有發明。君學缺在何時。所謂止為學官。則無一事。此語深有味。豈特於君舉分上。切中其病。實折服者。尤覺有益耳。然知之非艱。亦望少致意於斯也。知與象先。款語甚善。前此政慮或不甚歡耳。士龍所學。固不止於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耳。正則且得有暇。飯處去。遂相聚。覺得其慨然有意。若到廬山。必須過存之也。所欲言者甚多。不欲滯來。介尙俟後便。浙西之行。莫只在四月間否。後此則極暑。非跋涉之時也。他惟為道業厚愛。

比會秀才見過。出示字。方欲治報。茲奉手筆。從審多疑。尊候萬福。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比亦聞有意外少擾。要自反進德之階。來論不忘惕厲。政所望者。更願益加培養。為幸。昔人謂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愛之。此言可念也。某十二月二十後。定到墳山文字。當即行。他俟面道也。

分手又已四五十年。差入殿廡。久不得作書。區區惟切馳仰。即日初夏微暑。伏惟尊候萬福。某官次粗安。但沉浮無補。祇自愧耳。乍歸田間。徜徉富有佳處。卷舒出處。蓋自有所繫。在我者。政自綽綽有餘裕也。廷對四方。極有忠言。大抵皆在甲乙。科既經已。覽惟就前五名中。略加次第。其餘悉仍有司之。舊容納如此。甚盛德也。但如德遠。少望。乃復漏落。世間事。往往盡難滿足人意耳。今因少望。望從略。此間訊。他惟為遠大業厚。自葆藏。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道。一向沉迷書冊中。它無所預。雖粗可藏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論備悉。雅意再三。玩探。鮮氣平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為喜。驅山塞海。未足為勇。惟敢收不可敵之氣。伏情安流。乃真有力者也。吳益恭。以其尊人。不忍相捨。來乞祠。已得請矣。劉共甫下世。此公實繁。輕重。遺奏。惟憐。殊可念也。陳應求。尙辭免。未來。朱元晦。得南康見次。未知首起否。石天民。日來蹤跡。為人搖撼。方求去。勢須得請。君舉。尙少安。韓丈。再隨。治諸事。必妥帖。所當言者。既已言之。但恐言輕。不能有所軒輊。爾人。勿勿作此。它祈厚為道業護愛。

近蒙仲至。行。嘗拜書。及紙五十番。當已到。几格。徐子。義來。辱手字。欣審冬令安溫。尊候萬福。某碌碌竊食如昔。無足云者。里居。為况甚適。閒便欲為陶朱公。調度。此固足少舒逸氣。但田間雖曰。紳縮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久當自知之。特契愛之厚。不敢不盡誠。也。陽羨之行。在何時。日望。經從。相聚。今既超然。在利害之外。雖甚款曲。無復嫌忌。非如前日。揚屋。狹徑。窘步也。徐子。義云。明日有人行。詳以此紙。問起居。筆十枝。借住。他惟為遠業自厚。

前此幸得款聚。歸塗。亟欲投宿。宿山。故不得復見。殊歉然也。辱手教。甚審劇暑。孝履支持。某歸後十餘日。即為三衢之行。往反近兩旬。在丈靜閱之久。論事益深。穩穩。因知。經歷信不可不多也。示諭。萬然。忠厚。有以知別。後進德之深。微指。固已深佩。竊衰退之人。惟當閉門。反己。著實。以求其所未至。然此心。則不敢忘也。未往三衢時。吳益恭。得半日。款語。語。問。極稱。葉蔚宗。之為人。尊兄。同里。閉。亦知其。人否。益恭。亦甚以不得一見為恨也。此月。且日。自三衢。歸。陸子。靜。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淳直。工夫。甚有力。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見。識。每。見。吾。兄。文字。開。闢。軒。蓋。甚。欲。得。相。聚。覺。其。意。勤。甚。渠。非。論。文。者。也。人。回。略。此。下。布。它。祈。厚。為。遠。業。節。抑。

便介。辱手示。區區。不勝。感。佩。即日。極。暑。伏。惟。尊。候。支持。某。碌。碌。如。昨。近。屬。舅。氏。會。仲。躬。為。求。祠。祿。幸。已。得。之。遂。可。專。意。讀。書。殊。以。為。幸。前。書。所。論。固。深。識。之。比。皆。患。子。子。小。諒。者。或。畏。避。太。甚。而。善。意。無。人。承。領。遂。至。消。歇。或。隔。限。太。嚴。而。豪。俊。無。以。自。容。遂。至。飛。揚。惟。篤。於。忠。厚。者。視。世。間。然。然。無。非。生。意。故。能。導。迎。淑。氣。扶。養。善。端。蓋。非。概。以。為。近。厚。語。言。也。第。向。者。言。之。略。耳。然。於。此。蓋。有。則。焉。又。須。精。察。不。可。倖。過。也。薛。士。龍。某。誌。以。畏。暑。作。未。成。所。論。行。狀。極。切。當。祭。文。皆。肝。膈。語。也。策。問。當。詳。請。人。回。甚。速。略。此。上。布。它。祈。節。哀。自。愛。

矣。四節皆妙。而論夫人志。范蔚宗所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也。易。春秋。周禮。俱未得即聽。故記得世說。載何次道學佛。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日。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我聞數千戶。尚不能得。卿乃圖作佛。不亦大乎。疾病呻吟之餘。方課諸弟辨魚。讀箋註。而兄橫飛直上。凌厲千載之表。真可謂大笑。聊發一笑。手倦不能多作字。悉留面言。惟早命駕為望。

伏被手教。其審歸自天台。陟降安穩。極以為慰。兩詞與寄所屬。固深感歎。第兀然枯木朽株。豈知有所謂。春光秋色。其病勢只如舊。都無增損。近蒙朝廷記識。不忘使還。故官廢。病何由可動。請以實控告。既得請矣。但文字猶未到耳。甚渴一見。得暇能命駕否。城隅窮巷。落葉滿庭。亦無異游山也。手弱不能多及。悉留面布。

舍弟蒙問念。感其渠近擊其婦。往會稽歸事矣。士龍誌銘。以行役擾擾。未曾下筆。數日間少定。當樹其近得者。舉書云。吾兄擲行狀中。數處極當。便中告批。示欲得知也。

伏辱手况。具審歸自永嘉。川陸安穩。極以為慰。正則書及。刻已收。相與計其樂。景元廓落。自其所長。區區所望於渠者。政欲其愛養氣血。點檢細行。以待時而已。腕弱不能作書。因使幸為達此意也。陳益之留意禮學。甚善。察行之。有安齊之志。可惜不拈出一搭。盤之梅雨後。千萬見過。為十日款。今年緣絕口不說。時文。門前絕少人跡。竹樹環合。大似山間。若得復聽快論。則石橋龍湫。不必遠求也。病體萎痺。雖已成沈痼。而目力心力。反勝往時。造物之見。賜厚矣。自餘悉俟。而究。

今日聞劉共甫消息不佳。令人作惡。殆廢寢食也。

答王道夫

辱手字藥物。具聞近况之詳。極以為慰。視事既久。閱歷浸廣。遠業必日昌。惟稍敏光芒。而致詳朱墨細碎之間。慶歷嘉祐諸老。由此其選也。同甫居鄉無聊。甚可念。手倦不能多作字。只今病勢。除把筆及登高外。其它皆如常時。不須移念。

答項平甫

某往歲侍郎。別氏自荆南歸。具道左右年雖少。而志操堅正。下至諸表弟。人人敬慕。是時慨然有願見之意。今春開分教山陰。相距雖不遠。又以病廢。無從會面。為恨。便中忽奉手筆。所以見屬者。雖非其情之所敢當。然詳味辭氣。懇切實實。益知所存之不苟也。自張丈去世之後。至今心折。左右游從既久。講經必甚精詳。然願深思力踐。體衣錦尚綱之義。卑以自牧。馴致充實光大之地。則吾道之幸。石天民。沈叔晦。諸兄。莫能歛聚否。委瑣不能多作字。秋暑以時自重。

答周允升

深居里中。日必有新益。所謂散漫。蓋學者同病。而操存體驗之要。近歲師友間。講之亦甚詳。往往病猶自若者。正是實下手處。工夫夫。常記胡文定有語云。但持敬到十年。自別。此言殊有味。大抵目前學者。川工甫。及旬月。未見涯涘。則已。遂巡退卻。不復自信。久大德業。何自而成。經訓所載。若曰。念終始。典於

學。厥德修。罔覺。若曰。其升利於不息之貞。若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正謂學者多端。願慮者衆。一意勇往者少。故每惓惓於此也。

答潘叔度

但完養思慮。涵泳義理。日用間不須著意。要坐即坐。要立即立。凡事如常。便是完養。若有意完養。則是添一重公案矣。覺有忿戾。始須銷平。覺有疑滯。始須開豁。病至則服藥。不必預安排也。涵泳義理。本所以完養思慮。政恐傷疾。易作。自涵泳而入於研索。自研索而入於執著。或反為累耳。陶靖節不求甚解。雖其淺深未可知。要是不尋枝摘葉也。

前日在學中。方校試卷。忽候兵部歸。莫知其詳。不勝疑。頭呼輪追路至浮橋。則已不及。比揭榜還舍。乃審年家丈奄至。大故變出意外。悲駭傷痛。迷今越宿。寢食不寧。年兄純孝。篤至。驟罹鉅痛。曷以堪處。然毀不滅性。禮經所戒。策古今人。氣稟厚薄。亦自不同。如疏食水飲之類。更當量體力所宜。不可便致疾病。殊非守身之孝也。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一毫不用其極。則非事天之道。如昔人薦芟之類。皆以私事親。而非以天事親也。喪禮廢弛已久。振而復之。當自昆仲始。大殮以前。禮數恐無及。今且討論大殮以後。朝夕朔望奠禮數。已封在叔至兄書中。若曰。親族未安。習俗未喻。則向日固嘗共講。滕文公問喪一章矣。蓋在己而不在人。也。此禮節目。兩日來與張守同議。頗似穩當。或有未安。批論可也。然論喪事。則無害。以後禮數。見今逐日討論。當續報云。張守其情年兄之去。元晦既以疑制不可出。而年兄又復以疑去。信講學之日難得也。

銘誌之屬。本非所敢當。第以平時荷年家丈知遇之厚。不敢不盡拙誠。張丈於年兄。意極拳拳。欲渠甚不難。但更徐思義理之所安。卻奉報也。所以次思也。喪禮政當子細講究。乃居喪所當自盡者。也。勝於誦佛經多矣。若因此討論。使古禮再明。豈細事哉。叔昌亦常同講究。要須先識禮意。行實。須削去浮華。直書事實。若有增飾。則心已不誠。非所謂事親如事天也。蓋範張丈甚愛此書。欲便刊板。恐後月半編集可舉。今所欠者。最是楊龜山三經義辨切要。而嚴州徧借無本。年兄或有之。因便附來為佳。此乃張丈之意。近得劉資之。周子充書。皆以不得在此間為恨。此間亦以二公及年兄不在此為恨也。葬地已尋得否。在古禮。既葬而卒哭。百日而謂之卒哭。乃近世傳習之誤。非禮也。數日來深思。今人所謂觸礙。即不得專制之語。最為害事。蓋遇事與風。以此等語言。自恕。則循苟且。無一事可為矣。要當反己。盡誠竭力。以成動之。是心人所均有。也。誠於此者。既至彼。安有不動者乎。彼之未動。乃在我誠未至之明證也。葬儀中鐘磬之屬。用銀草。亦不甚失本意。憂思中。最是進德處。深味自致之語。識性之極。而以哀敬持之。則心之本體。斯常在矣。道學衰微。實有意此學者。萬無一二。此區區深所望於年兄者也。喪禮廢墜已久。切告於叔昌。以次同講論。今古之宜。再復尤幸。行實。俟後月初。大人歸。當屏置餘事。專為措思。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但慮所見或差。不足以盡顯揚之志。俟其當先錄呈。有未安處。卻製一批。示切不須拘形跡也。書丹事。向寄托唐繼。則面道曲折。既而再三思之。終覺未安。在

書丹其次也。以此觀之，蓋事親不當待外，樂得賢者，發揮以垂不朽，固與希勢慕權者不同。然其爲待外一也，年兄更試思之，有疑欲以見報，吉州有劉德循，循之者，去歲從劉子澄游，子澄以書相導，來此爲學，專一樸實，甚可望。又欲自求宋元晦，其志始未易也。喬德瞻爲學甚進，讀書亦有味，輩流中甚難得也。魏純夫招令授句讀，甚得人，但錄示令圖課程，每日念三經，各四五百字，不爲少矣。更須量其力，令有餘，乃善。其他如譚儀、溫伊川諸書，數項姑爲減去，汪聖錫以三上書論發進，非其人言，不從而去。就甚合義，極爲之喜，蓋又全得此一非細事也。一月前有一士大夫經山，其因語次，偶及年兄專意正學，乃憮然以爲疑，世俗未相知，固不足論，所以及之者，恐可助省察警厲之功耳。

某官次粗安。此間諸事，及所欲言者，皆略其前書矣。魏純夫教誨幼甚得人，令圖聯名於安叔位，有妨，誠當更易。款曲商量可也。事實去取，俟商量定，乃錄呈行狀，中有小小未當，卻無害，蓋非傳後之書也。年兄他時通張守書，次先再三謝其屢存問之意，然後及所懇序，當然也。燒丹事，適以問張守，乃留俸困中病於蘭谿，醫者燒丹張守之內亦虛怯，故附燒一兩耳。傳聞過實，乃如是。然益知居人觀瞻之地，尤須事事警省。渠甚感年兄愛之意也。此間應接之不暇，乃緣編盡，及大人到，隨分有所謂書尺之類，非因諸生課程也。張純夫守小女皆誦，且夕當據已刊者，印數十板去，恐令女令詞，亦要誦也。非地恐不可緩，但得深穩高燥，不必求太備也。緩葬春秋所深譏，博求廣問，恐無不得之理。唯須略去拘忌，乃易就耳。書丹張丈欣然欲執筆前日累書，所以難之者，蓋專言在我之義耳。張丈讀來書甚喜，有悚然加敬之語，但云

恐有做工夫迫切之病，答書中必自及之也。劉温州素不長於筆札，若令出名，則非必誠必信，若令渠自書，又恐其以不能爲解，須明說不計字畫工拙，但欲托名德以傳不朽，如此乃可商量定，卻見報不拯其隨之義，固由有所制，然必可隨者，盡所以拯之者，非未嘗拯而隨也。又隨之一字，甚有意味，常人於事嘗爭之而不從者，不得已而爲之，必有忿戾不平氣象，非所謂隨也。隨者，委曲妥帖，若已欲爲之者，但其心不快而已，無跡見於外也。叔昌必同做工夫於恭敬中體察本心，最爲親切。

某官次粗安。葬儀同者所編倉卒，有未精密處，不免再討論。屏從他事，端三四日之力，始能就緒。向者張丈葬魏公亦嘗講究，昨夜同穎叔到郡中商議，頗似穩當。其制作瑣細曲折，皆已口授穎叔矣。更宜詳講，如覺有未穩未密處，即遣一介來商量，但須不難以俗禮異教，乃善。親族間有未以爲然者，政當盡誠，或動曉諭之，不可傷恩，亦不可失正也。宅兆已得地否？向聞毀瘠過甚，日夕嘗以爲憂，今藏在伯持片紙去，不知已見否。

某供職已半月，職業之所及，法令之所及，不敢不盡拙誠，但人習熟見聞之久，未學未喻者甚衆，更若旬日如何也。張吏部對甚開納，乃知前此非進言之難，但言者自未得其道耳。即今微陽蓋有復生之漸，但霖陰晦，消長之勢，殊未定也。明器用綵帛，無害，自餘並俟後便。來書過禮，前此固嘗拜聞，今復封還。某官次粗安。近日思得內外相應，不差毫髮，外有齟齬，即內有空礙，只有反己兩字，更無別法也。學校間事，所以有一二中者，止是初到，據法宿假，必令簽歷，日到諸齋，教導皆令甲所裁，既而僚案皆大不安。

若不小爲通融，則不復可相處，以小事立同異而去，又似輕放，故令宿但假呈簿，簽歷必先經正錄，故甚以爲煩。本所以欲簽歷者，蓋要知諸生出入之疏數而已。今止呈簿，則亦自無所逃，諸齋教誨，亦時復一往緣此，人情甚安，卻可以徐徐少致漸舉勸迪之功也。或未中理，更留指教，擬奉在近，辦集相極哀勞，誌銘，緣張丈部中兼督頗多，前日致齊，方能下筆，其間有一兩字改處，皆是後來再訂正者也。增翠瑟笙琴，及下帳上服，皆不惹禮意，可無疑也。持奏察議工夫，政當並進，此外更須以友輔仁，德銳仲益，穎叔諸公，既有意於此，其相琢磨，乃善。此間士人亦有十數，欲向學者，八月稍涼，已與張丈約，其爲夜課，蓋日月殊易失耳。

某館下粗遣，但日以無補爲愧。對期尚在春夏之交，人事多端，政恐或未必能待耳。君書冊亦無全功，雖如子充，士禮，亦十數日乃一相見也。比來諸友講論，當日有益，每得來書，書辭皆有楚然不自安之意，學者誠不可自足，又不可恐懼太過，大抵五六人羣聚其間，必有一人身任此事，以必到自期，則衆人亦恃以自強，此政年兄之責。若又自恐懼，疑惑示不敢自保之意，則衆將誰恃，亦終於解弛而已矣。如年兄專勤篤信，同志中皆莫及地，身固已甚近，今當用功者，通其蔽，矯其偏，充其力，詳處其細，斷其牽制而已。政當廉厲先登，易爲而有退保之形也。君舉伯永，亦已參學矣。王子合爲學錄，甚舉職，以此知人略有志，隨分量便得力，文潛近復差，潘挺之爲學錄，方三日，而遺髮歸闕，亦可惜也。

某居此粗遣，但深無補之愧。近日士大夫請去者，率艱難如丁子章，前月七八次往請而不可，惟當循其得爲，他非所擇也。士龍方此講論，又將遣往淮上，招集流移，自此益索莫矣。象先，且夕當招來款語，自今去，禮制尚有四五月，喪禮早令見次第爲佳。弔慰妻家，以親戚，恐可往，外人則不可也。若祥祭後居禱制，則雖外人亦須往，禱本祭名，非服制也。

銘誌既有題額，更不當復寫某官墓誌，便當從頭直開誌文，而名銜則列於銘後，乃爲得體。銘當置於墓前，又當置於墓後，異時刊成，能丈處當專遣人送墓，本五月對劉錄去，不必示他人，上反覆顧問，酬酢領略，既詳且款，凡所欲言者，皆得展盡，語甚多，不暇寫去。推對劉意，可見也。張丈所對，每與張丈說，上高明開納如此，若常得正人吉士，啓沃浚灌，事安有不同之理，所恨此氣脈不復接續耳。張丈門庭甚靜，干請皆截斷，東閣固知敬，但在高位者，往往日聽逢迎可喜之論，故本分說話，未必能深領耳。然可以彌縫正道者，固不可爲此，而不致區區也。利用大作，固當以此相激來論，韓趙二公乃本有美質，或實有此志，而無其學者，與此不同。即今善類甚孤，霖陰晦，密雲之戒，甚可懼，近日子充留此於正道甚有助，此外確然向善者，惟丙丈而止耳。自此以往，若善類來者，浸多，則事庶幾可爲也。上書得進，此門既啓，誠可慮，臘肉醋醬已領，滿意服制中，餚人恐不當以肉，自此已之爲佳。

某入山之二月，即遷過金柱，山水清峻，晦明百變，勢須且爲旬日留也。小留城中，經理荒政，甚善，大抵爲學政，不須求之事外，或未可動，不必作意，昨日得汪丈書，長沙猶未得全安之間，甚念之也。叔昌欲來山間，甚善，通鑑課不欲久，見所抹者，并以後兩三册，或令叔昌攜來，爲佳。叔昌來則遣一人送至，此可

也。某遠城之期。當在一月後。他俟面盡。

某度更須在石柱坐一兩旬。蓋耳目清淨。林泉幽邃。士人亦少。不過劉長之輩。在三數里內者。證來人外。共只有三四人也。叔昌欲與江必東偕來。甚善。朱丈人已遣張丈得復常之問。甚可喜。疾病之來。要非一端。數千里外。難預料也。然日用飲食間。工夫政當細密。取信於人。猶是外事耳。因思鄰戒之畏。甚悚然也。某到山間近十日。初欲游歷近村。而窗明几淨。閑通鑑頗有緒。遂兀坐不復出戶也。詩兩種。已收。君奉秋三傳。伊川說之外。胡二劉。實夫陸。皆當參看。然向時屢會說病後。且宜靜養。考凡例。校異同。恐亦勞心也。通鑑。欠後唐後晉紀兩册。諸子。欠韓非子上册。今在時法。見有專人入城。若尋得。付來為佳。二月初。當泛舟歸城中。他俟面盡。昆仲間。並致意。

某以五半月後。同朱丈出闕。下旬至鵝湖。諸公皆集。甚有講論之益。更三四日。即各分手。到信須留兩三日。次第月半。決可到衢也。邇來日用。况味復何似。審觀來示。似猶有迫隘氣象。更放令寬平。潤澤為善。自餘悉俟面盡時法。必東諸友。因見為道。此意。舍弟輩亦只示此紙。盛暑不能多作字也。

某旬日以來。編詩少會出門戶。今日已斷手矣。待傍小從容。甚善。到官之初。彌縫裨贊。不可闕人。而久不與事物接。旁觀酬酢之紛紜。亦可為觀省之助也。天地間何物不有。要皆不冒太和之內。胸次須常樂易寬平。乃與本體不相違背。爾艾軒畏事。自舊如此。然資質終長者也。聞重陽後歸。所懷併俟面盡。北山之。行。亦須以相待也。

所苦聞已復舊。甚可喜。然要須長養和平。勿用觸動為佳。如此間日前無所不有。若一一關懷。則頃刻不可過矣。叔昌想旦夕須自嚴陵回。近禮部建議更變文體。大抵皆前輩之論。若果行此。則奇傑宿學。皆得舒展。但世上溺於所習。故不能行。殊可惜也。叔源日來安健否。亦時觀書否。李詩翁改整一方之幸也。此公守正而曉事。又不近名。整人有休息之望矣。

得手字。雖以向安為慰。但筆力猶弱。切須凡事一切放下。專意恬養。常令胸次欣欣。如春木之向榮。則血氣不患不滋長。體力不患不平復也。一年兩大病。雖壯健者猶不能勝。况素怯者乎。若復依前失調。謹可為寒心也。

自聞叔度不快。寢食為之不寧。一年兩次大病。豈易堪任。今幸向安。切須寬心自養。蓋此疾多是鬱滯所致。也。又聞九哥亦不快。不知果否。叔昌卻須安健。叔源頃所事已了否。補子且宜在家調護醫藥。只此便是為學根本。妨廢舉業。乃至細至末事。須識別得輕重分明。乃善。以實錄。一兩月間進書。日夕將。無少暇。略如編時。故不及作。昆仲書。只出此紙同看。

某官次粗遣。日來非角突兀之病。雖去而始。因循之病。復易生。每切自警也。對班尚在八月。飽食。隨衆。良愧負耳。聞氣體已復。常須容胸。次令寬平。和裕。為善。蓋不宜再有激觸也。史丞相雖為柴端所擊。而趣召。猶未已。不知果來否。鄭某望入學。舊觀。浸遠。若用人。每如是。亦何憂不治也。天民。叔晦。亦似有來意。但觀得缺耳。沈子。詩。徵章。乃謙之第一義。折其萌芽。亦不為無益也。

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聞舊疾又昏小復發。莫已平復否。寬心乃止疾之本。夫宇宙間何所不有。無為強自苦也。某自入夏來。每至日落。乃出館。終日滿然。事外不異山林。雖日來人情尚背。萬端未嘗與之將迎也。以此頗覺頑健。大抵不問在朝在野。職分之內。不可惰惰。職分之外。不可侵越。自然日用省力也。

某官次粗遣。汨沒廢日。每以自懣。對班尚在來夏。荷是時。猶未罪斥。則當致倦倦之義。然後謀歸耳。若徒往徒來。雖於私計為便。而非心之所安也。近張伯永來。頗道德勝。甚進極為之喜。蓋為學。要學於近者。乃可。一書付之。或已歸。蚤送。為佳。來論復求病源。竊謂源在自疑而已。前聖賢之訓。及向來講論。亦甚詳悉。今有藥未服。而更求方。據問頭。即是病源。更不須他求也。叔昌。往見沈正卿。政當如此。為學當真知所止。前書所言。乃暫時意思。非究竟法也。

某到德清。已數日。歸期更一兩日。事定方可稟妻父。然亦不出後月也。齋中想時。蒙檢校。大抵萃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則無暇及他事。况於規矩乎。見仲益諸友。生以此意論之。謂守俸畢。即交割。人事。擾擾須更數日。乃定。學舍。蕪甚。然鄭教授。甚練事。款曲。須同商量。整頓。內不敢曠職。外不敢立異也。解舍。亦自明潔。可居。已虛一室。為置榻地。月初。千萬如約。趨權也。馬同年。向未曾款語。前所說方教授。氣貌亦自靜。但先入已。堅政。恐難挽耳。張守聞已為入對之行。其勢須來。此德鏡。課程。望時提督之。仲益。因見亦告勉其卓然自立。為佳。

某到嚴兩句矣。郡祥亦漸有次序。日以躬行務實之語。薰灌之不專講程文也。但殊難得有志趣者耳。將從道之天。甚可傷。懣書并祭文同往。續錄八百五十是可用徐子敬等。煩老兄親為致奠。少見同舍之議。讀祭文。可就煩蔣子先也。

某官次粗遣。張守舉措詳審。問學平正。而又虛心從善。善類中甚難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適同。幸且夕相與講論。甚可樂。至於形跡所當照管者。渠亦自解此也。如說及書。數官。臨。問。同。

某官次粗遣。對班只在下旬。區區所懷。自當傾盡。但慮識闊誠薄。不能為損益耳。去就久速。過遲亦可略見矣。天民子重。召還於善。類平落之中。不為無助。但卻是四民論。薦若到此。於交際間。亦須斟酌。分淺深得所。乃任。叔。抄。酒。事。此亦細故。固不可不料理。不可為此而凡事解體。蓋小事便阻撓。則為下所窺。易得生事也。

與學者及諸弟。諸友來收書。知比來為安適。某官次粗遣。他無足言者。仲益送到同銜錄。已收。課程。只須如此。中庸。且專看龜山解。為佳。純夫。只在侍旁。開會。甚行策。欲求繁冗中。不妨課程之術。古人每言。整暇二字。蓋整則暇矣。叔。叔。在下。塘。良。便。近日玩。釋。何。書。問。學。以。致。知。為。本。知。不。至。則。行。必。不。力。也。叔。度。兄。弟。喪。禮。更。與。講。

論有疑即報來。元晦所幹若舉。早趨裝為善。少望臨安之行。在何時。經由母情為數日留。俟守引進士子。李華不倦。又此間諸公問學者亦多。張守節與聖晦叔。向與張守同師。胡先生不從事科舉。已二十年。議論操履。甚平正。相處亦有益也。子先所問。已見叔度書中。來嚴慶受菲儀。本無嫌疑。蓋叔度兄弟。豈世俗富家比。况來此間。又非往他處也。要先須遣人往張伯安處。取向日葬儀。備來參酌。為善儀禮疏。旬日間。便有便先寄來。此間無借處也。天錫辭朱氏館。量而後入。政當如此。今莫已有定所否。今歲曾作文字。因便寄一二。然為學要須日用間實下工夫。乃得力。城中如叔度。叔昌。兄弟。及叔叔。叔奉。子先。仲益。季益。諸人。皆可往還也。天錫如見葉秀實。為致意。近日讀書不輟。否。有近作亦可寄數篇來。今因人回。略此為問。他惟力學自愛。

學舍亦漸就緒。士人皆欣然為學。向來舊弊。已革去十之六。正官亦極相亮也。蓋自到學。皆不曾別立規矩。及有所改更。但反入未歸。以身率之耳。官次稍安。學校事亦漸定。其間小節目。亦稍變而通之。使人情相安。然後徐徐勸誘。恐卻易入也。所疑各已批去。講實學者多。則在下移俗。在上美政。隨窮遠皆有益。政當同致力也。官所粗安。講學雖不敢自甚。但微言潤奧。世故峰巒。愈覺工夫無窮。盡耳竊嘗思時事所以艱難。風俗所以澆薄。推其病源。皆由講學不明之故。若使講學者多。其達也。自上而下。為勢固易。雖不幸皆窮。然善類既多。氣焰必大。亦可薰蒸上騰。而有轉移之理矣。比聞諸友。皆實有意於此。所以不勝其喜。非獨私為異時有肆習琢磨之助也。雖然。此特憂世之論耳。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焉。此又當深致思也。頤叔所論謝語甚當。凡做工夫。宜皆精思深體。不可略認得而遂止也。德鏡所問。已批去。大抵為學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專心致志。久久自然。須漸有趨向也。叔源所苦。已無事。否。子復何時可來。告先一月見報。即當求徽往也。仲益。德奉。曾聞切宜警策之德不孤。必有隣。若講學實有次第。自然慕向同志者多。此亦自驗之一端也。

別幅所論。向來工夫。如所謂毫釐或差。而反為隨之病。所謂向之多塗。於此乎息。而領略之病始生。此非身親足歷用工之實。則不能知。殊用敬服。但論天尊地卑之義。謂明乎是。則復無可復。而隨不失其宜。頗似暢快。此兩句。雖是在顏子分上。猶未易言之。蓋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階級歷然。非一步可升。一言可斷。若得薄博親切。則始知工夫之益無窮。仁者其言也。則良以此也。順以循序。乃體其全。利而為之。靡或不備。此四語工夫。甚正。易所謂序者。正當精察耳。為之歸答。此句有病。末句。庶可與權。亦以太快耳。深酒言仁。語孟精義。當玩味工夫。自不偏。但易傳精深。程實孟子之後。方有此書。不可不朝夕誦閱也。長沙張丈。常得書。每見其退然知難。收斂篤實。與前此相聚時。大異。宋文遺其子。在此從學。音問常相。比後亦殊精切也。彼鄧仲事。甚有補風化文字。亦無不穩處。但銜害案四字。頗未典。易之為佳。

承上接下。最是親切工夫。呂與叔所謂。雖不離。寬而有間。此兩語。殊有味。大抵盡範一書。須當置几案。時時觀省。所補不小也。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

體察之久。則理漸明。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論虛移。而無起爭見隙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授之以時。則無偏弊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剔去之。知納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所謂無事者。非棄事也。但視之如芥。起憂疑。飢食渴飲。終日為之。而未嘗為也。大抵胸次常令安平和豫。則事至。應之。自皆中節。心廣體胖。百疾俱除。蓋養生養心。同一法也。荀子言。喜事至則和。而理變事至則靜。而理者。有條理而不亂之謂。

大凡親戚。或有未中節。正當盡誠規勸。不可萌責望心。若胸中有一毫責望。則聲色之間。必有不可捺。而忤人之疾。此尤是緊切用工處。大抵房族間事。只要消平收斂。令小。不要展轉蔓延。令大。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所謂人者。指他人言。若親暱。則孟子所謂涕泣而道之。不可以正而勿問也。政當盡誠委曲。曉譬切之。尤須防爭氣。若有毫髮未去。則招拂激怒。所傷者多矣。若事果不可為。當體不可真之義。自反已過。已過。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於此觀省。最為親切。敬之一字。固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須令胸次開廓舒泰為佳。

李仁甫。以仲信上舍作策題。問賈良。為言者併論。遂皆去國。此老蕭散平坦。足為朝列之重。矜失此人。甚覺蕭索。累日寢食為之無味也。屋已下手。甚善。規模須常令嚴斂。屋作三處。極善。蓋婢僕省得相涉。則省得閑事極多。而恩意常通也。此間雖無憂。但日覺無意味。又非五六月間。比極微生事。粗有條理耳。到此年餘。凡紙上課冊。長進甚多。只是非紙上可寫之課冊。長進者少。如事親。從兄。處家。處衆。皆非紙上可記。此學者。正當日夕點檢。以求長進門路。

收斂疑聚。乃是大節目。至於察助長之病。乃是節宜之宜耳。李茂欽作魁。大可喜。年來為學。有意向者。多為儕輩笑侮。往往不能自立。因此可稍強其志氣。雖學不待外。然就渠地步上說。事殊有補爾。又可使世俗知本分為學者。初不與科舉相妨。所繫殊不小也。比來諸况如何。免對既得符。向所取吉州三十口。自當與往止之。不惟虛勞人往。蓋初治動為人觀瞻。不可不審也。張守議論。平正。舉措詳審。且又虛心從善。在今士大夫中。極難得也。如財賦。寬其苛細者。其餘則拘收甚謹。簡省宴會。裁節用度。中益點檢。而己皆遵柳守之舊。凡政事。皆詳究本末。反復熟議。而後行。細治官吏之欺罔者。首決三都吏。而恕其不及。大抵不墮一偏。蓋皆為學之力也。已入奏為嚴州百姓。減免丁錢。果若得請。則一方民力甚寬。亦非細事。宜部家也。

心不隨。特以爲朝廷之羽儀。太平之盛觀而已。上以名求之。下以名應之。其不見儒者之效也。宜惟我國家聖聖相授。尊道貴德。以實不以文。及我仁宗皇帝。紹天覺民。表章儒術。路門經筵。咨輒講肄。言成典謨。以隆儒之名。登諸扁榜。風示天下。羣士慕嚮。異人並出。輔成四十二年冠古之治。真儒之效。自於當世。向之既營儒術者。前倨後恭。自咎自悔。據子思之宿憤。刷孟軻之餘恥。千載之是非。至是而始定。信乎道待聖人而尊也。臣又聞之。漢肅宗皇帝幸闕里祀孔子。命儒者講論。帝謂孔伋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僖對曰。陛下親屈萬乘。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夫區區肅宗。固不足以仰望仁祖。竊嘗借是說而論之。則仁祖之創殿制名。臣亦將曰。此乃隆儒稽古。增輝聖德。豈特儒者之光榮哉。臣既述其事。謹待制旨而勒之石。臣謹記。

台州修城記 宣和二年十月朔日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易。怒蓄堤足。生聚慶慶。恃城以爲命。距海餘百。里。連亡剽俠之所。曹惡歲輒。唯野洲激。睥睨郭郭。微警者不敢弛。故閉柵之政。在是郡爲首務。蓋所以遠災害。銷盜萌。非徒區區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歷之水。幾不爲郡。元章簡公。締來守而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虛深入。內薄欲登時。則有戶據滕君。膺帥厲吏士。固以方略。寇不爲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城。墮墜登馳。徑險無禁。害氣來格。民譟不寧。問一歲。太史趙汝愚。自信徒鎮。暇日。循行牆落。尉丞。孫而告之曰。置守所以衛民。顧屏蔽撤。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士功於古。雖有常律。傳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六

記

隆儒殿記

仁宗皇帝。皇祐紀元之三載。憲度鴻明。風化浹洽。折衷六藝。統一聖真。老師耆儒。濟濟在列。適制詔有司。朕紹休聖緒。樂與據經守古之士。燕見。絢釋存神。索至。用緝熙日就。月將之學。肆開邃宇。廣邇英之。處。以爲講貫論說之地。顧扁榜之名。未立。惟一。二左右之臣。汝爲。臣度等言。陛下尊隆儒術。肇新廣殿。親屈帝尊。博延承學之臣。右文之風。推校千古。無所與遜。臣不勝大願。請冠以隆儒之名。不。論聖志。臣昧死以聞。制可其請。是維文教之盛。照映國史。赫赫若前日事。臣幸得以鈞鑿待罪。追述閣休。以貽罔極。臣之職也。用敢拜手稽首而爲之記。曰。道待聖人。而尊故儒者之是非。必百世俟聖人而後明。自三代以來。尚文之主。史冊相襲。裏衣博帶。禹行舜趨。肩相摩於朝。盛於樓下。論於石渠。觀於橋門。議於白虎。洋洋乎。聲明文物。去洙泗不能以寸。然求於詰訓。泥於古陳。滯固疎闊。必知合變。質之以金鼓。甲兵之間。試之以浩穰。要劇之地。則惶駭眩耗。無所措其手足。甚者誦六經以文。茲言。達君之欲。私龍斷以獵高位。爲世所患。若蒙俊。輕快。憑陵。振侮。以儒爲戲。而真儒頌學。與蒙其恥。泊于堯之徒。至譏許子思。以病孟軻。久矣。儒者之不見信於世也。如漢高帝。宣帝。世所謂君主。獎以儒者。爲無益於治亂之數。聞登用。一一。以備故。事。觀敬而

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城闔之啓塞。實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耶。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爲此益其食。而寬其程。宜無不可。於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益金穀之積。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與地。守傳。衆力。埤增。卑薄。塗塞。空郡。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鐘。曰。與。善。曰。豐。泰。曰。括。曰。符。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政。曰。延。慶。起。宣。和。二。年。六。月。癸。酉。詔。閏。九。月。某。日。累。日。積。功。凡。九。千。九。百。有。八。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開。民。願。積。工。者。厚。酬。之。不。欲。勿。強。會。其。數。視。役。兵。財。十。之。一。一。鍛。鑄。鑿。鑿。鑿。之。工。界。儲。直。如。其。素。醴。醴。之。饋。勞。來。之。間。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礎。之。用。積。若。千。萬。若。千。千。若。千。百。錢。以。買。計。米。以。石。計。者。合。若。千。千。若。千。百。有。奇。維。候。變。民。急。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人。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時。版。畫。並。作。觀。樓。壘。與。而。近。郊。之。祀。初。未。嘗。擇。壘。壘。也。始。候。之。至。謂。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風。或。謂。是。那。特。候。假。道。休。沐。之。地。終。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阨。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還。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舉。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眈。眈。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誌。百。之。君子。

撫州新作浮橋記 宣和二年十一月

撫之。故。無。橋。乾。道。初。元。知。州。事。陳。侯。森。始。作。浮。梁。以。通。往。來。淳。熙。二。年。秋。七。月。甚。雨。淫。潦。漂。航。斷。卒。無。一。存。者。吾。友。趙。景。明。適。爲。此。州。復。新。之。以。書。請。曰。隳。試。郡。未。幾。而。橋。毀。約。已。備。用。不。敢。賦。諸。民。道。端。以。十。

月戊寅告其以十一月丁丑部使者周侯嗣武質佐其費而屬役於知臨川縣江森橋東西相繼其術百丈聯舟爲梁合五十有四艘願記其成以送來者予報之曰橋梁郡政之一也子不忍涉者之病政以時舉亦庶乎長民者之心矣然城闔之近易察也水潦之害易知也道路之謗譽易聞也至於不關之地未形之患弗能自達之呻吟慨歎昔之君子惴惴焉惟此之畏尙戒之哉蓋心不在民固負於師帥父母之名慮不能周四封則亦無以充一方之任所存者節其開塞建置繼此而講者則有次第矣是橋也特發政之始邦人將惟子之視焉無是心而有是政者否也有是心而無是政非制於上而不聘則墜於下而不流也撫去吾州且千里孰臨子下孰承子下吾皆不能知獨以橋役言之有部使者勸相扶助以啓厥功有縣令奔走服勞以集厥事以是而觀子之州上下之際輯矣爲子之所爲其何所憚亦何所譏乎邦人匪徒子之視將惟子之望且責也因次其語以遺撫人俾立石水厓以俟

秀州陸宜公祠堂記 四年四月

古者建學先聖先師各因其國之故國無其人然後合他國而釋奠焉由漢以來先聖先師之位雖定於一然郡邑先賢亦往往祠於學宮猶古意也唐史載陸宜公贊蘇州嘉興人石晉時吳越王元瓘奏以嘉興置秀州城東橋以宜公名者先老相傳公所生之地郡學故有公祠今郡守直顯謨閣吳侯正己復緝而新之維秀陪窳行都典治爲天下劇候獨此將迎期會之頌表公以風厲多士其亦知本務矣初公事德宗入翰林爲學士方禁旅四出伐叛公深以根本爲慮論居重啟輕之勢至熟悉也未幾溘卒內訌迄如公憂奉天艱難之際雖號親近而志實不大紆職在書詔因得具著天子悔過罪己之意聞者流涕人心已離而復合以事抵李懷光於立談頃故李晟之軍已而平賊泚收長安獨晟軍是賴官守所及頓見一二已足以再造唐室苟帝以國聽焉其所成就何如哉起建中歷正元垂二十年離合從違之變繁矣確乎其不移溫乎其不懟聲望乎其不厭所積之厚豈世所易窺耶晚節爲相經世之業出之固有次第始建白蠶省長官各舉其屬議輒見格然綱條本末具載於章奏者尙可覆也既貶忠州閩戶人不識其面專以方藥自娛蓋畏天命畏大人負罪引慝於幽閉隱約之中其志愈深矣雖德宗雄猜忌克猶勞問有加非公之忠敬有以發之耶彼謂避謗不著書殆知公之細者也秀維公里焉彥林立公之精繼列於鄉論者尙矣故於祠宇之成而所聞以質其中否焉

泰州修桑子河堰記 五年二月

淳熙元年夏六月泰州東部湖大上收捍海堰詔州與兩使者參治維堰初作於文正范公首起海陵尾屬鹽城衝兩縣間百餘里及是半圯於水有司繕築未幾以訖工開獨桑子河以南迤如阜城鏡許氏莊後皆文正規略所未及春夏霖雨海沙暴興田廬冒沒版籍日耗詔以委今魏侯侯不以造端立始無前據可襲爲愾慨然閔民病之不可宿凡士功之政令與其脩悉蒐悉講發命以四年十月乙酉甫半月堰成其袤三十有五里其崇尋有三尺趾廣二丈四尺積工一十有七萬郡人擁府門謹賀又走書新記俟弗能復昔史起引漳水以溉鄴迨谷西門豹之遺利杜預將橋大河或者以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

殆必難立二者之論皆失也斯民之生理無極而陸川侵之勢屢遷顧守陳述者既不足與合變至於因時建置雖由己出然前仁心仁聞經啟區畫之餘業蓋有以起之矣侯名父子迷見前賢習於蔡公先正之源委一旦身履其迹而手賦其功宜所樂爲者用能先事不惑已事不矜以與泰人之長利以終文正公之遺緒以助成明天子實邊之大計後之爲政者將於此乎致侯名欽緒歷陽人役役者海陵尉朱棟督護者知如皋縣耿漢知海陵縣穆沂

白鹿洞書院記 六年二月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霖行旣陵塘並於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廢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勵封殖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稽先賢之風聲於方采乎乃劇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者尙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儲先往往依山林即開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綬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儂守訓故而不懈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

鴻德之地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修條理於是乎可改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致察資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沒遺舊觀闕落緒言稍出於毀棄窮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陵節忽近茲遠未能闕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揭先儒遺訓固懲賢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容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攷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游之之道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率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皆不謬

重脩釣臺記 七年五月

由東陽江而下逕新定郡五十里得嚴陵灘蓋東漢嚴先生遜世不屈耕釣於富春山後人因以名其地也孫吳析富春爲桐廬是灘亦來屬焉烟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處石上平可坐十人名爲釣壇即今之釣臺也獨兩臺對峙野王所不載蓋亦猶言之耳明道二年范文正公自右司諫守是邦始築壇祠先生而爲之記灘之傍白雲源乃唐詩人方處士故廬文正公之遊釣臺也皆絕江訪其遺蹟以其像置祠之左文正公沒郡人思之遂脩食於右坐焉歲祀浸遠此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鄭公出

鎮道祠下。慨然曰。國家藉用唐武德舊典。姓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額祀若是。可乎。願遂於民。庶未暇也。居二年。政成化洽。以餘力新之。時某病廢臥旁郡。公以書見。委記其成。因辭不可。乃復於公曰。方王氏移國。以光武之大志。先生之高氣。相與共學。夫豈區區呻吟佔畢之末哉。漢官威儀。既復薄海內外。臣子之責。皆塞矣。亦何必奮臂其間哉。沒身丘壑。固先生之素尚也。帝聘而後。有愧俾以形傍求於天下。得非在庭諸臣。奉命承教之不給。未有當帝意者邪。三聘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勉其相助。所以處先生者。不薄矣。匪徒屈萬乘之重。為故人之光寵也。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澆之。觀與侯爵尺牘。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雖未能忘邪。浩然而歸。使人主有終身瞻望不及之歎。施及後世。賓友者。遂為家法。士之聞風興起者。際節正操。見危受命。項背相望。其有益人之國。與朝夕獻納。蓋之下者。未知其孰多孰少也。枝必類本。聲必報聲。使先生微有意於傲世立名。一再傳之後。且將為西晉之清虛矣。而東京之俗。久而益勵。名檢之外。綜理幹略。亦往往高出後世。泝其流而尋其源。則建武之高節。孰可替耶。至於節義之弊。變為亢激。特上無建用。皇極之君。均調消息之爾。非造端者之過也。後先生且千年。文正公來主斯地。祀典始舉。曠百世而相感者。固自不常。遇耶。今公作牧。復一蒼祠。宇以續前人之緒。繼自今以往。泝沿下上者。款門而心開。升堂而容肅。風清樹灑。寒泉噴山。高水長之詩。致足樂也。則公豈專為一邦勸哉。祠之前。則羊裘軒。其東。則客星閣。招隱堂。岸江立表以識路。緣作亭以待息。或革或因。而勢位置。各有思致。皆受成於公。以非大指所存。故不詳列。公名。姓。字。照。臨江人也。主其役者。司戶參軍吳桂。

橫山吳君佚老菴記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楫杖立於前樓。聞竊語於階者。曰。其端。種。畦。坵。粟。京。稼。算。算。掛。壁。萬。貨。四。溼。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階。者。曰。豐。林。遠。宇。尊。俎。靜。嘉。鳴。鸞。不。遊。風。月。相。答。此。吾。家。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嗣。以。學。既。休。既。勞。秩。盡。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為。子。道。之。子。曰。夫。三。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陪。得。吾。相。淡。得。吾。酒。得。吾。醉。出。浸。遠。而。說。近。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吳。君。登。與。身。開。心。懷。賦。市。築。壩。日。靜。耳。喧。君。雖。善。自。佚。險。聞。以。往。肩。頰。腹。榜。者。雖。相。接。歲。或不。升。危。瘡。困。憊。呻。吟。交。於。大。遠。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相。族。黨。傷。勞。賑。己。己。責。舒。通。同。其。佚。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君。佚。老。菴。也。其。視。尺。椽。半。席。廣。狹。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童。奴。陷。其。說。於。壁。間。以。為。券。

入越錄

清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自金華與潘叔度為會稽之游。辰後出旌孝門。五里。至關頭。南折入會稽路。二里。桐樹嶺。八里。東橋塘。城東。陔塘。此為大。概。田。其。博。他。時。秋。夏。之。交。楓。飄。今。歲。雨。澤。以。時。田。不。印。水。秋。深。猶。瀾。沒。也。十五里。舍香。民。居。頗。成。聚。落。道。旁。野。塘。木。芙蓉。初。發。映。水。殊。有。思。致。十里。養。井。五里。上下。倉。十里。孝。順。鎮。十里。自。驛。路。北。折。入。香。山。路。五里。宿。杭。慈。潘。氏。莊。凡。行。七。十。里。是。日。疑。陰。不。開。風。襲。人。已。有。力。

始御。映。四。山。雲。氣。滃。然。開。豁。出。沒。申。後。微。雨。夜。逾。大。二。十。九。日。早。冒。雨。行。二。里。小。風。林。寺。涉。溪。屈。曲。稍。積。泥。泥。沒。履。五。里。苦。山。二。十。里。梅。口。即。舍。獨。深。勝。官。道。蓋。行。買。遊。義。烏。市。征。往。往。出。此。十五。里。香。山。林。整。稍。遠。八。里。下。脚。農。林。德。寺。寺。屋。可。百。年。給。事。皆。朴。質。飯。于。小。軒。方。池。叢。竹。皆。有。趣。然。稍。蕪。矣。七。里。塘。口。自。是。復。出。驛。路。老。樵。立。道。旁。濯。濯。如。青。玉。鍊。又。二。里。宿。逆。旅。凡。行。五。十。九。里。哺。後。雨。始。歇。所。歷。大。抵。匆。匆。不。能。詳。也。三十。日。早。發。二。里。石。斛。橋。溪。流。湍。湍。岸。旁。大。石。如。屋。橋。西。走。浦。江。道。也。度。橋。而。北。十。里。石。牛。有。樓。臨。路。樓。下。屠。戶。亦。明。敏。主人。留。小。語。云。劍。以。待。使。客。非。其。居。也。所。謂。石。牛。者。道。下。塘。臥。石。若。牛。水。滿。不。可。見。五。里。洞。井。居。民。依。小。坡。植。雞。冠。花。數。百。本。冠。距。低。昂。大。類。尸。鄉。呢。雞。翁。舍。雲。薄。見。日。已。而。大。露。十。里。新。界。自。石。斛。橋。道。出。兩。山。間。少。曠。土。至此。山。崗。始。寬。秋。稼。極。目。黃。雲。蔚。然。尚。義。烏。東。陽。浦。江。水。康。四。縣。巡。檢。寨。界。焉。五。里。邵。家。灣。觀。五。指。山。其。巔。石。如。駢。拇。然。近。視。不。若。遠。望。飯。民。家。舍。後。水。竹。可。步。逢。驅。羊。行。買。者。數。百。蹄。散。漫。山。谷。風。毛。沙。助。頗。有。泝。隴。秋。色。五。里。涉。楓。江。土。俗。諺。云。第一。楊。子。江。第二。錢。塘。江。第三。楓。江。蓋。甚。言。其。水。波。惡。實。小。溪。耳。聞。春。夏。頗。湍。悍。今。僅。至。歷。而已。兩。岸。有。覆。斗。山。山。形。正。方。若。斗。覆。五。里。與。樂。樵。花。夾。道。室。廬。離。落。皆。整。五。里。界。牌。隔。平。坡。淺。草。隱。隱。起。伏。環。山。城。立。真。監。牧。地。也。五。里。牌。頭。市。道。分。為。兩。北。道。出。漁。浦。度。浙。江。入。杭。東。道。入。越。輪。蹄。費。負。東。視。北。不。能。十。一。市。傍。斗。子。巖。巖。旁。獅。子。山。首。昂。背。偃。略。類。猿。狖。五。里。寒。熱。飯。五。里。宿。硯。石。鄉。凡。行。六。十五。里。屢。傷。逆。旅。將。壁。橫。斜。多。市。僧。勝。帖。大。要。皆。尤。人。語。斯。其。所以。為。市。道。與。悚。然。久。之。九。月。一。日。晨。霧。上。橫。隔。東。嶺。出。日。金。暈。吞。吐。少。為。全。雙。徑。升。

晃。耀。不。可。正。視。升。數。尺。帽。於。雲。鉤。采。光。麗。因。蔽。益。奇。非。浮。屠。所。能。掄。摩。道。風。葉。皆。鮮。鮮。有。生。意。五。里。裏。湖。五。里。蔡。家。塢。五。里。桐。木。嶺。五。里。諸。暨。縣。入。縣。北。門。人。煙。猶。舊。疎。疎。縣。方。築。社。南。垣。兩。松。樛。枝。小。異。里。許。至。市。自。縣。治。前。東。折。度。下。橋。橋。屋。半。圯。矣。並。大。溪。行。流。甚。壯。其。源。一。自。東。陽。一。自。浦。江。一。自。孝。義。至。街。亭。合。流。巡。縣。城。又。巡。兩。山。浮。橋。入。浙。江。縣。東。陶。朱。山。頗。雄。自。入。新。界。已。歸。然。見。之。出。縣。東。門。山。益。遠。川。原。盡。曠。田。萊。多。荒。蓋。沮。不宜。稼。而。然。五。里。放。生。橋。道。左。女。貞。新。蕪。生。黃。綠。間。錯。如。行。閱。粵。荔。枝。林。五。里。馬。秀。才。店。店。旁。小。室。隨。事。時。花。草。馬。久。能。舉。矣。三。里。雙。橋。坂。二。里。鳥。石。其。南。入。剡。百。里。而。近。十五。里。苦。李。橋。深。破。頓。清。淺。木。陰。扶。疎。百。餘。步。入。山。徑。五。里。至。新。店。灣。復。得。平地。五。里。栗。栗。橋。登。栗。嶺。五。里。冷水。望。東。嶺。神。祠。縹。緗。雲。間。下。坂。石。樓。垂。黃。際。山。數。十。里。平。鋪。如。拭。洋。洋。富。貴。豐。年。之。象。道。中。所。未。見。也。五。里。宿。楓。橋。嶺。前。疏。折。諸。賢。之。十。鄉。即。鎮。為。義。安。縣。今。年。五。月。月。凡。行。七。十。里。薄。暮。小。雨。二。日。辨。色。登。楓。橋。陰。風。薄。霧。十。里。乾。溪。深。橋。柳。數。百。株。有。十。四。者。過。橋。繞。山。足。行。十。里。古。博。嶺。嶺。左。右。皆。蒼。綠。五。里。洪。口。有。別。徑。入。明。白。楓。橋。而。上。美。竹。佳。樹。相。望。近。洪。口。曲。折。循。小。溪。水。聲。灑。灑。風。物。漸。佳。十。里。合。隱。橋。亭。天。章。寺。路。口。也。途。穿。松。徑。至。寺。寺。蓋。竹。之。叢。之。闌。亭。山。林。秀。潤。氣。象。開。敞。寺。右。臂。長。閣。達。橋。亭。植。以。松。楸。疑。人。力。所。成。者。法。堂。後。砌。筒。引。水。激。高。數。尺。堂。後。登。塔。四。五。十。級。有。照。堂。兩。旁。修。竹。木。樞。盤。開。軒。檻。明。潔。又。登。二。十。餘。級。至。方。丈。殿。界。顯。閣。寺。右。石。軍。書。堂。庭。下。皆。杉。竹。觀。右。軍。遺。像。出。書。堂。徑。田。間。百。餘。步。至。曲。水。亭。對。鑿。兩。小。池。云。是。義。之。鷺。池。池。曲。水。乃。汗。溪。蜿蜒。若。蚓。必。非。流。觴。之。舊。得。酌。當。是。寺。前。溪。但。歲。久。失。其。處。耳。山。曲。水。

亭穿小徑，涉溪復出官道數里，買舟泛鑑湖，湖多淺爲田，所存僅如溪港然。秋水平岸，菰蒲青背，荷綠凝露，望雲門諸山，互相映發，城樓觀跨空入雲，耳目應接不暇。入水門，過南堰，歷府天慶觀，至禹跡寺門，捨舟外氏寓舍，此寺拜外祖母溫國錢夫人，伯舅叔舅，溫國八十一矣，氣貌矍鑠，頹頹五六十人，與叔度同館於書室。三日，游外氏園，有梅坡，月臺，菊潭，祀菊室，竹隱，蒲洲，橋洲，因寺廢地葺治之，十六七成矣。最勝者梅坡，邊亭皆梅，前對蒲洲，橋洲，野水環環，島嶼掩映，如在江湖，而竹隱一徑深幽，塔庭清幽，亦其次也。又過慈惠師院，院與祀菊堂鄰，十年前嘗識之，午後，自園後門穿僧菴度小橋，轉三兩山，至圓通寺，舊乃興福寺，院去歲廢，與福入圓通，合一爲一掃地更新，而勢端直，殿廊華敞，殿後猶未畢工，循舊路，後穿園中歸，園後邊河，岸木成陰，舅氏云：此即蜀榿木也，植之方數年，往時表裏無障蔽，今不復見道上市馬矣。杜子美所謂他聞榿木三年大信然，是日薄陰。四日，飯已，侍伯舅同叔度，詹季章，之泛小舟出南堰，繞城緣鑑湖，訪蘇仁仲計議，師於偏門外，皆前日初至所歷也，居頗穩愜，砌下瑞香兩本，面皆丈餘，仁仲，蘇子容丞相孫致仕，間居，年垂八十，道前叢事，舉輿不厭，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慶歷乙酉，家君面付，猶蘇河陽所藏也，紙尾銘款云：惟蘇氏世官，所以儲，可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悔，聖賢可及，其曰書秩銘戒者，子容所識，其曰先公銘戒者，銘語亦同，蓋子容之子所識也。紙背多廢，殘削刺字，與今制者，末云：陳仲如前，謹錄如前，謹所記，署衙多杭州官，稱子容云：知府舍人，乃杭州時也，歸舟烟雨，曉霧大能仁寺，閨壯光麗，甲於會稽，重殿復閣，金碧相照，寺吳越錢氏所建，類廢久矣，新於今主僧常坦之手，二十年前見坦於此，方爲板下僧，相與步收舊毀垣間，慨然有興作，意具道規模，次第不修，其素有志者，事竟成，如此，然益知民力之困也。五日，義恩師約飯，偕者，蘇仁仲，伯舅叔舅，潘叔度，詹季章，丁茂，丁於年，七，六，表弟，盤中食，開窗，晴光發窗，心目頗快，飯罷，復陰，晚步過寺橋，歷沈氏，李氏，園，皆荒蕪，脩竹猶森然。六日，借石天民，斗文潘叔度，自前橋直道過郡庫，道傍多流水，喬木殊不類，市教授廳後，環碧亭，小榻，環亭皆水，敗荷折葦，秋思甚遠，石應之，宗昭，高應朝，宗亦繼來，遂自直舍入學，夫子殿居中，脩廊廣庭，長松錯列，講堂榜以明倫，後有稽古閣，制作皆雄偉，而閣下尤勝，疏達開豁，擁齋密竹如雲，晚，冒雨歸。七日，雨不可出，過詹季章位小閣，因重屋樓板，其間縱三弓，橫半之，南北取屋山爲明遠山，竹樹歷歷如畫，蘆葦仰承，穹窿若船背，幽深極可愛，名以越船，其狀真類小舟也。八日，早過大中戒珠寺，王右軍故宅也，屋多人少，頗半落，門有兩池，亦稱右軍鰲池，墨池，略無意趣，政如天章者，皆後人強名之耳，殿後地漸峻，石應之寓居在焉，遂與應之登軒軒占臥佛殿右偏，湖山聚落皆來獻狀，以宜於觀等得名，今雖不與等值，然霧雨空濛，亦奇觀也，寺後即蕪山，蕪山名，陶經云：越王嗜蕪，嘗採於此。九日，早雨少止，侍伯舅同潘叔度，詹季章，汎舟赴蘇仁仲飯，舟經臥龍山下，竹洲柳岸，略如茗，臥枝拂水，尤奇，飯罷，登舟中塗小泊，步游西園，郡圃也，其北飛蓋堂，下臨大池，其中集泰堂四隅各一亭，東，泰苑，西，秋芳，南，夏陰，北，冬瑞，其南陽波堂，面城，水木幽茂，兩小亭對峙，東曰逍遙，西曰叢幽，園之西，即曲水，先入敷萊門，右轉至右軍祠，穿竹塢，遂登山，山蓋版築所成，繞繞深遂，曲徑回

復，迷深亭，觀乍入者，極感不知南北，山背有流杯巖，壑城引鑑湖爲小溪，穿巖下，鑿以橫開，激浪怒鳴，過開遂爲曲水，長廊華敞，榿棟柱皆漆，新象竹，遂以清流，鑿以石，犬牙參錯，殆若天成，俯砌水中，爲墩流杯至墩，傍觀自近岸，蓋廊中爲三井，吸水勢使然，山水之上，激湍，亭，悲風開，規撫若郡下王公家，山頂崇峻，甚茂，其勢勝亭，而亭依山，山爲巖，巖皆塗，堅不可支，久，下山，右邊至清真軒，刻枹象枹欄，半階，茶廳架甚茂，但爲蔓草，繁亂刺眼，耳，曲水，乃前守史，丞相所鑿，往年見其新成，今竹樹皆成，陰而亭，樹稍稍把刺矣，復登舟，還西跡。十日，午後，同叔度，汎舟過南堰，出門穿鑑湖，支港斜雨，入蓬衣，袂沾濡，七里，獨山野橋，烟樹可盡，出口，港漸狹，又七里，道樹，捨舟步田間，泥濘沒屐，一里許，至聖密庵，拜外大父墓，屋幾八九間，應極幽潔，夜分，四山風雨，儼然，如聞秋聲。十一日，晨起，冒雨，臨履登舟，入城，至能仁寺，赴常坦師飯，七六弟在焉，遂過報恩，光孝寺，寺後飛來山，即闕經所謂怪山也，傳云：自那羅飛至，其說不經，其巖有塔，采詢甚華，塔下有鱗井，乃小石窟，自所以來，神之謂，能時出妖祥，近世不復見矣，非故依山均，坡隨有古意，近僧梵使，就就，遂無可觀，有漢安懿王祠，廟寓此寺，有園，令領吏卒守之，主僧明哲，往歲嘗識之，新昌，設蜜乳湯，甚清美，晚還西跡。十二日，雨不可出，借闕經，轉近城名山，須雨霽，徧游，晚，石應之來宿。十三日，過午雨止，諸葛壽之，于，高應朝，石應之，孫季和，雖時約往丁氏園，遂同汎舟，至新河，步入園，園多海檜，但館結，因其天性，後檜皆密竹，軒楹太敞，宜夏不宜冬，宿東偏小室，會宿者，叔度，應之，季和。十四日，自丁氏園，偕叔度，壽之，應之，季和，登舟出五雲門，入鑑湖，湖而獨此爲闕，隆初，吳給事，帝浚湖，未一二尺，多得古棺，皆列木爲之，蓋漢未鑿湖前，古墓也，然後知古人爲湖，特因地勢築堤，堤立而湖成，不待深疏鑿也，今自五雲門，重堤，隱然達於曹娥五六十里，民間謂之省塘，此乃故湖堤，湖田之民，每毀堤以決積水，故堤缺而湖廢，異時有意復湖者，第修完省塘，則盜湖之田，不待府而自爲，故灘矣，自湖尾入若耶溪，過後漢鄭弘廟，傳所記，樵風，蚤暮，迎送舟楫，采薪者云：至今猶然，半里，石帆山，山橫若張帆，又數十步，秦始皇酒壚，乃山脚，兩石，相類壚，蓋一，二里，巖舟游龍宮，方士謂之陽洞天，穿松徑數百步，至宮，宮後三峯，翔舞，飛動，勢若覆壓，大略如栖賢望五老，特欠其二耳，中峯乃會稽山，祠官春秋用事，焉由西廡循山，逕觀龍見壇，其旁即禹穴，乃大石中斷，成罅，殊不古，殆非司馬子所探也，又數步，飛來石，老木槎牙，石壁如削，緣磴道至錢秀才墓，遂自東廡出院，院皆扁閉，獨遇一客，道士云：蘇州人，復登舟，徑鑑湖，湖天夕照，水柳漁屋，皆被光景，日所入，諸山如在金霧中，天下絕境也，暮泊口，成觀宿於明遠堂下小室，候候。

送張孟遠序

僕生而底滯，少長嗜學，失其指益，以自愚坐一室，頽然移日，足欲跨戶限，若有熱而留之者，郡邑教條，風士誦誦，隨聽隨忘，不省何等語，諸公長者，歲時聚會，或賜餘滌，顧視左右，頽頽作氣，長飲大嚼，目眩心悸，感慙不安，席酒一再行，輒自脫歸，里中豪傑，羨與予伍，雖子亦毒之狀，其疾渴諸人，方屢試，竟不傳有

自衛來者以吾鄉有偉男子橫厲超軼絕出無輩是始能學子之疾徐來其毋亦吾同年友張孟遠也予聞自喜銳欲往從之遊既春暮矣而孟遠在門子益喜過望與之上下論議則倦因違古端河漢一落千里未敢句自視胸中陰者寬寬者通狹者廣向之瓶壘今泛化而為壘壘矣向之滄海今泛化而為涸深矣方幸其若是也孟遠遂告行引紙操筆將以酬孟遠之勤府藏瑯琊充征縵敘卒不得一語意甚客從旁解之曰子不聞陶朱公之語乎陶朱公之友以篋聞於楚陶朱公往過之欲別謂其友曰何以錢我其友曰吾終歲殖不滿子一飯費前馬後乘劍佩鑄鳴佩子指呼役者乃吾時昔幾粟不敢仰視者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於我乎安忍人哉陶朱公曰是所以賜我也汝之陋在吾則為儉汝之儉在吾則為吝貧之病富之藥也敬再拜受賜以孟遠之贈於學而近今古角詞章於其前是猶癡人子與陶朱公說富雖市人亦揮袖之儻與自吐實盡發前日之痼疾而不敢蔽則異時環倉華而第百藥庸知不獲附於下中之品乎子又奚愁僕曰唯

戴衍字序乾道五年

己丑之夏予將有餘不之役舟既戒謀休憇息憇之地當師舉手東其指曰道雙溪三十里蓋洞在焉蓋趣權以通午暑予款其名久適與心會咸友存釋斬其載者八人舟尾炊未熟已屹岸相與煖爐燻閣目隨步改大巧巨麗皆前人之所未品竣事念勝遊之不可虛也昭昭武李仲南大疏借來者里紫次其書識壁間吾友戴衍景柱班在八仲南籍籍曰歸古鄉賢著名字以示不忘固多前比然邪公言論風旨猶相接若兼氏而書東行西行者或按遊賢郵以病室洞壁則何如戴子雙然獨予更其字予贊其矣戴之既濟曰需於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膠而泥與沙膠沙望水其險浸已遠矣履深淖而並驚濤雖使疾驅且不敢至於破平如砥高響一馳獨能泥方奔之足於險未迫之時夫豈徒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始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也易象既言衍而趨以在道者將示所居以占所養歟在而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莫之鄉而適以衍自許聘諸之哉貌示開暇嗜利遠欲以蹈大險如昔之衍蓋極其名矣洗此名之極者惟吾子是託故以在伯侑子名子其勉之毋操毋迫無厭淡泊無失子之真在則口是名於席筆是名於履俯仰皆無愧也子其勉之在伯志士也所自期者遠甚故子不敢置孔子而言也

洪無說字序

武川佛廟領於祠官者四十有二曰明招則子於楸所託也率三歲科詔下邑士相與為曹依僧房以專肄習明招林麓園達榭研席其間者視旁寺為多鶴一鳴弦而之聲與鐘梵交於戶庭日軒休映岸巾與履相追於松陰子時往參焉問以後進之秀或枚數以對屈其指末三四而得洪襄然名予因私竊識之他日童奴持語入望其刺端若洪其姓者取而視之乃時昔松陰所談者也子亟迎之門與爵酬酢醉飽瀟湘雖中朝故家名子弟生長禮法中足未嘗涉外關者猶不能過焉出其文甚澤而暢充其料者也既數而稍披予試問之學洪子慨然有志沒喜從予游語次頗視凡上刺納未說因舉以證洪子曰子

志古而科目是義非名也蓋歸而謂諸親無何洪子復於予曰吾親命以無說更故名而慮其字以待政請予款曰筆重相呼而趨果餌攫擊者既屬厭而袖手者猶未沾齒自垂髫之時說者固已居其右矣求誓而冠其說愈大除指聲利之標而權遂之退縮不競者閱卷下相傳以為諱子之視獨取彼之所諱者為子名意者忠苦誓說將還子於無求之地乎世路日狹一有所求四向荆棘然尚有一途平寬廣博游之無禁行之不窮驅馳疾徐惟意所適舉世莫與併子往而求之執契焉敬以求仲嗣子名并序其語以聞發軔之期遂策馬競進尤子之多求者其與俱來

李仲南集古錄序

觀物者必於其會餅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理則固然然未若廣川大壘會三光五岳之氣開明園晦轉輪升降一覽而盡陰陽舒慘之變也煙臺沉鼎頽跌仆腐布蓬於莽蒼之濱餘款墜刻流落人間財以侑几案虞賓客而止耳自歐陽文忠公始合而輯之而後有錄武靖康之後皆有錄無書吾友昭武李丙仲南父講肆論述之餘采摭真積越二十年而天下聞碑名蹟舉其門起復后氏竟五季著錄千卷百世之消息滿虛儼然具見於緇映之上愈遠愈簡愈簡愈真天華神畫不兼雕斲太古之遺風可挹也文雖日緜體雖日備而源之氣實乎其中三代之損益可知也下此則庶者狹者清者濁者肆者拘者有萬不同蓋莫不與時偕也雖其華彩絕製號為獨出一時反復觀之要亦不能出也書在六藝為末於其華聚則有大者焉物之會其可觀也哉予嘗有幽憂之病胸次俯仰往往從仲南父引卷徐展蕭蕭之澗濤縹緲之光映發左右爽然神解竊意古人不必親相與言者始如是固未易苟以玩物書之也其他如正歷紀定世繫刊疆域之語記官制之舛存容曲之舊禪凡將之缺尙非一條在取之者如何耳至於聚散之相尋也怪怪之無涯也賤賞之不可逾而極也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仲南父則既知之矣

大書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書記蓋古策書道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郎康師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錄資治通鑑目錄舉要歷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願為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於五代分為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著若干卷

銘

陳同市廣齋銘

參政周公銘陳亮同市之室曰中陳子事斯語而知其難更榜以厲厲也者所以用力而擇乎中也其友呂某為之銘

泝流之舟挽之公選下坂之車稅之猶輪木火金水燥濕不齊有習有積有居有移亦能用力翻適厥宜凡此數者盜陰乘之滯有所弊默有所虧是適不及察之甚微微乎其微豈乎其危匪曰設戒理則如斯不將不迎不留不處敬而無失大中之矩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副實病難除實知其難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繁...

贊

薛畏翁真贊

今衣冠古風節室如冰衾如鐵佩所聞釋既蓋見汲公無愧色

從祖父楊帥真贊

兩壽愛邊先白寸心為主常明申許汝誠衣冠盛事江淮草木知名

評

潘自厚字辭

括蒼潘景憲叔度名其子自厚諱字於其友呂某某復之曰冠而字周道也弁服未加而字是圖預也後...

題跋

書楊次淵之父所藏遊諸公手簡後 廬山十二詩前唱後和者長慶間皆集閣下敗楮堪墨奕奕頓有生氣今楊侯自放林壑間其視...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獨易傳為成書傳摹沒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術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

書薛畏翁訓劄後

元祐諸公以前靜無求為家法畏翁親承其言論風旨典刑肅然尙見於筆墨間以仰其敬承之...

書趙路分行實後

無所欲淡而為善無所創艾而不為惡此天下之實德君子也趙侯以諸王孫衣食縣官非精神名...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楊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袁楊風節隱然在兩學間予疑為僚...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講肄蓋日有得焉憂患素居舊業渾廢袁子官勞郡擢其孤陋乃以是書開予予慨然曰通鑑之行百年...

稱傳誦侯事世或謂侯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必熱政使名不出...

代宰臣虞允文書御書崔廷政論下方

皇帝臨御之九年恩渙教孚方內順適小大之臣既材諸位謹曰天下事今治宜勿復有為皇帝曰時是...

書袁機仲國錄通鑑紀事本末後

通鑑紀事本末袁子所輯章首則楊子之筆也庚寅辛卯之間袁楊風節隱然在兩學間予疑為僚...

釋參訂本之以經術。讀之以世故。廣之以四方賢士大夫之議論。而後居修流較然易見。夫豈一日之積哉。學者毋徒樂其。而深思其所以難。則幾矣。

題近思錄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修之指。若乃厭卑而驚。遠躐等差。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書伯祖紫微翁外祖曾文清公所寄許子禮吏部詩後

聞之諸父。吏部去國。退居臨川。極意窮探。前帶源委。以寡頰經世。久大之業。善類皆屬心焉。非獨以一時與泰。承相同異為諒也。身方沒而道始開。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因讀伯祖外祖詩卷。輒附見於末。臨川者。復汪謝。皆出榮陽公之門。德操既通。世不嫌。無逸亦以布衣死。志節稍見於世者。獨青溪先生而已。紫微伯祖與青溪忘年交。序引所述備矣。後一詩勉戒其子。篤至嚴正。真前輩丈人行語也。

書伯祖紫微翁贈潘先生子詩後

焦伯強先生之。穎歐陽文忠公為守。先正獻公為貳。王公深父。常公夷甫。為州民。伯強實為守客。未幾去文忠而依正獻。又得我榮陽公兄弟為學徒。一時實主師生之際。盛矣。其在家塾師道。甚嚴律諸生事。事皆如節度榮陽公既壯。徧游諸公長者之門。多聞天下之義理。晚歲學成。行尊。願獨瞻瞻於伯強曰。吾所以不辱先訓。蓋焦公力也。伯強強行儒者。皆知推先之。獨記家世所傳如此。

代宰臣史浩等書御製秋日幸秘書省近體詩下方

臣等仰惟皇帝陛下。宵旰萬微。身濟大業。雕琢奇詡。浮靡虛橋之習。是抑是黜。園游池籞。宴豫虞樂之舉。是損是節。居焉非本。實不親動焉。非法義不舉。膳絲三館。乃儲藏典訓。長育英。曉之地。自紹興清澤。下臨迄今三十有四年。思欲儀刑不彝。以增光聖緒。粵九月朔辛酉。詔有司戒期。十有二日壬申。幸秘書省受朝右文殿。移御秘閣。絢光堯太上皇帝寶章。以視羣臣。既又循太平興國故事。張宴右文。酒五行能。翌日癸酉。內出御製詩。賜臣浩以下。昭回淵淵。參贊圖書。鴻大闢深。既休雅頌。臣等下拜登受。相與贊歎。敏釋官指。蓋在昔聖人以開物之智。立經陳紀。通於萬世。惟有道之主。為能監世。盈虛則象。成憲立一。王法是之謂稽。古文武並用。久長之術。惟崇起經。表儒學。用能章明。大誼。馴服維成。俾成如尊。君親上。茂集駿功。是之謂右文。以人為輕。重士氣之肆。拘信屈。論世者必觀焉。惟虛已忘勢。然後萃猷。幅輳。展布四體。樂盡其心。是之謂禮賢。下士大哉。王言。堯舜禹文武之隆。由比其迷。固非愚客。樂人所得以為榮。觀臣等味死。請勸諸瑣。始請。隨載。與日月雲漢。同垂無極。制曰。可。謹其著其語。下方以風。示宇內。德意志慮之所嚮云。

書鹿鳴之五。送謝光中。題其後。長沙謝敬之光中。以消照己亥十月。來整講學。以明年三月。辭歸省親。將別。請言。予病不能也。諸友乃取讀詩。記小雅五篇。其書以。俛其行。常棣之卒章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敬之其勉之。時方開張荊州之計。三復和平之句。為之。然。

題伯祖紫微翁與曾信道手簡後

先君子嘗誨某曰。吾家全盛時。與江西諸賢特厚。文靖公與晏公戮力王室。正獻公靜默自守。名實加於上下。蓋自歐陽公發之。平生交。友。如王荊公。劉侍讀。曾舍人。屈指不滿十。雖中間以國論與荊公異。同元豐末。守廣陵。鍾山。猶有書來。甚惓惓。且有絕江款郡齋之約。曾公召歸。乃止。已而自講。遂致路遂相元祐。二劉三孔。曾子開。黃魯直。諸公。皆公所甄拔也。侍講於荊公。乃通家子弟。李泰伯。入汴。亦嘗講焉。紹聖後。始與李君行游。晚節居黨籍。右丞。以筭庫之祿。養親。離門。可設。晉。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遠千里。從公。謝無逸。汪信民。饒德操。自臨川。至奉几杖。侍左右。如子姪。退見右丞。亦卑抑。嚴事。不敢用鈞敵之禮。舍人以長孫。應接。賓客。三君一見。折屣行為忘年交。談賞篇什。聞於天下。是時。吾家。僕。僕。備。諸名勝。無不。諸。南渡以來。此事。便。廢。紹興初。寇賊。稍定。舍人與諸父。相扶。攜。出。桂。嶺。獨。川。訪。舊。友。多。死。生。慨。然。太。息。乃。收。聚。故。人。子。會。信。道。整。與。吾。兄。弟。共。學。親。指。畫。筆。不。息。既。又。作。詩。勉。之。今。集。中。寄。臨。川。聚。學。諸。生。數。詩。是。也。自。秦。氏。專。國。風。俗。日。益。隘。陋。吾。兄。安。間。無。江。西。書。札。久。矣。蓋。江。西。人。物。之。盛。衰。觀。人。文。者。將。於。此。乎。攻。而。吾。家。江。西。實。士。大。夫。之。疎。密。亦。門。戶。與。替。之。一。驗。也。言。畢。復。覺。然。久。之。某。再。拜。識。之。不。敢。忘。建。昌。曾。信。道。丈。以。學。問。識。度。為。舍。人。伯。祖。所。許。不。幸。早。世。其。子。博。節。夫。復。與。某。為。同。年。進。士。而。節。夫。外。舅。李。夔。州。則。某。少。所。承。事。者。也。故。雖。未。得。與。節。夫。合。堂。同。席。而。知。其。父。子。之。賢。為。詳。病。廢。三。年。不。復。知。戶。限。外。事。今。年。春。節。夫。以。伯。祖。與。信。道。丈。尺。牘。墨。本。見。道。反。復。展。玩。不。能。去。手。顧。諸。弟。曰。吾。家。其。猶。庶。幾。乎。今日。與。得。江。西。書。札。矣。因。錄。先。君。之。語。寄。節。夫。且。以。交。相。厲。云。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後

漢與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其孔子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千載之後。驕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象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崑山魏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本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某謹因魏氏書。參攷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

湯世擴假委社於後。祖相我初。內德之茂。厥承惟節。發身以文。納詩幽宮。尚遠其聞。

金華毛君將仕墓誌銘

毛在衢以姓著。君故衡徒也。始君曾大父廣名數籍衢之江山。大父遂游金華。樂土風遷焉。父履宜和。聞材進士。屢上禮部。留落無所遇。君甫學而孤。不忍以門內細故。憂母夫人。置其業。躬井日勞。事調理勤甚。細大成有節法。資簡樸。與人語。傾盡無留礙。女弟以整歸君。終君之世。字其孤不怠。兄之子大方。稱失父。君使倍其子學。程督提掖。嫻族莫能名。厚薄其將。及也。諸子前受所。獨仿以學。不他屬。君諱公亮。字明叔。卒年四十有六。乾道三年十一月十日也。娶陳氏。子四良能。大年。大節。大任。女五。長適進士邢文昌。餘未行。乾道五年十月二十有四日。葬於智者山之右。先葬大年。述君之實。來謁銘。予雖未嘗與君際。然大年。大方。俱從予講書。且聯里閭。是宜銘銘曰。

松陽葉君墓誌銘

宜和中。盜發。源旁郡。森俠。諱。隨。越。和。賊。勢。怒。破。大。吏。或。叛。官。守。亡。城。社。釜。汗。印。較。閩。里。以。氣。自。許。者。望。旗。鼓。迎。自。屈。限。名。隊。節。項。背。相。望。當。是。時。松。陽。葉。君。獨。以。孝。著。君。以。眇。然。儒。者。奉。其。父。匡。山。中。粹。與。賊。遇。奮。前。翼。蔽。其。父。被。三。四。創。猶。不。少。卻。賊。內。刃。相。顧。曰。是。人。以。死。代。父。孝。子。也。殺。之。不。祥。遂。逡。巡。引。去。父。子。迄。皆。全。鄉。老。賢。在。兵。間。者。道。葉。君。至。今。不。去。口。嗚。呼。是。可。軼。其。傳。哉。君。諱。洵。仁。字。行。中。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嗜。學。游。場。屋。輒。不。偶。既。孤。家。益。落。太。夫。人。憂。勞。甚。君。不。忍。私。其。力。於。鉛。槧。乃。能。舉。治。耕。稼。以。寬。親。意。居。亡。何。貧。用。險。行。情。變。交。勸。君。卒。業。君。固。已。倦。游。不。復。言。課。試。事。矣。暇。日。親。程。課。子。孫。以。學。復。為。儒。家。晚。節。傳。家。政。簡。詠。自。適。蓋。年。八。十。有。一。而。終。乾。道。四。年。四。月。十。四。日。也。妻。潘。氏。男。四。長。璣。次。璠。次。璣。次。璣。璣。先。君。卒。精。設。出。繼。女。二。長。適。葉。義。郎。邵。績。次。適。進。士。周。紹。孫。男。五。重。開。重。光。重。熙。重。規。重。易。孫。女。五。曾。孫。故。先。尚。幼。後。一。歲。某。月。某。日。現。奉。公。喪。葬。於。某。山。某。原。重。開。來。謁。銘。重。開。嘗。從。子。游。道。君。之。葬。稽。參。古。制。凡。應。禮。喪。教。悉。屏。棄。勿。用。其。不。愾。於。俗。如。此。可。謂。難。也。已。銘。曰。

朝散潘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春正月庚午。右朝散郎。賜緋魚袋。致仕。潘公。卒於葵之里第。越三月。諸孤狀公之壽年。里系。履。踏。屬。某。銘。某。誰。侍。公。晚。一。見。意。決。卹。年。輩。盡。愴。異。乎。世。俗。所。以。相。期。者。此。意。其。可。負。矧。公。子。故。志。在。歲。矣。未。實。借。以。進。士。拜。教。於。庭。視。公。益。丈。人。行。也。敢。他。委。遂。次。其。語。曰。公。諱。好。古。字。敏。修。一。字。伯。御。處。之。松。陽。人。曾。祖。幹。以。蓋。老。望。其。里。祖。珂。以。謹。力。厚。其。家。考。宗。回。以。文。藝。官。其。族。傳。三。世。而。門。益。大。始。公。之。考。開。迹。農。畝。拔。科。級。校。中。祕。書。光。顯。矣。中。更。憂。患。無。復。當。世。意。專。林。邱。之。樂。者。數。十。年。晚。得。復。州。非。其。雅。志。將。辭。行。章。未。上。而。卒。公。樂。易。安。恬。甚。似。其。先。人。自。為。童。子。時。被。除。遺。婚。委。已。於。學。母。葉。夫。人。愛。之。尤。每。抑。止。之。公。愈。自。力。少。長。入。成。均。從。四。方。士。游。聞。見。日。博。京。都。失。守。有。讎。廚。劇。諸。生。者。公。方。與。同。舍。郎。環。坐。廚。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七

墓誌銘

湯教授母潘夫人墓誌銘代官部公作

潘氏。與。榮。陽。別。居。金。華。者。為。大。族。潘。人。幼。明。悟。其。在。傳。織。紉。粗。細。敏。而。戴。父。母。愛。之。尤。環。里。中。相。厥。對。惟。湯。君。偉。協。乃。女。焉。既。適。湯。氏。簪。身。治。家。皆。應。儀。矩。姑。翁。夫。人。晚。喪。明。潘。人。時。寒。煖。寒。甘。脆。躬。饋。蠶。視。藥。物。之。良。者。而。敬。進。之。朝。夕。虞。侍。翁。夫。人。至。忘。其。疾。於。內。外。烟。厨。承。樹。賓。接。無。一。間。言。恩。妾。媵。童。奴。皆。得。其。歡。心。族。黨。以。病。告。者。脫。珥。馳。服。無。所。愛。湯。氏。先。故。無。仕。者。潘。人。開。其。夫。以。訓。子。子。烈。始。士。其。服。委。身。於。學。客。至。潘。人。立。屏。聞。耳。其。語。或。肄。經。訂。史。欣。然。供。具。甚。設。烈。用。是。居。隱。約。而。多。致。諸。公。長。者。卒。就。其。業。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明州奉化縣簿。聯板輿之官。里人紀之。二十九年正月朔旦。天子稱觴慈寧宮。勞問高年以差。受寵有秩者。父若母。慶賜有加。湯君以子故。即其家拜右承務郎。致仕。潘人實借被命。書集享成。福鄉先生之評。賢母者。潘人必在其間。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十五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於是承務郎沒五年矣。考諱亮。妣胡氏。男二人。長即烈。今為左從政郎。新差充建寧府府學教授。次曰照。業儒。女四人。長適右迪功郎朱熙。餘未行。孫男一人。曰梅。子烈等將以乾道元年二月五日。祔於赤松東關原湯君之墓。前葬。狀其行。謁銘。予與其子游。為矣。其又何辭。銘曰。

且至乘駭或動自裁公徐晚坐人曰死當擇所未見婦逆自斃與自經瀟瀟等耳既廢入兩齋無所得舍去事定乘皆以誠度歸公公事復州孝盡夜卒屬斷世科以慰其意再試禮部輒不偶鄉祀任子復州屢欲上公名公固辭復州亦不能強也後子景珪秩得封其親命書以下公以前皆止復州之奏慨然曰辭父澤而安子榮事吾志耶平居不御器不書爵品終其身其沒也諸子始敢以朝服致公始自松陽改築臨江臨江之郊也晚歲徙郊而城其居蓋三徙焉紹興丙辰歲大疫蔡不斗于錢公既歿不足則養厚貨致他郡粟下其直十之三以貸之秋徐民勸趨惟恐後公憫民債之不易也視初貨復緇其一甲子歲水並舍有僧虛公擊擊柄其危水怒張屋隳隙欲仆衆方左右視道憊亡計望望波濤間有棹舟至者呼公急濟僮僕相賀更生前扶公即舟公顧同避者尙數十人歎曰吾去是曹其魚矣乃諭舟人姑寬已先載餘人舟人曰吾德公長者故犯險脫公耳餘子何爲者公曰此距平陸不十里汝不憚一往反之勞厄此者皆汝生之也舟人義而從之衆畢濟公乃濟其於死生緩急之餘先人後己如此中戊盜發旁郡流殍交道里民窮空競持破磔聚來質主督者以白公公曰第與之居數日填溢棟宇公有喜氣益市官粟舟相銜下以平貴權比聞不復知有艱歲後民稍稍入金請所質亡結者蔡出特設塘爲命天不雨尺穀寸掘闕閱艱踏者相望公曰葉亞既數百頃獨聽民取之不爲禁斥塘下田以廣儲蓄或獻疑以膏腴可惜者公曰鄉鄰安則吾安矣別墅占蔡之西湖旁兩塘廢不治公發錢數十萬新之入類其利時公未嘗有寸田居其間其他如代官通馳私債恩錄寡困疾旁及棺槨墳梁井泉

之屬給予除治亡所新松陽學故有田軍興調度急其質其田而學廢公以錢百二十萬贖歸之學以復興其後爲吏者不復顧省學又廢公不得已歸諸郡庠處之學所以裕於養士者由公之助也顧嘗嗜浮屠老子說頗留意塔廟土木事浙河以東爲二徒徒者多借其聲以行暮年覺其尤惡妄者稍謝絕之而向儒者浸篤游士亡資者月餽之使就業焉公陸於教訓道嚴飭資禮善士相與浸灌離磨故多向方者季弟好仁卒未幾又喪其壯子公收其遺孤教養之其有意家政儉而用有妾治衣飾垂三十年挾龍傲驕媚公一旦資遣之人吝其斷歲時賦和必差擇精好者先乘輸之官惟敬尤樂佐公上之意虜亮歐江公以錢千萬奉軍費詔贈秩加賜五品服而公意初不在賞也獨喜著書有詩春秋語孟中庸說合五十一卷他書亦數百卷其九月丁酉葬於蔡之金華縣磨雲鄉東彌塘享年七十公先娶孫氏附安人左朝奉大夫夙之女再娶陳氏封宜人左奉議郎樞之女子男六人景珪右朝散郎大理正軍府敕令所刪脩官策權尙書刑部郎官次景差次景文左通功郎樞太平州學教授次景愈次景滋次景良四女長適右承奉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湯砥再適右通直郎新知太平州兼湖縣蘇誦次適將仕郎趙善祥次適右通功郎新監行在太平惠民局王注次尙幼孫男五人自厚自得餘未名女七人自公之歿速其葬種卷於算符受公施者拜走號哭于堂干門于途其聲相及鄉之人雖阻限山曲承公計皆倚來投相成或有掩袒也嗚呼是豈苟然者哉銘曰

義烏徐君墓誌銘
同義之徐在烏傷爲右族先老所傳版籍故隸諸賢嘗有官吳越爲常侍者游烏傷之同義築其土俗遐焉其譜牒可見者臘生舜臣舜臣生世都世都實生君君諱文獻字德之質厚淳飭以嚴見憚於里中治家訓子咸有節法母朱夫人乘世君方穉已能自持及父沒傳家政奉後母余夫人尤篤雖鄉人之習於徐氏者莫知其異出也此鄉說者平之病者藥之負責不能償者已之天大寒視並命俾獨困辱日賦之食至於春乃能帥以爲常乾道四年六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六七年二月四日己酉葬於白馬之原妻劉氏三子長人傑次人鑑次人瑞蓋亡孫男八人佩儼傳餘未名孫女三長適進士余棟餘在室曾孫男四女二尙幼自禪祥禁忌之說與士始死其親而微利巫爭覲訟客其匾宇遠者或數十載蓋有鶴腐骨銷而終不掩者矣予竊駭其然力薄不能起俗獨私與從游者道之人傑以書來曰先君之喪再期矣宅兆未卜愧倖幸從諸生後與聞緒論敢不敬戒以終大事吾子其賜之銘以卒和入傑也乃銘曰

厥終惟考厥封惟時有嘉徒義琢此銘詩

耐韓氏誌

乾道七年夏六月庚申左從政郎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呂某其繼室於元配之兆始某隸冠授室蓋今尙書左司郎中韓元吉長女既五年而天左司公實識其葬後七年復女焉越二年又天壽二十有七改月而葬與長姊同域異穴惟內外辨位而司家政者名不出壙雖敬戒以祀婦道猶其常也茲用不書以附春秋之義士姓世繫列於前志者亦不再見二女長曰復幼曰蝶

蘭路葉君墓誌銘

始予道關嶺葉君介其子來見視其貌依然長者也進之語樸質少瑣瑣意斷然喜之是後歲一再繼舟溪講君資送上下亡意容今年秋復過焉事薄不暇接君居亡何里生周祥以書至曰噫君死矣其孤雖孺然衰經不敢釋喪次躬請銘於門下使祥以告予既數面君而聽實從子游乃岸而語之君諱鑄字子益上世詩昌人移其版於蔡之蘭路者四傳矣會祖昌世祖逢考因君雖浮沉里閭而協族輯鄰若皆知書者家故篋縮衣蓄食資其學甫收一科以養而君不能待也卒以乾道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壽五十有七妻胡氏男一誕也今爲左通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女三長適將仕郎次適陳良士次在室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縣之清江里應氏塋銘曰

郭宜人墓誌銘

泉深劉氏兆域有別卜清溪之原者是爲戶部公之配郭宜人墓既葬二年戶部以書來諭曰郭翰老而哭妻墓草再易矣見故壙塵篋依然有餘思其非若小兒曹戚感歎也吾妻無恙時自閨以內裝粉益高醴醴口醴水而凍孰火而燂孰社而饗孰臘而儲吾未嘗過而問焉飢至知食寒至知衣客至知獻

嗣而已。視己出。若妻。所出。指育。惟一族。無纖介。薄厚之議。授室以來。袖手旁觀。每謂家政。直差易耳。及失吾妻。治官文書。腕脫入戶。將少休。聞米。謁者。旁午。嗚呼。而款。始知其難。益念吾妻。四十年。代子勞之不可忘也。故過時。而哀未衰。予嘗有意。錄其。某先。權。在。藝之。武。義。於。泉。溪。蓋。同。縣。戶部。游。再。世。矣。歲。時。往。來。占。靈。職。於。杯。盤。固。得。其。略。諸。子。相。從。講。學。展。展。裝。齋。之。屬。皆。宜。人。均。一。之。德。所。形見也。銘。敢。不。諱。宜。人。卒。以。乾。道。六。年。十。一。月。七。日。享。年。六。十。有。四。時。戶。部。知。常。德。府。歸。葬。以。乾。道。八。年。十。月。某。日。會。祖。宗。元。附。少。傅。祖。璋。贈。太。師。考。三。益。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贈。光。祿。大。夫。妣。孟。氏。齊。安。郡。夫人。子。男子。八。人。粹。中。迪。功。郎。新。衢。州。龍。游。縣。尉。敏。中。迪。功。郎。新。衢。州。江。山。縣。主。簿。允。中。時。中。應。進。士。舉。居。中。虛。中。皆。天。餘。未。名。子。女。六。人。長。適。從。事。郎。永。州。軍。事。推。官。應。材。次。適。朝。請。郎。尚。書。司。封。郎。中。榮。湘。次。適。承。議。郎。周。權。次。適。太。學。生。溥。順。次。適。進。士。黃。開。次。未。行。於。是。戶。部。方。為。朝。散。大。夫。尚。書。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京。西。財。賦。銘。曰。

維斗之樞。系隆地高。婦于素門。乃錫其驕。風有采首。將之攝之。我心和平。諸御是綏。子舍連雲。女車交道。歲時晨昏。來面來告。並耦而耕。獲失其一。里人作詩。屬于獨成。

義烏樓君墓誌銘

太史氏凡例。登于策者。有葬品。惟以孝著。則雖嶺隈水涯。凋瘵獨。亦編名。達官顯人。後並藏於金匱石室。甚嚴。風勸隆尚之意。遠矣。自予少年。廣坐間。往往。劉樓君。孝行。既而。君子。從。子。游。益。熟。其。為。人。蓋。君篤於孝。服母喪。廢。水。鹽。酪。不。入。口。結。廬。墓。右。且。暮。繞。哀。號。家。下。耕。者。皆。併。偏。為。墮。淚。日。自。土。粟。家。自課三十。肩。比。外。除。家。高。數。仞。其。行。實。應。史。法。及。執。筆。隸。太。史。閱。郡。國。所。上。義。夫。節。婦。君。名。獨。沒。不。見。退。而問。嘗。交。者。則。曰。前。數。十。年。鄉。人。合。辭。列。君。于。縣。于。州。于。部。刺。史。州。遣。從。事。節。其。庶。勞。君。且。問。狀。君。問。謝。此。人。子。之。常。不。願。賞。鄉。里。要。說。再。三。迄。不。能。強。予。聞。而。太。息。世。道。微。或。偽。孝。以。好。利。君。躬。人。之。所。難。乃以。常。自。居。匪。質。之。厚。不。能。也。以。君。之。質。而。約。之。以。禮。翼。之。以。師。友。可。誰。哉。君。諱。蘊。字。季。發。會。祖。訓。祖。琳。父中立。占籍。婺之義烏。鄉則崇德也。娶周氏。男五。長公重。蚤夭。次孟愷。仲愷。叔愷。季愷。女五。皆曰黃昭祖。何堯夫。楊若訥。龍世英。季未行。以乾道七年十月初四日終於家。壽七十有一。明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於盤松里九江原。距先墓幾數十步。成君志也。君少游場屋。親終即能舉。環舍培柏自娛。意獨向古。歲時祭享。撤幣幣。去浮屠老子之位。終君世。巫祝不至。門性剛介。朋友有過。每面數之。然遇困躓者。亦發靈賑。無所靳。故皆感佩之。而不敢怨銘曰。

薛常州墓誌銘

河東之薛。有降居閩之長溪者。世久不能述其始。既又家於永嘉。其長老之記曰。唐補闕令之後。遷焉。薛孫。以。嗣。行。聞。於。鄉。里。庠。生。強。立。始。稱。補。闕。之。舊。積。其。祿。益。終。江。寧。府。觀察。推。官。昭。左。光。祿。大。夫。光。祿。四。子。嘉。言。尚。書。司。封。郎。中。昌。言。通。判。婺。州。弼。敷。文。閣。待。制。徵。言。居。舍。人。公。諱。季。宣。字。士。節。也。居。之。子。也。墓。

居學於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伯建與府和起居自殿。坊。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斂。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嘗。從。老。校。退。卒。得。而。得。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尚。學。學。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賢。書。寫。機。宜。文。字。荆。州。善。書。畫。既。道。遠。虛。郡。齊。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深。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未。至。一。郡。並。舍。有。叟。且。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扇。其。戶。道。深。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曰。是。香。香。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深。亟。款。門。以。弟。子。禮。見。且。往。陳。所。學。叟。泫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深。漫。浪。沔。沔。問。諱。其。學。絕。不。為。人。道。獨。與。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深。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芳。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深。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經。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深。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衝。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與。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鑼。始。不。見。容。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趣。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審。而。不。煩。嚴。而。不。迫。瘡。痍。未。振。監。公。自。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房。亮。悉。乘。賊。江。詔。成。閱。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激。宜。論。荆。襄。公。告。成。因。得。蔡。有。破。竹。之。勢。盡。守。便。宜。勿。違。令。閩。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越。汴。都。虜。內。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眾。眾。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因。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射。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隨。接。復。為。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紛。其。孳。繁。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道。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治。營。田。基。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即。孫。吳。故。宮。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馴。睡。有。事。唯。素。熟。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策。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為。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調。其。身。俾。輸。財。其。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國。民。暇。則。習。無。早。暮。之。節。盡。禁。博。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為。色。槍。仗。皆。中。度。候。望。干。掇。不。幸。死。者。子。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盜。發。伐。鼓。擊。烽。以。相。號。召。僻。邑。偏。百。里。總。首。自。事。吏。毋。得。預。道。皆。與。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濞。夏。涼。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肆。晚。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呼。總。隊。其。春。鎗。械。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易。火。不。能。與。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屹。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為。閱。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儲。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種。和。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視。咸。為。死。決。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愾。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做。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

居學於胡文定公安國。而雅為趙忠簡公鼎所厚。其立朝皆有本末。最後秦丞相伯建與府和起居自殿。坊。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以。卒。夫。人。胡。氏。亦。繼。卒。於。是。公。生。六。年。矣。伯。父。待。制。收。斂。之。任。以。官。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嘗。從。老。校。退。卒。得。而。得。三。大。將。兵。間。事。甚。悉。尚。學。學。與。常。兒。異。年。十。七。起。從。妻。父。荆。南。帥。孫。汝。賢。書。寫。機。宜。文。字。荆。州。善。書。畫。既。道。遠。虛。郡。齊。迎。致。之。公。遂。委。已。師。焉。道。深。及。登。河。南。程。夫。子。之。門。聞。蜀。隱。者。薛。叟。名。晚。游。蜀。以。物。色。求。之。莫。能。得。未。至。一。郡。並。舍。有。叟。且。荷。笈。之。市。午。漏。下。輒。扇。其。戶。道。深。從。壁。間。覘。之。方。隱。几。默。坐。意。象。靜。深。問。諸。鄰。曰。是。香。香。翁。不。知。其。所。從。來。道。深。亟。款。門。以。弟。子。禮。見。且。往。陳。所。學。叟。泫然如不聞。久之。乃曰。經所以載道。聖人作。以。明。道。子。何。博。而。寡。要。也。始。與。深。語。未。幾。復。捨。去。道。深。漫。浪。沔。沔。問。諱。其。學。絕。不。為。人。道。獨。與。公。傾。倒。無。所。靳。公。自。是。篤。意。於。學。道。深。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芳。制。置。四。川。乃。往。為。其。屬。道。深。期。至。蜀。授。以。書。會。偏。裨。有。經。其。所。部。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深。於。峽。而。公。既。出。蜀。矣。調。鄂。州。武。昌。令。武。昌。難。治。連。敗。數。令。公。年。尚。少。郡。將。部。使。者。易。之。迎。謂。是。邑。久。不。可。為。子。敢。當。之。乎。公。曰。獨。患。在。上。者。以。縣。為。可。為。今。知。其。不。可。為。則。可。為。矣。願。寬。其。衝。轡。俾。得。自。盡。皆。諾。之。科。徭。與。發。率。以。公。故。獨。不。及。唯。論。和。鑼。始。不。見。容。欲。解。印。綬。去。卒。體。其。誠。得。罷。公。既。獲。乎。上。民。賴。以。寬。有。所。廢。置。皆。爭。趣。和。乃。大。治。版。籍。期。會。簡。稽。出。納。悉。就。繩。尺。審。而。不。煩。嚴。而。不。迫。瘡。痍。未。振。監。公。自。其。長。視。要。害。前。備。禦。輒。不。省。及。兵。交。稍。稍。即。公。咨。計。畫。房。亮。悉。乘。賊。江。詔。成。閱。還。師。入。援。時。汪。樞。使。激。宜。論。荆。襄。公。告。成。因。得。蔡。有。破。竹。之。勢。盡。守。便。宜。勿。違。令。閩。乘。虛。下。武。昌。徑。陳。汝。越。汴。都。虜。內。顧。且。驚。潰。釋。此。成。業。而。眾。眾。相。仗。鮮。克。以。濟。不。能。用。因。晝。夜。馳。不。頓。舍。後。騎。能。射。者。三。之。一。而。陳。蔡。新。附。諸。城。亦。隨。接。復。為。虜。矣。江。淮。仕。者。大。抵。無。固。志。紛。紛。其。孳。繁。馬。庭。木。以。須。公。獨。留。家。不。道。誓。與。民。俱。死。縣。故。多。盜。鐵。治。營。田。基。布。諸。鄉。亡。命。姦。人。出。沒。其。間。所。治。即。孫。吳。故。宮。自。古。江。左。重。地。也。公。念。除。盜。上。策。莫。如。聯。保。甲。馴。睡。有。事。唯。素。熟。者。可。不。亂。乃。訪。求。河。北。陝。右。弓。箭。手。保。甲。法。及。淮。西。劉。綱。保。伍。要。策。討。論。甚。具。會。有。伍。民。之。令。乃。出。其。法。行。之。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為。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調。其。身。俾。輸。財。其。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射。國。民。暇。則。習。無。早。暮。之。節。盡。禁。博。博。獨。許。以。擊。刺。馳。射。角。勝。五。日。更。至。庭。閱。其。尤。者。勞。賞。之。旗。志。總。別。為。色。槍。仗。皆。中。度。候。望。干。掇。不。幸。死。者。子。棺。復。家。三。歲。諸。鄉。皆。盜。發。伐。鼓。擊。烽。以。相。號。召。僻。邑。偏。百。里。總。首。自。事。吏。毋。得。預。道。皆。與。發。一。以。縣。檄。為。驗。環。邑。溝。瀆。不。濞。夏。涼。波。道。在。事。者。病。之。役。大。莫。敢。肆。晚。及。保。甲。成。天。大。雨。公。出。坐。通。衢。呼。總。隊。其。春。鎗。械。丈。尺。三。日。而。畢。市。多。火。公。戒。諸。隊。鈎。繩。梯。缶。各。專。其。一。暮。夜。倉。卒。隨。用。而。索。甚。速。且。易。火。不。能。與。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屹。虜。退。人。心。不。搖。大。軍。之。屯。州。縣。客。主。不。相。能。多。為。閱。練。公。曲。得。其。歡。心。以。事。至。者。必。微。見。曲。直。而。明。借。之。皆。大。喜。且。大。服。誓。死。以。報。內。郡。發。粟。輸。邊。縣。當。儲。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種。和。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視。咸。為。死。決。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愾。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做。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挾。醫。

謹視始經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者與載之病者未至隊長毋得即安號令齊一道上擠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踈跌觀者相詰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兵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界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辭交至公一無所就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選三公之選以進人材張紀綱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學問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收伯之任分爲五六唯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悉王樞使奕前在鄂熟公治行及是祈得政求勤於公公語之曰上天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乃忽略根本而奔走軍旅之間蓋以仁義綱紀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改宣義郎知平江府常熟縣退待次具區滿上明年復召審察公固辭徘徊踰年乃就道至則除大理寺主簿是歲江湖大旱流民往往北渡江邊吏復奏准北民多款糶者與丞相尤文白遣公行淮西收以實邊公持節勞來老穉滿車下爲之表廣出相原隔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類屋以丁類田二丁共一牛犂一鋤一鐮一鐮一丁加一鋤刀每甲輻軸石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粟其家至食新稅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爲大姓有者仍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反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數月聖築治鑄新刑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親公曰吾非爲今日利也治合肥之好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故黃古郟城地直蔡衝諸莊益輯則西道有屏蔽其指意深遠矣光守宋端友自上招集北歸戶一百十七公至固始驗新民止五戶餘皆保邊數年端友混新舊戶爲一籍以幸賞與時有以善馬涉淮者殺而妻之公亟舉妻端友有挾人謂章且不下語聞上感悟尉廷尉治方窮竟端友以愛死習爲媒者皆疎而真丞相始不樂公矣故爲多端廣公以緩其歸或迎說公見上盡少自歸毋與當路者忤公曰上遣我視邊固欲得利害之實幸極陳之且曰臣根本其敵不計而護爲而後外以虛莽報不思而出令而後外以難行難說爲實實未名徇名則趨避皆徇名之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則迎合皆規利之輩誕說者敗而不誅說者察而不去左右爲欺毀譽進退皆徇名之小人志在大功反規小利其薦退人物會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親近政非無阿即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公復進曰外事無足道皆根不除抑臣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浮稱道陛下誠聖明儲因說言萬一垂聽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名名世幾何向不立上是之隆興以承經理兩淮受遺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緡聽置自便閱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復得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願開抽繹奏請論薦皆報可聞者意公且用矣居七日日出守湖州入辭益懇懇到上慰勉遣焉公既以摩切左右而湖多權貴人田宅與相加尤數公平心問理如何不爲變益害公合

呂東萊文集 卷七

一七三

力城格上記其忠獨保持之始至書獄多入死訊其由則乘市者民間或竊祠之名傷神惡少遂輕相疑殺不顧公頭屏絕死獄大減條境內淫祠次第除撤會去郡而士俗小民悍強甚者數十人爲朋私爲約無得輸主戶租前爲政者或縱與之公款曰郡國幸無事而鼠竄頑頑已爾緩急之際將何若取其首惡駭竄遠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初陳亨伯割諸道留州錢輸大農號經制翁彥國復附以總制嗜進者競竄欲以應賞格已而遂定其多數爲歲額州用日削而供億稍饒校軍與前五六倍吏執法撻挾無遺筆猶屢屢不能給至是戶部令提點刑獄可以歷付場務一錢已上皆分隸經總制如式諸郡被符搏手無策相顧莫敢先公獨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郡鑿空以取盈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勝若復隸額外征撥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取殆復爲它謬巧重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簡謹愈急公爭之愈強森諫亦交疏助公遂收前令不布凡可以紓民力者知無不言如論和羅貫錢請更平直徒汰軍寬州添差隸郡者止今見其後勿遺函封相繼多格於有司則以病滿祠朝廷惜之卻其請至八九知不可奪改知常州未上以乾道七年九月戊申卒於家年四十官止奉議郎妻孫氏子法補太學生公之沒其友張澹治喪程以古禮公配孫夫人能順聽不遠里中觀法焉十二月壬申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慈湖之原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由諸葛亮治軍王通汾河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程頤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弟既盡晚出者或驚於空無不足以涉事綱維識者疑之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地志斷章簡簡研索不遺洵故墟廢墟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釋疑融液左右逢源凡輿里卒乘封國行河久遠離分明枝葉扶疎貫脈連於經無不合於

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平生所際文武

之際守

變化若神而在朝每以不可輕試爲主

嚴飭雖倖傳札翰正格

少年豪舉既知學館落不留省其私泊如

質確本於簡易行於敬恕而堅志強

充踐之善類方其倚屬公而公則死矣詩

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他所論著若九州

屬稿方立而未究也歲在壬午先

君子守黃

江爲令歸以公所爲語某固已矍然自失後十

故交其葬也張洵既誌

復請詩以揭之喪不能文今既免喪不死矣

乎詞曰

不爲公一言

茫茫獨求諸野有誰其源晝夜不寐

其尚口不耀其章而躬自厚出乎于長于長

乃沒元身故與之歸故鄉之遺既既既平

金華成如非母周氏墓誌銘

門內之治女美結德母道三而有一焉

既足自附女史其是而始終衷者實維金華成君楊之夫人周氏

夫人成君同縣人生七年而喪其父屬陸寇陷郡城母杜夫人提以匿林藪亂定又喪其母於是祖母老

呂東萊文集 卷七

一七五

矣。家人懼傷其意，撤几筵不能如期。夫人與伯姊飯必先祭，見者為涕下。晝夜祖妣側，油煎糜粥，不少懈。已而祖妣沒，無所歸，鞠於母家。弟贊劉氏，復偕夫人依焉。身軀傷，劉氏憐愛之，過所生，宿齋建閉，一以誦夫人為擇。對以歸于成君，成君悼學自持，夫人以前淡和之益，協姑高夫人，臨諸婦甚嚴，深陳如奉。樂水猶莫能當其意，夫人始置飯，拜堂下。高夫人一見大說，遊處獨進，夫人與俱，時有所不樂，傲然危坐，御肉不御，小大側足旁視，無敢出一語。夫人羞甘鮮，伺顏色而共之。高夫人每為舉匕箸，居無何，高夫人忽得風痺疾，竟其身臥，起皆須夫人。蓋歸成氏十有八年，而成君卒，四子一女皆幼，財財數十畝，族黨不能濟，夫人攻苦食淡，身處其勞，而佚諸子於學，米鹽薪芻之間，不至其耳。方未就外傳，孝經論語，率夫人口授，稍長，每反面，必問其所與遊，善士也，則笑語異他日，否則神色不怡，故多以謹恪聞。蓋事起自課苦甚，諸子畏省，夫人已僕僕宮室，夜間誦習，息且寢，壁後絡繹猶未絕也。絲入有經，口兼不足於衣，則又糲絮緝，以佐其闕。天暑汗浹背，不休，諸子更勸夫人少紓其勤，夫人曰：吾職也，吾敢廢職而趨下，至麻粟蔬茹料理，彌密，老農圃者不能加，資慈詳，雖呼指婢僕，如恐傷之。歲時祭享，前事或病，自力戒其旁舍人曰：夫人病，意是祭闕矣，昨暮霧下有聲，乃能強起乎。季年長子以進士入官，聞一歲，次子亦遊太學，聞里相謂夫人當喜不自勝，闕之泊如也。以清熙元年二月己卯終于癸年六月二十二月戊戌，初于縣之東陽鄉午塘塢，成君之兆，曾祖餘慶，祖政，父彥昭，子如圭，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尉，次如玉，如璧，如理，女適進士周天麟，孫女一，尚幼。夫人晚時觀書，輒能舉大義，嘗讀上蔡謝良佐氏語錄，願諸子曰：既不為利復不求人知，斯所謂問學者耶。夫人期諸子者，蓋如此銘曰：

震風凌雨集初齡，百憂所滿望明冰。厥速既輯琴鶴鳴，儲空案壁查哭聲。四維未覓真欽領，手挽尼機口授經。嗣嗣相顧春脩餽，可以下報午塘君。

大梁張君墓誌銘

靖康之難，中原衣冠播蕩，析之餘，其變何可勝道。主鄉論者，要當哀其不幸而體其不得已，乃若張君者，始雖失業，終自封殖，以花其宗，則於可哀之中，又有可書者焉。君諱翻，字邦和，自其遠祖諫議大夫惟則，由澤州高平徙名數於京師，祖復古，通議大夫，父珪，朝請郎，母劉氏，封安人。君生而喪其父，總角時，幅兵間，又喪其母，已能悉力敬藏，嚴飭久益，因寄食傭成，忽感憤，不持一錢，掉臂出門，周旋四方，類拾印取，數航海歷交趾，劬泥，諸國其貨日溘，則曰：吾向也不難自屈，權填溝壑，隕先人宗祀耳，今可止矣。於是買田蔡州郭外，教其子以學，同宗有漂泊江浙者，往來必周其乏，女無歸者，或為資遣，故人以此歸君，欣然發囊無纖毫，北客多稱之。異時公卿家子，腐理豐饜，以裘馬自喜，及失倚難勢，大不能致人，小不能致於人，雖欲名一技以活身，枵然無有，以君視之，不既賢矣乎。君晚節浮沈里閭，吐納自養，暇則為人道夷，夏土風物產，游波島嶼，魚龍雄奇之變，袞袞可聽，蓋徑藉吉竟上，天大等失道，夜投何人家，棟宇闕庇，如王侯第，臥未安，聞牖外嘈嘈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翠黛一室，默然若因繁，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耶。主人翁，歲歲鬻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貨且鉅萬矣，頓閉口，勿語，且并禍我。

君上調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督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者曰：是翁去歲過異人，遂盡捨故業，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不不休，不知乃君也。君亦不自言而去，以乾道九年十月九日終于家，年五十五。清熙元年六月庚申，葬於金華縣赤松鄉穆嶺，董董生三子，長坡，承信郎，次早天，次未名，六女，長適進士黃濱老，次適石迪功，即閩，以穆嶺，餘未行，坡皆從子游，於君之葬，以銘來請，銘曰：

朔氛漲天兮，邑屋墟，海濤沃日兮，萬貨區，巫陽下招兮，歸其居，出入阡陌兮，僅騎都，歲時伏臘兮，道往初，北幕南飄兮，來坐隅，噫後之人兮，思措措，早夜敬戒兮，持門閭。

金華汪仲儀母王氏墓誌銘

講學昏談，不相為謀，而相為用，昔者氏族之學，皆行矣，南有王，謝，北有崔，盧，品第甲乙，聘娶一失其班，則俗以為大恥，放乎末流，乃或挾以相市，於某氏族，反為昏姻，病及其既衰，則又混為一區，由卑援高者，厥咎，厥罰，常辱厥妖婦，乘夫，由高擗卑者，厥咎，厥罰，常驕厥妖夫，庸者之患，未知其孰先後也。以吾觀於州閭之嫁娶，不外慕不遠求，族望既稱，情義亦通，宜其家而蕃其後者，常必由之，向氏族者，誠若是，亦何負於世乎。言金華之門閭者，汪與王為顯姓，夫人受氏於王，出適於汪，汪王之陸，有自來矣，蓋予所謂族望稱而情義通者也。自初豐饋，訖于終，勤儉自律，未嘗改服治容，內外親以簪謁者，隨多寡及之，曰：彼以親親之道來空行空反，吾而焉聊以致吾心耳。其誨諸子，則曰：汝曹但專意經史，毋以貨收爾志，婢妾童僕，拊循一以和厚，條理家事，方有緒，而夫人則死矣。壽甫五十一，實乾道九年十二月癸未，葬以清熙元年八月甲申，其鄉惠日，其原九里，曾祖本，贈先教郎，祖登，承議郎，累贈特進考師古，夫曰浩，子曰仲儀，仲儀，仲儀，仲儀，女六，長以疾在室，次適曹著，次適曹莊，次適時伯，恭餘未行，時氏，後夫人七月亦卒，孫男四，女二，仲儀嘗從子游，先葬，請識乃銘之曰：

喬德贈墓誌銘

吾友喬拱德，質甚茂，貌甚和，志向甚正，從前遊，深釋默味，蓋非易其言者，其事親，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倦倦然左右之不欲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然恐恩義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於是也。乾道九年十一月一日，以疾卒，年二十有九，妻樓氏，後百二十日，亦卒，以清熙元年十月五日，葬於東陽之西山岡裏原，曾祖應，祖考松，母杜氏，二子，豫，臨，銘曰：

莫之為而為者，其天乎，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嗚呼。

瀋安盧君墓誌銘

新定之有瀋安，壯縣也，瀋安之有盧氏，聞家也。君諱大經，字子權，於諸盧為尊老，年七十有八，以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終於家，明年改元清熙十一月二十三日，葬於鄉之翰林，始予為新定校官，君之子，寶，繼弟子，員，後其叔介，季，以見，既因弟而見其兄，叔季游居數年，益習其家庭之訓，復因子以得其父及

是以銘來謂。乃論其可載者著之。蓋君少入郡庠三舍法。未能當升名。大司成。東方析縑錄於實法。疑典教者導君自理。君曰。以誦得實。吾恥之。且友人劉南武第居次。不若以就南武。遂不自言。久之。數緇於有司。盡棄科試。業歸耕其家。驅賦。垣尾。塹。陂。澮。無細大。皆備。遇其暇時。緇史賦詩。以自適。聚族雖衆。闔內外不繼而。交際意所不合。憤憤色。上面至所。傾。擲。談。談。連。日。夜。不。休。其。質。易。大。抵。若。此。晚。歲。召。諸。子。立。堂。下。命。之。曰。汝。震。汝。勞。毋。遂。遊。以。紓。吾。勞。汝。瑛。汝。瑛。毋。懷。安。以。成。吾。志。既。授。以。職。略。然。宴。坐。絕。口。不。掛。外。事。從。容。自。適。竟。於。耄。盡。庶。幾。善。佚。其。老。者。曾。祖。文。照。祖。慶。孫。父。哲。母。宋。氏。妻。亦。宋。也。四。子。五。女。監。應。山。稅。楊。九。思。進。士。徐。孝。思。進。士。方。伯。敬。伯。之。其。壻。也。五。孫。長。曰。樞。餘。皆。幼。銘。曰。

義烏陳錫母朱氏墓誌銘

烏傷陳生。題門曰錫也。執經坐下。生養死葬之節。概皆有聞。今也不幸。母之喪。功衰既御矣。大懼不克。終大事。為師友。羞我。家。君。卜。稽。于。陳。氏。之。祖。考。粵。甲。午。十。一。月。壬。寅。食。百。用。既。戒。獨。幽。室。之。銘。有。其。石。而。闕。其。辭。敢。稽。顙。以。請。予。進。之。席。問。其。世。曰。系。朱。氏。曾。祖。積。祖。存。考。逢。生。十。有。九。年。歸。于。家。君。名。則。登。也。問。其。後。曰。男。五。第。將。仕。郎。仲。仁。進。武。校。尉。集。將。仕。郎。次。乃。錫。又。次。錫。女。二。長。適。詹。允。恭。次。適。葉。松。孫。男。六。若。古。若。麟。若。虛。若。川。若。訥。餘。未。名。女。五。長。適。朱。大明。次。適。楊。烈。餘。尚。幼。問。其。行。曰。母。氏。資。勤。儉。佐。家。君。理。內。事。自。始。饋。至。髮。有。二。色。猶。不。怠。於。訓。子。尤。篤。烟。煙。降。里。大。抵。不。失。其。歡。心。問。其。壽。曰。六。十。有。四。其。沒。實。乾。道。八。年。九。月。十。八。日。問。其。葬。曰。金。華。縣。之。龍。盤。原。於。是。次。第。其。語。而。繫。以。銘。曰。

金華汪君將仕墓誌銘

役重事也。於朝廷為大議。於郡邑為大政。於編氓為大命。求諸故府。弛張廢置之變。悉矣。異時。或以義役為請。有司方持之。而問里稍相與約。上不違縣官律令。而下以令其族黨之歡。其意甚甚。然合散作權。靡克堅定。以予耳目所及言之。久而不散者。獨金華西山為然。是鄉也。蓋有人焉。其姓名曰汪灌慶。衍基創而紀綱之者也。始君以役之病民。聚大姓謀曰。吾鄉之人。非父兄。即子弟。願闕於役。願思弛義。為者老。義職是。習。者。道。行。科。徭。之。憚。耳。率。為。里。正。一。歲。長。短。相。視。亡。慮。役。三。十。萬。吾。儕。盡。自。實。其。費。為。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資。金。以。畀。當。役。者。役。之。先。後。視。其。籍。金。之。多。寡。視。其。等。他。日。戶。有。升。降。則。告。於。衆。而。進。退。之。焉。名。雖。役。而。實。仰。給。於。衆。向。何。憚。衆。難。然。稱。善。即。日。立。約。束。無。違。者。既。又。以。真。金。之。煩。也。則。衆。割。田。百。畝。庚。之。約。成。登。其。書。於。縣。而。各。藏。其。副。於。家。歲。三。月。鄉。衆。咸。會。擊。釀。酒。荷。里。正。以。田。授。新。里。正。成。禮。而。退。自。紹。興。己。巳。迄。於。今。幾。三。十。年。西。山。役。訟。不。至。於。公。門。往。歲。郡。守。吳。公。蒞。嘉。君。之。為。號。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風。其。餘。於。是。君。之。名。與。鄉。皆。聞。君。資。廉。直。急。人。之。難。不。避。風。雨。鄉。有。大。事。如。經。界。如。購。官。令。長。皆。倚。君。以。辦。歲。飢。民。卒。鬻。為。政。者。請。君。畫。日。調。兵。君。曰。此。時。可。升。斗。以。紓。死。片。紙。可。致。開。兵。出。則。窮。而。排。矣。乃。遣。巡。檢。與。君。俱。君。止。巡。檢。於。家。獨。以。數。十。輩。持。符。逮。之。至。羣。皆。集。已。而。史。覲。實。將。悉。論。以。

死。君伏太守庭曰。是曹束手隨微。未嘗扞格。今棄信而就功。後復無凶。嗚乎。且灌質召之。守感悟。願解散其獄。歸者財二人。君義著於鄉。大抵若此。其舉義役。所以倡之而和。諭之而爭。持之而堅。且久也。君少以貨補將仕郎。卒以乾道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壽六十有七。葬以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九日。兆於其鄉之烏石屏山。曾祖文楫。祖潛。考宗遠。妻郭氏。男五。大任。大亨。大度。大明。大聲。女五。長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尉徐廷玉。次適項嶽。而卒。次適曹結。次適時之。望次適孟。年大度。大明。久從子游。先。銘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八

墓誌銘

通判沅州劉公墓誌銘

淳熙二年秋七月甲辰。朝奉郎通判沅州軍州事。賜緋魚袋劉公。及其夫人趙氏。合葬於婺州武義太平鄉之清溪原。其孤剛中。先期請曰。吾父吾母。攜持小子。至於湖水之北。沅水之旁。而大棄之。雖然。孤身。東望故鄉。數千里。乃負乃載。乃陟乃降。更一寒暑。而闔克達于家。躬甬肩舂。被除榛翳。乃規乃墾。乃塗乃甃。又一寒暑。而菲克安于兆。惟是。謙。之。銘。苟。有。辭。以。質。諸。幽。剛。中。死。且。不。朽。予。游。公。父。子。間。舊。矣。其。何。可。辭。公。諱。邦。光。字。國。華。曾。祖。政。祖。仲。申。將。作。監。生。簿。考。贈。通。議。大夫。妣。何。氏。累。贈。太。碩。人。公。嘗。少。主。進。士。一。上。不。第。妻。父。廣。陵。侯。任。以。官。主。邵。武。之。光。澤。簿。士。俗。多。盜。袍。鼓。鳴。尉。巡。檢。悉。所。部。奔。命。邑。虛。無。備。盜。俠。肆。睨。公。與。令。議。籍。材。勇。獨。其。徭。役。縣。兵。或。盡。出。俾。之。扞。防。居。者。始。得。奠。枕。徒。處。之。遂。昌。令。始。視。事。閱。楊。氏。訟。母。子。兄。弟。更。忿。閱。更。數。政。不。能。決。公。親。以。酒。酌。其。母。喻。以。天。性。之。愛。皆。感。悟。數。年。之。訟。一。朝。而。平。川。處。者。改。秩。知。湖。州。長。興。縣。歲。惡。發。圭。田。之。粟。為。民。先。趙。夫。人。亦。脫。髻。珥。為。粥。以。食。餓。者。邑。人。紀。之。終。事。沅。州。安。靜。不。擾。沒。而。有。餘。思。焉。其。卒。實。乾。道。九。年。十。月。二。日。趙。夫。人。蓋。懷。王。宗。暄。之。曾。孫。濟。國。公。仲。誠。之。孫。而。廣。陵。侯。士。驥。之。女。也。雖。出。公。族。能。自。屈。卑。服。婦。事。族。姪。無。違。言。母。文。安。郡。章。夫。人。棲。居。旁。郡。夫。人。秦。芳。鮮。

奉寒燠凡可娛其老者無不用其極以郊慰封疆人前公一歲正月十二日卒一男剛中一女適舉議郎

金華曹君墓誌銘

君諱暉字彥華姓曹氏東陽金華人也其先避五季之亂自桐廬徙焉曾祖伯慶祖君質考熙皆不仕君

嚴陵方君墓誌銘

桐君所處下上數十里間言談者以嚴道言石者以郭文言山者以戴顓其時皆隱者之遺迹其緒或沒

分水徐君墓誌銘

廣川窮谷之間然然而居無所死無遺瀟瀟乎太古同風改其鄉之俗封之表之斲凋以鏡

父字亨仲曾祖贊祖宗永父舜元皆不仕分水地隱而耕山居其九而田居其一故其民大抵行賈

金華曹君將仕墓誌銘

國朝之開吳越凡板授之秩皆命以王官金華之曹有以司錄從其主朝京師者未及須臾而卒

永康王君墓誌銘

始予官太學日從四方之士游於永康王顯者一再見氣下面語溫子灑然異之誤質其同舍生

疾間扶攜步履步不失左右見者異焉稍長奪於家事不得日對編簡儼然常若不滿中年乃築室買書所屬其子不少皆已而歸以命服拜堂下賀者塞門咸曰此善人之報也久之歸尉郭之嘉魚戒板與諸君俱曰吾幸有先人故田廬朝朝暮暮足以自娛行矣守汝身汝汝職無干官常以爲吾憂復曰湖外傳入薄吾且損伏願調度以佐汝費其勿以衣食自累君之遇其子他皆類此於兄弟尤篤晚歲哭其仲弟過時而哀不致以至耕柔宗姓承鄉鄰逢迎舊故率用和厚內外無違言其終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邵氏三子長曰鑑次則錫今爲從政郎新隆與府南昌縣季曰鏡三女長適邵澄次適汪且季適邵皮孫男曰淵道濟梁潛若沒之明年十二月甲申葬于縣之惠日鄉九里原銘曰

宋彬州墓誌銘

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宋公諱有字子華以淳熙四年正月丁卯卒于婺之里第五月壬寅葬于赤松鄉穆嶺原其孤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劉婿狀來謁銘去年秋某與公別愀然忽以死事見付時公寢食固自如也嗚呼孰知未半歲而竟銘公乎銘曰

陸來之宋版於金華以農相傳黃壁之窟八世曰正始賦耒耨相攸近郊城西是家九世曰裕繁公嗣廟述公之幼載教誨詔養雖弗消光遠有耀以朝大夫即第而告公初筮學就冠旋天號辭兵問家既之延靖康建炎烽火連綿策士如林公往參焉有離有合有逢有悟晚名一官主善化簿潭大都會運艘所聚既於倭牟或繁其擊慨然建白擊別忠賊賊黃七橫行里閭乘吏惰惰培難護道填填半戶良民用蘇鹽官在溫司倉是徒劬躬勤事陵儲阜衛江夏龍泉開劇異施公宰兩邦左右其宜陪貳于潭舊所習知闕府誦歎不見瓊瓊千里上游椰古分郡帝心遠民俾公往鎮閉關無爲臨以清靜年而歸上還符印乃脂我車我車我徒乃行我田我田我廬社臘逢迎共相嬉娛齒八十一壽則有餘厥配杜頌前歸其墟長子維俊實嗣宗職沉也蚤亡孫數則七九齡既夭姓林角立朋行皆狂長幼秩秩女孫之伯培將瑞益仲季叔悅其二在室施于付孫男一女一維松有鄉維參有宮維達有石系載初終

謝芮氏誌

夫人芮氏與與先生之季女東萊呂某之繼室也生十有一年而先生沒及長濟靜馴飭母王夫人隆愛之嚴於擇對不轉語某少獲事諸公長者而海內知名則實維先生之門夙夜念無以酬適中饋乏主聞夫人之賢乃委幣以請既爾見慨然曰吾他日有以拜先生墓矣歸之明年某病瘵夫人護視勸藥得瘵疾以卒曾祖事祖彥輔贈朝議大夫先生諱煜終右文殿修撰夫人生以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五日卒以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年九月十五日附於婺州武義縣明招山先君兆域之左

潘叔度妻朱夫人墓誌銘

吾同年友潘叔度景憲有賢配曰桐鄉朱氏始叔度謀繼室行於朱氏者皆稱夫人之賢及歸後婦職過所聞叔度自律甚嚴人少當其意夫人獨事之順焉其於子女叔度不獨善美其均壹又每督其厚於

慈也既沒自悼孀至于婦如哭之過時而哀中外有連者皆憐歎失聲或涕泣不能已也生二十七年而婦嫁七年而卒實淳熙己亥七月十九日是歲十一月七日葬於婺州金華縣葉山曾祖廟贈朝議大夫祖載上可農卿贈徽猷閣待制父聖中書舍人終敷文閣待制子男二人自厚自晦子女子三人長適朱塾餘在室子與叔度其學久矣其兢兢於母子昆弟之間如恐傷之者蓋深知其所存故其得內助則竊爲之喜迨其悼亡見其用力之難而私憂其失其相也雖病且廢忍不銘銘曰

郭伯清墓誌銘

君諱澄字伯清姓郭氏婺之東陽人曾祖招祖知常父良臣將仕郎紹興末軍興入貨佐縣官者賜爵視任子將仕以伯清名上補迪功郎調隆興府南昌縣主簿再調台州黃巖縣主簿皆不行嘗請兩浙轉運司解亦終不遂淳熙六年八月十二日以疾卒年始三十娶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簿文字吳良驥之女後七十有九日亦卒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合葬於羅青原將仕墓之左三子曰木曰紹曰愛伯清少時將仕奇其敏悟爲築西園舍旁延名士講授鄉之秀民願請業者悉聚而館焉伯清既用力於學益知師友之可親辭氣惻款未嘗不以善其身適其族衣被其鄉閭爲主退而驗其語隨其力之所至皆有以自見識者始莫然不敢以內交要譽期之歲昏大禮鄉人有不忍高其繼以牟利者問之則曰此吾在西園所講也於是又知伯清之志非特信於朋友且有從而化者矣將仕沒里閭意伯清書生易於睥睨者甚衆母楊夫人亦憂之及洩家物情士俗洞見表裏而一本於厚環田廬四旁俾者馴媚者弭無有嘗以事者既服其能而重感其意也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方將次第出之而伯清則死矣予每思學者固固而鑒於用才如伯清乃遽奪之不得極其所如往予非特爲郭氏惜也伯清死今年期年往來者皆道西園弦誦之聲不衰兄弟朋友相厲以學若有督趣之者曰吾伯清不可負也嗚呼是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予之知伯清蓋有不盡者矣銘曰

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出媯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爲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五代末有古名數撫之金谿者曰德源蓋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源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微微生居士質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遠於次爲第五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泰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難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晝夜不息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循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歷歷爲先生言不厭所以周之者厚矣既歸益大

肆其力於學，廣博者深，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爭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爲學錄，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鷓鴣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寒鬻卒游，教官先生不以職，而自佚端，樂履履衣冠，如臨大衆，繹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衣服除調全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寶淳熙七年九月戊寅，享年四十有九。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孀人。妻王氏，知通州城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良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於鄉之萬石塘。初，居士潛德不試，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釋先志而循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躬立饋，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供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傷者不敢踣，履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開闢行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實取者非一端。然家庭瑣瑣，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歲多剽劫，或欲睥睨垣墉，曹綱必搗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敢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聲。廬陵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境，閉習屯練，皆可爲後法。其在興國，學處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嚴實，惟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先生和順不遠物，而非益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履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輻輳，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疾疾皆皆折肱，浮滑滑適中其病，胞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容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難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低其文，而不低其實，摹規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憤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鬢髻，恬然而終。所謂仁以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荆州故廣漢張公，賦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遺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邪。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呂某爲第二十九字，識其寔曰：自古皆有死，蓋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尙永保之。

鄱陽王安母程氏墓誌銘

自予病廢，退居婺之金華，杜門謝客，編成其賦，而重於數勞之也。亦罕過之。今年春，大雪十日，窮巷無行者，午睡起，聞啾啾聲，顧童僕曰：是必有異，趣視之。往，則曰：是東萊呂氏乎。啓關以謁，入曰：鄱陽哀子王安子，願扶與爲禮，且拜且泣曰：安不幸喪母，不自意忍死圖大事，既斬板矣，又不自量，欲傳載吾母之德，善以紆罔極之痛，用敢請於家君，聚糲餅足，自歸於門下，子慙然曰：子於親則篤矣，以某之罷惰，向無以自見於今世，屬以千世不朽之託，則非其人，手足擊碎，三歲於茲，強以治金伐石之事，則非其時，不事惟是，婦人名不出閭，而慕之有碑，蓋漢氏之末造也。子苟有志，傷身使後世知有子姓名爲之親者，斯不浪矣。何以文爲。則又泣數行下。曰：先生之教，既聞命矣，抑中心有不能自己者，敢試陳之。安之家，聚口衆，度伏臘，董薑耳，吾母佐吾父，縮衣節食，聘士教子，塾師妾君，處貧甚，獨與二女居。吾母親爲搗糝，已而皆資遺之。姜君有消渴疾，每講能，案戶釐引滿，如奉漏甕，沃焦釜，少遂緩，則殆不濟。閱數年，吾母終無倦色，鄱陽士鄉也，安之推純，而有司兩實之，貢籍，閭巷之人，皆爲王氏賀。吾母獨未以爲足，安未敢以是爲報也。三十年間，龔隴拘長，雖無能短長，鄉之長者，以其不叛於士檢，稍稍遣子弟從安游，安始少自慰，而吾母則亡矣。苟免喪，納視息於人間，固不敢自盡，以負吾母之意，道遠年徂，權不克濟，先生幸賜一言，此志豈不益可保乎。翌然曰：子之志及此，豈敢以疾病爲解者。其家世本末，猶人姓程氏，總之德與人曾祖守益，祖萬父，咸適同邑王君彥輝，淳熙三年，天子稱廟，德壽宮，賜高年者爵，猶人實始封，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以疾卒。子男子四人，長資，次安，次憲，次宗，子女子二人，皆已嫁而卒。孫男女十二人，十二月六日，葬于縣之唐原。又明年二月，乃表其墓，又爲詩道之曰：藐是吾身，吾親之枝，可舟可梁，幹者百剛，死事皇皇，生事業業，毋俾斯文，獨有枝葉。

金華游玠母陳氏墓誌銘

出赤松門十二里，並驛道得支徑，右折而南，岡阜逶迤，相屬行三里許，至後湖之原，有墓焉，是爲郡貢士陳敏之女，迪功郎致仕游玠之妻，迪功郎新遺州州學教授玠之母。生十有七年，歸游氏，又四十一年，以疾卒。寶淳熙七年十二月二日，其葬以明年四月四日，男五人，長即玠也，次璞，次璣，次珣，次瑤，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古，幼在室，前葬玠，奉贊幣，請曰：玠之母，本儒家方三舍法行時，郡以外祖心賦，貧不能上道，竟老於布衣，吾母嘗恨之，故相家君教諸子，尤力，玠每游學，緝補炮烹，米鹽靡密，悉出吾母之手，甫得一官，未及致鍾釜之養，而遽傳棄之，鄰里莫不爲玠酸鼻，而玠之窮毒，則人有不及知者焉。建安之游，唐德宗世，有別居邵武者，入國朝，枝葉益蕃，獨玠之系無仕者，崇寧中，吾祖與母，歸籍徒名，載於族之金華，今七十有八年矣。玠既賜第，家君誨之曰：汝曾祖以上，兆域皆在邵武，汝祖歲或一再往省焉。汝諸父，雖不及汝祖之數，猶間往省焉。自吾之老，不能蒙霜，極極寒暑，以問訊於松檟，然每往來吾心也。汝幸免於誤試之累，盡趨裝代吾行，玠再拜受命，比返，吾母已屆疾，且喜且勞，曰：吾兒始識先世丘壠矣。汝涉無恙乎。改月，遂致大故，治湯液，護金柩之日，視諸弟爲獨少，此玠終天之恨也。祖塋岸城，深湫險無以族昭穆。

乃下地於城之東。婦人無外事。法不當有銘。然玆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一旦殞滅。諸弟釋味。未勝瀆掃之職。將不瞑目於地下矣。願先生哀而識之。予告之曰。子之家常如今日。雖八百里之邵武。不知其遠。况十餘里之後湖乎。苟其不然。則負城之阡。猶可憂也。子盍反其本矣。銘曰。

金華時澤母陳氏墓誌銘

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初一日。熾宮室。次二曰。族墳墓。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襄詭譎之說。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祉。繫族以宗。名官以氏。至於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息。舉丘封竊盜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悅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學。窺窬所下。畔離遠祖。度越疆畛。孤時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權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鬪。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水於季獨凶。狐疑相仗。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辨。是可哀也已。學士大夫。慨然尚論先王之制。則世共譁以爲闕於人情。予獨於陳夫人之葬。有感焉。夫人生於靈幃之中。組紉是習。儲儲是共。未嘗親接儲先之餘論也。病革屬其子曰。必耐我先舅之勞。毋深徇葬師。以拂我志。遂攻位於舅墓之東。白楊塢。然則墳墓之族。實人情之至。願當巫史紛若之際。猶有不諱周官。陪與之合者。禮豈強人者哉。故予樂道夫人之事。而論次之。夫人諱瑛。字祖某。祖某父某。男四。女一。孫男二。時氏金華右族。舅沒姑老。夫人以家婦傳家。閨門干指。無違言。每與其夫語。必曰。先舅無恙時。賓禮豐饌。謀督諸孫。爲如何。君主其外。我主其內。毋使一事減於舊可也。其子見里有藏書者。歸有羨色。夫人出嚮耳直數十萬。俾爲僦工費。且曰。吾家非窮空也。特欲汝曹異日見此書。不忘吾此意耳。夫人沒後。諸子爲予誦之。輒涕下不能禁。庶幾有成其志者。銘曰。

葬書五車重折軸。微辭長獲。墓不族。淑哉夫人。見何獨。誠息留言。毋遠下。有欲隨之求其嗣。臯舅之原原左麓。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九

傳

家傳

呂氏系出神農。受氏虞夏之間。更商周秦漢魏晉。下逮隋唐。或封或絕。五代之際。始號其族爲三院。言河南者。本後唐戶部侍郎夢奇。言幽州者。本晉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周戶部侍郎威。休其昭穆。疎戚世遠。較其譜。而祖河南者。爲最盛。河南之呂。入國朝者。有爲起居郎。知泗州者。曰龜圖。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諡文穆。起居之弟曰龜祥。皆爲殿中丞。知壽州。壽州生蒙亨。終大理寺丞。丞丞生夷簡。三和仁宗。與文穆仍以公開號於許。册拜太尉。就第薨。諡文靖。配享仁宗廟。廷文靖公有子五。而二至相輔。公弼事英宗。神宗。爲樞密使。諡惠穆。公著事神宗。宗歷樞密副使。門下侍郎。尙書右僕射。司空。平章軍國事。中興公。諡正獻。自正獻公而上。勳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獻公三子。伯曰希哲。以經入侍。哲宗崇政殿。封榮陽子。是實生公用。公貴。贈太子太保。公諱好問。字舜徒。榮陽公之家子也。生數年。以門功。守將作監。簿委已於學。若好童習。不屏而絕。范蜀公鎮興正獻公兄弟。交公幼。拜蜀公於堂。唯諾進趨無違禮。蜀公慰納甚備。待之如成人。吳侍講安詩。至杭。簡少許。可每見公。輒自失。歎曰。呂氏有子矣。稍長。學益成。行益脩。諸公長者。皆折輩行。從公游。初。監在京雜貨場。正獻公嘗問。在事者以公親宰相孫。閱其條約。不以簿領累公。

愈益自厲日夜文書若有程督之者皆宗皇帝同宣仁聖烈皇后聽政以樸素先天下四方貢獻一歸之有司斥貨以佐經費吏或下其估以自私自公獨漠然如不見終秩未嘗售一物正獻公薨天子加恩諸孫將權公寺監丞公固辭推以與從父兄徒監金耀門文書庫職閒無事公所樂也始得大肆力於經術忘晦明寒暑之變當是時正獻公賓客半朝廷爭欲致公稍自降屈出一語則躡躡名唯所擇公深自晦匿日與碩師鴻生講道窮巷中未嘗掛調刺於權門之籍時論歸其靖調真州春料船場事起榮陽公諷和州公自免歸徵宗皇帝即位號召耆艾皆集闕下榮陽公入為秘書少監公以便親監在京錦綾院崇寧初權臣脩元祐之怨治黨綱甚急羣議譴黜廷中為空於是榮陽公廢居宿州公亦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師兩監東嶽廟客於宿者七年自正獻公時悉粟賜以振宗族無留費其後再更黨禍家愈窶或曰吁窳新不慰公上奉二親下任數百指之責從容養志養甘養顏米鹽之間不至疑門而家人亦化公德怡然忘其貧復調真州春料船場司揚州僱車事揚據南北衝要士大夫舟車上下必過公而拜榮陽公於堂如楊侍郎時中立陳右司璣瑩中每過揚與公語連日夜不厭所言皆經世大略揚帥蔡卞自知不為公論所右欲振善類自解待公特異拜隨薦公於朝公以禮自持卞終不得而親久之卞自揚得政同府掾屬拔擢略盡獨公滯於故官卞道其黨誅公以利曰子少若我公即坐階顯列矣公笑不應遣內外親終制無復仕進意客類昌之陽覆者又十二年卷道環堵闕光緒華嗒焉與世忘然譽昭日尊賈臨一時宜和之季故老相繼下世獨公與楊公中立無恙諸儒為之語曰南有楊中立北有呂舜徒蓋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未幾女真犯邊徽祖傳位皇太子是為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正月虜騎薄都城乞盟而歸天子銳欲更置天下事寤寐晚良近臣交口薦公欽宗雅聞公名遽召公驛書道相及未至除左司諫諫議大夫賜進士出身開元月擢御史中丞始徽宗前內禪之二日下哀痛詔解散黨禁削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郡國宣布詔書聽者至咸泣然蔡京持權餘二十年黨賊根株內外皆密其事莫肯行欽宗雖屢赦有司頤如詔陽應而陰不隨毛舉一二事以塞責名更張而大抵綱蔡氏之舊公首為上言太上皇之詔時之利害政之闕失無不備載縱使直言之士伸紙執筆得盡其言亦無以過於此矣今陛下雖有奉詔之名而未有行詔之實願陛下書太上皇之詔置於几間一一行之所以安宗廟定中國卻夷狄之策在此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年所謂意者終未能行所謂言者終未能副蓋左右前後之人不能推廣盛德而陛下失於容養不能成之以剛也臣將見陛下淳厚之德變為頹廢之風矣又言陛下自即位以來欲復祖宗之法然左右前後率多陰謀沮格不欲不行名為能蔡京之法度而今所行者實蔡京之法度也名為去童貫之法度而今所用者實童貫之法度也何以言之祖宗之法既未復而所改所能者何事斯民何以至今不被陛下之德澤也陛下若不革童貫等所為銷童貫等所引恐無山可致太平欽宗甚鄉納公新從下土來以孤身偏犯衆怨深探用事者包藏叢蔽願望之情披抉囊囊為上策言之小人自知情得皆異日視公公勇不自恤奮筆益力累疏蔡京之惡投之海外且請摘朋附之尤者黜以厲其餘建白收王安石王爵以定名

分正神宗配享以制忠邪褒獎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以開諫爭刊青苗散放之令以紓民力滿元符上書之議以起士氣章前後數十上欽宗數對輔臣稱公論事有體嘗奏事直向食進膳時公請退欽宗固留公畢其說滿下數刻乃罷其命公為中執法論曰朕夜閱班簿廷臣無出卿右者且以卿元祐子孫使天下知朕好惡嘗矚目隆恩禮秩羣臣莫敢望相忌者寔多女真釋郿城之圍也大臣意其不能再舉武備益弛軍書漫漶猶製承平故態旬積月留不得決語公拜言職之六日即言昨虜在關要盟劫質志滿氣盈而歸益有輕中國心秋冬之間草枯馬肥能保其不傾國再來乎然則禦敵之備在今三數月之間而已日月如此之迫寇敵如此之大當速講求以備不虞又言邊事經畫甚刻可辦者率皆旬月不見設施臣僚奏請皆不行下今胡虜復有深入之憂而區處未有異於前日此臣之所深懼也及秋虜騎駭駭南下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冠蓋屬路不絕虜外相應答而攻城略地自如告急者日三四至諸將以和議皆閉壁不敢前公進言所謂講和不進兵者彼常順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後朝廷亦勿進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縣朝廷猶執議和之說不謀進兵遣將臣恐比至得和河北諸城徧被其害矣今日之計和與不和皆當為備有備無患條守禦之策甚悉如論防河非選將練卒倉猝必不可倚厚集澹滑邢相之戍以遇奔衝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皆見抑狀不省居無何虜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大臣狐疑相杖以議和為解不為出師公率臺屬請對爭之勸大臣翼儒誤國詞指痛切大臣怒請出公知袁州上內嘉公忠而不得已於大臣下遷公吏部侍郎既而虜騎臨河並河諸屯聞鼓聲鳥獸散無北向發一矢者虜徑渡遂壘都城下欽宗悔不用公言進公兵部尚書閏十一月丙辰都城失守欽宗召公入禁中公晝夜不去上側軍民數萬譟譟斧左掖門求見上公從上御樓論遣乃散衛士長將宣帥其徒數百鋒刃升祥曦殿遊乘輿犯圍西出左右奔竄獨公與孫公傅梅公執轎侍上蔣宣大聲曰前日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至國家如此孫公阿止之宜以語孫公公徐曉之曰汝數百人忘家族冒重圍衝上以出可為忠義然乘輿將獨當相與物道遂載模稜其屏履無闕而後動宣誦服曰尚書其知軍性變其徒退然衛士架斃估亂至坎宜垣盜禁禁珠玉無所忌公議以禁衛軍為名召陝西將渠造以西兵五百補其闕造以兵入衛士皆迎自戢渠乘珠玉滿積或乘陰殿中復肅辛酉欽宗幸虜營公實從十二月癸亥欽宗自虜營靖康二年正月庚子欽宗再幸虜營公復從既駐蹕命公還都城慰問既旬日聞北狩之議公悲憤廢食移有司請老孫公及簽書樞密院張公叔夜交止公曰此尚書求退時耶傳聞與聞國大政國家至此義當而死公固門不出與復之責將誰屬語未卒公泣數行下曰某家世輔相非愛死而後國家恐能薄祇取辱耳二公命我以義我敢不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二月丁卯徽宗皇帝幸虜營王中張公孫公將之虜營與公訣別南薰門櫛突握手相勉以忠義襄助行路觀者莫能仰視是時二聖既幸虜營太子諸王皆屈從無留者獨太上皇帝以大元帥康王繼茂朔方內外隔絕莫知元帥府所向人心危懼公遣客蔡安中省吏張思廉潛求康邸姻戚得草淵蔣師愈又得給使孫下郭貴於民間潛詢行府次舍以俟虜開元祐皇后自崇寧中復降居瑤華宮公在

陳省其道本根所以深問狀請還位號欽宗稟然曰當即出制耶公曰欽聖后臨朝既命位號以結復婦名正體順崇寧詔書非道君雅意徒迫於蔡京輩耳陛下視元祐皇后伯母也今欲尊崇不當下制果欽聖已行之命足矣欽宗然之初還自虜營意虜且退急召近臣豫定教文公請首以復元祐皇后載於赦文屬靈未布而虜情中變欽宗再幸虜營矣后雖不竟然久處外宮名號不聞於虜以是獲安公深惟宗社之寄獨太上皇暨元祐皇后在日嗣推奉之策虜既得志其衆皆思歸太宰張邦昌前使虜爲所質挾與俱來大酋粘罕輩欲捐河以南委之邦昌而去公素不與邦昌接聞之憂甚遣邦昌所善呂勳訪其爲人勳曰公毋庸憂邦昌驕且謹謹人耳公陰自喜曰吾事其濟乎三月辛卯朔邦昌入居都省公說之曰相公之入爲真欲立乎抑姑塞虜意而徐改圖乎邦昌驚曰是何言也在朝士大夫皆道君與上所擢若邦昌果有此意誰復見容公曰相公及此言非唯宗廟社稷之福亦相公家族之福也因從容道虜中事邦昌曰邦昌在粘罕軍誰何嚴急環牀皆甲卒夜臥輒轉輒升牀檢校公以言勸之曰此虜情也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復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變色曰然公曰女真言語不通本不致有意中國特以契丹遺民饑寒攻之役而燕人之被遺者怨我納之死地合二憾以求還於我故德怨女真以至於此然大元帥在外人心有系元祐皇后在內虜復不知殆大力也相公雖勉塞虜意以紓難查亟定還政復宗廟社稷之計則可轉禍爲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公曰某所以不願家族首建此議者以三世輔相當以復趙氏爲己任願相公毋與好利者謀以亂視聽邦昌曰謹受教公退而傾囊中裝募勇士李進持帛書走大元帥府進趨城徑直闖爲候者所遮以善解說得免他日公復見邦昌曰相公權以濟事雖迫於強虜當微示人以意邦昌曰奈何公曰省中非人臣所宜處蓋寓直殿庭晨出毋令衛士候虜虜所遣袍帶非戎人在傍勿勿服軍馬既未遑所下文書不當尙稱聖旨邦昌皆如公言邦昌又謂公曰舜徒賢德衆所推與今日欲安宗廟社稷非得公共事何以濟因請公攝門下省公始不肯當邦昌曰政府虛位虜中遺腹心來據之將奈何公念肘腋間必以虜人且敗大事遂不復辭親黨或說公宜固門勿出公曰某身爲世臣敢潔其身而忘國家大計乎公雖攝門下省止書兵部尙書銜日治兵部事自如同列謂之公曰受命於上不可改也卻奉祿不內以兵部印封其券至體弱不繼鄰僧哀公之窮丐米道公賴以少濟徐乘齋請邦昌改年曰不則虜會必大見猶公固守得已然憂省文移畏虜不敢以靖康冠履月公不能禁獨兵部符檄仍稱靖康二年諸公聞之頗有效者吳玠英傳請邦昌見虜使於紫宸垂拱殿公曰二殿乃正衙其可耶拜曰既權宜攝政權宜御此殿亦何傷公曰相公左右皆官省久吏驟見御正衙必憤駭以爲即真變且不測邦昌望然而止王時雍議肆赦公爭之數日不能得公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號令不出一城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邦昌笑曰俚語謂錢氏肆赦五百里外恐入李王世界公曰錢氏猶有數州地五代之際非素有君臣之分今比那邦昌倍遠追其赦公乘間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若先舉議之未嘗道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則他人將有其功聲大義而求討悔可追耶邦昌曰非敢緩也兵戈蔽道將何塗之從公曰第

預遣人俾軍民聞之雖未克行異時按遣人日月猶可自明不然豈惟相公不可自保某輩家族亦豈可保耶於是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行府須虜退發女真還師有期邦昌將出別虜會公曰虜會或留兵防衛何以處之邦昌曰恐不至此公曰不可不爲之備若留兵則動息爲所脅制釋位還政之謀皆不得展社稷危矣相公當以死爭逆順之分政在今日相公其勉之邦昌至虜粘罕果欲爲邦昌置衛邦昌力辭翌日虜又遣高慶裔王訥來道留兵事公謂慶裔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或不避南方要束必不相安慶裔曰留一物董統之可也公曰時向熱物董貴人假如萬分一致疾則南方負罪益深慶裔曰諾吾軍近在河北有變馳一騎見報則下鐵騎相援矣遂不復留兵四月庚辰朔女真中軍行辛酉女真後軍行壬戌女真掃地軍行公謂邦昌曰大事其可緩乎或曰虜去未久請俟隴年公怒曰隴一曰已懼其逆倘城外推尊册立則城中奈何邦昌曰彭龍之事安保其無變徒所謂愛人以德者也或曰虜若回兵公能禦之乎公曰女真糾合諸番暗以中國之利故爲虜用今子女玉帛既厭其欲各思反其巢穴豈能劫而復南政使回戈則死於寇處死有名若猶豫不決軍民有變吾屬必爲所魚肉遺臭萬世矣邦昌從公策遣使詣大元帥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議已定邦昌下書乃尊后爲宋太后公曰此事發端於予若云宋太后則人心疑懼矣吾不可預其禍頭在告臥家邦昌密使后姪孟忠厚持所上太后奏視公曰前日未取正名出于臣倡非敢中變也公起見邦昌竟如初議甲子元祐太后入居延福宮乙丑羣臣見太后於延福宮太后泣羣臣亦泣太后曰豈意國家遂至於此祖宗積德甚厚康王仁孝剛勇又何慮耶戊辰公趣邦昌歸政太后邦昌欲俟明日公曰時不可失遂以日哺集百官將校諭以太后垂簾迎大元帥入幕大統己巳邦昌易服歸太宰班出次資善堂庚午元祐太后自延福宮入拱宸門御小殿垂簾聽政公始議迎后或以爲無益后之將就與邦人初聞聲喜極皆嗚咽沈涕塗經太廟父老帝稚引首望廟垣鼓舞譁呼遂翻雷動闕衝溢陌異議者大誦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大元帥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大赦改元太后降手書以是日撤簾命公奉手書詣行在所慶登寶位癸巳次南都乙未賜對上勞公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也除尙書右丞兼散秩中大夫封掖縣男公感慨知遇爲上深陳致亂之原講求典故期以歲月盡還祖宗之舊錄節義拔淹滯傷邊備大略粗舉李丞相綱風敬公同在廟堂相得甚驩士大夫之在闕城者李丞相相慨欲以叛逆罪之公曰王業艱難政舍垢納汗之時遽繩以峻法懼者衆矣閩中士大夫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李丞相意不服數道其客胡理要說公區圍城人爲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忠節公謂理曰與君俱處城中乘以爲可罪者幾十許人耳餘人本末吾輩所共悉寧可以叛逆加之耶由是李丞相始不快公矣時臺諫多李丞相所厚因論圍城事并以中公太上皇出手札付尙書曰呂某昨邦昌借號之初即募人殺呂諫其道京城內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勸進致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尙書行下公上章謝且力求去曰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所以不避虜人滅族之禍遣人冒刃殺君於陛下盡謀奉迎尙若虜人網羅得臣所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臣之一身當如何臣之家族當如何

高邱母或不勝重遺子羞

祭蔣從道文

嗚呼。奔服之禮。然。弦歌之響。然。子游其間。今。呻吟挾策而。曩然。買區之。曩然。怪珍之。錯然。子。虛其。開兮。請。誦下。維而。塔然。觀其。禮兮。志則。堅兮。力既。儼兮。道方。遠出。門軸。折兮。論書。於。虞淵。大塊。嗚兮。化機。旋。森回。薄兮。紛糾。纏。天。濤不。貳兮。又奚。怨。獨朋。游兮。昔。蟬。聯交。一臂。今。失。九泉。臨。傳。觴兮。江之。堤。暮山。合兮。橫着。烟。

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國。華。植。並。區。天。濤。豐。萃。一。本。萬。殊。以。子。之。年。方。苞。方。萼。峴。山。導。江。遙。觀。厥。初。病。不。復。興。欲。窮。吾。徒。游。從。之。義。具。此。俎。壺。

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階。入。拜。於。室。笑。言。歡。哈。時。公。謝。客。匪。寒。榻。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乘。間。而。勞。厚。禮。莫。償。我。官。勞。郡。晉。問。題。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潛。然。而。走。與。臺。潛。德。幽。光。孰。發。氣。靈。日。薄。事。叢。莫。知。所。裁。矧。公。視。世。濼。今。寒。灰。萬。縊。千。箱。振。窮。恤。災。乘。而。如。遺。况。此。也。哉。諸。子。之。孝。希。參。並。榮。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闕。自。今。其。開。

祭芮祭酒文

嗚呼。未。相。掛。壁。未。試。雷。奮。創。者。見。之。喜。動。眉。鬚。賢。之。感。人。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達。赴。車。相。及。匪。或。匪。烟。越。肥。秦。瘠。獨。公。之。喪。交。弔。聚。泣。公。微。權。勢。人。裁。戶。塔。彼。拳。拳。者。果。何。為。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繫。維。之。至。此。不。畔。矧。維。某。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櫛。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爵。觴。酒。未。醖。俛。仰。千。載。

祭方季肅文

嗚呼。我。來。自。西。訪。舊。閩。里。巾。褐。蕭。然。朋。舊。皆。會。歷。數。坐。閒。獨。子。不。至。問。所。以。然。曰。既。長。逝。士。方。即。學。如。鼓。作。氣。時。不。待。人。將。獨。已。稅。烹。雞。炊。黍。寓。哀。一。酌。匪。惟。子。哀。尙。儆。同。志。

祭滕文卿文

嗚呼。大。化。流。形。浩。浩。不。已。人。秀。物。靈。動。游。植。止。別。而。觀。之。各。有。終。始。統。而。觀。之。聚。散。同。體。漢。生。嚳。化。答。在。私。己。苟。公。其。身。何。憂。何。喜。既。全。既。歸。吾。事。畢。矣。向。問。子。疾。方。論。此。理。今。獨。子。喪。復。申。此。旨。所。與。俱。來。皆。同。視。几。把。觴。一。訣。有。淚。如。水。

祭徐堯臣文

嗚呼。薰。風。約。湖。鵲。立。紛。如。舟。行。解。一。作。挾。分。江。淮。越。吳。麗。澤。之。會。子。復。來。居。乃。抄。乃。誦。以。窮。朝。聽。隔。華。塚。口。角。唾。珠。匪。惟。輩。流。問。巷。歎。譽。別。去。未。幾。沈。痼。不。蘇。時。我。遺。酌。午。陰。庭。梧。釣。瀨。之。風。薰。兮。若。初。死。生。離。合。千。古。一。吁。

祭潘昭叔文

嗚呼。一。車。以。北。一。車。以。南。是。小。聚。散。折。柳。江。濱。昭。昭。白。日。杳。杳。厚。夜。是。大。聚。散。影。沈。聲。謝。凡。我。同。社。且。百。且。千。聚。散。之。變。如。機。之。旋。既。開。其。始。則。哀。其。終。觴。豆。雖。薄。此。意。不。窮。

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盤。流。變。為。端。靖。見。我。於。巖。厥。間。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辜。於。天。乃。中。絕。命。遺。此。厄。四。千。載。之。噫。

祭魯秀才文

嗚呼。天。下。遠。道。友。居。一。焉。死。喪。之。戚。古。誼。所。先。昔。在。盤。陵。四。合。誦。弦。如。未。望。月。如。方。至。川。我。封。我。植。細。大。不。相。付。之。歲。晏。干。雲。參。天。子。於。其。間。獨。不。永。年。堂。藝。墓。繚。道。阻。且。遭。醉。以。見。情。齋。規。則。然。

祭詹子齊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統。統。既。踐。子。職。亦。祗。官。箴。地。中。生。木。順。德。則。升。天。則。奪。之。疾。疾。相。乘。涉。春。夏。秋。泯。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應。饑。奠。之。情。

祭邢邦傑文

嗚呼。越。絕。之。區。學。者。方。興。一。門。孝。友。奮。推。諸。邢。內。外。交。映。轉。轉。嚶。嚶。人。之。可。願。於。子。而。并。倚。左。提。而。右。擊。紛。前。導。而。後。承。實。霜。也。於。春。陽。久。此。樂。而。莫。能。唱。子。感。於。傷。弓。駭。弦。音。於。春。令。陶。近。憂。其。未。慰。集。選。感。而。相。仍。理。銳。湖。之。桂。楫。踐。前。諾。於。歲。史。訪。舊。聞。於。故。老。采。新。益。於。友。朋。愴。獨。逢。於。仲。氏。同。此。哀。於。折。旅。

祭汪端明文

嗚呼。開。之。大。者。若。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荷。衆。萬。之。不。管。公。取。數。其。獨。賦。培。之。以。滋。鎮。之。渾。厚。論。之。以。潤。澗。之。清。明。其。任。重。則。軼。材。絕。識。不。能。足。其。志。其。道。遠。則。貴。名。顯。士。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萃。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款。門。繼。而。獨。歷。躋。室。奧。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摹。而。繼。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深。大。節。之。弗。渝。虛。先。根。本。則。或。以。為。緩。助。據。憲。章。則。或。以。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重。彌。補。疏。漏。則。或。答。其。徐。少。而。論。和。既。不。能。隨。於。小。人。之。黨。晚。而。議。戰。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處。而。自。如。外。屏。衛。於。輪。蓋。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智。兼。傑。矣。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填。捐。經。遠。不。求。歲。月。之。效。惟。福。務。實。不。事。其。目。之。飾。雖。權。屬。而。勢。搖。迄。歸。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雅。廣。坐。衆。席。荷。人。罕。逢。大。雅。之。音。尙。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平。曠。前。輩。之。風。崇。深。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媿。或。攻。以。身。存。法。獨。殿。其。衝。典。型。不。啻。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差。強。張。有。時。其。用。其。舍。我。不。敢。知。至於。滄。落。並。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廟。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假。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其。筆。墨。之。淡。泊。緝。簡。編。之。闕。道。於。造。物。其。何。費。力。一。夕。而。奪。之。然。則。開。之。大。者。竟。復。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關。

譚芥曼而上。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願附繁。重者不復。嗣矣。身見大論。呼吸。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究其質矣。羣籍未辨之真贋。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而斯民將安所安矣。某佩。轅。趨。木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綱。繆。肝。腦。洞。照。混。然。相。投。大。何。理。之。不。講。細。何。事。之。不。諫。幸。二。郭。之。接。軫。謂。卒。業。之。可。酬。開。啓。款。其。未。幾。忽。赴。車。之。停。頓。頓。宿。吞。而。聽。役。淚。淋。浪。而。莫。收。爛。語。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獨。此。心。而。明。焉。夫。何。有。乎。膠。蓋。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傲然自持。豈其無人舍業而歸耳。目改前移。養。鍊。奪。不。失。其。初。心。者。蓋。或。寡。矣。子。之。在。吾。門。侃。侃。和。飭。執。經。不。怠。於。是。時。猶。未。知。其。為。獨。異。也。自。不。見。於。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無。遠。言。於。里。閭。無。違。行。安。常。謹。禮。不。受。變。於。俗。吾。子。喜。於。得。子。追。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備。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

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地。培於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小試曹掾。素懷得伸。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備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之相子者。何其多耶。嗚呼。至矣。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天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子其聞之矣。全而歸之。於子何憾。一觴之備。蓋故舊之義。獨成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傑之喪。其妻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子。而復哀子耶。嗚呼。哀哉。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妻回顧瞻。未得所付。險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慶歷元祐。蔡叟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為心。而陋專門之曖昧。以踐履為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髮不差。所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路九軌。自謂以必可至。三歲一詔。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結業之未竟也。亟改帽解鞅。而駘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積滄海。固未有捨所為為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面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隨之。長樂之士。知鄉大學。知尊前。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伸。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為。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迄不得再白於世。其用舍必有所繫矣。嗚呼。心迹之判。固非達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多迂少合。意雖可待。而事不大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誰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臥家。左支右絀。手不能指。授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園之木。願童立枯。猶足為邱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行。期待

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願請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滿。因。因。焉。如。農。夫。之。望。成。也。齒。髮。日。衰。業。弗。加。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為。虛。施。每。觀。然。慚。傷。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辭。竹。奠。而。思。慮。不。專。條。貫。歷。究。筆。屢。下。而。復。視。也。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昔。問。雖。開。疎。泉。首。南。望。猶。有。虞。焉。今。遂。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為。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祭張荊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請書請區區一得之虛。有時自以為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明。白。嚴。正。無。微。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澆。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室。同。席。之。際。傾。倒。肺。膽。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為。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惡。亦。有。不。減。公。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學。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胸。懷。自。然。撫。隔。閭。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善。則。為。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於。此。公。在。三。之。義。上。通。於。天。從。其。志。成。其。業。油。油。翼。翼。左。右。編。綴。不。以。存。沒。為。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下。則。



非旬休赴妓樂酒會

託外邑官買物

刑資過數

以私事差人出界

不經由縣道輒送人寄察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它處

薦人於管下買物茶墨筆

上司委追人斷人及點檢倉庫不先與長官商量

親知屬船關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有令自出錢但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不遵縣道

謂尋常承簿尉視長官為等輩差定驗之類往往多玩習慢易殊不知此事乃國事非長官事

買非日用物

日用謂逐日飲食及合用衣服其他如出產收藏以待他日之用及為相識置買之類皆當深戒

受所部幹餉及赴會

謂部民或進納人如士大夫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應對乘開合子廳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避

有十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

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安貼彼雖不樂視

前則有開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

矣

已上因門人戴衍初仕請教書此遺之後以義未備復附益之如後

榮陽公家塾廣記

文靖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為椽屬公語諸子曰梁君異日必為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接皆京官他人方

拜於庭下皆有自恥之色獨適容貌自若是以知之向書公為閩領監司自北地市建葬以往其清謹皆

類此故所至未嘗擾人其自毗陵郡歸門人宋道隆獻詩曰一芥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

自列求去

舍人官箴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

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投獻上官文書

法外受俸

多放俸米

通家往還

置造什物

陪備雇人當直

容尼嫗之類入家

非長官輒受狀自斷人

與監當巡檢坐不依官序

不依實數請盛家送還錢

以爲不必改持不必改之意則無不爲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慮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爲之爲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執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華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開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爲民患其益多矣予嘗爲秦州獄掾前被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開在西廊晚開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爲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宜徵所稱惠稷稱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爲天下國家當知之范侍郎嘗作庫務官隨行箱籠只置廳事上以防疑謗凡若此類皆守官所宜詳知也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常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聞監憲官日所燒柴凡幾籠曰十八籠曰吾所見者十一籠何也嘗官愕然蓋轉運使者晨起望密中所出煙凡幾道知之其盡心如此前輩嘗言吏人不怕嚴只怕讀蓋當官者詳讀公案則情僞自見不待嚴明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後生少年年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察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則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貸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嘗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叔曾祖向嘗當官至爲廉潔嘗市縑帛欲製造衣服召當行者取縑帛使縫匠就坐裁取之并還所直錢與所剩帛就坐中還之黎陽公爲單州凡每月所用雜物悉書之庫門買民間未嘗過此數民皆悅服當官取庸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

唐充之唐仁賢者也深爲陳鄴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讎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善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虛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事有當死不死其誦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不可不預思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事兼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嘗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醋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

劉器之建中崇寧初知澠州部使者觀望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考然竟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使者亦款伏之後居南京有府尹取兵官白直歷點磨他寓居無有借禁軍者獨器之未嘗借一人其廉謹如此

擇善太史公所編書名擇善擇善此下皆擇善中所取也

晉及齊戰于襄齊師敗績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成公二年

右春秋左氏傳

樂毅獻書報燕王曰故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聞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

右戰國策

知伯率韓魏攻趙襄子保晉陽三國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華臣皆有外心唯高共不敢失禮襄子私於韓魏合謀反滅知氏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爲先張孟談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華臣皆懈唯共不吝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趙世家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太息曰客亦有面目見文乎馮驩曰夫物

大行道不拾遺 十五

桓謙通會稽止故魯相鍾離意舍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付主人纖微不漏 二十七
陳寔為太邱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且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
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五十三
史弼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鈞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唯鈞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責州郡究管揀史從
事坐傳舍賈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為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郡平原何理而獨無
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謹陷良
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
姜鈞會黨禁中解鈞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五十四
仇覽為蒲亭長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謂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盧落嶺嶺耕耘以時此非
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爾母身投老奈何肆恣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涕泣而去覽乃親到
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嘗以禍福之言卒成孝子 六十六

右傳漢史

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鄧原獨守道持節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
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若不奉世子此典制也魏傳十一
王觀為涿郡太守明帝詔使郡僚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曰此郡漢唐數有寇害云何不為
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今郡在外劇則於彼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計
而負一郡乎遂言為外劇送任子詣郡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二十四
呂壹罪發收繫廷尉願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問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
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敏面督壹責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 吳傳七
益州將裴中正來附周瑜表以益軍益呂蒙蒙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辱也孫權
善其言遂肅兵成當宋定徐順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其兵并蒙蒙固辭陳啓願等皆勤勞國家子弟
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又為擇師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 九
有黨凌統同郡盛暹孫權者以為梗概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已臥聞之
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如此 十
孫策從容與呂範範曰今將軍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齊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
衡卿既士大夫加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乎範曰不然今舍本土而托將軍者非為妻子也
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釋若若
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乘車由是軍中肅然成禁大行 十一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固葺其營屋居處桑果不得妄收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

呂東萊文集 卷十
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憾 十三
張翼為涪陵都督奉劉璋背叛翼舉兵討璋璋未破會被徵當還郡下以為宜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
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職當速殫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珍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十五
右三國史

宋趙譚金等謀反殷孝祖為前鋒都督中流矢死 人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武鑑總
統乘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運各率三千人赴結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
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帥諸軍主詣
方與推重并慰勉之方與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聞寇買事邪吾不以濟國活家
豈計彼之升降明日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 南史傳二十七
蕭修為衛尉卿初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覆簷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
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遠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遠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
之清尚畏人知此職事之當何足自顯聞者歎服 傳四十二
李孝伯人或有言事者孝伯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 北史二十二
齊崔劼二子拱為並為外弟弟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非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
曰立身以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歎服 四十四
晉公宇文護誅武帝召齊王憲入免冠謝帝謂曰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
護第收兵符及諸簿籍等尋以憲為大家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
薄憲既為護所任自天和後威勢漸隆欲有所陳多令憲奏其間或有可否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
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 四十九
赫連達為夏州總管性廉儉邊鄙胡人或饋羊達欲招異類報以綸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
物出公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六十
路去病齊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都下有郡臨漳成安三縣釐穀之下舊號難為重以政亂時難綱紀不
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賤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
崔暹好薦人士言那郡宜親重言論之際那遂毀暹文襄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疑人也
暹曰子才言暹短言子才長皆實事不為疑也

右南北史
李勣本姓徐氏名世勣水滸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初李密遣勣守黎陽密為王世充所破擁眾歸朝其
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北至魏郡勣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恪曰魏公既歸大府今此
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

數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乃遣使啓密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勳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賜姓李氏唐書十七

魏證安輯河北太宗許以便宜從事證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京師證謂副使李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思行等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事可廢身不可廢國家大計今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獲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許以便宜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圖士報之乎即釋遣思行等仍以啟聞太宗甚悅二十一

李輔國矯詔遷元宗居西宮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七十八
范希朝節度邠州蕃落之俗有長吏至必效奇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驢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為橫百一
劉寬夫輔左補闕少列陳帖進注維摩經得潯州刺史寬夫與同列因對論之言帖因供奉僧進經得郡敬宗怒謂宰相曰陳帖不因僧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頭首來寬夫奏曰昨論陳帖之時不記發言前後唯提筆草狀即是微臣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吐突承璀敗淮南軍李鄴以剛嚴素著差相敬憚未嘗相失承璀歸途引以為相登祖筵開樂而泣下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也行頗緩至京師又辭疾歸第既未朝謁又不領政事竟以疾辭

鄭餘慶不事華潔後進趨其門者多垢衣收服以望其知而武備衛謁見未嘗輒易所好但與之正言直論餘慶因亦重之一百八
王播歷殿中侍御史侍臣李實尹京兆特恩頗橫播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登官播移文誣之實怒後奏播為三原令欲挫之播受職趨府謁謝盡府縣之儀及臨所部政理修明為畿甸之最實以其人有政術甚禮重之

楊凌子諱之以家藏書盡獻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鎮蜀川面託錢徽繼以私書保薦李紳亦託周漢賓於徽勝出二人不中選段李大怒文昌面奏徽所放不當程宗問元稹李紳對同文昌徽貶江州刺史李宗閔等令徽以二人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無愧心得喪一致修身謹行安可以私書相證邪介子弟焚之人士稱徵長者百十五
初韓洪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公子武以家財厚幣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程宗恐為斷養竊盜乃命使至其家悉籍所有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儒官側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若干物不受卻付訖程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儒之名百二十二

右唐史
宗法條目
孫興宋陳華書云宗法春秋則命令諸弟諸大夫傳則欲略見之行事其條目未詳修家訓與私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私久病之故蓋推親親之德來若得兩位誠然卻無係屬今年商登

祭祀
日
晨先詣家廟燒香然後於尊長處問安
朔望
長少晨詣家廟瞻拜設酒三盃茶三盞隨夜則時果三品過留麥出則設湯餅三分新唯正月朔薦薦及湯餅
薦新以朔望
節物
正月立春日薦春餅元宵薦圓子鹽鼓湯焦餠二月社薦社飯秋社同三月寒食薦稠餠冷粥蒸菜四日五月端午薦團粽七月七夕薦果食九月重陽薦茱萸糕
時祭
祭用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前期五日修補屋宇檢視祭料祭具
前期一日灑掃祭所灑灑陳設祭器具祭饌果六品醴醬蔬共六品麵食米食魚肉羹飯共六品豐儉以家之有無歲之豐歉為之節今歲每祭以六貫足為率是日與祭者並沐浴致齋男子會於書室
祭日贊明行禮禮具祭儀

忌日
曾祖以下設位於堂祭食從家之舊俗用素饌
前期一日治食料灑掃鋪設子弟已娶者並出書院致齋忌日早張影親事具而祭祭料稱家之有無物之貴賤
高祖以上遇忌日張影親於堂設茶酒贍拜

省墳
用寒日十月旦檢校墳園亭亭如有損闕隨事修葺
婚嫁
嫁奩百貫文省
婚伍拾貫文省
其餘隨本位之有無遇宅計不足則取之諸位

呂東萊文集 卷十

生子

每生子給羊酒之費男九貫省女六貫省

租賦

每遇夏秋稅起催日先期輸納請到朱抄排年分架圖

家塾

居處

屋宇損漏戶牖破缺如門無闕或
與凡日用之未備者及酒掃之類
在塾諸生告於掌事者以時脩
整掌事者亦時一檢校

飲食

尊長月一具食延塾之師在塾諸生
佐掌事者檢校每日二膳冷暖失節
在塾諸生告於掌事者隨
輕重行遣掌事者亦時一檢校藥物
准此備辦

衣服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寒暑為之節

束脩

以家之有無諸生之寒暑為之節

合族

四仲時祭後飲福

宗族內外姻遠至具酒三行

兩位日望會飯謀家事

賓客

慶弔

今逐旋椿料

送終

以家之有無喪之大小為節

諸項錢除祭祀所格外皆許移用

會計

內之收支不留底

謂兩位關到錢物及撥錢物付兩位
並不用干照文字

外之收支並留底

謂買物成項目者並要客人領錢文字
零碎食料並要市買支破單子
就鋪買物並要鋪單子以上

並依月日排號粘成案底

歲終宅計具收支都帳及科撥來歲錢物

歲終兩位用度之餘以十之一歸宅計

歲終簿書案底排年月號別櫃架閣

規矩

子弟不奉家廟未冠執事很慢已冠頑廢先業並行極楚

執事很慢謂祭時醉酒高聲喧笑鬪爭久待不至之類

類廢先業謂不忠不孝不廉不潔之類凡可以破壞門戶者皆為不孝凡出仕不問官職大小葺園

害民者全為不忠凡法令所載賊罪皆為不廉凡法令所載盜罪皆為不潔

中庭小牌約束

晨興長幼語家廟瞻敬十歲以下免

果脯鮮醬先儲以共時祭

子弟出入婢僕增減並稟尊長

非院子小童不許入中門小童用十三以下者

進退婢僕約束

凡進退婢僕並先習于籍籍者年滿歲遠去各書其由稟尊長請書押如未經書押而擅行者子弟極

楚婢僕改正成契者改姓

學規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

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衆而其勉之終不俊者除

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居之容和而莊其講時不許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管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安分清濁

毋毋毀謗毋妄毋雜妄謂非特以虛為實加罪不信出言不情

毋狎非類或成放或肆士期情毋親部事如賭博如賭博或與非類文字之類其類自可類也

又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凡有所疑專置册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册後意惰苟日難浸應課程而全疎略無致者同志共擯之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又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正用一幅不許用虛禮謂如學除天人及即書召用台一通書不許用割目不許改名一通書止許商推所疑自敘實事謂自敘出入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為信玩謂圖畫及凡案玩具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紙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吊慰仍具書轉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俊者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共為隱蔽異時惡聲彰聞或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並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遞相傳報遵守

年月日掌儀位圖

又乾道六年規約

親在別居親沒不葬謂服除不葬因喪昏喪身犯及主家喪宗族訟財仗極公私謂許付時誹謗場屋謂口同游蕩不檢

並除籍仍關報諸州在籍人諸齋私錄講說之類並多訛舛不可傳習

乾道九年直日須知

凡遇諸書中到合帶楸人直日即檢點如係今年預課人丁父母憂預課滿百日者據人數均敘錢拾伍貫文省未滿百日者均敘錢十貫文省城居人問受慰日分隨敘錢告報令諸齋某日早各備名紙並集麗澤堂并稟堂上差掌儀二人至受慰日早集麗澤堂分兩序立直日備箱收名紙次掌儀請備長人率衆入門序立立定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掌儀引齒長人詣堂位前三上香諸齒長人跪三奠酒或酒或脯俛伏與眾同禮後復立立掌儀贊云在位者皆再拜既拜贊云移位少東再拜既拜訖齒長者一人前致慰辭衆皆揖以序出郊居人即敘慰書格式同敘錢告報令諸齋各具慰書同弔祭人限某日納仍並甲里近道俟書足差人專往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城居者問受慰日分告報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敘慰書格式告報諸齋限某日納慰書類衆令本齋專使隨往兩項並弔而不購其身故者如係今年預課人並如丁父母憂例仍別敘錢壹貫文足差人作祭文一通如係在籍今年不預課人弔而不購止敘祭錢壹貫文足亦差人作祭文一通城居齋長並往弔慰如前式郊居者別具慰書格式慰其父兄告報限某日各寫慰書同祭財納今年預課者專差人往不預課者令本齋附往其遺祖父母親兄弟喪今年預課人城居者諸齋各差齒長一人往慰郊居人告報本齋一面發書往慰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一

詩

許由

許由不辭事 逃堯獨參寥 行至箕山下 聳耳康衢謠 謂此汗我耳 臨流洗塵囂 水中見日駁 勞苦如堯朝 堯天接山際 堯雲抹山嶽 誰云能避世 處處悉逢堯

清曉出郊

落川窺壘隔 嚴動喚人醒 露食洽野裝 行行向郊桐 林端橫宿霧 未放翠山寺 漏花斷復結 莫辨浦與汀 初聞露花香 一洗塵市服 清景竟難挽 晨光若郵亭 留眼數天際 尚餘三四星 車馬駕寒氣 白汗如翻瓶 涼煖一機耳 愜喜誰使令 冷然解其會 冰室在中局

城樓

城峻先迎月 疎簾不隔風 琴聲傳下界 鶴影沒長空 島嶼秋光裏 樓臺海氣中 登臨故待晚 雨外夕陽紅

西興道中二首

曉驚迎船似有情 隨波放起綠羅幃 野花照水開無主 誰信春歸已兩旬 桑麻張王不知春 帝恐鶯花太斷魂 東岸紅霞西岸綠 卻將景色為平分

晚望

獨立荒亭數過帆。橫林疎處見滄灣。故知不入豪華眼。送與鳴鷗自在看。

春日七首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住春寒著薄裘。待得重來幾枝在。半隨蝴蝶半蜂窠。
短筇蒲葦綠未齊。汀洲水暖雁行低。柳陰小艇無人管。自送流花下別溪。
岸容山意兩溶溶。便是春光第一功。春色半歸人不見。卻將醉眼認繁紅。

春波無力未勝鷗。夾岸山光翠欲流。若使畫成罨眉陸。更教吟出壓曹劉。

絡石寒毛潤底明。春來綠遍小峰嶸。憑誰再續平泉記。爲定雲關孰弟兄。

一川曉色覺分去。兩岸煙光帶帶來。徑欲卜居從釣叟。綠楊缺處竹門開。

簷鏤無聲鳥語稀。徑深鐘梵出花遲。日長偏遠溪南寺。未信東風颺酒旗。

登八詠樓有感
仲舒衡車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真吏。古來幾許尚虛名。
富陽舟中夜雨
萬頃烟波一葉舟。已將心事付溟鴻。蓬籠夜半蕭蕭雨。探借幽人八月秋。

野步
石梁俯清流。苔髮明可數。茅簷春晝長。寂寂亭陰午。鳥啼花徑深。風絮活無主。幽人不可親。暮時出戶

晚春二首
卷地狂風殿晚春。落花蓋水欲成雲。向人不改故時面。惟有蒼松與此君。

風絮流花一任渠。北隄高臥綠陰初。閉門春色閑中老。爲謝平生董仲舒。

明招雜詩
鳥聲報信眠。鐘聲報僧起。靜中輕白日。遠視東流水。風月有逢迎。出門聊徙倚。傳聞南北邛。松開橫屐齒。

其二
前山雨退花。餘芳極老木。卷藏萬古春。歸此一簾竹。浮光泛軒檻。秀色若可掬。豐腴當夕發。大勝五鼎肉。

其三
鷓竹生及陰。風荷留宿露。解衣一盤礴。此豈不足付。

其四
風搖島茶煙。銅餅語相泣。清陰一疎箔。不礙飛花入。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依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鶯聲留欲住。又隨飛絮過東牆。

階前水聲元無譜。簷外風琴不用絃。待喚青奴與黃嬭。爲君橋意作今年。

鄭武子刪定挽章

博洽推諸老。胸中幾石渠。暮年終反約。精義本無餘。義易忘言後。榜伽絕筆初。長歸應不憾。荷學盡成書。

其二
古汴豪華海。追隨不厭勤。胸中識梅福。簾下得嚴君。京師賢者多。市隱惟公獨。講之培養逢原學。湮沈濟世勳。定知千載後。下馬董生墳。

又代倉部作
平生丈人行。每語盡箴規。問字揚雄宅。談經董相帷。壺船陪勝踐。杖屨及深期。誰料南歸日。墳前宿草衰。

其二
公未陪經履。還應典奉常。如何便沈沒。不使少翱翔。幽壤千年引。名山萬卷藏。升堂多俊彥。築室繞高岡。

陳庭堅聘君挽章
沙尾三家市。人聲半米鹽。悠然接短髮。忽此見長髯。鮑詠歡初合。溪山氣已添。豐城埋劍夜。太史定先占。

其二
大門三世傳。是邑兩公同。身策他年絕。廟定
好在慈恩塔。亭亭翠閣中。

其二
羣采若府推母儲。夫人輓章
內助功推冠。名成父子間。中原遺俗盡。舊族素風還。石甯天開邑。宮門日綴班。光華竟何許。夕照在西山。

其二
歷歷稱觴地。悲涼騎省園。風枝今日恨。露葉去年痕。驚盜昏遺鏡。魚枯泣舊軒。曲湖春色滿。不到北堂萱。

其二
葉子山右史父宣義輓章
經筵深無底。高談一坐傾。置身初淺落。有子晚光榮。命服鄉閭賀。安輿里巷迎。風枝何不定。忽忽到佳城。

其二
諸父烏衣集。公時預往還。涼秋同出郭。勝日共尋山。電掣流年速。舟移古岸閑。又成丹旆去。衰涕不勝潸。

寄章冠之
章侯平生一詩囊。酬風醉月徧四方。浩歌姑熟酒淋浪。醉呼太白同舉觴。遂登浮玉臨渺茫。江濤挾筆益

怒張。沙頭倚檣樂未央。興闌忽上秋浦航。門前槐花日夜黃。閉門琢詩聲繞梁。白袍紛紛渠自忙。飄然遊

近非所望。自言久厭世銷糧。合眼已夢廬山蒼。君才甚碩氣方剛。身雖欲隱文則彰。江湖故人半朝行。左

推右挽摩天翔。而我戔戔甘摧藏。不能與俗相迎將。徑當行前埔山房。俟君功成還故鄉。卻覩柴車迎路

一葉初秋已趣裝。...

送宋子華通判長沙

騷人故悲秋。九辨播三楚。...

東陽郭彥明挽章

小試威名蓋一鄉。卷藏翰略付農桑。...

李粹伯侍御母夫人挽章

對仗義冠日。鯨牙洵九淵。...

王龜齡府事晚章

諸老收盤盡。佳城又到公。...

其二

大使交旂日。元戎解甲秋。...

尚書汪公得請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某得數字

鼎食味苦淡。糞食味苦淡。...

送邱宗卿博士出守嘉禾以視民如傷爲韻

攜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

其二

堂上萬休戚。堂下一笑嘖。...

其三

瘡痍疾抵几。解衣徐探蹙。...

其四

折肱稱良醫。識病由身傷。...

魏元履國錄挽章

麻衣見天子。拜疏不知休。...

其二

羣公祖疏傳。多士送陽城。...

祭酒芮公既沒四年門人呂某始以十詩哭之

少年把筆便班揚。咳唾珠玑落四方。...

小醉初醒日半昏

交廣歸來里巷迎。破囊又比去時輕。...

殿前拜疏閱羣公

胸懷北海與南溟。卻要涓涓一勺清。...

壁水經年奉晏居

先生墓木綠成圍。弟子摧頽畫掩扉。...

送朱叔賜赴閩中幕府二首

止戈堂上履聲聞。飛蓋相追杳齒聞。...

周堯天主管挽章

五柳傳觴地。風流魏晉前。...

周表卿尚書挽章

奏篇曾用牘三千。晚歲回翔日月邊。...

楊信伯郎中挽章

象魏三千法。瀛洲十八人。...

其二

並舍游從舊。同朝分義深。...

時芳。逝舟休歇東流水。伴慶源流食袋長。

蘇仁仲計議晚章師德

幽棲略具便休官。帝道蒲輪喚不還。大似文元居道院。又如退傅過香山。夢回惟覺青冥上。醉醒風波浩蕩間。向使胸中有琴瑟。那能八十駭飛班。

其二

登門時昔奉從容。婆越之閒一水通。今日江東無賀老。去年牀下拜龐公。舊來論議多遺落。新出傳聞或異同。已矣從誰判真贋。汗青連屋未施功。

向運使晚章

戟衣翻石映庭槐。使節州符未展才。文獻定知丞相似。淵源還自洛陽來。異端盛世濃於酒。古學當時冷若灰。從此湖人識喪禮。凜然治命手親裁。

酬上饒徐季益學正澤器二年

吾家繁微翁。獨守固窮節。金鑿罷直歸。朝飯尚微蕪。我義李杜增。總角便高臨。暮年自誓齋。銘几深刻責。名章與俊語。掃去秋一葉。冷淡靜工夫。稿乾透事業。有來媚學子。隨叩無不踴。辭受去就閒。告戒意尤切。典刑自若老。維持何敢闕。嗟予生苦晚。名在諸生列。拊頭雖違事。提耳未親接。徐侯南州秀。少也皆鼓篋。示我百篇詩。照坐光玉雪。因之理前話。講釋雜談屑。兩都弟子員。家法嚴城堞。取善則未周。守舊猶有說。同門風雨散。孤學絲桐絕。懷哉五馬橋。寒徑尋遺屨。

何茂恭母王夫人晚章

南朝人物盛諸何。壽母幡然樂事多。堂下無憂萱草色。天邊有信桂交柯。黃金鑿滿經方重。白玉樓成恨未磨。空誦安仁舊時賦。版輿零落故山阿。仲子以文稱而先

夜宿浦城魚梁徐剛定子出示林謙之挽其父二詩時謙之方按刑廣東有懷次韻

五年不說空山雨。今夜魚梁著釣船。爲問故人今健否。桃梅葉暗瘴江邊。兩章宛轉復清哀。讀到魚梁首重迴。便使短牋無姓字。也應知自艾軒來。

附艾軒詩

修文巷裏春前。欲上旗亭送客船。忽有短牋無寄處。魚梁况在淚痕邊。注云次春進步中所見何使君忽然自書自生哀。立馬橋東喚不迴。驚起何波理殘夢。十年燈火上心來。文舉爲同舍生蜀人以波呼之。編言文人也。

題柳氏綠暎亭二首

涼葉翻翻不受塵。芒屨藤杖及清晨。閒廳小放前溪入。浴綠光中獨岸巾。豈浴魚潛在鏡屏。搖青碧太鮮明。牆東種得陰成甍。隔葉看來卻有情。

題歸菴

雲壁開蒼峽。風林卷翠濤。諸松皆老大。一嶠獨孤高。發興誰公等。尋幽許我曹。秋光端可賦。不是楚人謠。

王通直晚章

近來南國半。是北人墳。異縣誰憐我。同鄉又失君。深居傳雅尚。堅坐絕清芬。日落長安第。三槐拂翠雲。

劉梧州晚章

騎馬高車照路光。幡然改轍與何長。空山猿鶴驚無恙。同社雞豚樂未央。祇見歲華來冉冉。不知香積去堂堂。北邙道上麒麟冢。誰得歸休十載強。

許著作晚章

清文麗藻百川增。窮步追隨愧不能。麟趾差肩岑岌岌。雁飛聯翼塔層層。尊歸歸與都門酒。雍薛悲歌大隱燈。獨向梁閒誦道句。寒松衰菊繞峻嶒。

次韻葉丞相陳尚書游南園

樂事良辰古所難。三分春色一分寬。潤花雨過紅裙溼。倚竹風斜翠袖寒。自有南堂誰舉白。可無東甯爲施丹。兩翁醉墨付題品。便作平泉草木看。

宣城李君嘗游東湖居士之門袖詩見過次韻以謝

人去湖空古豫章。深菰水荇換年芳。開風我是通家舊。兌句君猶弟子行。鬢髮蒼浪休歇老。齒牙沈澗尚生香。宛陵自昔詩人國。今日誰升小謝堂。

何叔京晚章

濮州以諫死。何氏得其真。天下中庸義。人間父子親。再傳猶易簡。小出復遼遼。埋骨雖南土。傾心向北辰。

其二

鍾蓋黃亭夜。蕭然湖際委。倚天唯直幹。到地絕傍枝。瘦骨今何許。悠悠只自知。寒碑臥風雨。千載有深期。

得少卿晚章

慶源衰袞接天流。老桂傳香次第秋。人物西都九卿選。光華南國十州遊。愼然還下滕王閣。已矣長懷范蠡舟。身後楚騷誰著錄。靈光舊草合兼收。王文考選之子作靈光賦而天宗教有實似之。

蕭果卿祭酒晚章

虛心觀世能。實行播鄉評。璧玉中邊厚。冰霜表裏清。家聲到蕭傅。人望似陽城。疹瘁無窮恨。湘江日夜傾。摩揣誠海濤。離鷗實自銷。平生但真樸。直上絕枝條。氣霧終澄霽。邱山亦動搖。朝陽舊時賦。聲入舞鸞韶。

送喻叔奇通判會稽

鳴鶴前日能。出使推鼓今日送。作州會稽。別駕官尚薄。道傍漢者何其稠。版輿有親餘九十。東南之共供甘柔。先春歸牙人午。嗷嗷屬箭箭充長。况復詩壇執牛耳。所至風月相唱酬。千岩萬壑編題品。會看采香人名滿。

與同館遊張氏園分韻得日字

出門賦翼，入門倦估。駕言城北，滯思頓覺。方池環竹，廣陌行樂。先寄梅已苞，後霜草猶茁。上辨梅高，明勞穿復深。密主人真，喜事秀句。屢益紙，招呼文字。飲及此三飲日，山林與鐘鼎，容茂本非匹。斯遊豈偶然，書版記甲乙。

送胡子遠著作知漢州得行字

定交不在蓋，意合蓋已傾。胡侯西南來，兩枝同書。與徐有味，與世初無營。虛舟滄容與，未易龍犀。魚龍同一波，中有千丈清。道氣自深，名言常簡。明南宮接東觀，天衢勢方亨。夢回得遠信，瘦園渚鴻鳴。開書見連環，歸與浩已盈。子政方校錄，令伯俄陳情。都門日嚴擊，難與炎涼并。誰知此摩蓋，獨為思親行。夾道皆歎息，始識真重輕。古來聚散地，雪野天嶸嶸。別袖不可挽，宿昔洲渚生。君臣有大義，忠孝相持衡。勉哉標明德，清廟須棟莖。

薛叔雲左使母夫人挽章

彤管傳道範，形容欲付誰。初年柏舟賦，晚歲艾軒詩。赤輝，雷中稱壽母，不獨蔡三司。

其二

往在西雍日，從容許拜親。杏花增瑞方，萱草戶庭春。曾是升堂客，應為執紼人。壺公天一角，吹淚瀟車塵。端明汪公挽章

異時愛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凋零意何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隱寒。

其二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嶽千尋出，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趙路分挽章

魯衛封疆近，原室自貧。一家唯四壁，九族自三春。子舍龍頭貴，佳城馬鬣新。升堂如昨日，南望涕沾巾。

其二

晨昏生死際，至性極民彝。巨孝東都傳，劬勞小雅詩。固應為世表，何止秀天枝。令子傳遺緒，嶮然不自持。陳能之少卿挽章

往在西臺日，調娛用力難。善人終有恃，公道亦徐還。既去言方白，重來鬢已斑。清名配詹事，千載亦城山。

其二

二父官曹接，諸郎視席通。流年何鼎鼎，見日每匆匆。馬走誰憐我，麟書近得公。又成交臂失，禁此鐸聲中。恭和御製秋日幸秘書省

麟閣龍旂日，中興再見緒。袍光仰觀規，繼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專管晏。存華自昔陋，慮下願將寶學酬。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賀車駕幸秘書省二首

麟臺高柳識離輿，其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蹕，青編重入史臣書。雷雲下際君恩盛，長露高張聖

節舒若鷓鴣，參大雅。定非周鼓頌田漁。紫清丹極與天鄰，闔闔乾坤笑喇喇。獨為斯文同一顧，半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攝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二

易說

讀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讀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復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為。

乾

乾，元亨利貞，如處，欽明文思為堯舜，濟濟文明為舜。

上九，亢龍有悔，健而無息之謂乾。九極於上，則疑於有息矣。故聖人於上九而戒之，以亢使人不可輕進。蓋常留一位在前，則有不息之意。若處元而止，則息矣。非乾也。

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非謂兩儀既生之後，无太極也。卦皆有太極，非特卦卦事事物物皆有太極。乾元者，乾之太極也。坤元者，坤之太極也。一言一動，莫不有之。學者須玩乾元二字，方見得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氣象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象元之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此象亨之義也。西銘亦有此句，氣象大明終始，非謂止言一卦終始，如初九上九之終始，當大

明乾道之終始。既知乾道。則六位已成於吾胸中矣。故曰六位時成。六位。非特卦中六位。凡事中皆有。六位時乘。六龍以御天。言體乾道以作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蓋保合天地之太和。

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他卦象中皆言卦名。如地勢坤。去雷屯之類。獨此不言乾而言健。蓋非健不足以盡乾道之大。君子體乾。正在自強不息。當看自之一字。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乾乾。不息也。乾道反復。如環之無端。故无息也。蓋謂進退皆在道也。

利者。義之和也。老蘇之說。不合分利。義為兩塗。蓋義之和處。即是利也。苟有徒義徒利之辨。則非矣。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世人分為二。君子體而為一。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既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也。

遜世而无悶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自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慮也。故中庸曰。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樂則行之。疑則遠之。則字。須子細詳看。凡人當樂當憂。或為利害牽制。或為私意所奪。如何便行得遠得。惟聖人則便行便遠也。此見聖人所為无滯礙處。

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誨。庸者。常也。惟當言。當行。自得正中之義。

閑邪存其誠。誠者。中所固有。但當於邪字上用力。防之而已。德忿窒慾。閑邪存誠。尊德性也。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善世而不伐。凡人之功。有相敵者。則矜伐之心生。惟其善超過於世。人莫已敵。如此。自然不伐。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二臣位而言君德。古人言君。不獨有天下謂之君。凡可以濟世長人者。皆曰君可也。

乾之九三。九四。皆有進德之意。蓋九三。九四。皆重剛而不中。處不安之地。所以能進德修業。凡人之為學者。若自以為安且足。則終不可以求進。惟君子自處於不安。故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是以德可進。業可修。孔子推明其義曰。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大抵為學之道。當先立其根本。忠信。乃實德也。有此實德。則可以進德修業。根本不立。則德終不可進。業終不可修。譬之播種。有一粒之種。潛萌於地中。故春可生。夏可長。秋可成。人但患無忠信。若有忠信。則德何患不進。業何患不修。故忠信所以立本也。脩辭立其誠。此乃下工夫處。大抵人之於辭。當謹其所發。辭之所發。貴出乎誠。敬慎於外。而不修於內。此乃巧言令色。非所謂脩辭。所謂脩辭立其誠。立字。學者最當看。人之於道。須當先立其根本。苟根本不立。則遷轉流徙。必為事物所奪。不能存其誠。此辭之所發。所以貴立其誠。而使之內外一體。然後可以居業也。君子居業。猶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事之所以成。由百工之居肆。君子進德修業。安可無所居乎。又曰。忠信。本也。人能本。忠信而端。則德業當進。脩辭。業至大也。居之必有自。惟脩辭立誠。則為居業之所。凡人有所作。為必先見乎辭。故疾人者有忌辭。怒人者有忿辭。辭既脩。則其中可知矣。誠所以立也。此正學者下手處。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所見无毫髮不盡。然後可與幾。所謂義者。乃當然之理。須全體是義。乃可與存義。若以義為善而求為之。亦不可與存義矣。此乃聖人始終之學。如自十五而志于學。便見得七十不踰矩地位。自可欲之謂善。便見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此皆致知力行之所致也。學至於此。可謂盡也。聖人方且曰。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自當情觀此數句。以聖人處之為甚。易不知聖人處之實難。如中庸所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乃曰。居上不驕。為下不怙。蓋聖人始終之學。既盡方知其為難。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此亦自然之理。論聖人終始之學。雖曰甚難。安之皆自不安中得之。如在。下位而不憂。憂私疑也。因其時而惕。惕所宜惕也。疑與惕。兩不相關。

九四一章。須看故无咎三字。凡人規行矩步。自然无失。若進退无常。豈能无咎。惟九四。或躍。或潛。或進。或退。乃无咎者。以其進德修業之及時也。蓋進德修業。不可先時。不可後時。須識得時中之義。

大凡聲不同。則不相應。氣不同。則不相求。物各從其類。聖人與萬物非相類。然聖人一作。而萬物皆觀。蓋聖人萬物皆備於我。故一作而萬物皆觀。言萬物各以同聲同氣相從。如水不流。火不滅。雲不從。虎。風不從。龍。以其聲氣之異也。聖人通天下之聲為一聲。不見有異聲。故無一聲之不應。通天下之氣為一氣。不見有異氣。故無一氣之不相求。所以一出而萬物咸視。彼本乎天者。親上不親乎下。本乎地者。親下不親乎上。豈若聖人備萬物於我。偏為萬物之類乎。聖人作而萬物皆觀。若以爻體觀之。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至上下皆親。固其常理。然此何預學者事。學者須詳體此意。廣而推之。吾胸中自有聖人境界。吾能反而求之。則當有應之者。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是也。

過中則亢。中不可過。上過五則亢。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亢之理也。賢者過之。亦是道術之元。若清虛絕滅之學。所見非不自高。然至於無位。無民。無輔。則皆不可用。易無所不載。故此亦可以言亢。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天也。元聖人也。天無時而不用九。而天下有治不治者。由居其下者。無用九之聖人耳。聖人與天同德。則天下治矣。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四去五為近。

象與文言論上九一爻曰。亢。有悔。益不可久也。又曰。動而有悔。又曰。窮之災也。又曰。知進而不知退。言亢之不可極。至於所謂與時偕極。蓋諸處已說盛滿之當抑。故此章發明此義。謂時方盛滿。道亦與之盛滿。何適而非道也。

坤

乾下象。元亨利貞。止四字而已。坤下象。自元亨利。牝馬之貞。以下。凡數十言。此乾坤之所以異。君子有欲往。入皆言坤。坤靜。不知靜而有動。乾動而坤當順。故體易之君子。當效往。

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物無兩大之理。然於此。又可以見天高地下。君尊臣卑。上下之分。自然如此。理一而已。矣。理雖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嘗無對也。猶有形則有影。有聲則有響。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其人君比天下之綱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得而比矣。

初六，以柔居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盈而无一毫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體，一字便見全意。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蒸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

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十之俯己，乃求上之道，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

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誦，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在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卻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閉本好，只後來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閉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卻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

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况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小畜

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於下之畜上，因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邪。

履

物畜然後有履，言物惟畜之多，故好譬如水積畜多，故波瀾自然成文。又如燈燭，若一燈一燭，固未見好，唯多後彼此交光，然後可觀。

履德之基也，履之為卦，上乾下兌，所謂以柔履剛，兌柔也，乾剛也，兌以柔見履於剛，是卑順自處得其分，所以履之為義，學者踐履其用，最切孔子象辭履虎尾，不咥人，亨，天下之至危者，莫如履虎尾，今則履虎尾而无驚，噫之患，自此以往，何所不可，所謂履者，凡踐履之道，皆在焉。聖人係之以辭，獨舉最危者言之，何也，大抵學者踐履工夫，須於至難至危之處，自試過，得此處方始无挂不利，若會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先難之義也，說而應乎乾，惟易簡始知險剛，若欲履虎尾之至危，以剛很不可以，機亦不可，惟以柔順和悅，則雖處至危之地，亦无所不安矣。象又推究其本意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孔子蓋以君位言之，凡孔子之象，多是發其大者，以示人天下之至危者，无過於履虎尾，天下之至尊者，无過於履帝位，舉二大端，以示人凡履踐之事，莫不在其中矣。九五，以剛而居中，得

正，然而申之以不疚之辭，何也，蓋緣天位至難，雖以中正之德，若非懷懼危懼，用剛之過，則夫履貞，履惟是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光明，學者當深玩夫子之象辭，自履帝位推之，自尊及卑，自履虎尾推之，自危及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時位，莫不皆在其中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天處上，澤處下，尊卑各得其分，大抵尊卑貴賤，本皆有定位，為尊者處尊，為卑者處卑，雖萬鍾之祿，不自以為多，抱關擊柝，不自以為寡，若是上下無辨，宜賤者處貴，宜卑者處尊，民志便不定，何者，才能相若，德業相若，而一貴一賤，安得不生叛亂之心乎？君子之辨上下，本非強以私意安排，上天下澤，物各付物，各隨尊卑之分而已，然而尊卑分明，無如天地，天尊地卑，最是上下之辨之大者。上天下地，反為否，何也，取象之義，則又須識所謂上天下澤，與上天下地不同，上天下澤，所謂山澤通氣，氣升於天，辨位之中，自有融通之理，此其所以為履，若上天下地，天氣不同，降地氣不上騰，則雖辨而無接，此其所以為否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言人當件件守初心，如自貧賤而之富貴，不可以富貴移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蓋不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泰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此最宜詳味，履所履也，履而不安，則俯仰有愧，安得泰。內陽外陰，內健外順，則兩得其處，使陽在外則迫，陰在內則暗弱矣。內君子，外小人，則小人趨事赴功，反為君子所役，初不必去小人也，蓋內外止隔一壁，在處之何如耳。

天地交泰，正極治之時也，又何必裁成輔相為聖人，則不然，方且兢兢業業，盡其裁成輔相之道，蓋天地交泰，雖有時而不可久，惟聖人自有胸中之天地，胸中者交泰，則有形之天地，不期而自交泰，是聖人未嘗有所待也。

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未有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從征，人君不能偏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遷於秦，舉稷陶，則八元八凱皆進，湯遷於桑，舉伊尹，則伊尹招俊，又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敵志於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

九二，包荒用馬，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虜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遘遺言，大抵人當否之時，自然發深思，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詎可遺遠乎？若朋亡，言惟亂世智者效其謀，勇者效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超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超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太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虛得中道，推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位，治泰之道，盡具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為必自為也。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虞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州之州巷。如此。則不謂之同野者。嗚呼。遠無敵之地。惟同人于野。則非呢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斯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無私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大有事。執夫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

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頭。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異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蓋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如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原隰。自秩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也。謂之同矣。而未始不有辨。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為同人。稱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開遠近。多為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安能無私。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先有具。如行陸。必具車馬。涉川。必具舟楫。伊川言。君子明理。已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獨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中。最可玩味體認。使灼然可以出門。方是。

謙

易六十四卦。皆有凶。惟謙卦六爻。无凶。以能謙故也。大凡學者。要君謙卦。當味伊川兩句曰。達理則樂天。而不說。内无故退讓而不矜。此兩句。乃入謙之門。蓋天命所在。自有定分。初无一毫加損。君子達其理。則知求勝者徒然耳。要之初无增損於其間也。人惟中無所有。則必誇人以為有。譬如貧賤者。恐人輕其貧賤。必外以富有自誇。无文學者。恐人輕其无文學。必外以辭采自誇。實有者。卻不如此。聖人言天地鬼神。人道。无不好謙。然人多不能好謙。何也。不能捨己故也。不能捨己。則好勝人之心。生。欲求其尊。必自高。大欲求其光明。必自炫。欲求其不可踰者。必自高。抗。不知求者當自下。求高明者當自隱。求不可踰者當自卑。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常人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謙。乃易之所謂謙。而光也。常人之所謂卑。乃易之所謂不可踰也。君子之終者。君子能達謙之理。至於終極也。

初六。凡事不可太甚。惟謙无窮。故謙而又謙。雖涉大難。亦吉。卑以自牧。人之病。莫盛於有矜心。勝心。必欲以此病。須用謙。譬如病之深者。用藥過多。亦无害。欲救矜勝之心。雖謙而又謙。亦無害。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須著意看此四字。牧。如牧牛馬之牧。牛馬不牧。則踐人之田。傷人之稼。人不可以謙自牧。則矜勝之心。必為害。

六二。鳴謙。是謙之發於音聲者也。然而謙之鳴。當觀其所發處。其發也。出於真心。則吉。使其不出於真心。

而發於聲者。笑貌。則有凶。

九三。居下體之上。其高之。大抵人自有矜矜之心。又加之以功勞。必益自尊。安能謙。惟君子雖有功勞。而謙則有終。此所以為吉。民之所以不服者。以上之人求以勝之故也。今君雖有功勞。尚以謙自處。宜萬民之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聖人作易。只是教人處事。且如今人方在難處之地。而人教之以處之之道。其幸如何。四當大臣之位。上有謙順之君。下有勞謙之臣。而已居其上。須有處之之道。如撝謙。乃可。如漢之楊敞。車千秋。當覆光上。官事。惟聽光所為。卻不足以當之。蓋敞千秋。乃無能而已。

六五。利用侵伐。須先有不富以其鄰。蓋我處人既盡。而猶有不富。方可用侵伐。上六。此一封兩鳴謙。在六二。則好在。上六。則不好。六二處得中正。上六謙之極。發於聲者。故宜以剛武自治。大抵謙固美事。若一向只見於聲者。卻不濟事。須就內以剛武自治。如自治其邑國。則可。六五。上六。利用字。須子細看。

豫

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無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

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陰。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陰。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相動。則日月躡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况聖人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胸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發。此亦順動之象也。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閒。今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聲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測其宮角。則謂之樂。此不足與雷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无。有如柳子厚言樂不能殫財。只為自不曾見此道理。

初六。鳴謙。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最好。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九四。由豫大有得。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則

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則益發。
 六五。貞疾。恆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腐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遂取義不同。
 上六。冥豫。今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隨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
 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其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也。一有所隨。善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無感而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悅。如堯舜之聖。只是捨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雍。則人來隨我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聖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說一時中。易傳曰。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字。澤中有雷。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存。而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顏子。至奔逸絕塵。嗚呼。若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竟有顏子之步。又有夫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樽俎入宴。息。曉便起。睡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伐。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無一事。只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其明白。初無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無成。殊不知天下本無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胸中先有所主宰。若無主宰。一向隨人。必入于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內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以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為學亦如此。今之為學。自初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贊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疏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無失。殊不知親疏為愛。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疏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如與親疏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唯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說得依公合理。善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十二 二八五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且如宜政開。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駁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之意。可以為世戒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此爻與六二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卻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疥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諸朝君子。無善。不知諸君子。與諸小人無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未必與我。蓋君子難事而易悅。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苟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無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無所主也。邵堯夫所謂君子不可以強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違捨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今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下隨則一步下一。如俯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快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交言利居正。象言志捨下也。能決志捨下。則能上隨矣。

九四。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強臣。外有強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無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之時。義大矣哉。處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曰。居人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隨。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則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篡弑之禍。為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而不知其罪。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無在道以明。
 九五。孚於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微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隨者。易見。九五居中正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正。此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諸朝无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諸朝之心。而私用君子之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十二 二八七

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己如人為學見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

上六拘繫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繫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去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享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藝以藝其馬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藜之維之以水今朝亦合此爻

蠱

蠱之為卦取事為論乃取蠱壞之義何也天下本無事惟其蠱壞始治蠱壞始治方是有事聖人所以以蠱而繼之以有事示天下本无事之義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皿蟲使天下之器服不為蠱所壞則不必脩斲以此看惟壞亂然後有事元亨者天下之事常相對有一病則有一治法當蠱壞之時元亨乃治蠱之法為卦艮上巽下剛柔既不一偏既有所止而巽順行之不失其當如此治天下自然大亨雖險難无不濟是以利涉大川惟其蠱壞所以卻有亨涉大川之理蓋易益虛消長成敗常相倚伏正如路溫舒所謂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蓋當蠱壞之極自然必有開通之理上如湯武下如高光皆因蠱壞之後然後大業以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推原事之始終聖人舉事不獨去一事上君事之前後即事之始終也甲者事之始每有事先三日而啟其所以蠱之根本然後為之既為之又後三日而蠱其將然然後其利可久聖人為事詳審如此此二句皆是事未出之前而非事見之後也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傳最好看以君子小人言之小人以喜隨人者必利達之事君子以喜隨人者必脩己之事

剛上而柔下當萬事蠱壞之時下巽順而從上上之意惟欲止亂下既順而上即止不復過當窮治此所以能治蠱也又有一義此卦上止下巽天下之事所以不治者在上當思主宰不定在下當思人各有心若上之止如山岳之定下之順如水之從何蠱之不可治又其卦上剛而柔下上剛則果決而有行下柔則易使如此而治蠱則元善大亨而天下治矣若是上柔下剛君弱臣強安能治天下之事巽而止舉事皆然既巽順曲折不逆人心又須中有所主雖然不可變若是中无所主但只止而不巽無異以出之道亦是拂人心處既胸中有所定而柔順以行之始是大亨以此見處天下之事必其勢順其才全剛上而柔下其勢順矣巽而止其才全矣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往則有事天下之事向前則有功不向前百年亦只如此蓋往則有功也天下之事方其蠱也皆有可畏之勢如大川之滔滔然於此而往焉則有事而可治矣如憲宗武宗平淮蔡濬潞當時朝臣阻者甚多以謂根深蒂固牢不可破二君唯斷然而往故克濟然天下之事無窮必須量度其才可以涉大川當風濤洶湧若能操舟楫便是有無窮事當春秋時惟夫子盡此若季路之於季氏冉有之於衛皆未濟大川處須是知才出去了事漸漸多終則有始天行也先甲後甲若只以人求之自不知其所以然之故須明天行終始之理

言天下之事有終始乃天道如此君子知之故每事先甲三日而慮之常人不知隨事只於一事而思不知終始之道乃天行也孔子釋卦推原先後之意事之終始不是人安排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天下之消長盈虛文質剛柔如環之無端乃是天行若是要得自窮志慮探事先料事後不知消息盈虛只是臆度

山下有風山下有風之時震搖播蕩萬物皆錯亂若無震蕩播萬物如何會錯亂大凡天下自有定分不必用人安置緣其擾亂以致蠱壞如山下之草木自生自死何必整理一為風所鼓以致蠱壞方用整治天清日明則无所事矣天下本无事惟蠱壞之世如風遇山而回物皆攪亂而事乃出如卦之象則為蠱如卦之才則治蠱之法已隨之矣君子振民育德蠱事也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无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雖名兩事元非兩事无事則內欲自育其德臨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蓋終日所行若不入此兩事則皆非吾所當事矣今人所作不是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即有害於己有害於人

初六幹父之蠱置父於無過之地人稱之為有子亦可以無憾矣然必厲終吉此三字須子細看蓋不知戒懼則自以為事父之道足矣意承考也所謂意承考者從父之意而已譬如人君之繼志是也祖宗之意只欲天下安我措置得天下安便是承祖宗之意不必事事要學也

九二人只知幹母之蠱須是婉順不可太剛便道此是不不得已為母故少屈其道殊不知此便是中道真之一字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尋常用工夫五六十未必到得惟於九二卻不可真蓋須識用處若用貞以幹母之蠱則證父攘羊之直也傳曰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何能使之大有為乎夫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如九二卻如此說此須要看此是伊川晚年更練世變故見得到此

九三以剛居剛而承父之事必至矯厲過當然卻有小悔无大咎蓋下卦全體是巽於巽體而用剛所以小悔无大咎須看巽體乃可傳曰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此極好看譬如一正人其間雖有小過亦不害其為正但要事上放教紆回曲折使无大過聖人教人與已到者為地又與未到者為地若只與已到者為地則是未到者无一入得道理

六四逼近於五正如子逼近於父只是就父之事調停教從容寬裕始得若欲專輒徑往自任必見吝也又以陰居陰柔弱之才无應則至誠不能感通所處之地如此若往幹父之事必有悔吝惟優游寬裕以處其父之事乃可

六五幹父之蠱傳云有就爻求意者有求意於爻之外者六五當幹蠱之任自能用學亦何不可須求意於九二當度六五才質陰柔必不能獨辦此也象曰幹父用學承以德也九二雖有剛陽之才若非六五之君巽順以求之安能委曲承之而用學也須看此一句說命曰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時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人須是辦得此一著。方做得事。疊卦專為治事。故以此爻終之。諸爻皆以當天下之事為己任。至於上九。卻取意於事外。

臨

序卦有而後可大。須看此句。天下事。若不向前。安能成其大。如士人為學。有志伊周事業也。須是向前。去至於八月有凶。說者謂五月諸陽方盛。一陰已生。即能知戒。此未為知幾。蓋一陰已生。此二陽方長。即知二陰之生。乃是求對法例。卦體便可見。蓋只是反掌開闢。臨臨臨。若能見此。方是知幾。象剛浸而長。止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若知此理。便識一陰一陽之謂道。消不久也。人自以為久。且自建子至建未。八月之遠。卻言消不久也。此句最好看。蓋只是反掌開闢。事者能常思消不久之戒。他日臨事。必不失枝落節。若持八月向久之思。事到面前。必無措置。

象曰。澤上有地。臨。為人上者。須細玩澤上有地。臨之象。此不可只以上臨下之象觀之。水地相浸濟而臨。其。上便有教思。無窮。保民無疆意。

初九。有咸於四。為四所說。在下位而為上所說。要須以貞。則吉。志行正也。蓋其志在於行正道。以利天下也。蓋初以下位。而咸於上也。

九二。初以下位。而咸於上。而二以大臣而咸於君。故亦云咸臨。然下之咸上。須守其正。臣之咸君。須戒於順。

六三。以陰柔在上。處位不當。卻有兩路。若知處位不當。強照說人。則無攸利。若知處位不當。戒懼自守。則可无咎。甘臨求諸人。既憂之。求諸己。

六四。臨道近。故以此下。為至。伊川於象。及發明三句。蓋上得乎君。身得其正。下得其助。臨之至也。

六五。以中順居尊。下應九二。剛中之賢。謂之知臨大君之宜者。此與後世所謂知臨不同。後世之付。自任一己聰明。以臨下。適足為不知。蓋用乘人聰明以臨下。此乃大君之所宜也。舜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之意。

上六。無應然。陰之志。必求陽。下之二陽。本不應乎上。而上之志。常在於內之二陽。此所謂救臨也。救厚也。彼應我而我厚之者。常也。彼不應我而我猶厚之。非常也。救也。救過厚之義。上與三正應。本當相厚。未足為救。惟與初非相應而厚之。所以為救。大抵在上臨下。須看救臨。下雖未應。在上不可不過厚。以臨之。如堯舜之世。上厚於下。下厚於上。上下相應。固盡善矣。若盤庚遷都。衝動浮言。下不應上。如此。盤庚三篇之戒。諄諄告諭。如此。亦救臨之意。

觀

一陰生於姤。二陰生於臨。三陰否。四陰觀。五陰剝。始勿用取女。剝不利有攸往。否之匪人。皆是不好。惟觀四陰在下。二陽為觀於上。卻與諸卦不同。蓋治中有亂。亂中有治。觀卦體可見。豈而不為。有孚順若。上下交孚。象。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五居尊位。以中正為天下所觀。須看而巽一句。蓋專中正而不巽順。則亦非為上之道。

象。風行地上。觀。風行地上。無所不備。先王體之為省方之制。如虞之巡四岳。周之巡狩。此卻是象取義。聖人深居法宮之中。精神所運。无所不到。豈待省方而後觀。民設教。蓋精神无所不到。而省方之禮。自不可廢。老氏言。聖人無為。只見一邊事。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辭雖指小人。意卻指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六三。居下之上。又接上體。觀是。則向不是。則退而俯正。

六四。須看觀。莫明於近。蓋觀近。則見得親切。洪範曰。以近天子之光。蓋惟近。乃見其光華。此卻不論地之遠近。乃心之遠近。志異道殊。雖近而遠。尚友千載。雖遠而近。孔子之於陽貨。堯舜之於驩兜。近而遠者也。孟子之於孔子。文王之於舜。遠而近者也。

九五。居人君之位。故須觀我之所生。德教刑政之類。事事合於君子之道。人人歸於君子之域。方始无咎。且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處於尊位。觀之極盛者也。不謂之元吉。无不利。只謂之无咎者。蓋使天下皆為君子。是人君本分職事。才得恰好。故只謂之无咎。人君居尊位。最難自觀。蓋左右前後。阿諛迎合。然卻自有賤辱。俗之美惡。時之治亂。此其不可掩而最可觀者也。

噬嗑

利。用獄。須是去其開。所以言獄者。又須是推究病源所在。不曰用刑。而曰用獄者。蓋獄者。察其情也。當察其何處開。然後治之。譬如人固是被私意開。隔。各不同。苟不察其開隔所在。則枉用力。噬嗑。緣有物開隔。故須用明與威治之。然後無開。不特治天下如此。且如人身本與天地無間。只為私意開之。故與天地相遠。苟見善明。用心剛去私意之開。則自與天地合。

初九。受刑者也。大抵為惡。先從發足處制之。則惡必不能長也。履校滅趾。禁之使不得行也。既不入於惡。必自進於善矣。所以无咎也。昔周公治商之頑民。不急于他事。乃切切在於禁其暴飲之惡。夫何故。商民染紂之沈酗。遂致頑而不淳。周公察其所從來。自其所以為惡之本原而制之。豈後人區區制其末流之比哉。

六二。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二居中正之位。用刑之輕如此。得非過於中乎。治剛強而用嚴刑。正如病深者用藥猛。方得適宜。乃所謂中也。居中得正。用刑之君子也。乘初九之強暴。而用刑以制之。故不得不下毒手也。人皆謂刑平。國用中典。即謂君子之中道。殊不知以深刻之刑。制強暴之惡。正聖人之中也。觀孔子溫和之氣象。在朝廷。使使言。唯謹。爾。處鄉黨。則悄悄似不能言。一旦見原壤之箕。則以杖叩其脛。見冉求之聚斂。則鳴鼓而攻之。聖人以嚴禦惡。政。所謂中也。

無咎。聖人言此，真有深意存乎其間。何者？噬臍肉而遇毒，當於此知正己之道。雖吝而無咎，小人有惡，從而治之。在我則實無罪，聖人不長小人之惡之意也。聖人之言，譬如倉扁扁鶴，用一藥而治二病，立一言而正彼己，其意深矣。

九四，此爻為開最大，大凡噬乾肺乾肉，皆去開之理也。九四為開既大，須用力深，則所得亦大。大抵人情，當患難未平之時，則克艱其事，及患難既平之後，則忘其艱貞，故聖人特於此致戒。後漢董卓為漢大開，王允誅之，至其終而不能艱貞，漢遂復亂，正此爻之所戒也。

六五，剛在四則為直，而已五得中，則為剛中，大抵剛直中正之道，本自我有，患不能去其為開者耳。剛既去，則所得非自外來。上九為惡之大，一至於此，為桀、紂為盜跖，皆以不能聽人之言也。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三

易說

賁

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故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曰小利有故往而已。象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故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耳。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象山下有火，賁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聰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淹延退縮也，乃周詳審察，當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意，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

道義自負，驕富貴。蓋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頤，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房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所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水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開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開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然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開，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於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上九，伊川曰：唯能質白，其質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未易遽曉，今擇其可圖者，隨文釋之。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三三，益上益初之陰，此損下益上也。四三，損上益下之陰，此損上益下也。三三，益上益初之陰，此損下益上也。四三，損上益下之陰，此損上益下也。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夫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三三，乾上乾下，夫五剛決上之。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三三，乾上乾下，姤相過，始於下，與剛。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又曰：訟，无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陽潛伏於五陰之下，雖五陰積累在上，而一陽既動，便覺五陰已自有消散披靡氣象。人有千過萬惡，

蓋革一身之善心一復，則雖有千過萬惡，亦便覺有消散披靡氣象。是復便有亨通之理。蓋天地

發生之初，最易於萌蘗始生之時，要人營護保護，且如草木萌動，根芽初露，易被摧殘，惟能於將生之

際，遮覆蓋護，則枝葉漸漸漸茂，人之善端初發，亦多為衆惡陵殘，惟是於出入將疑之時，養而無

害，然後自然則來，則謂助也。如所謂德不孤，必有鄰，凡善類皆朋也。凡日用開通事，互有相發明吾之

善者，皆朋也。萬善會聚於吾身，自然无咎，自復亨下數句，次序節節自整，然不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此

是天道消息盈虛自然之理。如自一陽之復積而至於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

陽之乾，皆反復自然之天道。人於善心發處，便充長之，自可欲之善信，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亦

自性中所固有者，出入无疾，入者謂剝之上九一爻，來入於復之初九，故謂之入。出者謂初九一爻，漸

出而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故謂之出。利有攸往，此一句最是做工夫處。天道到一陽始復時，便

自此浸透而往。人於善心發處，便自此進逼充長去，亦何所不到，只為人緣到善心發處，又為人欲障

蔽，不能利有攸往。人善心發處，日用甚多，或聽言而於心有悔，或因觀書而於心有動，或於應接事物

而有警悟於心，日用復處甚多，雖大蠢大惡之人，亦然。惟其不能利有攸往，故至於頻復爾。象者，聖

人言一卦大體之意也。剛反二字，最要看天道至於復時，何故都無障蔽，為天能剛反。剛反二字，見得

天道復處，人惟其不能剛反，雖動而又以逆行，故不能利有攸往。惟天道能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

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天行是解上兩句，所以如此者，是天道自然之運用也。

學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復，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發處，亦人心固有之理。天道到復

時，便運行無間，人何故於善心發處，乃不似天之順動而善心又多混沒，蓋為天以無心運用，人以私

意障蔽，人難以私意障蔽，然兼謀終不可混沒，便是天行無間之理。利有攸往，剛長也。惟剛長，便能利

有攸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此一句，最不可以言語解，而可以身反觀。天地以生物為心，人能於善心發處，以身

反觀之，便見天地之心。

象，復自十一月觀之，嚴霜雪，正萬物摧挫時，无有生意，安得有雷，不知雷聲已自潛於黃鍾之宮，但雷

伏在地下，雖无朕兆之可見，无聲音之可聞，人自不知其所謂復，蓋積陰近寒之後，而陽氣發生之理，

其在地中，不輕發用者，其有力，如人雖為窮困極惡之事，積於一身，自外觀之，若終无悔過之心，然固

有之良心，亦自其在，或有動於中，誰得知之。先王以至日閉關前人之說，多以爲保此善端，先王知

天地之心如此，故以體法，此說固不礙理，究竟未是。此皆聖人實事，聖人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隨天

地之動靜而應之，當復之時，靜以處之，則盡裁成輔相之道，苟不靜以處之，則擾亂天地之性，術數家

以為厭禱之法，因為鄙陋，若只作故事看，亦非。須知先王以天人為一體，人有善心，不能充長，蓋人以

天人為一體故也。

六二下謂初也。聖人指復處爲仁。此正與答顏子之問克己復禮爲仁相似。蓋聖人之語。只是一理。上六君道莫大於改過復善。一不改過。則非君道矣。易臨傳曰。至於八月有凶。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爲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又剝傳曰。一陰長則一陽消。至建戌則極而成剝。又復傳曰。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曰七日。猶七天也。今總以圖明之。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所謂復則不妄矣。聖人終日乾乾。純剛不息。何自外來之有。易所以告學者也。苟不知復。則流於妄。而不自知矣。

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而初九。則曰。往吉。六二。則曰。利有攸往。蓋既曰无妄。則已上別无去處。動若使錯。才添纖毫。則妄矣。此卦辭所謂不利有攸往也。雖動若使錯。然又非塊然不行也。此理元自流行而不息。故兩爻皆以往爲吉。

六二。耕獲苗。是有意作爲。非天理也。象曰。未富也。蓋天然五穀。我強以人力耕種之。是認以爲己有而私其富也。不耕獲。前聖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正此爻之謂。蓋述是循其天理自然无妄也。作是人爲。人爲則妄矣。易傳言。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最好玩味。

六三。或繫之牛。觀此爻人之微求幸得之心。皆可息也。象辭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其指示人。納爲簡切。蓋无妄之得失。必隨之。初不曾得也。

五以剛居中正之位。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爲无妄。此猶可識也。四以剛陽而居乾體。復無應與。亦謂之无妄。此最難識。譬如爲屋。長短之中則易見。輕重之中則難識。蓋四地位既偏。聖人所以戒人。可以正固守之也。此有二義。以九居四。剛柔相濟爲中。則无妄。

九五居无妄之至。惟能自信。則勿藥而有喜。易傳曰。惟戒在動。動則妄矣。蓋是極正之理。增分毫則爲費。

過分毫則爲過。既已无妄而復動。是亦以妄爲无妄之疾也。象言不可試也。試字最要。蓋疾則无妄。而猶欲試其藥。則已不自信矣。即妄也。如目疾者。以青爲紅。以白爲黑。色初未之變也。今惟當自治其目。而色自定。卻無改色以從目之理。

上九无妄至理也。而上九則至理之極也。至理之極。不可加一毫人僞於此。而猶有行焉。則乃妄而有咎矣。大理所在。捐一毫則虧。增一毫則贅。无妄之極。天理純全。雖加一毫不可矣。孔子稱顏子。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未止則有所進。既止矣。雖少進亦不見。故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蓋窮極則過。過則反爲无妄之害。言无妄之窮而又行。所以災也。

大畜

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畜。養也。若无此理。又何所養。有无妄。然後可畜。此最爲學之要。无妄則有誠。誠立方可涵養。畜。聚也。使誠不立。則涵養者何物。將何以爲畜也。伊川曰。止則聚矣。纔止則自然有聚。言曰。尤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尤誠也。懷于茲者。已止於此矣。然後道始能積。又中庸曰。不誠無物。惟誠然後有物。惟无妄。然後內充實而有主。故可以畜於內。若有妄。安能畜哉。惟无妄。然後中有主。自是畜之。至於篤實輝光。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我所養既大。然後可以受爵祿。當患難。若未有所養。而欲出爲世用。則危矣。所畜者既大而不正。則反爲學者之害。所謂學非而博者也。言語足以動人。文章足以發衆。不正則反爲害。不如空無所有之人。雖欲害物。亦不能爲大害。故利於正。有如是之人。所畜者大而又正。則是道全德備。充足飽滿。可以有爲於世。而亦天下之所仰望者也。故不家食。則吉而利涉大川。以濟險也。是聖人教人。斟酌量力。然後進而。有爲畜既正。而家食則因。畜不正而不家食。亦因。惟畜正。故不家食。則得其位。行其道。致君澤民。而天下被其利。故吉涉大川。則其才能可以濟危難。而天下安。故利。

剛健篤實。此四字最爲根本。惟剛健篤實。故能輝光。日新其德。有光輝之理。剛上而尚賢。自能止健大正也。夫難畜者。莫難於至健之物。若柔弱者。則易爲畜矣。是以止健。必須先有其剛健篤實。及尚賢之德。然後可也。惟其止得住。是大正也。乾之健。天下之至健也。无一物能加之。今也爲上九所止者。以其所尚者。賢而大正也。大正者。理也。天下之健。物莫能止。惟理可以止之。不家食。言養賢也。此與卦之蘇辭不同。卦言有如是之人。不家食。而出於有爲。則吉。蓋以其人所畜者大。則可以施爲也。凡人有餘於己。則可以施於世矣。故乾之初九。則勿用。聖人於家。恐人以不家食爲賢者之吉。則必求所以不家食者。故又從而發明其義。夫賢者之進。就自有時。命本無可喜可憂者。若以不家食使爲吉。則非賢者之所養矣。故繼之曰。養賢也。言此者。係國家之吉也。非賢者之吉也。以爲如是之人。能使之不家食。舉而在位。此人君所以養賢而吉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常人之濟危難。必用私意小智。以求濟也。聖人則不然。順天理之自然而已。湯武是也。若涉難而不順天意。是取敗之道也。

象。天在山中大畜。天至大也。而在山中。此大畜也。以形跡論之。山安能畜天。今且以近者論之。則知有此

理且人之一心方寸間其編簡所存千古之上八荒之閒皆能留藏則知天在山中為大畜有此理也君子觀此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於古聖賢之言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如是而後德可畜也不善畜者蓋有玩物喪志者矣

初九陽欲上進為上六四所止是知有厲則利在己而已己則不犯患難也以剛健之才而處於初又乾健在下其欲向前而上進者何如哉然當大畜之時為良四所止則是屈抑而不能伸也故有厲凡人出而後已故聖人戒之以利己凡人在我雖剛而時之所不可苟不顧而強求之則其犯災也必矣九二與六五為正應然九二恃剛陽之才必於上進是剛健之人正欲放縱有為之時也然上為六五制之而不得去是與說輻之義也有所畏而止之以免災者初九是也无所畏知其不可過剛而止者二也二以剛而居乎中見其時之不可而自止焉以居乎中故曰輿說輻言能度其宜見其不可自說其輿輻而不行也故象曰中无尤

九三夫初九與九二欲上進有為為上所制畜然後知止固自為易九三與上九為應正是二陽相得有為之時如良馬馳逐於道路之閒也當正得意之時上又無人止制而知艱貞固守不敢放縱防閑與衝使無傾覆之患最九三之難者也惟其知艱貞而閑輿輻故利有攸往六四制惡於未萌之時也六五制惡於已形之後者也夫於惡之未萌而制之不使有是特置小之牛角則其角終無見矣何必於角蓋角者牛以之觸物如人之惡念也及六五惡已形之後吾則於其惡之起處從而制之可也夫制已形之惡不於惡之關要處去之非得制惡之道夫家之能噬嗑者以有牙也今猶其牙是制其要會處也

上九大抵畜極則放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居賦畝之中其畜可謂大矣必佐湯以發其所蘊是得時如天之德也故象曰道行得時行道之謂也

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凡人未嘗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頤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象蘇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象之曰養正則吉疑若養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閒自有无穷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象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凡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雨露之

澤而已而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觀我朵頤凶六二頤頤拂經於丘頤征凶六三拂頤征凶頤自初至三皆震體也震動也頤養道理而求養故三爻皆凶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無時而不凶也

六四居大臣之任而才質柔弱似不勝任惟六四到此知自柔弱下有初九陽剛之質屈己就養是亦吉也內既陰柔必資人以養其威嚴固非色厲內荏徒有外貌之威嚴也以其有所養然也其欲遂遂无咎常人資人養以有能既得之則必認爲己有而忘夫人是未必无咎也惟到此一節其欲賢好下之心遂遂然相繼不已庶幾无咎也象上施光也者譬如天之雨雖本與於山川至其及下則是自天而下也六四本資初九而有能至其有為乃自六四下施也

六四易傳所謂柔順而正者以陰居陽謂之正以陽居陰亦謂之正六五當人君之位天下所望而養者也今也六五以柔弱之資上資於上九以頤是拂君之常經也然人君既知柔弱及任用大臣須是正一不變乃吉如漢之元帝任蕭望之所宜居貞者也惟任不專故恭顯得以陷之而幸亡漢室大抵資人以有為可小事而不可大事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以剛健居師傅之任人君資之以有養是山剛健以養者也然既有剛健之才又須有戒懼之心兩者兼備然後可以涉大川使有剛健之才无戒懼之心則是暴虎馮河徒勇也有戒懼之心无剛健之才則是兢兢畏懼亦不能有為也惟兩者兼備故作大事而天下蒙其利又六五不可涉大川上九利涉大川六五君也上九臣也君當量力臣當盡力君當畏難臣當御難君之患常在於太自任臣之患常在於不自任

大過 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卻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

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蓋大過雖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為是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見理不明者見衆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何懼之有我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何嘗獨立乎彼衆人紛紛之論人數雖衆然其說皆无根帶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衆衆反為獨矣

習坎 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中則為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羣衆中決無容身之地

常人言險必以為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為易九五凡水火以常論之水則陰火則陽至以爻論之天一生水水中行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

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滿而溢，則能出湖之類是也。故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忠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屯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屯極必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以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離

序卦，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利貞，亨，言人有所附麗，不可不附於正人。如孔子微服過宋，乃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則臣，則所附得其正。可知故必貞乃亨。畜牝牛，吉，畜字最要。大抵人欲附麗人，必恭順和柔，乃可。故曰：禮恭然後可以言道之方。然人之恭順，豈一朝一夕所可致，必蓄養有素，乃可。

象，大抵人不可須臾離於正。如日月之不麗乎天，則失其所以明。百穀草木之不麗乎土，則失其所以生。然則麗乎正者，非明者莫能也。欲附麗人，必先知其正，乃能附麗。不知其為人，安能附麗乎。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離卦，蓋言人欲出險，雖不可獨立，然必求附麗於人。以一封觀之，一陰居二陽之中，故上下相輔，所以為離麗。然六五君位，而以六居之，似乎非正，殊不知六雖柔弱，得五則為剛，以六居五，正所謂柔麗乎中正。

象，不曰二明，而曰明兩，此以明繼明之義。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正如堯舜之相授受。文武之相繼，如曰：重華協於帝，此是以明繼明。如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此亦以明繼明。大抵天下道理，本自相繼，以明繼明。自是常事，後世徒見堯舜禹湯之後，有稷、官、遂、益、舜、禹、湯、文、武，成康以明相繼為異，殊不知以明繼明，卻是常事。至於太康、桀、紂、胤，乃是異常事，雖不見而理常在。初九，大抵人之念慮，雖未發於外，要當制之於未動之先。蓋離是火，九是剛，火則炎上，剛則欲進，火與剛在乎用之如何耳。善用之，則火為明，不善用之，則為炎上。剛善用之，則為正，不善用之，則為躁進。故必敬於先，然後能无咎。

六二，以文明剛中之才，居下體之中，故曰：黃離元吉。善之長，元吉，蓋无以復加之吉。然六二之所以吉者，正以得中道。大抵才過乎中，則是智者過之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致廣大而不能盡精微者也。

九三，居下體之上，前明將盡，後明將繼之時，是猶死生之際也。不鼓而歌，則大驚之嗟者，彼畏懼者其凶固明。至於鼓而歌者，雖自謂達死生之際，殊不知死生乃常事耳。初九，不可樂才鼓而歌，則亦為死生所動矣。故皆凶也。象曰：何可久也。此一句，最要。看日之既及，自然傾沒，雖千數萬計，亦不能留。此何可久也之義。

九四，處近君之位，聖人於此一爻，嚴其義，峻其辭。正天下之大分，明君臣之大閑，謂九四大臣荷佞君位。

突然而來，則受莫大之罪。焚者古之極刑。然六十四卦，近君之位，皆不明此意。獨於離一卦言之。何哉。蓋離有相繼之義。九四以剛強之才，上逼君下，繼下體之上，大抵人臣之繼君，必如舜繼堯，禹繼舜，乃可。無舜禹之心，即是莽卓。

六五，以柔順文明之才，居君之位，自可怡然燕處。然位雖高而理實危，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苟恃其尊，則必底於敗。故曰：撫我則后，虐我則寇。惟離之六五，能泣涕戚嗟，而不改安。若謂子臨兆民，懷乎若朽，案之取六馬，所以致吉。

上九，一爻，正如成湯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然上九以剛毅奮發之才，是天錫之勇也。以離而居上，是聰明睿智出於天錫，以之出征，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是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亦如成湯伐桀，賈附勢，實繁有徒，其時罪惡，非不衆，湯但放桀而已。書曰：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則其餘皆无罪。象曰：以正邦也。此亦表正萬邦之義。

咸

咸，極、二卦，須合看。咸卦說中有正，恆卦正中有說。何故。咸兌上艮下，兌說艮止，故說中有正。恆震上巽下，震動巽順，故正中有說。咸卦少女，少男，故為說恆卦。長女長男，故為正。

咸亨，利貞，取女，吉。天下之理，有通有塞。以誠相感，无所不通。一或不通，則雖近而一家亦閉塞而不通。故交相感，乃亨。然交相感三字，言之甚易，聽其所以交相感之理，則難知也。若我至誠，必待彼至誠，然後謂之交相感。則是有待於外，彼或不誠，則不能相感矣。此說其未安。我苟至誠，則天下自然相感，初无待於外也。然人之交相感，易得不正，故必利貞。然後亨。

象，咸，成也。止取女吉也。君尊而臣卑，夫倡而婦和。上天下地，理之常也。然下天而地上地，則為泰。男下女，則為咸。蓋以位言，則上下之分，一定而不可易。以交感之道言，則必在上者先感下，則在下者斯應。如君必屈己以下臣，男必屈己以下女，是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各有所感，而无不應。如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徒見人心感而天下和平，而不知各有所感，觀其所感一句，最要。看蓋聖人感然在上，百姓感然在下，須是看觀其所感一句。

象，山上有澤，咸。山高而上有澤焉，是山澤通氣也。君子觀象，然後能以虛受人。谷虛則有應，伊川解虛以受人，最當玩味。若心不虛，而中有主，所主者在官職，則山林之言不受。所主者在山林，則應世之言不受。惟無所主，故泛然无不受。且如一江之闊，只受一江之水。如受兩江之水，則溢矣。今之人只說與正人處，至邪人已不能與處。惟聖人无限量，故不擇合，无邪无正，皆能受之。所以然者，以其中心虛而无不受也。大凡天下之理，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受。伊川云：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是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成必通之道也。此六句最當看。

初六，雖與四相感，然感之初者也。感之初，信未孚，志未交。此一爻只如此，甚分明。當玩味志在外也一句。今人與朋友親戚交感，但責人而不責己，只說我誠意已孚，而彼不應，不知己之誠未孚，如足指之

方勵安能成人。此一爻不以誠已孚而實人不應，但以志尚在外，而不能自足。又曰：六處成之下，是成之淺者也。故以悔言象曰：志在外也。常人之成人，成之不入，即止初六則不然。謂成其成，是在我者微，未足成人也。故志在於外，无自己之心，求為成通而後已。

六二一爻大抵君臣上下貴賤之間，君當求臣，臣不可先求君，上當求下，下不可先求於上。貴賤之理，亦如此焉。二與五正應，五在上，二在下。六二柔順說於上，有如匪之好動，動不知止，因之道也。若不待五求，而先自動，則不能安分，諂諛冒進，惟能居守而不好動，則可以言象復明其順，不害者，言長沮、桀溺之徒，乃與君相忘，但不可先動，使君信而臣和可也。蓋上下君臣之閒，又不可隔絕而不通，要得其求，則順而從之，卷蓋之閒不可不察。

九三觀頤之初九，可見九三之義，頤之初九有剛陽之才，不自知其剛陽之貴，反與九四為應，如人自有靈智之德，反舍之而觀其人之榮頤，所以謂之觀我榮頤。成之九三亦如此，以九居三，不自知其陽剛之才，可貴而反慕上六，舍陽從陰，舍上從下，是不能自貴，是有隨於人之動，其吝可知。故曰：成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成其股，亦不處也，謂不能以貴自處，而處於卑下也。又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謂九三以剛陽之才，而不知自信，不能使人從己，而反從人也。今之學者，蓋亦如此，吾之性，本與天地同其性，吾之體，本與天地同其體，不知自貴，乃慕爵祿，不知一體之中，自有廣大之道，所謂舍爾靈龜，觀我朵頤，成其股，執其隨者也。

九四居感之中，正是心虛，中虛感應之大者，所以成之一卦，九四之爻，最大，貞之一字，最好。看伊川云：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虛中无我四字，固是貞，只認此四字，但識虛中无我，又不識貞字，貞之一字，果到虛中无我地位，方見在易謂之貞，在大學謂之正心，此心一正，則其所感者，无有舉過之患，自然无往而不吉，悔自亡。若夫虛中往來之人，心既不正，則往來不息，乍形乍滅，乍起乍伏，本心既失，已是私心，則是隨其朋類，方始思得，此思卻有限量，有思則无，若到貞吉悔亡，則窮天下之事，无不成通，繫辭於九四一爻，推廣何思何慮一句，以教學者，何思何慮，當如伊川說，然前說皆是心之正體，未嘗說下手處，至於屈伸相感，至以崇德也，卻是下手處，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慎慎往來，未光大也，所以貞吉悔亡，由其思不出位，未為外物所誘，故正者，其良心良知之所在，固无交感之害也，局於小智，慎慎起伏，所以未光大，以其无所有之光大，反逐於物而私應感之，蓋心本光大，至此則光大皆不見。

九五成其脤，大抵為學最要識向背，若任私心而行，私心所喜，則成，不喜，則不成。所見者誠，所不見者不誠，如此，則所成淺狹。六五雖成其脤，然所成不大，止无悔而已，是為成感之人，若哉，故象言志，末也。上六至誠方能成人，上六以陰柔居卦之終，專以口舌成人，帶之巧言如簧，其口雖不能辨，其心終不誠，且如二帝，未嘗无典謨，其所以成人者，乃在典謨之外，三王，未嘗无訓誥，其所以成人者，乃在訓誥之外，孔孟，未嘗无答問，其所以成人者，乃在答問之外，若无誠意，而徒有典謨、訓誥、答問，未免為藤口說。

復

復以長男在上，巽以長女在下，故夫先婦後，男上女下，理之常也。大抵易合者必易離，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且如閭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終必變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際，皆然。

无咎利貞，利有攸往，通乎古今，行乎天下，而後謂之常。行於今，不可行於古，行於家，不可行於國，則不可謂之常。通乎古今，則不可改矣，行乎天下，則不可違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閭門之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一身之常也。其曰復亨，无咎利貞者，常行之道，利在於正，使其不正，雖一朝行之，亦不可也。為學亦然，門戶已是，議論已正，常而行之，雖終身不可改也。所學所行，未得其正，則安可以一朝居哉。復而曰利有攸往者，如書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之內自有新新之內自有一，有終有始，本不可謂之一今也。以為一者，是不常中自有常也。不善學者，以為一定不易而已，由是至於執而不通，利有攸往者，乃變通不息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寒往暑來，不已不息，所以為天地之常。

象曰：復，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復，復之一字，最難看，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非獨可以見六十四卦之妙，又可以見易之全體。蓋乾坤者，易之門也，外乾故剛上，內坤故柔下，雷動而風發，此相應常久之道。故復云：巽而動，初與四為應，一與五為應，三與上為應，皆以剛柔相應而為復。此四字，則六十四卦皆具見矣。剛上柔下，乃尊卑定分之常，雷風相與，乃運用變化之恆，巽而動者，天地萬物，未嘗不順理而動也。剛柔相應，天下之理，未嘗無對也。此四字，乃天地之常經，大易之正義也。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大抵通天下萬世常行而无弊者，必正理也。若一時之所向，一人之所行，則必不能久，故恆之亨，利於貞，亦如漢文帝好黃老，至文帝之後，則黃老之道不行，梁武帝好浮圖，至武帝之後，則浮圖之道不行，蓋非正道，則必不能久，夫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也，不已兩字，最要玩味，天穹然在上，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墜，地類然在下，使其无不已之道，則久而必陷，惟是有不已之道，方能久。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終則有始，正知人之一身，自少至老，爪髮皮膚，未嘗須臾不變，若說終身不變，則失其所以為身，亦如水若止而不流，則日涸一日，惟其常流不息，所以不窮。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此正與中庸所謂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之理，同當玩味所恆二字，人但見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久道，而不知所以久照，所以久成，所以化而成處，故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象：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以雷之象，或在南山之陽，而在山之側，而山之側，風或起於南海，起於北海，二者初未見其為常，君子於此，乃立不易方，若與雷風之象，不相關涉，蓋立不易方，乃立其所當立之地。

故也。人於立處立。猶風雷於起處起也。且象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象則曰。立不易方。此理雖新。新不息。然不曾離元來去處一步。此所謂立不易方也。如始乎爲士。只是在此。終乎爲聖人。亦只是在此。雖是立不易方。又不可久非其位。此全要人體會。

初六。相應而相親者。此常理也。恆之初與四。時位不同。則不可以常理論。何者。初在下而賤。四在上而貴。而又有二三開於中。當自安分可也。初六不達。夫勢利之分。區區責人之應已。而以常理待人。四又以尊貴居上。而不與之應。此其所以凶也。交游亦然。始也相親相應。亦固其常。自夫一賤之分。而勢位異矣。苟不知勢之異。勞精神以求其應。則亦有求深之凶。然始字最當玩味。大抵人心責己。責人深。不知勢位之既分。而以始交之心求之。故言始求深也。

九二。大抵天下事。惟得中則可以無悔。九二以陽居陰。非中也。何以謂之悔亡。蓋得形之中。不若得理之中。形之中。上下之中也。譬如屋之中央。有定所。若理之中。則無往而不中也。九二以陽居陰。以中而處於下。又應五之中。居中而行。雖非得形之中。而處中應中。有理之中。所以悔亡也。是中也。友古今而不易。歷萬世而無解。然悔亡兩字。尤要。天下事本無致悔之道。不須言悔亡。亦由本無致悔之道。不須言無咎。惟三非得形之中。自本當有悔。今也處之而得理之中。故復云悔亡也。大凡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在乎處之如何耳。象曰。能久中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九二所以悔亡。由久於理之中也。觀此。則見時中之義。

九三。事有未是。則當去之。及到是處。則當守之。故有正者。必當居其正。有其正而不能居。則失其所以爲正矣。三以陽居陽。得其正矣。不能固守而又求於陰。乃反更益上六。是已正而不能居。故蓋惡承之。雖正而亦吝也。象曰。无所容也。學者於此一句。要。可以容身之處。而不容。將何所復容其身。以九居三。本自有容。惟其不常。故雖一身亦無容。是捨可容之地。而反至無容之地也。大抵常之道。在乎中正而已。九二本非正。而居中。所以雖悔而亡。九三雖居得正。乃捨是而從非。捨正而從邪。故曰。无所容也。二爻須參看。

九四。天下之事。居得其正。雖終身而不可捨。苟居非其正。雖一朝而不可居。四以陽居陰。處非其地。是居不正。不可一朝居者。亦猶田獵必於廣澤大山。乃有所得。苟於田野之間。求之。雖使王良之善御。后羿之善射。亦終無所得。故象言久非其位。謂以九居四。不得其正。故也。不得其正。苟泥其常。久居而不易。終無禽之可獲也。此一爻。學者尤宜看。如人爲學。不得正當門戶。則雖伏几案。磨與。勞神敝志。亦終无所得而已矣。

六五。乾。健也。天以剛爲德。五居尊位。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宜發強剛毅以爲尚。今反以柔居上。雖使常永貞固。然在婦人則吉。蓋婦人之道。專在於柔順。居閨門之內。當常守其柔順之德。而不變。今六五以君之尊。反以婦人之德。柔備巽弱而不變。又安足以濟事。故在夫子則凶。上六。陰固純一。故謂之常。振動躁擾非常也。上六以陰柔居上。不能守常而振動。是以不常爲常。所以凶。

也。大抵立天下之功。必悠久膠固。然後能成。若振動躁擾。暫作易輟。安能成功。故曰。大无功也。象。遯。遯而亨也。象。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居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必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已。道忘。退則忘天下。故雖二陰長。君子愛民之深。憂民之切。惟懼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一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切。故其處位。未嘗敢去。雖小人方盛。理之所不可不遯。然必盡己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拯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猶不忍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去。君子固不遯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留。然豈如潔己好名節者。知不可爲。遂忽然忘情於天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須別白得此理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當遯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不可爲矣。至剝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進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處。須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象。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思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多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感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一爻。如獸之逐。則尾在後。乘費皆去。而已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本身而退。若臣既既退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冥。正如蔡邕嘗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居卑下而爲祿。隱。可也。易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爻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他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退而去也。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不陸。則相响以沫。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

六二。大抵人情。當屯難遯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不陸。則相响以沫。相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不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北風曰。北風其涼。雨雪其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又曰。攜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

衡圖並為威虐。莫不相持而去焉。則亦避之時矣。

九三。大抵避者。當避即避。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避矣。以九居三。居下體之上。位之尊顯。處避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戀顧盼。下切比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宰制而不能決其避。是當避而不能避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危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避。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戀。乃畜臣妾之道。德臣妾之情。常有戀戀之意耳。亦如窺視利女貞。不在利女上。

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避。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避矣。曰好避者。謂九四與初為應。雖有應好。亦避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為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避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言君子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未有盡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當此際。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為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為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為君子。四之柔勝。便為小人。君子小人。尤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象曰。以正志也。正之一字。須詳詳看。常人多言求進。須理會邪正。若避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避亦不可不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絕俗而頭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須要看得定。上九。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若隱避而未與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體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於胸中。則不能無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屬。終之肥也。肥遯之肥。蓋亦如此。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四

大壯

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弱之對。避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為壯也可知。

象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壯耳。剛以動剛。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欲。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己。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己之壯。乃狹己之為。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己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無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為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己之強。以為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以正大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偏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盡克一己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看正大兩字。人與天地三者。初無輕重。緣卑汗淺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學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己。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己之私慾。雖首。百之勇。克之猶難。當在天上。大壯。聲既高且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禮勿履。

乃為其壯。蓋務自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也。能於一身上下工夫，最為壯也。初九以九居初二者，皆柔陽。又居乾體。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於進退，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他卦有孚不同。貞凶有孚，謂其凶無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體，何故凶？蓋體既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禮，則吉。若用此勇銳，進安能不以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為。既處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踰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學之初，稍有剛強，制退不定，使欲奮然作為，見於行事，其往而得凶，蓋理之必符而無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遂欲作為，是反為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一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貞吉者，蓋直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說大壯，將謂直是猛厲，卻不知只在柔中處。二柔也，九剛也。以九居二，是君子所謂剛者，只在柔中處。二與初皆九，資賁略同。何者在初則凶，而二則吉。蓋二雖是以剛居乾體，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以中，居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體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惟恃力用壯。君子則高視一世，无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舉以犯上，而踰於有為，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不可也。以此為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稱君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爻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雖貴賤不同，其剛陽太過則一，大凡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狠，恃其角以觸藩，雖未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處難，以禦之。二者剛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制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腹，此君子道盛之時。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前往，非取其道之盛而可往乎？

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居大壯之極，大壯之時，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羸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往而不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若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處。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進之時，又有自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為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羸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尤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為晉。晉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所以為盛也。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於日三接，是為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味玩，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為盛，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為盛。夫康侯者，懷才抱器，足以安天下，非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愧。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誠能循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己，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遠。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蓋君以能用賢為盛，能可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為盛。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

象，晉之為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為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味玩。非特君臣之間為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於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傳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入道之門乎？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乎地，炬赫光明，凡舟車所至，無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燦而充之，則光輝燦爛，亦日之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昭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炫耀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燦爛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

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阻礙於貧賤，當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為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川曰：事非一變，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寬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

六二以陰居陰，而自進上無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淡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自愁。譬如愁如為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蓋大凡人處憂愁憤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備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備弱，在下无所慮，惟自守於正，不充謂於富貴，不阻權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之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蓋言受其介福，只緣能居中而守正，蓋貞吉二字，當困厄之時，最切要，當困厄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無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道。

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陰以類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象折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誥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衆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无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見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

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爲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

六五、既得尊位，又爲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爲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得失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爲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足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

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計，以之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退則避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正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從容，待其自至，非剛強也，若剛強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養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夫之剛所以言未光也。

明夷
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爲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爲傷之象也。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爲君所信，下爲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

象，明入地中，明夷，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於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時暫入於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无，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絕，觀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常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唯是內蘊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隕不亂，羣人烏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刃，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因於羣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已，柔順文明，本非二事，內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內之无文明，亦非稍光埋影之謂也，日之在地中，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此所以能蒙大

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爲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爲和光同塵，故又以內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象言文王及箕子，至於交，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爲卦，坤上離下，離之內，即文王之內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中有一缺，文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

六二、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者，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爲明夷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者，順以則也，一句，蓋所以疾去者，非爲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

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爲者，是湯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不忍，意如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爲，待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无湯武之志，則無矣。

九四、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苟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爲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若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內，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在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在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六五、上六爲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爲難處，方欲毅然剛強，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爲商，爲臣，紂之叔父，乃伴狂爲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獨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暗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觀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暗中自有正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爲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先王一念之正，足以處晦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

上六、處傷之極，以陰居坤之極，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則登於天，後入於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崇爲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矣，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亂身失國，是入於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開人君自悔之意，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法則也，若常守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

家人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十四
三十五

大抵人之困窮。當反於內。故明夷之後。次以家人。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自昔聖賢所以成就。如孟子所稱。傅說膠鬲之流。皆自憂患中來。後世人處憂患。所以不能成就者。只以其但知憂憂。憂而不敢。於內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者也。伊川云。正倫理為恩義。此兩句最當。看常人多以倫理為兩事。殊不知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所謂倫也。能正其倫。則道之表裏已在矣。常人多以用私為恩。施公為義。殊不知能恩其所恩。即是義也。若正篤二字。尤當玩味。蓋倫理在彼。正之在我。恩義在彼。篤之在我。倫理初未嘗亂。人自不正耳。恩義本未嘗虧。人自不篤耳。若得正篤兩字。可與論學矣。

利女貞。大抵正於己。其正尚未至。惟及於人。方謂之正。故曰利女貞。伊川曰。正者身也。女正者。家正也。正不獨身而能及人。則家道成矣。

象。以卦才言二居內卦之中。女之正也。九五居外卦之中。男之正也。然正位二字。最當看。天下事如器用。若去合順處。便無一事。所以乖爭。陵犯。緣於不合順處。順了。故男本當在外。女本當在內。知其內而位之於內。知其外而位之於外。則一家自然無事矣。天之所以。上地之所以。下其義亦不外此也。推而言之。為君者止於仁。為臣者止於忠。各止其所當止。則天下無餘事矣。

象。火熾則風生。火既熾。則不慮風不狂。德既盛。則不慮家不化。故君子觀象治家。惟善於言行而已。知風化之行。在己不在外。故自反之於身。夫身之所出者。不過於言行。故言有物而行有常物者。有事之謂。常人信口而發。及究其實。便無一事。故君子有事而後有言。故曰有物。常人之行。行之於始。而不能行之於終。惟君子終始如一。故有常。夫言之無物。猶可以欺外人。若在家之人。則必究其實。故在家之言。尤不可妄行之。無恆。在外人猶可以飾一時。至於在家之行。最易敗露。故在家之行。尤不可忽。伊川言。一言一動不可易也。不可易三字。最當看。言行至於不可易。則言自然有物。行自然有常。凡君易傳。須當細看。且如看家人傳。正家之本。在正其身。須是體我正身如何。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須是體我不可易者如何。如巽順於事。而由正道。常人讀此等處。只平讀過。若要看。須是深體。

初九。司馬溫公家訓曰。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家須正之於始。乃易為力。故王弼言。當治之於始也。伊川言。羣居必有悔。夫羣居相聚。則忌克疾害。無所不有。故於羣居之時。最見悔處。若不常知檢點。則乖爭陵犯。無所不有。須防之於始。而後可亡其悔。象曰。志未變也。伊川云。於正志未流散之前。而閉之。正之一字。最要。看夫人之心。本正。迨夫流散。然後失正。於其未變之前。而用之。何往而不正哉。

六二。女正位乎內者也。女子處乎內。必有所聽命。而不敢專。故不得自遂。然此一爻。伊川則以為二以陰柔之才。而居陰。無所為而可。朱子發之說。則以為女在內。無所遂。如大夫無遂事之類。若以象辭看。當從朱子發說。蓋九五一爻。在外專說男子。則此爻專為女子說。

九三。以陽處陽。是以嚴治家者也。夫治家之道。與其失於寬。寧失於嚴。嚴則無寬裕雍和之道。而有悔厲。然未至於有失。故終則吉。寬則失治家之節。大節既失。縱放肆何所不至。故雖見其寬裕。終必吝矣。大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治家之道。主乎嚴。故與其嘻嘻。寧若喑喑。此爻如對兩家而

言。且如入一家。見其父子夫婦。濟濟有禮。則可以知其必興。見其嘻嘻。然以歌舞為樂。則可以知其必敗。

六四。以六居四。是以陰居陰。順也。又是巽體。亦順也。富者。人之所忌。當家道富盛之時。最是難處。既為富家。又迫近九五剛暴之君。正在多難之地。惟六四則可免。蓋無好勝之心。而以和易處富。自然得吉。何者。人道惡盈而好謙。六四乃處富之道。以其巽順而已。衛公叔文子朝而請。草薺公。退見史鱸而告之。史鱸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及其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鱸曰。然。子誠可以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此六四之謂也。

九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男正位乎外者也。夫男正者。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治家之道。無一不。然後為至。如堯舜文王。是也。故曰。王假有家。夫王者之治天下。必先正其家。故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文王利於寡妻。其於治家之道。無纖毫不至。家道既至。則天下不勞而自治矣。故曰。勿恤吉。若家道未至。則安得而不憂乎。伊川云。有家之道。既至。則勿恤而吉。既之一字。寓意深矣。象曰。交相愛也。言有家之道。至則內外相愛。而無一毫之不善矣。夫所謂勿恤吉者。非謂放意而不理也。蓋家道未成。則朝夕之間。警恐畏懼。未嘗少寧。家道既成。則勿恤可知矣。

上九。專於恩。則失之偏。故濟之以威。則得其中。然吾之威。嚴不出於孚。誠則亦剛暴之威而已。故必出於至誠。則其威乃威也。故得其家道之終吉。治家而無威嚴。則不能常久。威嚴而不孚信。則人不服。故有孚威。則吉也。在我者。不先有孚信。而以威嚴率人。則人皆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何以致家之齊乎。象曰。反身之謂天下之事。無過反身。必曰。反身者。謂乎自我。出不當任。感聽人觀吾之誠否可也。因是而推之。則凡在渣政臨民。千條萬緒。無過自反而已。

睽。睽之序最當看。家道一失。節不正。必至於睽乖。故家人之後。次以睽。睽離上兌下。火之性炎上。則愈動而愈上也。澤之性潤下。則愈動而愈下也。一上一下。初不相親。所以為睽。睽既離。猶有吉者。有二五也。夫當睽之時。本不言吉。惟其卦才有吉之道。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彌縫。而致小吉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譬如君子與小人同室而處。本未嘗睽。而其志已相去不啻千里之遠。此居離同而志則不同也。所以為睽之義。

說而屬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僅能小事吉處。睽者。其可易耶。九二居下體之中。是說而屬乎明也。六五居上體之中。下應於二。是柔進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乎剛。君降志而應乎剛明之臣。臣盡道以輔乎柔順之君。君臣之間。盡道相與。於睽乖之時。雖不能大有所為。亦可以小吉。大抵天下之治。患君臣之不相與。今也君臣上下相與如此。乃止於小吉。何哉。蓋天下之治。主乎君。睽之時。六五為君。其質本弱。雖欲強之一歸於治。有所不能。亦如伊尹一人耳。在成湯時。則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格于上帝。蓋太甲資質本弱。不及於湯故也。

天地際至時用大矣哉。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運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

事。本未嘗異。際之時用大矣哉。時用二字。最當看伊川云。處際之時。合際之用。合之一字。尤當看夫萬

物之異。如此而欲合之。將如之何。曰。予一以貫之。正合際之道也。

象世之所謂相反者。無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嘗有異。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互為其用。君子須

是得同而異之理。方可以盡際之義。然象言天地際而其事同。男女際而其志通。萬物際而其事類三

句。則自異而同。此則言同而異。蓋聖人使人於同之中。觀其異。異之中。觀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識此

初九處際之時。初本當有悔。而反能亡其悔者。以其得九四之應也。二爻皆九。本不當相應。而此獨相應

者。蓋皆處於患難之地。譬如兩君子當患難之時。而相與也。夫際之時。與小人相處。則未免於禍。惟初與四之九。皆是君子相與。此悔之所以亡。馬者行之物也。君子未嘗不欲行道於世。所以取馬而

濟。惟是上下交孚。無定髮可開。則雖危可以无咎。且如陳平。周勃。為漢相。居當諸呂擅權之時。可謂險

孤矣。當是時。平、勃雖為二君子。初未嘗相協。後因陸賈之言。始交歡合謀。將相和而士豫附。故能收諸

呂。定漢室。使平、勃不因陸賈之言以交歡。則二人雖皆是君子。未見其能濟。是故定漢室之亂。必在平

物之交孚。處際之用。惟在四與二之交孚。

六五厥宗噬膚。宗者親黨也。謂九二也。九二為六五之正應。能以誠信之心。固結而深入。故云噬膚。此一

句最當看。二五如一家人。故能深入。今之事君者。往往欲入人之深。而不知厥宗之義。夫厥宗者。上下

交信。若一家人。方可用吾之誠。深而入之。則雖有悔而可以亡。有咎而可以无。苟不知厥宗之義。必

至末信而諫。將以為誘已矣。

九二。大抵直情徑行而不失正道。為甚難。夫當際乖離之時。上下志會

不相合。若以直攻曲。以正攻邪。君臣之間。相與為敵。非特有害於身。又且有損於國。惟當宛轉以入之。

故曰。遇主于巷。于巷者。非枉道以合君。乃務引其君以當道。故曰。未失道也。大抵委曲而不失其道。若

處和協之時。則易。若處際乖之時。則非剛明之才不可。故遇主于巷。苟非以九二剛陽中正之才為之。

雖曰不佞。吾不信也。

六三。有所謂天合。有所謂人合。雖寡不能勝衆。弱不能勝強。然天合者。終不可以人勝。陰陽之合。天合也。

六三之陰。應上九之陽。是天合也。九二、九四之阻隔。是人力也。彼以人力而阻己。己又以人力敵之。則

必見傷也。固守以待天理之自合。則始雖有難。終實無害。故伊川曰。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

象。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處之。故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

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塞。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

於塞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知其

難而遂止。所以為知也。然所謂見險而能止。非畏其難。意惰而一無所為也。故大象以君子反身修德

也。伊川說是以吉也。一段最當看。

象。夫當患難之時。必有處處之。故為險在上。是險在前也。艮為止在下。是見險而能止也。坎卦本是坤

卦。只因第二爻變。遂至於險。使第二爻知坤順之可從。而復歸於坤。則無復塞。惟第二爻不肯變。故止

於塞難也。知矣哉。知字最要。當平易之地。則縱步。至險危之地。則駐足。則又何以為知。惟其知其

明之。
 六爻初六曰往蹇來譽九三曰往蹇來反六四曰往蹇來連上六曰往蹇來頤皆以冒險而往爲成以知
 難而退爲美至於六二九五兩爻一言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一曰大蹇朋來與四爻之義不同何也蓋
 五與二相應是君臣相與戮力以濟險難者也安得袖手而不爲乎

解

大凡患難之極必須解散者患難已散天下已平天下初定之規模也以卦體言之坎爲水震爲雷雷
 之震盪雨之灑潤則無有不解散者利西南西南坤位柔順平易也如武王之勝紂則必垂拱而天下
 治高祖之滅秦必用蕭曹之清淨光武之誅莽必閉關不用兵是皆以平易處之也雖然必如湯武之
 伐罪救民以致太平則其用大而可以盡坤道之順若兩漢之君以智力持之又不可以當此也無所
 往者當天下之初定患難之方解又不可復有所往也如秦之并天下而欲有所往故築長城平百粵
 而終不免於難隋之兼南北而欲有所往再伐高麗而亦不免於難故解貫乎無所往然豈皆無所作
 爲邪故又欲知來復之象有故往夙吉者當解之時不可有所往然必有所往者又當不終朝而爲之
 夙夜以進則吉如晉武帝平吳之後固未嘗與兵生事然而君臣之間因循苟簡清談廢務坐視而至
 於弊故二者不可一偏一於有所往則不知利西南無所往之象一於無所往則又不知其來復吉有
 故往夙吉之象往與不往之間其間不能以寸故不可執一偏也此象又有一說西南坤方也坤柔也
 天下之難初解當以柔治天下和緩安靜不須躁促急迫欲民服我民心不歸於彼必歸於此彼既無
 所他往自然歸我矣其者指人之辭大爲規模寬以待之天下既在我規模之內已無所往捨我將安
 之乎吾之所謂柔道者又非緩弱之謂其所當往者赴之不俟終日此所謂有故往夙吉也豈特解國
 家之難爲然哉治心者亦然心之惑初解不必汲汲驅迫此心使歸於道但順而治之此心都無所之
 則自然來復矣雖順而治之亦非任之如枯木死灰其不息之誠元未嘗頃刻停滯也

象當險難之時必有動作施設然後可以出於險苟無所爲而坐視其弊則終於險而已尙能免於險乎
 凡當解散之際天下初平必須用廣大平易之道與民安息如是則可以得民之心而民歸附矣雖用
 平易廣大之道而不生事然必須克復先王之政教法度則來而得中如周禮所謂刑新國用輕典是
 利西南之象至刑平國用中典則所謂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凡天下之機會不可失苟處解之時有所
 當爲者必夙爲之然後可以有功苟一於無所往則安能建大事立大業成大功哉天地解而雷雨作
 出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此數語當以意會無可解說但會得解之氣象如此則知
 大矣哉之義

象當解之時天下初定正當與民休息還定安集施恩布惠以及其民故君子觀解之象救過宥罪自漢
 以來至於今日皆如此過有過誤而犯也故君子救之罪者其出於本心的然有罪故君子雖寬宥之
 亦不赦其罪大凡仁與義本是一事而今人作兩字看殊不知仁而無義乃婦人之仁爾故先王有不

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所救者止於過若有罪則義所當刑自漢以來皆不知此惟知救過爲仁而不
 知有義至於元惡大憝得肆其志而善良之民或被其害以是知仁義之道本非兩事

初六无咎易之文最簡易惟此一爻蓋解之初始出患難當用簡易之道不可復極六以陰柔處解之初
 上與九四爲應陰陽相濟俱務安靜故無事則自然无咎象云剛柔之際又發无咎之義蓋當解之際
 君得以簡易之道相接方无咎如漢之初使高祖欲休息天下若蕭曹以剛勇生事安得无咎使蕭曹
 欲清淨而帝好大喜功亦安得无咎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在解之時與六五之君相應是君子處賢君之右君子輔人君之道去小人最當先大抵去小人須
 當盡除其根本如去之不盡則必流衍復盛以害正道故曰田獲三狐大抵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解之
 爲卦有四陰六五一爻是君位其餘三爻皆是小人今田獲三狐是盡去其三小人小人盡去則中直
 之道得既得中直之道則正而吉矣凡入之情皆以盡去小人爲失之過殊不知盡去小人乃中道也
 昔元祐君子在朝至元祐末小人之大者如章惇呂惠卿之徒固已遠竄不在朝廷然尚有未盡去者
 至紹聖之後君子之道不明黃矢之道不行蓋緣去小人不盡至建中靖國初欲用正人當時朝廷之
 論以爲元祐時人亦當用紹聖時人亦當用殊不知君子小人參用乃非中道至於其後蔡京之徒復
 用中道復不行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塞利西南不利東北
 解利西南



損益
 損之卦損下益上故爲損蓋上雖受其益殊不知既損其下則上亦損矣然其下爲兌兌悅也又下三爻
 皆應於上是下樂輸以奉上人君固可以安受之何名爲損乎蓋損下益上人君之失也樂輸於上人

臣之義也。兩者不相妨。又民止兌悅。凡上有取於民。皆為之損。合上下二體而觀之。下當樂輸而不怨。上當取於民。有制不可无所止也。

象山下有澤。為損。以澤之氣上升。滋於山也。雖山在高。無假於澤之滋潤。然而澤既通上。氣脈自損。此損下益上。所以為損也。風與雷。相發相益者也。風烈所以助雷之威。雷震所以助風之勢。更相激揚之義。所以為益也。推山下有澤之象。若以勢論之。則山澤本不相資。山高澤深。固自為損。以氣論之。則山澤通氣。本自有相資之理。譬上之於下。若征敵。其取基本固自有損。若以在下論之。自當悅而奉上。如澤之滋山。並行而不相悖。至於風雷之為益。則當知更相激發。如風助雷之威。雷助風之勢。方能有益。天下萬事皆然。羣居相與。默默循循。安得有損。故君子之觀象。觀損。則懲忿窒慾。觀益。則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二事。在學者分上最切。大抵聖人言近而旨遠。最明白親切。天下最損。無如忿與慾。最益。則無如遷善改過。此二象。若甚易知。然推到精密。難為聖賢。亦不外此。然於此兩句。又自有工夫。懲忿窒慾。是也。懲者。攻治剝削之義。窒者。閉塞止遏之義。蓋忿慾。方興其力。甚壯。用力稍慢。便為所移。所以懲之。與窒。正是著力處。如敵人相攻。必有堅甲利兵。高城深池。方能禦敵。否則見困於敵。必矣。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工夫雖在遷改上。尤在則字上。見善便遷。更無停待。有過便改。無執吝。若雖知善。遲滯而不能遷。雖知過。蓋覆而不能改。便為小人。學者須要看則字。若總而論之。在損所謂懲與窒。在益所謂遷善改過。皆用力勇猛之義。

損六五益。六二損。下益上。為損。損之為卦。上受其益。六五居上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損上益下。為益。益之為卦。下受其益。六二居下體之中。受益之主也。故爻辭多同。然損之六五。弗克違之下。止曰元吉。益之六二。弗克違之下。曰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其辭頗簡不同。君臣之地不同也。損。君也。以人君而受天下之益可也。益。臣也。以人臣而受天下之益。其地至難居。故須長守正而歸功於君。不可私其善於己。故難受衆人之善。合衆善而守之。確然不移。然衆善本非我有。又當聽人君所用。以治天職。豈可認為己有哉。此所謂王用享於帝吉也。

益。九五有孚。人君但誠心惠民。不須問民之威。如此然後元吉。民皆交孚而惠君之德也。苟惠民而先問民之威。與不威。是計功利。非誠心惠民者也。安能使民之樂應乎。梁惠王徒有移民之小惠。已還問孟子以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此不知勿問之理也。

乎。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理未嘗有終也。九二。治小人者。若能兢惕而出號令。當為防備。則小人雖欲不測而害君子。如莫夜之戎兵。亦不必值。蓋我常有備。不問其何時來。皆有以待之。象所謂得中道者。蓋治小人。兢兢戒備。乃是本分事。初非過當。故以中道明之。

婚

女壯。勿用取女。一陰何以謂之壯。一念初發。必長其惡。莫不皆甚壯也。夫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婚。勿用取女。不可用長也。陽雖多。猶恐其少陰。雖少。猶懼其多。

萃

敬德之聚。無如王假有廟。利有攸往。不可以久聚也。順天命時當爾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治道當寬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所以無窮。以其聚散也。凡物之聚。最可觀。衆人之觀。如觀士於庠序。觀商於市。觀農於畝。觀山。則知鳥獸之所聚。觀河海。則知魚龍之所聚。固皆能觀物之聚矣。而不能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未可以舉見也。伊川曰。凡有者。皆聚也。有無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學者能玩味此語。則太極之妙。可以默喻。且以老子論之。老子之論。有無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所謂有無也。至於其所以無。豈能知之。學者當觀此。象。君子除戎戒。戒不虞。聚而無防。則衆生心。王注說好。

九四。上比。九五。下皆羣陰。是得上下之萃者也。以居居多懼之地。故必大吉。然後無咎。

升

象。木自根本。長至于杪。德自小。長至于大。所謂順道也。上遂謂之順。下遂謂之逆。九三。以陽剛之才。而上升。上三爻。皆虛。无所阻礙。夫何所疑哉。故曰。升。虛邑。无所疑也。上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冒利。進而不知止。所謂冥升也。若移此心。用於正道。進而不息。所謂利於不息之貞也。至於象。亦有二義。彼昏冥而嗜進者。固曰。有消而無富。若用之于正道。至誠無息。則所過者化。如物之在蠶。盡皆消釋。無所繫累。此亦所謂消不富也。

困

象。君子以致命遂志。人多謂困窮不能遂志。往往言有其志。而無其命。此不能致其命者也。故分命與志為兩事。而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是為知命之極。惟致其命。而後知命。然富貴而致命。遂志者。易窮困。而致命。遂志者。難富貴。則所為者。成。所欲者。得。命與志。偶合而不見相違。人但見其偶合。則遂以為其合。豈暇思其所以然哉。惟困窮之子。所為者不咸。所欲者不得。其志。每為命之所妨。正君子用力致命之地。此致命遂志。所以獨言於困之象也。

兌

兌。亨。利。貞。兌以悅為義。人情愛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於流。其所順利者。苟非正。

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象說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又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倘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中正則至公，無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時而說，皆未足為難。惟勞苦患難而說，始見其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勦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

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無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悅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至於頹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悅，雖說之過，亦無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雨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無非有益於我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我見處眾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為學之進否，觀其處眾之樂與否可也。

繫辭

理會得生生之謂易，便理會得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蓋生是新鮮變動之意。

太極生兩儀，所謂理必有對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

或問範圍天地，伊川訓為模量，何也。曰：只緣天地無外。

爻象，皆卦畫之義疏也。伏羲、文王，既是始作，無所祖述，不得不闕。夫子後始有解經，夫子象辭，多是拈掇出來，恐學者看偏了。如合章可貞，以時發也。拔茅貞吉，志在君也之類。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五

詩說拾遺

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

看詩且須詠諷，此最治心之法。

看詩者，欲懲穿鑿之弊，欲只以平易觀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

今之言詩者，字為之訓，句為之釋，少有全得一篇之意者。

上蔡曰：善乎明道之言詩也。未嘗章解而句釋也。優游吟諷，抑揚舒疾之間，而聽者已煥然心得矣。

詩有六體，逐篇一一求之，有兼得者，有偏得一二者。

興於詩，與發乎此也。

看詩須是以情體之。如看關雎詩，須識得正心，一毫過之，便是私心。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樂也。過之則為淫，求之不得，展轉反側，此哀也。過之則為傷，天生蒸民，有物必有則，自有準則，在人心不可過也。

凡觀詩須先識聖賢所說大條例。如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又大序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又

橫渠言：讀心平易，始知詩之類皆是。

前入於詩。有舉之者。有釋之者。斷章取義。釋之者。則如大學之淇澳。乃正釋詩之法也。又詩體寬。不可泥著。然亦不可只便讀過。若只便讀過。亦不見其言外之意。越常人之情。以謂今之事。皆不如古。懷其舊俗。而不達於消息盈虛之理。此所謂不達於事變者也。達於事變。則能得時措之宜。方可懷其舊俗。若唯知舊俗之是懷。而不達於事變。則是王莽行井田之類也。序中此兩語。亦有理。

萬章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歸一事耳。再三諄復。序謂尊敬師傳。蓋得之。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猶道周也。方采卷耳之際。未盈頃筐。忽思賢人。更無意采卷耳。故且真之道。周後三章。說賢人在道。路深山窮。谷中僕馬疲勞。勞苦之態。后妃處深宮中。豈識此事。今乃纖悉曲折。若親經歷者。蓋思之既深。體之既至。故不出深宮而自知之。云何。下

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望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如治水。若驟遇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聖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事有禮。則欲之起。是不禁欲之起也。終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二。至于三。則人欲都忘。而純乎天理矣。嗚呼。漢廣一詩。其望欲之大用歟。

鵲巢 居已成之鵲巢。受百兩之厚禮。為夫人者。自思苟無純靜均一之德。其何以堪之。柏舟 汎汎柏舟。亦汎汎也。如賈誼所謂汎汎乎如不繫之舟也。當此之時。使賢之徒處之。不免有輕舉遠引。放蕩林泉之意。而仁人則不爾也。我心匪鑿。不可以茹。茹。納也。仁人之心。好其所好。惡其所惡。非如鑿之妍醜。皆納。漠然無心也。漠然無心。則異端之橫木。死灰者耳。亦有兄弟。不可以據。凡在朝之人。皆可謂之兄弟。言其皆為習俗所奪。亦不可依據也。然仁人終不肯坐視。故納往告之。薄淺也。淺言之。且。況深言之乎。憂心悄悄。此見仁人之憂也。常人有憂。則竟亂煩感。仁人處之。但悄悄然。荀子所謂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是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言日往月來。世事轉短。促微小。常人見此。亦皆有憂。但不如仁人之憂之在身而近且切也。四方之廣。非不能奮飛而隨我所適也。但仁人不忍棄去爾。緣衣 序言莊姜傷已。深得其意。傷已者。非但悲傷而已。又自反其己之未至。後兩章尤深切。絲絲。乃女所治。則上僭亦己之所致。緣絲所以來風。則上僭亦德薄之所招。至此蓋無復忿疾其夫與妾之意。但事事皆引咎於己。而自傷不至古人爾。

谷風 此詩大抵極敘婦人之忠厚。深言夫之薄惡也。行道遲遲。中心有恚。不遠伊邇。薄送我畿。婦人自言我被棄逐。戀戀不忍去。所以行道遲遲。中心有恚。不安也。而夫送我。乃不遠而近。送我至于門城。以我之厚。責彼之薄也。誰謂荼苦。玉如兄弟。伊川之說。為善云。茶至苦也。乃以為甘。新昏。非禮之正也。反好之如兄弟。淫以潤濁。至不我屑。以既得淫水濁。愈見得清水。混濁然清。潔可惡。此所以寤爾新昏。不我屑也。我有旨蓄。至以我御。鄭氏說。似未暢。蓋言春夏之菜。雖美。到冬月則無菜矣。故必藏其菜。以備冬月用。新昏如今。雖美。到窮困之時。則背汝矣。何如不遂。我留待窮困時用乎。此尤見其

窮困不忍去之意。凡民有違。旬旬救之。如鄭氏說。謂凡民有喪。鄰里亦盡往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是以疏喻。然意不相屬。當從伊川說。伊川云。周陸其鄰里。鄰里莫不盡其道。蓋語簡。人不易曉。其意蓋謂此章。當極述其在夫家時之勤勞。不問淺深。不問有無。皆向前去做。東鄰西舍。有緩急時。不惜頭面去救。助如此辛苦。皆是為女乃忍棄我乎。施丘 狐裘蒙戎。止。寢如充耳。我流離顛沛。如此。而汝之衣服。尊盛如此。何不救我。而使之復國乎。叔兮伯兮。云者。尊之至。望之切也。

北門 二章三章。此有以見其時世之敗亂。而人各營私自便。才有人肯出來理會公家事。則凡事盡推與之。更不計其多寡。及入自外。又被室人交相推讓。他人處此。何以堪之。必翻然遠去。而自潔其身。然忠臣之計。卻不出此。只自開解。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耳。退惰之心。至此而不生。吾於北門見忠臣之至。

桑中 桑中之詩。刺奔也。其公室淫亂。男女相奔。所謂云誰之思。期於桑中。要於上宮。送於淇上。想見當時之人。其為惡期於幽遠。豈欲人知之。然其思其期。要處。送處。一一張露洞見。如在目前。皆不得而掩蔽。信乎誠之不可揜也。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陳鄭之風。亦然。其可鄙可恥。如此。何為載之於詩耶。蓋聖人之心。與天為一。雖其詩之辭。似乎淫佚。而其詩之意。則未嘗淫佚。桑中之詩。可見也。如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未嘗以富貴寶位自嫌。故說時不見有嫌。故自然道得安穩。若後世之人。以是自嫌者。宜乎以為可鄙可恥。而不敢言也。

載馳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許穆夫人欲歸。嗚呼。情也。大夫尤之者。以禮義責之也。卒章。謂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大夫之禮義。下能奪夫人之情也。禮義不能止。其何以謂之止乎。禮義耶。蓋詩人意在言外。許穆夫人切於喧。喧。舉許國之人。不能奪其情。然而終不敢往。此所謂止乎禮義也。

觀此詩。須見得言外之意。許穆夫人於兄弟。則仁之至。終能以義自克。則義之盡也。一章。言其思想之切。夫人居深閨之中。雖未嘗驅馳適衛。而思衛之切。其道路之經歷。山川之跋涉。馬行之遲速。常如在目前。許夫人雖為我適衛。其跋涉則勞矣。然我不得歸。終不能解我此心之憂。此章最見其思之切。四章。治病之物。自不病者觀之。采芣若可緩。自病者觀之。采芣為甚急。夫人之思。自無家難者觀之。可緩。自有家難者觀之。為甚急。夫人舉此以譬之。最切。大抵平居以義責人。不難。而能體人之情。為難。今許人徒知以義止夫人之行。而不思夫人之於兄弟。篤厚如此。雖女子善懷。亦是人各有所見而行之。五章。言作詩時在四五月之間。國破民流。徒見麥。凡其然在野。與于黍離。意同。夫人思控告大邦。不知誰可因依。又不知誰能極力救之。大抵雖然不以宗國為念者。固不足論。惟許夫人思衛之情。如此之切。終能自克而不歸。所以見其賢。

淇澳之詩。美武公其美質。而又假切磋琢磨之力也。釋者謂武公不自足其德。非也。賾彼淇澳。猗猗綠筠。窮

以況武公之德也。夫竹之猶狗，其枝葉之茂盛，然日未嘗不加長，何則？其生意未嘗絕也。武公之德雖美，然而未嘗不切磋琢磨，則其德之日進，猶竹之日加茂也。使武公之生，一日不加切磋琢磨之力，是猶竹之生意絕於一日，其可哉！譬夫人之身，使血氣一日而不運，則人之生也止於今日。武公之德，一日而不假於規誦，則其德也亦止於此而已耳。是則德之進無止法，非不自足其德也。觀其始章則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是武公之進德，猶可指其跡而議也。及其次章則曰：充耳琇瑩，曾弄如星，但見其衣服之盛，威儀之美，而進德之迹，蓋已泯然而不可知。非若首章猶見斧鑿痕也。詩人之辭，亦有序矣。非特此也。前二章，今謂之於有匪君子，終不可證。言見其威儀容貌之盛，而不忍忘也。至第三章，則變其文而不言，是何也？此武公德之成也。金錫圭璧，質已渾然，至於寬兮綽兮，綽兮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則武公之德為益至，從容中道，而從心不踰矩矣。武公之德，既成，斯民之在其德中，如在春風和氣中，則又非昔日之不可忘也。夫言不可忘，猶可忘也。至於不知其不可忘，則民也。與武公之德俱化矣。故人言不可忘，不若任其恩而不自知，人言不敢背德，不若任其德而不自知。然則第三章之意，非終不可證之可言可證也。

自首章至以爾車來，以我賄遺，皆我求合太急，所以後見棄，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易合者，必易離者，合之反也。小人甘以壞壞者，甘之反也。如秦晉之相對，無可疑者，樂其甘而不思其壞，此其所以離自咎而終無及歟。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願護而不欲歸，故作是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願護。然又有一說，大抵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願護不能願護，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願護不能全其子也。襄公之母，卻能願護不歸，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

君子于役，人之思親，亦有兩端。後世見其親之行役不歸，則歸咎於君上。此詩當時雖行役之久，不敢歸咎於君，但言今既不得使歸，苟在彼得無飢渴之患足矣。此詩人忠厚之情。

揚之水，此詩有閔怨兩義。王道盛行之時，如長江大河，渾流浩蕩，蛟龍魚鼈，無不奔走轉運於其間。及王道衰，王澤不行，如不流之水，雖以人揚之，而東漸亦為之不流。彼已之子，雖指諸侯侯說，大意謂當時強有力者，皆不為之使，故勞佚不均，非特怨之，亦所以閔之也。平王戊申，政與晉平公城杞相類。如晉文公悼公之時，諸侯服從，以伯中國，安有城杞母家之事。

將仲子，無險我里，非謂其恐傷吾兄弟，也不欲明受殺弟之名，而陽拒之也。仲可懷也，感其辭忠而不覺形之於辭氣也。多言可畏，謂未可亟治而必待其惡稔也。深味三章之意，則莊公之心，不待言而見矣。

叔于田，揚氏以毀譽不公釋之，固然也。然尚有未盡處。民之良心，本自不泯，叔段之美，好仁武一時之

偽飾耳。尚能使民之信愛若此，使莊公真有此三者，何患民之不向慕邪？而民乃不從，亦可見其無以致之矣。此所以深可矧然。然民之從段，固未嘗其良心，因莊公之不德，而使斯民誤從其似者，則又可傷耳。

子衿，禮，則來學不聞往教。學者本當自力於學，今見學校廢，使自放慢，而賢者憂傷之意，反甚於學者。悠悠我心者，甚憂其無以度日也。縱我不往，教子猶宜一來。況我未嘗不往乎？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甚言其無所用心之難也。學者能深味乎此，庶乎其感動矣。

溱洧，溱洧居鄭風之終，蓋男子有厭欲之心，是其風將變處。此詩雖刺田獵之荒，常人但知其荒，而不知其於田獵中，自有精神。三章之詩，不見說其荒，但見其洋洋自得之趣。大凡天下事，各有精神，雖廢事亦皆然，自可默識。

十畝之閒，十畝之閒，刺國小而不能居。此舊說也。雖然，國雖小，視人君之處心，何如耳。湯之國也，七十里，商之國百里，爾爾當時不開湯文之民，其國為小也。湯文國雖狹，其心之處民，則廣大矣。魏國褊小，其君之心，亦能廣大而容民乎？想其心焦然不寧，自處既狹，其處民亦狹，而斯民始有不足。大抵詩人作詩，比物極佳。桑者開開，桑者泄泄，見國人往來如此之繁，則以其褊小，而民不散，譬之滄海之大，山林之廣，魚鼈鳥獸，不見其多，荷畜之小，沼梁之樊籠，則掉尾相並，鳴號終日，此無他，水少而地狹也。閑閑泄泄，其國之小可知矣。國雖小，處於心者不可以小也。顏子之在陋巷，郊外之田二畝，豈能比於魏哉，然而克己復禮，使天下皆歸仁，其氣象以二畝處之而有餘也。詩人之意，又當以是觀之。

碩鼠，無食我黍，言汝勿重飲，他處甚好，我將去之。將者，欲去其實不去，譬之以鼠怨憤極矣，猶且不忍去。所以見忠愛之深也。貫事也，號泣也，誰之永號，言他處無復號泣也。

晉武公始篡宗國而有之，以枝葉而伐本根，雖能請命，無救於逆。國人美之，而聖人存之，何也？竊人之國，以請命于天子之使，雖從而錫之，是賞筮之道也。且武公非不自有章服待周之錫，然後安，則當是時，晉雖強，大王命未嘗不重也。而周王自視以為輕，始從而輕之。周自輕之也，聖人惜周之名器，姑存之以為戒焉。通鑑首載始命趙鞅，為諸侯，亦得此意。

衡門，陳僖公以國小小民寡，慮心不大，委靡懦弱，而無立志。故詩人作衡門之詩，以開導之。自後世而觀，則必將振之以強，狹則必將振之以廣。今詩人之誘僖公，不告之以關土地朝秦楚之說，而取其近而易曉者言之。蓋僖公所以願而無立者，正由安於卑小，不敢以廣大自期。若更誘之以廣大之事，是適投其所畏也。況弱之中，自有強之理，不必於弱之外求之。狹之中，自有廣之理，不必於狹之外求之。天下之理，隨處皆足。僖公之國雖小，然其中至理，本無欠缺。若能取足於其中，亦自有餘。且九仞之門，固自廣大。校之衡門之小，其出入則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衡門之下，亦可以捷徑大河長江。固可以游泳，然以淵溪之水言之，其游泳亦一也。使僖公知此理，則泌之洋洋，亦可以樂飲。僖公正不必國小自卑也。若後二章，又是詩人反覆誘僖公取足於內，不必向外去求。

蜂蟻 蜂蟻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蜂蟻朝生暮死猶且潔其羽翼臂小人雖潔其衣服能得幾時小人正自得而君子預憂其不可倚言君此時無所歸且來我處居語曰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此類也三章同

狼跋 狼跋其胡載其尾說者以狼比周公非也言時世艱難進退皆不可爾公孫碩膚亦為凡凡入進退不能之時必須皇惑不寧而周公方且履體豐碩容儀恬然若此兩句可見周公氣象大凡胸中大者雖處艱難之時亦不能移其寬大孟郊詩曰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只是孟郊胸中自窄狹耳

四牡 四牡騁駟二詩詩語大率相似然所以有說與怨之異者無他焉其說以上知其勤故說耳其怨以下自言其勞故怨耳

棠棣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朋友於生有所求則懷之死則無所求唯兄弟不然原隰前後無援之地當時患難之時唯兄弟然後相求且如人夜出不歸唯兄弟則求之僕爾蓮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備雖盤饌畢備而兄弟不集畢竟不樂妻子好合至和樂且湛後人釋詩皆以人和妻子然後兄弟不和此後人以私心觀之也三代盛時兄弟妻子孰厚孰薄宜而室家樂而妻孥是究是闕置其然乎大抵為家之道兄弟不和妻孥亦不樂樂妻孥和兄弟固一事也須子細思之此理然乎不然乎

出車 觀出車之詩見文王所以為至德也射何人哉文王何人哉不言可知矣然文王事紂亦與事堯舜禹湯之君之心無異蓋文王之心但見紂之為天子欲為臣盡臣道而已初不見紂之難事也味其辭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其見天子之尊嚴如此其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敬奉天子之威命如此其曰王事多難不遑啓居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其憂勤王家切切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非文王而誰耶此一詩之大意也

采芣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芣畝言宜王其妻也始人材不方叔蒞止以統率之也各得其用者其車三千師于之試也此言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駟翼路車有虎節蒲魚服鉤膺條車方叔賦職可見其必能成功非是閑言語薄言采芣止有瓊瑤珩歌彼飛車材以驚華靡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戾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也此言方叔率止征人伐鼓陳師御旅厥允方叔伐鼓淵淵並振振闐闐登爾棧輿大邦為難止棧輿來成此言方叔宿望如此又有下驪統之說也

庭燎 數問夜如何其雖是勤必竟把來做事被他動了正如小兒欲看戲徹夜不睡大要只要心使事不要事使心宜王未免以事使心者也

河水 序以為規宣王也其得詩意規者謂言在此而意寓於彼者也宣王始會諸侯於東都之時諸侯皆至其後有不至者以宣王信讒故詩人規之將以微意動之而使之自悟河彼流水朝宗于海喻諸侯之必朝王納水之必朝海也然而或朝或不朝如車之載飛止必有故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莫肯念亂 誰無父母此諸侯自相謂曰人情誰不欲安靜誰不欲保其父母者何苦不朝王第二章重復言之又曰我思念彼諸侯要來又不來朝則失臣職矣我甚為之憂中心常不能釋此兩章但言諸侯義合朝王而或不來是如何莫是宣王有失德所致然未敢明言第三章則云譬如飛車何故至中路而止莫是緣聞民之訛言後不敢來於是又譬之曰我同列諸侯敬之讒言將與矣此章始言諸侯之所以不來之意大率此詩之辭卻只是諸侯自相警戒而意則所以規宣王使之自悟毛鄭謂前二章諸侯自相責之辭後章所以責宣王歐公謂三章皆諸侯責王之辭若然則非規也乃刺也詩人之意使宣王自反曰諸侯既是我人不是喜亂人人欲保父母何故不來又或未至中路而止是如何必是已有失德所以不敢來耳且如唐代宗之時魚朝恩之徒在內故李光弼輩欲朝京師而久不敢進然既云民之訛言則是訛言已興卻又謂恐讒言將興此又見詩人忠厚之至蓋恐宣王聞之遷善之心必沮故但言汝所聽者未必是自今當敬之讒言其將興矣庶宣王聞之唯恐讒言之興遷善愈速耳此詩人深意也

白駒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為公為侯今乃置之閑地而無用之之期乎節南山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弗問君子言幽王不自親政枉教百姓怨嗟枉得惡名何如躬親為治勿為小人所欺當時非無君子但弗問弗仕他卻厚評說道無君子此章最見詩人忠厚不忍歸過於君之意 方茂爾爾爾爾爾爾一章言大臣私相嫉惡則如矛盾及其好時則依舊相齟齬或好或惡皆只是理會私情更不以國家為意 末章言所以作誦蓋以窮究王致亂之由又勸幽王當自化其心不必他求而萬邦皆在畜養中自今觀之幽王之時世亂如此小人得志如此非痛痛除如何革亂為治今家父所以教幽王畜養萬邦者止在於一轉其心耳此兩句極有意味學者所宜詳玩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是夏之四月四月有霜是天道之亂民之訛言亦恐之將是天道之亂天人俱亂人皆不愛我獨京京憂之哀我小心煩憂以瘁詩人以為世人皆不憂而我獨憂之莫是我心膽小太過慮乎詩人見衆人不憂自疑如此 民今方殆視天步變然似無分曉天即幽王也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定無人不勝所以如此涉涉然無分曉者蓋天之未定耳天之未定即幽王良心之未定也有皇上帝伊誰云惟天只徧覆包涵他何嘗憎惡人言幽王良心本不害人有所蔽惑所以如此 其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此言老成人自說縱使我全是聖人誰辨得此等閑事 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一章見詩人與當時人所見不同當時人以高為卑慢易如此詩人憂心之切看寬卻狹如無容身措足處 終綸絕險曾是不意言若能如此終可以險險何往不可奈何幽王曾於此不以介意 魚在於沼亦非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若魚在池沼中自以為樂不知己在人圈檻中雖尋得一縫窺安身亦不逃人所見譬如時人生在亂世不可謂禍不及身既生此世雖身有遠近位有大小同此禍患如何不憂此所以謂亦非克樂也 智矣富人哀此惻惻幽王之時大夫以為我雖可憂如此然在我下者更可憂我以為僥倖矣大抵人處憂患時退一步思量則可以

而言若能敬則出話必不肯為不然矣。出話不然，只緣不知有天，而肆為無忌憚之語也。若敬則無此而易世為三代矣。

抑人亦有言，亦維斯矣。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為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為愚者，乃意其發於逃免譴戾之不得已耳。夫至使天下疑哲人為愚，則為厲王者固無以自解。萬一哲人亦有是心，而汲汲以自晦其事，其視款款不忘君之氣象，亦迥然不同矣。此武公自替之意也。無競維人，至維民之則，此章指示厲王以為治之全體也。其在於今，至克其明刑，此深責王之辭也。言王只顧目前之樂，更不為可繼之道，此亦尚可。又豈可不數求先王之所以為先王，其誠虛豈不過我遠甚。然尚其敬而明刑，況子孫乎。蓋武公度厲王之禍，樂其視繼紹其輕，猶庶其或畏先王耳。視爾友君子，至矧可射思，友君子者，同輩之稱也。視爾同輩，徒有意於柔輯外，貌然不出誠心，久必有過，故端其本而以不愧屋漏之理告之。於乎小子，稱小子者，蓋武公王之叔父也。然此詩亦不正指王，皆假託而言之。

桑柔 寇茂也。句陰也。劉盡也。言周家基業之盛，如桑之寇然森茂，基業之傳於後，亦如桑之蔭於人。王用小人以斷喪其基業，亦如人將採其桑葉，而無復有餘也。基業壞則民受其病，桑葉盡則民無所庇。此必然之理也。然采桑之時，本不要暴落桑下之人，小人進用，本不要殘害天下。蓋采桑者雖為蠶設，而下之人自然無庇，小人雖止欲希爵位，務功名，然一敗我之國事，則自然殘害於天下。詳看前四句，其理自見。國步蔑資，至至今為梗，大凡禍亂淺時，可以推原其亂之所自，故其疑亦有所止。至於禍亂深了，更無形迹，只見天下自至於大亂，蓋由小人浸漬而成之，而不可知其端由也。當時既推導不得，卻反自疑恐是君子之徒，自有以致之，及究其心，又元不與人爭說亂，既不出於君子，必有任其罪者矣。芮伯方且不指其人，而謂誰生此災厲之階，其忠厚可想。民有肅心，莽云不逮，言民自有敬心，然而或不之敬者，是君自侮自慢，而使之不敬也。好是稼穡，力民代食，民之服用力穡，豈不甚勞。若若以為寶，民則以為好，謂其甘心代人君之力而奉養也。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凡疾疢則呼天，前幾章尚有力呼天，至此則無力以呼天矣。此詩人形容國人困悴之極也。民之貪亂，寧為荼毒者，民豈有貪亂之心，然而民既遭亂，彷彿四顧無處可逃，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使得陷於荼毒而死，亦是一事。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矣。嗟爾朋友，予豈本不知天下之事，可以恣為，但如飛蟲然，非不可以東西也。然飛而不已，則終不免有網羅之患矣。既之陰女，反子來赫者，語人之暴，責人之峻，而獲彼之怒者，理亦當然。今既溫存告諭，望其悔過，彼乃赫然忿怒，以加我，此亂之所以不可不救也。

天作 高山岐山也。天下之山皆天為之也。天為岐山久矣。至太王然後治，故曰太王荒之。彼作矣，彼太王也。岐山因太王而大，是太王之岐山，而非天之岐山也。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三句，乃一詩要處。後思因物思人，如峴山之類，以為人既亡，不可復見，所存唯陳迹耳。古人觀物，則異於是。太王

文王，雖往而其地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子孫保此足矣。學者能細繹此行，推此氣象以觀世，則物物皆新，事事有生意矣。

後世如魏晉南北朝，其視前代之子孫，疑忌疾惡，必欲戕殺剪截，意不欲留之於世間。視之一如她魁虎狼，今觀振鷺之詩，其於二王之後，若得一似振鷺，其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味其辭意，其見二王後之來止，容儀可觀如此，更不見有可疑忌，可疾惡處。何其與後世所見，若是之異邪。又曰在此無惡，在彼無惡，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聖人動皆天理，奉行天討，是以在彼初無惡，在此初無厭，又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念念不忘，更無已時。後世之人，小見淺慮，沮以私欲，而不能動之以天。若二王之後，望之豈能無怨惡不平之心。周公待之，豈能無厭厭懈倦之色。蘇東坡謂武王殺其父而封其子，使武庚非人也，則可其意以為武庚當叛，是皆以世俗之心，而度古人之心也。為是說者，又豈知禹立於舜之朝，不為不孝，舜用鯀之子，未嘗有嫌忌之心哉。如此則知此詩之意。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六

禮記說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須將狎與敬作一字看，畏與愛作一字看。方見得親近，賢者氣象，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也。大凡人胸中著一件所愛所憎，非特不見其惡，不見其善，凡其所見，卻被人欲障礙，並不見了君子純乎天理，故是是非非，兩不相容。

曲禮言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一段，只是一禮字。孝經只一孝字，凡事皆歸之孝。此類須參求其所以然。

恭儉摯節，退讓以明禮。字字親切指示，須當留意。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古之人子，不知他於行處，坐處，居處，立處，何故常常點檢得如此好。萬一或不點檢，必有時主奧，中席，中道，中門，原其所以能如此，必自有來處。

謀於長者，非禮也。古之子弟，見長者，不敢以賓客之禮，見操几杖者，乃左右扶翼之。意長者未必無几杖，所以操而從之者，蓋存養其遜悌之心，令熟未見長者之閒，此心已存及其既見，嚴敬可知。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大凡長者有所問，固當對，然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對，自以為能，便是實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語，亦不能入。此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若管子曰，恭不敏，何

足以用之此辭遜而對之類也。大抵為學者，須以此禮涵養此心令熟。

凡為人子之禮，至在醜夷不爭。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凊，皆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孝子頃刻不忘，親纔遇變時，必加意於其間。如古人屬枕之類是也。在醜夷而不爭，此又見孝子涵養之熟，頃刻不忘。大凡人子在父母前，固有孝敬之心，父母不在前，便起爭心，惟養之熟，此心常在，故能不爭醜夷者，與我一等之人也。貴於我者，我自不能與彼爭，賤於我者，彼自不敢與我爭，惟勢力敵，易起爭端，須涵養得熟，方可。

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至交游稱其信也。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蓋至於三命，則不齒矣。君賜車馬，則當乘服，乘服則備近父母，尤非人子之所安也。如石慶至里門不下車，所以貽萬石君之責。雖云大夫不可徒行，亦止謂在朝廷而已。三賜不及車馬，不過只是辭遜，何故記禮者節節稱之如此。大抵人子之心，多為外物所移，易有為歲月而變，有為爵位而變者。如大舜五十而慕，此是不為歲月而變。如三賜不及車馬，此是不為爵位而變。惟其養得熟，故不為外物所移。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州閭鄉黨至近，大抵稱孝，在遠者稱之，猶未盡須是自近而見者。方始親切，兄弟親戚，尤切近於鄉黨，而尤見其慈愛。僚友稱其悌也。僚友在官日，與之同處，見其氣象和順，所以稱其弟執友稱其仁也。執友是心友，所謂同死生共患難者，知其孝心之本原，所以稱其仁。所謂孝弟為仁之本是也。交游稱其信也。此是泛交與之從事者，亦知其信，其他可見。此一段，一句是一意，不可得而移易也。

州閭稱其孝，昆弟稱其慈，稱者非我求人之稱，以沾名，惟因其所稱，以驗我之所為，誠則形之謂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一段，此固止是遜悌之事，然學者至於有所得，多要流入異端，就遜悌中須要理會得等差節文，故致廣大，又須盡精微。

毋固，蓋食物雖列於前，心之所欲，一取之而不獲，乃至於再三，必獲而後已。如此，則心專著於一物矣。若只以為求物必欲得之，為固，恐與上下文不相入。

幼子常示母誑，孟子少時，見東鄰殺猪，問母何為，母曰：將以啖汝，母悔其誑也。買肉以啖之，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言，所以為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為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是一誑，卻成兩誑。大抵人所以陷於小人者，多要因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童子不衣裘裳，以此推之，凡事當識時中道理。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祠，及非載於祀典者，夫豈止此，凡非所祀而祀之，如諸侯之祭天，天子祭山川之類，皆淫祀也。古人初不以福自嫌，自後世有避福之心者，多故看福為可惡耳。

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問矣。

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

起敬起孝，蓋我孝敬之心無間斷，隨過隨起，故雖父母不從吾諫，至怒，怒至於撻之流血，亦起敬起孝，常自若也。起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捺不住。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既孝敬矣，何必成其逆意，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意，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意，故在所戒。

慈以旨甘，雖有八珍之味，嗟來而與則食之，何甘。蔬食菜羹，進之以禮顏色和悅，則食之者自覺甘美，此所謂慈以旨甘。

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子放婦出，不表禮焉，明言其惡而出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

下氣怡色，柔聲，此六字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已待人，能體此六字，則見孔子鄉黨氣象。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悼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悼史，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其養老之禮雖同，然五帝憲三王乞言，亦微其禮，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不同，憲者瞻儀容觀起居也，其無乞言之禮，何也，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惇厚，朝夕與老者親炙，觀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所以不待乞言，三王有乞言之禮，比之五帝，氣味稍薄，五帝養老，專憲其儀容，養其氣體，盡其誠敬而已，何其起居從容之間，偶發言然。

後記之，至於勸容周旋之可為法者，亦皆記之，如鄉黨所記，亦其類也。悼史者，史之名，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閭內之事者謂之女史，載朝廷之事者謂之國史，記者謂之善者謂之悼史，悼，厚也，微其禮，蓋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叩問，從容款曲，伺閒乘暇，微見其端，而徐伺其言，其誠敬氣象可見，五帝之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見老者之動容，無非感發觀省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惟顏子於孔子之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遠如想，少有五帝憲而不乞言之意思，見五帝時，人人皆顏子，至於孔子，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便說，則小子何述焉，以此知不乞言者，孔門中唯顏子一人而已。

五帝之養氣體，淡洽陶冶之功，固非言語訓告之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其問答之際，從容款曲，忠敬誠懇，亦與後世問答氣味不同，五帝三王名其史曰悼，尤有深意，大抵忠厚惇篤之風，錄前言往行，斷絕今之學者，所以澆薄，緣先生長者之說，不聞今之學者，能以此意反復思之，則古人之氣味，庶乎其猶可續也。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流，埽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

一年視離經辨志，曉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視師，至此方可博習，不至此則非聖人之學，一年視離經辨志，曉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視師，至此方可博習，不至此則非聖人之學。

七年視論學取友論是非決擇賢否

大學始教至學不躐等也七者是三代大學教人之法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士服祭者薄物大抵古人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欲知其所以由來為學欲至於賢聖豈不可知其本始初學使知皮弁祭菜致敬於先聖先師此心其如之何自堯舜三代以來所以教學者切要工夫惟是敬之一字初見師友未經講習先皮弁祭菜此心肅然所謂以敬道示之也背雅肄三官其始也舊說背為小大抵經背字不常改背乃是夜何故夜誦蓋夜閒從容無事誦誦吟詠善端良心油然而生此背雅肄三之意官其始也官如官守之官初入學未知為學之方其心茫然而無所處故使之夜閒肄習三章之雅非獨舊說所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但取雅之三章諷誦吟詠此心遂有所處此所謂官其始也人學鼓篋進其業也初入學時凡在學之衆鳴鼓升堂新入學者必發其篋以出示其所業彼見鳴鼓之際衣冠濟濟肅然在上又欲其出示所業向來驕慢之意不期自消而進德之心不期自生傳說所謂惟學遜志遜乃為學之自始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作教刑有所不及有所踰節以夏楚二物治之所以收拾其威儀使之端正所謂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所以使學者從容優豫不至迫切蓋天子以萬乘之尊隨之學者安得不迫切古者三年一禘五年入學未禘時二年不視學使學者從容優豫乃所以養其德又須使知將有天子之視學亦所以警其志時觀而非語存其心也古之所以教者不在口耳之閒在於觀感起發之而已非特教者為然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古之學者亦不專尚口耳皆所以存養此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古人為學益科而後進幼者論節而問即是躐等雖曰求益亦是犯分便與為學相悖七者皆是古者教人之大槩觀此七端之教所謂講誦不過兩事如其他皆是存養工夫以此見古人之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洒掃應對一分在誦說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濡工夫所謂道途說德之來也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人皆病學者自以為是但恐其未嘗學耳使其果用力於學則必將自進之不足而何敢自是哉又曰不能自反自強皆非真知者也若疾痛之在吾身然後為真知蓋未至聖人安能無欠闕人須深思欠缺在其處然後從而進之苟汎然以為我有所未足夫何益哉

君子居易以俟命如天命謂性之命非特謂貴賤窮達也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到仁義則柔寬疏執兩端君子有絮矩之道左右前後看者都一概如君君臣臣父子此言對某公說得對陳氏此亦得此之謂絮矩

方行近乎仁心不在焉便覺語言無力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繼之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之道正是如此若無禮以行之便是釋氏

中庸如天命之謂性須是實見解得無疑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成德也德者性之發也性者天之賦也此則知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獲陷穿之中而莫知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途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坷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獲陷穿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途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隱之於心固安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兩句若非中庸道出來如何思量得到若隨文解義也說得若要真實者看於心果與否則非易事大學言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此雖難知然隱之於心猶自見得實有是理若知人知天則直是難見況古人立言句句真實又非可以移換增損也須看得灼然移換增損不得方盡

素其位而行作心不能安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是亦能矣又曰知恥近乎勇不知又加此後如何其見其足與不足擇善則惡差固執則惡失博學而下皆擇善之力也雖學問思辨則又不知行箇甚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從容不迫而誠意篤至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為禮樂夫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及之仁能守之近知者莫如好學萬物皆備初非外鑠惟失其本心故莫能行苟本心存焉則能力行矣

聖賢千言萬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見得此理於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父子夫婦之間深察其所以然識其所以然便當敬以守之

大學固是以致知為本然人之根性有利鈍未能致知的須有箇棲泊處敬之一字即是

大學致知中庸明善

天下莫能敵者方是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周禮說

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親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朝五州為鄉使之相資成周疆理天下之法有隨遠近而差別者有通遠近而一法者如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隨遠近而差別者也如比閭族黨之法自都鄙以至於邦國莫不皆然觀上文可見此通遠近而一法者也其言相保相親相朝相資所以不同者成周之法計其地之遠近量其力之厚薄較其人之多寡五家為比其居甚近非止同其休戚亦可察其奇表故使之相保保有二義有保民而王之保有不保其往之保此蓋兼二義而言五比為閭二十五家其居亦近此始之彼終之此倡之彼和之故使之相受此所謂計其地之遠近也四閭為族使之相親百家之中或不幸而有死者百家相與以辦其葬事然不使五家與二十五家供之蓋力有所不給故也至五族為黨方使之相救五百家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十六

之中或有大利害。大患難。非百家之所可禦。必五百家然後足以相拯救。至五黨爲州。方便之相。二千五百家之中。或有水旱凶年饑歲。欲以相調。又非五百家之所能辦。惟二千五百家則非地必闕。此或早他處未必早。此或水他處未必水。庶幾可以有無相通。此所謂量其力之厚薄也。至五州爲郡。方便之相。固皆已。其敬敏任恤。族師已。其孝悌。雖有學者。黨正已。其德行道藝。州長已。其政。則又二千五百家之賢而已。鄉者。萬二千五百家。其人衆。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故登於天府。此所謂校其人之衆寡也。比閭族黨。散在周官。固不可。獨舉且舉比長一官言之。便見得當時之民無一人無係屬者。徒之於此。又授之於彼。所謂開民。但不耕稼而已。有身即有家。則必有所係。雖有游手之民。其閒日漸月化。亦不自知。使成周之君。長守此法。何緣有不測之變。雖有姦雄豪傑。亦俯首而不敢倡。後世失此法。遂使民無所附。著游手。巧徧天下。成周之興衰。緣此法之有與衰。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謂之聚萬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轉徙而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政之十有二。其條目須當詳講。一曰散利。二曰薄征。此兩者荒政之始。散利是發公財之已藏者。薄征是減民租之未輸者。已藏者既散之。未輸者又薄之。荒政之大綱。既舉矣。三曰緩刑。四曰弛力。緩刑謂民迫於飢寒。不幸而有過失。緩其刑辟。以示哀矜之意。弛力者。平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今則常用者。亦弛之不用。所以休息百姓。五日舍禁。平時所謂山林衡。皆有所禁。至荒歲則撤去。藩柵。悉民取之。六曰去幾。平時關防皆有幾察。荒歲必要百貨流通。使天下商旅出於其市。此救荒之要術。七曰省禮。此則專理會荒政。凡禮文之可省者。省之。如有幣無牲之類。八曰殺哀。凡是喪紀之節。皆減損。所謂不以死傷生。專理會荒政。九曰蕃樂。時和歲豐。所以與民共樂。樂民之樂。亦當憂民之憂。所以荒歲不樂。十日多昏。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所以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十有一曰索鬼神。靡神不舉。並走羣望之類是也。十有二曰除盜賊。前面說緩刑。此說除盜賊。此便是經權皆舉。處既與民共憂。不幸民有過。固可哀矜。至於姦人。亦有伺變竊發者。凶穰之歲。民心易動。一夫叫呼。萬夫皆集。所以必以除盜賊終之。此止亂之萌。大抵聖人之經。蓋通萬世而可行者。其條目固止於此。然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脈理。皆自相應。只去大司徒上。看未盡。若備考六官。則荒政秩序可見。且如散利。須考天府。內府。凡掌財賦之官。如薄征。須考九職。九賦。九貢。如緩刑。須考司寇。士師。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參觀通考。然後可知。

土均止掌其禁。令古之設官。有總大法操體統者。又有斟酌損益。編縫其間者。兩者交相濟。然後大綱舉而萬目不遺。所謂地土之政。載在大司徒。小司徒。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施十二教。并收其田野。此是總大法操體統者。乃是大爲之防。然一鄉之間。其土又有肥瘠厚薄。無絲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須設官斟酌。編縫於其間。此土均之法。所以設也。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司徒小司徒之外。即是大司徒所掌之土。而斟酌損益之。若論大綱。土地。司徒已自平之。正緣其間有曲折厚薄。瘠瘠不同。土均之

職。其位下。可以出入阡陌。周旋井里。隨鄉土均之。蓋雖說山林。然山林之中。又有高下。雖說川澤。川澤之中。又有高下。唯是土均周旋阡陌。然後能均。所謂以均地守者。是分民授土。各守其地。以均地事者。是各任其事。以均地貢者。隨土而出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和者。是斟酌調和。言不改大法而就中斟酌也。所謂禮俗喪紀大法也。有大司徒掌之。此又就中觀其嚴惡。其中又有重中之輕。輕中之重。雖有正者所頒之禮。然隨鄉各自有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若冠昏喪祭。大者固不出先王所頒。其他微細。又從其俗。喪紀厚薄之等。祭祀多寡之數。皆相其嚴惡。而爲輕重厚薄。地美俗厚。法從重。地惡俗薄。法從輕。此所謂輕重之法也。且如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以禮禮教。又須土均就禮中斟酌得宜。凡事莫不如此。

師氏掌以徽詔。王伊川先生曰。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諫諍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惡者。未嘗不至。若夫從容和緩。以養君之德者。則缺焉。師氏之官。掌以徽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也。夫惟其與君朝夕相處。無一言之不入。而後可以涵養君德。故職是官者。專以從容和緩爲事。而無一毫矯拂之意。不幸而有過。則有保氏之官。在師保。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如師氏說。凡祭祀賓客。喪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保氏亦曰。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師氏說。使其尉守王之門外。且保氏亦曰。使其尉守王之門。以此知二官。蓋朝夕與王處者。古人立此二官。一則優游容與。以養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一於從容和緩。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正救。則是有禮而無樂。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廢。學者須知此二官。實不相關而實相資。又須看二官不相參雜。則古人之意可見矣。以三德教國子。其在春官。則以大司樂掌成均而教國子。此則又以從容和緩。以徽詔王之師氏。以教之。古人教國子之意。蓋如此。一曰。至德以爲道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名言之謂道者。溥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爲道本。則有所據依。識得體段。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既有至德。以爲道本。須是見之於行。敏者。不可息之謂也。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以至德則言以爲道本。敏德則言以爲行本。孝德則止言以知逆惡者。何故此理最難。自非實有孝德於己。則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矣。惟實有是孝德。方能免此。譬如血氣流通無病之人。方識痛癢。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則既說孝德。此又說孝行。今人不識德字。往往見一事之善。則謂之德。殊不知此乃行也。實有諸己。謂之德。見諸行。事謂之行。既實有孝德於己矣。須見於行事之閒。然後吾之孝德。愈進。親意愈洽。此之謂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蓋必盡子弟之職。供澆灌。應對之事。而後先生長者。方肯開發我。此之謂友行。以尊賢。良。又說順行以事師長。蓋友之所謂賢良。國中之先生長者也。此之所謂師長者。朝夕與吾處者也。朝夕與吾處者。其歲月爲至久。其條目爲甚繁。才有一毫。不順。便失事師長之道。須是十分遜。方可。故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此見師氏之官。近於王。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前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教以國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前既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然又須教以國

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是從幼時便教養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中者。則教之以爲法。不幸而國政之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措畫。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後世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家之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姓姓名者。異時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使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人生天地間。豈可不盡知天地間事。子弟之所以學。卻是如此。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止大濩。大武。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法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命樂典樂。教冑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學。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一章。大略可見。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是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弟。以後世私心觀之。既設掌樂之官。卻不專教國之子弟。反資之於他人。此若不近事情。以此見古人立心之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廣大。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爲樂祖。祭於警宗。惟待之甚重。則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死則爲樂祖。祭於警宗。不特是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也深。當時設教。有如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忘。先王之祭於警宗。亦是因人心之不忘。與身沒教已盡者不同。故知古之擇人。非特一時賴之。沒世亦賴之。其精擇之審。不言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此所謂教之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之德。非有道德者不能知之。亦如言善之德。卦之德。中和。祇庸。孝友。所謂樂德也。禮以教中。樂以教和。則導和可也。何故。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禮智。不相備。樂雖主在乎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乾剛何嘗做兩段。須於柔上見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渾然無別。正如乾坤固是坤。至柔而動也剛。又須當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舊說以中爲忠信之忠。改此一字。緣是不識中字。祇者。肅然祇敬之謂。庸者。日用常行之謂。孝友者。見於事親從兄之間。皆樂之德也。中和是樂之本。所謂祇庸。庸者。就樂上說。其端亦是可見。節奏嚴整。使人肅然祇敬。祇之端也。條暢流通。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生。孝友之端也。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樂語。非特樂音樂章也。後世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讀誦。不過尋行數墨。能舉章句而已。意思促迫。都無生意。惟是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成發人處。謂之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起。謂之道者。從容和緩。引之於道。謂之諷者。借文曰諷。聲與文皆增一倍。謂之頌者。先儒謂以聲節之曰頌。抑揚高下。使自得之。言語者。論語所謂食不語。疑不言。與學者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而無問答。謂之言。所謂樂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非獨善於口耳。必教之以動容周旋。屈伸俯仰。無非至理。所在而可爲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屈伸縮兆。不言之教。自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理至精。微三代之衰。此事都廢。故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舞。安得不生起人之善心。如道家所謂

能經鳥仲。養其小體。尚能延年。豈如先王之舞。足以養其德體乎。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七

論語說

便指孝弟爲仁。則不可。然孝弟所以爲仁也。體愛親敬長之心。存主而擴充之。仁其可知矣。曰爲仁。見學者用力處。

欲巧其言。欲令其色。其所發爲如何。蓋不仁矣。然則仁之義。豈不可默識乎。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看吾巧言令色時。用心如何。便自體認得。能知出辭氣。斯遠鄙倍。則見此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死其親也。凡出入起居。門風家法。種種皆如父之舊。不暇改也。至於事之害理傷義。則父在固將諫而改之。苟以父沒之故。見其害義而不敢改。是以存沒二其心也。豈所謂無改於父之道哉。孝子事死如事生。見父之事。有害義者。汲汲改更。常如下泣幾諫。號泣隨之之時。是亦無改於父之道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則習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則禮樂雖未嘗廢於天下。而我無是理。則與禮樂判然二物耳。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情性之正。只爭分毫。仁者。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蓋無非此理而已。所遇有約樂之異。而心則一也。顏子在陋巷之心。卽堯

舜、垂衣裳而治天下之心也。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而未仁。其好惡皆私心也。非特以同異為是非。亦且隨且變。夫鳥能好惡人。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見至明。而此心不變。譬如鏡之照物。唯其無私。而物之妍醜。自不能逃。雖千百偏照之。其妍醜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惡人。亦如是而已。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中著不得惡字。蓋一志於仁。自著不得惡念。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加字甚輕。雖有一毫私念沾著。便去之。不使加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用字最要。若不曾用著實用力。如何見得力不足。顏子既竭吾才。見力不足。然又不可住。

子曰。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此兩句是學者日用工夫。人不能以獨處。必與人處。天下之人。不過兩等。曰賢與不賢而已。世之見賢者。其下者閉隔漠然不知。其次者嫉忌之。其上者。不過稱贊之而已。胸中閉隔與嫉忌者。固不足道。其稱贊者。亦初無益於己。惟是見賢必思齊。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世之見不賢者。其下者流而與之俱。其上者則絕而遠之。流而隨之者。固不足道。其遠之者。雖與隨波逐流者異。然亦未是切己。須是見一不賢者。恍然自省於中。且安知我之不如。是。可保於今日。安保於他日。須看齊賢兩字。見一賢者。便直欲與之一較。才有一分不如。便不是齊。才說得兩三分。也得。便與無志一般。見不賢而內自省。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慢。惰。遊。是。好。又。曰。子創若時。禹舜豈有是哉。蓋當時天下。只有一丹朱為惡。舜禹見丹朱惡。如一體然。故恍然自省如此。若以丹朱之惡。為不預己事。則非視天下一體之義。此最學者日用工夫。若能極思齊內省之義。雖聖賢地位。亦不難到。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一章發明人子孝愛之心。彌縫救正。使親不致於有過之地。非是純孝全體。父母之心者不能。所謂事父母幾諫者。不待過之已形。略有萌芽。發見便去。救正。然須是自朝至夕。全體父母為心。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此心常在。父母身上。方察得幾之形。且如扁鵲治病齊侯之病。二十日已前。便知病在腠理。蓋扁鵲專以治病為事。故見其幾微。人子不專以父母為心。安能見幾。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是養其慈愛。不至於傷恩。見父母過失。萌芽形見。便諫。諫時乃是從容宛轉。諷諭。非是忿戾。剛很。見略有不從處。又去做工夫。當養成此意。此一句最要。若若諫時忿戾。剛很。致父母怒時。父子之恩已傷。須是見得意思。略不從。便做工夫。又須看又字。初見父母過。有幾微便諫。到父母略有不從。君子必自反。必自言我之愛敬未盡處。又重新添一重工夫。而不違諫之初心。勞而無怨。此一句亦要。若救正父母於無過之地。左右前後。千方百計。盡其心力。到得形神雖弊。亦不敢怨。此人之職。當然。此見得入子於父母無己意。思夫左右周旋。救正其過。亦不勝其勞。所以勞而不怨者。蓋不做分外事。君子身是父母之身。盡身以救正父母何怨之有。若如此。雖駁毀為父。也會

底像工夫。到此地位。惟舜為然。後之人子。平時不以父母為心。見幾不諫。到得過形見方諫。又不能委曲和順。忿戾剛很。常致父母之怒。至於諫不從。便止。既不加敬。又復懈勞。皆舜之罪人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不可朽。蘇子由策引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以現仁宗。此甚有理。譬如朽木糞土。皆是本領壞了。數頓不可得。謝上蔡釋之曰。志昏而氣衰。蓋當時胸中憤憤。莫知所主。如何救得。始吾於人。猶言舊時於人也。蓋言今之人。不當如古時人一例看耳。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上蔡云。周急濟難。亦何害其為直。然在當時之事。其設心恐不若是也。答問之閒。親見其事。故語止於此。而意已傳矣。此說甚善。但云。今未可認乞醯為不直。此卻未盡。夫乞醯。事之至微。初非周急濟難也。謂乞醯於鄰為不直。亦何不可之有。

子路共飲之心。雖小於顏孔。然皆不自私。充此心去。足可為顏孔。

不貳過人之有一過。必變成二過。何也。人惟惡其過也。是以求以蓋其過。惟求以蓋其過。則非為妄言。以自飾。必為巧計。以自蔽。故本是一過。遂成二過。顏子之過。蓋未嘗如是。亦聽其如是。而後不復犯之耳。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聖人師弟子之相答問。不及其他。而獨以得人為先。蓋凡人之入仕。此是第一件事。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此一段事。一則見得澹臺滅明能以正自守。二則見得子游不以親昵取人。而以正大觀人。行不由徑。只是不行小路。即此亦可見其敦篤。重。而無苟且欲速之心。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又見得有不可得而親疎處。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此可謂仁之方也已。博施於民。而能濟眾。此聖人之功用。非學者求。求仁切近之間。政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因復指求仁之方。以語之。當子細看近字。

會子臨終語孟敬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將謂有甚大事。卻是說此三事。觀會子言曰。兩字。乃知此三句。是會子著意分明處。至蓬豆之事。則有司存。今人卻是倒了。

會子告孟敬子一段。為學最切。會子反覆了寧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人說到此。須是窮神知化。精義入神。會子止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又繼以蓬豆之事。則有司存。言此等細碎。自有入管。我且理會自己切要事。須是看動正。出三字。近信難訓。大要是顏色與心相應。

以能問於不能。此是會子見得顏子如此。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以多而問寡。以有為無。以實為虛。不校其犯。則是矯偽。不憚為顏子者。蓋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但自虛自無耳。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會子見之。乃以為顏子如此。如門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者。夫子自以為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士不可以不弘毅。凡人之言弘。曰寬也。毅曰剛也。剛則必不能寬。寬則必不能剛。此不可作兩事看。若作一事看。則弘毅氣象可見矣。非謂弘而濟之以毅。毅而濟之以弘也。古人之言大率如此。如言管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舉陶謨言。九德。直而溫。寬而栗。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卻是病。

麻冕禮也。止拜下禮也。麻冕雖古禮。然近於奢。而古為之者。時也。後世易之以純。則為禮。禮也。雖違於

古者必從之。非從今也。從其禮也。拜於下。古禮也。理之不可易者也。而後世易之以拜於上。是白使其奢泰之事。而非中於禮之變也。故遠乘而從下。非泥於古也。亦從其禮也。春秋之時。禮教不明。變其制以自便者甚多。大抵古禮近於修。則從之。今麻冕之易。偶中於禮。故孔子從之。以明其變。而得其當。非上之易。背於禮。故孔子遠之。以救當時之失。後世變古之禮。非能有當於理也。特假之以自便耳。漢武帝於原廟則滅之。至祖宗祫廟之制。皆一遵於古。此無與於已故也。至於千門萬戶之宮。乃不稽於古而建之。則取其便。而古不暇恤矣。

與上大夫言。則聞如也。蓋聖人所以待物者。素定乎胸中。物來自應。與上大夫言。不期聞而聞。與下大夫言。不期聞而聞。如月無所不照。遇地方而方。遇地圓而圓。隨物方圓。而月初無心。有心。非為之難。言之得無詭乎。大凡讀書臨事。曾去裏面講究理會。便見得不容易。豈敢妄言。凡言之輕發。而不知難者。以不曾下工夫也。仁之為道。既難則言之亦難。今牛之言不難也。豈能為仁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止非感歎。此是聖門切己工夫。觀子張問此。則知是衆人日用底工夫。觀樊遲問此。則知游息宴閑。亦不廢此工夫。崇德是長養其德。脩慝是磨治其慝。辨惑是辨白其惑。夫子曰。善哉。問善樊遲所問者。切己非泛泛之間。先事後得。事是請事斯語之事。今之學者。有謀利計功之心。凡有所為。必先計較。先欲有得。終無所得。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君子欲於言而敏於行。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惟先其事。則日有得而不自知。此所謂崇德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攻其惡者。攻己之惡。不暇。何暇攻人。惟欲點檢他人。自己必欠工夫。攻是用力。如墜壁大敵在前。非用力以攻。則不可破。脩是磨礪精細之意。此所謂脩慝也。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忿之未與。雖三尺童子亦知之。忿之已過。雖三尺童子亦知之。惟忿正起之時。最難辨其忘身及親之惑。但將人自胸中忿時觀之。可見。此所謂辨惑也。此三者是切己工夫。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自且至末。未嘗不有此三者。須是時時點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凡所謂政者。係國家治亂興衰之大綱。事則是品節條目。有司所掌者。周賡治體不明。雖孔門高弟。尚不能辨。孔子特因冉有退朝。明辨政與事之異者。欲使天下後世。識為國之大綱。孔門之學。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不識大綱大體。而看一節一目。雖多聞多識。終無總統處。冉有仕季氏。魯之家臣也。冉有退季氏之朝。夫子特辨政與事告之。亦見政不當自季氏出。而季氏所為者。乃事也。觀此一段。尤足以驗夫子至於是邦。必問其政。蓋夫子乃是當時之大聖人。進時君不能。用然皆知尊事之。如季孫將用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以此得知時君。凡有大政。無不咨問孔子者。大抵為國當識其大體。總統一代謂之政。隨時維持謂之事。三代以前。固不必論也。且以兩漢論之。前漢之政。有所謂寬大長者。以至凡百制度。見於兵民之閒者。尚有三代之遺意。至光武以身濟大業。是以一身為天下。凡所施設。皆事事了。幸而光武。明章。皆賢君。竭其智力。猶可以

治。至和帝稍循。其業便衰。如前漢中經呂氏之變。又昌邑王之變。而漢業終不遠衰者。以其大綱在也。以此見得前漢有政。後漢無政。

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說者謂聖人氣象溫良恭遜。使其言當時之人。辭語決不如此。乃夫子自遜之辭。此說殆非也。聖人之於世。猶醫者之用藥。若是尋常疾病。則可用尋常和緩之藥。若是病深。則不可以常藥治。故大黃烏頭。亦有時而用之。夫子此言。乃是用大黃烏頭。處蓋當時人利祿薰蒸。仰望在上之人。將以為如何。不知當時從政者。與市井無異。故夫子以此告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若此一段。皆以使者善為辭。命。不如此。夸張誇大。蘧伯玉之美。自見。然其義亦不止此。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蓋在當時。克己上做工夫者。其使者深入其間。見其下手做工夫處。此其所以不敢輕易其言。大抵人履之而後知。不於克己上做工夫。通身都是過。而不知過之難改。惟其下手做工夫。方知自朝至暮。自頂至踵。無非過失。乃知改過之為難。此其所以不敢言寡過。而曰欲寡過。則使者非獨知蘧伯玉做工夫處。其自己亦曾去上而做工夫了。將此一段體驗。今之學者。若才輕易發言。便是不曾做工夫。

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而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無能之辭。非聖人謙辭也。蓋聖人胸中無限量。純亦不已。更無止法。若限量。則是有所息。而非聖人矣。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當春秋之末。所謂先王之澤將盡。是時高見遠識之士。見時之不可為多。是以為不足為。凡見於論語者。其間固有中節者。然而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聖人論之。病痛便見。若以後世學者論之。荷蕢者之底蘊。亦未易窺。當時孔子擊磬。所謂塗巷之人。不知其幾人矣。不過聞其聲之音而已。然在春秋時。所謂知音者。亦不為少。且如師襄之徒。聞音之清濁。見螳螂捕

蟬。聞者知其有殺聲。伯牙志在高山。聞之者知其志在山。志在流水。聞之者知其志在水。當時聞音而知人心者。固自有之。然而衆人之心。形見於聲。甚易察。聖人之心。形見於聲。甚難察。非有地位者。不能荷蕢者。聞聖人擊磬。知聖人之心。又與其他聞音之清濁者不同。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論其識孔子之心。固是地位高。然而下視一世。人。使不是聖人天地之心。深則厲。淺則揭。言當時節節難處。譬如渡水。深與淺皆做不得。看此兩句。荷蕢與尋常隱者不同。天下事皆是經意。去體量入深。又做不得。淺又做不得。與其他望風說做不得者不同。但比之聖人之量。尚不得此一步。在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深曉之之辭。看此一章。彼既略知聖人之心。天下事淺深。又曾自去。盡度其高見遠識。豈世人容易到此地位。然而心既不虛。難親遇聖人。亦不能救其病。

關雎。蓋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固是君子。里仁為美。擇必處仁。大抵為學者。大綱當如此。然居處亦不可恃。論語所載見孔子者有兩童子。其一是互鄉之童子。互鄉在難言之地。風俗澆薄。宜乎見拒於聖人。其二是闕黨童子。闕黨童子居聖人之里。日漸仁義之澤。日親道德之光。宜乎氣質變化。聖人與之。然互鄉見進於孔子。闕黨見絕於孔子。何故。以此知居處地位。初不可恃。互鄉雖在難言之地。一旦有慕聖人之心。致恭盡禮而來。此心既變。地位都變。闕黨雖在聖人之旁。可謂朝夕與聖人親。才居於位。與先生並行。便不遜。地位雖近。如去聖人千里之遠。居處地位之不可恃也如此。

子張問行。一章。此即誠則形之三字。言忠信行篤敬。所謂誠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所謂形也。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其質須是義。方能立根本。然行之須是中節。故次之禮以行之。然世俗之所行與君子之所行。如矛盾冰炭之相持。彼邪我正。彼非我是。無緣得不齟齬。苟非孫以出之。則人必相疑。故次之孫以出之。其質以義。其行以禮。其出以遜。所以成已成物者。至矣。又權夫人之遜。而因循隨之。不知覺而失其本心也。故必終之信以成之。信者。不負初心之謂。蓋於遜之中。須是不負初心。方孫無害。不然特委靡不能自立之人耳。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止損矣。看此一段。須把著實。凡人之取友。必須端正。然後漸染氣質。做得好人。直乃剛直之人。我才有過。便得其規正。然所貴乎友直者。不獨有過賴其規正。與此等剛直人處。則我非心邪慮。自然不敢萌。諒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共至誠相與。然所貴乎友諒者。不獨有事賴其相與。與此等忠信人處。則朝夕漸染。吾之氣質。亦將為忠信之人。友多聞。非特取其聞見博洽。蓋此等人。歷事久。閱義理多。見事通達。與此等人友。不獨賴其相與謀事。亦覺自己疎漏。自然激發進步。為學友。此三等人。安得無益。友便辟。辟是邪僻。謂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無能為之人。便佞是可媚於我者。友便僻。便佞所相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見得有損於我處。聖人何故處於便僻便佞之間。蓋與循循無能為之人處。便入便僻便佞之媒。一則與此等人處。無所觀瞻。併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發進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學者須當自點檢。若所友直諒多聞。則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則便當引避。否則為小人之歸。必矣。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止損矣。夫好樂有不同。而益至於三。好樂不可不審如此。樂節禮樂。蓋禮勝則難。樂勝則流。禮樂而加以節。則不至於偏倚。是勿忘勿助之意也。樂道人之善。則滋養其胸中。如常在春風和氣中。其益可知。樂多賢友。夫友所以輔仁也。友賢者而至於多。則漸磨之益亦多。此益者三樂也。樂驕樂。則驕淫之心一生。必至於無已。樂佚游。則游蕩之心一生。必至於忘反。樂燕樂。則燕安之心一生。必至於恬然而不知懼。是三者。雖均於為損。而其損各不同。樂驕樂。是其心常向上求也。心常向上求。則良心之損多矣。樂逸游。是其心常向乎外。則良心之損又多矣。樂燕樂。是其心常向安。則良心之損益多矣。

鄉原之賊。鄉原之心。要半輩盡天下人。天下之人。非庸人。即君子。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以求合乎庸人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以求合乎君子。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一章。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古之教人。或子或辱。或抑或揚。或逆或順。蓋非一道。各隨其資質。根本。模範。作成。若夫不屑之教誨。孟子固已發明此義。然而孟子雖載不屑之教。如不受曹交。所謂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固是不屑教誨成就。須看孺悲一章。孺悲始者欲見孔子。時誠章未甚。至孔子辭以疾。若誠意全不至。孔子但只辭之。不必取瑟而歌。孔子既辭以疾。又取瑟而歌。示其閒暇。使孺悲知孔子非疾。使之自反。則孺悲亦在可教之域。惟其如此。故孺悲歸自克責。後來哀公使孺悲學禮於孔子。士喪禮之存於世。警孺悲之功。亦當時不屑教誨之力。若非孺悲後來進德辭氣和順。夫子無緣分付與之。

君子亦有惡乎。止惡。許以為直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初無所偏。故元者善之長也。一元之氣。該乎萬物。無非所以生育長發。使天地之於物。有以生育長養之。而無肅殺以終之。則萬物亦不能成就。是猶道之有仁與義也。聖人與天地相似。本心初無惡。正緣好惡對立。亦如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子貢問君子有惡乎。可謂有所見者。此是學者做工夫處。然亦大段切當。故孔子答之以有惡。聖人如太和之氣。渾然初無所惡。人以乖戾干之。故不能入聖人爐冶中。蓋自取其惡也。君子惡惡揚善。順天休命。與稱人之惡者。大段不同。天竹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居下流而勸上者。與此四句。亦大段不相似。聖人所以惡之者。恐其長元氣。傷太和也。惡勇而無禮者。勇是剛毅之人。無禮以節之。必至於死無所不為。惡果敢而窒者。果敢則見事必為。苟窒塞而不通。則必至於害事。皆聖人所惡也。孔子既言其所惡。子貢至此。亦因夫子之間。以其己之所見而告夫子。觀夫子與子貢之所惡。便見見聖賢分益有差等。夫子之所惡。如太和之於戾氣。子貢之所惡。但辨疑似守疆界而已。此正學者事。非聖人比。飾情矯偽者。似智而非智。強硬暴戾之人。似勇而非勇。許以為直者。全無雍容和緩氣象。徒暴白人之過失。無責善之道。此亦似直。且比干。龍逢之死。皆合於義。蓋不得已。非奸許以為直。凡此三者。皆似是而非。子貢所以惡者。欲辨疑似。嚴疆界。學者亦須如子貢而後可。

士見危致命。見得忠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可者。備足之辭。言能盡行此數事。庶可為士。非曰可以止也。

孟子說
人皆說仁義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說。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以仁義為天下何利之足言。當時舉天下皆沒於利。看孟子此章。判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端端如此潔淨。策策如此親切。當時之病。固大。孟子之藥劑。亦大矣。

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四者無日不當脩。何獨暇日。所以暇日者。講貫之謂。

於我心有感戚焉。獨何歟。王謂度之皆是孟子。齊王切處。孟子此章一開一闔。故其言易入而使人深。細觀節次。便自可見。政如醫之治病。相似。王曰。於我心有感戚焉。若非節節發之。此心何自而發。自當產常心以下。方教之以藥方。

齊宜王見孟子於寧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止畜君者。好君也。聖賢聞人君。自有道理。齊宜王方以寧宮之樂。誇誇孟子。使常人處之。則必便說。此不可獨樂。已是逆齊王之意。安能復開悟之。惟孟子說此數句。自有次第。且先說數人之非。然後引歸齊王之身。其言雖指齊王之失。亦不至於激其怒。常人聞人君之言。便阿意曲從。逢君之惡。固不足道。至有離欲開悟人君。亦不得其道者。如宋玉答大王之雄風。謂之不忠。則不可謂之非正理。亦不可。但只是指在楚王身上太急。故終不能有所開悟。惟孟子先言他人不安分者。亦欲享此等逸樂。既已言此之非。然後言不與民同樂。亦非其言和緩。不致登道。最得開悟人君之道。既已如此說。然後卻以天下一家之理。委曲解說。如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民亦憂其憂。大凡人君不與民同憂樂。尋常無事時。固不見其禍。及一旦有不測之禍。如衛懿公伐狄。兵有便稱之怨。其失方見。又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不憂。而王此三句。當細觀。大凡聖賢開悟人君。最不可以利心觀之。常人見說王字。便謂以王天下之利。誘人君。殊不知此自是正理。若天下歸往之謂王。此豈亦是利。至引齊景公問晏子事。尤有意。大凡與人言。須是引人耳目。接近彼所熟聞者。則彼易入。孟子告齊王。必引景公之事。正以王所熟聞。兼當時齊人最信管晏之事。如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便見得當時信管晏之篤。且齊景公之問晏子。本只好遊觀之樂。如上三句。是其真情。下一句。言吾何情。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此乃飾辭。尋常人若只去遊觀上說。不可去。亦是先逆景公意。安能開悟。晏子卻是景公飾辭上。便認作真情。卻稱美之曰。善哉。問也。大凡聖賢。見人有一小善。雖未甚。便稱善。乃是提撕喚起其善念也。天子適諸侯。曰。巡。行。止。秋省。敘而助不給。蓋諸侯天子。凡一出。必安正名。使天子知巡狩時。止於巡所守。則巡所守之外。不敢做他事。諸侯知巡職之時。止於巡所職。則巡所職之外。亦不敢做他事。一出一入。無非為民事也。如省耕。省斂是也。夏諺曰。止為諸侯度。此見得三代之時。君民相信。君有出入。必為民見。君之出入。亦知其為己。故幸其來也。後世反是。如惟君所行也。一句。似寬而嚴。似縱而拘。若只據人君初開看。得惟我所行。可謂似寬似縱。然有一毫不是。便蹈流連荒亡。罔事之中。而不可行。豈非實嚴實拘。惟晏子善開悟景公。於是大悅。乃行興發之政。作相悅之樂。此一段。雖是晏子作用。處一經孟子舉起。精神便是不同。晏子之言。不過悟景公。孟子舉起。便可以為萬世法。是過他數百倍了。須如此看。始得。如無非事者。此四字。最要人看。大抵人君非特是坐廟堂。臨政事。便是為民。凡一嘆一笑。無非為民。學者亦非特對師友。對書史。便是為學。凡一語一默。無非為學。如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如舜既為帝後。取諸人以為善。如治水取諸禹。典禮取諸夔之類。此固易知。若耕稼陶漁時。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不知知何人為善。只緣舜之心。念念在此。正所謂無非事者。想舜當時。耕稼陶漁之言。如聞都俞吁咈之辭。對耕稼

陶漁之人。如對鼠。獲。稷。粟。之。蔬。惟其念念在此。故也。後之學者。苟志於為學。非特講論之際。始是為學。開街談巷語。句句皆有可聽。見與臺卓。人人皆有可取。如此。安得德不進。

滕文公問。止強為善而已矣。滕小國。臨齊大國。時齊人築於薛。薛去滕最近。故文公謀於孟子。戰國凡強國七。滕最小。窮不勝。乘弱不勝。強固所當憂。滕文公所憂。皆在我外。大凡為國。須是理會令我自正。豈可敵來則畏。去則喜。強則懼。弱則喜。且仁義不終。教化不行。紀綱不振。皆當自正。公不此憂。而徒憂其外。孟子舉太王事告之。卻自內言正。所以利其心之說。滕文公又問曰。滕小國。止從之者。如歸市。文公又謀於孟子。孟子又舉太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犬馬。幣珠玉。不免。然後屬者。老。太王雖視棄一國。如棄敝屣。然未嘗才被狄侵。便去。初以皮幣。中犬馬。終珠玉。至此。勢窮理迫。然後不得已。大抵有人事。有天理。人事盡。然後可以付之天。人事未盡。但一付天。不可。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止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又設一端。以告文公。孟子非是持兩可說。無所可否。大凡道理。都是一致。有藥國如敵。履道。有效。死。不去。道理。世守者。是先祖得天下。傳之先王。我既受之先王。或一旦棄之。是辱其先也。緣文公問。孟子見他。尚有一毫利心。不比太王。大抵有此力。然後可以做事。文公所憂。不過說自諸侯。而匹夫自安樂。而至危懼而已。都不曾自理會正己。孟子舉此端。蓋謂文公之地位。自可見得。故所以使之自斟酌而為之。

魯平公將出。止焉。能使子不遇哉。大抵君子之作用。與小人之作用。同一。君子用之。則為善。小人用之。則為惡。魯公出時。使臧倉使大步。峻言。直說孟子不可見。亦必不能使平公信。大凡欲人聽者。未必能使人信。已如謂伯夷貪。謂比干邪。人安肯信。觀臧倉之言。從容和緩。等閑尋常。問起。如沒潤之。漸漸入來。故且問君所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匹夫者。止君無見焉。又足見臧倉不直言。孟子不可見。且引賢者為言。說禮義由賢者出。卻以孟子事證之。欲得平公信。而不疑。公曰。諾。平公果信其言而止。平公本是喜賢禮士之主。竟為臧倉所移。而止者。緣臧倉言得和緩。使人易信。樂正子入見。止。是以不往見也。初時。樂正子曾舉薦孟子。平公故欲往見。既為臧倉所阻。樂正子故為之解。問何不往見。公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論前喪者。平公或者一句。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故不指是臧倉說。設或者之辭。所以為臧倉諱。樂正子為辨曰。所謂論者。前以士。則三期。後以大夫。則以五鼎。此鼎。鼎多寡。蓋官秩貴賤不同。非所謂論。平公曰。否。為棺槨衣衾之美者。此又見平公深親信臧倉。而疎樂正子。大抵人親昵此人。必巧為此。人討道理。元初。臧倉諫平公時。止。是言其後喪。論前喪。一句。初不曾有棺槨衣衾之說。此平公欲為臧倉討道理。故為此言。樂正子又為辨曰。非所為論也。為貧富不同也。言孟子於親隨其貧富。初貧時。故盡貧而葬之。後富時。亦盡富而葬之。使孟子於後葬。乃曰。前以三期。卻是於富不盡。於富不盡。似不逾。適所以為適。貧富兩盡。雖迹不同。其實則同。平公於樂正子則疎。於臧倉則親。樂正子以疎。開親。雖有至理。亦不能入。此樂正子所以卒不能使平公見孟子。樂正子曰。克告於君。止。不果來也。初。樂正子薦孟子。既被臧倉阻。又為之辨。換不平之心。與孟子言。凡

人見彼以不平告我，我亦必相與不平。不知聖賢之心，初不以此為介。故孟子所以存之者，無一毫不平之氣象。諷味此語，則樂天知命，居易俟命，亦不過此數句。孟子聽樂正子告，而卒不動，為孟子，初不會有怨賊倉之根。有此根，然後苗條發於外。樂正子見孟子如此言之和緩，其向來忿忿不平之心，至此亦想見冰泮雪消，無復存者矣。

公孫丑問曰：止惟此時為然。子路所學，乃聖門根本之學。若使其成就，豈管仲之所能及？管仲之功，雖成不過是功利之學。蓋管仲如已熟之莢，稗子路如未熟之五穀。五穀未熟時，固不如莢稗。至於熟，莢稗之比，彼五穀不至於熟，亦無用之物而已。學者於此，不可不深思。知莢稗已熟，不如未熟之五穀，則不可為管仲之學。又知五穀之未熟為無用，豈可不勉強而自足？大抵孔孟門人，所見迥然不同。孟子弟子所見，只去狹小處求。孔子弟子，只去廣大處求。公孫以管仲望孟子，孟子固已力排之。而且曰：管仲不足為賦，及告之，丑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所告愈明，所見愈狹。孔子弟子則不然。子路問君子，夫子對曰：脩己以敬，亦足矣。必反覆詳問，既曰：如斯而已乎？又曰：如斯而已乎？言皆類此。雖失之過，然所見卻不狹。此孟子之門人，所以不得不嚴其教也。

舍己從人，人當思舜之已，尚自舍了。況小己之私乎？若吝嗇封閉者，安足知此。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止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孔門之為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當時門人不敬子路者，不為衆所服，惟是孟子深知之，所以多拈出示學者。如論曾西、管仲一段，如論未同而言一段，此又論舜、禹，以子路與舜、禹會子一道說。子路之開過，則喜，實百世為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則難。後世人告之以過，而前不怒者，則有之。安有欣然而喜者？唯子路之心，專是求益。唯欲開過告之以過，則得其所欲，安得不喜？人之為學，亦須於開過之時自驗。自禹以上一句，進一句，禹開善言則拜，未到禹地位，非不聞善言，只作等閑看了。唯禹看得如山岳，如金玉，其重如此，亦不自知其拜。此可見其受之有力。子路都無曉逆，固是好，又須由子路到大禹地位，大抵讀古人之書，聞今人之言，要得受之有力。且如語孟人都作等閑看，故受之無力。若是看得有味，便是大禹。孟子既說子路，禹又說舜有大焉，見得前二者雖是有力，到舜則天開地闢，四通八達，到極至處。大凡天下之至理，渾渾乎在天地萬物之間。人自以私意小智，阻礙障蔽，舜何異於人哉？無阻礙障蔽而已。子路與禹，猶有工夫。至舜則無工夫。洋洋在天地間，與天地同體。天地間無非善，舜則善與人同而已。舍己從人，唯大舜地位方盡得論其本原。天地萬物一體，人既受七尺之軀，舍己已難，唯到無我地位，方能舍己。方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八

孟子說

孟子為卿於齊，夫既或治之，子何言哉？須要若此兩言，方得與小人處之法。言王驩若出，事曉不得，我亦自與他說，不說與他時，是辱君命，失國是彼既偶然，已自曉得，又何須說與他？蓋孟子有公事，無私言。公事有未曉，不與之言，則辱君命，固是不可。若公事外，又與他私說，使失待小人之體。兩者須細看。後世之待小人，若太過，則與之共事。公事亦不與言，不及時，往往私事亦與之言。看此兩句，見待小人，須當嚴大抵我與小人，不與言甚易，惟同事共處，往返千里，不與之言，便見得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大抵君子不幸與小人共處，自公之外，不可與言。王驩既能自治其職矣，孟子肯與之言乎？吾甚慚於孟子，此是齊王悔過之心，方動良心發見處。此是一大機會，人主之意一回，則天下之勢亦回。正生靈之幸，宗廟之福，當此時，得一正人正教之，其益豈不甚大，而陳賈乃以諂諛之言，塞其良心。此最可惜。陳賈引周公事來見孟子，自謂孟子必諒周公之事，使孟子不分明說周公之過，陳賈必將以不仁不智來難孟子。孟子卻先自道了，句句出陳賈意外。今世學者，亦必言周公無過，孟子直言周公之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此最要人玩味。是周公之過，為兄而過，名雖為過，其實乃是孝悌之心發見處。與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氣象正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止士誠小人也大抵聖人之心非賢人之所能測賢人之心又非常人之所能測尹士以淺心狹量私意揣度窺測孟子觀其立三說以難孟子自以為孟子無所逃殊不知孟子之恢廓廣大非尹士所能測正如以黃雀之網而欲網垂天之鵬豈不愚哉高子以告高子雖是孟子弟子然受教於孟子者淺亦未能深信孟子也為尹士之言所動如孟子之與孔子雖均是倡道然孟子之門弟子終不若孔子之知聖人為甚深如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即時自謂之何嘗以告孔子葉公問孔子於子路不對以其不足對亦不告孔子曰夫尹士烏知子哉此已下是孟子答之辭尹士疑孟子出畫之積滯若是常人必須分說我緣甚事所以遲遲而孟子方且以為速可見孟子念念不忘君之心自此以後一話一言一起一伏熟去涵泳自可見得孟子忠厚愛君之氣象觀尹士之問如疾雷奮電迅激如此而孟子之對渾厚和緩如在春風和氣中二人氣象便是判然如曰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見得孟子愛君之本心如此之切至於不得已而去猶曰王庶幾改之于日望之其心愈可見至於出畫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以孟子待齊王如此誠厚而齊王待孟子反如此之薄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使常人至一不見用則憤然引退歸心一動則雖萬夫不可挽而回然孟子到此去心略起而愛君之心復還故又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于日望之是孟子之心若得齊王略改便欲復歸其愛君之心再三不忘憤疾之心孟子元不曾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此以下卻是篤尹士之失惟孟子分別曉了切中尹士之病故尹士聞其言亦為之歎服故曰士誠小人也知尹士以私心測度孟子固不是而高子為尹士之言所動亦是不知孟子然而因高子之問得孟子詳說之提撕發發使後世知臣子愛君之當念念不忘此亦高子之力也昔人有以屈原作離騷可配風雅者亦以其有念念不忘君之心觀離騷一篇三致意始言高飛遠舉鴻濛廓落神仙幻化之術中言富貴華麗聲色音樂世間可喜之事終曰三江五湖洞庭彭蠡世間游觀之樂三者皆不足以解憂而終歸於愛君後世稱離騷為詞賦之祖以此也雖然屈原原有愛君之心固是善情乎其發之不以正自憤怨激切中來其言神仙富貴遊觀已是為此三件動也故託辭以自解本是怨怒卻反歸愛君上來若孟子則初無此心其言語始終和緩皆出於正此屈原孟子所以分尹士之言雖出於一時之狂狷亦君子之病時不可以測度孟子耳若後世雖有直諫者徒多至於怨懟皆是不曾講究想之一字但只責君不能容己殊不知己不能容君如朱雲蒼龍良輩君一有訶諷便至於折檻納笏後人看此二事多以為君不能容臣不知臣不能容君若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能容君此亦善事以恕字觀之則遠矣亦自有可責學者欲講求事君之道須是平時開廓心中能容人乃可

滕文公為世子止周公豈欺我哉世子復見孟子未嘗言語如何便以為世子疑吾言乎蓋孟子於世子眉睫之間自見其疑性善之說如神醫之治病望而知其受病之原故孟子告之以道一而已矣又舉成綱顏淵公明儀之言以證之夫三子之言惟顏淵之言氣象安泰孟子止舉顏淵之言以曉之可也

何必兼三子之言而舉之此孟子教人之深意也如醫者之下藥各有次序初舉成綱之言者欲使文公去其良心而廣其志氣如下一服眩眩藥而瘳疾若不第二服以平補之則向之眩眩必復為害是故孟子次舉顏淵之言者下第二服藥也使世子之氣平而安適病既已去又必舉第三服藥以固養之故孟子終舉公明儀周公豈欺我之言以固世子之信心如下第三服藥使已平之疾過加固養不至再發則終身無患此有以見孟子所以教文公其緩急皆有先後不可少差者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觀陳代之問已足見孟子器量高深處不仁者不敢登其門不義者不敢造其室蓋大抵人須使人來面前凡非所當為之事欲言而不敢言觀陳代之言如此曲折亦足以見其將言而囁嚅志士不忘在溝壑止孔子奚取焉讀上兩句須著意看孔子奚取焉一句大凡人須辦得此一著地位了方可處事自今觀之此句慷慨然如秋霜夏日之嚴孟子卻如何說道孔子奚取焉蓋辦得一箇死地位固是死若死非其招而往則徒然死於不往則為正當中庸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能也非其招不往乃是得中庸處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王良初用師法之正故往而不獲一禽乃命以為賤工王良言我非不能蓋以正不以詭於是詭得十禽此如晏子治邑初三年齊景公責其不治欲代之晏子曰吾知為邑矣遂出為邑三年專事左右未及三年晏子朝君下堂而迎之晏子曰臣初三年但知治民不知治左右此君所以欲代也後三年但知治左右而不知治民而君迎勞如此以此觀王良氣象亦未為失大抵人之所為患不能合於道耳苟在我既已盡合於道縱人不我知而我盡御之道矣雖不獲一禽可以無愧何必詭遇以曉於人是有以見其自信者輕今有人於此君子人也人以其不能智數巧詐為病則必自試其能然後語人曰吾非不能也前日之所不能者不欲為也殊不知彼小人之事君子豈以能此為榮而不能為病哉以不能此為病則非君子矣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大凡君子之教人必隨其量如扶春之識見卑下使遇子路子路必不對而孟子不以其識見卑下猶委曲教之此見孟子樂於教人處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若後世儒者答時多說謀道不謀食富貴如浮雲軒冕如土芥住不足道如此則不起發人意又只以為君子得祿輕故放得下我待得爵祿重故放不下我豈敢自比君子孟子之對則不然反告以君子急於仕有甚於衆人聞者必謂君子於仕反急如何故不肯輕進必須疑駭求其說而不得然後徐因其疑而告以穴隙之譬使知君子急於仕如此苟不是分明見得有大可恥者亦何苦不仕哉聞者安得不感悟此孟子教人變化之妙用聖人既竭自力焉繼之以規矩繩墨雖心患有餘亦必加以法度作聰明亂亂者為足以知此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止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從自反中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只說枉了做許多工夫或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原上做

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不得處盡反求諸己使表裏相應而後可如一分未盡便有齟齬如果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天命也天命流行不息配命則純亦不已多福者百順之名本不在外自求而已大抵天下事果不在外只緣人信不篤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止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子此段蓋自末至本居下者固欲有獲於上不知所以獲者自有道聲譽曲譽豈足以獲於上甚者乃云我能取信自然獲於上不知其平日之心不誠信安能一旦為誠信須是平日見信然後可故曰不信於友不信於友者又須是能悅親如不能悅親於朋友交際間雖有誠信而非發之於內常時固可遮藏偶然遇一大君子則不能揜故曰不悅於親不信於友矣悅親有道非三牲五鼎為足悅親須是承顏望色方為悅親又須是出於誠誠者乃與生俱生固結而不能自解故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孟子此章一句緊一句漸漸入來蓋明善乃理之極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相繼者亦不過明善於明善之外更無所加損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止是要從近處看今之人其於事親從兄事上交友之際固有時乎中理然有時又差了蓋雖到九分九釐盡有一毫差則併前都差如行九十九里忽差路頭則都不濟事此所以要明善明善要明得盡

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恭儉之弊必至於侮奪蓋恭必過禮見不當加厚禮之人亦以厚禮待之是侮人也儉必吝嗇於所當予者或不盡予是奪人也唯中禮乃可為恭儉父子之間不責善非直之不問也蓋自有滋長涵養良心底氣象孰不為事親事之本也事非專於奉事之事政是一舉足一發言不敢忘父母之意蓋念念常以親為事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止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止而以備廢也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孟子聞魯欲使之為政喜而不寐乃門人之最高者大抵學者分守甚嚴最不可苟樂正子豈不知王號是便佞之人必非從之求爵位其從子敖本是欲見孟子一時貧乏不免依附不知從子敖後操縱便在其手彼他牽惹轉動不得故必待舍館定然後得見孟子孟子又言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備廢也此正坐樂正子罪非備廢耳非是為干祿既非干祿便見處之不審於苟字上若不破學者於義所不當為者纖毫不可苟才苟就便有轉移抽身不得處樂正子本是欲見孟子一為備廢已入陷穽况自備廢至利祿自利祿至權勢者乎伊尹一介不以取諸人正權此耳

仁之實專親是也止樂則生矣仁是人之本心渾然一體至從兄期有等差品曰此乃心之運用故為或要之仁義只是一體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專親是也止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專親是也止樂則生矣此生乃精神生動之生亦如言此物有生意

仁之實專親之實一段須看實字非去是也學者欲為仁義須於事親從兄上體察此心又須是弗去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止寇讎何服之有君臣本非論施報之地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申公謂王氏於孔子對齊景公問名添則字云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為王氏啓後世悖逆之端自今觀之王氏之說與孟氏之說大略相似前輩卻不敢道不是學者正當講究蓋孟子是言於宣王之前而王氏解經以詔後世此所以邪正自辨蓋戰國之時齊王正待臣之薄故孟子以苦言藥之而王曰禮為舊君有服王發此問蓋有見於人而無見於己一向於人上求之故孟子不得不極救其失此蓋孟子見王專求於臣故孟子亦專求於君故曰諫行言聽止何服之有欲宣王知臣道不合而去君猶未敢絕之今臣有故而去則加以三無禮宜其以為寇讎而不服也觀孟子之言似覺峻厲無溫厚和緩之氣何也蓋孟子之言有謂而發蓋適戰國之時齊王之病已深使孟子不苦其言則其病不瘳譬如枯梗猪苓雖不如參朮之上品而亦視時為主蓋其病深者其藥不得不毒其過甚者其言不得不峻然使孔子遇齊王必有不費藥石不動鋒鏑自然啓發之理此又卻是聖人事

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止其間不能以寸大抵天賦人以才乃是使教未通者若自有其才而不以告人是負天所賦我之意且如有一鄉之才是一鄉之耳目有一州之才是一州之耳目夫中也養不中不能以寸蓋人本一般只是有通不通若教得彼通未必不反通於我非特有益於人亦於己有益如中與才者養其不中不才則雖能有於己然既負天所賦則賢不肯相去能幾何雖然如此亦須識並行不相悖之理若情意未孚但當委曲開誘使其自知所向不可強之而反以取辱也

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止非行仁義也孟子之意蓋謂人之初生飢食渴飲趨利避害與禽獸爭得不多然人之所以為人者只是爭這些子人既只有這些子庶人卻去之便是與禽獸爭不多了惟君子能存之學者最當看幾希二字庶物者天地山川飛潛動植無非物也人倫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即人倫也人之身皆曰見庶物自不能明日在人倫中自不能察惟舜獨能明獨能察此孟子舉切要處教人當於明察二字上留意然舜之明非是後世以察為明舜之察非是後世太察無徒之察但行其所無事故孟子謂舜由仁義行此下兩句與上兩句一般然此一段孟子前既說君子存之只以舜為證後人看之卻以君子存之為得之淺舜由之為得之深遂分君子聖人聖賢本一理正不如是而今人觀舜只與讓看舜如何會見得舜卻不於目之所見身之所履求舜故孟子舉目前道理教人學舜下手處

禹惡旨酒止坐以待旦大抵惟是識聖人者方始說得聖人分明若不識聖人者皆不敢於平常處看聖人惟孟子識聖人破故敢指日用平常事言聖人且如揚子不見聖人故慙度聖人乃曰聖人聰明淵懿冠乎羣倫卻把大言語包羅意要說得聖人著今若要識聖人須是把識聖人底及聖人自說底言語看如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若把與今人看止是常事孔子為

孔子只是如此。大凡人於習俗之中有味。聖人於冷淡之中有味。聖愚只是倒轉過。所以惡言嗜好。善言然非止此。二事大率當以此推之。湯執中立賢無方。而今人都不誠。說中時便有方了。且如一室才指定中。便是有方。聖人於事物物無不有。唯湯以中存心。故天下亦皆如湯。此所以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常人只知一身痛痒。若稍疎遠便不覺。唯聖人通天下。一體故能如此。望道而未之見。如趙岐說。以後世心量文王。都小了。文王此即是德之純。如易。用九無首。孔子謂丘未能一。皆是一般氣象。若自以為見道。便不是天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人皆言近易遠難。殊不知遠近一理。豈有能治近而不能治遠者。是心苟存。則遠近皆舉。今人所謂近治。不過以文法束縛。非真能治近也。故遠亦不能治。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且聖人備道全美。有甚欠闕。思禹思湯。一聖人足矣。何故思兼三王。思兼二字。各自思量。看其有不合者。此合字。非是合事迹。蓋合內外之道。內即是理。外即是事。如聖人亦自有未合於內者。故仰面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止敬人者。人恆敬之。人本同心。但所存處不同。仁是混然一體。處禮是行之節。文不亂。如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寬信敏惠及剛毅之類。其名非不多。何獨惟說仁禮。蓋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盡了。更說禮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與禮。更有甚事。仁者愛人。而人常愛。通天下皆在愛之中。自著不得。非與。有禮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著不得。慢易雖然。天下都在和氣中。亦不免有螟賊虎狼。自不害天地之和氣。此所以雖通天下。一愛敬而亦未免有橫逆。故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自於禽獸又何難焉。小人當此橫逆。步步去人。上求君子。當此橫逆。步步去己。上求。此可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又言此物。宜至誠。蓋有根便有芽。吾愛敬中本無此物。所以致此物者。必胸中之愛敬有所不盡也。又說自反而仁。而禮。其橫逆由是。而又曰。我必不忠。夫仁與禮。通徹上下。自足以該括天下之理。如何更說忠字。此一句。極要人看。忠之一字。非仁禮之外。別有一忠也。蓋盡己之為忠。仁與禮。稍有不足。則非忠矣。自反而忠。到此在己。自無不盡。橫逆尚如此。乃彼彼人欲蒙蔽其真心。乃其妄心。且如人在昏醉中。如何責其禮數。在顛狂中。罵詈。如何與之較。是非。置於此時。與禽獸奚擇。如何詰難。蓋彼正在可憐之中。後人看此一句。不可作孟子怒之為禽獸。若是怒之。乃是為禽獸了。學者須當體會。不可錯認。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止君子不患矣。君子所憂之事。與小人不。君子以是非。賢否為憂。小人以利害。凶得失為憂。君子所謂終身之憂。如孟子下所言。憂不如舜耳。若所謂一朝之患。非禍患。乃憂患之患。夫外物之來。豈可前必。君子非無一朝之禍患也。如成湯夏桀之囚。文王姜里之獄。孔子陳蔡之厄。孟子在薛之戒。皆禍患也。但君子樂天知命。安常處順。夫何憂何懼。且如舜聰明。夫豈易及。孟子乃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此一段。極見得古人立志之廣大處。今人見一稍出己數等者。便仰望不敢比。況於舜乎。此所以自暴自棄。君子則不然。直說道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才要做舜。即便更無等數。更無漸次。學者立志。固當如此。此一段。學者能體認得。為學之道。無有不備。以之脩身。則平坦常無。

憂患以之待人。則不見有可怨惡處。以之立志。則自不卑污。此學者脩身待人立志之大法。知得此一段之意。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可怨惡之人。亦無不可到之地。

萬章問舜往止五十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大凡人心量不同。親長息之間。可知。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此一句。極好。何故。舜之胸中境界。非常情所知。舜能不失赤子之心。天理明白。所以與父母異形。同氣。才有不得父母之情。則號泣于旻天。長息胸中。與天理異。故見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以為驚怪。爾此公明高所以曰。是非爾所知也。親萬章之問。與長息之問。兩者只一般。然公明高之對。則止此一句。而孟子對。則如許詳悉者何也。使長息能領略公明高之言。則公明高固不待多言。長息既未曉。而只告以一句。雖事理俱盡。然于教人之道。未盡也。孟子欲盡教人之道。故不得不詳言耳。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蓋孝子之心。與親相通。不曾遠。然無情也。然而言亦有雖是正理。而不近人情者。萬章之言。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四句。固是正理。然都不曾去求舜之心。與父母血氣貫通處。所以不見得舜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下四句。須是細看。自常人言之。必以為我既竭力耕田。以盡其子職。父母若不愛於我。我亦奈何哉。亦任之而已。舜之心。卻不如此。蓋置之無可奈何。以待他人。則可。孟子之所謂於我何哉。正人子之心。欲求其所以得罪於父母之故而不可得。反覆推原。於無推尋處。正見得舜之心。帝使其子。止無足以解憂者。何故皆無足以解憂。此理極易曉。且以一身言之。疾病在床。憂切於身。則雖珍寶奇貨。羅列前後。與我都不相干。使人能推此心。視父母之身。與吾同體。則知好色。妻帝之二女。皆不足以解舜之憂。亦猶是也。觀孟子所說。皆見舜良心不失處。人少則慕父母。此良知良能真心所在也。因長大則為物所遷。故遷父母之慕。以慕其他。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此皆為物所遷也。今天之觀此。既知其為物所遷。又須知元不曾遷。底道理。何以知之。觀慕之一字。可見慕父母。以至慕君。所謂慕者。元不失。但用不著耳。以此知天理之自然者。本不曾失。然慕少艾。妻子。固不可。君臣亦是天倫之正。何不可慕。此當玩味。孟子之意。觀下一句。便見得此之慕。乃人欲而非天理。欲分別天理。人欲。真心。甚不難。且如舜之慕父母。有不得于父母。便號泣。人之慕君。有不得于君。便熱中。觀舜之號泣。見得舜真心。發見。如有隱憂之氣象。喜怒哀樂。已前事全不曾亂。至熱中。便有人欲。煩擾。焦然。煎燥。氣象。只看適意處。便見天理。何嘗有熱中。五十而慕。此只記實事。想舜年五十。父母猶見在故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蘧丘於齊。主侍人。有諸乎。止何以為孔子。論聖人者有二。有以己度聖人者。有以聖人自解者。或人若不是要主非其人。便借孔子來自解。他自是主非其人。卻道聖人亦如此也。孟子所以謂好事者為之也。乃是提醒萬章處。如彌子瑕。使孔子主己。卻不敢來孔子面前說。方且宛轉致其意於子路。於此見聖人之德。溫而厲。威而不猛。使小人儼然望而畏之。自不敢干。以非義。大凡彼以不義說我。我以正義折之。固足以勝彼。然己為他所說。不若彼人自不敢犯之為善也。若剛。

方正直之士。當子路之告。亦必厲聲作色以拒之。而孔子方且曰。有命。其言雍容和緩。尤見聖人所養之厚。度量如天地之大。自孔子進以禮以下數句。卻是孟子說。孟子前既言孔子不主禮而推。至此又卻反覆舉斯數語者。蓋緣孟子所與語者。乃萬章。萬章為人。根器稍下。故孟子不得不諄諄提。醒也。凡人處事於和緩之時。則易至於盛迫。忽遽則難。當流矢在前。白刃在後。鮮有不變其所守者。惟透得此關過。方為聖人。當孔子遭宋司馬將要而殺之時。微服過宋。猶且必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既諡曰貞。其人平昔可知。夫孔子當患難之時。猶且不肯主非其人。而況於衛。於齊。肯主難疽。瘠環乎。雖然。在衆人觀孔子於齊。處之則易。於宋。處之則難。然聖人視患難死生如一。初未嘗有難易。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近臣乃公卿大夫也。若公卿大夫所薦之人。不賢則其人亦可觀。觀遠臣以其所主。遠臣乃在下之臣也。在下之臣。使其所親附者賢。則其人必賢。所親附者不賢。則其人亦可知。大凡在上之臣。別無職事。只以薦賢為事。且如前輩人多置人物簿。平居錄其善狀。至於當路。則次第用之。故人才無遺。雖然。在上之臣。所薦或非其人。尚可以舉為。後來別薦舉賢才。猶可以貶其過。若在下之臣。所主一非其人。則終身陷於小人之黨。谷永是也。雖初之所主非人。亦自有轉移之理。而不可因主非其人。便自暴棄。不能自退。故陳瑩中說。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士。則漢之宗社。不至於亡。此亦教人自新之路也。前輩亦有寧身受惡名。先主小人。後卻正義為天下後世主非其人者。開自新之門。如陳了翁初因蔡卞所薦。至其入朝後。卻每事力爭。深排蔡黨。不肯阿附。豈有終不可改之理哉。雖然。有了翁之志。則可要之進身之初。不可不謹。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致知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知終也。知之在先。成就在後。三子知處偏。故其成小。孔子知處全。故其成大。以射為喻。最切。又如匠氏造屋。為圖。圖有毫釐之差。則成屋有尋丈之謬。羿之教人射。止學者亦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箇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今之學者。何嘗有準的規模。欲求準的規模。在學孔子而已。且如三尺童子學射。方能執弓矢。須使以中的自期。今人不敬望孔子。安能為學。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為學大病。惟是有準的。自然無狹小之患。有規模。自然無汙漫之患。兩者兼備。為學思過半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止安樂也。孟子此一章。謂憂患艱難。方是天大成。就處。自舜至百里奚。其學問之淺深。醇疵。功業之大小。汗隆固不同。皆是艱難中成就。此所以孟子併稱之。何故說舜傳說。又繼以孫叔敖。百里奚。正要雜舉小大之成就。皆是患難中得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堅實。所以天降大任。必須勞苦。俄之以鍛煉。成就動心忍性者。凡人安佚則心不能動。不經禍患。則常任性。此性乃氣質之性。今人所謂性急。性偏之類。急時一向急。偏時一向偏。要得漸漸舒平。須身在憂患中。到得要去不得時。始能深思遠慮。是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極過。然後能改。且如無事時。戒酒。皆非實見。因一次酒失。方知酒真不可飲。又如無事時。豈不知江行之險。經一次遇風濤。幾覆舟。後必須相風色。

然又有過而不改者。此不足論。衡者。如一件物。衡在胸次。無處置時。方思得真道理。微於色。發於聲。思難已。深入吾身。形為惘然之色。發為慨歎之聲。到此方知都是切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今人見髮。思髮。脫。見安樂。要去就。蓋錯認安樂是生處。憂患是死處。故孟子特指其生。其死。處示人。此一段。警動人極深。然學者志不立。一經患難。愈見消阻。所以先要立志。譬如金若是真金。愈鍛愈精。此段又當與下段同看。皆是天與聖賢成就人之爐。但人無本自不能受耳。

齊宣王欲短喪。止教之孝悌而已。大抵論天下事。謂不可十全。做且做得五分。猶勝不做。不知才說且做五分時。此苟且之心便生。此五分終不可做。大凡做事。須是拔本塞源。然後為善。且如人改過。斷得九分留一分未改。此一分惡。終久必發見。不特是發見。又且支離蔓延。未有不連此九分壞了。當齊王欲短喪。為公孫丑自。拔本塞源言之。卻與之為荇年言者。正孟子所謂終兄之臂。而但使徐徐者也。公孫丑又謂今之。以為荇喪。亦不特我為之。雖王子亦有數月之喪。使常人處之。欲關一人。卻又為其挾例以為證。必云。王子事亦不是公孫之意。亦逆計孟子如此。孟子卻取王子。蓋宣王與王子兩事。自是不同。蓋孟子所以為數月之喪。緣是有君父之命。上有齊王禁之。使不得為。雖王子欲終亦不可得。故曰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己者。謂王子時雖行之一日。猶可勝不為。況數月乎。若齊宣王既無人禁。得又欲短喪。況公孫丑又告以荇喪。豈可為而不為。此病在心上。故曰莫之禁而弗為也。此又見孟子之心地。與公孫丑異處。

天下有道。止殉乎人者也。道初不分有無。時自有存隆。天下有道時。不說道方才有。蓋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時。道便在天下。天下無道時。不說道真可絕。蓋道元初不曾無。天下不治。道不見於天下。爾以道殉身者。如堯舜文武。仁義禮樂皆燦然在人耳目。精神心術。即昭然於人。當時賢者。但恐吾身不能從道而已。故以道殉身。以身殉道者。桀紂幽厲時。教化不行。人心不正。當時賢者。以道自任。必欲使人知道。當自我而則。則責在賢者。故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人者。既曰以道殉人。必有所謂道。既已知道。自然不肯殉人。孟子何故說此句。蓋道不可一毫加損。若小有不盡。便非道。況殉人乎。孟子所以說此。蓋為下等賢者。設當時去孔子未遠。尚有緒餘。故下一等人。有急近效。而救世者。皆多屈於道。曾子在武城。寇至去寇。退。元不曾去殉人。若子在西河上。為魏文侯所尊貴。則亦能無所屈。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止更有二焉。大凡學問之道。必以遜志為本。古之賢者之答問也。禮恭而後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與言。道之體。色從而後與言。道之至。滕更於此五者之挾。有二焉。孟子若便答之。適所以增其驕倨之心。而蔽其入道之路耳。然孟子不答。更必思其不答之故。恐懼自責。舍其所挾。此時乃可以入道。是乃所深察之也。

孔子在陳。止斯無邪。惡矣。學者不長有病。畏無病。如作文。作出後。方見工拙。如做官。做出後。方見是非。有工拙。有是非。固是及不及。彈然無失之人。比之袖手不作。不向前做者。則不勝矣。蓋出來做後。便見得病。方有下手可整理處。若不出做。則雖有病。無下手處。豈不費力。故病浮見於外者。病根猶淺。病伏於內。

而外不見者病根最深。如鄉原之人，不特是病伏在內，又且擁蔽諱人言病。故孔子止取狂狷之士，使天下之十，皆得中道，豈不可嘉。惟是上一等人難得，如狂者猶是做出來底，是以取之。萬章不知，卻以此問孟子。故孟子明說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牧皮之事，史傳不載，只看琴張、曾皙，自可見所謂狂者，是心到力不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調行，其志甚大，但不能無病耳。觀子張說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又言如之何拒人，子張之意，似欲無賢無愚，君子無小人，皆包羅如天地之無不容。此是甚氣象，及觀其同門者譏之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子張雖有此度量，於辭氣間猶未能充，是心到力不到。曾皙當三子言志時，欲風乎舞雩，詠而歸，則是顏子陋巷，亦不過此。觀此一段氣象，則是春秋晚周之時，直有唐虞三代之氣味。曾皙豈不難得。至季武子死，則倚其門而歌，直是容一箇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謂狂，狂者度量甚高，止是力有未到處耳。至於狷者，則又介然自守，是其次也。狷者亦是出來向前做，不是不出做而無病可整理者。故孔子皆與之。若夫鄉原，最是難辨。孟子曰：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四句最得鄉原之情。世間止有兩等人，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兩邊人須有一邊不喜如鄉原，是兩邊人都為所欺。同流俗，合乎汙世，則下一邊人喜之，似忠信，似廉潔，則上一邊人又為所欺。此謂德之賊，如何謂之賊，謂其似德而非德。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大凡世人喜與同類者合，且如好兵者見言兵便喜，好貨者見言聚斂便喜，孔子是中道狂狷者，只是一偏之士，孔子卻取之。鄉原近中道而孔子最惡之，以此見聖人深明乎疑似之際，故聖賢之辨論，不辨其不足辨，而力辨其疑似者。孔子不與陽貨辨，而與少正卯辨，陽貨之不仁，世所共知，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僞，而堅故不可不辨。孟子不與申辯，而與楊墨辨，申辯之慘刻不仁，世所共信，而楊墨為我兼愛，故孟子深闢之。故曰：惡似而非者，後面一段只是教萬章以正心之說。其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惡，凡厥庶民，不論賢愚，均有此經，只緣吾心之經不正，故不能喚起人心之經。吾心之經既正，則事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說。大抵君子之心，常於身上求，不是責他人，且如元氣不正，則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氣，則自無疾矣。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十九

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登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蓋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為治，見亂則以為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溫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卻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懼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曾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溫、薛，雖曰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胸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

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

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皆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天下之言，有近理有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辭繻疵之言，而謂智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此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相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為智伯報仇，此雖末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為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為之。

魏文侯號為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為賢者，蓋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前，散在諸國，故能使其君為賢君。如文侯問鐘聲，心術微著，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與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鐘聲，必毀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之尚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廢於戰國，不免為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為莊周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瑋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為魯將，娶齊女為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使彼他使作求還其技能，以此知不為技能所使，者雖然吳起卒為魯人所誦，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與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為人貪財好色，及為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得欲魚耳。

田文乘間說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尚厚積多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菴怪之。於是及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

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為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雞鳴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留於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人均足，方是兩間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且如布帛粟菽，人人所須，泉貨金貝，人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倉庫，至於腐壞質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靖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欲攘以為己有，然後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為稷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稷生曰：可以遊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稷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登淨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是此學中來。然後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最為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稷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為所移，斯可以為難矣。

魏其為丞相，稱福賈因曰：君侯資性善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為身計者，有為國計者，為身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兼盛，更相補助，亦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為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常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賢愚混雜，始可為兼容也。稱福談說之士，觀其語意，不過勸寶嬰為己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善善疾惡，此四字最好。善者以為善，惡者以為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善字，惡上添一疾字，便是為他善惡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稱福所言寶嬰善善疾惡，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寶嬰反以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內，寶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著。此所以為聖門學者之事。至於寶嬰之善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他人善惡，卻都不自檢點。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糾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謔，由是甘陵有南北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謔，妄分清濁，為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成。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實學中相譏，譏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為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廉介，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實思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益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有可厭可棄之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殺以慰之，謂曰：「避緩，顏回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志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築路視之。林宗提起避緩，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蓋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殺慰之，以助其怒，或雖設酒殺，猶責謂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既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作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處於舍外，且入酒埽，父怒，又逐之，乃處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為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林宗名重當時，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伯樂，憤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謂登仙。況林宗宿於容家，其榮亦其容乃視之為常，初不以此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中屠蟪蛄，雖然遠逝，絕跡梁園，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及黨綱禍起，獨免疑論，蟪蛄知微矣。然亦未盡也。蓋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務點檢他人之得失利害，則於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無二用故也。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蟪蛄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跡者，亦由其始不能磨蝕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於疑耳。自古多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掩之也。若本無跡，何用絕跡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蓋蟪蛄初不知己之所為，無非常之事，故見其異而制之也。

死，張奐雖素為忠直剛正之人，緣在外只理會邊事，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否忠邪，一旦破召，遂為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青地事上疏乞改葬，武已無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若都不講究，一旦見用，雖剛正如張奐，尚不免為姦人所賣，況其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頗得俱，皆良欲許之，歆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陰非，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如今人多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受之後，來不能承當，又輕棄之，觀華歆此一事，當時若無後一段，人只道華歆是一箇忍人，有後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若子細審諦，故有所不做，做須做得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為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為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況始失之輕易者乎。若看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為可戒。

管寧與鄧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密道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鄧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無咎，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无相得之義，正當如蠶之括其口，更无一毫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道原還，此又是處朋友道理，蓋度其情性，知其未能頭改，故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虞弟偉，為魏攸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虞戒之曰：「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卿其勿復與通，俾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最緊要，大抵人之交際，最要一箇虛與實，如今人因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著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無味，然其氣味卻長，始若親暱，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虞弟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虞已知其必及於難，何故，蓋其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已輔仁之謂也。此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虛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無益，此一等交際，是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綱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忿忿，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士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天下之患，在於安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

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再有用牙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士爲齒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高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太明流品太分遂成黨綱之禍故劉巴之徒猶有餘風宜其見棄於劉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如鄭康成後世只視爲箋注腐儒至劉備論救事曰昔予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模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必信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黑白不分而蜀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爲相者身在時尙不能無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初收拾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史謂琬心無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於避嫌遠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琬之心無適莫非止不怨怒亦不以此自歎所以爲賢也

王昶戒子曰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呢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是非則託古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略如馬援還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教子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教子者本不欲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之過何其反也其後馬援還書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未能免其子之過而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略統表理張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偉燁曜世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裴秋言以爲權既疾溫名盛而略統方矜其美何異療之方揚又搗膏以熾之哉大凡解人之怒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說彼人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正說彼不是我方且以爲是是激其怒而趣其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實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裴翁爲之不採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怒出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年必言千秋素無持守而爲好言於下至於擅召中二千石亡狀歷數其罪以中光之意然後徐言承相用事不可遂棄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琴彈奏始皇始皇怒或言於秦皇曰悍人也此一已釋秦皇之怒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不免於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爲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無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月月未可謂之在前忽然在後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極好其言曰善言不發必爲善行善言不出必爲惡行當於內者既深則發於外者不揜且以怒言之如怒一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則其怒不可遏今人爲善未做一分先說一寸未做得一寸

先說了一尺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一日與衆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韶云此雨必不成他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爲對蓋雲起無數聲雷則必雨先鼓數聲雷發泄了故無雨作文亦然今人學得數句言語且留在胸中猶套得然後將出則若長江大河源源不可竭若方學得一二句便把出說了都不留在胸中此必終不能作文

虞欽著書稱徐逸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子之昏庸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道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善所驅者有爲惡所驅者不爲惡所驅者猶可用力至於不爲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立

魏臨舊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翊自固之術翊曰願將軍朝夕孜孜不違於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常屏除左右問翊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翊曰屬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翊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曰卿之委曲調護可謂得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間則必無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利而無害若游談掉圖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翊只是游談之士偶能辦此耳且亡漢者由朝之一言存魏者亦由朝之一言王允殺董卓卓黨謀於翊勸之攻城殺允漢由此亡今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護如此使朝能移此心說李傕等散兵歸農豈不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朝亦得爲完人矣

華表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議奏上表在輕薄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事表則視人如己但欲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

後魏源懷巡北邊鎮將元尼須與懷少有毒食穢狼藉置酒請懷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耳既而表勸尼須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既是故人及其勸奏之時略無故舊之情所以前後相異只緣將公私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者可以周旋禮讓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隱蔽亦當於哀懇制使之去職庶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其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隋煬帝在顯仁宮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讓法帝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爭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彼徒見張釋之爲廷尉嘗如此說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既如此說若人君聽說了

則謂我自可殺人無人說得亦不須下廷尉是教人君任己意殺人也大抵實則皆出於天而寄之人君書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罰雖在君實天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又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曰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有定分最急遂良乘間而言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若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段公議內為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畏公議而又為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槩耳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為太寬刑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逃族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俯為奉常開變召車馬未至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俯乎此由王俯察變知機遠法赴難使各守法必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教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於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人不敢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疎疎其中實密

魏徵之得伸其用房杜之功也

楊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風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教朴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為名家人莫能及蓋緣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草帶之語可見前輩為人如此大抵朴素簡約即與之漸奢修飾麗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為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為所牽染壞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鬪誣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填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慄其所以詳責婦人蓋欲使之知懼其意雖是然於理未盡然不思孝友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無只是無以威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威化豈有反政構間反為轉移之理楊師道為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由是獲譴能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立身行己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就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省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欲脫趙節之罪當直以實告太宗則想與不想在太宗都無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未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卻乃強為介直適自嫌避以此而觀可見事事費力使

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豈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一萌未有不為窺測者皇甫無過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權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看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每遣一使連日輒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諡曰孝王珪駁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改諡為良以此二事始終看無逸只是利祿之心重謂之過於畏謹蓋不足以盡之惟其利祿之心重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故耳於他事未必如此審慎也若事畢皆爾何以官又觀無逸承問皇權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待母以行或其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無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官侍養今既不然而死何及要之只為利祿之心重故雖有孝心亦被利祿之心奪了

呂東萊先生文集卷二十

雜說

敬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處飛魚躍皆在學者莫先遜佛遜佛則心下心下則平平則至公大同之理自見矣

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之自府兵法壞京師變為驍騎謂之禁兵諸道變為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是後京師軍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烟火之事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於方鎮寄招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太祖作階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疎略沒廢為役卒矣本朝承平時尚有教閱廂軍浙西尚有水軍

漢武帝用兵始有費闕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闕乏至于今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轆孟子拔本塞源孔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怨不厭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卻是寬孟子答問有比為管晏者隨如彭更者孟子必為委曲說數百言卻是寬孟子去孔子百餘歲弟子使無能承當者孔門高弟是顏子孟子高弟只樂正子孔子語顏子曰吾

以汝為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為戰國蘇張之徒，富貴逼迫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為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今，其病在此。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古曰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此是自古聖人，以心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私說。左氏云：志有之，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中，此氣脈不曾斷。

晉人初不知為學，如王湛年三十，不為叔父所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王湛年三十，向未知名，人或謂之癡。此只是質厚尚能，稍晦如此。今欲為學，亦須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執質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孔門諸弟子，若論趨向，固非管仲可比。使他見用，卻恐未必有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警敏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不照。若濁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人，卻不要這個。

吉凶禍福之徵驗，無不可見。如聽笏、聽聲、聽鼓角、聽田中水、觀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個道理，無不貫屬。惟流滯於一途者，則為技術，故有驗不驗。若理會得統體者，卻不肯如此。

只是一個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即易行乎其中矣。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為精，亦稍得。

讀書無疑，但是不付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始得。須是主客之勞分。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之本。君子義以為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他不盡，信以成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平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個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誦如也。這裏卻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王弼解利，這便。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智士大夫愛身太重，故主太嚴，臣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韶初下西邊，魚皆水面上行，彼人不食故也。五十年前好話，在衆中說，不好話，在屏處說。五十年後，乃反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於天地之間，甚可愧作，彼履絀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可得。乃云人皆盡獲宜，拙失其方，此意甚平。若近道者，未句云：且為陶一飽，卻有一任他底氣象，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胸中，見得平曠，故能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個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死生

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了得者，都了得，不了一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疏，言語有力，又卻無鋒鏗。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如此。此地位甚難到，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謬，匪常，直是無可倚泊。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見，卻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工夫，涵養體察，平穩安帖，粹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固是上下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纏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王甚多，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獲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不改官之名，須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雖改官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始是教之道。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於心，胸中體休休然，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況集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淫刑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漢武下情卻通，只輪臺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知之，圖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細之意，既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畏非民，精粗本末，一滾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問心與性何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性，主宰者謂之心。工夫須從心上做，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心體無量，今人何嘗能盡，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大，尚有益在。若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強者必不能弘。古人言大率如此。如言管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皋陶謨言九德直而溫之類。都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而卻是病。

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成湯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德。惟后意雖無異。觀此可見聖賢氣象不同。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於穿鑿。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此言卻是。

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于風雨霜露。庶物孳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是非非仁。即此便是奧義。故曰藏諸用。

顏淵問為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問遊于逸。罔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個體段。

為學須識義利。遜德廉恥六個字。於此守之不失。為善人。於此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孫佛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非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卻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閑了。事卻歸三司。禮部閑了。事卻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卻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卻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革。

或問湖北。廣西。比來錢荒。但日納於都下。都下卻不發去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為賦。而不稅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前代固有數路不用錢者。只為錢荒之極。至此錢本助粟帛。以通濟有無耳。不是全仰他救之本。莫若力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為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必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他郡。則民不告病矣。粟帛為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都用粟帛。其零碎則以錢輔而行之。

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辦不得個不做。左氏載得他事。筆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才高。看得他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平戎於王。辭上卿禮兩事出來。則仲蓋有聞者也。與後來孤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他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養其氣。饒大而服楚。又服晉。但辦不得不做。故就小規模上去。聖人言小說。一句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於相標榜。立崖岸。

讀書須看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二十條。前後以此氣脈相承不絕。如不嗜殺人。如帥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闊。固結人心。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五六朝。雖有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二十

四五四

升降汗隆。此氣脈卻不絕。迨至熙寧。王氏用事。引用後生。皆不知此意。是祖宗和傳家法。故此等事。自然增去盡矣。

學者推求言語工夫。常多檢點。日用工夫常少。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矯其弊。

楊炎稅庸。庸調為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遺。至楊炎時。只為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他卻不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為軍興緊急。及暴若汚吏所為。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罷去。卻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大凡治財。最不可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殺中宗。中宗未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

荀彧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操處。豈不見德。只為大功已為董卓有。雖不自殺。操且殺之矣。甯武子不是無事人。為韜晦。所以能周旋彌縫也。

調注之事。若成渠。亦自有變。

自古淫亂必召夷狄。自幽王以下皆可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得也。不是深可。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寬大而縝密。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性。亦流而偏耳。為之兆也。兆者。卜其用否之謂也。操舍便見真妄。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於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處。皆是。

顏真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願辭讓為好事。卻是關於事機。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諸將。亦未是了不得底人。只是用宋義誤了。項羽殺義帝。正是為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皆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讀書且理會得文義未。說道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教細。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人商量。若受時。卻更商量。

人多是他資質見定。

孫策不死與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為保江東之計。若使待得曹操死。則可逞其志。

切須理會檢德。

己欲立。己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得行。無阻礙。須是合道理。立得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此待己。

待人。則淪於自怨。怨人。入姑息。委靡之弊矣。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憾。

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我。

若隨之而轉。則必為所惑。惟自守兩耳之說。則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釐。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謂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今人只在水中坐。卻說入水不濕。在火中坐。卻說入火不熱。古人說不濕。卻不曾入水。說不熱。卻不曾入火。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無不即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不聞。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翊卻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時釋氏之盛。只緣吾黨無人。反為釋氏所誘。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勅曰勅令格式。勅只是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之

書。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得仁義之氣。萬然在其中。但續降者。有時務快。多過法耳。

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曾子問之。盤然曰。呼。呼音盧。呼與盧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呼。此決知呼字

者誤。又如言乘丘之戰。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

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如此類。皆是後人誤有增加。又如言子有亂臣十人。或者以為子

無臣母之義。按釋文。止作子有亂十人。無臣字。

以立志為先。以持敬為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間。未嘗不在。但不能察。只為這個道

常以查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唯

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千里外尚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力。未有孤立理。須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綱目是綱目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漢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在人疑當予。在己疑當棄。

為學當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此最是為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要接續。不見孔子

始焉毫髮之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個道理。

在己之過。有心點檢。己是不是。然初開亦不可不點檢。

人須當做一個人。則為學是合做底事。止緣資質薄。志趣狹。抵當不過。遂覺衆中容他不得。不知何必如

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博愛之謂仁。與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一段同看。看得仁。則識見自明矣。

欲為善人君子。而後為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然而也。非自然然而。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成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到生處。

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圖說。伊川易。研究推家。自有所見。若荆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易

方馬。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張子韶論語。呂吉甫莊子。皆不當看也。

持養。體察。主敬。致知。觀過。

要知病處。須日用間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初學唯以樸實篤信為主。

初學唯以樸實篤信為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學者最不可悠悠。

今人讀書全不作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說則能興起。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鄙吝者必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於諱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其成德，夫豈易量。嘗諸人之成室，方其作也，一柱之不良，一梁之不正，斤削斲刻之或失，其道唯恐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改隨正，略無所懼，其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不良者，無所不至，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若夫聚不良之本，用不良之匠，為不良之室，專心致志，自以為是，而人以言為諱，及其成也，自以為是，惟恐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於頹敗而後覺悟，豈不哀哉。

有以繼母難事者為問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舉程先生解盤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相表裏為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奈何。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為父祖有，而財非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為學多為事廢，奈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多，時節本不多，只為事未到時，心先忙事，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人能以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以實心觀之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是又有個一把來做主，纔無適，即是主也。

張荆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言語。

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非特一事當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後可。

為賊身之具，無術以救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間斷於此心，方能有益。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學，學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者不足恃。

或問平時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卻多流動，事過後，卻追悔，如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須是辨認。

賓主交分曉，但使善心為主，私意為客，卻不妨。若私心為主，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誠實主，學者平居相聚，最為有益，然亦須是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處下工夫，不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唯無益所損實多。

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祇得其似。

觀起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嘗曰：夙夜深明，有家。學者須是有浩然興起之意，方能進。如敬修其可願，可欲之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揀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六：擇善、警戒、圖範、治體、議論、處事。大抵人之為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開斷，便非學矣。所謂再而衰也。

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蓋朝夕之所示者，無非教也。

已怨 言徐 氣神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

凡不善之事，猶易改，若賢者之過，自以為是，卻難增除。

胸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買誼號為通達，及觀長沙之賦，悲髮傷撓，無一念閑，竟以是死。夫梁王墜馬以死，固當自責，然豈遽至於殞身，胸中有滯礙處，故必至此。如鸚鵡鳥賦，視其言，非不洞達死生之理，然誼實只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

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

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所病者，乃暴而非剛，直無病，所病者，乃詐而非直。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而常要寬，莫教窒塞。

安晏而血氣不惰，來理也。昏昏則惰而不勞，勤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欣欣則容悅，枯矣，好交云者，戒慎固是要切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此之一字，當深玩也。或問體察良心，如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得，又問：今若欲用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他所起處，又問：今人良心雖不能盡識，縱有自謂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不見而止，畢竟如何方可以云：持養之功，甚切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方良心未發，豈都無所事。

看史非欲開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已成物兩件。儘者事也。象止說振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做戒。擇善。開範。議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件又卻只是一箇成字。史亦難看。須是自家說明。然後見得美惡。稱平。然後等得輕重。欲得稱平。須是自家說明。須是自家說明。須是自家說明。

爲學須是以聖人爲準的。步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躐等。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強要勝他。克得一件。一件來。要緊是觀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己偏處。尋源流。下工夫。克只是消磨令盡。所謂見說曰消。如揚子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須是日用開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盡齊收斂上做工夫。爲學只爲放過去多。因舉孟子推難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做。

凡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爲學。已及第後。又爲做官。爲治家。幾時得無事。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常常體察。如何做時不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會用工夫。人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不是時。便見良心。才思量計較。如何不是。便差去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衆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云。只是自家誠意未至。又問。衆人做底不做。衆人說底不說。便覺突兀。如何。先生曰。這個裏面有一毫。外面見一毫。不可揜。須做合當做底事。若始得。若有一毫欲異。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舜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利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若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最要若看。得這個便見得天命不易。

致知力行非兩事。力行所以致其知。磨鏡所以鏡明。爲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揜者。當以居敬爲本。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敬。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若君臣佐使互相制。有以益吾身可也。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天下規模。如食哉。惟時變夷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治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展出規模。後世與王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法三章。晉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

文帝先天下以收獲。而肥鄧通。蔽而不可曉者也。後賜予無度。而至放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唐太宗歲斷罪二十九人。自以爲至少矣。而不知所縱囚三百九十八人。亦未爲甚少也。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二十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是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其邪。本跡發露處。如李楊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甫輩。則無是矣。

魏元忠。孫家宰。爲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恐無此理。爲人所毀。若捧制威明。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爲死生所屈。豈爲百戶而動心乎。此與裴度之事。敬極相類。

長孫無忌之於吳王。格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以爲有意於忠國。而不知非所以爲忠也。予其殺。非遺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符地卑。卑高以陳。而下正倫理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下篤恩義也。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入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遠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成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爲我深。或以爲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能惡衣惡食。在衆中不愧。方可。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而不習察。吾未知其至也。謝師直爲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以爲是。至說易。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監司能受主簿之言。不諱。以爲知易。此當體師直容受明道直言之心。當能體其所自發處否。

前謂謂公近仁。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武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爲危。類復風。讀書不可不讀。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始爲其易者。斯自棄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邪。

編蓋範。欲冠家人卦。爲首。先生云。才拈出。卻滋味短。六經之中。何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不若。

呂東萊先生文集 卷二十

止依次序，卻自釋。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從之以恩意，雖有逆悖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既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人之相與，雖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同。且如一身早開思慮事及少開思之，便覺有未盡處，蓋無緣會無異同。

臨事常思不中，不遠矣。問學之講，自孟氏後，直至本朝方大明。處今之世，而熟聞前輩之已講，可謂大幸。但只爲聞過便了，所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與己同心事母。後有誘振者，力勸其不可無後，遂以女妻之。生子名曰路兒，此固正矣。然亦未爲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爲此念不精處多，而臨境忘了。今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據所聞，亦須得明於內而察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行之則當罷。

凡書所言，皆非忿怒也。止髮鬢之謂，如言髮心悄悄，懼於羣小，豈可以怒言耶。桓沖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左衽，及堅敗，沖慙恨而卒。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爲過。澠水之捷，亦幸而已。使沖言果驗，晉之辱也。使沖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沖於此喜而不寐，可也。尙何慙恨之有。夫沖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過恥其言之不中耳。然推是心而充之，則極害事。楊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此誠可爲深戒。萬一沖之言果驗，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帝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紜，悔之何及。宋景拙知上意，云云。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之意多。故景揣知上意，非是不受，是特尙權爲害耳。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作知州，承務郎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內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實。非也。初時自然如此，到後來方能盡善。

釋氏慈悲過當。枉尺直尋。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胸臆，故雖淺近而其言有味。出於胸臆者，語意自別。

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功等遂不稟命。因此憂鬱而卒。大抵爲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顧。而人亦安之。爲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宮闈，擅權枉法，而軍士爲之盡死力者，比比皆是。光弼焉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耳。然大將遂不稟命，蓋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惟末後一節錯，而人因得以脇持之。欲治之則不能，欲不治之則不可。首鼠狐疑，其迹益露。此尤爲善未盡而

一出一入焉者之戒，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縱有間斷，便是不敬。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蓋孝最是爲仁親切。伊川在涪，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於精美。五峯見客，正冠。

或問五峯何以爲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今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今，卻是逆若。能於逆處用力，即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兩字。不降而升，小則忿怒，大則暴戾。張釋之于定國，爲廷尉，民以爲不冤，而盤錯之誅，無少長同產，皆棄市。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持心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喜怒者，自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禍福關，緩急如何，作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不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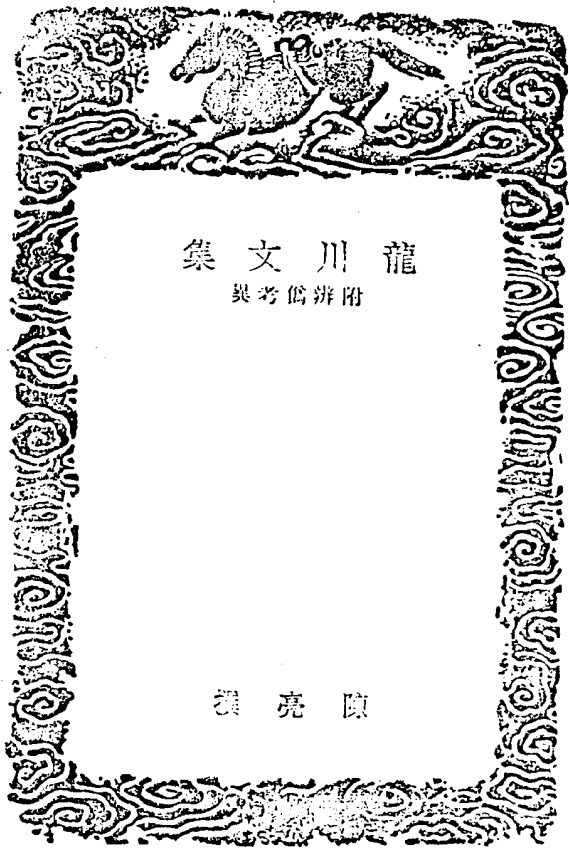
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且慮恐有人受不得時，卻是收壞，譬如水滿平堤，使須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其盛。不然，崩潰四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卻用放五分不得。

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疑不言，曰：聖人存心不他，爲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游於彼者，異此卻相近。

伯父太史說經，唯讀詩記爲成書。後再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尙書自秦誓上至洛誥，口授爲講義。其他則皆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也。伯父無恙時，固嘗以其多外，戒勿傳習，而終不能止。伯父沒，流散益廣，無所是正。然其大義與旨，蓋猶賴是以存。而此編則先君子嘗所哀輯，不可以不傳也。故今仍舊錄，附益次比之，不敢輒有刪改。若夫聽者之淺深，記者之工拙，則覽者當自得之。爲年謹記。

月樵都轉與柏心共有勘校之役。暇時詢諸都轉。貴郡兵燹後。鄉國先賢遺刻蕩盡。若呂成公集。猶有存者乎。都轉歎曰。梓本散亡。方搜索不可得。柏心家中適有藏本。因取授。都轉即欣然徵匠。付之剞劂。按金華城中。舊有麗澤書院。爲成公講論會友地。其宗旨以關洛爲本。而切確於元晦。敬夫。開。婺之正學。實自成公導其源。今都轉復爲刊行全集。俾邦之人。服膺探索。成公之學。其自此復昌乎。刻成。都轉屬柏心紀其事。載諸卷末。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龍川文集序

吳考僞辨附

陳亮撰

龍川文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著，上皇帝四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四十卷，以授子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他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誣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獨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予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也。同甫既住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前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雖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予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既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斑斑具焉，覽者詳之而已。嘉泰甲子春三月朔，且龍泉葉適序。

重刊龍川文集序

龍川文集三十卷，其後裔故明時吾邑陳某，及國朝道光間義烏陳東屏司馬，皆嘗校刊行於世。此外湘蜀閩亦間有錢本，然不多觀也。今余家藏書數千百卷，憶自髫髻就外傳，心獨嗜陳氏文，時時誦習，竊嚮慕之。自咸豐辛酉，粵賊偏踞江浙諸郡縣，囊時藏書焚如，棄如所至，板本亦燬失。龍川集遂無存者。其後嘗游於皖，復自皖之鄂，往來求龍川集不可得。又寓書湘，蜀間求之，訖無有。同治丁卯，余司鄂中書局，延監利王子壽比部總校讎事，一日比部出一編授余，余觀之，則龍川集也。大喜不自勝，以近歲精力衰，訪不可見者，而一旦乃得之乎，是本蓋亦明崇禎中錢塘鄒氏所刻。今秋比部回里，又檢寄一編，則國朝義烏陳司馬校刊較鄒氏本多補遺五則。今余從詞綜中搜出朱竹垞先生採選水龍吟、洞仙歌、虞美人詞三首，附入補遺梅花五律之後，所稱龍川集詞一卷，未窺全豹。茲合鄒陳二編，互相讎校，其間時有訛誤，謹就所知者，另纂辨訛考異二卷，刊正之。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既乃付之梓人，以廣其傳。凡五閱月，蕙華愛爲志其顛末如此。若其文之崇論宏議，體用該備，固已如日月並行，江河不廢，前人具道之，無俟余之贅言也。

同治戊辰八月，邑後學胡鳳丹月樓甫謹序。

刻龍川先生全集小引

立言居三不朽之一。故新論氏謂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言真不朽者哉。迺惠施之書。五車而不足多。則不朽者又不獨以言也。必其本之德行。而能見諸事功。然後其言能歷萬古而不毀。陳龍川先生嘗弱宋之世。挺然特華夷君父之大節。故其言有根本。卒能動人主之聽。使至今讀之者。覺行聞猶物物有生。氣而可試之於實用。而無疑。世間如此等書。是真可為不朽者矣。龍湖老人於龍川集。摘而丹鉛之。雖自謂點睛手。取其一鱗一爪。亦足以鼓動雲霧。然而潛見惕亢之妙。運於毫端者。非備觀之。猶未易以盡其變。今故梓其全集。任有目者縱覽焉。不求文序。尊王言也。雖異代傑臣。不可以履加首。不用評點。洗時格也。且通人別愛。自能以磁吸鐵。所不全者飾。而所全者真。真物無價。不可擇也。管之靈木。久存其根。幹枝葉。都無朽法。豈必去枝葉而留根幹哉。雖然。羣龍之見。仍未嘗以首示人。其言具在。其妙不傳。觀其自贊。為人中之龍文中之虎。亦自信其言之神明乎。德而能出而成。非常不測之功歟。今之立言者。其有所師矣。

崇禎癸酉冬仲。鏡塘鄒質士孝直父書於西湖之小鏡。

龍川先生像



自贊

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真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憚款朱紫之未服擲丹青而播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

二

宋史本傳

陳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待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書。大書曰。讀此可悟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環視鏡塘。喟然歎曰。城可灌耳。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亮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擊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發。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於殲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

一

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德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權。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輾轉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聘。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數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境。乃國家之禍。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遂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郟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謂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戰。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亂人以廢。廢與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歸也。而求去之。是以輕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興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貶損乘輿。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聘。而人才出矣。查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備庸之夫。不御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舉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推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

二

三

盡心於其所事，本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蓋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速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阻難，自築康徽，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財，皆天子之官，皆天子之民，紀綱繩墨，循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萬功。天子晝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聖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奉天下皆歸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微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賞，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道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殿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剝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羣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儲，以爲富也。齊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隸口長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至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專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運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爲金人侮侮之資，尙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因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憂勤愛眾，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澆事，盡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選責人才，日以闕也。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明也。蓋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舉陳于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閩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

爲重，及我宋受命，椒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閒，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閒，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限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陳之地，不足以容萬乘，而鎮歷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麻絲桑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閒矣。陛下捷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閒，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蘇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閒，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閒，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于建炎紹興之閒，羣盜出沒於其閒，而被網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募，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事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鸞，有謀開略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閒，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蘇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閒，真宗皇帝東封而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閒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閒，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緣，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致而知也。始慨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難，而方低頭拱手，以說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取，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

志復歸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幽隱。臣一備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舉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神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為。惟覲覲知之。將見亮亮恥之。雖垣而逃。觀以其不諱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關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歸。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鎮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智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殲天下之虜。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齎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指。然後命。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而而奮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竊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百五六十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致避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賀。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鑊頹頹。不復知隳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擬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齊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事無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備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熱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置。吳越而東。而西。而北。而南。而定。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為為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事用以博一官乎。臣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都何備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便澹澹而。之即狀以聞。事下。大理管揆亮無完。服為不軌。事聞。孝宗知亮。嘗陰遣左右。探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辭後。安有罪之有。對其臚于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偵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子。其家疑事。係亮。問于官。言。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因亮父子州獄。而屬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潘知微。帝欲殺亮。而辛棄疾。點。索高亮才。授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食志。讀書。事。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言曰。研窮義理之精。惟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正。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直書。指朱紫。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便。而光宗。慈。滯邸。

判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觀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精以和與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圖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願。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廟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康。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勢。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闕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高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讎。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諸。遣留報。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康。而後使隨之。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不報。疑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未胡。胡特置亮。亮。中。查村。便。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與。何念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蓋。官。獄。可。還。階。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諸。閣。其。單。詞。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洩政二十有八年之閒。事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視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以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陳。皆不應。得亮策。適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閒。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果。不。謬。孝。宗。在。南。內。軍。宗。在。東。宮。問。之。皆。喜。故。賜。第。告。曰。爾。蓋。以。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皇。之。聽。觀。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國。以。貽。朕。也。授。食。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亮。迎。拜。于。境。相。對。成。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薄。首。送。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輕。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爲。布。衣。腐。士。忍。弗。及。家。僅。中。產。喻。人。寒。士。衣。食。之。不。致。卒。之。後。吏。部。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臨。文。敏。更。與。一。子。官。

宋史紀事總議

張溥曰。賈生年少秀才。遂議更秦法。漢孝文心嚮之。欲任以公卿。厄於絳灌。東陽出傳諸王。不得意而哭泣死。陳亮上書孝宗。天子震動。辭官而歸。屢擢大猷。紹熙對策。光宗親擢第一。未及用即死。兩生皆命世才。風采巖險。見知人主。卒陷坎壈。異代同悲。然孝文治當太平。秦庶休息。眩忽痛哭流涕。其辭過激。疑為闕過。宋隆興之際。大仇震鄰。枕戈飲血。猶恐不及。非可飲食燕樂。塞耳無聞也。斥亮不用。何哉。或云亮議當世儒士。好言正心誠意。意在誣朱熹。呂祖謙等。熹雅不合。目為粗豪。今觀亮在孝宗朝。其所立論曰。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而亮亦痛言通和非策。會觀張說之徒用事。內批盛行。熹首以正君心為規。而亮亦諫帝喜易制之臣。屏度外之士。言論同揆。未嘗少異。烏得云新安專性命。龍川專事功乎。李綱藥石高宗。屢請都建康。以營荆襄。亮見亦然。饒塘一隅。本非帝都。君臣因循。不百年而亡。亮豈狂者哉。何漳誠亮。誠欲中以死罪。他日即排擊道學。指為邪迹。凡為小人。未有不惡正人。惡正人。未有不惡才士者。何則。才與正。皆君子所有也。

宋喬行簡奏請設陳龍川劄子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於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迥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於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為文。號龍川集。行於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種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頭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為所讒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進士第一。會未及小用。而不諱。其遺文為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派。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臣竊謂亮之學。有遺文具存。學者向知所宗。至若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修舊祖法度為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之士。苟獲其人。亦足以激昂人心。其人生長於發。臣少壯接聞。取為模範。今獨後死。遺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於上。使表見於明時。非惟有愧於前賢。抑亦無以垂示於後學。況如亮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竊願照體法。聲問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賜令諡。又淳熙勸勵節義。聲彰著者。不以官品。特與命諡。若亮。誠足

以明義氣足以折奸可謂節義彰著矣學足以名家文足以傳後可謂聲聞顯著矣迹其所立實應得
臣恐欲望聖憫其不遇特願睿旨下有司定諡庶幾天下之士知朝廷風勸之意翕然有所興起巨無
任拳拳之至

往復論王伯之辨葉適曰同甫既修皇帝王伯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
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宋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
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中以為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論
監司選階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兼憲必死少卿鄭汝諧聞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力言於光
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同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迷諫
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閒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亮則大喜亮則大喜
在東宮聞之皆喜授食書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
肺肝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時人寒士衣食之久而不衰卒之後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
與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
以章句繩亮應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為豪耳有為豪而後異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李氏藏書名臣傳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
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掛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
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用神放
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
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事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有
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嘩之即繳狀以聞事
下大理皆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為亮及妻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劉其牘於地亮遂得免
居無何亮家值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緣亮聞於官乃囚亮父子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
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幸乘疾驟點素高亮才捷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
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
為正碎面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投擲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屬差有一日之長亮重畫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方孝孺先生讀陳同甫上孝宗四書

予始讀陳同甫論史諸文見其馳騁為驚人可喜之談以為同甫特尚氣狂生耳未必足用也及觀其上
孝宗四書不覺慨然而嘆毛髮森然上豎嗚呼同甫豈狂者哉蓋俊傑丈夫也宋之不興天實殲之使孝
宗之志不伸者史浩沮之於前湯思退敗之於後及同甫上書之時孝宗之初志已衰矣當隆興間孝宗
苟聞此言將不隲時而召用之寧使同甫至四上而不報死於布衣而不用哉設用同甫聽其言從其說
施則未必無成功而卒不用者天也宋之不復興者亦孝宗也與亡天命非余所知余所憾者以同甫之
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豈非天哉展勿展不足以論同甫予所深悲者世愈下而俗愈變士大夫厭厭無
氣有言責者不敢吐一詞況若同甫一布衣乎人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得全身進退以死於牖下若同甫
者幸矣尚何不用之性乎世之相遠兩百餘年而俗之相下如此使同甫而見之當何如耶

龍川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中興論

論開誠之道

論執要之道

論勵臣之道

龍川文集 目錄

龍川文集 目錄

論正體之道

卷之三

問答上

問答凡十

卷之四

問答下

問答

卷之五

酌古論一

序

光武

先主

曹公

孫權

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韓信

薛公

鄧禹

馬援

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諸葛孔明下

呂蒙

鄧艾

羊祜

卷之八

酌古論四

龍川文集 目錄

崔浩

李靖

封常清

馬燧

李愬

桑維翰

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王珪雜論如何

揚雄度越諸子

勉彊行道有大功

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詩經

周禮

春秋

禮記

論語

孟子

策銘贊

上光宗皇帝慶成節

松齋銘

力齋銘

妥齋銘

朱晦庵畫像贊

辛稼軒畫像贊

卷之十一

策

廷對

國子

傳註

江河淮汴

雙度權衡

銓選資格

四弊

變文法

制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揚名於漢唐

卷之十二

三國紀年

漢昭烈皇帝

漢後主

諸葛亮

龐統法正

關羽

魏武帝

魏文帝

魏明帝

齊王高貴鄉公常道鄉公陳國王

荀爽

荀攸

賈翊程昱郭嘉董昭 鍾繇華歆王朗

陳登田疇

崔琰毛玠

袁渙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夏侯玄李豐張紙

王陵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

嵇康阮籍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吳大皇帝

會稽王景皇帝歸命侯

張昭周瑜

趙安七子

郭萬耿奔兩論

諸葛亮兩論

曹植兩論

呂寬策答書

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忠臣傳序

義士傳序

謀臣傳序

辯士傳序

英豪錄序

中興遺傳序

卷之十四

二列女傳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伊洛禮書補亡序

三先生論事錄序

楊龜山中庸解序

春秋比事序

胡仁仲遺文序

龍川文集 目錄

鄭景望書說序

鄭景望雜著序

桑澤卿詩集序

西銘說

類次文中子引

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邱秀州宗卿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叔祖主簿高安簿序

送嚴起叔之官序

送王仲德序

送吳允成運幹序

贈武川陳童子序

贈樓應元序

贈術者宜輒序

贈術者嚴生序

後杜應氏宗贈序

卷之十六

記

笏記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義烏縣誠淵額記

普明寺置田記

普明寺長生殿記

重建紫雲觀記

北山普濟院記

龍川文集 目錄

元寶觀重葺大殿記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書文中子附錄後

書伊洛遺禮後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書歐陽文粹後

書家譜石刻後

書職事題名後

書趙永豐訓之行錄後

書林勳本政書後

題喻季直文編

跋焦伯強帖

跋米元章帖

跋朱晦庵送高顯郭秀才序後

書作論法後

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和御賜詩韻

歌詞

關仙歌并序

詞三十闕

表

皇帝正謝表

重華宮正謝表

謝圖丞相啓

謝萬丞相啓

謝陳參政啓

龍川文集 目錄

謝趙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曾察院啓

謝張侍御啓

謝黃正言啓

謝章司諫啓

謝楊解元啓

答陳知丞啓

送陳給事去國啓

卷之十八

啓

賀周丞相啓

賀洪景廬除內翰啓

謝王丞相啓

謝圖丞相啓

謝萬知院啓

謝胡參政啓

謝陳同知啓

謝羅尙書啓

謝汪侍郎啓

謝梁侍郎啓

謝陳侍郎啓

謝鄭侍郎啓

謝曾察院啓

謝何正言啓

復吳氏定婚啓

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書

與王丞相書

龍川文集 目錄

與韓無咎尙書
 與徐大諫良簡
 與章德茂侍郎
 與應仲實
 與呂伯恭正字三
 又戊戌冬書
 與林和叔侍郎
 與韓子師侍郎
 復樞大防郎中
 復陸伯壽
 復杜伯高
 復杜仲高
 復何叔厚
 復呂子約
 復呂子陽
 復李唐欽

卷之二十

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與朱元晦秘書
 又書
 又乙巳通書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
 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書 又書五
 與周恭政書大
 與周丞相書大
 龍川文集 目錄

與辛幼安殿撰
 與張定叟侍郎
 與勾熙載提舉 又書一
 與彭子壽祭酒
 與范東叔龍圖 又書一
 與尤延之侍郎
 與吳益恭安撫
 與鄭景元提幹
 與陳君舉 又書一
 與石天民
 與石應之
 復吳叔異
 復張好仁
 復胡德永
 復喻謙父
 復黃伯起

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告先師文
 告鄒國公文
 石井祈雨文
 廣惠王祈雨文
 佑順侯祈雨文
 告高曾祖文
 告祖考文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祭周恭政文
 祭呂治先郎中文
 龍川文集 目錄

- 祭薛仕隆知府文
- 祭三五伯祖文
- 祭三七叔祖文
- 祭鄭景望龍圖文
- 祭張師古司戶文
- 祭妻叔文
- 祭喻德載知縣文

卷之二十三

祭文

- 先考卒哭文
- 先考移靈文
- 祭王永康文
- 祭鄭景元提幹文
- 祭何茂恭文
- 祭楊子固縣尉文
- 祭潘叔源文
- 祭潘叔度文
- 祭朱壽之文
- 祭林豐材文
- 祭何子剛文
- 祭陳育夫文
- 祭周賈董文
- 祭喻夏卿文
- 祭郭德揚文
- 祭宗式之文
- 祭妹夫周英伯文
- 祭胡益功墓文
- 祭俞景山文
- 祭何茂材文

卷之二十四

祭文

- 祭呂東萊文
- 又祭呂東萊文
- 祭妻父何茂宏文
- 祭石天民知軍文
- 祭潘用和文
- 祭章孟容文
- 祭孫冲季文
- 祭孫冲季文
- 祭宗成老文
- 祭妻弟何少嘉文
- 祭徐子宜父文
- 祭陳豐嘉父承務文
- 祭凌正仲父文
- 祭王木叔父文
- 祭彭子復父文
- 祭金伯清父文
- 祭王天若父母文
- 祭王文卿父母文

卷之二十五

祭文

-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 祭妻叔母喻氏文
-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 祭趙尉母夫人文
-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祭邱宗卿母頤人戚氏文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祭妹文

祭徐子宜內子宋恭人文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祭王承內子文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卷之二十六

行狀哀詞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蔡元德墓誌銘

宗縣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孫實墓誌銘

章晦文墓誌銘

陳性之墓誌銘

錢元卿墓誌銘

郎秀才墓誌銘

胡公濟墓誌銘

方元卿墓誌銘

孫天誠墓誌銘

周叔辯夫妻耐壽墓誌銘

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陳府君墓誌銘

謝教授墓誌銘

陳元嘉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春坊墓誌銘

金元卿墓誌銘

陳思正墓誌銘

喻夏卿墓誌銘

錢叔因墓誌銘

姚唐佐墓誌銘

何少嘉墓誌銘

劉和卿墓誌銘

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章婦胡氏墓誌銘

胡夫人呂氏墓誌銘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徐婦趙氏墓誌銘

喻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卷之三十

墓誌銘

任夫人曹氏墓誌銘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法深無善治

畏羞于君子

梅花詩

水龍吟

瀟仙歌

虞美人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

又答齊 六篇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龍川集序 見前首卷

書龍川集後

龍川文集 目錄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龍川文集卷之一

書疏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好哉。不幸而好之。至於掣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於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邊於腥膻。而久不得轉。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隅。而胡羯鮮卑。岳光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痛。猶有所隱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灞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閒。修陵寢於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閒。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

宋 陳 亮 撰

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盡爾醜虜。安坐而據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大羊之淵。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虜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虜。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心。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況望其憤中國之履。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虜。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譏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權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遵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下出。於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閒。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賢也。豈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德是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實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之權權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醜虜之權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胡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慮醜虜之人。皆得以守格。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積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安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閒。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聘。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而胡廷之論。常如虜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藏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胡野常如虜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情其

心乎。晉楚之戰于郟也。樂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敬之。于勝之不可保。村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與亂人以廢。廢與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繇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虜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安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明大義。而慨然與虜絕也。貶損乘輿。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聘。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儲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下之所欲用矣。是豈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蓋祖皇帝一與。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東。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阻難。自管庫徵賦。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繩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晝夜憂勤於上。以禮義廉恥。舉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歸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大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瞞目手足。混然無別。微置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實。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俊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為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剝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繕。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與獄。而士大夫械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說然南征北伐。卒垂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息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

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夷狄侵侮之資。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哉。南渡以來。大抵違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敵。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實罷。以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治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命。而百司逃貨。人才日以闕。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竊思祖宗經營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遺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幸令臣舉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閩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重。及我宋受命。假以其家人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鏐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閒。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閒。為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也。秦檜又從而備百司。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其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陳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具。已足以稱雄於其閒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閒。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其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襄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閒。降為荒蕪之邦。北運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閒。羣盜出沒於其閒。而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募。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事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虜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鸞。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

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閒。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持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未成申之閒。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一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閒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閒。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致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緣。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難。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致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羣。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驅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舉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之末。犬戎之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大義責其與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增藩犬戎。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魯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民賴以相安。宗祀賴以不絕。然使其臣子忘君父之大難。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特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制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讐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罪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夫人之皆可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之有志於民。而閔兩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兩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而天下之輕生學士。講先王之遺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

每遇水旱災見顏色是有大德於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
 恢復則曰修德待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謙
 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摩切陛下者。夫豈知安
 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讎。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
 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
 恢復則曰精開謀。結黨望。論富強則曰廣招募。括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馭龍絡為
 明。臣以奮勵驅馳為最。舉事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
 夫豈知坐鏡塘浮修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暫安之策。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於辨天下之大計。此
 所以取疑於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授之以大義。而取輕。才
 臣智士。又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仗。而有獨運四海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
 嚮而效忠。陛下喜其願指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易達也。是以附會之風浸長。而陛下之大權
 移矣。尋常無過之人。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
 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讎。有大功於社稷。為意憤憤。有大德於天下。而
 卒不免陷於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書。擇今者丁巳而
 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為之機。
 務合於祖皇帝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八日待命。而未有開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使
 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際。陳天下之大義。
 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
 陛下積財養兵。志在滅虜。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
 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足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
 不可得而立也。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
 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社稷之臣。彼其誓不與虜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
 專權二十餘年。東南賴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彼其忘君父之讎。而置中
 國於度外者。其違天人之心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天下。亦執事者之所
 當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財幸。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

臣竊惟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承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
 五六十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
 萬數。獨不與焉。而輒縱狗彘。日甚於一日。遺人之在銜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原。未有窮已。財用之入。倍

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
 二百年之餘。其勢固必至此。蓋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況版
 輿之地。半入於夷狄。國家之恥未雪。而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
 讎之意。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閒。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
 光。而草茅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
 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叩盡底之智。猶足以辦此醜虜。六十以往。願將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
 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擊輓輓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茅。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
 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具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
 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
 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
 五六十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
 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
 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
 氣。銷鏗頹惰。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
 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
 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故濟耳。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
 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蓋祖皇帝
 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
 得精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虜人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守耳。其三
 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崇朝而定。故本朝以立國而儒道之
 拆。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爛熟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
 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尺蠖。而東西馳驅。以定禍亂。不必
 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
 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十年之
 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荷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
 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息恐而退。疎遠草茅。復有路以見清光乎。馬周一
 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對。未至之閒。使者連數輩。趣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
 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泯沒而
 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悞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晝夜以
 求皇帝王伯之路。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於小試之閒。滿學之士。口語紛然。

聖廟勝以勳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閒。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獨又知之。苟徒值一世之勝。而不為陛下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竊思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於法不得以上書。事使臣有一毫擢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卻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於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弭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秦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關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駭也。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備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禋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閒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日監。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遊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勢。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通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瞭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互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險之。而古今之論為未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

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京口。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新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將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置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閒。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運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開諸道。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苻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長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鐘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鐘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特險以為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青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俟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業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儼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太甚。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

駢馳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美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讎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事以當路不便而遂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圖混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險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庸人非有方與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構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閒運籌時降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賦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閒庸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庸人略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泄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難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恨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恨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其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驕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營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其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覽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欲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閒不使鄙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龍川文集卷之二

中興論

中興五論序

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綱紀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爾神政事勵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懷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說心雖不然或近似相師成風誰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肯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因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神上之萬一是忿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于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裁察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中興論

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嗷嗷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

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況今腐庸懦政。今日弛捨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南北之患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論之。父祖資產。於人子孫。不能繼。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羣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賊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不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薦舉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節法重令。以澄其源。崇禮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駁名實。懲吏奸以明賞罰。時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職。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遊戶口。戶口繁則財自阜。練將佐以立軍政。政明而兵自強。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子之氣。精開謀以得勝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闕。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躡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敢。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虛實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瀕互。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鑿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江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賊天下之兩臂也。秦虜人以為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視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議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斂。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劍客。自昔稱雄。徐行招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為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閒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兼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援。比鄰相和。銳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刑襄之師。率

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閒。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吳軍故城。為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栢山。以為固。揚兵擣壘。增障深甃。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與雜耕之利。為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開謀。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鄧之閒。前為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徒都建業。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閒。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待鳳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孫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為內應。舟師。蘇海道。以攜其脊。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搗其背。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為東西形。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為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乖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純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誠布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為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為管。叔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滅之一拔。得齒必且損。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舉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遲遲不如意。則吾之根本。誠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閒。必有奇變。臣觀人也。何足以明天下之大計。姑疏愚慮之。崖略曰。中興論唯陛下財幸。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為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為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為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為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為未成。雖臣亦為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為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為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何官不可為。緩急則何人不退縮。是宜陛下當寧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為。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才不資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為如何。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

爵厚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於天下之心。則雖高爵厚祿。日陳於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祿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權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閒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姑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實。其實實必其成。君臣之閒。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為之心。沮天下願為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論執要之道

臣竊惟陛下自踐祚以來。親事法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之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上勞聖慮。雖陛下聰明天縱。不憚勞苦。而臣竊以為人主之職。本在於辨邪正。專委任明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而屑屑焉一事之必親。臣恐天下有以妄議陛下之好詳也。自祖宗以來。軍國大事。三省議定。而奏確旨。差除即以熟狀進入。獲可始下。中書造命。門下審讀。有未當者。在中書則會人封駁之。在門下則給事封駁之。始過尙書奉行。有未當者。侍從論思之。臺諫勸舉之。此所以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端拱於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今朝廷有一政事。而多出於御批。有一委任。而多出於特旨。使政事而皆善。委任而皆當。固足以彰陛下之聖德。而猶不免好詳之名。萬一不然。而徒使幸輔之遊事者。得用以藉口。此臣愛君之心。所不能以自已也。臣願陛下操其要於上。而分其詳於下。凡一政事。一委任。必使三省審議。取旨。不降御批。不出特旨。一切用祖宗上下相維之法。使權固在我。不蹈曩日專權之患。而怨有所歸。無代大臣受怨之失。此臣所以為陛下願之也。臣聞之故老言。仁宗朝有勸仁宗以收攬權柄。凡事皆從中出。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有一不然。難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大哉王言。此百世人主之所法。而況於聖子神孫乎。史之稱光武曰。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政體者。政之大體也。權綱者。權之大綱也。臣願陛下立政之大體。總權之大綱。辨邪正。專委任。以事天下。得操要之實。而察好詳之弊。則天下雄偉英豪之士。必有能奮然出力。以辦今日之事者矣。臣不勝大願。

論勵臣之道

臣聞上下同心。君臣戮力者。事無不濟。上下相蒙。君臣異志者。功無不墮。春秋之時。晉伐楚。三合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晉師聞而夜還。越王求成於吳。而歸。抱柱而哭。承之以薦。畢臣聞之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謀敵。非君王之獨憂。乃臣下

之急務也。其後越父兄請報恥。越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何敢勞國人。以塞吾讎。父兄曰。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讎。誰敢不力。越王卒用以滅吳。區區楚越。有臣如此。而謂堂堂大國。反無君愛臣辱。君辱臣死之義乎。今陛下慨念國家之恥。勵復讎之志。夙夜為謀。相時伺隙。而羣臣遷焉。不知所急。毛舉細事。以亂大謀。甚者僥倖苟且。習以成風。陛下數降詔以切責之。厲天威以臨之。而養安如故。無趨事赴功之念。復讎報恥之心。豈羣臣樂於負陛下哉。特玩故習。常勢流於此而不自知也。臣願陛下慨然興懷。不御正殿。減膳徹樂。夕惕若厲。立羣臣而語之曰。朕承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念國家之深恥。志在復讎。八年于茲。若涉淵冰。未知收濟。而羣臣玩故養安。無肯戮力。是朕不明不德。不足以承大寶。圖大業。其何顏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況敢即安。以自取辱。羣臣震懼。頓首請罪。然後徐諭之曰。朕固未敢即安。羣臣猶以朕可與有為。其各共厥職。勉趨厥事。上率其下。下勉其上。自度其力之不逮者。無尸厥官。朕將明賞罰。以厲其後。錄今以往。羣臣咸為朕思。所以畏天愛民。求賢發政。富國強兵。復讎謀敵之道。無以小事塞責。無以小謀亂大。相與熟講。惟新之政。使內外有序。則朕即安之日。陛下惕然側席。圖濟大業。而羣臣不能惕然承意。竭力以報其上。是人而禽獸者也。誅之殺之。何所不可。誠使上下同心。君臣戮力。則何事之不濟乎。

論正體之道

臣聞君以仁為體。臣以忠為體。體者。包含。如天地之大。仁也。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故君行恩而臣行令。慶歷間。杜衍輔政。遇有內降。輒封還之。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又多於所封還。治平初。任守忠繼開兩宮。韓琦乘閒開悟上心。斥之遠方。仍放謝辭。即日押出國門。君當其善。臣當其惡。君臣之體也。淵之役。自寇準而下。均欲追戰。章聖皇帝獨憫然許和。及其議歲幣也。章聖不欲深較。而準戒曹利用以不得過三十萬。天聖初。契丹借兵伐高麗。明肅太后微許其使。呂夷簡堅以為不可。而準之。其後劉六符來求割地。夷簡召至殿廡。以言折之。君任其美。臣受其責。君臣之體也。今則不然。陛下銳意於有為。不顧浮議。而羣臣持祿固位。多務收恩。陛下慨然立計。不屈醜虜。而羣臣動欲隨順。圖塞路。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計。羣臣安坐而竊美名。是尚為得君臣之體乎。臣願陛下總攬大柄。端己責成。畏天愛民。以德自護。明詔大臣。使當大任。不辭小怨。不辭大艱。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嚴大臣之執守。敵人服陛下之德。而憚大臣之忠果。則何事之不濟。何功之不成。此祖宗養人心。以行德義。正君臣之體。而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故願陛下仰法祖宗。而大臣以寇準。呂夷簡。杜衍。韓琦為法。天下有不足為者矣。

此已丑歲余所上之論也。距今能幾時。發故篋讀之。已如隔世。追思十八九歲時。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酒酣語及陳元龍周公瑾事。則抵掌叫呼。以為樂。開闢世途。毀譽率過其實。雖或悔恨。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然猶上此論無所遇。而杜門之計始決。於是首尾蓋十年矣。虛氣之不易平也。如此。孟子曰。詭遇而得禽。雖若邱陵。弗為自視其幾矣。又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稗。豈不為大憂乎。

龍川文集卷之二

問答凡一十

「一」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爲樂也。齊威挾尊周以自私。敗商周之常經。而開爭奪篡殺之禍。其流既慘矣。秦合天下以奉一人。恣其所欲。爲陳涉因斯民之不忍。徒手大呼。而劉項藉之以起。沛公號爲寬大長者。三章之約。足以動天下而入其心。宜本於爲民而起矣。方其窮時。縱觀秦皇帝。嘆曰。大丈夫當如此。其意豈出於爲民耶。天下既定。周防曲慮。如一家私物。此豈三代公天下之法耶。唐太宗與劉文靖之謀。似矣。與其父謀所以免禍。而追脅以從之。何其舛也。尊隋之舉。代王之立。殆若濫泥於水。而明白洞達之事。僅能以九錫歸諸有司耳。其所以守之者。又密於漢。則其義豈足自附於三代乎。然而國祚之久長。斯民之愛戴。曾不減於夏商。何也。民不可欺。則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

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羣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爲一代之君師。聽命者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以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僞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朱均之不肖。非如桀。紂之足以亡天下。

而堯以爲非天下之賢聖。不宜在此位。豈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諸不肯之子哉。取舜禹於無所聞知之人。而歷試以事。以與天下共之。然後舉而加諸天下之上。彼其心固以天下爲公。而其道終不可常也。禹以爲苟未得非常之人。則立與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子孫之不能皆賢。則有德者一起而定之。不必其在我。固無損於天下之公也。湯以爲天下既已聽命於一家。而吾之子孫不擇其可與之者。而使不肯者或得以自肆於民上。則非所以仁天下也。故或世或及。惟其實而已。不幸而與之不當其人。則天下之公議。終不以私之吾家也。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諸侯。使之小大相承。而方伯實總之。以聽命於天子。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覬覦爭奪之門。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此豈一世之故哉。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不師古始。而欲傳之萬世。使天下疾視其上。翻然欲奪而取之。勢力一去。則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稱孤之心。競智角力。卒無有及沛公者。而其德義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劉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劉氏不有以大異乎天下之姓氏。則君臣之分。猶可干。而三代之統緒。未可繼也。周防曲慮。豈其將以私天下哉。定于一而已。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而天下爲之分裂者十餘世。及李氏之興。則猶劉氏之舊也。彼其崛起之初。眇然一亭長耳。其盛者不過一少年子弟。安知天下之大慮。而勃然有以拯民於塗炭之心。三章之約。非爾何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彼其初心。未有以異於湯武也。而其臣凡下。無以輔相之。雖或急於天位。隨事變遷。而終不失其初救民之心。則大功大德。固已暴著於天下矣。孔孟以天下之賢聖。而適當春秋戰國之亂。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於塗炭者。無其位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又曰。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苟誠其人。而欲得其位者。其心猶可察也。使漢唐之義。不足以接三代之統緒。而謂三四百年之基業。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後世儒者之論也。世儒之論不破。則聖人之道。無時而明。天下之亂。無時而息矣。悲夫。

「二」漢高祖起布衣以爭天下。大業既成。而父兄故無恙也。然尊之封之。皆有所感而後發。而或者猶置餘念於其間。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於父兄矣。已未。庚申之變。豈人道之所可安乎。舜之於瞽瞍。周公之於管蔡。夫必有其道矣。豈聖人之事。不可復見於後世。而天下冒冒然以強弱小大相爲雄長。而彼善於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歸之。正乎人道之不滅者。幾希矣。精微委曲之際。處其所不可處。以待聖人之復起者。固不可以無論也。

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彼豈有熟講素定之規模。而其臣相與把手以奮起草莽之間。又豈嘗學古以從事哉。仁義禮樂。先王所以維持天下之具。既已一切盡廢。而利害緩急。迫乎其前。則變土定封。無所愛惜。至於著在人心。不可泯滅者。或有感而後發。或因以泄其餘忿。亦其勢然耳。嗟夫。此豈可謂非天哉。自黃初以來。陵夷四百餘載。夷狄異類。迭起以主中國。而民生常覩一日之安寧。於非所當事之人。人道失其統紀。而天地幾於不立矣。此非有超世邁往。汲出之英豪。安能掃地以求更新乎。太原之義旗一指。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建成獨可以常法嗣之乎。

據非所得得而又疾其當得者若不能以終日此非天誅之則人殺之耳天未嘗不假手於人是以太宗抽矢驟血忽於同氣犯天下不義之名而不恤彼其心以爲是天實爲之而非吾過也天人之厭亂極矣豈其使建元吉得稔其惡以自肆於民上哉人心蔽於自見而天命不知所歸是治亂安危之大幾也昔者周公蓋憂此矣孺子離襁褓幾時而武王疾且病周公懼其事之不可繼也至誠委命於天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武王得以延數年之命而孺子可輔以立他日管蔡之誅爲天下誅之耳要以使天命即於人心所安之地不然則吾心豈能盡白於天下而何以爲後世訓乎天命之所在若決江河故檀車爐灶牧野洋洋雖聖人不敢以疑貳之心而承之也顧其所以先爲之地者至矣人欲謀我而我亦謀之是以亂易亂也而其地安在哉雖其決於承天命以脫民於塗炭有足自解者而終不即於人心之所安聖今論者猶不安之嗟夫此又可以盡歸之天哉

〔三〕三老董公以仁義遠說漢高帝而三軍始爲義帝稿素項氏不復能自直於天下名義之不可負蓋如此儒者正名之說雖起於管仲之尊周而自漢以來則以此舉爲明驗矣然人爲萬物之靈而仁義智數豈不可以雜而行也不出於高帝之誠心而欲以欺天下則名義乃自外來乎故三軍稿素本足以納侮而不足以形敵然劉項同受命於義帝坐視同列之賊其君而不問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是三軍稿素而大義始明高帝定天下之機無乃真在此乎合內外而論之宜必有以處此者

晉奚齊養不足以君國聖人書以爲君之子而卓子則書君者里克君之也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其亡楚尤爲無道蓋天下欲其亡之久矣況當天下潰亂之時蓋不必用懷王以從民望也項氏君之而諸公皆真命焉則其君之者非一人矣利其爲名則君之不利其實則害之自立自廢各從其私是君臣無定位而以強弱爲輕重率天下之人如驅羣羊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爲而人亦不得裂去也其輕天下亦甚矣董公者發天下之公憤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於既絕者也揭項氏之不義於天下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雖微高帝猶不可以自立蓋董公之遠說幾於孔子沐浴之請而高帝之義吾不知其何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四〕三代之親業以封先聖之後爲念而論功行封猶待其定也至周則大封同姓於其間爲國五十有三而猶未以爲懷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爲己私者天之立君豈爲姬姓而設乎漢與思異姓之強大而大封同姓以鎮之其道蓋本諸此矣七國同時舉事彭彭之患不如是之併也誅劔刺劍至於分裂以各王其子弟同姓連微而後族之禍又成矣聖人之立法本以公天下而非以避禍亂心也故孫權之自立非義也使魏氏不得自正於天下則人道不至於盡廢雖聖人不得而明權之非義也

有親疎則禍福倚伏於無窮雖聖智不得而防也周漢之法豈世變之窮而至此乎合天下而君之疎遠之人何負於國家而周以宗強此果何道乎不然漢之周而周公其衰矣

昔孔子論三代之損益可知蓋自堯之親睦九族積而至於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國者亦其損益之可知者也然其義遂窮而不可繼故春秋之諸侯以其子弟爲卿者聖人皆以弟書之獨於季友之來歸

不係以親而書曰季子蓋其賢者則與衆共之其不賢者聖人以爲有國者之私其親而其義不通於天下也豈非參酌四代之制以爲萬世通行之法哉漢高帝與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天下平定諸公各已南而稱孤帝猶疑其不可信也分王子弟以據其衝而庶孽與其不肯者一切不問庶幾以爲可自附於周家親親之義而不知權勢既成雖親者亦不可保其可保者惟其賢也不思天下之公義而用其謀國之私心是非利害徇於目前而使前後相矯卒不得其正禍亂相尋於無窮不獨漢氏爲可憫而魏晉宋齊不能以是一日爲安者蓋親疎之義不明也出其子弟之賢者以與天下共之其不賢者養以國家之私使親賢參錯而禍福治亂一付之天下之公而吾無容心焉聖人之作春秋以待後聖者蓋如此

〔五〕項羽嗜嗚叱咤千人皆廢而能恭敬愛人自屈於禮節人士其仁與勇可謂兼之矣至於賞不妄與豈不足自附於惟衣裳在簡之義邪漢高帝乃禮爵邑以來天下之頑鈍嗜利亡恥者開國承家之初而願以小人先之卒用是以勝羽羽之目當不瞑矣使天下有疑於儒者之道其不自高帝始邪

方三代之衰聞諸侯惰德以興矣未聞崛起草野而肯有南面稱孤之心也當草昧之時欲以禮義律之智勇齊之而不能與天下共其利則其勢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匹夫並起而爭此非先王之常勢也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勢而不能用以是一日爲安蓋其初不能參用項氏之所長以消伏異時黨與搖動之心此正陳平之所預見而深憂而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何嘗一日而廢哉蓋田橫之未去郡國豪姓之未徙四老人者伏於商山而不可招致高帝雖死而目不瞑也異姓諸侯王之憂特衆人之所共憂耳易曰天道革昧宜建侯而不事聖人其知之矣

〔六〕周召毛畢實佐文武以有天下成康既沒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諸公之子孫族屬比閭族黨之質脩身飭行以自見於斯世者非一人其卓然者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共執國政哉然而位終不得過大夫人才之特起不幸而非世家則不得以任公卿之位此果何法也春秋譏世卿而人才之特起者終無一人得附見於冊書雖聖人之法亦不免隨世而立歟漢高帝與蕭曹諸公共起而亡秦天下既定非嘗更當時之事者不以任公卿也賈生特起之才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非獨絳灌之專其寵利也然公孫弘自海濱而登宰相則天下自此多事矣唐太宗雖以房杜爲宗臣而天下之賢者始雜而用之然其後遂無世臣之可倚更任用選雖賢者亦不克其終豈君臣之際無終始之義則其勢必至此邪然合天下而君之而獨私於共事之臣宜非聖人之公道而周漢之法果可爲通行之法乎

君臣天地之大義也君臣不克其終則大義廢而人道闕矣此豈苟然之故哉方天地設位之初類聚羣分以載其尤能者爲之長君奉其能者爲之輔相彼所謂后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及法度既成而君臣有定位舜命夔以典樂教育子蓋欲其君臣相與世守之以運天地之大義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其相與鑿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脩祖父之業而

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使天下之人有所觀仰愛戴，而不致窺伺其間。以觀幸國柄，橫生意見，紊亂綱紀。使天地大義有所屬關，而厭故喜新，敗亡相尋而不悟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以庶幾於一遇。而中接墜業，不敢有加焉。如高宗之於傅說，是也。此豈君臣之常法哉。孔子之作春秋，其於三代之道，或增或損，或從或違，必取其與世宜者而措之，而不必徇其舊典。然於君臣之大義，未之有改也。其讓世卿，蓋識其不擇世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而人人輕視其上。皆有掩而取之之心，其勢必至於君臣之不相保。故憊倦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餘、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至於死生恩禮之厚，而適遭變故，或不以其道終，則正色書之，而無間於賢。莒之小國，所以究極天地之大義，而明示之後世者也。故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賤辱，疏賤戚，然猶必取其國人。皆曰賢者，繇此言之，豈樂於君臣之不相保，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時之耳目哉。戰國朝暮反覆之禍，蓋起於君臣之不相保也。漢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視平時之等夷，無非可疑之人。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領，而天地之大義不復明矣。然猶不使後生新學得以參乎其間也。唐太宗則參而用之，更一世而盡忘其舊，甚者朝為君臣，而暮為路人，故以勢相臨，而不復以恩相保。緩急無一人之足依，而方願望草萊之賢者以為己用，豈不殆哉。惟我本朝於天下之賢者，必使之敷歷中外，養其資望，而後至於大用，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國家，而子孫習識其本末源流，家世守之，至於一二百年而不替。嗚呼！是天地之大義，而非君臣之私恩也。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賢，則超舉顯擢，豈可率以為常乎。朝暮不相保，則是棄爵位於草萊，大義廢而天下離矣。

龍川文集卷之四

問答

〔七〕義利之分。孟子辨之詳矣，而賞以勸善，刑以懲惡，聖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權者，猶未離於利乎。有所利而為善，有所畏而不為惡，則其入人也亦淺矣。堯舜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故舜疑惟輕，功疑惟重，豈亦知其效入人之淺乎。然皋陶之陳謨，以典禮賞罰，同出於天，而非有輕重之別也。苟無所事乎其用，則賞罰亦自外來耳。安在其為天乎。三代之用賞罰，大概猶法唐虞，而記禮者載其先後之用甚詳，又以為至周而窮，豈世變之極，而賞罰之用始重乎。抑其出於天，而三代始賴其用也。春秋，聖人經世之志，而獨以代天子之賞罰，則聖人起而治天下，必不能以易此矣。亦何怪於漢宣帝之專恃賞罰以為治乎。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洛書之所明載，而儒者終以為治天下者，不取必於賞罰，亦知夫勸懲之效淺也。謂賞罰不取必於勸懲，則無以御天下，謂其為懲勸而設，則賞罰亦利耳。利者人道之末也，則皋陶之所謂天者，豈輕乎。

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於性，則人之所同欲也。委於命，則必有制之者而不可違也。富貴尊榮，則耳目口鼻之與肢體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則反是。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一切惟君長之為歸。君長非能自制其柄也，因其欲惡而為之節而已。鈇玉典

秩五禮以與天下共之。其能行之者，則富貴尊榮之所集也。其違之者，則危亡困辱之所并也。君制其權，謂之賞罰。人受其報，謂之勸懲。使為善者得其所同欲，豈以利而誘之哉？為惡者受其所同惡，豈以威而懼之哉？得其性而有以自勉，失其性而有以自戒，此典禮刑賞所以同出於天而車服刀鋸非人君之所自為也。天下以其欲惡而聽之，人君乃以其喜怒而制之，則是以刑賞為吾所自有，縱橫顛倒而天下皆莫吾違。善惡易位，而人失其性，猶欲執區區之名位以自尊，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孔子之作春秋，公賞罰以復人性而已。後世之用賞罰，執為己有以驅天下之人而已，非賞罰入人之淺，而用之者其效淺也。故私喜怒者，亡國之賞罰也。公欲惡者，王者之賞罰也。外賞罰以求君道者，迂儒之論也。執賞罰以驅天下者，霸者之術也。

〔八〕肉刑之興，說者以為起於苗民，而堯參取而用之。報虐以威，蓋將以戒小人，而非出於聖人之本心也。故舜多為之，遂以出民於刑，祇以施諸怙終者。而穆王之訓刑為尤詳，然則雖聖人欲去之久矣。安在其為孝文姑息之仁也，而世儒之道古者，必以為井田封建肉刑皆聖人之大經大法，不可廢也。治天下而不用肉刑，徒以啓小人犯法之心耳。故曰：肉刑之刑，刑也。漢魏之際，往往數議復之，而不果。以至於本朝，而刑輕于三代矣。法家者流，以仁恕為本，惟學道之君子，始憐憫於肉刑焉。何其用心之相反也。推之天理，驗之人事，而要諸古今之變，究其所從始，極其所由終，必有至當之說。昔者聖人別於禽獸之中，而去其爭奪戕殺之患，蓋必執生殺之權，而後謂之刑政也。則肉刑固已草具，而未有其法耳。苗民始多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變權其為世訓也。故取而次第節之，使必若苗民者，然後權此刑耳。故曰：報虐以威，舜又多為之法以出之，而夏於贖刑為尤詳。商人執刑罰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蓋嚴其所當用者耳。夫既多為之法以出之，而不嚴其所當用者，是教人以輕犯法也。豈聖人制刑之本意哉。文武尤難於庶獄，而戒康措而不用，至於四十餘年，遼王薨荒，而刑罰以詰四方。使知刑者聖人愛民之具，而非以戕民也。漢興承秦之餘烈，先王之法度盡廢，而肉刑塊然獨存。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於是可與語通變之道矣。井田封建，自黃帝以來，極十數聖人之思慮，所以維持而奉行之者，惟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也。至於肉刑，則多為之，遂以出之，惟恐其或用耳。豈可同日而語哉。聖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詳，而一目之不精者，今既盡廢而不可復舉矣。獨憐憫於聖人之恐其成用者，縱使可用，無乃顛倒其序乎。使民有恥，則今法足矣。民不賴生，雖日用刑猶為無法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四達而不悖，則王道成矣。吾聞諸聖人者如此。

〔九〕鄭食其教高祖，以示諸侯形勢之制。方天下未定之際，形勢固不可以授之人。蓋懼其自代也。天下已定，固當以天下為家，以四塞為形勢，而蕭何方憊倦於壯宮室，樊噲方勸據秦地，以臨制天下。何其狹也。高帝寬仁愛人，天下洵洵數歲，本不敢輕用其力，輸送大度，欲示天下以至公，而庶幾於周家之義。然卒為宗臣所移，猶可也。而竟移於魏臣之說，豈三代公天下之道，後世真不可復行乎。抑人心多自疑，而其流遂如此也。不然，則在德不在險，是真養生之談耳。

萬物皆備於我，而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具。天下豈有身外之事，而性外之物哉。百骸九竅，具而為人，然不可以亦立也。必有衣以衣之，則衣非外物也。必有食以食之，則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處也。必有室以居之，則室非外物也。必有門戶藩籬以衛之，則門戶藩籬非外物也。至是宜可已矣。然而非高明爽塏之地，則不可以久也。非弓矢刀刃之防，則不可以安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則人道為有闕，是舉吾身而棄之也。然而高車小大，則各有分也。可否難易，則各有辨也。徇其侈心，而忘其分，不度其力，無財而欲以爲悅，不得而欲以爲悅，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趨，惟爭奪之是務，以至於喪其身，而不悔，然後從而省之曰：身與心內也，夫物皆外也。徇外而忘內，不若樂其內而不顧乎其外也。是教人以反本，而非本末具舉之論也。二帝三王，未嘗不擇形勢而居之，而周公於宮室之制，關大端，欲用以為萬世之法。夫豈以形勢為德之輔，而宮室為德之華哉。此帝王所以備人道，而與天下為公也。蕭何、樊噲，亦知天下之勢而已，而未知聖人本末具舉之道，故使論者猶有疑焉。且諺有之：衣則成人，水則成田。此豈有內外輕重之異哉。世儒之論所未及也。

〔十〕帝王之號名殊，而其道一也。然學者知稱堯、舜、禹、湯、文、武，而名號與體終不可得而別。以堯、舜、禹為名，則文武獨以諡舉，可通乎。以為號，則堯、舜、禹、湯、文、武，必非號也。湯之子孫，以甲、庚、丙、壬為號，則湯不得以諡之。諡然而所謂子子子子者，則湯既有其名矣。後世之言諡法者，遂次堯、舜、禹、湯之中，夫豈其然乎。文武之子孫，各以諡顯，而善惡一付之天下之公論。雖孝子慈孫，不得加私意於其間也。春秋之公侯伯子男，其卒葬例，以公、侯、伯、子、男，又何所貴於聖人之筆削乎。亦無怪後世之孝子慈孫，因得以致其隱惡之義也。聖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

自風氣初開，人極肇建，於是君臣上下之分，而為之號，以尊異之。未有名字之為別，而文物之可觀也。及其久也，有號而後有名，有名而後有字，有字而後有諱，有諱而後有諡。上則追王其先祖先公，下則施及其文字，文孫，旁則庇其本支族屬，惟其孺孺親，隆於朋友，不遺故舊，以廣親親之道於天下。然後為忠厚之極，則人道之志文，此周家所以獨備於三代也。孔子作春秋，既已品節而盡用之矣。然名之曰幽厲，而國惡不諱，無以致君父之敬，列爵各從其實，而直情徑行，無以盡臣子之心。故春秋兼隱惡之義，從尊君之文，而人文於是大備。後世無以復加矣。過是以往，則人心無窮，不可以盡徇，而天下至衆，不可以文欺也。故堯、舜、禹、湯，循而至於周道之文也。春秋之義，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後世之欲行恩禮於春秋之外者，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

〔十一〕呂不韋市子楚，以為奇貨。此戰國策士朝暮反覆之謀。君子之所不道，而漢文立未數月，乃循代來功，宋昌既封侯，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宣帝憊倦，至侯五人而未止也。天之立君，本為斯人計，猶不以逸豫其君之身，願何有於平時自結於其君，以觀非望者乎。將相大臣，以天下之義，迎立代王，猶遂巡而不敢進，既已立矣，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而張武實行，殿中將相大臣，今猶未足信耶。昔者王代，而今為天下主，必自代來者而後足信。何其示天下以狹耶。貪天之功，以為

己力。宋文帝能忍於徐羨之、傅亮、謝晦，而王華、王曇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使後世反覆多詐之人，常觀天下之有變，以幸一日之富貴，其必自宋始矣。漢高帝用其私心於豐沛，而生長之地，亦有異恩焉。是納吾身於一邑，而教天下以僥倖，豈所以為天下主哉。南陽之恩雖小殺，而此義卒不可廢。人主一時之私恩，又可為萬世之常法乎。裁恩義而中持衡焉，使開國承家者有所據以爲常行之道，揆之以春秋之義，則必有以處此矣。

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從亡者非一，而三士稱焉。及其反國也，卻殺賈當國政，狐偃、趙衰蓋始爲卿，而賈佗、臼季之徒，未有列也。卻殺死，先軫以下軍之佐代之，當時以爲上德，則從亡之勞不論矣。顛頡就誅，魏驪幾不免，而介之推不及，蘇、榮辱可否，與衆同之，幸不幸一歸諸命，不以親疎厚薄爲等降也。易曰：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自古聖賢之舉事，與夫後世英雄豪傑，必寄腹心於同起共事之人者，彼其察事見情，常先乎衆人，非以其爲故舊而特親之也。至於左右親暱，詎肯以得國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富厚安樂，不欲以天下國家而儉其素所親耳。春秋之義，所以重君臣恩義之始終，而不及其私者，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文帝裁絳侯以大義，而卒不任宋昌、張武以國政，彼其輕重淺深，必有以知之矣。丙吉之端，簡厚重，雖微舊故，是可任之以政乎。宣帝忍於霍光，而倦倦於五人者，非但親疎有以蔽之，而權利所在，固爭之端而怨之府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此聖人所以裁恩義而中持衡者。其諸春秋之所不廢歟。豐沛、南陽，以生長之地而驚異，雨澤之所被，日月之所照，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此亦天下之公義，而厚薄之殊絕，則爲私心耳。夫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苟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而周道常如砥也。唐太宗倦倦於天策學士，而秦府舊人，則與東宮秦府，均其用捨，蓋亦庶幾於恩義之平矣。嗚呼，安得皇極之主，而共敘之哉。

〔十二〕聖人以常典衛中國，以封疆限夷狄，明其不可參也。然民命之所在，不當以夷狄中國爲別。故兼愛之說興，而通和之義行焉。甚者至欲以女妻之，冀以舅甥之恩，而獲一日之安，彼惟不習於禮義也。故謂之夷狄，而可以人倫而靡之乎。暗哉，寡敬之智也。一日作俑，而其流至於不可勝言矣。然合中國而君之，既不能卻夷狄於塞外，又不能忍一日之辱，坐視民生之塗炭而莫之救，是誠何心哉。此齊景公所以涕出而女於吳也。孟子之所不敢廢，則寡敬豈得爲過乎。略其事而取其心，雖宋魏之忌民，聖人不得正色而誅之也。

有中國必有夷狄，待夷狄之常道，莫詳於周，而其變則備於春秋矣。方舜、禹之時，蠻夷猾夏，則命士以明刑而已。至湯有來享來王之事，而未有其禮也。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而列四夷於四門之外，分天下爲五服，而以周室、戎索辨其疆，蓋不使之參於中國也。宣王伐獫狁，至太原而止，而蠻荆使之來威而已。此周道之所以中興也。幽王之亂，而中國夷狄混而爲一矣。其後楚始僭王，以夷狄之道橫行於中國，吳越奮自南方，以與晉楚爭伯，而晉楚不能抗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禍也。聖人有憂焉，而作春秋其

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難矣。戎狄之種類不一，而雜出於中華，以致其積夏之禍。聖人一切以周道治之，而不使參中國之事也。諸侯與之會盟，則讓之，伯主務遠討則讓之，要使各安其疆，則止矣。至於吳、楚，則非周道之所能盡治也。方其始之僭稱也，固已斥而棄之於夷狄矣。及其能從中國之會盟，則人之能行聘禮，則歸之，能正中國所不能正之罪，能討中國所不能討之敵，則酌輕重以許之，及其行詐謀，用狄道，則斥而棄之如故也。然而圖伯可也，分伯可也，事伯則不可，人可也，子可也，公侯則不可，而況於僭王乎。是聖人於中國夷狄混然無辨之中，而致其辨，則所以立人道，扶皇極，以待後世也。吳、楚之禍極矣。聖人豈不知後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雖其輻以抗衡於中國，庶幾春秋之義，尚可覆而行也。漢之匈奴，唐之回鶻，吐蕃，本朝之契丹，豈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徒曰不可參於中國而已乎。彼固越疆而來，參中國之文，以自尊異，逞夷狄之威，以自飛揚矣。然而妻之以女，則不可，藉其力以平中國，則不可。蓋懼夷狄中國之無辨也。漢、唐之已事，可以鑒矣。本朝去是二禍，而歲以金幣奉之，不復至於交兵，則既享其福矣。獨使之並帝，則漢、唐之所未有也。專中國之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皆當時之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今中原既變於夷狄矣，明中國之道，掃地以求更新可也。使民主宛轉於狄道而無有已時，則何所貴於人乎。故揚雄之言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王通之言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龍川文集卷之五

酌古論

酌古論序

文武之道一也。後世始歧而爲二。文士專鉛槧，武夫事劍楯，彼此相笑，求以相勝。天下無事，則文士勝，有事則武夫勝，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謂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事之才，武非劍楯也，必有料敵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後世所謂文武者，特其名也。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閒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與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論。

光武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於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宣。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略，然後有一定之功。略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略以倉卒制，其略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勇，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常言，光武料敵明，遇敵勇，裕遠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

神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與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盜神器。羣雄並起。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謀篡。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略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特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為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關弱。可以西取關輔。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靈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為可急。而關輔為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隴澗在隴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起山東。述猶虎狼之據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敢騁。不然將何所俾。赤眉猶長蛇之螫草也。有物以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騁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徇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靈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都洛陽。命將討鄧平述。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途與騁。述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騁述為敵。則欲徇燕趙。而彼乘其虛。亦無所騁其鋒。則已服郡縣。而或罹其毒。是燕趙未可以卒平。關輔未可以卒守。河北河內未可以卒保。而天下紛紛。將何時而一也。雖料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顧亦何用哉。吾以是知中興之君。略之不定。而倥倥於成。則我欲東而盜據其西。我欲前而敵隨其後。智謀勇斷。無一可者。今夫道路之人。僥倖而得千金。得之於此。則必失之於彼。何者。千金不可以常僥倖也。千金之子。則不然。致之有術。取之有方。成之有次第。不終年而其富百倍。此光武所以為中興也。唐肅宗起兵靈武。不能先圖范陽。而急取關中。卒使盜據其穴。不能盡取河北。裂為藩鎮。終唐之世。為大患者。皆藩鎮也。此無他。不能立一定之略。則不能成一定之功。中興之不終。宜哉。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且吾又聞自古服羣叛。驅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於沙上之謀乎。光武勸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竊疑其計之過。而末有所處。及得光武二術。則欣然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

先主

英雄之主。所為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當理而後進。審勢而後動。有所不為。無不成。是以英雄之主。常無敵於天下。夫劉備之荊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矣。權一舉而破三郡。再舉而遂與關羽。何者。師直為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

其縫。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讎。非特一關羽之比。吳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此吾所謂義有大於私忿者。如斯而已矣。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盛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無他奇製。是輕敵也。怒敵者危。輕敵者敗。備之喪師。有自來矣。且吾又聞之。用兵之道。有攻法。有守法。此兵之常也。以攻為守。以守為攻。此兵之變也。攻專用攻法。守專用守法。其敗也固宜。然守專用攻法。攻專用守法。亦焉得而不敗哉。備之攻吳。可謂專用守法矣。備自秭歸列數十屯。互七百里。將以攻人。而計出於此。雖曹丕之庸。猶得而笑之。而備不知避者。豈其果關於用兵耶。備之意。欲示拙以誘吳師。待其貪利。一舉蕩之。而不知陸遜之持重。可以速壓。而不可以巧勝也。形之而彼不從。予之而彼不取。固將制奇合變。求為不可敗。而全軍以返。適難於舉動。計不復生。此固遜之所輕為也。夫善用兵者。常避敵之所輕。而出敵之所忌。是以進而不可禦。何者。敵氣沮而吾志得也。且夷陵者。荊州之咽喉也。得夷陵。則荊州可有。使備能遣黃權率水軍以為先驅。順流而下。掩其未備。而備率步兵分進。疾趨夷陵。扇動諸蠻。招誘大姓。按兵而不動。命水軍急攻之。隨機設變。奮力死鬪。彼方支吾未暇。而吾率步兵乘高而進。聲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乘卒初銳而用之。彼亦疲於奔命矣。如其能隨機拒守。則駐軍而相持。固壘而不懈。多張疑兵。斷絕險要。而實未嘗公。適密遣一辯士。間行至魏。以金幣結其貴倖。自謂有謀。求見魏主。魏主知必召之。既入見。則泛論天下之事。語及吳蜀。然後徐言曰。臣嘗私賀陛下。竊笑陛下。已而又私喜陛下。彼必問曰。何以賀朕。則對曰。武皇帝所以不能吞併吳蜀也。非力不足而智不逮。以吳有長江之阻。蜀有崇山之險。而又相為唇齒之援也。今天相魏。兩雄相鬪。以資陛下進取之機。此臣所以賀陛下。曰。何以笑朕。則曰。臣聞敵人開闢。必亟人之。今陛下不亟蜀進取。而狼信吳人之和。彼急則和。緩則去矣。投機之會。聞不容變。此臣所以笑陛下。曰。何以喜朕。則曰。陛下天姿神武。聖斷易回。苟見其利。罔有不從。此臣所以喜陛下。彼必曰。計將安出。則曰。蜀地僻險。未易卒圖。不若遣夏侯尚。曹仁出信陵。賈逵。滿寵出東關。或出皖城。或出廣陵。東西彌互。直造長江。因蜀之勢。大舉攻吳。吳亡則蜀失。然後徐舉而圖蜀。天下可一也。議者必曰。兩虎方鬪。當收下莊子之功。臣以為為莊子之術。可以刺野走之虎。若夫阻穴之虎。則當及其方鬪而急刺其一。待其鬪已。則斃者猶能阻穴。尚何收功之有哉。吳蜀阻穴之虎也。臣恐既解之後。勝者張勢。敗者阻險。築營不遜。以拒陛下。陛下雖憤怒。無所逞其鋒矣。機不可失。願陛下熟慮之也。彼曹丕素貪功。而劉曄亦嘗言此。不既得聞此計。必深以為然。而大舉攻吳。吳力不能兩拒。固將棄夷陵而與我和。以并力拒魏。是吾不戰而得夷陵也。夷陵得。則荊州可圖矣。不知出此。而怒敵取危。輕敵取敗。謹請劉備為大計也。故夫以私忿與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為哉。

曹公

善圖天下者無堅敵。豈敵之皆不足破哉。得其術而已矣。運奇謀。出奇兵。決機於兩陣之閒。世之所謂術也。此其為術。猶有所窮。而審敵情。料敵勢。觀天下之利害。識進取之緩急。彼可以先。此可以後。次第收之。而無一不副其意。而後可與言術矣。故得其術。則雖事變日異。沛然應之。而天下可指揮而定。漢高帝是

也。失其術則雖紛紛戰爭進退無據卒不免敗亡之禍者。項籍是也。至於得術之一二而遺其三。四則得此失彼。雖能強於一時。卒不能混天下於一統。此雖曹公之所為。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公奮身徒步之中。舉義兵。破黃巾。走奉暹。輔帝室。深據根本。號令諸將。於是降張繡。擒呂布。斃袁氏。破烏桓。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北方略平矣。其為患者。荆州二劉。江東孫氏。張魯。檀漢。劉璋。據蜀。而關西諸將。紛紛不一。此其取之不可以無術也。夫所謂術者。當審敵之強弱。難易。而為之先後。以勢度之。環魯弱而易。其勢在所先。孫劉強而難。其勢在所後。夫荆州至近。表又淺弱。而有劉備在焉。故不若留之以恣備之所欲。而并魯取璋。以孤其勢。然則欲引兵西向。而關中諸將適當其前。則如何。蓋魯放之。關西諸將皆不足畏。所可憚者。惟一馬超。而公制之非其術。此所以卒為邊患。而反為璋魯之藩蔽也。方騰遂不叶。求還京畿。此其勢易服矣。騰之家屬。豈還宿衛。而獨留超。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公之意豈非以其嘗辟之不。就。今雖召之。而彼未必肯至耶。此亦不思之甚也。且超之所以不。就者。以父子俱在關西。未欲獨至。而。又辟之甚輕。不肯屑就也。及騰既歸宿衛。公於此時。能以前將軍召之。待以厚禮。示以赤心。命統銳卒。常。以自隨。又使超弟若休者。領騰部曲。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焉為不就。超既就。則關西諸將。舉無足。道。及照。尚既平。厲兵西向。風諭諸將。使來合勢。則韓遂等。必不敢叛。縱叛破之易耳。然後并兵自陳倉出。散關。運奇軍擊。以討張魯。則魯可平。漢中可有復於此時。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擊兵臨蜀。則劉璋震。恐。不能為計。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何者。備非素附蜀。蜀人方籍吾之威。兩不肯信。備。而拒守。上下異論。又不能為用。璋。異備志。而潛相疑。其勢必不足以敵我。況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也。璋降。蜀平。分慰郡縣。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而公親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洛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糧。援。則荆州破。劉備蹙。然後大會諸將。合饗士卒。傳檄江東。實貢之不入。命荆州之兵出江陵。蜀漢之兵出巴峽。合攻其上流。一軍出廣陵。一軍出皖城。合攻其下流。使之奔命不暇。而公親率精兵數萬。直抵武昌。則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周瑜魯肅雖千百輩。何害也。江東既平。天下一統。分封諸將。撫慰士卒。適退就臣列。光輔漢帝。招賢禮士。精明庶政。以宰天下。雖西伯。四達。英雄之所必爭。而巴蜀險阻。非圖天下者之所急。及照。尚平。遂教之南征荆州。實貢之不入。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爭者。以餌敵。而從事乎不足急者。以感之也。孫權嘗告劉備。以巴漢為曹公耳目。規。圖益州。得之則荆州危。而廖立亦言。先主不先定漢中。而與吳人爭南三郡。三郡既失。幾亡漢中。則孫劉。之所爭。蓋亦可見矣。蓋蜀漢者。天下之右臂也。江東者。天下之左臂也。安有人斷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不知斷其一臂。而從其中以衡之。則兩臂俱奮矣。此曹公所以南失荆。西失蜀。而孫劉爭雄。天下分裂。蓋。其失止於關馬超。取荆州。而患之不可支。卒至於此。故夫取天下之大計。不可以不先定也。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兗州。未擊袁紹。而先擊劉備。破張呂。而後圖二袁。蓋亦得術之一二。然公巧於戰鬪。而不。能盡知天下之大計。故至此而失。亦卒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孫權
天下之事。最為難應者。百萬之衆。卒然臨之。而事情有不測之憂。坐觀其來。而望風請命。則懼至於失吾。之大計。起而欲拒之。則又懼力之不足。而反為大患。唯英雄之君。為能出身以當之。而其氣不懼。觀其勢。審其人。隨其事變。而沛然應之。切中機會。而未嘗有失。此固非僥倖於成。或成而畏謹者之所能為也。故吾。欲拒之。則以至寡當至衆。而吾能保其必勝。而不拒之。則昭以甘言。濟以深謀。而彼必不敢動。二者之所。為不同。而均於有成。昔者漢高帝之據關。嘗欲納項籍矣。而孫權之據江東。則舉兵而拒曹公。事變不。同。應之亦異。何以言之。項籍劫諸侯之兵。西向入秦。所當者。破勝氣百倍。此其勢固不可拒也。而籍之為。人勇而無謀。氣雖行。然而有不忍之心。可下以言。則亦何必拒之哉。曹公并荆州之衆。東向俱下。而輕騎。兼進。千里。趨利。復與吳爭長於舟楫之間。此其勢易拒也。而公之為人。智而多詐。其言甘。其心忍。一。獲其。手。莫之能救。則雖欲不拒。不可得已。觀其勢。審其人。而後可以當大變也。當時之人。乃敢高祖拒。而勸孫。權降。可謂兩失機矣。方帝封秦。府庫遺軍。滿上。其計善矣。一惑其說。遂命拒關。鴻門之役。徵項伯。幾殆。使。帝能因籍之來。開關延之。身往見籍。再拜賀。教趙之功。作而曰。秦為亡道。英雄並起。章邯舉全國之師。出。關擊之。驅滅秦英。如驅狐兔。當此之時。部以為天下見與耳。渡河擊趙。儼然不顧。將軍整數萬之衆。越。數。鉅鹿。焚秦輜重。身先士卒。叱咤生風。震呼響應。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人百其勇。秦軍大潰。諸侯。觀之心。戰膽。始知將軍為真英雄。降行而前。真敢仰視。敢賀。又再拜謝。所以破秦。作而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渡河救趙。大破秦軍。秦之良將。助卒。盡於鉅鹿。臣得引兵略地。通行無阻。乘虛入關。遂降子。嬰。憑藉威靈。得展尺寸。不然。臣何以至此。敢謝。又再拜請分王之約。作而曰。臣自入關。秋毫無所取。籍吏。民。封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將軍存亡定危。救敗繼絕。於天下功最多。宜為盟主。以宰天下。裂土行封。加惠於諸侯。將軍世居大楚。身為霸王。臣願得如約居關中。與諸侯比肩錯壤。臣事大楚。世為西藩。異。擊之。非臣之私。實將軍之大義。敢請。彼籍素不忍。可噤以言。吾曲意推之。則必欣然。而受固不肯。吾關中。之約矣。吾得王關中。然後收英雄之士。合義從之衆。厲兵南向。則全蜀可談笑而取。抗旌北首。則兩河可。指揮而定。席捲燕趙。電掃齊魯。據形勢之雄。備項籍之氣。然後三面並進。以攻之。則彼將拱手就縛。亦何。至於屢戰屢敗。重殘天下之民哉。張子房號為知天下之大計者。見其距關。不能預為之謀。事迫而僅能。解之。此豈其慮有所不及耶。抑知之而不敢告耶。然幸而謝過之後。籍猶使之王。巴蜀。得乘輿而取關中。而爭天下。荀王之於燕趙。若齊魯之閒。則大失機矣。天下豈遠為漢有哉。此其成特出於幸也。若夫孫權。董亦不感於流議矣。審操可拒。卒從衆說。而斷用周瑜。使與劉備叶力。期必拒之。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非。惟免虎口。而且有大功。此其臨大變而不懼。豈幸也哉。權既不懼於孟德。而魏文繼立。始曲意事之。唱以。甘言。效其珍物。有求則從。惟恐少拂其意。欲待其驕。而乘其變。其謀深矣。不幸而司馬仲達在魏。而其謀。卒不獲。此則遇時之不幸。而非權之罪也。夫高帝之英雄。非權之所能髣髴。而帝之成。實出於幸。權之。不成。實出於不幸。故夫天下之事。未可以成敗而定論也。

也。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夫夾水而陣。一乘一寡。寡者未敢前。乘者不肯還。晉苟退軍三十里。示堅以怯。堅必輕之。卷甲疾行。趁兵急渡。食不暇飽。糧不及煎。而吾先以兩道伏兵。張左右翼。乘其未陣。整兵向之。擊其東。鼓其西。正兵當其前。伏兵衝其後。三面夾擊。奮力鏖戰。此陷虎法也。虎之見人。常欲吞之。而人先設陷阱。然後脫身反走。虎必來奔。趨於陷阱。執戈隨之。殺之必矣。使堅而不退。則晉之計將出於此。而百萬之師。一敗塗地。天下之人。將以為謀略不世出矣。不幸而不然。則人遂以晉為偶勝。故曰許退者晉之不幸也。大率百萬之衆。分為十道。求以攻人。必其兵皆精銳。將皆智勇。君明臣忠。內外無間。始可以勝。今堅發諸州公私馬。十丁一兵。其精銳何在。諸將雖衆。人自為志。可倚信者。惟一苻融。其智勇何有。君肆其驕。臣獻其諛。弱卒數萬。留守關中。而根本空虛。鮮卑、羌、羯、獯、蠻。如林而驚。驚起。晉苟待其既分。昭諸道堅壁清野。至勿與戰。命桓冲、謝玄等提精兵數萬。抵襄陽。設奇逆擊。破其一軍。而自均至金。入武關。趁長安。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搗其空虛。慰撫居民。秋毫無犯。老成思晉德。得見官軍。欣然相告。軍食來迎。不出旬月。關中舉定。則秦之諸道之兵。強者不顧。而自立。弱者不戰。而自潰。而蜀必孤。使關中之兵。衝其腹。荆楚之兵。搗其脇。而蜀定矣。此斷蛇法也。蛇出其穴。橫身於路。求以噬人。吾從其中而斷之。徑盡其穴。使之首尾不相救。欲進不能。欲退不可。雖有餘毒。將自斃矣。使堅而分為十道。則晉之計又將出於此。而坐關東。敵以制天下。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大享士卒。傳檄河洛。則中原之地。可復。百年之難。可雪矣。不幸而不然。則玄雖乘勝直抵黎陽。而不得關中。守之不同。所取之地。卒沒於賊。故曰不分者。又晉之大不幸也。此二策者。天下之勝策也。屬玄雖未足以盡知之。而堅決無勝理也。世言王猛之將終也。叮嚀告戒。謂晉不可伐。彼亦知勢之不可。雖制奇台變。而亦無所用歟。

韓信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為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閒。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為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強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過。少有算則遠。遠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豈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適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遁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為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滅。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愚於左

龍川文集卷之六

酌古論二

苻堅

智者之所以保其國者無他。善道彼己之勢而已矣。彼有覺。吾亦有覺。智者不舉也。吾無覺。彼亦無覺。智者不伐也。至於彼無覺而吾有覺。則兢兢自全。猶懼其不保。而何敢議人乎。苻堅者。好大而自忘其醜。貪功而不顧其後者也。以有覺攻無覺。雖婦人孺子。末工賤隸。皆知其不可。而堅決為之。則安得而不亡哉。始堅以點勝之雄。舉三國如拉朽。自以為無敵於天下。侈心一動。遽欲移師而吞晉。晉雖弱。中國也。秦雖強。夷狄也。自古夷狄之人。豈有能盡吞中國者哉。率百萬之師。東向而俱下。謂可以傳呼而定矣。謝玄以數萬應之。百萬至。乘也。數萬至。乘也。以至寡當至衆。堅輕之。不以用意。將橫截於岸。而蒲則之。而晉之數萬。自知非敵。士致其謀。人奮其勇。一以當百。百以當萬。堅雖有百萬之師。焉得而不敗。故晉謂謝玄提孤軍以當秦。蓋亦識用兵之法也。然師次淝水。勝負未判。玄使人請堅。堅兵少退。以決一戰。堅命應退。自相踐。晉人乘之。因以大敗。世遂以為秦自敗。而晉偶勝。非玄之善。堅之不善也。使其不退。則勝負未可知也。使其分為十道。借發並至。則可以勝歸也。吾嘗鑄之。此二說者。常見其敗。未見其勝。夫堅之事。勝亦亡。敗亦亡。蓋不足論。而世猶惜其可以勝而不知用之。則吾不可以無論也。故為之說曰。許退者。晉之不幸。

車之計，而不能決項之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請樂陽，而所存者皆非素備之兵也。特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鬪，而況敵內我於死地，吾何憚而不取人哉。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適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酒命挑鬪，彼又不肯戰。適使辱之，彼必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告之也。適之二日，密遣數千人開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欲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兵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焉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鬪，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為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執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也。惟信為能可以當之。他人則惛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為人，亦足以為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己而問之，豈真以為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問視知之，乃敢引兵逐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取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薛公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為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人各有心，對面相語，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為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為奮身而出言之，設為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為，瞭然如目見其事而告之者，使人君得先為之規畫處置，而嚮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為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服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辯之者矣。昔者蘇布之背漢也，高帝深憂之，薛公為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蓋出人教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智勇，據形勢，如

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緣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吾乃據挾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背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據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資，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遂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賊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為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為漢用。因命勃率趙燕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一舉必敗。布敗則吳楚不可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夫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魯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欲據敖倉，塞成皋，願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參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為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秦城預走為淵之上策，謹以席捲渡江為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論可也。至勒之策，則有足言者矣。曠圖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曠盛兵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敢何待。成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曠能圖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關，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曠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為上計也。若其阻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為疑兵，而潛兵以渡，曠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為中計也。故吾嘗謂曠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鄧禹

善用兵者，職用不用之宜，而後能以全爭於天下矣。夫戰久勝則兵不可用，敵已懼則兵不必用，不可用而用之，則挫不必用而用之，則勞。勞且挫，則敵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上損國家之靈，下虧一身之名。一跌之後，前功盡棄，其為患也，可勝道哉。是故智者戒之也。昔者韓信之用兵也，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四舉而虜成安君，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兵鋒所加，敵人授首，蓋舉無遺策，而天下皆知其不可當也。然當此之時，戰雖勝而兵已疲矣。兵雖疲而敵已懼矣。故兵雖不可用，亦不必用也。雖恐而氣喝之，固足以勝。是以廣武君告以傳檄下燕，然後舉兵臨齊。信從其說，卒以成功。然吾以為廣武君雖不言信之計亦將出於此矣。何者，勢當然也。夫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勢不可用也。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勢不必用也。不可用，不必用，智者固將不用矣。今信之勢，何以異此。其所以區區計於廣武君者，蓋大功垂成，不敢不謹也。不然，則安能百舉百全而未嘗小虧歟。鄧禹起身徒步，杖策軍門，一見光武，遂

論霸王大略。陳天下之大計。此其胸中固有。大過人者矣。連兵西討。所當者破。既定河東。復平關中。威聲
 震。敵人破膽。諸將勸禹乘勝。攻長安。而禹定計。欲待其歸。光武迫之。使急進兵。赤眉西走。遂拔長安。
 邑。而糧運不繼。降者離散。赤眉還兵。長安復失。威名大損。功卒不成。論者皆以爲禹之計則然。而光武實
 迫之。使敗者。吾獨以爲不然。斯民塗炭。皇皇無告。奮力拯之。惟恐不及。而況吾勝而彼沮。不進兵將何待
 也。使其既據長安。大張勝氣。分慰居民。合饗士卒。使辯士以尺書風諭威德。則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
 此韓信破趙之勢也。不知出此。迺舉擊兵。而與延岑合戰。敗於藍田。可以止矣。且憤其功之不成。復收餘
 卒。求與復戰。糧運日乏。屢戰屢敗。豈非禹之才。有所不及。而亦無謀士。以傳檄之說。告之耶。吾觀禹之
 失。而後知。識用不用之宜者。蓋亦難矣。嗟夫。禹之失。亦有自來矣。禹令馮異。宗敞等守桐邑。二人爭權相
 攻。惜殺敵而反擊禹。禹憤然無所措。求計於光武。賴黃防而僅能得其首。情欲偏裨也。始不能防之。終不
 能制之。敵人固有以窺我矣。使其能御。敵而不至於相攻。則桐邑不搖。桐邑不搖。則敵人不能窺。而糧
 運必不乏。敵人不能窺。則餘黨不降。而自服。糧運既不乏。則居民降附者日衆。長安之功。固不在禹異而
 在禹矣。以此觀之。禹實有以取之。而光武何罪焉。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故夫古之智者。嘗盡心於垂
 成之際也。

馬援

用兵之道。不可以常律論也。履險者。兵家之危事。智將常用之。而勝。他將常以之。而敗。勝非險也。以有術
 勝也。敗非不險也。以無術敗也。勝敗在人。而不在險。唯險而後可以見人之能否也。且不探虎穴。安得虎
 子。冒大險而後能立功。險之不冒。雖曰有功。吾未見其奇也。故夫智者不惡夫履險。而惡乎無術。多方
 以誤之。此兵家之至術也。擊東而擊西。形此而出彼。雖在坦地。猶然。而況於險乎。險者人所易拒也。吾欲
 出此而明以告之。則敵一分兵拒險。而吾固將不戰而自沮矣。乃若智者之制事也。聲其所必意。形其所
 必趨。而忽焉乘險而進。則敵人驚沮。而不知其所從來。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鬪。一舉而敗其黨。覆其
 巢穴。而後可以爲不世之奇功也。昔者馬援率耿舒進擊武陵溪蠻。軍次下雋。其道有二。一曰。壹頭。一曰
 尤壹頭。則路近而水險。充則險夷而運遠。舒欲從充。將以正合也。援欲從壹頭。將以奇勝也。故援力言之。
 棄日費糧。不如徑進。益其喉咽。帝遂捨舒而從援。援既進。兵乘高守險。欲前不可。欲退不能。已而營甚
 士卒多疫。卒不戰而自敗。嗟夫。若援者可謂不乎履險之術矣。吾以謂當聲言從充。縱其降口。使歸以
 告。多疑疑兵。鳴鼓。盛旗。賊必悉衆出拒。吾當遣輕兵乘舟急進。徑自壹頭。以掩其無備。出
 其不意。則賊氣喪膽。沮。不知所以爲禦者矣。五溪諸蠻。可以一戰而擒也。不知出此。而明明履險。而敗也
 固宜。然援則失矣。而議者方以耿舒之計爲得。是所謂見牛而未見羊也。故從援則必敗。從舒則未必勝。
 從吾之計。則發必中。攻必克。是以韓信之擊魏豹也。盛兵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襲安邑。卒以擒豹。曹公之
 攻馬超也。盛兵潼關。而潛兵渡蒲阪取西河。卒以破超。此則兵家之妙術。而非吾臆說也。惜乎援之不出
 乎此。始援謀陳於掌握之間。擊諸羌於指顧之頃。破交趾。平越南。出奇制勝。前無堅敵。不可謂非一時

之傑也。然至此而失。豈其終老而智。耶。光武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援。援上此
 戰。而光武從之。光武必以爲可勝矣。已而援敗。復重加罪。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從之。終不能少貸其法
 而重責之。嗚呼。光武亦不得爲無罪也。

龍川文集卷之七

酌古論三

諸葛孔明上

英雄之士。能爲智者之所不能爲。則其未及爲者。蓋不可以常理論矣。駭驥之馬。足如奔風。升高不軒。履
 濕不濡。度山越壑。瞬息千里。而適值一馬。蓋亦能然。則雖有此戰。而不足以勝之也。於是駕以輕車。鳴以
 和鸞。步驟中。度緩急中節。鑿鑿乎道路之間。能行千里。而能不行。雖無一時之戰。而久則有萬全之功。何
 者。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可以扼其喉。而奪之氣也。且譎詐無方。術略橫出。智者之能也。去詭詐而
 示之以大義。置術略而臨之以正兵。此英雄之事。而智者之所不能爲矣。故夫譎詐者。司馬仲達之所長
 也。使孔明而出於此。則是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而勝負之數。未可判。執若以正而攻智。以義而擊勇。此孔
 明之志也。而何敢以求近效哉。故仲達以姦。孔明以忠。仲達以私。孔明以公。仲達以殘。孔明以仁。仲達以
 詐。孔明以信。兵未至而仲達之氣已沮矣。八陣列於前。四頭八尾。觸處爲首。進無速奔。退無遽走。突兵不
 能觸其膺。奇兵不能練其背。伏兵不能衝其脇。追兵不能襲其後。謀閒無所窺。詐謀無所用。當之則破。觸
 之則靡。鋒未交而仲達之能已乖矣。夫仲達出奇制勝。變化如神。天下莫不憚。雖孫權亦以爲可憚。而
 仲達亦自負其能也。孔明以步卒十餘萬。西行千里。行行然求與之戰。而仲達以勁騎三十萬。僅能自守。
 來不敢敵。去不敢追。賈翊等常逼之戰矣。兵交即敗。不敢復出。姑以待弊爲名。而其爲計者。不過日夕望

其死而無他稱也。彼豈孔明敵哉。論者以孔明制戎為長。奇謀為短。雖知者亦止以為知其短而不用。吾獨謂其能為而能不為。將以乘仲達之所能。而出其所不能也。故吾嘗論孔明而無死。而仲達敗。關中平。魏可舉。吳可并。樂可與。請遂言之。夫仲達以所能要其君。原其同列。而誇其國人。今欲重兵而自守。姑曰待其弊。然孔明始試其兵。或以機退。晚年難耕渭濱。為久住之基。木牛流馬。日運而至。則其弊不可待。矣。遲之一二年。仲達將何辭哉。不戰則君疑之。同列議之。國人輕之。其身不安。其英氣無所馳騁。固不免於戰。戰則敗耳。敗則魏人破膽。郡縣響應。引兵略地。關中可有分。慰居民。彰明德。然後舉兵而臨關東。勢如破竹。所攻者下。關東平。則論以信義。燕趙可指麾而定矣。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晉王踐位。上下相疑。蕭牆釁起。引兵合進。可以一舉而覆其巢穴。俘其君臣。分定州縣。安集流亡。魏既舉則吳人膽破矣。況權之末年。猜疑益甚。果於殺戮。雖陸遜不能自明。至十年而遜沒。其後步騭。朱然。全琮之徒。復相繼云亡。權之勇決之氣。亦已就衰。適庶分爭。內不能制。於是使蜀漢之師。順流而下。荆襄之師。乘勢而進。一軍出夏口。一軍出皖城。一軍出廣陵。吳之羣臣。無亮敵也。攻城略地。孰能禦之。盡一年之力。而吳可舉。江東既平。天下既一。偃武脩文。彰善舉惡。崇教化。移風俗。數年之間。天下略治。然後與典禮。脩正樂。斯民復見太平之盛矣。且孔明之治蜀。王者之治也。治者實也。焉有為其實而不能為其文者乎。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辭遜者。天下未之有。吾固知其必能與禮樂也。不幸而天不相。孔明早喪。天下猶未能一。而況禮樂乎。使後世安儒得各事所見。以議孔明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諸葛孔明下

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論之者多異說。以其遭時之難。而處英雄之不幸也。夫秦人皆進而我獨退。雍容草廬。三顧後起。挺身託孤。不放不攝。而人無間言。權個人主而不上疑。勢傾羣臣而下不忌。厲精治蜀。風化肅然。有過無大刑。故無小帝者之政也。以佚道使人。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者王者之事也。孔明皆優為之。信其為伊周之徒也。而論者乃謂其自比管樂。委身偏方。特窮者之臣爾。是何足與論孔子之仕魯與自比老彭哉。甚者至以為非仲達敵。此無異於兒童之見也。彼豈非以仲達之言而信之耶。而不知其言皆謬也。仲達不能逞其驕於孔明。故常伺孔明之開闢。妄為大言。以譏其下。論者特未之察耳。始孔明出祁山。仲達出兵拒之。閉孔明將芟上邽之麥。魯甲疾行。晨夜往赴。孔明糧已乏。仲達譎言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夫軍無見糧。而轉軍與戰。縱能勝之。後何以繼。此少辯事機者之所必不為也。仲達心知其然。外為大言以譏其下耳。已而孔明出斜谷。仲達又率兵拒之。知孔明兵未退。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孔明移軍且至。仲達譎言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陣。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敵人之兵已在死地。而率衆直進。來與之戰。此亦少辯事機者之所不為也。仲達知其必不出。姑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且以少安其三軍之心也。故孔明持節制之。師不用權譎。不貪小利。彼則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凡此者。皆伺孔明之開闢。妄為大言。以譏其下。此豈其真情也。夫善觀人之真情者。不於敵存之時。而於敵亡之後。孔明之存

也。仲達之言則然。及其死也。仲達接行其營壘。歛衽而歎曰。天下奇才也。彼見其規矩法度。出於其所不能。恍然自失。不覺其言之發也。可以觀其真情矣。論者不此之信。而信其譎。豈非復為仲達所譎哉。唐李靖談兵之雄者也。吾嘗讀其問對之書。見其述孔明兵制之妙。曲折備至。曾不一齒仲達彼曉兵者。固以類之矣。書生之論。曷為其不然也。孔明距今且千載矣。未有能諒其心者。吾憤孔明之不幸。故備論之。使世以成敗論人物者。其少戒也。

呂蒙

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謀者也。觀天下之深謀者。志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存乎吾之志。則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責也。其深謀遠慮。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後已。雖未一之。而其志願豈一日忘之哉。漢高帝之失職而西也。天下之人。將遂以為不振。而高帝欲東之志。誓乎其未已。故燒絕棧道。使項籍意不復西。而後乘間以定三秦。既又引兵出武關。使籍兵而南。而復乘間以平諸國。漢日廣。籍日蹙。卒能并之。而一天下。此其志之大。謀之深。而功亦如之也。孫權克仗先烈。雄據江東。舉賢任能。厲兵秣馬。以伺中國之變。若將有所為矣。然吾觀其命呂蒙之取荊州。未嘗不嘆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而知其無取天下之略也。夫關羽好勇而無謀。恃氣而驕。此其勢甚易。胡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使其攻破樊。襄陽。然後徐圖之。則漢河以南。皆吾地。爾是則羽之破。二城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破之者。吳不能為之聲援也。方其擒于禁。梟龐德。操意甚難。誠徒都以避其銳。而司馬仲達說操勸權。其後。其議遂發。夫徒都之議。至下也。守邊之士。特操以為無恐。使操從都渡河。則士氣索然。不振。淮。泗以南。可襲而取矣。是則操之徒都者。吳之利也。然而不遂從之者。吳許其驕。羽之復也。此豈非其志之不大。謀之不深。故吾嘗論之。方操勸權以驕羽。後權當顯告之曰。關將軍以律行師。為漢家除殘掃穢。孤以同盟。義當戮力。此言何為至於我哉。誠如是。則操不知所以為禦。而勢必至於徒都。羽行行然無東顧之憂。得舉力以攻樊。襄陽矣。徐晃豈能遠當之哉。操既徒都。權因自攻皖城。命一將攻廣陵。而合淮。泗之地。羽一破樊。襄陽。蒙因率兵以襲三郡。乘其弊而進擊之。而盡收漢河之地。東據淮。泗。西據漢。河。土地日闢。形勢日張。如此而後。可以虎視中原。蠶食青。徐也。此則取天下之大略。而權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彼其志止於取荊州。以固江東。凡晝夜之所以為謀者。盡關羽而已。何暇為天下慮哉。魯肅曰。帝王之興。必有驅除。羽不足忌。吾切以斯言為有志。而權乃笑之。信其不能有所為矣。嗚呼。使周公瑾尚在其智。必及乎此矣。吾觀其決謀以破曹操。拓荊州。因欲進取巴蜀。結援於馬超。以斷操之右臂。而還據襄陽以震之。此非識大略者不能為也。使斯人不死。當為操之大患。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奪之矣。孫權之稱號也。願羣臣曰。周公瑾不在。孤不帝矣。彼亦知呂蒙之徒。止足以保據一方。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

鄧艾

自古英雄之士。乘時而出。佐其君。其所以權略堅敵。開拓疆土。使聲威功烈。舉白于天下者。未有不本於謀者也。蓋其平居暇日。規模術略。定於胸中者久矣。一旦遇事而發之。如坐千仞而轉圓石。其勇決之勢。

殆有不可禦者。故其用力也易。而其收功也大。非徑行無謀。僥倖以求勝也。故夫僥倖以求勝者。幸而成則爲福。不幸而不成則爲禍。禍福之間。相去不能以寸。此君子之論。所以無取於斯也。然其間有實出於謀。而其迹若幸。有實出於幸。而其迹若謀者。雖君子不能無惑。何者。疑似易乘也。桓溫之伐蜀也。師次梓潼。李勢率衆出戰。騰譟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遂進破之。此其迹若幸也。然溫之謀。審其必破。然後進兵而伐之。使鼓吏不誤鳴。則溫豈將遂退耶。故吾謂溫見客主殊勢。而勢又決死於一戰。不若遂因恐懼姑退軍。以懈其心。乘其懈而擊之。結陣而前。可以大勝。此曹操之所以破張魯也。謀未及施。而鼓吏誤鳴。士卒勇鬪。一舉蕩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管橋之勝。幸也。謝玄之禦秦也。師次淝水。苻堅拒岸而軍。玄使人請堅。堅少退。而堅衆相疑。遂進敗之。此其迹若幸也。然玄之拒秦。審其可敗。然後進兵而禦之。使堅退軍整齊。則玄豈將遂已耶。故吾謂玄見衆寡不敵。而堅又求奮於一舉。不若請其退軍。進兵求戰。伴敗反走。俟其半濟而擊之。挫其鋒。可以得志。此韓信之所以破龍且也。謀未及聘。而堅衆相疑。因引精銳。一戰覆之。天下之人。見其功而不見其謀。皆曰。淝水之勝。亦幸也。夫所謂幸也者。嘗試之而後得之也。不幸而或不然。則不能有所處矣。彼二人之所以爲謀者。如此其久也。制勝之術。如此其深也。雖勝之似偶然。使其不然。亦不害其爲勝。何名爲幸哉。然史氏不能少發之。而二子之志。奄抑不伸。非有智者。孰能辨之。鄧艾攻蜀。自陰平道無人之地數百里。冒險歷艱。無所不至。艾則蓋推轉而下。將士懸崖負重而進。卒破諸葛。降劉禪。天下之人。皆以艾爲能。冒險謀勝也。吾嘗論之。使龍且拒東馬之險。則艾將不戰而自沮。禪忍數日不降。則艾將束手而就縛。彼艾特以僥倖而成也。何足道哉。宋武帝伐慕容超。引兵直度大峴。卒能破之。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艾能策禪必不能拒乎。唐太宗既破宋羅喉。以二千騎直造薛仁果城下。卒能降之。彼策仁果必出降。故也。艾能策禪必不能拒乎。艾不能策羅喉。而羅喉卒能拒。豈非幸其或成哉。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鄧艾之欺於後世者也。

幸祐

攻必克而守必固。天下之奇才也。世之官兵者。孰不曰。我能攻。我能守。而以當堅敵。則不能盡如所言者。此其才必有所格也。夫敵守而我攻之。此非善攻也。敵攻而我守之。此非善守也。善攻者。攻敵之所不守。動於九天之上。人莫得而禦也。善守者。守敵之所不攻。藏於九地之下。人莫得而窺也。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天下後世。又從而服之曰。奇才。反是則人。容有議之者矣。昔者羊祜蓋一時之良將也。恪德行義。以傾孫皓之政。推誠示信。以懷吳人之心。財之不傷。兵之不耗。而民爲之安。此所以爲國之輔。民之司命也。然而攻守之間。容有未善者。豈其才之有所格歟。且祐之守襄陽也。晉委之以謀吳。實之以安邊。而祐亦以此自任也。使攻而不肯克守。而不肯固。則猶有戾於其所自任矣。兵法曰。敵人開闢。必亟入之。西陵者。吳之要害。晉欲之而不可得者也。步闡以之而降。所謂時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機也。祐當觀襄陽之兵。而急趨其前。命徐嗣率巴東水軍。而急趨其左。晨夜往赴。與之合勢。扼險以待吳師。至則乘高而擊之。破之必矣。如使抗軍先至。而吾急攻之於外。關乘之於內。表裏受敵。焉得不敗哉。抗敗則西陵可得。而

龍川文集卷之八

酌古論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爲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諸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爲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爲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爲奇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絕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夷狄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運。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傍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爲。觀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難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爲能必之。唯斷者爲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

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固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輒萬全，而將其若長孫輪、劉深、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以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猶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始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願進軍數千里，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計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果，既破宋羅喉於淺水原，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果遠遯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為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前人秘之，而吾猶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為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冠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闕後者息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變，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略，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雷。地險峻則魚貫而進，迂曲則厲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不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瞭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追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自立。靖於是，以奇兵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冰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疫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能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與論者見其功之不成立，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銳，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虜，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靈薄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羯胡竊發，乘其間而執其機，蓋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悉為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封常清欲挑馬蓋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銳矣。不幾於大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傭保，可聚而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陝，此則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方銳，而吾勢蓋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之，欲兵不羸，嬰城固守，以挫其銳，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為獨強，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陝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陝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卻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積粟，浚溝固壘，清野以待之。賊軍至，則飲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解則擊之，退則縶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固斃矣。顏杲卿、真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傍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願而進攻，攻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進，退則吾微召陝郡之兵，共進追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解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強，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教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退守潼關，明皇併數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勝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為勝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之遂失陝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絕，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越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銳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賊，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

而何敢費議哉昔者馬懿之鎮河東也黃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關無前雖潘青常
 軍合兵救之燈破之如反掌耳燈能審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
 遂取之使得聖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為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唇齒相固牢不可破榮驚不逼以
 抗朝廷凡師出而輒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魏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燈乃失之使
 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戰而北燈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耶耶蓋嘗籌之悅屢
 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旬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燈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
 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魏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
 哉且當此之時以兵練魏者凡四將也使魏能留李元以圍危窘之悅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
 去魏百里據便地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銳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洛
 下邢以指燕趙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攜萬土復命張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
 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衝其肩燈又起而搗
 其背燈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燈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
 前不能欲退不可傍復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
 潘青之膽破矣命一辨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牧宰慰養居民使郡
 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滔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燈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
 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賈德帥兵救之太宗圍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
 不得進適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助其衆乘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
 下世充自洛以東陳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燈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懷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乘間起於蕭牆矣遂使李氏不見
 中州之大定則諸鎮世為不討之賊燈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燈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嗚呼
 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爲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爲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
 肆者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嚼
 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其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廣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
 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
 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為可遂
 快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
 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
 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禍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

智足以驅之齡遂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齊雲所以譽譽於張
 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役矣雖然李愬未足以廣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
 李祐其忠款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廣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殺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
 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迺表諸朝且
 言必殺祐無與其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子奪皆稟其命故雖天子之
 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辭拒之如羈然不止則又從而觀之
 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觀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
 者如此其至也將吏焉然不巳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
 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昭以高爵膏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
 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遣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而襲蔡之謀始
 定愬之心蓋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
 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
 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入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役矣其後
 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蕭通武涉之說不得而聞即其效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
 也不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然週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
 見矣嗟夫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夷狄攻夷狄古之道也借夷狄以平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
 出於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
 既深其來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為之益厲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故吾
 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根業而資為擊抄或急於中興而用為
 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
 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親乘矣倡義草莽無置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
 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殆於頃刻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曾不少損合體敵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
 而亡之未嘗資夷狄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德惟恐其不速亡
 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夷狄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
 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繼起幾見廢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未
 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略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夷狄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
 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筮可以夷之而況靈武之衆乎故
 夫用夷狄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

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乘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命，以資其資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惟壯勇敢爲，遵命周旋，往禦之運奇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遇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待乎夷狄爲之先驅也。霸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瑭，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爲維翰計者，嘗一舉太原之衆，運奇奮巧，以破敬達，適急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傲諸鎮而犄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夷狄，請教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爲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夷狄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屬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爲援使之得，聘志於中州，彼其樂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凌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五胡亂華，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五胡亂華，胡之在中原者也，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夷狄，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賊知之，則彼亦安肯爲之哉。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見平也。政使得知，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爲之反復數過。

龍川文集卷之九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爲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靜寬簡，均能爲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離未忘晉，非有英豪絕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逸爲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將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寬簡，庶事草創，宮室不脩，軍國之饋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爲京畿，設帛所資皆出焉。以荊州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將相異同疑問之論，導俛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巍然社稷之臣也。獨祖述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積其大舉而自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溫藉平蜀

之勢，威震一時，挾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爲符健，符健計矣。溫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決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溫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臥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溫，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緩，而溫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猛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滿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內外，一朝失職，政之盡也。以石民石慶爲荆江，使其無窺竊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咎矣。而泰然如平時，淮、沈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爲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爲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徽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寬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一節以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同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矜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其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媚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辨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問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傷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譽譽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與俱起，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勢，而征伐之責，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謹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

新故之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為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為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略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有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辨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為奮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演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權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幾。故因天地自然之數。單思幽妙。著為太玄。以開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為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故法言特其行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健譚然。爾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述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述。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贊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多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算。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算。而九之并。晝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為首為表。為贊為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舍元氣。纖入無倫。文繁義衍。枝葉扶疎。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算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

窮之用。開啟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闡。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為太初歷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為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撥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不度越諸子哉。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豈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譎。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強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實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實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特吾天資之高。而勉強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強行道大有功。可謂實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而況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目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行道豈有他事哉。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強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略。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深。墜傷六經之散。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而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盛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會。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詰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為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官。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為私喜。則真偽混淆。徒為虛文耳。夷狄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為私怒。則人不敢生。徒為世戒耳。使武帝知勉強行道。以正用之。則表章而聖

人之道明必非為虛文也。諒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為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略，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強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薄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強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食肉，六十之衣帛，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豈為不切於事情。樂惠王問利國，未為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為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為言，蓋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況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為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強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文集卷之十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契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疑是言之，則書者非聖人之書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願與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真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粲粲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棋，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禮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莫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雖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翼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駭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寶，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若書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其義則天子之所以率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為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間，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人乎。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則天子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為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而一正之，賞不違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率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幸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不亡，則周不為自絕於天，周不為自絕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

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秋之所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為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間，儼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聘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緣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准，皆敬之不至，而吾之心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緣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為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二，則聖人猶與道為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內，汲汲於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途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與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曾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為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蓬蘆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閩失馭，僞主僭稱，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蘇祖勳與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茲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違。首征揚州，重進誅頭，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懼，一鼓孟昶，蜀城新拔。征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踟躕，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閉，憂慮危懼，頭若蓬葆，雨沐風衝。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惰質，降王在列，施袴麻屨，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陸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乘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嘗以禍福實積，臣弔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恃，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巡，狼巢窟窟，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旄，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烈。勿違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於浙，奪亮凶欲，震撼六合，投筆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瀟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幸相為腹心，以憂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穢，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利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嘲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嘖，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瑤臺瓊室，勿效商紂，新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維戒茲，民罔不悅，草莽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為弟中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稿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處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夕斯食，是奚安去其書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穉易捐，不計其收，權其不虛，不虛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

為弟中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顯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飾。曩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安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借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海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睥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真之雲霧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命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脚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毫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斑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應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携弗濁澄弗滯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真風狂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策

廷對

朕以涼非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寬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說說殫行適以為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薰陶訓厲自有旨歟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於正為民者遷善遠舉而訟訴歸於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於審克之惠則決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己而觀之者天地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

先天下而為之師也二者交脩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曰朕以涼非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祗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察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政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警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始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類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虛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則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其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於家凶於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驟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明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為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為教之不至則未庸以殺而少正卯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搖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為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心之人皆不以為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為能雖可生者亦博以死而廟堂或以為公而盡從之

使奏職之與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願陛下盡君道以宰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下奏職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難者。就就寬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得自為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冤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冤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長乎。臣以為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實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說殄行。適以為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橫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高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既有以橫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高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於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者。一變而為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估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稷。契之功。而皋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寬簡之勝於嚴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皋陶不言之功。則既廣矣。夫權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貨與辟教。估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估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蘇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堯陶訓厲。自有旨歟。臣之所以反覆為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則民命之中。苟盡君道。則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於正。為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於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為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偽。私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密於伊尹矣。然為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為是。而自以為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

最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為公。力抵以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為平。蓋猶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清。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有肆讒之人。以恐懼其心志。而伺俟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天下之大計。略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正直之誼。與行於庶位。哀於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謹故事也。宜若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斬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脈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未及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願臣何人。豈足以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遇。而定省之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子奪之不當。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已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為。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咸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為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為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懇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實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為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實與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揜於實與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

乎。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之所以長善而教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爲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慈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爲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爲盛也。東漢之衰。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何其變之不亟哉。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呂汲公號爲傑。然有識之士。不知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厲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啟後來之紛紛也。今朝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爲異。尙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爲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毅者。尙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其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爲今日卒言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矣。包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尙朴。法度之尙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證。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小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胸臆。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

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遠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儂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則人心之向背。願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蓋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於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歸。而河亦安流。而人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爲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爲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矣。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脈絡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并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爲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爲一時之便利。揆之古義。是皆汨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濬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而宿重兵以爲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爲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爲利害乎。今汴渠已塞矣。異時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論。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尙其象。而量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尙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

之學。而更閱羣聖。皆以觀象為窮天地之蘊。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為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為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侖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為歷。推而為象。合而為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為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為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別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為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為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真星官歷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為黃鍾之管。三徽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為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顏師古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數之正。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為度量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為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本嚴其課試之法而已矣。課試之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為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為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措其弊。而欲舉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為私耳。向也為漢魏之良法。而今為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倦倦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向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為難守之弊法。今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為隋唐之盛典。而今為弊法。資格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歷歷間范富諸公。思救廢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情。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於銓選哉。事雖隨廢。而論者情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向也。然則銓選資格之弊。自慶歷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循名責實。固已光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於今日。而銓選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為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為據耳。天

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為名譽之風不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或以浮偽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為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為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為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循名責實。常以清光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為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歷嘉祐。世之名士。常思法之不變也。及熙寧元豐之際。則又以變法為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為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為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為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固回天下之大略。而非專恃資格以為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言書判為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為能。不以利口為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為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臣與大計。則其徇苟求。浮偽偷情之風。不當尙求之法也。愚不敢輒論時政。願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藉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與積。廩入數邦。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為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為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為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為難治。民常以官為厲。己農商盼盼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為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置。而其弊日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權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為此。而郡縣之用。顧此僅足枝梧。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盼盼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略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為之法。而約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網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為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

之變。先後參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為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選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蹙。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人。郡縣之歲。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為詳備。正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澄而不放。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將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為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為然也。然不然而言。交發並至。而論者紛紛。紛紛之論。既與。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委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可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應天下以從己。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程裕。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蘇子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歷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不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乘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說。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溫公起相元祐。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略。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寧。亦非復其舊矣。士皆屬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發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此。則明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揚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為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為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其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于法也。昔慶歷有胡翼之學法。熙寧

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為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滿天下。豈必皆非常才。而非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薄哉。彼其以一身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待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為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蘊。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為吾君言之。以報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為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為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乏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補於聖明。歷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輔。而其餘者。猶為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略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略。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發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為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略。欲擊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為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改。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為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為心也。夫豈計其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為。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實以為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實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孫。孫。以待文宗之自悟哉。實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為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難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答實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為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異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闕略，而成於春秋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持，各以己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為黃帝之道，許行為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為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穎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穎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日出而見於設施，如兔之脫，如鶴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為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於危世，不求聞達，三顧後起，而倦倦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為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蓋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高，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胸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教，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蓋亦略盡縱橫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高，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歎其前之不足為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寤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騁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見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為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款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驚於功利，有違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歎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嘆，嗚呼！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議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遠疎闕

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為樂，而急於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闊，使當時之人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與仆植儼，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廢略舉矣。房、杜謀斷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王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倦倦古制，欲使其君為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黃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唐家天下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蓋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文集卷之十一

三國紀年

序

自書契之興，代有注記，後聖有作，而言動之配分矣。自當時之諸侯，國各有史，一言一動，罔不畢載，故四方之志，外史掌之，天子之言動，天下之幾也。諸侯之言動，一國之幾也。合諸侯之言動，亦足以觀天下之變焉。有源有流，不可遺也。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已，著其變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定其深切著明者，為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之祀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歎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脩先王之禮物，庶幾後世有攷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其與亡，而列國之風化繁焉。然後古詩之存者，無所復用矣。初周室東遷，而霸道興，當孔子時，天下邦君，猶知有王，而弗克事也。故孔子有東周之志焉。魯周之宗國也。孔子嘗三得其幾矣。魯用天子之禮樂，非周公之心也。蓋孔子欲舉而還周而不克，三都之不便於魯久矣。大夫僭則家臣竊，故樂與三家共。魯之孟氏之不墮，非孔子之愛也。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陳恆弑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之不可為也。畢其意而寓之春秋，春秋事變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漢與九十

餘載司馬遷世為史官定論述之體為司馬氏史記其所存高矣出任意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矣故自麟趾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學者自為紛紛矣夫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迹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史法具於此哉先主君臣倦倦漢事之心庸可沒乎魏氏之代漢也得其幾而不以其道變之大者也孫氏偏強江左自為一時之雄於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陳壽之志何取焉漢實有紀其體如傳條章不為書也詔疏不為志也志曰漢略悲其君臣之志也魏實代漢吾以法紀之魏之條章法度晉承之以有天下於是乎有書其詔若疏也有志其臣若子也吳與漢同彼是不嫌同體也志曰吳略著其自立也合漢魏吳而附之天下不可無正也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胡讀吾書者可以知之矣

宗室 外戚 名儒 文士 近臣 刺史 守令 名將 猛將 高士 列女

漢昭烈皇帝

陳子曰諸葛亮言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敗於猇亭曹丕稱帝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亦可悲哉方漢帝以山陽公賓於魏或曰崩昭烈撫膺大慟始議舉大號尚書令劉巴主簿雅茂皆以為示天下不廣前部司馬費詩爭之尤切其略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易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已入關猶逡巡不敢當況今殿下未出門庭耶昭烈以為非是左遷詩都永昌從事

漢後主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為矣蔣琬費禕亦相繼殞謝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耶天命果可畏哉

諸葛亮

陳子曰初漢置御史大夫下丞相一等其後有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往往以官者為之成帝時始更用士人中與雖置三公而臺閣實專國命矣昭烈在蜀以國政歸丞相其侍中中書令尚書令有所謂僕射黃門侍郎者更為輔導天子之官諸葛亮以大公之道一盤綱紀明白洞達民用其情方連歲出征而平世之文未遑具舉是以條章多闕非獨注記之失也論者稱其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死生成敗要何足論王者不作天猶以為未疏哉

龐統法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倦倦漢事者取以駐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關羽

陳子曰余論次羽事至于禁等七軍之沒未嘗不痛恨於呂蒙也當是時羽威震華夏許下之民負擔而立使羽捨樊襄陽乘銳兵徑進雖以曹公之雄豈能禁方張之勢哉兵挫堅城之下而徐晃得行其志矣諸葛亮不可出蜀龐統法正之死天真無意於漢哉

魏武帝

陳子曰東漢之衰賢人君子相繼就戮桓靈於是乎不君矣魏武猶藉漢以令天下豈高光遺澤猶有存者耶法令不必盡酌之古要以必行蓋當時苦於無政久矣漢雖終廢而剪除異己不亦勞乎其子文帝有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參之是時非過論也

魏文帝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為過賈誼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累息之民得闕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為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在位七年而諡曰文也

魏明帝

陳子曰帝生數歲武帝甚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好學多識特留意法理口吃少言未嘗接識朝士即位之數日獨與侍中劉曄終日款語曄出語人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其東西征伐大營宮室之意壯矣要亦何嘗拒高堂生諸人之諫哉

齊王 高貴鄉公 常道鄉公 陳留王

陳子曰余論次魏之本紀諸其維持王室之計矣曹爽嗣足以當斯時乎王凌以齊王受制於司馬懿欲更立長君其子廣獨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憂虛華不治丁舉桓鄧雖有宿望實專視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而莫之從故雖震天下同日斬數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擅用賢能廣植勝已脩先朝之政令以恤民為先父子兄弟並握兵柄未易亡也魏於是不可為矣

荀彧

陳子曰曹公有言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使充此言不亦文若之心而天命將安所歸乎不待其定而開數百年盜賊之謀死固有輕於鴻毛者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齊威之心暴白於葵丘之會賴限於周制之不易裂耳其初管仲豈不知之而不忍天下之為夷也余論次文若事具有本末蓋明於天下之大勢而通古今之變者也世徒以智計歸之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荀攸

陳子曰攸隱於智者也可以為智矣攸不能安董卓之禍漢魏之際豈其心哉以文若之力因事以導之而卒不能正也攸於是智隱矣

賈翊 程昱 郭嘉 董昭

陳子曰：漢室再亂於賈翊，終於董昭。至於左右前後以成魏之霸業者，豈嘉之謀為多，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

始兩季康為耶，以病免，運至所道，遇無氏，同行數十人，皆已就執，謂曰：我段公外孫也，我死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我，氏盡殺餘人而釋時，大謂段劉威實四士而謝，非其外孫也，謝之智大抵如此。

鍾繇、華歆、王朗

陳子曰：當曹公之末年，天下無復為異者矣。及文帝山陽之際，雖明等皆以為魏真受命也，是以甘心相之，而無愧色。不然，身為一時儒宗，豈其無恥至此乎。然則與之自立，其亦差強人意也哉。

陳登、田疇

陳子曰：登非自屈於曹公者，其心直以為為漢耳。疇卒以志義自免，使登及疇時，又將安所出乎。以如是之資，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計，豈不甚可惜哉。

崔琰、毛玠

陳子曰：天下之厭亂久矣，故曹公之興，士無巨細，咸起而附之。使其聽天命之所歸，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顧不多哉。

袁渙

陳子曰：此皆漢末守志行義之儒也，而盡為曹公用，彼其心豈有所利哉。始渙嘗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安之。若天喪漢道，民以義存，惟強而有禮，可以底身乎。凡諸儒之所以自處者，審矣。而曹公亦可謂盛哉。

劉曄、蔣濟、劉放、孫資

陳子曰：以陳平之智，高祖猶憂其詳於避就，而緩急不知所仗也。放資遂以社稷輸人，尚何疑乎。濟徒知專任之非，而不知後日之至此，及當其禍，卒亦不能有所為也。肆於其間，最號為智，而竟以智窮，智其足恃乎。

夏侯玄、李豐、張緝

陳子曰：夏侯太初處死生禍福之際，而不動，名不虛得也。而遇非其時矣。二子之死，義乃與太初同命，尚何憾乎。

王凌、令狐愚、母丘儉、諸葛誕

陳子曰：司馬氏之禍，舉天下皆安之。四子者，獨以義死，豈惟魏之純臣哉。至其發不待事，奮不及機，遂巡就圍，以冀天下之有變，此所謂有忠憤而無遠略，明於義而不知其變者也。而王廣亦與此禍，何其悲哉。

嵇康、阮籍

陳子曰：司馬氏非有大功於魏也，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竊其機耳。籍、康以英特之資，心事華榮，宜其所甚恥也。而羽翼已成，雖孔孟能動之乎。死生避就之際，固二子之所不層也。

司馬懿、司馬昭、司馬師

陳子曰：以余論次司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飽食以嬉，不知堂厦之為適，負載而疲勞，望望望之木而懸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將安所底止乎。余為之掩涕，而魏書終焉。

吳武烈皇帝 長沙桓王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竟擢董章，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哀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蓋成風矣。亦所以啟桓王之翻然翺翔者哉。諸葛亮稱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往往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吳大皇帝

陳子曰：初大皇帝不直魏武，破之赤壁，末年始上書稱說天命，魏武笑曰：是兒欲傾吾爐火上耶。然自是與之通矣。文帝樂其稱臣而遂安之，故坐取荊州，而植功於魏，有事稱歸，而無後憂。及吳蜀之勢儼然矣，於是通好而絕魏，大皇帝之稱號也。漢衛尉陳震實來，大皇帝與震歃血壇上，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竟、冀、并、梁屬之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

會稽王 景皇帝 歸命侯

陳子曰：大皇帝之立國，豈有中國之志哉。君臣上下，畫江之慮精矣。其流風道澤，固足以後亡也。雖微歸命侯之唐，寧能更長乎。是以君子從其自立，以著其興廢焉。

張昭、周瑜

陳子曰：昔吳起與田文論功，至主少國疑，大臣未親，百姓未附之際，吳起屈焉。桓王屬大皇帝於張昭，更以周瑜遺之，後瑜驅馳於艱危之際，昭遂廢不用，何哉。江東雖定而國輕矣。余論次其行事，使善觀國者有考焉。

建安七子 孔融 陳琳 王粲 徐幹 阮瑀 應瑒 劉楨

漢興，文章渾厚典雅，最為近古。武昭以後衰矣。獨劉向、揚雄為能自拔也。中興、班、張、崔、蔡相望於百七十年之間，寧獨其氣格之非是，然其辭意終不近也。至若建安七子之風采似矣，又爭效其長於曹公父子，天固將以文其業耶。及漢魏之際，非復數子之所能文也。曹公亦何便於此哉。

鄧禹、耿弇 附錄

初劉伯升死，光武於漢事惓惓也。持節北渡河，鄧禹首建大策，遂參密議，連兵西征，關河響動。當此之時，其威略至無前也。亦肩、延岑、獨足嬰其鋒哉。帝勅使進兵，連輒敗，禹念專任之不稱，以疲卒徵戰不已。帝賜詔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禹異趣往代之，禹自來歸，絕口不道兵事。王郎之亂，及更始有詔罷兵，徵耿弇，弇不決，帝獨兒畜之耳。及平齊，無一不如其言。意始壯之，而從諸將驅馳，常出其後。天下既定，帝方假武脩文，膠東高密，並敦儒學，弇故一將也。於是自高帝以來，光武最為善保功臣。

諸葛亮附錄

曹操以漢天子之命征伐四出，為漢功臣，孫權秉義稱藩，當是時，心雖不可量，曹逆節未暴於天下也。如孔明言，荆蜀之勢成，操之逆心或折，不可折則可圖，及吳詐取關羽，稀歸又以敗，孔明甚恨也。不既已易姓，元德中道而殞，屬大事於孔明，及其子焉。孔明懼奉先帝遺詔不謹，義不敢即安，是以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末年，渭濱之師，其規為志意遠矣，惟漢事之心，對越天地，鼎足之計，非孔明本指也。年踰五十而死，豈非天哉。初孔明之游學也，穎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等，往往務精熟，孔明獨觀其大略，及耕隆中，而龐德公在焉，司馬德操兄弟，龐公、孔明每至龐公家，獨拜龐公床下，龐公不為止，孔明為丞相時，許靖為太傅，靖在中州有英偉稱，兄事穎川陳紀，與陳羣、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善，於是靖老矣，愛樂人物，風流諒然，孔明親為之拜，元德嘗為孔明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甚悉，其君臣之間，始終可攷者如此。

曹植附錄

曹操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可以為能矣，要何嘗不藉漢以為名也，得間遂取之，是猶謂之大乎，固植之所不能安也，況使之嗣事，力不足以周旋於其間，苟安而成之，若表而去之，皆非其心也，自放法度之外，於事何所堪，立嫡以長，所從來舊矣，乃足煩經營，刑大業既已濟，困頓廢辱，蓋亦安之而不悔，然猶惓惓累疏，求一出其力自效，抑所謂其兄關弓射之，則涕泣而道之者邪，三代衰，孔氏之學又泯沒而無傳，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失其本心者多矣，若植者，蓋孔子之謂仁者也。

呂東萊答書

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頓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爾明招數日，聞月交乃為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云：漢曰略，魏曰書，吳曰略，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是為三國紀年終焉，不知漢略與紀年，是一書為復是兩書，觀三國諸君贊，卻似運固史法，每君為紀而系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漢魏吳，則又似合三國為一者，所謂漢昭烈魏武以下諸贊，必不可系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事，今每君為贊，必知不系於此後，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漢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贊詩之議，卻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皆宜者為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不作，天猶以為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魏武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辭意，于奪甚有味，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伐吳，謂中國庶

幾息肩亦未協，吳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翺翔，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而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朱元晦工夫，亦謂大槩如此耳，吳益恭昨日得桂陽書云：見今縣郡，卻不云攝何郡也，某近日思得著書大是難事，方將一意玩索完養，深求其所未至，雖高明之資，與驚鈍者不同，然考之前作者，亦須待經歷之久，歲月之晚，然後下筆，今及此暇時，序次哀集，固亦無害，然亦不可不思有餘不敢盡之語也，人回，略此上布，餘悉俟續稟。

龍川文集卷之十三

史傳序

高士傳序

三代向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汨其真，養性以安命，脩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為知其為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顏閔之徒，終身陋巷，朝不及夕，蔬食以自如，鼓琴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貧則無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為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蘇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蘇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頽波靡俗之中，可以為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尊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耀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為之者異矣，令其過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竊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為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忠臣傳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為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為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為不顧而為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為。人為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於死。則將藉口謂何哉。夫武王之伐紂也。以至仁順天命。以大義拯斯民。然君父不以無道貶尊。則武庚視太乙之旗。必有大不忍於此者。然而未即死者。猶有待也。及武王既立而沒。嗣子幼。君臣兄弟之間。疑聞方興。故將挾管蔡之隙。以起義成敗之問。姑明吾心。奮而為之。是以須首而不顧。余以為武庚者。古之忠臣孝子也。世例是非於成敗。故無褒而孔氏又諱而不道。然則武庚之死。越二千載。目未之瞑也。雖然。武庚受之嫡嗣。處義之必不可已。而非有深計於後世也。若管蔡。王陵。母丘儉。諸葛誕之徒。非清議之所必責。俛首相隨。屬未過也。而數子者。忠憤憤發。視其國之傾身之危。不啻不暇熟權其力。趨起扶之。意雖不就。此其心可誣也。哉。作史者。謂宜大書以示勸。適惟旅次之然。且不免不量之譏。甚遠傳之叛臣。語曰。蓋棺論乃定。是可信乎。昔者賈高有言。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已論死。願豈以王易吾親哉。然則數子之心壯矣。迺其冤有甚於武庚者。余悲之。故列為忠臣傳。信千古以與頹俗聖人德勸之法也。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為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俾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至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廢之。雖違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瞻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諍復讎之誓。乎其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遵商之舊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稚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耆舊強壯之民。卒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可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為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夷。齊。是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為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為足以拒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己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愛生憚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矣。蘇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略如之。然亦可以為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行其志。而從之者不衆也。然使夫人氣沮而膽破。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民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時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補觀覽而已哉。

謀臣傳序

昔堯舜之際。專尚德化。三代之王。以仁政。伯國以謀。戰國以力。治亂之不同。所從來異矣。蘇漢迄今。有國家者。始兼而用之。然德化之與仁義。皆人主之躬行者也。至於排難解紛。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為用哉。此權智之士。所以為可貴也。雖然。權智可貴。貴行之以議。則事以辦。亦或以否。否必不可繼也。故君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是以智不勞而事迎解。功已成而無後患。蓋五常之用。智為難。仁義禮信。

過則近厚。過於智。賊矣。故凡列國之策士。皆行穿窬而衣人之衣。以自齒於編民者也。此不足論。論漢以來。智而不賊者。然亦無幾。故身名俱全。惟張子房。他皆不逮已。要以排難解紛。故不得不舉少之。雖然。事固有幸不幸。遇左。馬之筆。則片謀寸長。聲迹煥灼。史筆中絕。雖有奇謀。聖計。類響而弗聞。余甚慨焉。故將章列其行事。以備謀國者之覽。乃取太史遷之所嘗載者。若張陳之徒。標於卷首。其他則次論。則惟意之。從合而曰。謀臣傳。其奇而實。以集事其賊。可以戒。不為無取云耳。

辯士傳序

古者兵與使在其間。夫使也者。所以通兩國之情。釋仇而約。易憾而歡者也。彼古人之用兵。非以為得已也。使而不失辭。兩國之民實賴之。顧亦何惡哉。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蓋曲盡人情者。莫如詩。達乎詩而使。則道之以義。開之以理。廣譬而約喻。用能曲盡人情。事無有不集者矣。然則古者之使。本乎曲盡人情。紛擊之辯。不責也。及至列國之際。強弱之相形。衆寡之相傾。一時鮮廉寡恥之徒。往來乎其間。搖吻鼓舌。劫之以勢。誘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趨之以其所甚欲。捭闔而鉗制之。以苟一時之成事者。此無異於白晝而攫者也。蓋其原起於鬼谷子。而成於饑寒當是時也。相帥成風。其習已靡。而不可解世之所謂有道之士。若孟。荀。莊。周。其立言論事。猶時有辯士之風。要其歸以正。是以無譏焉。漢。鄭。陸。侯。隨。輩。皆以辯聞。然嗜利無恥。不問道理之習。亦少衰矣。以比古之實使。誠為有間。至其辯析利害。切見事情。彼為可廢。蘇數子以降。士之肆偉辯以濟人之事者。不可勝數。厥跡之著。闕然有愧史氏之罪也。故余錄其可采者。為辯士傳。又為敘古今使者之所以異而首之。俾奉命以行者有考焉。

英豪錄序

今天子即位之初。虜再犯邊。君憂臣勞。兵民死之。而財用匱焉。距靖康之禍。於是四十載矣。雖其中間。宵息於和。而養安之患。滋大。雖而為之。患猶昔也。起而決之。則又憚乎力之不足。嗟夫。事勢之極。其難處非一日也。蘇讓有言。創業之事。苟非上聖。必蘇英豪。今上既聖矣。而英豪之士。闕乎未有聞也。余甚感焉。夫天下有大變。功名之機也。撫其機而不有人以制之。豈大變終已不得乎。此非天意也。顧天實生之。而人不知所用耳。彼英豪者。非即人以求用者也。事不用死耳。而少貶焉不可也。故繼寒迫於身。視天下猶吾事也。見易於庸人。謂強敵可動也。信口而言。惟意之為。禮法之不可羈也。死生禍福之不能懼也。一有事焉。君子小人。一見而得其情。是非利害之間。一言而決。理繁劇則庖丁之解牛也。處危疑則匠石之斲鼻也。蓋其才智過人者遠矣。然而旅出旅處。而混於不可知之間。媚之者謂狂。而實狂者又偶似之。將特自標樹。則夫虛張以求買者。又得而誤之矣。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達。而謂無人焉者非也。嗟夫。承平之時。展才無所用。職也。而困於艱難之際者。獨何歎。且上之人亦過矣。獨不可策之以言。而試之以事乎。雖商周之於伊。呂。不廢也。廢之而不務。而憂無人焉者亦非也。抑余聞之。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不識其骨。而千里馬至者三。何則。趨其所好。人之情也。不得於生者。見其骨猶貴之。可謂好之矣。生者之思。奮固也。故余備錄古之英豪之行事。以當千里馬之骨。誠想其遺風以求之。

今未必不有得也。顧其誠好否耳。蓋晉武帝稱安得諸葛亮者而與之共治。正使九原可作。蓋亦思所以用之。凡余所以區區於此錄者。夫豈徒哉。夫豈徒哉。

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舉飲市肆。方叫呼大噓。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索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候諸繼。譚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浮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因噫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見其言而不信。已而虜師退。世忠力請留戰。虜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事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傳。霍安國。楊邦。又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栗。劉靖。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銳。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萬進。石鎬。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棄。若王時雍。范瑄。合十二門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文馳騁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入喜觀吾文。如子長哉。方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二列女傳

列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賊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繫帛於梁。而圍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迺死。其家遠。號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列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說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龍川文集卷之十四

序說引

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為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為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為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為顏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為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鼓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常謂其學者。張釋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為之書。以備日覽。曰伊洛正源書。

伊洛禮書補亡序

吾友陳傅良君舉為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深者。游道深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於蜀。而道深不果來。道深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舊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深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為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

者其書之何可訪也。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禮樂無所措仁義禮樂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楊龜山中庸解序

世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於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舉選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於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繇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於易未有用心之地也今語孟精義既出而謝氏尹氏之書具在楊氏中庸及胡氏春秋世尚多有之而終病其未廣別刊爲小本以與易傳並行觀者宜有取焉

春秋比事序

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述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渠湖州人嘗爲整之校官以文字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沒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鏡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胡仁仲遺文序

五峯胡宏仁仲故實文閣直學士諡文定名安國字康侯之子也文定嘗以春秋一經侍太上皇帝於講筵又嘗爲之訓傳其學問所繇來可考矣聞之諸公長者以爲五峯實傳文定之學比得其傳文觀之見其析精微力扶正道惓惓斯世如有隱憂發憤至於忘食而出處之義終不苟可爲自盡於仁者矣其教學者以求仁終篇之中未嘗不致意焉推其文以與學者共之因文以達其意庶幾五峯之志未泯也

鄭景望書說序

余問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

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節之而已

鄭景望雜著序

尙書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鑿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滂淳夫爲法論事以實證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骯髒之文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桑澤卿詩集序

子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辭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是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勇一戰而勝亦略似之然終非其也澤卿試問之涓陽李靖之兵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臾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爲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耳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爲幻化未爲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關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爲書也乾乾爲父坤爲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爲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夫君爲宗子而大臣爲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兩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爲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爲理一也至於此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尊親也遠義者自絕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暴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

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為無忝矣。自強不息。可以為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足為法。不通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遂以自遂。窮以自脩。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鸞飛魚躍。卓然不可捫。於勿忘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

類次文中子引

初文中子講道河汾。門人咸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璉。蓋嘗參取之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授福郊。福時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篇首。又為之敘篇焉。惟阮逸所注本有之。至龔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敘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言。蓋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為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可後攀龍附鳳。以翼成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要皆不足以知之也。獨伊川程氏以為隱君子。稱其書勝荀、揚、荀、揚非其倫也。仲淹豈隱者哉。猶未為盡。仲淹者。自周室之東。諸侯散而不一。大抵用智於尋常。爭利於毫末。其事故淺而不足論。齊威一正天下之功大矣。而功利之習。君子羞道焉。及周道既窮。吳越乃始稱伯於中國。春秋天子之事。聖人蓋有不得已焉者。戰國之禍慘矣。保民之論。反本之策。君民輕重之分。仁義爵祿之辯。豈其樂與聖人異哉。此孟子所以通春秋之用者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孟子固知夫事變之極。仁義之驟用。而效見之易必也。紀綱之略備。而民心之易安也。漢高帝之寬簡。而人紀賴以再立。魏武之機巧。而天地為之分裂者十數世。此其用具之春秋。著之孟子。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汨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紛然不可以復正文。文中子始正文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傳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以類次中說而編有感焉。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

龍川文集卷之十五

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秘閣脩撰韓公知整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劫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纍纍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為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如不聞。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輿。昇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挾舟走行。關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卻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謂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勤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丘秀州宗卿序

嘉禾於今為輔郡。德意間弗克盡乎。地遠且若何。使君之此行也。於是乎不苟矣。財有隱漏。遺之民斯用。

裕乃欲以括隱漏爲功使及先王時將安處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察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未作有禁兵不吾蝕編黃不吾蠶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具耳目鼻口與吾無間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嘉禾之民獨不得與於斯時乎吾於使君之行於是乎有感矣用裕於上下交窮之時而信於法禁之所不及獨無其道歟於是乎歌以送使君焉歌曰父兮母兮獨古有兮

送諸生赴補序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關弟子員有司將羣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己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行非居比也行都英俊之數無非可學事者有如其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校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開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予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進曰準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安齋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選所表循吏以爲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龍士元蔣公琬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爲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真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實徐子才獨以爲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實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登載下蓋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侈然矜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技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法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小存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遇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爲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爲也無名難辦之費巧以取之民則將難欺倚公而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辦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子才宜何以處此楚漢相拒梁陽成泉間蕭何至遺老弱未傳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爲民慮者甚周緩急不時之須亦爲民計而已矣未嘗爲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趣辦民之不戢刃於其胸者直須時耳若曰吾不忍民之至此或高舉而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徒以張夫一切趣辦者之勢則

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當盡心於不可爲之地也子蓋爲費率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爲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若瞠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誨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蓋哉徒觀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有望於子才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去心則不必歲歲而後論定也

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兒時聞行都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擄捕一擲不爲後鄰計而勝負往來輒達且未已遇其侮時間引惡色自汗不攝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睡不得交黎明裹飯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遙問儕輩謂何已則不復停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儕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儕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濱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威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儉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驟駭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掣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願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法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勦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撫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法吾不勝法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鼎鑊實甘吏從旁爲答之持法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法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後弄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嗚嗚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叔祖主筠州高安簿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聖人常本諸人情而爲是言矣其後始有爲貧之說仕至於爲貧而吾道奈何哉自科舉之興世之爲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甚至於老死而或不遇義不能以自行貧不能以自爲於其間得尺寸之便則亦甘心俯首而屑爲之誠知夫義之所在而貧或迫其後也昔者吾之先祖蓋嘗一躍於科舉終其身以爲不足復事而自肆於杯酒之間而其仲氏則以爲吾兒之志是或一道也屢挫屢奮窮且老而其志不休晚從恩科得一官冒塞爲數千里之行而無辭辭怨色蓋昔者伯夷羞與鄉人處而柳下惠至不以相褐裸程爲浼事固有大異不然者各從其心之所安也夫天與人每不相值

參差不齊，苟非得其所，以然能無幾微見於顏面乎？此行亦足以觀公之賢矣。公少而力學，壯而有聞於學校間，計其所得乃如此，又足以見公之心固有所存，而不計其得之如何也。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萬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魏公之賢，宇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奉來總風憲，鑿固肯加惠於公矣。公天下賢者，而邑僚則又有劉君子澄，聞其賢舊矣，而張呂二君子交口而舉道之往拜，四公退與君上下其論，人生羸糧千里，求天下之賢者，與處而或不遂，此行況味良不惡。度公之志可以少伸，而某方謀葬公之兄，不及從公以行，書以寄劉公，使知天下之士其窮而可嘆者至於如此，而部使者之權，足以為時重，殆不可以一律而觀士也。不遂故舊，則民不偷，公見萬公，倘或可以出此乎？相對道舊能不愧然，鄭公之行，徐當寄書，為某寄聲劉君，聲求氣應，何以教我。

送巖起叔之官序

陳氏以財豪於鄉舊矣，甫五世而子孫散落，往往失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叔巖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巖起或出力以自效，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託其身於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我固索手自奮者也。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何以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陟不知，審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語之？亮又力不足者，徒能浮然與儔，姑次第其語，以為送行序。道逢其與亮游者，出示之，其貌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怒齋。

送王仲德序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為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稱孔孟，人人自為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最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蕪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說，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為不足學矣。世之為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為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應其後生，以自為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己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為鄉人，少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往從葉正則學問，盡交永嘉

之傍造，而猶未以為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夫豈獨異於後生之為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為說以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吳允成運幹序

往三十年時，亮初有識，猶記為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人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既衰，而異時熱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鬚之禍，濫及平人，固其所自取者，而出反之慘，乃至此乎。三山吳允成少以氣自豪，出手取科，巨隨輒得之，來尉永康，遇事風生，一日，枉車過余，講客主之禮，若見所畏，且語余，子所交皆一世老蒼，至等輩已是第三四行人，業同年為我言如此，我家世以官為家者也，我父自力於官事，而與世為忤，子豈為我備數前聞，而言其所以致此者，余惘然失嘆，意以為雖知所從來而不敢言也。自是相與往來如舊，縱談其所長，以暴自於一時，雖老於吏道者，亦知敬其人，文章行義，政事書判，並舉兼能而不可掩，而道德性命之說，政自不相妨也。於其中間，余受無鬚之禍尤慘，而允成亦深察余心，左右扶持，雖慘不至於極，以此猶相款而無間也。及其去永康，余將鼓其本末，以異其行李，而多病因循，念之耿耿，後三年始克為之，蓋新天子龍飛之十二月九日也，而允成方俛首於將漕糟丘之職，若新為吏者，其志奮豈有窮哉。

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為能，少壯以學識為本，老成以德業為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為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為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曠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槩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頹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嚙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關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贈樓應元序

往二十五年時，余方學為語言，求以自見於世，凡世人之文章，無巨細必求觀之，嘗得詩文數紙，清麗不凡，近而所以鳴其窮者亦甚，至曰：是樓君民範之所作也。已而又讀其人於路西陳氏，端感自賦，敏若不

與一世較是非長短者。余心念之。其後二十年。有衰經而奉書過余於蕭寺。發而讀之。善自道說其所能。聖賢然將爭長於士林中。則曰。是民範之子也。民範今死矣。嗟乎。伸民範之屈者。其殆是乎。留與共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間。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者也。且言。身窮不足恤。有母無以爲養。則不知無生矣。況欲卒業以終父之志乎。余悲之。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於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余每爲人言之。而吾友戴深少望獨以爲財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爲甚左。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雖然。少望之言。真切而近人情。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若余之所以爲權子計者。非不知少望之言爲可畏。亦期人以厚而已矣。

贈術者宜類序

宜類論命多奇中。而不出於鄉閭。彼初不知當今公卿之爲何人。執政侍從之爲何官。人之善惡。時之向背。皆所不知也。余聞其論余命之禍福多矣。而不識其人。一日款門。謂余命來年當稍異於舊。余因以朝之貴人及平生故舊之命俾推之。言其禍福多與吾儕之私意合。獨論羅春伯章德懋。葉正則必作宰相。彼未識宰相之爲何官。而其言若此。亦異矣。中不中皆未可知。而天運果能與人意合乎。又自言。歲之十月必死。不死亦止活五年。俾其子持以爲驗。余爲書之。而葉正則偶然過門。一見而笑曰。世事有是事。而子信之乎。余以爲人自必死。而獨斬於一言。亦大非人情矣。

贈術者戴生序

括蒼劉夢求未嘗得邵氏先天數。而知人休咎。如數一二。說人冥昧中事。如燭照而面詰也。或曰。有術。或曰。是有神焉。余皆不得而知。要之先事者。獨得無感於此乎。劉術行於三衢。今途爲術人。士大夫之過術者。以不問夢求易卦爲恨。余聞有戴姓童姓之在術者。得夢求之術而精焉。戴生挾其術寓於外家。余與鄭景元招而問之。其言目前事。殊駭人聽。至論其遠者。多爲余言。禹孟子事。夫大禹之功。孟子之德業。余平生之夢寐在焉。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神以是而戲我乎。亦戴生竊有聞焉。而見戲乎。一家小大皆欲從往問禍福。而生乃欲與余論一紀事。恐其見戲之過。則余無以堪也。姑以余字先焉。士大夫之欲從而問一紀半紀者。皆當留字於此以爲信。

後杜應氏宗譜序

應目周武王之子。封於應。以國爲氏。其子孫散處。蘆洛。世業有光。漢有曰。隱淮南山。時稱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曰。邵篤學博覽。著漢官儀。剛定律命。獻帝朝。拜大尉。魏有曰。瑯琊。昆季並以文學貴顯。三入承明。宋有曰。文臣。任中散大夫。右文殿脩撰。隨高宗南渡。占籍永康。遂爲永康人。子子和。登孝宗淳熙中進士第。題詩有三紅之句。時號三紅秀才。刺郡至觀察使。掌中軍都督府事。其子贊居東陽。葛府傳二世。至大六諱莊同。兄大五諱書。始自葛府復永康。大五居縣西三里頭。大六居居後杜。杜氏生三子。文中文正行。曾傳端端。傳昌。自中散東遷凡七世。士珪則端行。字德璋。登宋咸淳中解榜。官至廣東康

訪司副。以才名著稱。嘗勸其先世。汗譜無聞。且權來裔。迷厥所出。乃緣自中散至大六。凡五世。又斷自大六。爲後杜始。祖至昂。一凡若干世。定爲一峽。本末源流。鑿鑿不紊。可謂尊祖烈矣。問徵余序其首簡。余惟世系之不明久矣。昔唐貞觀中。詔溫彥博等撰氏族。首皇族。次外戚。而黃門侍郎崔氏。幹爲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九十一家。降及五季。舊本殘缺。雖有譜猶無也。世之愚不肖。昧其先世。往往妄引貴族名賢以爲之宗。生悖其親。死誣其祖。良可悲夫。今應氏之譜。尊卑莫昭。穆明。鑿紋光聯。克稱厥後。所載者皆耳目親擊。豈以杜正倫。郭崇韜。前車之覆。當戒耶。有裨益於名教。尚矣。夫表功德。厚親族。制婚姻。明人倫。皆譜乎寓。其可輕而忽之哉。余故序之。匪徒爲士珪告。且以爲應氏後人式云。

龍川文集卷之十六

笏記

竊寐英賢。帝心如渴。饑觀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成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語言之小異。次第就役。執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故郊者天子之所尊。而社則達於侯國。無間國之大小。雖附庸亦莫不有社。示有所尊也。知所尊。則知所敬。知所敬。則仁愛惻怛之心。油然而生矣。南面以臨其民。而無仁愛惻怛之心。是尙可以爲國哉。罷侯置守。則郡邑之有社。固守令之所以起仁教者也。壇遠苟具。而心不加焉。則民失所依矣。吾友潘友文。文叔之始作永豐也。謁社而壇幾於圮。其旁之屋。廢不復構。無以共祀事。顧瞻不寧。即命工役。整治其壇。一如法式。而爲屋若干。禮於其旁。高明遠密。嚴飭備具。是真知所尊矣。稼軒辛幼安。以爲文叔愛其民。如古循吏。而諸公猶詰其驗。幼安以爲役法之弊。民不肯受役。至破家而不顧。永豐之民。往往乞及今。令在時。就役是。執使之然哉。文叔故中書舍人諱良貴之諸孫。少從張南軒。呂

東萊學步趨必則焉而又方卒業於朱晦庵是世所謂三君子者隨民而有父母之心固其家法當如此...

義烏縣減酒額記

義烏尉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為重歲之二月至於八月黃酒以四百石為率為緡錢八千...

普明寺查田記

永康接台處之衝而婺之屬邑也縣治東北行滿五十里乘山回環若蹲若伏其名曰龍窟疑取象於山...

飽於十畝也使天下之僧皆如此雖不耕而民瘼矣王政既已廢壞釋老之徒固不必盡惡也...

普明寺長生殿記

昔者先王居民之制固使之交相養而非欲其截然而各立也井邑之間有無相通緩急相救是以疾病...

重建紫雲觀記

道家有所謂洞天福地者其說不知所從起往往所在而有然余觀世人之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而顛...

志皆缺裂不全其說以為梁氏望此山有王氣掘其地蓋雙鶴騰飛而去山川深長表遠猶懼其氣之不足王是區區者亦足以勞有國者之思慮乎又言其傍有僊人燒丹之所大同開始為觀依焉而錢氏有國時嘗崇奉而脩起之水部員外郎陳矩記其事曰清泰三年後唐廢帝之年號也五代之際天下分裂錢氏據兩浙自王然猶倚中國以為重當是時貨財干戈一日不自整齊則四鄰爭得窺伺其國兩浙本非寬廣閒暇而道家方術土木之工於其間安然無異於平時豈真有所謂靈異足以動人耶何其地之不稱也本朝混一區宇是觀因以不廢而焚毀於宣和庚子微細之盜盜平無尺椽片瓦可為庇依道士結茅以居相與飲三門於其前使人有所觀仰而三清未有殿也知觀事劉居靖自初得度時以殿之役為最大而經始焉其後乃建堂說法為殿以崇奉聖祖翼以兩廡而齋堂庫宇鐘磬藏室庖廡之所及若道家所宜有者無不略備殿之西偏則有明應淨几以自啓處道經儒書更閱不休而文墨琴棋皆所不廢客至蕭然終日忘其為驛道居民之為可厭也方山川未通居民未多林木陰翳禽獸麋鹿出沒於其間之時其靜深當不止今日而超世絕去者豈必其不樂此所謂洞靈源者其幾耶地之變遷觀之與廢與人之勤勞相望居靖願得文以紀而余不足顧也

北山普濟院記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游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宮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為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為清脩院蓋書遊流緣證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築殿吳會人士多從之舉巖有石室因以為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障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巖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關公嘗命河南許歸以藍筆書巖巖三巨字鑿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於廢參知政事董公燧緣從纍來為此邦以僧奉欽為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鍊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二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室藏室罔不略備翰林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買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殿撰趙公師授染寺類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為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事有既耶奉欽以寺記為請登然為書以授之

元寶觀重建大殿記

東陽縣之南四十里有觀曰元寶世傳齊人陳元寶捨宅為之因以名云宜和制盜之火觀為煨燼則其里陳君殿始建所謂北極殿者大夫徐君端記其事頗具大夫名下一字實吾先祖之諱今不復具殿弟仕澄字彥清自力家事積貲殆且巨萬志不在於積也而洩之里間觀舊之惠為未足乃澆之觀為三清有殿殿有廊合以三門而觀儼然矣皆彥清之為而紹興之二十一年也未幾殿盡於燬彥清之子德佐過而動心焉思與諸弟協力成之使其父之志與殿俱存而主觀事專元度併以風其諸子曰先志今何

如欣然捐金合百萬先之元度先建道藏一所為民祈禱購請如響其積亦頗夥并傾私囊募衆緣以建其事殿未成而元度死其徒胡大雲繼之猶藉德佐之弟德先德高以自助用財合一千萬役人之力凡萬五千經始於淳熙辛丑之春落成於甲辰之多宏壯偉麗一切觀彥清在時遠近合觀起敬增嘆道家之有殿以奉三清其教然也三教之興廢有時而本末安闕源流深長非百世聖人不能定則脩葺起廢固其徒之事也彥清兄弟皆有財力可以自馳聘於世而本朝出仕惟兩塗故其才獨自豪於鄉其明效大驗亦不遺餘力而乃見所謂兩殿者殿之隨廢又藉元度以起之亦可歎也已元度善自與其教者而敢愛其力而自納於廢殿成而胡大雲亦死相與成就其殿之凡役彥清幼子驥亦從而相之旁觀多陳氏其詳雖不可攷宜其為元寶不可知孫子一念之烈泄於七八百年之後者猶如此天下事其有不成於志念之烈者乎驥與道士合辭以記為請諸之閱二年矣因以寓余之所感云

題跋

書類次文中子後

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將言而斥之無婉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滌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嚴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滌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故慎微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嚴氏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顏子之迹往往過多內史薛公使遣書於子子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楊素諸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瀾矣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姑以明子類次之意如此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世家阮氏本以為杜淹撰嚴氏本則曰福獎福郊也今雖不可考而世家不可不錄故存其錄而去其人房魏論禮樂事出於福時所錄雖其間語言不能無飾然參考太宗與諸公經營當時之事宜必有此今備存之重去其舊也以余觀之魏徵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關子明之筮同州府君嘗書而藏之備其本末者亦福時也世往往以其筮為怪易有理有數數出於理者也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變明其數足以計將來之事而又何怪焉如子明之論人謀天命有後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子明蓋有助焉嚴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故存此三書曰文中子附錄

書伊洛遺禮後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

亡所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缺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為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存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七十有一矣。四年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其缺也。余以為不然。先生嘗稱杜預之言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壓而飭之，使自趨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間，其義甚精。其例類博矣。學者苟精攷其書，優柔壓飭，自得於言意之外，而達之其餘，則精義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全書，而於我無與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屬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越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稚，什伯為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異於漢、景之平時。民生及禮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闕。其策學者之辭，懇切至，間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脩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於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於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略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遺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子姑擬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緣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越，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闕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歎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

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諒如也。故子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書家譜石刻後

陳氏得姓，所繇來甚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遠既渡江，其後中微，請先用以為。歷歷可考。及唐末五代，比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為民，譜不可繫。今斷自我七世祖始，從所遠聞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祭祀，有所謂軍陣者，次尹兒時不得聞。今莫可實。猶記湖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書職事題名後

殘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職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蓋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為同年，士大夫為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為言庶幾各識其職云耳。

書趙永豐調之行錄後

太史公論婢妾之引決，出於計畫無理之甚，而英雄俯仰以全一死者，將以有為也。而孟子論義有重於死，雖聖賢不得而避。人固難於一死，而一死之難，又如此。國家遭陽九之厄，能以死拒虜者，固自有數。而禁卒內潰，人不知義極矣。身為宗室，以當百里之寄，不愛一死，以明大義，此聖賢所不得而避者。其死豈不壯哉。方天下太平，天子有事邊功，使守在四夷，而公獨知其為禍亂之萌，及金虜剪中國如枯槁，公又欲率義師以沮遏其鋒，推公之志而揆公之才，固非自分於一死者。義之所在，不約而自際。其中之所存耳。此天下之所知，而人之所以向其子孫者也。張巡之死，義豈不明甚，而猶有待於韓、李之乘筆者，朝廷之旌死節不踰時，豈待人言而後明哉。殆未請耳。天人報應，尚墮渺茫，上下融合，實關激勸。天下士固不少，為趙公設也。公之孫彥樞，出其始末，以示虎因書以歸之。新天子龍飛之十日也。

書林勳本政書後

右林勳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翟氏家。勳嘗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勳為此書，勳矣。攷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為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勳者。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於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於可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甚疑者，古者王畿千里，定為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思裂去，法可長守。而經數嘗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動欲舉天下而用一律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疑亦非民之所甚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一以為經數，起負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勳所定，以其二為餘夫。

間出及士工賈所受。凡朝廷郡縣之官，皆使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於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駭而政易行。然後勸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勸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勸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勸三年，煩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天地而立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勸之書，可用於一變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勸書，所望於世之君子蓋甚厚。

題喻季直文編

烏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余熟其四人焉。蓋非特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際際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獨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樂親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闡其意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游。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疎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字不苟，讀之聲震而無厭也。而四君子者，尤工於詩，余病未能學也。然皆喜爲余出，余亦能爲之擊節，余窮滋日甚，家居無賴，時一作念，顧茂恭之骨已冷，而三山相去雖千里，德先、季直雖宿春可從其游，而出門輒若有繫其足者，喻行之，牧之，出季直舊文一編示余，發然觀之，如得所未嘗，茂恭死，其文益可貴重，而子弟亦珍惜之，欲求一字不可得，得吾季直之文，便如茂恭在日。昔余嘗讀茂恭之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能知我者，幽明異道，每念此，意爲之索然，今將求厥足於季直耳。

跋焦伯強帖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隨武相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況若伯強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恩意藹然，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迄子賤稱焉，事衰世之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米元章帖

本朝詩文字畫之盛，到元祐更無着手處。元章以晚輩，一旦馳驟諸公間，聲光燁然，此帖亦可窺一斑乎。淳熙己亥四月之晦，龍川陳亮爲先友之子王晦叔書之。

跋朱晦庵送寫照郭秀才序後

往時廣漢張敬夫、東萊呂伯恭於天下之義理，自謂極其精微，而世亦以是推之。雖前一輩亦心知其莫能先也，余猶及見二人者，聽其講論，亦稍詳其精深紆紆，若於物情無所不致其盡，而世所謂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及凡世間可動心娛目之事，皆斥去弗顧。若將沈我者，曉得從新安朱元晦游，見其論古聖賢

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既已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人共之，其不得見於世，則聖賢之命脈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置而不論，以爲是非聖賢之本旨，若欲刊而去之者，余爲之感慨於天地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然而於陰陽卜筮書畫伎術，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皆存而信之，乃與張、呂異，其於郭叔瞻之能，尤愛而喜之，不厭。豈悅物而不留於物者，固若此乎？抑世所謂畫師之能，皆未能窺叔瞻之心地，而不可棄乎？故余於叔瞻無舊故，而爲諸公道其所長，不容已，亦因以見秦漢以來諸君子，猶煩新安之剗剔，而後聖賢之心事可得而盡白也。叔瞻力求余跋，因敘其本末如此，試以呈似新安云。

書作論法後意與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之辭，而自然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

龍川文集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原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功日月壯心愆。管蕭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則傳。漸負壽皇勤教育，奏篇半徹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錦章爛，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把仁風與奉揚。治道脩明當正守，皇威震疊到遐方。復隴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歌

誦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駭草逸句，洒然無罣。思寥寥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久之，恨無人能繼太白後，因成誦仙歌，以祝太白，舉觴以酬太白，太白有靈，其聽我聲，知我意矣。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魄，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白手摩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

仰天高聲叫李白。星邊不見白應聲。又疑白星是酒星。銀河釀酒天上傾。奈無兩翅飛見白。玉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自采石。既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瑤泉酌醴盃。恨望不見騎鶴來。白也如今安在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文章為足法。懷氣節安可移。今鑾殿上一篇頌。沈香亭裏行樂詞。此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高力士。辭官妾視楊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有羣仙側耳聽。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鐵形好雕琢。四方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與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闕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軍空。當場雙手舉。竟還我萬夫雄。自笑堂堂漢使。得似洋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向蕪街逢。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

江南春色。算來是。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便傍地關天開。精神朗。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因念舊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鄧禹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著我些些悲壯。南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韻

情竹更深處。映籬籬。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冷。冷知何許。跳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況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大家綠野陪容與。算等閒。過了。薰風。又還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趣。思未報。恐成辜負。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勝。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師尚書

會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屈。試着眼。除當下。又添英物。北向爭衝幽憤在。南來遺恨狂曾失。算淒涼。曲幾人存。三之一。諸老盡。那君出。思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時還戰。笑我只知存飽暖。感君元不論階級。休更上。百尺舊家樓。慶優佚。

桂枝香 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三十六宮都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羣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意。幾句幽獨。是天上餘香。散桂一樹香風。十里相續。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愁思。況東籬。涼黃菊。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閣。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為明時而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

持漢節。聊過舊家宮室。西風又還帶。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將看花淚。眼聞弦。酸骨對。遺民有如。昨日行。萬里依然故物。入奏巖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

人物從來少。雖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聽行。未覺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孟酒到虞唐。人未醉。歌宛轉。興悠揚。太平胸次。笑他磊砢欲成狂。且向武夷深處。坐對雲煙開。敘。逸思入微茫。我欲為君壽。何許得新腔。

念奴嬌 景多

危樓遠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潭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強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臭腐。夏冬多葛。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難。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絃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樹猶如此。堪重別。只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癡骨。但莫使。伯牙絃絕。九轉丹砂。幸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鐵。龍共虎。應聲裂。

瑞雲漫慢 六月十一日

蕙漿酪粉。玉壺冰。朝罷更閒。宜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幸今有母可遺。年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風雲會。遇有。恁嘉瑞。鶴冲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隱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鯨。赤手。問如何。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

波光渺渺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菱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壽卮。紅約腕。綠侵衣。願祝屆期頤。花間妙語。欲無詩。一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

駕扁舟。衝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忘了。旬頭。被人饑破。故紙裏。是爭雄處。怎生訴。欲待細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遣遇。相逢樽酒。何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元晦壽

手撥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潭草草。五湖卻共繁華老。冷淡家。生窺得道。旂旄妖嬈。春夢如今覺。管今歲。華須到了。此花之後。花應少。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

人愛新來景。龍認舊時秋。不論三伏。小住便覺。懷生秋。我自醉眠其上。任是流水。其下。瀟瀟若為收。世事如斯。去不去。為誰留。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與沈浮。料得神僊窟。穴。爭似提封高。

里大小幾琉球。但有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少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率名役。我已無心。若因甚更把青衫爲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家行處。到頭須管行得。何處尋取狂徒。可能着意。更問渠儂骨。天上人間。最好是鬧裏一般岑寂。瀛海無波。玉堂有路。穩着青鸞翼。歸來何事。眼光依舊生碧。

卜筮子 九月十日

悄悄菊花天。洗盡梧桐雨。倍九週。週爛熳。祝壽當頭取。頂戴御袍黃。疊秀金稜吐。僊種花容晚節香。人願爭先覩。

賀新郎 用韻見寄

離亂從頭說。愛吾民金棺不愛。蔓藤雲萬。壯氣盡消人脆好。冠蓋陰山觀雪。虧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營爲齊弱何年月。丘也幸。由之瑟。斬新換出旗麾別。把當時一樁大義。拆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矣。萬里搖肢動骨。這話權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扇輪。算於中安得長堅。礙泥水破。關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值吾初度。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舞。幾人弔古烏帽牢收取。短髮還羞覩。迴身近五雲深處。

彩鳳舞 十月十六日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塞猶疑。算從頭。有多少。厚德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嗒。小駐吾州。纔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王孫。眼見這些兒。頑脫處。高出書卷。經綸自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 道南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向何求。心肝吐盡無餘事。口腹安然豈遠謀。纔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謁金門 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祥薄。見說好峯三十六。峯峯如立玉。四海英遊追逐。事業相時伸縮。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

一夜秋光先著柳。暑力平明羞失守。西風不放入簾幃。繞永晝。沈煙透。半月十朝秋定否。指點芙蓉疑佇久。高處成深處。百年長共月團圓。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塵旌。向來謀國萬事。盡出汝書生。安識鷓鴣變化。九萬里風在下。如許上南溟。斥鷃

旁邊笑。河漢一頭傾。嘆世間。多少恨。幾時平。霸圖消歇。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正爾烏紗白紵。馳驚覺身輕。樽酒從渠說。雙眼爲誰明。

洞隱歌 丁未歲

秋容一洗。不受凡塵染。許大乾坤道回大。向上頭些子。是鷓鴣搏空。籬底下。只有黃花幾朵。騎鯨汗漫。那得人同座。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點浮雲。鑿過。且燒卻。一瓣海南沈。任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

嫩寒天。金氣雨。攪斷一秋事。同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萬寶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爲地。好招致。對此鬱鬱。新萼未成。醉翻手爲雲。造物等兒戲。也知富貴來時。一班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沙行 十月

書册如仇。舊遊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片帆似下。雙溪水。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末。

南鄉子 謝水嘉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遊。北盡平蕪南似畫。中流。踏緊龍驤萬斛舟。去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三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

入脚西風。漸去來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實。不須待名品如麻。試爲君屈指。是誰層出。十朝半月。爭看掃空霜鴉。從來別與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疊疊物。宰也不是。碎曉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用韻見寄

話殺渾閑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爲伊爲萬。尊酒相逢成二老。卻憶去年風雪。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尋人猶接踵。嘆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憑。男兒何用傷離別。況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體本心。次骨。臥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看買寶劍平家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脣 月梅

一夜相思。水邊清淺橫枝瘦。小窻如畫。情共香俱透。清入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傷雲愁。格調還依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國家之道。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興。濟濟朋來。班班顯脫。以須選擇。不使棄遺。臣亮等恭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韜英武於盛際。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爲奮之範。眷

言問寢重於復讎。固將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福。用以宅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臣亮等仰知聖意。俯誦諷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下孰。有遺情。悉俟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之淡泊。以大有為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當動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肖姓名。再闢天聽。已輸忠款。盡出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大之實。設科取士。雖舊貫之尚。仍陳力復讐。亦大義之難廢。共茲一轍。合彼衆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帝。孰知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啟

謝留丞相啟

數十年窮居賦賦。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願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榮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為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謀於左右。固光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德。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讓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寬容。恢漢光之大度。固張齊賢以遺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萬丞相啟

平生險阻。事一專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况更新於爰立。方共登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事更防於異己。是非毀譽。肯繫於胸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幹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缺望。百年舊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請功名差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烙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屋之陳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手。曾微直上之嫌。為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啟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乘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遺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

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實而有韻。特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達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閉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關毫釐。汲引而來。成展尺寸。萌新芽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激白首。自庸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夫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潮隱隱。式關上哲之懷。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啟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條經時變。事間短長。但有向者之虛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澄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知緒。敬惟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為世用。歲更多矣。聲聞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莫流薰其相先。善類依以為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衷。國焉惟屏。官則見舜朝之遜。賢豈容堯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喜。兵法六韜。已而飲聞中庸。大學。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世之雄。在萬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况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其舊而新是圖。望之大而小可略。使廣清問。盡致公言。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聖世。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過風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百端並用。易世之怨。一洗而空。伊我何心。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尚書啟

世豈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為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萬夫。晚付微軀於一髮。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子主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崎嶇拙計。誤分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知可也。此蓋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為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達。猶懷晚進。孰可任於後來。遂使棄人。亦有光於末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信者無雙。常懼鄭侯之誤。擢孫弘為第一。卒遭武帝之憂。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啟

劫火不燼。玉函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爾。豈是非之頓異。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獨知所歸。伏念亮。寂寞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種於鬢毛。回首舊游。已班班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古今之莫能同。死蟹護臍。欲去不可。生龍設正。爾良難。乃於斯時。有此大幸。茲蓋伏遇察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人。務先汲引。百年議論。用為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旋旆。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遷。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雖亮輩。亦取審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隨第一。用獨抱於隱憂。爰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啟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從於親權。本亦備於先登。推其闡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身虎口。久矣諱窮。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安能百鍊而愈剛。競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冀殘生。白首駸駸。丹心隱隱。言在此而意在彼。問之顯而答之微。窮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旋展。竟成第一之傳。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偉量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官之所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選掄不易。欲使從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諫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圖補萬分。正學以言。及明時而自獻。導人使諫。開大義以相先。公所欲為。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啟

文律持平。豈遑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澆鑿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銳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是。豈有聖賢之學。乃為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暮年前部。私竊自憐。寸暑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收近拙之文。使對大廷。自然親擢。誤先乘鶴。翁若誦言。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德性醇淵。學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從王邸。收備諫工。遇事風生。輩流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血誠。效夫心腎。不遺餘力。曲致彌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某輩。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興起。合天下為一體。非此為則。彼為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美而身美。

謝章司諫啟

諱窮久矣。世寧保其必遭。自視默然。人豈容於彊附。苟不愧君子之論。斯足對上聖之知。賴此品題。幾於遇合。伏念某脫身虎口。欲求護命之符。安意鴻冥。莫得游仙之枕。進退不知所據。往來徒自於心。雖一試之隨筆。蓋百思而無策。庶其在此。不堪事景之懷。幸而得之。敢作少年之愛。入當大對。曲盡寸心。問所不該。言豈容於越次。意雖獨至。事亦謹於闡端。故此區區。發其耿耿。有司之所不快。越在二三。當守以為無他。俄從第一。僥倖至此。稱塞若何。此蓋伏遇司諫執事。貌粹骨奇。神清氣勁。學傳正派。以百聖為準繩。文擅古風。以兩漢為機杼。鼓行場屋。而無其對。驚動縉紳。而為之先。豈止嘉猷。足善王邸。遂膺眷眷。以備諫工。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來忠誠。亦應有數。牽連咸在。汲引而來。謹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凡魁壘。亦惟門下之歸。上誠得人。公必知我。

謝楊解元啟

決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譽於萬口之辭。懷才者始克稱此。瞻一時之偶幸。矧羣議之喟然。感惠有緣。撫躬愧竊。以求賢而下問。歲之詔。國有常經。糊名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論。

於今密得人無復於古如。蓋昔者相知以心。此心遠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以法。一法立而一弊生。程度愈謹。而豪傑之氣。漸以拘禁。防益密。而曠達之人。遺其辱。顧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故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乖。意庶千一之有人。如某者。才本不羈。譽俄過實。雖本諸公之浪聽。卒為十日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日。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羣與人其奈何。天亦隨。則憂患百罹。而未艾。驚惶萬狀。而莫支。既榮辱之兩忘。亦得喪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習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惟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賢書。願脫俗之無階。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學。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奕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騰於聖眷。長才或發於朝班。入為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致此無庸。亦叨首薦。某敢不勉其不逮。聽以無心。瓦注者巧。而金注者悟。本何所係。適失復沓。而方矢復寓。庶造其精。

答陳知承啟

講聞高韻。常恐無因。遂賦長牋。如見所長。雖鳴謙之過厚。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之厚。天姿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濟泊。肯微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熟見聞。忠信報上之誠。周旋啟處。猶懷晚進。及識前脩。柳下惠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恥。下間。總是而往。行之亦宜。某涉世多艱。謀身大拙。塗窮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始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為賢。則何所取裁。以之視民。則幾於甚墮。置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為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類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本乎一體。去就自為兩端。苟決意以為高。則雖匪而奚補。股肱股衝。首本不相知。心膂去身。宜非所樂。念之久矣。末如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庶明主動心。而一鑒。尙期有卒。何敢自安。瞻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相關。嗟元氣之日傷。而良醫之遠去。中夜起立。不勝惓惓之懷。明日遂行。徒重搖搖之望。敬惟某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骨奇龐。可任大事。精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為老成。以壯吾國。頃方當路。某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遲而未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途忘於偕越。

曰私人是為內相。玉堂夜直。勳則昭王。寢殿朝參。退而視婢。以謀王體。以壯國經。維時老成。作我心啓。故惟侍講。脩史內翰。襟期洒落。風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羣工羽儀。廟朝翊翊。翔禁路。百年循事。勳成大典。以無遺。千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帝心。陸二難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因嘗拜假。就使為真。睿意方隆。登庸所屬。嘉言善語。固已久沃於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開於天步。盡還舊觀。足慰其瞻。某獲從門屏之游。親睹衣冠之盛。一命再命。循循而恭。特書大書。乘筆以俟。謹再拜遣一介奉啟。事詣塔埽。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書

謗如蟪蛄。莫辨解免之端。命若鴻毛。敢觀生全之幸。非丞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為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洪造。伏念某。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居不擇鄉。豈為惡人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史文難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不使執獨之向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矣。皆照臨及物之功。還其無罪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遇大丞相國公。兩朝耆德。問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緊國有政。辭雖自列。每嗟獄吏之為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啟

兵莫憐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以求顯狀之善。厥或司存之疑貳。則煩廟諭之平章。小人觀其可欺。微軀特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竊以有萬不同。合民命而為國。命殺一無罪。損王心以遠天心。曾是細微之災。終累久長之禍。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辯於十日之嚴。至於了不相干。事肯依違於衆口之鑠。判然生死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誘。屬屢而已。歸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可。嗟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人伏法以何疑。不圖事狀之儼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少保國公。鈔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為喜。怒不以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壽。恥當吾世。成大夫可去之機。尚使爾民。信君子必歸之恕。事非小補。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頂至踵。橫嘉惠於不貲。鑿骨銘肌。復餘年之無幾。

謝葛知院啟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牆舊物。蟻蟻微生。鳴其積冤。納之洪造。伏念某。少持跌宕。久逢闊疎。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從何自取。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誓不為喜。而毀不為沮。外傳大甚。

龍川文集卷之十八

啟

賀周丞相啟

屬者廷有大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贊。緬惟慶慰。厥有英略。乃佐興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適相求而相遇。一皆入細以入。益洪惟本朝。獨異前古。苟在此位。無非以備。盡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蘇一日。此三代之所以盛。而兩漢之未能純。雖使問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傳墨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滌英游。用德字之老成。易辭場之後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賈偏儀。始膺爰立。歷數紹興。渡江以後。敢忘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聿先游夏。指揮苟定。不數蕭曹。國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圖歲晚。遂際經綸。事間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廬內翰啟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真命。當為此官久矣。或進用於下陳。願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治朝舉此。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放以法令之式。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貴重望高。有四方冊命之掌。職親地密。皆一人聽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本朝。匪

惡徒其死而愛欲其生。臨在平時。合成奇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乘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豚。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譏者。尚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闢關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為章布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秩出。肯於銜於已能。奕世嗣興。況幾更於時變。收天下之小以爲大。合人情之異以爲同。歎歷班行。從容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舉世登聞而加審。從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與言有識之知幾。安得無故而殺士。爲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惟刑。

謝胡參政啟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苟全性命。頗思當痛之時。雖以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才則疎。少不如人。所向牆壁。老之將至。乃望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迷十目之所指。自嗟命薄。適值途窮。一口傳虛。繁路人而爲罪。三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辜。權損奕世無疆之福。凡百君子。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盡於物情。終上干於廟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爲國遠慮。作時平先。稱物平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九重斷制之仁。欲使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事勿樂無妄之災。付萬事於大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未浪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非產於庖廚。繫惟其命。益豈干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聖世。必白事於羣公。卒以微生。自歸洪造。政緣雅故。妄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恐遂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難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僅飽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甘於就戮。至遭毒手。蓋坐客盡知其爲冤。第以當路之見情。況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儼然囚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蘇。可爲驚駭。逮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儼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宜受罰。猶有鬼神之神明。終賴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學力絕人。無遺憾於天。不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覺先知。得聖聖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數之諸家。源流具涉。規矩準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國論。方求萬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濇。嗚呼。昔少年許其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寬而自言。固已無簡而不聽。恍如一夢。盡忘并邑之故。吾願以餘年。自附門牆之小物。

謝羅尚書啟

自頂至踵。橫嘉惠於諸公。與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恩不求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殘奇瘞之蹤。倍費生全之力。伏念某。暗於涉世。拙於謀身。直情徑行。視毀譽如風而不恤。敗前愆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辟。睦木索之皆具。事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爲當塗而自愛。至於羅織。

勸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不察於人言。愛特與於詔獄。半毫以上。皆鑿空無據之詞。十日之間。有左驗。驗明之實。平心以察。兩造低首而聽。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肉成團。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舉陶之種德。心知伯夷之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史侍講判部尚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爲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從。莫不惟大賢之歸。內韜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天白日。有是清明。雲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濇之念。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關繫。敢以平生之雅故。用爲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憤傷惻隱。知納交娶之皆非。踣斃沈埋。豈繁言蔓詞之爲。瀆僅除九死。莫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懼親非罪。營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關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一飯團圓。餘生感幸。永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即。而無幽不求。當其處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自道說。非以爲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當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爲人。顧此久淪。乃爾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覺捐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啟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瑕。安有微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決之獄。牽連就逮。號泣求伸。世豈無冤。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競。時命皆非。豪於里閭。所得事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執爲龍斷之登。差作播間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輕。及晚歲之多艱。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羣小之鑿空。衆口莫調。但承虛而接響。十目共覩。嘆因誤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爾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平。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體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忤。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尚權凡民之有辭。以法爲公。事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國。具嚴天威。尚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誓之再世。捐心報效之期。

謝陳侍郎啟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己之恩。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爲之。動輒過甚。越石求安。子而未已。叔向置耶。老而自朝。第知效顰。不悟成拙。言念昔者。皇皇何以爲心。所謂伊人。望望若將。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緣幸會。此蓋伏遇某官。置身於繩準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事失不經。忍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敵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爲報。況一至門。執筆不知所云。抑萬無地。

謝鄭侍郎啟

文致誣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關於國體，道尤懼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某少嘗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廬。身名俱洗，置而不論。衣食糈足，示以無求。人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況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為歲受之謀。怨有所歸，謂可從於勿恤。內常無歡，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冤，端若從天而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勸從旁郡。恟恟之勢，可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禍。十目十手，具知來歷之非。莫引人言，愛與昭獄。是非錯出，真偽相淆。不以大公而並觀，執從衆證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條以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冤士，蓋古人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翕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學期聖秘，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事曲從於世好。正色不撓，以法自將。念會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官尼而向在，今見其剛。純意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權損萬分。辦大事於從容，可觀一節。彌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為全體。正人端士，朝在下風。卒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懿。自今以始，制命知歸。

謝會察院啟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冤，肯使殺士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長，恥居人下。常想英豪之行，事隨乃虛。凡願知聖賢之用心，難之泥滓。宜身名之不說，謾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朝野，厚祿誤人。合成悔尤，莫可清洗。雖明知其非罪，孰肯昌言。但陰覲於加憐，翻成私購。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享。此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英果。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已，出而見之。事功心乎愛民，勳必關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溝，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協天心。審克祥刑，以壽國祚。翻然風動，成此巖瞻。豈以蟻蟻之微生，不關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啟

肅此憂綱，無非體國。求其情實，要豈容心。方物論之正臆，匪詔獄而莫定。持平以聽，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故舊之戚休，乃名任倖。通里閭之緩急，見謂豪強。欲為飽暖之謀，自速摧殘之禍。勝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變生意料之餘，三臆并折。友朋私愛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大公，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盡洗偏阿。具知情偽，舉一世之端人。正士莫之或先，合二百年之忠言嘉謨。於斯並建，故雖小小亦使昭昭。況蟻蟻之微生，係天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威。欲民無冤，為國遠慮。周道有小人視之，各使適平。漢綱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恨餘年之何用，合四體以為公。

復吳氏定婚啟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乘以為可，誰其敢違。伏承某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踰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為之有家，事敢自詭於得士。有朋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脩故事而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答儀，具如別楮。

龍川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書

僕愚不肖，百問一有。願嘗習為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敢復披其尤者而論之。左宜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王衡，強學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右迪功郎孫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方。化頑猾而有條，處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婺之永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以曲事至縣。此皆乘耳目之所共知，非僕敢為過言。若置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四人，皆當今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儒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然以為得人。苟一口以為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醜虜未滅，邊防尚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宜日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關員，姑為後圖。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哉。區區之心，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裁察。

與王丞相

亮稱惟大丞相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抄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以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需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意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且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且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今日與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可望其闔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黨炙天地，身事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無事，於其間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況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賦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報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護，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機草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歷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識，雖其號有才子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舉起而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千慮之一得者。繼此一進，亮尚嘗言葉適之文學，與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較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爲難。是丞相一

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草莽。亮固願使多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途已倦倦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獨不諱尚書，豈非大闕。不徒以民事太守於分不應僭干典謁，忽若無因而遭按劄，則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疎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往者友人劉仲光嘗欲作啟，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奪其筆而爲之曰：吾以泄吾意耳。友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慢爲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爲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誨，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脩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況更罷修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病逢有命，非世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亮今者不幸似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學問文章，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斑斑可攷。於兩漢無所不及，而或過之前輩，遞相授受，厥有準繩。渡江諸賢，收拾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三四十十年之閒，廢置不講，後生小子，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爲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尺度，惟平者爲合律，奇者爲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學，願筋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鍊錘耳。鄙文數篇，輒瀾崇視，祇以致尊奉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亦附見於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託文以觀一日之知，則亮也何敢。雖天實鑒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鬮，進退皆可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刻之間，縱談忘勢，或至於古之聖賢豪傑，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獨亮自當之耳。干瀆死罪。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一義也，亮也不守爲士之分，切願有謁於門下者，抑將以行其義云爾。義行則分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羣居切磨，朝暮講究，斥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爲誕，言當今之利害，而不以爲狂，所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舉事，公論一不協，則諸生羣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爲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也不然，獨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謂無一日之雅，則於

明公之舉動烏能漫不經意於其間於是而有言焉非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明公試幸聽之伏見朝廷蘇閣門之官而遷一執政公論沸騰上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若前臨汗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污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閭巷小民無不識與不識

又書

意洵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閣門之官一一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實臨之不期合而自合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銳意圖治國家五十年之深恥所恃以進者獨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上翻然從之而不以為難顧恐未能以盡知耳今也上而士大夫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爲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盡軍民至於解體此固英雄之所竊笑而仇讎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朝廷舉動豈宜至此方聖上之爲此舉也亦將合文武爲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無戰功亦無將略不可謂武小謹自媿小勞自愧不得謂才拔近日之茅薤威里之草畧聖主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爲不然不得爲浮議亮以爲聖上直未盡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諸上明公起而或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諳於世故豈不及此而猶遲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萬全也萬一明公未言而聖上感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沸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稱直之士必有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覆爲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己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爲功乎後獲者爲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爲彼何者爲我何者爲先何者爲後要以無嫌諸其心而忠於國家爾夫以聖上之仁明英武必不肯以一閣門之故而遠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逆之端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慮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往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爲羣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爲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參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爲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爲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常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爲甚許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觀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揆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蒙聽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而聽諸明公亮豈敢有所取有所避於其間哉

又書

與章德茂侍郎四
秋中參謁政以拜遠台光瞻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爲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斐弟之携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圖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享台意負何言忽忽告違又臨一月西望台閔第劇耿耿侍郎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羣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磊而未釋庸非天下士

之恥乎世之知此恥者少矣願侍郎爲君父自厚爲四海自振使已棄無用之人時得一見時通一書發胸中之掃滅未盡者豈不幸甚

又書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攜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慙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更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便貧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圖拜書乃辱八月一日所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辱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情亦甚矣鄉間大旱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尙欠其半遂旋補湊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畏仰格天心使早不爲天災此皆一人獨運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中無從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嬉宜若可爲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驚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獨班行第一於今大抵罕其比矣心之耿耿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得尋尋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爲渠壽陳君舉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闕謂可爲畫贊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觀以究其所欲言而未能言者尙冀台照

又書

亮拜遠台光未嘗如此久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久禍患奔走流離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可解徒勞台念故一切惘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三日正囚繫固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爲何物卻倒在匣床猶欲牽縶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困頓終不能成亦無奈是耿耿者何一年遂成疎闊正以此耳承局以元日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貶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辱此已經新元緬惟旌纛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聞途徒鑽荆南豈以固都重地猶受朝廷成畫以行而上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適當天意邪向見王公明葉夢錫具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以爲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號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時窮達異路合併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安相念甚至無時不相關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概已可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爲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望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強健展布四體爲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不辜天寵而已亮乃事向墮危機且看料理如何收斂無繇面敘臨染不任依黯

又書

敬惟侍郎以西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從囊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

聖上方欲發揚揚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國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數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落，固因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為天所擢，乘而門下，獨提拂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奢私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見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遺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復居京口，亦恐惹人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卻於垂虹之傍，買數間茅屋，時以扁舟尋范，張陸鑿於松吳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勾斷，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極拔其禍患，尤力而事卑人，意謂命所招，無可言者。君舉象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畿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關，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看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尊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偉詞，抑揚高下，一一可聽。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辭色耶。滂灑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觀寫太史遷史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殺子又為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甚，惟獎諭詔旨，有見軍政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無限，聊見一二，率略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自分死生不相聞知。既而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猖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實以儒先生撫摩煦煦，若見弟朋友，雖讒者亦有不擇交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接，吉凶不相問弔，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外其實。去年秋，羣試監中有司，以為不肯始決，意為息肩弛擔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執問，特仲實輩人在爾。方圖緩步造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遂聞新除，官況絕佳。職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不寐。前月未始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語。復聞，又思此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悟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奪可，距也不仁於我，亦何常之有。朝可距而奪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非聖人姑為是訓。無若丹朱，無若受之醜於酒，亦非獨愛治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於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辭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索，如理亂絲，更無

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棄。不識仲實其何以救之。近作十篇，往求鑿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此於左方，使得於是者焉。仲實於亮可以無愧矣。切毋以故意待之。曰是日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途。此是而彼非，此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此舉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罵而且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學佛，有見晚從楊龜山學，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學者，靡然從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膠，固雖世之所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為人心之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李希烈也。苟無儒先生說以謂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為者，其將何辭。胸中所懷千萬，念遂為仲實言之，而筆困紙窮，不能以究。暑伏恐未可迎待。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手一吐其肺腑，不敢以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衆，必不免從諸應取道龍窟。過我為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從銅坑口趨界牌，所省不能一二里，而紆曲亦不少矣。臨紙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復履復何似。示以士龍墓銘，反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爾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為可狹。謹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甚明。上已聞可，則姑已矣。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為善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復如此。奈何無事取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復進曰：止上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為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即焚之。願類事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疏此事，同施此策，而其質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上下其聽。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承教邇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又書

遠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台候萬福。廷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差考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少望。何也。正則才氣俱不在人後，非公孰能擊而成之。天民到後，有無指揮，益恭聞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踐阼，日已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幸幼安、王仲衡俱召還，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憝，皆可借其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之後，其慮亦自不少。況不必平，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從科舉買一

官既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俯首首册。以終餘年。又自度不能為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覺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髮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為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惟悲樂在天地間。去蚤蚤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迫之失火之家。衆人以爲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實。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拙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侍旁。不敢疊番爲問。眷請委。尊閣宜人。懿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起居。

又書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貺甚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陷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皆以身任道。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警其越俎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側井。潔不食乎。天下患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察其心之所愛。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每先爲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爲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秀才。而春首之事。自侍從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亮亦豈戀於難助者乎。亦特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以忌嫉之徒。乘間撻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爲三年三百綠袍子。詎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知耳。亮之所敬問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著就其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爲不小矣。君舉開求金華。添倅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還。且應從容其間耳。兼人各有力量。不可相學也。初秋伏惟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舉、天民一出恰好。大著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禮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住住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論。不得不歸罪於一遷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國家大體。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爾許擾擾。入室操戈。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道人慰之。連得近書。極無況。居厚病未脫體。來諭誠然。雖敢爲渠言之。文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傍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爲世道崇謹。

與林和叔侍郎

亮稱惟待郎屹然爲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於天而非世人所能盡知者。人始盡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林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盡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得而私哉。出於

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盡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屢書與朝士大夫。囑服高誼不容己。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爲不見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舉天下無不在下風矣。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誼可尊。親語阿坡。以爲林某好人。朕甚念之。已爲易章貢見。簡記之意。不能自己。爲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爲亮言如此。聖意昭然。豈可不爲吾君一行哉。丞相相節念清貧。而計薪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爲天下公議所屬。亮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續續言謝。但時事日以艱。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驚不足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遠。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紙。雖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懷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頤頤飛動。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爲政久矣。老吏小猾。戮虐無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舉手加額。以爲天眼開矣。吏徒亦發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爲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數。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爲慮者。亮因語以韓丈往數爲亮言。作京堂與外郡不同。又見夢錫葉丈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叟少猾。勦其甚者。而肆爲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勸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難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導。始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點白爲黑者。無所容其跡。此固曠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間見。相與道舊。故以爲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爲僧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台輪。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永康。邑中西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忍死擡出。以求一見。重蒙誨割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追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即日。晚秋。晴雨不定。郎署多暇。天人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溫詔趣還。猶從郎署。殊未厭與望。豈端諫者。非公其執宜之。慶福當審此時。今不足爲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善景。天已與奪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爲快。脆。其他尚復何說。漢朝公卿皆偉人。而英凌盡布朝列。虜情巨測。深恐爲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啣持。尚可儉一日之安。不爾。無使慮起慮表。有辜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懼。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閣問。有可願委者。願聽約束。

復陸伯壽

五月未間。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意況不佳。雖欲陪款語。而歸心如飛。破雨東渡。

但劇恨仰伏辱台翰。恭書即日曉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動止。萬福。舍試揭榜。伏承遂釋揭於崇化堂前。乘望所歸。此還增重。凡在友朋之列者。意氣為之光鮮。壽皇在位二十七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純衷中廢。何以強人意。新天子龍飛。而兄首膺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盛。方圖專輿尺楮。上座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新。天意未易測度。但看人事。對副何如耳。泛泛君子。不足以承當好運。猶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只看屋下。郎此乃觀時運真法門。今之專輿天者。自不肯信耳。兄以為如何。英傑滿朝。無為醜虜所欺。若其叔姪兄弟。猶相相持。尙可儉且夕之安。不爾。則虜情未可測也。亮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不知人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喫飯。夜間不能上床。凡二十餘日。方漸漸可入。九月喫飯打睡。始能自齒於平人。然未至五更。便睡不著。望見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為快。自餘皆非所宜言。託契之厚。不覺狂態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幸甚。

復杜伯高

亮兩年間。每入城。左右必狂過之。亮又往往困於俗間。應酬會不得。一歎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解第事有適然而其迹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為不然。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頹日就淪沒。何以得此其實者。慙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詞高。節明而語安。鋪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實重。齊一變而至於魯人之辭矣。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說四方之賢。能為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秦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盡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作念。而吾人冷寞為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兩簡與其兄弟。得便達之為。屬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副下交之望。是非久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嫌耳。訊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願自加護。以當世道之享。匆匆不宜。

復杜仲高

往者辱枉步。兩臨之於城闕。雖勿勿不能奉譚笑之款。然望其顏色。觀其舉動。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恨。仰承永康遞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後解時。風度緊。離鴉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筆乎。世無大賢君子。為之主盟。徒使如亮輩得以肆其大嚼。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者。妍以輝映於其間。此非獨一門之盛。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雖不能為足下之重。然兼力又何足以過方至之川。願加勉之而已。紙尾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是著為律。後王所是定為令。況若區區語言。本不足憑。而又何嚴刻之有。再得來書。未敢以此為當也。書久不答。而又再辱。惶恐不可言。歲暮。千萬為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辱答。示甚。甚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如。承聞有失子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為憂。他時恐患多耳。然處心平夷。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卻都無事。但既絕意於科舉。願念其平生所學。不可不一泄之。以應機會。前日遂極論國家社稷大計。以徹於上聽。忽蒙非常特達之知。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時率爾應答。遂觸趙同知之怒。亮書原不降出。諸公力請出之。書中又重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今乃議與一官。以塞上意。亮雖無恥。寧至此。只俟旦夕命下。即繳還於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事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爾。丈夫出處自有深意。難為其兒曹語。亦難以避人誇毀也。此懷惟呂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事。未可便認以為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其遠者。大者。上聰明睿智。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榜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絕江之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呂子約

二月間。匆匆告遂。即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衰。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薄。恭書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更買得一兩處。置地。便為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謹其身。如孤之謹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俯跡。跡素疎。而情之特。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南南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為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死絕少。雖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隊入塾。事者亮當為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為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歸親。其親再三託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為。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如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為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為在朝諸臣。皆無我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生心。必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呂氏。以為後日計。不幸或事

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為善。猶君子之所棄也。亮雖不肯。然亦須要與此心為主。眼下雖不必其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矣。正不待他人之為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為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雖聲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如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續續矣。

復李唐欽

亮拔身於患難之中。晝夜只為挽救社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關絕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欲索其誓言。以開清視。蓋不惟緯而憂宗周之頽。上已恕其萬一之罪。敢更置業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為答。雖蒙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具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魯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艱難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為世法。左右不以亮為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雖頗識。蓋紙弊而不致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察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置月殊多。故何時途遙。臨紙慨然。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

書

王寅答朱元晦秘書

山間濶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力。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輪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悖為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既以自幸深懼為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遂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纏腳。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已時得一男。卻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戰策論。日註為說。甚佳。敢不拜。田說讀得一通。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下事情。此所以為剗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饒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揆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關釘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

之碎乎。論理論事。若撞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秘書特崇深。自拔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豈敢懷不盡之意。之所到。雖續續未止。有不然者。卻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又書

不獲聽博約之誨。又復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凡格。亦復躡月矣。尊仰殆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惟隨按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況甚覺不佳。甚思一走門牆。解此煩憤。初只候君舉不來。今又為俗事所擾。加以天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決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近有雜論十篇。聊以自娛。恨舉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以為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獨恐秘書不以為異耳。一春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秋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把歸之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餘年。文恬武嬉。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難以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早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書又適當此一路。若歲事小裕。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謂將恐將懼之時也。廟堂豈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盡矣。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做不得無麵。飽能百念所聚。奈何奈何。婺州亦復大疫。衢州米價頓湧。四千七百文一石。禍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愛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獨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送。今聞去替只二十日耳。若失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春來錢守奏乞用前兩任例。再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隱擢差遣。若得一軍。乃是為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喜。彼亦未暇為婺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早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婺州更旱。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早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容其不効力。閣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釐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足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為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深倅聽不得擅自離任。使之聽候指揮。乃可耳。疫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處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儘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儘可以專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患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不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為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所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且求一挽。現成飯喫。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人。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插之田否。早疫之餘。而重以此。廟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當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雖智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遠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須大段推託。同舟遇風。亦各為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萬端。微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又困於諸生點課。臨風引頸。徒劇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五人。周十亂孔子。所謂才難處。不覺慨然。有咸自古力足以當天

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亮因為破兩句。聖人不可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任重而責天下之奇才。秘書以為如何。越尾及之。以共發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尚須續具寄。千萬為世道崇議。

又癸卯通書

自去年七月三日得教答之後。不惟使車入丹丘。亮亦架數間澆屋。自朝至暮。更不得頭舉。況能相從於數百里之外乎。徐子才云。須趕到籍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猶未畢工。又復理會些什物之類。凡五閱月亦未得了。蓋亮已為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久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恭。欽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大之體。挺特之氣。豈起脊梁。當時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心而已。徐羨之風度。疑重。猶足以壓倒謝。傳諸人。況不為羨之者乎。春間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遲遂至今日。良可一笑。幾番意思。悶頓時。欲裏包相尋於寂寞之濱。又復牽掣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伏惟燕居有相。候動止萬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為震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小舉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得展其所為於今日。斷可以風行草偃。風不動則不入。蛇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感動其善意。動盡其血脈。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使立於禮。是真嚼木屑之類耳。況欲運天下於掌上者。不能震動。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靈。其理卻如此。震之九四。有所謂震遂泥者。處羣陰之中。雖有所震動。如俗語所謂黃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年之舉。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壁立萬仞。雖羣陰之中。亦不應有所拖帶。至於人之加諸我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雖聖人猶不能不致察。姦狡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其有所附託。況更觀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為凡其平時鄉曲之冤。一皆報盡。秘書豈為此輩所使哉。為其陰相附託而不知耳。既為此輩所附託。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舉措。豈不為其拖帶乎。況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雖屹然為壁立萬仞之舉。固不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惟亮此論為甚。平未知秘書以為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雖決意草野山巖之間。政恐緩急依舊被牽出來。無可辭之處耳。劉越石一世豪傑。乃為令狐盛所附託。方知孔子所謂遠佞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為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託。亮既為人之客。只應相勸。不應相助。治人合在秘密自決之。卻因一停房人而治之。此於事理。不可又寧是當時為人所附託耳。亮之本意。大抵欲秘書舉措洒然。使識與不識。皆當其心而無所不滿。豈敢為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為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窮困之中。又自惜此瀆命一笑。亮方整頓室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南邊營小園。架數處亭子。遂為

老死田間之計。不敢望今世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東言。秘書疑某見怪。某非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閒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詠。所謂釋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卻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略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荒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為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賤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出於巖巖。嶽崎之間。奇蹇難遊。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為一世師表。而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日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揆眉。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亮自以為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拭而相豆之。旁觀者為之嘻笑。已而嘆。亮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亦皆視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招合異類。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昔雅故。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為之揚揚焉。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顏淵之犯而不校。灌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語所謂赤梢鯉魚。豈盡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為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論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疆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最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肯。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瞞瞞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機毫。近似。亦不能免其驅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甚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嘖。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響。一似曾干與耳。亮今日之坐勝者。皆其虛影也。惟經獄司銜錄。方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恤世間毀譽。豈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眾欲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

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雖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以品級論賢行。則豈窮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密有言。人言當指實。寧可面談。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晬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龐塊大樹。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實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蹉欬。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說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說。做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演此意。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論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為三者。以其有是氣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撥當開廓不去。則亦有於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警輒發。要得心膽盡露。可以刺剝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持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某為假伯恭。以自高。癡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擊拳擗胸。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卻輕恍。不是屈頭屑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其說耳。獨秘書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發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愧。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贊皇集。令評其人。

與朱元晦秘書

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禮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諫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擊。冥心靜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頽然未嘗自辯。設死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爛然而興。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敘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間半界。州府卒歸獄於趙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着行戶。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戶。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園。以竹籬以梅。前植兩楸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葉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曩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大木樨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牌。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甬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後為字廊。一中有大李樹。兩旁為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植桃。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憩息。環植以竹。獨松堂等亦水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柏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樓亭。一間。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去西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才讀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業。嘗屬他人矣。今盡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為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幃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書為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無分當得此教耳。六大字不敢強。今以

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徇分以求。而荆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廬。小憩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尊候勸止萬福。前書大略爲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卻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亮以無多聯。燒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一家。而自爲之。有厲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管與武王共事者。欲脩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遠乘。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同。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堯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遠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泯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堯。則人紀不可惰。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爲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非惡於得禽也。能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返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戾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爲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

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眞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斷釘。鑄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遽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論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其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說。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儋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狗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矣。願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刺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鬻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舉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不肯遽以爲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若舉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詣。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教專狀。計同台。管長少一一安事。過庭。以此示之爲幸。新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簞。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頗勝溫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澆。尚幸笑。聞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今日得全家飽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爲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又書

比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惘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望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不待而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大槩以為三代做得盡善盡美。漢唐做不到盡善盡美。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法。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差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論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混。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混。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至於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浪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混。而不特其不常混。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特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不當以不盡者為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欺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為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次闊來論。誠不誣矣。至於昨去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違國皆稱其

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齊所以蒙頭蓋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沒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有厚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突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為貴人。安得此景。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為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泝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卻在芭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誦者為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即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為千百之壽。小詞一闕。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為人以為絕品。不能別也。并樽蒲一縑。護充背子。用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為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特愛忘分。庶不以薄少輕視。為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頹墮。鬢髮亦種種矣。所幸梳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大枕。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為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濟。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為本領閑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珍滅不得。秘書便以為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其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閉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窺窺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幾。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則則其正也。閉則雲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珍滅不得者。便以為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繡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者。莊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

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泥，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為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氣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目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棄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間，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惠書，備叙存念不忘之意，陸沈至此，如門下之著眼者，幾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即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為壽之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練疎不甚佳，只堪施委用，蘇棧一百，鄙詞一闕，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禮，無佳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辯，聊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自附和，以亮之嗜窮不肯，本應得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獨憐其窮，不忍棄絕之，亮亦因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為黨，而欲加之罪者，非也。此數書亦欲為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平生不曾會與人講論，獨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盡，伯恭既死，此事盡廢，子約叔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暄常談，而安得有所謂講切者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為喜與人語乎，兼之浙間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偽，豈一人之智慮所能盡防哉，就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為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爾。若各用其智，則迭相上下，而豈有窮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逆計預防，皆私意也。天運之無窮，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為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而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理也，豈逆計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誦孔子者，豈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時行也。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復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繆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

其心，則今可止矣。比見陳一之圖錄說張體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衝冠，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維谷，可以一笑也。甚欲走武夷為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衰更擺脫不暇，且看冬仲如何。始聞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獨以為秘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為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擬做而擬合哉。要之今世學者，終是信命不及，尚未暇其安於義也。如亮之謬戾顛倒，分與世違而無所恤，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卒不免虎狼蟻蟻，正未易擇。亮方學為治國之事，亦欲治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為風撤去。洛陽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枉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娛其素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待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為之。入秋腳氣殊作梗，意緒極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送託。秘書必察其非傲慢也。壽之宜教侍旁，為學日粹，失子之感，今能置之乎。台眷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居。未承晤問，千萬為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書

與葉丞相書

亮敏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關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矣。大槩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為備之說方出，文士既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槩皆欲委之，而為說以濟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為難，而有志者所同歎也。以今日堂堂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能相與協力，整齊五年，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紛之論，便可以不顧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悠也。前之悠悠已十年矣，而後之悠悠特未可知。孤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難曲時舉，虛文相臨，未免悠悠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長，潭潭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尚觀惜分陰，以脩內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而展矣。

又書

亮往者禍患百罹，驚憂萬狀，不敢復望再齒於人，自蒙知濟，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

二日得從白兔父子團圓，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甚欲駢儻數語，為門下謝。願無用之辭。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聽視，故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甯止瀟瀟，願瀟瀟，熾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為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員之數。未能高飛遠舉，聊復爾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悟。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羞澁不解對人說窮，愈覺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且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骨，自應須有生意。西望門牆，立依依而已。

又書

亮自頃拜違鈞表，忽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几筵之側，每念崇恩，惟知感涕。去年温州進士戴溪行，嘗偕拜相府之書。不知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學之技，大類屠龍。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付之意，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又書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旌纛之還，便欲匍匐走伏鈞屏。環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遲回久之，始敢略見其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乎。庶可以不易服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門之日極少。請見之意，誠為僭率。謹除伏以聽鈞命，亮不任愧懼之至。

與周參政必大

亮不獲瞻拜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間，不到記室。今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愁瘁如鬼，所不忍見。今歲尚賴少稔，不爾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其責，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倦倦於為粥以食餓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末耳。為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餘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為是為變故也。自漢熙改元，歲事少稔，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為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為法，以議論為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騁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為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狂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為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盡。獨參政與元晦，雖以鎮之。參政又方協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且暮之不得食，是則為可恥矣。天下大計不迭參政之所思慮，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慮疎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必大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復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窮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冶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以年免上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強魂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兄弟接之江頭，攜持抵家。更一月始能啜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番病，意緒惘惘。殆不知身世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大號，晉乘國鈞。二十年海內所仰望而敬視者，一旦遂滿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古之學，平生經綸老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主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界之重，百年邱墟之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介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無量。亦嘗撰為駢儻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之皎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朝廷非復向來安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書語。念此意不可不達，故卒遣前，倘略賜鈞覽，不勝幸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人世者。宜可一筆勾斷，而耿耿者未易即滅。況在門牆之舊，豈便復緘口，又不取壞壞為壞，雖疊楮之恭，亦以為丞相既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後，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閑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達否。不但久遠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覺起立。雖未必真行，然亦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強半，伏惟燕處自適。天人交相，台候萬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嶙，氣象彫落。平生所謂學者，又皆播蕩無餘。但時見故舊，則能大笑而已。其為無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齒於牙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僂仆之。殆盡四海所仰望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覺夏夏然若不相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攬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關往來之機，患人無毒眼，精硬肩脾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甚念走上饒，因入崇安，但既作百姓，當此田疇時節，只得那過秋杪，始開作室甚宏麗。傳到上梁文，可知而知也。見元晦說，曾入去看，以為耳目所未會。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數間，大有鶴鶴肖鳳麟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聞往往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達否。此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一二字見及，甚幸。餘惟崇讓鼎，大據所藏，以決天下大計為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比詣台屏參謁，特蒙與道，所以慰藉之意良厚。皆非衰落之餘所敢當。既而欲真辭，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感。次且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為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嘉望，欲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雖不竟，而志實未泯。總其

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見善如己出。人疑荆州之亡。而忠亦自將。誓不與虜俱生。則先魏國為有所付矣。近者晦庵入奏。事侍郎適還。班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之。夫子所謂無香者。於侍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新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為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綿晚歲之好。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既貴。不敢引例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事荆州者。而自見於門下。幸甚。過望不可言。侍郎行登政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為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奄延還遯。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安眠善睡於都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戴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觀以聽餘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惓惓耿耿之情。未嘗不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與寢。敢祈為國尊護。以即禁林不次之除。發其所蘊。見於論思。幹旋鈞軸。以與天下同此福利。亮不任惓惓之禱。

又書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處下。以手足俱中風溼。不敢進調。既而嘗略具菓。乃辱報翰甚屬。及輶車出按。惠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一旦賁馳少異。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終是生硬不出情實。旁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之而不顧也。郎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廷羣公。猶復退避。出持使節。一路慷慨。其於都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跡淪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郎中欲納一世之才。高高下下。不使赫髮遺棄。亦欲忘其下體。而采其封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不然。則田光所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亮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尚不能自別於田間小孺。其他尙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望三百里。一出甚難。徒劇此情而已。若執事真以為可與言。或使輶出按台。溫道過天台。屬蕩。能賜一報。當策杖相從於山水間。為十日劇譚之款。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有栢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為作抱膝吟。朱元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光寵之乎。率爾千瀾。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回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閭朝危懼。田野隱憂。舉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怨。亮田野小夫。近嘗叨冒一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玉府之英。而當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二府給舍。盡讓侍從。則望之諸賢。食焉而怠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亮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暇以

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動榮及衛。至於滲骨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治之。可以無名。無勇功。治之於漸積。則藥力亦不重。人君以一身而臨天下。責於庶民。動息必知。根漸必覺。故君子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覺。至於經絡榮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為。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早辨耳。今猶及可辨也。諸賢何以追辨之乎。願門下肅遵時令。精調寢饋。以其扶天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不任惓惓之禱。

與范東叔龍圖

亮自頃一覽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都。自顧蹤跡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與令姪少約。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一到金陵。與章丈侍郎甚款。相羊泉石間。每玩所留字。必相與詠頌。恨望良久。章丈亦言。右司甚遲其來。失此良歡。尤用快悒。亮自七八月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賢君子。耿耿猶在。

又書

亮竊惟提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簪紳之表。文章議論。為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兩地。漢廷莫之或先。飄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懷然。而徘徊戀主之義。尙有可思者。持節湖外。彼民何其幸也。族兄君舉。遂獲同寮。託契至厚。今茲遊處其間。樂當不可涯。使輶聯聯得賢。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從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恨仰而已。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看人事對如何。泛泛君子。不足承當好運。庸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為彬陽判官。道出處下。義當伏謁。渠雖北人。今與亮為鄰。且三四年矣。亮非敢以一書為之先容。倘賜溫顏。垂接孤寒。小官生死萬幸。渠雖踈遠。調不善俯仰。蒞官十四五年。而舉者只一二人。生硬自信。可為一笑。右司加意憐之。固其所願。而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衆一到春官。包蓋至此。只欲為遮欄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閉與田夫野老為伍。無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能久留。綸渙一下。錄車鼎來。更冀崇護。寢饋終為四海一出。素蘊不勝千萬之禱。

與尤延之侍郎

比甯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暑。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遠。是夜便宿退居。次早即絕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用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朱元晦得祠。廟堂行道。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淡然。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開欲求外。周丈獨當政柄。何以使賢者至此乎。君舉。邈然與蠻夷為鄰。鬚毛斑斑。如舊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較。是非尚可以竊且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安。而亦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仲冬將復有京口之行。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問敢冀崇護。謹錄以對冕旒。異常之眷。亮不任至禱。

與吳益恭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久中間伯恭遞到婺州所留之文不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節推

行記得燈下寫時甚縷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又得梁節推書始知已出廣久矣甚念

一見深以不可得為慮臨行纔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旦復得君舉書亦知兄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

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大醉并亭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此間有召對指揮丈夫年

險五十始得一面天顏自不應復有爾輩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為必有非常遇合日日

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疏甚偉九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為器筮

之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待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十之親重人瘼滿之鄉乎若明以為告宜無有

不納乃欲待到關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

可乘之勢願吾儕之命試策不是當耳樂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此言甚可念也亮已為枯木

朽株矣雖即填溝壑固其分但胸中所懷千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為苦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

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為我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一闕并香一片押羅一端祈千百

之壽能為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舉之而還以醉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錄載端便決不浮沈

也未承集間千萬為久大之業厚自崇讓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詞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日秋高氣肅伏惟需次

有相台候動止萬福亮今年本無甚事但隨分過時節亦殊不覺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

命人自悼朋友過此皆言尊兄進德日異一日無不嘆服但亮終以為尊兄向者所有已自足以擅伏一

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得喪殆浮翳耳直須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羣山千萬疊無不拱

揖以為吾用雖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也番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雖左右前後亦撓

不著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祇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無奈他何也足以

致吾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為人一掃淨盡便無一事也雖然此非為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

比僕子回辱書為甚甚恐子宜兄相約會永嘉邑中又得前所附教其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

任耿耿後暑伏可畏諒惟需次有相台候動止萬福黃巖人約渠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

今已是過月必須到彼久矣建康書可便見示也示諭出處之意甚詳自北而南自南而北皆是總小功

之察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淮壖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饒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云云也亮不能

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為人所恕而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茲定免也大率

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時事棄兄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宜若

眼前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地論直到黃河一瀉千里之勢方無捺住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

能當人亦貴善於量已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閑居無用心處卻欲為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

闕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擗擗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之曲子之律可以奉

與鄭景元提幹 小小起伏願且安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磊度日想兄亦不待亮縷縷也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臥病宿留妻家又失伺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悵然

也家君甚以不能少具禮為歉象先遞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

間每以得失相關愛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自以為庶幾逆矣凡所

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略去獨憊憊於掩樓之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猛者此乃正合

所望耳安齋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甚欲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抵朋友書寒溫外要當有善

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為無謂豈省中魁本不足多但世道如此足為吾黨之

慶喜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久久矣自此遂出其為己者以為人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蹙足跌者亦不

少盛名之與古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冷環顧其中自為且不足天重

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為之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從子充侍郎處共飲促

又書 甚善亦適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承晤之日千萬為世道厚自崇讓至禱

膝對語幾於達旦平生之懷亦略盡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往念舊以求其新但三喪未舉朝暮在日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斷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無以見兄兄榮歸決當取道下里無更以紹興故人為辭甚欲得一見面鼓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兄橫驚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而況象先元賓子宜益之德備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能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住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已若猶未免宜無以見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無審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動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為此來幸甚亮方欲專道人忽有此便廷對在即天下事大略可觀矣順理而言主於愛君愛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皆其胸中事緩而切要而正可為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為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追歸太匆匆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尊用復何似報過二月十七日得旨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聽否當竟用三劄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對當有遇合之理此君踴躍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為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否專書往問安訊不知在何處安下君舉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爾也使乘以邊墨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諸人俱被召還新授頗顯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舉皆應有美除兄於儕輩中為最不立標準以故不為人所忌他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不能久久平過兄其意思所以自廣自非元惡大慙豈無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則居厚道甫皆前列但遺憾於肯望德遠應先耳肯望遠不免就銓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龍興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從矣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肯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外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大略不遺獨老僕頑然不為一世所錄尚能杯酒叫呼以度時節肯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為士為農為商皆踏地未穩天之困人事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復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業聞契兄與仲權石試喜極至於欲舞真所謂賴有此耳然其實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彌縫之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面路頭有曲有直有高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捷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略歸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以一身自為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釐之差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比見所答策佳甚子約以為聞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并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象先有些光景發得不盡雖思量精審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反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授之契兄光景

必當象先而發源間非無他人然光景為優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前轍可鑒但平生所學所謂公私兩字要當於此着眼使之攙起亂著亦可笑也已

復吳叔異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遽起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噴然長歎以為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踰伏里閭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敢狂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儻之文見龍熱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古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亮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為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為雖有文當與利口者爭長耳韓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為本故程氏以為倒學況其止於馳騁語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嘵嘵欲以陵轢一世有識者固俛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辯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顧其至此然而彼既不可曉雖與之辨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爾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為也均是人也所蘊固有出人意表者此不可以人論也邵堯夫百代之英豪其事事挺之一切供僕斷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為自辱至此必深見其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堂與將藉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屈百世之伸也子房不下取履則博浪沙中一俠士爾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其為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欲與聖賢參列豪傑爭長何暇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豈復與後生相率級耶爾所聞以答見龍之意不能視所施為報又甚稽緩乃多事之故而非敢慢也十日肯與景陽見臨尚得一笑之適其他量不足論

復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為一二朋友言之矣所恨匆匆途有建業之役不能求款以此慨然左右不憚於見過而有便輒與以書亮又不能一一尋便以答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既感且愧亮自十八九歲時即獲與君者諸老游其後一世賢豪往往皆不甚鄙棄之雖天資不如人處甚多而所聞見較亦不甚少要皆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盡而存者類半落無所用況若僕固難乎其免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十數年來才俊輩出而為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能不悔老不虛困如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禮曰甘受和白受采輕俊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賢而從子約游其孰能當之遠者大者其無以讓他人也久客倦甚姑寄此以謝來辱自餘尚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屬者於象先諸人處獲聞盛名竊知所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斯世者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為恨不謂慨然惠劉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敬歎而期與過厚使人發然

而不知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如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遇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人育之。不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置門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倘可以免。凡今所。數年前餘波之所濺。觸也。決不敢以是自沮。足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覺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僕為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詢以答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年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陸伏里閉。無從一望。手標。尙冀為道業自厚。行即非常。搬之。龍至。禱。

復諭謙父

亮素居不得謙父聲相與指畫。有疑執問。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杯酒之戲。親舊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率以為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圖敬從。下風以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誠疾。誠語不置。行。快哉快哉。近世之就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之餘。猶為痛癢。奮迅者久之。聞此玩釋。有疑不敢不以請。謙父以軼羣之才。遇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聲。節以采齊。使驥不稱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比後便郵不。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幸甚。

復黃伯起

自頃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矣。及得所惠書。方慨然自失。念未有以為答也。又以老婦欲葬其親。擾擾一兩月。今方息肩。又念亮陸沉不為世所比數。其何以重當世之俊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其次則淑其徒。不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為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也。養不才也。養不才也。養不才也。養不才也。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合鄉閭而求。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顧如亮者。其何以自補於足下。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願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學為老農老圃者也。足下肯訪之於畦圃之間。使亮放鋤。班荆而相與坐焉。取古人之詩。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聽之。而或有感。庶乎有以。願足下見望之始。庶不亮猶可以稱愛賢樂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圖之。來人立稟。答書。草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為謝。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一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身。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為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單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浴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適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適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曾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為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澗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為甚逸也今農之情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澗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度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為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為歲可常也不改其情而懇請之數顧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為之儲則既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情猶習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特賜

祐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為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適其心以為兼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為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與仁澤人利物而不斬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稿死糞枯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為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為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室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為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洙洙女縵縵女縵縵謹以家祿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會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禦障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會祖妣姑妣相依為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簿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為福其在汝是其為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皇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獄寺實為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實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亮真能為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購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珍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為偽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洙洙女縵縵女縵縵等謹以家祿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為童汝能以為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倦倦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卑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愧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肯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倏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有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為誓親不能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每或有在瞻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為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為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繁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去去國忽忽自古尚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為公曠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攪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災崑岡玉不易為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遺愛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命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情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容無底止通國

風勝公以死半屹然中時。所遺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為。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為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為之避路及晚登廟廊。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慰言。炯炯此心。實昭于天。亮昔童童。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擗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患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醑之可遺。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尚為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為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靈。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為師表者。執貧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塊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起舞。往往自以為一世之雄。至於山顛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香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話言從容。心滿意極。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事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時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渣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柩。惓惓此心。有如曠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祖及國家盛時。為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為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既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肯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祖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既哀我叔祖。又念我祖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格來來歎。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踴躍而行。為此邂逅。恍若錦旌。同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嗚呼。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嗚呼。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蜚蜚之氓耶。天不可以人間。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雖去國之不較。事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與廢。不可以人事為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醉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淚。

祭張師古司戶文

惟君逸舉。拔出之才。遠往不脛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及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緊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我雖逆境之艱。亦康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醴。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事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困我於物。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機。卷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弱。君獨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覺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辨斯事於息。俾浮餘之遠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與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償之。高目下耳。會應有付。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實志以致。識者無不為公惜之。而公之既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次固不應屬之妻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為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事使吾女不自振。無事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屬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為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為困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差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躡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實之遺首。衆譁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也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酹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尚其懋哉。衆不可宣。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難。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乘半濟。未有如此。倏與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既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聲譽有制。徐移收斂。剝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為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倘備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事尚苛細。誅強勸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非。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見之義。彼此才冠。冀為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因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撥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為之制。曰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又曰。十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即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間。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嗚呼。嗚呼。痛哉。嗚呼。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為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既已毒及我先君矣。非不克自力。乃從人貨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竊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即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爾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怠。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尚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敏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東溼。讓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日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算。公於其間。不折以愷。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下順。天亦為慮。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鬻者驚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漉酒一盞。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為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藏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為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後發先至。為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為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事問崇卑。不登坡壘。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因囚繫。死生毫釐。尚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為。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遠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絨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域。我亦漠然。甘與世遠。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跛。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為貴。聖以此聖。福安得偽。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為士。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既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為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贊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支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覲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為難。世俗謂之過舉。屬儉謙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繪紙。鑄於末俗。具脯果酒。殺於蠶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尚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會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入

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失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聘詩章之俊。刀筆鋒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史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聞者闕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語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安自菲薄。君既強仕。而豈應廢其顛頑。俄因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忘。尚諸兒之可恃。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浪浪。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為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君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並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陸陸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避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隙隙險險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向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即。不恤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為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聞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纏綿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鳴背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酌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尚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為人道有終之託。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遠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與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已。非以子之過。過我不啻骨肉。而因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為而遭此耶。少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厭其心。藹藹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草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

至難之才。而人惡其遠世。刻意不傳之學。而人惡其厲己。賸賢零落殆盡。天獨許其後死。意者將有所為也。而乃使之以六十之叟。而哭子耶。嗚呼。慘矣。壽矣。如我之不肖。不祥。而猶未死於繯絏者。是眞所謂幸耳。若子之不幸。其曠當何時而已耶。酬子金華。誰與對勸。遣祭三衢。徒有隱痛。不幸之悲。今古所共。翁亦慨然。孫可事奉。天人之機。懼其錯綜。文不能哀。將幣以送。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為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幾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淚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不昧。意則昭然。

祭何子剛文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貨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舉。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恃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為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東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禮遇。杯酒之殷勤。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閉公之德誼特多。嘗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隨後生之自肆。瞻前輩之日淪。酌斗酒於隻雞。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尚臨風而隕涕。

祭陳肖夫文

嗚呼。時學入骨。時文入髓。兄曰吾弟。父詔其子。以此而生。以此而死。從者如雲。得者事幾。其初不悟。謂未工耳。工矣。云何。不遭至此。使爾遺乎。其將何以。以斷國論。以謀王體。向之所學。乃今為累。天乎。人乎。家國所繫。念此痛心。力薄無似。欲就時學。附以正理。挽不可回。為此追遞。分守移換。專妨祿利。彼頑者何。面從背棄。予教嬰孩。尋行數字。僅能把筆。初守終。竟成孤立。相望惟爾。以爾之才。挾爾之氣。橫驚長驅。始充爾志。一句一言。以古自詭。一字一畫。於今必異。母教兄督。人非友。雖余亦曰。少不為貴。子獨不然。曾西所畏。今幾何時。黃之入地。善不留種。墜此老淚。天亦徇俗。余事不悖。嗚呼。肖夫。子真死矣。有相聞問。時已後矣。奔走未寧。疾病隨至。子盾安在。義當一酌。酌而可遣。則已久矣。日復一日。義安在矣。抑其初心。敬從遺教。嗚呼。肖夫。必不我罪。俯仰隨時。不死何謂。如子之死。於彼乎。愧。踞壽顏。天第相寬。會逢其適。千古之涕。

祭周賢童文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為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觀也。聞者闕焉。而君惠顧不靳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為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與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

擔未及地而死不能以一時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為世所積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滿六十而余少九歲亦真薄也。豈生既有關於君而死乃為此惡也。亦傷夫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在。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祭喻夏卿文

嗚呼。家喪長老。鄉失耆舊。斯倉斯箱。亦既曰富。引養引恬。亦非不壽。與人無爭。以德則茂。終身無疾。以福則厚。羣兒斑白。侍立左右。諸孫滿前。一經各授。場屋較藝。或居選首。族子羣起。能名輻輳。君為一笑。歲晚樽酒。八十年間。何所不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詰曲稱心。亦惟其偶。君固自知。法常得後。盡其天年。既全所受。云胡今者。往往心疾。天行有終。人望彌久。空其一鄉。一家之候。氣象凋落。事當大經。官稱日閒。遠彼俊秀。驟然鎮重。若何架漏。淚涕橫臆。非以邂逅。百感交集。微我有咎。親固共哀。誰識香臭。以其寸誠。見之觴豆。苟事皆然。何力可救。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為家之肥。比於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泐新規。君家錫館。乘龍是宜。子亦自奮。輝映旁支。君方婆娑。不與世遠。六十非天。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輒情話。寧此心期。我因囚繫。莫哭。繼惟。皇草若何。辭此無辭。

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威必有應。末亦有賞。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連。所遭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為子請。我獨僅存。末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幼婦弱。莫適與就。張官置吏。禮樂刑政。事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彌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乘乎。天豈易勝。我脫囚繫。理亦炳炳。為子少須。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竝。念子無窮。雙淚交迸。

祭妹夫周英伯文

嗚呼。我先人蓋寡兄弟。而吾母惟女弟一人。零丁孤苦。相與為命。而卒歸于周者。英伯之母也。故英伯之女兒。復歸吾弟。而吾妹長英伯九歲。吾母亦許以歸英伯者。欲使姻戚之義。相聯於無窮。而親愛之至也。吾母棄諸孤七八年。英伯漸長。而吾妹竟歸之。不敢食吾母之成言也。故英伯少學於我。而欲以武事自詭者。蓋其資性之所宜也。志既不遂。而自力家事。以克用裕。使吾妹無旦暮之憂者。盡其心力之所至也。時節相存。緩急相周。蠶織竹頭木屑。亦有以應吾之須者。篇吾妹之分義於我也。木石隨在。而辦椽瓦。隨用而足。別為此室。慮以煥然一新者。分賢尊之憂。實於身也。尊既下世。子亦隨往。寡妻弱子。遺失所仗。得罪當路。我因羅網。忍死自明。照臨在上。狸狂孤隻。旁無族黨。子既去我。誰任執掌。吾妹憂思。相從散忱。

我存安用。事亦可想。終喪致哀。有負靈爽。當與令子。行營高飲。死則同穴。愛此尋丈。灑酒昭誠。魂其來爰。

祭胡彥功墓文

少驅馳於宦牒。晚推遷於事故。徒夢寐於英游。卒弭心於農圃。蓋蓬坎而輒止。豈不遇而故去。嗟有才其焉。用期不墜於門戶。謂人生其何為。倘不貴而即富。通閭里之有無。共值僕之甘苦。既弟昆於戚黨。爰骨肉其所部。時一平於曲直。亦何求於勝負。實在我而有餘。宜於人而無惡。俄死生之異變。均涕泣於行路。念得此者。幾人。雖百身而莫取。尚慨想於平生。爰灑酒於堆土。惟此願之未償。孤疇昔之青願。忘夜雪之漫山。迺北風而離語。冀英爽之昭然。鑒精誠而弗吐。

祭俞景山文

嗚呼。生必父母。成必師友。死必妻子。葬必里閭。此天地生生之常理。而未。有知其由來者也。以子之端慤。靜默。知有書卷。而不知有天地之大。日月之過前。知有朋友。而不知父母之遠離。家室之不可已。此其為志。豈小。而儼然臥病於百數十里之外。死以屬諸朋友。而葬以累其父兄。使天地生生之理。顛倒而不可知。抑其所謂不可知者。止此。而子獨偶逢其適耶。何其所遇之慘也。雖然。比夫客死於不可知之地者。其魂猶為有所依矣。死於我乎。斂。弔於我乎。哭。朋友故舊。觴酒。豆肉。子魂在何。亦就乎木。舉柩。即路。有兄有叔。

祭何茂材文

惟君碩大。充偉。儼然老成。端莊恭儉。以託後生。善多於財。實浮於聲。前輩遠矣。見此儀型。云胡渣然。使我失驚。衆所睹者。黃金滿籬。我獨知之。教子一經。我固欲倒。而風不停。二年囚繫。莫弔。君靈。莫有宿草。我心未明。一還將之。廓然此情。

易以一代人物風流盡矣。生也何為莫解此理。彼豈無人權非書耳。昔兄之存。衆慕如蟻。我獨從橫。無所網紀。如彼扁舟亂流而濟。觀者鑿然。我行如砥。事固多變。中江乃爾。三日新婦。請從今始。念此哽咽。淚落如洗。卮酒豆肉。非以為禮。

祭妻父何茂宏文

嗚呼。既有生。安得無死。自死自生。滔滔皆是。生既非真。死亦云妄。超出死生。是名實相。惟彼聖賢。其道則殊。不使生死。總之為虛。生不如生。塵鹿與俱。死則死矣。木石之枯。生事愛敬。死事哀感。人道始終。一用其極。前賢未辨。我任其責。貴苟在我。有死無易。昔公少年。相父起家。食不厭藟。衣不慕華。父死。我在事。靡有他。或費或蓄。先志未遐。欲知其人。視其家道。以其餘力。發為辭藻。兩登薦書。門戶華好。迭用有成。難弟敏妙。家日昌矣。而弟遽亡。弟有遺責。併此乎當。同時孰在。彼俊者。郎筆視其間。而視茫茫。既老未休。心非外慕。不靈之嗟。莫求其故。縱不尊榮。終此大數。無事少留。觀我常度。唯公平生。皎然不欺。質直敢前。恭儉自持。無疾而逝。胡寧有疑。死生大矣。不足與移。某獨何為。感念昔者。託我以女。匪其可且。幸能謀食。於道未也。晚蒙公知。異禮是假。言疏意拙。忠故不捨。二十年間。付之土直。持此丹心。對越泉下。尙想音容。酒傾淚灑。

祭石天民知軍文

嗚呼。高才辨智。孰與強力為善。博學多能。孰與蘊藉風流。故天下之士。有以自負而取名。自足而善謀。未若無挾而好脩。淡然而不恃。不求者也。嗚呼。天下而有若人。則薄劣不能汗。纖碎不能留。小諛不能表。其子子。鄉原不能致。其網繆。當與一世混流。而揚波。枝葉婆娑。而根是培。屹然而山立。備然而天遊者也。嗚呼。此吾天民所以單行於士林之表。平平而坦坦。容容而休休者乎。英風義槩。足以激懦而起偷。美意仁心。足以律貪而鎮浮。書冊未嘗不親。而書味厭厭。而優柔。事體未嘗不具。而事情反覆。而咨諏。聖賢不傳之學。豪傑經遠之猷。兼該衆美。而默然以未善為憂。推先一輩。而退然與後學為儔。此吾夫子所以嘆任重而道遠。而韓子貴於責己。重以同者也。嗚呼。天民豈復有一事之可憾。而不足以乘一障於遐陬乎。樞庭一屬。與夫治中別駕。乃足以盡其平生而酬之乎。吾不得質諸幽也。嗚呼。得兄凶問。京口行舟。審吾元卿。北關渡頭。歸未弛擔。負薪是尤。賢子訃告。我病不瘳。日臥于牀。自夏徂秋。置其既安。困於敵讎。二年之間。一半為囚。自餘奔走。人扼其喉。兄喪既終。我頭未抽。墓有宿草。老淚漸收。我雖僅存。豺虎是投。來飲我酒。尙如生。不生死遺。憾付之牢愁。跡雖易考。事終可羞。兄亦慨然歸安此邱。

衆祭潘用和文

嗚呼。鄉里親戚。朋友故舊。此人情之至隆。而人道之所繇立也。歲時無事。杯酒相命。劇談滿引。快諧笑謔。醉倒而不相責。禮其尤親者。則有筆硯文字之好。上窮千古。下極目前。碎事以致其切磋琢磨之意。此人情之至款。而人道之所繇成也。俄而於朋輩之中。奪其一人而去。使其徒回皇四望。而目瞪舌彊。不知所以為策。徒能涕淚四垂。各道其平時惻款。歎愛之淺深。以為幽明契闊之候。此人情之至悲。而人道之所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四

祭文

祭呂東萊文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墨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半夜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閒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罹於未疾。喜未替於饑刑。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餘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人之云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渺方來之難恃。尙既往之有靈。

又祭呂東萊文

惟兄天資之高。地望之最。學力之深。心事之偉。無一不具。其來未已。辜賢凋謝。屹然山峙。兄又棄去。我存

蘇極也。平時朋類相從，頽然無所。是非於其間，使爭心消伏而不見。惟吾用和是賴，而何以首當此禍耶。豈吉凶皆非善惡之謂，而所遭特顯其臨時耶。千卷之書，獨不如生前一杯酒。此吾徒所以為用和千古之嘆，而寂寞身後之名，要亦何足深計耶。八人之中，惟顏年相若，惟齒最少，同堂合哭，以哀亡者之相去一世，不知悲樂憂歡，故何時而遂已耶。生無所取，死無所愧，哀哀用和，致此一醉。

祭章孟容文

嗚呼！盛衰生死，固天地之常經，而悲喜哀樂，遂出乎其間者，亦情之正也。如君父子，雖相隔以取科目，而先公遂以才望入御史府，登法從查，可謂一時之盛者。及其以不合得罪，罪方釋而死，及之君，徒小試州縣，而亦繼以死。行道之人，為之酸辛而感涕，而況於君之母兄若弟若子乎。念昔見君，粲然在疚，撫胸呼天，天不我覆，余亦悲哽，慙不能救。今又幾時，來告君訃，盛衰相尋，如夕與晝，適其甚者，與君先後，余聞君疾之未病也，語其子以苟不可諱，勿用老佛之教，以污我及其隨，夜分歎語，今且死矣，遂從吾父，所可憾者，棺未入土，禮壞干載，喪尤非古，如君之志，聖賢所與，君盲在耳，而子忍負我，欲哭君，既行而沮，昔君屬子，於予何取，麻幾幡然而過，可補祭奠，然前英靈鑒否。

祭孫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乖其所恃，念子之初，亦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備於才，備其能而奮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為可貴，子方以名為可求，余獨以命為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震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安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霸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直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涕也。嗚來者之未涯，傷嗚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為九泉之慰。

祭祭孫冲季文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也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執避執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酒，如在吾旁，所謂學者，帝霸皇王，追念此志，有深益匪爾，友成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沒身不忘，道過爾墓，恨望斯闕，千載吾銘，歸安其窆。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為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輩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恍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一復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為傑然，而既親且舊，其喜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第何為萬事冰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鏡然，萬哀一奠。

祭妻弟何少嘉文

嗚呼！恩莫隆於姻戚，義莫重於朋友，民之秉彝，士有常守，類而聚之，各從其厚，聯而合之，既厚且久，聖賢所謂捨是則否，我與子姻戚也，而講論辯說，我為子剖，子於我朋友也，而患難倉卒，子獨我救，緩則游從，急則奔走，不期而應，如左右手，我寡兄弟，賴子以沒首，世俗道薄，賴子以遮醜，天胡不仁，為此舛謬，夜半負舟疾馳，恐後，古亦有之，顏天跼蹐，獨子遺乎，亦我有咎，嗚呼！此其禍變，豈復吾之始慮耶，以子之平生，亦何以致此荼苦，耶事母能以色養，至於左右之無違，事兄不以病替，至於憂喜之無忤，敬其弱妻而裏言不用，撫其幼妹，而恩意孔昭，尚賢睦族，以任門戶，敬老慈憐，愛及行路人，為我役，謹其喜怒，人食吾利，同其欲惡，節彼我飾，行以內恕，年未三十，動有常德，仰止聖賢，行矣而著，胚胎既成，軒輅呈露，子之望我，亦以此故，我困禍患，失其故步，子抱不滿，交臂而去，道之云遠，人遇其遠，非道弘人，歸咎無所，百爾所思，豈亦有數，我辭非悲，我淚如雨，有知無知，一息千古。

祭徐子宜父文

前賢既遠，源流莫繼，卓彼諸儒，尋廢起墜，後先相望，曰同而異，歲晏屹然，惟公之子，非子之能，於公實似，言取其信，動必以理，孝友慈恕，儉恭和粹，饑刑後未，子鍾其美，枝葉扶疎，有本如是，子登王朝，日躋廡仕，羣公相敬，資以行志，退食從容，教忠無愧，朱衣銀魚，寵褒沓至，何如蒼天，成此永噴，道之云遠，幾人能遂，無以考祥，易視其履，公雖邁邁，道則自邇，盡道為難，從公則易，進退莫安，死生孰計，終天之痛，惟子之瘁，子曰已哉，朋友則未，相與盡哀，繼以寬嘗，嗟乎公哉，非以私意，庶幾饗之一觴之醉。

祭陳聖嘉父承務文

嗚呼！昔我先祖，以氣自豪，公方錄一縣之事，歲時相往來，以同宗故，甚相好也，我先君與公之子，生同歲，少同學，而不肖無狀，因得被族屬以自附，聞公之喪，匍匐哀慟，若已有之，比其葬也，亦復効薄奠，以載其區區之意，非無從而至此也，惟公早稱善人，晚錫爵命，念平生細大之事，莫或自欺，雖一死契闊之餘，故應無憾，有昭靈靈，樂舉余觴。

祭凌正仲父文

惟君力足以自拔，而志念不出於鄉閭，才足以資世，而事業止闕乎門戶，孝友慈愛，人無閒言，規矩準繩，身有常則，富而好禮，惠以使人，子有一於是乎，吾必謂之學矣，居雖異縣，心則知君，及夫事變之驚悼，困於禍患之奔走，意料不到，倉卒何關，聞君之喪，嗟已後時，哭君之柩，沮於及境，徒有遺憾，夫復何言，一醉之哀，半歲而道，昔者君之子，姓多不見，鄙故論君之平生，獨為甚詳，魂乎來歆，首也無愧。

祭王木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民執貴，士爭好修，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正則，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則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奕猶，謂彼茅容，少見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錄，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撥蠶科，或官退隱，我獨窮甚，豺狼是投，賈子何為，逆風撐舟，公亦厭之一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

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爲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事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鄙文侑奠。以享諸幽。

祭彭子復父文

嗚呼。生稱善人。死表於墓。曰處士之墓。古人務實而不務裝飾。所以貽範於其鄉也。衆之本教曰孝。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古之人爲人子者。由微而至著。所以達其父於天下也。如公之父子。蓋亦庶幾於無遺憾矣。七品之服。以爲封千里之寄。以爲養夫婦相對。子女無缺。而相羊於七十五歲之間。天之報施。亦豈徒然哉。昔公之子。初官金華。我從之游。道義靡他。拜公堂上。質實無瑕。從容二林。相與如家。子登朝列。公壽方遐。我困囚繫。公天一涯。死生禍福。相去有差。晚節末路。共此曠野。墓有宿草。計程則賒。雖死不朽。是耶非耶。情則至矣。儀匪靖嘉。隨風一酌。涕淚交加。

祭金伯清父文

嗚呼。讀書取於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此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導其奢。設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動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當。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清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在。而變化之周旋。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曠昔之樽酒。爲今茲之辭嘉。謂冥漠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余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誇。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祭王天若父母文

嗚呼。富善好德。康寧考終。此所謂五福。而權勢榮華。不與焉。蓋五福上下之所通有。爲人者不可不自勉。以待正命也。如君之伉儷。雖不至於期頤之壽。然富而好禮。平時無甚疾病。而以令終。先後一年。而相從於地下。而又有子以似之。其於五福。蓋亦庶幾於備矣。亮之於君。居雖異郡。而壤地相接。聲問相通。雖不親其丰標。而審其平生。敬其吉德。曾未得握手接殷勤。而君之禍以訃來。亦嘗爲君之子。驚悼失聲矣。禍患奔走。欲一遺慰。未能也。而君又以訃聞。嗟乎傷哉。如君雖可以無憾。而人子之心。事之中道。鄰壤之敬。失之須臾。其爲傷嗟。事有窮已。一奠併致。寸誠孔昭。靈其有知。我亦出涕。弔君之子。惟後是圖。

祭王文卿父母文

嗚呼。昔我諸兄。與其鄉人諸友。及從先公游。磨礱乎道義。而服膺其家範之懿。至今在耳。歷歷也。及公之身。稍愈厚。而收愈薄。克有賢配。以無忘先公之訓。惟我二人。獲與諸子周旋。先世之德。至是而愈文矣。天之報施。寧與人合。變化倚伏。一闕一闢。夫婦繼亡。有來或過。何以占之。送車難香。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五

祭文

祭妻祖母夫人王氏文

嗚呼。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夫人之勤。始終若一。豈徒以起家之不可安乎。室無妄用。則男子無苟取之心。夫人之儉。不聞於有無。豈徒以貧富之不可常乎。至於察人之所不察。而闢內之情。畢見。愛人之所不愛。而一家之勢。常平。此所以夫不勉而正。子不督而賢。聞言不卻。而息長幼不約。而親。而天下之爲人婦。爲人母。標行義以自見者。比夫人蓋猶未足以爲賢也。生不願知於人。死不見著於史。惟餘此心。無成有美。矧亮不肯。烏知夫人亮質有婦。夫人之孫。十年登堂。誨言在耳。因跡以觀。其平如砥。昔亮之窮。棄不足論。夫人撫之。梯袍之溫。一飽有時。解顏以喜。感念之恩。如實出已。年餘八十。德浮於年。哭不可留。路及九泉。

祭姨母周夫人黃氏文

嗚呼。昔我外大父六男二女。而我先祖妣實外大父之女弟也。故許以女歸我先君。而外大父母相繼卽世。於其中間。六男摧落無餘。故我姨母幼育於我先祖妣。及笄乃歸周氏。然後黃氏所存。惟二女而已。我先妣每念及此。輒不欲生。歲時祭享。遂託於陳氏亮自幼時。固已識我先妣之感。憂。常權力之不足以任。

其後也。未幾，我先妣以盛年棄我諸孤，弟妹交託於周氏，亦惟我姨母是撫，不獨黃氏之責，萃於姨母之一身。天下閔凶，我姨母復得未疾，藉以藥物自扶，每力疾而語亮曰：汝克自立，我姊賴汝以瞑目。然黃氏於茲盡矣，汝母事無遺愛乎？亮投淚以告，方扶持百年，是望母為是不祥之言，然心亦憂之，不圖其遂至此也。天乎！酷哉！天乎！痛哉！以亮之不肖，懼將遂墜陳氏，其能保有黃氏之墳墓，而養其鬼神，以安我母我姨母之靈於百年乎？念我姨母，如我母存，死而可代，敢愛此身，今其已矣，責將誰分？長慟大號，告我後人。

祭妻叔母喻氏文

嗚呼！念不肖之嚙，昔嘗受知於夫君，妻以其兄之子，教以古人之文，雖有孤於此，豈不懷於過恩？俄永隔於生死，無所効於賤貧，惟胸中之耿耿，蓋可質於明神。晚抽頭於病患，幸日暮之晏溫，事夫君而不及有夫人之尚存，願歸彌之再拜，終此禮於千春。事夫人之盛德，使我志之莫伸，環親戚而聚弔，獨計昔之後，聞雖本末之可察，年長短之易論，望新靈而哽噎，話往事以酸辛，尚至心之可恃，與薄奠而共陳，豈多言之自解，庶或格於尊魂。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實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事望生全，孰為此者？嗚呼！蒼天栽培，倍獲，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為之後先，吉凶禍福，則問所惑，雖怨不懲，其終不偏，天人相因，繩牽絲連，衛太夫人和柔靜淵，夫婦如賓，齊吉，獨衣不慕修，惡其敝穿，食取則足，惟其潔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鑄鍊而較，莫我扳援，先德如此，厥有緣緣，子心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堪，安得形管，大此幽鑄，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厲之薈種。

祭徐子才母夫人文

嗚呼！天之運行，為有常人之所望，為無已，年踰八十，身為命婦，康強無疾，奄然而逝，世之得此，其能幾人？天之報施，亦不薄矣，子有盛名，方為時用，擊其才具，欲飛輓止，高高在上，事固難量，人之所期，豈有窮哉？天非獨吝，人非無厭，天不如是，則不足以言天，人不如是，則不足以為人，送車千輛，祭者數百人，交有淺深，義有厚薄，或哀或念，其情如一，行路觀者，為之太息，死生之際，無一可憾，人各有心，非力可取，地道無成，固有終矣，安歸于土，惟善惟最。

祭葉正則母夫人文

嗚呼！昔余識夫人之子於穉年，固已得其昂霄擊壑之氣，自其客居永康，每一食未嘗不東向懷然，有時繼以淚下，曰：吾家甚貧，而吾母病，飲食醫藥，宜如何辦？又以勞吾父之心，吾將何以為人子？余於是時雖未獲登堂之拜，固知夫人之甚慈其子，而為之子者，固自為可，且余有父不能養，余甚有愧焉。數年以來，夫人之子，大放於古今之書，凡聖賢之用心，與夫後來英雄豪傑之行，事觀其會通，而得之所以與時偕行者，於是四海友朋，如夫人之子者，可以一二數，而天下之人，有以觀夫人之為人母也，既而夫人之子，

又以甲科歸拜其親於庭，併世俗之所謂榮者而竝得之，人皆謂夫人之疾，宜自是脫然，而竟以不救，豈世俗之是非休戚，一不以摻其心，而蘇疾至死，一自有條理耶？疾與死，非人力之所可為，而所可為者，夫人既加於人一等矣，常情之遺憾，又何以陳之夫人之前耶？然夫婦母子，人之至情，死生之際，不可以理譬解，夫人之子，與其父宜何以為心，而朋友之涕，亦不自知其潛然也。重闕一水，寓哀於文，匍匐之救，有觀古人。

祭趙尉母夫人文 師且

嗚呼！三釜及親，捧檄而喜，仕非為貧，亦以養耳，孰不生男，其成有幾，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吁嗟！夫人亦既有子，人事好乖，欲飛屢止，千尋之木，困嘗在始，及其千霄，條達自遂，君子知之，順變以俟，亡者安焉，身後無愧，賈及九泉，形管有煥，登堂莫及，聞風而起，歸旆翩翩，道出下里，徬之淡旬，失之寸晷，一奠之敬，竟成追致，交道之難，難於生死。

祭王道甫母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赴官，三年簿領，一月朝行，而徑膺千里專城之寄，板輿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羣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喪車之行，識者以為大哀，人之隱憂，子之巨創，交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獨不可以八十九乎？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為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為此泉兀，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秒忽，某向與令子為珉，迷之相期，晚節末路，蓋管華之異向，跡雖小戾，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令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祭錢伯同母碩人文

嗚呼！大家世族，垂三百年，方其盛時，二浙惟錢，被兵日少，有此山川，尺寸必爭，俄而華顛，乘如敵履，聖明當天，祿以報功，位以象賢，著忠令甲，吳實與肩，代不乏人，母儀是先，瞻惟后族，和柔靜淵，女美夙著，女訓素綱，有德有容，衣此華鮮，有禮有節，夔夫雍雍，齊實吾偶，作配其緣，生兒大佳，胎教固然，兒亦自力，取友心端，有聞于朝，進服班聯，持節分符，于善于宜，風采聞見，仁愛則專，板輿有教，奉以周旋，庶幾色養，不為變遷，天子曰：歸，起我詳延，綵戲之樂，所居而安，子心罔極，福無十全，登進方隆，忍此棄捐，嗟爾封部，遺愛在焉，豈我一夫，為是惓惓，弔死唁生，因於拘繫，祥除伊邇，寧發懸言，一奠之誠，不懈愈虔，天運參差，惟偏非偏。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婦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微，板輿東西，廬屋終始，年踰八十，為人子者，事有滿時，命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耳，雖天報之未殞，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阻其克堪，此實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舉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嗚呼。盛衰消長。相尋於無窮。是非毀譽。交發而未定。此世人之所共歎。而君子以爲有命。方夫人之盛年。悼其夫之已竟。念二子之何學。事利名之足競。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朝。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鷹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曲於崔嵬。無幾微於踰禮。宜世道之有關。詎門戶之私慶。以還報於地下。謂締德其特盛。會歲月之幾何。掩風波之變。進彼山立。其何罪。隳夫人而目。且此踰禮。而不已。遂得名於不令。矧窮達之小異。豈平生之退讓。噫。夫人其何爲。與此變而俱病。雖自古之或然。冀天定之能勝。不然。則盛衰消長。是非毀譽。乃足以汨人之正性也。耶。人欲若浮。天理如壘。物必有對。鸞鳳巢。其順其背。或掩或映。參差不齊。於終必稱受命於天。惟舜也。正長公有知。告我曰。敬其存。謂何。壺亦自增。逝者如斯。萬事隨。頤委曲則巧。直情則徑。匪八可欺。事我不佞。尊魂如在。雖幽不情。揭虔安靈。斯言有證。

祭邱宗卿母碩人臧氏文

嗚呼。母子之愛。不出於閨門。而足以闢天地之造。閨闈之懿。不出於鄉閭。而足以起薄海之敬。此其輕重繫之人。而真足謂人者。固未易以一二數。雖隱德幽光。亦將不期而暴白也。一世人物之英。百年廊廟之具。而碩人生之。豈不有關於天地之造乎。三品榮貴之養。上壽康寧之福。而碩人享之。豈不遂起薄海之敬乎。碩人之婦道。固天下之爲人婦者所取以爲法。碩人之母儀。而天下之爲人母者。雖欲想望其庶幾而不可得。使盡發其平昔之所有。則碩人之不朽。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終天之痛。人子之心。豈有窮哉。宿草之哭。封部之人。其哀如此。仰惟靈誠。俯鑒精誠。盡以餘悲。泄之一奠。

祭盧欽叔母夫人文

嗚呼。多男之祝。聖人不棄。則百斯男。徵音執嗣。兩姓之合。似續爲貴。琴瑟既調。男多受祉。嗟惟夫人。尅意絲泉。祭祀酒食。既嘉且旨。家道用裕。人心不貳。開厥後來。相導以理。一男克立。問學自詭。聲問昭宜。亦母之美。或幹其纜。或尙其事。諸男森然。分頭竝起。百足之蟲。不僵其死。死而不亡。亦惟有子。閨內之懿。聞於井里。曰夫既行。今亦往矣。人壽有涯。子心罔既。死生大變。孰可寬管。號呼蒼天。感念終始。一哀出涕。朋友之義。我困于囚。義亦凋悴。追作此文。尙千萬祀。

祭蔡行之母太恭人文

嗚呼。以太恭人之盛德。而不及竟壽考。以成子之養。以令子之純孝。而不及登華要。以致養其母。此朝士大夫之所共歎。朋友之所爲流涕。而天之所以爲天。其不可知者。類如此也。雖然。太恭人之壽及中矣。令子亦有列於朝矣。夫君既沒。盤齊家道。母子相與爲命。以致菽水之歡者。又數年於此矣。諸子稍稍自見頭角。而爲母爲兄者。亦庶幾可以無負矣。等而下之。較之。雖太恭人之母子。所以自盡者。甚至而天之所以報人者。亦不至於甚。屢屢而不可合也。五福之難全。其來非一日。而一事之稱心。亦有以自歸於九泉。況其可以自寬者。不既已多乎。歸從夫君。而兩愛子左右之。責當門戶。而四兄弟先後之。死者無所憾。生者未易舉。朋友之救不能。旬。樽酒之酌有如。儼曰。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嗚呼。夫人事夫有禮。而不同其老。教子有法。而不及其成。望有所止。而事固難平。雖助緝其家。始末之可念。然康強以老。死生之可驚。寒暑不能無代。望不能無虧。盈人生不能無欲。有欲不能不爭。苟在我有自安之分。則在人無不盡之情。終天之痛。聖人以三年爲斷。顯揚之孝。人子以終身爲憑。恍吉祭之有日。必揭虔而安壘。積一尊之奇禍。平大義於平生。尚時日之可考。備素心之易明。寓不足於薄少。徒踏然於涕零。悵音容之已遠。寧馨款之或聆。庶彤管之可恃。豈龜趺之足徵。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婚職是襄。外餉賓客。內謹蒸嘗。必敬必戒。頃刻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瞻惟夫君。以志自強。藏經巨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若。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

祭凌存仲母夫人文

閨門懿行。足以爲世母儀。死生大節。足以配古列婦。第知有子之可恃。亦以聽天之所爲。門戶方與。世皆知其爲陽報。庭除日美。人亦願其以壽終。胡不百年。究此大數。無事一夕。困於小病。樹欲息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昊天罔極。從古難言。朋友之哀。託文以訴。

祭葉正則外母高恭人翁氏文

嗚呼。惟恭人生長。儒素。孺子勤門。匪惟勤門。國之感德。德尙多有。貴無與倫。方其盛時。震動靈神。中更多事。散而之温。大家世族。能幾人存。粵其存者。往往瓜分。各求其配。惟德是論。恭人宜之。豈適王孫。亦惟其德。相待如賓。自飭以禮。自督以勤。再立門戶。其命維新。賢士大夫。以類而親。有酒既旨。有殺既珍。爰多受社。以友輔仁。相夫至此。有終則坤。云胡不淑。遠以計聞。使其夫子。號叫云云。恭人甥館。第一輩人。亮忝交久。義同弟昆。一奠致哀。詎曰無因。恭人愛之以誠。非文。

祭妻姑劉夫人文

嗚呼。夫人有兄女爲我婦。諸孤是以謗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既悉吐。云胡今者。猶此驚呼。所不忍見。輻輳即路。萬事瓦解。音容莫覩。五十餘年。遂爲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敬致無所。慟且出涕。皆以此故。兄女昔者。固嘗奔計。余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葬其母。湖風而號。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權失常度。醵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魂猶有據。是耶非耶。母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兒女。遇有海錯。惠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語。今亦稍稍。以登于俎。尙如平生。以享此不千古。話說。何時可茹。

祭妹文

昔吾母十四歲而生我。又二年而生汝。次兄。又二年而一男不育。明年遂生汝。自是不復有子。比我年二

十有三而吾母以盛年棄諸孤而去。未終喪而吾父以望里困於囚繫。我王父王母憂思成疾。相次遂嘗不起。三喪在殯。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長富室。權此奇禍。其家竟取以歸。吾弟亦挾其妻而苟活於道旁之小舍。獨汝與一婢。守此三喪。置焉在疚。人不可堪。汝左汝右。悲涕橫臆。見者疾首號呼。蒼天竟不我覆。余時無策。副前失後。大慟欲絕。出入買買。念汝之窮。冀以死守。雖余亦復漸不能救。異時得脫。均此貧富。外表之姻。母意已久。余欲中變。執任其咎。薄力未周。成此菲陋。汝既舉。終面垢。吾妻視汝。過於女厚。歲時存問。肯有遺漏。天知地知。余心未究。見母地下一一可復。三載之間。禍患輻輳。當路欲殺。刑不易受。搏手待命。大明當晝。親故反眼。孰匪我寇。汝與吾妻。涕泣消瘦。歸視我。病軀顛仆。余亦失驚。庶天之佑。長號而別。事亦大謬。我遺羅織。命落人手。汝既喪夫。而子又幼。念此計窮。病亦宿留。天不可登。地無所叩。眼目長往。如犬入竇。余望網羅。如鹿在圍。內外隔絕。迷此惡候。生死永訣。豈曰邂逅。汝責未了。我禍亦驟。當使汝子。稍識香臭。死而可忍。木亦難就。髮爛物萃。自容宇宙。余復何言。無與石關。汝其有知。饗此臚豆。

祭徐子宜內子宋氏恭人文

嗚呼。婦容罔失。宜其家室。求我麻士。迫其既吉。婦德可親。宜其家人。夫夫婦婦。人之大倫。恭人之初。兩姓既離。外事詩書。內事絲枲。厥德交修。相尚以理。道德性命。施于女美。曰父而舅。曰母而姑。承顏順志。上恬下愉。賓客朋友。親族戚疏。一有不類。則匪我徒。祭祀孔急。酒食惟潔。職所當為。力兮必竭。家道肅穆。衆心允懼。胡不百年。以及永訣。男拋未下。女失所依。剝姑鍾愛。涕淚交頤。思與婦計。楚相可為。事忍俱棄。命乖所期。畿內使節。權此悲哩。有來貴富。年不借水。一生辛勤。半道乖梗。事之難平。有幸不幸。言念昔者。嘗獲登堂。拜母之餘。為蒼子勞。友好念篤。克相無違。再拜遺爵。觸事悲傷。遭此大變。出淚痛腸。魂靈飄渺。如在洋洋。

祭薛象先內子黃恭人文

惟恭人生於巨公之家。孳於名儒之室。少不以富貴而自驕。晚不以從容而自佚。聽妾媵之宵征。撫兒女如己出。小星從參。與昂取其所依。而止於貴賤。鳩居鶴之巢。取其拙於更改。而止於均一體。地道之無成。致闕儀之離。失率是以行。其水迪吉。會和鳴之幾時。而契關於一日。用其于歸之相宜。變其弗及之付泣。命也何言。天乎難必。為故人而一哀。豈平生之永。雖薄禮之匪嘉。矧寸誠之敢忽。望盡髮之無從。庶彤管之有遺。

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為之。情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為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為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為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託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醉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

以死者為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為墮於杳渺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

祭潘叔度內子朱氏文

嗚呼。夫婦至情。蓋天所敝。死生契闊。則亦有數。慨我良朋。又失賢婦。和氣滿門。莫求其故。數則靡常。非吾始慮。婦德隱然。其略可具。生長膏粱。樂嬾儉素。兒非己出。同此孺慕。室無閒言。以及諸姒。有姑婆居。足樂遲暮。入門生敬。德聲載路。云胡一旦。使我驚呼。友朋之苦。託詞以訴。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六

行狀

吏部侍郎章公德文行狀

初公年十六。屬方臘唱亂。陸之清溪。環浙之東。鞠為盜藪。公父朝散。懼無全理。則分幼子及友一箱付公。曰。以是屬汝。吾以汝母亦從此遁矣。公奉命崎嶇山谷間。僅得不死。賊平。挾其弟歸拜朝散。而箱故無恙也。自幼穎悟。讀書不苟。善為詞賦。而窮經旨。至廢寢食。中紹興二年。進士第。釋褐授處州青田縣主簿。攝邑。兩稅舊法。有上中下三限。是年夏稅。太守風告諸邑。及上。限足者。吾任其材。公以為民力不能辦。且法不可為也。太守大怒。公辭邑事。不可。則以次第督之。使無越舊限而已。秩滿。官陞。左從政郎。授處州麗水縣丞。改御前軍器所幹辦公事。辟兼川陝宣諭使。司書寫機宜文字。以勞得左承直郎。用薦者。改左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磨勳。轉左承議郎。公外舅樞密都承旨鄭公剛。中宜諱川陝。故辟公以行。鄭公留宣撫四川。而公歸矣。會權臣秦檜欲文致鄭公死。地賴太上皇帝不可。猶以罪罷。公亦為言者論去。未幾。轉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添差權通判宣州。轉朝散郎。時魏公良臣得罪里居。公嘗以事件之。良臣不堪。公不為動。良臣疑是知公。秦檜死。良臣入參知政事。奏除公兩浙提舉市舶公事。舶司寶貨之。府公自常俸外。例所可得。公一不取。對人亦不輒非前例。轉左朝請郎。差知建州。州軍糧久不給。軍情洶

淘至之日爭走拜馬前時公督緝錢不能三萬公徐諭之曰汝輩第各歸營得一月當次第給矣立案稅
 得豪民姦胥要領及期軍用沛然於是省條條寬科率與吏民相與守法而已不事風采而去思蓋不
 能忘也連丁朝散及夫人憂服除得知鄂州鄂當水陸之衝虜分兵扼上流朝廷出禁軍戍鄂二日至或
 須船千艘馬五千匹公度不可辦者奏聞除悉給無留難當此之時朝廷置武事不問餘三十年竝邊
 百姓至不識兵革虜卒棄好流民不知所為更居迭去鄂往往不復故民公區處不遺餘力民得不以兵
 事恐動州納秋租才五千斛上供至萬斛他須稱是公視酒稅籍得贏錢立辦人不測其所以至此往往
 神之公咸焉若不自得人亦莫解也鄂民相與遮監司自言公實愛我願從朝廷別借公一歲監司欲以
 開公笑謂曰諸公庸知非某意耶且朝廷未易欺也某不自愛懼貽門下羞不果開除兩浙西路提舉常
 平茶鹽公事漕司常貨常平緡錢二萬萬至是已數年漕司置不復言常平亦不問公嘆曰此非法意也
 民不知賴矣立移督之而戶部復請貸三萬萬公甚難之命小校駁不即得出不遜語公叱之曰此聖
 旨耶常平民命也猶當以法奏覆不然奴何敢爾退而嘆曰官不可為矣戶部尋知不可公亦不欲自異
 也今上登極恩轉左朝奉大夫明年轉左朝散大夫又明年召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慶王府直
 講乾道改元為郎中除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公上疏大略言祖宗之大難未報中原之故地未
 復嘗膽之志可少忘乎歎好常敗於變詐師旅或與於無名敵血之好可久待乎至於淮堦瘡痍江浙
 饑饉邦財未裕軍政久隳士風壞於奔競朝綱撓於私曲此皆當今急務不宜以偃兵而置度外也又上言
 願以財賦邊備二事專委大臣集羣臣之說參訂其可行者置局措置假之歲月以責其成如以為今之
 大臣不足任願精擇可任者任之不然因循苟簡臣恐後日不可悔也又請博求武勇以備將帥之用三
 十年來將帥以事廢罪不至誤國者願一切與之自新又嘗因水潦有旨待從兼錄條具關失公上言苟
 人事皆得其實是乃應天之實也人材欲取實能政事欲取實效諸所進用必考其實使一時虛名求備
 者不得冒進然後申勅有司視朝廷利害如其家與其身不得以文移虛具上下相蒙人修實行事建
 實功上施實德下受實惠應天之實宜無大於此者時朝廷令兩浙江東人戶為田一萬畝者糶米三千
 石抑配度牒關子之屬公以為事類科放無體民輕國之意朝廷以經用不足議權拘郡縣職田公以為
 所得不足以當大農一日之數自為紛紛損失大體戶部侍郎朱夏卿以交子兌發諸道常平錢一百萬
 緡公上疏以為自立常平以來其間用兵多故主計之臣固當出意應辦獨常平以民命故法不得踴躍
 夏卿何為者而敢輕壞成法又公鑿交子不得支用欺罔不顧忌法不可救知池州魯晉以竹生種實為
 瑞竹圃之而盡其實來獻且言飢民實賴以食公上疏以為物反常則為妖竹非種實之物是反常也竹
 生實則林必枯是妖也以妖為瑞是罔上也況飢民有食種者有食草根木實者食土之似粉者豈以
 為是珍於五穀哉猶愈於死而已嘗牧民願使其民至此猶以為瑞而獻之乎俟邪成風漸不可長又言
 給事中王時升似撲實詐足以欺世亂俗右奉直大夫謝鐸嘗事偽楚不宜叨世賞無以示為臣者上皆
 從之初公嘗上疏言陛下臨御以來首弊監司太守數易今往往無故輒易夫添差官不許釐務今稍稍

放行矣初改官人惟許注知縣今有經營得堂除者矣有差遣人不許再易今圖換易者紛然矣至於藩
 補初出官者法當銓試今有堂除免試者京官合入監當今有徑得職事官者私意勝而公法為虛文不
 嚴加禁戢則公道蕩然矣既而聞放未銓試人魏好信等已四五十人參知政事虞允文意頗主之公不
 樂也即上言今春銓試已中者率待五六年闕而黜落者乃得美除以援廢法以私害公事雖小而所係
 者大乞竝行追覈不惟略存公道亦清仕流之一端也朝廷嘗發諸路兩禁土軍若五分司手就開行
 在所籍為忠勇一軍練步軍都指揮使成方約防秋罷遣遺所在郡隆興元年留不遣明年又留不遣至
 是猶未遣也軍人相與詣臺自言公移牒樞密院不報軍人不堪往往竄去公即上言足食足兵為政之
 先務聖人以為必不得已則去兵去食而信終不可去今因兵而失信無乃不可乎上語公曰此軍朕所
 自閱費不知限數而欲盡遣耶公奏曰臣所不知也臣所知者人情事體爾上曰然則當盡遣乎公奏曰
 今逃數雖可掩而人心動一旦空營逃散不捕則廢法捕則相率旅拒損威失體重為天下笑上曰當
 與大臣議之數日公又上言以為逃數已不可掩急遣猶慮無及上曰前日議猶未定公奏曰議未定者
 是不可之辭也臣言不行無所逃罪重為朝廷惜此舉動爾樞臣迎合聖意得無後悔乎上領之曰更當
 徐議虞允文時兼同知樞密院事一日召戚方議之事復寢一軍竄逸無留者又相與拒關不可捕將校
 以下皆貶官而方獨放罪公言方罪首也不可赦落方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仍舊管軍公慨然曰是不
 足問矣即上言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虞允文輕狂傾險敢為大言以文武自將今居其位而胸中無
 有挾私任情大略可驗公以為允文不去天下不復有法連章論奏不已允文竟罷去時參知政事錢端
 禮以肺病與政丞相久虛府朝議以為旦夕當同拜允文去而端禮之議亦罷公亦得罪去國初公在浙
 西梁侯彥得中旨措置酒庫公不以職事左右之俊彥不滿比去問公所欲公唯唯不對及俊彥幹辦皇
 城司轉官獨不行彥謝故事公勸俊彥廢法俊彥竟以贖論會公除吏部侍郎力請罷去上怒公辭免不
 遜有旨放罷汀州居住或為公言是行俊彥有力公正色曰吾事君不知大體分應得罪俊彥何為者邪
 且聖明豈受人耳語在汀七年杜門觀書世念泊如也獨以不得展省先靈松楸為恨既有旨自便則歸
 拜墓下退語妻子今死無恨矣明年得提舉汀州太平興國宮又明年以疾卒于正寢實乾道九年閏正
 月之二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娶陳氏早卒贈宜人再娶鄭氏四川宜撫副使公之女也子男四人濤右迪
 功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濤左從政郎臨安府富陽縣丞先公八月卒濤以公致仕恩奏上充從進士舉
 混奉公命出後公仲著女四人長適宜義郎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鄭振孫次適進士陳楸
 次適迪功郎江州德化縣主簿楊注次適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鄭莊孫孫男十八機樞松雲柳棠柄
 采棟餘未名女三人長適進士盧誠餘幼濤將以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甲寅奉公葬于永康縣武平鄉
 碧瀾里三石湖之側葬濤以行實為請且言先君實知子亮屢道罪逆不能固辭濤固以請亮自惟少
 年時不自愛重晚方悔悟鄉閭故不齒也獨公一見得之命其子弟相與共學一日來過則具杯酒從容
 侍公語間論天下人物往往意合知金玉人也因嘆世之量人者甚淺不足據然嘗聞之公之子弟公

嘗聞古詩。每向秋山拾紅葉。姓名那許世人知。飄飄不能已。可以觀公之志矣。然則紛紛固非其所屑也。每自幸晚學得依。而公遽下世。為之痛且涕下。義當執筆狀公之行。以告世之有道立言之君子。而諸言荒亂失緒。辭不獲。則姑次第之。公諱服。字德文。其先建之浦城人。五代之亂。徙杭之鹽官。國初來婺。因家永康。曾祖洞。祖玠。父侯。翼。贈右朝散大夫。母應氏。陳氏。贈宜人。公及朝散。在時為郡朝散。得封右奉議。鄉人榮之。公有論語。孟子解各二卷。易解二卷。古律詩四卷。藏於家。淳熙元年夏六月晦。陳亮謹狀。

東陽郭德麟哀辭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德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嘗備德焉。以前事為未備也。余獨以為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於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為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傑。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於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為鄉閭所譏疾。而每有身掛憲網之憂。向之所謂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為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備德前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聽者為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為一世所任用。而其所通經籍。為行者。又自為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畏服之矣。余於斯時。方將為之長言以解德麟之痛。而事其死。其不訕謗。謹斥於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是以見其父於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其辭曰云云。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七

墓誌銘

先祖府君墓誌銘

東漢之衰。太丘長陳公名實。是為有道君子。紀羣又克世其家。位至三公九卿。司馬氏南渡。而遠從以遷。其後家於吳興。竊先遂據全吳。四世乃亡。其葬於婺之永康。號厚陵者。或曰后陵。陵今雖在。綱之以鋼。不可發。莫能考其為誰。故永康之陳。最號繁多。而譜牒未嘗相通也。往嘗有於百年居壁間。得數紙書。言譜系甚詳。有曰王。曰公。曰御史大夫。曰龍虎大將軍者。疑其為陳隋間也。至本朝咸平以後。始從世俗稱號。曰公。則陳氏之散。落為民久矣。亮之八世祖諱通。及其子諱降。始自奮田間。居陵旁七八里。曰前黃。至孫諱拔。遂大其家。有子四人。其三則於亮為高祖。高祖諱贊。早夭。一子曾祖也。諱知元。宣和間。以隸籍武弁。例赴京城守禦。從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是生我祖諱益。字進之。為家子。先祖少以志氣自豪。蓋嘗入舍選。從事於科舉。皆垂得而失。既又欲以武事自奮。亦弗克如其志。晚乃浮沈里閭。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蓋天資固如此也。故亮嘗稱言之。昔韓信謂鄭生曰。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叔亦信之等夷也。而溷墜無聞。士之困窮。偃蹇。百未償一。卒坐牢落以死者。非盡智失也。先祖生於崇寧二年正月五日。歿於乾道三年十月二十有七日。先祖

妣黃氏訓武郎諱瑋之女其生也先先祖一百九十有三日其歿也亦先六閱月而閏後六年十有二月有二月始克合葬於龍窟臥龍山之下將葬家君實命亮曰我高祖墳墓具在而我曾祖為季子我不敢祖也我曾祖我先祖墳墓不存又不得而祖也我將葬我先人於其中俾汝母附於我先夫人之側他日次第以昭穆葬汝居其隅以供洒掃使自是譜系一二可數子孫之賢不肖不可知而吾之志不可不明也又命亮實書其事于石以納諸先祖之壙亮拜手稽首而泣書曰

生有遺才歿有遺義地有遺形墓有遺位爾子爾孫其勿棄

蔡元德墓誌銘

崇寧大觀以來祖宗之涵養天下蓋百五十六十年矣三光五嶽渾為一氣士之及生其時者大抵魁梧質重無自喜多易之態故自渡江後雖里閭人物往往不自促狹進不得志於科舉退必有以自見於其鄉昔亮得之先人者如此退而私察其同時竝舉之人又得東陽蔡君元德焉君嘗學於前參知政事王公次翁去舉漕蓋不中始相父經紀其家以鎮其里閭敬老慈少使詭猾暴橫者不得肆平民安之而官事賴以省及其父春秋日以高為園池以婆娑自樂家事一不關焉遂以忘其老君卒於乾道九年十二月之朔後二十有四日吾先人亦自委棄諸孤其後里閭所見人物非復往時之舊愈為之悲傷焉其孤將以瀛熙二年十月二十有五日葬於所居相望南溪之原病世俗之侈於葬思欲效古以寧其父大懼力不勝俗謀之永康陳亮曰是惟子之所以自獻耳遂屬以銘銘非吾任也不忍使先友之無傳而人物氣類之變無考焉君諱彌邵元德其字也不能言其所自來蓋蔡氏之居於蔡塘舊矣曾祖諱德祖諱材乘義郎父諱友文從義郎君享年五十有八娶成氏故處州縉雲縣丞觀光之女子男三人仲熊仲虎仲麟女三人陳次舉黃煥李開其婿也孫男六人女三人皆幼銘曰

生足自效於州長縣正而古制之未復死則自隨於敝車羸馬而非以矯其俗尙有銘焉相墓之木

宗縣尉墓誌銘

靖康建炎之間故忠簡宗公澤起家知磁州當虜入長驅而南進散橫潰不可收拾之時獨憑城死守為天下倡遂副太上皇帝開元帥府於濟南及太上膺命南京公留守京師能以忠義鼓百戰之羣盜以嬰方銳無前之鋒懔然如老練之當道餘民因得賈勇從公以奮而河北已沒郡縣番為國守功雖不竟江南卒賴以立國是為一代之人豪中興之元勳也公世家蔡之義烏皇考某翼贈大中大夫公兄沃之子稷亦以公故得官至修職郎公守磁之歲稷生子曰武端端重厚絕不類常兒比長能為文章有聲場屋間三上卒能取世科釋褐授饒州德興尉使若素聞吏道者平生與人交樂於傾蓋不為齟齬疑僞意態有承平時士君子之氣人以謂公耕之炊之而其諸孫食之矣然代滿甫及家以瀛熙丙申七月二十三日死是果何理哉縣尉字成老娶葉氏子男二人楷林女六人何大辯某某其婿也幼未行楷將以戊戌十月丁酉葬縣尉於去家十里熱水塘之原大辯者永康陳亮妻之弟楷之妻又其女弟也磨壙石再三乞書之銘曰

我思忠簡不數士碑惟其血誠聞者興起中興姓名與國同紀從孫世科家庭之美不卒壯圖以厚來祉後不復究其藏在此

林公材墓誌銘

君姓林氏諱松字公材娶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濬父思聰自田間積勸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開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為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修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竝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為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瀛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儉儉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望西山之原一日儲滋然拜于庭下曰昔儲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葬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儲父余無以答乃為其銘曰

不失其懷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孫實墓誌銘

有宋中興之四十六年亮始取古今之書一一以讀之稍稍與其可者共學而同邑孫氏之子懋實來余愛其質性之穎悟也不愛吾力而琢磨之日引月長閱四年當瀛熙乙未余為易其名曰貫字冲季以觀其成秋七月十有三日冲季死余哭之慟冲季得年二十三歲娶陳氏一子後七日亦死於是冲季之父名序老矣又錮居特幼子以養既而以書來告實得吉卜序復何心以葬實也九月二十八日丙午余率其友盧任徐頌周廣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疑胡括鍾廓方坦臨葬深其坎厚土以覆之實石識其墓曰天地之生生不窮則死事有己惟其生死不信是以銘之在此

章晦文墓誌銘

章氏世居建安國初有來發者始為永康人自郇公申公相繼為宰相故建安之章聞天下其後百有餘年侍郎公始以進士起家永康晚入臺為侍御史以吏部侍郎去位侍郎兄弟四人而名著字晦文者為同母兄弟晦文自少容貌偉然把筆為詩文便能有不凡語父兄特愛之及長疎豁奮勵不能依阿善惡間不幸得年四十以死實紹興乙亥十二月二十七日也曾祖洞祖玠父儀故贈右朝散大夫妻姚氏無子一女適進士徐日休他日侍郎公嘆曰吾無兄弟矣我死吾懼吾弟之不食也命其取所愛子曰混者奉其後初君死時用子弟禮以葬當瀛熙三年混蓋年十有七矣顧瞻不寧始議改卜將以七月乙酉葬于蔡山之原無子以兄弟之子為之後先君之肢體一也使其一體不廢足矣天理人情之至聖人所用以為天下之通制者也使為之後者更力學以顯揚其緒則死生均可以無憾混嘗從予游蓋亦知勸心於此者是以求銘君之墓銘曰

體安於土魂從其祀謂君無子亦既有子

陳性之墓誌銘

往嘗論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爲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曲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處數年，如一日。余嘗歎性之門，闕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值出問客姓，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爲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爲分外經營，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劍浦、鄉人陳公質且老，而羈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舉戾也。居亡何，公質死，性之還自旁郡，道逢兵馬，都監者往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微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郡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緣此言之，士之素守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乎？性之以質補迪功，嘗主南劍之劍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已。隨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恂、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配爲胡氏，以萬曆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承訓鄉橫渡山之東原。又八年十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經以假人。居厚每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頌之有請也。願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鍾元卿墓碣銘

浦江於發爲山邑，非實客商賈之所奔漢，民生其間者，往往樸茂質實，力農務本，家以不欠賦租相尚，人以不歷公庭爲常。恥於華言少實，而以士自命，故間歲之舉，至於有司者，亦自有數。長吏至，則相與安樂其俗而已。其或貪暴自肆，則熟視咨嗟，而不敢出一怨憤語。此雖舊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不過如此。往時浦江有錢氏之子，願從余學，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口，稱其里中兒也。及其學有端緒，而歸鄉之大人長者，相與審問延譽，或折輩行與之交，此皆他邑之所未見者也。始其祖父良臣，以辛勤起家，年且七十許，猶無恙。其父贊固已學爲士，而又甚篤於躬者。俯首書冊中，口誦手鈔，窮日夜不輟。然得年二十有六，以紹興丙子八月三日死，卒不能少自見於場屋間。死時有二男一女，其妻爲同里金氏，金氏撫育其男女，勞苦有意。凡十三年，亦死。男之長者名抑，疏豁足當門戶，少則耶也。女已嫁蘭谿方大同，其葬在距家五里。他日二男上塚，痛其父之葬不及待兒之有知也，環視墓門不甚固，謀以萬曆戊戌十一月庚申朝徙葬其地之高處，一令如法。未徙前六七日，耶以書來曰：「耶得事先生之日久，耶先人宜得銘。」

余寧有愛於耶，願銘以立，就懼不足爲銘。通化之錢，嘗有顯者，余不能詳其譜之離合，而三數年來，浦江之俗，所聞日與向異，風俗之移人，亦甚爲耶懼也。非復余向者之所聞。雖耶之通敏，愈於昔，而其樸亦異矣。後十五日，永康陳亮爲之揭銘墓上，以識其向之爲士者。蓋贊之字曰元卿，云銘曰：

鄭秀才墓誌銘

萬曆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遂母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趨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矣，是其郎肅，肅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肅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予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互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希、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嘗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忍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過之，而肅舉死矣。蓋正月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免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賻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厚候之於館頭，遷延久之，則又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歎，胡爲而舉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泣曰：『墟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與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嘗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諱者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森，祖觀光，父思堯，鵬舉妻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情，次未詳。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胡公濟墓碣銘

東陽胡公濟年四十七而喪，其配悉以其家事付子勳，而築庵以居，不復作世間念。然猶銖積寸累，別爲田數百畝，曰：「吾爲諸孫地也。」釋氏以理爲障，以身爲幻，以孫子爲贅，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大倫，一切廢棄，而不論。專求其所謂出世間法者，夫既已有身矣，則世其可出乎世不可出，則安得而無孫子之情乎？以公濟之志，足以知所取捨如此，宜其享有福壽，蓋年八十有一，康強無疾而終。里閭有遺思焉。余聞公濟少頗自豪，家故饒財，入手則淨盡不問，既而小用其志，能家道輒如初。又復能藏錄以休，公濟於余爲大父行，及際其晚歲，泊然之時，睹其風貌敦厚，氣質凝重，可以想像承平之里閭遺老，而惜不及其壯也。子勳字彥功，與先人俱娶黃氏，彥功端然坐家，爲里閭信服，不啻官府。能光顯公濟餘業，此其父子皆有過人者。余傷其有能之不試，而彥功又將老矣。天地之正氣，發洩於人，而里閭之所易見者，已不滿意如此。彼其遺德果何在，亦可以人之思慮所及，而參酌其中，以應天地之運乎？又將有大於此者，則

亦同此慨嘆而已。今年春正月十有四日，彥功既禮，又十二月癸酉，蘇公濟於家旁之北山，葬能，將刻銘墓上，以其辭委余。余固心知彥功者，居相隣，親相屬焉。其奚辭？胡氏得姓所從來甚遠，且與陳為同姓，其譜系遠不可記。有諱遠者，始居東陽，永康之間，至公濟之父，遂大其家。公濟諱航，娶成氏，子男一人，勳也。女二人，嫁蘇機、陳耀。孫男四人，廷芝、廷茂、廷芬、廷芳。業進士，孫女四人，嫁從政郎梁棟、承信郎陳亮、將仕郎曹致中、進士黃公輔。曾孫男女合二十五人，元孫一人，於是萬熙八改歲矣。永康陳亮為銘其石曰：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卿士大夫能譜其世家，使始末可攷見者，蓋僅有之。而況觸起田廬，能由其所起之祖，至或一二百年而不墜，是亦可尚已。浦江真溪之方氏，自其諱發者，奮以有家，至其子超孫允脩，資日以鉅，遂為邑之望族。允脩之子彥老，守其先人之業，能以尺度自律，天資醇厚，與人無怨惡，不求甚美，以自侈，亦不慕非人情所有之美，以求名聲，期自出於先世之外。蓋亦自處者，求無甚愧於心而已。是真易之所謂克家者。其子曰元卿，生於宜和癸卯之二月二十八日，歿於萬熙六年之十月二十五日。娶柳氏，子男三人，友益、溫、友賢。溫後君三年卒。女三人，歸東陽貢士單肖、錢伯明、朱宗祐。孫男四人，坦、鑿、餘、幼。孫女六人，其一歸毛友多，坦嘗從余游。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於教者，此今將以淳熙八年九月十二日葬於邑之政內鄉大姑之原，而以墓石累余。余懼後世不知永康陳亮之為誰，而況能及君子蓋自昔常如此，而人終未悟也。銘曰：

孫天誠墓誌銘

丙戌之春，鄉人徐木子才，胡達可行，仲聯登進士第，方二君未第時，行仲之貧特甚。孫君天誠皆妻以女，而左右之至是莫不諱言孫君之知人。孫君又自喜教其子，遇州縣學時，節校孫氏子，常不在三兩人後。子時向少，罕與人接，亦知孫君能自別於他富人也。夫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而善致富者，則曰：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其抑揚闊闊，蓋加一等矣。然猶較尺短寸長於其衡也。孰能運其智力於不爭之地，使范蠡計然之策，一切在下風乎？蓋余居之南十四五里，地雖幽僻，而非人之所必爭，孫君乃自邑而徙居焉。勤取商出，以盡有其土。大較二十年間，富比他人，而省事過之。此其為富，有鑒於余心者。孫君諱璽，天誠其字也。曾祖繼先，祖無黨，父軫。君生於崇寧乙酉十月二十有四日，歿於淳熙辛丑十二月十有三日。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克和，次光祖。早死。女四人，長歸徐氏，次嫁趙端夫，次則胡氏，季適梁季璿。故戶部尚書汝嘉仲謀之諸孫也。歸徐氏之女，轉死，而子才既得邑，定海矣。孫氏其先富春人，方漢氏失道海內，相與競智角力，以說非望，而曹孟德以蓋世之雄，執纜略盡，孫討逆盡破虜之子，翻然欲與之爭鋒。孟德蓋甚難之，不幸早世。仲謀據江東之地，因曹氏之篡，自帝一隅，使魏不得為正於天下，而天命不知所歸者殆數百年。區區一時之自營，其所關繫乃如此。及其四世之餘，子孫散落為民，分適旁郡，況又歷七八百

年，則其間何所不有。故來隸永康者，亦不能言其於今凡幾世。而克和將以甲辰冬十二月二十九日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姚嶺之原，以墓石委余。余悲夫盛衰興廢之相尋，長短小大之相形，而人之智於是出焉。要其事為有可言者，其於孫君安得而已乎？銘曰：

周叔辯夫妻附葬墓誌銘

周氏不知其所從來，或曰：由建安徙處之縉雲。然自諱元者，徙居永康之上衢，於今可攷者五世矣。元生謂謂生琛，琛生寔，世有吉德，不說利於其鄉，而衣食財取足。故鄉人無憾於周氏。然寔死於辛丑之亂，所存惟婦人女子，其禍亦慘矣。又得其弟之子若訥，字叔辯者，為之後。叔辯之吉德，視父祖有加焉。此豈所謂天定者耶？然叔辯又無子，其母弟謙既已出後從父矣。叔辯以其子眺為子，眺左右就養無違。叔辯得年七十有六，晏然逝去。實淳熙己亥八月之六日也。先是其妻黃氏以丁酉七月九日蓋年八十而卒。夫妻以壽考，限目可以觀眺之為子矣。天人交際之理，厥應不忒，而變化倚伏，要之於其終可也。兄弟之子，獨非吾子耶？形骸一隔，而爾汝判然。雖聖人亦末如之何矣。始叔辯嘗出求仕事，不如意輒棄去不問。其所後之父有女子三人，盡以其產自隨，其毫末以與叔辯已。又以勢奪之，叔辯亦不較也。叔辯與先大夫俱娶黃氏，視亮蓋諸孫行而待之如尊客。雖其他小兒，亦未嘗易侮之。及若親戚之貧者，不獨不替其禮，又欲忘其力之不足而卵翼之。今之讀書為士者，往往多末之及也。吾故於叔辯敢不論天人之理，以待後之君子乎？叔辯所後之母施氏，塊然獨葬於去家一里之坡上。叔辯嘗登墓，喟然顧子孫而嘆，他日必葬我夫妻於其側，以明所後之義，孰不敢違。以十有二月十三日附葬，而間銘於同邑陳亮其辭曰：

君子無以遠過矣。妾同邑葉氏子男三人，大辨、大雅、大猷，女六人，唐仲義、陳亮、宗楮、陳大同、俞襄其壻也。幼未行，仲義與茂恭同年進士，以邵武之光澤丞上，益曹關陞。孫男二人，蘭孫、玉孫，女二人，尚幼得年五十有也。以淳熙癸卯七月三十日卒，始公無恙時，嘗欲營地於源深亭之上，曰：東望吾父，西望吾弟，其地可勿間也。既而策杖於野堂之西，桂林之旁，徘徊顧望，曰：是亦足以藏其身矣。日者獨以黃順堂之山為最吉，曰：是回鸞舞鳳之勢也。諸孤欲違先志，稍近野堂之東，而日者又以淨明之東山為吉。寺僧欣然從之，用功力至費百餘萬，將以乙巳之正月某日葬焉。而有為口語使寺僧牽連改動，以遷延其葬者，請孤竟以正月乙酉葬於官塘之前山，使亮書其石，昔亮嘗見朱晦庵論廣漢張敬夫不惑於陰陽卜筮，雖奉其親以葬，苟有地焉無適而不可也。天下之決者，何以過之。知公之三子固自為可，於是永康陳亮再拜而書曰：

生不求全於人，死不求全於地，嗚呼！以此遺子孫足矣。

陳府君墓誌銘

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今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湖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三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二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驟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隣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始有稱焉。更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為然。百四十年之間，衣被國家之儲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喪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什，實能撫孤存寡，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及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摧喪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又，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早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注、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亢、亨、儲、光、恪、允、允、允。女三人，長適徐士龍，次盧屋，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男女之長者與公相繼而卒。又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葬公於距家五里雞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孤以為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

謝教授墓誌銘

淳熙三四年間，三山林穎秀實之作邑永康，強敏有幹略，一邑不勞而辦。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罕有，劉仲光茂實為其丞，茂實永嘉人，嘗從一世士君子遊，以器識自負，不以細故變其所守，實之疑其好異，而茂實不顧也。余游二君間，每為曲暢其情，邑謝景安獨恬然無所適莫，二君亦安之如一家。邑人實賴焉。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八

墓誌銘

何茂宏墓誌銘

公姓何氏，諱恢，字茂宏，得姓所從來甚遠，而整之諸何為尤盛。居城之東，而散出永康、東陽、義烏者，其分合之詳不可得而紀。然義烏之族自公而上，其可數者六世，而公又有子有孫矣。公之曾大父京，始葬其父祖於官塘之東西兩偏，又營其地而居之，浚其塘至百餘畝，以盡有其四旁之壤。兩子，其次諱先，是生公之父諱渠，以志氣自豪，嘗欲奮於武事，得官河北之恩州，而公生焉。故公狀貌雄厚，意象軒發，而胸次疎豁，是非長短，人得以望而知之。讀書為文，亦不肯過為巧麗，取於適用而已。大略似北人者，豈其風土固如此。公之父必欲其子由科舉自奮，公獨以其餘力助理家事，積累至巨萬，公弟恪、茂恭，得以專於文學。庶幾近世，張輩流嘗與公同上禮部，茂恭得之而公不利，公忻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時公父已死數歲，家事一毫已上，不使茂恭關心焉。茂恭奉其母湯藥，惟謹，不問錢物為何事，而公之隔財，雖鬼神不欺也。兄弟相與為一體，至其論文，小不合輒爭辯，以致辭色俱厲，僅僕往往相語以為笑。茂恭未及為時用而死，公年且五十，方俯首筆硯，務合時好，以與後生輩較寸墨於春官，僿僕奉湯藥如茂恭在時，暇則從容園池，以小詩自娛，皆清切有雅致，而家事一切付茂恭之子大受，惜若素不解者，進退伸縮，古之

及趙伯彬德全來邑事風采煥發而一丞失其姓名外緩中伎趙以憂去丞欲撥拾其事而文致之卒愧景安而止使當兩雄不相下時景安居其間所以消除人慮者其所能庇賴必多而區區一尉效見止此及諸司交章論薦於吏文少參差景安一不以介意去為賀州州學教授賀在極南人士無幾何景安獨不鄙夷其人請諸州將及諸司意欲贈給其徒而致之學不幸而景安死矣嗚呼國家以科目取士以格法而進退之權奇磊瑰者固於今世無所合雖復小合旋亦棄去以景安之醇厚篤實亦復不偶如此士之欲以科目自奮者雖既得之要皆未可必也景安姓謝氏名遂字景安福之長溪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先室王氏繼邵氏子男三人宜之進之謂老女三人長適士人陳表之餘幼以淳熙甲辰五月二十三日卒得年六十有一以致仕恩得承事郎宜之將以明年三月甲申葬景安於吾邑之合德鄉茅山之原而以墓石為請余雅知景安者不能經紀其葬而敢愛其言乎願未知千年之後定如何耳宜之能自力足以脩父之業吾友徐木子才吳學允成實相為終始之尤成與景安同邑於是方尉永康云銘曰生於閩死於廣葬於越惟其平生所不欺者不與此而俱滅深藏厚覆以觀餘烈

陳元嘉墓誌銘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弈棋亦入能品動息自適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妻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槍嘗從予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早所在播勸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君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偽為縣驛起義兵自衛微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猶自詭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為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真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縉雲為鄉之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椿槐槐猛猛女六人適周翊何坦沈築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勳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為之銘曰

庶弟昭甫墓誌銘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旁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去豈以我為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能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

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冤哉曠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為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汝為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釀酒醉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教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昭甫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支墓銘曰

陳春坊墓誌銘

始余出國北門瀟望沮洳之地而帶以一水岸行不足以容車馬湖泊往往隨在而有舟至松江風濤洶湧雖余亦懼而登焉小立垂虹之上四顧而嘆曰是豈我馬驅馳之所乎昔陳公思恭提兵數千以小舟匿伏湖中欲要兀兀而擒之扣舷相應戰士盡起而兀兀以輕船遁去乘遂驚潰韓世忠復扼之江上虜自是不復南顧矣酌酒弔古以醉陳公之神其孫均乃以喻偁何仲光之書來求銘春坊之墓閱其家世則陳公之子也而陳公又為晉公之孫晉公當太宗真宗時為國計臣寇忠愍諸公之所敬懼其子恭公執中實相仁宗以大開陳氏恭公之弟執中亦為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兀其事有榮於余心雖數上春官而無所遇是生少師名思恭卒行伍自奮為神武後軍統制以困兀兀其事有榮於余心雖欲卻均之請而心知其可以張大陳公之功亦一時之良會也而均之請閱一歲不止春坊名龜年字壽卿其先照州狄道人高宗南渡少師屢從轉戰至杭因家焉故今為杭人春坊以少師致仕恩補保義郎為閩門祇候提轄製造御前軍器所幹辦軍頭引見司丁母崇國夫人柴氏薨服除差鎮江府都統司主管機宜文字未上改差皇太子宮主簿左右春坊事為閩門宜贊舍人尋除武衛將軍御札曰陳龜年名將之子也轉右領軍衛將軍特旨以久在東宮服勤不懈帶文州刺史除成州團練使為皇孫平陽郡王伴讀有勞授和州防禦使少師一子以南北既定不復見諸武事而獨為東宮信臣以身任怨至死而不悔嘗以館北客宴射玉津園選善射者與虜射莫能中春坊挾二矢以與平立視的一發中之使當多事時吳江之遺恨猶有屬也春坊鬚眉如畫而面目嚴冷出入宮庭不以色假人整齊事務權抑僥倖取前代儲君事鈔成小集暇日從容獻之聽知所擇以為東宮德業之候和章作字必以寓區區之意焉吾友王光化自中嘗為其客為余道其事如此今所載者其略也未幾而春坊坐裴良珣事謫居信州復官得提舉台州崇道觀以淳熙十五年四月癸酉卒于家得年五十有九以五月甲寅葬于餘杭縣蔡家之塋夫人趙氏附贈太師密之女也子男二人均承節郎據以致仕恩上女八人長適忠翊郎蔡州準備將

劉麟次適從事郎隆興府進賢縣尉朱熙績次適宜教郎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魏實慈次適乘義郎裴良琦次適吳衍餘未行男孫一人小祖甲辰之春余以藥人之理就遠誠寺更七八十日而不得脫獄卒猶能言春坊之事始末蓋其受醜頗相類獄稍寬欲往訪春坊問計而春坊病矣獄之相去纔一二年而經人藥人亦可以例推耶天下適安定才者能者無不坎壞於世宛轉少能自致致於受醜且死而世莫之察未死者可不為死者一言乎余非能言者也二百年之間陳氏之變故起伏亦數矣均方與人士相角逐以自見而彼亦將求世其家者故再至垂虹卒如其請而書諸墓上曰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草莽之臣陳亮實表放春坊陳龜年之墓敘載家世感念事功而卒歸之命焉非人誰為非命誰使且以醜死且以起死

金元卿墓誌銘

君諱大亨字元卿姓金氏世居蔡之金華曾大父賜大父從政皆不仕娶陳氏子男三人海瀟澤女三人子松年孫之本其婿也幼未行孫女一人以淳熙己酉二月丁亥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一是歲十二月丙申諸孤奉君葬於其邑亦松鄉墳裏原君在時所營也而問銘於永康陳亮瀟書從余游君之於余甚謹以故習知其家事而得君之為人亦甚詳君讀書為士有繩尺不求苟異於人內行深整於聲色淡然而不求人之知也及其為家也以儉動自將餘積寸累迄用有成而取奇異於人一切置不用故無怨惡於人晚歲治其室稍華將以娛其親之老也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瀟從四方師友游勞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嗚呼使天下之人皆知人有常分事有常程安平之效豈計有餘滅動之力時移難待則郡縣可以無條令而治家道雖傳之百世可也而世常不足以知之何哉銘曰

富人所欲善吾所獨欲也公之獨也同之遺之以此開之於彼銘之深長尙有以也

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為蔡之永康人曾祖博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墓敘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葵葵妻女六人葛汝舟劉景脩劉社周確胡汝濟胡楷其婿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為脩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橫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鏡物如糞土不為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遺願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當至此我死誰當為汝解之各為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舉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為也其子衰廷羅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顛顛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之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其盡於其中間聖賢為準我獨何人銘以相殉

喻夏卿墓誌銘

淳熙庚子歲烏喻夏卿改葬其內王夫人於邑之智者鄉雷公山之下問銘於永康陳亮蓋嘗敘夏卿夫婦之懿矣夏卿教其子孫皆與於學所能自見而多屈於春官紹熙辛亥夏卿年且九十有一日從容置酒語其弟姪輩曰羣兒及今舉自奮老夫猶可待也過是則已矣又曰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恨然疑於者久之未幾而八月十九日夏卿死余猶繫三衢獄中微若聞之則為之出涕明年二月出獄則往哭焉九月其子義方民獻哭投余門以其先君行實曰我父實求屬於子子知吾父者其肯死吾父乎亮曰諾昔孟子有取於為仁不當之論而世俗之常言曰慈不主兵義不主財其說遂以行而閭巷之奸夫猜子情是以成其家雖見鄙於清論見繩於公法而人樂其生得以自資終不為之變也夏卿孝友慈愛根於天性而著見於日用之間如飲食之不可廢中年與其姪分田不過百三十畝卒亦幾至於千畝然而友愛子姪而計較秋毫之心不萌焉慈恤里閭而豪奪力取之事不行焉為仁不富之論蓋至夏卿而磨矣晚歲家事不如初而親成故舊之急難族人子弟之美事愛莫之助每致其惓惓之意而人人常信之嗚呼為夏卿者亦可以無憾矣福壽康寧子孫彬彬然皆有可觀者天於夏卿亦何所負哉喻氏著精蜀之傳并散在浙江者惟義烏為盛亦嘗有列於朝曾祖諱迂祖諱宗父諱登夏卿諱師字夏卿遇太上皇后慶壽草恩封迪功郎及高宗再上萬壽加封脩職郎子男四人義方脩職郎大方早天知方汝方女二人適商克忠趙佛孫男九人備憲演澹克克寬說孫女八人嫁楊一之蔣若拙陳某趙某許公升傳某趙某而公升新與計借幼未行曾孫男女合十六人汝方今名民獻與偏入太學為諸生演嘗舉于鄉而偏今再以姓名上禮部即前誌所謂宏者義方將以十一月三日壬甲合葬而亮實銘之曰少年慮事出人意表至於危疑之際為人剖析無留難而積善之報未嘗泯也晚歲百事不以關心至於園池之間婆娑遊嬉無虛日而釋老之書未嘗間也鄉之善士卒為老成言無枝葉行有準繩空其一鄉喪此持平執昭斯銘以淑我後生

魏叔因墓誌銘

紹興辛巳壬午之間余以極論兵事為一時明公巨臣之所許而反授以中書大學之官余不能職也而復以古文自詭於時道雖性命之學亦漸開矣又四五年廣漢張杖教夫東萊呂祖謙伯恭相與上下其論而皆有列於朝新安朱兼元晦講之武夷而強立不反其說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齒牙所至噓枯吹生天下之學士大夫賢不肖往往繫其意之所向背雖心誠不樂而亦陽相應和若余非不願附而第其品級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講而未敢怨王辰癸巳而實日甚欲託於講授以為資身之策鄉閭識其素而信之信亦疑其學之非是也而浦江錢氏之子擴來曰擴於時文未之能雖能亦不願也區區之意欲學其所當學者余為之有慨於心曰我亦將從此而學也試與吾子共學之因以為人眇然一身

與天地立而為三才其闕一不可之本為安在又以為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脩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而無一人能識其用聖賢亦不復作天下乃賴人之智以維持而道遂為不傳之妙物儒者又何從而得之以尊其身而獨立於天下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衆流而萬古不能盡也而後知人之職分聖賢之所用心而人心之危不可以一息而不操也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階降上下焉故易擴名曰廓而字叔因以堅其其學之志廓亦願自奮也廓於程文亦姑以游戲云耳癸卯之秋與其儕輩試禮部亦復得之冬十有一月九日乃死於龍窟山寺中其兄抑來撫而哭之曰吾不信汝死也汝死是無天也遂取以去余哭之過時而悲自傷其子子而莫我助也甲辰之春余亦顛倒於禍患凡十年而世亦無察其始末者某月某日其兄始葬之其邑某鄉某所之原念欲揭廓之志以刻諸墓上其友凌堅數以趣余曰是堅之責也廓少孤其祖良臣日以老兄抑實任家事督廓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旁觀亦不能安廓曰兄愛我者也人有言兄私自為計則憤然責數之曰何為聞我兄弟也兄必不爾終不能動吾心也錢物之到手有數到輒與朋友故舊無分毫吝惜計較心嘗以事為人給錢三十萬僅得銀十餘兩置之篋中暮夜入邸舍發篋而又失之人為廓歎息失聲廓笑曰是固已失之物也其於世故澹泊孝友慈愛出於天資使得其學以至於今不但儕輩之不能及固吾輩行之所共畏也嘗與吾友瑞安葉適正則論後來學者而有遺恨於廓余嘗銘廓父贊之墓故略其世系而承近世問學之離合求正則書之使來者有考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姚唐佐墓誌銘

君姓姚氏諱汝賢字唐佐世居婺之永康曾祖坎祖父源君平生衣食粗足不為後日計樂易好善不求聞於人教其子以學而不冀其必成優游卒歲蓋適其真以生死者委沈氏子男一人怡也怡為太學諸生無所遇而死君哀之越二年亦死蓋紹熙壬子八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九孫瑀甫冠而兩喪停之屋下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傷其窮之至此也於是林方入臺為侍御史不能必顧其私命其弟大任相徐舉義以葬而樓君城徐君純陳君志同與夏買士師尹和之尤力龍川陳亮嘗入太學於怡為同舍吳東陽李奮尉永康而善怡也某施文吳亦施字以成諸君之盛舉使知風義不泯薄俗尚有激也聖明在上風化尚可致也其地為承訓鄉馬義原其舉為紹興壬子二月丙午銘曰

何少嘉墓誌銘

少嘉何氏名大猷少嘉其字也世為義烏著姓初少嘉之曾祖先既死祖槩以武事強力起家以光其業父恢茂宏叔父恪茂恭以文字自奮場原聲諸公間茂恭登庚辰進士第未及為時用而死茂宏不上新阡之上以觀造物之此壤也

第亦死少嘉時年二十許歲輔伯兄大辯以當家而家事悉真命焉仲兄大雅以疾不涉事少嘉時其起居使得徜徉以自養疾門外之事不問劇易身悉自當之少嘉兄弟欲諱其父於旁家之擘明寺葬有日矣而寺僧梗不得葬少嘉慨然曰我豈無一地向以葬是少我也家不可立矣官為杖之而止又杖一惡少之無故為梗者而後門戶為之少事少嘉處宗族以順待朋友以信接鄉黨以禮協親戚以恩意教詔童僕而隨力使之視租戶如家人而恤其輕重有無及其死也無一人不為隨淚而快其死者兩僧及一惡少耳內事則姑姊妹之既適人者疾病而多方教療之緩急而奔走扶助之公濟其乏而私又不斬其所惟其無事則平處之或怨其不均則曰兄弟姊妹豈有兩心乎未適人者坐起必曰嫁爾而不及父在時是為死其父矣爾伯兄必不然暇時讀書有常課晝夜欲慰暖其母則臥榻之側几案之旁道及聞闕碎事姊妹笑語夜分母倦始各散去而母亦忘其為寡居也傾心一世之賢者見輒尊事之雖未見知而不怠愈度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嘗從余學而其姊以為吾弟何所求於子而汲汲若此豈有以大慰其心乎笑謂其姊越難不能化鵲卵情吾之非魯難也其姊曰我不解子書語吾弟滿意而去則吾之願也未幾而當路欲以事見殺少嘉自比於子弟而營球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復兩涉之幾至覆舟不悔紹熙改元冬十有二月獄事再急月之六日少嘉無疾而死予為之驚呼曰我其不免於詔獄乎少嘉死是惡徵也二年與獄而僅能以不死其兄將以癸丑二月二十三日葬其園之南山少嘉娶俞氏麟之女麟一時名士得邑以死少嘉年二十九歲無子愛其兄之子子已孫者死以嗣其後亦少嘉之志也於是龍川陳亮銘其墓晉安吳學為書之銘曰

劉和卿墓誌銘

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居亡何其母死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求予銘其墓其後子久不見範範能入太學為諸生與一時英俊相先後一日其父和卿名大聲訪予實娶觀為予道範近事喜甚今年夏秋之交予得第東歸趨本郡謝則聞君死矣入弔君喪甚悲未幾範衰經踐行以其同舍生袁州州學教授徐君正夫所述君行來告曰我父將以十月己酉合葬往嘗辱銘吾母矣可不哀吾父乎予自念投老蒙上誤恩擢先業後精神筋力往往盡矣愧無以報稱也將遺落世事痛自奮養以庶幾萬一焉而敢費心思於文字間以重其墓然聞範言則拒之有所不忍蓋世有常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金華距行都一水水湍流時舟昨發今日至行都無試則已爾有則金華之士必多君嘗學為其文而乘中未嘗有君之跡孝友自將所無愧於鄉黨而已君世居都城乃傍城築室瞰溪而南山森列一望甚遠縱橫不過二三丈許外未免於利名交關而過數步則幽人逸士之居也然君與人無甚交涉怨惡亦以是取足而無他營晚始作大室天寧寺傍亦取其不涉關市耳君氣貌偉然宜於世無所不可而利名之場

宜至死不休也。去朝密邇而不往爭名。出入於市而不就爭利。則其可書者衆矣。君卒於紹熙四年六月壬寅。得年五十有七。曾大父賜。大父肇。父從政。先妻陳氏。繼季氏。贈朝議大夫迪之女子男三人。長箕。次範也。少簡。女三人。適楊顯。李召甫。夏煥。孫男四人。女一人。皆幼。銘曰。

人生何爲。爲其有欲。欲也必爭。惟日不足。相足而休。惟君也。獨抱此入土。吉不必卜。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禮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即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昭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顯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越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失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鏡。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慶質。女六人。其婿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慰。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九

墓誌銘

先妣黃氏夫人墓誌銘

乾道九年十月有二月二日。永康陳亮與其弟克合葬其母夫人於龍窟臥龍山之上。蓋家君之志也。於是亮泣血磨石而書曰。

還山而葬。耐於其姑。是爲十有四歲而生子。生之二十三年而沒。沒九年乃葬。其子曰亮。充。而其出則黃氏。武經郎諱大圭之女乎。不能從死。乃從以居。且葬。率妻孥以酒。壻。絲竹。終身不至其廬。天地無窮。不孝安贖。死則葬我墓之隅。後千百年。猶不廢其爲陳氏之墓。則必遇君子長者之人夫。

孫夫人周氏墓誌銘

始孫實從余游。余不知其母沒若干年。而其葬之與未也。於是時余蓋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豈夜腐心疾。首不忍聞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問人乎。後二年始克畢事。因顧謂其友。卽填溝壑無憾矣。獨實慘然於衆人之中。若不能自容者。蓋其母喪猶在殯也。實家故貧。遇歲大旱。實滋以恨恨。明年淳熙乙未。謀撥其衣食之資。及秋而葬。且將乞銘於余。以告哀於百世之君子。立秋之一日。實得疾不起。其父哭之至於慟絕。少定則祝曰。吾不以汝死而不終汝志也。竟以九月丙午葬其母於距家一里馬雙塘之

側。先事道其仲子格泣且拜曰。子其重哀我亡兒。余固哀之者。乃爲其銘曰。

來徒永康周其姓。實則有女序來聘。宜家宜子又實敬。四十有二壽。則竟七年乃葬。貧斯病。子知其罪制於命。父不忍欺情之正。我非其人銘豈稱。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義烏商盤奉其父命。將以淳熙二年十二月二十日丁酉。葬其母夫人於去家五里橫塘之原。先事禮門升堂。而再拜曰。天不降不孝之罪於盤之身。而奪其母。淚徹九原。而不能以有及。至於免喪。又不克即死。惟是得葬日月。遷延至此。生死愧恨。敢丐一言。以昭其墓於永久。以寬其萬分之罪。余爲之惻然。答拜曰。此孝子慈孫之請。昔之君子所不愛其力者也。然余嘗嘆士之把筆爲文章。以自名於時者。何嘗不爲不朽之慮。人亦往往樂得其言。以自託。至或身未及歿。而已無傳。其尤長者。繇是而數百年。而零落盡矣。始望之不酬。所謂文者。果足顯乎。況余志念衰。索圖所以及身之計。懼不自保。雖欲應子之求。其何以應子之求。今子之邑。已多賢士大夫。且吾亦誠懼夫不越之罪。盤無以答。而強請不已。又使吾之親友。故舊交逼。而致其辭。余不得自通其意。獨念其嗜好之不類。或者文之不足託。而後世當有悲其志者。失人姓陳氏。曾祖裕。祖鏡。父宗高。年十七。嫁同邑商君。子男頌。次則盤。浩先卒。慶質。女六人。其婿樓。知點。陳謙。亨。喻。憲。餘未行。孫男一。女一。皆幼。以乾道九年十月十七日歿。於是永康陳亮銘其墓曰。

夫不以窮自慰。而爲是邦之彥。子不以愛自驕。而爲處子之秀。得年四十有八。是爲夫人之壽。

章婦胡氏墓誌銘

故太常寺主簿稽雲胡權。經仲能以其學行奔走數州之士。士往往以不得從其游爲恥。然亦爭好傳道其所爲。初章德文侍郎有從子。年十許歲。失父精神。已自能凌逼人。人固奇之。而亦以此不保其他日也。經仲獨託以女。稍長。名浩。而字曰養直。及胡氏女既歸。其姑殊愛之。養直亦更折節自愛。婦又事事可人意。以經仲故。相傳閭里。養直晚於家事。乃有不自得於中者。時時以杯酒自放。婦蓋愛之。亦不敢傷其意也。然獨奉事其姑。彌謹。一日。相其姑色微有不悅意。時蓋已屬疾矣。爲之數日不食。曰。十四五年。婦姑團圓之意。乃更以指尖事破壞耶。我不足爲婦明矣。且死。常若不釋然者。死時年三十六。余與養直早相善。入弔其二兒。長短相去。案上下聞耳。慟哭對客。悲哀伏地如成人。旁有女奴抱一嬰兒。以立。意慘涕泣。下余爲墮淚而出。有以知其母之可書者衆也。養直於其死若干日。葬之某所。原實淳熙三年九月某日。聞泣爲余言。甚矣吾哀之不可紓也。吾婦今亡矣。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銘曰。

生而事姑。死猶不滿。此心昭然。其存彌遠。

胡夫人呂氏墓誌銘

往余聞呂氏母勞苦有功於家。晚以其女孫妻吾從叔。次愈。蓋猶及識之。於是時年七八十歲。言語質實。無飾。撫問其旁兒女子。諄諄有恩意。因嘆承平遺民。雖婦人猶能如此。其女孫之嫁胡氏者。有子從余游。聞其始嫁時。蓋甚少。舅姑辛勤起家。冀得婦以相吾事。且又未有他婦。已自能勞苦。以取其舅姑歡心。諸

叔之幼小者撫視加憐惻焉其後各有婦常先後彌縫之故上下無大闕失要之雖女訓久廢不用彼其在父母家習見其尊上人所為宜不誤人家事也呂氏世居整之永康曾祖孟祖該父章年十九嫁同邑胡汝弼從余游之子名括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下有二子尚幼一女適東陽陳師古嫁之二十九年以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卒明年十月有二月甲申葬於去家二里先塋之側先事括拜且泣曰括無以自致於其母者且傷吾母之德由是而漸盡矣雖其邱壠他日未可知也余無力以重之為書其石曰吾後次夫人以存其大母之遺風吾因其大母以著太平之遺民銘乎遠矣庶及其墳

章夫人田氏墓誌銘

始余於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於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九相繼至自是歲時往來如舊故每見其父巨川終日對客足未嘗越戶限而飲食以時品具精潔戶內如無人聲余固心知其得助矣久而習知其家事則又有異焉巨川少時頗自豪視鏡如囊土已更折節以事生庶夫人不使戶內有一毫滲漏以發越其志而昌其家及夫人之父春秋日以高相其甘旨使無闕而已不欲其兄弟為賢人以生也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尙健家事不以累汝至於房閨細碎夫人亦必為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憤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嗚呼三綱五常聖人致意於其間者詳矣學之不講自男子處之不能以得其道況女訓之廢於今千載如夫人之資性適有合者余甚異焉夫人性居之縉雲曾祖玉祖褒父大亨年二十歸永康章濟巨川後三十有三年當淳熙乙未以十一月十三日卒又三年正月十四日乃克葬子男三人從予游者也女三人長適沈驥次許嫁胡梓次未笄孫男女合六人皆幼三子者奉其父命與吾友徐元德居厚之書以來曰願有述乃系之以銘

黃頌之原四山壁立幽固靜深夫人之室

徐婦趙氏墓誌銘

余往貧不能自食鄉人徐介卿欲以子碩屬余而使食焉余謝不敢其後計窮竟出此而介卿之死久矣自其故所往來皆莫余助其勢獨難於介卿在時以是尤念介卿已而閉頌聯姻皇之近族冀得官以立門戶余切嗟是非介卿之意也然碩方務學不輟晚又見其文日以進今年春三月十有四日其婦既歸殊不類貴家兒女上下相顧欣然其姑大恨得婦之晚余時為客亦以為事往往出意料之外介卿於是可以瞑目矣甫二月而其婦病及余客臨安得碩書告以婦死惟恨不孝不克事姑也碩哭之過悲將以九月之十日葬婦未及有子異時孰知其婦之為可哀也曾祖某嘉國公祖某集慶軍節度使父某今為武翼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於是陳亮同甫與之銘而葉適正則為之書其石銘曰

徐氏再世之墓其名曰李園旁有小塚是為濮王六世之孫而碩之室為女二十有七歲為婦一百有三十日生死宜之是為永舉

夫人王氏改葬墓誌銘

往時義烏何茂恭以文稱鄉人之欲銘其墓者必屬筆於茂恭余猶記乾道初余就姻茂恭家見茂恭銘其從母王夫人之墓其文工甚茂恭口誦一二過余能隨記其文復為客道之茂恭撫掌歎世有強記如此者今十四五年矣當淳熙庚子夫人之夫喻君夏卿將以十月二十日改葬夫人於智者鄉雷公山下以茂恭舊所為銘文示余求改葬誌茂恭死八九年其文愈可貴重余讀其所為銘文為墜淚久之余安能誌人之墓況又能於茂恭文外更著筆耶第以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無辭以卻夏卿之請夏卿四子次子大方早夭其孤退老又天婦陳氏守義不去以棺老為嗣夏卿與夫人又以長子義方之子槐老重慰安之下至房幃碎事夫人不使陳氏有所憾義方早喪婦一女又孤夫人亦命陳氏母之惟留子槐老一人故義方安於再娶知方有瘖疾夫人憐之亦令得所配夫人在時有子槐老今又有林老者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為學而已卒不以一事損其均平之德猶以不及見其有子為恨今有子四人曰樺老榆老樺老樺老而汝方亦能以學問自見於鄉閭樺老今名宏有俊稱樺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樺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而夫人皆不能待兩女嫁高克忠趙悌豐約一取命於夏卿夫人止計其女功所當為者彼其一家之所以和平而無閒言雖夏卿處之有道而夫人之為慮亦甚密其大略之可言者如此而余不及知其詳也茂恭之所已載者今皆不著茂恭名恪夏卿名上從師下則余先祖私諱而余永康陳亮也銘曰

一夫一婦本無可言有子及孫如十指然生既無一毫之憾死以著夫人之賢

龍川文集卷之三十

墓誌銘

汪夫人曹氏墓誌銘

紹興癸亥歲從事郎金華汪公浹自江州德化縣主簿罷歸久之以是歲卒其後葬邑之慶雲鄉所謂東彌塢者又三十有五年當淳熙丁酉三月辛亥其配曹氏卒子泌等將以己亥二月丙申舉而合葬焉先事泌以母夫人行實一通哭授其子俊臣奔走以告永康陳亮曰泌頗有講於子也泌之母葬有日矣惟是不得離其柩行以謁也昔者先伯氏有子實婚於陳氏於泌之母為諸婦閨內之事不能以欺子矣吾子幸而賜之銘以宜昭先懿使後此千百載不知其為汪氏之時猶賴以存其墓豈惟以掩蔽其孤之不肯而異時姓字又獲比數故願吾子之哀泌也亮頓首對客以不能辭又念君之力足以收一時有名位者之辭以自厭滿假如足以及君所言猶且不敢況又非所及乎俊臣奉其父命纏綿不止亮復以為意方熱時忽忽不自覺爾久後固將大悔第歸熟計之亮退而讀其狀見其所載主簿公與其兄將仕義居三十年閨門肅睦如其為父子之居者將仕凡三娶先後之姓不能以皆同而夫人處之如一奴也主簿歿時夫人年方四十四男二女皆幼夫人輯理門戶咸有節法過者不知其寡居也蚤夜自躬其勞以進其男子於學女子非女功不輒習故泌與其弟天錫澄溥皆令入粟補官以試其藝業於計臺女之長

者以歸奉職郎通判事國軍府事王統。次嫁時證。證固大家子。不幸天錫。滯。滯皆相繼先夫人而亡。夫人又爲之存撫其孤兒。使各各有立。視其父之存者。今其孫九人。曰正臣。表臣。俊臣。廷臣。堯臣。良臣。鼎臣。周臣。舜臣。皆能履職。册以自見。女孫十六人。其三人已嫁。楊濤。王杞。曹蒙。其婿也。祀爲承務郎。使主簿。而在所以處其子若孫者。宜不過如此。然夫人不自以爲功。每曰。是其先君之遺澤也。晚歲一切委事於二三婦。又如不諳其有家者。其他閨閣細碎。可紀尙多。與亮所聞皆合。然後知亮之果不足以任此銘也。既而必以書來曰。泌事獨不悔而已。苟不得不止也。乃敘次而使刻焉。曹氏在金華爲良大家。曾大父隨大父介父。夫人享年若干歲。銘曰。

周夫人黃氏墓誌銘

亮外大父。閩門宜贊舍人黃公大圭。自其父訓武公。瑋嘗妖賊熾甚時。以死捍鄉里。而舍人公亦能擒虜。別將以自見。故黃氏在永康爲聞家。舍人六男。皆早世。長女嫁同邑陳氏。是爲我先夫人。次女年十有四。則嫁同邑周。三男。曰擴。曰揚。曰抗。兩女。一以歸亮之弟充。一歸釋雲。潛萬中。又三十有三年。以淳熙己亥六月二十有四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于去家十里長蘭山之原。其地蓋屬釋雲。其女兄之子寶銘其墳。銘曰。

劉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姓。世居婺之金華。曾大父良直。大父忠。父文德。年十九嫁同邑劉君大禮。生男三人。淮。淵。濱。女三人。長適楊。類。次在室。嫁之三十二年。當淳熙壬寅七月二十五日卒。其年十有二月一日。丁酉。葬邑之慶雲鄉杉塘原。先葬淵。以劉君之命。問銘於永康陳亮。數年以來。亮以與世不合。甘自放棄於田。夫樵子之間。誓將老死而不悔。一日。金華二。三子相尋。蕭寺中。問其舊學。爲何事。使人惘然。如有所失。墜。思欲溫奮。起廢。而忘其志念之既落。其一。人則淵也。今年春。淵之母夫人疾既篤矣。然猶往來不輟。朝記夕省。若學之不可以頃刻已者。問其故。則曰。吾母之志也。未幾而遂死矣。余悲之。推此道也。則所以事其舅姑。以及其夫者。宜其皆可觀。而其詳不得而具也。銘曰。

不自憫病。而淑其子。曰母之愛。則有餘美。是其藏也。可以詔千萬年者。未耶。言之不文。理則近是。在爾後之人。尙其克爾。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始余聞東陽何君。堅才善爲家。積資至巨萬。鄉之長者。皆自以爲才智莫能及。然堅才方端居深念。平生爲學之志。於是不酬矣。遺其子。遂從一世士君子游。又招至邵康似之。使造適。遇述從之。學似之。有聲學校中。及爲甲辰禮部榜首。世多知其人。似之亦善稱其四子。謂足以如堅才志。而堅才死。遂實主家事。師其四弟。以奉母夫人杜氏。惟謹。而門戶綱紀。一切聽之。述如堅才在時。人往往言。述才有父風。或曰。是四

弟爲學之驗也。余獨心知杜夫人之有異於人。夫母主於愛。愛之過則長幼必失其序。而家事莫適所主矣。今父死而五子以次聽命。余雖不及知夫人處家之詳。而其大略固足爲寡居者之法也。夫人姓杜氏。世爲東陽儒家。曾大父義。大父伯忻。父杉。夫八年十九歸何君松堅才也。以淳熙丙午閏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五十有四月。子男五人。女四人。長適同邑郭江。江兄弟爲東方學者。次適從政郎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准備差遣。鞏。壽。卒。餘未行。孫男三人。存。據。恬。諸孤將以丁未十月二十九日合葬夫人於松山鄉寶山原。堅才之墓。先事述。踐行以見永康陳亮。而哭曰。葬日迫矣。閨門之懿。將隨葬而泯滅也。吾母早奉其姑勤甚。晚歲復迎外王母以歸。養。示諸子以孝也。吾父死。而我兄弟居喪。不使一日廢學。示諸子以無忘先志也。衣食足矣。而機杼之事。雖老不置。示諸子以不忘本也。使令具矣。而鞭扑雖有不用。示諸子以尙寬也。至於平生妯娌之無閒言。鄉閭親戚之有恩意。人人類能言之。吾子盡爲逮。嗣其所以永久者。亮語之曰。子之言皆是也。而我又以知君之母。惜乎吾文之不逮也。於是與之銘曰。

劉夫人何氏墓誌銘

紹興之年。余客臨安。凡三歲。父母願其有室而命之歸也。義烏何茂恭欲妻以其兄之子。於是義烏之富言何氏。茂恭兄弟俱能文。而茂恭聲聞尤偉。余貧甚。權不得當也。諸凡茂恭姻黨。皆以爲不然。獨武義劉君叔向力贊其說。且語吾父趣納幣。又明年。乾道改元。余往就姻焉。姻黨咸在。而叔向之妻茂恭之女弟也。於是茂恭之母年七十餘。兩子一女。相與爲命。門戶方張。和氣充滿。入其門者。油然而生敬。愛諸孫女如女。然而尤念吾妻爲類。已以故劉氏姑視之特好。而叔向於余亦加厚。茂恭罷官。官之永新。諸公爭知其才。旁觀者亦以橫飛直上爲不難也。而壬辰之春。一日無疾而死。又三四年。母亦下世。叔向與其妻會葬。而叔向死焉。茂恭之妻未幾亦死。吾妻之父以淳熙癸卯七月之晦。其死如茂恭。獨劉氏姑與吾外姑向無恙。丙午之春。俱集於外氏。劉氏姑語余曰。我生於七月二十八日。歲煩遺禮。而不一顧我。如不遺也。余笑曰。是固其初心。今當償之耳。及期而往。出門迎笑。大會親族。勸酬達旦。而意殊無已也。是夜將繼之以樂。杯未行而舉手扶頭曰。病。余往視之。則死矣。嗟夫。盛衰相尋。本不足計。而生死之際。其誰爲之。乃使其兄弟之死。如一人。余亦不自知其哭之慟也。二十餘年之間。爲月凡幾。爲日凡幾。何氏。劉氏。其變如此之亟。而余窮蓋如初。變之道。獨至於余。而遂息耶。是又可歎已矣。夫人姓何氏。曾大父京。大父先。父傑。年十七歸劉氏。死時五十三。子男三人。三復。監衢州北較務。三友。三進。女三人。嫁黃華。黃述古。皆佳子弟。而述古嘗以國子上禮部。幼未行。孫男三人。女三人。尙幼。夫人志意疎豁。語言明朗。遇親族上下。不問貧富貴賤。皆有恩紀。大略似其父。而不類婦人女子。然樂人之飲。而不自飲。終日言笑。而無可擇之言。閨門懿行。雖處子不能過。豈其得陰之正德。而無其幽吝之氣耶。此亦婦人之傑也。始叔向之葬。在家傍五里金塘之東原。諸孤將以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合葬。而謂亮何以使吾母雖死而不亡乎。亮固力不足者。將藉友朋以自助。銘曰。

姚漢英母夫人沈氏墓誌銘

余世居永康之村落間雅不喜遊城市遇友朋在焉則過之一日過同舍生姚怡順道於園中其門桑柘環合一徑幽長如幽人逸士之居升堂而拜其父則風貌淳古語言質實使人失其所以欲當欲貴者竹牀瓦器品具精潔閉門濟濟又若不待禮法而自合者余雖不及請拜其母而心知其閨內之懿矣久之而怡之母夫人死死後乃知其為故吏部尚書陳良祐之外兄弟蓋其夫妻安貧不以親戚之貴遠而有賴焉雖其友之子不得而知夫人從子徐君之茂登科從仕日有聞而怡之友林君大中徐君木亦浸浸有列於朝獨怡贈贈太學夫人亦不以是而愧其子徒欲其學業之久而不怠也夫人姓沈氏曾祖某祖某父某娶之金華人年若干歸永康姚君某子男一人怡也女若干孫男若干女若干適某夫人以怡入太學遇高宗皇帝慶壽恩得封孺人嫁之若干年卒於某月某日越一年當淳熙戊申冬十一月十有八日葬於邑之承訓鄉馬義弄之原而以銘謝其友陳亮辭不獲則敘其略如此銘曰

凌夫人何氏墓誌銘

浦江凌堅從余學往十年時余嘗弔其大父之喪其伯父杞實任家事而堅左右之升堂而拜其母則窮然端重如五六十許人令人生敬者徐而問之乃知堅失父時母方二十而娠及生堅則毅然誓不再適父母欲奪其志而不可亦未聞堅之必成立也家政出於舅姑而輔其內事惟謹房戶細碎無不整辦舅姑日以老則一切聽之其夫之兄繼毫以上未之或與也惟課堅以學晝夜不使少怠曰汝無死乃父足矣及堅能與薦書則曰是可少塞門戶之責也堅不懈愈度卒能以姓名自見於諸君子之間始為之開眉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於地下也汝其意自力使問學更有聞焉則我死矣自餘惟伯父之命是恭也及余奔走於禍患而莫之解則聞堅之伯父死余欲哭之而不能未幾而堅母亦死實紹熙改元十月之一日得年五十有一而求余銘其墓堅於余休戚每若相關者余心許之而困於囚繫小定則堅來曰堅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堅母於縣西三里德政鄉華表原先人之側墓內之誌已矣何以相其墓上乎堅母何氏名道融字處和紹興諸暨人也曾祖祖祖滿父新年十九歸凌君楠子男一人堅也孫男二人鼎泰孫女嬌堅數為余言堅母好讀書知義理於先祖妣治生之際能迎其意而奉承之於先父既死之後能廢琴不撫以撫其孤敬上恤下內外親屬皆有恩意而寡居不自謂能也余為誌其大者則表裏本末皆隨以見於是永康陳亮為揭銘墓上而晉安吳學允成實書之銘曰

呂夫人夏氏墓誌銘

夫人夏氏世居婺之永康曾大父恭大父開父深年二十有七嫁同邑呂君師愈呂君先娶夏氏生一男一女而歿蓋夫人同族女兄也夫人初歸呂氏家道未為甚裕呂君不遺餘力經理其家至有田近數千畝遂甲於永康夫人節儉於內課女工甚悉以輔成呂君之志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於士林取其女若夫置屋傍使能自昌其家蓋繼為人母者之所難也及夫人所生之子浩以賑濟得官夫不為動及用是而獲資於漕臺乃始為之喜曰汝父本非私汝直為今日爾更能自力以明父之志適吾心也約為怨家所告幾陷不測語連呂君浩詣闕告哀請以所得官贖父兄之罪朝廷義而許之里閭族黨咸以浩年少不知事體為人所戲弄自喪失一官浩亦慙見其母母語之曰汝今日不怠自力於學已能明父之心矣尚將何求其後既許約居外以事生產亦許浩自讀書於外獨與少子源俱曰汝歷事未多讀書未廣自力家事以代父之勞所得亦既多矣婦人女子之不溺於愛區處其子切於事情而無遠夫之志若夫人者能幾而享年止於六十有四以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卒五年二月二十七日葬于趙侯祠南山之原孫男五人季魯季殊季懷季恂女三人尚幼前事約浩源扣子門而哭蓋亦哀吾母而賜之銘且吾父之志也余方叨被誤恩褒嘉之語非所宜蒙訓誡之辭不遑寧處思所以休息暮年而報稱天地之造者懼未之逮而敢言文乎獨欲使一世知予無所怨惡而鄉閭幽閨之徵往往具知之故勉從約浩之請而系之銘銘曰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義烏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一時豪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為同年進士其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為婦年纔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遠離自感亟欲為其親一日之祭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日常少子野亦說得一官以終配傭之樂有男一人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為余誦言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橫石以誌其哀余龍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儼儼者寧聞死生子野具石余為其銘

水龍吟從詞錄出

鬧花深處屏樓。畫羅半捲。東風軟。春歸翠陌。平沙茸嫩。垂楊金淺。暈日催花。淡雲開雨。輕寒輕暖。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寂寞憑高念遠。向南樓一聲歸鴈。金釵鬪草。青絲勒馬。風流雲散。羅綺分香。翠綃封淚。幾多幽怨。正銷魂。又是疎烟淡月。子規聲斷。

洞仙歌秋雨追次李元膺韻

瑣窗秋暮。夢高唐人困。獨立西風萬千恨。又簷花落處。灑碎空塔。芙蓉怨。無限秋容老盡。枯荷催欲折。多少離聲。銷斷天涯。似蓬山去後。方士來時。揮粉淚。點點梨花香潤。斷送得人。間夜霖鈴。更落葉。梧桐孤燈成暈。

虞美人從詞錄出

東風蕩颺輕雲縷。時送瀟瀟雨。水邊臺榭燕新歸。一點香泥溼帶落花飛。海棠穠徑鋪香繡。依舊成春瘦。黃昏庭院柳啼鴉。記得那人和月折梨花。

附錄朱文公經濟文衡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答陳同甫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之。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補遺

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則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何義門云。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季宗第三卷。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有為。望季宗不。應作此。此必為俗本所節。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三先生論事錄序。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誤。明刻朱子大全。集目錄中。尚有三。

法深無善治從百子金

風林無寧翼為不得。急湍無縱鱗為不得。操權急者無重臣臣不得。持法深者無善治民不得。奸宄之熾。皆由夫禁網之嚴。罅漏之多。亦由夫防閑之密。故聖人不忍盡其術。不忍斷其橫。

畏羞于君子從百子金

見辱於人。越夕而可忘其辱。不足恥也。見羞於君子。累世而不泯其羞。不可忘也。此丈夫所當履。其道免筆誅口伐於華門主賣之間。實其行。免心喪膽落於目瞻耳聆之餘。

梅花從金華詩錄探入見全芳備祖

疏枝橫玉瘦。小萼點珠光。一朵忽先變。百花皆後香。欲傳春信息。不怕雪埋藏。玉蕊休三弄。東君正主張。

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之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答陳同甫此段謂漢唐之君全

夫人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答陳同甫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不盡善則一而已來論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得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卻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爲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毫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我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開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於點化而其質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鍊淘擇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星不亦悞乎

論理欲係義利邪正之閒答陳同甫此段謂但反之善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霸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閒察之愈密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敬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貧賤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爲哉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爲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邪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飾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下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互古互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論聖門成人之說答陳同甫此段謂子路之問夫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爲出於子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莊子再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答陳同甫

憲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未聞可報踉蹌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使憲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侍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轟拳大錫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敢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審而世間一種不相識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日久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爲粗識廉恥而又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以思悚慄慄慄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迴絕流輩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強僥億以千鈞之重而不愛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免人行已久且夕必有回報似開後來願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自不復可出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爲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相見聞預得紬繹而面請其曲折庶幾猶勝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答陳同甫

數日山間從游甚樂，分袂不勝惘然。君舉已到來，烹茗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二日便歸。蓋城中諸寄居，力來言不可行，深谷前日衝擊之行，如此則山間之行，不容復踐。老兄與君舉能一來此間相聚，為幸。官舍無人，得以從容，殊勝在道間置車中，不得終日相語也。君舉兄不敢遽奉問，幸為深致此意。千萬千萬，戰國策論衡一書，并自注田說二小帙，并往觀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萬攜來。陳叔達說有韓公所定禮儀，尚未及往借也。別後鬱鬱，思奉偉論，夢想以之。臨風引領，尤不自勝。

君舉竟未有來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顧。勢須秋涼，乃可為期。但賤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早勢已成，三日前猶蒸鬱，然竟作雨不成。此兩日晨夜凄涼，亭午慘烈，無復更有雨意。雖祈禱不敢不盡誠，然視州縣間政事，無一可以召和而弭災者。未知將復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開力懇求去，緣待罪文字未報，未敢遽發。今遂遣此早慮，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罷則幸甚，不然則未知所以為計也。不審高明將何以見教也。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驚魂未定，未敢遽下語。俟再得餘篇，乃敢請益耳。整人得錢守比之他郡，事體殊不同。他人直是無一點愛人底心，無醫治處也。趙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其會教荒官吏，殿最以開以方俟罪，嫌於論功，遂不敢上。不知錢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實可惜也。書讀破題，真張山人所謂者，相題詩者，句意俱到，不勝歎服。他文有可錄示者，幸併五篇見教。沈此昏憤也。向說方巖之下，伯恭所樂游處，其名為何。其地屬羅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向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嘆，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諸友朋坐夏安穩，山間想見虛涼，無城市歎煩之氣。此所授之次第，亦可使聞一二乎。可與立者，未可與權。願明者之審此也。

病中不能整理別頭項文字，閑取舊書讀之，亦覺有味。於反身之功，亦頗有得力處。他亦不足信也。示諭見予之意甚厚，然僕豈其人乎。明者於是乎不免言之翼矣。震之九四，向來顏魯子以納甲推虛命，以為正當。此文書恨未曉其說，今同甫復以事理推配與之暗合如此。然則此事固非人之所能為矣。附託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紙筆既也。叔昌所云，初實有之。蓋意老兄上未及於無情，而下決不至於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來書，乃知老兄遂能以義勝私。如此真足為一世之豪矣。而區區妄意所謂淺之為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得得小屋三數間，可以游息。春間嘗一到，留止旬餘。溪山回合，雲烟開敞，且暮萬狀，信非人境也。嘗有數小時，朋舊為賦者亦多。薄冗無人寫得，後使當寄呈求數語。韓文亦許為作記文也。此生本不擬為時用，中間立腳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歸。自近事而言，則為廢斥，自初心而言，則可謂愛得我所矣。承許見顧，若得遂從容此山之間，款聽奇偉驚人之論，亦平生快事也。但聞未免俯就鄉黨，正恐自此驚騰未暇，尋此寂寞之濱耳。策問前篇，鄙意猶守明招時說。後篇極中時弊，但須亦大有更張，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廣法，吾恐無法之害。又有甚於有法之時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論大義，亦恐後瀾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據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可勝揀者。願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末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衛公

又問答

集一本致几閒，此公才氣事業，當與春秋戰國時何人為比。幸一評之，早以見寄。幸甚。

又問答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辨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鬱，伏惟尊候萬福。歸來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說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而罄其說，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袖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以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來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悚仄悚仄。

又與陳同甫問答

人至忍辱，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好，亦不是躬耕。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與平日議論同一闕振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尋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知關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為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量，俱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座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卻不可委之他人。千萬頭為取以見還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它所誦論，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論論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矣。細讀來論，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云，非不雄敏敏捷，然枕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較。如今日計，但當窮理脩身，學取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遂而有以兼善天下，則庶幾不枉為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為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詞以蜀縑佳果吳棧，益見眷存之厚。願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嚶嚶些兒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味嘆以還，不知所以報也。喜今年夏中，相似小康，涉秋兩為鄉人牽挽，蔬食請雨，積傷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為腳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

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雜進向未見效意氣摧頹如日將暮恐不得久為世上人矣來諒衰衰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落如此況能相與往復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閒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載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閒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雷之不能復措意閒也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甫閒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敏退就新懦趨營憚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掛齒牙閒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亭子卻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更掀卻臥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轟豪卻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為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熱不可居惟春煖秋涼紅綠粉葩霜清木脫此兩時節為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當往為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問生死遂為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之禮雖不以為隨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損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附叔度子約俾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為莫往莫來者矣如何如何

又答陳同甫

嘉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論正則自以為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必已相見必深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晚會不得如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所論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論如僕所見卻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蘇曰揚於王庭乎就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乎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卻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為何如未敢容易下筆也來時有大正志學之語達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心於四端之微以求乎堯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蠡蠡當坐之時之心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為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未相出何必我家操此首皆有味也夫聖賢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久止遠當當其可則其所以自為時者

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自開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來也專使之來伏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寶之賜感叙不忘之意愧汗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永感每辱記存始生過為之禮極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陰伏惟尊候萬福嘉既老而病無復強健之理比約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正路與奇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論鄙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得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實不同處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蓋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兩股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論者或是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如何向見此公差強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嘉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奉教所云心亦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開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攬撥留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卻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輾轉經綸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論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附錄葉水心先生文集

祭陳同甫文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勸事。學而得之。又相比飲。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龍。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韶壤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鄰棄捐。亦其常理。子重受禍。噫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射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龍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我。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鑄體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俸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嗚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

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得喪壯老。二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幼時。周參政奏請爲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整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說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雄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召見。侍臣恥不謂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

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顧內禪。決矣終不報。緣是在庭交怒。以爲恠狂。前此鄉人爲憐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羹。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與何北四殿。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爲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神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葬家側龍窟馬鋪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直嬉笑視。不與爲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韻得方字。搖膝朗唱曰。世間此物多謂馬。寶匣還宜出上方。相慘慍。亟入復出。出入數四。客息恐不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曰。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率。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劄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蘭薦於上。蘭上所厚。得召對。上壯其貌。觀其言。故官爲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鄂州。道知光化軍。還朝。光宗曰。壽皇以卿屬朕。姑爲郎。相伴乎。公謝曰。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邵州。以謝原明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罷。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睡毗激發之憤。構害嗜螫之苦也。相傳以嫉。望風而忌。爾然二公自料。苟其人志不復君之讎。慮不足繫諸夏。南北固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容。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隅亂說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別。又足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其葬焉。外戚擅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擅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窮鄉素士。任百年復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勇犯先軫。識略猶不到。公子勝新垣衍。奚蘇知之。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身藏景匿。而人不能覩。必我用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問。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視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歎今日人材多求。如道甫。勢難。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在。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乎。是以併誌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銘曰。

嗚彼黍離。孰知我愛。竭命殫力。其爲宗周。嘉定十四年正月日。

龍川集序

見前

余既爲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邱侯真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敬。推官趙君崇爵。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真長不惟收印舊故。存其家聲。可以託

生死厲薄俗。至於趨然以其文字廢與任爲已事。僚友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做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彙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涵澤聚。天霽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澗起瀄。發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

陳同甫抱膝齋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鑿。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愆歲晚。譽已塞世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備書所不傳。羣士欲焚朋。譏阿致囚籠。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神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

昔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博查。培風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振二千年。柔條起衰頹。念烈儻天回。意大須事匪。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搭。莫作附侯珠。彈射墜埃壒。

余重刊龍川文集。工將竣。讀葉水心先生文集若干卷。有祭陳同甫文。龍川集序。書龍川集後。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共四篇。又題陳同甫抱膝齋吟二首。檢閱龍川集序。原刊已弁諸簡端。其餘文三篇。詩二首。宜補刊以附於後。益見二先生相知之深。以致夙好而徵友誼云。後學鳳丹謹識。

二十二世孫陳坡跋

公世居永康之前黃。嘗遊義烏何茂恭公之門。偉其品學。妻以兄女。有丈夫子五。第四子肇。十八府君。始也。公集在永康。向有刻本。板凡數易。嘗覓得三種。惟得於金郡者。刻最工。而訛舛處。則皆仍其舊。茲特商本派而重梓之。其訛舛之顯然者。與派孫新與略爲訂正。內有脫句。苦無善本可對。及閱朱文公集。有附刻公原作。始知落去十字。即從旁添註。以完文義。其見於他集者。補刻數篇。如金華書目所載毛晉跋。本有詞七首。從黃昇花菴詞選採入。語多纖麗。或疑贗作者。概從略焉。至朱子經濟文衡及全集。有與公問答文十餘篇。則爲增刻附後。與原集呂成公答書並存。足見公當日雖與諸公各行其是。而仍不廢往復講明。無所爲門戶之見也。刻成。略記錄起於簡末。時道光二十九年嘉平月。

月樵都轉提舉崇文書局。柏心亦預鑄校。暇語都轉曰。陳龍川先生者。公鄉人也。兵後遺集猶存否。都轉曰。燬於兵燹矣。柏心家有二藏本。一爲明刻。一爲國朝道光時刻。乃取授都轉。合二本校之。字畫舛誤。悉爲刊定。遂繕寫重刻。夫龍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傑而有志聖賢。坎壈不遇。乃用文章顯。雖閱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轟虹電。猶揮霍震爍於霄壤。都轉之汲汲刊行。非獨以興起鄉人。又將使天下俊偉傑之士。讀其書而慷慨奮發。遺棄委瑣卑陋。卓然思自躋於高明光大之域。則其有功於人心學術也。豈淺鮮哉。刻成。屬柏心紀其事附諸末簡。同治戊辰秋仲。監利王柏心跋。

龍川文集辨論考異卷上

卷一

宋史本傳

安坐而盈者... 戒懼之不可以忘... 宗之積累... 服陛下之仁... 康寧判官廳公事... 日... 存...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三九五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三九六

車村臣... 備... 文... 母... 少... 種... 王... 告... 墓... 上孝宗第一書...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上孝宗第一書

備過於履... 正當... 固不知... 一戰... 之... 陛下... 與...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第二書

為天下之正論... 亦...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第三書

舉江浙間廣之士... 亦...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此君天下者之所當... 矣... 石虎... 不察其前...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三九七

卷二

中興五論序

而留神裁察明本義幸今依

中興論

以俚俗論之明本義之今依今東西瀾互綿數千里明本義湖本均無他奇總明本奇誤可奈虜人以
為天設之險明本義湖本均而均隨信陽及光黃一切明本義湖本均先脫一黃字明本義湖本均精開謀明本義湖本均
之謀明本義湖本均不從上明本義湖本均四川之帥明本義湖本均以待風翔之虜明本義湖本均惟陛下財幸明本義湖本均

論執要之道

以幸天下明本義湖本均

論勵臣之道

以臨於王公士民之上明本義湖本均

論正體之道

而嚴大臣之執守明本義湖本均

卷三

問答一

競智角力明本義湖本均豈其將以私天下哉明本義湖本均未有以異於湯武也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二

又豈管學古以從事哉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三

則舉世皆不復知所謂人道矣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四

諸公各已南面稱孤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六

豈不可與諸公之子孫族屬明本義湖本均共執國政哉明本義湖本均楚屈完明本義湖本均

卷四

必使之放廢中外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八

而一目之不精也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九

形勢之制明本義湖本均蓋懼其自代也明本義湖本均則衣非外物也明本義湖本均

卷五

問答十

然後為忠厚之極則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十一

而賈佗白季之徒明本義湖本均

問答十二

而可以人倫而廢之乎明本義湖本均

卷五

光武

有物而肆其整明本義湖本均故且身徇燕趙明本義湖本均

曹公

以幸天下明本義湖本均而與吳人爭南三郡明本義湖本均

卷六

符堅

符堅者明本義湖本均

韓信

榮陽明本義湖本均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明本義湖本均

薛公

則洛陽失援明本義湖本均

鄧禹

而況吾勝而彼沮明本義湖本均

馬援

耿舒明本義湖本均

漆夷而遠遠明本義湖本均

必作

卷七

諸葛孔明

諜聞無所窺明本義湖本均

呂蒙

有天下之深謀者也。明本有誤存，則除天下之患。餘明本則除以何中國之變。明本變作者，使其攻破樊、襄陽。無城字，未免參差。仍依明本無城字。

鄧艾

師次笮橋，明本無城字。皆誤。按：晉書，丁未三年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突誤也。

羊祜

此所以爲國之輔。明本無爲字，今依湖本增入。容有未善者。明本容未有善者，誤。今依湖本是正。抗敗則西陵可得。明本更教日四湖本。

崔浩

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明本謂作以，則舉一國猶擠虛耳。明本謂湖本皆誤。按：漢書李吉甫傳：請起兵必驚，管不先防。而圖遠恐，慮絕糧道。

李靖

張郃追之。明本無湖本。按：魏書，諸葛亮將張郃交戰，小者至不能自立。明本自誤有。

封常清

賊軍至則斂兵不應。明本作賊寇，越數載而僅勦之。明本無敵。請出師以討之。明本作出師，師以抗朝廷。明本作以抗，一戰而北。明本無。

桑維翰

曾不少傾。明本未嘗少。當依湖本作曾不少。以破敬達。明本以破彼其樂中州之繁華。明本其樂湖本。卷九

謝安比王導

端靜寬簡。明本解作端。明本作端。按：後文其諸名將未輔。明本誤名。符健、符雄。明本湖本均。王珪確論如何。

太宗方奮然有運天下憂憊之心。明本脫一有字。

揚雄度越諸子

劉更生之傳五行。明本傳五行。勉彊行道大有功。

此儒者之所大懼也。明本大懼。湖本甚懼。應從大。

卷十

詩經

願比諸君。明本願與諸君。

周禮

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明本黃帝。

春秋

而能正人乎。明本而能正乎人。誤。上孝宗皇帝鑒成箴。勿俾禍起於蕭牆。明本蕭牆。辛稼軒畫像贊。出其毫末。明本古家字與毫通。

策問

而寬濫之弊。明本寬濫。明本作寬濫。按：明本寬字不顯。玩上文。而求種藝之必生也。明本種藝。乃五皇極之事也。明本之事也。明師道以臨天下。明本而臨。亦付以死。明本作付。盡君道以宰天下。明本宰。而寬濫之弊。而欲一日盡去其寬濫。明本不寬。寬濫不誤。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明本宰。而廢置予奪之不當。明本不當。今汴渠已塞矣。明本已塞。量度權衡。寸爲十八。明本寸。是非數之正。明本是非正之數。誤。倒。銓選資格。思立法度以宰天下。明本均。其循名責實。及夫循名責實之意。明本循名。有循名責實。南子。有循名責實。代藩鎮之禍。明本禍。故朝廷尊嚴大臣。明本尊嚴。變文法。明本文法。及楊大年。明本大年。凡其弊有如明問所云者。明本作明問。制舉。誠得夫古者設制科之本意。明本多。今言之緩急當於時。明本脫此一句。

子房實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歎其前之不足為法明本前定今依以一正天下之仁明本一正龍川先生避改作正仍舊作正以存其舊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以供奉宣帝寬大之政明本先帝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隆明本三代之隆而第五倫李固之徒明本

周禮明本李固按後漢書李固字

卷十二

三國紀年序

魯用天子之禮樂明本故樂與三家共墮明本墮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終哉明本

魏今依明本魏本是正彼是不嫌同體也明本

龐統法正

天下方亂明本

齊王

皆專競於世明本魏本均專競明本魏本均專競明本

吳大皇帝

以徐豫幽青屬吳明本

呂東萊答書明本

王者之作明本依明本湖本增入今及此暇時序次真集明本

卷十三

高士傳序

仕有定時明本竊有慕焉明本

忠臣傳序

世例是非於成敗明本

義士傳序

其民之姓氏明本

謀臣傳序

則豈可不以謀而力為用哉明本

辯士傳序

使而不失辭明本子產有辭明本

中興遺傳序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上

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明本

卷十四

春秋比事序

書為藝之校官明本

類次文中子引

稱其書勝荀揚明本

龍川文集辨論考異卷下

卷十五

送韓子師侍郎序

不敢以聞明本

送邱秀州宗卿序

使之各有其力明本

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隨所遇而嘗有餘明本

送吳恭父知縣序

空所有當撝明本

贈武川陳童子序

自古聖人明本

後杜應氏宗譜序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下

同兄大五諱書明本諱書

卷十六

信州永豐縣社壇記

其旁之屋廢不復明本

重建紫霄觀明本

淺至於錫銖明本

北山善濟院記

飲二門於前明本

書類次文中子後

往往過多明本使遺書於子再拜而受之明本薛公謂子曰明本子離席而拜明本

書文中子附錄後

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明本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其例類博矣明本

書歐陽文粹後

不能上承聖意明本而其味常深長於意言之外明本

書林勳本政後

而蘇農出軍賦明本

題喻季直文編

便如茂恭在日明本

書作論法後明本

而自然典麗明本

卷十七

請仙歌

看白餐雪水底眠紫煙明本

章為足法明本

三部樂

聞弦明本

念奴嬌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下

勢成窺問強對明本

阮郎歸

願祝屆期明本

祝英臺近

百年忘了句頭明本

卜算子

悄靜菊花天明本

賀新郎

把當時一棹大義明本

垂絲釣

景物漸幽明本

洞仙歌

是鵬鷲搏空明本

祝英臺近

同樣霏微明本

三部樂

爭看搏空霜鶴明本

謝陳參政啓

陳善閉邪明本

謝趙同知啓

有密本貞明本

謝黃正言啓

劉銳何如明本

謝楊解元啓

立制莫識於今明本

卷十八

賀周丞相啓

足以流轉墨客明本

謝留丞相啓

所當明辨於十日之嚴明本

既濟中記通鑑洪通作洪

謝為知院啓

謝會察院啓

隨乃虛凡明本作隨湖本作隨按後漢書鍾離意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注姓字何千朝字明本字湖本而立諸公東而諸侯西而曰朝厚祿誤人湖本誤人

卷十九

與王丞相

而未嘗自言明本自謙湖本自謙按章聖皇帝明本皇帝王依湖本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議明本議湖本亦不宜久

與韓無咎尚書

而尚書撫存數載明本數載湖本數載

與徐大諫

不顧反汗之小嫌明本汗湖本汗按漢書劉向傳易曰漢汗其大變音誠令如汗之出而不反者也而

與章德茂侍郎又書二

又妻學更番病明本更湖本更按文恬武嬉明本相臣將臣文恬武嬉

又書三

義勇八千明本八千湖本八千按所謂疑人自相惜明本惜湖本惜按宋書江革傳父伯安太子中庶子

又書四

東西教歷明本教歷湖本教歷

與呂伯恭正字又書三

而執寸莛以撞萬石之鐘者明本鐘湖本鐘按前漢東方朔傳曰以莞闕天

與林和叔侍郎

亮親見坡為亮言如此湖本言如此

復樓大防郎中

郎署多暇明本暇湖本暇按慶福當需此時明本需湖本需按天已與奪之明本天湖本天按反以求死為快

台閣問福明本福湖本福按福

復陸伯壽

不如早與一死為快明本快湖本快按快法詳見上

復杜伯高

齊一變而至於魯明本魯湖本魯按欽羨之餘明本餘湖本餘按以當世道之亨明本亨湖本亨按

復杜仲高

然衆力又何足以遏方至之川哉明本川湖本川按也

復呂子約

庶幾成一不刺人眼也明本眼湖本眼按也

卷二十

王寅答朱元晦秘書

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明本墨湖本墨按且

又書

加以天作早勢明本早湖本早按黃公揭把歸之說明本說湖本說按文恬武嬉明本嬉湖本嬉按詳見前四千七百文一石

又書

又癸卯通書

又甲辰答書

所謂權歌者明本權湖本權按短曰短長曰短明本短湖本短按原心於秒忽明本秒湖本秒按誤處本秒忽明本忽湖本忽按要得

又書乙巳

頽然未嘗自辯明本辯湖本辯按堂後為寧廓一間明本廓湖本廓按無分當得此教耳明本教湖本教按六大字不敢強明本強湖本強按

又書乙巳

特愛忘分明本分湖本分按高林大枕而死明本枕湖本枕按

又書乙巳

與葉丞相

卷二十一

龍川文集 辨論考異卷下

辨正邪以立大計明本邪

與周丞相

亮什明本作什甚

與辛幼安殿撰

始聞作室甚宏麗明本始如

與張定叟侍郎

想其遺烈明本想作烈按按意意作弄切音雖佳也

與彭子壽祭酒

治之於漸積明本漸有積應從積

與吳益恭安撫

不可當吾世而失諸侯明本而失諸侯亮已為枯木朽株矣明本朽枯便為文法所繩明本繩使小

小起伏願且安之明本今仍明本之

與陳君舉

但隨分瀾過明本瀾祇足以致人之服耳明本服

又寄

甚悵然也明本悵然

與石應之

夏秋而建築明本建築無明本無勞明本勞詳明本詳見明本見前明本前使之搆明本搆亂明本亂著明本著

復吳叔異

將藉之以與百世爭明本藉

復張好仁

途有建築之役明本途

復喻謙父

近世之競爽者明本競

卷二十二

告先聖文

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明本豈

祐順侯祈雨文

而非神之心也明本神

祭周參政文

人用情安明本情人事猶有遺恨明本事

祭張師古司戶文

刃愈割而不頓明本刃欲困我於鞠訊明本欲惟也明本惟無遺物明本無子蓋明本子窮理明本窮人明本人

正應從言不從米

卷二十三

祭王永康文

視此歸報明本視

祭鄭景元提幹文

卯首伸眉明本卯叩首信眉明本叩列是非明本列叩首信眉明本叩

祭何子綱文

動不與其較明本動醉斗酒於雙雞明本醉酒沃地也明本酒後漢桓玄傳明本後不以斗酒明本不雞過相沃明本雞醉明本醉

祭陳肖夫文

子教嬰孩明本子

卷二十四

祭石天民知軍文

歸未弛擔明本歸地擔為明本地今傾首明本今旋下明本旋有志明本有始始明本始終又明本終春清明本春州人以明本州探為

祭金伯清父文

若伯清者明本若

卷二十五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孰不盡然明本孰疑作明本疑

祭錢伯同母頤人文

所居而安明本所

祭鄭景元母夫人文

越仲子之鷹揚明本越以前明本以功拜明本功校尉明本校時維明本時鷹揚明本鷹之校明本之鷹揚明本鷹之士明本之於終明本於必稱明本必

祭李從仲母夫人文

尚時日之可考明本尚

祭郭伯瞻母夫人文

尚時日之可考明本尚

適合其當明本其作於

卷二十六

吏部侍郎章公行狀

爲田一萬畝明本一作一萬田今死無恨矣明本無恨兩浙西路明本兩浙西

卷二十七

宗縣尉墓誌銘

當虜入長驅明本入虜人于男二人楛林明本林楛

陳性之墓碑銘

闕然如無人聲明本闕然所謂不以存亡爲解者明本存亡在而譜牒之相通明本譜牒本原

錢元卿墓碣銘

非賓客商賈之所奔湊明本商賈皆從水不從

方元卿墓誌銘

譜牒之不明久矣明本譜牒不求甚美明本美作美

孫天誠墓誌銘

於其術也明本術翻然欲與之爭鋒明本爭鋒因曹氏之寡明本寡

周叔辨夫妻神葬墓誌銘

而衣食財取足明本財今依明本增入

卷二十八

陳春坊墓碑銘

婺州準備將劉樟明本劉樟今天子龍飛之六十日明本之龍飛

金元卿墓誌銘

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明本之起家今依明本是正

驗夏卿墓誌銘

我死非陳子莫銘我也明本死今依明本是正

饒叔因墓誌銘

張斌明本張斌嘗以事爲人給錢三十萬明本給錢乃給爲既曰明本既

卷二十九

商夫人陳氏墓誌銘

果足願乎明本果今依明本增入

章婦胡氏墓誌銘

其姑殊愛之明本殊愛余使歸具石而次所聞焉明本具石余愛其可與共學者也明本可以

卷三十

何夫人杜氏墓誌銘

帥其四弟明本帥與率同明本率

戊辰十月龍川文集刊刻成書三十卷附呂東萊葉水心二公贈答諸篇於後校原本者蕭金門刻史良駒校繕本者王仲瑄茂才樹之閱六月而告成雖經同人研究再三余心猶耿耿未敢公諸同好自秋仲至冬初公餘之暇反覆推求漏至三下乘燭搜尋得味外味集中遇廟諱御名聖諱並格違國朝體例敬謹缺筆凡各本訛舛有歧異者有從同者復檢經史羣書暨各集之可考證以理之最長者折衷之明本有脫略之字舛錯甚多補湖本道光二十九年重刊陳東屏司馬因刻是書寬得三種惟得於金華者爲最工其錯誤略爲訂正明辨齋本長沙余氏所刻探遺稀少合觀諸本亥家魯魚層見疊出而俗字莽如尤宜糾正是刻其顯然訛舛者校正一二其間深奧而渾晦者仍從其舊以俟世之博學者購求而質正焉同治七年冬鄉後學胡鳳丹謹識於退補齋



真山西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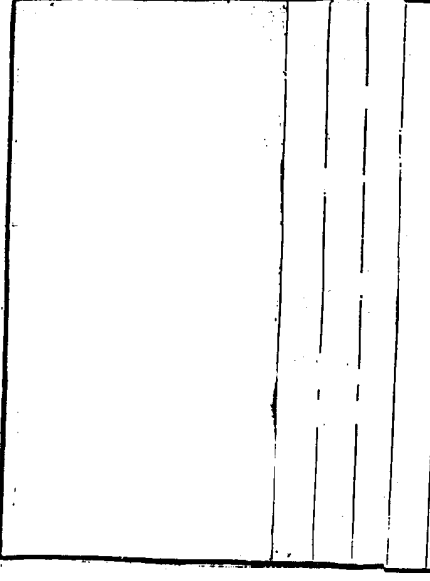
真德秀撰

原序

儒者有明體達用之學而道之行否因乎其時故孔子以用行舍藏許顏淵而孟子論聖之時亦以仕止久速為言蓋進退不失其正非聖賢不能也乃若立乎人之本朝則必思行其道道有時而未可行則益求其所學不汲汲於進用而爵祿不能動其心不戚戚於退處而道德益以充其養入以告其君責難陳善端忠盡而無所隱出以治其民已飢已溺勤撫卹而不憚煩學術正大足以繼往而開來文章純粹足以信今而傳後若是者未文公而下惟西山真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去文公未遠其學一以文公為宗自韓侂胄以偽學錮善類禁絕近代大儒之書先生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使正學復明於世者先生之力居多既登仕路慷慨建白時史彌遠當國先生知道未可行見錢引退力請補外官游所至講荒政以救民授方略以平寇率屬訓士皆本所學以見諸實用理宗即位召見首明三綱五常為立國之本勅帝修德講學其言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上皆嘉納而當國者忌其異己出力擠之先生從容歸益允所學修讀書記以為人君為治之門於進退開蓋綽綽乎有餘裕矣既而理宗思其賢復召用之乃以大學衍義進且陳祈天永命

真西山集

之道以為敬者德之聚也游玩好皆足以害敬其啓迪者心者無一不出於聖賢仁義中正之旨先生之道雖未大行而觀其所學豈不卓然有體有用得孔孟之心傳可以繼文公後而成一代大儒也哉先生初登進士第復中博學宏辭科其為文俊瞻灑亮粹然儒者之言前後奏疏甚多皆切中當世要務余竝錄其可誦者著於篇與學者共習焉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本傳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選博士入對言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奸相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國書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朝流徙之人皆承之惟謹得無滋擾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而無以起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者所為寒心也兼禮部郎言敵有必亡之勢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遷起居舍人奏從曾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真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羣臣暗嘿如此豈不殆哉時改鈔法抵罪者眾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并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文而沒八百萬之貲至於料富室之錢拘鹽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密田宅以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為便民之策乎充金國賀登位使至肝肅問金人內變而真言臣自揚之楚自正之肝肅沃壤無際厥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洫不治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室家皆欲自保固其什伍勸以軍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時史彌遠方以辟祿糜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知泉州理宗即位擢直學士院言乾道清熙開有位於朝者以體道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也且入都為羞今饒略公行重築成風恬不知怪

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難當以者又復傅伯成楊簡以備學旌蔡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必徐倚皆未蒙錄用上聞以廉吏德秀曰知袁州趙鼓夫廉吏也上擢鼓夫為監司鼓夫具表謝拜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聲乞廣加訪德秀因經筵侍上於清暑殿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閑之地仰瞻極備當如二祖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宣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屢進鯁言上皆開納而彌遠益忌之給事中王堅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落職領祠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歡聲動地金滅京湖帥李露布圍上八陵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川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廣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察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拜參知政事羅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疾亟冠帶起坐神爽不亂卒諡文忠德秀長身廣額容貌如玉見者以為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出居藩郡惠政深洽中外交頌都人嘗驚傳傾洞奔擁出迎曰真直院至矣果至軍民聚觀衙巷填塞時相益忌之以故排擠不用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杜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前者權而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苛亦其矣自侂冑立偽學之名以細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遭顯禁德秀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正學遂明天下後世云

真西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 奏劄 詔
- 上殿奏劄
- 直前奏對
- 辭起居舍人狀
-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
- 薦洪運管等官狀
- 奏乞將新知靈州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詔
-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趙師壽乞昇祠祿不允詔
-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乞昇祠祿不允詔
-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孝友再上奏乞許從罷免俾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 賜揚州觀察使知婺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許下乞依舊在京官職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卷之二

-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官沈誥乞還官政退老上圍不允詔
- 賜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沈作賓乞昇外祠不允詔
-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不允詔
-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買錄院修撰汪遠乞休致不允詔
-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端明殿學士發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 明道先生書堂記
- 鉛山縣修學記
- 敬思齋記
-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 矩堂記
-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 養正堂記
-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 政和縣修學記
- 龍山書院記
-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 居思堂記
- 建陽縣復賑倉記
-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卷之三

序

送周天驥序
臨齋遺文序
送王察推序
邇言後序
送潭州陳教授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送全永叔序
送吳斯立序
論語詳說後序
孟子要略序
孝經集義序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大學衍義序
送池師惠序
登科要覽序

卷之四
說 銘 題跋
潭州示學者說
志道字說
楊端義字說
唐宗楚字說
蔡仲覺名字說
吳仲本字說
綱齋銘
東坡書歸去來辭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畫師帖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室
跋章翔卿詩集
跋虞復之春秋大義

五 王直堂

跋袁侍郎樸仲奏議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賓客朱文公真蹟
跋王雙巖文集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萱堂記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跋曹唐所通濟倉記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帖
跋彭忠肅文集
跋孔從龍洙酒言學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跋秘閣太史范公集
跋永嘉劉君誌銘
跋黃容安辟地集

卷之五
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皇子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丞相書
上曾宣撫書
請鄭林楊三士入尊行堂
卷之六
謝林侍郎薦舉啓
除國正謝丞相啓

五 王直堂

除校書謝丞相啓
賀諫議啓
回鄭狀元啓
回孫狀元啓
回黃狀元啓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除隆興謝丞相啓
賀福建楊帥啓
賀湖北游漕啓
回湖南陳運使啓
回建安洪守啓
回朱撫屬啓
回知縣正啓
謝宋宰館客見訪
謝宋宰爲壽
賀知縣正旦
回生日賀啓
通史提舉啓
通宋宰啓
答蔡宰啓
答馬縣丞啓
通王憲啓
賀邑宰冬啓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通浦城陳宰啓
賀程內翰年啓
復官謝丞相啓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通福建方提舉啓
回李漳州啓

五 王直堂

同泉州教授啓
謝黃南劍樂語啓
通福建王帥啓
賀鄕丞相啓
除福帥謝丞相啓
同楊知軍啓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卷之七
文
泉州科舉蔭士文
勸學文
潭州諭同官谷目
潭州諭俗文
勸立義廩文
諭賊文爲招司作
浦城諭保甲文
再守泉州勸諭文
泉州勸孝文
諭州縣官僚
福州諭俗文
福州勸農文
泉州勸農文
勸農文
隆興勸農文
勸農文
再守泉州勸農文
墓誌銘 祭文
墓誌銘 祭文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祭譙大卿文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祭果州李郎中文
祭詹大卿文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重訂 受業晉江陳石鍾校

奏劄

上殿奏劄

伏觀慶元以來柄臣類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日好異日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者有年矣吁是豈非蠱壞人心之大原乎是豈非更新聖化之首務乎臣嘗敬觀國史竊見祖宗盛時以寬闊博大養士氣以廉恥節禮淑人心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天子曰可大臣曰否宰相曰是臺諫曰非而不以爲嫌布衣陳時政草茅議瀛廟而不以爲僭蓋惟恐人之不盡忠而未嘗惡其立異也士之自修於鄉黨者見尊於朝廷自勵於州縣者見寤於君上過人之節不以爲矯異俗之行不以爲狂蓋惟恐人之不鄉善而未嘗疑其近名也夫是以忠謙之氣伸而佞諛者不見容廉節之俗成而貪鄙者知自愧其所以扶持國脈於久安長治之地者其源蓋出諸此自王安石蔡京之徒相繼用事樂趨和同己之論用險虐亡行之人士有不爲利疚不爲勢愧者則目之以好異目之以好名摧折沮挫不遺餘力波流橫瀆至於崇宣遺親後君之習成仗節死義之風泯其禍可勝道哉中興以還深監前轍培養作成風俗一變不幸十數年開復壞於柄臣之手蓋其竊弄威權之始一時諸賢出力與抗彼自知爲清議所不貸也保固庸回以爲心腹擯抑賢雋甚於仇讎有知至誠憂國以爲忠犯顏切諫以爲直臣子常分也柄臣則以好異惡之設爲防禁以杜天下欲言之口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矣正心誠意以爲學修身潔己以爲行士大夫常事也柄臣則以好名嫉之立爲標榜以遏天下趨善之門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矣相煽成風惟利是視以標榜敢言爲實直以循默謹畏爲當然以清修自好爲不情以頑頓亡恥爲得策北伐之舉宗社安危所係也

雷同相從如出一口而爭之者不數人胥吏卓犖相據寸
權則輻輳其門名義有不暇顧流弊之極一至於此今日
改旋更張之初臣謂當先破尚同之習廢不諱之章朝政
得失俾臣下各盡所懷而不以立異為可厭疑宗名檢明
示好尚俾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不以沽譽為可疑則士
氣伸而人心正風俗美而治道成更化之務疇先於此惟
陛下二三大臣亟圖之臣不勝至願 旨依

直前奏劄

臣聞君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故
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志純乎為利故其得位也
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以導其君者亦異夫為
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
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
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蓋正
論勝而邪說弗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
於此昔唐憲宗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事不實皆
蹈諛諛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儉人以此
奏誤上心因極陳其說以明人臣進諫之難帝曰非儉言
我不知諫之益憲宗唐之英主也儉人之言一入幾至於
黜諫臣蓋朋黨諛諛皆人主之所深惡因其所惡而激怒
之難憲宗之明不能無惑非絳深知小人情狀而極辨之
則皇甫鎛李逢吉之徒豈必末年而後用事嗚呼人主為
社稷計其可不致察乎此哉臣嘗歷考前古凡小人欲排
正論大抵數端不曰立異則曰奸名不曰賣直則曰歸過
而其甚者則曰朋黨也諛諛也蓋為君子者以引君當道
為心政有得失必不苟從不苟從則近乎立異矣竭忠論
事必合人情既合人情必得時譽如此則又近乎奸名矣
好直鄰於責直救過類於歸過乃至持論偶同則可謂之
朋黨諛言無隱則可謂之諛諛凡此數端皆迷誤君心之
竊竊室絕言路之榛荆也自非至聖至明未有不為所惑

仰惟本朝聖哲相承招徠諫言如恐弗及方其盛時天下
之士仇然獻議固有所不為其開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忠誠者亦皆優容不以為舉其開小人不便或進巧說若
景祐中范仲淹既生言事細議者因請教榜朝堂有曰檢
邪罔上者有辟袂私立黨者必懸自謂足以梗言路矣而
仁宗尋即悔悟認降明詔數求直言召還仲淹竟至大用
而慶歷之治以成哲廟初用司馬光之言下詔求諫當時
有不欲者撰設六事以排之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
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
徵幸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是者必罰
無赦光復上疏爭之以為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
言言則入六事矣哲宗宣仁亟諭其請而四方言利病者
始獲上聞元祐之治實基乎此向使二宗納諫言而不悟
遠正論而不容則小人之計行君子之道喪豐功大業安
能傳示永久為本朝極盛之日乎若乃指公論為流俗者
王安石之私心分上書為邪等者蔡京之奸計斥忠賢為
偽黨者韓侂胄之狡謀覆轍甚明厥鑒非遠臣愚伏望陛
下懷遠聖度以徠天下之忠言昭晰聖鑒以察羣臣之心
術凡在廷之士有勸陛下以親近端良不諱已過者必君
子也不惟聽受之又當獎擢之有勸陛下以疑忌人言惡
間關失者必小人也非惟拒絕之又當擯斥之使鳴鳳之
瑞日間而妖狐之音頓息若是而治功不隆天休不格者
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辭起居舍人狀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同奉聖旨
買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其籍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
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
之樞機遠選端良實在左右操觚執簡有間必書庶幾非
道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伏念某
材非適時學未開道徒以文墨淺技嘗攝禁林首尾四年
非所聞也惟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揆斥所宜遂蒙誤思禮典記注維昔
先正宗工猶多力辭不敢輕受願如蕭固遜可冒居況今
賢俊布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朝廷特賜敷奏
俾某姑仍舊少追諛詞精擇名儒以重羣陛所有恩命某
未敢祇受伏候指揮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內一項應
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重不求聞達者委監
司帥臣同加授訪每路一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
為事實所通學術街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常材備
數委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聖朝
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傳訪期所以稱塞明詔之萬一竊
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
深慮節操清高早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
隱居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於詩賦
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憂君憂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
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
學識素為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
為人又其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朝廷更加
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士俗其於世
教益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
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實繁所賴僚屬相
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洪彥華
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務自韜晦不以己長示人而徐
考其所為則言行相副表裏如一異宰衡之茶度適值儉
歲歎心捐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效用皆不擾
而集諸司常以政最剋聞於朝甫及期年以內艱去邦人
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為政如

在茶陵時然其恬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
彥華若若加進用俾究所經必有可觀從事即前江南東
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軍賦性敏明持身潔白鄉為鄂
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包為吳獨鷹體仁所知日以佳士其
在清幕宣力最多賑荒以來朝夕講究如已休戚臣以廣
德兩縣舊傷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軍前往與本郡守武臨
所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區畫多
適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至郡士民稱之如
出一口聞其滿林皆願借留臣謂如彥軍者若實之類則
俾效所長亦必有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
代去儘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望
聖慈將彥華彥軍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舉臣甘坐之謹
錄奏聞伏候敕旨并中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密國府陳廣壽罷新命

臣伏觀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密國府尋復有旨起令之
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誠為重鎮者金陵宜城
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為觀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
飛陞揭府號蓋其疆場之廣表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
大抵亞於金陵故為親王執政僊藩均伏之地而自十數
年開運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皆言此邦本自富
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
亡節而靡於浮費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
公之守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不
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關人臣意陛下必
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
之迹人所共知其在臨川尤為暴橫清修之譽幾聞繼毫
白奪之名交播眾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
共歎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今會幾時遽
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為名郡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
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聞其衰遠不過如此夫既嘗敗績

於撫矣其可復使守宜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
治宜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況是邦新罹
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告許之門興羅織
之獄無罪而籍資產非辜而罰賦錢善良之家治此破蕩
者甚眾自李道傳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
意側聞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凶暴尤
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實來所謂逐虎逢狼害
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
舍垢過而能改聖賢許之然大體可稱則一官難廢不幸
有過則自新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為郡當知
聖朝杖拭之恩而貪暴亡狀適更甚於曩昔其不可望其
改過也明矣臣若願避不言坐視千里之民再被塗炭豈
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朝廷況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
材率采公議刻印銷印曾無雷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
伏望聖慈將廣壽差知密國府指揮特賜收別選賢牧
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咄獲遂蘇息臣不勝至願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密國為破蕩州郡非
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府財用之數頗得其
實若量入為出自足支吾使為郡守者靡不妄取儉不
妄費決無用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
政然後可為伏乞審照

召除戶書內引劄子

九月十三日
日漢德原

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
用也堯舜三王之為治六經語孟之為教不出乎此而大
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儒謂於今得
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
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為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
以獻議矣恭惟陛下有高宗之志時敏有成王之繼照

自昔好學之君未有加焉者也臣昨值龍飛之初復預請
讀之未嘗欲用大學之條目附之以經史纂集為書以備
清燕之覽息思去國志弗之遂而臣區區愛國憂君之念
雖在賦畝未嘗少忘開居無事則取前所欲為而未逮者
朝夕編摩名之曰大學衍義首之以帝王為治之序者見
堯舜禹湯文武之為治莫不自身心始也次之以帝王為
學之本者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學亦莫不自身心始也
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道術辨人才審治體察民情者格
物致知之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
也又次之以謹言動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又次之以重
妃匹嚴內治定國本救戚屬者齊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
而目之中又有細目焉每條之中首之以聖賢之典訓次
之以古今之事蹟諸儒之釋經論史有所發明者錄之臣
愚一得之見亦竊附焉雖其銓次無法論議無長然人君
所當知之理所當為之事竊見於此矣陛下親政之始而
臣書適成爲卷四十有三爲帙二十有二輒因召對冒昧
以開伏望聖慈察臣一念愛君之篤矜臣十年用功之勤
特降睿旨許臣投進而陛下於幾政之暇講讀之餘賜以
覽觀其於體用之學不無私毫之補取進止 奉聖旨 疾
認

賜大中大夫權工部尚書何異乞守本官致仕不允

詔

敕具悉知止遺榮為臣之高致貪賢敬老有國之令猷蔚
以舊人儀於法從年雖蚤艾居然視聽之未衰職在論思
非以筋力而為禮蓋有三達尊之望初無二宜去之譏况
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非縱令自佚何以過
茲與其慷慨懷歸以行義教於鄉里孰若優游在列使名
聲重於朝廷勉安厥官毋拂予意所請宜不允

賜正議大夫守兵部尚書家知臨安府趙師之乞界

真西山集 卷之一

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唐敏之材通明之略三踐常伯四尹神泉難
今同姓之英際遇寵榮未有出卿右者也固當視國如家
視民如身履盤錯而弗辭當怨辭而不懼使邦幣無墜民
食告充困窮有瘳慈歡優惠庶幾下足以塞都人之望上
足以寬當宁之憂朕之用卿意實在此若乃規畫僅施而
靡竟精神尙壯而懷歸政當游刃方新之初遽謂強弩垂
盡之末於義未應難以勉從所請宜不允

孝友乞界祠祿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一夫不被其澤若
己納之溝中未聞以獨善爲高輕去就爲潔也卿與開機
政三載於今孽孽服勤夙夜匪懈朕躬之所眷倚朝野之
所觀瞻何嫌何疑迺求釋位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頌
共濟今中外多故民物未康貨幣之源尙梗甲兵之問日
至朕方喟然當食弗御茲豈大臣求去勝乎其思同寅協
恭助朕所以憂此者以疾來詔所未欲聞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雷
孝友再上奏乞許從從免俸奉外祠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詔

敕具悉人主之用人非獨以榮其身入臣之事君亦將以
行其志朕所爲置卿於鼎鑊之貳屬卿以樞機之繁豈徒
以高爵厚祿示眷寵之私蓋望其碩畫嘉謀神經濟之用
儻朕仰成之託輕懷勇退之高人其謂何朕復奚賴宜思
君臣同體之誼母徇明哲保身之圖期素學之盡施雖告
歸其未聽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揚州觀察使知泰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善下
乞依舊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任便居住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治親治民之道一而已矣卿往司屬籍既能

伊國之子弟知孝弟忠信之美今守藩藩獨不能使邪之
眾庶與禮義廉遜之風乎民苟相安臥治可也遂求開退
非朕所期所請宜不允

賜寶謨閣學士正議大夫知紹興府黃由辭免除刑
部尚書兼直學士院日下前來供職恩命不允詔

敕具悉故舊弗遺所以厚風俗老成並用所以重朝廷卿
早冠倫魁有洋洋仲舒之對異事潛邸有問問史魚之風
蓋孝宗所擇以遺後人而光考所知以傳台德越在外服
既多歷年閔秦府之故僚靡忘注想奉會稽之計版式佇
來歸還登又陞之班兼峻玉堂之直惟心乎仁恕必能迪
朕德之好生惟老於詞章必能代予言而作命亟承茂運
來若嘉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仍舊致
仕歸伏田里不允詔

敕具悉朕觀商周之書其圖任必曰善人御事必曰若壽
下至秦穆悔過自書亦知謀於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之士
爲國重輕其已久矣蓋閱歷多則舉措審見聞博則策慮
精德望厚則人心服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意實在此卿
醇深之學高視當世剛毅之節自期古人而制行過於安
和持心本於忠厚多士之望欽然宗之高臥十年肯爲朕
起海內屬目欲親所爲訪資確鑿之籌遠動正圓之輿豈
朕尊禮者若有未至歎不然何去之果也夫七十之致仕
雖著於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卻臣鄰
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重乎而況以志氣氣則何戒得之
嫌以道應物則奚不能之權勉行所學永底厥成所請宜
不允

賜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再上奏劄
子乞旋歸田里再挂衣冠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敕具悉朕惟老成之重中外所宗聲色不形親聽自服卿
學醇行勁天下謂之正人心平氣和時論稱其長者屬予

史化之日起爾謝事之餘出入三年踐更一府雖彌縫輔
替初無可見之功而循熙調娛自有不窮之益況昔者三
賢之借召而今焉一老之僅存殆上天留以輔予俾斯世
臻於極治倚毗方切去就豈輕獨靈光踴然庶幾爲當國
之鎮從赤松游目難遽遂留侯之心宜體至懷勿塵其論
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敕具悉朕惟文且曠古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
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論嘉言日神子聽而無故告去
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閱勞之意然事有緩
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
免日親錢穀之問而卿遠來自供可乎當母愛一身之勞
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教令官沈訥作
宣乞界外祠不允詔

敕具悉適者地官以缺貳間顧瞻在廷弄印莫異而獨起
卿以家食擇材而任蓋不輕也卿既爲朕來矣顧不能舒
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置急誠如來奏苟
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蓄猶可使
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
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
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賜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樓鑰乞歸田里
不允詔

敕具悉卿以老父之齡貳鈞衡之寄陟降九陛不若山林
之安憂勤百爲爲如燕閒之樂此斷去之章所以婁陳而
未已也然而天生聖後本以爲人材者常躬天下之勞習
者常任天下之患雖願爲庸人而莫得其可徇私志以圖

安哉矧惟賢哲之逢辰事多既老而後達若必引年而謝
事守禮以乞身則謂漢黃髮之叟不得以充鷹揚之功而
高蹈商山者不當起為羽翼之助矣朕意未可卿其思焉
所請宜不允

賜通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
實錄院修撰汪遜乞休致不允詔

敕具悉朕延登正人穆布週列稱朝夕論思之益建國家
久長之基卿學為一代之宗位處六官之長觀瞻共屬倚
注尤深所當以邁往之氣而出憂時之言以康濟之材而
抒及物之輻使朕獲老成之用而世知儒者之功豈惟多
士有望於卿抑亦先正所期於後若乃道方行而遽畫年
甫至而求歸既非眇冲擢任之本心亦豈平昔自期之壯
志尚安厥位勿復有陳所請宜不允

賜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鄭昭先辭免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兼太子
賓客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求當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材
莫如有大臣之度蓋心平乃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故
賞卽其議論之閒因以觀其平昔之蘊卿性資儼裕德宇
親深探厥淵源一本聖門之正學望其容貌知為天下之
偉人自陟朝行徧居言責無偏無廢務持公道之衡不激
不隨雖得爭臣之體僉諧既允圖任何疑絲七諫而擇獲
延雖先朝之或有六六年而參國論蓋近比之所無其思
恩遇之隆益展謀猷之助茲為美報焉用謙辭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真西山集卷之一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范 繼聲韻笙覆校
侯官楊 廷傳心賦分校
閩縣鄭 炳秋潛分校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
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
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若天理
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閒者也大學論
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
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
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
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
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醇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
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
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
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
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
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自昭堯舜孔
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雜天之命於
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制隱辭遠羞
惡是非之情耳目鼻舌四肢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為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
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汨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
知性善知性善然後能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
其身性之於治國乎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
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
陽之溫其吐辭也汎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
願從者眾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
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畀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
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

見用必將有級斯來動斯扣之效而重哀主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當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者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琪知府事始祠先生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廡舍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庫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莆田劉公桀增而大之某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禮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殿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內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為兩廡翼之而刺墓表與河南雅言於其壁危君之於斯後勦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某為之記危公又重以為其前再三返而不置某以固陋力辭而不可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請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羸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就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置堂上以示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鉛山縣修學記

鉛山學自道熙中蔣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逾五十祀

興又宰斯邑

矣歸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方疲於供億何暇讓學校事誦絃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賑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養適度功而賦役焉首闕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樓升從祀於東西兩祠先賢於某所由內達外莫不煥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於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是歲秋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廷者凡六人士譁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譚厥事某惟消照之役子朱子實記之格言丕訓昭揭星日某何人斯而敢嗣音獨當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羣居歲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乎斯言至矣試相與闡釋其義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為處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平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諸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豈以辭藝為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致其方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斷於士也若夫羣居終日惟瑣瑣瑣瑣是工於本心之理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備士之意哉侯名謙字某嘗令揚之泰

敬思齋記

子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修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蓋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刺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之銘匪有志於學嗜克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恭處息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猶鑑之明雖未照物能照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具全正襟肅容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為有思之地而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焉異端誤人每每如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質體於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寤言亡補其尚戒之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鳥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羣鳥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為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持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墜一維弛則隨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取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

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熾焉
 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失傳
 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
 有所未究然顧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
 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鄭使申蘇莊墨
 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
 之開皇極制造之助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
 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
 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
 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
 為批律天倫為說教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
 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閒其
 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
 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
 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
 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
 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
 闢發無極二五之妙於善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
 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
 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
 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
 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
 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目黎公在唐實
 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瀟溪鎮遺風餘韻
 在人未泯迺創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
 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
 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在焉治教所施有不
 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
 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

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指也學於斯者
 蓋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
 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
 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
 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台知行於
 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力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工而
 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恐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
 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草草字草之子之畏友云

矩堂記

子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矩之義名其堂而屬子以記子
 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於己者之不忠也
 故其立朝憲以盡言獲罪而不取不以父事吾君惡長人
 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憲以持節獲謫而不取不以子視
 吾民嘗以揀屬事臺府矣其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
 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
 吾病焉故雖為一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
 公府吾嘗不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毫髮干焉大家而
 陵細民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鄰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
 敢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塵塵焉德權其弗說今君乃能揭
 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專析其義至
 矣盡矣而尚奚子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久矣昔者子
 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曰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
 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夫以己度人而不取施之以
 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方所謂聚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
 同量公平周溥出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絮而無不
 矩矣此淺深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弓之賢亞
 於顏子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
 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言
 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鑄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

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
 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究管壤之閒與吾
 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乎其施
 有均齊而母偏吝有方正而母顛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
 不獲者此所謂聚矩之道也然大道既言聚矩而總以義
 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
 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
 能自克者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蠹正塗之榛莽
 歟大學丁處於絕簡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未
 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聚矩始而推其端又自
 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以是為記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涑陷中講道發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實從學
 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之士賴以
 淑艾者甚眾二先生歿又皆窆於此而故未有祠祠之
 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定初子屏居舉山之麓定夫布
 衣芒屨惠然見臨問其所從來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
 過趙俊章泉上遂以見君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
 不飲為設羹蔬曰吾不肉食翁年矣賦其色一無所求獨
 曰吾為二先生祠幸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予曰
 嗚呼不趨樞門奮勁塗而歷游於寂寞之濱不墮元鬼不
 詔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子
 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
 所開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
 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擊臣始稱大愚以一太府丞
 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
 有成公之風焉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
 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恩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實衣
 營之若不可已者何耶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
 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予敢不從居數年未及

爲而定夫卒垂絕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
祥老奉遺命以爲之慶然曰此子之罪也乃次其本末
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饒寒
窮匪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爲己憂方別子時將北
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
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子嘗評其人蓋古所謂特立
獨行者近世果無修之徒未足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住山
森公實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
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耶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子友甫田王寶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
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顯
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
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樞廡之銘敢請一言以發
其指予謂蒙之爲義取物之溥而言泉之消消始出於山
其流未遠在人則善端之萌有助於中不可以不養也養
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矣此
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爲義
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
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
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
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適猶爲非禮
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
之事也節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
近始於學終於成德則微者若矣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
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
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
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
斯而玩焉則知寂爲感之本感爲寂之用動靜以時循環
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

化源無窮矣抑實之爲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
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
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爲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
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曰此
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
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眾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
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媪膜拜之至像
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
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
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鋪火百世
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
藏於中竊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
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矣辛
距躡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
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
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真有
愧焉而某之愧爲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
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馳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
而母崇宴鰥母盡探實民以靜安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
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錄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廉不
敢濫賴是得亡復罪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
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
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遽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
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彫而工告成民之愧
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泯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
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
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廢然已而析然是析與
歷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

其不善者疾之若讎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
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己哉心不行而欲爲主官室之美
妻妾之奉日檢懂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
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顯豈少邪其成實
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與爲之者永節
郎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六年一本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
識子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闈門子弟之
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聞有塾族有師亡馳
驚之累以賦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
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
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
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僞爲漢之經生瑣
錄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勝心昔以養性者
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手
故嘗謂必放古之制自閭里置學使推士之安而無慕
乎外必損今之弊使相憇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
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
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
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瞻
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
像設顯嚴藻續輝煥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
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
稽其禮備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
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鳳與鶴鳴鳧皆學
之時微而暗室屋漏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
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
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場於未形者其
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動小物者其敢或遺教雖

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貴舍之閤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龍山書院記

龍山書院者永豐黃君之所建也君自少以博習修潔為鄉黨所稱名卿達人爭致以誨其子弟既連舉場屋志弗克施則慨然曰吾幸有薄田疇與其私吾子孫曷若舉而為義塾取英才教育之以樂吾志於是輒地於團源獲吉壤焉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橫其前清澗可鏡前望靈峯樓玉秀峙天表君曰是宜為學者藏修之地矣迺悉其力載經載管中為堂一列列齋六起嘉定十四年六月粵十月告成君捐產之半以奉之稟給課試悉放州縣法春秋校藝以禮屈邑佐或鄉人之中第者司其衡尺日講月肄則君自主之青衿來游莫不競勸君思久其事也命族子從龍來謁子記子未果作又使其從子曰宏曰應舉者實來求請而不厭子惟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六德實居其首故為名其堂曰成德而以德之名其齋且傳以進修之義焉古者聖人以君師為己任故其修道之教無一弗備先之以智者欲其講學窮理以發良心之知也繼之以仁者欲其篤志力行以充本心之德也而又聖以極其成義以達諸用立心以忠而制行以和道之全體具在是矣後世聖人闢教洙泗亦必以知及仁守為先與大司徒之法若合符節然孔門之訓知仁而已周官又益以四者或詳或略豈無意耶蓋多為之目的所以使人各因其材而入獨舉其要又所以該眾善之始終其義則一而已爾於後顏曾思與更相授受其語成德之方必曰博文約禮也明善誠身也格物而誠其意也蓋致知以為智力行以為仁千載源流同出一貫有志於學者其可不以聖賢為師哉始書院之興從龍董其役要未幾遂擢上第以去自是學於有司者前後相望人物彬彬方盛未艾非惟

建陽縣學四君子祠記

山川之靈於此振發其亦教育之驗歟雖然君之所期於士者不止是也蓋嘗思之三代而上未有科目進取之塗士之自修果為何事天之命我萬善具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古之君子俛焉孳孳而後已者以是焉爾世遠教失士知榮身而不知修身知求利而不知求道良心蒙蝕皆原於此君之是舉其將以人材世道為意乎要必有講於此如曰辭藝而已爾科舉而已爾郡縣有學已弗翅足其尚以賢為哉吾知君之志非止於是也故為推本聖賢所以教者使與學者共講焉若夫忠和之云則子程子嘗舉斯語筆之曰中和蓋與禮樂防民之指香叶然非愚所敢質也學者姑即盡己之義而求之則體立用行所謂大本達道者從可識矣然子程子之意亦所當知也故併志於末云君名惟直字德申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知建陽縣事莆田劉侯修晦庵祠以其高弟勉齋黃公配食既又謂朱范二太史劉魏二聘君皆法當得祠遂命奉祠於學八月上丁工告備安佈如禮則捐其學之士而語之曰諸君亦知予置祠之意乎古之君子稱人之善必求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於天然溯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於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游則有若草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德業之大成猶待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秘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今也新先生之祠而遂及於四君子是亦古人推本之義也雖然豈獨是哉當紹興間秦丞相始顯國實伯耶議屈君父而事寇雠朱范二公以史官連名入奏顯斥其非至損和流落而弗悔劉公用從臣薦給札後省屬檜方深繼正論亦浩然引疾以歸良齋起布衣遭明天子一見合指徑官儒官垂用矣願拜疏謝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門亡虛日竟以是弗容於朝是四君子者其學同其道同其出處大致又同合而祠之使為士者有所觀法豈不休哉繼自今學於斯者苟能潛心文公諸書以致其潛源培本之功而又考於四君子之風流以警其矯作其儒則靜而體動而用窮所養達所施具於此矣此余所以並祠之意也西山真某聞而歎曰偉哉劉侯之斯舉乎方侯年盛志壯時天才逸發詞筆凌厲蓋自眼如李謫仙之流意其不屑州縣閒事也一旦為令郵民隱重教道懇懇焉有兩漢循吏風至其飭考亭祠表四君子九世俗指目以為法者吁使侯病迂之名而循世吏之所急則其俗之同者運道之所乘也然則侯之於趨舍豈不甚明矣哉侯名克莊字潛夫世以正學傳其家云

南雄州學四先生祠堂記

寶慶三年某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於學教授三山陳應龍以書屬建人真某為之記某曰四先生之道高矣美矣抑某之愚未能闕其藩也將何詞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子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思所同得道者今古之共由而明道關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以至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子復先後而推明之百有餘歲之閒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廢秦以後學術泮散無所統攬雖以董和韓文公之賢相望於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本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術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啓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聰明道以來迄於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己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

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惡與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刻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原開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聞聖學之戶庭祗世人之矚矚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幸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為郡適在嶺南士習龐中州號稱近厚夫以近厚之資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俊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屬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慙天職昔之君子凜凜淵冰沒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目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理義之習日為迂闊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乎編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馳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潢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寤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敬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為然則願以此刻於祠之壁為學者觀省之助若夫誦其言而不反講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

居思堂記

真西山集

寶慶三年莆陽葉侯日新剖吉陽之符既驅而邁矣塗未半三徑之思有動於中喟然曰吾與其靡於印轂而膠膠焉嘗嘗焉於是非得喪之境也曷若返吾初服與耘夫藁叟相從於隴畝之上彌谷之中以全吾志之為樂哉且吾先世以來策勳文章之錄伯父正簡公以忠直相阜陵號稱名輔邇今予不幸墮身右列然少好學雖老而未衰吾家有居思堂水心葉公詩之復齋陳公又書其扁吾將日處於斯以讀吾書教吾子類吾先世之緒業不亦可乎於是拜疏於朝因祠官之秩以歸且詒書建安與某曰吾之志如是子其為我述之子謂侯之名堂善矣然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審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求其思也誠其思者壹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汨於欲者也故聖人於感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夫天地之純全聖賢之純與非純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日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然乎於此亦習聞而未燭者也必將深研其義以啓侯之未悟則復焉其人紹定元年六月壬子真某記

建陽縣復賑雜倉記

瓊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宋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督仰雜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盼盼然無所於糴縣大夫熟視無策則剪配之令出焉吏舞智其朋細民未遽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諸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糴平則止民歌舞之諸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關侯略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實來覈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

居思堂記

真西山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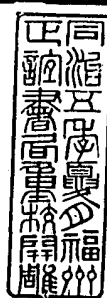
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揮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諸侯之糴也先期于錢至秋穫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石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更故約以見約買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不減孫辰告糴於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亦于莊公在位久不備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者益苟平居視民歎感漠焉不以糴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藉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御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罷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園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窈然之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爾前乎為令者急民賦不肯失毫芒猶戚歎若弗給侯書生無孔桑術鞭笞束不用獨飭吾政聽民自樂輸下倉戶挂通籍者錫弛勳十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願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諸侯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侯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于志其事于問侯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為吾民語俟登無來者賴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子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彝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侯之心為心者以似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糴悉則有兩侯規約在此弗書

宜興縣先賢祠堂記

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夫社者報本之事也鄉先生何

功而祭於此耶蓋嘗深思社之為羣祀首者以其產嘉穀
 育蒸民而鄉先生之重於鄉亦以其蹈道秉德而膺民於
 善也育之以保正命膾之以全正性其功一爾然聖門所
 論必不得已盡去食以存信而君臣父子或失其正雖有
 粟不得而食焉教導開明之功若是其重此所以祭於社
 而亡慚歟後世先賢有祠亦古之遺意蓋不獨躬受教如
 師弟子然後可祠其人遠矣而言行風蹟廉潔具存鄉人
 子弟猶有所觀法則雖歷千百祀不可忘也陽羨自晉以
 來世有鄉人若周孝侯選善之勇死國之忠卓然有百代
 標表由梁而唐文章事業亦或間見可觀迨至國朝則有
 若黎安蔭公者以儒術為時所宗雖王金陵猶推尊不敢
 後若古靈陳公則嘗守郡而卒葬於此東坡蘇公則買田
 築室而終於此二公之學行節守雖皆一世偉人瑩域所
 藏報廟所寄雖非其鄉而謂之鄉人可也若道鄉鄉公則
 歸自嶺南一寄宿於道流之館爾而邑之人至今曰吾鄉
 公也嗚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若是者非耶然自昔迄今
 惟周侯實有陶鑄餘未聞尸而祝之者寶慶某年浚儀趙
 侯與慈來宰宜興以扶教導人為首政居二年民用化服
 迺大闢祠堂以尊先賢自周侯而下咸秩於位又惟內翰
 汪公兵部侍郎王公簡惠文忠二周公亦近世鴻碩或多
 或寓皆用故事以祀某月某日委伯如禮侯於斯舉其欲
 邦人士君子相與奮發為進德之歸乎瞻言數公同我桑
 梓石為若是今豈昔殊各心苟亡何過弗可改壯志一立
 何事弗可成雖然是非必徒襲其迹也昔吾先聖之教自
 春秋賢大夫如史魚之直子產之惠舉以告羣弟子者非
 一至於其親切傳授則曰仁而已苟仁矣天下萬善莫不具
 於其中以之事君而直以之養民而惠何者非仁之功用
 耶學者審能服膺洙泗之訓而以回雍所從事者為指歸
 則於前修之言行風蹟雖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
 祠在縣山川最勝處甫成而瑞木叶符異材奮興此其兆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二終
 矣侯於此邑多美政今皆不書獨書所以幸乎宜興之士
 者是年十月乙未建安鎮某記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則誠 稽齋覆校
 閩縣王祥儀 肅如分校
 閩縣黃則伊 子莘分校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三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序

送周天驥序

上鎮周君天驥篤志於學子嘗因其名爾有以告之矣今
 復枉顧敝廬傲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
 子之於學也涉獵而未醇靡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
 亦嘗聞其略矣以聖賢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
 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汗不幸而賤
 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
 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
 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
 也沈潛子訓義反覆子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
 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
 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
 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
 齊攝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
 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
 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子
 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
 得之矣又奚以子言為哉

臨齋遺文序

始子與揚君升伯游知其樸茂而文君子人也越十餘年
 又與仲能遇於都城時仲能新擢進士科觀其持論意猶
 已不類場屋舉子子心竊獨奇之比使江東而仲能適雷
 秀郡適而致之屬以救荒之事仲能欣然弗辭事已得去
 自是子尤敬焉又三年遇子海上文益工論益勁而進學
 益勇一日愀然告曰先君平生嗜古學為古文不幸爾忘
 以沒今其遺編僅存一二獨易疑易說乃其玩心而有得
 者復未克成書公愛巾者也誠推愛巾之心以及其先人

為序而發揚之則幸甚予退而伏讀則其詩開澹紆餘有
自適之趣其文敷暢條達而切於事情至於釋經往往開
其秘奧有世儒所未及者評論古今尤多得其心術之微
此豈勉強可致者蓋其平時問學一本於誠聞嘗取上帝
臨文之義而名其齊朝夕居焉以自警則其用力可知矣
嗟夫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
欲考古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然而以誠求之則無不
可得蓋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賢之所以為聖賢亦曰誠
而已矣世之學者昧操存持養之實而徒事於語言文字
之工是其心既不誠矣以不誠之心而窺天地聖賢之蘊
猶持塵昏之鏡而鑒萬象也求其近似豈可得哉君之於
學既以志其大者惜其窮居鄉里未及博參於諸老生之
閒以究其精微而不幸死矣其亦可歎也夫君名某字德
威饒之安仁人與其兄德成俱以學行表於其鄉而俱不
偶君之四子名千者升伯也巾者仲能也既篤學有間餘
亦進進未已其尚有以成君之志也哉嘉定戊寅十二月
壬子日建安真某序

送王察推序

莆故多奇產中興以來三山名輔勳烈磊落相望其他
人物接迹中外者至不可勝紀何其盛也予頃自泉過是
邦登方氏詩境之樓環挹蒼翠應接不暇壹公一峯偉然
特立於羣巖之表若王義方之正倚對仗而叱義府也若
張黃鵬之拜延英殿下而呼太平萬歲也夫其山川之峻
秀雄麗如此則其人物之盛也固宜王君實之年甫三十
以直言對策擢進士第四人名聲日以進耀斯其所鍾美
者歟然天之生材非苟私其身而已蓋將有望焉況夫有
盛名者多獲顯位居顯位者必任重責此尤君子之所畏
也王君於此雖欲自已於學其可得乎古之學者自其少
時師友之所講肄朝夕之所服行已莫非大人之事迨其
長也從事於大學則凡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察古今興壞

不究其極故內焉足以成己外焉足以成物本末先後非
二致也後世之士知為場屋之學以釣利祿而已若夫明
善以誠其身格物以致其知固有所未暇也及其一旦任
人之事則飢者欲哺寒者欲衣戚嗟不平之鳴賴我而息
紛紅顏洞交至迷起之憂疾我而定乃始茫然莫知所措
矣絲音暨今荷儒俗士誤人家國者何可勝數蓋其平時
汲汲於求仕之學而未嘗治其本故也夫學焉以求仕固
後世之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為既足而不復用其力
於學或知用其力矣而其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也則
其補立之庸成就之陋願不宜哉王君有志之士也予故
以古人之事勉之今者始仕於潭蓋朱文公先生所嘗治
且教之地道林嶽麓山谷巉絕之處必有傳先生之學而
人不知者君行且求之其於予言當有不約而契者然予
亦好學而未知其方者故因以自警焉嘉定十三年三月
二十日建安真某序

澗言後序

予讀劉子澗言屢廢而歎有問者曰劉子之言常言也子
何歎之數乎予曰子以予為玩其文辭也耶若惟又辭之
玩而已則劉子固常言也夫孰知其有功於學者耶大學
莫先於知性知性而後知天之界於人者厚而望於人
者深蓋人之有生雖與物同而備二氣於身根五常於心
則與物異故必如堯舜之善而後可謂盡性仁義禮智
之端有一虧闕則以人賦物其間相去者幾希夫人受此
性於天猶其受任於朝也一理弗循謂之違天一事弗治
謂之曠官曠官可愧也違天獨無愧乎天形我以人而我
物之性我以善而我弗之是天之不才子世之狠疾人也
孟氏七篇丁寧至矣而世莫之省今劉子一書財數千言
而於此蓋教數焉其首章曰人之性天地之性也孔子以
為貴孟子以為善其性命之源可謂得之矣惜天理之本

同憫世人之自賊故其言精深痛切反復詳盡至投珠擲
璧之喻冠履服狙之戒讀者為凜然動色也吁謂之有功
學者非歟雖然子之知學幾三十年而聞道甚後使前乎
數年得是書而觀之未必不賤以為常言也玩華而遺實
駁醜而棄醇予於是乃知返矣嗚呼有志於學者其尙懲
予之不敏也夫

送潭州陳教授序

括蒼陳端父將教授於潭徵予言以為贈子方端髮不能
言也願常竊病今之職於民者未嘗不日治之難職於士
者未嘗不日教之難也問之則曰俗重而難論也變詐百
出而難察也是其所以治之難也至於士之難一則甚於
民蓋口於說而衷於利者眾也蔚乎其文而駁乎其行者
相踵也是其所以教之難也吁是則然矣蓋亦反而求諸
身乎夫心者一身之主猶之有司為是職治與教者也耳
日焉手足焉皆聽命於心猶其業治與教者也以一心而
御眾形至約也其能使之不隨所嗜而遷乎其能使之動
必以禮乎吾見物交物而引之流而蕩者眾矣夫治之而
弗馴教之而弗率則知忿而疾之未聞耳目四體之不從
令而能懷然自咎者蓋深淵之道閻鬱不行於世士自一
命以上知治人而已故其朝夕所役役者大抵以求人之
過而已反觀內省求其身之過者未嘗致須臾之功焉至
其效不若古人則諉曰是俗之難治且教也抑不思其身
之已治者耶吾之所為其可以教未耶以不治之身而臨
難治之民其身之未足以教而尤其俗之不可以教此豈
聖賢反本之意哉昔者顏子問為邦於夫子而夫子許之
湖其用功之地不過視聽言動四者而已夫視聽言動之
不敢忽豈漸以正人哉然卒之已正而民莫不從者蓋是
理也不惟吾有之入亦有之也聞之則明倡之則應矣其
用力顯不甚約也況士之為士又非可以凡民例觀耶潭
維鉅藩昔者大儒經師接迹於此士之以學自名者不知

其幾千百吾子受命而為之師蓋信乎其難也已雖然有
道焉惟求之士而求之於身母求之於身而求之於心
心之不能行於其身然後吾之教能行於其士是故理之
不可易也者吾子幸以為然則願併以告夫今之治人者
毋徒疾視其民而不知返也嘉定壬午正月元日西山真
德秀書

去年春端父來潭子為期又以贈書未竟而端父行
明年初伏日聞舊樂得之遂錄以授端父方子採筆
時豈知與端父當會於此哉又豈知身任治人之責
故然則子之所以警端父者端父宜還以警子矣
送徐元杰子祥序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自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
科舉之業是已然自實與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
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毫
馬必非策必祖仁義必尚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
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以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
其辭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以悅人之觀聽而非
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遠經
緯道有所不師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
時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龍買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
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
吾所急也吁士之問學果為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
士則不然方其從事於學也日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
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顧主於是也其是堯
禹而非桀禮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定言也
至其所守則宜見在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且得之
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
以為人者同視故習方自晒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
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者雖科學不能
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

庭願汲汲焉以珠磨道義為事子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
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
狗儻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常有進乎
此者子其勉之

送李承叔序

陳良楚產也而北學於中國近世游揚二先生亦自開徑
洛受業於程夫子之門昔之君子崇德廣業不安於耳目
之近大抵若此使良之徒陳相不中稟於許行之學則其
傳周孔之道於南方者必陳氏也龜山先生終身宗其師
說故能得斯道而南卒啓延平紫陽之緒使其僅守鄉黨
之舊聞而以開關河洛為禪願安有是哉世習日陋後生
小子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百金謂書
肆閉門而誦之曰吾業足矣明師良友近在川里且弗暇
過而問焉况遠乎今全君承叔道獨慨然思廣其所聞求
書辭親將北之信饒西之浙求師友以自益其志篤矣然
士之於學寡聞固易以陋多聞亦易以雜夫並耕之說至
淺也陳相且悅而從之況今之談者有侈於是乎吾州子
朱子之學萬世之學也然其功循序而不躐其言平澹而
亡奇其守據正而不媮吾子繁管間之而未知篤信否也
一旦出門眾說交進無思無為為坐入樸竊而吾之循序者
弗若也詭辭諛句窮極狡麗而吾之平澹者弗若也抵掌
事功出入管晏而吾之據正者弗若也子能不為變遷也
乎吾懼其不得為游揚而且將為陳相也子往矣異時來
歸吾望子眉睫而知其進與否矣嗚乎其亦謹所擇哉

送吳斯立序

括蒼吳斯立以文章翰墨遊諸公間今自吳遷括迨其
母以養或晒之日士必策名應仕然後為親榮今斯立客
諸侯百方栖梧焉焉文以自給何迎養之速邪子曰此斯
立之所以為賢也古之事親者不一日遠其親之惻故凡
問來煖寒抑搔有瘼賦膳奉席之事皆躬為之惟其從政

也迫於王事則有行役之久而不得以養者故陟岵鳴羽
諸詩幽憂憤歎甚者諒天以自然焉後世之士無王事之
迫乃或浮游寄奇或十年或五六年不一觀其親其說日
吾將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吁事親之日有涯而外物去
來不可必今日策名應仕而後為親榮則昔之閉門求志
者終無榮親之日矣夫榮親在我不在外物予故曰此斯
立之所以為賢也推斯立不忍違其親之心可以為仁可
以為義可以事君父可以希聖賢雖然異門古名都今鉅
麗地游觀有長洲茂苑之雄昂古有五湖浩蕩之思秋風
葦蘆枕花流水皆高人寄興處斯立於焉以養得其所矣
予懼其安焉而弗之返也古人於父母之國至倦倦焉斯
立懷材抱藝行且賜第天子之庭斑衣綠綬奉安輿以歸
鄉里慰故人父老之望予吳氏所自出亦與有喜焉故序
以為斯立祝

論語詳說後序

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某既以武功戡寇難又思以文教淑
人心日論語一書子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
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
焉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弗知者
夫聖人之道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
仰鑽瞻忽久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材而後
卓然有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顏
子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必
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極
其全而無微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婢之於玉集註其圭璧
璋瓊也人見其溫潤縹緲無少瑕點以為出於天成而不
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一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註章句
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何而
詳今若何而略昔奚為而取今奚為而去對酌權量之微
範銛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

指若親承而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子欲學者以集註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言之指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既以錢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然用筆之篇末

孟子要略序

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是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爾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為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為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為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以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曠其性也故以是然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註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邪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語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為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偶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姑論次俟本語系諸篇末與朋友共讀云

孝經集義序

孝經一書其行於世久矣至子朱子乃始分別經傳去彼儒之所傳益者而經復完然未暇發揮其義也于友裝君

送李茂先之官南恩序

溫陵李茂先游天子學七年取上第而歸不以南恩為遠且陋也往教授之曰此吾先子之所莅也始思有學而不教有田而不康有教官而不職其職吾先子助廩而教之恩之士思其德至今弗衰吾之往也所以續吾先子之志也子聞之歎曰中庸以善繼志為孝茂先此行於是乎知孝矣抑未知茂先之所以教將俾為士者窮理反身為有用之學乎母以脂澤其言聲說其技以干祿於有司也昔眉山翁為朱崖之士賦詩有滄江何曾斷地脈之語蓋謂苟有其人山川不能限之以勉其力學而不自陋也雖然士於科第特以為行道之資耳若其可貴則不在是茂

先往矣州之士有可與其學者進而教之曰恩誠遠且陋彼曲江日南視恩庸何愈而張文獻妻相國出馬一氣五行鍾為人物顯豈嘗有嶺海之限邪特患未知所以學耳繼有今必以大學為戶庭以中庸為閭奧宅非仁勿居路非義莫踐孝悌其纘弁忠信其履恭安知異時無能躡二公之躡者彼以科第期之者末也若是庶乎其不負所職而於先君子有光焉然必得諸己者深而後傳之人也信茂先之於學其可已乎茂先金王人子故以是勉之因其別筆之以贈

大學行義序

臣始讀大學之書見其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至於治國平天下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盡書摭卷三數日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既又親在昔帝王之治未有不本之身而達之天下者然後知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於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論議會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為聖學之源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臣嘗妄謂大學一書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本之則必治違之則必亂近世大儒朱熹嘗為章句或問以析其義當皇之初入侍經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備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為治之序為學之本洞然於曾次矣臣不佞竊思所以羽翼是書者故剽取經文二百有五字載於是編而先之以堯典象謨伊訓於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者見前聖之規撫不異乎此也繼之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揚雄周敦頤之說者見後賢之議論不能外乎此也為治之序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純乎此者也商

高宗成王之學庶幾乎此者也漢唐賢君之所謂學已不能無悖乎此矣而漢孝元以下數君之學或以技藝或以文辭則甚夥乎此者也為學之本上下數千載開治亂存亡皆由是出臣故斷然以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也雖然人君之學必知其要然後有以用力之地蓋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人君務物致功之要也明道自有四曰天性人心之善曰天理人倫之宜曰吾道與猶之分曰王道霸術之異辨人材之宜於者曰聖賢君子之情審治體之宜有二曰德刑先後之分曰義利重輕之別察民情之宜有六曰生靈榮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要也崇敬畏之宜有六曰修己之要曰事天之敬曰臨試之助戒逸欲之助有五曰沈潛之戒曰荒淫之戒曰盤遊之戒曰奢侈之戒而先之以總論諸所以策戒四者之失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一事無重妃匹嚴內治也

定國本教威厲者齊家之要也重如西之目有四曰詳選明嫡廢之辨曰懲廢奪之失嚴內治之道曰類親般之益曰外之分曰官制預政之戒曰內臣忠謹之福曰內臣預政之福曰國本之分宜辨曰廢奪之失宜早登教戒廢之目有二曰外家謹謹之禍四者之道得則治國平天下在其中矣每條之中首以聖賢之明訓參以前古之事蹟得失之鑑柄焉可觀昔時人侍過英蓋嘗有志乎是比年以來屏居無事適得緇閣經傳彙而輯之畎畝微忠朝思暮釋所得惟此秘之中術以俟時而獻焉其書之指皆本大學前列二者之綱後分四者之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也故題之曰大學衍義云

送池師惠序
嘉泰甲子春延平日者池師惠剡來謁與之坐而問焉池君曰世之陰陽家流眾矣然論五行者外星數謂星數者或以五行為迂子蓋兼而通之以推世人之禍福休咎無不中焉者君年時既合而星長行度借會於吉歲在乙丑君其以祠學策勳乎子侯其言而弗之信也越既素而言歸池君來賀且求序以實之予惟列星之躔度密運於天若無所預於人者而巧匠者獨能逆其運行之次以定

禍福之占焉然則死生休戚富貴貧賤莫不素定於有生之初蓋天之所為非人力也而世之君子猶欲以智力求勝非或歎使此義苟明則於爵祿不必競而得患難不必避而免安時委順致命遂志一無所用吾力焉夫然後謂之知命有問於子其是以告庶孚其有益也

登科要覽序
余為延平郡從事有挾書踵門求售者衣冠蓋儒者也出其一編曰登科要覽以示余曰進士之科起於隋盛於唐至國朝為尤盛士之垂光虹霓振翼霄漢皆此途出故前世之士作為紀錄以大其事要不乏人然未有條分彙次若足書之詳且博也君其為我敘之余惟是書之作大抵多科目之榮以焜耀世俗其於世教非所急也然使後生小子得而觀之知通經博古之為貴益堅其日進不已之心亦昔人勸學之遺意此余之所以喜而敘之也雖然自唐迄今亡慮數千萬其勵名節植勲業與穹壤相為無窮者固不可勝紀而湮淪埋沒與物偕盡亦不知其幾人然則士生斯世顯其所立者何如百門陸之德裕視進士之俗儒其孰賢而劉贊之忠又非一第得喪所能增損也噫學者其亦謹所立哉

侯官楊 浚 滄滄總校
侯官范繼聲 韻笙覆校
閩縣曾兆霖 意齋分校
福州涂振新 篤三分校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四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發業諸子全校

潭州示學者說
子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願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美又其去聖人之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己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己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媒爵秩而質軒裳斯足矣驅買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恥也此學者邪正之此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瑞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膠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木學如天球之音威厲之鳴學者悚然先心而易聽歸觀其親者踵相識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原義者忠之祿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後人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問所以學為人者奈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是人也蓋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子故曰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飯之欲食也凜凜然如履薄冰而蹈荆棘也吾子幸以為懲則願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徵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瑞甫罹然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容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者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爾知吾所以命爾之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維之聖猶必十五而志於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嚮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善惡一塗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主而理義不能入此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諱乎茲吾所以各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也曰修身以道矣又必曰修道以仁也蓋道者眾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其非要至於仁者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

然則非人矣此孔氏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所以為心猶果殺焉生意不存焉然死物爾此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人欲未窮天理完具方寸之閒盡然如春此即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親親必敬其事長必順以處屬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彘賊也彘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哉私欲取之謂也私意方萌本心未深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劇墨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皆修於鍊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石然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恥乎昔顏淵公公有言凡人之所不以告他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子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傑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蓋亦勉修其實以母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停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為義則無

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身應以具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吾子誠語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錫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為何也子謂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應者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亂也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遺指貴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於家若國斯學而措之耳其視汲汲於事功之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命之曰模及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問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被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走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大本哉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足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他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主敬以立其本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末悟者願某何

足以每姑論所聞以塞其請云

吳仲本字說

子之鄉友吳君少開翰有大志脈世俗迫隘若不足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學於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於海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足矣子尚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叮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於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藉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涸涸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類修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為大子不為子願焉

網齋銘

衣錦綈衣裳錦裝裳有美於中而弗自章云胡昔人若是其晦為己之功無與乎外標焉戒揚於微我欲亡愧匪斯人知充實光輝其類與粉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微細中閱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操兮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凡八引詩齊其泯然錄此其基淵乎旨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至要猶愈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借

題跋

東坡書歸去來辭

東坡論嶺南故者少通問者在蜀惟巢元修在吳則僧契順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元修以是登名書史號稱卓行契順亦託此以傳真可敬哉契順之言曰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蓋有求則有欲有欲則失其本心是非顛倒有不自知者世之小人疾視君子至欲捨之死者豈皆其本心正坐有欲故爾趙公珍藏此帖開出以示人所補多矣已卯歲除前十日書於南昌郡齋

近歲有嘗登大儒先生之門者既而黨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經見也懼為先生累矣先生答曰子比得一疾奇甚相見則能染人不來甚善聞者代為汗下吁之入也蓋以通願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願出一浮屠下呂蔡墨名備行之說渠不信然因戲書於後以發千古一笑

任漢州所藏朱文公與南軒先生書帖

按南軒先生二書皆將去桂林時作任候所藏文公先生帖正其往復者也當乾道道滄際開二先生更相師友以斯文為己任一言論一著述反復講磨必極其至當而後已此書所論中庸近思蓋其一也夫以二先生之學可謂深造自得者矣而猶汲汲於友朋之助如此況學者乎文公記濂溪書堂以為斯文之傳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此帖所謂發明天命之意是也夫濂溪生千載之後而接孔孟不傳之統信天之所畀矣二先生並時而出講明斯道以續周程之正脈謂非天意可乎雖然天非獨私於二先生二先生亦未嘗以自私自也學者誠能因其言以求其心錄下學之功則致於上達之地則道在我矣若日二公天人匪學可到習卑守陋始以自賢於世俗而已豈惟非二先生之心實有負於天也文公有不謂命之云意或在是故併及之

畫師帖

宋文公以明微所畫師子微遺其外孫黃鶴題于子木勉讀其子也昔者君子之立於世也其德則剛健之德其情則正大之情故以之閉吾道而異端移氣以之正朝綱而姦邪喪魄自孟子沒惟伊川程夫子晦庵朱先生為能兼之嗚呼偉哉子木之幼也晦庵已深期之今其問學日進而氣志日強蓋庶乎不負先王之期許者雖然豈易事哉夫必剛健之德不為德奪正大之情不為私相卓然自立萬物莫能撓然後有以勝此爾子木其勉之

跋龔尉所記全氏心遠堂

龔君少仙此記其於淵明心事模寫略盡忠父復令子著語子尚何言獨嘗記昔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先生語以告曰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嗚呼今人局迫禁籠中所見不逾尋丈所志不過錐刀焉足以語此欲學淵明者當即胡公之言求之

跋章翺卿詩集

德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抑戒此聖賢之事非常人可及後世文士亦有齒宿思新者然多辭高而理不逮求之吾鄉若仙游楊公八十一而作詩有妙語靜春劉公七十九而為文有深指皆子所素敬也章君翺卿亦吾鄉人然未嘗聞其名字一旦遇之於仙游出其所作詩幾三千篇專賦可喜其中有酒色財氣四詠尤足矧世人膏問其年八十有四矣呼章君老於詩如此其居去子能幾許而適不之知然則士之沈淪蓬華不為世所識者可勝計邪君壯歲多薄游江湖間曉不復出貧無以自養方棲泊山林仰道宮齋粥以給然以吟咏自適無荒蕪傾頓之色其亦可敬也已君名應龍自號曰坦齋云

跋復之春秋大義

古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虞君知方復之所著也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解亡不通而未及論著願賞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為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眾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

正直堂

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
心者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為也故經於
顯仲子御部最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
在此吾聖人之心即舜之心也夫易書之與春秋其為教
亦不同而君於是得春秋之指指蓋天下之理無二致故
聖人之經亦亡其指昧者析之而通者一之也西山於是
乎得所託哉君又將為王綱霸統一書明王道所餘廢與
霸權所自起使前世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尤有功於世
教云

跋袁侍郎樸仲奏議

侍郎袁公以清名直節受阜陵之知自庶僚峻躋從其
制詞略曰有愛君愛國之心有憤世疾邪之志雖未諳於
中道要可謂之正人大哉王言公之平生盡於此矣然嘗
疑之公之忠誠亮直既為一世正人矣而猶未合中道何
哉觀吾先聖有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
約其偏而歸之中聖門錘鍊之妙大抵如此袁公之德純
乎剛者也剛之過則為世所不容故聖訓及之是亦涉淵
成就英才之意也其後公果以此不安於朝退居梅巖十
有餘載竟老泉石當世惜之今觀其奏疏遺藁凜然精忠
無所回隱使當當代諱言之朝必以為狂為狂為計為名為
實直安得有正人之哀思於是三歎酒熙之盛

跋宗上人所藏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真蹟

宗上人自徑山歸閩中出示楊文公劉寶學朱文公三帖
寶津津滿眉間曰此希世之寶也三君子或以文章氣節
名或以功業著或以道德稱遠墨墨積學者寶之宜矣上
人釋氏子通亦寶此何哉且楊公著傳燈劉公宗大慧故
釋子所樂談若朱公則異乎此矣而上人惟是之從不問
同異此意尤可嘉故為敬書其後

跋王雙巖文集

子讀雙巖先生集其論理道不顧宗伊洛而得伊洛之粹

不探泥老佛而開發老佛之微其古賦似東坡詩歌似太
白其辭不矯抗而健不瑣鏤而工不粗繡而麗信乎其偉
於文者也昔河汾王氏謂文士之行可見今即雙巖之文
而想其為人其殆易直慈良郁乎春者也獨繆於君親
之義而愀歎於骨肉之情者也羣居族處和不流離不激
舉觸命侶風流嫺雅而不跌宕於繩尺之外者也有如斯
人而卒老泉石世謂科目能盡籠天下士其果然邪感歎
之餘輒以所見繫於末且寫奇先生之子詳刑公未知以
為如何也

跋劉慶子母胡夫人宣堂記

觀胡文定公傳家錄白聖學之源流治道之機括修己接
物亡間細鉅皆為子弟言之故自致堂五峯昆弟至於西
園或出或處皆能行天下之大道守古人之正法至於女
子亦有如夫人者焉二南之詩以化行閨門為極致家人
象辭曰利女貞蓋男正易女正難胡氏之教能使女子有
賢者之行其道行於家者可矣慶子以宣堂記示予謹
再拜而書其後

跋南軒先生永州雙鳳亭記

先生是時年二十有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為少作而
削之邪然其言曰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於禮
在內者粹然而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於修身其極可施
之天下此之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跋徐德夫所藏朱文公五帖

子聞徐君德夫之賢未之識也獨見其書畫所發策意其
益嘗從事於諸老先生之學者今乃以文公數帖來示其
於遺墨且寶之如此則公之格言大訓必嘗服膺矣疑諸
帖所以告學者雖不同要弗越致知力行四字德夫深玩
寶體而守之終身異時所到將有不可涯浚者德夫其然
之

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子讀漢卿家藏朱文公帖

嘉定初年談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
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
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
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
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一語弗馳嗚呼賢哉其
為文公所重也其子文甫來官於閩以考亭書帖見示謹
識其末

跋曹唐弼通濟倉記

太史真公之詩有日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半蚌胎
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堯咨者
自其先世欲做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
家立庚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六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
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君
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挂卿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
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姪三人
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擢奉常第夫名
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然示以昇子之意也紹定二年冬
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利而起環邑數鄉攻剽播慘無免
者過君之居獨曰昇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
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
之闕世傳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願君本心不遇謂鄉里
有相闕之義且非有所觀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
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與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
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弟子
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邀至帳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
最多用是推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駁
駁未艾也子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
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弼德善
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為墓誌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跋高宗皇帝賜洪忠宣公冬服手詔

蘇武之遠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檜相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遠險山之北復取薄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假月之罪又浮於博陸也嗚呼忠陵雲漢之章忠宣霜日之節將與萬古相為亡窮而權臣氣欲冰解燼滅久矣考論人物者其願為公乎抑願為檜乎有志者必知所擇

跋彭忠肅文集

漢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為尤盛然其發揮理義有補世教者董仲舒氏韓愈氏而止爾國朝文治雖與歐王會蘇以大手筆追遠古作高處不減二子至濂洛諸先生出雖非有意為文而片言隻辭貫絲至理若太極而節等作直與六經相出入又非董韓之可匹矣然則文章在漢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為盛爾忠肅彭公以濂洛為師者也故見諸著述大抵鳴道之文而非復文人之文公之子橫浦使君鉉以鑲亦寄余敬題其末

跋孔從龍洙泗言學

昔南軒先生嘗輯洙泗言學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為仁今衡梁孔君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為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君以先聖之術而研精先聖之書其所發明有補學者雖然魯論二十篇言仁與學蓋亡幾玩而總之實無一語之非仁亦無一語之非學也姑以首篇言之時習而說朋來而樂固學矣孝弟以立本乃令之鮮仁非學乎學在是仁亦在是知乎此而後為善讀論語

跋劉靜春與南軒帖

此靜春劉先生與張宣公帖也是歲消流成眉山參政季公年甫冠其季今制備待郎十有八耳靜春皆以獨中師表許之二公果能以文章德業自著不負所期然靜春

不惟知之又屬宣公成就之蓋人材世道之所賴故其倦倦如此知人之智愛人之仁於是乎兼之前修用心真可敬仰

跋劉彌邵讀書小記

蒲陽劉隱君以讀書小記示予予讀之歎曰懿哉劉君可謂知學問之本矣孔門獨一顏子為好學顏子所問前日為仁後日為邦舍是亡他學也蓋為仁者成己之極而為邦者成物之極體用本末究乎此矣顏子所以亞於聖人而孟子期之以禹稷之事業豈非內聖外王之學已備故耶漢以後學者始多端記問雜古今文章妙機轉號為儒者極擊然以成己則不足以成物則其難其亦何貴於學子屏居八年呻吟盡節未有云獲獨嘗謂士之於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於用必原於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問以語諸人鮮不熾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為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為虛淺不知理即即用即理非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外不遺物乃深有契於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語其極乎故論於末編以待

跋福閣太史范公集

諸葛武侯文采不黯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教教至今為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歎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穠華纖巧極其瑣瑣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為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福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文定公立朝行已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關和議必砥權臣今其集中斑斑可睹而上思陵諫屈已封事責秦裕忠歸厚恩書尤所謂光明絕特者也使公平平生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霓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某年某月日夜讀公文不勝欽仰書於集之後以歸其孫某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上皇子書

八月吉日持服真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於皇子圖公某竊伏田里恭睹六月丙寅詔書茂建親賢為國上嗣蓋自少陽虛位以來天下喁喁之望在於國公有日矣聖上深惟至計大臣翼而成之於是其議遂決自畿甸之近以至於海隅荒陬之遠自羣工庶列以至於屯營百萬之眾自戴白之叟以至於鬚亂童孺之無知莫不歡欣鼓舞幸平治之有期或至於感且泣也竊嘗思之皇子圖公英明聰睿之賢恭敬溫文之德得之於天而成之以學者固不可及然而足迹弗離於宮庭交游不過於僚采精神心術之運言動操修之實兩宮知之可也外廷士大夫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兒童走卒何自知之都城知之可也四方萬里何自知之吁此正中庸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固如此也方國公自修於深宮之時亦豈斷乎人之知哉及儲位一虛大計未定皇枝帝胄集於闕下者無慮以十數而朝廷之士議於朝曰無如國公也學校之士議於學曰無如國公也其他私議竊語亦莫不然彼其平時與國公聲迹不相聞利害不相及非蒙私惠親後福者而其情乃爾既而恩命之錫果不庸釋焉以此見人心至公之理雖天亦不能違之也然而兩宮之所以畀付國公與夫天下軍民之所期於國公者蓋甚重而弗輕矣而今而後學問必益進於前德業必益充於前然後足以厭天人之心塞中外之望國公其不可不深勉乎此也然則其道將安出哉被之以一言曰誠而已矣夫誠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純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其所不睹

恐懼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誠遠矣姑舉其略言之如實者而文之以飾實暴而揜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為納諫之名所愛者奸邪而繆為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於大廷廣眾之中而放肆於深居燕閉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奢泰隨之勤息之常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其言之易彰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伏惟國公能以是得之於先某願復以是持之於後其孝也必誠於孝其忠也必誠於忠親賢以誠而喜佞之私不參其間好樂以誠而燕游之樂不干其慮進待兩宮其誠固如此退處私室其誠亦如此出對賓僚其誠固如此入親近習其誠亦如此不惟勉強於一時抑且安行於悠久不惟克謹於其始抑且弗渝於其終夫如是則學問日以光明德業日以充大循是而往雖優入聖域可也天人之心愈乎中外之望彌懽而聖上之所以為天下得人者亦有光於堯舜矣國公其可不深勉乎此哉又嘗考之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兀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游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其害治一也適者竊聞開府之初明敏如神事至立斷威令振舉羣下肅然此誠剛德之著見者而某之愚則願於厚德載物之義復詳玩而深體焉蓋剛之與柔貴於迭用而不貴於偏勝故也聖上溫恭慈仁若純任柔道者至於正權臣之誅絕仇虜之聘英威赫赫然上嫺孝宗今茲國本之建獨出神斷其視仁祖復同一轍然則聖上之德可謂剛柔之中矣惟國公味先聖贊易之微言法聖上執中之

懿德以剛明果斷為本以含洪寬大為用渾渾乎如元氣而舒慘之運弗偏溫溫乎如良玉而廉刻之形弗露此尤羣情之所矚望者也抑某復有獻焉傳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謂其各有所職也夫天地之大而猶以職言他可知矣故總攬權綱者人君之職也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國公任兼臣子所職果何事哉盡視膳問安之敬以承兩宮溫清之歡盡修身進德之誠以副兩宮眷倚之重此國公之職也至於政事之弛張人材之用舍此大臣之職而非國公之事也國公研精問學其於前代政治之得失用人之是非不可不深求不可不熟講若夫見諸行事則有為焉有時焉不得而越也易之道處之不當其位行之不通其時則雖正而有悔乾之為卦初則曰勿用二則曰在田三則曰夕惕四則曰自試此以位與時言之也如使處三而自試則躁矣處二而勿用則乖矣以國公所處之位而揆諸乾之六爻正乾乾夕惕之日也乾乾者何兢兢之謂也夕惕者何戒懼之謂也若昔聖人雖履至尊或至治猶必以兢兢自處而不敢一日安況於國公居九三之位而當九三之時則其兢兢畏宜若何而可也伏惟深窮大易之旨而審於自處焉豈惟一身之福實宗社元元之福也昔范文正公仲淹居其親之憂上書政府凡數千言職者以為平生所蘊盡在乎此某之不材何敢妄希前哲故自銜恤以來屏居山林時事一不挂口獨念昔者備數府僚最辱恩過懷不能已輒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者效其千慮之一而不自知其僭焉干瀆崇嚴某下情無任恐懼之至不備

上皇子書

某謹齋沐裁書百拜獻於皇子少保國公閣下某嘗聞非所當言而言謂之出位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尸位出位不可也尸位其可乎某嘗自諸生本無他技公朝過聽聽置清華粵自朱邸肇開肆求講席豈無鴻儒足副隆委願某

淺陋乃在選中晝夜以思嘗有望輕貴重之懼皇子英姿玉裕從善如流凡所開陳了無難色自是而尊所聞行所知豈直可限量計某烏得不以逢榮自喜然聞勉效職有日於茲而未能仰裨於進修隨事納忠寸心誠切而常若莫施其愛助某於是又有隱憂焉某之愛非過計也千金之家有子必牧苟受其託猶思無負況帝子乎宗社之所關係君相之所倚望中外之所傾屬此豈細事其事鉅故其責重其責重故其憂深某職思其憂者也慮過愚衷以干冒犯之誅不忍循默以貽曠疎之咎蓋嘗熟思以為切於皇子之躬行者有三一日盡孝敬二日勤學問三日辨淑惡敢條陳之何謂盡孝敬昔文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侍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世子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夫其心乎愛親無斯須敢離是不當以禮又觀也是當於禮文之外思其所謂翼翼小心不敢息皇者則得之矣恐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能如世子之翼翼否乎朔望常儀尚多闕疏晨昏至情未必卒治一月之內侍君親者凡幾一歲之內侍君親者凡幾若此者皇子兢兢自省之日也子曰為人子者止於孝又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道本非難行反而求之是誠在我惟皇子玩誠身悅親之旨謹先意承志之思念茲在茲無有開斷則庶幾可以言孝敬矣何謂勤學問古者世子之學也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而又學于戈學羽籥無非內治外之事夫其心乎務學始無暇時是不當以誦說觀也是當於誦說之外求其所謂禮樂交修養成德性則得之矣愚不知皇子所以躬行乎此者如世子之養德否乎勸誨有時幾如備禮假故無節鄰於養安焉外之事比觀書孰多泰道之心比崇儒孰重若此者恐未得為皇子進修之益也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及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見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學無止法雖天縱生知猶且汲

汲惟皇子探大易問辨之義味大學正心之說是謂是究無有作觀則庶幾可以言學問矣何謂辨庶幾古者世子之生也師傅名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欲其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也愚不知朝夕趨走於皇子之後先果皆正人與俱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者為賢何者為邪則賢否所宜辨某賢當親某邪當斥則去取所宜決夫然後謂之明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持不測之意開羣枉之門明者顯如是乎且外郎之設正在得入衛翼之嚴非以處邪惡之流也惟忠孝可以親身惟恭儉可以長世惟制節謹度可以保社稷是必賢有識者能知之嘉祐中神宗以皇子伴讀王陶入侍陶因讀祭本紀言舜孝友事上大愛慕之則帝之孝敬不出於所性始聽講讀尋釋指義至日辰內侍言恐飢當食神宗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則帝之學問又根於所好然司馬光於時上疏猶謂皇子雖資性聰明端嚴難移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雜處其間誘之以非禮導之以非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則雖有碩儒為之師傅終無益也乞專委伴讀官糾舉邪佞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蓋嘗取其疏而讀之始與三王教世子相表裏真稱世之龜鑑今皇子天姿素高自能洞察邪正釋一齊邪惡之言豈一暴十寒之失祛羽冠側媚之惑息仙書荒忽之蔽母牽私好母徇物情母以阿意而親母以逆耳而疏公是非母疑母戚持此定力養此聖功是亦古世子而已矣某前三者之說實躬行之大端若此其末節細故不暇枚舉皇子而能行此三者則心虛而善易入誠存而樂自充必容納謙論必祇畏清議喜怒必中節而不失於躁言語必中度而不流於誕真精力久從容中道聖賢事業夫豈其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為者亦若是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者賊之徒也欲知舜與賊之分別與善之閒也則謂相去特毫釐耳然則一念其可不重於

用欺用於盡孝敬則孝敬形於事君親矣用於勤學問則學問博而智識明矣用於親君子遠小人則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矣先儒以三年天運為小成朱耶肇開亦既三年此德業將成之候當思今日之德業視往日進否為何如今年之德業視往年進否為何若退自觀吾熟自檢勸則學非徒學矣某區區樸愚非日規皇子也愛皇子之深而望皇子之切也皇子於其樸忠置諸坐側德日以進業日以新可以幸宗社可以答君相可以極中外而某庶幾乎逃尸位之責一或以樸為迂以忠為訐藐視其聽又從而尤之則某可以納印綬而去矣夫子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惟皇子所采不備

上皇子書

某昨者薰沐裁書躬趨屏下塵獻以寫區區樸忠愛助之情私謂皇子明書誠身之餘必能洞照愚忠屬意垂聽今既三宿乃知前書所謂羽冠側媚之惑昔之已斥者今復言歸矣某職任勸諫恐負君相隆委為之惕然踴躍無措竊謂貴為天子與凡人殊其趨避知識自應卓然特異上焉者性資天成無瑕可指如水未冰如空未雲如玉未琢如鑑未塵充而大之優入聖域可也次焉者一念慮之或未純一言動之或有差間過若日月之更遷善如江河之決持是心而往殆庶幾乎乃若公是非規拂之已闡明知明蹈省悟之不及又從而為之辭曰非子之心也是雖凡人德所不為而謂趨避知識之特異者為之乎且所謂羽冠側媚者本不知其何如人然自肇建朱邸外議籍籍所以汨吾清明駁吾真粹者亦不少矣使前日之去是則今日之取非使前日畏清議而屏邪惡為出於定見則今日犯清議而納邪惡為無定力人常患於過事之不知皇子則當為疑似之間質之請官矣人嘗忠於忠規之不聞某則力以公是非之言啓皇子之聽矣貌從而心違陽可而陰否某妄意皇子決不為是也今車輿候至有觀側目

美玉成瑕有識短氣堂堂朱邸納茲左道異端之流果何為者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自茲恐誕謾之說日聞孝仁禮義之教日晦不但於不矜細行而已使其可以幸意為之則清議不足畏講官不必設縱肆日熟平日真粹清明之氣駟奔電游而不可收君相謂何宗社謂何天下謂何皇子而問斯言及今改轍不俟終日猶之可也若曰一月之雷未害自今有虧令聞嗟嗚何益此某所以不避褻瀆之誅再伸一嘆冀皇子庶幾改之於萬一也不然某去就之機決矣伏櫛不勝惓惓

上丞相書

正月吉日具位真某拜上書丞相國公某竊聞之禮有出於前代之所無而後世以侈心為之者生日是也考其源流蓋助於有唐開元之際方是時宇內又安民物蕃阜天子方崇燕嬉侈玩好以夸示得意於是千秋之節與而導諛之臣相與從史以求媚悅先正太史范公固嘗議其非禮矣然而沿循至今殆數百祀其為說則曰臣子所以尊君父也是固有所不得而廢者若夫王公大人之生日門下之士則爭為賦頌以贊詠功德四方牧守則競為瑰奇靡麗之獻以希容悅而取寵榮是果何義哉而近世以來轉相侈大莫有悟其非者此某之所以喟然歎息也今者丞相國公初度之臨竊惟伏念登門牆辱顧遇不為不久而躊躇四顧亡一足獻者蓋道古今而譽盛德既非固陋之所能為而飾儀物馳苞且又非事大賢君子之道用是遲回旬日以迄於今未能以自決也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昔者開元之際其事後矣曲江張公不以貴臣近戚之所獻者獻其君而以治亂存亡之鑑獻其君疑若違眾自異者由今觀之彼貴臣近戚之愛其君與公之愛其君果孰為至耶某嘗竊謂不獨人臣之愛君其道當然凡士之願忠於知己者亦莫不然某雖無似然安丞相之知甚深而思所以報丞相者甚至故今也

不敢以世人之事知已者事丞相而願以昔人之報知已者報丞相庶幾自附於君子之義而免蹈細人之譏惟高明垂聽今天下之事眾矣某皆有所未暇及者獨以為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之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安古人之相業未易以遠數也願嘗反復諮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而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謂之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於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於君子或不能不見忌於小人同類懷其思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欽其行未必有以服遠方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絀於後世之公議而侯也不惟先主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瑾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效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競勸以答其知雖流徙廢放之徒亦沒身懷思而弗怨不惟學國信之當時尊之而遺夷之約束沔陽之廟祀至於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鬼神有不能違者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羣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素則忠懇足以悟上發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於同功刑不撓於貴勢盡忠益時者雖難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材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辜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於君而君信之下不斬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發教羣下懇懇焉以策歌思廣忠益為心而自謂間得失於州平見啓誨於元直受盡言於幼宰賴諫止於偉度退然自託於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責諸人者蓋智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

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眾人之智以為智合眾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矜目矜自我哉自昔秉權用事者鮮不悅人之讚已而惡人之議已夫以讚己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讚己者為罪則已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詳諭告戒一則曰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不為己私求於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預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悅人之讚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之所以為不可及歟恭惟丞相國公本以安宗廟社稷之功結知聖明進位鼎鉉迨今十有一年魚水之逢歎然無間有非武侯所敢望者然勤身以輔政內外之心猶或未盡乎屈己以受言而士大夫之情猶或不得以自竭意者至誠盡公秉聽忘我侯之所為倘有當勉者乎某之不材視曲江公無能為役然自少小即慕其為人或在作噩備數石蝸屬聖上誕彌之月竊伏自念誦天休歸美之詩不若陳敬之畏天之戒故先奉觴之數日旨味直前以祈天永命之書進徹宸展聖上亮其忠不以為舉至聞力行好事之語則首肯再三某之迂愚丞相察之素矣故於維嶽降神之日不復以諛辭涸聽覽而獨誦其所聞如此蓋今區區效忠丞相之心即昔者效忠主上之心也丞相誠能因某之言考侯之行事而勉其所未至者則將天心格於上人心說於下功業日盛而福祿日隆然後知某之規乃所以為頌而愛人以德非姑息者所可同日語矣某近嘗以武侯之十二字錄木於州治之思賢堂且推本侯平生功業之所自出者為之跋謹摹本以獻於執事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干瀆殿尊無任震懼之至

上丞相書
某昨者蒙恩牽敘既而控免弗命俱嘗奏記以謝比者祇拜告命謹復綴緝駢儷少見萬分區區復有未盡之悃竊惟大丞相國公先生家傳相業世濟歐美未易以一善名而其間有最不可及者容人之度是也考之前史若唐李吉甫父子相憲武二君削平諸鎮中興王室功業甚偉然不得與房杜姚宋並稱者以容人之度未足故耳自元和初牛僧孺等以賢良對策指陳時病頗為剴切此蓋制科之常而吉甫以其議已泣懇於上既盡逐考官僧孺諸人亦皆不見錄朋黨之禍實基於此其後德裕繼相猜嫌愈甚一時人材互分彼此而朋黨之禍遂成更相傾軋四十餘年唐室遂以不振吉甫父子實為之也若先大師忠定越王與大丞相則不然方忠定之初相也當時士大夫議論所主亦有不同者矣而盛德雅度包涵茹納未嘗與之較短長爭勝負用舍之閒一惟公論是主及再登揆席凡所薦揚拔擢莫非天下選而昔之議論不同者亦班班焉與於其閒此所以屹然為四朝元老以功名始終銘勳太常俎食清廟揚休無窮也大丞相自初執政以至當國上而同列下而廷紳議論同異者亦或有之然未嘗以私意喜怒深嫉而力排之閒有因事繼罷者後多披拭收用至有身沒而後錄其子者容人之度豈不偉哉寶慶以來朝君之士論事失當莫若某與魏工侍二人魏之貶也大丞相論臨安尹使聽其行於赫然震怒之中未嘗忘矜憐惻卹之意而某之迂愚自速謹咎言者請加寬諒迄不之許迨茲慶霽之行某之與魏首蒙濬濟自昔起廢之恩必以其漸未聞一朝出命悉還故物若是其特達者也然則某等之或絀或貶豈鈞造本心哉某躬被包涵茹納之施雖已啓謝駢儷攸拘不能敷暢輒復布之毫楮又嘗憶曩歲侍坐時嘗辱賜教以為先太師有言必能受人言者然後可作宰相至誠言乎此一門相業止濟歐美所以為不可

及也伏惟大丞相堅忍持守益加於初使天下之士無一不被容覆者則盛德宏度超越古今與忠定王無開矣

上丞相書

甚至愚極無所取材比蒙除書擢在常伯之列退撥撥劣非所敢當然區區不埃駕之心則已飛馳於閣下初元之召堅辭五六不獲已而後行今願欲亟前如此誠以大丞相謙虛無我而求士自助出於真情故樂效涓塵之益爾今既未獲遠前而開管思念當今之故竊有一二愚管不敢不為大丞相陳之蓋自故相顯柄以來天下大勢日益及茂常恐一旦有潰敗不可支者仰賴天地宗廟之靈大丞相為時而出平居蓄德深厚故相安之不疑及聖上奮發乾剛首付魁柄凡百施為皆天下所願欲而弗獲者薄海內外曠然易視仰望風采若神人然某嘗謂大丞相於此實有回乾坤洗日月之功要其大者不過曰用正人開言路而已故相之所以失大丞相之所以得其不在斯乎某之愚以為誠率是道而不變則元祐司馬公之相業可以無愧而嘉祐韓忠獻之相業亦將馴致焉某嘗素記欲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期以十年坐收太平之效約幽下逮不以為諺矣夫以大丞相之純誠不二澹泊寡欲始初所行皆出實意非飾飾以苟悅一時之觀聽者其於二者必能恪守初志獨恐所用者正人則檢邪將有所不便而言路四闢謠諑不得以蔽欺激作之言有時而進使吾之志慮侵尋改易而不自知此則所當豫察爾大丞相爰立之明日召三賢於遠外公論莫不謂宜而一二言事官之除識者以為四十年來所未有向之齟齬權門者相繼收召可謂盛矣然正直之士愛深慮遠其間知大體者固能徐為開導而強直自許者亦或不無矯拂太甚人情將有所不堪乘不堪之情以激其不平之忿則剛勁不如

則有不靖之形利同似黨則有分朋之迹昔者讒害忠良往往被以此名羣驅逐大抵由是夫爭有是非正人之爭以為國也邪人之爭以為己也是非不辨而兩端之可乎朋有真偽正人之朋以同德也邪人之朋以同惡也真偽不分而乘疾之可乎今雖未有此事亦願大丞相謹之而已不然則激作之言入而疑懼之心生君子小人之消長於是焉分此某之所甚畏也廟堂之論不參之羣下為日久矣大丞相博盡眾謀弗任私智事之有闕國體者必議而後行眾言難進豈皆當理議論不一尤難適從迂者不切事情狂者不識忌諱然異同不一之中乃至當之論所從出正如玉隱於石金混於沙琢之淘之至寶乃見其可以沙石之雜而委金玉之珍乎自昔變切敢言者常病於過故趙中令有誦權之毀韓忠獻有跋扈之劾文潞公有交結之劾三相動德魏然曾不以是而少損當時亦未聞深咎言者以其職在論事不嫌直故也若蔡若秦柄國之時則無此矣故雷德驥諸人之過直乃所以彰三

相之能賢而蔡秦之世有歌頌而亡箴規不問可知其為權臣矣今士無愚智孰不知大丞相之用心其何嘗諶之有萬一草茅山野謠言之聲或失揀擇適所以增先德美陸宣公有謂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示我之能從者不惟人君當知之大臣亦不可以不知也然微作之言入而忿嫉之意生羣下相率以苟容甚非朝廷之福此又某之所甚畏也惟大丞相堅守初意之善勿為邪說所移使正人常聚本朝而言路常通無壅則內而彈固本根外而震懾威靈必有為大丞相忠謀者始以近事明之方八陵之圖來上固嘗欲修朝講之禮舉恢復之師而集議之言一願從臣臺諫以及館學士交論其未可君相亦幡然從之賴以少寬目前之憂豈非朝列有人忠言獲仲之效邪況事變之興未有終極正君相汲汲經營之時正人多則腹心有所託不然自毀其腹心也言路開則

百目無所蔽不然自塗其耳目也小人寡識所以激作破壞者圖自利爾豈為國家計為大丞相計哉身身在閣隙去闕庭二千里事之有無所未能知冒昧一言蓋欲大丞相之功業不在韓忠獻司馬公之下而已拳拳之懷仰祈矜察

上曾宣撫書

某恭睹邸報明天子以邊隅倏擾驕吝魁彥進長樞庭宣威江淮盡設諸將人心咸奮國勢自張豈勝慶幸蓋自游魂之虜奸盟犯順而我軍政少弛將庸卒惰潰散相望議者咸謂宜得廟堂大臣位望兼重者付以韓范之寄庶幾精明有轉弱為強之勢今明公遂膺斯任可謂得處置之宜協中外之望矣而某區區則以為明公過慮者大凡內外相應然後能有成功權不中御然後可制外變某頃在兩淮間見制垣帥閣每有奏報動輒旬月從者才十三否者嘗七八甚而偏州小邑徑申朝省畫旨行下制司或不豫聞選辟僚屬最為重事要塗諸人主張薦送必如所欲而後已情意不決誰與協謀至於區處事宜動從中覆利害之實廟堂未嘗得知可否從違類取決於宰掾之口愛憎任意予奪乖宜有不可勝數者今明公以大臣出使事體固甚不俾然文武之吉甫與孝友之張仲表裏相須不可一缺往者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必呂申公忘仇協濟用能卒服夏張忠獻以相印督帥亦必趙忠簡居中相應遂成破敵之效今廟堂之上能以呂趙二公之心為心明公庶乎克成厥志不然則內外相違動輒牽掣終無可為之日矣又嘗觀近之處方面者未能忘情得喪之閒有所連請必先伺朝廷之意嚮至於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人所共知者往往匿而不言或反私議竊歎不敢盡言於朝或叩之曰此非廟堂之所樂聞也夫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所居何官所任何事而可以妾婦自處乎愚謂明公此行實宗社安危之所繫凡其當然之利害必至之禍福

宜皆一一以聞言之未聽則再三言之又不聽則法去就
以爭之可也爭之而聽則明公得以展布四體為國家生
民之福若終不見聽則卷懷而去之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者大臣之正法也雖功業未即見於時而明公所以為節
義者未失也異時猶有望焉若始循近世之轍容容唯唯
聽命於廟朝受制於宰掾有事不敢言言事不敢力萬一
至於失機而誤事則天下之責將叢於公之一身雖百口
無以自白矣抑又有所當言者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
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惟開誠心布
公道集眾思廣忠益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
與公又其本也今明公實居武侯之任而又適當可畏之
時用將非人而士卒之心不服撫御失策而忠義之志未
勵故多端天意難測於是時也備非至公血誠誓之天
地而無疑則何以服未服者之心馴未馴者之志嗚呼鶴
鳴在陰其子和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發之於心有秋毫
之差物之應者有千里之繆明公其可不致意乎此至於
黜臆見而取眾長親正直而遠邪佞則又其所急者明公
受任驗兩旬矣而未聞辟士之報竊料明公必將遴選一
世名流決不至如前之曲徇要塗之薦然於正邪賢佞之
間則願明公之深致其審也昔李忠定公出撫河東徒以
帳中多士之故遂至將帥之情扞格不通迄不能有所濟
文士猶不可況庸常諛佞之輩乎武侯行事散見於史冊
叢載南軒張宣公嘗輯之為傳郡齋適有版本敢以一帙
十二字之刻併獻左右願明公特賜覽焉則其為功業之
助將不少矣自得此說以來遇當世之膺受重任者則以
告之蓋憂時憫世之切見其任事則幸其有成故不暇擇
其人之可否而告之聞者往往笑其迂闊不切事情而某
之自信則弗移也今又以告於明公意者其有合乎置司
想在金陵張忠獻公故積猶存者幸取而觀之亦足以攷
其設施之本末入中興諸將處置邊事惟李忠定談論最

為的確且皆當今所可行某往在朝行蓋屢言之而不見
省今以閣中所刊隨此申獻區區愛助之心可貫天日惟
明公察之幸甚

請鄭林楊三士入學行堂

某稱問之師道立則智人多當慶歷景祐開闢之文風盛
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西先生
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於
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邪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
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知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
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隨履素為月許所推敬者為之表
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
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
招延著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
循眾論敬有請於執事者然年高德劭非以筋力為禮之
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席發揮聖門大
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修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人
之歸某亦將帥向僚以聽焉或謂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
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僿蒙審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
幸也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五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王 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林 啓進臣分校
閩縣王 藹玉壽士分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啓

謝林侍郎薦舉啓

伏以月評甚下魏南州名士之稱露秦忽騰犀犀清近臣
之薦竊以大賢之題品豈為當世之觀瞻凡其汲引人物
之閒要必深為風俗之慮呂正獻□□□則歐陽子首
薦其賢范太史靜退自將故司馬公力揚其善於以抑囂
浮之習庶幾得真賢之材比年以來斯道交喪舉孝廉而
奪貴戚之命嗟請謁之交馳見相君而掃舍人之門曾舜
趨之其恥其或稍嚴於出處退然不急於知聞非以疏狂
伊欲挽回流弊之源其若深焚楚廉隅之操使之持身重於
圭璧則其術國隱若金湯諒非我公謙謙此意伏念某自
知甚審所挾太迂早歲科名似未忘於祿仕平生志願端
不在於輕肥願富安窮達之天其敢作清華之夢閉門讀
書史方加涵養之功低顏奉君侯肯事嘖嘖之態縱舉世
不知而何損性鉅賢見遇以為榮傑獵一字之哀奚翅千
金之重茲茲恭遇某官孤忠自許直道不同栢臺彈奏之
公若判白黑荷蒙論思之益如炳丹青屬紆又二組以為
州適奉尺一書而薦士不緣造請首及羈單孔丞相恐人
之知於今復見魏獻子惟善所在願我何堪某敢不敬佩
殊知誓堅素尚雖舉賢本於報國初非種桃李之私然盡
節所以酬恩尚益勵松筠之操

除國正謝丞相啓

伏以燈火十年未窮古學絲綸一札遠列儒官恩大人徵
扶清責重竊以膠庠之地風化所關藝祖肇基事與文治
高皇我造重煥舊規皆當干戈鞍馬之餘不廢禮樂詩書
之故豈育材造士姑崇藻飾之空文蓋扶世導民中有維
持之深意是以百司錯峙庶務盈興獨惟學校之官不責

讀書之事講廢道誼若亡歲月可見之功植立網常實為風俗無窮之計故凡列屬尤重掄材採厥成規率束措紳之清望取其卓行開招巖穴之逸民苟非其人局稱茲選如某者自知甚審所挾太迂雖蚤從先生長者之游亦難識往行前言之略而檢身律己未能亡媿於宮庭琢句雕章徒以自愁於肝腎所患修名之立不立初何榮望之敢萌矧方馳羽檄之書願焉用毛錐之子但期退屏侶江海之魚鯁敢意起升儀園林之鴻鵠忽拜西垣之詔俾橫東序之經況夫官以正名職非他比豈第循故事預司翰墨之盟要日與諸生共由仁義之路俯慚不類預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恩建遠圖博收羣策謂學俎豆不學軍旅雖平生無應務之才然用筆石兼用膏梁蓋治道有相資之具故於經武整戎之際不忘崇化厲賢之規肆及微蹤亦塵清列某敢不恪勤所職益勵厥修敷古訓於春誦夏弦之餘願輝模學作人材於月書季放之外冀答殊私聖聖自陳慙愧同究

除校書謝丞相書

上翰林主人之對繆貢芻言陪瀛州學士之班遽塵華選拜恩寵甚抑已置然竊以聖朝重英俊之備冊府萃圖書之富匪獨養其資望蓋將充乃見閣使有復博覽優游文史之清庶儲省默觀磨礪器質之美願作人之有道始與天而同功故汝我既盛於一時而豐豈尚遺於數世大者光明魁量足以翼邦家小焉靖重端良可以善風俗深嗟流弊浸異前規育材之意既以具文尼職其間指為借徑至有身居儒館心別鶩於高華名在書林手弗親於銜校鄙習相仍而躬悟清涂沿是以反輕力回此風政賴今日不有魁奇之彥孰堪採擇之公如某者冥頑不靈孤苦自奮蚤服師資之訓竊知問學之方連歲科名似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偶點班行坐糜廩稍警宗殷學亡補斯文博士泰旨何神末議雖本為貧而漫仕未嘗

枉道以承伸胡然誤恩陟是清貫本皆服身於場屋益思銳意於翰編無家無郭侯插架之藏徒日發董子下帷之憤今將徜徉東觀凌歷西園閱河圖實訓人間希有之珍寶金匱石室歷代不傳之秘刊訂謬誤咀含英華庶後因文字以觀聖賢之用心夫豈假梯媒以為富貴之張本并揚雄之居天祿蓋二三世而不徒官而韋述之在集賢亦四十年而后卒業故能發揮大典焜耀方來此所修之所已行而小子之所願學遂成微志有賴洪私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回孤忠自許解排專狂已去虔朝之因以汲引眾髦常思孟氏之三樂至如不佞亦在兼收且令身遠於簞屨得以神交於鳥牖期待過矣銘戴謂何某敢不淬磨新功尋輝舊業丹鉛事點勤可不殫是正之勞金石無緇磷尚克守初終之節過此以往不知所云

賀陳議啓

恭審帝符上坡詔升左省侍講華光殿俾聖學之類熙拜誦延英門聲忠規之剴切班聯益峻風采一新竊以國有直臣淮南之謀自衰朝無黨黨河北之盜易平善邊虞雖警不足愛而骨鯁之人為可懼蓋仰仁皇之世方與西夏之師謀議前陳執事急舉戎之務聰明遠覽獨首增論事之官由其紀綱立而百度修所以根本強而四裔服從今感學與昔匹休恭惟某官道出養皇學根株潤筆補造化登東京才子之可倫策陳天人為西都大廷之首冠朱紱比直玉鉉俾借冊府系年不改安恬之操謀拒芬威獨高譽誇之風志存家國而不近名誠屬朝廷而亡遺慮屬方多事尤賴告猷拾禁聞之遺已無備於長蘆補衣履之關顧誰越於仲山春倚不移觀瞻增重方將舒長策以康國步矢良讓而沃帝心扶公道之厥於將微建太平之基於弗墜欽然皇皇屬在我公要當遺萬世之安豈特微四郊之警某方疲遠役側聽除音有謂臣七人端為明時而喜呼太平萬歲以新盛事之觀扑踏之私數陳不足

回鄭狀元啓

恭審禮傳王陞名冠瓊魁自慶元屢策大廷孰若今日四門之開雖長梁音多首選未聞同時三俊之登觀論獲伸鵬行相慶恭惟狀元參判大著正學傳心木洙泗之舊妙齡發聞有揚晏之風過九重側席以思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歷陳偉論深究大原謂治亂安危之勢不常要致察於已回之始而便發駭近之私易惑當預防於未兆之先倦倦殫憂國之思鑿鑿盡過時之用昌言天下之事無諱有司親結人主之知哀為舉首夫既擅儒林之榮觀政須躡前輩之高風昔呂文穆之事熙陵若王沂公之相仁廟科名及業既獨步於一時功業光明復可傳於萬世伊誰僥美允屬富仁身到黃扉自是榮除之素定名標青史要觀盛烈於無窮某學本空疏識非超卓羣多士而試以藝選掄雖預於司存取一人焉拔其尤裁擇端由於上意獨先枉駕辱賜長綬第深新望之清莫既數陳之素

回孫狀元啓

伏以壁水黃英夙高士階上對果亞倫魁新六館之榮觀壯七閩之盛事恭惟某官清標絕俗勁氣橫秋學探精微期欲造聖人之奧身居窮約常懷憂天下之心彷彿允蹈於規繩抗志弗渝於金石比承清問獨罄丹衷深陳主德隆替之由力辨國論是非之正雖明白峭直不為媚俗之言而溫厚深醇自得告君之體源共稱其卓偉公特出於箱餘夫豈惟儒者之至榮要必慕古人之盛節昔仁皇帝躬授於多士若韓魏公擇在於一人顧科第之相同不知其幾而動名之有爛獨到於今願映他日之遠圖同俾前修之尊美某濫陪較藝欲請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二雷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有司何力之足云張先枉駕之臨申賈長箋之脫念友直友諒既素辱於心期不以頌以規其改忘於古語

回黃狀元啓

右利推秀才已敵於萬人北闕傳名更聯於三傑... 獨步繁華眇問恭惟狀元察推大著負瓊奇見聞... 禮樂歷數方今之急務有如素宦於清朝迺若大正朝... 廣開言路蓋取人之未及尤上聖之急聞峻擢鼎科式符... 與望矧雁序同登於千佛而龍頭並出於九仙夫既為儒... 者之至榮要必顯古人之大節昔趙康靖之盛德藹然一... 代之宗若陳忠肅之高風凜乎百世之下俱際此選稱到... 於今願恢他日之遠圖罔俾前修之專美某濫陪較藝欽... 誦奏篇以直言取人蓋當留心之方切得名士報國在... 有可何力之足云猥先枉駕之臨申賁長茂之貶第深榮... 感其報珍投

賀平江李大諫除寶學啓

某恭審不敷茲詔峻陟隆名昔抗論諫垣輝有古爭臣之... 烈今陞華奎閣亟聯真學士之班帝思孤節之無朋人羨... 精忠之有報竊以當國論是非之未定見人材邪正之不... 同君子志在憂時豈憚盡言而觸禍小人心乎趨利第思... 阿意以邀榮孰知天理之好違殆匪人情之可料導誤者... 未必獲福咎徒基於兩儀守正者未必罹殃名自流於百... 世若昔可考於今益明方擊臣益據於朝權欲私室久顯... 於國柄罔知勝算運籌策於帷中輕出躁謀動干戈於邦... 內願眾口同然而附和豈本心若是之顛冥祇緣富貴之... 念深皇御生靈之禍慘惟公遠慮為上極陳雖儀魏徵之... 忠戒征遯水竟坐汲生之直緇守淮陽越旣滿師浸成誤... 國恢謀馬邑莫逃首事之誅鯨鱗羽山旋正朋發之典凡... 擬出矢言之爭皆今蒙徵數之加瞻一俊而一忠果孰得... 而孰失載諸恩綸之布咸訴公道之亨恭惟某官秉委秘... 鈞為世著察立朝二紀幾盡關於曉夷報國一心曾先移... 於燥溼單方駒促公獨鳳鳴惟知盡獻替於當時何意被... 寵榮於後日迨此忠謀之既驗懷乎節槩之愈光恩命仰

歐西山集 卷之六

正宜

臨輿情知勸某疎疎殊深激揚表言聖朝有賞諫之風... 不慚於古庶天下增敢言之氣其自於今

除隆興謝丞相啓

治郡無功遽躡分於帥圖進班有命仍峻直於殿廡以儒... 紳被遇之榮錄公衮見知之素伏念某曩緣薄技獲玷周... 行職在禁嚴思事君之無隱官非諫爭乃論事以不休意... 雖本於納忠迹或鄰於出位明良在上獨知衛綰之亡他... 寵數相仍絕異買生之不遇入則侍楓宸而參內命出則... 揚蕩節而守專城積有僥逾漫亡務塞茲由平海改鎮洪... 鄒其地則三江五湖襟帶之區其位則方伯連率銜鉞之... 寄在昔所重於今尤難吉水崑崙有未馴之獮俗富池滄... 浦有當扼之要衝茲皆必至之憂宜謹將然之備而人情... 狃於僥幸軍政馳於因循尺籍伍符之師或供他役百疊... 千屯之長類凡材雖倖存督府之名未始修元戎之職... 孟賻者否稍異事權訓卒治兵若曹王泉之在唐室艦城... 修備若李相綱之在中興豈惟一道之扞防抑亦壯兩... 淮之督援退舊舊法易稱使令恭惟某官論道廟堂折衝... 枕席威伸萬里外華既憚於有人慮及四方內地亦嚴於... 置帥孰云妙簡猥及迂儒某敢不志慕古人心存王室鳴... 鸞佩玉敢窮歌舞之娛運贊投博益勵恭儉之節諫云以... 一書生際遇之榮皆眾君子扶持之力恭惟某官以名... 流供於法從及當代宗工斯文元氣立朝盡節曾歷憚於... 疾疾致茲妙味猶及汪厲

賀福建楊帥啓

伏審敷求雅空開闢全閩躡延閣之華荷美名而增重作... 大邦之翰論至意而趣行先聲赫然而罕顯若恭惟某官... 超俗而運以獨志古而飾以今積水成淵而蛟龍生代著... 徵譽之烈景星應時而鳳凰出世高欽向之名香迪簡於... 象賢寔驚翹於駕序音參戎監出守輔藩哦水晶宮之詩... 氣欲吞於若雷詠鬱孤臺之句誓半落於陸峒修中祕以... 通班於上游而作屏嶺海初聞於拔薤省曹旋應於提簡

歐西山集 卷之六

正宜

方將收湖海汗漫之游觀朝廷宏達之彥屬茲聞尚久矣... 印山依山阻海之開民生靈甚度田規賦之入儲時幾何... 矧當補罅其漏之餘政藉息黥補劇之手豈特稱開西之... 美第傳後世之清又將登公權之朝以率天下之儉某脩... 門言別短景如駛受塵新託於履封承乏偶依於珂里雖... 巧燕鴻之相避幸風馬牛之匪遙儻行李之往來尚迭為... 於北道必難桑之共故敢問於西曹傾向惟劾刺裁曷... 既

賀湖北游潛啓

伏審煥綸將漕疊組分符阜蓄乘邊久開宸旒之聽皇華... 境聲肆兼塵節之榮眷倚彌隆詞增寵恭惟某官識優... 致遠才茂剴頰傳西洛之正宗學問遙承於先哲嗣南軒... 之鴻派見開後接於難兄粵題峴首之屏泝割邊頭之竹... 風生畫戟天屹長城陳樽俎以折衝指瓠裏而禡魄馳金... 城而上方略助多戎索之恢披銀臺而連奏書績茂藩方... 之刺亟膺異渥趨駕輜車士知宿飽之有期人謂勝形之... 增重處客而賦鸚鵡未妨頤略於江山入對而隨孔鸞看... 即驚翔於軒陛某敢違丰度荏苒歲年縲膺外闈之雄賈... 接上游之勢羽毛自出願希及晉之餘辱齒相依更切全... 虞之望其為傾企曷既編摩

回湖南陳運使啓

叨恩分閭將依揚節之華締好合待仍隨棠蔭之暖力涓... 辰而祇命亟拜于以蜚巖恭惟某官鍾呂參蘇球琳比粹... 洽聞輝見窮探千古之傳傑筆環辭疊中兩科之選顯力... 推其所學而自足於有行銅鑿三年課登乎最眩歌千室... 民誦於今不為有力者所移但欲此心之無愧登學館高... 華之地人知惟雅望是培當國家開暇之時公獨以豫防... 為意每賜清閒之對輒陳正大之言竟辭即顧之高去作... 使星之照曉行湘水四牡駢雲霽衡山六條井井以清... 規而肅吏以善教而懷民漢使所部十三州咸蒙惠澤湖

南之地二千里如在春風屬帥問之方虛煩使華之兼領
閣時甫爾報政論然于匪輜車雖並陸於委寄亦堪文石
其所貴者精忠會膺當此之恩即有揚輪之召某自知甚
審已悉何神方願過山林之安詎復堪方面之寄若為稱
職賴有依仁公爾忘私敢自凱刺史故人之念新惟求舊
當一遵令尹忠告之規祈仰方深敷陳罔既

同建安洪守啓

恭審升直奎儲易臨藩服維重華聖人之潛邸莫重此邦
得道熙台輔之間務來幸吾土紋條未布民氣已蘇恭惟
某官英英人品之奇奕奕家聲之美自忠宣之忠行乎贊
貽尊起前代之張蘇而文惠之文瑞於朝廷復見先朝之
坡頌惟其生長見聞之素是以踐啟聲實之都化盜賊而
為良民偉哉章貢之績有文武而知大體見於番馬之時
雖暫難揮棘之說旋復昇寬符之寵蓋已試之功難掩至
公之論不磨頌聲既洽於宣城表詔進臨於建水願地望
繁雄之雖舊而民生彫瘵之居多符檄星馳昔幾甚春陵
之歎稱稱香煥今幸聞蜀郡之諸願推一念惻隱之仁散
作千里和平之福芝峯峻峙與治績以俱高槐位深嚴踐
世官而非遠某雖叨分闈尚冀望塵聞仁政而為朕國之
氓豈非所願率子弟以服陽公之化其自於今依鄉良深
敷陳罔既

同朱撫屬啓

伏以分闈外之事權居慚錫命訪湖南之賓客茲幸得賢
惟人材其盈於衡湘而學術實宗於伊洛細言先正登錄
是邦凡厥士民均被詩書之澤至今田里猶餘禮樂之風
願後學之無庸豈前規之能趨趨來上慕幸有開孫發考
亭雲谷之微言願安承教訪嶽麓湘西之遺迹更其興懷
同知縣正啓

同知縣正啓

伏以陽浮霞瑤社九地之餘陰春滿花城萬家之和氣
若時賢哲宜擁祺祥恭惟某官以慈惠之心行寬平之政

尺雪鶴素平之瑞十載所無重輪照元日之晴三登可上
皆循良之所召信表表之有期某幸與旄倪共洵德澤
未未緣屬方杜泄柳之門衰病復加不獲造武城之室第
深祈頌罔究敷陳

謝宋宰館客見訪

伏以獨步膠庠夙仰東萊之舊遠有來琴劍適為南浦之
遊游願方修農野之吟人其敢謂合君之重客適塵謙牧
涖枉巽函以清文麗藻之瑰奇猥加獎飾雖修竹疏花之
片落亦誤品題正虞辜垢之汗人願荷某蒙之知我姑憑
尺素敬布寸忱

謝宋宰爲壽

椿三百六旬之日已屬杪秋知四十九年之非又逢初度
方劬勞之是感豈若艾之敢期恭惟某官以武城單父之
政聲兼少陵謫仙之筆力聰敏朽質實以名章爲詩其知
道乎仰鋪陳之甚偉學易無大過矣豈淺陋之能當發激
徒深誦言罔既

賀知縣正日

伏以放漢廷之正朔肇紀新元播偃室之弦歌一陶和氣
惟晴茂幸宜介壽融恭惟某官慈惠出於智謀惠愛流於
政術栢楊不用曾無杆園之掩花柳相望各安田里之樂
屬履泰交之吉亟濟晉技之榮貌是孤孤正茲循省震風
夏屋式初帳幃之安春酒公堂莫伸頌禱之慶

同生日賀啓

日逾采菊之三寶維初度詩詠藝藝之什嘒矣永懷沈方
抱於柴荆乃俯勤於車駟錫之盛禮君子之酒且多服以
高文幼婦之詞絕妙願惟表履難稱寵嘉年五十而知非
况又逾伯玉之歲壽萬千而無苦願迥頌頌侯之賢

通史提舉啓

伏審瑞節起家輶軒入境周原六轡與春風酥氣以借來
閭部百城若景星慶雲之爭睹先聲一播歡頌相聞恭惟

某官豫章文梓之才彝樽龍勺之器見聞所接皆故家
紳之親得道義相期有窮垂布章之莫及四紀奉常之第
三州刺史之符華途咸擬於立登社稷獨安於平進詩原
彭蠡善政有百年之思太白東湖勝賞窮四時之樂雖豹
隱每期於深處然龍身豈可以久藏果膺北關之制書來
重南邦之使事方將治氣別蠶激濁揚清威督山嶽之搖
風采雲煙之傑冀州父老雖共後於疏惟溫氏弟昆行造
司於鈞軸某辱知最久間命載欣所慚狂瞽之蹤自抵譴
詞之域願山林深居豈無仰庇於萬間儘田里均安是亦
蒙恩之一物

同宋宰啓

河陽之花滿縣將播仁風玉川之屋數開行依德宇載念
論交之始可藉候訊之恭恭惟某官器識疏疏通手神靈粹
淵源有自廣平之風烈未衰又獻相承元祐之家聲故在
早登第第茂也芳猷寶鏡珠圭無取可指黃鍾大呂隨叩
輿鳴更遠館殿之才來尹山川之懸百里而牧牛刀未展
宏謀一武而上烏臺定循近報某猥擢迂謬方幸退藏徒
與老農共負耒耜之喜愧無宿學辱過門問字之勤傾
鄉良深敷陳罔既

答恭宰啓

班見大庭寵分壯邑得地百里雖聖賢亦願爲之抵古諸
侯蓋于男羽不過此厥任重矣非賢可乎恭惟某官詩禮
得諸家庭父子自爲師友闕河既遠承嘉最號真傳乾瀆
以來文懿見稱巨擘以所講串形爲設施不羞薄正之卑
必求其當不難蜀道之遠亦勇於行乃今父母之邦得吾
慈惠之長晉陽保障之政諒所先心武城絃歌之聲遂將
盈耳敢曰當儆之故而懷私庇之心桃李紛敷但洽四封
之化芝蘭樵梓亦陶一畝之春

答馬縣丞啓

誦濮川之諫書宿欽先烈題藍山之壁記茲遇後賢真然

來思喜可知也恭惟某官材資敏裕履行和平瀾洙泗六經之博諳深家學應賦賦萬里之險洞知物情乃以借策補遺之英來從對竹吟詩之逸遂令南浦之父老從講東平之典刊地焚香雖方甘於隱逸過門問字或稍奉於從容

通延憲序

恭審賦奉新輪重臨舊部昔頤庚政既嘗推光徽之堯仁今總刑章又以廣好生之舜德願奉使之名官雖異而爲民之司命實同時惟勝流迭任隆奇恭惟提刑司正學淵於諸老英辭妙於一時粵自布章已深當世之慮甫登刑列即求外補之行蓋志非爲己而將以及人故仕弗以利而勇於行義昨從古括來按全閩汰斥貪殘嗚嗚嗚嗚褻褻喪理去父老惜其弗留持節復來溪山爲之改觀然生殺懸於掌握而威休係其笑舉何敢非刑式重呂侯之命得情勿喜願師曾子之言暫爲一道之福星歸作八荒之霖雨某懇愚何敢答謹自貽方爲泄柳之閉門適合孺文之按部雖丘園深屏豈無仰庇於萬間儻田里均安是亦家私之一物

賀邑守冬啓

氣浮層霄可窺天地之心事靜琴堂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允矣粹清之器謫然寬厚之風和氣所薰歌豐年於周頌政條可紀課上考於唐銓順履復亨於膺晉接履惟朽質密藉洪休踴方局泄柳之門弗果望王喬之履

回南劍州黃知府啓

伏以仰鑄城之節如見古人分劍水之符喜聞新命恭惟知府監簿文章孝友本自家傳明允篤誠根於生稟籙佐邑而至於宰邑皆仁民而非以厲民故雖蛇豕之悍驕知以窮鳳爲美瑞孤豎九方張之魄猶中丞擊賊之時豈駒蹄不測之危若汾陽見虜之日黑方貽愕公獨從容孝梯之捷甲兵昔聞其語忠信之行登船今見其人絲半刺而

真西山集 卷之六

七

下官

專城示九重之隆委倚官褒鑒入侍凝旒得一紙之書深佩相先之誥命千里之駕終醴願見之懷

通浦城陳宰啓

伏以七閩之衝舊爲樂土千室之邑今得賢侯辰正有期歡焉膏慶恭惟某官清委玉峙令德蘭薰詩禮淵源自得鯉庭之傳授文章衣鉢尙餘鳳閣之風流比游試於材賦已浸隆於譽處惟時南浦實處上游民衆少豐況屬年饑之後俗浮易動矧更鄰警之餘正賴撫摩俾臻綏靖會即騰於普最當亟上於清華某久困里居近叨祠稟以先翰林門牆之舊夙荷殊知於新令尹政事之問或陪餘論預深欣惜未易忘陳

賀程內翰年啓

某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布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蒞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霽然膏雨之蘇枯令肅倉殘迅若震霆之起誓即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撫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苗之稿亦蒙吹律之春某適以烏門莫繇資良飲屠酥而醉已同農歌之人稱兕觥而躋其上公堂之壽

復官謝丞相啓

伏以七年去國未潮丹筆之汗一氣轉鈞雷復青瑣之碧噓敬有自銘刻何窮伏念某假以迂愚某緣際遇瑞綸載筆曾微潤色之長寸節分塵茂著循良之必頌茲次鈞往牧長沙當嗣聖之作與先琴賢而收召入來燕門之對曲借天顏願彈饒謫之忠少裨時政徒效草茅之言事雖非復僕之識時不知菽之亦已疏矣罪如解套孟貶湖陽之八千仁若夷吾僅寄野邑之三百歸尋荒徑甘老故山身雖困於萊藜心常傾於葵藿俄墜遼鶴之宇下臨羅雀之庭謂東朝講釋奇之儀方深濡澤念北虜有投閒之迹亦與原情既還奎閣之班更斯珍臺之秩願茲冒寵隨賀主

盟茲蓋後

通福建招捕陳提刑啓

伏以投閒居里既幸爲氓起廢作州又叨愛察以三十載朋游之舊奉四干石條教之新有志可行爲民而喜恭惟某官洪毅開濟磊落光明求之昔賢則孔明公瑾之匹揆諸近世則希文稚圭其人蓋文足以經邦而武足以戢難智略縱橫可當事變忠義感激能得士心以坤爻六二之直方謙大有上九之信順故翦羣盜於披猖之日易若草菅而安遺民於震擾之餘措之雅席途載廣平之頌家立狄公之祠願九重方切於思賢豈一道可私於斂惠子房決勝千里行據帷幄之籌召虎式辟四方即廣江漢之雅某久茲專壑復此承流故武重尋還路磨礪之迹舊封不改恍惚遼鶴之歸昔慚已試之無庸今獲重臨而有頑孺文之在冀部敢自託於故人次公之守穎川當勉師於循吏勤拳之悃敢敘奚殫

通福建方提舉啓

伏以奉祠居里獲依周隔之光慘終起家更受漢條之察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系傳嚴瀨之芳氣稟淮山之勁搆醇甚蔚有元英處士之風流持論不阿有孝肅名臣之節操頃者擢司於麟耶人皆擬上於烏臺慮幾嗣前舊之直聲且將爲公道之元氣屬閩部方罹於假擾而天朝深軫於艱憂越由廣信之麾就付全關之節威聲播嶽見登車攬轡之初汗吏望風至投印解綬而去比聆餘論竊仰壯猷三邊經略之事宜獨照龜卜一世人材之題品錄別衡平行推綸音即當枋任

回李漳州啓

名聯雁翅同父母之邦恩錫免符更鄰兄弟之國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恭惟某官松勁王剛淵浮山峙源流甚遠風分仙李之根辭采獨高煥發儒林之藻匪但著文章之錄更兼長政事之科錄漢承常試周太府儻少留於鶴序

已徑上於雞翅惟幼學壯行之心本於及物故難進易退之節卓爾過人若時濤浪風稱道院民醉事備不幾太古之風時異世殊浸改承平之親分九重之憂顧息千里之呻吟側聞下車以來頓收質枕之效儒者美俗固所宜然刺史爲公行且見矣

回泉州教授啓

伏以泉山缺守猥及陳人類水有師夙稱名士所遭幸矣何喜如之某我自乘輅來叨分竹僅守孔門節愛之訓曾微漢吏牧養之材二千石之分憂昔已慚於理致十六年而申命今復被於恩光富民生憔悴之餘與郡計殫殘之被刃恢恢而餘地猶費支吾技斷斷以亡他若何經理情非賴僚友多聞之益未易副聖明使過之求伏惟某官直諫之資通明之識必有請書以助設施社稷人民正欲觀於爲學文章政事勿自限於殊途

謝黃南劍樂語啓

伏以申命泉山再續十六年之舊經行劍水適逢二千石之賢平時素切星鳳之瞻一見遽諧膠漆之好羅若水館極既醉既飽之歡諭意伶工陳善頌善禱之語願惟不敏豈所克堪

通福建王帥啓

赤霄錫之旌鉞寄以藩垣天子惠顧全閩肆輟西清近臣之貴元戎肇開幕府聿新南郊遠服之瞻麾幟精明政角歡亮恭惟某官清明莊栗博大魁閣按河汾六子之傳未殊源派考會稽先賢之傳可嗣風流蚤以材大夫而爲真御史冕生有志欲復井田之遺孟子陳言首明經界之路恩被聖書之一札澤流寶笈之萬年孔門惟有再求可使治賦唐世獨稱行儉名曰知人亦既兼擅其能謂當亟行以政三山非他鎮比繫國重輕九重俾我公行問民痾瘵觀臨遣光華之特盛蓋尋常牧守之所無淑旂緩章式重韓侯之錫精金古器庸貴有章之寶佇頌一日之寬條立

召八州之和氣赤子潢池之盜方幸晏寧黃頭輜轄之師久稽整飾狐兔雖空於狡穴鯨鯢時擲於驚波要當無事之時疎戒不虞之備激清一道皆猶枕席上之安張皇六師更賴帷幄中之畫某類然景業此蕃邦屬政苛猛虎之餘有澤竭無魚之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自愧未能實告於府情信於州方將有待仰帥牙之似建與見齒以均歡公其肯效越人安視素人之瘠我亦自同晉國願分楚國之波徼望良深名言不足

賀鄭丞相啓

御紫宸朝登黃閣老人主師宜爲宰相用尊傳道之功政事本實在中書九賴佐王之學四門肅穆八表靖夷蓋聞國之將興皆好臣其受敷時則有伊尹成湯所以格皇天吾不如子房高祖所以成帝業惟今爰立厥昔匹休恭惟某官河嶽英姿泗沂正派蚤事初九潛藏之始已兆半千遇合之期六釐負圖嶠之山此驚濤而不動五龍夾虞淵之日升層漢以大明偉運量宇宙之材參謀謀廊廟之寄密勿盡言而幾弗露從容應變而道不窮當雷霆以整之餘有天地重開之象坐瞻展而親慶斷如古哲王用金版而覆姓名維子著學夜刻博山之印朝宣文德之麻信猶未逾規標立變進賢去佞幾如履歷之頌詩則靈懼汗快哉元祐之條貫和氣回而天爲飛雪貪風息而人樂飲冰問閣知蘇醒之期朝野起升平之望致君於堯舜之上鄭公固所優爲行政若管晏之卑孟子豈其或比盡抒碩畫不辭廢臆某濞州州符久陶化治方登崇於百揆首超擢於十連但祈公道之伸敢矜私己之過雖莫陪東閣奇士少神康濟之謀當敬率南方諸侯倍奉作新之詔奉恭其萬縷縷綵輝

除福州謝丞相啓

公道天開適登庸於上相全開地大俾承乏於元戎責重負山懼深臨谷伏念某衡茅孤學渺瀛小材兩朝三紀之

遷遠久塵華近一節四塵之數應海試劇秋毫未報於上恩霜鬢已催於暮景重臨作屏南幸及期那計殫於囊括席卷之餘若爲支拄民力困於澤竭林焚之後曲費俯循頃蒙祠牌之歲頒麟給宗藩之月泉運力獨於苛斂期少裕於罷趾雖生意之浸還曾初心之未究敢謂浮雲蔽日之久忽聞迅靈奮地之鳴羣枉杜取正開內既新於黜陟長官平太守好外亦妙於選掄適於斯時有此殊渥青衫幕府猶憶舊游白面書生安知戎事願屬郡創夷之未復考比年假授之所錄政苟安和寧有駸與之馬吏無侵枉誰爲游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非疾疾已瘳之可賀而根元尚備之宜憂身爲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職雖當勉力恐難勝茲蓋恭遇某官以厚重鎮國家以公忠安社稷力禪一聖英明之斷盡洗門年貪濁之風元凱舉而去凶人委備本台表章相而無傷帥其始自今與懷遐邇之邦欲均休息之澤而某以鄉閭爲之牧當子弟視其人素志苟行詎有禁闔淮陽之問遺風可仰願惟頻川渤海之師傲然丹衷如此白口

回楊知軍啓

伏以博采風謠喜有循良之守詢求名聞知爲忠義之門悠然長懷肅若與敬慨念炎運中微之際款有裔裔南牧之師奉賤稱臣者有之殺身成仁者寡矣緬懷風烈時若忠義正女不嫁二夫若王蠋全齊之節狂賊當謀萬段有段公擊泚之心視身同一羽之輕使國增九鼎之重襄備秋陵之使嘗謁睢陽之祠百世聞風莫不興起九原可作吾誰與歸恭惟某官學本傳家政先擇物祥雲甘雨諷然氣象之可親烈日秋霜凜若聲猷之未遠有是心故有是政非此祖安得此孫辱顧郵亭獲觀世錄太尉逸事發揮何待於柳州鎮遠得書期望但同於鏡子

代外舅制參謝丞相啓

索米仙臺甘老漁樵之社汎蓮制幘通依衣繡之鄉漸收

開散之疑可下生成之意伏念其才疏且慧命薄而窮半
生甘蠶扇之微一第際龍飛之盛念聖門之仕期於行義
而君子之學貴在及人始尉桐川不憚捐身以驅猛獸迨
官嚴邑周辭敏怨以抑姦民然而患生於計慮之疏禍產
於詭言之易故賦籍之定雖以重窮氓而有功者則尤其
非便郡政之神志於報公上而當事者則嫉其多言退循
蹟路之由來執匪卷冥之自取不獲幸矣求免得乎仰賴
清明之朝務崇寬大之論雖朱旆早蓋靡容假守之行而
丹丘赤城屢續真祠之奉方偷安於萬里遽徵命於公朝
石處士望著一時起從節度杜少陵詩高千古老作參謀
願某何人乃稱茲選茲蓋恭遇某官一德以輔聖明六心
而運造化後

代外舅謝丞相轉官啓

上印歸田已就休官之列賞功試巨遷陞元士之班不自
意於退閒尚傲榮於採錄恩惟天造感極滂霽某忝紹熙
太學之諸生涵慶元奉常之一第自徒勞於州縣顧何有
於智能妄學絃歌丁時彫瘵以官民之交病將革弊端若
穀祿之不平孰爲仁政新版籍於片紙不存之後復經界
於歷年久廢之餘精神方耗於一身怨勸已騰於眾口遠
小綴瓜枝之蹟而游分江海之塵俸目雖類駭機俱發青
油談笑暫容覓句於杜陵烏府起詞又俾挂冠於神武歸
逸空谷細數流年朝拄笏以看山暮脫巾而漉酒欸乃和
漁翁之唱屢屢聽桑婦之歌得與幸民共陶聖化俄堅涇
鴉之下流羅雀之庭謂一九年前首效均賦度田之役
於十一人後可無賜褒增秩之恩遂令放遣之餘亦拜衍
租之寵巨山施重淵谷懼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資佐
大有爲之治杜羣枉開眾正將馴致於太平恢長治運久
安已坐銷於外侮惟公則無所不取惟大則自能有容必
能起斥逐以風四方詎肯守拘擥而廢一士其宦情已薄
爵齒未盈託鏡頻看茲仍有功名之志踴躍自請幸庶幾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六終
之賜
檢於短景儻容吹晚節之蕪出芝蘭於枯株垂有賴大鈞
之賜



侯官楊 沒雪滄總校
侯官王星庭子明覆校
侯官吳 穆少永分校
閩縣葉萬華菁龜分校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六終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泉州科舉論士文

某治郡無堪已叨易地尙茲需代遂及見秋闈之盛舉頌
念此邦英材輩出爲士者各知以禮自將向來有郡開有
以場屋喧囂而坐殿前者獨此邦素所未聞士習之美於
斯可見今某區區猶欲少伸諭告者蓋以平時自愛之心
排之以及士友惟幸聽之無忽蓋聞四民之中莫貴於士
而士之所守莫先於禮是以聖經垂訓足容欲重手容欲
恭進退步趨必中規矩非獨自貴其身使人知所敬亦以
氣之與志相爲主賓未有氣安靜而志不寧氣勞擾而志
不動者也故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今夫蹶者趨者
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此乃治心之格言修身之至要學者
平時閒有講不及此涵養之功既無其素一旦就試遂以
勇士赴敵場自比而不知戰關所恃者勇力場屋所恃者
心思戰雖尚氣猶有再衰三竭之懼況於文章者精神之
所發見者也和平其心清明其氣猶恐心手未能相應況
於喧譁噉譟奔走頓擲之餘精神氣血交接於內非終日
不能以定而欲下筆之際詞采煥然義理條達難矣尙憶
某少時屢更較藝頗知深自愛惜每每緩步徐行於眾人
之後既坐試席他人之曾喘膚汗者未能遠定而我已安
坐凝神運筆諱思矣逸勞靜擾十倍不同故雖學力甚疏
猶能連取科目其效往往由此今願七邑之士父兄友朋
交相勸勉以靜重安徐爲先以喧呼躁擾爲戒則發之於
文必將大有可觀者非特文字流傳四方學者皆以爲法
而士風之美尤足以冠絕一時豈不偉哉至於試院之所
措置無非深爲士友之地尙慮其間或不相察輒煽浮言
亦願老成有識之士開曉諄諄俾皆釋然無惑幸甚

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
 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為通
 書太極圖說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
 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為春
 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為本自臨寧後
 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
 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
 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
 寓於茲士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
 流實出於一而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
 理義之秘至是無餘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瞻承管飲者甚
 眾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
 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庵之大
 學中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則於學者為尤切譬之菽粟
 布帛不容以一口去者也顧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
 之業往往視為迂緩世不復親研不知二先生之書苟買
 藝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塊材祇寶隨取隨足得其大
 者因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知人之方至於文章
 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彜鬚蓋其本深末茂
 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
 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
 直餘事爾若徒諷誦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
 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
 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用之實
 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
 浹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
 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
 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
 摘為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
 仍以時文為課如此則木末兼舉舉業日充上足以迫類

先賢之正脈大足以為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述
 於前聞人豈不盛哉願念汪政濫塵師帥之任新美士習
 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潭州論同官者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寄朝夕惶悚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恩
 俯慰士民之望惟願官僚協心同力庶克有濟區區輒有
 所懷敢以布於左右蓋聞為政之本風化是先澤之為俗
 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為過今欲因其本俗迪之於善已
 為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之恩不幸有過
 許之自新而毋徂於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
 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威
 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
 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為眾所推者
 請采訪其實以上於州當與優加獎勵其詳見
 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義為仙居
 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弟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
 一天性豈有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惟母以薄待其民
 民將不忍以薄自待矣此某之所望於同僚者也然而正
 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
 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
 口律已以廉凡名士夫者若分廉潔止是一善一廉則
 能自贖故以此撫民以仁為政者必能天地生萬物之心
 非仁也存心以公俾民公生則私意一則則是非一毫
 以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則必受其弊若古之聖賢
 勤於吏事者反且日食不食生以待旦況其弊乎今之聖賢
 謂此政之所以多弊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何
 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小民之命聽訟不審訟有實
 則實者反虛虛者淹延因繫一夫在囚則家破人亡
 反實矣其可為哉淹延因繫一夫在囚則家破人亡
 平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之若虐於民則其害
 以代天刑罪宜官止退俗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以代天刑罪宜官止退俗行私者乎不可不戒

五 正館

一夫被追索至皇樓有排引之需有出官之費 招引告許
 告許不免爭價甚者至於破家其可謂慘乎 招引告許
 不可有受人實封狀出榜召人告官當痛懲何可引官
 為也重疊催稅稅間於田一歲一賦可使一歲至再非
 以給是誰之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後復徵者
 不給而後復徵者已納而後復徵者已納而後復徵者
 外一室不當安取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後復徵者
 夫非法科徵者皆民之深害也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
 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鄉猶縱虎出柙也 低價買物是
 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公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商賈者
 或不恤道運至白某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
 賢固有不竣丁寧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
 能者乎傳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
 而賢不肖之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其時舉刺之行當以
 是為準至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
 焚不竣終日毋枉於因循之習毋牽於利害之私或事關
 州郡當見告而商推焉必期於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
 之所望於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
 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於下
 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沓塞是非其間政
 弊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政首以集眾思
 廣忠益為先某之親侯無能為役然虛心無我樂於聞善
 焉某之所為有不合於理有不便於俗者亦願以告焉告
 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不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
 庶子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穿過矣敢以誠告倘其亮之
 幸甚

潭州論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擢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
 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願此邦
 風俗初未嘗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善改過之
 方首為爾民告名之日諭俗三事今具於后

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為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為先蓋人之為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為人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安厝弗時不恩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乎至於兄弟夫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也今乃有以唇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與訟長不幼幼卑或陵辱同氣之親何忍為此潭湘舊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義理訓民未免豫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為風俗之勸或其間有昧於禮法之人為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改改昔後漢陳元為母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為孝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瓌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況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吝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毋忽

廣西山集 卷之七 八 任道堂

之開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為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隣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朋濟里閭為眾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毋忽

一官之與民同一家休戚利害相體惟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益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控酷用刑汎濫追呼引告許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害太守所未及知詳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封許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如索賄因橫吞謀貪竊竊致詐偽不聞問問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牛計罵公尊聚賣私酒與賭禁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無理之訟勿妄為類夾帶虛實如此者皆係無理或日前所為未免害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為貴周處三宅終為名賢父老其以此意為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其幸聽之毋忽

右諭俗三事聞具在前太守之於爾民猶父兄之於子弟為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為太守者亦只欲爾民之無犯故於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詳詢告諭其不識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為眾開陳使之通曉庶幾人人循理

勸立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出糶在諸縣則置置社倉儲穀數萬石歲歲出貸其為慮悉矣又念社倉貸穀止及末等有田之人而細民無田者不得與也復請於常平司以今歲義米附納社倉為賑糶之備然義米有限而貧民至多豈能均及於是又以居鄉之日所為義廩規約以勸有力之家蓋欲公私協力共濟斯民使無飢寒流離之害夫人之貧富雖有不同推其由來均是天地之子先賢有言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憐獨鯨鯨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我之與彼本同一氣我幸而富彼不幸而貧正當以我之有餘而濟彼之不足自古及今能以惠卹為念者其子孫必賢其門戶必興蓋困窮之民人雖忽之天地之心則未嘗不憫之也我能惠卹困窮則是合天地之心合天地之心則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計之無飢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况義廩云者非指所有以與之特出所有以釋之而已於富家初無損而於貧民實有益且每歲勸分出於官司豈能無損今舉行義廩使上中之戶自相推排隨力出倘官司不計產強敷之也自置糧場自收糶錢官司不遣吏監臨之也價值高下視時稍損官司不抑令病減也况常歲艱食悉仰勸分今州郡既立社倉又糶義米則與爾富民分任其責者為不少矣其可不體官司美意相率而樂從哉今去秋成不遠已委諸縣官各行勸諭期以十月終逐都結成規約申聞於縣縣以聞於州其能率先為倡者當加褒賞或謂潭人未易告諭諸縣勸糶自有成式何以義廩為哉為是說者是以薄待吾民也十二邑之廣豈無好義樂善之君子且兩歲勸分亦有欣然

出粟為數頗多如長沙之賈熊哀簡湘陰之鄧居中毛以
大攸邑之武當世劉陽之龍世承李天覺羅廷圭安化之
劉孝錫陳洪範李曉張奉世湘鄉之馮楷醴陵之曹應龍
丁大謙湘潭之羅邦臣楊仁老向堯俞者州郡或借
補官資或特立坊名或量與免役以旌異之矣又安知無
聞風欣慕者必苦諭之而不從則勸釋舊例蓋有不得而
廢者特不若人自為之則義風興行羣情感悅其氣象為
不同爾譬之役法然為義役則有輯睦之風行差役則有
爭競之訟義廉猶義役也勸分猶差役也二者利害至為
明白爾民其詳之

諭賊文為招司作

天地之間至貴者人人之有生當愛此身微罪薄刑尚不
可犯何況甘心為叛為亂天之愛民如愛子然汝乃殺之
豈不逆天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特汝強取與天鬪白頭
之賊自古所無力能拔山終亦誅鋤只觀近年湖海羅李
自謂英雄人莫與比橫行數縣十萬其徒一朝被擒如戮
大豬妻兒并命財產掃地不知區區成得何事汝曹看此
賊豈可為何如及早悔罪來歸聖上至仁憐汝愚昧已降
黃榜赦汝之罪但能改過盡洗舊愆父母可保妻孥可全
而況朝廷務守恩信官賞格斷不汝吝既免刑禍又得
顯榮何苦執迷不自求生昔年戚方官至大尉見今下整
亦作遙刺江西都鈐友睦姓胡連年進擢恩獎殊若此
數人初亦失脚一旦翻然盡改前錯名稱義士身被異恩
富貴光華福及子孫汝欲效之其力甚易殺賊來降便是
知義作賊為逆殺賊為忠反掌之間禍福不同不能殺賊
但只歸順恩賞亦加豈不安穩白水之馮黃龍之丁纜能
同心便得龍名錦袍金環見者欣慕何以得之改過之故
聖恩如天何負汝曹汝若違之禍豈可逃汝曹本心亦識
利害故今諄諄汝訓汝誨王師既集天討將行其恃汝力
敢當雷震否爾父老為我開諭逃汝死門入此生路故茲

曉諭各宜知悉

捕賊保甲文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今之里社亦古之遺意然今人少知此義鄰里相親
往往皆知路人近因官司舉行保甲某甚以為喜蓋不惟
可備不虞之患亦欲因此與里社相親漸還古意以諸隅
區處未定故未能行近者官司又再催促而各隅之人返
生疑竊者恐其別有差使故也某嘗謂令君與丞公之議
矣大抵保甲之行止是隄防小竊與遺漏而已一家有盜
不能自獲也鄰里畢至則其獲必矣一家有火不能自滅
也鄰里畢至則其滅必矣若夫扞禦外盜近則有尉寨之
兵與招募之兵遠則有朝廷之大兵不以責之保甲也一
家一名特其大綱耳貧士之無僕者單丁之老弱者不強
之使出也五日一點欲見其大數耳雖有拽隊巡警之說
未必常行也此皆縣官本意而外人未盡知故有疑論不
知此法之行實以郵民而非擾民特疑之者過耳某卜居
於此條已六年閩邑之人皆吾鄉里鄉黨也思一聚會而
未能今因此循會吾同邑之人而力有所不及將以此月
中旬與同社百家修祀於本坊之社牲牢酒醴皆一力自
備退而分胙則百家之入皆與不以士農工商為開庶合
古人崇重鄉社之意其坐次則別有區處是日當為陳說
鄰里鄉黨相親睦之義及官司所以團結保甲本意庶
幾眾心曉然無復疑惑今先覽陽官總首徧行告報仍為
此文揭之門首庶鄰里通知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有
教條不憚諄諄為爾開說凡為人子孝故是先其次友愛
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艱辛延媛
將免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攜持保抱日望長成
如情金珠如護性命慈鳥反哺猶知報恩人而不孝鳥雀

曉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孝文

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為手足人無兄弟
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幼弟當敬兄或值
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疏論其源流皆是骨肉
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脈未遠豈宜相親便若
路人其次鄰鄉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
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
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已且已莫妄興詞
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
於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閒急宜勸止莫令交手
致有鬪傷彼中故奉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
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
亦難賭是莫太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小出天理
不容淫米水肉尤為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為宜分數太多
翁者受苦學債營運如約早還其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
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為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
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為民復來有大小不當為
伸雪有大不便當為鑷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於爾無益
於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計自新教而
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即是善長若老成宜推此意
諄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宜諷責凡此切切欲曉
編民讀書為儒師墓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言所望以身
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仁賢以善教人人必感動去薄
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為樂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參據諸原申到
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到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即周
宗強若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危危宗強到股救療母遂平
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
吳拾同妻阿林翹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
當職不為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

夕懸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實外特請赴州置酒
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駟馬轎扇送歸其家吳
良聽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卷二十餘髮拘役一年仍就
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
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亦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
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
一孝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
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
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於此所謂居
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
子之天地也為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鑿之誅為子而慢父
母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
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
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祐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
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
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
損天年若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為兒重戲正以此
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
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獨煖父母
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親之心自然快
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
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
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
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別肝剖股然後為孝蓋身
體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亦免反貽親憂若貧
乏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有陳當為遺醫診視藥粥之資
與從官給至於喪祭一事皆當以盡誠為主不暇一一開
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當者則修
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
無君人所為必誠必慎者惟棺槨衣衾至為切要其他繁

西山集 卷之七

正宜堂

文外飾皆不必為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味難知然昔
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
入若明此理則詭奉僧尼廣備齋供其為無益灼然可知
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刲宰羊豕豕醢營林觴當悲
而樂尤為非禮至於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成久視以
為常會不思古者背墳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今
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燄使為灰燼乎言之猶
可痛心況復忍為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俗不
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為親而福豈若捐金穀以
濟飢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報自臻何
必索之渺茫矣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化為便若稍
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獲已即佈陳乞
於官地安厝但深掘坑築土實封亦勝於焚屍之慘經
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下萬善孝為之本若能勤行孝
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
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
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鄉黨鄰里之間更相勸勉其
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
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還遠古之俗願不美歟

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回事諭勉同僚曰律已以廉撫民
以仁存心以公益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
之間為潭人與利除患者蠶有可紀今者素恩起廢再撫
是邦藉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
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為州瘴疠萃焉犀珠寶
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想志在求勝不吝揮金
苟非好脩自愛之士未有不為所汗染者不思廉者士之
美節汗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之不潔不潔之女雖
功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
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暴夜之金者蓋隱微之際最為顯著

西山集 卷之七

正宜堂

聖賢之教謹獨是先故願同僚力循冰蘖之規各勵玉雪
之操使士民是敬稱為廉吏可珍可貴孰有逾此其所當
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且以簿尉言之簿勤於句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
尉勤於警捕使人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
等而上之其位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疎忍心斯
民已而思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為之痛楚刑
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手虎豹在前坑堦在
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辜
者受之乎已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
股民之財故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恕
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尤不
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殘忍拮据為戒
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在官是非
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執公法以
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有份
之士所當示以為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殉貨
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雄顧禍福計
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
之不可踰者國法也是為非以非為是則違乎天理矣
以輕為重以重為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
違國法於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
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公道而不汨於私情不捷於私請
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歎此所當勉者三也民
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為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於勤荒於
嬉則為士者不可以不勤況為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
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辜朝
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遊放為高以勤
強敏為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陋

西山集 卷之七

正宜堂

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故賓
佐有以薄薄廢事則取而投之於江今願同僚共體此意
職思其愛非休濬母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華草惟民
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四也
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條之閒
或於四者未能無愧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聖賢許人
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物議沸騰在
某亦不容以苟止也茲事之初敢以誠告幸垂察焉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遣為職甲兵盜賊乃其事然必吏更而
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當致
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民窮盜
起皆激於貧貧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之外又自
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後屏斥儉後懲治賊吏禁止盜甚
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曠者為之每一詔令之下無
非為民當司奉行其政不恪自到福州一意講求賦輸太
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除禁公人下鄉之擾
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屬毋濫刑毋橫斂毋徇
私毋賄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
丁宜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
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於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
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毋喜鬪母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
忿亡其身以及其親非惑歟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
乃惑之人又曰訟終凶言健訟者喪身命累及父母
所為也

母此三者爾民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於耕
秋勤於收因地之利高田宜麥低田宜稻夏勤於耘
謹身是不妄為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毛
節用是不妄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毛
何況輕犯刑憲自害其身也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
職以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八州皆如鄉黨其待百
姓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等之豪強侵暴者當為

爾賊之盜賊則為汝之害當為剪除之爾既安其生宜
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耆老仁
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起自今以往家
家禮義人人忠孝喪七閩之俗為鄉魯之鄉非惟當職所
望於爾民是亦朝廷所望於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福州勸農文

仲春望日太守出郊勸農延見父老而告之曰福之為州
土狹人稠稠歲雖大熟食且不足田或兩收號再有秋
其實甚薄不如一獲凡為農人豈可不勤勤且多暇情復
何望勤於耕食土熟如酥勤於耘籽草根盡死勤修溝塍
蓄水必盈勤於糞壤苗稼倍長勤而不懈是為良農良農
雖苦可養父母父母怡怡妻子熙熙勤之為功到此方知
一字若其害農則有四事一曰飢酒二曰賭錢三曰喜爭
四曰好閒四者有一妨時廢日四者都有即是游手游手
之民必困以貧何如勤力家道豐殖更能為人孝順二親
內敬尊長外和鄉鄰勤力之餘勤行善事天必佑之何福
不至不善之人是為逆天天必罰之悔何及焉我生田間
熟知田事深念爾農年苦不易方圖多端恤汝使安凡令
所言盡見肺肝咨汝父老為我開諭與民善心還俗酒古
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泉州勸農文

仲春勸農耕郡國有常制越從近世來往往具文視前雖
擁旌旄後隊繁鼓吹官民情不孚感動何由致勸諭雖有
文古語雜奇字田夫莫能讀況乃識其意我來分州符德
薄徒自愧惟存愛物心端可質上帝苛疑必鑷除強梗必
錮治帝愛堯舜仁一夫或不破今當東作初豈日修故事
父老爾來爾聽我傾肺肺嗟哉懶海邦半是墮地三時
勞耕耘收穫尚無幾四體或不勤將何活老釋頻年旱且
添生理殊匪易去秋幸中熟我喜幾不寐乃者驚驚前甘
真西山集 卷之十一 正宜堂

澤虞滂沛震聲應期於人謂豐稔瑞爾宜乘此時汲汲操
耒耜五穀隨其宜勿惜多種時破墻謹修築預作灌漑備
先民嘗有言惟勤則不匱必須竭人力乃可盡地利旋看
翠浪翻勿作黃雲委家家飽香梗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賓酒醴供祭祀此時三農家快樂誰與比功效在目前筋
力非徒費父老記我言歸語爾子弟及爾鄉黨聞各各循
禮義事親與敬長必也孝且悌恩愛為宗族歡好洽鄰里
至此乃為人否則犬豕類第一勿好飲好飲多招累顛其
餽罪若大半解酬醉二則勿好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博
徒多起撈捕戲三則勿好鬧鬧鬧鬧鬧鬧鬧鬧鬧鬧鬧鬧
每因忿恚何如忍須災事過心如水四則勿好訟訟訟訟
所戒小則糜費財大則遭縲繫何如退步終身免顛覆
我昔初下車諄諄嘗揭示今復重丁宜爾民宜切記諫農
因諭俗予心真篤至不言而化行有愧古循吏

勸農文

嘉定己卯二月之望郡守真某以勸農至東郊召父老而
告之曰嗟我農人既艱且勤衝寒曉耕熱晝耘我生田
間習知稼穡身居黃堂心在阡陌十日不雨則憂旱乾五
日之雨又慮水患朝夕惶惶眉皺鼎舒一夫傷嗟加痛在
痛幸天憫民歲以上熟有黍有禾有麥有菽有絲斯粉斗
惟百錢民食既飽我顏乃歡時不可常天不可恃必殫人
為以遊厥施爾未爾相必舉以時爾爾爾爾必勤以治惟
根是培惟秀是拔母情母偷母滅母裂爰有一事為農之
殃淫暴侵陵姦欺奪攘我既戒之俾無爾若爾其安居耶
爾田畝亦有四事為農之寇曰飲曰博曰訟曰鬪我嘗諄
諄戒爾勿為宜置坐右永為爾規善不可違惡不可長天
理昭然其應如響我愛泉人人亦愛予今將去矣有懷畢
據父老來前勸汝杯酒子禮雖微而情則厚歸語子弟毋
忘予言來歲相望遊乎山川

隆興勸民文

隆興勸民文

太守被命來守此土兩月於茲矣閭閻之利病田里之疾苦朝夕訪問不敢一日忘今者春行視農獲與爾父老周旋於郊外政竭誠意與父老言大勸農故事也然知勸農而不知去其害農者則亦文具而已矣蓋不特之科放害農也無故之追擾害農也夏秋租稅已納重催害農也近者約束十條亦既禁止丁鹽之矣自今以往盜賊之殃汝吾為汝除之豪猾之侵汝吾為汝戮之一害尚存太守斷不敢自安使爾農有愁歎之苦汝農亦宜盡力以務本謹身以節用與其怠惰而飢寒何如勤苦而溫飽與其奢侈而困窮何如儉約而豐足有子弟當教之以孝義有婦女當課之以蠶織兄弟宗族恩義至重不可以小利致爭鄰里鄉黨緩急相須不可以小忿與訟爭鬪者殺身之本樂詞訟者破家之基賭博乃偷盜之媒耽酒是喪身之漸凡此數事為害至深有一於此必致兩敗父老其以此意徧諭使更相勸勉庶田畝開百穀豐家給人足風俗近厚則爾農之利也亦太守之願也

勸農文

嗟爾湘人為生甚勤土瘠而境俗饑且貧太守之來就疏朝夕惠利為心可質天日爾賜少怨終夕弗怡是禱是求猶已渴飢殺價稍騰富食饗感惟恐斯民弗能飽去臘之雪元日之晴豐年可占予心載欣爾於斯時宜悉乃力於耒於耜於澆於油良農雖苦可冀有秋情農雖逸其田疇孰飽孰飢孰失孰得我勸爾民宜若毋逸勸力福生於儉禍生於奢影響相隨毫釐弗差惟惟素富足之具惟修惟借困窮之漸廣用多求心勞且憂寡求省用其樂休休以約失之其亦鮮矣我勸爾民宜儉毋侈儉約父慈子孝和氣滿堂雅雅愉愉為家之祥子悖其親父虐其子傷恩敗教皆由茲始石鑑曰陳百歲康強若兒若女鶴髮成行問其所致曰慈口孝夫豈偶然天道之報昭昭道鄉人今年百有二歲一男一女皆近八我勸爾民是則是做十餘其母慈子孝所以天賜之高壽我勸爾民是則是做

真西山集 卷七

身正山身 卷之七

石勸 貧富相資今古同之富而無貧誰耕誰耘食而無富誰依誰恬田連阡陌禾滿園倉念細民朝無夕糧厚積深藏乘時邀價取怨是輩天豈汝收厚德長者幽明所扶一子克家萬金弗如為富不仁鬼神所厭素世之儲蕩於一旦我勸爾民宜以為鑒也天地之性最貴者人況為父子所主者思骨肉相殘世之大惡云何問問有子不肖貧而為之已謂至愚富亦效尤情尤可誅人之有生衣食素定何必過憂乃絕其命子多而賢家道愈隆若其不肖一子覆宗虎狼雖暴弗食厥子人為物靈胡忍為此哉賊天性泯絕民彝咨汝邦人其戒於茲右勸 學子健訟求勝鮮不招敗帶刀自防適以生害我嘗諄諄爾若不聞由我德薄致咎爾民厥終而靡所以逐瘼未開成羣爭耀凶器凡日有神正直而聰非道求福登神所容巫覡與妖本以自利爾爾戒之可謂不智禁淫醫藥以戒爾驅誘汝祭賽以空爾廬甚至采牲以人為畜陷汝於刑殞身覆族凡此數者皆害之甚咨汝邦人其重戒之勿信師巫証訟我示爾民休戚由已期改聽從何惜辭費父老來前勸汝一鴈歸語其家以及其鄉守既愛民民蓋自愛返樸還淳遷善遠罪家給人足復見古風豈子實能父老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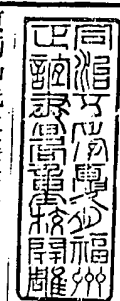
再守泉州勸農文

太守前任三年而去已如勸農又有日來歲相望遊乎山川蓋瞻瞻泉民而不忍去之十四年蒙恩復來又因勸農得舉盃酒以飲父老喜當如何爾民之喜當亦如太守之喜也太守此來精神氣力不及前時惟有真心愛民不減前時今所望於父老者勸化鄉里後生子弟各為善人各脩本業而已老經庶人章日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此經乃至聖文宣王所作大聖語言應不誤人春宜深耕夏宜數耘禾稻成熟宜早收斂豆麥黍粟麻芋菜蔬各宜及時用功布種破塘溝港澗蓄水利各宜及時用功浚治此便是用天之道高田種早低

田種晚處宜麥

晚處宜麥 宜粟 宜豆 山倉宜粟 宜地所宜無不栽種此便是因地之利既能如此又須謹身節用念我此身父母所生宜自愛惜其作罪過莫犯刑責得忍且忍其要關毆得休且休莫生詞訟入孝出悌上和下睦此便是謹身財物難得常須愛惜食足充口不須貪味衣足後體不須奢華莫嗜酒飲多失事莫喜賭博好賭壞人莫習魔教莫信邪師其貪浪游其看百戲凡人皆因妄費無節生出事端既不妄費即不妄求自然安穩無諸災難便是節用謹身則不憂惱父母節用則能供給父母能此二者即是謂孝故曰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父母雖亡保守遺體勤脩祭祀亦與孝表一同孝經此章凡二十一字今鑽小木煩爾父老散與鄉民勸其朝夕誦念字字奉行如此則在鄉為良民在家為孝子明不犯王法幽不遭天刑比之游惰廢業自取餓寒放蕩不謹有招危辱者相去遠矣爾民既喜太守之復來則當信從太守之教令其敬聽之毋忽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七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葉蘭臺香侍覆校
侯官劉滿章分枝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公校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竊道潛照開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王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舅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謂致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歸趨與其所以歸之者是以表同歧路而不知所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胷中所欲就者又難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難知其然而不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置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畱止四旬間辯論益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徵之發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游學於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申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學主更選知紹興府縣簽書慶元府節度判官主督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

墓誌銘

承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願俯

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雖筮楚塵埃開弗即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偽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傾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願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復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為侂胄屈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為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為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倅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應斗粟賄俗子議至其莊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嘗奉權嚴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行有疆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盞益諸公聲譽日陷人大慘而以微賞安子至獲造偽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廉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敘退以待成少嘗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賑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為朝有日慈詳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指紳邑人以為實錄及參議閣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囂公曰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為學大方異時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有行溢出皆所以解駭經義非自為書且昔以六經之義疏業為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垂莫橫閣閒及浮屠老子碑官小說推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祥其閒自謂如魚縱想鳥脫籠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

仕學紫金魚袋考終於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

文曰溪瀟類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發潛買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游師門既先後取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袁州郡所饒別貽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畱族郊有喪勸其早治葬毋瀾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費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倪焉莘莘矣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競弄筆舌閒弗身踐也公初為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不在于多立說公為懷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效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子始為之銘銘曰

雄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覆訛 迺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駭其人 則或可恥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諱於言 而勉諸己 我銘其藏 以詒學子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終其要歸不過日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致哉俯予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為浦城人曾大考夢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廉考宋與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學以辭藝回舉於鄉中紹興元年進士第主光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於家公

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清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倡道
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
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龍
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自信
篤終其身弗辟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爲本根潔廉
勁挺爲質幹親早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
身女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
期學徐喜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
將女之者公口舌受徐君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已
旬月儲歲莫資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
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僑學之論方譁
同列以是登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皆先儒公獨以持議
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願謂公有守
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於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爲僚
昭武老矣無利目者公獨事之惟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釣
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大強項不可收拾親故或
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爲心
歲大饑郡屬公行賑卹事措置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
廣陂濠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於郡而復焉
扶杖獨履往來泥濘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岫巖竊
發燬永新縣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訛
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
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先作矣肩輿樂極編論居人俾
勿動而傳者果安郡檄公行賑永新既至見饑民嗷嗷請
加賑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歎曰此豈權時耶則以
諭於州於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
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連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
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爲人懇懇明辨故憲常伸於
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行有疑
獄屢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踰微服徒行

真西山集

訪田野間具得其因負冤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持不
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懼得失入罰則以希賞詎公公
曰吾欲雪無辜爾實非吾志也未幾負殺人者獲於他邑
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人不決前鞠者既得其
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望耳以紙隔若不聞者數問則指
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該公移書郡侯俾諭意苟活囚
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
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忱弗爲動也宜死者宜之死雖
臨之以那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
天下之平其肯軌法以徇人阿意以買寵乎晚卒慶元甫
至而目嘗作然兩道在庭猶諱之至前兒女語之人人得
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
厥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爲
異路理事爲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
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爲本故曰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若公者能
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
能必況於公平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
人子芸聖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
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於縣北十里
致孝猶先楚之側子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縣辱開
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巖隱之
詞以自侑聞者爲踴躍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
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敵而歸之法度中不欺卑不濫貧中
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爲卒莫伸吁可悲託斯文
祭文
嗚呼維乾之元寶始萬物化育流行終始惟一存而在人
則謂之仁心發之於政則謂之仁術上而有國有家所以

真西山集

卷之八

正德

維天命於延洪下而有民有社所以遂羣生於密未
不由此焉出者何歟諱公世之德人溫溫其容則惠風愛
日抑抑其儀則威鳳祥麟作牧於江民瘼以蘇按刑於浙
縲囚以虛歲行在亥早魁爲孽大江之東苗患尤烈維我
與公並將斯指戮力一心拯民於死公尤切切終食靡遺
拯之溝壑實之康莊肆來吾閩亦師是道飲饑藥醒腸
滋穉修養爲媿廩任所同獨安潛泊般若靡豐燕游相夸
薄俗所尚獨劬其躬不少怠故持廉在廷紛綸秀午康色
使前若語兒女公之庇民如視其身民之安公如怙其親
疾既瀕危猶自勉力朝曠方披藁贊已易仁哉諱公死不
忘民世非無人誰有是心爲政一年未究設施閩人思公
則無窮嗚呼哀哉昔公之來弔我倚廬今我來思興公
喪車酌此一觴千古之誠悠悠雲雲相我恐絕嗚呼哀哉
祭慶元張知縣墓文
惟公英邁之姿難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淵激發之
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誠然惻隱之惻奈何
進不獲踐清華之廳仕退不獲享耆艾之修齡豈福壽禍
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
呼哀哉某之與君情深義厚而追與之行不得以執其纜
臨穴之際不得以撫其膺此所以慙焉於中而不勝自咎
也雨露既濡愴然懷舊何以薦誠惟此厄酒雖欲見君掀
然捧腹一笑舉白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
如瀾嗚呼哀哉
祭果州李郎中文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果州使君
兵部李君貴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辰與徬徨境中
情之弗怡若冰炭之堆腸粵有植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
視之則吾實之使君之訃也輒予食而驚嗟沾子襟而淋
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清
明純粹君之學問深潛篤至氣爽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

真西山集

卷之八

正德

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象昔在去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遠君弗以為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為思君丹西旋我加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逐風鐸震撼俾勁論之英發勃森羅子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邪正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涓涓之區分方且自視欲然念窮瘁之末精舉措之多辰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剛進德之勇俊焉華學而弗自己者直欲古人之與鄰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於時而居正君澤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或不用猶當若書立言闡幽揚遠以溯西洛之淵源近以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乎徒齋志而沈淪嗚呼哀哉蓋猶不並柄整難入豈今獨然錄古一律當眾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獨以為可恃者緊者長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嗚呼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太微而學太古則某嘗以為言乃者齷齪之游深衣大帶形灑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瀟屑飯不盈掬意者明道德之華悅義理之泰復何慕乎盾撻慘別幾時凶問尋至豈他疾之為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死生幽明之故歟壽不貳之理講之素矣獨齋谷而弗置者為清時而悵悵嗚呼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驚亡復警策之望矣惟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宣教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陸山眇在天末欲捐楸一哀而不可得空冀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詹大卿文

嗚呼天乎子公以卓異之材而位不究其用賦公以醇明之德而生不暇之年方驅場多虞宵旰太息之日而奪此老成之彥經濟之賢詩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者也有志之士所以盡然而傷痛拊膺而問天蓋公之為人得諸天者既異而充之以學又深造其淵源自羣經百氏閎深

真西山集

真西山集卷之八終
真西山先生集卷之八終
與行之旨靡不心融而神會下至陰陽卜筮幽微幻眇往往探蹟而忘筌惟其所造者高明自養者剛大故雖踐歷清華不以為泰屏居林泉不以為辱更榮悴而無二色禍福不為之遷改迨公道開明善類登進乃復分大守之符持王人之節識者知公之將用莫不訥然而相賀奈何人事之乖今驛駒朝馳訃音莫傳豈民之無祿不獲被公之澤乎抑厥世之溷濁靈輿舉而高鶩公於幽冥之故死生之說既灼然昭融而洞徹宜其臨絕之音琅然不亂啓手足而全嗟吾鄉邦人物之盛蓋自昔而輝聯比年以來諸老論謝惟公僅存若靈光之歸然後生小子尚得親儀型而興起奉教訓而周旋若某之不才願何足以語上而公獨以為可教每更以留理情初筮之別公欲臨分之贈言曰盡心則無愧乎心則不偏蓋卷奉服膺不敢失墜者五年於此若几杖而章絃謂公年未衰尚克拜於堂堦冀鄙吝之獲徇甚沈疴之待痊孰謂公奄然而逝乎曾不及乎華顛想音容其若存冀親炙而無絳棹前志之不修涕泣下而淪漣繼自今其何如惟砥礪而稱聖哲名節之不渝以報公於九原



侯官楊 凌雲流總校
侯官王 沂省會覆校
侯官黃心渠子銘分校
侯官吳春霖壽護分校

西山文集五十五卷

宋真德秀撰德秀有四書集編已著錄宋史本傳德秀有西山甲乙集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諸書此本為明萬歷中福建巡撫金學曾所刊
國朝浦城縣知縣王允元又補葺之所載詩賦而外惟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翰林詞草三種自分卷帙其餘序記等作但以類次不別分名日或即本傳所謂西山甲乙集者未可知也他如端平廟議諸書俱不編入疑其闕佚尚多然馬端臨通考所載亦作五十六卷則此本所少僅一卷殆宋時刊本即未嘗以諸書編入耶德秀生朱子之鄉故力崇朱子之緒論其編文章正宗持論嚴刻於古人不貸尺寸而集中請作吹噓釋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韓愈羅池廟碑為劉昫所譏與大頤諸書為朱子所掩者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門戶之見曲為隱諱然其他著作要不失為儒者之言亦不必竟以一書掩也



魯齋集 附錄

王柏撰

原序

魯致魯齋先生著述之富。有文集七十五卷。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上蔡講義一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困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攷一卷。地理攷二卷。思林類攷二十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遺三味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殺青策兩懸楮充庭。皆穎敏逾於安世。博物過於茂先之事。而先生所自號。則曰魯。曰吾。以學會氏也。夫會氏之魯。首自命曰弘毅。所立格曰。任重道遠。此其託想甚摯。而結願甚超。浩如百川不可禦。疑如蕞草不可動。以是為魯也。而宋之為語者。曰鈍也。氣質之偏也。遲而久之說。在易之漸矣。然則精衛之填海也。愚公之移山也。不漸乎萬古。猶故山海也。則漸之效不效。已大可觀矣。吾所謂魯者。不然。長河之過龍門。經砥柱。大江之瀉壘塘。下洞庭也。非一日之積也。然其開吞天浴日。瀉九州接五嶽之奇。隨在具一海若。以故一甸下里。一匯七澤。不必驗之山下之蒙。以至尾閭之洩。而後知其遠也。故夫楊子之向白。柳子之恐溪。彼以為名也。非能安其魯也。湯武之為君。伊周之為臣。或曰。敷政優優。或曰。所其無逸。優焉游焉。日與

魯齋集 原序

與遠者從事而不違舍法。甯不以漸哉。然其綱張目舉。苞鴻取深。遇大事。處大變。充如其素。乎以解實。意盎然。如秋成而萬寶溢。誠能安其魯。以全其為魯也。今之不善學會氏者。掩抑抑寬衣短履。緩步詳視。務為闊其無氣。擁腫不仁之態。偶有言議。如秋蟬乍鳴。寒雀忽嘶。以是而號於人曰。守約也。偶有舉動。如無病而呻。不憤而嘔。以是號於人曰。強恕也。則魯之害道也。亦已甚矣。吾生也晚。不獲承先生之行蹟。竊嘗誦其遺言矣。凡有所標。示標。今若牛牯之燃犀。而不欲相覆也。其有所辭。隨侃侃兮若相如之倚柱。曹剛之登壇。而不可但已也。其中有所駁。駁。今若法吏之持牘。直士之補衮。正襟危說。而不敢自引避也。幼負英邁之氣。欲窺秦關。以取中原。年至強仕。幡然有悟。始束修北山之門。晦明風雨。永矢勿諼。人或問北山何以教學者。則曰。北山不會開門授徒。不會立題目。汲引後進。至北山許之。則曰。會之二十年。勝人四十年。師弟閒如是而已矣。嗚呼。誠安其為魯也。誠安其為魯也。故得全乎其為魯也。厥後太常論定。而以廣聞多能。為善可記。證曰。憲。門人復推而進之曰。文。世之陋學。聞此必曰。是非魯之實也。不知道也。將幹旋兩儀。而教舞萬象。其端甚肆。其指甚遠。惟魯者無回互。無取舍。能與之相循。與之相涵。以遊於無際。故魯也者。非木石之謂也。自世以木石為魯。而會氏之學。所為三省為一貫者。幾如僵柳之人。立頑石之點頭。以為是漸極而能頓也。嗟乎。吾斯之未能信也。因刻魯齋先生集。而聊記其說。崇順壬申仲春望日。滇中後學阮元聲。書於婺州李畧。

題文憲公集後

予嘗攷宋儒理學。如楊龜山時。蔡西山元定。得從文廟祀者。亦其師說承傳。見諸著述。足以翼經闡道。垂教淑人。否則不在此列也。先文憲魯齋公。生於宋名賢麗澤之鄉。而趾其後。祖煥章公師憲。常從龜山受易。父朝奉公。又執經侍朱呂講席。家學淵源。既有其自。尤勇於求道。師侍同邑北山何先生。基得開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堅苦自勵。吾鄉理學。遂大暢焉。願守趙景韓常。聘為上蔡書院師。學士大夫。翕然宗之。澹江仁山金先生履祥。受鉢於門。相與維持道脈。闡釋聖真。應不啻桴鼓。而元儒白雲許先生謙。又北面仁山。盡傳其學。迄今推原統緒。必以吾鄉諸名賢為考亭嫡派者。則先文憲振起之力也。何也。呂何之薪。得先文憲而續。金許之燈。得先文憲而傳。以紹為守。為待。則先文憲較四先生為尤烈耳。生平博覽羣書。參攷抉奧。送達發前人所未發。當時著述八百餘卷。其目存而失傳者亡論。即研幾圖。大學沿革。及原命論。誠明等篇。雖不從聖賢傳。躬行方索。以致其極。垂淑之功。當不在楊蔡諸儒下也。今遺編具在。俎豆未徙。豈建白無人乎。然先是按察僉事辛公訪。給事章公僑。都御史錢公學孔。已屢疏請祀矣。而未得請者。夫亦副墨之藏。尚在石室。則安得如季通其人。一開發之。流傳宇內。俾師世者。知先文憲生而有功於聖門。致而分文獻之片席。食報無窮。良不忝也。則遺編之輯。容緩計乎。予歸田既暇。寓目青箱。

魯齋集 後序

魯齋集 後序
有志制剛，但恐峻嶒之日暮而未遑，則冀我後人，嗣成吾志焉耳。萬曆辛卯清和月上浣十三世孫三錫
謹書于娛晚亭。

魯齋集目錄

第一卷

- 說
- 洪範九疇說
- 元會說
- 考
- 家語考
- 原
- 原命
- 第二卷
- 論
- 大學沿革論
- 中庸論上

魯齋集 目錄

目

皇極說
獲麟說

大學沿革後論
中庸論下

魯齋集 目錄

二

魯齋集 目錄

天地萬物造化論

二

第三卷

- 誠明論
- 通鑑託始論
- 辨
- 詩十辨自序
- 風雅辨
- 二雅辨
- 幽風辨
- 魯頌辨
- 經傳辨

第四卷

- 序
- 書疑序
- 墨林類考序
- 宇宙紀略序
- 啓蒙發揮後序
- 送倪君澤序
- 送曹西淑序
- 重改庚午循環歷序
- 第五卷
- 題跋

- 跋道統錄
- 跋季兄大學編
- 寶晉小楷跋
- 題賈菊徑龍眠馬圖
- 跋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 跋武昌解氏書居圖
- 跋邵棠短詩

- 毛詩辨
- 王風辨
- 賦詩辨
- 風序辨
- 詩亡辨

- 續國語序
- 發遣三昧序
- 好生錄序
- 考蘭亭序
- 重改石筍清風錄序
- 雅歌序
- 會拜題名序

- 跋麗澤遺文錄後
- 跋張魏公夏居帖
- 題九老圖跋
- 跋蘇滄浪二詩真蹟
- 跋唐侍御家圖
- 跋趙宰先天圖
- 古易跋

跋昌黎文粹

書仰觀圖後

跋曹昌谷後荆州遺事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跋麗澤諸友帖

跋劉楊二先生帖

跋趙星潛帖

跋東邨繹山碑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跋東邨山谷詩軸

跋潘竹真四尖詞

朱子詩選跋

德夫弟史斷跋

跋里積約

跋北山道蹟

跋思成字詞

第六卷

記

靜觀堂記

保寧軍節推廳建造記

默成定武蘭亭記

復齋記

第七卷

書

上王右司書

社倉利害書

答何子恭

答倪孟德

香齋集 目錄

跋歐竹文粹

跋東邨得朱子帖

跋字韻

跋史君梁公帖

跋陳鄭答問目

跋蜀帖

王石潭帖跋

古中庸跋

書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跋朱子帖

跋陸行父三峽圖

朱子賢年錄跋

復齋書目跋

跋蘇太古書

跋金八行家傳

婺州郡稅院記

淳化帖記

長嘯山遊記

魯齋記

上呂寺丞

賑濟利害書

答嚴陵史君書

復吳太清書

答葉都倉書

回趙星潛書

復天台陳司戶

第八卷

傳

宗忠簡公傳

祭文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祭趙星潛文

贊

河圖贊

乾道御書贊

古賢像贊并序

陸宣公

柳河東

曹周王彬

王文公且

張忠定詠

呂文靖英簡

韓魏公功

文潞公產傳

狄武襄贊

蘇武公賦

醉吟先生白居易

岳王

第九卷

雜著

上蔡書院講義

香齋集 目錄

通趙星潛

答車玉峯

答葉通齋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祭徐彥成

洛書贊

乾道九贊

郭汾陽

韓昌黎

趙韓王晉

李文靖沈

寇忠愍準

王沂公贊

范文正仲淹

富鄭公強

曹文穆璋

歐陽文忠修

林和靖道

宗忠簡澤

張魏公

古易音訓

汪功父知非稿

水災後劄子

大庚公世家

第十卷

補遺

六義字原序

答王景梁

自題小像

魯齋集

附錄

續誌

告諭文

臚兩劄子
朋友服職

唐致政詩跋

三姪字義說

魯齋集贊

事庵記

祭文

魯齋集卷之一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見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為治之大綱也。故八政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禮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有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橫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後天地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

宋王柏撰

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於北。陰也。地生火。本乎陰。位於南。陽也。木為水之稊陽。而實生火。金為火之稊陰。而實生水。土則實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歷數。星辰雖可析為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為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體則八。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九六老。數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為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微精一之傳。相為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人君為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皇極總圖四

元辰元日日元月元歲元世元運元會元元
會辰會日日會月會歲會世會運會會會元
運辰運日日運月運歲運世運運運運運元
世辰世日日世月世歲世世世世世世元
月辰月日日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元
辰辰辰日日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元

右一

日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月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辰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石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土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水火土日月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辰

右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乾坤兌艮乾坎兌巽震兌震兌兌兌兌兌兌兌

天地交泰，君臣同德，麒麟鳳凰，所以舉至。有聖君而或無聖臣，此鳳凰之所以獨至也。有聖臣而或無聖君，此麒麟之所以獨至也。夫子嘆鳳凰之不至，感聖王之不作，天下不得被中和之化，夫子感西狩之獲麟，因嘆夫麟出非其時，與我相似，然既出而見傷，又豈不知其非己之嘉瑞也乎？夫子之感麟，感麟之出也，亦感麟之見傷也。逍遙曳杖之歎，不待夢兩楹之奠，而後決其非久於斯世也矣。夫子憂思後世之心，未嘗少衰，於是始修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立百王之大法，為後世之軌度，豈得已哉！說公羊者，乃謂文成而致麟，胡文定公祖之以為與籀韻作，而鳳凰來儀者，同一理，為先天而天弗違，志壹而動氣之驗，言亦淵奧矣。然文成而麟至，固足以大春秋之作，麟至而見傷，又何春秋之不祥也乎？以夫子憂思天下後世之心，垂為萬世之法程，夫豈小事，文成而反致不祥之應，豈理也哉！但先儒之論，既曰麟因聖人而出，乃又曰麟出非其時，虛其應，此為悖理，善乎子程子之言，見于劉賓夫入關錄者，足以破千古之惑，文定祖述程子，而於此獨異焉，新奇之病，賢者亦有所不免，可不慎哉！

家語考

予每讀中庸集註，以家語證中庸之有缺有衍，私竊疑之，因書與趙屋清言，荅曰：文公謂家語為先秦古書，無可疑者，因求家語之始末，而益有大可疑，請從而論之。

考古非易事也。此先儒之所甚謹，豈後學之所當妄議，必學博而理明，心平而識遠，殆庶幾乎得之。蓋學不博不足以該貫羣書之言，理不明不足以融會羣書之旨，心不平則不能定輕重之權，識不遠則不能斷古今之惑，子不敏何足以知之。竊嘗謂學者莫不談論語也，自漢以來，諸儒名家，亦莫不釋論語也。至我本朝，伊洛紫陽諸老先生出，而論語之義始大明，曰脫簡，曰錯簡，曰衍文，曰缺文，曰某當作某，始敢明註于下，然未有定論語為何人所集也。固嘗曰：此魯論也，此齊論也，此為子貢之門人記矣，此為子貢之門人記矣，此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矣，然子貢、閔子、有子之門人，後世不聞其有顯者，惟曾子傳得其宗，當時執刪纂之柄者，豈非子思乎？吾聞夫子年三十有五，而弟子益進，積環天下，幾四十年，登其門者凡三千人，其格言大訓，宜不勝其多也。豈論語五百章所能盡哉？於此五百章之中，而高第弟子之言，居十之一，七十子之言，不能載也，三千人之姓名，不能盡知也。況其言乎？嗚呼！論語之書，精則精矣，而於夫子之言，未可謂之大備也。宜乎諸子百家，各持其所聞，而發越推闡，莫知所以裁之，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固有不能免者。予讀家語，而得論語之原，其序謂當時公卿大夫、士及諸弟子，悉集錄夫子之言，總名之曰家語，斯言得之矣。正如今程子、朱子之語錄也。蓋顏子之所聞，曾子未必知也，子貢之所聞，子游未必知也，齊魯之君問答，二國不能互聞也。以今準古，揆之以事，度之以理，不有以大會萃為一書，則散漫而無統，浩博而難求，門人何以別其精微？故曰：家語之原乎然，記者非一人，錄者非一人，才有高下，詞有工拙，意有疎密，理有粹粗，紛然而來，兼收並蓄，亦不得而卻也。於斯時也，七十子既喪，而大義已乖，駁駁乎

入於戰國矣。各謂其所聞，假託其所知，縱橫開闔，矯偽飾非，將之以雄辭辯說，以欺諸侯，以戕百姓，其禍根盤結於海內，紫亂朱，鄭亂雅，大道晦蝕，異端搶攘，聖言悞後世，此有識者所以夙夜寒心，思有以拯之，不得於家語之中，采其精要，簡明者，集為論語，以正人心，以明聖統，以承往緒，以啓來哲，為悠遠深長之計，其滔滔橫潰於天下者，固不能遽遏絕也。俟其禍極而勢定，則大本大原，正大光明，巍然與日月並行于天下，萬世之下，莫不於此而宗之，其功又豈在禹下哉！當是時也，任是責者，非子思子，吾將時歸，故曰：集論語者，必子思子也。始著書以幸後學者，亦必子思子也。藝文志有曾子十八篇，此不過記錄之書也。子思二十三篇，若中庸、大學，則子思著作之書也。以論語之體段，推家語之規模，大槩止記而已。然精要簡明，既萃於論語，則其餘者存於家語，雖不得為純全之書，其曰先秦古書，豈不宜哉！雖然，予嘗求家語之沿革矣，其序故曰：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王問儒術，卿以孔子語及弟子言參以己論獻之，卿於儒術，固未醇也，而昭王豈能用儒術者哉！可謂兩失之。此家語為之一變矣。於是以其書列於諸子，得逃焚滅之禍，秦亡，書悉歸漢，高堂生得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記百三十一篇，註云：七十子及後學所記。此豈非家語之遺乎？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宣帝時，后倉明其業，乃為曲禮、授戴德、戴聖、慶育三家，大戴刪其繁，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育無傳焉。馬融傳小戴禮，又足月令、明堂、樂記三篇，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註，解其原，多出於荀卿之所傳，故戴記中多有荀卿之書。班固曰：孔子家語二十七卷，不與禮、顏師古已註云：非今所有之家語。成帝時，孔子十三世孫衍，上書言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遂除家語本籍，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以是觀之，禮記成而家語又幾於亡矣。予於是而有曰：論語者，古家語之精語也。禮記者，後家語之精語也。今之家語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肅雜取左傳、國語、荀孟、二戴之緒餘，混亂精粗，割裂前後，織而成之，託以安國之名，拾珠玉而存瓦礫，寶康瓠而棄商鼎，安國不應如是之疎也。且安國、武帝時人，孔壁之藏，安國之所守也，不能以金石絲竹之遺音，正曲蠹之繁蕪，其功反出於二戴之下，必不然矣。是以朱子曰：家語為王肅編古錄雜語，其書雖多，非肅自作，謂今家語為先秦古書，竊意是初年之論未暇深考，故註於中庸亦未及修，故曰：家語為王肅書，此必晚年之論無疑也。吁！家語之書，洙泗之的，傳也，不幸經五變矣。一變於秦，再變於漢，三變於大戴，四變於小戴，五變於王肅，洙泗之流風餘韻，寂然不復存，以古家語正中庸，其詞甚慙，其義甚明，奈不可得而見也。以今家語正中庸，終恐有所未安。以朱子晚年之論，久之未必不改也。學者膠柱而調瑟，卻成大病，是以不容不論，惟明者擇焉。

原命

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夫命，至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傳，訓故精審，非復曩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推其命之所存，則有理焉，有氣焉，然理非氣

無所寓氣非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離。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離。然形在乎其中。亦不可得而相離也。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理。為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有禮也。因其是非之別。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此出。天賦是氣。為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因其聰明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質。而知其得氣之濁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推其已然者不為難。於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然而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諱諱然授於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機。何自而著。雖出於物。而不固於物。物皆有理。惟神聖而後能推之。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大禹因洛書而敘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於歷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於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不測。此聖人神於用。而妙於推也。以下筮言之。卦爻一定之理也。假大衍之數。託靈著而推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一卦。未然之吉凶。可坐而知也。以歷數言之。以日月五星運行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為歲。以太陰一周天為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閏。皆求之於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之用數。止於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於子。其體圓而虛。地闢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為二。故曰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各一陰陽。是曰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凡十有二辰。干辰相摩。為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後世於歷家窺見此理。則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直之甲子。亦名之曰命。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於此可以推其性情。得於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於貴賤壽夭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吉凶推之。今考其學。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日。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繫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夫以二十有二字之至約。參伍錯綜。甲子凡三周。敷衍變化。數之繁夥。一至於此。其術可謂神矣。然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過者化。來者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迺俱困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倚於數者。紛紛衍於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三百三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厄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楊氏太玄之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尤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之學。衍而申之。為最盛。以三十年為一世。以十二世為一運。以三十運為一會。以十二會為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加一大年日

日時也。然困於數而終不能無法。推其極亦不過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尚能自二十二字。斂而約之。愈妙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消息。變化之無窮。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夫十干十二辰。衍而為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於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智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節而安其變。乘其時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為主。而氣每聽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智信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教人之要法。所以經緯天地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於原。而難於推。亦不難於推。而難於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命。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他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為記博學。可以為政也。何其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為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判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為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於子思之右。其為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殘編。出於屋壁之中。章編爛脫。竹簡漶亂。漢儒掇拾。摭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大有功於名教矣。然則求於大壞之餘。缺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或訛誣謬。而不問其血脉之不通。穿鑿傳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此益謬。誤益誤。二載不

魯齋集卷之二

大學沿革論

自昔聖人大經大法。所以宅天衷。立民極。定萬世之標準者。悉已去籍於春秋之末。吾道失統。而下歸于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之外。他無書也。今大學之篇。鄭康成謂之通論。以為記博學。可以為政也。何其陋哉。孔穎達方以首章為經。乃曰。此經從盛以本初。又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粗釋文體。而文義未明。歷千五六百年。莫有知其所自出。至本朝程子始曰。此孔氏之遺書也。既判定之。又從而表章之。以為初學入德之門。施及朱子。遂斷之曰。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或問中又言子思以授孟子。無疑。然則曾子之門人。孰有出於子思之右。其為子思之書乎。朱子序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又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後世學者。方識此書之全體大用。坦然大明矣。其始也。遭秦大禁。斷續殘編。出於屋壁之中。章編爛脫。竹簡漶亂。漢儒掇拾。摭比。使後世猶得見聖賢之遺經。可謂大有功於名教矣。然則求於大壞之餘。缺望於既得之後。未止於至善。亦人情之不能無恨於此。而況世變風移。師殊旨異。非一時之所能驟正也。於是隨文釋義。而不知其綱目之相統。或訛誣謬。而不問其血脉之不通。穿鑿傳會。而不思其義理之差舛。晦蝕因循。於是此益謬。誤益誤。二載不

疑也。鄭康成、孔穎達不疑也。漢唐諸儒，亦不疑也。至二程子方敢倡言之曰：此為錯簡。此為脫簡。此字當作某字。此句明註為衍。學者如窺而得，方知聖人本意。簡易明白，未嘗有艱辛險絕之辭。只第二句新之一字稍生，則已訛而為衍。講解者百餘家，未嘗顧傳中三新字之相應。真是枉讀聖賢之書。程伯子先取三綱於雜錄之中，列於首三句之下。自是一規模也。程叔子乃真於首一章之後，七傳之先，又一規模也。洪漢一章，二程子皆於誠意傳後，取而實於殷未喪師之前。朱子不是之從，乃獨廢於至善傳之末。以其內有盛德至善之句可證也。又以沒世不忘為至善之極，考之可謂審矣。惟有致知格物一傳獨亡，自漢儒以來未嘗言其亡也。今以經統傳，則知首尾森嚴，以傳承經，則知其義理精密。亡此一傳，粲然易知。況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工處，誠意工夫，是從致知和做將來。此一傳之不可缺也明矣。此傳既缺，則何以明明德之基，何以為新民之本，又何以知至善而止也。於是朱子不得已而追補之，字義非不親切，旨意非不分明。熟復玩味，終是後世之詞。不如古人之寬厚。而朱子亦自以為未善，故存齋必大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為之，竟不能成。以朱子義精筆健，豈有所不足于此。然古人風氣不同，不得而強用其力也。每讀大學至此，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成道已已，得黃巖玉峯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後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為格致一傳。于時躍然為之驚喜，有是哉，異乎吾所聞也。苟無所增補，而舊物復還，豈非追亡之上功乎。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精，而不以為傳，何哉。予嘗反覆而思之，此傳之亡也，我知之矣。此傳錯簡於至善之下，其逃亡也為甚切。其掩藏也為甚密。蓋其承上句也為甚緊。此三先生所以確然信之，而不以為疑。然三先生不以為疑，後學乃敢一旦而更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以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不敢不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復敢改。亦各求其義之至善，而全其心之所安。非強為異而苟於同也。況朱子亦未嘗截然而不相參也。予為之條疏于后，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第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為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為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為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處尚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為格致之一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後得所止，先非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即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原在止於信之下。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為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知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為當在此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作知止一章甚明。九也。

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知止為物格知至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為致知格傳矣。然勇於補而不勇於移，何也。以誠意一章觀之，至易贊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朱子曰：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處有在。此可謂開後人窮理之門，而限以一定之見，是心也。大公至正之心也。歐陽公亦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經，非一人之失，刊正補葺，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己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為之論，其同志共評之。

大學沿革後論

甚矣人心厭陳言，而喜奇論也。蓋陳言，人之所玩熟，故易厭。奇論，人之所創聞，故易喜。殊不知陳言雖易厭，而可常。奇論雖易喜，而必不能久也。譬之布帛穀菜，朝夕服食，而終身不能易。譬之日月星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而況聖人之書，正大而平實，精確而詳明，互千萬世而不可磨滅。平其心，易其氣，求之猶慮其不可得，而可以新奇求之哉。後世乃穿鑿而好異，傳會而矜巧，不幾於侮聖言，而壞心術乎。此所以為先儒之所呵斥也。僕竊此病久矣。一日聞大學致格章不亡，不特車玉峯有是言也。自董矩堂以來，已有是言矣。考亭後學一時尊師道之嚴，不察是否，一切禁止之。此言既出，流傳漸廣，終不可泯。乃欲以首篇制推而進道矣。一段充之未免躍如其喜是喜也。若為新奇而然，其意非喜其新，而喜其復於舊，非喜其奇，而喜其歸於常，以其不費詞說之追補，而經傳儼然無有亡缺。豈非後學之大幸。僕嘗作沿革論，而猶有所未盡。既而以大學首章，朝而讀，莫而思，退一段讀之，數十百遍，又添此一段讀之，亦數十百遍。沈潛玩味，文從字順，體正意足，然後知其不可不易也。人生至十有五歲，自小學升之大學，故此書所以載大學之道以教人，就以大學名其書也。所謂大學之道者，大以人言，道以教言。其道在於明明德，在於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句乃一書之綱領，而全體大用盡於此矣。夫天命是理，為吾之性，天命是氣，為吾之心，非是氣，則理無所寄，非是理，則氣無以靈。性，合理氣者也。心，統性情者也。今教之以通明知識，謂之明明氣，明性明心，俱不可得。是理於心，謂之明德。然此德本虛處不昧，止曰明德，則體用混雜。故又添一明字於上下，明字本體也。上明字，教之法也。既曰明德，則不見其孰為理，孰為氣，孰為性，與心也。明明德是大學之道之體，新民是大學之道之用。各止於至善，然後謂之全體大用也。明明德未止於至善，則於明德猶有虧，不可謂之全。新民未止於至善，則於新民猶未廣，不可謂之大。明之者，因其本明而不使其昏之謂。新之者，因其既昏而復使其更新之謂。至善，則明德新民之準則也。自古善字無正訓，周子始以純粹不雜目之。言其體則精矣。言其用則未切也。其用則是正好處，是中節處，是無過不及處。朱子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釋善也。極釋至也。為善或未及一分，或過一分，不可曰不

善也。謂之至善則不可。聖人言語雖極精密，而氣象卻甚寬大。既立三綱，法當繼之以目，血脈不斷，而節拍從容，非若後世之淺迫易露也。第四節首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此一句非聖人不能道也。是之謂直指全提。言古者所以開今之學也。欲明明德四字，若自本而之末，自始而之終，此順詞也。忽繼之以於天下四字，其勢卻翻轉，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卻是逆詞。此文字險處，乃以六先字貫之，所以迥異用力之端。自天下至齊家，皆新民之事也。自修身及致知，皆明明德之事也。致知在格物，忽又變此句法，而其旨益密。自三在六先而下，其勢若建瓴傾瀉，在致知二字上，文法之力，豈止萬鈞之重。致者，上之所以教也。知者，下之所以學也。知字既重，不可不授之以致之方。蓋致知只在格物之中，窮物之理，所以致吾之知也。第五節七后字，方是自始而至終，自本而及末。欲學者知効驗之先後，循其序則不差，先之下，后之上。六字反覆，而體用頓異。第六節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只一句總結，不特關鍵甚嚴，且包涵許多教法，博而不露，約而不晦。於半語之中，剔出修身，東定上下，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皆成就修身二字，指此爲本，則齊家至平天下皆末也。後又以餘意一句正結，一句反結，已含蓄傳中意思俱足。此於聖人何嘗留意於作文，而詞章自胸中流出，自然如此。若三綱之下，無致知一語，則不知其所以學，自物格知至之下，無修身一語，則不知其所以行，聖人之言，一字不可有無，一字不可後先也。今推首章法度典刑，如此嚴密，然後見知止一段，雖若承接緊切，而文勢語意，反成緩弛矣。蓋知之一字，教者之所主，學者之所宗，若等閒輕道破，不特文字無精神，而於教法亦失先後之序。況未嘗窮事物之理，如何據能知所止而得所止哉。如是則乃生而知之之知，非學而知之之知也。僕故曰：不可不見者此也。夫致知者，知之始，學之先也。知止者，致知之効，而學之功也。誠能知其所當止，則思慮不雜，意向不偏，氣質不得而勝，物欲不得而遷，此所謂定也。方事之未至也，則此心寂然不動，寂然言其靜也，不動言其安也。及其事之感通也，必審而後發，發必中節矣。審其慮之謂中節，則得所止之謂非物格知至，能如是乎。僕昔謂知止一章，逃亡爲甚，自今觀之，正見拙而非巧也。然其錯簡於此，不爲無其因。昔本在止於至善傳之後，今乃逸在止於至善經之後，此錯簡之由也。非後世喜新奇，而創爲此論也。朱子之門人，亦有問曰：定靜安在物格知至之後，意誠以下六事未然而前，慮則在意誠以下將然之際，如此貫之，可否。朱子批云：解云，似已有此意矣。朱子又曰：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章句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得所止之序也。或問又曰：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此固已分明，以知止章爲致知傳矣，但未決於遷也。惜乎讀者未嘗玩味，致此疑於滄州講席之上耳。此皆僕前論之所未盡者，不敢不有以補之。是豈新奇可喜之論哉。所以共天命，追聖言，以正舊章也。朱子又曰：大學首尾該貫，失了多年，猝急要討尋不見，忽然討見，即是元初底物事，恐敢於致格傳亦云。

中庸論上

自泰山梁木之音絕，而七十子之門人，散處四方，各尊其所聞，各識其所得，紛紛著書，大略有記錄之書，有訓詁之書，有立言之書，七國諸賦，鋒鏑屢聞，獨洙泗之流風餘韻，彬彬然人猶知所敬也。雖縱橫異說之士，或咋舌而失其辨，秦燔典籍，漢溺儒冠，至挾書之禁開，而後河間獻王及魯高堂生得書爲盛，纂集雖勤，而錯亂磨滅，固亦多矣。考其疏浚淵源，恢弘祖訓，端緒淵微，無以贖于子思子也。孔堂神護，屢壁發祥，大學、中庸，始見于世。大學經傳，如此分明，猶參錯而不知正，中庸之章句，苟絕而微言與旨，尤不易正也。子朱子雖毫分縷析，次第尚承漢儒之舊，大書以提其綱，細字以指其要，章句密矣，或問詳矣，學者之問答亦備矣。又推出體用二字，該貫一篇之大意，故勉齋又曰：皆所以明道之體也。僕於此而又有感焉。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也，天體也，命用也，性體也，率用也，道體也，修用也，總三句言之，天固體也，性則天之用也，性雖用也，又所以爲人物之體，道固體也，實爲性之用，道雖用也，又所以爲教之體，僕固曰：首章三句句句有體用者，此也。子思子於性教之中，提出一道字教學者，所以修上承天命，下立民彝，戒懼乎不睹不聞，存天理之本然者，此體也。加謹乎獨知之地，遏人欲之將萌者，此用也。未發之中，體也，已發之和，用也。此言性之體用，至於中庸，則言道之體用，故朱子曰：以中庸對中和言，則中和是體，中庸是用，以中對庸而言，則中卻是用，庸卻是體。古今言體用，未有如是之密者。蓋如是當行不可易之定理，中卻且隨時權衡，合乎此理者也。而中之一字，又有體用之分焉。程子所謂不偏不倚者，此中之體也。呂氏所謂無過不及者，此中之用也。朱子合而言之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也。中間又以費隱分體用，以誠明分體用，末章又自爲學立心之初，至篤恭而天下平，因用以歸于體，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澄心易氣，玩味章句，殆無餘蘊，僕至愚陋，讀此書雖有年矣，始則茫然，終則躍然，及其久也，猶覺有所疑焉。無所實正，深竊病之。蓋子思子之爲是書也，義理精微，而意味深遠，規模廣大，而工夫縝密，有非初學之所能據通，其茫然固宜。於是子朱子提挈綱維，指示蘊奧，支分節解，脈絡貫通，句句字字，粲然于心目之間，烏得不爲之躍然。但固滯之見，似覺文勢微有間斷，宮商或相奪倫，雖朱子亦嘗曰：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乃指第二章以下十章言，僕於此十章，曾未見其不相屬也。凡朱子曰：承上起下，豈非相屬者乎。此後實有斷續不相屬者。朱子卻未嘗言之，此正僕之所疑也。知仁勇之分言最先也，而三達德之總言，乃逸遺于七八章後，行遠登高之辭，繼以鬼神之爲德，若判然不相接也。大哉聖人之道，凡三章，與至誠無息，亦不相類也。哀公問政，與仲尼祖述，尤相遼遠，此皆固滯之見，涵泳探索，終未能釋然。因見漢志有中庸說二篇五字，心頗異之，求于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竊意大學、中庸當在二十三篇之內矣。今乃于此又捨大學，獨提中庸之說，而二之何歟。深思久之，豈非班孟堅亦有意于考異而傳疑乎。僕不揆其愚，乃搜厥原，乃宣厥滯，乃輯厥辭，乃秩厥序，嚴嚴乎大分之辨也，曠曠乎大用之融也，遐思舊規，以

意逆志庶幾得之姑整錄識于後辭未達復著于論但折裂古書搖動宗旨不待人罪之而亦自深以為罪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僕不佞尚有待于後之賢度之

中庸論下

或有問者曰二篇之析子固有證矣然則性之與教亦有不同與曰非不同也正以其所指以示人者各有義也惟其性之所自來則人與萬物同一原也推其性之所實有雖天地之健順亦不外此教非不同也曰修道指其當行之路也曰明誠指其當知之理也知而後能行行而不先于知也夫性最難言也原其繼善成信之初理與氣未嘗相離也推其極本窮源之義理與氣不可相離也於不可相離之中要見其未嘗相離之實於未嘗相離之中要知其不可相離之意方為道粹峻潔不悖厥旨矣夫氣者性之所寄也性者氣之所體也舜之命禹曰人心曰道心此分理氣而竝言湯誥曰降衷劉子曰受中此於性中獨提理言所謂性即理也告子曰食色曰生之謂此於性中獨提氣言故曰不識性也子思子曰天命則理氣混然在中曰喜怒哀樂本乎氣者也特以其未發無所偏倚故謂之中此氣而含理也發而中節發亦氣也有理以帥乎中故發而能中節矣中而之中主靜而言理也性也體也中庸之中主動而言德也情也中也今既以中庸名篇而中庸二字不見于首章何也曰道也者非他道也非可離之道也即中庸之道也曰不可離豈非日用常行之道是曰中庸是以君子戒懼乎未發者所以養此中也謹獨於將發者所以審此中也惟中而後可庸也雖天地位萬物育亦庸也非聖人推極其中和則天地亦有時而不位萬物亦有時而不育此感應必然之理非天地本不位萬物本不育必待聖人致中和而後位育也故首章非無中庸也蓋中庸之義已默寓于道之中不然則次章忽曰君子中庸與首章全不相屬恐子思子之文章決不如是之無原也吁不觀漢儒之訓詁不知關洛諸子義理之粹明不觀中庸之輯解不知朱子章句之精密僕竊妄意而猶有疑焉者以此書章節散漫易於錯簡朱子止從其舊乃於中提出關鍵字為之聯絡固為甚密自次章以知仁勇聯絡之自十二章至十九章以道之費隱聯絡之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以天道人道聯絡之於第二十又包費隱兼小大起天道人道之旨不復有縱寬開陳之地其用工於此皆可謂密矣皆所以開來學之耳目發往哲之精神而僕復何疑焉但第三章既是一第二章之結語第五章亦為第四章之結語各分為二疑其太密也第七章九章朱子既曰承上起下則是文相屬意相連矣竊疑止是一章恐不必分也第四章初言過不及此固中之義此言人莫不飲食豈非庸乎第十一章索隱行怪此非常者明矣半途而廢此不能常者也見知而不悔此固能常者恐推上知仁勇反覺寬耳費隱之為體用亦精矣竊意凡言道之費隱皆指日用常行人之所易也者所以申明中庸之義也前言飲食日用之常也此言夫婦人道之常也天地之間陰陽成應庸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礙者是陰陽成應之大者也天地而猶有礙者是陰陽失其庸也惟藍田呂氏以費隱以上論中

以下論庸此最得子思之本旨朱子乃以為未安思之不得其意但呂氏此下有以隱為至道或惑以此為未安也然則子思子反授論中如此之詳不應論庸如此之略也豈以發越費隱二字之精神故掩其庸乎又何為有庸德庸言兩字露出精神以是知非忘庸者也凡顯然易見形于天地之間者非庸也費隱之下當繼以行遠自邇一章九經之下當繼以大哉聖人之道言聖人之道如此高大亦不過在經禮威儀之中亦庸也但無此德則不能擬此道自用自尊反古道皆不知中庸者也卒章四稱德亦指中庸之德而言雖自實用功夫天下平亦本乎天之所命無聲無臭非可求之於氣也僕之所疑者如此恨不及質正于朱子既不敢自以為然又不敢自欺曰無疑撫卷浩嘆若有得焉與其舊所疑而長終豈若暴白其所疑以俟後之朱子云

誠明論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之此反訓也子思子又以不二體之又以純亦不已體之人生也莫此真實有仁有義有禮有智粲然在中無感不應是曰誠明人之一心孰無知覺氣質物欲或錮或蔽必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物來順應不妄不欺是曰明誠前篇曰天命則性在命中修道則教在道中然非誠則命不能立非明則道不能行此誠明之可以為綱而不可以為目次章曰至誠盡性此聖人之誠也其次致曲此賢者之誠學知之事也楊氏學問思辨篤行之說朱子於輯略亦取之竊意顏子喟然之嘆實似之形著明動變化六字程子推出於外承上章言也張子推入於內起下章言也曰成己成物言所以為教也至誠無息推而廣之言天地之誠也至誠前知與大舜文王之所以與相應鬼神之神與武王周公之達孝相應哀公問政章移修身一節入前篇之外舉夫子之答問以起明善誠身之義竊意夫子之言至其政息而止此下皆子思子之言申言其政之布于方策者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等殺之禮其所以修身修道者皆明善誠心之功後之人欲舉文武之政行于天下者尤不可以不明善而誠身也博學之以下又明善誠身之本所以為教也曰誠者天之道以釋上誠字誠之者人之道以釋下誠字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此言聖人生知安行不待明而誠擇善固執此言賢者必待明而後誠非明不能擇非誠不能固皆訓釋之詞也漢儒悉亂于上豈有綱領未立而訓釋已見本末先後之無序何足以為典則之文哉一篇之中此章為最長所以舒徐容與開亮彰彰盡明誠為教之義復贊仲尼道傳四聖德參兩儀以結至誠盡性其意已足而猶有餘思其詞已終而猶有餘力再提至聖至誠開而又闔渾渾無涯至聖以德言推盡所以能盡性配天地至誠以道言推大經大本之所自出也蓋能知天地之化育無所倚惟見此誠肫肫淵淵浩浩而已至此無得而名焉故結之曰苟不同聰明聖知遠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言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誠明明誠兩下極功關鍵尤嚴歸宿尤密無以加矣子思子之誓見于後世者立此三篇大學發明曾子之傳授中庸發明夫子之精蘊此篇發明自己之所得大學

中庸論下

奏干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于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為主。聽者有何可味。豈足以薰蒸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子體仁也。舉曰。詩言志。歌咏言聲。依律和聲。故詩出于志。樂出于詩。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謂之音律。而彼之絃歌已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約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注。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人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以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于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蓋正舛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為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于堯之時。出于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為句。兩句為韻。豈嘗學而為哉。銜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有臣之廢歌。兩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于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于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造周者。王化基于衽席。而風動于隣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為一體。適合于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言曰。風。彼之管絃。以為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為學官。取為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倣此章句。總為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于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其此格調也。守之者取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言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于詞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之民。戴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戴後王之化。亦有美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作。稟謂之風。初不係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時。風如黍離。何獨于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為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為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為雅。其為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止此風也。風之內。所係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強名曰雅。是皆于降之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况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漸義靡。薰陶情性。教化虛矣。內而委廢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詒與岐豐江漢之詩。律呂相應者。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

可以歸聖人之剛存。迨東遷之後。土地日蹙。一旦播之篇咏。遂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于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乃強之尊而名為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雍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為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怍和悅。以盡舉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朝會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于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然施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無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尊酒屬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証驗兩字。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之証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于燬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于杞于宋。尚有足徵之嘆。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于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瞭然。其為証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怡酬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雅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于人心者。既不同。形之于言語者。亦且異。施之于事者。亦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例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于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誦之者冥然聽命于小雅。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言而禮有則也。夫歌詠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宴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詠。聲轉機萌。形事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譎。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強不失于金石鐵豆之間哉。當是時。推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為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以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饗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變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體可也。雖有事証。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行人倫之正。為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可以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燕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雖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辭豈無異同之分。玩義審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

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倍稱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惡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騶輝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素乘周禮其燕范宣子也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燕范武子也亦賦彤弓賦蒹葭武子以為肄業之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乎人心者魯之所乘亦微矣固無望于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為召穆公之作楚歌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為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皆以雅微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為當然而反証雅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謬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慈故曰燕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變可也諸侯而用天子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証不得謂之當然

幽風辨

幽何為而有詩也幽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尙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之勤勞使驥臂朝夕飄于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幽風則何以知其為周公之意也耶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為法于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于變雅也明矣今名之以風係之以幽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于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篇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故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于幽風之中則後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于后稷係之以邠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係之以周可也今不邠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邠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曰七月曰九月夏正也曰一之日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竝舉何哉況公劉太王之邠豈有不受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是不待商紂之淫亂而先有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幽詩差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歟歌幽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既曰幽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體之用歐陽併與周禮遂毀之則過矣王氏謂幽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妥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係之以幽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係之以幽毋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親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故夫子係之以幽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聲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幽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為正風如劉氏之

說幽實雅也變而為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言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鷓鴣之名見于金縢之書金縢之篇係于洪範旅獒之後聖人于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于詩乃極其奇旋技拭之功聖人之光明正大必不若是之苟率也夫幽谷西北之陲也三豎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子有餘里事之相後也數百餘歲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稷然強附苟合于一書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幽風七詩以類分入于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遺缺其一毋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于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風亦未知其果為邠鄘魏王鄭衛唐陳秦檜曹幽果有詩則當列于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豈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為深遠哉幽之為風可以知其決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闕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之過也當闕而不知闕此昏之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為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強為之說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唐曰曹曰衛于魯為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衛唐曹何不得與魯宋竝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于周之天王固非關于魯也夫子刪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史傳于周而奏于魯也夫子因得而刪之耳其傳于魯者尚未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于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為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刪之餘乎漢儒傳誦之餘乎此皆無所攷而當缺者況國風之序次尤不必皆為之詞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說有三曰周召鄘衛齊魯秦魏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召鄘衛檜鄭齊魯秦魏陳檜曹者此鄭康成詩譜之序也曰周召鄘檜王鄭齊魏唐秦檜曹幽者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為之說謂鄘檜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鄘鄘為亂首也此亦因文未有以証其決然為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遠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測乎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缺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為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于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與沈潛玩味其無可疑者斯已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

魯頌辨

闕疑之義謂其無所考證不得已而闕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証亦何為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也惟闕宮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為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

遂以為非信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不可泯沒。是以朱子于他篇。皆曰無可考。獨以此篇為信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為可信也。然其詩而味之。固不敢以為非信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為據。則戎狄是膺。刑弑是懲。為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亦未嘗有戎狄刑弑之役。然亦無他明証。不敢必以為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引之。以姑就其說。雖斷章取義。固非詩者之常。至于提魯頌之號。而以信公易于周公。亦恐孟子不若是之甚也。或以為信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為信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為可羞。況于信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為虛誕之詞。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徐方淮夷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于書。載之於誓。誓之篇。其為頌伯禽之言。昭灼明驗。無可疑者。願讀之者。偶未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詞氣未終。血脈不貫。移泰山保有二章于此。偷序方整。既不害其為信公之詩。亦不妨以為伯禽之事。至于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而熾一段。當承于亦其福女之後。方為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條理。雖寬而實密。必不若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詞措意。雅與淵源。必出于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則其斷續破碎之疵。可以知其為傳者之誤。惟願與有駢二詩。未知其為何時之詩。詳考其思樂泮水一篇。則可以知其為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賦于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于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說。世為弱國。惡有此俊偉之績哉。祝而頌之之說。鑿尤甚矣。蓋祝頌之詞。與鋪陳事實之詞。語脈迥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云云。味其詞氣。雍雍。句法莊重。非伯禽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証。而求其考証之的。又執出于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為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于天下。雖宣王修政。教于幽厲之間。晚已不說。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于是不能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為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為是詩。歸之于雅宜也。然其因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為黍離。其詞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于燕享。非所宜。奏之于朝會。又不可。繼之于二雅之正經。又無是詞也。實同于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于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殆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夫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關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

以為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為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節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皆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叔。而巡狩絕迹。夷王下方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于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于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于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母乃得之于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則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尚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為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焰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于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為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剝剔談訂。雕剜藻繪。日入于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為先王之教。未經踐蹂。雖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全之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得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教彼哉。若彼待此教。則各有一偏。而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不通。然詩之為教。所以異于他經者。自有正說。為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蓋雖有書而藏之。太史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朕兆也。周公祖述虞舜。命鑿典樂之教。于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為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為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為風。此為雅。此為賦。此為興而已。使學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辭意。涵泳其性情。苟片言有得。而萬理俱融。所以消其念慮之微。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于此。此詩之所以有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于飄籥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耳。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詛隨陋。訓詁傳注之學。而六義之別。反溷。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附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故朱夫子亦以為古今聲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于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賦比興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証。而難于定耳。朱子且難于定後

世孰從而定之哉。竊思朱子之作易本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予以正後世離經合傳之繆。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于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刪之前。周公之詩。雖或龐雜。猶幸正經之說。尚存于既刪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殺亂之病。不待疏駁而自見矣。昔夫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詩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于楚詞集注。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為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待有道者正之。

魯齋集卷之四

書疑序

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奧。疏論其渾塞。而貫通之。樓折其錯揉。而抽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縢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閣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蓋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書說。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峰蔡氏祖述朱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於帝王之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闕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要。歲月先後之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缺文之

難。朱子曰。未詳。曰。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過裕於中哉。諸儒之所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予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絀傳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為觀書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為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既熾。後世不得見先王之全經也。經既不全。固不可得而無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經也。疑伏生口授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困于訓詁。而不暇思經文之大體。問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甯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說舛。聖人之經不可改。伏氏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繆而刊其贅。訂其難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己。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讓讓喧。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閤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仍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許也。元體苟正。則訓詁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續國語序

昆命旁薊之廣大。前瞻後際之無窮。宇宙之間。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至理獨會於此心。可以知來而藏往。可以原始而反終也。天開文明。河圖斯出。聖心默契。畫卦造書。而後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傳于世。後一千八百六十有餘年。吾夫子乘道統之傳。任述作之責。成黜舊聞。斷自唐虞而已。夫子豈不欲備上古之遺風。考制作之本始。探幽蹟而昭陽德也。顧其荒誕鄙野。龐雜殺亂。或詆其旨。或失其傳。非可以立人極。闡世教。為萬世帝王之法程。於是因民心之惑。以正其情。刪詩者。所以導其和也。因治世之事。以達其道。定書者。所以立其教也。因民用之疑。以極其變。繁易者。開物之書也。因亂世之事。以悼其失。作春秋者。立法之書也。天地忽否。吾道荆棘。詩書厄于秦楚。烈燄之中。漢之儒者。不能追亡補逸。以足百篇之義。乃過用其心於百篇之表。矜功街博。詭聖誣經。如畫鬼神。誑惑羣愚。而莫能證其形似也。大抵開闢者易奇。嚴質者難工。異哉。太史公之為書也。唐虞之上。增加三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論其世次。紀其風績。駭學者以吾夫子之未及知也。吁。學至於吾夫子而止。夫子之所不書。太史公何從而知之。缺其所不知。不害其為學夫子也。至我本朝蘇黃門。始曰。太史公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朱子屢稱此言。最中其病。及觀黃門之古史。又上及於三皇。以伏羲神農黃帝充之。若與大傳同。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謂之五帝。終與大傳異。其輕信何躬自蹈之乎。堯舜吾知其為帝也。禹湯文武。吾知其為王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

吾知其為賢也。吾何從而知之。以吾夫子之書而知之也。夫子，聖人也。前聖之相傳，至吾夫子而止。後學之取信，亦至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止。於吾夫子而不得取吾信，唐虞之上，三皇五帝之有無離合，吾不得而信也。出於吾夫子之言，吾之所信也。其或出於諸子百家之書，非吾之所敢信也。雖百篇之義，固不得而追補。然其大經大法，巍乎燦然。如日月五星之麗乎天，未見其不足也。千載之下，猶未聞有法而行之者。以追吾王之餘風，尚何求於茫茫不可致詰之外哉。春秋之書，吾夫子之親筆也。其人可信也。其時可近也。傳之者，失夫子之意多矣。曾不是之求，乃舍近而求之遠。棄實而求之虛。何耶。天地之內，一日之間，事如沙塵，何可勝紀。大者無出於三綱五常，而至微者亦皆有理。三代既遠，自漢而下，其見于史者十有七。不過存一二於百千萬億之中，而學者猶罕能盡見而徧考也。我朝治平，開先正司馬公奉旨編成資治通鑑，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為二百九十四卷。君臣出治之本，天人相與之際，規諫之從違，刑政之得失，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採摭刊削，井然有條。最為三代之下甚盛之書也。文公朱先生以之編通鑑綱目，五十有九卷。大書為綱，分註為目，綱做春秋，目做左傳，隨編年之成文，還策書之舊制。門人李方子為後語，精駁明暢，發揮本旨，羽翼麟經，殆無餘蘊。僕嘗聞朱子曰：左氏於春秋，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一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示以建安袁公侯為本末，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其錯綜溫公之書，亦國語之流矣。於是考國語之為書，始於周穆王，終於周定王，凡四百八十有餘年。止八國之書，合一百八十有二章。唐之柳宗元，乃以國語文勝而言，虛好怪而反倫。學者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也。遂作非國語六七十篇，以望乎世者。愈狹而求相於呂化光，豈不愚哉。司馬公曰：國語所載，皆國家大節，興亡之本。宗元豈足以望古君子。藩籬妄著一書，以非之。宋秦公嘗敍之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以大成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修於外者，簡於內。先儒亦以為然。以是知左傳、國語，不可偏廢。袁公本末之書，歷年幾兩倍於國語，而不過二百三十八章。或者疑其太簡，且病於無所發明。然時益近而事益多，此勢之所必至。事益多而詞益少，此可見其筆力之精也。不觀其傳，則不知其精，不知其精，則不切於用。為士者，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不以經綸自期者，亦自過其躬而已。僕因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也。以是知司馬公之意，未嘗不拳拳於外傳。於是分門約語，附諸儒之論辨，編為續國語。凡若干卷，合若干章，以備一家之支流餘裔。竊管疑之。左傳、國語，文氣不同，未必出於一人之手。左傳之文，浮誇者近於諛，質者近於究。左傳多詳事情，國語多陳制度。然重見者亦少。雖間有之，而詳略且異。若故相避，然此可疑者一也。見于春秋者，猶有一百二十四國。今國語止列其八，它皆不足取乎。況陳、宋、衛、秦皆大國也，亦無一語之可紀。何耶。此可疑者二也。齊之內政，不見于經，而出於管子。先儒皆以為非管仲書，疑戰國之士偽為之。豈有七百餘年之齊，別無它語，獨刪節此書乎。

此可疑者三也。漢興之初，亦以周之舊典禮經，廢墜形滅。諸儒幸得其傳，皆欣然存之，而不疑。司馬公已定為列國之舊史矣。非左氏之文也。嘗聞諸國各有史，而不知。秦併六國，始盡得之。往往私相傳錄，皆非全書。左氏文之而為傳，國語疑未經穿鑿者。秦其本國也。宋、衛、非秦所滅，所以獨無缺。自入通鑑以來，周止亡國之語耳。非可續也。魏、趙、韓、分、晉、語亡。田和篡齊，而齊語亡。越已滅吳，楚復滅越，滅魯、韓、滅鄭、齊、滅宋，故國所存，惟楚而已。吁。中原禮義之國，帝王聲教文物之地，俱已邱墟。雖秦、楚亦未幾而亡矣。此天地之大變，古今之奇禍也。烏在其為可續哉。雖然，僕之所續者書也。非續其國也。誠以國言之，魯固亡矣。而有不亡者存。以吾夫子之聖，互萬世而不可磨滅。門人子孫，班班於後世，遠夷暴君，亦莫不款謁致敬。至今猶然。雖周公伯禽之封國，實成湯微子之苗裔也。遂以續魯語為首。上以黜夫子之所不取，下以續夫子之所傳。續魯語者，亦所以續宋語也。又以之補袁公本末未備云。

墨林類考序

歐陽公集古之勤，十有八年，得千卷，并包夏數千萬里。歷周、秦、漢、魏，數千百年，聖賢功業，亂臣賊子事迹，往往史傳之外，證明偽繆。其於所得之多，雖勞而有益也。其後東武趙明誠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鍾鼎、鼎彝、盤彝、尊爵之款識，碑、碣、大、小、顯、人、晦、士、之遺蹟，見于金石者，皆去取褒貶之。凡為卷二千。南渡後，昭武李內亦集錄千卷。越二十年，天下之聞碑名蹟，舉其家，百世之消息滿空。故然其於細帙之上，其它如復齋碑錄、東觀餘論、及夾深金石之類，紀述不一。謂之博古可也。論之學，則進德修業之士，有所未暇。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固而滯也。其論精警，予固非有此癖好也。亦非有力可以訪求也。類秦漢之名碑，摹其古也。列晉唐之精刻，善其字也。分為六門，使於討論也。名曰墨林類考。總三十卷。亦未備也。間嘗遐想，在昔往古，隱居逸士，嘉言善行，沈淪荒墜者，何可勝道。茲回之徒，盜名惑世，假託依倚者，宜亦不少。安得強敏有識之士，於進修之餘，追遊藝之意，真金石之所載，具其詞章，考其真偽，評其得失，削其繆妄，續歷代之典法，補史傳之缺遺，庶有益於後世。無玩物喪志之嫌，可以盡掩前人之編。庶幾乎恢拓翰墨之困，疏暢心思之滯，集金石之大成，而玉振之矣。吁。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願予所編，不足以議此。因其序以見此云爾。

發道三昧序

文章有正氣，所以載道而紀事也。古人為學，本以躬行，講論義理，融會貫通，文章從胸中流出，自然典實光明。是之謂正氣。後世專務辭章，雕刻纂組，元氣漓矣。間有微見義理，因得以映帶點綴於言語之中。是之謂側學。至於書疏尺牘，亦日用之不可缺者。尤宜爾雅，筆勢欲圓而暢，筆力欲簡而嚴。非學問不足以至之。學得其本，此為易事。學既淺陋，不得不假借而襲取之也。以是為學，抑未矣。昔姑溪李端叔善屬文，工於尺牘，東坡謂其得發道三昧者。釋氏之妙語也。若與之，實少之也。然所以得此三昧者，亦出於博洽。

之餘。惜所用者小耳。因見小姪類尺牘。以資筆端之芳潤。嘗語之曰。此非所以為學也。不得已。亦當求於古作者。可也。偶有姑溪三昧集。出以示之。亦非可取足於是編也。又為之博探於韓歐蘇黃而下諸公。分爲十卷。稍廣其見聞。所取者有淺有深。淺者誘其入。深者冀其進。豈不知導其苟而成其陋者。非教也。猶有望其能倒學。以識文章之正氣云。

宇宙紀略序

伏羲之世。上古也。天機動而河圖出。人文闢而八卦成。天何言哉。感伏羲之心。假伏羲之手。開千萬世文明之治。伏羲亦何言哉。得於心。應於手。而自有不可勝言之妙。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文王繫象。周公繫爻。吾夫子又從而翼之。詞則費矣。圖將隱矣。夫子憂其圖之遂亡也。以四句十有八字。紀之於大傳。又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至我本朝康節邵先生。始得而傳之。及朱子本義之書作。而先天後天之圖。於是粲然而大明矣。予往歲於康誠求家。見一先天圖。規制甚簡古。云得於徐毅齋。心甚愛之。每疑其中分一半。若倒轉然。於造化不合。耿耿久之。壬戌之冬。上蔡書院納交於玉峰車君。首出此圖示予。即向者之所見。其可疑者已正之矣。終日對之。如在伏羲之世。甚矣車君之能古其今也。上天下地。古往今來之紀。孰有大於此者乎。既而又出示以巨編。曰。宇宙紀略。凡幾卷。若干圖。圖之後。有證有考。有釋有論。至於乾端坤倪。民變物則。禮樂制度之詳。經傳義理之奧。莫不備載。皆經世之具也。當哉書乎。人見圖與詞之費也。而不知所以然者。實隱乎其中。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書有焉。車君名某。字黃巖人。有三世家傳之淵源。有四方朋友之博雅。與予一見如平生。歎命為之序。予不敢辭。於是乎序。

好生錄序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之謂仁。故仁為心之德。而愛之理也。愛莫大於愛親。此本其所由生也。其次則仁民而愛物。此推其所由生也。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者。愛有等差如此。自世教不修。人欲橫流。戕賊其天理。本其所由生也。既嘗然而不知省。又烏知其竝生於天地之間者。雖草木蟲魚之微。亦不當無故而毀傷也。故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孟春之月。犧牲不用。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鳥。毋卵。毋卵。仲春之月。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田獵置罟。羅罟畢翳。餼獸之藥。毋出九門。君子遠而在上。立法定制。品節禁戒。其為教也。順而易。君子隱而在下。著書立言。開導勸止。其為教也。逆而難。況愚夫愚婦。冥頑蔽癩。教化未易成。刑罰未易艾。不得不推天道而善禍淫之理。多方以誘之。開其不忍之端。遏其稔惡忘返之念。此令君好生錄之所以編歟。令君嘗宰金華。律已甚嚴。視民如傷。百里施倪愛之如父母。忽浩然懷歸。不可挽。後四年。以此編見寄。三復披玩。作而歎曰。至哉。令君之存心也。先之以列聖之寶訓。次之以賢哲之格言。雖佛書道藏。

稗官野史。無所不載。分門合類。善惡粲然。吁。其用力亦勤矣。雖非先王化民之正法。是乃仁術也。識者當觀其心云。

啓蒙發揮後序

沖漠無朕。而萬象已具。風氣漸開。而人文漸明。非一聖一賢之所能盡發。故伏羲氏之靈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得河圖而後成。雖曰。剛陰陽變化之妙。而其用不過教民決可否之疑而已。歷唐虞夏商。占而無文。至文王始繫之以象。周公繫之以爻。吾夫子又從而為之傳。更三古四聖人。而易之為書。始備蓋非一時之所能備也。文王變後天之卦。而先天之易幾於亡。大傳發義理之奧。而幾占之用幾於廢。後世不能會通而竝觀。於是尚義理者。滯於文辭。尚幾占者。淪於術數。而易道始離矣。我朝盛時。邵子密傳義畫。而缺於辭。程子悅釋周經。而缺於象。先後不二十年。而從游非一日。迥不相為謀。而各自成書。皆臨終而後出。書雖不同。然各極其精微。反若分傳而互足。異說。易道之所以大明也。由是朱子著為本義。謂易本於占。而義為占而發。繼後學格於見聞。而未易信也。又作啓蒙四章。先開其秘。而祛其惑。首之以本圖書。原卦畫。示易之所由始也。次之以明蓍策。考幾占。示易之所以用也。然亦各為一書。而學者猶未能融會而貫通之。北山何先生。受業勉齋之門。開此義為甚。甚。晚年纂輯朱子之緒論。羽翼朱子之成書。不敢自加一字。而條理粲然。疑難盡釋。至於引本義之象辭。參於幾占之後。使千百年離而未合者。兩無遺恨。真有得於體用一原。細微無間之深旨。豈不為後人之大幸歟。先生無恙時。因約齋王史君請刊梓于盱江。嘗命僕序其首。僕固辭不敢承。先生今亡矣。不可使觀者不知編摩之大意。於是忘其疏陋。述其略于後云。

考蘭亭序

序曰。考古士之常業也。考聖賢之成法。而后識事理之當然。雖天文地理律歷制度。凡所當考者。不一。至于治亂成敗。是非得失之迹。尤不可不考者也。若夫書之為藝。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缺文之疑。有家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妍媸也。考其字之妍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蔽數語以形容。此烏足以盡其精微哉。袁昂又評之。唐人又評之。本朝諸公亦從而評之。大抵皆祖述其意。而異其辭。爾梁之庚肩吾。又品第其高下。唐李嗣真亦效之。此固未易工也。亦不過論其大體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幾數百碑。如蘭亭者。彼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考精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其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槌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子孫孫幾而為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真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滯。三四

傳之後，尚髮髯其流風餘韻者，鮮矣。蓋亦求其初乎。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源。此觀其所會也。又曰：水無有不下，性無有不善。此觀其初也。不揣其本而求其末，不探其源而涉其流，今爲士者，事事皆然。何獨於蘭亭可歎也哉。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遂良所臨極肥，張長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刺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菜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惟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遺媚勁健，或曰：溫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爲精密也。米南宮之贊，雖奇崛鏗鏘，殊覺澁澀，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其真樣，浪字無異於書名，由字益彰其格，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解瓜，列字如丁形，而爲會公樂道讓之曰：恐爲九方臯所哂，然驪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麀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浪由仰殊九字列之中，開九方臯之目，亦未爲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贊曰：觀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尙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刺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味者貴耳賤目，矜己恃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尙君子，挈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也。茲公好龍，見真龍而反疑之，紛紛皆然。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刊，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之。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疥于石者，繁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竹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遂字疏于其下云。

送倪君澤序

士有求名而勉爲自修者，此世俗爲人之學也。士有好修而指曰求名者，此世俗忌人之論也。求名得名，而實有未至，不特人敗之，天亦有以敗之。非天欲敗之也，此理之所必敗也。有其實而名自至，豈人不得而掩之。天亦不得而掩之，非天不欲掩之也，此理之所必不能掩也。自其變者言之，有其實而名不稱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能久益其名者也。夫以求名爲心，名苟得矣，則所以自修者必懈，誠以自修爲心，名雖得而自修者益篤，何者，想其實之不稱是名也，爲人爲己，於是足以判矣。若倪君澤，所謂有其實

而名自至者也。予知君澤爲最密，其爲人也，外木訥而內精敏，所積者深，所存者遠，真自修之士也。未嘗求人之知，雖終歲同處共案，而莫測其學之淺深也。一旦對策大廷，結知聖主，置之鼎甲，人方驚嘆，愕恨知之晚，今將趨南康，戒行有日，予固知其必篤於實，而無有是名也。審矣。然仕宦之實無它，政事而已。歐陽公一代文宗，而對人多談政事，或有疑而問者，乃曰：文章止能潤身，政事可以及物，斯言真可以鍼砭後世文士之膏肓矣。夫流連詞藻，不能政事者，其病小，玩愒歲月，而不屑於政事者，其病大，乃欲以不事事，謂之養望者，益誤矣。昔君澤不憚千里之遠役，甘遲四年之久次，杜門山林，不入城府，與人謙恭，不異平日，此則所謂養望也。今發軔宦轍，已脫冗職之汚賤，南康無武軍，太守之下，即曠僚也。千里之休戚所係也，百姓之枉直取正也，有貢賦之征焉，有軍旅之專焉，有官吏之宿弊焉，有田里之隱憂焉，又有書院前賢之遺範焉，人未及太守，而先議曠府矣。四面之責方至，非可以清談閑雅之爲可尙也。非可以體貌奢施之爲可習也。苟以臺閣自命，富貴自期，厭塵勞而忽小物，吾見其名與而望墜矣。何有於養哉。昔魏國韓忠獻，嘗以大名爲開封推官，暑月汗流浹背，理事不惰，府尹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此豈非後學之所當法歟。君澤字希程，今改字君澤，夫致君澤民，固儒者之事業，亦朋友以是期君也。自上而卜言之，能致君則澤民在其中矣。自下而上言之，能澤民乃致君也。後世無莘野之聘，無版築之求，致君未有不自澤民始，苟以此自詭，不親細務，而曰：此養望也，即異時持祿固位之根基，可不懼乎。君不憚其難，索予言以相其行，輒發是語，庶朋友切切勉之義云。

重改石筍清風錄序

夫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鼓天下之動而神變化之功者，莫疾於風。起於空洞蒼茫之中，而激越於山川，徘徊於草木，虛徐游泳於精神與致之表，冷然而不可挹，條然而不可留，其感人也深，其動物也力，有自然之妙，莫知其所以然者，其唯風乎。聖人觀物察理，擬諸形容，喻君子之善，而名之曰德風，感味歌之意，而名之曰國風。曰風氣之開，以見造化之推移，曰風聲之樹，以示治道之興起。有曰：風教，風俗，風範，風致，皆取其感人動物有自然之妙故也。蒸民之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者以爲清微之風，養萬物者也。蓋其薰蒸披拂也。天地爲之光華，如人之嘉言善行，流播傳誦，後世爲之奮起，故開伯夷之風者，顧夫廉，獨夫有立志，開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收，鄒夫寬，百世之下，聞者尙可以變化其氣質，而況夫先世之流風餘韻，子孫所當觀成，服習，繼繼承承，要不失其氣象，而忍遺響之不嗣乎。余生最晚，不克肖似，十有五年而孤，諸父亦相繼淪謝，而於先大父之清規素範，不得而詳也。猶及咨訪故老，探討遺書，至於孫曾，則已蒼然不得而聞之矣。夙夜祗懼，追求亡逸，餘二十年，存者無幾，其幸而得者，爲之哀竄考訂，表誠序題，亦既成編，繫之曰：石筍清風錄。石筍者，先大父即望之名，清風之所自出也。予今已年幾六十矣，舊學荒蕪，不足以顯揚先德，家事彫落，不足以增衍遺緒，痛文獻之顛連，尤懷慄乎殘毀散逸之至再，則清風爲之掃

地若我輩從子孫，種種不絕，清風徐回，凡今日之所以辛勤整比，反復叮嚀，或可以為後日作成之助，況是錄也，非有聲色珍寶之可悅，非有鐘鼎爵祿之可慕，玩之者有能思賢人君子交道之所以綱繆，味斷簡塵編，辭氣之所以忠厚，必知紹述先志，軌度前修，兢兢業業，勉勉循循，盡其力於學問之所當為，絕其意於性分不當得之外，其間或有名世者，斯無忝於爾所生矣，是雖出於秉髮好德之良心，豈無賴於父兄濡染薰陶之力，至于觸其機動其志，雖如其喜，肅然而敬，是孰使之然哉，是皆有自然之感，而莫知其然者，此錄之所以謂之清風也，歐陽公曰：七賢圖，吾家之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嗚呼，若此編者，豈七賢圖之可竝稱哉，汝其保之，無負予拳拳深有望于爾後人。

送曹西澂序

僕聞聖人著明明德之教於後世，曰大學，其書有治國平天下之道，於終篇曰絜矩，後世不循其本，而遽以治國平天下自任，國且未治，而天下得其平者尤鮮，蓋絜矩之道，未易明也，絜矩者，所以處天下以方正均一也，三代而下，所甚急者，富國強兵而已，富國強兵，必以理財為本，而儒者不屑為，夫理財而不用儒者，其害不可勝言矣，朱子曰：國富則民貧，兵強則民病，今民已貧且病也，而國未嘗富，兵未嘗強，何哉，夫財者，天下公共之物也，積於左而右必困，聚於右而左必虛，前後上下皆然，今乃上不積於國，下不積於民，必有所偏聚者矣，僕於是知絜矩之道，為甚精密也，故著孟獻子之言，為公卿大夫之法，且極言聚歛之臣，其罪歸於盜臣，其斥之也可謂深切矣，自賈助微之制壞，而租庸調之法立，庶邦惟正之供者，止此，它皆非正法也，今勢家巨室，以不輸王賦為能，相習成風，而有司惟困窮小戶之是征，至再至三，無所勸告，驅而為盜賊，而後已，成道辛未，寶謨宗卿曹公分符寶鑒，下車之初，悼窮蹙之赤立，恨旬稽之久廢，不得已借鈔於勢家巨室，以考其虧盈，此救時之權也，蓋一巨室勢家，必兼百千萬小戶之資，督一大戶，可以寬百千萬小戶之力，庶幾乎絜矩之道，財賦方輻輳，而謗議紛然而遽止，雖一時講行，尚欠從容詳密，而初無重催抑納之訴，又何尤焉，既而百廢俱舉，時和歲豐，民安其業，且陰為水旱貴糶之備，不止其數，以求名人歌頌者不釋口，獨於借鈔之事，人以為善，吁，可歎也，吁，亦不足嘆也，可嘆者，傷直道之難行，不足歎者，吾知謗者之心矣，上今以大農之長召公，豈不以大農者，國家財賦之淵藪，正欲倚公經理之，願公無以前事為鑑，而自沮，進而告于上，退而告于元老，理財無巧法，止得天下輸其所當輸者，足矣，但輸其所當輸，當自公卿大夫始，是道也，即絜矩之道也，以義為利者也，平天下無以易此，僕誤辱春過之隆，不能為祖饒之禮，贈之以言，古人所重，敢以是告執事云。

雅歌序

古之詩，猶今之歌也，但雅頌作於公卿大夫，用於朝會燕享，用於宗廟祭祀，非庶人所敢僭，惟周南召南，上下而用之，被之於管弦之中，以約其情性之正，以範其風俗之美，此王化之所由基，非後世之所

可及也，其餘國風，雜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以述其閭巷風土之情，善惡紛揉，而聖人亦存之以為世戒，非皆取之以為吟咏之當然，讀之者悚然知所羞惡，則聖人之功用遠矣，正不必句句紉繆，而字字精研，求其美者，玩味誦咏之可也，若以為聖人既刪之後，列之經籍，而皆不可廢，則又何以謂之鄭聲，淫而放絕之乎，今考桑中之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其淒清之詩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雖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意，若槩之以後世，每月恨花，帶紅假翠之語，豈麗放浪，迷瀾沈溺者，又不可同日而語矣，予嘗謂鄭衛之音，二南之罪人也，後世之樂府，又鄭衛之罪人也，凡今詞家，所稱膾炙人口者，則皆導淫之罪魁耳，而可一寓之於目乎，然三百篇之音調已亡，雖鹿鳴而下諸篇，腔律具于儀禮集傳，又非樂工之所能通識，觀其章句整氣韻和平，而淵永深穆之意，乃在於一唱三嘆之表，孰能審其音，以轉移其氣質，涵泳於義理哉，至於習俗之歌謠，辭俚而韻窒，又無足取，所以學士大夫，尚從事於後世之詞調者，既可倚之於絃索，泛之於唇指，宛轉縈紆於喉舌之間，憂憤疏暢，思致流動，猶有可以興起人心故也，問因暇日，有傳寇忠愍陽關之作，而予朱子為之感慨題贊，其意深矣，因併及他作，可以麗於此者，不問古今，類為雅歌若干卷，而竊有取於放鄭聲之遺意云。

重改庚午循環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四時代謝，循環不窮，而元亨利貞之德，未嘗須臾間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為體，子子孫孫，曾元雲仍，千宗萬派，與天地相為終始，此所為民吾同胞者，共此一原之氣故也，雖其顯晦斷續之不齊，而此氣初無間隔，譬之水焉，自一勺之微，集而為溪澗，川谷匯而為沱澤，淮流其間，斷流絕港，固不能無，然渾渾浩浩，不害其為長江大河也，譬之木焉，自一苗之生，發而為幹支條葉，養而為棟榱椽杗，其間枯委槁落，亦不能無，然鬱鬱茂茂，而不害其為盤壑昂霄也，古人立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合其同而嚴其別，固已見之圖譜，原其受姓之初，考其遷徙之序，烏乎，吾不得而知之矣，大宗之法，有二義，截然以始來在本國者為始祖，亦一義，吾宗始祖三府君，唐末自義烏之鳳林來居城下，生死之年月無傳，其子六府君，實生于朱梁之庚午，感天地生生之德，流行不息，惟吾宗生生之氣，流慶無窮，遂以庚午起厥，凡我一原生息之慶，悉書其日月于逐歲之下，周而復始，若循環然，雖百千萬年，可同此一厥也，續而成之，尚有望于爾後人。

會拜題名序

自後世宗法不立，而尊尊之義，親親之恩，幾至於晦蝕泯滅而不存，豈乘彝好德之良心，不如古人哉，亦以親戚服習之未至，此正父兄之責也，吾宗自始祖至五世，大宗嘗中斷矣，又三世嘗以儒學顯于時矣，於是推親睦宗族之道，立為序拜之禮，每朔會于四大位，上蒙受胙亦然，所以一人一心，定名分，以培根本也，扶持保守，亦既有年，諸長上欲立始廟，而未得其所，後因東軒虛曠，而卒成先志，然猶有所未盡，開舊

攷之禮經。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大宗。注疏有二義。一謂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之始祖。一謂始來在本國者。今三府君自鳳林遷入城府。固已合始來之義。若以天子建德祚土言之。尙書莊敏公祚土東陽郡。侍講煥章祚土金華。丞相文定公祚土魯國。皆得以爲始祖也。小四府君創業臨江。子孫出仕。亦得以附始末之義。闔族建議。請同享於三府君之廟。所以共明命而厚人倫。於親親尊尊之道。庶幾乎有所觀感。服習垂裕無窮云。咸適己已冬。至奉安禮畢序拜。謹述事姑書于題名之首。

魯齋集卷之五

跋道統錄

立天道者。陰陽也。立地道者。剛柔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天地之道統乎。聖人以仁義設教。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所以繼絕學而開太平。此則聖人之道統也。道統之名。不見于古。而起於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統之不傳。所以憂患天下後世也深矣。昔陳君平甫請于張宣公。本六經語孟遺意。將十四聖人繫爲作傳。而國朝濂溪。河南。橫渠諸先生附焉。洙泗門人。至兩漢而下。及程門諸賢。凡有見於道。有功於聖門者。各隨所得。表出著成一書。宣公遜謝不克。堪曰。若真類聖賢之言行。聚而觀之。斯可矣。雖有是言。而未有是書也。後幾百年。天台玉峯車君始成是書。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曰大原者。統之體也。曰明訓者。統之用也。曰分紀者。統之序也。有經焉。有傳焉。有史焉。可謂善繼朱張二先生之志。而述其事者也。嗚呼。偉哉。書乎。所以闡先聖之道。而大一統也矣。使近理而亂真者。不敢與於斯云。

跋麗澤遺文錄後

遜齋昔嘗羨里之藏書。母夫人欣然出。爲致書費曰。吾家非窮空。特欲汝曹異時見此。不忘吾此意。東萊先生常誌此語於墓。今觀麗澤手書。遺文密札。細字繁然。於綠竹書卷者幾百年矣。豈非先生嘉獎

母之志。以成人之美者乎。子子孫孫。猶不可忘此意也。拜手敬觀。書其後以歸之。

跋季兄大學編

大學之編。明白整潔。悉落窠臼。非用工深者未易到。予交季君之日淺。觀其辭氣。宜未稱此編者。何甘蕪於蹈晦也。爲之驚異。且自愧知人之難。性翁問付見小學否。實言外之教云。

跋張魏公憂居帖

予每觀魏國張忠獻公之行狀。見其一再奏疏於謫居二十年之後。寢苦枕塊之時。忠孝之誠。真足以立天地之心。壯綱常之本。未嘗不爲之泣下。高宗皇帝初不以爲忤。而逆棺之餘孽未殄。羣吠喧騰。而公復貶矣。又未嘗不爲之憤恨。今觀公憂居三帖。正此時之筆也。讀其筆。教使不悖孝道之情。又足以想其篤厚道至之素心。此又忠孝之本也。未知此帖所與者何人。而能問公之安否於憂危可畏之時。信賢矣哉。考其歲月。則紹興乙亥之夏。至今寶祐甲寅。正及百年。吁。綿竹之盛。城何在。今方兵連禍結。其存亡未可知。而公之後復冥漠而不振。讀公之帖者。必有感於今昔者矣。嗚呼。悲夫。

寶晉小楷跋

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稿一册。再三矚予爲之序。予不善書。何足以知此。寶晉之字。幾滿天下。而小楷不多見。濃墨大書。以逞其逸邁奇偏之勢。是其長也。人亦以是愛之。至於蠅頭細字。而閒暇平安。篇什雖多。而始終如一。何此老之不憚煩也。非故態時露一斑。幾不能辨。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亦正在故態中。若夫收蕩跌宕之氣。運功於毫芒。如觀魚鱗。視而甲冑森然。如走馬蟻封內。而動中規矩。此寶晉之異事。而予之所獨愛也。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子孫不能保。而他人是保。此不足深怪。政不必子孫保。而得他人常保之。乃所以爲可貴也。邵君力學自好。其所保者何止此哉。予將次第而請觀焉。

題九老圖跋

唐有洛陽九老圖。傳于世久矣。我朝洛之諸公。繼者凡三。其二圖形於普明僧舍。蓋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又集于韓富公之第。凡十有一人。問形于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圖。此則普明之本。亦九人。對奕者。文潞公。司馬溫公。觀者。富鄭公。舞者。趙公正南。諱丙。回視持書人。則王公君。賦諱拱辰也。餘則忘其姓名矣。此乃花溪胡氏表所摹。當時已悞。書棋局爲戲笑。今四十餘年。憂患熏心。笑不上於眉端。欲如往時。不可得。而此書亦復流落廢棄於道左。見之惻然。收而表之。書其本末于後。時展玩以自警。後之觀者。亦有感於予言者乎。

題寶菊徑龍眠馬圖

龍眠之馬。皆少年之筆也。初龍眠好畫馬。馬所在。至忘食縱觀。神遊於羣馬趨態之中。有一僧語之曰。

觀君胸中無非馬者得無與之俱化乎。龍眼大懼始絕筆。故曰龍眼之馬皆少年之筆也。人習龍眼之馬正犯其所甚懼者矣。昔有名僧獨愛香鷹與馬。人問之曰。獨愛其峯神峻登耳。雖所愛異於人。是亦著物也。菊選世事佛。敢以二事告之。

跋蘇清浪二詩真蹟

老米評公之字以五陵年少方之亦太貶矣。觀其神韻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三復二詩尙想幅巾小舟灑然滄浪之上其人遠矣。墨猶新也。悲夫。

題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後

文以氣爲主。古有是言也。文以理爲主。近世儒者嘗言之。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體用倒置不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載道也。而后精確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氣者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不可見。必有形而下者爲之體焉。故氣亦道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氣。氣雖正也。體各不同。體雖多端而不害其爲正氣。足矣。蓋氣不正。不足以傳遠。學者要當以知道爲先。養氣爲助。道苟明矣。而氣不充。不過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氣雖壯亦邪氣而已。虛氣而已。否則客氣而已。不可謂載道之文也。吁。若潘浦先生王公之文。亦可謂得其正氣者乎。予學也晚。未及識公。而予之族姪偏少。嘗師之。爲予言公之學頗詳。公嘗客諸侯於遼郡。數經拾遺之變。而能相與備禦。計畫精密。拊定反側。勇往直前。真當世有用之才。卒不與時偕。歸而講道於社。莫不響慕。因已起敬。日久一日。得公碧霞之集。窮日夜而讀之。其詩清麗開雅。其文典嚴有法度。於縉藉中得其精實之味。尤恨其不得識公。而相與從事於斯也。又恨其餘次未約。猶以半年之作。雜於其中。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若致其後。先因得其進學之序。亦在乎人善觀之而已。某不揆荒淺。有感公之文。而著其正氣之說于后云。

跋唐侍御家問

侍御唐公清德勁操。吾鄉之典刑。自幼知所敬仰。今始獲拜觀公之家書。於敦厚謙和之中。有剛毅不撓之意。言行相顧。表裏如一。藹然見於家庭父子間之真情。誠之不可掩如此。夫當孝皇嗣服之初。厲精求治。從諫如流。公於是時以敢言受上知。被親擢。諫行言聽。宜也。公已逆憂其甚難何哉。今百年矣。其難易視昔。又果何如也。有能如公忘私徇國。先辦一去。亦何難之足云。於乎。九京莫作。感今懷古。使人掩卷太息。賢之能繼世科。又能刻苦自勵。是豈特顯揚其先烈而已。其有關於世道者甚大也。不知惜而題于后。

跋武昌解氏善居圖

天地間所可大恨者。氣運之不齊也。天理固未嘗須臾亡。天理之亡。此氣昏之也。自陽明一染於陰濁。氣益膠。而陽明不得以自全矣。於陰濁之中。而陽明湛然不雜者。實不易遇。故清道精一之會。鍾而爲大聖大賢。或千百年而一得。是天地之間氣也。以大舜之聖。而頑嚚象均不能同德於一家。而警察之惡。不

率德於周魯封胡之間。於聖賢之外。求其世世一德相傳之久。固無是事也。無是事。則不敢輕賣天下之人。故先王之教。厚人倫。美風俗。所以不可一日廢也。武昌解氏。去聖賢固遠矣。而能獨得夫淳厚之氣。所鍾者衆。所傳者遠。隱然仁義之遺風。豈人力所致哉。是亦間氣也歟。若謂其不識字。故能全其天。此有激之云。以愧世間識字者。可也。不然。先王之教。詩書之澤。豈敗人倫。壞風俗之物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夫子之所大惡也。草巢趙君之圖此也。知先王之教。不可一日廢。所以示化民成俗之方。借解氏事以興起感發人之良心。善性。其旨深矣。若欲以此表章解氏。政非其所願也。使其知表章之爲榮。則解氏淳厚之氣。洵矣。因有感而書于后。

跋趙宰先天圖

嘗讀康節之詩曰。皇帝帝伯經靈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蓋直欲以是爲勳業。爲事權。比方聖經。爲古人之缺典。先王之詩。未易觀也。朱子曰。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草集之爲編。已於花草上見造化。更能敲出經世骨髓。使天下之民。皆擊壤而歌之。豈不幸歟。

跋邵潔短詩

自詩之六義不明。而後世始傷於太巧。詩益巧而正氣益漓。不復有寬厚溫柔之教矣。近世論作詩者。須有夙根。有記喚。有吟骨。有遠心。然後陶味。詠。即聲成文。脫然頓悟。吁。美則美矣。是非所以言古人之詩也。三百五篇之作。雖有出於閨巷小夫。幽閨女子之口。而亦自有以得吟咏情性之正者。豈必刻苦用心。於琢句鍊字之工哉。景定辛酉之秋。始獲拜觀邵公之詩卷。其參朱子之考亭也。題五夫壘田詩云。足見山深俗轉淳。可容銀處盡耕耘。管輅萬里長淮闊。何日耕桑得似閩。新篁有句云。芽節扶疎生意足。要從此處見天然。詞平則真力見。音澹則古意完。是猶不失詩之正氣。於此可以觀世變矣。橫渠曰。置心平易始知詩。此難與今之詩人言也。率爾題于後而歸之。

古易跋

詩書厄于秦火。而易幸存。猶不免罹於諸儒之手。分經合傳。于亂舊章。使後世不得見三聖人之全書者。蓋千有餘年於此矣。東萊子呂子慨然復古。定見氏刊補離合之未安。而十二篇之易。粲然復完於垂沒之年。紫陽子朱子深所嘉嘆。於是本義規模。一循其序。四經流布。復爲之首。願整爲子呂子講道之邦。反缺是書。某竊病焉。往歲因分麗澤之席。亟命工鈔梓。既成。辱北山先生何子恭父爲序于後。易道之淵源。經傳之因革。始無餘蘊。念是書放散之精。辨析之詳。疏其義。文缺字之相承。訂其分章絕句之或異。精神密盡。在昔訓。不敢以既退而累後人。越明年。遂用紫陽書室本足成之。敬識其歲月云。

跋昌黎文粹

右韓文三十有四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所選。以惠後學。觀其體致氣韻。議論規模。可謂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者也。程夫子謂韓子之學華。朱子謂其做開雜文字多。故曰華。然亦有些本領。大節目處不錯。有七八分見識。氣象正大。又曰韓文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卻自純粹成體。無破綻。又曰韓文雖千變萬化。卻無心變。只是不曾踐履玩味。不見到精微細密。此學者不可不知。若以之資筆端發越義理。可也。摹倣其所為。則非朱子教人之意云。

歐陽文粹

右歐陽文忠公。南豐會舍人文粹。合上下兩集六卷。凡四十有二篇。得於考亭門人。謂朱子之所選。觀其擇之之精。信非他人目力所能到。抑又嘗聞朱子取文字之法。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特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釋老文字。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南豐仙都觀記。萊園記之屬。乃可入。此可以知其取捨之意矣。又曰歐陽公文。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又曰南豐文字。說通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曾所以不及歐。是打徐曲折處。又曰文字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尋常字。自蘇東坡文出。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處。只就小處起議論。此皆朱子論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因併識之云。

書仰觀圖後

昔在帝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以昏見之星。定四時之中。其義審矣。聖人創法之初。亦立凡例。欲後人推而通之。蓋舉其中氣。則孟季可以類見。此南面之占法也。於是帝舜又北面而占之。以昏見斗杓之所指。以齊七政。只一句而四時十有三旬。其占俱備。其法益精。此所以天象之圖。南北各異。不可合而為一也。後人又分二十八宿。定為四方。按以四時。往往穿鑿。而不得其說。蓋地之體方。故可以東南西北而定。天之體圓。動靜無端。運行無始。何以截然命之曰此為東方之星。此為西方之星乎。月令占以昏旦。比堯時可謂又審。姑以仲春言之。日月會于奎。此降婁之次也。昏弧中且。建星中弧。則與鬼是為朔首之次。建在斗上。是為星紀之次。以何為東方星乎。古人未有以夜半占者。苟能常於子初考定。則春九十日之星。次第而見。是為東方之星也。他時亦然。問嘗推之。古今歷法。莫難於度數之一黃道之分。二事定則推步不差矣。予嘗有歷議。蒙差議。象氣議。凡三篇。當繼於此圖之後。丁巳夏。關江金吉父與希夷姪孫夜觀天文。辨星象。求其圖之善。未有如此本之精者。因手摹之。併題其說于後云。

跋東郡得朱子書

考亭設教。多士景從。登門而問者。類錄其語。修書而問者。則條其目。然記錄易差。手畢無失也。吾鄉如月林潘公之子端叔。叔半山潘公之子文叔。皆在弟子列。尺牘條答。見于文集者。文叔公獨少。止書三答而已。此卷所有者。皆在焉。最後一書。則此卷無也。僕每讀到愆愆度日。永不到真寶地頭。光陰可惜。既以自嘆。又不能不以人物世道為憂也。未嘗不悠然流汗。子孫不能保愛。流落於人間。固多矣。苟能於言下

省悟。亦不異於及門也。觀者其毋忽。

跋曹昌谷被荆門遺事

開禧初。姦臣柄國。啓釁開邊。一時附和者。枵然無遠略。無一事不欺誕也。何止荆門城築之事而已。不有諸賢時柱激瀾。以去就爭。國勢其危哉。昌谷曹公亦有感於漢陽之辨。故書之為甚力。此實有關於邊備之大計。豈一家之私智乎。後四十有七年。監丞都運葉公之英嗣由庚。示其友人王某。謹拜手識于卷後。實之蓋公之字云。

跋字韻

鍾鼎。鼎釜。尊爵之款識。罕傳于後世。而稽篆寂寥。六義荒廢。斯變小篆。邈變隸書。二人雖同時。而斯猶有所宗也。邈則無復絲毫舊法矣。隸轉而楷。楷轉而行。行轉而草。行已不莊。草尤放游。世變所趨。道厚斷喪。可勝言哉。楷書首以元常稱。惟江左諸賢。頗得之。至隋唐其法漸壞。歐虞褚薛顏柳諸公。皆不能逮也。今之學者。不能推其原以復乎古。乃欲眩其詭以揚其波。蓋部分偏旁。俱壞於能書者之手。取妍好異。惑亦甚矣。後有作者。必將以六義正之。偶見屏巖上人集字韻而有感。遂識于後。

書先君遺獨善汪公帖後

先君少有大志。中年慨然以單騎遊荆楚。入武當。懷雖國家和好方堅。無以經營謀略。亦備歷邊徼。弔秦秋戰。國之遺跡。訪靖康建炎之逸事。如地理之近遠。形勢之險隘。虜情之隱微。邊防之疎密。如指諸掌。見於簡冊。形于書問者多矣。某幼罹荼毒。不能搜訪。僅得此一帖。大略可見。今正恨髮失守。人物渺然。蓋於安平無事時。士大夫念慮不及此。一旦事變之來。莫不束手無策。作此帖時。實慶元己未。距今七十有五年矣。感今昔之盛衰。為之永慨。深慮散逸。略加整固。附于先訓之後云。

跋史君梁公帖

公諱安世。括蒼人。公之大父。家頗富。教子讀書甚銳。一日有劍客過門。忽令諸子棄所業而學馬。莫不怪駭久之。陸寇大作。諸郡殘破。獨梁氏率鄉人共保。一出與之戰。屢捷。卒全一鄉。賊既平。復命諸子讀書。公遂登第。仕至郎官。南湖韓公銘其大父之墓云。先君句稽青田。登公之門。亦以先契。故以行第稱先君。系之以賢契友。則其齒德俱尊矣。除此五帖。亦見其相與之真情。近因朋舊以問其家世。似亦不振云。

跋麗澤諸友帖

昔東萊先生呂成公。講道于金華。四方學子。雲合而影從。雖儒宗文匠。落落相望。亦莫不折官位。抑輩行。願就弟子列。況止齋。口口年實過之。固心悅而誠服。非貌敬而從。得時止齋與大愚之帖。謂哭口口中生。其言不可誣也。白石不及登成公之門。而師止齋。止齋既為成公門人。則白石行輩。又降一等。其後作文。但欲尊其師。而與成公竝稱。幾於無忌憚。由是橘坡王公力辨之。所以正人倫之分。厲風俗之偷也。古

人於行輩最嚴。於師弟子尤重。蓋人生三事。師與君父。一讀昌黎之師說。則知所師者道也。而不計年之前後。此於長幼之序。竝行而不相悖者乎。近世無求道之實心。而好人之諛已也。先生之稱。交口相悅。心實不然。不以為非。亦不以為恥。於是先生二字。輕於一羽矣。可勝嘆哉。水心之帖。致問同門諸友。於叔度。稱曰。丈以其年德之最尊。餘皆見之。如曰。德章公。隨仲益。憲甫。溫仲日。強敬仲。伯廣。叔昌。仲謀。凡十人情義。隨隨。且恨不得長相從也。師門之敬亦篤矣。

跋陳節答問目

亡友汪君元思諱開之。條問二公之目。有二公親筆答于其後。元思蚤亡。遺書存者百無一二。其父死。始得此二卷於廢網中。予平生視元思也。深有愧焉。元思未離小學。即罹家難。蹤跡茫昧。不可尋。意其必至流落矣。丁亥之冬。忽得其詩二首。驚喜過望。然後知其寓止。予往訪之於循理廣教寺之門側。大布之衣。製之以紙。陋陋一室。文集數種。在几。議論確然有守。一掃世俗輕浮。纏繞之習。自是招其入城府。尋再世之契。予賴其切磋之益甚多。同志翕然。願與之交。君又能鼓先世師友之舊。徧求當時名公。而參請焉。如船山。楊公。克齋。陳公。毅齋。徐公。直齋。錢公。皆嘗叩問。或登其門。或拜其書。劬劬不倦。後遂得婿于搗堂。劉公之門。晚又遇三山。鄭公存齋。諱師孟。字齊卿。專叩通釋之疑甚詳。既而鄭公終于郡。齋久之。元思亦不起疾。朋友歛之。而欲遂葬焉。其父堅不從。越十餘年。其父死。朋友然後得與同窆其父子。叩其諸公遺書。俱無有也。朋友悼之甚哀。予獨思之。久而不釋。予追述其懿行。狀而求銘于北山。何子。悲父。以附不朽於北山。何先生之集云。

跋劉楊二先生帖

搗堂提孟子將以二字。大有餘味。昔猶未悟。今始知之。二先生雖皆登考亭之門。而未相識也。搗堂為予作魯齋銘。船山見之。既稱贊弘毅之說。而病孟軻秋殺之一語。謂搗堂之婿汪君元思曰。不若改作孟兼秋殺。搗堂亦嘆服其言。而未及親改。朋友切磋。一字不放過。義當如是。其餘帖亦皆履辟予者甚。且循循善誘。不激不隨。尤拳拳以看語錄為囑。意極忱篤。每觀衆帖。如日侍杖履於滄浪之上。歲月遒駛。今四十年矣。予亦垂垂暮景。學且不進。有負深期。不勝愧嘆。皆前卷所遺。今共為一軸。以識吾過。

跋蜀帖

嘉定初。鶴山魏公首請周程之謚。其發天理。正人心。所關係蓋甚不淺。其後鶴林吳公亦嘗曰。河洛微響。斯道荆棘。朱先發孤味於朝陽。洞析微義。以告後學。必羣居相與講明。而求為至當之歸。二公皆西州之士。而學得其正如此。予每愛其文。而不得識其人。後乃得讀平舟。雲山亦西蜀之珍。而學皆有源委。昔平舟守吾鄉矣。每一門必揭二句曰。十二時不忘恭敬。三萬息皆要和平。自修工夫可知也。首屈于乘訪予於陋巷。既而以厚禮聘予於麗澤。後以寓公議論不合而止。臨行予請其一講而去。公異謝且待天時。

人事之相符。後招予於上蔡。拳拳留其歸。越其來。始終如一。今亡矣。雲山之父南時。公嘗師晏先生。亞夫諱淵。有文集。雲山後卒業。饒雙峯諱魯之門。其幸臨海也。惠政藹然。即以同門見稱。意甚勤篤。既有位。于朝。出守于台。朝廷委以救荒之政。盡瘁而終。上以其廉貧。賑恤之典甚厚。暇日聯二公之帖。以慰高山之仰。烏乎。參井之墟。淪於腥羶。蜀士之落南者。尤恨未盡識也。

右平舟二子。西賓趙曲溪。嘗遊至書堂。其姪源為臨海尉。嘗見訪其族。見山名文仲。尤相予厚。遣子就學齋。張達善。亦蜀人。

跋趙星諸帖

韓昌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顧意氣之何如。曷時日之足究。予嘗為之言曰。此無他。特一知與不知耳。昔吳公子至鄧。見子產如舊識。即有綳帶紵衣之交。贈何也。蓋季札知鄧有子產。子產知吳有季札久矣。是以深相孚於未見之前。意交歡於既見之後。堂下一言。亦先知鄭之有蘧也。坐間少異。亦先知溫之有嘉也。昌黎又曰。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接膝而不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士為知己者死。吁。此正昌黎之病根也。士之修身立節。為士者之所當然。知不知在人。何足以嘆遭逢之難哉。望人曰。人不知。而不懼。不亦君子乎。又曰。不見是而無悶。斯豈非學者之大戒。予踽踽陋巷。朋友彫落。言之而莫予聽也。倡之而莫予和也。不敢與世混。混相濁。若可懼也。然有向友古人之路。豈不在我。壬戌之秋。忽有軍將打門。傳示天台史君之書。恍不知其何為。觀其姓名。乃果昔聞於朋友。而欲見而不可得者。蓋招予至上蔡書院之講席。予欣然從之。吾道之將行。將廢。予不敢知也。以素慕之人。有相親之機。亦人情之所共樂。然其相與之厚。相敬之真。亦其理之必然。何者。以知之非一旦。傾蓋之比。故應然耳。苟無因以會面。亦不害其為知也。觀其遺帖。可以見其真情矣。壬申之春。忽聞其訃。予涕泣東望。拜發其諱詞。歸而搜諸遺篋。得其帖為一卷。時展玩焉。未見其為死生之間也。

王石潭帖跋

君諱真。天台人。介特有守。隱居於頑惡之鄉。習俗化焉。不敢為非。王實翁之創上蔡書堂也。欲求領袖。無策以勉其出。乃置一社倉於其鄉。令鄉人自求一賢士主之。一鄉之人。咸造其家。致請君遂欣然出見。實翁受條約。實翁言其情。懇其將書幣請平舟為山主。星清為堂長。二公皆領略。既復命。即歸于故棧。不再出矣。後星清竟代實翁為郡。乃聘予而久之。始具古服。執弟子禮來謁。予敬其氣貌。儼如三代之人物也。自是情相浹洽。吐露心腹無隱。及予將告退也。欲得君綱領一堂。乃具書幣對使者拜發。乃勉強至堂。三兩月而已。及其死。無以飲門人爭經理其喪。至于葬道有兩岐。一大而遠。一狹而近。門人請于其婦。婦曰。先夫平日。不自由選。不可違其志。聞者歎息曰。有是婦哉。君之德益彰矣。因拾其遺帖并及之。以為有志者法。

跋東鄉釋山碑

東鄉趙公出示釋山碑，俾予綴名其後。此固予之幸也，而未得其說，徐而思之，好古者先當以其人之可尊，次當以其事之可傳，又其次始以其字之可法耳。三者咸無焉，雖古不足貴也。此碑徒以其篆之古也，然登釋山者不見其石，著史記者又無其詞，踪跡茫昧，不可致詰。自唐已有渠本本，徐騎省模唐刻于后，今不可見矣。徐文寶刻于長安者，亦不易求。公本今刻于墨妙堂者，正與此本同。自騎省以下，又三模矣。所謂雙鉤者亦隱然可見。趙東鄉謂此雖摹傳之餘，然亦自可貴。此言為不誣云。

古中庸賦

中庸者，子思子所著之書，所以開大原，立大本，而承聖緒也。義理精微，而實難於窺測。規權宏遠，而實難於會通。兼說滯難，而實難於折衷。此子朱子以任其責，而後學亦已春融而冰釋矣。惟愚滯之見，常覺其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註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尚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識。徒見兩篇之詞義不同，遂從而參伍錯綜，成就其總題已。天賦為命，人受為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為道之目，未可為綱。誠明二字，可以為綱，不可為目。僕不探狂僧為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登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離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提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為主，故曰修道，一以知為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載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先未嘗疑也。至于朱子章分句析，研機極深，而無間言也。子何為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唯哀公問政章，交構為最深，加以王肅質實，然獨據此章充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誤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尚未磨也。其性參之位，尚莫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疵，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于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意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闕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跋鄭北山梅花三絕句

詩言志，志者，事之符也。北山公賦梅花三絕，豈非平生之蘊辭乎？勞瘁之上，宜植十數根，林立於翁仲之間，使公生氣常伸於嚴冬大雪之中，勝於豐瓊信後之刻多矣。雙巖亦然之。

跋鄭北山祭吳忠烈廟文後

跋朱子帖

以書生駁宿將危事也。豈虛言足以服其心哉。每讀北山鄭公吳廟之誄，使人躍如。漢乎，壯哉辭也。默成先生所謂至矣。遠哉，尤有餘味。然不有英氣鼓舞於灌蕩之表，辨成豈能乘然於稱贊之中乎。嗚呼，子房妙於機士也，孔明精於才，自用也。惟裴晉公謂處置得宜者近之。後一百三十年，里下士王某，傷今思古，為之長太息，書于崖碑之後。

跋東鄉山谷詩軸

右浩翁元豐乙丑在館時答外甥孫老之詩，氣和而真力壯，音清而古意完。此所以為高也。然世之知公者，不過曰老福曰草聖曰詩派宗祖而已。孰能思其名在黨籍，艱險百罹，蟬蛻南荒而不悔，高風勁節，凜然千古。東鄉先生抑亦尚慕其為人，豈徒寶此軸哉。幸茲板滯，登之墜珉，不然，則墨必盡剝，而迹遂墮，豈不為博雅之恨乎。

跋朱子帖

乾道丁亥秋，文公朱先生訪張宣公于長沙，道由昭武，拜端明黃公于里第。先之以長書，其辭前後有曰：八月十一日，具位朱某，敢齋沐，謹書請納再拜之禮于尚書端明文台座云云。今日之來，蓋將頓首再拜于堂下，以償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得自進于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某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趨嚮，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廊下，以聽可否之命。其書見于文集。九月抵長沙，此書則在長沙時遺東萊先生呂成公之手筆也。故書中首言見端明事，稱其德履，且自愧淺之為丈夫。時朱子年三十有八，其景行前修，氣識宏遠，度越一時。至今使人躍然興起。嘉定乙亥金華後學王柏受是書於成公，門人獨善汪公大度之家，寶藏于笥。又五十有七年矣。嗚呼，自三先生之聲教絕響，後生小子，安識前輩敬老尊賢之禮哉。至於辭受之宜，儒釋之辨，當時朋友切磋之實意，典則滿紙，義理沛然，大有補於世教者。後欲併刻石于麓澤書院，以退弗果。慨流風之日遠，懼遺墨之遂銷，為之三太息，敬識其不敏於卷末云。一百有五中秋某拜手謹書。

跋潘竹真四尖詞

竹真以扛鼎之筆力，游戲題咏，嶽島幽渺，華彩四尖，使人畏避不敢逼視。正坐山靈水怪，不能平局深拒，漏泄一段風雅於二三君子，以發鴻音振古之闕，而反嚴號令，戒擊壁，或者疑此意之未廣，彼將復命曰：今之王公大人所好，正不在此，請毋過慮。

跋滕行父三峽圖

巴峽之險古矣。然則西方之險與東方之險與，水固無分於東西。險則因水之高下，南渡恃蜀，非恃險也。以魏公之倡義，二吳之忠武，雖有與王之基，亦僅慎自保耳。數十年來，貪風西被，蜀產盡而人心離，故狂戎以數千騎，如聘無人之境，今之任蜀，果有張吳之才與否，則所謂巴峽之險，方為東南之深虞。江山如

昔而形勢頓異。不知當路者曾以是為慮與。因觀圖有感題其後。

朱子詩選跋

先生之詩。見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倫。真定紛錯。無以考其歲月之後先。因以驗其進退之序。首卷雖先生手自刪。取名收齊淨稿。然實少年之作也。今觀遠游一篇。已見其規模之大。立志之堅。既有以開拓其問學之基矣。其次卷則自同安既歸。受業於延平之後。時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會貫通。而寄興於吟咏之際。亦往往推原本根。闡究微渺。一歸於義理之正。盡洗詩人嘲弄輕浮之習。其挽延平時。年三十有四。歸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驗其傳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醉。實乾道丁亥時年三十有七。齋居感興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間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義。前人累千萬言而不能彷彿者。今以五言約之。此又詩之最精者。其所謂自然之奇寶與。南康諸篇。則已亥之後。於是年五十矣。晚年詩不多見。末卷尤不可考。最後題寫真絕句。去易實纔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然於十四字之間。嗚呼。至矣。先生道德學問。為百世宗師。平生所著述。以幸學者不為不多。而學道者不必求之詩。可也。然亦道何往而不寓。今片言隻字。雖出於肆筆脫口之下。皆足以見其精微之蘊。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備于上。人事之決于下。古今之治亂。師友之淵源。至于忠君愛國之誠心。謹學修己之大要。莫不從容灑落。盤微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風雲月露。雖一時之所寄。亦皆氣韻醇越。趣味深永。而其變化闔闢。又皆古人盡力於詩者。莫能闢其戶牖。亦未必省其為何等語矣。某又於遠遊。寫真二詩。獨得其為學之始終焉。庶幾乎金聲玉振。樂之大成也與。

朱子繫年錄跋

朱子繫年錄者。錄朱子之道事。而繫之以年也。先生舊有年譜。門人各以意哀集。往往詳其出處者。或略於講學。備其著述者。或缺於事實。殊恨未周。某生也。晚曾不獲侍濟洲之杖履。高山景行。靡敢不忘。近年以來。得先生遺書一二。而潛心焉。每月考先生著述之前後。以驗其進德之序。文字缺略。力所未能。暇日搜掇。始以其可考者。類為此篇。先之以師友之淵深。次之以致君澤民之事業。而以易寶淵冰之戒終之。故於此三節。特加詳焉。畫之凡格。時備參訂。後有可考。又將續之。是亦魯鈍者之拙工。不足為他人觀也。因識其歲月于后。

德夫弟史斷跋

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實鑑明而後辨。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沈潛涵泳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騁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復齋書目跋

齊家者。復齋汪君某之所編也。予嘗聞其說。則知齊道之甚難。昔之聖人。妙參二氣。精度五行。推其旺生尅之由。辨虛實盈虧之理。著在方冊。垂世立教。於是經之以道。緯之以禮。樞機乎治法。闡行其樂石之性。前賢後哲。更相發揮。至近世而益備。世無明師。師書可也。師不常有。書不常有。書之可信。大矣。然謀利逐末者。曾不窺見其藩籬。每患其少而不思其多。何也。今復齋驟交扁華。頓悟其機。契聖規神。真功捷巧。囊篋氣運。管籥陰陽。艾堊蘭室之精微。金匱玉函之秘要。莫不批護藻深。題象端妍。不忍輕染丹鉛。光生勝愛。明辨似爭求。識面目。駭神揚。比天祿石渠之所藏。已五分之四矣。然復齋非世其業。又非有脂腴饒腐之資。而所得乃如此。則其用心之勤。可知也。推是心以往。其不倦於濟人。又可知也。苟或馳騁乎未得之書。荒唐乎已見之旨。滿其廣博。而怠於鑽研。如是則不思其少。而思其多矣。予因跋其後而併錄之云。

跋里積約

右通齋先生葉仲成父里積規約。條畫周密。議論有本。予嘗三復。喟然而嘆曰。田不井授。而比閭之法。靡下無相保相調之心。上無綱維聯屬之勢。任天牧之責。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者。視之漠然。周官委積。吾不得而見之矣。隋唐義廩。今亦非昔。文公朱先生創社倉之法。猶可以補王政之缺。一時則効者多。而皆不能得全其始終者。蓋不知守其兩言。其奏請固曰。以鄉之有行義者。主之。官司不得與。後人忽此語。而二病交相攻。及至於壞。雖然。既無敢扶持。豈知里積之規。乃出於僅僅自足之書生。蓋其學有淵源。清修約已。一鄉無窮之惠。可謂仁矣。予每誦朱子金華社倉記。而有感焉。彼以藝之甲戶。止輸穀五百石。以貸十保之民。其惠固以甚狹。不數十年。其富自若。而此倉已廢者何哉。詩書之澤。不流於子孫。而仁義之心已亡。烏譚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所當損有餘而補不足也。視通齋今日之舉。固有愧矣。恨無朱子大手筆。以發揚其師友之訓。予不佞。敢以一言相之。願益詔子孫保守。必家學不替。則此積常豐。必有愛色。而無德色。則此積常豐。必有敬懼之心。而無鄙薄之意。則此積常豐。將見開者有所與起。而里積徧滿天下。不待上之令。而周官委積之法。復見於後世。雖然。三代王政之餘風。孰謂書生無用於世。而利澤不及民哉。

跋蘇太古書

右禮書發略一卷。永嘉蘇太古所編。洞見源委。亦間有發明。可謂有志於學禮者。奈其書亡逸。每思至此。未嘗不撫卷太息。而有遺恨焉。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遂曰。周禮盡在魯矣。不知當時指何為周禮。況去籍於戰國。孟子已不得學諸侯之禮。而聞其略。以是知周之舊典禮經。不待秦燬而亡之亦已久矣。河間獻王。不知何以得古禮經五十六卷。藏于秘府。班固既見之。乃不登錄於八書中。遂至於亡。

此尤爲之可恨也。今所謂禮十七卷，或謂此止載行禮之威儀，亦非禮之正經。朱子然之。況二戴又儀禮之傳乎？若今之所謂六典之書，胡文定父子謂王莽令劉歆撰諸儒先不以爲然，亦以其來歷不明，與周官不合，且孔孟不曾提出語學者，此爲可疑耳。爲今學者之計，既幸有三先生經傳集解，且宜研窮精究，未可遽萌編纂之念，因書鄙見而歸之。

跋北山遺稿

金華王某，受教於北山何先生，爲甚深，而所得遺帖爲獨盛，未能一裒，今取指南之序於此卷之首，以其得之爲最先，就正私淑之二跋，則警誨之綱目具在，而古易跋於是終焉，自是不復有所作矣。三跋皆稿也。北山義理滂沛，詞義溫潤，獎厲勸勉之意，隱然見謙德之中，如春風無迹，而生意潏然。今一字一畫，不可復得矣，爲之感慨酸楚，而書于后。

跋金八行家傳

浮名如潢潦，朝盈而莫涸，實行如黃流，行遠而勢壯。況孝者冠冕百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豈年運滔滔所能湮沒哉？伏讀純孝先生金公家乘，使人感嘆不已。乾道之間，習尚忠厚，公論坦明，士修于家聲，聞于外，有好德之心者，莫不起敬愛慕，乃合邑莊人雅士，聯辭闕于郡，郡上于朝，隱然有鄉舉里選之遺風，吁！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豈不信哉！朝者一時報可，止令長吏存恤，仍復其家，公又不敢安上賜，且割膏腴爲義役，倡郡太守南潤韓公，於是旌其鄉，表其里，所以共明命，奉天職，迪彝明倫，崇化善俗，可謂兩盡。公終于慶元丙辰，後七十有三年，始克祠于學官，嗚呼！往者非有勢利之挾也，來者非有要譽之求也，非有所爲而然也，此足以見實行之著于斯人之心者，自有不可得而泯也。予烏知數百年之後，不有移其所以旌于鄉者，而旌其邑哉！他時會有以證予之言云。

跋思成字詞

傳曰：禮始於冠，其目有二十。曰筮日，曰筮賓，曰宿賓，曰爲期，曰陳器服，曰即位，曰迎賓，曰始加，曰再加，曰三加。曰禮冠者，曰見母，曰字，曰賓出，曰見兄弟姊妹，曰奠饗，曰禮賓，曰醴，曰殺，而又有冠義一篇，其義尤備。今人於禮之始，猶不肯行，況三百之經，三千之義乎？朱子家禮，已爲節文，而立齋之所講行，又其節文也，然亦足以爲學者倡，自是亦間有行之者矣。昔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各有訓言，次見張老，張老善四子之言，而繼之以志在子三字，今觀北山先生思成之命，至矣切矣，予亦曰：志在子，吾子勉之。

魯齋集卷之六

靜觀堂記

子之宗人，蘆陵史君，平生嗜易，自號玩易老人。晚於所居之西偏，敝室一區，扁曰靜觀。予時得從容於其間，而思得其義。蓋易之道，陰陽動靜，兩端而已。靜而觀萬物之理，是靜涵乎動，動而順萬物之情，是動主乎靜也。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神也。故又曰：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惟聖人全乎天理，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史君學有淵源，講動靜之理，熟矣。觀萬物之情，精矣。故出而試郡安吉也。當嘉熙庚子歲，以獻告，結雨盡其瘳，密其用，廣其儲，疎剔獄訟，動卹民隱，凡可自盡者，皆得於理之所當然。惟此郡苗額，悉隸上供，歲仰和糴，例責牙僧，是時價日穹，用日窘，轉糴于大家，亦理也。豪猾訴于漕臺，使者嚴止之，告于朝廷，都曹不恤也。內有兵食之憂，外有餽率之責，郡復可爲乎？於是再乞祠，三自劾而歸矣。動靜者，進退之機也。進退審，則靜動之見定，可以無愧。清補乙巳，再守建昌，未兩月，盜發廣昌之管下，蓋頑民蟠据山谷，家植戈矛，平時擅私販之利，生長于寇略，爲患且久矣。一旦因憲司保伍之令太嚴，激其嗔呼，勢漸猖獗，侯亟作運調，爲捕招竝行之計，糾合諸寨，請兵諸司，款賊謀，散徒黨，結內應，利器械，峙糗糧，應變糧糶，疾如風雨，卒能平盜八千之



幽孽無延髮之禍見于諸公之言者尤可證也。有曰：侯謂彼乘我寡，法當刑之，計以取之，使之不敢違離。巢穴，吾事濟矣。此制勝第一機也。有曰：不動聲色，密運籌策，張設勢，倡偶總，設招誘，解脇黨，郡賴按堵，皆由深沈果斷，應接得宜，不失事機故也。有曰：子不問比歲漳浦之盜乎？此其徒也。譬之養疽，不潰決不止。侯能款以計，一舉勦之，除數歲醜類之禍根。於旬月間，四境無相編以動者，功不偉歟？夫平寇之策，不過招與捕二說，招所以捕，捕所以招，應機者神，執方則泥。已丑之失，必於招也。今日之得，招而捕也。且招且捕，不足以相病故也。其後鄭公逢辰之奏，尤為慷慨，皆未足以得侯之心。蓋其靜觀乎世道久矣，故能以一靜獨立於羣動之表，應倉卒而不懼者，此也。至於鷹隼之功，尤為敏捷，始兵鈴挾騎卒，劫制郡將，一日號嘍，侯叱之，氣響而退，鈴乃密申諸司，謂卒為亂，卒知之不平，碎其車蓋，罵辱之，侯聞于朝，遂去，卒憤平而懼生，慮憲司之追捕，始謀作亂，閩郡備備，一日，刻期縱火，伺者密告，侯止以夜直之卒，出其不意，悉緝之。天風雷雨，以助其威，侯入教場，施行如法，民不知也。歸理簿書獄訟如平時，人咸服其從容，兵鈴覓媒孽以罪罷，邦之人士冤之。方建靖亂大碑以紀其實，作為歌謠以頌焉。萬公歐陽守道為之序。至今人德之，凡此三郡之設施，皆以靜制動之効，觀其動而用者不失其當，知其靜觀乎萬物之理，豈不精哉？侯以靜而觀，予獨觀夫靜而有成焉。周子通書以蒙艮二卦終之，何也？山下出泉，靜而清，所以養其未發之善，良其背者，靜而止，所以全其已發之善，一敬清矣。萬想不搖，山光凝而夜月白，野水空而庭草翠，悠然自得，表裏俱融，此不特靜觀也，而深造乎主靜之地，果能如是，又何事業之不可為？夫子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勉之哉！史君名佑，實予之族姪云。

婺州都稅院記

古先聖王，屬意於商賈也厚矣。其制法為甚詳，其設官為甚密，以其實通有無，為民生之大利也。故有司市之職，分地以經之，辨物以平之，禁靡以均之，與之行布徵價，止訟與之除詐，去盜斂除，無所不備。又有賈人，掌成市之貨賄，有司關達貨賄，以節傳出之，何其慮之深，而術之周也。孟子曰：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其後有登龍斷，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人以為賤，故從而征之。蓋紀正商之所自始，非若漢武帝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始稅商賈，以充其欲，此非賤其間利也，而實利其倍息而已。源法敝事，一開其源，而終不可塞，然亦通都大邑，燕車楚釜之交馳，江蘆海舶之輻輳，征之未以為慮，取之未以為苛，猶將條其詞曰：所以抑末而厚本，居是官者，最出坐曹，羣賈在列，或色動神喜於萬貨橫陳之時，或桑陌染指於巨貝旋庭之後，一念火熾，百行瓦解，知自愛者，於銓曹不敢輕下顧注之筆，以其財利易汗也。惟禁之征官，則異於是，地僻而道左，物殖而利龐，官寒吏狎，朝夕盼盼於刀錐之贏，歲額雖輕，而課賦常負，官多虛而吏專責矣。故益不可為也。按郡乘都稅務，舊在西南二百六十五步，宣和己亥，樓楹之餘，徙于今地，去州一里一十步，實建炎庚戌也。紹興辛酉，又災郡太守龍圖公綱即新之，嘉定初，又

吳集撰王公業在郡，奉命重創，皆為精解矣。曾慶丁亥，漫塘劉公多，為趙君瑛作題名記，及征官籍，人多稱誦之。景定庚申，居民不戒，災及之，成道丙寅，侍郎陳公綺，始創屋四楹，於萃荊棘之場，洞無壁立，不得與閭閻伍，過者愈薄之。越四年，天台侍郎儲堂鄭公之仲子某，不鄙其陋，葺斯職，既至，顧瞻傍，得不忍周視，依然太息曰：此實吾之責也。默計事力，盛繁靡聘，何所鳩材？何所備備？首以後物之貴別貯，以立其志，伐版址大樟，以定其本，繩檢浮蠹，對越實心，以俟其機，果有天幸，修翁大資王公之伯子，視以大理，解來為員外司馬，君以契家子，受教於修翁之門有年矣，理簿慨然曰：成君之志，非吾其誰？於是請于侍郎趙侯孟傳，願寬其期會，以日類補虧之奇羨，捐以起其役，且自割俸米食之，又以橋梁之餘材，佐之，遂得以因其四楹，前後翼之以軒，廳堂門廡，吏舍庖滷，次第而完，且美矣。且欲墻縮地，虛其四旁，以防延煇斧斤，斷續兩年于茲，會其費凡十有五萬，無一毫及于商賈，皆欣欣然悅，而願藏於市也。君以某有一日過從之雅，乃述其顛末，來徵事記曰：某之先君子，更歷中外幾三十年，風不足庇，庇風雨田不足以贖妻孥，夙夜懼不克，紹此清規，質質逐祿，貧甚於家，不敢以賤有司，弛其責，曾與大役，僥倖有成，何意深刻大書，以述其勞，念廢與歲月，不可以無考，且冀後之來者，增而大之，以蓋吾陋，予竊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業，願吾用心如何耳。鄭君耳濡目染，水漿之操，不以貧累其心，見義必為，所以如是之勇，獲乎上，得乎天，天質相之，蓋異時為仕者，不自重，官與吏為市，吏與民為仇，天降其災，屢剝其處，聖人觀剝之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萬世為政之大教也。嗣是居者警前日焚毀之慘，思今日興復之難，原先王恤商賈之心，利民生日用之需，職能厚其下，必能安其宅云。

保甯軍節推廳建造記

惟我國家肇造，無一事不為萬世長久之基。乾德間，始詔官廨增葺，剏造，對書新舊官歷，其不舊者殿一遷，至景德三年，定為印紙之日，麻字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間配民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鞭辟其苟，且至詳密也。誠如是，則官舍常新矣。自印紙之式改，後人不復見舊制矣。官吏之苟，日滋，官舍之圯，日甚，成道辛未，永嘉曹公以宗卿出守東陽郡，政成民俗，堂宇樓觀，次第修整，雄壯漢麗，鎮壓溪山，氣象偉然，心孚義感，而模府亦從而效焉。節推趙君某，一日訪于於陋巷，曰：敝廨幸已落成，頗有以紀其役，予以年衰學穉，辭而請不置，考諸郡乘，節度推官廳在州西二十八步，他無碑碣，而創始之歲月已荒，兩廡郡之尊，前後隨之，城隍安靈於其旁，洩職者惴惴不敢肆，往往視為傳舍，苟焉支柱而已。前推官某君某，懼其廳宇之將廢也，嘗新之矣，迫於替去，而不遑他顧，趙君來未久，堂室之輪奐，然兩序之棧構，翼如也，非有嚴令迫於前，而不可不為，非有饋賞誘於後，而為而為，正以作於上者，從容而有餘，應於下者，亦隨力而興起，不過以吾職之所當得者，為吾之職所當為爾。區畫之暇，誠焉息焉，堂之中器用雅潔，堂之後水石幽邃，東序則經史橫陳，琴聲清越，足以深淪其精神，足以涵養其志慮，事至理形，其應不倦，蓋

有以澄治其原也。賢太守遠大書不倦。扁其堂。猶歎盛哉。意甚混也。竊謂不倦與無倦。相似而微不同。不倦者。與之之詞也。無倦者。勉之之詞也。人方困於色。荒於酒。役於貨利。營營乎進取。此心之德已虧。豈能不倦哉。昔子路勇於有為者也。而夫子慮其不能持久。猶以無倦勉之。況後世氣昏質暗者乎。或始銳而終怠。或驟作而隨止。曰姑緩。曰少待者。皆倦也。凡勤其所不可勤。必倦其所不可倦。二勢之所必至。非毅然有守。確乎有常者。不能不愧於斯扁與之者。乃所以勉之也。或謂昔韓忠獻嘗為推官。有稱其理不倦。為宰相器。豈非賢太守以是期之歟。君曰。何可擬也。忠獻以少年登高科。授監丞。常丞。通判。淄州。直集賢院。然後徒為開封府推官。擬非其倫。則吾豈敢。味此二字。即張子警惰之意。某雖不敏。請事斯語。不敢忘。予曰。君之言善矣。須知不倦者。終日乾乾之路頭也。非進德居業。不能至此。微上徹下語。更無餘法。異日交承。不必對書印歷。請觀斯扁。則告新之能事忠矣。君黃巖人。遠庵之從孫也。

遺化帖記

本朝儲學獨盛。非漢唐可比。而碑刻尤多。蓋太宗皇帝。假武修文。一洗五季鋒鏑之腥。以開吾道伊洛之原。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卷。而藏之。鏤板于中禁。每大臣登進天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錄云。時禁中災。碑板被焚。遂不復。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為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粗。而著之識鑒不明。真偽莫察。玉石雜糅。遂為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嘆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其法帖之難見。絳帖餘次不同。劉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開本。紛紛各自夸張。不特字體變動。而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用歙州貢墨。打則色濃。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開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開帖凡四本。一為李莊簡舊藏。此為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為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為聞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為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這新蔡丑之夏。予偶得碑塵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其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緘。分為四册。永為開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土。解后而得中原。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矣。天下之尤物。豈盡出於金題玉躡中耶。

默成定武蘭亭記

蘭亭修楔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遒勁圓健。已備其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如護頭目。越二百六十七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為通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疊歸。流落于定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為別本。蓋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刊二本。以易元碑。於流帶左天。翻損一二筆為識。行于世者。往往別刊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于石矣。詎以傳訛。僅同兒戲。每稱晒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懼。寶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實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證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刻五字。尙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石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月中天。而萬綠沙暉。如祥鸞覽德。而羣飛欲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胡馬南馳。中原假授。士大夫宜未暇留神於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乎。最後范太史沖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借晉室衰賢之否。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是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曠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

長嘯山遊記

辛卯之秋。八月末。晦有六日。長嘯子與客遊于北山。未至赤松三里而近。有徐先之之別業焉。一山偃起於平壤之中。顧而異之。啓柴扉。穿小徑。步至其顛。勢如臥牛。南望積道。山如覆釜。室前皆赤松之巖山也。迤邐而邁。步松陰之下。徘徊兩山間。水聲潏潏。竹樹繁夥。便與塵世隔絕。入寶積觀。遂吟招隱之詞曰。金風瑟瑟兮。欲素秋。黃雲遶兮。委空時。歲冉冉兮。于邁。形役役兮。矣求。彼美人兮。樓被命。指北山兮。爽氣朝浮。揮靈氛兮。遠卻。策杖兮。嶺登。穿松關兮。深以。悄潛玄宮兮。清以。幽仙道。恍惚兮。互千古。以難悟。遺像寂莫兮。想二子之精修。晴清兮。飲玄玉之液。餐芝英兮。嗽華池之流。叱羣羊兮。共化。駕雙鶴兮。同游。朝真兮。暮玄圃。挹漢門兮。訪丹邱。橫八風兮。上下。歸南淵兮。網繆。嗟彭殤兮。均一夢。之不返。何虞象兮。同一氣。而不伴。嗟子房之末智兮。捨圯上之老。黃石有約兮。猶封留。念子生之多艱兮。命與事仇。疑已種。種兮。查早為謀。何時結茅兮。灑井。之餘休。嘯日月兮。跨蒼蚪。飛紫府兮。棲瓊樓。二三子兮。其從予否。見住持蔣道士。鑿崖架室。石磴崎嶇。名之曰。清涼境界。鶴計簡淡。松度凝遠。真修行人也。次歷諸道房。有樓峻峙於西。岫丹樓畫梁。藥植相因。重閣旋閣。雲蘿覆殿。幽邃深窈。便戶潛通。器具精潔。憩几濟然。道士曰。馬庵主烹茶焚香。意甚勤愉。復尋周管轄丁洞元童。童籍精舍。軒池儼是。人琴俱非。屈指舊遊。二十年矣。一嘆而退。登方丈轉至鐘樓之側。有室曰。隱齋。階下一石。玲瓏秀賦。下銳上展。齋後累石為山。峰巒參差。

花木間發，思致殊不惡。樓三區在臥房之右。一日適月，正與鐘樓對。山轉兩間，應前修竹萬竿。遠密環繞，竹外即溪流也。翠色滿樓，泉聲滿耳。坐久不能捨，次至夢仙室。題歲月，經濯纓少憩。于枕流亭上奕棋一局。草酌少許，復讀前賢石刻。景慕高風，相與嘆咏。因得四十字曰：二皇不可見，小酌酬清歡。晚迓山林，秋香院宇寬。清泉噴白石，翠竹護朱欄。滿壁先賢句，摩挲仔細看。再茶于過清入小桃源。臨飛流，深澗滿而康衢之埃，然後出觀門。轉橋來謁二仙祠。酌酒後井水，清泠甘冽，香味傳久，久而不散。登祠右經臺，見山川融結之妙，策杖回步，而將道士遺跡。呼酒于隱齋樓下，遂留宿于適月。又得四十字曰：黃冠輪勝景，邀我上危梯。地僻人聲悄，樓高山影低。應前修竹，權外即清溪。泉石偷風雨，詩魂一夜迷。時夜過半，紙牕微明，疑曉光之何亟也。推牕一望，月色皎然，竹影落瑤光。玉繩墜，離離於幽渺。直瀾之間，起坐久之，發靈山之爽秀，吸頗氣之清英。如已飛化於蓬島之上。又得一絕云：風露高寒夜向闌，月光穿練萬琅玕。寂然不是人間世，多謝仙家露一班。黎明，假山與上丹山，酌丹井，井淺而深，遠不如祠後之泉也。陟雲巖，禮老君石像，捫丹竈，故址遺士云：昔年大雪，他處幾半丈，獨此數尺之地無之。鳥嶼繁迴，連岡跨谷。古松合抱，林木茂密，鬱乎蒼蒼。由是披藜茸，跡山脈，自丹井右，分為兩支，蜿蜒翔舞。三川榮結，合鎮于赤松之原，所謂臥羊山，即二仙祠，照山之陽也。曠迤而上，所謂煉丹山，即寶積觀之主山也。觀後所倚者，曰屏風山，觀前所倚者，曰金華山。此則赤松之大略可想矣。自煉丹山轉而之右，密竇轟轟，氣象雄偉。名曰郭公尖，或曰郭公占，昔景純占于其上，起伏奔馳，至大溪而止。是為馬鋪嶺，嶺王氏之祖塋也。自郭公尖轉而北，疊嶂巖阜，鬱莽綿邈，沿崖成蹊，寂莫長遠，俯瞰潛嶽，一逕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山橋半里許，有曰姜村，雖落扶疎，薈萃成蔭，寂莫長遠，俯瞰潛嶽，一逕迢迢，隨兩山之峽而入山橋。未至使隱者得之，足以畢餘生而遂至樂也。山橋雖居嶺椒然，危青峭碧，憂寄塵漢，遠眺城郭，隱隱在晴光掩映中。杖履穿石磴而上，力憊息喘，至一聚落，縱橫十餘家，皆汪其姓，生涯隨足，無甚貧者。一老饋漿而辭，余問其屋後最高之山，曰基盤山，而不識其命名之意。山頂有徐公湖，水旱之祿，無遠無近，神輻相盼，巖鉤鎖，豈無意而然耶。雖坐盤嶺上，有蒸雲一種，澹浮於陸阜之表，指謂同行曰：此雨雲也，皆莫之信。偶得一絕云：每日城中喜看山，卻來絕頂望塵寰。白雲何處為霖雨，尚在山尖蒼鬱間。由是隘閣下，至于鹿田，本一寺也。今為東西，有故相葉公，養空潘公之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於竹樹間，空榜曰：第一軒，觀其亂山如城，合圍于外，魚鼓對鳴，相呼於內，俯平阜以如席，分園壑之向背，實堪布縱，廣袤數里，而鹿之不耕也，亦已久矣。冠以朝真之險，寶以馬面之雄，基盤蟬聯，白虎踞踞，長蛇屈曲而下，遊羣蛙龍躍而驚顧，楊家山崔嵬其左，後阿山蟠踞而右，雙龍繞其胸，尖峰接其肘，名曰第一真不虛也。少休于東寺，午炊未熟，雷聲騰騰，須臾，雲氣昏昧，狂風振蕩，驟雨飄忽，晦冥隱滅，雷妙屏迹，遂賦四十字而出。詩曰：自陟山橋路，青霄步步奇。探幽忘倦懶，脫險得平夷。香火分雙寺，風流斷斷碑。我來風雨甚，妙

處未容窺，頃之雨定，冒溼而至金華觀，觀方重建法堂，虹梁雲壁，藻煥明敞，道士徐清臣進酒，而先已醉甚，遂宿于爽軒，窗前一峰卓立，煙雲出沒，頃刻百變，是夜海冷，松聲搖壑，飛瀑激風，隱思清甚，蚤作促炊，入雙龍洞，洞前有板，庭壁間句云：一水穿開巖底石，片槎引入洞中天。誠絕唱也。若夫峭壁擁地，穹谷隱天，清流經壑，玄陸枕枕，束縷分光，葉艇航碧，外洞可容千夫，內洞深窈無極，神鏡鬼削，賦諸形似，或如龍鱗爪輪，或如象鼻脚，或如獅甲，如龜背，蓋懸空，隨帶拖絨，有浴室，有架衣，滌滌刻鏤，原隙矚矚，此仙田也。握拳攬擊，擊擊錚錚，此鐘鼓也。最奇者曰水滴，尤妙者曰雲山，瑤琳玫瑰，瓊瑤瓊瑤，銀屋閃閃，皓質清潤，非世間物也。低而深者，靈湫洋洋，沸騰森漫，有神龍焉，不可至矣。路轉山腰，殿窗印輝，探水壺洞，洞前一亭，亦新創也。下危梯，觀瀑布，絳登朝真，自鹿田而西，一逕如綫，草莽封，一峻一險，前呼後扶，白雲深處，碧竇大張，石室直連三大間，最後石梁，雄架幾數百尺，限以橫石，圓澗豁豁，瑟瑟有聲，蓋莫知其幾深也。有天廳，有月巖，紫光淡薄，破暗錄冥，外有小穴，俯首首進，十餘步，內復虛曠，斜坡慢道，上有雙室對敞，支洞之側，崖縫如擊，狹僅容身，上不見際，曲進數尺，一泓清淺，漏泉點滴，四時冷泠，不溢不涸，其外怪石數顆，對列洞前，跌坐其上，萬象森陳，千古不老，挹天字之輕，攬煙塵之吐吞，溪瀨阡陌，互相經緯，樹色點綴，錦出絨沒，真奇偉絕特之觀也。窮幽極渺，杳然莫測，靈以奇而生，境以靜而融，世慮清忘，仙志遐舉，輒謂地勢高絕，人迹疎遠，非有神以司之，則虎豹狐狸之所宅也。勝城殊景，未易久留，歸授山盤猛捨而返，次經石井潭，飛瀑激雪，壯響轟雷，小亭翼然當前，野橋斜跨其上，遠望洞山，已入霄漢，佳思飄飄，所不足者修竹耳。過泰國長主之塋，樓墮五風，孤塚巍然，枯棘翳翳，荒茅芊芊，羊虎殘缺，甲士不全，四顧蒼莽，無片瓦寸斃之存焉，嘆朱門之不恃，要後世之多賢，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處倚翠，曲池涵汎，小橋低飛，入空所書浸碧軒，軒後一亭，雅潔，花石濟楚，鑿石聚泉，標為玉乳，使房曲閣，折掃華巧，謙長髮而慧，裝背古帖，默誦前輩尺牘，頗識吾人氣味，欣然不憚於相陪，引至稷賢閣，見養空昆中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相與敬嘆而出，訪智者寺，坐雷音亭上，尋雙潤之源，其一始於廢事寺之右，曰慈源，山川相繆，地盤開露，回入智者，再飯于雙清堂，欄外方塘，龜魚藻苴，游泳榮紆，古木灌叢，野草馨烈，壁列侍郎陳公，相國葉公，尚書陳公，參政錢公，四君子府君唱之什，知寺遊茶，為禮頗敬，叩龜巢，歷覺報乃魯國文定之塋也。方丈久虛，一辛住守，墳望尖峰，四圍寬軟，門前松徑里餘，碑道旁，規規宏壯，路由葛村而歸，于時丹楓纈林，香桂染袖，金粟垂穎，翠葉採豆，芙蓉靚冶，離菊敷茂，紫蘭兮抗莖，灌葢於深幽，香稻分香，玉簾珠於踐珠，懸額苞於棠栗，柔青黃於橘柚，日暄而不燥，雨寒而不驟，正一年之佳景候也。爰乃馳勝軌，脫凡塵，志同類，偶心閑景妍，不為酒困，不為事牽，煙霞甄治，神觀澄鮮，首尾越四日，各有得而還，粗述梗概，奇妙莫宣，足跡之未履者，復與同行尋盟焉。同行者誰，楊元定，徐彥成，汪必先，長嘯則金華王某，字會之也。

復齋記

詩不云乎。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而終之以生我百穀。余嘗疑焉。方其朔風怒號。寒威凜冽。草拂之而色枯。木墜之而葉凋。水落石出。山川寂寥。於是天地閉塞。而成冬矣。所謂穀者。投履履。混埃塵。瘳然未有生意也。是時太史謹候玉珥。輕霞飛灰。陽氣潛動。此之謂生生不息之機。物無終困之理。聖人之象。復于以見天地之心焉。蓋萬物必有大剝落。然後有大發生。人亦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予友汪伯壽詩書。蒙故業。有屋一區。蕭然於茂林修竹間。離丹芳妍。家具雅潔。有晉宋間風致。人所敬羨。一旦流落飄蕩。不與余相聞者十有餘年。一旦過予。面有德色曰。我遇異人。授以醫學。已療數十人矣。貧者施之藥。富者與之方。日適月往。證熟理明。我將謀數椽之居。名之以復齋。閉門靜坐。益探索其所未至。予益為我記焉。予曰。嘻。醫道之難言也。久矣。此聖智之所盡心。而後世庸妄者。假為媒利之階。由是以技名也。士君子往往恥言之。殊不知古人有不作宰相必為名醫之詔。謂其俱有活人之功也。至於變理陰陽。審調虛實。使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則相猶醫也。如是則醫之道亦大矣。而豈易言歟。今伯壽奮於久困之中。待倉扁不傳之妙。融幽輝。剖機別。採擷冥際。排迮老蒼。萬尋而一綫。逸翫而高翔。而又廣求天下名方。精論百餘家。編帙華整。不容他人手觸。洗削纖浮。纖補微奧。反沖飲約。守之於內。變通造化。應之於外。奇意芽甲。新語茂長。欲自成家。要使廢者復興。仆者復起。病有盡而藥無窮。固已體天地生物之仁。得復道反善之義。以此名齋。不亦宜乎。予力貧陋巷。故交絕。獨伯壽時過我。要盟於文字之間。意則厚甚。余不敢辭。然伯壽燕坐於復齋之下。仰觀精畫。而思其義。當存警戒之心。苟或縱酒眩色。以復其狂言浮意。誇以復其誕。膠撲凝固。以復其癖。此易所謂迷復也。雖欲自附於庸醫。不可得矣。予聞有萬卷堂。獨善開者。君家之故物也。君能開其口。正其學。嘗其勤。範其廉。不失先世之初意。又能疏迪義理。講求淵源。以復漸蘊澤之餘教。誠然於士君子之間。是亦復之義也。而況於醫乎。

魯齋記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篤學力行。因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夫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

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此非所以為進德之助也。按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也。況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躬履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疎。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釣聲名。干祿利。是當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肆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孟有名。凡杖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書以識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懈云。

魯齋集卷之七

上王右司書伯大

在昔嘉定壬午。得侍伯兄瞻拜于秋閣。微棘之後。便蒙開述先契。篤隆夙好。情義藹然。既而賜之迂顧。衡茅至今。有光。倒指十有六載矣。藐無再見之期。未嘗一日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凡親舊之經。由治所者。每問起居。多得執事。亦有齒及某兄弟之意。又知孤露之蹤。所以被眷存者。始終不替如此。茲聞召冠星郎。密毗上宰。直前奏事。上沃帝心。尤增慶贊。伏念某生四十有一載矣。先君棄諸孤。今已二十有七載。幼孤失學。顛倒沈迷。沒沒乎小人之歸矣。一旦幡然感悟。棄其舊習。杜門謝客。一意讀書。屏絕科舉之業。克去祿仕之念。日夜探討洙泗伊洛之淵源。與聖賢相與周旋於簡冊者。今幾十載。然而氣質昏惰。而未有入十已千之功。以至於必明必剛之地。而又拙於謀生。家事日就彫落。雖有先人之故。亦將有飄蕩搖兀之勢。困窮至此。足矣。而終不自悔者。每謂受父母至善之元。得天地正通之氣。所以命我者。仁義禮智之性。飽滿充足。其初本無一毫瑕缺也。今乃斷喪殘壞。反汲汲乎外物之是保。亦已過矣。是以洞洞屬屬。乎操存持守之方。戰戰兢兢。於動靜語默之際。不敢遺本而逐末。不敢徇利以忘義。於世味淡泊。無一毫妄想也。故平時書牘。不題要官。姓名不入修門。今日之書。雖非有求而來。然亦有為而發。痛念先君仕宦

坎壈百未一伸。尚有甚識英器一事。炯炯猶生。某雖居山林。友鳴贊幸。故人之得政。幸朝廷之得人。幸先君知人。知功。此意勃勃。上浮而不可泯。則其所以見於書者。豈一時之私情哉。雖然。以十有六載。閱之。久五百里水陸之遙。一紙之敬。道古今而譽盛德。非所以答故人記存之厚也。某竊惟吾儒之學。有體有用。其體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孟氏之書。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要。其用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齊家固在我所自盡也。治國平天下。蓋有不得已而起而從之者。非可自求。非可苟得。皆天之所命也。雖官無崇卑。皆可以行所學而見於用。然職小者所施有限。任微者所及不廣。列郡之政。不越於一州。外臺之政。不逾於一路。內而九卿之不相侵。六部之不相及。必也。其職無所不統。而所施無有限量者。其惟宰相乎。習為宰相之事。而佐其所不逮者。其惟都司乎。嘗謂君相者。出治之原也。君德之進不進。經筵之責也。相業之成不成都司之責也。左右司。雖曰宰相之屬。三槐之下。黃閣之中。必得德器識識之才。彌綸得失。裨贊庶務。宰相曰是。都司曰非。宰相曰可。都司曰不可。必使廟堂無過。舉四海無冤民。內而君子小人之各得其所。外而夷狄蠢究之各安其分。是皆都司職事之當然也。國家數十載以來。士大夫成賊於利。欲之。良心薰染於貪濁之習。滔滔流蕩。無所底止。其間能自拔於頹波之中者。蓋不可以多數矣。有如執事中立不倚。氣節凜然。精神風采。赫赫於符竹之間。聲名聞望。袞袞於薦紳之口。召環之初。天下共仰之。曰。必橫經虎觀矣。必執法霜臺矣。執事方徘徊避兩載。而後進。豈徒然哉。必有一定之見矣。今日之來。豈不熱觀天下之大勢。必以為世道尚可扶持。化原尚可輔佐乎。然而天下之勢日壞。國家之勢日輕。亂根日壯。命脈日微。如之何其可為也。天下所共知者。內而民生日艱。而楮幣無策。外而夷狄日強。而兵力單弱。任今日之事者。皆知其尤難。夫生民之休戚。固係於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監司之綱乎。兵力之弱強。固係於將校之能否。帥閫者。將校之綱也。朝廷者。又豈非帥閫之綱乎。合內外治之原。既係朝廷。總朝廷之政。又關於都司。其任豈不為尤難。端平更化以來。朝廷治効。其略可見。雖都司潛庇密贊於幾微隱約之間。而不見其跡。異時識者考治道之得失。曰。此時此政。為當。此時此政。為不然。宰相猶若人也。而政有異焉。何哉。則必於都司證之矣。可不謹哉。執事培植之久。敬歷之深。學正義明。志定氣飽。當必有以處此矣。然吾儒之學。雖曰有體有用。必體立而後用。以行。又必體無不具。而後能用。無不周也。世衰道微。學絕教斲。士氣不振。風俗不砥。正以士大夫體不立而急於用。借濟時行道之言。以蓋其富貴利欲之私意。近世一二賢者。固有以異乎今之人矣。進而未能盡副海內之望。亦以其體未至於無不具。所以用亦有所未周歟。此古今之通患也。而況都司之任。尤非他司比也。霖雨之原也。舟楫之具也。麴蘖之資也。鹽梅之根也。若夫天下之事。幾其來不一也。國家之安危。非輕也。幾微之間。節奏之會。呼吸進退於毫髮之間。失利害之相去。已有霄壤之異矣。惟講學然後有以明夫心之制。得夫事之宜。昔王梅溪聲名節行。為時巨人。晦庵朱先生猶晚進也。乃拳拳以尊德性。道問學勉之。而不以為僭。于

湖張公文章風采。為時俊才。其去荊州也。南軒張先生送之。亦告以講學之說。而不以為嫌。以是知無貴賤。無老幼。皆不可一日不講學也。人之美質有限。而歲月亦有限。學問無窮。而事業亦與之無窮。講學者。豈有他哉。亦窮理以致知也。惟能隨事以觀理。故於天下之理。無有不察。又能即理以應事。故於天下之事。無有不明。如鑑照人。如衡稱物。自有以盡其公且平之德矣。今執事上欲答主知。次欲參廟謨。下欲副人望。不知以何事為當先。何事為可後。推本尋原。萬弊蟠結。蓋有不勝其可憂者。執事其何以處之哉。願執事審時度勢。熟慮精思。薰蕕同器。決無久弊之理。君臣際會。從古所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毋為小人所先發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謹齋沐裁書。以道此拳拳之誠。淺陋僭率。不勝愧懼。

上呂寺丞延年

某幼孤失學。退處陋巷。日知收斂身心於簡冊間。殊未有毫髮進也。幸於幼穉。有先世師門之舊。雖聞養病。卻客亦未嘗一再晉謁。而不獲瞻侍。既而令表傳道尊意。乃知不肯如某。亦未蒙揄棄。而在齒錄一人之數。感佩興起。念不可無一言仰答。隆知用敢僭陳。尚巧垂察。某竊惟平治天下之道。莫急於人才。教養人才之地。莫急於學校。後世教養之方。固已大異於古。而學校之政。不修。未有甚於今日。則其化民成俗之驗。固已昭然可見也。南渡以來。三先生鼎峙東南。倡明正學。浚衍淵源。成就人才。為國家數十年之用。可謂盛矣。年來師友凋落。義理墮蕪。後生小子。俱偃然無所適從。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雖有氣質之美。不過沒溺於進取之塗而已。至于汲引後進。收拾晚生。開導訓迪。封植培養。以續不絕如線之氣脈。揄靡澤院。何賴焉。管契才負家世。嵩嶽萬鈞之重。誠宜充養氣體。保毓神明。恢崇德業。開拓規模。尊禮有德。招引善類。夙夜相與。講磨質學。以復還先世之舊也。某得之友朋之餘。謂尊意欲更文會之約久矣。悠悠日月。謀畫未定。切慮旦夕。宦轡驅馳。不容久駐。此事必至因循廢弛。終於不振而已也。今幸天啓深衷。凡聲氣所同。曲意諷訪。俾有志之士。咸挹麗澤之風。而陶沐講習之樂。此其意豈徒然。而其事豈可苟哉。某切謂朝聖片時。徒會頓散。切德之論不泮。輔仁之意不孚。則恐於高明所以為念先猷。紹復師友之盛。才足有稱。安意及此。引節里居之暇。早定規模。請一老成有行義善講說。為眾所敬者為之長。嚴其尊崇體貌之禮。優其飲食供給之需。使真有志於講學者三五人。相與左右之。汎灑齋宇。增置床榻。接納後學。不限其來。許其寄止。宿不以虛文利祿之誘入其心。使之一意講明義理。涵養德性。果能如此。則旁郡開風而至。四方視效而起。咸知麗澤遺規。久而復振。作成磨礪。日行歲豐。有以輔學校教養之所不逮。而培植斯文之蕃厥。以為國家無窮計益。以顯揚成公先生以道私淑之功。而於尊契才繼志述事之孝。孰大於此。而於愛君報國之忠。又孰大如此。僭越犯分。不勝震恐。惟執事進退之。

社會利害書

社會之法。人皆謂始於朱文公。而不知始於魏國錄元履。魏公初行于建陽。文公微而行之於崇

安之五夫。然文公之法。與魏公少異。招賢之倉。遇歲不登。則告發。及秋。秋之無貸息也。五夫之倉。春貸秋歛。收息二分。小歛則獨其半。大饑則盡獨之。此為小異。魏公之法。雖疎而簡。文公之法。雖密而煩。二公同門友也。蓋酒從容之間。未嘗不交病之。魏公病文公曰。不當祖利舒聚歛之餘。謀文公病魏公曰。不當久儲速。慮既狹而將不名也。當時亦莫能決其是非。要皆常得如二公之賢。則法俱無弊。奈二公之不常有也。東萊先生常謂文公曰。子之歛。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選也。南軒先生則曰。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雖指刑符。實為朱先生發也。此其深長之慮。有朱先生所未及。思者。蓋仁人急於愛人。利物念有生之類。莫非同體。其忍坐視其饑餓。轉于溝壑。誠惻隱之發。如救焚拯溺。何暇逆計其後日之不得人而遂已乎。此朱先生之盛心也。若夫二分之法。與青苗異者。蓋刑舒託濟人之名。問其利以供上用。朱先生因濟人之實。儲其利以復為民水旱之防。心之所發。思之所及。何啻霄壤。以青苗議社倉。其不審亦甚矣。及朱先生異日自悔其法之未盡善。故謂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惻憫之意。猶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者之說所能及哉。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逮其晚年。又自覺其無守法之人。故曰。有治法。此雖老生常談。然其實不可見之至論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況於所謂社倉者。苟非得聰明仁愛之令。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入。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吁。朱先生晚年之意。即張先生昔日之言也。大抵後之好名者。不深求朱先生晚年之意。不深思張先生昔日之言。自其立法之初。考厥不精。周防不密。則已與二先生之意異矣。謂之好名。可也。由是娶女之社倉。始終沿革。有可得而言者。恭親道熙八年。朱先生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散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為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決。姦弊不敢自懲。玩辭虛文。弊塞實處。吏既暮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抵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欲亦以米。今也不然。欲以錢。科以糶。若能海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既不平。穀不時至。勢不至於數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患窮。而追呼之害起。故朱先生之法。一轉而為魏公之法。但儲于鄉。以備歲之不登。及其歲之小歉也。又不以貸而以糶。則魏公之法。又轉而為廣憲之法矣。然而積之既久。則化為浮埃腐土。果如朱先生之憂。夫以天地生民之寶。百姓日用之天。棄之於陳朽敗壞之域。而不顧。是誠何心哉。及其發之也。雖痛損其直。而民不以為為。有至不得已而食之者。反不如糟糠之鮮潔。直不以人類待之矣。是又何心哉。其未發之時。主者謹視封鎖。不敢以新易陳。或差官檢視。量量既有酒食微需之供。又有入從偷竊之耗。主之者深深度日。有破家蕩產之懼。此所以鄉之善士。不願委請

而多方脫免。詞訟反至紛紛。其甘心任責者。率是豪霸之人。即時移易私用。空其封儲。及至檢覈。不過賂賂官吏。當連年旱。米價頓昂。虛其賑給。見底反巧為說辭。以蔽當路。前科抑而不取。盡發也。則社倉立法之本意。果如是乎。所可大慮者。不特此也。當其再糶而償之。價不逮時。例行敷抑。或增會價。或添解面。或實以上色之米。或有數十里擔。秀之費。猶云可也。有產者。備備然。恐後日之不給。錢而白敷米。如和買羅絹之類。此亦不得不慮及此。而況今日。常平義倉之米。即昔日敷科備水旱之米也。原亦自鄉而移于邑。自邑而移于州。今若重敷。民不堪命。故當一番敷糶之時。吏持其柄。以為乞取之資。其害尤不小。是豈治世之良法哉。竊謂有愛人利物之誠心。又須有無我之盛德。既足以來天下之善言。而後可以行天下之公法。求名者。不足以行法。自是者。不足以行法。泥古者。不足以行法。然圖利者。不可以奉法。避事者。不可以奉法。不知民吾同胞者。亦不足以奉法。非特上之行法者。未遇而下之奉法者。尤不易得也。所謂立法無其本。用法無其人。至是而益驗矣。古人有言。穀賤則傷農。穀貴則傷民。今之農。與古之農異。秋成之時。百通獲身。解價之餘。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也。農人以終歲服勤之勞。於通負擬償之時。則穀賤而倍費。及其不憚經營之艱苦。糶於青黃未接之時。則穀貴而有倍費。是穀貴穀賤。俱為民病也。昔人既有廣惠之法。穀貴則損價以出之。穀賤則高價以入之。一出一入。低昂適平。其法至簡。其事易行。無社倉前者之弊。法亦良矣。自朱先生之法。三轉而下。同於廣惠者。此所謂不泥古而善繼前人之志者矣。然而前日出價既損。而前日入價反高。原額不無有虧折。今欲望台慈。一以愛人利物為心。而不計其原額之虧盈。庶不失諸老先生之遺意。苟以原出價敷抑。人戶糶償。非特今日之重國。是為異日白敷之漸也。為民父母。以若保赤子存心。必不忍作俑於此。或以原額為不可虧折。乞就本州權暫關錢撥助。以俟後日。益價輸償。亦甚易行也。借越出位。不勝竊恐。

賑濟利害書

恭聞孝宗皇帝後時失實之訓。言簡而意周。萬里民瘼。如在目前。真帝王之軌範也。伏自某官開藩之初。首舉是訓。以警僚寮。可謂得為政之要。見于施行者。今三閱月。又似未有成效。其故何哉。孟子曰。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執事訪求民隱。慮已納善。舉學不惟。舉行荒政。焦心勞思。此百姓之所共知也。不可謂無不忍人之心矣。然官吏奉行。不足以識執事愛民之盛心。文移旁午。而管澤不下。流移日甚。而糶價日昂。或者議其政而併疑其心。愚獨以為不然。四方之風土不同。田里之休戚不一。以執事博詢羣議。如此之勤。而應之者。泛然唯諾。一無以仰助執事愛民之政。此吾鄉士大夫之責也。今不揆愚陋。敢先陳吾鄉風俗之大略。繼之以愚說二條。恐或可以裨贊荒政之萬分。敢祈采覽。竊惟兩浙樂號富饒。而東浙之貧。不可與西浙並稱也。人或知之者。娶女之貧。不可與浙東諸郡並稱。則人鮮有知之者。金華今日之貧。與三十年前亦不可以並稱。人無有知之者矣。夫均此郡縣也。肥瘠頓異。必有其故。何者。昔之

為民害者。版籍荒蕪而已。雖胥吏持虧稅之數。舞出入之權。而猶有遺利在民也。自經界以來。版籍具在。而有無虛實固不可隱。其奈經界之時。縣令朱中直。匪鄉鄰之舊。勒保伍。增添新數。先為姦吏之地。民受其欺。而不能辨。不特無遺利。而民以暗被苛取矣。其害豈不大哉。況自南渡以來。科配之數。越為重。娶即次之。娶之七邑。金華為尤重。夏稅之輸。十有三種。雖間有獨租之令。而此賦自若。及袁詔之長版曹也。增雜絹重厚之數。而民力始困。加以十數年以來。絲枲之價頓跌。穀粟之價頓輕。知民力始困矣。富家巨室。僅能自保。用度稍廣。皆隨至中產之家。往往一歲之人。不足以支一歲之用。日降月下。而窮色不舒。每至秋成。如解倒懸。烏有餘粟以待窮。是以勸分之政。固荒政之所先。而非金華之所急。大抵勸分之政。為富而積粟者設。為愚而嗜利者設。今穀價既降。數十年所未有。於此時而猶閉藏。尚復何待。嗜利者雖無厭。而如是之愚者亦鮮。蓋金華所謂富家巨室。實不足以當江西浙西困窮最下之戶。昔之為富家巨室者。尚有數年之儲。今無兼歲之蓄矣。雖有閉藏之心。而左支右吾。其勢自相煎迫。益不容於不難。故曰勸分之令。非今日之所急也。以今日勸分之令。隨時直之低昂。而無裁抑之患。則富家所宜樂從。然終未有欣然願上之令者。蓋縣官奉行。不察有無。不審虛實。持版籍之虛數。例行告諭。紛紛四顧。反如白科。上下相疑。鞭者束手而縲者無措。是未足以濟民。適先有以害民矣。書生私愛過計。不慮富家巨室之閉藏也。方慮其喜於得價。傾倒而盡泄之矣。天命靡常。豐凶難必。萬一不幸。嗣歲復以旱告。雖有良平之智。不知善其後矣。可勝寒心。然則為今之策奈何。曰。賑荒之體。先公庾而後私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王政墮蕪。官不養民。而民貧矣。農夫資巨室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于巨室。巨室輸于州縣。州縣輸于朝廷。以之祿士。以之餉軍。經費萬端。其如盡出於農也。故曰。民從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尚是有可以寓其愛民之心耳。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竊惟今日義倉。創于慶歷。初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與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今又移易他用。數類常虧。遇歉歲則復科巨室。此何義哉。其後又有徵社倉廣惠之遺法。盡將前賢立法之美意。顛倒紛亂。以為沽名買譽之資。始也低價以強民之輸。先為中戶之困。既而官吏侵漁。所積朽壤。民得之而不可食。今幸新陳相易。而積日未遠。而州家頗乃深。藏固閉。其所以備水旱者。一切倚辦於私。儲愛民之心。何以敷於百姓。公粟朽蠹。三老凍餒。此委子之所深嘆也。況今朝廷猶特發粟。而依國殊無發粟之意。竊恐百姓德巨室而不德官府。巨室怨官府而不怨朝廷。甚非所以承流而宣化也。昔成周荒政。十有二以聚萬民。一曰散利。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者。恐不如此。今不若先發官庾。如常平義倉。社倉。廣惠倉之類。盡數散之。官庾踴躍然後及于私家。名正言順。義成仁暢。既足以廣君上愛民之心。又足以成州家愛民之政。百姓德官府。而巨室心

服。亦庶乎王政之遺風。蓋設施先後之序。實意之所孚。義氣之所興起。故曰。賑荒之體。先官庾而後私儲者此也。昔成周之衰。王政不行。莫甚於戰國。梁惠王猶能移民移粟於河東河內。故孔子之所不取。以今觀之。能如惠王之用心者尤鮮。且糶價何為而驟高也。以歲旱而無糶也。是糶價不高於豐稔之地。實高於早歉之鄉。然高價之利。不歸於早歉之鄉。實歸於豐稔之地。彼歉者既歉矣。而又盡索其家。具積數倍。而僅可易常年之一。彼豐者既豐矣。而又坐享高價。以常年之一。而可得數倍之利。是豐者再豐。而歉者再歉。甚非平準之意。夫天時豐歉之不同。地利厚薄之不一。此為政者所當輔贊天地之化。裁制其輕重之宜。豈有坐視其偏倚之勢。而無以權其低昂之中。恐未可以言善政矣。今縣官勸分之令。乃隨時直不與誠損。此巨室之所喜。而細民之所不樂。所徇者小而寡。所害者大而衆。不可不審也。然又不辨其鄉之豐凶。不察其家之有無。例令賑濟。其豐而有者。固可以濟民之乏。彼凶而無者。自謀且不給。又何分之可勸哉。是以富益富。貧益貧。勢不均平。人心不伏。互相推托。遷延日時。民將餓死。誰執其咎。今獨租之數。既定。而七邑之豐凶。大略可見。有上熟之邑。有中熟之邑。有下熟之邑。又有最早之邑。中早之邑。不早之邑。以上熟之邑。自可以補最早之邑。州家何不裁損其價值。求糶於上熟之邑。復裁損其直。以賑其最早之邑也。其中熟中早之邑。又有最早中早不早之鄉。亦有上熟中熟下熟之鄉。所以裁其直者。亦如邑焉。其庶乎無偏重偏輕之勢。無甚休甚戚之民。彼受抑者無怨詞。彼受濟者有實惠。豈不善哉。今最早者當賑濟。而上熟者亦賑濟。上熟者當勸分。而最早者亦勸分。恐未可以言善政矣。故曰。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者此也。愚之二說若迂闊。而實今日之急務。惟高明詳察而進退之。

答何子恭

寄來論某之病。往往出於鄉原之口。彼鄉原者。趣向卑陋。志識鄙淺。驟聞欲求聖賢之正學。欲聞先王之大道。方將驚視駭愕。以我為狂為妄。未能得其講學之淺深。且要吹毛求疵。去點檢。教他立腳不定。此今日成材之所以難也。愚謂後生小子。乍脫於荆棘坑塹之中。方欲著身於正大光明之道。未嘗講得一事。行得一步。豈能每事盡善。縱有病痛。且要是大路上人。他日志向漸定。移步漸熟。然後可以逐旋敲點。他使之澄治未晚。今若遽然四面責備。束縛太緊。錯鑿太酷。彼將疑為君子如此之難。幡然退安於舊穴。卻是吾輩為淵。魚。顏子所謂循循善誘。恐不如此。世衰道微。向此學絕少。只得且容他樂親。吾輩聞其是非善惡之見。令其通透不惑。持守不遷。然後進以細密工夫可也。必切而後可。必琢而後可。亦理也。高明以為如何。

容殿陵史君書

比聞嚴之彫。甚以為憂。辱書。乃知傳者之太過。深以為慰。此無他。蓋他人不能措手。而賢者不勞游刃耳。若人人皆可為。則又何以見大才。別利器乎。又聞史君入境。誠驕從儀。去供帳。浮費。大艘運米。尼尼

隨至仁聲仁聞。固已先入其心。教條一頒。自然樂從也。甚盛甚美。區區之見。以為賢史君不常值也。朝廷之水。未易常撥也。嚴之民。未易頓裕也。不產米。其來已久。每視上游之商舟至否。為之豐歉。年來米禁既密。賑助不至。軍儲日窘。民食日難。嚴固有疾視黎人之意。今欲平其氣。厚其生。不若請于朝。乞開關一縣。撥隸于嚴。然後嚴可為矣。關路隸嚴。不特此縣之米。饒裕足以充嚴之虛。而衢婺兩溪之米。俱可通矣。使禁截極嚴。不能俱絕也。嚴合六縣。而不足當關路一邑之輸。而尚可以為州乎。議者不過謂嚴隸浙西。婺隸浙東。難以錯雜割地。殊不考嚴之建德。梁晉通晉隸東陽矣。婺之浦江。亦嘗割富陽之地矣。二州雖屬兩路。均吳國之境土。或分或合。各得其宜。何拘擊之足。以今日行都言之。嚴猶王畿之內。豈應省陋如此。甚非所以拱衛王室。藩屏京師之意。或不待請。只乞割關路水西六鄉。又其次焉。以地言之。既與嚴接壤。又居浙水之西。屬嚴尤便。更或不得請。則奏疏數陳。不厭再三。或朝廷終不肯從。亦當列其利害。及奏請始末。大書于石。植之郡治。以待有力者繼之可也。備幸此請或行。永為嚴之大利。邦人感史君之恩。世世無窮。松柏之祝。祠像之嚴。當不減范文正公之盛。自昔仁人君子。膺民社之寄。不以一時之惠及人而自足也。必欲興大利。除大害。要使其德澤深長。行于千百年之久。是可謂今之俗吏。謀富貴者言哉。惟賢者平日抱負在此。故使如愚言。亦得以罄其繆。至于維持學校。振起儒風。旌賢勸善。亦必次第而舉矣。拭目以俟。

答倪孟德

來論。日月往矣。精力邁矣。雖有願強勉之志。而無可強勉之時。足見感慨之深。而某亦政坐此病。此言為後生者勉。固亦甚切。所以自為之慮。恐未然也。夫日月之已往。精神之已邁者。不可得而復追矣。在今日亦自有得力處。蓋血氣向衰。則志慮定。更歷既多。則識見明。即其欲強勉之志。便是可強勉之時。不必徒追悔於既往。而自絕於將來。此吾人尚可著力也。未知高見以為如何。

復吳太清書

某疏直之學。至不足道。況當垂垂老之年。方切慚負平生之朋友。乃屬下願。賜以長書。若施於所敬者。願某何以辱此。惟有愧感。既而聞登堂當今大人君子之門。而所得以平實古雅為主。此為學第一義。皆謂平實是躬行工夫。古雅是講學工夫。躬行不可不實。講學然後能古雅。若論輕重。則躬行重。若論後先。則講學先。則知已得造道入德之門。深切起敬。及觀所惠書。陳誼甚富。立志甚高。論孔顏之所樂。及周程之傳授。又皆洞究大原。曲折詳密。自非深造自得。何以至此。欽惟三復。為之躍然。某往年嘗與趙星菴議論。問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某對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會立題目。作話頭。接引後進。某卷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一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星菴曰。文公已病其頗為急迫。某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此四句於初學。似亦有益。星菴曰。然某無

以私淑同志。敢復以此為足下獻。足下所以定其本者。似亦古雅矣。至於以尋樂扁其讀書之室。恐未合乎平實之訓也。似覺求上達之意多。於下學之意少。竊謂苟無下學之工。決無上達之理。朱子於此一段公案。固曰。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既竭吾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吁。此千古不可易之教。而傳之無弊者也。更望於博文約禮。居敬持志。益加勉焉。何患不真見孔顏之樂也。惟高明察焉。

答葉都倉書

逖遠偉度。轉目三載。東閣邃殿。而枯冷姓名。無路可達。雖聞恭膺醴酒。即拜異除。亦不能致一牋之慶。非慢也。翔泳之勢不同也。惟高明亮之。某衰老待盡於窮檐。奄奄泉下人耳。何心與時競哉。伏辱寶帖。詳論勤勩。備感謙虛。此某之所望於足下者。而足下反以見囑。何耶。此事之造端。實出於足下。篤念亡姪之良心。長願卻慮之美意。此亡姪之所感激。一一聽從。宗族之所以稱贊。正在於此。狂瀾激衝。惡瀾猶熾。誠出於意料之外。當是時也。明目張膽。力辨其妻妻之誣。鎮定其搖杭之勢。使其家紀綱相立。九原無有遺恨。豈非足下所當任之責乎。事變至此。可勝嘆哉。竊意足下事定心平。亦深悔前日之無情。必為其思善後之計。今詳來論。上委之於從諛者之過。下脫之以不足責之言。往往正名定分之意少。黨姦惡之意多。此則非所望於高明。所欲言者何限。要非筆舌可既。尚賴惠顧。前好。不忘初心。以大公至正。成始成終。是猶有餘望也。思恩謝先辱。毋罪率直。幸甚。不宣。

通趙星菴

即日白露橫江。黃雲樓欲。恭惟暫輟經濟。妙發中和。願誕天明。相在爾室。某輕去誨範。七年于茲。自赤城無借留之路。而某亦夢斷於東湖。不謂崇情篤雅。有請于朝。給劄以驅其出。不免一再往回。有愧於山靈海若多矣。幸得草集之肯來。遂因風變而謝絕也。瞻望道德之聲光。服習提警之精實。非不切切于衷。終不敢以山林之姓名。驅馳於龍尾之道。門籍之下。幾至墮蕪。不自意。懷人憂世之念。深欲以枯槁朽質。置於造化爐中。誤玷鴻書。不勝驚懼。恐呂公之夾袋。掌記陳密。學司馬公之薦士。彙編無此樣人才也。未免為知人之累。益重愧悚。惟是大賢君子之進退。足以時政之得失。足以驗世道之盛衰。雖開曹收朝。歸隱故山。陶鑄水石於世氛之外。醇醪聖賢於德履之中。行藏用舍。本非二致。皆所以敬天命而植民彝也。且聞周車約尾中。稀如晨星。竊恐綠綺方底之詔。已飛下乍。起安石以副天下蒼生之望。恐終不可得而忽然也。某幽屏衡茅。過從絕少。舊學剝落。幾盡。尚有一點直質。不隨血氣而消。殘編故書。時時誦詠。向侍坐隅。蒙舉陳克齋所記。春章春改本。緩誦稱嘆。某自昔亦以為此甚端的也。近年來。以今集註細細較之。深以為疑。又以文集參考。則知其反為未定之本。大不如今集註之精密也。近嘗再講此章。未及錄呈。不知高明後來亦曾再入思慮否。某平生。口於無極。而太極一句。見得未透。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但於周子命詞之意。嚼咀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不揆淺陋。妄揣先儒之心。謂此是周子太極圖

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為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為圓象。擬天之形。指為太極。又若有形有象。故於圖說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後人復亂疑惑。故朱子曰。此只是無形而有理。言簡而盡。然必於圖上指此一語。方為親切無疑。未審高見以為然否。朱子之說中庸。至矣精矣。而某妄有所疑。朱子平時謂家語為孔叢子偽書。今於集註反取之以證中庸之悞。愚尤惑焉。哀公問政。子曰。云云。止其政息。竊意夫子之答。只此數語。自人道敏政而下。止及其成功一也。皆子思之言。又舉夫子三句以證之。故又著子曰。恐非妄也。此下子思又自說去。家語中間。又舉哀公曰。此恐不足信。某妄謂其中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此非夫子平時語。自是孟子得於子思者。其為子思之言。明矣。未審高見以為然否。某固陋之質。於經書疑處甚多。無筆吏抄寫。未能一一質於高明。先述此三條。以求開悟之方。敢乞始終提誨。庶不抱此鶴突道理。歸全於父母天地受賜大矣。某謹專人省候起居。其輕賤賤之容。留不勝幸甚。未卜待拜。更乞為斯道自重。為明時自愛。精調鼎食。佐吾君開萬世太平之基。某頓首伏祝。不宣。

回趙星渚書

即日冬令權輿。霜風勁。恭惟勇退要塗。表儀世道。誠無間斷。神相後先。尊侯動止。萬福。某近者借上□之教。以賤門籍之荒涼。旋領令嗣。承奉賜書。知已上徹電覽。乃開尊體偶逢和裕。未敢繼臆尺版。敬詞緘。仰見郁郁情文。動渠謙讓。如親待函丈之間。恭聆金聲玉振之韻。感慰無斁。某疇磁甚迫。衰病日侵。無由可以航一葦。躬拜於岬嶼山下。請問平生所疑。以祛其固陋之見。而尺書之敬。亦復曠闕。幾於自棄。重荷不鄙。於其荒淺。賜之規正。又蒙振其廢惰。復以三日俾入思慮。將有以敬策而陶鎔之。幸甚過望。敢以愚魯之見。陳于別楮。更乞始終提誨。誠所願望。某近得車玉峯書。賜報大學致格傳。未嘗忘也。欲以知止而後有定。一段接聽訟一段。即是元致格傳。某聞之。雖然。若不助斧鑿而元詞。儼然誠道亡之上功也。後又聞昔日殿陵吳守楚。亦有此說。見盧新之跋。皆以此說請教于西山葉先生。先生云。且去涵養。不知尊明會聞之否。此說以為如何。某又蒙玉峯以所編道統錄稿見教。題目甚大。采摭甚詳。愚意以為尚欠綱領也。未知曾達尊聽否。某竊嘆世道衰微。同志絕少。仰惟星渚先生海內範模。敬慕且久。不知朝野中。可與之切磋論辨者。誰歟。後生晚進。有志於學。所以傳道授業者。誰歟。某孤陋寡聞。待盡窮巷。了無聞知。敢告疏其一二。因便以聞其肯蒙尤所願幸。使介不敢久淹。謹拜飭。修大脫之謝。氣候向寒。更乞謹一浴沂一章。區區所望。已蒙印可。足見大公無我。與人為善之意。佩服佩服。

一無極而太極一句。某非敢妄疑先哲。但疑其既無形而有理。則圖中圓象。非形而何。此周子於圖說之首。不可無此一句也。然其精密微妙之旨。拓前聖之所未發。自在其中。初無低悟也。某妄謂當時朱子若說入圖上來。則此句有若泊未必起象山之疑議耳。

一先賢以家語為先秦古書。此句稍寬。竟不知為何人所錄。疑其為子思以後。子孫所編。如疑顏子竊飯之類。誠為可鄙。決不出於子思之前明矣。若以子思之言證家語之失。可也。以家語證子思之書。於義有所未安。竊謂一部論語。門弟子問仁者多矣。夫子止語之求仁之方。未嘗有仁字親切一訓。至孟子方有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語。則疑其得於子思。未必夫子之言也。尊見以為然否。更乞不倦之教。

一賜問。張子言氣。周程言理。旨意不同。某竊謂理氣未嘗相離。先儒不相沿襲。雖言不同而未嘗相悖。言氣者是以氣為道之體。理已在其中。言理者是以理必乘氣而出。氣亦在其中。雖有形而上下之分。然道亦器也。器亦道也。二之則不是。張子言氣數段。朱子問答置於近思錄道體門中。此意可見。朱子又曰。張子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是也。伏乞尊照。

一賜問。幾有吉凶。夫子與朱子之言不同。某竊謂周子曰。誠神幾聖人也。此言聖人之幾。在誠神之間。自是有吉無凶。又曰。誠無為。幾善惡。此言衆人之幾。既有善惡。安得無吉凶。若衆人之幾。能動以正。亦無凶之可言。夫動以正者。天理之本然也。動不以正。此人欲之或然。言雖不同。實不相悖。伏乞尊察。

一賜問。伊川言奉祀之人。是繼室所生。當以繼室配。為不易之禮。固為的確。所謂不易之理者。祭祀時。母子一氣感通也。然於禮有所未盡。是或程子有為而言也。或有謂春秋之法。以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故程子如前之云。未可知也。但今所謂繼室。與古之繼室不同。古者諸侯之妻。元妃配。而繼室下得配。皆其妾媵也。雖有子不到配。今之所謂繼室。亦皆禮聘。與元妃同等。夷耳。但有先後長幼之分。所以不可不並配。今之庶母。卻合古者繼室之義。雖有子死。當附于妾媵。姑別室以祀之。有此曲折。未盡未審。尊見以為如何。敢乞開曉。

答車玉峯

陋巷無仙里便風。如隔滄溟。秋雨窮檐。闔闔人跡。忽有侍書立於黃葉堆裏。乃吾畏友松楸枯。訪問安否。德甚渥也。敬審云云。英嗣神童。秀慧日增。當已能讀父書矣。某伏蒙頒教。道統錄三巨編。盥手莊誦。大哉書乎。自昔聖賢。儼然臨乎其上。世間未有是書也。非有大學力。如何有此大制作。照耀萬古。與天地相為終始無疑。昨見蔡九峯嘗編一本。日至書次第亦如此。而不如此本之詳。敬慶姪亦曾其一書。名與此同。但止始自周子。至于黃勉齋門目頗雜。皆不及此精當。愚見更得於遂門內。更與次第之為尤佳。蓋此莫難於顏子子思之詳。亦莫難於朱子之簡。若孔叢子家語之類。未可全用。要須揀擇。某自前歲。已拜觀序文。無便失於拜報。今始得見全書。尤以為幸。願蚤入梓。開我後人拳拳之望。外蒙賜諭。大學致知章不

亡。尤見洞照千古，錯簡紛糾，不能逃焉。已經二程朱子各有定本，而尤未盡。甚矣考古之難也。某亦嘗見人說，認章為致格傳，不敢以為然。今若合此一段，共為一章，卻自分明。程伯子改本，亦以知止接至善。但首章三傳亦在前，次方及八目，以此觀之，知止為傳詞，亦是一證。知止既是經文，而後無傳，此尤分曉。使朱子得聞此語，豈不莞爾一笑。今若以程伯子本移知止於八目之後，誠章章傳之前，尤為省力。前三綱自為經傳，後八目自為經傳，未知高見以為如何。河圖分合說見加倍法之始亦佳。若一三五為天數，二四為地數，朱子謂此積數也，非倚數也。要將參天兩地，倚出此數。今來說卻有此意，開發多矣。若謂因何畫卦，只是奇偶而已，此不必疑。但曰四者之變，不知何所指，更望賜教。省吾挽詩高古，非某所及。珍重之言過矣。區區之愚，猶有所未盡。宵觀朱子編書，必先立一規模，未嘗渙散無收拾，或立綱目，或立經傳，或曰嘉言善行，或分內外篇，一時易成，恐不能久。蓋道統之名，大學者人人要著，須是一條一件，不可移易，不可有無。方為善善，固陋之見，猶未能識編次之大略。敢望開曉。某奄奄晚景，瞻侍無期，惟有一心尊賢，不問朝夕，一年之間，尺書往復，曾幾。所欲言者何限，隨紙耿耿。

復天台陳可戶天瑞字景詳

某頃辱下訪，不憚數百里之遠，意亦勤矣。龍以長書，示以巨帙，禮甚虔，德甚謙。已足以藥世俗自滿之病，願其意殘息，何足稱此。至於獎譽過情，擬非其等。此則謹不敢聞也。既而捧巨帙而敬觀，以蘇氏古史為題，占地步以甚闊，以朱子餘論為主，立門戶以甚正，陳蔡異之曰，大哉書乎。此近世之所未見也。老眼為之頓明，嘗謂漢書秦燬燼之餘，曲籍滅亡，太史公作史記一部，上出唐虞，下包春秋戰國，羅網放逸，黜削神野，開天下之目，後世得之如至寶，尊之如聖人，孰敢議其非者。遷亦自謂厥協六經，異傳，齊濟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自負至不輕也。至本朝歐陽公始議之，其序帝王世次，圖先立一準的曰，孔子定書斷自唐虞，所以略其遠而詳其近，謹其所不知也。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述黃帝以來，詳悉其世次，不量方而務勝，及訂其經，可以發千古之一笑。止以惑世二字斷之，蘇黃門師歐公者也。習聞其說，亦謂遷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切中其病，其詞已激昂。不如歐公之從容溫潤也。至於自編古史，又較三皇反加詳焉。豈臨文之際，抑不免於務勝而惑世也。朱子曰，近世言史者，惟此書為近理，而學者忽之。止於本紀中提出七章，以訂其未醇。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削其世次，益以事實，黜秦伯而不污其紀，降三晉田齊而不作世家，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傳，而春秋戰國之賢，亦與焉。別立孔子及弟子傳，止於孟軻，斥老子荀卿於異端，其立義凜然，其用力甚勇。其地步闊而又闊，復加以正，其門戶正而又正，復濟之以闊，豈非欲推本於經，折衷以理邪。若以是為識本原，而可達於聖賢，則不可，必識本原可達於聖賢，而後能推本於經，折衷以理也。然雖非學者之先務，而程子所謂考古今，別是非，亦致知之一端。今此編考訂有證，綱目繁然，亦自可以名家矣。若曰，著書垂後，有必於名家，恐為計太

左，而自待太涼，竊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某不敢不以忠告。某血氣既衰，學問枯澁，記魄不強，挂一漏萬，不足以識足下纂輯之誤不誤。論下之差，姑以愚見有疑於古史之一二，為足下陳之。歐陽公春秋論辨魯隱公非攝，如此之明，蘇學於歐，豈不聞之。今魯世家一信左氏語，豈忘之乎。蘇氏以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亦過矣。當是之時，利欲汨沒人心，已亡其所謂智，亦只得利欲一路，而於天理民彝未嘗知也。愚方病其不足，安得謂之有餘。獨蘇氏以管子之書，為戰國之士，假託其名而為之，言治國則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則以術傾鄰國，此則非習俗之所能識。視國語全本管子，無他語，豈不陋哉。然猶取內政之制，此為可疑。夫子之於春秋，凡諸國變先王之法度，如爰田，兵甲，刑書之類，悉書之，不應於內政獨不書也。既無其證，何以信於後。至謂管仲既沒，齊國因其遺業，常強於諸侯，此亦誣矣。蘇氏之微微子也，未免徇左氏，太史公之無識，曾不少悟。夫子以微子去之，為殷之三仁去之，去之之去，是去紂而隱遁也。豈曰去商而歸周乎。紂雖無道，有必亡之勢，是時周猶服事也，不應微子避畔其國，棄宗廟社稷而先降于周。不仁孰甚焉。設如其說，紂既追微子，又何為而縛衛璧，養經與禘于軍門。於是時也，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乃封武庚，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以愚觀之，而縛與禘，正武庚所哀請命之愆，武王不忍絕其商祀，使復其所，此仁人之心。至武庚俟間倡亂，而周公誅之，而商祀絕，微子不得已始出而歸周，周公固知其賢久矣。亟封于宋，有客之詩，益可想也。加封二字，且無明證。此於事理曉然者，莫有辨其誣，是亦不免於輕信也。至於孔子傳，敘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母諱之，不以告其父之墓，此又何為輕信也。書聖人之家世，而不與如此，何以謂之學者。合不以正，而生聖人，天命必不如是之惜也。其書告陳恆，弑其君之語，謂齊人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是以戰國縱橫之士待聖人也。聖人以大義告其君，豈以利害動其聽哉。有曰，孔子之歸魯，非求仕也，以為父母之邦，蓋將老焉。此句大勝太史公。其為論也，謂夫子於陳蔡無取焉，以楚昭葉公之賢，前後六年，徘徊以俟，及浩然有歸志，猶反於衛者，以須魯人之招也。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論聖人，與前一語，如出兩人之口。又言孔子以布衣養士，著籍三千人，其賢者，凡十人而已。豈非輕信乎。其敘孟子也，尤率心借不嗜殺人之句，自發一段議論，又以指習為性。為孟子之失。曰，其論子夏，開後世排僞學之端，其意亦有所指也。朱子雖謂其晚歲，粗知省悟，終曰，舊習已安，未易猝拔。而本原綱領，終未明了。至哉言乎。今必有以細細剖繫之，使後世無惑，則吾之本原方明，而吾之學力，亦可以自慰也。然其議論之差，不勝其多。今不暇條列，更舉一二言之。自入春秋以來，鄭莊為一大罪魁，天倫蕩滅殆盡，而蘇氏猶以賢稱之，此大惑也。自是之後，鄭國數困於兵，可亡而不可亡者，亦有其故。齊晉楚之爭，伯而鄭居于中，遂為戰場。惟其地為中國之險要，得之者必強，是以兩欲得之，而非一國之所能獨有也。故雖甚弊，而不至於亡。及子產當國，而伯業已衰，然則鄭覆已亡久矣。安能待子產之出乎。子產之才，人孰不知。鄭國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晉文公不汲汲於得國，在春秋

時困未易多得。蘇氏遂以王者之事許之。則過矣。豈忘卻聖人一講字乎。至悼公頻起諸侯之師。以不戰困楚。此亦一講之餘風。恐古人屈人兵者。不如是也。其論樂毅也。不知身自墮於戰國之習。所言不根於義理。反指書生之論以為笑。此其深病。前乎此齊國伐燕矣。孟子教之曰。反其施。止其重器。置君而後去之。此則庶幾乎王者之事。齊宣不能用。不足責也。樂毅自謂數奉於君子。而亦不知出此。既已席卷入百年之積聚。歸燕。顧乃久徘徊於二城之下。果何為哉。烏在其為奉君子之教。蘇氏以為智勇相敵。勢固然耳。此為實論乎。凡此之類。豈筆舌之所能既。足下潛心今古。識見迥特。議論直正。比蘇氏尤為峻潔。蘇氏之傳。惟伯夷傳。實以夫子之言。此為最痛。其論亦簡明。抑揚頓挫。有餘味也。足下已載其論。而去其春秋兩辭。尤見高識。其間亦尚有些小徇蘇處。更望玩索。無急急於成。甚幸。但名曰古史要錄。未為正大。蓋蘇氏門下。不是著脚處。昔司馬溫公嘗稱稽古錄。極為簡要。稽古之義。亦甚大。擬欲易為信古錄。如何。夫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夫子之謙辭。此名也。今此錄是錄其古之可信者。此實也。又有一說。足下別錄。洙泗師友淵源。所以尊道統。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此舉甚善。但不以帝王本紀統之。似失其所以。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若於春秋後。自作洙泗師友一門。然後繼以隱逸。異端。功利。兵法。刑名。縱衡諸家。如何。後世封諡不足為聖人輕重。盡去之。目錄中歷代諸臣。恐須列其姓名。庶分曉易見。本中悞家脫落。向亦有之。荒陋無以復來。教有辜下問之勤。不敢不盡所願言。程子謂致知用力之方。凡一言考古今。別是非。居其次。以讀書講明義理為第一。此正是識本原。可達聖賢之正路也。足下已華需次差久。得以究朱子之淵源。一行作吏。此事便廢。願急急更於四書中夙夜探討。涵泳其中。義理無窮。無盡果能用力於此。則考古今。別是非。特餘事耳。更於應事接物。得以當也。出而事君。小則承流宣化。大則謀王斷國。真可以闡聖學。淑人心。扶世教。揭民彝。不為虛語矣。不審高見然之否。不宣。

答葉通齋

某餘日無幾。急於開道。思友朋之誨教。如饑如渴。故不敢以煩瀆為憚。况辱溫詞誘進。而可甘於自棄乎。連拜金雞。琳瑯之章。喜甚慰甚。如獲弘璧。不忍釋手。所以樂其狂誕者。至矣。非一感之可既。但某一時之言。庸難有誤。尊聽既蒙。導之以盡言。不敢自嘿。謂集家語者。固出於門人弟子也。於家語中。集其精粹。而為論語者。疑子思也。尊兄亦以為恐或有之。止是其一必字。太死殺爾。尊論曰。非子思所著。亦明矣。然某未嘗言為子思所著也。集字與著字不同。集者。合衆人之所長。著者。明一己之所見。或恐高明偶未見察。某所謂著者。指中庸而言。非謂家語也。措詞不明。皇恐若古家語之不存。王肅引孔衍之言曰。王肅反諸書雜錄以補其亡。非中庸用王肅之詞。是王肅用中庸之言。妄加哀公曰之類。甚明。此朱子所以言家語之多疵。是晚年之論。無疑。朱子於四書。至死修改未畢。因門人之疑而修改者。歷歷可考。此朱子遷善之盛德。而不可泯沒者。但學者不可妄有指議。苟有證據。不妨致疑於其間。是勉齋通

釋之例云爾。今不曰可疑。而徑曰疵。此大病也。高明之賜安矣。魯經之編。固知犯大不處。駭人觀聽。吾兄見愛之深。惟恐某得罪於名教。諄諄誨諭。懇惻真至矣。愧感愧感。但尊論尚有回護。未忍盡斥其非。則恐見猶有未能釋然者。不敢不更陳之。尚賴傾倒忠告。尊論記錄之書。非輕體也。移動未為不可。是輕體之當然。明矣。謂夫子之微言。非可以緒分而類合。恐有所未盡。是書也。若夫子之所自著。前後次第。有微意焉。是誠不可移動也。三聖之於易。夫子之於春秋。各自成書。而輔嗣杜預與之破碎。其罪大矣。此書雖集夫子之言。初無前後次第之可考。又非上下貫通以相承。雜出於衆手之所紀。當前者或後。當後者反前。夫子之言。與門人之言。雜然失其倫次。顯然可見。未知其不可移也。尊論謂句句自然。意味微妙。無窮者。略無所損也。學者隨其逐條。章指曲折。優柔巽。亦無所妨也。南軒類聚言仁。此卻是摘撮看文字。朱子病之。誠當也。此則於一部全書。無少無餘。非摘撮比也。昔謂之語。不為之類合。可也。今謂之經。恐不可不類合也。隨步換形。各有攸當。政所以承教。齊先生尊經之意。未審尊明以為如何。區區之愚。以向書一典。敘事。二讓。敘言。故欲以事先於言者。首以溫而厲者。以此章包含夫子之德容。渾然全備。故欲冠於篇端。如堯典之欽明文思也。此義既未明。今當去之。尊論謂難記錄之書。亦自各有意義。某亦嘗聞之。朱子固曰。首篇多務本之意。八佾皆禮樂之事。公治長論古今人物。先進評弟子之賢否。微子多記聖賢之出處。此亦因其近似。可以推測者而言。使集論語者。果有此意。則篇篇有之。不應以殘零亂如此。竊恐後學因此強推之。必立一說。籠罩。傳會穿鑿。為害不小。又如堯曰以下。雖無子曰發端。亦恐夫子嘗言之。故錄於此。若曰。門人舉此。以見聖人相傳之意。恐不分不曉。如此含糊也。若曰。始以務本。繼以帝王之相傳。卻是著為此書。非記錄也。孟子篇終。卻是此意。分明此致。是著齊之體。尹氏遂曰。以子張問政。繼堯曰。以明夫子為政。可知已。至是有些傳會。苟如其言。則克已復禮。章。吾道一貫。章。又何懼於五美。四惡乎。若以政為急。則為政以德。章。又豈不勝於此。曰。記錄。則前後無序。非病也。曰。著述。則步步可疑。尊明以為如何。孟子固一手之書也。本自有條理。政欲學論語。故亂其次序。惟趙岐解此意。總作三節說。一曰。時君成謂之迂闊。二曰。與弟子答問。三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雖曰不可移動。而朱子編要略已創例於前矣。尊兄以為如何。尊論欲以格言大訓。與答問為經。餘則為傳。此言簡徑明白。敢不佩服。然只此規模。則亦不免移動矣。然鄉黨一書。體則經也。今當為傳乎。堯曰至公說。當為傳乎。當為經乎。更乞明賜提警。三陽之慶。未遂捧卮為壽於通齋之下。仰止香德。天錫難老。以柱石吾道。不勝東望頌禱之至。不宣。

無繼芥溫宣和三年始復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靖康元年北虜犯關既退詔侍從舉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權宗正少卿使虜以和議名公曰虜情不可測名不正則徒取辱耳請改爲計議使且謂人曰此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虜庭上辱君命邪必死賊議者以公太剛改命劉峯九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即日單騎渡河繕城浚隍治器械募義兵增價入粟爲必守計不逾月而備上疏乞邪洛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使常有十萬兵遞相爲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虜再南驚公大治兵與滑濬相犄角虜知有備乃東趨大名魏縣由李固渡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射退出義勇追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靖康王使虜和至磁公迎謁曰聞虜已由李固渡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爲虜所留雖悔何及力請頓行會百姓亦怨王雲遂王徇虜殺王雲遣馬留王王遂還相州虜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爲兵馬大元帥公與任伯彥爲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神將秦光弼張德遠虜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寨翌日王徽諸郡發兵會大名癸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趨開德入解京城之圍任伯彥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爲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趨開德擊虜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激持詔書同虜騎叩開德問王所在且言虜再議和援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爲虜所脇來款我耳命壯士射之虜遁已而王命與黃潛善分統勸王諸軍王徽諸帥以虜懷詐僞和實杜四方之師宜審料敵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曰王已約知虜情吾等可坐視乎請王徇激請道約日同進時趙野爲北道都總管范訥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京號宣繼司倏然自衛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切責之皆不答向子譚駐宿趙子棣守陳何志同守許閻丘陞守濮曾懋守曹列屯環京城無敢動翁彥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水公獨以孤軍進至南華命神將陳洋出虜不意擊之虜自宛亭適與仁府分兵寇開德公遣孔彥威與戰又破之公度虜必犯濮密戒權邦彥爲備虜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爲援敗之虜復向開德邦彥威合擊又破之公親率諸軍進衛南曰兩國既和我欲入親君父遂揮而前虜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虜壁進退等死耳當死中求生人人爭奮無不一當百虜遂大敗斬首數千虜益生兵陽敗而卻公曰彼十倍於我一戰遽卻是有謀若我則殆矣即徙軍南華虜果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襲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問京城動息又得王徽知二聖北狩天族僭遷公北向號慟即日自臨濮趨滑州由黎陽大徑遊乘輿孤進戰他軍無一會者及開張邦昌僭位即回戈內向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僭偽義當征誅聞其出於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書問故候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即移師觀畔且復王書曰姦臣邦昌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止勸王兵莫聽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嘗不僞爲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天意可卜正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開都城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日尙恭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

魯齋集卷之八

宗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天姿沈毅膽度深遠才敏而用周至大至剛之氣始終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春秋左氏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說有司事曰吾爲朝廷得人矣登元祐六年第宜仁聖烈垂簾有詔對策限以字數同輩相告必如詔可中程公曰事君自今日始豈可希前例効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嘗攝邑事吏以少年易之及聽訟迎刃而決不淹月大治呂惠卿移帥鄭延以懷屬辟公力辭不受調衛之龍游令丁內艱服除調慶西令按治宿姦不畏強禦捕羣盜數十焚其廬威聲赫然丁外艱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蒙坑之固左雲邑右太行沃野百里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澧水灌之德清命以軍額屯兵以備不虞不報公曰今固承平無虞他日當有知吾言者政和三年知萊州掖縣部使者以朝命科取牛黃公力拒得免公曰吾之爲邑始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由海道與女真結盟公憂形于色曰軍帥自此始矣有道士高延招倚林靈素凌蔑郡邑公窮治其罪不顧及公丐祠而歸結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故建神霄宮不當訴于朝而靈素主之遂祝秩禱置鎮江公聞命就道

逸樂。五日進公質而退私偽。公謂人曰。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摠諸將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即位於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眾之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謙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潛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黃潛善。汪伯彥惡之。出公知襄陽府。復有割地取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紹大統。奈何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虜乎。前日靖康姦臣。未嘗議遣。朝說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虜是狗。終有前日之禍。宜入臣弗與虜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前日之恥。未則有所號令。作新新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為是說者。既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擾其氣。臣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流涕。綱為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虜兵初退。守備廢圯。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羣盜屏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叩濮州。開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都統以下守城。善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巢。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餘年。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為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正立功之秋。王善為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附耳語之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諸將謂公此行不復返矣。及公歸。諸將出送。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不領衆歸。且有解甲帶甲之請。公書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決。人情猶公獨信之篤也。善以五百甲騎。從徐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處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之。曰。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先授照帖。當即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不疑。既入寨。第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福道人。諭以禍福。招來之。羣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慚沮而退。公之去。而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仇。中軍將李世隆。與將郭進。殺仇為亂。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公笑曰。河北陷。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沒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立。左右皆悚。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其後虜犯滑。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勵衆至滑。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以歸。公復厚賜之。丁進者。亦巨寇也。其初來降。人情鼎沸。謂非真降者。或請以兵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明日。按其

塞。進益成畏。黨有陰結為亂者。進自擒殺之。有相率遁者。進自追治之。馬單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仍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單曰。非單不可。裹瘡而前。數日。擒一酋而歸。趙海亦招賊之雄也。屯板橋。輒壅路設橋。以阻行者。聞劾百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畏聞太守邪。悉樹之。偵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甲從。公方接客。遽語曰。殺芻者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奈甲士何。公曰。何怯邪。治海者某。諸公何預。喻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已械送所司。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會公拘囚虜使。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為尹。政術卓然。過人。誅勦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開封乃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精神。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為宗社。下為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疏入。上大悟。封示公。公感上知。益自奮勵。且遣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十乘為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商旅。京畿瀕河七十里。命六十縣分守。開濠植鹿角。守備已固。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論聖懷。不報。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安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十二月。虜駐兵于河之北。稍稍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許州。時據滑。滑。公所屯河上諸寨。欲併兵禦之。因乞濟師。或曰。賊鋒未易當。不若堅守自固。公曰。去冬之變。正坐此也。命統制劉衍。趙德。鄭。各與卒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往。初。岳飛犯有司。將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不加之罪。留之軍前。至是遣為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汝罪當死。吾釋不問。今當為我立功。往視敵勢。毋得輕鬪。飛謝罪。真命。鼓勇而前。竟與虜接。敗之。公喜。擢統領。後遷統制。自是每出必捷。建炎二年正月。虜復自鄭抵白砂鎮。距京城四十里。都人恐甚。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棋。談笑自若。衆不敢言。而退。各以己意部分。兵。撤城墜之。梁。乘城而備。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解甲歸營。曰。吾遣劉衍。必能禦寇。復選精銳數千。益之。潛戒曰。宜繞出虜後。設伏以待。伺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邇。可舉燭例張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虜不敢進。衍與戰。大破之。遂復延津。許州。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衆益大服。時有詔。諸路兵馬。以勤王為名。因聚為寇。議所以杜絕之。公上言曰。向者京城被圍。天下忠臣義士。憤痛爭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不能撫而用之。致有前日之變。勤王之兵。例皆撫養。給賞。給不露。流離困苦。死者。溺於溝壑。強者。變為寇盜。豈其本心。皆上之人。無以處之故爾。今乘輿移。淮。中原民無依歸。故竊窺乘輿而起。且河東河西。不肯從虜者。皆自保山寨。其面。各立名號。以望報國之心。今所放黃榜。

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德意。失言。願別降詔。以慰元元。二月。虜犯西京。公命統制官李景良。圍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所趨鄭大。為虜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邪。命斬之。繼而俊民與虜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待誓誘公。既生致麾下。公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為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驅苟活。反為虜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反為兒女子語。賜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虜從而來。豈出得已。擒而縱之。虜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梁州防禦使張搆。請自效。公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搆至滑。率將士迎敵。虜衆十倍。或請少避之。搆曰。進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遂戰至暮。虜少卻。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搆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虜大戰于北門外。士卒爭奮。虜退河上。宣曰。虜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擊之。殺傷甚衆。公命載搆喪歸。為之服。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搆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虜自是不復犯東京矣。王策者。遼之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帥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喻以信義。協討策。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虜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撫河南華蓋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歲半。公聞西河州虜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復上疏。大略言。今之士大夫。會不為陛下思。祖宗基業。為可惜。父母兄弟。俟望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為賊所據。未有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為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釐萬生靈之塗炭。陛下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上遣中使撫諭。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糧遺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為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結諸路豪傑。日事可舉矣。會諸將約日渡河。故表請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願從還闕。楊進等。願率百萬。願北渡。茲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戎虜。皆無足畏矣。不報。五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漕澤已開。浚兵械已定。備塞糧已羅。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流通。陝西。京東。滑。京。洛。蕃。賊。已皆掩殺。望陛下毋聽羣臣之言。以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軍取懷。衛。澤。相。等。州。道。王。再。與。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河。洛。相。真。定。楊。進。王。善。李。貴。等。各。以。所。部。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水。塞。忠。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為。諸。將。先。則。我。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武。備。不。擾。而。辦。展。出。師。到。虜。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都。人。之。言。曰。陛。下。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為。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

是都人之望陛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竊。忘宗廟朝廷之重。遠天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於存亡。如京師陛下之京師。想儉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願中原變為夷狄。終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者。特欲保軀。助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謂二聖天眷不足。謂諸帝陵寢不足。謂周室中興不足。謂晉惠祖繼不足。謂遼巡守之名。為可効。謂偏地之藉。為可逃。儲金帛以為賊資。繕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培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復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言極切至。而嫉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將排闥入問。公變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殲滅醜類。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衆皆掩泣曰。願盡死。諸將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變輿。還京闕。大震雷電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上已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計開。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於朝。以公子顯。得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顯充留守。官充無意於虜。盡反公之所為。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為用。顯力丐終喪。以歸葬于京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已甚嚴。自奉甚薄。方謫居時。體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雖稍厚。食不重味。衣弊不易。曰。君父方側身膏腴。臣子乃安居美食。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林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往視。向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備至。以其女妻修職郎康森。且以己女妻森弟。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為文登。公之慈義如此者。衆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第。三學之士。為文哭公者。千餘人。子穎。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嗣。嗣。嗣。嗣。安。曾孫十有五人。曾懋。誌其墓云。

同祭北山何先生文

鄒魯云。遠天啓濬洛。理一分殊。以復後覺。龜山之南。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于繁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總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驚峰翼。孰探其源。遂通其釋。墜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錦尚綉。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于歸。有誠斯和。誠意惻惻。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永命。副聖旁落。進之太史。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台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振趨日稀。儀刑遠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風清。忍奠斯酒。忍讀斯文。

北山行狀告成祭文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執告。有偏執攻。淵原師友。孤陋莫通。有慨其意。天修其逢。得公盛名。于船山翁。獲麟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載磨載礪。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鯨鯢。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蒙分縷析。萬理春融。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于爾躬。必平而實。必拓而充。翰墮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幸公眷焉。身康氣沖。不聞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吾黨困凶。茫茫墜緒。卒業無從。歲月流邁。行即幽宮。公之仲子。莫泄哀悵。抱公言行。爛筆遺備。強顏敘次。慨想音容。如持寸莛。來權巨鏡。惟德之盛。惟禮之恭。蕪詞弗稱。有愧螭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祭趙星渚文

惟公蚤親有道。浚迪淵源。堅御官牒。高蹈丘園。河洛所啓。考亭所論。探討玩索。如誦已言。審其將發。控制放奔。驗彼未發。培植木根。貌恭而安。言厲而溫。恢拓日廣。開望日尊。帝曰嘉哉。汝其通精。時酣利祿。是猶是也。孰嗜義理。是保是式。易退難進。翔而後集。翼冀道山。嚴嚴講席。浙水東西。亦獨熊軾。一念如春。一清微骨。紫裝逼人。幡然去國。有粵蒼古。有渚泓澄。地靈人顯。迹隱身榮。後學矩矱。斯世經謀。兩朝之眷。四海之名。胡不百年。而遽乘傾。學朝失色。天子震驚。贈恤之典。有煇丹旂。未知卽思。爲誠爲明。嗚呼哀哉。某束髮讀書。恨不立志。慕德實深。登門莫遂。公鎮天台。作成士類。乃撤臯比。束帛來黃。冒然而前。求所未至。一見傾倒。若符若契。學既同方。合同以義。窮深極微。展也一致。歲云莫矣。踏雪告歸。叮嚀宿約。春以爲期。疾病事變。一諾差池。有懷斯愧。公心不移。書疏絡繹。使者交馳。乃請于朝。督命下貽。雙陟崇嶺。公已交塵。業陰未改。有黯其思。己己之秋。拜書寓里。聞公臥疾。英嗣報啟。會未踰時。誨言累紙。慰此孤陋。不寐而喜。什襲珍藏。如古彝洗。十有大字。殿正瑰偉。千載北山。夜號萬鬼。言志之傳。神幾之似。無極之妙。太和之始。家語之書。少母之祀。未終所疑。未訂厥指。水陸遙遙。尙期操几。誰謂絕筆。遯同麟史。斯文未喪。世道方毀。萬目睽睽。爲蒼生起。泰山曷頽。梁木曷圯。識與不識。莫不痛疼。有訃莫聞。有含莫匕。旬旬一恸。如荆斯趾。內省而疚。魄此生死。南豐瓣香。歸心久矣。有炬傾筐。有茗盈甌。東望長號。老淚滂只。湛然清明。鑒此哀誄。

祭徐彥成

嗚呼。自八行表公廬之望。逮移樽分石筍之春。蔚蔚故家之喬木。森森玉樹之塔庭。雖分敷而異圃。實一氣之流行。往歲奪其家嫡。今年喪其元孫。豈曰爾自榮而爾自朽。我則同此痛而同此心也。矧予與子。自昔相親。憶子之幼也。玉雪可念。方子之壯也。老氣夙成。功緒沈著。志慮堅凝。風霜瑣瑣。琅琅夜燈。或談古而忘寐。或兀坐而不言。尺度剪剪。風塵穢穢。疾惡掀髯而張目。見賢色暢而神溫。扶義以竭其力。責善以傾其情。豈特一家之佳子弟。實爲吾黨之良友朋也。可謂得五行之真淑。意其開萬里之修程。一夢不返。前所罕聞。割雙親之心。脣飛病婦之驚魂。風濤壯年維楫。失大辰落分梁棟。傾恨遺恨之髮。積公播首於

冥冥。日月消邁。即幽戒辰。有梅花兮被壘。正露冷兮水清。何必豐碑於陵道。此即千載之餘馨。思昔聽月窗之曉角。柱山行之老藤。不復共此風致矣。徒涕淚之交零。有肉在俎。有酒在尊。以酌爾釐。以祖爾靈。

河圖贊

河之圖兮。開天地。五十有五兮。陰陽相索。惟皇吳羲兮。肇端乎神畫。心妙契兮。不知其千萬年之隔。

洛書贊

洛有龜兮。負文錫神。禹兮赫倫。夏商之季兮。汨壇。箕子載陳兮。皇極爲之一新。萬世之大範兮。存乎其人。

乾道御書贊

皇矣孝宗。聖德天縱。翼翼小心。親承大統。暨觀王國。宗廟黍離。離恥未復。版圖未歸。寐寤英材。弘濟大業。昧爽不顯。孜孜聽納。爰究爰度。是經是營。鳧飛魚躍。遐不作人。有赫其明。或馳或步。破前拘繫。萬里咫尺。于躬于輔。于善于官。不詳是憲。人物僞然。中興之際。於斯爲盛。維我先臣。恭承眷命。昔在乾道。試邑長沙。政聲上徹。召節亟加。入覲于庭。天顏開豫。股肱之郡。汝其綏撫。于嚴于信。宣化兩苻。帝曰來汝。郎省經帷。晝既訪問。夜出奎覽。貂璫駸奔。衣冠駸時。帝意若曰。汝言有章。既及治具。然猶未詳。蓋體汝忠。裨我政體。毋替朕命。矧于天子。雲漢昭回。臣拜稽首。對揚天休。昌言收後。帝心聖聖。帝謨洋洋。求治之切。度越百王。威監在天。道烈在下。日月于邁。邈然今古。君臣之契。自昔所難。有進有退。惟義之安。璇珠陸離。三十有九。既勒堅珉。永鎮皇極。神光發笈。匪金厥鑑。惟忠惟孝。百世其承。匪忠匪孝。奚則匪臣之榮。惟皇之極。

乾道九贊

強國教邦。乃正元日。親族孫琪。乾道之章。志淳而理該。差強人意。猶懼其體之未切也。爲之推衍先儒之說。或可爲進學之助。知道者不足觀也。

於穆乾道。其德曰元。萬物之始。萬化之端。氣行在東。於時爲春。天命人受。於性爲仁。君子體之。衆善之歸。於穆乾道。其德曰亨。萬物之通。達元之生。嘉百會南陽極。而陰恭敬退讓。禮云禮云。君子體之。抑抑威儀。於穆乾道。其德曰利。利匪己私。生物之遂。敘華就實。禾黍薿薿。義以制心。大分斯得。君子體之。萬事之宜。於穆乾道。其德曰貞。物理備具。物生之成。天紀回復。爲時之多。爲性之智。藏始於終。君子體之。正固弗移。於穆乾道。德曰剛健。一息不停。萬古旋轉。維健維行。剛斯可見。雲行雨施。乃化乃變。君子體之。有強無勳。於穆乾道。德曰中正。寒暑代謝。無有偏勝。當消而消。當賊而賊。正或未中。惟中無病。君子體之。卓然有定。於穆乾道。德曰純粹。體用渾然。具美全懿。邪惡莫干。陰柔莫始。時曰至誠。真實不僞。君子體之。精一無二。於穆乾道。是曰三陽。爲夫爲父。爲君之常。是曰父天。是曰子剛。下濟而泰。光明四方。君子體之。吾道斯昌。於穆乾道。君子體之。終日乾乾。鳥可已。而勇猛精進。窮理致知。獵險摧剛。萬里載馳。須臾不力。明命斯隱。

古賢像贊并序

先祖侍講。平時無玩好。守鄱陽日。於洪丞相家。摹傳古賢像六十餘軸。皆紙本也。其原出於祓府。有手澤題其上。不幸收藏太密。蟻蝨幾盡。得全者無幾。而又散留它位。某舊嘗傳寫二十餘本。初未之奇也。衛本既失。益可寶愛。近賜潘伯遠。遂題其姓名。暇時因各贊數語。懸之素壁。典刑凜然。六一居士嘗謂七賢圖。歐陽氏之舊物也。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某質凡學。固不足以發揮往昔。抑以寓高山仰止之詠。尙庶幾來者。識先世之清風云。

郭汾陽

魏令公再造唐室。膽量包海。赤忠貫日。大姦莫問。大兵莫危。名將接武。皆帳下兒。

陸宣公

年少得君。同濟大難。朝奏夕疏。仁義炳煥。山東聽詔。咸泣諸叛。前魏後陸。時不正觀。

韓昌黎

唐文三變。至公而止。日光玉潔。八代披靡。疎佛骨疏。上時相書。千載是非。其嚴矣乎。

柳河東

文盛正元。鏘鏘皇雅。絕擊峻崖。古區玉壘。從游一誤。再片不歸。羅池之上。秋鶴與飛。

趙韓王

五閭將曉。大明赫赫。抑抑人傑。佐命之元。功銘玉鉉。名注金騰。風雲夜計。一斬乾坤。

曹周王

帝王之將。翼義羽仁。汎增氛祲。滿布陽春。雷歸電熄。天宇清明。不矜不伐。流慶殷殷。

李文靖

風範端凝。魯論翼治。飄遠慮深。鎮浮過銳。時雖昇平。日陳災異。攷久言存。君猶追記。

王文公

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幹承天。屹然八柱。棲鸞停鶴。滿雲洩雨。穆如清風。作宋申甫。

寇忠愍

有偉萊園。恢恢廟觀。濟川之志。到海之符。青衫瘴雨。竹栢盤敷。澗淵一擲。千載偉夫。

張忠定

雲出華山。雷厲西土。以奇制變。以神鎮撫。猶恨承平。閑殺尙書。勁節獨步。冰霜凜如。

王沂公

溫溫沂公。大志厚德。桃李成蹊。春風無迹。計折姦回。理化后戚。宗廟之器。揚休山立。

呂文靖

晉書集 卷之八

賓日天聖。政闢龍韉。起賢引黨。慮遠防微。月殿濟權。玉棺破惑。舒卷屈伸。深哉仁術。

范文正

雪壓孤根。斷斷力學。危言正色。蹇蹇諤諤。靈府兵精。駑莖勝落。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韓魏公

堂堂魏公。受天剛氣。赫奕孤忠。鎮定大器。手扶日月。身佩安危。大沛霖雨。寂然神機。

富鄭公

慶歷人望。元豐老成。片言折虜。訪落戒兵。恩浸南北。善配岡陵。鶴降星殞。始終之靈。

文潞公

元祐黃耆。翼日導乾。出將入相。餘五十年。虎老風壯。松壽節堅。眉瑞世。遐福不窮。

曹文穆

侍中內舉。器識迥殊。預勉樞輔。逆料胡虜。風爐狼煙。霜凝金鉞。襲慶將壇。矯矯聲烈。

狄武襄

太平名將。偉哉氣節。御梁公像。留髮邊洹。西折元昊。南摧智高。量諸方息。角大成妖。

歐陽文忠

學授孟母。一代文宗。追琢大雅。剡滌澆蹤。諫疏直筆。雪壑霜空。全節蚤退。穎水清風。

蘇武公

奎宿精神。烏臺縲紲。神龍追電。天馬汗血。世外文章。筆頭風月。航海而南。平生奇絕。

林和靖

野人雲臥。孤山蒼蒼。梅梢逸興。香滿詩囊。湖邊竹中。猿鶴徜徉。寒泉秋菊。千載耿光。

醉吟先生

江州司馬。元和諍臣。雞林聲價。鑾殿規箴。盤素去矣。詩酒陶情。西湖浩渺。雲水流馨。

宗忠簡

雙龍退颺。風埃帝邑。乘銳齋壇。揮涕戮力。天聲外揚。臣姦內抑。忠憤莫紓。孔明祖述。

岳王

赫赫武穆。天開駿功。聲震河洛。威吞犬戎。梟梟忌武。烏臺勸忠。齊名諸將。魂死英風。

張魏公

中原雲擾。國外專征。東道淮楚。西敗富平。勢裂南北。天摧大勳。千載公議。一點忠誠。

其勤之無違也。第三章言所以正其表。第四章言所以正其裏。第五章言其無適也。第六章言其主一也。第七章以動靜無違。表裏交正。總括一篇之大意也。第八章虛其工夫之閒斷也。第九章虛其工夫之差舛也。分明畫出一箇敬字。四方上下。斷截遮關。更無透漏。工夫益密。學者苟有志於持敬。固不思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知者。心之神明。妙乘理而宰萬物者也。物之理有所未明。則心之知有所未盡。大學所以使人窮物之理。極吾之知。程子言格物之道。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雖此三言。包括已盡。先後之序。又有不可紊者。必以讀書居于先。應事接物居于後。蓋應事接物之當否。此一節最未易到。初學者且當以讀書為主。雖事事物物。固皆有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不讀書。則無以識其事事物物之則也。自堯舜以來。聖賢千言萬語。載在方冊。皆經世之準度。為學之綱領。若憑虛而暗索。躡等而要求。無由可以致其知。必隨章而玩味。必逐句而精考。胸中之權度。稍定。是非邪正之大分漸明。然後可以評古今。論人物。參伍而觀。錯綜而證。而後應事接物。庶乎裁處。剖決。圓流。圓轉。無不中節。更練愈深。義理愈覺。無往而非窮格之工也。先後之序。非井井有條如此。上蔡先生以為窮理只是窮箇是處。朱子又詳陳其窮理致知之條目。見於大學或問之中。謂極其心之本體。無不盡。然後謂之知至。學者苟有志於致知。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程子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此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法。正謂敬也。敬是常惺惺之法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功也。不敬。則此心昏昧。怠惰。人欲肆而天理微。物交物。引之而去矣。則遂失其正。此不敬之驗也。是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也。講明道義。非敬則若有若亡。議論古今。非敬則或成或非。以至於人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非道。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偏廢。實為相須。蓋不知則不能得持敬之方。不敬則無以為致知之本。所以謂前賢明道講學。自有正傳者。此也。抑嘗觀大學之言正心誠意。此即居敬之功也。至言致知格物。又窮理之要也。都孟氏盡心知性者。窮理之謂也。而存心養性。則又居敬之道也。至中庸所論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又居敬窮理功用之極致。歷考魯鄒。伊洛垂教傳心之妙。其指要綱領。莫不若合符節。而上蔡先生願以一言舉之。明白端了。無餘蘊。是豈非百世學者。造道入德之指南乎。恭惟聖天子尊崇道統。表章正傳。學校之外。書院幾遍天下。何其盛哉。在昔先朝。以安定胡先生之書院。推廣其規模。設為州縣之學校。今雖有州縣之學校。又收斂其規模。為四方之書院。同師孔孟。同尊周程。同為國家長育人才之地。初無異也。此蓋上之人。作成教養。無所不用其至。如此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前使君以此邦獨未有書院。於是追前賢以植風聲。拓學宇以來。矜佩。所以興起人心。汲引後進。仁矣哉。得為政之大本。先生有曰。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

魯齋集卷之九

上蔡書院講義

聖人遺世立教。具存典則。先賢明道講學。則有正傳。惟其傳得其正。然後不失其真。則也。自孟氏沒。聖道經殘。學絕教弛。其所謂士。縱橫乎戰國。刑名乎秦。黃老乎漢。夷狄乎晉。漢隋唐。至我朝周夫子勃興。建國屬書。根極要領。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開河洛百世之傳。是以二程夫子推廣其道。以教學者。必以持敬致知。為入德之門。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用云者。此決定不可易之理。則在云者。謂致知之中。即進學之地也。其高弟上蔡謝先生。則曰。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大居敬云者。如居處乎此敬之中。大莫大乎此也。貴窮理云者。必窮極其理之所至。貴莫貴乎此也。其指示學者。最為親切。夫敬者。心之貞也。此微上徹下之道。聖賢之本也。蓋心為活物。乘氣機而出入。凝冰焦火。淵淪天飛。亦危矣哉。不有所統攝主宰。其德消亡。而天命亦幾於息矣。而其所用者。諸老先生嘗備言之。學者先須識得敬字。分明。然後有以持守。曰。主一無適者。敬之本體。以存主言也。曰。整齊嚴肅者。敬之氣象。以操持言也。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以真體此敬也。曰。戒謹恐懼者。以畏體此敬也。曰。儼若思者。以容貌體此敬也。曰。常懼懼者。以不昧體此敬也。文公敬齋一箴。正是鋪敘持敬工夫節目。第一章言其靜之無違也。第二章言

求今賢使君以師友淵源之盛。盡承流宣化之職。以聲氣上求先生之心。亦以聲氣下求為學之士。道同心同。感應之妙。自有不容言者。夫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亦各言其類也。惟天台地靈人傑。迪開維之教。為衰緒之鄉。衣冠文物。獨為東南之望。又有先輩遠庵諸老先生。親傳考亭之學。流風餘韻。薰蒸漸漬。不為不久。深山長谷之中。陋巷窮閭之下。豈無抱道蘊德。深藏不顯人之知者。聲靈氣求。必有幡然而起。相與講求。先生所謂大居敬。而貴窮理者矣。相雖不敏。願與諸君相勉焉。莘莘實下工夫。謹毋失先生切問近思之學。故不敢踰等及於高遠。幸毋易之。

古易音訓

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諱於缺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宮中古文易扶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即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則非古文之字也。況籀篆既更。隸王益異。轉相傳寫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之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變字也。以為當從古也。凡經傳皆費此。幾宜也。向乾以下。既更此。若獨於離卦出此二。幾豈不可疑乎。趾之為止。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為承。亦古也。而不一於承也。聚之為取。鮮之為叀。宋嘗出於一。如享享佑祐之類。尚多有之。若喪之與喪。非有大異。特筆法互有得失。而成公豈不能訂其是而歸于一乎。缺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成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成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廣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襲不疑之書。銳然撥亂而反之。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成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成公亦不得而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籀字。曰篆字。曰隸字。分別若甚精。訂定若甚確。徐而考之。蓋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抑嘗思之。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益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察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善觀。今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夢奠。精神全在卷第之下。分行註中。讀者尤當留意焉。

汪功父知非稿

萬事無不由學而至。惟詩未必盡由於學。其工可學也。其氣骨實關於人品。宋文公獨愛蘇州詩。以其無聲色臭味為近道。此言不特精於論詩。尤學道者之要語也。自三百篇以來。獨平澹閒雅者為難得。夫平澹閒雅者。豈學之所能至哉。惟無欲者能之。非無欲之詩難得也。正以無欲之人難得耳。吾於功父之詩。似覺微有此氣骨。若充之以學。庶此氣骨開張。張固而駸駸乎成矣。一日以知非稿見示。而予得以審

其是非。作之者。固欲知其非。而觀之者。蓋欲知其是。予方定其端。以待功父學之成。它時會有識者符予之言。

麟雨劉子

伏聞。某官愛農閔雨。憐神不宗。而又禱祈於社稷。於義尤為至當。蓋社者。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者。實專於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自昔國家。所以昭事。祈報。莫重於此。與其屈膝於老子釋氏之祠。與夫妖妄淫昏之鬼者。相去遠矣。愚又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之山川。今用黃冠之教。而上供其皇天上帝。是禮之僭也。又以髡緇夷族。旋繞廟。於宣布教化之庭。是禮之亂也。至于職分所得而祭。於禮為正者。則前後未有能舉而行之者。誠為缺典。夫山川所以為神靈者。以其氣之所蒸。能出雲雨。潤澤萬物故也。今東陽之為郡。北山其後。雙溪。雙龍。其前。此所謂境內之名山大川是也。愚自兒童時。每見北山有雲。冒其巔。須臾必雨。雨則澍沛。周于四境。近年以來。雲雨多興於南山之西。而所及者有限。蓋陰倡而陽不和。其氣逆而勢不順。縱有豐年。而東北常歉。蓋北山者。一郡之望山也。今其氣鬱亢久矣。誠得賢使君立其壇壝。性幣之制。考其登降奠饋之節。躬率僚寮。精白嚴事。必有昭應。夫人之於天地。均一氣之流行。然是氣無所歸。則決無感應。蓋天子命諸侯。主是山川。以蒞其人民。社稷之事。故其氣屬我。相聯接而無間。夫山川者。天地之正氣也。人以正氣成之。則正氣應。以戾氣成之。則正氣不應矣。苟能正其祭祀之本。先須正其感召之氣。凡政事之淹鬱者。疏剔之。凡征權之苛急者。寬弛之。使千里人民之氣和。而山川之氣已漸和矣。然後齊肅一心。積蓄誠意。會山川之氣。通幽顯之神。何所禱而不應哉。昔南軒張先生。嘗行于桂矣。試取文集觀之。信不誣也。輒不自揆。以書生迂闊之言。恐可以裨贊愛民事神之盛心。如或可采。願勉強行之。

水災後劄子

竊惟婺女之為郡。三面阻山。而太末之水。限其西南中間。沃壤甚狹。豐年樂歲。僅僅自保。國家無兼歲之儲。上農無半年之食。一遇水旱。上下俱困。今年陰沴馮馮。西疇告病。橫風淫雨。浸瀆於其外。螟蟘蝥賊。蝕囓於其內。鳥茸稿粒。一百百里。雖無涇水。亦為凶年。況七八月之間。山裂石走。百川沸騰。五色狂瀾。會于一夕。傾覆我室。漂蕩我家具。淪沒我稼穡。闕絕我民命。橫尸被野。冤氣蔽天。雖成棺。亦不如是之甚也。此豈小故哉。死者。吾末如之何。而生者。日就溝壑。尤為可念。伏惟某官。任父母斯民之責。推己溺己。饑之心。散財發粟。備加拯恤。德至渥也。既而申奏朝廷。大捐稍廩。贖出泉符。使者跋履。巡按官吏。奔走山谷。所以慰勞給助。恩已贖矣。然識者之慮。無餘憾於今日。深有望於方來。何者。背腹在下。而瀨溪。磽瘠居高。而帶山下者。宜杭。宜稂。宜稗。高者宜粟。宜豆。宜油。麻。又其次則蕎麥。芋果。蔬。菘。幸免十不二三。蓋濱溪者。洪水之所滯。帶山者。洪水之所發。沒者成芽。沒者就稿。衝突者砂石。縱橫者陵谷。易位凶年之禍。未有如是

進梅生藻而與之言曰。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枯。蓋各有一乾坤也。藻曰。物物各有一消長。亦不外乎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好藏清醴。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句。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于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絕。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遙遙世間。人味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真臘之虛。有隱士者。黃衣紫裏。清馨爽。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為假子。風骨絕不相似。世人安之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其嘗佐禹治水。能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史臣曰。梅氏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醜。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解紐。九鼎將移。南昌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盜邪為之縮頸。至我宋有名堯臣者。與六一居士為金石之交。以詩文稱。而忠諫不逮。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實之後。盛衰不齊。毋足怪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於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老耆胤。龍鍾頹頹。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鼎不調。尚僞忘真。至以鼻吸斗。醉為相業。獨魯成子孫。衍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醜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為不吝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為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貪常嗜瑣者。咕咕然動其喙。笑以為怪。惟柳柳州奇之。又有華華傳。非韓筆法。它人竄入無疑。至坡公乃作羅文。葉嘉黃甘陸吉江瑤桂諸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鶴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城侯。文信侯三傳。亦各有寄與焉。予與大庾公。託契舊矣。病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為作世家。其源深流長。有不容不著者。見者未必怪也。終自矧其常且瑣耳。

魯齋集補遺卷之十

六義字原序

學之千古也。無一事得其正。字為學之始。不得其正。尤甚焉。自皇朝史籍之制作。大壞於斯。幾之手。由是訛增訛而謬生。謬展轉相因。文義外駁。最為學大病。書之六義雖晦。而六書之名。幸未湮沒。後人猶得以有所考。古人自小學則已識其大要。今之老師宿儒。猶未能究其彷彿。蓋高者留心於道德性命。而不屑為下者。役志於功利進取。而不暇為。故字學終無時而復明也。中間一二儒者。振奮復古。而不本六義之旨。則文字之源流。音訓之本末。何所折衷哉。古今字學之書。亦不為少。惟許叔重說文。簡古詳備。亦坐六義之未精。而子母混雜。識者未深許之。後又有古文尙書行於世。名固可尊也。而字實非也。漢儒不識古文。猶能曰。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固母也。字則子也。一字之中。既合二體。或三四體。必有一體為母。子承母。天下之大義也。今觀其所以取為母。又多其子焉。與母抗行。則於漢之法度。已不能守矣。夫六義者。惟象形。指事。當然為母。蓋制字之義。始於象形。形不可盡象。而後屬之事。事不可盡指。而後屬之意。意不可盡會。而後屬之聲。曰意。曰聲。固非一體。則不可得而母也。明矣。曰轉注。曰假借。尙有屬之母者。然母有不生。而子或生不已者。不謂之母。又不可也。所謂本同而末異。源一而派分。此聖人所以立大宗小宗之

法焉。惟大小宗之法不立。故子母所以混淆而不分也。有能立宗法。以定其生生之本。于每部之中。字字訂核。別為何義。其俗書亂政者。悉從而明辨之。豈不為字學之大幸。惜未有肯任是責也。近世南山甘谷子。倪孟德父。留意於此有年矣。書未脫稿。他時足以名家。柏學識荒陋。雖未上知道德性命之奧。而下則免於功利進取之累。故暇日猶得游神於偏旁字畫之微。每有望洋之嘆。嘗讀易大傳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悉切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其畫之始而字之原乎。于是推此又為制字之端。姑以許叔重所立字母五百四十字。先以六義分之。則每部之內。字字亦可以類推也。參之以賈昌朝之音辨。鄭夾漈之假借五世偏旁之考。而甘谷之六書本義日錄附焉。因輯成編。將求正於好古博雅君子。紫陽子朱子常曰。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儘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不理會。卻費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恐亦未知其有合於朱子之意云。宣統元年陽日。

唐致政詩跋

予自兒童時。已知有鄉之尊老。曰致政唐公。亦間嘗侍杖。鳥聽話言。兩臉如丹。雙瞳如漆。步履如飛。和氣郁然。予固未嘗不起敬。而莫知所以請教也。後得見公自壽之詩曰。君欲問予年。八十有七。百歲十分尚留一。世間滋味。嘗盡酸鹹苦澀時。今倒食蔗無甜汁。予亦不知為何等語也。公即世。始聞公壯歲常失明。昇脫亦於蕭然默坐于山水間。忽遇異人。兩目豁然。自是始歸取第。得祿以養母。仕宦所至。有聲未變。輒掛冠。享上壽。骨健神清。挺然故家之喬木。而巖然宗廟之大藪。予因是有感而嘆曰。禍福不常。得失難料。願所以自修者。如何耳。方蕭然默坐時。自分病廢。百念俱息。天君湛然。何有于世味。則其所以警而明。養而祿。仕而聲。壽而健者。豈有他哉。即此時便是養生之要訣。其修身後命之要旨。亦在此也。人之所以儲富貴。潤聲色。傷生喪節。靡靡成風者。正墮蔗境之甜耳。有能咀嚼公之詞。澹然太古之餘味。可以見義蘊而共安期矣。陳氏子元紹。一日出示此卷。墨色清勁如新。駭者已備公之懿行。予不復述。止原公所以得壽之理而已。後生能保愛家。而尊尚之。志亦遠雅。推此志而不悔。進德可量哉。

答王景榮

昔往南溪舉別。而逸駕竟已先驅。慨然而返。耿耿至今之日。伏奉手筆之光。慰感柏懷。讀詞滿紙。推予過情。此則非所敢當。宗兄坦夷磊落。剝厲辛勤。青雲之科。不占已半。舉業如是。足矣。通此青春鼎盛。豈亦用工於根本之書。以培養其窮達之良心。開眼關眼。無非受用之實地。記得朱子語錄中。有一段說用舍行藏云。他人用無可行。舍無可藏。惟孔顏有以行。有以藏。于有事說得極重。雖未必當時聖人之意。於學者警發有功。若夫家貧親老。別無妙法。只有進德修業四字。須是念念在心。以聖賢為標準。蓋自古無餓殺聖賢也。此其平生勸勉友朋之拙策。聞者莫不笑其迂。自謂忠於告人。真出于此。若欲別求妙法。即墮坑

落甄者。紛紛皆是。審高明以爲然否。吾濟遠書談話。雖備曾在倚闌之數。併惟謹察。

三姪字義說

寶林癸丑之季冬。十有一日。乙卯。奉伯氏命。挈諸姪來歸。教養。越三日。進而告之曰。天之生是人也。莫不付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愚不肖而故少也。然託於此者。爲氣質所拘。故有晦有明。爲物欲所蔽。故或絕或續。人之可以全其付託之初。而不爲氣質物欲所勝者。本學問之功。是以大學教人。明明德。必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指其得之之由也。曰。瑟兮僖兮。赫兮喧兮。言學問之成。德容之風。而歎美之也。其餘義理詳密。予將次第爲汝等言之。思昔汝諸父之孤。大略亦汝等之年。其間聚散。屢衰禍患。事變不堪回首。今何忍言之哉。自是以往。予日夜望汝等有所成立。以承門戶之付託。長姪當以學問舉之。蓋有所執持。則自有毅然不可犯之威。故朱子亦以毅釋剛字。長姪先已名個。今字之以毅。次名曰付字。之以子全。幼曰僖。字之以子可。三子思其命名之義。而勉之敬之。以副予望云。

自題小像

石筍巖巖。昂培而崇。緬湖洋洋。曷浚而通。茫茫遺緒。耿耿爾衷。就融爾氣。就肅爾容。稷稷霜月。習習春風。匪範爾德。用警爾備。

魯齋像贊

范幹

學貫天人。道原洙泗。得北山之正傳。賢考亭之嫡嗣。折衷百家之言。發揮千古之秘。辯義利似是之非。析物理秋毫之細。周旋禮法之中。步趨高明之地。著書滿家。師表百世。堂堂乎雄偉之姿。浩浩乎剛大之氣。身雖終於隱淪。志則存乎經濟。願末學之晚生。藉淵源之所自。敬仰德容。載揚載厲。洪武癸亥臘月。既望。范幹齋沐謹贊。

魯齋箴

北山何基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基子恭父作箴揭之。基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聖門。見謂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效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與。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織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業備立。一唯領會。萬里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亞。卓哉王子。追躋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稟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雖乎其志。前哲是述。人百已千。明適可必。從而

上達則在不息，誠毀齒非適吾自賦，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惟坐是勸，勿貳爾心，服膺無敢。

朱子

侍講王公病革，願謂其子瀚等曰：生之有死，如旦之有暮，蓋理之必然也。吾幸晚得歸息，故庶今又以正終，願下是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復何恨哉。汝曹亦無過哀，但兄弟友恭，敬奉而母，力學自立，扶植門庭，毋為吾羞足矣。語絕而逝。諸子泣奉其教，不敢違。未幾而公夫人俞氏亦不起疾。諸子既奉兩柩，合葬白沙石笋之原，乃築祠堂廡舍，以奉蒸嘗。居守者而取公遺語，命之曰寧庵。買田百餘畝，以給廡費。輸王租而飲其遺餘，以為歲時增葺之備。間以告予，而請記所以名之之意。予感王公之言，足以見其所守之正，死而後已。又嘉伯海昆弟之能遵先志而不忍亡也，因為書其本末如此云。新安朱熹撰。

魯齋集附錄

葉由庚字成父，為少習學子，試有司，蓋絕道。葉由庚字成父，為少習學子，試有司，蓋絕道。

城誌

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宋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為東州之重。簡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煥章閣致仕。父諱瀚，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屬澤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理昌軍，優都觀。先生其仲子也。生於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系已見文公所作煥章墓碑。不著。先生生稟高明，抱負負偉，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向讀四書，取論孟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尚闕論語，乃輯錄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船山楊公，揭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人百已千之功。有見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問答累數百帖。每見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十二年工

魯齋集 附錄

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則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蘊，開後學之耳目。手圖敬齋箴，畫出一敬字，為日用躬行之則，夙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斬斬，戶庭間然，御筆子弟，色莊辭毅，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難碎淡，必潔，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錄，各為之題識。幼孤，事伯兄恭敬友愛，惟恐少曉其意。中年同處，益盡和濡之樂。季氏早喪，孤寡來聚，綱維教育，一視無間。至割膏腴之田與之，從子佩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尊事，通財運時，進與比居，一門自為師友，共學交遊，蓋甚樂也。先十年卒，先生哭之，收宗合族，規模宏遠，儻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立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思死，率朋友欲之，欲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死，始得與同窆。其遺其志，行請銘于北山，以不朽之見，義勇為不計有無，今人以為難，先生則以為常也。四方學者，至即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啓迪，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為之嚮望，欲先其近易，而達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足，八字打開，令人卻向外面狂走。此編如千錢萬徑，廣立旗子，使人入皆可造大學門戶。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自退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唐齋趙公汝騰，久軒蔡公抗，平舟楊公棟來為郡，款曰：屬澤之有書院，久矣，豈而不作師，神之恥也。皆以講席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既而使者踵二先生之門，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堯士之田，條列規畫，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院落成，台守星指趙公景綽介平舟，以齋幣來聘，且俾鄉守趙公崇鞠勸之。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敢揚經旨，精粹瑩白，聽者悚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裝服，服于郡，見者始識先王之禮，為永式焉。先生兩正堂席，以維張世教為重，垂逢久遠，一不以累其心，歸而講道于家。書堂學子，懷慕不已，不遠數百里，面講書請，往來不置。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有所不遠。孝事述作，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五月，感微恙，已諱月，忽謂子慈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曰：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予已大幸。年過祖父，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遺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寢。戒子弟勿強我樂，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遂沒。蓋衣端坐，擇婦女出喪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時咸道甲戌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屬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或衰絰為位，聚哭，或踰險阻，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誠遠，考訂筆書如干將莫邪，所向皆解，迎刃自解。凡文公發其

魯齋集 附錄

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儒先開明之所未及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於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也，後天是統體奇耦之交也，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交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象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象經，次于象爻二經之下，古之册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上下各自為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子思參考夫子之言，而著為二書，於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梁謂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其棄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辨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諸淫奔之詩，定為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文公雖無成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為發揮，以明春秋大義，於魯經，則謂聖人之言行，萬世之大經也，曰語曰子，不得與二帝三王之書並列，理宗皇帝命陸游為經前是時，講官發書徐公，請編名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並，宰相指為迂闊，不行，先生上承理學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辭聯事，集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且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末章亡，遺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他正錯簡，明舊旨，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不傳，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錢之梓，又考通鑑之初語，即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學筆於外傳，增加本末，附之論辨，首以魯經終於五代，為續國語，外至天文、地理、律歷、井田、勞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論著，泆流沂源，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續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國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道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呼，證古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呂三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承濂洛之統為身任者也，張、呂不得其真，僅及終身，經給未展，論著僅竟，獨文公立朝之時，少居閑之日多，大肆其力於聖經賢傳，判詩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生，同生於一鄉，亦皆以續考亭之傳為身任者也，北山深潛沖澹，精微默融，志在尚行，訥於立言，

魯齋通容絕識，足以窮聖賢之精蘊，雄詞偉論，足以發理象之微著，稔於北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有可行之具，退有可藏之資，倘使時逢道，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表儲效之卓，願乃值正麗澤聖則之臯比，兩卷歷坐，名聞益彰，近臣列其行義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來上，先生不以出，追嗣皇訪落，方有倚重者，碩之議，而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之勳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先生闡聖經之寢，憂聖賢之無傳，上自義畫，上逮魯經，莫不案隱精訂，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或者乃謂經以講解精訂而明，亦以釐析類合而陋，吁，是何言也，昔吾夫子之於詩、書、禮、樂也，以其殘缺散逸之餘，經之給，然後各得其所，若但顧故襲說，一無沿革，則亦無事於刪之正之矣，矧先生一更一定，皆有授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經之完也，炳炳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生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至是始完且明，豈非天乎，朱子於諸經，雖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即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輕於復，取而約之，勒成一代之巨典，以垂萬世之成憲，唐虞夏商，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我朝而大明，迺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撫其言行，以昭方來，詎可略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金華縣安女鄉金村之懷原，至是始定同兆，闢其主向廣狹淺深之宜，就其子，慈貽書其友葉由庚曰：今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同逆旅，一際我平生之句，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人著力，得未視順天所命，以保善壽，實訣友絕筆也，甫屆秋而先生夢奠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尊尊道戒，以其終之年，十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葬樓夫人之壙，一子，即愆，一女，適迪功郎處州錄事參軍康道元，及基而後，秉志弗渝，愆以治命，不求誌銘，俾由庚彼次歲月，梗槩，由庚登門受教，不為不久，未能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不獲施之於時，退而所以傳之於後者，或無考焉，是則吾黨之罪焉耳，矧子四十年從遊，知之為深，其何可辭，乃為具論言行本末，大致如此，而不自知其昧於識曠之體也，請刻而納諸幽，留其副於家，以俟異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祭文

金履祥

維成道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道，集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監摹之傳，北山之陽，猶歎先生，世湖淵源，考亭遺書，力探精研，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開道，悉欲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付，攻堅鉤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詆放淫，精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垂繩，山立時行，肅然喪人，日明新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齊，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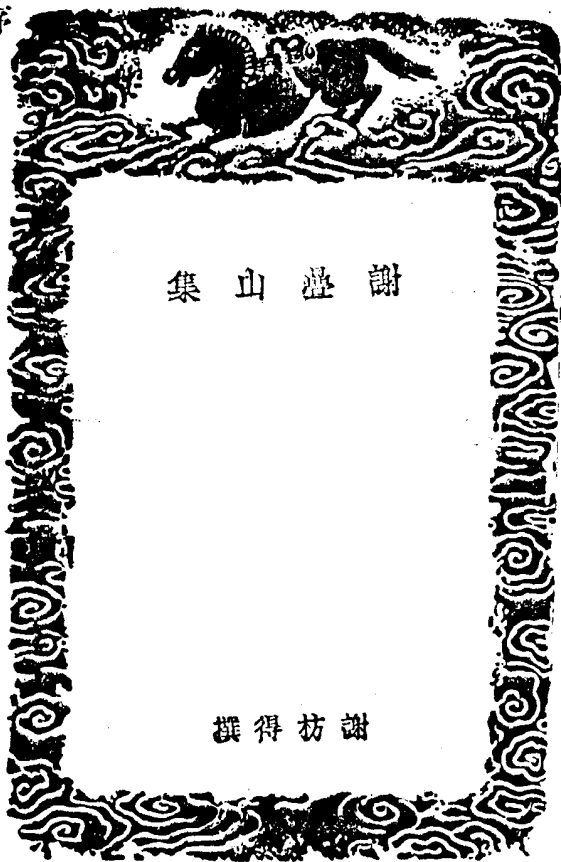
門朝廷。遇事理。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畢比所至。恣魚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益沛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翼。櫛居求志。行義遂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編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矜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膠幣。卒踐師言。培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殫蔬。罔敢越限。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期卒業。遽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微疾。爲我坐言。不離其則。謂喜介事。竟聞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形。儼其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獨奠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告證文

金履祥

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據其德。歿有諡以表其行。是皆命於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昧。賤而不得誄。貴諸侯不得私爲諡。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諡矣。然鄉大夫之諡。猶命於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議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而爵或不稱德。於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諡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耀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諡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遊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議。而禮意之變得者乎。伏惟先生。真高明剛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真傳的緒。高視旁通。其功力宏拓。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弊立度。雖道在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成遠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於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列請於朝。乞諡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諡。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諡。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諡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諡先生曰憲。事上得可。已割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先生。有累命之爵。故諡告即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故贈告先下。又以一字之諡。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諡。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蓋衆美。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詰辭。亦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頌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阨危。禮文之事。未遑擬故之來。已極。自是以後十餘年。故舊彫零。生徒散失。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暨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諡其師。初非有待於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諡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諡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與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歆受之。敢告。

原序



謝山集

謝枋得撰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嚴勝。并有宋謝先生。幾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傳扣馬之諫。與采薇之歌。巽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并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開進士。對策即極攻董槐。授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時。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豈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為己。憂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錮。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既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遁播閩。贛。賈。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尚以為摩霄之鶴。可熟以焚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者。又曷愧哉。先生與文山為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為二甲第一。卒之後。先殉節。科名為有光矣。先生嘗著詩疏。易說。批點檀弓。唐詩。陸宣公奏議。文章軌範諸書。予恨不能盡得其原本。而闡揚之。而獨存其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乎言表。後之覽者。能無興起於斯文。而歎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者。自商。周以來。合四人如出一轍。

謝山集 原序

哉。

謝山集 原序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宋史本傳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家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熟。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即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一作吳玠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饑饉。科降錢米以給之。枋得說鄂。傳二社諸大家。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暨兵退。朝廷嚴諸軍費。幾至不免。景定五年。拜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為問。因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忠銜之。上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安訕誘。追兩官。謫居與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大元兵東下。鄂。黃。新安。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返。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圍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

謝山集 原序

中日麻衣臨風東向而哭人不識之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賈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廩而已。委以錢。悉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子弟論學。天下既定。遂居闕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召之。執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行。如江南求人才。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環呂佶。程嬰。杵臼。斷髮卒不可得也。封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懷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隳。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特還歲幣。即議和。無枉害生靈也。張晏然上書乞餉兵從和。上即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翠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遠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闕。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害民。願以我輩飾奸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即日食蔬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贊所及瀛國公所在。再拜痛哭。已而疾。連頓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吾生耶。擲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大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君恩君錫。繼繼抱父屍。亦死。

謝疊山集目錄

卷之一

書

- 上程雪樓御史
- 上丞相留忠齋
- 與參政魏容齋
- 與李養吾
- 與建寧路母府判萬朱山長
- 與劉秀巖論詩
- 爲蔡文節公子孫免差科
- 薦寫神黃鑑堂
- 與菊圃陳尙書

啓

代賀宗臣正

謝疊山集目錄

謝宋亦山惠米

謝人惠紙衣

謝惠醋

卷之二

序

送史縣尹朝京

送方伯彥歸三山

送黃六有歸三山

交信錄

重刊蘇文忠公詩

贈地理楊南川

記

事庵記

東山書院記

圓峯道院祠堂記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說

秋且說

江仲龍字說

跋

寶州書院記跋

大學解義跋

蕭冰崖詩卷跋

梅野起居啓跋

謝疊山集卷之一

書

上程雪樓御史書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於雪樓御史中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止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徒譴於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於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質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惟願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禮葬。苦塊餘息。心死形存。小兒傳到郡縣公文。乃知大元欲求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之才。執事處士凡三十。賤姓名亦玷其中。執事將臨。督郡縣以禮聘召。有願應詔者。以資幣厚。遣乘傳上京。弓旌招賢。輪帛迎士。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豈非清明一盛事乎。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惜乎求異才而及某。非其人。非其人。貽笑於天下。取譏於後世。非大元夢卜求賢之初意也。揚善者順天。薦賢者報國。執事爲君謀亦忠矣。自燕京至上饒五千里。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某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草土

宋 謝枋得撰

之御不可做殿陛姓名不詳者不可辱古蓋薦棄也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
 教天下之孝也解官持服在大元制典尤嚴自伊尹傅說之後三千年間山林匹夫辭煙霞而依日月者
 亦多矣未聞有冒喪服而膺幣聘者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為人臣不盡孝於家而能盡忠於國
 者未之有也為人君不教人以孝而能得人之忠者亦未之有也某親喪未克葬持服三年若違禮性
 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為不孝莫大焉大元以道德仁義治天下取士必忠孝人有不葬其親而
 急於得者人心何在天理何在非聖君賢相所忍聞也且夫至誠無偽以公滅私明達治體可勝大任
 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隆中執事生古鄆皆刑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
 制行必有大過人者襄陽者舊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彷彿孔明者乎
 有斯人應斯詔固世道之福亦儲道之幸光祿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道久微者未昌豈八紘羅六合
 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才而不可得如取吉人善士以和光同塵當似可
 無思拊髀可無歎野史記之曰甚哉上下之相蒙也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人苦不自
 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幸左車猶能言之況稍識詩書頗知義理者乎某之至愚
 極聞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駕士時特不知某有母之喪耳備知之必不以不詳姓名演旌
 執事豈不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太學生叫闕而攻之
 其詞曰天子當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忠公元杰上疏直正
 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此嵩之所以終終吾宋之所以幸存三十年也成
 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帥圖徐方直起復為尙書陳宜中起復
 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符穿窬之徒鑽刺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
 肉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
 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傳曰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忠不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又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執事能亮某之
 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恩與生我者等也某家在弋陽執事僑寓汀江相望二百餘里當
 能跌以謝門趨惟服色悽慘不可以謁達官貴人敢以書白於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
 執事豈不聞某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
 特執事必知己也不肖某稽顙再拜

上丞相留忠齋書

七月吉日門生某拜謝坊得謹齋沐裁書百拜託友人吳直夫獻於內相尙書大丞相國公忠齋先生鈞
 座惟天下之仁人能知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
 心者必聖人也某自壬戌以後小夫竿履不至門牆者二十七年孰不以爲簡先生曰斯人也非簡我也
 必愛我也今天下能知某之心者孰有過於先生乎事有當言而不言則非所以待知己某敢不避疎斥

而借言之君子之所為必非衆人之所識湯可就職亦可就職必道義如伊尹者能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
 佛胎召可往公山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所
 能某自知某必不能矣大元本無滅宋之心郝奉使將命來南欲使南北百萬僮蒼生同享太平之樂至
 仁也止此一念自足以對越上帝實以道執國命十六年欺君罔上誤國殘民其惡不可一二數拘行人
 負歲幣滿朝無一人敢言其非兵連禍結亡在旦夕滿朝無一人敢聲其罪善類亦可自反矣天怒於上
 人怨於下國滅主辱理固宜然天質爲之人豈能救之哉大元之禮三宮亦可謂厚矣大元保全亡國之
 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足道今可求一人如張呂皓
 程嬰杵臼斷髮卒亦不可得矣先生少年爲掄魁晚年作宰相功名富貴亦可以酬素志矣奔馳四千
 里如大都拜見大元豈爲一身計哉將以問三宮起居使天下後世知君臣之義不可廢也先生此心某
 知之天地鬼神知之十五廟祖宗之靈亦知之衆人豈能盡知之乎師友之相知古今寧幾人哉事有可
 効忠於朝者某不可不言先生亦不可不察近觀路縣及道錄司備奉尙書省指揮江浙行者參政管公
 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虧面皮正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
 江南有正當人有正當人者皆欺大元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
 太公懷德無所容急以繼滅與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豎淮夷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馴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爲上公也多士多方依然依然不志奮君者三十年成
 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土曰有殷多士曰殷通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
 君相待亡國臣民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唐人哀六國之滅者曰
 妃嬪廢墻王子皇孫辭樓下殿登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無一痛心刻
 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乘忠直信任姦邪送死成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
 之如悲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倦倦於舊君者惟一心扶老
 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孫尚不與外人相接以秦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不能盡執楚人
 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
 人乎女真之破汴京也劫二帝據中原土地人民皆其有矣結罕多智人也知地廣人稠未易心服一讀
 馬仲秦檜議狀爲之痛心變色亟思一策處之耳後南北戰者六七年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宋之臣子
 不敢置兩宮於度外也今年遣使祈請明年又遣使祈請今年遣使問安明年又遣使問安一使死於前
 一使繼於後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耳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諸君子切齒怒罵終則二事皆符其
 官行人洪忠宣拘留燕山開門授徒室燃敬其忠信誠懇一日問之曰天下何時可太平忠宣曰息兵養
 民則太平又曰何如則可以息兵養民忠宣讀孟子齊宣王問諸侯救燕一章以對和聲朗誦曰天下固
 畏齊之強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助天下之兵也又讀孟子樂天畏天一章曰小國能畏天大國能
 順天至然曰善哉善哉吾計決矣曾幾何時密授秦檜以江南稱藩納歲幣之說而息兵養民矣女真

自丁未以後，安處中原，享國百有八年，而宋自戊午至甲午，偷安江南者九十七年，非秦柏之功，皆洪忠宣諫孟子勸室燃之力也。豈非江左臣子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左一愚儒耳，自景定甲子，以虛言買寶，天下號為風漢。先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誤以忠實二字裏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生過舉之後，求得道高人者物色之，求好秀才者物色之，求藝術過人者物色之，奔走逃遁，不勝其苦。中書行省魏參政之言，勒令福建有官不仕人，豈盡根脚者，又從而困辱之，此非先生之賜而何。然先生豈有心於皆某哉。大抵朝廷一番求賢，不過為南人貪酷吏開一番驅局，趁幾錢銀鈔，欺君誤國莫大焉。今則道錄司備參政管公將隆旨，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三：一曰，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鬻婢，以某連累死於獄者四人，寄殯家十一年矣，旅魂飄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尋，游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一也。二曰，有天下英主，必能容天下之介臣。微介臣不能彰英主之仁，微英主不能成介臣之義。某在德祐時，為監司，嘗提兼兵當一面矣。劇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廉公說高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諫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大元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薊藁含糞於大元之土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游民也，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通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貪食官俸，味於一行，縱大元仁慈，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此不可應聘者二也。某受太母之恩亦厚矣。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誠，以報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罪祖宗三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大元，無一字與封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若自盡為君之仁也。知祖宗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太母以歸附，此某為人，自盡為臣之義也。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

與參政魏容齋書

則去。某前後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解兵權，盡納出身，以來文字，生前致仕，削籍為民，逃山林，如放之通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然不能寄一功德疏，如任元受故事，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跪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今朝廷欲根尋好人，不虧面皮正當人，某決不敢當此選。先生若以三十年老門生，不悖負師門為念，特賜仁言，為某陳情，使江浙行省參政管公願移關諸道路及道錄司，不得縱容南人貪酷吏多開騙局，騙取銀鈔，重傷國體。大失人心，俾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矣。千冒鈞嚴，不勝恐懼戰慄之至。

九月吉日，前宋通播臣大元游民謝某謹齋沐頓首致書於大參政公閣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通臣，止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奸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奸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通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開，豈不知恩所以報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雪樓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參政公居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參相公憂慮亦太勞耳。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參相公縲縛而到大都，以縲絏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絏見公卿，囚服不可入公門。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痛苦之狀，為萬言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龐參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賜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友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盡備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督外郎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恩，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父文伯死，其母敬姜不哭，室老曰：焉可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遂於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失聲，聞中自殺者三。此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姑矣。言一

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人之口，則不免為婦姑矣。言一

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其義不出仕者也。今雖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奸婦矣。恐徒為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于冒鈞嶺不勝悚悚。

與李養吾書

某惟祖宗於舍選權檢魁，視進士上之恩數尤溥。賜袍笏大成殿下，即日受國子錄，升崇化堂，與兩司成衆學官序而後坐。不待親民而入朝，固以執政宰相望之矣。後雖論初意，失復法，西湖七年給禮，亦未為遲。執事坐鎮亭時，聲名赫赫，震京師。諸老先生恨識面之晚，出場屋，以程文示同舍，皆心降服。推讓為第一。登名日，果巍然冠羣英。七年三儉，如執左契，科目由人重，誰不以西湖芳躅期之。恬退六年，僅得一學官在外，為曹司掾。人皆曰：不才宰相，必不能容天下第一流人物。當以養吾進退去就視之。陸宣公有言：與王之良佐，皆是季世之棄才。養吾不屈節受窮官於陳宣中，留夢炎、劉黻柄國之時，吾知天地祖宗之意，已有所屬。宇宙大變，一世無全人。饒信持文之士，頂為亂臣賊子者尤衆。少康逃匿，有仍氏者四十年。宣王逃匿，召公家者十有四年。夏周諸侯公卿大夫，背叛者不見於史策。是何三代忠臣之多也。養吾深身全節於深山密林間，屹然如黃河之有砥柱。先儒謂世有非常之變，天必豫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吾於是有所望矣。藝祖皇帝最重讀書，入天地折缺之餘，正望其整頓人極傾頽之際，正望其扶持在天之靈。想亦不能忘情也。子房不能存韓而歸漢，孔明不能與漢而保蜀，君子憐之。今日之事，視二子尤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取笑於腐儒俗吏。鄙夫庸人固宜。程杲曰：樂毅、申包胥，果何人哉。天地開大事，決非天地間常人所辦。使常人皆能辦大事，天亦不必產英雄矣。聖神乃可為天下之主。古今未有絕道統之時。使君臣上下同一豺狼蛇豕之心，而可立國。秦始皇、隋文帝，必不再世而亡矣。使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而終為戎狄所滅，使君無桀紂、幽厲之惡，而一廢不復興。少康、宣王、東周、蜀漢之事，皆不可信矣。人力終有窮，天道終有定。壯老堅一節，終始持一心，吾獨於養吾有望。某皆有言，人可回天地之心，天地不能奪人之心，大丈夫行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逆順，不論成敗。論萬世，不論一生。志之所在，氣亦隨之。氣之所在，天地鬼神亦隨之。願養吾益自珍重。儒者常談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正在我輩人承當，不可使天下後世謂程文之事皆大言無當也。

與建寧路府判處朱山長書

知公度量足以翕受一世之人物，故以士獻。朱文公之後，能世濟其美者亦罕矣。四方善類幾年長太息。某寓閩十三年，所交朋友，能讀四書者僅多，求其明辨力行，真踐實履，果無愧文公四世之教者，惟冰道朱公沂一人。癸未年初，論之逆旅中，狀貌與文公無異，揖而問其姓名，則文公曾孫也。聽其議論，觀其志趣，絕似西北人。無一點江南時文氣習。遂為莫逆交，每歲或一相會，觀其論古今人物高下，國家興廢，善惡止久速之故，培壅華葉，獨存根株，使其老為太平民，正謂胡瑗嘉祐其講官也。生不逢時，可為浩歎。乙亥已前，侍從監司太守，以道逸者棄矣。冰道皆不應聘。某問其故，則曰：吾家如侍郎，在繼嗣數幾，遭賜選，非不遇賢宰相，以文公之故，寫官願仕，如取諸寄終為一俗吏，既無補於世道，徒有忝於家聲。此

某所深愧也。所以用力文字，與郡國薦名，必由科舉奮身者，願一澗從祖從叔從兄之恥，使文公之道取信於萬世也。天耶命耶，今何言哉。某聞而悲之，惟誦努力加餐飯，無事長相見兩句以相勉。今在建安，院與釋菜，願極極枉駕，訪之，延至門下，與之談論，必有以契盛心者。若信其非江南時文氣習，則願以建安武夷書院院長或提督官待之，亦扶持世道興起斯文第一義也。

與劉秀巖論詩書

詩道最大，與宇宙氣數相關。人之氣成聲，聲之精為言，言已有音律，言而成文，尤其精者也。凡人一言，皆有吉凶，況詩乎。詩又文之精者也。某辛未年為陳月泉序詩云：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仁而已矣。中國而不仁，何以異夷狄。理之變，氣亦隨之。近時文章似六朝，詩又在晚唐下。天地西北，旋旋之氣，其盛於東南。平當時朋友皆笑之，言幸而中，此說有證。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測泉先生、韓公，皆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凡人學詩，先將毛詩選精潔者五十篇為祖，次選杜工部詩五言近體，七言古風，五言長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門，類編成一集，只須百首。次於文選中選李陵、蘇武以下，至建安、晉、宋、五言古詩樂府，編成一集。次選陶淵明、韋蘇州、陳子昂、柳子厚、四家詩，各類編成一集。次選黃山谷、陳后山兩家詩，各編類成一集。此二家乃本朝詩祖。次選韓文公、蘇東坡二家詩，其編成一集。如此揀選，編類到二千篇，詩人大家數盡在其中。又於洪邁編晚唐五百家，王荆公家次通選唐詩內揀七言四句唐律，編類成一集。則盛唐、晚唐七言四句之妙者皆無遺矣。人能如此用工，時一吟咏，不出三年，詩道可以橫行天下。天下之言詩者，無敢縱矣。某舊日選毛詩、陶詩、草詩、后山詩，為劫火所焚。今欲編類無借書之地，江仲龍有劉果齋火前杜詩頗存，某會為校正。今為阮二道士所執矣。執事若有意，願借李杜、陶、韋、黃、陳、文選詩，隨得一種便發來，當為揀擇，必有一得，可以備風騷壇下奔走之末。某今在書坊，借得庵宇甚清幽，秋多無他往，尚可來聽教，有懷如海，當與握手精談也。

為蔡文節公孫免差科書

某等輒有愚慮之一得，仰裨教道之萬分。切惟賢者不得見，得見其象者，可以崇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可以續之矣。范文正公守嚴州，求嚴子陵之後，而免租稅，奉祠事者四家。黃子暉守台州，求謝上蔡之後，給以田宅者數人。余景庵守南劍，求楊龜山之後，賜以室廬，食以廩稍者十餘口。皆明時士大夫盛德事也。故家遺俗之昌，微豈特與郡政有相關，而斯文之興衰，世道之存亡，君子亦相視之。伏見先賢西山先生蔡文節公，學貫天人，道高百世，師事朱文公最久，文公敬之，無以異於二程之尊節節也。元學禁五十九人，惟文節受禍最慘。子孫最多賢人，以為天道可信，厥子節齋、九峯二先生，守父訓，明師道，以德行文學為東南師表。厥孫覺軒，以立言垂不朽。久軒先生文肅公，精忠大節，竹主庇民，使文公之道，愈信於天下。士大夫能讀文公書者多矣，未有一門三世，力扶道脈，如蔡氏者。家傳清白，後產本不多，其曾孫希概、希仁，自至元十三年附後，遺貧酷轉運，誠其家。又奪其田，逃離江西，近方遠里，田為橫民佃佃者半，荒蕪無人耕犁者半。路官撥入馬站戶家，有一物直錢，則以養馬，今則無可駕者矣。皆為困

窮民鄉人之善者大夫之賢者見之莫不流涕范文正之免租黃子暉之給宅宅余於廢之賜室虛糜稍不可留於今日矣切見文公門人能扶植道脈如劉文簡公黃文甫公之家皆蒙宣慰使處舉省府後表應有田產並免差科其已結戶而破產者並與分節出結與儲戶一例優卹獨蔡文節公一門三世曾信師道有功名教尤在諸賢之右特以子孫孤弱寒窶不為當路達官貴人所知不得與劉文節黃文甫兩家同沾清朝仁厚之澤豈非明世一闕事乎況希仁等已係試中儒人必蒙優卹某等切開師誨見義必為庸敢合辭鳴號於大人君子之前欲望台慈備詞申呈建寧路總督府福建道行向書省府乞賜指揮劃下建寧路建陽縣將蔡文節公家子孫充為結戶而產去稅存者特與分節出結照文公門人子孫及儲戶例除地稅商稅外並免一應差科於以扶持名教興起人心有關於三極之道甚大豈特儲家有勸獎知所趨向而已哉主張綱維是在師道干冒師尊下情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謝山集 卷一

某聞諸吳履齋其父吳正肅公題門榜曰寬著何襟行好事大開庭戶納春風履齋為善有大庇天下寒士心固無愧家學出正肅之門如徐意一者好賢樂善慈惠依耶之風猶有傳也特此有補黃鑑室丹青不減願從之固立本達官貴人多收之其人淳樸有古意不善干謁愈精而愈窮十三年來中國之衣冠盡變鑑室獨不售是亦宋人賈章甫而適越也寒微之不卑時時補先朝知名士詩卷示僕一辭滿屋尾豈或可增價於唐肆嗟乎東門種瓜南山射虎人皆得以闕陞豈能為鑑室先容哉士窮易為德斗升水亦可活潑惟仁賢念之

與菊園陳尚書書

某揆時春到牡丹風明日健伏惟某官道隆德厚天相人懷台候勸止萬福漢人一月不見黃叔度鄙吝滿懷某聞不至先生門下半年矣天下誰能有一言半辭以專玉我哉某少日酷信書謂患難夷狄皆可行道避世者小丈夫也易居吾無才諸世吾無術茶然役役氣埃中武夷訪九曲龍虎訪仙巖秦人之家計猶在而今而後知避世者非小丈夫也日讀道家書頗有益不敢說於人曰吾意安期生河上公梅子真也獨怪荷陳兩家父兄弟皆名賢上關天象下係人望乃能免禍於漢魏之際使生於今世必以得道高人蒙紫維矣不知當時何以能自全願先生教之某幼隨元公愛遠說至晉人愛菊則疑何也呂不韋以菊花為季秋候其說根於周調又根於夏時三代聖人成以此花為上品知味者不止一正則也晉人特好人之所好耳及觀文公書而信之狄梁公孤寒獨抗動德無可疑周內史三字文公不可為賢者諱晉處士於是不可及矣晉人非愛菊也愛花之隱逸者也濼溪斯言正為陶靖節發也忠獻老圃靖節三徑易地皆然先生可謂善自為謀矣萬世宗師非此時乎兒曹輩雖驕突然問某曰菊英無落露露陰矣可飲乎小子感焉某得一說而解之曰木蘭不常有得蘭露之墜者亦當飲之秋菊不常有得菊英之落者亦當飲之愛之至敬之至也吾於是重有感焉賢者不得見其象者亦可嘉之矣古之人不得見得見其似者亦可積之矣良臣不得見得見其文行不失世守者亦可盡力張之矣某不才先文簡扶世

衡道之志不可泯也先生之愛我也不得與其深直欲與其進安知其意不在斯乎此生得列乎衆芳何敢忘滋蘭樹蕙之大造天行有消息易道無終窮康節不云乎苟有命世之才民雖荒愚三變而帝道可舉何嘗曰天下不可為海濱大老間有善養老則歸之觀其所養者必先觀其自養先生之自養者厚矣某何敢為斯文致煩縉三山紫翠遠在煙靄有無開冠星佩霞窗雲閣者盛德之家也天上祥雲何所不備士而竹道役於紫氣老仙者非一人倘無可使走也願從庚桑楚之後伏乞台照

代賀宗臣正啓

非審王春尊周人統用夏宗臣垂法一新正月之觀同姓上封獨載內陽之奏受天靈賦必世英賢恭惟某官仁意春生道心日麗天才俊逸合吟紅藥於東風佛性清高獨愛青蓮之明月風飄飄而遠引麟振振而誰知詩禮絕交加章穆生之醜英雄元德留心康成之言知學問之無窮宜德業之可大想見斯時之草木未忘故國之山川江曲新蒲動野老行吟之志宮前煥柳懷上皇攀折之恩願消西北之嚴凝廣布東南之溫厚增清鷗鷺見舊日之官儀充滿乾坤賀今春之喜氣某草心游子花淚連臣嫻嫻秋風思公子而遠望婆娑春色恨王孫之不歸愧無存起之思空有依劉之幸詩懷雲樹清樽即日而論文夢繞烟花紫禁何時而獻頌後賀禮簡前期心長

謝宋亦山惠米啓

右某啓伏蒙台慈饋白米十碩者言念瓊糜精潔豈無曠客之棧玉粒馨香乃拜仁人之賜五升不繼一飯知恩切以士必無求始能全於素節人言好施豈盡出於誠心餽之儀或無辭受者不知義萬鍾難富若能流於孟軻九百固多不可辭於孔子故箴食惡非其道而憂殮可以得賢伏念某旅不齋糲師非學稼菊殮蘭糲半生恥飲於肥甘牙漸劍炊十載備嘗於危苦亦漢粟有餘之農父甘為飯不足之廣文少慕沂公何敢謀於溫飽晚同無己願能忍於饑窮豈無貸監河之母終不寫魯公之帖誰謂心腸之鐵石尚憐氣味之金蘭青精欲轉其好容白粲忽驚於愁眼儘堪負米勸慈母之歡顏不投絕糧見門人之慚色五斗無折腰之愧三鍾可換臂而游離免炊沙終慙不積吾能報德敢忘重施之泰輸人或有言何獨不辭於宋餽恭惟某官管粟味義救粟飽仁士待公秩何止困於苗長民思我粒必能變理而黍豐爰命廩人無飢客子某敢不風歌授糶雅表義糧豪傑襟期已見指困之義功名志願尚能倒屣而言辭雖有窮意則難盡

謝人惠紙衾啓

平生真質不為布被之欺雅志孤高亦有紙衾之惠疑與之成寤寐難忘切以葦壁葯房薄塵衾之帷帳綦裳蘭佩笑濁世之綺羅觀騷人之清修乃志士之法則獨無奇服如此寢衣服木質之氣埃真成玉榻敷竹林而登潔無異瑤臺近而南浦之名儲遠而西川之若俊儉於奉己銘以示人某最厭黃稠之於冷未見青絨之華煖雄心英氣尚有疑獸皮之言義膽忠肝不聽泣牛衣之語得此琪圃瓊林之物稱其玉冰冰之懷何須柳絮以鋪氈恐有梅花之入夢精神愈爽思慮無涯物外獨清疑是以袁安之雪室中

無好文章乎。古之所謂經天緯地曰文者，必非場屋無用之文也。子既薄場屋之文而不為，文而經天緯地，必有所傳矣。安得借一席地相與講明之乎。子方挾龜策，坐卜肆，豈得已哉。是亦不願為儒者以子所不願，而願子為之，有愧於忠恕之道多矣。雖然，天地之大，無備道亦不能自立。況國乎。秦之後為漢，漢而後為唐，唐而後為宋，宋而後為元，元而後為明，明而後為清，清而後為今。帝者莫如高帝，曾儒者亦莫如高帝。子能為董公，為子房，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乎。安知使儒道可貴者不自子始乎。戊子四月甲子序。

送黃六有歸三山序

積零融而登，俎俎可以觀松。烈火息而登，崑岡可以觀玉。道行乎貧賤，患難夷狄而不失其所守者，可以言君子矣。窮而能固者，聖人所尚。老而能壯者，詩人所美。漢人合而言之曰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古之人有行之者，太公是也。仕而不遷於侯國，夫而見棄於室人，儲而市不利，以八十老翁而仰食於魚釣，不亦堅乎。非龜策，文王亦不知其賢，非出奇策，脫其主於囚，人亦未敢以王佐許之。闕光采，翰鋒穎，退然若無能者，又幾年相三君，定天下，致太平，年已百有餘矣。辭三公而侯伯自暇，自暇，誰敢議之。逆旅無嚴衛，途人警效，亦可通夜聞。有云，客疑甚安，非就國者，不俟味爽，攬衣宵行，何其壯也。秦漢而下，將相亦有斯人否乎。晚唐士大夫，若能以憂道拯世之心，易其歎老嗟卑之心，則唐之天下，何至於亂亡。漢光榮，求一飽，雖大賢亦不能免。歐陽子悲之，流弊數百年，其禍不至於中國，皆被髮左衽不止也。嗟呼，蘇而滅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同人者，必辨其族類之可同，隨時者，必隨其正則，无咎時。文俗士盛年，豈肯為匪人，氣以窮而喪，志以老而衰，頗迷沈冥，形生神死，猖獗然曰：我善同人，我善隨時，是不亦大可悲乎。漢人堅壯之旨，有旨哉。三山黃六有坐太學，以文章為諸公貴人重客，遂世大亂，貧不能自活，稍降心屈道為路教，為山長，為訓導官，亦可自說曰：師儒，豈然不屑，攜二子行五百里，教學以代耕，暇則歷訪先賢講習之所，借書吟誦，著述不休，聞有好善而遺世者，雖窮途顛崖，遠谷必杖屨求見。遇某於途，立談如莫逆交，氣愈豪，志愈不屈，夜相與席地攤讀，談太公大節，六有拊膺雀躍，若有契於心斯人也。馬文淵之徒，歟。萬木凋殘，喬幹聳翠，孤巖同鏡，虹氣燭天，拙工俗匠，睥睨於其旁，不以為奇，亦當以為怪。況天下後世，豈無下和公輪乎。余懼六有不畏窮而畏老也，敢以此說勉之。子歸子之鄉，見菊圃陳公芳山，陳公及諸老先生，與吾同志者，道吾言，豈不曰：斯人也。向來狂殺，今尚狂乎。丙戌建子月序。

交信錄序

天下有遠道，不曰朋友，而曰朋友之交。交者精神有契，道德有同，非外相慕也。不交以朋友，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則疏矣。易大傳曰：定其交而後求定者，見其心之可交也。交亦豈易哉。公卿求士，見其才，不見其心，能負人，吾視魏侯，侯廷尉，悲之士，求公卿，不見其心，能汙人，吾視揚雄，班固，蘇武，笑之。契之教人曰：朋友有信，孔門合交與信並言，信而交，交而信，亦可以無悔矣。同富貴相忘，而有九官十臣，同貧賤相疏，而有仲尼弟子，同患難相怨，而有東漢黨。此謂交。此謂信。此謂朋友。得以列於人倫也。今人錄求交曰：雲萍，雲萍皆無情之物，義已不信，交何能堅。請名之曰：交信錄。交無上下，無貴賤，無死生，吾盡吾

信，不敢求諸人百年之閒，萬世之後，倘能無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朋友之助，始可言交信矣。

重刊蘇文忠公詩序

世由道升降，有道如蘇文忠公，竟為世所屈，始無寧，訖靖康，權傾鎔鑠，勢浪摧壓，身後難未歇也。道無損，世幾何。忍言淳熙天子尊先，欲以勸臣節，海內家有眉山書矣。其文如盪風，祥麟，不必聖人，然後識，屢以詩得禍，儒者疑焉。同志以詩鳴於其言，無不敬信，獨不與其詩，異哉。溫涼寒暑，有神氣而無形迹，風人之時也。字不多見，獨不聞宣王，幽厲之雅乎。周人之免禍者，幸公之得禍者，不幸也。詩固未易作，詩亦未易也。帝張成池於洞庭，鳥高飛，魚深潛，漁歌郢曲，童兒婦女，拊掌雀躍，矣。光祿全氣，震為大音，洞古游今，斯人幾見。唐人誦杜子美詩，必憐其忠，公之詩，獨不可憐乎。公大節細行，如秋月脫雲，寒潭見底，惜其道與程正公不同，黨禍自此起，賢者不相知，果不可謂之命歟。抑亦可謂之命歟。為川，洛學者，兩怒交毀，自陷其師，我思聖賢，以作汝民極，相勉一念，偏黨人心，無所歸會矣。民極將誰望耶。小人刺君子，女真陷中原，二公亦不虞禍至此極也。已公之道，豈易及也哉。元豐甲子，自黃移汝，有詞別交游，功名富貴之念，澹然矣。郡再火於秋，李仲覽得其碧絹書者，屢流洛衢途，皆儒家教之，果有守護，攜詞者耶。過江興境上，題名石壁，塵筆淋漓，竹上文不滅，至今新篁葉上，有墨點爪之如煙，煤，善衍五步內，移根易地，則不生。邦人愛之，號曰東坡墨竹。後有八十年，余謫居富川，親見二事，嗟乎，公乃天地間不可無之人，其文亦天地間不可無者。詩豈衆人所能識哉。書市居於火，藝文四庫百無一遺，好善者先刻東坡詩，王呂而下，章蔡而上，以國事與公為仇者，衆矣。生平亦能詩文，豈不工巧，今人不借之齒牙，公論果至是而定乎。此謂民彝，此謂天道。

贈地理楊南川序

楊君南川，挾風水之術，游富貴家，老而不倦，誦楊救貧所著三龍經，極熟，聽者欣然，想其術之精也。富貴家用其術，不能去其貧，楊公不色怨，衝炎風，濡梅雨，杖筇竹，行數百里，鳴於人曰：吾術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憂患者逸樂，及遇富貴人家，又不合而去，何也。合不合，無益損於楊君，心動而身困，藝精而道窮，世變使之然耶。楊君之命固當然耶。嗟乎，古有負超世絕倫之才，懷回天入神之技，不為當時所重，徒有來世之名者多矣。獨楊君乎哉。吾聞南唐范太史游浙東三年不遇，露香請命於穹曼，願救貧民積善者十家，至今兩浙名公卿，數百年松楸鬱鬱，有佳氣者，皆范公所卜也。楊君亦能有范君之心乎。人不知之，天必知之，何憂乎不遇。

記

寧庵記

張仁叔，叔本生母於邵武縣和平里之鶴巢原，蓋去故廬百步，有田四十畝，歲收禾三百石，有蔬園竹林，悉施以養，逮社報德，堂佛者，命周覺先生之，擇其徒三人守家，扁其廬曰寧庵，合考妣二親而祠，春秋薦蕭，寒食瀧麥飯，悉於田園收之，守家人執祀事如法，請張氏子孫主祭，其為寧庵謀亦遠矣。仁叔，叔

漢而告某曰子知事處之義乎子幼失怙恃本生母義父收張氏孤教育之使成人本生母義父卅世子無以酬恩此處之所以志子無涯之戚也子幼讀夢我詩未知其情之真惻今知之矣子之生親之所以劬瘁也子為赤子飲乳於親之懷者三年乳皆親之血也乳之飲由飲食之豐約勞苦不可言子為孩提親喜曰吾有兒矣拊之則察其肥瘠而欣發奮之則候其飢飽而飲食子能行可以免其提攜矣長之則惟恐其氣體之不壯育之則惟恐其德性之不敏親行而子不隨隨之如有違吾行而親不隨復之如有失其出也腹我而語之曰吾行矣汝在家毋登高而臨深也其入也腹我而語之曰吾歸矣汝在家必無人念其飢飽寒燠也予漸長知學親心可以少寬矣其壯而未有室也既有室慮其子孫未能衆多也詩以妻子好合兄弟翁和而後父母之心順誠哉言乎子為貧衣食奔走親忍留之膝下離家則戒之謹慎久客則願其速歸夢想其勞逸下占其遠邇倚門而望聽鳥鵲而喜精神常役肝膈常懸縣也自予有生以來吾親之心無一日得事者皆以予故古之人以生為勞以老為逸以死為息吾親老而未嘗逸今其息乎其心亦可以少寧乎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終吾生無以報吾親言之則痛切思之則悶絕惟孝子仁人知棺美而槨厚土深而木密人謂吾親可以安靈幽局矣予恐不足恃所恃守家有其人守家者不足恃所恃運社佛者為主運社佛者不足恃所恃者有田園以養其生田園不足恃所恃造物有以鑒予之心予之報親者誠有罪予之思親者實可憫吳天明豈不能使吾親魂魄少寧乎子畫為我記之嗟乎孝矣哉仁叔思親之苦也人與天相去至遠者形也至近者心也一念之善人莫能知而天必知之一事之善人不能助而天必助之自今已往甘露自當應其誠迅雷何忍驚其魄燕或有增其土鹿不敢觸其松虎狼亦能衛其墓況於人乎況於君家之子孫乎親可寧子之心亦可寧矣楊坊千家習俗以市道相尚以詩書名家者皆異邦人擇鄉者不居吾履親仁叔之家晨昏一飯飲一蔬果未獻祖考不敢言田廬悉畀守冢者居茅屋聚數十學子終日嘈嘈教句讀疲神耗氣以養生事叔父母如事親愛堂弟如愛子吾知其為孝弟忠信人也問其師友則積溪楊公玉溪黎公學問有根源豈習俗所能移乎事親一念天實臨之某嘗執史筆嘗大書其事俾後來傳孝友者有證天道有所託而明民極有所寄而立斯亦扶世傳道一助也仁叔名子惠家在蒼峯下因以自號云

東山書院記

元天子某年鄱陽李榮庭講評許訛訛張國賢趙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為行先生趙公及其子忠定從弟汝觀有東山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所趙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觀之後寒鐵落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為北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當常座借價取之不取曰吾虛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修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不絕矣子以為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其君民者自傅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之聖流風道俗猶繫於天之心者百餘年八百國之精兵不能敵二子之

正論武王太公陳陳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殷遺不叛則武庚必不死殷之命必不歸殷之位號必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也殷亡矣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商王士曰殷通播臣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觀之矧敢視之如寇讎乎殷人何以得此於聖賢哉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傅說之教隱然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焉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之性情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款歌懸高爵重祿而不能奪五百士之死義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無人聞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為江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孟窮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枋得竊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為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夫人能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曠神怡於人所不睹之憂不去欲存理於視聽言動之際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為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庶不分於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承周孔吾知性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進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榮庭祖仰高國賢祖介持皆以有道祠於學汝翼則篤行四世孫觀其志當立於天下所學必進而未止也

圓峯道院祠堂記

非其鬼而祭聖人不亦祀非族歟非類神與民同歸一思上無祭法下無祭義難與衆人言矣許真君立功江湖建邵郡上民營道院於圓峯山祠祭勤而誠吾不知其故隱君魏公親祠堂一區自有道院大家小民相祠基施財產竹木瓦石黃冠經始守靈環先後施捨有寇疑勤勞於斯者必祭廟望有齋醮晨夕有香燈如士大夫之奉家廟魏公屬余記其事或識之曰閩人祀許真君非古也以其驅龍蛇逐厲鬼有大造於民精神在天變化不可測時雨暘暘救水旱民祈祥遠疾者應如響祀之可矣此祠無乃詭歟余曰不然而獨不聞盤庚之誓乎曰背及逸勸爾祖其從與享之為人臣而勤於王家先王必念之不忘天子有大享必使之與享也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繼之曰我先后祿乃祖乃父為人臣而勞於王事先王亦念之不忘在天之監亦不忍相舍也人有勤勞於神之宮室者神其忘諸乎祭無大小咸曰報本報有功德承祿則迎虎有功承祿則迎此人情忠厚之至祭有法有義法否而義可三代聖人不能捨之矣神有功於民則祀民勤勞於神亦祀祠堂季世之古道也豈可以詭疑之說吾因是重有感焉六夢失國

國人不自哀而滅文仲哀之曰。泉陶庭堅。不祀忽諸。吾考其時。泉陶子伯益有其後。為強諸侯。趙為什世。則終亦有國矣。泉陶祀未殄也。滅文仲悲傷惻惻。如疾痛之切體。使其見泉陶。趙滅。其為泉陶哀。當何如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為禾黍。東遷君相。不助念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矣。春秋臣子。寧無對廟之心乎。以老子之學。尊其師。崇其教。能壯其宮室。又不忘先後勤勞之人。為人臣而念君父。能以魏公之心為心。誠孫可無哀。黍離可不作。天下事何至如今日乎。祠室歲月皆不書。書其作事有古道。俾忠臣孝子聞之。縱無忿心。亦有愧色。

宋辛稼軒先生墓記

稼軒字幼安。名棄疾。列侍清班。久歷中外。五十年間。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號名。稼軒垂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而立朝。署四年。官不為邊關。手不握兵權。耳不聞邊議。後之經公。以片言隻字而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讓公者。非腐儒則詞臣也。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地之心無所寄。世道如之何。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生五歲。聞公之遺風。盛烈而嘉焉。年十六歲。先人以稼軒奏請教之。曰。乃西漢人物也。讀其書。知其入欣然有執節之想。乃今始與同志升公之堂。瞻公之像。見公之會孫。多英傑不凡。固知天與忠義有報矣。為信陵守冢者。墓其能共人也。祭田橫墓而歎者。感其義高能得士也。謁武侯祠至不可忘。思其有志定中原而願不遂也。有疾聲大呼於祠堂者。如人嗚其不平。自晉墓至三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數十人。竄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昔公遇仙。以公其相乃青兗也。公以詞名天下。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諫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難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六十年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託乎。枋得備見君父當披肝瀝膽以雪公之冤。復官還職。與典名。錄後改正文傳。立墓道碑。皆仁厚之朝所易行者。然後錄公言行於史。昭明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親國之事。亦所以為天下明公論扶人極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於公之心也。以隻雞斗酒。酬於祠下。文曰。嗚呼。天地間不可一日無公論。公論不明。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天地之心無所寄。本朝以仁為國。以義待士夫。南渡後。宰相無奇才。遠略以苟且。心術用架漏規模。紀綱法度。治兵理財。無可恃所。扶持社稷者。惟士大夫一念之忠義耳。以此比來。忠義第一。人生不得行其志。沒無一人明其心。全軀保妻子之臣。乘時抵牾之輩。乃苟富貴者。資天下之疑。此朝廷一大過。天地間一大冤。志士仁人所深悲至痛也。公精忠大義。不在張忠獻。岳武穆下。一少年書生。不忘本朝。痛二聖之不歸。閔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結髮從志。斬腐賊。擊中原。還君父。公之志亦大矣。耿京孔公。家比者無位。尤能撫張安國歸之京師。有人心天理者。聞此事。莫不流涕。使公生於藝祖太宗時。必旬日取宰相。入仕五十年。在朝不過老從官。在外不過江南一連帥。公沒。西北忠義始絕。大難必不復。大恥必不雪。國勢遠在東竹下。五十年為宰

相者。皆不明君臣之大義。兼質焉耳。

墓銘

平山先生母制機墓銘

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形氣有小大人。豈小於天地哉。衆人與聖人。皆可為堯。舜。知覺有先後。衆人豈後於聖人哉。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天下國家與吾身。為一誠。一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誠。而不可行。為其事而無其功。非僅道也。宋朝喜用儒。能談性理者。取官如執左券。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儒術盛行之時。豈不大可哀乎。吾讀平山先生母公行實。未嘗不流涕太息。安得斯人與之論儲道哉。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肌膚。收遺骸。歸格藏之。遺家者以萬計。流亡苦寒。糲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幣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少年書生。惻隱滿胸。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財安化也。嗣侯作亂。單車半夜入。聽篋篋竹。聞推赤心。曉以禍福。開其生路。因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事。籍穀萬餘石。為社倉。有凶歲。四境無饑。民邑庠不養。士始開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為之事。而不為者。公皆為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懷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當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容願作一冷官。為國家育英才。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雲雲。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公為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蘊皆可為。湖學再行於斯世。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生。公講書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闢。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為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委心受教。公竭智殫慮。冀補涸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懼。不犯調。圖界時。幸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國急。將相皆天奪。其鑿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不用。襄必陷。國必亡。天下必大亂。憂憤成疾。竟以庚午閏十月十三日。終於黃州官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憤。殮殮葬諸葛。皆圖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中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韋母公昭奇。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郡中進士第。與元府推官諱巖老者。其曾祖。登科。幸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皆以奇才實學。為達官。當方面者。所知。蘇進士。選舉入仕。或辭。辭。或武。或丞。邑。止者。得伯。天。柳。下。惠之。仁。仕者。合伊。學。呂。牙。之。道。皆。榮。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上。四。十。事。說。遠。官。為。生。靈。留。一。髮。生。意。人。以。翁。然。辛。未。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治。縣。鄉。曰。永。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年。十。二。記。六。經。已。能。通。大。義。作。賦。早。有。聲。春。秋。程。文。冠。一。郡。恢。廓。有。大。志。惠。義。而。力。仁。為。布。衣。已。能。哀。憐。婦。孺。遺。棄。非。死。者。活。生。者。皆。以。萬。計。吾。所。謂。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大。全。意。一。誠。而。天。下。國。家。與。吾。心。為。一。誠。一。至。而。天。地。萬。物。與。吾。性。為。一。此。之。謂。儲。道。公。其。庶。幾。乎。鄉。三。貢。始。登。己。未。進。士。第。止。一。章。故。佐。邊。關。

其沒也。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苟能用其材。行其道。豈不能轉亡為存。易亂為治。天與人不合。世與道相違。惜哉。吾歷覽前史。渡江後賢相如張公。德遠虞公。仲言。趙公。景溫。游公。景仁。謝公。德芳。皆蜀人也。雖不能用。太平如履歷。元祐時。其心真足以合天。其德真足以服人。亦可以為大臣矣。使公不死。其材必大用。用則必無愧於五君子。一賢之壽。天吾道之行。廢與國脈。世運相關。豈特其一身之不遇為可恨哉。王公。范文正。平生喜種陰德。子孫食其報。人以為天道可必。母氏之後。其大乎。枋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乃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為與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為升。天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平生之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則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剝。則柯葉千歲而長青。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益。志有積而道有傳。必長拔巖崖。辛苦之蒼生。而見其清平。

說

秋且說

元祐黨人之子孫。能不忘其祖。抗志勵行。俾人知樞陽上官氏有後如君者。亦罕矣。君以秋且自號。此意豈易與今人言哉。天地開一年之氣。莫清於秋。一日之氣。莫清於且。人與天地相似者。血氣也。有能反觀吾所性所樂於此時者。幸以觀然之。與天地並立為三極。可無愧矣。冬之閉著。春之發晦。之息者。明之見。學之誠者。動之神。聖人合夜氣。且氣以啟我者。昭昭君固不必問。予亦不必辯。吾聞道家書有云。太微清都。不晝不夜。其氣常如六月之清。且。是不。然。不。然。吾不敢臆決也。姑以理測之。氣之輕清者。浮而為天。必有真宰。主乎其中。日月運轉乎其下。光芒輝彩。豈不呈露乎其上。彼且不知雷電風雲。霧雨霜雪。為何物。俯而視之。九萬里下。浮埃之濛濛。游氣之冥冥。俗物之茫茫。人心之膠膠。曾不足獻吾一笑。斯人也。斯志也。不。快。不。慕。豈。尚。秋。且。而已。嗟乎。木蘭不常有。見其墜。則飲之。秋菊不常有。見其落。則殮之。賢者不得見。而見其象古之人。不得見。而見其似。寧能無虛空。竟然之聲乎。元祐黨人之子孫。有文學有才。智有行。義如君者。豈易得哉。惜乎。吾道久與世人相遠。吾言不足為子贈也。人間之氣。莫清於秋且。儒家所能言。君之所已知也。天上之氣。常如六月之清。且。儒家所不言。君亦未可忽也。

江仲龍字說

陶靖節心與天一。神游天外。俯視六合。何物茫茫。始淵明而終元亮。君子憐之。菊豈願為隱逸哉。以靖節而隱。顯之者亦靖節也。建安江君自名應隆。自號曰菊隱。求字於予。孔明長嘯隆中。時人皆以伏龍待之。宜以仲龍字。大丈夫生於亂世。消息盈虧。惟天命命。窮則晉處士。達到漢丞相。吾俯仰無愧怍矣。孟子曰。易地則皆然。顏子曰。有為者亦若是。或曰。子言善矣。彼豈有此志乎。噫。無志者不志之。必有志者志之矣。

贛州書院跋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受其勝。壘石為基。類為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公曰。邑

有學矣。非贅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逮於六鄉。六遠。為學者。二。為序者。十二。為序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序。序常半之家。塾。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略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之庠序。皆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賈水也。周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資待之。雖然。由文忠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為不足也。

大學解義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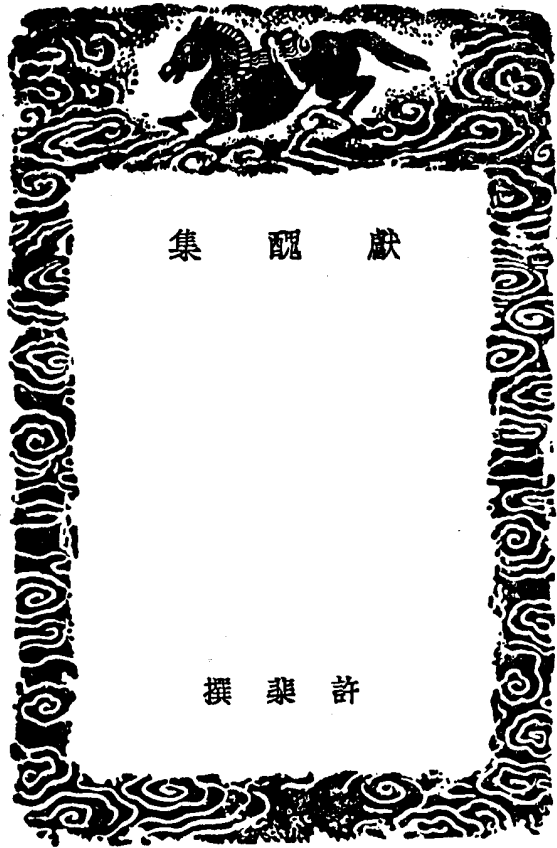
大學解義一篇。臨川老儒徐公著述也。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遺制編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擬魏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六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尚未致行之者。尚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於言者。耶。厥子以示某某。其覽盡卷。不能贊一辭。所望於徐公之子者。惟於力行二字。加意焉。俾人知朱文公之學。不徒議論。要見樸實。則此編亦必為世所尚矣。

蕭冰岸詩卷跋

詩有江西派。而文清倡之。傳至章泉。潤泉二先生。詩與道俱隆。自二先生沒。中原文獻無足證。江西氣脈將間斷矣。幸而二先生所敬者。有潤谷羅公在。巍巍然穹壤間之魯靈光也。冰崖乃潤谷所知詩家。因取其詩二十六卷。刊以示余。逃虛空而聞聲音。觀其詩。可以知其人。歲在癸未。清明日。龍虎山敬題卷後。

梅野起居啓

世無子產。孰願焚室之材。里有少陵。宜助草堂之費。錢財易得。道義難窮。梅野先生詩書。已廢於秦灰。棟宇何堪。於鄭火。參元已為貧士。忍聞稱賀之言。池魚本是善人。孰助救災之念。今見眼前之突。兀。願灰身外之軒。若。不寄。豈敢噴於錄事。儻能買宅。是亦遇於韓公。見義必為。當仁不讓。千萬間。大庇寒士。須還天下英雄。三十載。好檢殘編。莫作詩人笑話。



獻醜集

集醜獻

撰集許

宋許集

聞女弄妝自謂天下色也。出見施。始知獻醜。予以詩文獻醜者也。自重痼之餘。戶外事一不以繼意。獨嗜筆硯如奇馨美味。每有題著。必拊几嗟賞。謂意語天出。不知前有古人。今有作者。及示人人。傳以為笑。始悔不藏之也。然則醜可藏乎。曰不可。安知不有窺而笑者哉。抑笑可禁乎。曰不可。禁笑則愈笑也。與其藏醜而人窺笑。笑而人愈笑。孰若獻醜之笑之為快也。故氏其集曰獻醜。嘉熙丁酉中秋日。梅屋許集自序。

梅屋記

予小莊在泰溪梅北。屋庫地狹。極南別築數椽。為讀書所。四簷植梅。因扁梅屋。丁亥歲。屋仆梅壓。移扁故處。客顧扁而問曰。昔吟通愛梅。未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飢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也以梅為梅。今也以心為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斷斷以爭其無。嘆嘆以衍其有。皆非物理之平也。請別具隻眼。客曰。唯。

瘦木文

瘦木文

獻醜集

樽中之斷。僕取為新斤。將奏予止而哀之曰。女巢鳳凰者乎。棲鷓鴣者乎。傲蕤寒而蒼翠者乎。媚春光而紅紫者乎。何補。不齒。不齒。不齒。而泛泛水中。為不測之舟乎。使造化者。完女根株。布女枝葉。復生於仁壽之域。或使阮氏。斷為琴文。為轅象。不朽於禮樂之鄉。女欲之乎。木以慰對曰。天地一紅爐也。古今一燄光也。燒茶同埃。孔距其爐。豈獨予可哀。而為是拘拘者哉。請鑿之。予不忍。癩于後圃。贊且識曰。出乎是。反乎是。與焚溺異。木乎木乎。超生死類。

朱黃二君說

阿丈人抵朱黃君而問曰。吾膠漆二友。為梅屋校。雖有功。請各領而言之。黃君曰。辭此理。非我莫攻。點膠畫。非我莫蓋。且中央色也。當受榮采。北面朱君。緒容奮。而怒曰。句讀我判。四聲我分。又文之美。惡我標。我華。實破暗之燈火。拯謬之丹砂也。彼雖其名。而不離伏耶。阿丈人評之曰。朱君事業。果赫赫。滿人目。然類濯髮者。易秃。苦用心者。早衰。外澤顏色者。內未必無枯槁之疾。黃君曰。然請書為主人養生之室。

海鹽廣福永為賢首教院記

竹軒住廣福之明年。棲藏艾夷。廊廡環接。學袍鱗萃。慈像金鮮。復舊觀之漸歟。一日。僧知寺淨喜。來白梅屋居士曰。君與寺鄰。吾為君友。壞梁又有而祖。監丞題墨。前因後緣。如此不絕。敢有請焉。廣福賢首道場也。彼宗連住二三十年。教與事殊。隨尊隨毀。更久。燕雀亦無容身地矣。吾持此教居此寺。是客去主歸時也。一身當百廢。不敢不勉。第恐主席未煖。客單已侵。主退客留。寺與廢未可知也。淨喜拔郡刺。真如故事。聞於禮部。都然其符。郡帖縣及寺。一邑官吏士民。又莫不然其然也。欲錄帖以照來者。子為我證明。居士曰。萬物與廢有數。而況寺乎。寺當廢。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不能扶其毀。當與九十五種外道。心不能害其成。今寺廢。數極。數極。寺與如。各殊。刺落。春陽必回。華孕芳。客塞不能過也。然則華嚴世界。不從天際。則自地湧。又其不然。舍金雲。委。施力川。增。衆妙混成。自然。愜當。是時和尙。跌坐一席。戒水澄源。慧燈。焰無佛無祖。天地一虛。昔未來。未嘗不來。今未去。未嘗不去。非來非去。是名常住。是帖也。何必刻淨喜曰。石已具。姑刻之。

梅屋書日序

予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或曰。嗜書好貨。約為一貧。貧書而飽。不若貧貨而飽。貧書而勞。不若貧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答曰。今人予不知之。自古不義而富貴者。書中略可考也。竟何如哉。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擲。予之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書日未有序。童子志之。

送張南窗序

南窗張君。廬山片玉也。一日。抱琴過我。酒三行。起而辭曰。梅屋。吾與琴相好。江湖二十年。程山行水。不外一日。弄月。驛涼。雪店。寒曉。手不釋弦。弦亦不釋手。但未能如阮千里。無貴賤。長幼。使之彈。而無忤色也。將卜居西湖。與琴終老。因過子。以獻一曲。曲曰。抱琴來。今廬山。崔嵬。下居。今西湖之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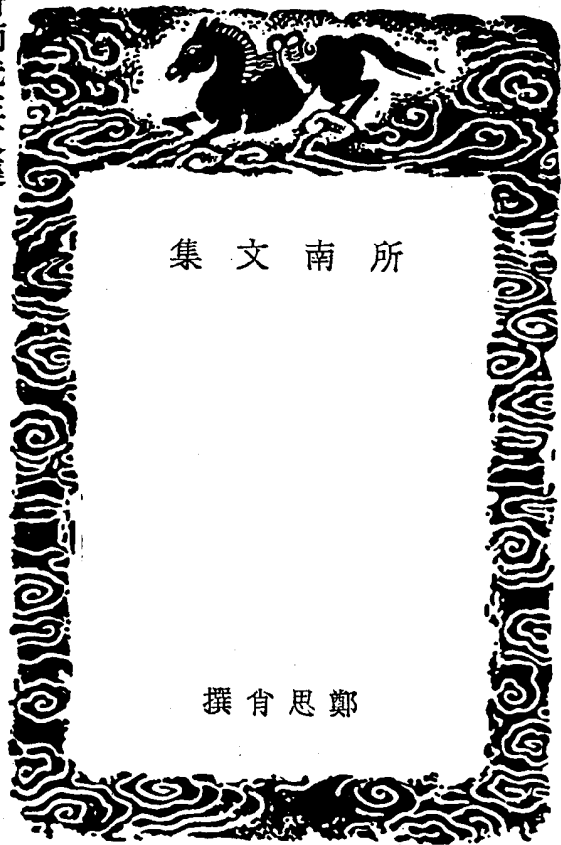
獻醜集

三

天不能家訓戶飭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贖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

瘖犬說

別墅二犬。一犬瘖廢。羣佃交議曰。職吠者無聲。當與不鳴。俱死。予召而諭之曰。夫瘖於聲者。未必瘖於心也。是畜呼之而來。吐之而去。不瘖於進退者也。賀戚升堂。噤而迎之。凌人過門。哆而逐之。又不瘖於親疎者也。視夫銜輒吠父。王莽吠君。象吠兄弟。怒聲徒嘈嘈於天下。後世耳。爾不原其心。而鳴者生。瘖者死。且冒持聽衡。譟操刑柄。生者幸而死冤矣。羣佃相視而歎曰。吾儕瘖於心者。也。念不到此。敢不與是畜俱生拱而退。



集文南所

撰肯思鄭

鄭所南先生文集

我家清風樓記

有以嚴陵清風閣記示吾者。正恨不能飛土富春山頂。恣觀千尺釣臺焉。吾鬱然而言曰。未能遂其超邁之志。深愧於古人。吾嘗自作清風樓記。非東坡所記之清風閣。亦非越山赴官齋之清風樓。曰清風樓者。頗多。皆非吾清風樓。吾無家。焉有樓。固無風。則有昔乾坤一索風雷生。再索日月出。三索山澤具。先天之乾。初爻始動。曰巽六子。首出莫先於風。乾天初以陽剛變為陰柔。散一氣。擴乎萬物。曰雷。曰日。曰月。曰山。曰澤。曰晴。曰雨。曰寒。曰暑。曰萬物。咸有資於風。六子。最柔順。最能變化天地之機。莫妙於風。人但見無形而吹。有觸而空。入萬物之不可入。至八荒之不可至。此風也。殊不知宣乎四時。晝夜之中。柔風也。持乎萬古。虛空之外。剛風也。是以乾坤六子。最周流。最無邊際。莫大於風。風之為風。抑神矣。風之變化。皆不同。風之名亦皆不同。又曷為清風。微噴。口。浮假。樹。杪。飄。蕩。而來。過。徐。而。去。有。常。之。者。輕。輕。冷。冷。透。骨。登。快。一。何。妙。哉。一。何。奇。哉。此。空。闊。閒。靜。之。所。天。地。一。時。之。清。風。非。古。今。不。息。之。清。風。是。某。何。風。道。德。超。邁。之。清。風。也。蓋。光。武。故。人。莊。子。陵。先。生。其。人。也。胸。中。空。空。無。物。不。以。眼。垂。視。當。世。半。夜。飛。上。客。星。不。覺。漢。家。江。山。亦。俱。為。之。精。神。本。亦。無。心。以。一。絲。之。微。高。懸。東。都。二。百。年。名。節。至。今。人。仰。先。生。如。在。天。上。尚。見。其。標。致。散。而。為。清。風。併。仰。懷。許。由。伯。夷。叔。齊。屈。原。子。陵。輩。其。意。遠。矣。大。丈。夫。焉。能。尾。尾。於。人。之。後。乎。微。斯。人。出。

鄭所南先生文集

鄭所南先生文集

後世皆走於威福之下。足以殺其心而役之。許由忘天下之有君無君。夷齊痛天下之皆無其君。屈原傷一國之無其君子。陵喜天下之再有其君。此狂奴之所以大恣放其老狂也。大抵古今超邁之人。所出之時。皆不同。所遇之事。亦不同。高懷勁節。則同。輝煌煌煌。俱不可當。寧不以萬乘非為不尊。萬鍾非為不貴。吾之所尊所貴者。惟終身以天理行吾之志而已。大開懷抱。純是古意。初不見其有他。俱未嘗有所學。遺萬形而孤往。超萬濁以立命。永吹此香。浮動終古。其清又至矣。非獨一時薰其風者。抖擻其夢。眩耀其角。直欲擊此百世之下。措於百世之上。與天地風雷日月山澤。豁其昏滯。返我明朗。有能天地之風之所不能似。或有過於風之行乎天下。入乎萬物。故其感動鼓舞後世人心。浮浮然若決水。就下必歸於海。又莫先莫妙莫大於此之清風。彼怪風之量。且不能終朝。而此風此意。最清最淡。最有味。最久遠。最無然而不然。胡然而然。以其有不可泯滅者存焉。偉哉。偉哉。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吾弗得而見許由夷齊屈原子陵輩矣。將何以為吾清風樓。非天地之清風。亦非有超邁道德之清風。特吾自清風耳。非清之清風。而無風之風。清而無清。非世界為世界。鑿鑿萬象為窗戶。非窗戶玲瓏。八絃。何待見披拂草木。始超於上。棟下字。何必欲驚覺天人。有藉於機動。顛鳴。嗟大塊之噫氣。安能疏而為此情。縱擊天之柱。豈解復而為此屋。既不墮於十二重之閒。必又過於九萬里之速。誰動誰靜。消息出沒。無成無壞。基址堅密。其氣匪天地之氣。其形匪土木之形。此意不可得。終莫見其推雲送雨之迹。所見苟不高。何以空其飄飄。眺遠之心。莫盪沉寥。而突兀。吹參。不見高明。而聳登高明。拔木揚沙之怒。號。飛廉。未悟天然。多景消暑之品。題。騷人終為物轉。鵬鷓。鷓退。豈從於南北東西。而至風壓。燕空。只為是杞梓棟楠所建。欲譬大江千帆。寧如此快。何止去地百尺。無所不見。好翻天上。至活之機。輪。宏開劫外。不朽之規模。終歲東南。南船。倒走。大海水。萬倍。岳陽大觀。壓破。洞庭湖。甚於醉太初。冰。浴。沈。澹。而流芳。涼。笑。彼。住。蓬萊。宮。闈。擊。香。冥。而。開。畫。圖。別。有。秋。聲。空。翠。撲。撲。其。飛。難。以。并。輪。麗。艷。勢。靡。其。形。或。與。造物游。何者。為梯。不藉扶搖。居然到頂。至深潔於雪。至爽爽於月。時。能更誦大王所獨之賦。至高高於天。至深深於泉。想應不是仙人所居之境。天籟吹萬不同。俯聽物外。緒言。老子此與不淺。浪傳江左。奇才。馬牛不相及。誠有異矣。星辰遠可摘。何其卑哉。滿鼻生香。日日。幾信。催。催。花。滿。耳。吹。笛。聲。聲。五。月。落。梅。雖。無。重疊之閒。架而輪奐。屹然高映於紫雲。雖無作止之時節。而意度程如自舞於碧空。終不以劉琨之賦。以於菟之賦。以造五鳳之手。假合而作其不可作。竊勿與元龍之賦。與淵明之賦。與風八詠之詩。議論其同而不相同。其實不約五彩。壯麗。無清風外之樓。而亦不受一塵。點染。無樓外之清風。吾如是而謂之清風樓也。夫。但。得。此。非。清。風。之。清。風。誰。歎。自。吾。昔。得。之。而。為。吾。也。天。地。風。雷。日。月。山。澤。得。之。為。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之。十。得。之。為。道。德。之。士。忠。臣。孝。子。得。之。為。忠。臣。孝。子。百。姓。得。之。為。百。姓。萬。物。得。之。為。萬。物。四。時。晝。夜。得。之。為。四。時。晝。夜。萬。古。虛。空。得。之。為。萬。古。虛。空。非。融。攝。萬。古。虛。空。四。時。晝。夜。天。地。風。雷。日。月。山。澤。道。德。忠。孝。百。姓。萬。物。之。機。而。委。之。終。不。得。見。此。非。清。風。之。清。風。本。無。清。風。而。為。清。風。亦。無。樓。而。為。樓。其。吾。之。真。清。風。樓。乎。安。得。出。世。閒。八。風。又。出。天。外。八。風。之。人。握。手。登。此。無。清。風。樓。之。清。風。樓。和。與。恣。傲。游。泳。讚。罵。

鄭所南先生文集

三

無絃處士說

典午之夢，義熙以還，滿目不堪。吾何以觀。淵明見幾頗早，解印息交，竟歸去來。性剛才拙，逸與世絕。數詠高節，獨書歲月，卻喜野老。爾汝懷抱，願鋤荒草。復聞斯道，尙情夢古。流笑脫巾，自見自心。白於白日，非羲皇上人，而何或詩焉。或酒焉，或耕焉，或游焉，或著文焉。或觀書焉，亦寓於無絃琴焉。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其傲弄當世，非凡情所付。雖所寓不同，同此意也。大江之海，皆晉山林草木森森，知之最深。歲在丁卯，晉徵士陶潛卒後八百七十七年，雪心先生羨無絃之意，亦假而寓焉。淵明苦嗜酒，不能琴，得其趣，聽以醉。雪心嗜酒，素能琴，默其聲，聽以醒。一醉一醒，異世同領，一能一不能，異見翻相承。昔孔子嘗告子夏以無聲之樂矣。淵明本自曠疎，亦或有契於聖言。緒餘淵明無絃琴，果何如。以吾嘗聞吾之無聲之琴而逆之，或得之吾之無聲之琴。今安相在吾心爾，不以存亡得失而失焉。不以借於聽而聽焉。吾心融融，天趣空而通，彼彼想憶，世網蒙而雙。宜彼無聲之琴，無朕可尋，雖無宮商，至樂悠長，欲辨玄黃，狂見荒唐，動靜混亡。遠邇蒼涼，不知其方。自然成章，非配桐以梓，可以發提。天機不露，萬響如替，絕越遠古。曷聞曷視，妙指莫施，慧耳奚爲，精神不疲，志氣不移，萬無歡悲，一無成虧，何必戴達焉。用鍾期魚鳥何知，鬼神莫窺，心聽則疑，智聽則疑，事聽則察，理聽則支，聽內持，聽外遺，聽有隨，聽無違。靡微墨屏音，周旋俱不宜，俱不足以明之。將何以發此機，胡不委無心之心，於無理之理，操無琴之琴，出無聲之聲，無琴之聲，琮琤瑤瑤，與一氣同生。與兩曜同明，與四時同行，與萬物同榮，妙此獨清，渺於八紘，索之弗聞，其形之罔測，其靈何從，而聞無聲之琴。無聲之琴，古今之人，其生也，孰不賦一氣而爲命，孰不照兩曜而爲鏡，孰不操四時而爲柄，孰不共萬物而爲境，不出有爲之井，不能跨空而聘。寢欲鼎鼎，逆走弄影，誰激清冷，猛於一省，無聲之聲，不琴於琴，此聲無根，託物而存。天下萬物之物之聲也，非此物也，而此物也，非此聲也，而此聲也。奚其琴，奚其聲，三者悉泯於無迹。然後吾之心始出，吾之心出，然後與萬化冥而爲一。擊節孤嘯，浮動幽渺，橫捩其要，似絕此妙，是真無真，實音矣。況吾亦真不能琴矣，既真不能琴矣，是真無琴矣，既真無琴矣，是真復何言哉。既真復何言哉，此意淵哉，奇哉，微哉，上而皇天蒼蒼，然下而土茫茫，然中而四顧荒荒，然詎肯與人同耳而聽，同目而視耶。又安得不獨抱此意，與之同終，同始，同生，同死耶。此是別曲，還與誰聽。清而寧，和而平，天然奇特之經，開古今，翻滄溟，浴有情空冷，冷還冥冥，但蚩蚩之氓，聞吾言必驚，使淵明在時，親見論評，亦當開撥眉而相連，迎今不復見前修典刑，乃與雪心相過於衰暮無聊之濱，勿欺淵明，百首皆冰，萬物必待剝落而後成，勿嫌無能之名，空活不死之春，譬如無絃之琴，不耀山水之音，聳於於至貧，斷不可失無絃琴。君欲不寒斯斷，切勿辜負淵明。久假不歸，其名不名曰無絃處士，亦宜始者，顏延年諫淵明曰：晉徵士又曰：宜諱曰靖節徵士。南史則曰靖節先生，陶翁獨取晉徵士三字，書於通鑑綱目。梁昭明太子作淵明傳，曰無絃琴，別本又作無絃琴。晉史作素琴，弦微不具，南史只曰素琴。第無絃琴三字甚雅，且久懸於人口耳間，康節嘗品題之，禪門亦借

鄭所南先生文集

五

用之詩人多詠之古作弦今從之

送吳山人遠遊觀地理序

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莫不以立心爲本。立心正，事罔不吉。立心不正，事罔不凶。苟不然而能之，非福也。蓋古今不易之論也。今子挾地理學而遊，且誓以大地之心爲心，是知所立心矣。子亦知夫地乎。地未嘗有封畛也，而人封畛之。地未嘗有彼此也，未嘗有取舍也，而人彼此之。而人取舍之，地雖能生萬物，能載萬物，地亦莫如其所以然而然。地之爲地，薄矣。子果能誓以大地之心爲心，則子之爲子，亦薄矣。子抱清淑之氣，爽邁之目，飛步九州，流視八荒，若出空中，而俯地下。日日歲歲，貫於心胸，竟不見有他物，惟見滿眼皆大地耳。直將身而爲大地，剖大地心髓，濺剔而細辨之。大地雖茫茫然，蓋落在吾子雙眼中。故凡所至，曰某地如何，曰某地如何，成契其事，豈非立心之微驗歟。儻得誓以父母之心爲心者，與子相見，口未言而意先化。子必持平，日以大地之心爲心者，心繫于上下神祇，期必無愧於所志所學。此欣然，彼欣然。天欣然地欣然，天地必開子之雙眼。靈子之雙足，一踏竟踏於此處，地密而天近，山正而水妙，龍舞而進角，虎踞而跪爪，鬼悅于陰幽，人慶于陽明。此奇地也，得之大喜。希有希有，以此爲孝子順孫辦事奇哉。天地不與斯人而誰與乎。庶幾不負子之以大地之心爲心也。是故彼之心，既能一心誓盡至孝之心，上當乎上天之心，以爲心，而此之心，亦能誓薄至誠之心，下通乎下地之心，以爲心，天地也，彼也，此也，合四者爲一心，決當得上穴，彼之心，雖克盡至孝之心，復妄想以利自己子孫爲心，而此之心，但以盡所學而爲心，恐亦得中穴，彼之人事，或末至，而此雖欲神其術，天地將封其吉地，而蔽於子雙眼之外。子縱剖心竭術，終求之，何從而得其地耶。又況後世之人，兩儀相對，以貌相劫，一客以虛飾飾其情，一食以大語市其術，兩俱失之，各以小智欲盜天地之機，可乎。不可乎。吾嘗以世之心，試子之心，子憤憤作色曰：吾決不如是。惟盡吾之所志所學而已矣。事了而去，安有回顧，或不與我合，富貴之人，數數挽破我衣，焚香致禱，求我駐足，我已飄飄遠去。果如所言，誠大異於他人所學。子來與，皆不識子之心之學，舉足即行見天愈大，見地愈闊，終有與子相合者，相遇於數千里之外，以心照心，一見而醉，是真識子者也。他年相見，必空天下山水矣。

答吳山人問遠遊觀地理書

所南翁，福之連江人也，落命吳中，不與世接久矣。夫何天風吹子來前，與吾相見，問遠遊觀地理之事，而子又謂某家傳地理學幾二十年，以能問於不能，何耶。終不成味古人之所殘，詢吾子之所蓄，倒倒於吾子。陳言泛意，想不足以新子之聽。既有問，只得破口傾出自己胸中之天，以廓吾子之天。勿怪其荒誕無稽，不與地理書同也。今吾六十四歲矣，二十二歲壬戌二月，我父菊山先生卒于吳中。十一月，葬于長洲縣飯山之原。天幸保全四十三，年略無他說。幼嘗聞我父曰：汝祖卒於枝江縣主簿，葬於南門外。我一兩歲失怙，特莫知所在。丙午歲，遊荊州，止望祭於南門外。我祖宗墳墓，俱在吾連江透裏。我終天恨，恨不消。今我祖之墓不知何如，我父之墓未知其往。又爲無後罪人，惟有終天痛哭於阿極，尙忍言墳墓之事耶。

鄭所南先生文集

七

海經所能盡知地之陽氣。蓋從地底而上。故純坤之伏卦為乾。山之陽氣。亦自地底而上。由卑而高。陽氣直達山頂。故良之陽晝。居最上。冬至後。陽氣盛。水土漸重。夏後。陽氣衰。水土漸輕。坤雖柔也。其動也剛。坤雖靜也。翁則敏而歸根。剛則散而生萬物。當夏至一陰後。至閉塞成冬時。地氣亦上騰。但至深至微。至密耳。午時後亦如是。以天地間。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造化也。而人亦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氣脈也。而天地之妙用。亦未嘗有一息不升降流行之造化也。潮者海水還歸尾閩之底。為潮落。大海氣脈吸而入也。尾閩外之水。湧出大海之上。為潮長。大海氣脈呼而出也。良以望夕之月。受陽光正滿。則望夕之陽潮。直至子時正盛。而正滿。晦日之月。受陰魄正滿。則晦日之陰潮。直至午時正盛。而正滿。世傳初三十八為潮。大信猶如陽。極於夏至而月之末。熱愈熾。陰極於冬至而月之末。寒愈烈也。月與潮與人。身中陽精藥物。體雖不同。而同一造化。又日月五星行度。一切星辰。一切風雲雷雨等。又陰陽五行八卦。八門九星。太一十六星等。又劫數年月日時。節氣候支干方位。一切吉凶神殺。一切天地。祇一切諸法。一切造化。妙用無窮。無盡。皆一一各各變化不同。又天下無盡世界。地不同。山不同。水不同。一丘一壑。相距不多。步尺鑿深。或開尋丈。土性。土脈。土色。土味。土聲。水性。水脈。水色。水味。水聲。石性。石脈。石色。石味。石聲。一一不同。各地所產禽獸。所生草木。以至種種萬物。其狀其性。一一不同。三才萬物。萬事萬法。萬變萬異。無窮無盡。一一各各不同。其不一。雖不同。一一莫不皆有倫序。文理。支脈。一一各相背而馳。不相統。不相合。不相通。不相通。自生自滅。自始自終。自形自色。自性自命。各分絡。各為經。各具一切各辦。乃事。非真不相統。非真不相合。非真不相通。非真不相通。形也。事也。通者。同者。理也。氣也。數也。莫不皆宜其宜也。莫不皆自然其然也。皆所以錯綜倒順。彌綸宇宙。以立三極也。天地人萬物。皆活物也。皆以南北為經。東西為緯也。皆一理也。一皆以大造化為本。大造化。以何為本。以真陽生意為本。天以之散為萬象。地以之散為萬物。人以之散為萬事。其根源。一香冥乎至深至深。玄微之中。而事業。一一發見於無盡無窮。廣大之外。其皆皆原於真陽生意也。真陽者。體也。生意者。用也。二者本不相離也。不偽於偽曰真。不陰於陰曰陽。不死於死曰生。用之無盡曰意。故曰真陽生意。其天地人之神氣乎。其天地人之命蒂乎。不以古今變。不以頃刻停。鼓舞萬化。無有終極。其機或焉滯。天地閉。在人則病。其機或焉息。乾坤毀。在人則死。列子曰。天地空中。一細物耳。人又天地中。一細物耳。然其理甚妙。其心甚大。其機甚微。其氣甚深。其體甚真。其用甚薄。可以與天地並。而參天地之化育者。以此天猶吾身也。地亦猶吾身也。今吾之身。相與生其生者。皆十二經脈。奇經八脈。行乎至深至妙之中。府負萬氣。支樓萬脈。統緒相纏。首尾相銜。次第相親。玄妙相應。其貫貫。縱橫絡絡。五臟六腑。四肢九竅。周而循環。呼吸吐納。灌注并榮。流通榮氣。血氣精神。魂魄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髮。以之為身。其妙未嘗不相通也。以之為穴。至於種種之專。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為一身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者。乃吾身中下丹田。先天父母。一點真陽生意。流行之妙也。其人之神氣乎。其人之命蒂乎。常天地造化真陽生意。動時。人之三焦之原。十二經脈之根本。雙腎之間。下丹田。至深至深。至微之中。一點真陽生意。先動。任督液泉。

鄭所南先生文集

一一

時俱動。天地人萬物。咸同此真機。而相通焉。雙腎之間。為下丹田。出神景內。經脈。分註。經脈。八種。下註引之。其詳。黃庭經。脾長。年註。引玉經。經亦然。又。道藏。別經。處處。皆同。此。說。人。能。通。真。機。之。妙。得。此。真。陽。藥。物。聚。則。成。丹。不。聚。則。不。成。丹。乃。妙。於。人。者。之。聚。也。舉。自。判。重。濁。為。地。之。後。柔。者。為。土。剛。者。為。金。頑。者。為。石。英。華。榮。茂。者。為。草。木。雜。氣。為。物。秀。氣。為。人。皆。依。乎。地。而。形。其。形。者。也。然。皆。不。識。地。之。所。以。為。地。能。博。厚。無。疆。發育。萬。物。何。所。藉。而。能。如。是。孰。知。夫。大。地。之。下。皆。一。重。土。一。重。泉。相。開。為。九。因。而。曰。九。地。九。原。九。壘。九。泉。也。層。負。萬。象。支。樓。萬。象。柔。順。鞏。固。滋。化。流。融。斜。細。其。軸。互。為。鉗。鎖。深。運。其。機。密。相。繫。密。張。布。玄。網。維。絡。地。根。非。金。非。石。非。水。非。土。千。千。萬。萬。經。緯。綿。綿。牢。牢。不。可。解。重。重。不。相。礙。綿。互。持。抱。幾。千。萬。億。里。無。邊。大。地。懸。浮。於。茫。茫。無。邊。大。海。之。上。以。之。為。地。其。妙。未。嘗。不。根。通。也。以。之。為。穴。至。於。種。種。之。物。其。妙。用。又。未。始。相。同。也。此。所。以。為。大。地。來。龍。之。關。鍵。也。其。能。如。是。者。乃。大。地。底。至。深。至。玄。先。天。先。地。一。脈。真。陽。生。意。流。行。之。妙。也。其。大。地。之。神。氣。乎。其。大。地。之。命。蒂。乎。此。下。鎮。地。根。之。大。寶。也。真。陽。生。意。躍。為。浮。散。流。溢。於。淺。淺。之。處。則。地。氣。泄。而。虛。耗。不。用。之。猶。不。足。凡。百。事。皆。不。宜。真。陽。生。意。妙。於。凝。合。反。抱。乎。深。深。之。根。則。地。氣。密。而。柔。實。雖。費。之。亦。有。餘。在。天。下。則。太。平。在。人。則。壽。則。為。神。仙。真。陽。生。意。其。天。地。人。萬。物。之。福。基。乎。淮。南。子。博。物。志。所。載。地。下。有。四。柱。三。千。六。百。軸。非。真。有。其。形。聊。借。譬。喻。真。陽。生。意。有。大。力。量。負。荷。世。界。支。撐。劫。運。也。豈。亥。大。章。所。步。幾。萬。幾。億。之。多。非。真。有。其。數。不。足。測。量。博。厚。無。疆。之。地。勢。也。又。如。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亦。孔。穴。之。至。大。者。可。以。通。仙。靈。出。入。之。路。洞。者。空。也。通。也。洞。而。為。天。也。純。是。陽。氣。結。而。為。骨。骨。自。崑。崙。分。跨。海。外。洞。洞。相。通。犬。牙。相。錯。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只。是。一。洞。外。無。隙。罅。內。有。光。明。不。入。凡。機。密。貯。妙。變。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地。底。真。陽。生。意。凝。結。流。行。之。妙。也。三。十。六。洞。天。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三。十。六。穴。不。可。葬。七。十。二。福。地。不。可。葬。如。人。身。上。有。七。十。二。穴。不。可。葬。俱。禁。穴。也。洞。天。福。地。神。仙。長。生。之。氣。不。可。以。尸。氣。犯。生。氣。也。其。洞。中。四。通。八。達。之。路。為。大。地。來。龍。之。骨。與。人。脊。梁。四。肢。節。節。相。挂。有。筋。附。骨。絡。之。外。質。而。無。穴。中。通。而。有。陽。髓。之。意。相。同。世。人。肉。眼。不。見。身。內。支。脈。節。節。有。條。理。竟。以。此。身。為。塊。然。之。肉。世。人。肉。眼。亦。不。見。地。底。支。脈。井。井。有。條。理。亦。竟。以。大。地。為。塊。然。之。土。殊。不。知。天。地。人。萬。物。皆。有。文。理。支。脈。煙。縷。冰。漸。壁。裂。瓦。兆。尚。有。文。理。謂。之。地。理。獨。無。文。理。支。脈。乎。為。地。之。文。理。支。脈。其。來。龍。者。地。之。根。源。所。自。本。也。又。取。其。勢。如。龍。之。來。蜿。蜒。活。健。也。勢。之。大。者。厚。德。載。物。次。則。廣。闊。坦。平。委。蛇。坡。陀。峻。峻。崔。嵬。之。狀。也。支。者。勢。之。分。也。又。外。則。路。之。所。通。內。則。脈。之。所。貫。也。脈。者。真。陽。生。意。流。行。之。迹。也。穴。者。地。氣。由。勢。來。龍。支。脈。真。陽。生。意。之。妙。畢。聚。於。此。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窟。也。此。穴。之。能。通。於。人。者。真。陽。生。意。凝。結。不。滯。活。動。不。流。之。澤。也。穴。者。竅。眼。也。鍼。穴。灸。穴。非。竅。眼。曰。骨。曰。肉。不。曰。穴。非。穴。非。竅。眼。曰。土。曰。石。曰。泉。不。曰。穴。以。其。能。通。不。能。通。內。外。氣。脈。之。機。為。義。高。士。為。頃。兆。城。為。墓。即。宅。所。兆。也。兆。脫。也。謂。地。之。一。隙。微。密。造。化。毫。芒。妙。處。即。竅。眼。為。穴。也。與。竅。井。無。竅。眼。通。井。脈。則。不。為。井。之。意。同。竅。井。橫。出。泉。眼。來。處。近。淺。而。易。竭。水。味。汗。泛。直。出。泉。眼。來。處。遠。深。而。不。竭。泉。味。清。甘。土。質。水。妙。土。虛。水。溢。方。方。處。處。懸。井。者。見。地。下。土。與。泉。各。各。付。付。色。澤。氣。味。亦。難。盡。其。說。泉。之。正。直。而。上。曰。樞。泉。縣。出。曰。沃。泉。謂。倒。溜。而。下。也。倒。出。曰。臼。音。轉。

鄭所南先生文集

一一

泉湧出曰清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所出異。所流同。曰瀆泉。非無水。曰管井水。一也。以泉來處不同。而名不同。味亦不同也。山地一也。地脈陽氣發源不同。有散出者。橫出者。直出者。曲出者。半地出者。一脈分衆脈者。衆脈合一脈者。地氣竭有穴無脈。如管井者。其類衆泉之各異出而異名也。山勢以橫走而來。地氣當直上而出。橫者束之。勝則穴深。直者漢之。勝則穴淺。地之陽氣勝爲有餘。山之形勢勝爲不足。山地二脈。結均平爲兼美。其間之脈。山勢互橫互直。互斜互曲。互正互偏。互相映。其種內異脈外異狀不同。又過於泉脈。多。以是聚而爲穴。又一不同。有山勢地脈。相透相札。相束相入。回抱真陽之氣。倒流結秀於地中者。此歸源之穴也。此最難得。難識。難發。難遲。難之久。子孫終有奇特得道之士。穴之爲穴。非千萬可悉。識其所以。爲形勢氣數者。形者。天生其物之象也。勢者。物情前陳之狀也。氣者。天地萬物盛衰之候也。數者。天地萬物盛衰之限也。形勢乃天地萬物之部位。氣數乃天地萬物之機括。形勢外也。氣數內也。一切形勢。卒難自變。蓋是氣數逼之。換骨。形勢雖奇。氣數未來。無以發其妙。趣有華麗之屋。在焉。無富貴之人。居之。縱華麗亦衰。冷其如。舉負此。華屋何。地乃陰物。乃查洋物。而於陰寒查洋中。得陽和精華之妙。非實而何。非真陽生意而何。此真陽生意。實自深深地底。根源而來。與人之。一身十二經脈。奇經八脈。遠近自下。丹田。任督。維。絡。諸脈。根源而來。見於骨節皮膚之上。而爲穴之勢。頗同。天地人造化之機。悉不在外。悉在內。悉不可見。悉不可知。故妙故神。世人焉得見之。焉能知之。地理之法。又與鍼法同。不知醫脈者。則不知病。不知病者。則不知正穴。空虛之。差。即不得穴。或得其穴。鍼之無法。淺深不中度。反病於人。不識真來龍者。則不識真形勢。氣脈。不識真形勢。氣脈者。則不識真穴。大地茫茫。茫然不可尺寸量。或坐向不當。或失於東西南北之微差。或深淺不中度。皆不得氣脈之正。形勢正而氣脈完者。唯一穴。附葬則分矣。附葬即合葬也。附葬亦有離合之分。衛人之附則離。魯人之附則合。謂隔鄰別城之分也。詩云。死則同穴。禮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宋之有改也。喪大記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意不欲死者。懸於所私乎。子孫附葬於其下者。皆受正穴之福澤也。葬骨殖初無偏正。勢又輕矣。葬衣冠。則寄誠也。盡取形勢正而氣脈完者。爲善。形勢雖正。雖完。雖妙。氣數已過。非吉也。識形勢。易識氣數。難識穴。向易定。正偏淺深。尤難。識形勢。氣數。得其大體。正以主之。衆者。客也。主爲君。客爲臣。君居正位。臣伏四方。須當熟視。偏正不必苦泥。泥水。穴不真。位不正。不可作如是說。若人平日心地不閉。眼力不真。臨時微差。其意則龍側虎向。風擊水衝。關緊不。小風水有。換散之象。山風有。蟲。之象。風能扇掃地氣。夏至以後。風自上而下。漸漸吹來。直入地底。會有。爲。風吹。側。中之。精者。水能。地氣。能。地氣。能。地氣。使。地氣。脈。直。從。水。底。過。地。而。去。亦。能。回。抱。地。氣。映。帶。地。勢。凡。當。要。衝。處。俗。語。該。說。之。如。當。風。門。水。口。遂。相。襲。以。爲。看。風。水。最。忌。無。情。之。風。無。情。之。水。無。情。之。山。無。情。之。地。內。無。合。若。則。直。則。則。無。情。則。不。吉。以。其。不。能。聚。真。陽。生。意。而。爲。神。氣。也。或。微。拱。而。不。聚。或。聚。而。不。凝。不。活。者。爲。虛。位。爲。官。穴。似。聚。者。暫。駐。而。即。去。微。有。滲。漏。便。不。完。實。真。聚。者。凝。結。而。不。滲。活。動。而。不。流。者。爲。真。穴。其。真。自。千。里。百。里。十。里。從。他。山。分。勢。來。至。此。欽。然。而。止。或。自。地。底。發。源。深。直。上。至。此。欣。然。而。聚。多。有。真。似。種。種。物。象。之。形。者。

或平原曠野。或水底。或石罅。別有奇異。有非世人可窺。其深遠之妙者。其地之上也。外欲密而內欲微。欲常見日月。欲不。陰。陽。欲。最。茂。草。木。欲。不。生。蛇。虺。勢。欲。圓。簇。氣。欲。疏。通。意。欲。清。美。色。欲。明。淨。脈。絡。欲。雄。健。深。厚。而。不。露。骨。肉。欲。勻。質。柔。淨。而。不。枯。骨。者。石。也。肉。者。土。也。大。體。欲。左。右。宛。轉。擁。護。環。抱。懸。懸。有。情。如。朝。主。者。然。後。爲。佳。使。其。地。氣。支。脈。湧。沸。而。透。爲。一。壑。山。勢。來。龍。旋。折。而。注。爲。一。窟。兩。宜。相。入。通。而。爲。一。停。涵。蓄。蓄。衆。妙。細。纏。結。而。不。滲。活。動。而。不。流。其。地。之。下。也。外。必。柔。而。內。必。化。土。重。而。體。清。紋。細。而。髓。深。暖。如。春。氣。如。雲。潤。如。瓊。如。金。流。泛。甘。香。不。與。土。同。羣。奇。雜。瑤。叢。然。相。獻。內。外。四。方。旗。不。相。宜。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神。氣。乎。其。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主。位。乎。環。視。此。外。皆。奴。僕。爾。一。窟。難。密。其。上。必。有。瑞。氣。其。下。必。有。靈。物。一。窟。難。微。其。餘。潤。所。及。或。數。里。或。數。十。里。莫。不。隨。其。地。氣。支。脈。山。勢。來。龍。相。宜。情。態。委。蛇。踴。躍。遠。近。大。小。清。濁。淺。深。高。下。輕。重。盛。衰。通。塞。之。勢。之。意。爲。地。爲。穴。之。優。劣。勢。之。所。駐。爲。山。氣。之。所。會。爲。聚。止。而。不。聚。則。非。穴。山。脈。地。脈。不。正。則。無。穴。果。能。抱。真。陽。生。意。之。妙。正。而。聚。則。爲。穴。此。妙。於。地。者。之。聚。也。人多看山勢之止。不識地氣之聚。山乃附於地者也。當以地爲主。平原曠野。當獨論地。下氣脈氣數。多不喜平原曠野。以爲無形勢可取。正緣不見地。下氣脈氣數。盛衰。端。的。爾。平。原。曠。野。忽。得。清。暖。妙。潤。之。地。雖。不。如。山。之。高。峻。而。迷。於。應。驗。因。其。平。坦。極。是。耐。久。而。平。穩。是。以。古。者。葬。之。中。野。也。先。論。地。氣。然。後。論。山。勢。乃。爲。全。論。山。勢。露。在。外。易。見。地。氣。潛。在。內。難。見。止。以。山。言。聚。以。地。言。易。萃。卦。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聚。之。義。妙。矣。哉。天。者。大。造。化。之。聚。地。者。山。水。土。之。聚。郡。邑。者。人。民。之。聚。山。者。土。石。之。聚。海。者。水。之。聚。聖。賢。者。道。德。之。聚。儒。者。德。行。才。學。之。聚。佛。者。福。慧。之。聚。神。仙。者。純。陽。之。聚。男。女。者。父。母。精。之。聚。富。貴。者。福。德。之。聚。一。切。諸。寶。貨。造。化。秀。氣。之。聚。皆。聚。則。妙。不。聚。則。不。妙。聚。則。富。貴。而。有。權。不。聚。則。貧。賤。而。無。位。大。聚。則。大。妙。小。聚。則。小。巧。久。聚。則。久。耐。暫。聚。則。暫。美。大。凡。陽。氣。聚。則。暖。暖。則。生。精。神。生。萬。物。陽。氣。聚。爲。生。爲。吉。爲。福。陰。氣。聚。則。寒。寒。則。不。生。精。神。不。生。萬。物。陰。氣。聚。爲。殺。爲。凶。爲。禍。不。可。不。辨。陽。氣。浮。於。淺。則。爲。暖。陽。氣。極。其。深。則。爲。熱。人。之。水。臟。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化。諸。食。不。足。以。運。諸。事。地。之。水。輪。之。下。極。熱。不。熱。不。足。以。縮。諸。水。不。足。以。消。諸。陰。氣。萬。物。之。生。其。受。氣。雖。偏。而。難。只。是。藉。此。一。點。暖。氣。以。生。其。生。真。火。即。真。陽。生。意。也。爲。三。才。萬。物。立。深。深。之。壽。根。也。深。深。者。不。外。其。外。而。內。其。內。也。世。人。不。論。內。論。外。高。人。不。論。外。論。內。外。富。內。貧。外。強。內。弱。外。勝。內。不。勝。非。福。非。壽。非。根。本。之。論。有。能。一。觀。直。透。數。萬。丈。波。濤。之。底。者。方。見。龍。宮。海。藏。分。明。可。唾。手。取。第。一。顆。鎮。海。明。珠。有。類。如。是。之。地。不。生。奇。特。之。人。必。生。奇。特。之。寶。所。以。佛。仙。勝。迹。鬼。神。靈。宅。多。據。山。水。秀。異。所。聚。之。地。可。以。藉。其。靈。可。以。尊。其。神。葬。者。可。以。安。其。魄。可。以。昌。厥。後。皆。天。地。山。水。真。陽。生。意。氣。脈。凝。結。不。滲。活。動。不。流。之。妙。所。致。其。天。地。人。神。氣。之。流。旋。乎。細。思。周。易。聖。人。爲。棺。槨。治。葬。之。法。翻。巽。初。六。爲。兌。上。六。是。爲。大。過。卦。大。過。乃。始。乎。巽。陰。終。乎。兌。陰。之。卦。雖。始。終。乎。陰。也。以。乎。外。初。六。上。六。之。陰。包。乎。內。二。三。四。五。之。陽。體。是。拱。其。陽。而。聚。之。於。內。也。始。於。入。葬。之。陰。終。於。兌。之。陰。巽。開。陰。卦。之。始。兌。兌。了。八。卦。之。終。事。始。可。以。終。乾。父。坤。母。之。大。事。能。了。父。母。送。死。之。大。事。當。以。外。拱。其。陰。以。包。之。內。聚。其。陽。而。質。之。地。而。葬。焉。則。死。者。入。而。悅。矣。有。歸。根。還。源。意。識。口。遊。魂。上。古。葬。之。中。野。者。

何中野者非獨指一處凡一山一水一丘一壑所在莫不有天地正中之位。天地正中之氣外而得地勢之內而得地脈之正其真陽生意之機。事不在是宜東不東宜西不西宜南不南宜北不北宜高不高宜低不低宜深不深宜淺不淺如蓋覆函分毫不差微有參差即不相應皆非中也。氣數已過氣數尚遠亦非中也。中則不和不和則真陽生意聚矣古者葬之中野聖人以棺槨取大過皆寓葬法於言外諸葬書蓋不議及此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湖澤吸其真陽生意歸於地中密拘於內是為葬者之穴。若地理四面形勢似乎湖澤噓其真陽生意浮漾地上流潤於外是為生人之居此陰宅陽宅之分也。若倒用之力則滅矣。開闢初心發而為真陽生意以薄大化天地尊位山澤通氣本不為葬而設本為生民立極鼓三才萬物生死之機開斯世與衰無疆之運先古氣清後劫氣昏此意玄微存於不論一郡有一郡之形勢氣數一縣有一縣之形勢氣數坐向欲正而明後欲實而厚高而不陷左欲昂而長右欲低而短分而相向捧盤獻珠怪其光明燦爛見者顛面亦生紅潤地欲厚土欲重古人每稱土輕重驗地開厚薄立郡治縣治宜於坐鎮四方潤澤生民地下氣脈所聚者大則為郡為縣人物所聚必繁盛陽氣不聚則土弱而地無力不宜勝載世事陽氣聚則土實而地有力則地與人相宜而生福聚之小者為穴而為穴之形勢氣脈則欲飲東山之與地數里數十丈之形勢氣脈聚于一二丈或數丈之餘愈密愈妙掘地藏寶貨於不露形像葬者冥稱天地真陽生意一轉之駁自然宜其後人吉無不利地亦欲厚土亦欲重一郡一縣之閒可居者多可井者亦多居而奇則少井而奇更欲穴萬或一二真陽生意散而流行天下無往不在無不生草木萬物然氣聚處少聚而為穴者真陽生意之小小至微一茅兩其大本則垂蔭十方無盡衆生世界抱朴子云天一郡一縣一鄉一里一宅一房各有生地各有死地又兵家兵書多論天下戰守形勢其說應機出處使宜行軍難拘其說如荊州水州息壤不可犯之淮南子謂之息土又地形之小異也廣南之地頗有惡戾之土葬及一年骨與棺蓋朽為土四裔遠域更有惡戾惡戾之土非正氣也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坤以柔道為正土柔而細潤則吉土剛而燥硬則惡山氣多剛地氣多柔柔勝於剛乃吉唐末遠方或以五色帛或以器貯活魚埋之一年發視其魚生死五色變不變驗其地美惡其癡殊甚昔有至人教人待大雪中看雪不積處是穴又有至人教人執火把走避火滅處是穴乃陽氣散漫而出不容火燃也又有至人教人燃燈於所指之地看燈不明處是穴乃一棟陽氣勁緊直出隨一棟燈焰而上不為風雨所滅地如數里數十里之閒山地四向皆砂礫冷瘦之土忽其中一圓或一二丈或數丈乃清暖柔膩之土至吉地也此皆論地下造化也皆真陽生意之聚之妙也水圓折者有珠水方折者有玉此其似也不止於此地運山運將與素有虎狼盡盡自去卻與人相宜而生歡愛心如增加如濕如地下謁謁有情於生春地運山運將衰衰無蛇虺戰戰亂生卻與人相宜而有損害意似偷似陷似地下索索有聲而走氣非有高明之人見以見外之見即古山水開新氣象剖其精玄則失之矣唯是世開萬事年改月換日變時化山山別水水別處處別方方別氣數別變化別與衰別久近別一別乘別別無盡祇將別以益別竟莫別其為別以何別別之法別其不別之別應笑盡走於

鄭所南先生文集

二二

不容不別之萬別世境不識別有非別非別之地在乎山阿一天之妙無盡四時之氣常和八方之風寒莫入數畝之土宜最多樂哉斯丘絕無偏頗宜以菟裘遜世婆娑宜以窳窳遊遊遊於鐵兩牢不可磨縱有萬別其如之何不遇至人意終不決至人開眼一照洞見天外地地俱新山水俱活一指指定不勞再指更不求其契合於一切法而自然契合天上陰陽五星九星四時地下五行八卦九宮二十四局三十六將一造化何用安盤下誠擬議來龍定主賓分拱按形勢諸事又何須移路避衝改水換勢種樹補缺培土為照粉飾諸事世率以五行之山各二十四局繞過一山一水若差一步十步又各有二十四局互換作數山數水之用互換為主賓為龍為虎為風為水互飛天星互移八卦互開八門互飛三白互為六儀人各出奇術人各生奇見展轉發明各各屈折山水形勢歸於輪盤格局之中為千千萬萬山水妙用此為移尺寸之差蓋換山水之勢頓別禍福之應乃人為之穴也實非山水自然真穴也此意相襲已久難可遽改若用坐東坐西則陰陽相差坐南向北則位置顛倒陰寒極重後人以枕所坐之山即為北首非北首也非天地正位也縱別有至奇特處不得已而用之終減分數何況不深付細論分金輪盤諸格局法只推測得世上尋常五行生旺格局未足以見地下真正自然氣數大地廣博氣脈紛紛糾纏潛走地下自然變化自然奇特一處處各各自然不同詎可以世閒奇見活法移換拘束自然造化以三年一步十步一世種種諸法移易氣數動為定驗山山水水處處方方氣脈氣數有時遲有時速有時進有時退有時然而不然有時不然而然又一各各皆不同於不同果可以輪盤籌策算以活法局以定驗推測之乎天靜無風一鈴獨鳴天津橋上聞杜鵑聲以心通知之亦似以風角鳥占知之不以尋常推測法知之而乃寫為山形板成死本算為格詩釘作死句爭知天下事盡在一毫上挫過好事勿泥死法當開活眼勿執外境當察內情勿拘小局當觀大體千丈為形百尺為勢其見亦狹矣目前之所謂葬者不過取山水微有格局處不問無真來龍不問無真穴不能細論主山妄誕指東畫西誣合還就立說只怕地下有石有水深盤不過案天星九尺為例卻令多增新土培高為勢終是客土氣不相合江南墳墓棺柩去土多止三四尺豈治葬良法夫子封墓謂不可弗識非為培勢從古封墓論得焉敢過制欺忍聞江南之人子孫零落掘焚取物買地風俗惡薄可歎反不如楊王孫立於蘇葬也古者葬法俱不用石槨埋亦不用棺槨板四圍不整砌但以周圍厚木棺槨深懸棺下葬不用柳亦可最以深為妙不留形迹與後人知始佳古今天下處處葬法各不同獨此法最前最妙只恐父母無治命子孫決不享用此法舊以歷青和油煎獨刷棺外又黃泥石灰或查和掃卻周圍質之久而如鐵極可取謀葬者當薄葬棺內無物棺外葬不華飾又當漫山無迹只可遙望拜掃庶或其可世人竭目力精心思略見地上分毫氣數不能徹見地下本體造化猶相人之形貌醫人之疾病者不能徹見人之靈臺五臟豈善相也豈神醫也世人既見不分明不得不再四為避凶就吉謀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釋名曰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聖賢教人擇地而居之道也若夫枯輪離淮而北為根獨不識濟類故則死及蟻遷穴謁其避風避太墓之類萬物各有所宜萬物各有所不宜禹貢任土作貢職方九州

鄭所南先生文集

二二

所宜。歷代實各州所產皆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易亦論及天地之宜。象物之宜。與地之宜。使民宜之。月令亦論歲時令之宜。大司徒以土宜相民宅。與夫七月。幽俗皆論天地氣人。事之宜與不宜。陰陽家諸法。皆論與此事宜與不宜。考工記。論天時。人事。獨歸重於此。地氣然也。其的確論。本乎地者。親下。故爾。地氣非獨能變物之美惡。然。顯能移人之性情。其地宜佛。宜儒。宜富。宜貴。宜榮。宜人。宜於清粹。宜厚。宜吉。其於濁惡。頑肥者。不吉。種種人事所宜。不同。由於地土清濁剛柔變化之氣。種種不同。而然。司馬頭陀。識骨人。不宜住肉山。而識滄山主之奇驗。是已。或宜於此。或不宜於彼。或宜於古。或不宜於今。皆地氣使然也。山勢地氣。宜於葬者。則宜於存者。論地之外。山地。卻要分明。一依風俗古例。存者立陽券。間人買地。又立陰券。間土神買亡者葬地。明示疆界。幽告神明。苟不宜。客鬼爭之。土神阿之。官訟陰陽。纏綿子孫。乃存亡事。財物。不正直。分明所招。非山地風水神殺之咎。像葬者。有無。無爭。無咎。葬之不宜。則為僵尸。地寒氣滯。骨腐肉堅之故。肉軟者。非僵尸。僵則化。則吉。況葬以藏為義。人之藏物。必藏於深密完固之處。不為人竊。鼠偷。則物永久。葬之藏。當藏於堅密完固之處。復藉山環水拱。則墓永安。更亡者在生德行精神完固。無失。宜。酒陰神。冥如入定。歸宿深密。轉育靈活。一窩股雲。漬醒冷骨。寂以養幽。獨妙於遊冥漢。何常。離滯。爽於玄夜。開生。顯於尸解。次則爪甲纏身。笑面如生。此大不易。得否。亦過於南面王樂也。非此。隱意。則太陰。何以煉形。真陽生意之妙。一至於此。以宜後人。以安以壽。以貴以富。父母子孫。一氣。酒通。幽明。孰能開之。人之欲安。欲壽。欲富。欲貴者。固天下所同欲也。抑又當思。天有時。地有運。氣有盛衰。世有古今。天上劫運。世間真測。而三元甲子。一周。一百八十年。天運一小變。地運亦一小變。一丘一壑。一紀十二年。亦一小變。小則地脈山脈。或移。風路水路。或轉。土有增有陷。石有長有泐。又或掘鑿。燒毀。坍塌。又甚。則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又甚。則萬方易俗。萬化易位。又甚。則桑田變海。海變桑田。大則復。復開。開。混。混。開。開。無有盡期。造化氣數。一。回。天。浦。真。陽。生。意。以。福。於。人。則。地。氣。通。一。方。之。水。土。俱。甘。香。暖。潤。人。勢。亦。清。正。賢。慧。鬼。神。鳥。獸。亦。成。若。萬。物。亦。盛。多。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清。造。化。氣。數。一。去。地。收。真。陽。生。意。以。還。於。天。則。地。氣。塞。一。方。之。水。土。俱。苦。澀。枯。寒。人。物。亦。愚。陋。惡。逆。鬼。神。鳥。獸。亦。不。寧。萬。物。亦。衰。乏。一。切。色。一。切。聲。一。切。氣。亦。俱。濁。頑。祥。妖。孽。可以。前。知。人。生。無。慧。目。慧。耳。慧。性。則。不。能。見。一。切。先。變。之。色。不。能。聞。一。切。先。變。之。聲。不。能。察。一。切。先。變。之。氣。不。能。辨。一。切。先。變。之。味。以。至。一。切。處。一。切。物。一。切。事。一。切。俗。一。切。人。一。切。心。種。種。先。變。之。兆。外。雖。如。然。未。變。內。已。隱。然。先。變。小。則。數。月。數。年。前。大。則。數。十。年。數。百。年。前。已。兆。之。矣。如。史。記。秦。穆。里。子。已。先。知。葬。章。臺。東。後。百。年。有。天。子。宮。夾。我。墓。所。言。奇。中。非。獨。此。一。人。一。事。亦。非。獨。一。丘。一。壑。一。物。一。事。一。家。一。郡。消。長。之。理。如。是。地。氣。數。大。體。消。長。之。理。亦。如。是。人。與。萬。物。尚。未。變。獨。地。氣。先。變。蓋。地。為。萬。物。之。母。也。真。陽。生。意。盛。則。地。氣。盛。萬。物。壯。實。而。耐。其。真。陽。生。意。衰。則。地。氣。衰。萬。物。稿。弱。而。不。耐。或。消。或。長。難。以。定。論。如。海。中。沙。渚。或。東。湧。或。西。沒。如。空。裏。雲。霧。或。雨。出。或。晴。收。又。地。水。之。外。渾。是。金。剛。之。氣。乘。而。為。輪。自。然。天。下。八。方。地。底。無。往。不。當。生。金。銀。時。未。至。氣。未。完。體。未。堅。物。未。出。彼。長。此。消。古。無。今。有。各。有。氣。數。悉。難。以。定。論。自。古。帝。王。建。都。下。而。小。邦。外。化。立。國。往。往。不。同。原。於。天。時。地。利。人。和。

各各與氣主盛衰氣數之所感召。三者有一不完。則王氣衰歇。古今天下三才萬物盛衰生死之運。處處亦各各不同。天地日月。尚終歸於壞。特歲月劫運。久近不同耳。安有一定不易之人事。亦安有一定不易之乾坤耶。且古不壞者。理也。真陽生之意也。欲知地理之脈絡。又當知地運之盛衰。又當合天地人萬物之全體。逆參其機括。而擒縱觀之。或得其樞要焉。豈可獨委之地理。而不究天人之理也。固是天下山水頗多吉地。率皆天賜地隱。神藏鬼匿。不使世人窺見其處。其出也。自有氣數。決待吉人與之。非天地私與之。吉人自與之也。太公五世反葬於周。禮不忘其本。狐死正丘首。仁也。成子高不肖。以死害於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鬱鬱佳城。有主久矣。當時盜眼。豈不欲竊勝公吉地。似定數也。孫鍾感三官下教。其葬不亦重乎。非設瓜也。二人皆陰陽也。君子有是心。葬之不吉。未之有也。是以為惡人葬吉地。上天有禁。天地鬼神。斷不許無德無福之人。私竊天地之寶。以葬不仁之富貴。至人未嘗不見之。未嘗不知之。決不輕易漏泄。世人況無先事而知。隔物而見之術。又無透空破地。藍碧方瞳之人。易能源流天地人萬物一脈真造化乎。其不能迺乎真造化者。以舉世之人。紛紜萬學。一一盡走於不相同之域。而未造於未始不相同之天。同其不同。不同其同。同其不同。則不墮於同。不同者。三才萬物。紛然妙用。同者。三才萬物。本然真體。初未嘗同。未嘗不同也。豈可以天道地道人道物理。一一一切之不同者。惑亂其昏中之天耶。庶幾不泥於天地人之迹。而通乎天地人之髓也。此非術也。理也。三才萬物之理本一致也。欲造一致之妙。必推其精粗而格致焉。譬如乳出酥。酥出醍醐。至醍醐則極妙矣。陽氣者。一切有形中之至精者也。猶酥也。真陽生意者。又陽氣中之至精至精者也。是猶醍醐也。道家謂之水中金粟。物也。天地人萬物。萬事萬法。之各各變化不同也。果誰為之。全論其全體。全同是一。真陽生意。千變萬化。而為之。其先天地先父母者也。真陽生意。果誰為之。超此難言也。案圖索賸。泥形取象。真死漢。寧足以語此道。世之所傳所學。只是世間法。縱得真傳妙用。奇訣。亦世間法。不涉於世間法。而得之。始為高眼。若學三十年。不如點化數語。又不如一雙乖覺之眼。又不如一片玲瓏之心。猶未也。曾未也。難哉。又況一切世法。上聽上天所行。又隨國法所轉。又審世道汗隆。又逐人心正邪。尚之則靈不尙之。則不靈。又當識其時宜也。斷以不疑為上。通達之人。皆可不通達之人。多忌諱。此陰陽家諸法。不容不存。第人齒難聞其妙。又不可苦溺其說。又當觀人力。量見識。德行。福德。為何如。遇其地。或太過。而其人。不足以當之。亦不可。天地至大。萬物至多。唯一至公之理。行乎其中。天且弗違。安有私心。然後一一各有分劑。一一各有法緣。當以真情實行。盡力行我之正大。契彼之氣數。忽然眼開。見奇特造化。欲加一毫人。為不可得。矣。特地地理云乎。哉。道家謂五嶽之外。有別五嶽。都衍謂九州之外。有大九州。列子謂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者乎。釋氏謂南閻浮提。為四大部洲之一。娑婆世界。為華嚴二十重世界中。第十三重諸世界中之一。此其大槩也。恣情瀾翻。何有涯涘。是誠不可以聖智測度。然天地依風。風依虛空。虛空無形。無所依。天地虛空。根蒂安在。必有割破天地虛空。根蒂者。視之而笑。且置此說。尚有一則語。頗費分疎。昔迦葉示滅。空塔波。至今在天竺國。鷄足山中。迦葉親抱釋迦佛金縷袈裟。直待彌勒佛下生。而付焉。其事極遠。極遠。當時

正是何穴。又如何不隨天地山川氣數遷變耶。理耶非理耶。數耶非數耶。子當努力行四方。子當努力行四方。一旦鐵鞋根斷。會遇無舌大丈夫。歷歷明以告子。何止三教九流。萬方萬法。要旨。大地山水來龍。天地人萬物陰陽虛空根蒂而已。子終身之事畢矣。子當牢記其語。待歸以告我。

辭吳泮諸儒師書

某頓首。奉書于吳泮廣文先生。某幼嘗聞之揚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又聞之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子雲退之能言之。猶未備也。昔人莫不皆難之。不啻留鈍漢。何由通此六者之意乎。數十年來。欲弓不算。欲治不裘。頗嗒固滯。曠鐘作響。十字九結。百事千謬。蓋萬拙於一身。宜乎化為凡民。併與早年所說所見之書。一翻翻卻。甘於老而貧而病而死而已矣。回視古今萬夢。不直一摠指。胡為乎。倏焉垂手於萬古蒼茫之外。摸著虛空。如小物忽然破想於一毫玄微之中。笑看陰陽妙萬象。或與青天白日互相對酌。或招山光水影交恣飛舞。自我其我。不他其他。所以破衣跣走。狂歌醉笑。於雖與人語而不與人同語。雖與人行而不與人同行之古路。悵悵癡癡。終日竟歲。獨遊而莫知底止。亦不知世間何如謂之世間。又胡為乎。一旦欲移之於詩書禮樂之傍。果可以世間法縛之乎。尚勞勞記得數十年前。我有言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六經之旨深如海。吾老矣。何足以知此。今又復化而為野人矣。是誠無所用。矧茲吳中士風。淵淵。查查。洋洋。其來久矣。至今猶如。惟廣文先生以斯文為重。閩中三外野人。鄭思肖頓首。

三教記序

我自幼歲世其儒。近年聞於仙。入晚境遊於禪。今老而死。至。悉委之。第邇來三教淒涼甚矣。不覺數數為之動心。各因其意。作三教記。何風習之尙未忘耶。然期望天下後世之心。則深矣。切矣。吾其絕筆於斯文乎。

早年遊學泮宮記一名儒家大義

我自三十六歲科舉既斷之後。絕不至於學校。又三十一年。終不能忘其為儒也。昔五帝三代皆有學也。禮凡始立。學心釋。突於先聖。鄭康成以先聖為周公孔子。固是周之舊典。至孟子出。始播告。幸我子貢有若之至論。是以儒者皆願學孔子。及漢興。高帝五年。至魯。開弦誦。以為守禮義之國。七年。樂行。儒者叔孫通所定之禮。是以十二年。過魯。不祠周公。而以太牛獨祠孔子。皆不能忘其所宗也。蓋吾夫子之開道統也。雖不外於祖述憲章。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意。然以此道大開。古今天下。君臣盛德之美。聖賢斯文之運。必準之於吾夫子。而後斯文始定。而始昌。此道彌尊。而彌彰。微吾夫子。創始以儒道設教。垂憲萬世。則後世仰誰為儒道之大宗。主。至今國法家身法心法。天下之人。凡百行事。悉當準之為法。大矣哉。為吾夫子之心法何如。昔吾夫子以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妙。授於顏子。以吾道一以貫之之旨。語於曾子。此二者。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帝王之經。孝經事君親之書。此二者。則人倫之大法。獨吾夫子化而大之。所以為大聖人。續之者。子思子。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陸子。諸公。疊疊而出。皆有以開道統明人倫也。凡自古為君子儒者。何莫非此道。道統之源。集大成於夫子。續於儒者。

儒者之事。繫於學校。學校本以教養人才也。何以教之。自正心始。何以始之。由讀書人。讀書而不見道。匪為讀書。見道苟不明。則無真詣。實踐。不嚴於正心。則臨事差忒。義利莫辨。況今既無以教之。又無以養之。而又不以理義自養其所養。其心既矣。每垂涎於外。開路傍。塵芳之氣。數人。必乘其候。而入。則醉彼耳目口鼻也。深意氣狀。貌與之俱。有似此身。不屬於我者。非道果離於人。而人自昧其道耳。奚不自悔。自艾。發憤思之。一旦日出。勃然晨興。入荒洞。洞然與我化矣。而此道至廣至大。妙乎無垠。與天地萬物相與。周流。皆無間然。所謂吾夫子開道統之大本。明人倫之大法者一也。二之則小。一之則大。皆我本然之善。固有之天也。非外假也。豈風雨晦冥所能惑也。甫無愧於為儒。抑亦激勵學校。苟未至於大全。其道得以切磋琢磨者。其學問器識。可經綸治道。可著書立言。俾天下人皆不越於禮義廉恥之域。其效博哉。或非其人。而儒其業。夫豈曰儒。自古有用之才。為君子儒者。盡出於學校。當知學校乃禮義廉恥所自出之地。豈徒有用而已。切勿謂向之學校。儒者。惟業科舉時文。腐而無用。何補世道。然科舉時文。其所講明者。九經諸史。諸子百家。天地陰陽五行萬象。歷代君臣聖賢人物。道德性命。仁義忠孝。禮樂律歷。制度政事。職守形勢。風俗氣數。文章技藝。萬事萬物。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旨要。其中選者。衆作繁如。亦未嘗不妙也。析理則精微。論事則的當。亦多開發後學。其為人物典刑。氣節議論。初未嘗亡也。特行之有至。有未至。多成空言。今言空言者。亦固聞。更三十年。舊儒無矣。後之來者。出何不早。不得。拜斯文之盛。嗟彼之限。何其貧。甚欲問辨。誰其問辨。欲於式。誰其於式。欲就有道而正焉。誰其有道。向使我早年不得父命。遊學泮宮。遊學四方。出而廣大其見聞。歸而我父聞以天理。將何以正其心。將何以終其身。今不敢忘其所教。故敢盡死以我父為師。但我無能為人也。不能身其儒者之道而新之。乃抱此拳拳空意。欲以被之將來。可哂也。已。惟吾夫子之道。無古無今。無變無異。無斷無續。無窮無極。遂述此意。名之曰早年遊學泮宮記。

十方道院雲堂記一名神仙金丹大義

我夙慕長生。甚欲創道院。中年後。化為頑物。不復作神仙夢想。乃止。昔嘗謂自唐以來。若宮觀道院。若僧寺。若院。豈絕少。卻多有真心出家之人。邇來仙佛之居。數倍多於三十年前。而率皆當者。蔽身。貧者。竊食焉。非真心出家。通身俗氣。厭罵貧者。安有真心供養於人也。然則天下山水。非不勝也。仙佛至。虛非不多也。特未嘗多見。有真心辦道者。又未嘗有真心盡情供養於人之人。若無真心辦道。又豈知供養凡人。與供養神仙等無差別。則滿眼。但見盡是神仙。更不見有世間凡人。或生分別心。曰。此仙也。此凡也。非其道。人非真道院。曰。道院者何。道院與宮觀異。道院乃延待天下十方蓬頭。蓬角。跣足。破衣。清淨雲水道人。願入靜之所。其來如風。其去如空。似非世間人。為流通大道而來耳。實以靈劫上帝。憫世人。陷於欲海。中不得。其天年。救神仙以長生不死妙道。流行世間。擇有德行之人。而授之。道家之道。正法也。認師。貧婪。誇奇。特千人。萬說。自異。為高。至有魔法。恣說百千種。穢褻之事。誣污大道。迷之。賣之。於少年富貴之人。不願上天。有禁。死則罪在不赦。始者。厭塵濁。遂入道。既入道。反再入於塵濁。何其顛倒。錯認如此。以其

本無真心於出塵離俗也。胡不思大道乃自然清淨之理。神仙乃出塵清淨之人。若不清淨。則德行從何而生。縱是有功於人。不從真實慈悲清淨心中流出。則不曰大德行。若無大德行。決無大脫灑。決不得大成。成就過極妙真傳。使其無漏。必壞之。決不得結其聖胎。決不可身外求道。道不在於身外。決不可心外求道。道不在於心外。此心不真。不定。不純。一不空玄。有想。有存。有意。有方。所有有用。有希望等事。盡是妄想。縱有纖塵。即生魔業。於深定中。假有一切神異。皆為魔幻。勿喜。勿怖。勿視。當自消滅。始契至妙。若以一妙散之。衆妙曰玄。化曰鉛。未曰斤。兩曰火。候曰結。胎出胎等。有種種假名。各有種種奇說。苟悟以衆妙攝於一妙。一尚非一。衆易為衆。咸混之於自然之中。成無衆名。咸具衆用。魏伯陽云。委志歸虛。無證驗。自推移。以舊學刊本為正。今畫刊作證。難以推移者。誤正此旨也。以浮游而守於規中。抑其次焉。是故神仙之道。無他。一自然之妙而已矣。必先絕其思慮。若渾忘於晝夜。靜極於極靜。極靜於靜極。自然其清淨清淨。其自然自然。其身心於空空而不昧。自然虛乾坤於玄。玄而不漏。自然返本還源。自然月滿精盈。自然當大造化。一陽將動未動之初。我身中深深深極之根。自然出獻甚玄甚妙甚微甚真之先天陽精。以為丹母。自然通於任督湧泉。同時互相淫淫。微微發真熱。捧捧丹母。升上降下。交貫周流。以大造化大妙一身。自然嬉學於其中。自然凝而為長生不死純陽之寶。動其自然之動。而不動其自然之不動。則動者以無動而動。靜者久綿密。秋豪不差。自然成就於無終始之始終。其心不死。決不成道。以我自然聽其自然。純是真心。自然其然。不涉人私。而弄天玄。此者誰也。誰其此也。萬倫皆壞。獨此不壞。一切皆真。萬象自靈。妙獨於至深。清徹於極。醞酌渾池之髓。而常吹古聖。玲瓏金玉之體。而獨抱空靈。化其所化。化為至化。清風白雪。同一去來。出沒。天無根而根於地。地無帶而帶於人。人無心而心於天。三者雖不同道。而同於道。道而不同。則與之同遊於無何有之鄉。或焉神其無形之形。而出似乎聞。太空有聲。太叫世人曰。汝等何為昏醉不醒耶。有欲應之者。已挾之出六合而去。寧有蹤跡與世人見之人也。世間道院豈能延之。設造奇特華嚴道院。過數百所。不如以一點真心。盡情供養一切道人。盡力利益一切衆生。若以此為道院。始入神仙境界。敢以我夙習真心。盡誠吐露。向者所參道家精蘊。冒禁破戒。說而為文。平等供養十方三世一切神仙。一切道人。願一先以德行爲本。仍以此道壽其自然清淨之天。終與此道同契乎天地人。而同超於無無有。有無無有之表。豈不了其無所了之了。而了也耶。遂以此文曰。十方道院靈堂記。

十方禪刹僧堂記一名佛法正論

我三十年來。幅巾藜杖。獨行獨住。獨坐獨臥。獨吟獨醉。獨往獨來。古闔廬城。每一至於萬壽。承天。虎丘。蕭禪刹之間。必喟然歎曰。我生也晚。惜乎不見古尊宿法席隆盛之時。向者。德山靈隱。天童淨慈。育王。中竺。雪峯。雲竇。蔣山。道場。龍仁。東林。仰山。黃龍。開先。百丈。雙林。鼓山。大溪。石霜。西禪。保壽。疎山。金山。焦山。何山。夾山。福嚴。圓通。江心。大慈。華嚴。名利百餘。皆為法窟。大刹禪單。近千數。小刹禪單。亦不少。凡古尊宿之行。道也。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舉唱向上。巴鼻了當。禪子命根。多有死其心於一坐窠間。而笑罵於佛祖。

之上者。如在世外。受清淨福。自不肯飲酒。自不肯茹腥。自不肯私宿私談。自不肯私宿私居。自不肯傲慢。恣縱所為野氣。如一水滸。岳松。神。髮。絕。無。準。觀。月。林。開。無。門。諸。老。禪。據。師。位。皆。孤。硬。有。惡。辣。手。皆。講。叢。林。規。矩。不。許。看。經。看。册。不。許。偶。語。雜。事。晝。夜。跏。趺。坐。密。如。列。箭。盡。命。參。究。咸。有。覺。觸。是。以。頗。多。龍。象。堪。以。負。荷。法。門。夫。何。今。者。爐。冷。鑪。傾。不。足。以。煨。煉。法。器。飯。糲。食。惡。不。足。以。供。養。大。衆。常。住。味。於。收。支。過。於。擗。節。幹。禪。子。口。中。食。為。糞。糞。計。為。結。託。計。為。自。醉。醺。飽。鮮。計。比。比。皆。然。致。使。十。方。禪。子。東。馳。西。走。竟。無。可。放。包。參。講。之。地。昔。不。愛。飯。今。愛。無。飯。昔。不。愛。師。今。愛。無。師。江。南。禪。教。諸。刹。連。年。遭。水。遭。荒。常。住。通。惡。窘。迫。處。閉。僧。堂。併。數。年。可。去。者。去。不。可。活。者。自。借。獨。雞。偷。救。殘。命。如。失。母。兒。無。所。依。附。先。是。三。十。年。來。爭。奪。住。持。耗。常。住。竭。私。畜。弄。貧。賈。勝。無。辜。爭。訟。亦。多。拙。性。費。耗。失。僧。儀。落。業。共。撥。因。果。大。為。時。俗。變。壞。江。南。十。方。叢。林。古。意。今。盡。不。存。竟。無。十。方。本。色。禪。子。處。處。僧。亦。皆。少。逆。料。此。後。法。門。愈。其。難。以。世。人。意。馬。惡。業。易。於。跌。蕩。後。於。蓬。髮。背。古。悅。新。競。舞。魔。怪。叛。於。正。法。我。欲。痛。說。不。忍。筆。之。昔。黃。面。老。子。嘗。懸。記。末。法。僧。門。流。弊。不。幸。身。親。見。此。間。有。清。素。純。正。辨。道。之。士。叱。為。怪。物。罵。之。何。苦。自。取。桎。梏。其。身。苦。者。益。苦。難。難。於。獨。立。堅。抱。舊。心。固。無。搖。動。彼。偷。心。未。敢。者。亦。從。而。得。志。逞。官。辯。以。當。宗。乘。笑。守。古。戒。為。不。脫。灑。自。誑。自。尊。鼓。無。明。火。入。骨。愛。財。富。者。愈。富。念。念。謀。僧。官。買。大。住。持。營。私。室。為。俗。窟。生。親。子。為。徒。弟。業。重。魔。熾。浮。於。俗。人。苦。哉。痛。哉。絕。不。念。黃。面。老。子。正。為。何。事。出。世。百。丈。禪。師。亦。何。為。而。作。僧。堂。安。自。少。室。曹。溪。多。居。律。寺。別。院。說。法。尚。荷。簡。難。居。無。倫。野。代。宗。末。百。丈。始。發。廣。大。心。別。創。禪。居。立。法。堂。立。僧。堂。又。置。十。務。以。處。主。事。者。消。規。一。出。法。度。咸。新。素。無。蒙。堂。無。前。賢。無。單。寮。無。退。居。方。丈。無。塔。頭。菴。院。其。曰。禪。僧。無。高。下。但。依。入。堂。次。第。一。堂。而。處。進。則。始。出。位。盡。力。為。衆。退。則。仍。屈。已。棲。身。於。衆。三。條。椽。下。七。尺。單。前。一。切。不。顧。專。背。犯。人。苗。稼。為。衆。所。折。笑。又。況。百。丈。以。前。天。下。苦。無。多。寺。院。而。辨。道。之。士。多。無。地。棲。禪。率。是。獨。隱。深。山。窮。谷。刀。耕。火。種。而。自。食。其。力。身。其。勞。苦。則。心。不。純。一。豈。不。願。得。一。單。自。如。將。安。其。身。而。遠。於。役。可。移。其。心。而。專。於。道。百。丈。之。惠。可。謂。至。矣。有志。氣。者。可以。安。禪。可以。共。住。可以。同。參。可以。交。相。淬。礪。可以。交。相。鼓。唱。可以。交。相。行。道。照。耀。山。林。大。衆。羣。然。一。時。一。坐。破。蒲。團。我。心。亦。足。慶。快。我。成。道。大。衆。不。成。道。我。不。願。獨。先。成。道。我。安。大。衆。不。安。我。決。不。敢。獨。安。昔。創。此。僧。堂。為。大。衆。設。非。使。我。獨。安。於。辦。道。也。安。其。身。所。以。安。其。心。安。其。心。所。以。安。其。道。苟。不。安。於。道。則。不。安。於。心。不。安。於。心。則。不。安。於。身。不。安。於。身。則。心。生。萬。夢。失。卻。自。己。何。以。為。佛。法。棟。梁。何。以。為。衆。生。表。率。僧。固。亦。人。也。為。其。清。淨。慈。悲。了。達。自。心。而。得。僧。之。名。若。以。落。髮。披。袈。裝。為。僧。九。間。萬。緣。百。席。千。單。為。僧。堂。此。世。間。見。也。誠。不。曾。聞。往。昔。之。時。千。巖。萬。壑。之。中。古。尊。宿。行。道。之。處。萬。錫。飛。來。如。龍。走。空。雖。現。頭。角。不。露。爪。甲。割。破。虛。廓。別。為。一。道。不。涉。世。人。衆。生。行。處。萬。剎。日。月。出。沒。其。中。八。面。風。雲。變。化。於。外。無。所。之。所。不。住。而。住。爭。索。有。目。者。不。能。見。有。足。者。莫。能。入。是。誰。之。過。歟。儼。能。飽。食。終。日。無。所。用。其。心。恐。亦。可。消。檀。施。一。盂。飯。然。未。廣。大。也。必。有。大。心。大。士。與。大。衆。同。生。死。同。粥。飯。同。行。住。坐。臥。同。開。此。心。本。然。無。盡。廣。大。之。天。一。盂。蓋。覆。三。千。大千。世。界。方。始。與。黃。面。老。子。吐。一。口。氣。何。期。末。法。叢。林。凋。零。若。此。思。之。駭。然。安。得。不。淚。下。如。雨。我。老。矣。死。矣。當。重。出。頭。來。以。大。力。量。於。無。盡。無。盡。百。千。萬。億。大。衆。僧。海。中。推。

出無量無量劫前古佛。剖開心無盡廣大法門。大告報一。一無盡衆生塵刹。一一三千大千世界。若是大心大士。便請各各歸堂去。快哉快哉。第佛法至此。頭矣。必先速得數十人肉身大士。大開神通。應化天下。諸刹使一切禍子。外不墮於一毫賄賂。內不犯於一塵淫殺貪傲。其不遵黃面老子遺教。經最後教誨之意者。不得名曰僧。然後與之論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之宗風。佛法其與乎。我今苦告諸佛子。各速入大回心三昧。但言之至此。我亦問知所措。諸佛菩薩事不動心。我遂嗚我心中無愧聲。而爲警銘之曰。十方福利僧堂記。

先君菊山翁家傳

心數生平所爲。不孝一事最深。理久當痛死。非自損抑。蓋實有罪。成造物教之。開其自新之路。今雖大矣。殞命不足贖一身罪。不足達先人德。尙忍言哉。鄭姓得於周宣王母弟桓公受封之後。至晉永嘉分派入閩。居於連江東嶺村。今十數世矣。高祖上字孝下字顯。曾祖上字昭下字顯祖。左。右。斤。世。襲。以讀書傳家。先君兄弟二人。伯氏蚤喪。先君字叔起。號菊山。名與字之下字同。早年嘗名正東方之卦。生於慶元己未。終於景定壬戌。壽六十四歲。先君四十歲始生。今所記者。惟先君五十歲以後事。前乎此時。正當早年豪傑時。奇氣偉節。未易可以形容。父子間禮甚嚴。非親見事不敢問。又無伯叔長兄教之。今前輩或有能道其早氣豪邁者。特勞臚爾。獨憶。曾。七。歲。時。親。歷。之。事。淳。祐。丁。未。前。丞。相。鄭。清。之。以。侍。贖。入。朝。泊。於。湧。金。門。外。朝。廷。忽。降。之。再。相。先。人。聞。除。命。下。痛。哭。流。涕。謂。我。自。上。流。歸。開。端。平。出。師。復。兩。京。之。敗。皆。鄭。相。誤。國。罪。即。登。其。門。歷。歷。數。之。厲。聲。大。罵。曰。端。平。敗。相。何。堪。再。拔。天。下。耶。竟。爲。鄭。相。執。下。天。府。母。妹。思。有。俱。遺。執。去。常。時。士。氣。頗。盛。京。尹。趙。與。德。越。一。宿。俱。縱。之。鄭。相。乃。命。天。府。廣。布。耳。目。吏。卒。於。長。橋。所。居。左。右。密。物。色。至。於。朋。友。往。來。出。處。云。爲。排。日。錄。聞。天。府。堅。求。瑕。疵。欲。以。他。罪。加。焉。如。是。二。年。莫。能。得。毫。髮。鄭。相。去。國。事。乃。影。鄰。人。始。言。其。布。置。欲。陷。人。以。罪。之。事。先。人。爲。社。稷。生。靈。受。此。危。機。有。可。求。之。二。卒。不。得。其。過。可。以。見。平。日。大。節。自。矣。在。京。師。居。時。屋。後。有。淫。祠。因。先。母。病。鄰。人。謂。宜。禱。之。先。人。以。爲。狄。仁。

僕嘗毀江南淫祠一千七百。獨留禹廟。秦伯廟。伍子胥廟。程子尚謂伍子胥廟亦不當留。先人竟手毀廟。後亦無他。每事正直無邪。詔。率。皆。若。是。讀。書。之。外。唯。好。飲。酒。嗜。食。茶。他。皆。不。切。切。焉。客。京。華。三。十。餘。年。不。行。狹。邪。徑。賈。之。門。屈。其。氣。節。世。俗。通。賄。賂。事。一。毫。未。嘗。破。戒。四。方。餽。以。禮。唯。正。則。受。有。酒。即。飲。朋。友。有。錢。即。與。朋。友。開。人。之。善。昌。言。之。見。人。之。惡。面。折。之。意。氣。飛。動。不。協。於。時。人。固。敬。之。抑。且。畏。之。或。頗。忌。之。平生獨冠。規。矩。異。於。衆。議。論。氣。象。出。處。言。動。皆。正。直。嚴。毅。有。法。度。當。時。宰。執。賢。其。賢。欲。官。焉。恥。出。私。門。之。恩。終。佛。其。事。每。與。平。章。賈。似。道。論。得。失。累。竹。其。意。後。竟。爲。彼。所。疎。凡。公。卿。大。夫。交。言。不。及。利。語。不。阿。媚。卒。無。親。昵。然。比。之。交。其。實。情。則。親。視。一。時。人。物。寄。心。澹。泊。以。道。自。鳴。高。潔。其。行。白。首。六。經。家。不。著。銀。器。不。著。直。錢。之。貨。不。喜。觀。圖。畫。骨。董。不。親。博。奕。不。言。私。事。惟。家。藏。古。今。書。數。千。卷。自。庚。辰。出。闕。遊。京。師。庚。子。於。精。縣。請。主。於。潛。學。時。居。渡。子。橋。作。三。膜。記。甲。辰。伏。闕。言。奏。相。史。嵩。之。事。旨。免。解。丙。午。上。江。陵。丁。未。遷。居。西。湖。長。橋。扁。其。廬。曰。水。南。半。隱。作。水。南。半。隱。記。壬。子。伏。闕。言。水。火。災。不。報。清。臺。請。爲。諸。暨。縣。主。學。蕭。山。縣。主。學。甲。寅。緊。居。吳。門。浙。西。倉。蓋。請。爲。尹。和。靜。書。院。堂。長。淮。東。閩。請。爲。泰。州。胡。安。定。書。院。山。長。平。江。府。請。爲。三。萬。堂。長。無。錫。縣。學。請。至。邑。庠。開。講。環。轍。淮。左。浙。右。據。坐。鼻。比。深。衣。竹。笏。講。性。理。學。一。時。學。者。翕。從。焉。講。道。來。歸。故。廬。小。圃。植。幽。花。修。竹。逍。遙。其。閒。意。不。欲。復。出。將。閉。門。養。道。遂。其。閒。適。天。不。壽。以。年。不。得。終。此。高。隱。計。早。年。場。屋。不。利。即。潛。心。窮。理。盡。性。之。學。極。有。所。得。至。老。讀。書。不。倦。晚。年。造。詣。益。深。正。欲。毀。舊。太。極。無。極。說。別。作。太。極。書。病。已。亟。矣。將。易。發。際。盡。歷。屢。言。得。失。且。命。思。曾。至。中。年。加。以。學。力。削。改。補。釋。足。成。易。註。我。丁。未。年。後。即。留。心。注。易。今。十。六。年。汝。勿。廢。我。生。前。志。汝。終。身。所。行。之。道。平。日。語。汝。久。矣。遂。卒。先。人。素。自。許。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制。於。命。而。不。伸。痛。哉。使。其。生。至。今。日。決。不。忍。陷。於。賊。阱。必。一。死。盡。臣。子。報。國。之。節。著。述。有。講。義。詩。集。雜。著。前。後。讀。書。愚。見。太。極。無。極。說。修。撰。事。錄。南。北。要。覽。深。衣。書。鄉。飲。酒。書。并。注。易。六。十。卦。外。又。有。碑。銘。記。序。百。五。十。餘。篇。詩。百。餘。篇。皆。晚。年。所。作。亂。後。故。棄。爲。賊。取。去。僅。存。於。別。業。者。文。得。十。一。篇。詩。得。十。五。篇。餘。篇。不。可。復。得。深。爲。痛。惜。先。人。生。子。女。二。人。思。曾。長。焉。女。弟。適。人。不。諧。終。願。爲。尼。修。淨。業。思。曾。又。懦弱。無。能。爲。一。絲。文。脈。終。將。何。如。近。日。漳。州。大。義。甚。正。干。戈。擾。擾。閩。閩。正。苦。吾。族。在。鄉。甚。盛。誰。敢。誰。存。今。俱。可。傷。墳。墓。崇。崇。盡。埋。沒。荆。榛。戰。血。中。獨。先。祖。墓。在。江。陵。城。外。先。人。早。失。怙。恃。寄。食。外。氏。亦。莫。知。地。之。詳。先。人。丙。午。遊。江。陵。嘗。望。祭。焉。先。人。墓。在。姑。蘇。傲。山。西。關。亂。後。幸。無。恙。先。母。兵。火。開。丙。子。歲。茶。毗。水。化。竹。殖。矣。天。長。地。久。北。風。淒。淒。如。我。不。似。於。人。落。人。掩。口。胡。盧。大。笑。者。誠。不。可。掩。矣。又。痛。思。無。子。紹。先。人。遺。業。列。胸。心。體。雖。念。謀。爲。傳。後。計。但。國。事。大。變。奚。敢。獨。以。家。事。論。今。爲。國。爲。家。之。念。紛。然。茫。然。裂。碎。其。心。莫。措。手。足。仰。天。大。慟。莫。喻。後。之。所。云。

鄭所南先生小傳

盧熊蘇州府志

鄭思肖字德翁號所南福之連江透鄉人也祖咸卒於枝江縣主簿父震後更名起見蜀山家傳字叔起號菊山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景定壬戌卒於吳興長洲縣飯山在縣西北三十里母樓氏宋侍從樓鑰之族妹為比丘尼名普西受業於飲馬橋南寶林尼寺公本學舍應博學鴻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在園橋北元兵南下扣關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路不報初諱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德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畫

附錄

題鄭所南行錄後

右所南先生行實一卷與門唐謙自牧所纂錄也錄成以示子子讀之至其末云公之行可尚惜無人為作傳姑記其槩如此因歎曰自牧之錄此其有關於世教者蓋先生亡國一大學生耳非有官守言責而享祿位之崇也顧其不屈也若是則夫受國恩承顧託乃俯首帖耳若無所與而後曰運數有歸者獨何心哉先生遂至於終身坐臥未嘗北向則其秋霜烈日之難犯者蓋凜乎其不可向邇矣故其死也平日之視然自欺而不能無愧畏于先生者方自慶幸又烏肯執筆以發揮之也哉此先生之高節峻行所以日遠而日亡也今自牧乃能于篇章殘廢之餘故老凋零之緒撥拾纂錄得不至于蕪泯而其賢不肖用心之不同于此可見矣嗚呼使伯夷之風不聞於後世頑夫安得而廉懦夫安得而立哉予故曰自牧之錄此有關於世教也歲癸卯三月姑蘇王行書

趙宋太學鄭上舍墨蘭有序

王逢

公諱思肖字所南肖與南何居義不忘趙北面他姓也世家三山曾大父成仕宋父起淳祐道學君子公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會元兵南叩關上宋太皇幼主疏不報國初諸父老猶能記誦之語切直犯新禁俗以是爭曰公公遂變今名隱吳下所居蕭然坐必南向過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而返人莫測識焉有田三十畝邑宰素聞其精墨蘭不安與人因給以賦役取之公怒曰頭可得蘭不可得幸奇而釋之又嗜詩題嘗蘭云玉環凌風挽不回暮雲長合楚王臺青春好在幽花裏招得香從筆硯來過徐子芳書熟云天垂古色照柴門昔日傳家事具存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禦寒不藉水為命去國自同金鑄心其為文操行率顯此晚年益究天人性命之學竟以壽終

題鄭所南宅樂橋東條坊巷

王賓

所南遺宋末痛國事日非上書切言之宋亡不顧產深寄身僧舍常面南哭泣坐立不向北其窮花詩有曰擊向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

自從宋鼎被遷移此宅飄零奔與誰人間先生垂淚苦國亡何用念家為

元及士良圖繪寶鑑云鄭思肖字所南福州人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然超出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

題周草窗畫像卷

宋運既徂吳有三山鄭所南先生杭有弁陽周草窗先生皆以無所責守而志節不屈著稱前二十年時

王行

獲贈所南先生立像于吳門唐氏。所南孤勁嚴峭，有凜然不可犯之色。觀其終身未嘗北鄉而坐。可樂見焉。今獲瞻草窗先生像於長洲沈氏草窗，豪傑逸秀，有飄飄適俗之氣。觀其自贊之辭，可樂見焉。二先生姿韻雖殊，要皆介然特立，足以增亡國之光者矣。晚生後學不得親接其言辭風範於當時，乃獨於其遺像以想見其人，可勝其欣慕也哉。沈氏字伯凝，家多法書名迹，而尤寶藏此卷。云重光作噩良月丙午望。



家學相承寶祐年，東籬幾度菊花天。紫莖綠葉留殘墨，更覺秋光分外妍。臥龍山人陳昱
南冠江上哭湘靈，淚著幽蘭雨裏枝。不獨萋弘血化碧，孤芳愁絕有誰知。遂昌鄭元祐
君子譬如蘭在谷，所翁得之香可掬。湘江浩蕩波濤空，月落蒼梧滿秋屋。屠澤釋德欽
老子平生忠義俱，棲棲山澤太清湘。疎豪不作尋常醉，恰似三閩楚大夫。
鄭所南胸次不凡，文章學問有古人風度。不偶于時，遂落魄湖海。晚年學佛，作詩作畫，每寓意焉。然其白首南冠，磊磊落落，或者有未知也。王冕
鄭公高蹈出風塵，心蘊靈均九畹春。每向毫端適幽興，自然花葉逼其真。胡熙
手種沅湘九畹春，所南心事似靈均。古今俛仰俱塵跡，紙上幽芳見似人。泮城段天祐
惟公生南楚，待官來吳中。身遭宋國亡，耿耿懷孤忠。無家又無後，南冠號北風。瀟瀟寫離賦，咄咄如書空。幽花間疎葉，孤生不成叢。愴然數華間，遺恨自無窮。圖成綴新語，語怪誰能通。流落為世重，心苦事論工。此花有時盡，此恨無時終。吁嗟匹夫心，所受由天衷。我思殷頑民，千古將無同。韓奕
所南畫不易作，必賢士不然，寧付之方外，不肯落凡夫手。此紙先藏於衲子，今歸吾子魚。所南在地，必欣然以為得也。正德辛未祝允明記。

補遺

題畫兩丙午正月十五日作此一卷

向來俯首問羲皇，汝是何人到此鄉。未有畫前開鼻孔，滿天浮動古馨香。

附錄題詠

芳草渺無尋處，夢隔湘江風雨。禽邊問作楚花，我亦為翁楚舞。陳深

所南老翁落人胸，底飽含萬劫春。吐出必須作怪異，聚空削有還強陳。嶽山担雲欲隱袖，爭奈兩手無力空張臂。歸來垂頭默無語，儼然捉得身內神。從此縱橫踏天地，顛江闊步誰能倫。倒拂溪藤直畫蘭，絕紫葳蕤香可噴。清風無塵烟籠翠，月白凝秋半夜寒。入夢迷人燕如醉，相逢按琴愁對嘆。老翁不見今何在，忍看遺墨眉皺攢。人亦香兮蘭亦香，相思脈脈欲斷腸。雲開山阿見圭壁，風散羣飛聞鳳凰。長使逍遙不拘束，與蘭千載共幽芳。中吳王育賦

兩過春山曉雲歸，空谷香靈均不可見。惆悵對幽芳，烈哲

兩子毫端有古香，不求或與意尤長。如今好事非前輩，祇愛昌陽挂屋梁。曾游澧上過湘中，祇見苑葩作小蕊。近日靈均生意轉，衡從子畝媚春風。徐澤題

南望湘江歌楚聲，短檣鶴背老山林。瀟湘為染長弘血，澹掃幽芳寄此心。魏俊民